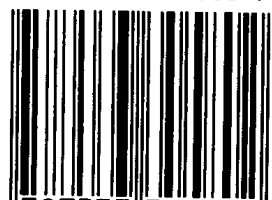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一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經部第一一四册目次

經部・禮類

重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六十九卷目錄一卷（三）

〔清〕梁萬方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重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六十九卷》提要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五十一

東維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喪服義第七十一

喪禮九 按禮篇如冠昏飲射燕食聘朝皆有義皆漢儒所造以釋禮者既取列於經今觀小戴喪服四制三年問服問等篇大抵皆要其義言之者故悉取其文並他篇書記之言喪服起義者合之為此篇○附按此篇舊本合編今以此書前半于凡可分經傳者既皆剖析故此篇即以首三條為經滕定公以下皆以傳附焉

補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 訾才斯反○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口毀曰訾○疏曰此論喪之大體有四種之制體天地者言禮大綱之體體於天地間所生之物而所生之物又即皆有禮以體定之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者下文所云是也以其無物不體遂謂之禮故注云禮之言體也若訾毀不信禮之人是不識禮所由生言不知禮之有法則也

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 吉禮凶禮異道謂衣服容貌及器物也

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制也○疏曰喪有四制變而從宜者言門內主恩若於門外則變而行義尊卑有定禮制有恒以節為限或有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是皆變而從宜取人情也○附按記言取之四時取之人情者祇屬一事故注僅以數與制別之益四時虛而大情實耳此節道出恩義節權四字而下四節逐一明之于四制之義已曉然矣乃下于居喪之有三節反覆言之而提重

仁知濟之以強始又以三達德爲學聖之本者而卽屬居喪之要乎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爲于僞反○服莫重于斬衰也○疏曰父最恩深故特以父言其實門內諸親爲之著服皆是恩制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治直吏反揜於檢反斷丁亂反○資猶操也貴貴謂爲大夫君也尊尊謂爲天子諸侯也○疏曰此四制中之義制也恩揜義者以門內之親恩情旣多得行私恩不行公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義斷恩者謂朝廷之間旣事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旣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君則敬君之禮與父同貴貴謂大夫之臣事大夫爲君者也尊尊謂天子諸侯之臣事其君者也雖大夫與王侯有異而臣之敬不殊故並云義之大者○附按首三句祗是大槩說今疏卽貼定喪事反使同字之義甚晦似失其本旨矣又按注解資猶操恐碍下於字意葢資猶藉也取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

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期音基苴七余反墳扶云反培步回反齊音咨見賢遍反○食食粥也沐謂將虞祭時也補培猶治也鼓素琴始存樂也三年不爲樂樂必崩○疏曰此四制中之節制也苴縗之衰雖破不補一成卽陵之後不掊益其土大祥之日得鼓素琴此教其民哀有終極也自此以上皆節制之事以下申明節制之意取於事父之道以事母而恩愛同恩愛雖同而服乃有異以不敢二尊故也故言天無二日等明皆歸於一以治理之雜記云非虞祔練祥無沐浴於祥日而鼓素琴始存省此樂若縣而作樂則在旣禫之後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擔是豔反垢音苟禿吐木反髽側瓜反傴紆主反袒徒旱反跛彼我反○五日七日授杖謂爲君喪也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髽婦人也男子免而婦人髽○疏曰此四制中之權制也有不應杖而杖又有應杖而不杖皆是權宜杖之所設本爲扶病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爲爵者而設也或曰擔主喪服傳文鄭注云擔假也尊其爲主假之以杖或曰輔病者亦喪服傳文謂庶子以下雖非適子皆杖爲輔病故也婦人童子所以不杖爲不能病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謂王侯也故許其子病深雖有扶病之杖不能起又須人扶也若大夫士旣無百官物須已言而喪事乃行不許子之極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也下至庶人卑無人可使身自執事則不許病故有杖不用但使面有應垢之容而已凡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爲權制髽者是婦人之大紒重喪辮麻繞髮禿者無髮故不髽女禿不髽男子禿亦不免也袒者露膊傴者可憐故不露也踊是跳躍跛人脚蹇故不躍也孝子悲哀不食滋味若老及病身已羸瘠而又使備禮必致滅性故酒肉養之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八也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

期悲哀三年憂思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解佳買反殺色戒反不怠哭不絕聲也不解不解衣而居不倦息也○解衣之解胡買反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諒讀梁闇讀烏南反○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楣音眉鶉音淳柱知主反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衰色追反復扶又反文如字○言不文者謂喪事辨不所當共也孝經說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辨本又作辯同皮莧反○附按注謂喪事句疑有脫誤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

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唯余癸反○此謂與賓客也唯而不對侜者爲之應耳言謂先發口也○附按注侜疑是儐字之訛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疏曰期悲哀者謂期之間朝夕恒哭三年憂者謂不復朝夕哭但憂戚而已恩之殺者自初之三日以至是恩漸減殺也聖人因孝子情有減殺遂制爲限節庸常也言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是喪之中平常行之節也引書者明古來王者皆三年喪諒讀梁闇謂廬者既虞之後施梁而柱楣故云梁闇之中三年不言政事書之者言是乃古人載之於書美善之也記者引古禮三年之喪君則不言國事而又善高宗所行之中節故云此之謂也既稱古禮君不言或又云言不文故記者復解言不文者謂其臣下非謂君也禮斬衰之喪以下俱謂與賓客言時也唯而不對但稱唯而已不對所問之事而侑者代爲對也齊衰之喪對所問之事但不侍言也大功之喪又言說他事而不與人周詳而議也緦小功之喪得詳他事但不聽及於樂也三年而祥者此章從上至此皆明三年之喪制節之事○附按記文議而不及樂句疏解作不聽樂夫聽樂以耳與上三項俱屬口者不倫矣今詳曲禮云居喪不言樂謂跳于他事詳議

而在輕喪中亦不許議及于樂以樂爲和樂之事與喪相反也比終兹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比必利反知音智○仁有恩者也理義也察猶知也○疏曰三節者自初喪至沐一也十三月練二也三年祥三也言自初遭喪至喪畢有此三者之節及其終此三節者則可以觀其人矣性有仁恩則居喪思慕可以觀其愛親若不愛親則非仁也性有明知則居喪兼照可以觀其條理若無條理則非知也性有强勇則居喪果決可以觀其志節若無志節則非强也又言用禮以治居喪之庶事用義以正居喪之大體則仁知之附麗者見其實而如是之仁知又濟以强居喪如是而子乃爲孝子弟乃爲弟婦乃爲貞婦而滿其量也故云皆可得而察察謂明辨也○喪服四制○附按此節記文先言仁知者蓋于四德中提重仁知配之以强所謂三達德之知仁勇較上文第二節之平列者而進一解也故後言禮以治之義以正之謂仁之愛依乎禮知之理符乎義蓋又以禮義者仁知之實以見仁知惟能統乎禮義所以特提出而言之蓋凡經書中僅言仁知者言皆如是也但如是看則此節至後禮以治之乃見仁中卽含禮義以正之乃見知中卽含義若上文言仁者觀其愛以義祇言仁不貼禮也則知者觀其理理祇應言知不當貼義今注以義解理雖他處亦可通融而此則爲混雜故今于疏內改作條理但緊貼知言而不犯義字之意也○又按條理之說雖不犯義字意却與義字打通蓋其所謂條理者卽皆符乎義而以義爲條理也乃爲吾性之知猶上句所謂親愛者卽皆依乎禮而以禮爲親愛乃爲吾性之仁矣不然豈有不合于禮之仁不合于義之知乎故孔聖猶多尊言仁則又統義禮知而一皆該括之矣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期音基○言喪之節感歲時之氣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此謂練祭也禮止月存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疏曰孝子之喪覩應歲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悽感故一期而爲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於禮當然也親終一期天道改變哀情益衰而除說其喪此又天道之當然也爲此練祭自爲存念其親不爲除喪而設也此謂練時除喪男子除首絰女子除腰帶與小祥祭同時不相爲也若至大祥祭與除喪亦同日然亦不相爲庾氏賀氏並云祭爲存親幽隱難知除喪事顯其理易識恐人疑祭爲除喪而設故記者特明之

也然祭雖不爲除喪除喪則與祭同時總而言之練祭祥祭亦名除喪也本經下文云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也又云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是練祥之祭總名除喪○喪服小記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稱尺證反別彼列反易音亦下同○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羣謂親之黨也無易猶不易也○疏曰立文立禮之節文也飾謂章表也羣謂五服之親也因此三年之喪差降各表其親黨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絕期卿大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族其節分明使不可損益也無易之道謂其道不可改易創鉅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創初良反鉅音巨枕之鴆反○飾情之章表也○疏曰鉅大也夫創小則易差大則難愈故曰創鉅其日久也愈差也賢者喪親傷腎乾肝斬斫之痛既甚故其差亦遲稱其情而立三年之文以表是爲至痛之極者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

然則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疏曰言賢人君子於此二十五月之時心之悲哀摧痛猶未能盡憂思想慕猶未能忘然而外貌喪服即以是斷割使不斷之則孝子送死之情何時得已復吉反常之禮何有限節故聖人裁斷止限二十五月豈不送死須有已止復生須有限制也哉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屬音燭喪息浪反過音戈號音豪蹢直亦反躅直錄反踟音馳蹰音厨啁張留反噍子流反頃苦穎反莫知之知音智○匹偶也言燕雀之恩不如大鳥獸大鳥獸不如人含血氣之類人最有知而恩深也於其五服之親念之至死無止已也○疏曰天地之間地氣之類皆有所知至於鳥獸小人各能思其種類況在於人何有窮止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

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夫音扶下同邪似嗟反與音餘下君子與同曾則能反焉於虔反○言惡人薄於恩死則忘之其相與聚處必失禮也○疏曰此明小人曾鳥獸之不若若不以禮節之安能羣居而不亂

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隙去逆反○駟之過隙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疏曰此明賢人君子於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駟馬駿疾空隙狹小以駿疾而過狹小言急速之甚若不以禮制節之則哀痛何時窮已○附按注不時除謂不以時而除也

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爲于僞反中和字○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釋猶除也去也○去起呂反○疏曰小人君子其意不同故先王爲之立中道之制節以爲年月之限壹謂一齊言君子小人一齊使足以成文章義理則釋去其服所以三年乃成文理者以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又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然則何以至期也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於期也期者謂爲人後者父在爲母也○疏曰經云三年之喪何以有降至於期者故云爲人後者爲本生之父母及父在爲母今尋記意下文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爲可除之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下云加隆故至三年是記意不據爲人後及父在爲母期鄭之此釋恐未盡記意但既祖鄭學今因而釋之○附按疏既知鄭失記意又以祖鄭學而因之則幾無是非也夫上承三年渾問何以有期服原與降服義無涉是問意自平常耳乃下文答者忽說出至親止應期來蓋是從未加隆之前將本分應得者先懸空說此一句以爲下文加隆之地也然則至親二字已是舉喪中絕項應貼定朝衰父而下節疏固遺之節此疏之所謂尋記意言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爲可除之節者亦似認眞講起期來而未識其爲懸空虛說之象也

曰至親以期斷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疏曰謂至親本以期斷故雖爲他後及父在爲母但一期也

是何也問服斷於期之義也

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法此變易可以期也○疏曰言期是一年之周而天地之氣換矣前時又來矣其在天地之中動植之物無不於前事之終更爲今事之始聖人以人事法象天地故期年也

然則何以三年也言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又爲三年

曰加隆焉爾也

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焉如字一於虔反下同倍步罪反○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疏曰加隆焉爾者本實應期但子以親恩深而加隆重故三年也焉使倍之故再期者焉猶然也子既加隆於父母故然猶如是倍之言倍一期故至再期也○附按記文焉使倍之疏謂焉猶然也以于上下文語氣未融今詳應作焉猶遂也謂惟欲加隆遂使倍之故再期也○又按或疑焉字前人有注云猶言所以者何如曰所以與遂亦無大別但所以字卽故字之意與下故再期也犯複似不若遂爲繼事之詞因欲加隆而使倍之總爲再期之故耳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言使其恩不及父母○附按此焉字同上謂惟大功以下之親弗及親矣遂使其服弗及也

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緦皆歲時之數也言既象天地又足以盡人聚居純厚之恩也○疏曰期九月以爲閒者是降殺之閒也天地之氣三年一閏一期而物終九月以象陽之數又象三時而物成五月以象五行三月者取象天地一時而氣變是皆取法於天地也中取則於人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

年人之一歲情意變改故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之屬亦逐人情而減殺喪制如是故能使羣衆家居和揖專一之情理皆盡而無餘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言三年之喪禮之最盛也○疏曰三年喪禮於人道之中爲極文理之盛者則期以下非其至極也至隆者恩之極隆厚者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不知其從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疏曰言三年之喪行之自遠未能識其從何代而來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疏曰此云不知所由來者黃帝堯舜之時雖有衣裳仍未有喪服也但唐虞已前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爲之故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若不齊則皆用白布也鄭注喪服其冠衰之貌從三代以下由唐虞以上曰大古吉凶皆用白布則知三代以吉凶異也○三年問

右喪服義一章凡三條○又章下凡三十三條○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

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朱子集註曰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旣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

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爲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爲肖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

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大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仆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啟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孟子○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朱子集註曰期周年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

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舊穀旣沒新穀旣升鑽燧
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
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
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子曰食夫稻
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旣殯食粥麤衰旣葬疏
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
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
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
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汝安則爲之以深責之宰我出
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

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旣出夫子懼其
真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
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
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
以跂而及之爾○論語○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
已乎朱子集註曰已猶止也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
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紾戾也教之以孝悌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
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
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
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爲去聲○朱子集註曰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

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
旣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
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
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
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孟子○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
疑也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主尊不明○疏曰君無骨肉之親君不爲重服民則疑君爲不尊
今喪君三年與父同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坊記○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
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詳見內治
篇內職章○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之喪何取於三年之制曰君者治
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

乎治辨謂能治人使其辨別也文理法理條貫也原本也情忠誠也貌恭敬也致至也言人所施忠敬無有過於君者
則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
有爲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養謂哺乳之也養或爲食母能
食之不能教誨之食音嗣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
三年畢矣哉食謂祿廩教誨謂制命也君者兼父母之恩以三年報之猶未畢也乳母飲食之
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備之者也三年
畢乎哉曲備謂兼飲食衣被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
繫是有法度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情謂忠厚使人去危就安是忠厚之
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直但
也○荀子禮論篇○齊宣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爲去

弊下爲之同○朱子集註曰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絶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大甚故以此禮爲問曰諫
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
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
則爲之服矣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
望其歸也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
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
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
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
深言服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
之言蓋如此○孟子○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言服

之所以隆殺○疏曰此論服之降殺之義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不言卑幼舉尊
長則卑幼可知男女之有別者若爲父斬爲母齊衰姑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爲夫斬爲妻期之屬是男女之有別也人
道之大者言此是生人道理之最大者也○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
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詳見五宗篇適庶敬宗章下○傳曰罪多而刑五
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列等比也○疏曰言罪之與喪其數雖多而其限則同此五其
等列相似而不同故云列也○服問○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
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名世母叔母之屬
也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爲妻之父母妻爲夫之黨服○疏曰此記明服術之制也一
曰親親者父母爲首次以妻子伯叔二曰尊尊者君爲首次以公卿大夫三曰名者若伯叔母及子婦并弟婦兄嫂之屬
也四曰出入者若女子子在室爲入適人爲出及出繼爲人後者也五曰長幼者長謂成人幼謂諸殤六曰從服者卽下

從服有六等是也按從服有注則略舉夫妻相爲而言之也六從服有六有屬從子爲母之黨○疏曰
屬謂親屬以其親屬爲其支黨鄭衆一條耳妻從夫夫從妻並是也有徒臣臣爲君之黨○疏曰與彼無親空服
彼之支黨鄭亦略舉一條妻爲夫之君妾爲女君之黨庶子爲君母之親子爲母之君母並是也有從有服
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疏曰嫂叔無服亦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
外兄弟○疏曰姊妹亦是也有從重而輕夫爲妻之父母○疏曰舅之子亦是也有從輕而
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
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自猶用也率循也用恩則
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恩重者爲之三年義重者爲之齊衰然如是也○疏曰仁恩也親謂父母也等差
也子孫若用恩愛依循於親節級而上至於祖則遠者恩愛漸輕故名曰輕也義主斷割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其
義亦漸輕而祖則義重故名曰重也若言義則祖重而父母輕若言仁則父母重而祖輕是爲一輕一重義宜也謂人情

道理固宜如是今按喪服條例衰服表恩若高曾之服本應緦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論數等之服豈非爲尊重而然耶至
親以期斷而父母加爲三年亭不爲恩深而亦然耶○天僊○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
其皇姑皇君也諸侯妾子之妻爲其君姑齊衰與爲小君同舅不厭婦也○疏曰公子謂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卽
公子之母也諸侯之尊厭妾子使爲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爲母大功而妾子之妻不辨諸侯存沒爲夫之母期也其夫
練冠是輕也而妻爲期是重故云有從輕而重也云皇君者此妾旣賤若惟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明其非女
君而此婦所尊與女君同故注云君姑也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妻齊衰而夫從緦麻不降
一等言非服差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謂爲公子
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疏曰公子之外兄弟者謂公子之外祖父母也公子被厭不服已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妻猶從
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經惟云公子外兄弟知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
所爲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爲姑之子緦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爲之有服故知是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

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爲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附按疏言外族稱外兄弟可也而以外祖父母從母爲外兄弟則于文義全未安豈諸家之所誤本者而漢儒此篇先于此誤言遂並名分混淆而莫辨與抑疏有外家字或亦是外家又或是外祖家而訛作外兄弟與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疏曰雖爲公子之妻猶爲其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厭不從妻而服妻之父母是從有服而無服○服問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謂若爲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也

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謂若自爲巳之母黨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妾爲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而今俱出女君猶爲子期妾於義絕無施服○疏曰從服者按從服有六其一是徒從者徒空也與彼非親屬而空從此而服彼其目有四一是妾爲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而服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爲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就此四者之中而其一所從亡則猶服如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若其餘即所從亡則已謂君母死則妾子不復服君母之黨及母亡則子不復服母之君母又君亡則臣不復服

君之黨親也其中又有妾攝女君則爲女君之黨服各有其義故也今注惟云若爲君母之黨者略擧一隅也屬從者屬謂骨血連續以爲親也亦有三一是子從母服母之黨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此三從雖所從者沒猶爲之服其親也注特云謂若爲巳之母黨者亦擧一隅也妾從女君而出者妾服女君之子原與女君同此云從而出謂姪娣也姪娣旣從女君而入若女君犯七出則姪娣亦從而出母自爲其子猶期而姪娣則不復服以出則女君之子巳義絕故也○喪服小記

○庶子不得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詳見五宗篇立宗章下○又去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一條說見喪服篇斬衰章父爲長子條下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祀也○喪服小記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之子名白其母出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禮爲出母期父卒爲父後者不服耳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汚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無禮伋則安能自度不能及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記禮所由廢非之○疏曰按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又云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云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也子思既在子上當爲出母服故門人疑而問之子之先君子謂孔子也令子喪出母乎然猶是也伯魚之母被出死期而猶哭是喪出母也道猶禮也言吾之先君子無所失道道有可隆則從而隆謂父在爲出母宜加隆厚爲之著服道汚者汚猶殺也若禮可殺則從而殺謂父卒子爲父後上繼至尊不敢私爲出母禮當減殺則不爲之著服伋則安能者子思自以才能淺薄不及聖祖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或引或推重親遠別○疏曰記者錄喪服及傳中有三事兄弟之子期姑姊妹出適大功皆喪服經文嫂叔無服喪服傳文巳子服期昆弟之子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服期故云引也昆弟相爲服期其妻應降一等

服大功今乃使之無服是推疏者而斥遠之也何平叔云大男女相爲服不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異也嫂叔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交之失故推而使無服也○附按推而遠之之說君子非之說見喪服補篇弔服加麻章

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爲妻期○疏曰姑姊妹未嫁之時爲之厚今姑姊妹出嫁之後爲之薄蓋有夫壻受我之厚而重親之欲其一心事所厚故我爲之薄也○以上檀弓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詳見五宗篇適庶敬宗章下

○絕族無移服移本作施同以豉反○族昆弟之子不相爲服○疏曰此節論親盡則無服絕族者雖三從兄弟同高祖者爲族兄弟猶緦麻若族兄弟之子及四從兄弟爲族屬既絕故無移服在旁而及曰移言不延移而及之

親者屬也疏曰謂有親者則有服各以其屬而爲之服若絕族則無服也○大傳

○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刑子

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冠柔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詳見五宗篇庶子公族之政章下○弟子爲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爲之隆服入則絰出則否白虎通義○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委貌章甫冠名也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家語好生○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詳見喪服制度篇衰裳制章○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

而見諸外也苴七餘反見賢遍反○疏曰苴是黎黑色故爲惡貌也○間傳○絰也者實也所以表哀戚○檀弓○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冠音官○怪冠衣之相爲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免音問○言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爲褻尊服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廣一寸○疏曰此解冠則不袒袒不必冠之意也冠不居肉袒者謂心既悲哀肉袒形褻故不可褻其尊服而冠也若有吉事而內心肅敬則雖袒而著冠故郊特牲云君袒而割牲是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禿吐祿反傴於矩反跛補我反錮音故稽音啟顙桑朗反○將踊先袒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其所以否者各爲一耳擊胸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爲于僞反○怪所爲施也○疏曰怪成人肉袒之時須著免今非成人肉袒亦著免故問之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緦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緦服也○疏曰謂童子未冠故著免也童子不緦者喪服經文記者引之故稱禮曰不緦言不爲族人著緦服也童子無父兄則當室主家事乃爲族人著緦服著緦乃著免是孤兒當室則免而杖爲族人得著緦也若不當室則不得免杖○問喪○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冠古亂反髽則瓜反○別男女也○疏曰此明男子婦人冠笄髽免相對之飾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者庾蔚云獨以別男女而已非別有義也賀瑒云男去冠猶婦人去笄義盡於此無復別義○詳見喪服制度篇笄纚髻髮免髽之制章○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言所以杖者義一也顧所用異耳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

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言得杖乃能起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辟音避處昌慮反遽其慮反○父在不杖辟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爲其感動使之憂戚也○疏曰堂上是父之所在辟尊者之處所以爲母堂上不杖也不趨者示父以閒暇而不促遽也若趨則感動父情使其憂戚故不杖不趨冀不悲哀於其父也此孝子之志意人情之實事○問喪○裘之裼也見美也裼星曆反見賢遍反○君子於事以見美爲敬○疏曰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之美以爲敬也○附按裼衣袖短裘上衣裼衣則袖之露處見裘之美疏于記正文之外增一他服因以美貼裼衣恐俱非是弔則襲不盡飾也喪非所以見美也○玉藻○玄冠不以弔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白虎通義○凡見人無

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免音勉稅吐活反○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絰絰重也稅猶免也古者說或作稅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絰也○疏曰凡見人無免絰者謂已有齊衰之喪無免去其絰重故也雖朝於君無免絰者以絰重縱往朝君亦無免脫於絰也唯公門有稅齊衰者謂已有不杖齊衰之喪至公門稅去其衰絰猶不去也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衰亦不稅也其大功非但稅衰又免去絰也引傳曰者解朝君無免絰之意言君所以許臣不免絰而入朝以君子之人以已恕物不可奪人喪禮使之免絰故許者絰也亦不可奪喪者非但不奪人喪亦不可自奪喪所以已有重喪猶絰以見君申已喪禮也○服問○附按此節記文俱是舉一以例其餘而注與疏似皆滯于本句而合上下文義雖通也若果朝君是在公朝則是絰已入公門矣尚何有于齊衰而脫之乎蓋見人無免絰則衰裳亦不免可知雖朝于君無免絰者謂不在公朝朝君弔而孤子之謝君即是已謝君至君豈有戴絰而去衰裳者則亦是舉一絰而包其通身也若至公門則凶服不入所以尊君與孤子之家及人之家皆不得同故特言此

稅齊衰又言唯公門有者對上二句之皆無言也然齊衰尚脫則斬衰更可知充其類而言經自當免爲其俱是凶服而獨當公門之地也則此句亦是舉一以例其餘引傳曰者單承首二句言以第三句是從上二句內已另轉出一義○又按或疑凶服不入公門單指輕凶服謂絰之得入公門者以其服之重也齊衰脫于公門者以其服之輕也注疏之意是謂重凶服得入公門耳曰原古人制禮之意固凶服過異吉服後有此不入公門之禮即使于不入字細分祇有輕凶刑猶可入而重凶服必不可入安有輕重倒量之至此且安有重凶服猶可入矣而古人又制一凶服不入之禮者哉即如晉有墨衰夫凶服不入宗廟凶服不入公門其禮意等也朱子亦謂墨衰可入廟而祭墨衰可以入廟則是凶服必不可人廟也明矣即此爲証君與親同安有重凶服可入公門之禮注疏本不入公門之誤解者爲說恐皆非記文本意也○又按或疑孤子之謝君自是喪服拜君此何須言曰謝君爲常事不須言然則首句之凡見入直是何異樣之事而言之乎況本文又從凡見人句說來則君乃人之至尊故特下一雖字以見所謝者至君而極正須鄭重言之耳或又疑謝君似難混入朝君曰朝君拜君也謝君亦拜君也同一拜君安在不可謂之朝君況謝之爲義與諸人同不見尊君獨異意

故記文特用此朝字然則本文原自貫通而注疏因誤爲重凶服可入公門遂于齊衰上又添出不杖二字欲以此圓其說而反愈覺滯得矣○又按喪服變除篇雜記喪服之變章第一條云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然則雖喪在內不得不入者亦必告而後敢入則是不入爲常例而即爲重凶服不入公門之確証也且亦是舉一以例餘非謂衰告而後入而首絰要絰不告而不入也亦明矣○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

者則易輕者也詳見喪服變除篇練受服除服及並有喪服二章○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此之謂不知務朱子集註曰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孟子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五十二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喪通禮第七十二 凡十二章

喪禮十 今按喪禮有可以先後次第見者如自士喪禮至卒哭祔練祥禫記六篇是也亦有終喪通用而不可以次第見者各隨其事析爲門目摭取諸經傳記文條貫列之以補爲此篇

補

凡喪父在父爲主 與賓客爲禮則宜尊者 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 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祔則宗子主之 親同長者主之 父母沒如昆弟之喪宗子主之 不同親者主之 從父昆弟之喪〇疏曰父爲主者言子有妻子喪則父爲主按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不云主庶婦此亦主庶婦者服問通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者則庶子各主其私喪今則言同宮者也若父沒兄弟同居者各爲其妻子喪主也父沒如是知父在則父主之親同謂同二年期者若同父母喪者則推長子爲主若昆弟喪亦推長者爲主也不同謂從父昆弟親近者自主之〇奔喪 〇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 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〇服問 〇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〇疏曰士之子身爲大夫若死則父母是士故不可爲大夫喪主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者傳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是也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以族人之子當適子之處皆得用大夫之禮〇雜記〇附靈皋方氏曰此野人之語也 〇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詳見士虞禮篇目下 〇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

於正室 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篇祔章 〇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爲之再祭則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〇疏曰謂死者無近親而從父昆弟爲之主喪也有三年者謂死者雖有妻若子而妻不可爲主子猶幼少未能爲主故大功者主之爲之練祥再祭朋友疏於大功不能爲練祥但虞祔而已然則大功虞祔亦爲之可知又曰親重者爲之遠於親輕者爲之近祭〇喪服小記 〇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詳見士虞禮篇目下 〇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謂爲無主後者爲主也異姓同宗之婦也婦人外成〇疏曰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或無適子適婦爲正主則以他人攝主若攝男主必使喪家同姓之男若攝婦主必使喪家異姓之女異姓同宗之婦者謂喪家之同宗其婦必與之異姓婦人外成者以其外成猶於他族故不得與己同宗爲主〇喪服小記〇附東滙陳氏曰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爲男主適婦爲女主今無男主女主而使人攝主也 〇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

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詳見喪大記上篇卒尸夷于堂拜賓章 〇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 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緦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夫之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 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 喪無無主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〇疏曰周禮六鄉之內二十五家爲閭閭置一胥中士也六遂之內二十五家爲里里置一宰下士也然此不曰里宰而曰里尹故注引王度記以證之其記云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則里尹之祿也諸侯弔於異國之臣以已臣在國而死他國君來弔則君爲主死者雖有至親不得爲主今此婦人之死里尹主之妻家之親不爲主亦斯義也 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〇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〇疏曰言妻黨主之而祔祭之時則於夫之黨主之言或曰者謂其義非也〇雜記〇附按解夫之黨三字似疏是而注非 〇大夫不主士之喪 士之

喪雖無士不敢攝大夫以爲主○疏曰謂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爲大夫者以尊不得主之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宗子尊可以攝之○疏曰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爲主士卑故也若宗子爲士而無主後者可使大夫攝主之宗子尊則可以攝之也○以上喪服小記○附高安朱氏曰祖爲孫爲孫婦主父爲子爲子婦主庶子孫同居則主之不同居不主兄爲弟主不爲弟婦主夫爲妻主妾攝女君者亦主之孫爲祖主子爲父主妻爲夫主以尊主卑者但主拜賓祔廟其負領則仍卑者主之又有攝主凡無尊長及無後者則置後以攝之喪畢卽撤非爲後也小記云男主必使同姓女主必使異姓益男女皆有主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若無子婦則遺他人攝之攝男主必同姓者女主必異姓者謂不使本家女攝以婦人外成也然有無廉泥者女之於母壻之於外父母姪之於姑兄弟之於姊妹其情之切爲何如可令死而無所歸耶若雜記所謂前後家東西家主之無則里尹主之是拂情悖禮之甚者矣雜記又云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無子則爲之置後陳氏謂此最無義理充其說則是子爵高父母遂不能子之舜可臣瞽瞍皆齊東野人之語也○附按士不攝大夫言士不爲大夫之喪主論其常也下句士攝大夫言其變又卽轉出士而爲大夫之喪主唯宗子可者宗

子尊也謂宗子以士而爲大夫喪之主也本文與上大夫不士士之喪相反而注則兩同疏于此注又卽承誤爲解恐皆誤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詳見喪大記篇未小斂受弔章

○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詳見喪服篇斬衰章爲人後者條下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

詳見喪服變除篇疾病改服章○附萬氏斯大學禮質疑曰武林張仲嘉著齊家寶要有云父母之喪長子爲主無則次子或長孫主之子謂當改云無長子則長孫主之此古人重適之意因引公儀仲子舍孫立子孔子曰立孫爲據友人吳秉李謂予曰有次子而以孫主喪恐世俗難行且予所引乃卿大夫之禮士庶之家不必然予曰某所言者古今之通義也君之所慮者末俗之私見也子亦知適孫爲主卽承重之謂乎曰雖承重猶當次子主之予曰若是猶未明乎承重之謂矣古人于子無問衆寡爲父後者止適長一人是謂適子父老則傳重父沒爲喪主適子死則父報之故喪服父爲長子斬傳曰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注云重其當先祖之重體又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也此重之義也適子死則適孫爲後喪服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注云適子在則皆爲庶孫必適子死乃立適孫適孫爲祖後也爲祖後則凡適子之事皆適孫承之故祖父卒服斬與子爲父同此承重之意也夫祖非無庶子而必以適孫爲後則知所謂正體之重庶子不得傳之矣庶子不得傳重則爲喪主者非適孫而誰庶子何以不得傳重也小記曰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注云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觀此則庶子不得傳重可知矣不得傳重而得爲喪主乎使庶子而可爲喪主則適孫可無承重矣使適孫而不爲喪主則所謂承重者爲何矣今天下喪禮廢壞獨適孫承重律令著之通俗行之稍見古人爲後之義于此而更忽之則古意亡矣士君子所深憂也曰適孫爲主庶子反無所事乎曰非也喪主者喪禮所謂主人也庶子者喪禮所謂衆主人也古禮惟擗踊哭泣服衰苴絰衆主人所同而拜賓送賓及祝辭之稱與凡成禮于喪中者主人獨令世居喪儀節大異古初子孫不分適庶槩施而無別孰謂其無所事也曰然則庶子丁父喪亦各有所重適孫何以得尊主耶曰庶子之均其儀節亦庶子之不欲自異于適禰謂各有所重何以庶子先父而死者其子不爲祖承重乎觀此則庶子無所重而重在適也庶子雖叔父之尊不得以其爲兄子而厭之矣曰庶子雖不厭然居喪儀節適庶既均適孫之爲主者于何見之曰勢重者難返欲一旦復古禮于今日有所不能就今言古唯祝詞及名刺之通于外者先適孫而後庶子存古意什一于千百而已矣曰如適孫復死則如之何曰

今制不有曾玄承重者乎謂之承重則母問曾玄服斬與孫承重同服同則其爲喪主亦無不同次子亦不得而專之也故次子爲喪主者必長子無子或適孫曾玄無子不得已而後爲之乃可爾古人無子孫者兄弟主之無兄弟者族人主之無族人則前後家東西家或里尹主之蓋喪有無後無無主聖人盡禮之變而爲之制若言其常禮則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之爲喪主其可得而移易也哉

右主後第一章凡十五條○又章下凡五條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惟時有之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疏云嘗禘郊社之時雖衆神並在猶先尊後卑一一祭之不一時總祭故云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僞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爲假主非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

為主客人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辨猶正也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鄰國之君弔君為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靈公先桓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公出也○疏曰桓公名小白作霸主亟數也茍伐楚北伐山戎西伐白狄故云數舉兵有司謂當務勢事之有司畏康子之威不敢辨正○曾子問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故為非禮以譏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疏曰喪服記云若他邦來還家而無主猶為之免故鄭注云歸有主人乃止明無主猶袒免也若朋友俱在家則弔服加麻若一在一否亦然故云皆在他邦乃袒免加麻者素弁上加緦之環經○附東滙陳氏曰公儀氏仲子字檀弓魯人之知禮者袒免本五世之服而朋友之死于他邦而無主者亦為之免弓以仲子舍孫而立庶子故為過禮之免以弔而譏之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此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為後○疏曰按史記魯相公儀休此云子服伯子故疑為魯同姓也春秋有公烏公若公儀同稱公故知同姓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前猶故也○附東滙陳氏曰何居怪之之辭猶言何故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蔑魯大夫○疏曰按賓位之法隨主人而變小斂之前主人未忍在主位有事在西階下則賓亦入門西弔於西階下故士喪禮君使人襚主人拜送拜賓即位西階下東面鄭云未忍即主人位也若小斂之後尸則出堂廉然後有飾主人位則在阼階下西面賓弔者入門東於東階下弔也故士喪禮小斂訖奉尸俠於堂主人降自西階即位踊襲經于序東鄭云即位踊東方位也則眾主人不接賓發初在東耳檀弓之來當在小斂之前初于西階行譏弔而主人未覺後乃趨向門右問伯子焉必知小斂前者以仲子初喪即正適庶之位未小斂而著免者故為此非禮之弔亦欲其異常也然則子游之弔惠子是小斂後故服衰而在門東詳見下條注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伯子為親者隱辱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疏曰文王在殷之世殷禮自得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而言權者殷禮適子死得立弟今伯邑考在而立武王故云權也○附東滙陳氏曰猶尚也亦猶擬議未定之辭伯邑考文王長子文王之立武王先儒以為權或亦以為遵殷制皆未可知否則以德不以長亦如大王傳位季歷之意與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據周禮○附應氏曰檀弓默而不復言子游疑而復求正非夫子明辨以示之孰知舍孫立子之為非乎

○司寇惠子之喪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經惠子廢適立庶為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為衰○疏曰朋友應著弔服加緦麻帶經今乃著麻衰牡麻經故云重服以譏之按詩云麻衣如雪又間傳云大祥素縞麻衣皆吉服之布稱麻故知此麻亦吉服之布也又按弔服錫衰十五升去其半疑衰十四升今子游麻衰為吉服十五升猶輕於弔服而注乃云重服者據此牡麻經為重弔服弁經大如緦之經一股而環之今乃用牡麻絞經與齊衰經同也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辱與游謝其存時敢辭止其服也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深譏之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疏曰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大夫之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嚮故云在賓後也是以盧云喪賓後主人同在門東家臣賓後則近南也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又止之于臣位子游曰固以請仍不從命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覺所譏也虎適子名文子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之位在門內北面明矣子游趨而就客位所譏行○附按東滙陳氏云文子初辭辭其服也未諭子游之意次辭辭其立于臣位也此時于子游之意仍未諭及子游固以請則文子始覺其譏矣于是扶適子正喪主之位焉而子游之志已達趨就客位禮之正也今詳于長謂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若子游者不以言而以服逕服之已

竊而又以位蓋事之雖言者言之亦必遵聽惟使之識人之
非禮而忽觸已之非禮所謂納約自牖而爲善于諫諍者與
○石駘仲卒石駘仲衛大夫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
者莫適立也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齊絜則得吉兆○疏曰既有庶子六人莫適立也故卜所以堪爲
後者其掌卜之人謂之曰若沐浴佩玉則得吉兆所以須有
卜者按春秋左氏昭二十六年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
立愛公卿無私若公羊隱元年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
貴不以長何休云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
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
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
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
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何休又作膏肓難左氏云若
以其卜隱桓之禍皆由此作乃曰古制固亦謬矣而鄭箴之
云立嫡以長不以賢固立長矣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
若長均貴均何以別之故須卜又禮有詢立五人者皆沐浴
君卜立春故知有卜也是鄭從左氏之義
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

玉心正且知禮○疏凡居親之喪必哀絰憔悴安有居親之
喪而沐浴佩玉者乎言不可鄭云心正謂不信邪言知禮
謂居喪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以上三條檀弓○
補注石祁子兆謂石祁子不沐浴佩玉而得吉兆方氏曰非亦
有凶卜者以求吉爲主故記以兆言吉也○成公十有五
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仲嬰齊者何疑公子仲遂後故問之公孫嬰齊
也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大夫死見於經爲仲嬰齊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
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其稱仲何
孫以王父字爲氏也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未反
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公子遂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
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
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皆曰仲氏也於是遣

歸父之家然後哭歸父使晉還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
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
嬰齊後之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吾按公羊傳○附論
安朱氏曰朱子語類李孝述問云先兄居適長已娶無子而
沒或以爲母在宜用尊厭之制不須備禮如何朱子答云宗
子成人而無子當爲立後尊厭之說非是又問誰主其喪未
子答云既已立後何有此疑又問云先兄當抱一禩主之子
爲嗣既沒孝述以其未勝喪又別無同居長上遂自主喪兩
月而此子卒前者仰問不會言及先兄將李孝述設求從兄
之子爲之後亦在禩禩孝述仍主祠板之題而從弟稱既領
尊教始悟其非猶疑不能執喪問之伯量欲云當以此仰闊
先生答云有攝主按喪大記云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
是當以孝述攝也乃欲俟孫祭換栗板時易題所稱復慮先
兄之後爲同宗子之子不知亦謂之適孫否若可請適孫則
廟祭當使爲主未知禰之子卽可主祭否復待其成人或
稍長耶若卽可主祭則今稱板之變固合異日遷廟之稱矣
如或未可則今日易從子稱與日後易從弟稱有瀆慢之嫌

又按喪服小記云■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
之所主不同而各有所宜不嫌數更則異日再易祠板所稱
恐亦無害又衆議以爲必以幼子主之理勢方順孝述于換
栗板日已更稱矣不知是否先生批云攝主但主其事名則
宗子主之不可易也細考曾子問諸說可見其按喪有無後
無無主無後矣孰主之曰攝也喪主可攝何立後爲凡主後
者爲宗子也爲宗子後者非獨後宗子後宗子之父之高付
祖也後宗子父必宗子同父弟之子亡則從兄弟子亡則乎
從三從子謂夫猶是宗子之曾祖祖出也孝述立再從子爲
兄後孝述未有子故也既立矣不可後易將世世爲宗子卽
他日孝述有子反不得繼其先恐亡者之心未卽安也且卒
而有從兄子假令再從三從均無可立將親蓋無服者亦立
之其與莒人滅鄫何以異焉宗子同父之弟雖非適長猶然
宗子之庶子且或爲大宗之庶子今以疏遠之子後大宗而
大宗有子後爲小宗是重宗子而反廢宗法也烏乎可孔子
日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注云族人以其倫代之明
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就其祖而已疏曰倫輩也謂與宗子
昭穆同者代之者代爲主其禮也愚意庶子弗爲後以焉無
爲人父之道故不立後疏所謂主其禮卽喪主也由此類推
宗子成人而死者亦以其倫代之而侯宗子之弟有子而爲

之後無不可者又雜記云士之子爲大夫其大夫死而無後則但借他大夫之子爲喪主名曰重後而喪畢而即撤之由此觀之則爲孝逃兄後者侯他日孝逃有子易之未爲不可又曰吾里人某家稍裕無嗣年六十議繼昆弟子伯氏二男幼當繼其母泣子問故曰女嗣叔父母不復爲吾子半生忍勤爲人育子不甘也其子亦泣曰忍以百畝賣所生乎遂不繼明年某卒議立弟子又弗從某妻訟諸有司伯氏之子請終養叔母祔祭叔父于祖廟財產盡歸叔女有司是之此可愧世之貪財而爭爲後者矣禮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同宗者同大宗也大宗可爲後明乎小宗之不可後已何爲不可爲人後者不得已也非宗子而無後祔于祖廟宗子主之即不立後何害在彼可不立而我乃舍其父母而强爲之後仁人孝子固如是乎禮所謂不可就爲後者言之也田汝成云昆弟異居者當立後幽以慰死明以養生敎集倫彌嗣亂也竊意生雖異居死得祔祭焉用立後即夫亡遺妻以從子養世叔母無不可者邱文莊謂有大名顯官不宜絕此爲賢賢貴貴于親親之中庶幾近是然必賢有德業聞望爲家國光若不廣之譽非分之榮無足算也惟生時繼春各隨所願但必昭穆相當亦不得以疎越親致起他日爭端世俗以兄弟子爲後必先長房此于經傳律文無據竊意泛兄之子有年長于季父者以之爲後亦似不倫更有出繼復而所後自生子者既有親子爲後者得歸本生所後父母卒無論親疎服不杖期又或出繼後親昆弟沒本生父反無嗣者亦當歸宗而祔所後於廟他日有兩子仍以支子嗣所後爲適孫可耳又曰漢石渠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通典魏劉德問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惟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遷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于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今按既云適子不爲後又云當絕父以後大宗[illegible]說相閭禰且各有發處所貴乎大宗者以統攝族人也禮云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于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于宗子之門人情每不相下獨降心宗子而莫敢抗者尊祖故也顧以平日宗小宗子之庶子一旦立爲大宗向之爲所宗者今皆俯而宗之亦大覺不倫而况有家有國統緒相承正宗絕而旁親入繼以支庶越適長理有不安勢亦難能若夫絕父以後大宗尤人子之所不忍也謂大宗廢而族屬無統固

已然孝子之心祇知有親烏計其他孟子謂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棄天下如敝屣以此推之追爲大宗恤乎細繹二說似各有宜士庶之宗所關者輕輕則不得奪人之適天子諸侯之宗所關最重重故不得自恤其私然養于生時與立于死後又有不同鞠育之恩等于毛裏故降所生而非薄若死後承統則義不掩恩如以爲人後者爲之子而等所生于伯叔斯亦有所未嘗此宋晳宗明世宗之不可同日語也又曰晉何承天問亡未周而立後將服幾月以亡月爲周抑以出後日爲制服之始荀伯子曰出後既異于聞喪晚而從服也應以亡月爲周難者曰假令甲死已再期弟乙撫二子遂歸始聞喪以長子丙後甲丙弟丁爲伯父追周服丙以出後之故反殺縞旬日而除深淺舛錯不是過也以此言之則止服殘月未爲通論必當以出後日爲制服之始荀伯子曰甲死婦女持服已踰周將即吉矣而來總之子門庭凶素此婦女無由避此兇居別卜吉宅又不可使婦女歌于內而嗣子哭於外以此知追服亦未爲便不若待服除出後爲當今按喪無無主已議立後刻不容緩若待即吉何如不立且爲一服未除而母又死將奈何此事理之必不可者也婦女雖已除喪所天不復縞素娶居何有于吉假令親于遠出父卒數年而歸將以不便于母竟不制服耶愚謂先服本服未及期或五月九月而出後者以亡月爲周已踰練及始聞喪自當追服又有沒後數十年始立後者日月已遠無事稅服蓋服必稱情年久哀思不動猶爲制服是亦僞矣嘗比類而觀女子三年服內被出歸則當服其殘月若已踰三年未聞追服斬喪也又亡後數月而子生亦止再期二十五月而釋決不斬服未生以前之月數又適母死而後庶子生亦無追服之理以此推之可知久而爲後者可不服也又曰紹烝祭氏立後說曰父子之倫天性也生我者謂之父我生者謂之子故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乃世有無子而立後者非其子而强爲之子非其父母而强爲之父母則已借矣議者以凡爲立後者必其宗人子姓且親兄弟子也雖不立後有父子之道而况重以嗣續又何疑與然古者于父之兄弟謂之世父叔父於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世父叔之于父猶子之于子必有尚焉一旦舍其父母而後于世父叔父於天性謂何此先王禮出義起益有所大不得已也按儀禮喪服傳曰爲人後者服喪三年以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期不二斬也何以不二斬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之支子後

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由此言之支子後大宗適子不得後大宗非夫人而可以立後非夫人而可以爲人後也明矣禮稱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別者爲大宗百世不遷禮所者爲小宗五世則改以大宗爲適長相承合於所謂不可以一朝中斬令忽諸母祀故以小宗之子爲後祭以父子之名貫承祖宗之重此人于此雖欲逡巡顧其私親而不得繼體其隆本生降殺先王揆之于大小輕重而禮出義起豈[illegible]爲斷易人父子乎哉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生我者謂之母而有繼母事之如吾母此以恩服於父也生我者父而有所後父事之如吾父此臨以祖也故曰支子後大宗與前子親後母等求之以誼聯之以恩正後孝慈無間本其始事皆有人不得已也若在小宗支子寧復紛紛繼立耶何者以小宗後小宗以支子後支子彼無不可絕之道此無不得已之情忽然指本生稱繼嗣於情也拂於禮也過君子深非之昔孔子射于矍相之圃子路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夫與人爲後至於賁軍亡國者同斥正謂非大宗而棄本生竊乎有利者爲之耳崇乎士君子講明禮義篤于天性有身爲小宗支子固不可狥俗而强爲人後亦不可挾私而强人爲之後也然則生也不幸無嗣死竟同于若敖氏之鬼與禮稱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正爲小宗支子之絕

嗣者設耳又何必爲立後自于大宗也或曰諸葛亮在蜀以巳未有子先求兄瑾子喬爲後其後亮生子瞻而諸葛恪被吳門誅仍令喬子攀還奉瑾祀此於義何居夫亮非適長以殊大宗然諸葛兄弟三人各仕一國正禮所謂別子爲祖者也繼別爲宗豈容遽絕亮之求喬爲後攀之還奉瑾祀可謂允協也或又曰近世陽明王氏曰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問者古所謂無後大抵皆殤子之類也然則古昔無繼別之宗亦不立後者夫陽明所稱士大夫置後亦與諸葛無問大小宗無至云無後皆殤子此語未的按禮又云支子不繼別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同屬兩條注云庶子不得立廟故不祭殤之殤與兄弟之無後者必于宗子祭祖之時與祭于祖廟也蓋庶子兄弟無子固不得更爲立後祇當祔食于祖考耳是知支庶卑賤何容越分求繼若夫富貴充宗亦得通于別子之義而謀爲立後者必辨賢明序昭穆之情理之中焉近世私見假父乞兒舟愛子抱嗚呼螟蛉負貪默之道也春秋書莒人滅鄫以明異姓爲後者等於覆宗絕祀矣雖然即宗人而立之爲後者亦必有大不得已存焉故禮于爲人後者借日持重大宗而原探天性未嘗沒其本生之實齊其父母之名也自漢儒執公羊傳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後人則又附會而益甚焉如宋之議濮本朝之議與獻皆欲易爲伯叔不得稱考此尚謂之有天性也耶予竊末俗不悟後宗之義而拘繼絕之論且又爭爲人後翻然薄于所生者是狥父子之文而喪父子之實賊恩收禮宜爲孔氏之所深擯也故爲立後說如此云又曰禮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春秋譏莒人滅鄫甚言異姓之不可爲後也魏時有四孤之說謂遇兵饑有賣子者一也有棄溝塹者二也有生而父母亡無緦麻親其死必然者三也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幼忌之不舉者四也田娶曰絕祀而後他人固屬非理然此四孤非故廢其宗祀既是必死之人他人收以養活所謂恩踰父母者也其家若絕祀可四時祀之于門外王修議曰當須分別此兒有識未有識耳有識以往自知所生雖創更生之命受育養之慈怙骨肉亡魂且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媼不得出所生而背恩情報生以死報施以力古之道也愚謂生與養固而不可負惟是天屬之親死生一氣不可強也苟所養之家無後則送死服闋而後歸宗世世祀之別宅恩與義兩得之矣

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 辨猶別也正也○疏曰商祝謂習商禮而爲祝者辨乎喪禮謂辨曉死喪擯相

祝相之禮言此商祝但知禮之末術故在主人後而其位處卑賤也○樂記 ○大宗伯大喪則爲上相 詳見喪大記上篇總目章 ○小宗伯既葬詔相喪祭之禮 詳見喪大記下篇虞祭章 ○世婦大喪凡王后有攜事於婦人則詔相 詳見喪大記上爲戒臣民章 ○大行人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 詔相左右教告之也○疏曰大喪言若有非常之禍諸侯爲天子斬其哭位周旋擗踊進退皆有禮法左右助也須助而教告之也 ○象胥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 客謂諸侯使臣來弔者○疏曰大喪王后世子也言凡則非但王喪又象胥本主東狄之使亦兼掌中國之使○以上周禮秋官 ○內小臣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擯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 擯爲后傳辭有所求爲詔相正者異尊卑也○疏曰三者事至無常故云若此三者后皆有事九嬪以下從后往后爲上三事須物則小臣擯贊而傳辭于諸司求物供所爲也后尊故云詔詔告也九嬪稍卑則言相相佐助之女御卑直正之而已○周禮天官 ○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相其適子○疏曰庶

子紆事適子則有拜賓送賓之事且卿大夫適子爲天子服衰於中所相者適子也○周禮春官○附家禮朱子曰護喪以子弟知禮能幹者一人爲之○又徐氏健菴曰古人之喪事必有相禮之人是以禮儀無失孝子得致其情文而無憾也蓋先王因人情以致[illegible]而人子之於親喪[illegible]其禮儀[illegible]由折繁[illegible]時又不豫凶事苟非深明於禮意者其孰能行之檀弓言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爲相有若之喪子游擯由左佐喪事曰相禮節須人相導也擯與儐同以身儐佾亦贊導意也於時孝子悲迷必延致知禮之君子以匡其不逮而其人既稱知禮當思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義有不得辭者矣

右祝相第二章凡八條○又章下凡四條

〇有若之喪悼公弔焉悼公魯哀公之子子游擯由左擯必刃反○擯相佾喪禮者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孝經說曰以身擯佾○疏曰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廣八爵云相主人以禮濱賓皆謂之擯大宗伯注出接賓曰擯介之詔詔禮曰相少儀云詔辭自右鄭云立者尊右者已傳君之詔辭詔辭爲尊則宜處右若喪事則已居左當時禮廢言相之喪亦如傳君詔辭已居右子游知禮故推賓居右而已居左○檀弓○附東滙陳氏曰擯贊相禮事也立者尊右子游由公

之左則公在右爲尊矣少儀云詔辭自右者謂傳君之詔命則詔命爲尊故傳者居右時相禮者亦多由右故子游正之

〇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柳良久反相息亮反○記失禮所由始也泄柳魯穆公時賢人也相相主人之禮○疏曰按孟子云魯穆公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子柳卽此泄柳○雜記

〇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沽音古○沽猶略也○疏曰孝子喪親悲迷不自知禮節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故時人謂其於禮爲略○檀弓

〇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

君天下曰天子疏曰父天母地是上天之子○附東滙陳氏曰天子者君臨天下之總稱臣民通得稱之崩曰天王崩史書策辭○疏曰此謂告王者升假而史書於方冊之辭王者死如從天墜下故曰崩復曰天子復矣始死時呼魂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疏曰一則臣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王者一人而已故呼天子復而卽知呼已而返也以例言王后死亦呼王后復○附東滙陳氏曰復者人死則形神離古人持死者之衣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還復體魄冀其再生也故謂之復此爲升屋招呼之辭告喪曰天王登假假音遐○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已者若仙去云耳○疏曰此謂天王崩而遣使告天下爲門之際○附東滙陳氏曰告喪者赴告侯國也呂氏讀假爲格音引主假有嫡與來假來享言其精神升至於天愚謂遐乃遠邈之義登遐言其所升高遠猶漢書稱大行行乃循行之行去聲以其往而不反故曰大行也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此一節詳見喪大記下篇作主章

〇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生名之死亦名之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晉有小子侯是僭取天子號也○疏曰嗣王旣呼爲小子若於喪中而死亦諡爲小子王喪質故不變稱也昔有小子侯哀侯之子也應稱嗣子某今同天子稱小子是僭取之○附呂氏曰春秋書王子猛卒不言小子者臣下之稱與史策之辭異也諸侯在凶服曰適子孤適音

的○凶服亦謂未除喪○疏曰諸侯謂五等諸侯適子孤者擯者告賓之辭雜記云相者告曰孤某須矣但彼不云適子此又但云適子孤不云名皆文不具也稱孤稱名者皆謂父死未葬之前故雜記曰孤某須矣爲諸侯在喪之稱又按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是君薨未葬也旣葬稱子則文公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則僖公十年里克殺其君卓及文公元年公卽位是也然此謂臣子之稱君若君自稱猶曰子故公羊傳文九年言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是也死曰薨亦史書策辭○疏曰若告於諸侯則辭當謙退故雜記云赴於諸侯曰寡君不祿○附東滙陳氏曰薨之爲言背也幽晦之義本國史書之辭復曰某甫復矣某甫字也旣葬見天子曰類見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亡○疏曰言葬後未就玉而執皮帛以象諸侯見故曰類見然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今云旣葬者謂天子或巡守至竟故得見也若未葬則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言諡曰類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言諡者序其行及諡所宜其禮亡○疏曰將葬之前使人請於天子若檀弓云其子戾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言諡於君也而曰類者王肅云請諡於天子必以其實爲諡類於平生之行何氏云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曰文

也今按鄭旨謂吉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諡道大夫不得曰聘而名曰類言類象聘而行禮也○附呂氏曰繼先君之德乃得受國而見天子故曰類見誄先君之善而請諡于天子故亦曰類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異死名者爲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疏曰崩薨異號至葬同名者以臣子藏其君父安厝則貴賤同也

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柩音舊○疏曰尸陳也未殯斂陳列在牀故曰尸白虎通云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柩究也三日不生斂之在棺死事究竟於此也然尸柩亦通左氏傳賵死不及尸是呼未葬之柩亦爲尸○附呂氏曰柩久也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故在棺欲其久也

死寇曰兵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疏曰人能爲國家捍難禦侮爲寇所殺者謂爲兵兵器仗之名言其爲器仗之用也則若恤祿恤其子孫故鄭云當饗祿其後○附呂氏曰兵者死于寇難之稱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嬪婦人有法度之稱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疏曰不言祖及夫者以其無別稱也生死固異稱耳若不主于別則亦通用故尚書云大傷厥考心又云聰聽祖考之彝訓倉頡篇云考妣延年書又云嬪于虞詩

大明云嬪于京周禮有九嬪之官○附東滙陳氏曰嬪者婦人之美稱嬪猶賓也夫所賓敬也

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折市設反○謂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疏曰此並是有德未仕而死者之稱若實是大夫士前文已顯矣壽考老也短折少也○以上曲禮○附東滙陳氏曰短折夭橫而死也又按呂氏說上文死寇曰兵之下當以此二句承之蓋錯簡也

○高曰崩梁山崩厚曰崩沙鹿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隱公三年春秋穀梁傳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詳見祭法篇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詳見喪大記篇復章

○君存稱世子明當世其父位爲君君薨稱子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明繼父也某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既葬稱子不名者無所屈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稱子也踰年稱公不可曠年無君○莊公三十二年春秋公羊傳

○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

[illegible]古禮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春秋不稱[illegible]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以上詳見喪禮義篇人君喪禮章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篇卒哭章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篇祔章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詳見王喪禮篇卜葬日章下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詳見喪大記上篇哭位章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於

公族者大事謂死喪也其爲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者主人恒在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疏曰大事謂君喪其臣雖皆斬衰而庶子列次之時猶以本服之精麤爲序衰麤者在前衰精者在後非但公喪如此雖於公族之內有死喪之事相爲其居前居後亦如之以次主人者謂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仍次於主人之下也

○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紀猶事也○疏曰臣服君皆斬又以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不計爵尊卑之次序者是不奪人本親之恩也○以上文王世子

○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

○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詳見喪服篇斬衰章父條下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婦人無專制生禮死事以夫爲尊卑○雜記

右名位第三章凡十七條○又章下凡二條

○昭公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大夫送葬

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疏曰喪大記記國君初死之禮云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彼言子坐東方謂大子即所謂主人也雖初死之時即別適庶況其至葬君道成矣大子失其位位在卑是以長幼為適叢處其庶兄之下○春秋左氏傳

〇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識之也位謂以親疏敘列哭也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為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善之也禮嫂叔無服婦人倡踊倡呂尚反○有服者娣姒婦小功倡先也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說者曰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疏曰時有哭小功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云是乃委細屑曲衖巷之禮言禮之末略非禮儀正法因引得禮之人子思哭嫂為親疏之位於時子思之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服故先踊子思乃隨之而哭非但子思如此又申祥哭妻之兄弟言思亦如子思也又曰子思哭嫂為位下接云婦人倡踊婦人既在先即知為位是親疏敘列也○檀弓○附馬氏

曰凡哭必為位者所以敘親疏恩紀之差嫂叔疑於無服而不為位故曰無服而為位者惟嫂叔蓋無服者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而為位者所以篤兄弟內喪之親子思哭嫂為位婦人倡踊以婦人有相為娣姒之義而不敢以己之無服先之也至於申祥之哭言思亦如子思蓋非禮矣妻之昆弟外喪也而既無服則不得為哭位之主矣記曰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由是言之哭妻之昆弟以子為主異于嫂叔之喪也以子為主則婦人不當倡踊矣

喪用三年之仂仂什一也謂民大事用三歲之什一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暴猶耗也浩猶饒也○疏曰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耗故云暴猶耗也浩者是多大之義堯典云浩浩滔天○王制○附東滙陳氏曰喪三年之除中間禮事繁難故總計三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之也暴者殘敗之義言不齊整也浩者泥濫之義所謂以美沒禮也

〇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三曰喪荒之式式謂用財之節荒凶年○疏曰喪謂若諸侯諸臣之喪含襚贈奠賻賵之類王家之喪所用大非此所能共也〇小宰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喪荒亦如之令百官府共其財用共音恭贛本共字皆作共可以意求之○灋謂其禮法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〇大府山澤之賦以待喪紀〇外府喪紀共其財用之幣齎齎音咨○疏曰謂王使公卿已下聘問諸侯之行道所用則曰幣齎○以上四條周禮天官

〇封人凡喪紀則飾其牛牲牛人喪事共其奠牛閭人喪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獸人凡喪紀共其死獸生獸腊人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𩺰人喪紀共其魚之鱻薧醢人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喪紀亦如之詳見喪大記上篇陳小斂奠章〇籩人喪事共其薦籩羞籩外饔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詳見喪大記上篇朔月月半殷奠章〇掌客凡禮賓客札喪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下二語詳見喪變禮篇道有喪章〇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詳見五學篇歷代養

老孝節章〇喪具君子耻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謂絞紟衾冒○檀弓○附東滙陳氏曰喪具棺衣之屬君子耻于早為之而畢具者嫌不以久生期其親也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蓋慮夫倉卒之變也一日二日可辦之物則君子不豫為之所謂殺紟衾冒死而後制者也〇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八曰殺哀殺哀謂省凶禮〇鄉師正歲稽其鄉器共吉凶二服族共喪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此長主集為之喪器者夷槃素俎楬豆輁軸之屬族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補是以禮行而教成○疏曰知凶服是弔服者若人之衰裳是常服主人自共弔服是暫服可以相共其庶人弔服無過素冠與深衣而已按喪大記士併夷盤大夫乃用夷盤今庶人宜不得用夷槃引之者以兄喪器非謂庶人得用夷槃也素俎楬豆者按士喪禮小斂有素俎大斂有毼豆兩籩無縢此不言籩無縢者文畧也又按既夕禮士朝廟用輁軸以載柩庶人無輁軸引之者亦以兄義知非族內有大夫士得用夷盤輁軸者以大夫自有祿位不在共限也不言棺椁亦主人自共之也〇閭師

凡庶民不樹者無椁不績者無衰疏曰庶人五畮之宅樹以桑麻令宅不毛非但罰以里布死後又無五寸之椁衰裳以布爲之其婦人不績麻者死則不爲之著衰裳以罰之也○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疏曰荒謂年穀不熟札謂疫癘喪謂死喪也恤其之困故市無征○泉府凡賒者喪紀無過三月鄭司農云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疏曰先鄭之意以祭祀喪紀二者事大故賒與民不取利○鄭長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疏曰謂民之喪紀如族其喪器之類○土均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美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疏曰地美則重行之地惡則輕行之以其禮許儉不非其無者故也又恐有僭踰與下過故爲禁令○以上七條周禮地官○朝士若邦凶荒札喪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慮謀也貶猶減也謂當謀緩刑且減國用爲民困也所貶視時爲多少之法○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以上周禮秋官○司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舉之沒入官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也孤其子○周禮地官

右財用第四章凡二十條○又章下凡六條

○隱公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詳見弔禮篇贈喪章下○文公九年春毛伯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春秋左氏傳○子思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詳見喪禮義篇統舉喪祭禮章○孔子曰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詳見喪禮義篇葬禮章○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具葬之器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也子柳曰何以哉言無其財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忠恕之事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爲利請班諸兄弟之貧者以分死者所矜也祿多則與鄉里鄉黨○附東滙陳氏曰班猶分也不粥庶弟之母者義也班兄弟之貧者仁也夫欲粥庶母以治葬則之于財可知矣而不家于喪之言確然不易古人之安貧守禮蓋如此○孟獻子之喪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司徒旅歸四布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夫子曰可也時人皆貪善其能廉○疏曰孟獻子之喪送終既具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敬子稟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之賻主人之泉布也皇氏以爲獻子有餘布歸之於君君令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今按春秋魯上卿季氏也仲孫茂之卒其時季氏無識曰敬子者則皇氏之言非也熊氏以爲乃獻子之家臣爲司徒故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以上檀弓

喪事主哀少儀○小過卦曰君子以喪過乎哀附朱子本義曰喪過乎哀小者之過可過

于小而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象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周易下經○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詳見喪禮義篇統舉喪祭禮章○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朱子集註曰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朱子集註曰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以上論語○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詳見喪禮義篇統舉喪祭禮章○子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朱子集註曰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論語○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瞿紀具反○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求猶索物○疏曰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困之容也既殯心形稍緩瞿瞿眼目速瞻之貌瞿瞿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也既葬又漸緩栖栖皇皇無所依託如有望人之來而人不至也練則又加緩但慨歎日月若馳之速也至大祥而寥廓情意但不染而

已○檀弓○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縣音玄期音基剡以漸反○言其痛之惻怛有淺深也○雜記○居喪不言樂居喪者居父母之喪也○曲禮○聞樂不樂論語○孔子曰哀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家語好生第十○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與樂於其側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於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大功將至辟琴瑟亦所以助哀也王來也小功至不絕樂疏曰崔云父有服齊衰以下之服也若重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自當不與於樂○雜記○大司樂諸侯薨令去樂去起呂反○疏曰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大臣死令弛縣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為○周禮春官○君於卿大夫必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雜記○節哀順變也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詳見喪服義篇

右哀戚第五章凡十七條○又章下凡十六條○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少詩召反解佳賣反期音基○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解倦也○疏曰三日之內禮不怠謂水漿不入口之屬三月不解者謂未葬之前朝奠夕奠及哀至則哭之屬期悲哀者謂練以前常悲哀朝哭夕哭之屬三年憂以服未除憔悴憂戚○雜記○叶東滙陳氏曰不息謂哀痛之切雖不食而能自力以致其禮也三月親喪在殯時也解與懈同○顏丁善居喪顏丁魯人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從隨也慨憊貌○疏曰既葬之後中心悲慨然如不復所及上句于殯云從而弗及似猶有可及之理既葬則謂慨焉如不及文相承而異也○附按朱子小學取記文及殯作既殯慨焉作慨然較原本為勝○又按注將慨解憊貌疏遂將慨焉如不及五字作讀與上從而弗及比擬後之承襲而解者雖已易慨為感悵之意而慨焉一全句之神似仍牽于舊解未能合也其解曰如有從而弗及似有可及之還也

葬後則不復如有所從矣故但言如不及其反又云而息者息猶待也不忍決忘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其親之反也小學注因有再將其反二字作一讀以求合舊解者今詳如有求而弗得只是說上皇皇焉如有從而弗及只是說上望望焉則此如不及其反而息亦應只說慨焉之意乃為語氣神情皆配合而貫通試想前解所謂且行且止以待親之反者與慨焉之意有何關涉蓋此息字乃歎息之息董子所謂長大息者是已○又按或疑以比例言第三排亦應只如不反其反今多而息二字者何故曰因所比與上不同非此息字情景即不分明蓋上二句泛為比擬末句即就親生時而切比之也○又按或仍有疑問曰其詳何如曰皇皇猶徬徨也始死則望親復生而親之不即生也如有所求于人而弗得其物者然則求之之心其急燥為何似此有以謂之皇皇焉望望往而不顧之貌既殯則追慕其親雖所親柩在堂而幽明已隔如有從于人既失之從急追而亦能及者然則從之之心其專壹為何似此所以謂之望望焉所謂以他事迮為比擬者如此若至既葬則並殯柩亦不見而前之深情怜迷者今始恍焉歎息知此生不復得見親而矣蓋當親作生時子有不及其反之候三句惟此句有其字即當指親謂親有時燕飲未迴而子久待于家當此時親實在人家而子則

不見故謂不及其反以切比今日之親亦實在墓中而子則不見恍若前日之不及其反也然其不見親雖同而生前之不反再為稍待即忽焉可反若今日之不反雖待之終身寧復有反時哉此所以不覺發為太息而為之痛哭流涕者也所謂非此息字情景即不分明者如此蓋以眼前不見親凄涼之情而想到親在生之日景似同而愈可傷而此情益依戀而不能釋于懷矣如此說似未一如字乃亦有着落不然者上文既殯已欲從而弗能及矣況至葬後而翻望其反乎待之其文義尚能貫通而有層次也哉○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子臯孔子弟子名柴泣血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君子以為難言人不能然○疏曰凡人涕泣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臯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凡人之情哀至則泣血樂至則微笑凡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以上檀弓○附按疏當云微笑則見齒是以見字與上露字分別笑之輕重乃合本記文義蓋微笑則見齒今未嘗見齒謂三年之內未嘗微笑也若解作微笑則已屬笑矣何足為難恐注疏皆誤○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

獻子加於人一等矣(詳見卒哭祔練祥禮記篇章下)○孔子既祥五日彈

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詳見卒哭祔練祥禮記篇大祥章下)○衛定公卒

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大

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己始本傳下文言暴妾使余是也)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

聞之無不聳懼(成公十四年春秋左氏傳○補注鱄定公之子衎之母弟)○立公子稠(昭公名)

穆叔不欲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

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

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

能終也(襄公三十一年春秋左氏傳)○昭公十有一年九月巳亥葬我小

君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不思親

祖不歸也(言不思親則不爲祖考所歸祔○補注齊歸昭公之母)叔向曰魯公室其卑

矣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

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

卑乎殆其失國(春秋左氏傳)○衛石共子卒(石買也)悼子不哀(買之子石

惡)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蹷猶拔也)必不有其宗(爲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襄公十九年春秋左氏傳)○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壤如丈反○沐治也)

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本以作音)

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貍力知反卷音權○說人辭也)夫子

爲弗聞也者而過之(佯不知)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從才用反○已猶止)

(也○附劉氏曰如貍首之班言木文之華也卷與拳同如執女手之拳言木椁之滑膩也壤之廢敗禮法甚矣)夫子

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疏曰此論孔子無大故不遺故舊之事從者謂夫子曰彼既無禮子未可休已乎言不須爲治椁也夫子對從者曰邱聞之與我骨肉有親者雖有非禮毋失其爲親之道故舊者雖有非禮勿失其爲故之道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聖人與之爲友者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相遺棄彼注云大故謂惡逆之事雖登木之歌未至如此○檀弓○附正學方氏曰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苟有大故則周公必棄之矣小過而容之義也大故而棄之者亦義也察察然拒昧昧然容薄量無制者之爲豈聖人所爲乎天下之大宜莫甚于母死而歌者矣此而不棄焉乎棄以是爲聖人之量吾弗知也○或問朱子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責太過否曰這說却差如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至其夷俟之時不可不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今說則是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胡氏曰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叩其夷踞之脛則壤猶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馮氏曰母

死而歌惡有大于此者乎宜絕而不絕蓋以平生之素爾非有出于一時之不意者如此善乎朱子之言曰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其有以深得聖人之處其所難處者矣)○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

月王穆后崩(太子壽之母也)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

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躒力狄反○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王曰

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歸以告叔

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附按注云后雖期通謂之三年者恐未穩蓋天子絕期者絕旁期耳若正服之期安得絕)

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三年之

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昭公十五年春秋左氏傳)○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之妹)平公不徹樂

非禮也襄公二十二年春秋左氏傳○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鐘聲焉曰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宿不止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襄公二十九年春秋左氏傳○知悼子卒未葬知音智○悼子晉大夫荀盈智昭九年卒○疏曰此論君有大臣之長不得有作樂飲酒之事平公飲酒與羣臣燕平公晉侯彪○彪彼蚪反師曠李調侍調如字左傳作外嬖嬖叔○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鼓鐘樂作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獻君亦如之○疏曰鼓猶奏也謂燕奏鐘樂也按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是注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記又云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是注獻君亦如之知此非工入升歌下管閒歌者以合樂之後無時奏鐘謂爲賓初入門者據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是也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蕢苦夬反○怪之也杜蕢或作屠蒯曰在寢燕於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飲於鴆反以下飲字皆同惟一飲之飲如字○三酌皆罰○附按一趨而出便使平公不得不呼而進進而詳問杜氏因懷忠告之心善道之術而其舉動之儀自因心而恰中乎節矣又平公呼而進之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舉樂爲吉事以自戒懼○疏曰按尚書牧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是紂甲子死也按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必得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也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詔告也大師典奏樂○附東匯陳氏曰桀紂異代之君悼子同體之臣故以爲大于子卯也曠典樂而不以告故罰其不告之罪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疏曰調是君嬖褻之臣臣當規正君過今唯欲行燕會貪求一飲一食忘君違禮之疾而不諫是以飲之○附按褻臣猶言近習之臣乃朝夕與君處者則凡君之一飲一食皆當開導諫諍而使之合禮爲其與君常近因好防君甚密也疏乃解爲嬖褻之臣夫既爲嬖人而猶望其諫君乎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匕必李反共音供與音預防音房○防謂禁放濫○疏曰皇氏云非不也杜蕢言宰夫不以刀匕是共乃又敢與諫爭越官侵職是以飲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閒義則服杜蕢洗而揚觶觶之豉反字林音支又云酒器○舉爵於君也禮揚作騰揚舉也騰送也揚近得之○疏曰按燕禮獻君之後行酬之初媵觶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是舉爵於君也揚作騰者謂燕禮大射凡舉爵皆爲騰此云揚解故鄭云揚舉也燕禮云騰故鄭云騰送也揚騰義得兩通但此云杜舉揚訓爲舉故言揚近得之○今按燕禮注云騰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今文騰皆作騰○附按三人之過皆起于平公惟公先有過而三人乃皆不免于過也今公

言亦有過者是從三人已皆受罰來故云然又公之過在飲酒今言酌而飲寡人是蓋之過也但此名爲罰酒同一酒也罰其目前之酒過則飲爲受罰久非過矣非過則飲爲宜也因想平公飲一罰爵畢即當止爵不復以黜酒入日乃得爲改過公謂侍者曰知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欲後世以爲戒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此爵遂因杜蕢爲名畢獻獻賓與君○疏曰毋廢斯爵謂恒當留之爲後世鑒戒至于今既畢獻之後所揚之觶謂之杜舉表明此爵實杜蕢之所舉也按春秋傳與此小異亦所聞不同○檀弓○昭公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祭樂者君在廟中祭作樂○疏曰祭祀重禮國之大事二物不具則爲失所今以卿佐之卒而闕先君之樂而不止祭一一皆合于禮故曰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變謂死喪大夫國體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死者不可復生重其大焉是以

君雖在祭樂之中大夫死以聞可也○疏曰命告也大夫與君一體情無疑貳祭祀雖重以卒告君君當哀其喪而止樂不得以輕廢重故死可以聞也○春秋穀梁傳○襄公三十有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毁也過哀毁瘠以致滅性○春秋左氏傳

居倚廬哭晝夜無時既虞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旣練哭無時詳見喪服篇斬衰章之傳○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詳見喪禮義篇哭泣踊拜章○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偯於起反說文作㦦云痛聲○三曲一擧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疏曰斬衰之哭一擧而至氣絕如氣往而不反回之聲也哀容可者言小功緦麻其情既輕哀聲從容於禮可也○閒傳○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

母焉何常聲之有若小兒不見其母啼號安得常聲乎○雜記附東滙陳氏曰哀痛之極無復有節所謂哭不偯也○無事不辟廟門鬼神尚幽闇也廟殯宮哭皆於其次無時之哭也有事則入即位○疏曰此論在殯無事之時次謂倚廬唯朝夕哭及賓來弔之時則入門內即位耳若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廬次之中○喪服小記○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非扶味反○未成人者不得備禮也當室則杖○疏曰按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戴德云童子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幼杖成子禮是也皇氏云童子當室備此記中五事特云杖者擧重言也○雜記○附東滙陳氏曰偯委曲之聲也菲草屨也廬倚廬也童子爲父後者則杖○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篇大祥章○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禁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奠自因自用故事○疏曰當大祭祀禁哭之時則止而不哭然孝子於殯宮朝夕兩奠之時則即阼階下位自因其故事而設奠也○雜記○附東滙陳氏曰謂自即其阼階下之位而因仍禮節之故事以行也○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疏曰祭之日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凶以干王之吉祭○郊特牲

○孔子惡野哭者爲其變衆周禮銜枚氏禁行人歌哭於國中之道者○檀弓○附東滙陳氏曰所知吾哭諸野夫子嘗言之矣蓋哭其所知必設位而帷之以成禮此所惡者或郊野之際道路之間哭非其地又且倉卒行之使人疑駭故惡之也方氏說哭者呼滅子皐曰野哉孔子惡者以此恐未然○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閒士三踊婦人皆居閒疏曰此謂諸侯至士初死至殯踊之節及明貴賤踊之數也公諸侯去死日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七踊者始死一踊明日襲之時又一踊襲明日朝一踊又明日小斂朝一踊爲四也其日晚小斂時又一踊是小斂日再踊即於前三日爲五也小斂明日朝又踊爲六也至明日大斂之朝不踊當大斂時乃踊凡爲七踊也大夫三日殯合死日爲四日始死一明日襲朝一又明日小斂日再小斂明日大斂凡五也士三日殯合死日數也始死一小斂朝不踊至小斂時一又明日大斂一是凡三也婦人居閒者謂婦人與丈夫更踊也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踊踊畢賓乃踊婦人居賓主之中閒也又云皆居閒者言貴賤婦人悉居賓主人之閒然親始死及動尸擧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爲禮有節之踊每踊輒三者三共爲九而謂之爲一也○雜記○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備禮盡也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

踊○疏曰國君喪羣臣朝夕即位哭踊嗣君孝子雖先入即位哭必待羣臣皆入乃俱踊士卑在最後故擧士入爲畢也入有前後者孝子哀深故前入然踊須相視爲節故候其齊○檀弓○附按東滙陳氏曰國君之喪諸臣有朝夕哭踊之禮哭雖依次居位踊必相視爲節不容有先後也今詳陳氏惟就諸臣言夫哭有位踊亦有節臣愈衆而愈當齊一以中其節乃爲禮也然諸臣之踊必後乎嗣君則朝夕踊者已統盡諸臣而倡之者嗣君也故注疏必明及之○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由用也言知此踊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哉能用禮文哉美之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雜記○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品節斯斯之謂禮詳見喪禮義篇哭泣踊拜章○跛者不踊問喪

右哭踊第六章凡十五條○又章下凡五條○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

故踊哭有節詳見喪禮義篇哭泣踊拜章○子蒲卒哭者呼滅滅蓋子蒲名子皋曰若是野哉非之也唯復呼名子皋孔子弟子高柴○補注于野上加若是若是其野言野直至于是甚其野之辭哭者改之疏曰唯復呼名冀其聞名而反哭則敬子鬼神安得呼其名而此家之哭獨呼滅故子皋深譏之哭者乃改也○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蓋見其有才藝吾未嘗以就公室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內人妻妾○疏曰此不哭者謂暫時不哭故下文云晝夜哭是也按家語云文伯歎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公父文氏之婦智禮矣與此不同者彼戒婦人而成子之德此論子之惡各舉一邊相包乃具○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以上三條檀弓○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朱子集註曰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孟子王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四曰喪紀之容鄭司農云喪紀之容涕涕翔翔玄謂喪紀之容纍纍顛顛○周禮地官○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苴七徐反齊音咨枲思里反○有大憂者面必深黑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疏曰苴是黎黑色故爲惡○閒傳○附東滙陳氏曰枲牡麻也枯黯之色似之大功之喪雖不如齊斬之痛然其容貌若有所拘止而不得肆者蓋亦變其常度也○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詳見曲禮篇容節章○君子衰絰則有哀色表記○喪事欲其縱縱爾縱音摠急遽也○趨事貌縱讀如摠領之摠吉事欲其折折爾折大今反○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陵躐也止立俟事時也怠惰也故騷騷爾則野騷素刀反○謂大疾鼎鼎爾則小人謂大舒君子蓋猶猶爾疾舒之中○疏曰詩云好人提提者魏風葛屨之詩也魏俗褊淺造新來婦人縫作衣裳故遂而刺之云美好婦人初來之時提提然引之者證安舒之意君子之人於喪事之內得疾之中於吉事之內得舒之中蓋行禮之時明閑法則志意猶猶然猶猶是曉達之貌○檀弓○附東滙陳氏曰縱縱給于趨事之貌折折從容中禮之貌喪事雖急遽而不可陵躐其節吉事雖有立而待事之時而不可失於怠惰若騷騷而太疾則鄙野矣鼎鼎而太舒則小人之爲矣猶猶得緩急之中君子行禮之道也○附按朱子集傳好人提提不是說婦人疏本詩之箋註誤○君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爲其廢喪事形謂骨見○曲禮○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見下飲食章○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以上雜記○附東滙陳氏曰附于身附于棺者皆欲其必誠必信故曰敬爲上子游言喪致乎哀而止先儒謂而止二字微有過于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此言哀次之亦見矣毀瘠不形不勝喪乃比于不慈不孝故曰瘠爲下也齊斬之服固有重輕稱其情稱其服則中于禮矣○毀不危身詳見喪禮義篇言喪禮章○毀不滅性見上哀戚章○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見下飲食章○三月而沐見上哀戚章○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詳見士虞禮篇篇目下○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視猶比也所比者哀容居處也○疏曰明此等之親服雖有異其哀戚輕重各視所服之正親妻居廬而杖抑之親叔父母姑姊妹出適服輕進之視兄弟長中下殤服輕上從本親視其成人也○雜記○附嚴陵方氏曰姑姊妹之服輕於兄弟之殤服降於成人而哀情則一也世叔父母之哀情有間矣而况妻子乎猶宜一視者爲厚於妻子而薄於世叔父母者言之爾目注云新安朱氏說

右容貌第七章凡十三條

大祝辨九㩲五日吉㩲六日凶㩲詳見曲禮容節章〇爲父母長子稽顙爲于僞反下同長丁丈反稽音啓顙素黨反〇疏曰謂重服先稽顙而後拜者也父母長子並重故也其餘期以下先拜後稽顙〇附按此長子單指四世長子且爲祖存父亡已以嫡孫而爲已之長子服斬衰者故與爲父母之禮同若其餘長子爲之杖期者不在此例下節疏謂從不杖齊衰以下與爲冢子作分別者似誤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尊大夫不敢以輕待之〇疏曰前爲父母長子稽顙謂平等來弔亦先稽顙而後拜若爲不杖齊衰以下則先拜後稽顙今大夫弔主雖是緦附之親必先稽顙而後拜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恩殺於父母〇疏曰亦先稽顙而後拜其餘否者謂父母也以受重于他族而恩殺〇附按此長子亦同上但母爲之則齊衰三年

〇喪服小記

〇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也〇疏曰此謂適子爲妻父母見存不敢爲妻杖又不可爲妻稽顙按喪服云大夫爲適婦爲喪主父爲已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爲婦杖若父沒母存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文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〇附按記是言爲妻之禮或疑如記言則父母不在自杖而稽顙矣爲妻亦杖期也可稽顙矣在爲長子

之杖期者不可稽顙乎曰三綱雖同而細析二臣子于君父尊卑之分大不同而妻者齊也與夫則同等此其所以有異乎且即此同等者而亦以父母之存亡與其禮可知父母至尊矣故必亦係父爲長子斬衰三年母爲長子齊衰三年乃可與爲父母同科耳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言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則父在贈拜不得稽顙〇疏曰此明父沒母在爲妻亦得有稽顙母在不稽顙者謂爲妻于尋常拜賓之主也其稽顙者有他人以物來賻己其恩既重謂此贈我之人肩爲拜得稽顙也〇雜記〇附按此條稽顙與上條不同上條稽顙言先稽顙而後拜與先拜而後稽顙者別也此言不稽顙則但拜耳是與稽顙別也〇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詳見內則篇教子章下〇非爲人喪問與賜與此上誠脫未聞其首云何〇疏曰此語接上之辭與語助也豈非爲人有喪而問遺之與人之有喪而賜與之與不敵則問卑下則賜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謂受問受賜者也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後稽顙曰吉拜〇雜記〇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詳見喪禮義篇哭泣踊拜章

右拜拱第八章凡六條〇又章下凡二條

〇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詳見喪變禮篇聞喪章下

〇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倣孔子也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嗜貪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〇疏曰凶事尚右吉事尚左又按特牲少牢吉祭皆載右胖士虞禮是凶事載左胖者取義與此不同載右胖者從地道尊右載左胖者取其反吉故士虞禮設洗于西階西南鄭注反吉是也〇循

回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齊音咨〇議謂陳說非時事也〇疏曰斬衰唯而不對者皇氏以爲親始

死但唯而已不以言對按雜記云三年之喪對而不問爲注喪稍久故對也〇閒傳〇附按言而不議言而不及樂說見喪服義篇首條〇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言言己事也爲人說爲語〇疏曰言謂大夫士言而後事行者對謂有問者此謂與有服之親者行事之時若與賓客疏遠者言則上文閒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也〇雜記〇附按疏謂此大夫士言而後事行者則是言者言己所行之喪事也不語者不詳爲人語之其所言則畧也若執事之人有逆而來問則對之不問者不遠以問其人而就其所疑處詳告之則是對亦從其畧也盡心專乎哀而所行之事一任乎明者之因其大概之言而裁制之無心于指示詳明豫爲設疑而開導者孝子所以專致其哀親之心而自不暇爲此不願爲此也制禮者即本孝子此心而制爲禮則民有倚不甚摯者而亦將遵守此禮而因得專一其哀矣〇父母之喪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既練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此常禮也〇疏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既可並立則諸侯得名天子之事而猶不自言國事也公事君事也練後漸輕故得自謀己國政家事侯氏云按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

此言既葬而與人立得爲常禮者鄭以本記下文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是權禮故以此不言國事及不言家事大判爲常禮也且曾子問據無事之時故不羣立不旅行此有事須言故與人立○喪大記

○言容繭繭 見上容貌章

○居喪不言樂○曲禮 非其時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 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與怪之也讙喜說也言乃喜說則臣民望其言久 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疏曰此論王世子遭喪冢宰聽政之事言乃讙者尚書無逸云言乃雍雍讙字相近故鄭隨而解之○檀弓○附東匯陳氏曰言乃讙者命令所布人心喜悅也

○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孝經說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喪服四制

○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 詳見喪服義篇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 家語子貢問○附靈皐方氏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飲食衎爾何也義不得致其哀也未亡人考終以從先君於地下是國之福夫人之幸也古者禮莫嚴於男女故嫂叔不通問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小君之喪而羣下致其哀君子以爲僭矣

右言語第九章 凡九條

斬衰菅屨杖而歠粥者志不在於飲食 大戴禮○補注菅草名似澤蘭

○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疏食水飲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 詳見喪服篇斬衰章之傳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一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與音預歠力反粥之六反溢音逸莫音暮食音嗣醴本亦作醨呼兮反醴音禮期音基中月如字禫大感反○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疏曰斬衰三日不食者謂三日之內孝經云三日而食者謂三日之外乃食也齊衰二日不食者皇氏云謂正服齊衰也喪大記云三不食者當是義服齊衰小功緦麻再不食者喪大記云壹不食再不食則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也與此不同者蓋所聞異耳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者此明父母終喪所食之節又期而大祥有醯醬者謂至大祥之節食醯醬則小祥食菜果之時但用鹽酪也若不能食者得用醯醬故喪大記云小祥食菜果以醯醬禫而飲醴酒又云食肉喪大記云祥而食肉者所聞異也醴酒味薄乾肉又澀所以先食之○閒傳○附按中月而禫之說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篇禫章

○三日而食 見上哀戚章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 酪音洛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功衰齊斬之末也酪酢截○酢七故反截才代反○雜記

○膳夫王日一舉 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疏曰以朝食者一日食有三時同食一舉 大喪則不舉 疏曰臣子皆爲王喪服故大喪不舉也○周禮天官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 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妾也同言無算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疏曰此廣明五服之喪君及大夫士食飲之節也財謂穀者謂所食之米當稼納故云納財言每日納用之米朝夕唯二溢也食之無算者言居喪困病不能頓食隨須時而食之也疏麤也食飯也士賤病輕故疏食麤米爲飯亦水爲飲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亦言疏食水飲○附按一溢米注解似誤詳見喪服篇斬衰章服傳

剷之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 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 士亦如之 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疏曰此明大夫禮也子姓謂孫也不

云衆子者主人中已兼之衆士疏食者謂非室老也按喪服傳云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鄭注云士邑宰此不云者邑宰雖貴以其遠於君與衆臣同又按檀弓云主人主婦歠粥此夫人世婦妻皆疏食者熊氏云檀弓主婦謂女主也。附臺卑方氏曰妻妾之喪食異於子姓何也子姓之哀惟恐其不及也妻妾則或處其過一以自嫌一爲其夫嫌也古者閨門有禮故妻將娠居側室夫不自見而使人日一問之妻不自言而使姆對及其終也男子不絶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絶於男子之手所以彰羞惡之原以立人之道也公父文伯死其母戒其妾曰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憂容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穆伯之喪敬姜晝哭而惟殺達此義也夫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果瓜桃之屬。疏曰此明既葬至練祥君大夫士之食節也主人疏食水飲者熊氏云既葬哀殺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篹古緩反篹本又作匴又作算悉緩反。盛謂今時杯杅也篹竹筥也歠者不盥手歠者盥。疏曰歠粥不用手故不盥飯盛於篹以手就篹取飯故盥也食菜以醯醬者謂

練而食菜果者食之時以醯醬也先食乾肉先飲醴酒文承既祥之下謂祥後也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期音基爲于僞反。食肉飲酒亦謂既葬。疏曰期之喪三不食者謂大夫士旁期之喪三不食者謂義服也其正服則二日不食也故閒傳云齊衰二日不食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者謂事同期也。附按與當如字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比必利反。義服恩輕也故主謂舊君也言故主者關大夫及君也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謂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有疾食肉飲酒可也爲其氣微五十不成喪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也七十唯衰麻在身言其餘居處飲食與吉時同也。疏曰此明五月三月喪食之節壹不食謂總麻再不食謂小功并言之也容錫降之總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故聽以此結之閒傳云小功總麻再不食錫降者

也五十句注云散送謂經帶垂散麻以送葬玉藻云五十不散送。喪大記。附按上閒傳條言居喪飲食惟于始死爲三日不食二日不食三不食再不食之等于既殯爲食粥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不食醯醬不飲醴酒之等及既葬卒哭後只父母之喪有飲食之節而期功總麻同無文也今喪大記通終喪言之于期之喪自三月既葬食肉飲酒九月之喪白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五月三月之喪亦曰比葬食肉飲酒是則既葬後期功以下便不甚爲別異兩條合勘意義互相發明此外又無別載因思聖人制禮本乎人情人情于始死哀情爲切踰時漸哀故聖人于始死至三月而葬嚴爲禮制使重輕之情必各有以盡其心至既葬後則于情之重者嚴之使勉以致其誠于情之輕者寬之不使猶以飾其僞此正聖人制禮之微意耳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創初良反本或作瘡瘍音羊勝音升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疏曰不勝喪謂疾不食肉酒創瘍不沐浴毀而滅性者也不留身繼世是不慈滅性又是違親生時之意故云不孝致極也五十始衰居喪乃許有毀而不得極羸瘦六十更衰甚都不許毀也魯襄公三十一年經書

九月癸巳子野卒傳云毀也是也。曲禮

○喪食雖惡必充饑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病猶憂也疑猶恐也。雜記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滋音咨。皆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食以爲薑桂之謂也薑居良反。所云草木之滋者謂薑桂。檀弓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君食友食之食音嗣辟音避粱音良。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疏曰此明已有喪既葬尊者賜食之禮葬後情殺可從尊者之奪也君食之謂君食臣也大夫謂大夫食士父之友謂父同志者也其人並尊若命食孝子則可從之食粱米也雖以粱米之飯及肉命食之若又有酒醴則變改顏色故辭而不飲。喪大記。附臺卑方氏曰父母大父母諸父至尊親而不得食之何也君大夫父之友之食不常也家大而泣息之愛行焉則喪紀爲之廢矣自注君大夫父之友之食不常[illegible]云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非其黨不食斬衰之喪非有大事不之君所大夫父之友可知

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爲食而往則不可黨猶親也非親而食則食於人無數也○疏曰夫親族不多則其食有限若非類而食則無術限數必忘哀也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遺于季反○受之必正服則不苟於滋味○疏曰此雜受之猶不得食也尊者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若上文喪大記所云是也

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薦於廟貴君之賜

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言齊斬之喪重心不在施惠於人

○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疏曰視猶待也謂待君之母與君之妻輕重之宜比於己之兄弟若其酒食不發見於顏色則得飲食之不然亦不得飲食○以上三條雜記○附靈皐方氏曰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何謂也凡小功者謂之兄弟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飲食衎爾兄

弟之期其痛如剡胡可比也小功比葬食肉飲酒此因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國體存焉爾

○居君之母與妻之喪飲食衎爾見上言語章

右飲食第十章凡十五條○又下凡三條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勉強過禮子春曾子弟子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音烏○惡乎猶於何也○疏曰此論孝子遭喪哀過之事樂正子春即曾子弟子坐於牀下者也禮三日曰吾悔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強而至五日自我母死而不得用吾之實情更於何處用吾實情乎○附靈皐方氏曰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而自悔其不情何也不及乎禮不可不自強也適禮而強之則

本心爲之變易矣曾子執親之喪大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而不聞有悔者順其自然而無容心焉爾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强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以臣禮事君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盡反夫音扶食食上如字下音嗣○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以上檀弓○附東滙澤氏曰敬子言勉強食粥而爲毀瘠之貌我雖能之然其不使人疑我非以哀戚之真情而處此瘠乎不若達禮而食食也○應氏曰季子之問有君子補過之心而孟氏之對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也

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詳見喪大記篇居廬章

○射人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苛謂詰問之○疏曰作卿大夫掌事者謂王喪宜各有職

掌比其廬者謂若宮正所云親者貴者居廬當比其本服親疏及貴賤○周禮夏官

○哭皆於其次見上哭踊章

○居倚廬寢苫枕塊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既練舍外寢詳見喪服篇斬衰章服制之傳

○童子不廬見上哭踊章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床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倚於綺反寢七審反苫始占反枕之鴆反塊苦對反說吐活反芐戶嫁反翦子踐反牀徐士良反柱知矩反楣音眉復音伏期音基○疏曰此言喪居處之異也芐翦不納者芐爲蒲苹爲席翦頭爲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論其正耳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則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也亦有齊衰之喪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爲衆子次於外注云自若居寢是也○閒傳○附靈皐方氏曰廬不頹宮何也近則習習則哀心不可繼而微常則安安則

敬心不可攝而散且親方存子之起居飲食必異所懼其褻也況在殯乎故無事不辟廟門朝夕褰帷而哭所以致哀而遂敬也廬於中門之外哭無時所以便事而達情也○三年之喪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堊烏各反字亦作惡同見賢遍反○在堊室之中以時事見乎母然後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也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言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疏曰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者按喪大記云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居即坐也與此同○雜記○附靈皐方氏曰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不入門何也喪禮莫嚴於御內蓋食粱肉而妻然念所親者有之矣御內而不忘哀未之有也禮以防德非徒外之文既練居堊室悲變則既殺矣使以見母而時接其內人哀敬之心移焉雖殺居於外猶之乎作僞於其親也故見其母有時其入也有時其出也有時而母以外不得見所以示人心之危而俾自循省也自注喪禮莫嚴於御內句云既葬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不避粱肉祥禫而後未吉祭不得復寢○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由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由苦內反襢章善反○宮謂圍障之也襢袒也謂不障既

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不於顯者不塗見面○見賢遍反○疏曰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廬辟風寒不於顯者言塗廬不塗廬外顯處皆宮之者以大夫士既葬故亦不得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適丁歷反○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屬音燭○疏曰此謂庶子也既非喪主故於東南角隱處爲廬經云自未葬則葬竟亦然○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堊黝於糾反○黝堊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疏曰謂在堊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既祥黝堊者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堊白也新塗堊於牆壁令白稍飾故也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此一節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篇禫章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爲于僞反○附靈皐方氏曰期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先王制禮非重妻而輕諸父兄弟也世父母叔父母兄弟姊妹子姓兄弟之子一斷以終喪不御於內一本大枝幹而死喪相繼則人道爲曠絕矣故近其期所以使中人易守也妻一而已媵姪且於初婚內事以次攝非宗子娶不必[illegible]設其

哉可得而伸也何以言母妻而不言祖父母與妻疑爲父在而旅者也祖父母之伸則不以父在爲疑者也自注故近其期所以使中人易守句云寡伯叔父兄弟者必終喪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歸謂歸夫家也○疏曰女子出嫁爲祖父母及兄弟爲父後者皆期九月謂本是期而降在大功者按喪服女子爲父母卒哭折笄首注云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此云既練歸不同者熊氏云喪服注云卒哭可以歸是可以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附靈皐方氏曰婦人不居廬不寢苫何義也深宮同門以自藏複幃重衾以自蔽雖至痛而不廬不苫所以示守身之嚴而不可苟也然必有次焉班序羣居而不聽適私室大記曰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曾子問曰壻親迎女在塗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男女各有次限之以內外皆作並息雖有不肖者無由接於淫非此禮之所以閉其塗而禁於未發也其不及小功以下何也恩則輕服則衆盡爲之變則勢有所不行○又曰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何也爲人夫者無爲哀其妻之親壓至於久而不息也使歸而人室焉則喪之道息矣用此見古者士大夫必具姪娣以攝內事奉舅姑然後婦人得成禮於所親禮不下庶人此類是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疏曰公之喪者臣下呼此有地大夫之君爲公故云公之喪知此公是公士大夫有地者以其臣大夫待練士待卒哭自非正君若正君按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與此殊也注云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皇氏云素先也君所食都邑謂大夫士之君之采地言公在朝廷而死此臣先在其君所食之采邑君喪而來服至小祥而各反故云歸也○附按此節或疑疏謂非正君[illegible]非正君者而其臣亦名大夫耶且有地之大夫而亦稱君耶曰此有地大夫之君乃天子八命公六命卿出封則爲九命公七命侯伯者也其爵與大國君等其家老邑宰亦與侯國大夫等故得以大夫之名爾之正君以封國者言此公無國故非正君喪服篇斬衰君條下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又經有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服一條此公稱君何疑也公既與國君等而禮又降者爲王朝臣避尊耳所食都邑即其采地乃王畿五百里內大都四百里內小都也其在朝廷而死者蓋采地在四五百里外而身在王朝居卿位者有時死于王國中而其臣皆在采地內任職治事故君喪而來服也○又按或疑此公大夫有地者可也注乃連言士豈士亦有有地者與曰非此謂也喪服篇有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服何此即與彼關通彼注云士卿士也大

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疏曰此明庶子適喪歸家之節大夫士謂庶子為大夫士者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大夫士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若適子則終喪在殯宮朔月朔望也庶子雖並練之時各歸至朔望及忌日則仍歸殯宮也○父諸兄弟之喪並期為輕故卒哭而各歸賀氏[illegible]此弟謂適弟與庶兄為之次故至卒哭乃歸若下云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附靈皐方氏曰君之喪邑宰之士既練而歸朝廷之士與大夫同次公館以終喪况子之於父母而可以適庶別乎女子巳嫁喪父母既練而歸于於父母而同於女子之巳嫁子既練居堊室非時見乎母不入門况以其私室與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謂不就其殯宮為次而居○以上喪大記

○父不為眾子次於外 於庶子略自若居寢○疏曰次謂中門外次庶子賤略之故父不為之次自若其常居於寢也若長子則次於外為喪次○喪服小記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上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大夫居廬謂未練時也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疏曰大夫思深祿重故為君之喪居廬終喪乃還家士卑思輕故至小祥而反所治之邑若朝廷之士雖輕而無邑事故亦留次於公館三年也按間傳云斬衰之喪居倚廬既練居堊室此云大夫居廬明未練時耳士未練之前亦當居廬則此記云士居堊室謂邑宰之士降於大夫若朝廷之士俱服斬衰是未練之前亦居廬也然周禮宮正注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引此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是大夫以上定居廬士以下定居堊室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與彼不同者鄭父意若與王親者雖士賤居廬則此云朝廷之士居廬是也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當居堊室則此記士居堊室是也故鄭於宮正之注引此為證庚氏熊氏並為此說又熊氏或說云若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雜記所言是也若諸侯則朝廷大夫士皆居廬邑宰之士居堊室宮正之注是也此義得兩通故並存焉○雜記○附東滙陳氏曰廬在中門外東壁倚木為之故云倚廬堊室在中門外屋下壘墼為之不塗堊○劉氏曰鄭云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士亦居廬蓋斬衰之喪居廬既練居堊室朝士大夫皆斬衰未練時皆當居廬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 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 有喪者專席而坐 降居處也專猶單也○疏曰憂謂親有病之時也側猶獨也獨席謂獨坐不舒他面席明有憂則心不在接人故也吉時賓賢有重席之禮若父母始喪寢若無席卒哭後乃有芐翦不納自齊衰以下始喪有席然並不重降居處故也○曲禮○附按呂氏云專席不與人共坐也今詳不與人共坐乃于專席之義為切今若重席所以優尊平時亦不輕用也蓋喪則有哀在心故孤特以自別雖喪之輕者可與人坐而不與人共席以自表異於常人也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 似有疾也似有喪 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 大故謂喪憂 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內正寢之中○疏曰平常無事之時或出或入雖齊居外亦有入內時雖夜居內亦有出外時惟致齊與疾無問晝夜恒居於內故云非此則不然也注恐內是燕寢故云正寢之中知者以致齊在正寢疾則或在內寢若危篤亦在正寢也○檀弓

○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衎爾 見上言語章

右居處第十一章 凡十四條

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 常若親存隧道也○曲禮

○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為衰喪服邊偏倚也○疏曰齊衰不邊坐則大功可也大功不服勤則齊衰愈不可而小功乃可也○檀弓○附按不以邊坐謂坐則居席中不以齊衰之服居席之邊而坐也蓋不邊者即謂不與人同席坐耳曲禮言有憂者猶側席而坐矣况有喪者乎曲禮又言有喪者之專席是謂不與人共席就輕喪言也此則言齊衰者坐必中席則其不布他席而為特席也可知或好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猶若親存也而此則坐席之中可乎曰由阼階當門隧則遠當坐矣故情實不忍若獨坐矣而亦邊而不中則為不敬其事況此並非言斬衰之父喪也蓋齊衰不以邊坐則凡有喪者之專席皆獨坐之席也猶坐則皆不邊坐可知疏謂大功則可者恐未然又記惟言齊衰期喪者以三年之喪期而小祥乃寢有席則其平時自不布席而坐矣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為禮各於其時○疏曰居喪居父母喪也喪禮謂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殯宮及葬等禮祭禮謂虞卒哭祔小祥大祥之禮也復常謂大祥除服之後樂章謂樂書篇章詩是也禫而後吉祭故知禫後宜讀之此三節事皆須預習○曲禮○附高安朱氏曰喪事莫大于斂殯人子就肝焦腑水漿不入口而暇讀禮乎即既殯朝暮一溢米杖而後起以平日絕不寓目之書欲其研求參酌詎可得乎學者讀書稽古

所以致知非必用之而後學也若謂親在不忍讀喪禮一部戴記
喪事居半彼專經家將置不讀乎又若論語之顏淵死伯牛疾宰
我問孟子之滕定公自齊葬魯等篇俱可删乎昔之夫儒有以喪
服名家者蕭望之以論語禮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雷次宗爲皇
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何佟之爲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
王元規親受禮記左傳喪服等儀孝文帝親爲羣臣講喪服于清
徽堂是則至尊在御不廢講求喪禮安得有親在不忍讀喪禮之說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許其口習○疏曰業謂所習之業習業則身有外營恐其忘哀誦則身不動作其事稍輕言或曰者以其事可疑也然錄記之人當明禮難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之徒親承聖旨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或云爲之齊衰或云大功且作記多云蓋云或曰設爲疑辭者以其時經幽厲之亂又遭齊晉之強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者惡典法訛舛作記之人隨所撰錄善惡兼載所以不定指爲失禮者亦以兼有此或人之言也○雜記○附東滙陳氏曰業者身所習如學舞學射學琴瑟之類廢之者恐其忘哀也誦者口所習稍暫爲之亦可然稱或曰亦未定之辭也○高安朱氏曰呂叔簡極誠廢業之非曰士可能也農工商賈不可能也今按下句誦字明指士言如講學論道射藝書數皆士業也非謂農工商賈凡所習之業且禮未明言終喪如是安知不有所指之月日期以下既葬飲酒食肉所謂廢業亦當如是而止且未葬喪事縱縱亦何暇習業乎〕

○男女非祭非喪不相授器〔祭嚴喪遽不嫌也○疏曰以記云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則是祭與喪時得相授〕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篚非鬼反○奠停地也○內則〕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言重喪不行求見人關人來求見已亦可以見之矣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也○疏曰請見人言小功可則大功不可也此文承疏衰既葬下則雖小功亦謂既葬耳且是與人尋常相見不論執摯之事而皇氏以爲見人謂執摯相見若然父母之喪豈謂執摯見人乎皇說非也○雜記○附東滙陳氏曰疏衰齊衰也摯與贄同〕

○既練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上見言語章〕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辟音避○此權禮也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illegible]以即事也○疏曰此言值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遂常禮而俯從權之事既葬謂葬竟未卒哭也入於國者謂王政令之事入于已國服王事者謂身出爲王服金革之事也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者亦爲權事弁絰帶者言卒哭則有變服今不得服已變服而服弔服變服重弔服輕故從戎便也此與君爲互文則國君亦弁絰此亦服國事但君尊不言奪服耳然此云弁絰帶弁絰謂弔服帶謂喪服要絰明雖弔服而有要絰亦異于凡弔服也○喪大記〕

○庶人喪不貳事〔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疏曰喪不貳事者謂不爲兩事故讀從二三之二也引上文喪大記者證大夫士在喪有二事○附按此舉指庶人三年之喪言若期以下之喪則否下條詳之○又按貳之以二參之以三言二爲貳字言貳則爲貳字矣今注就庶人言爲貳二事若就王政言則王者于庶人之喪不貳之而使庶人有二事也只就貳本字解如顏子之不貳過不肯貳之而使過爲二也似更切合王政〕

○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以上王制○附靈皐方氏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而庶人三年不從政何也非獨遂其哀心亦寬其財力俾得自營以便喪之所費也〕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爲政者教令謂給繇役○疏曰上文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此不同者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據云三月也若大夫士三年之喪期不從政是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權禮也○雜記○附東滙陳氏曰從政謂庶人供力役之征〕

右動作第十二章〔凡十一條○又章下凡五條〕

○僖公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文公十有六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毀泉臺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喪事主哀而復毀泉臺是以喪爲緩○以上春秋穀梁傳〕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

原缺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五十三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喪變禮第七十三 凡六章

喪禮十一 先王制喪禮爲法於天下萬世所以立人道之常也故名禮篇爲經其中有因人事之變而以權行者統具於經內益以權變之禮亦不易之常道也今以其禮散見於諸經傳記雜於經禮目下衆入掇取其文別爲門目條列定之爲此篇

補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親父母也以哭荅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附東滙陳氏曰始聞親喪總言正服之親也

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別於昏明哭則遂行者不爲位

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侵晨冒昏彌益促也言唯著異也○疏曰此別云唯父母則知上日行百里二句兼五服也

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疏曰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不可以已私廢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則人代已也

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感此念親○疏曰按聘禮云行至他國竟上而誓衆使次介假道是國竟行禮之處去時親在今返親亡感此念親故哭盡哀感也

哭辟市朝爲驚衆也

望其國竟哭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疏曰下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則知斬衰望其國竟而哭此云斬衰其實母之齊衰亦然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矣○疏曰曲禮云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親死不忍哭於生故升自西也若尋常在家親始喪則笄纚至明日小斂畢乃括髮也按曾子問篇云壻親迎女在塗遭喪女改服布深衣縞總女子之縞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爲布深衣素委貌○附東滙陳氏曰在家而親死則笄纚小斂畢乃括髮此自外而至故即括髮而袒衣也

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已殯者位在下○疏曰士喪禮小斂訖降自西階即位故知殯畢位在下若小斂之後未殯之前雖降在堂下仍升堂至既殯後則長在阼階下也○附東滙陳氏曰鄭云已殯者位在下此奔喪在殯後故自西階降而即其堂下東之位也

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襲服衣也不於又哭乃經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不散帶者不見尸柩凡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疏曰按士喪禮小斂訖奉尸俠于堂降成踊乃經于序東則奔喪者亦以穴于又哭乃經故云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若未小斂而至則節度與在家同其帶經等自用其奔喪日數也士喪禮云既小斂帶絰散麻三日乃絞垂今奔喪初至則絞帶與在家異故云不散麻者不見尸柩也知此絞帶非象革帶之絞帶者要帶爲亘此絞當舉其重者故以爲絞絰帶之垂○附東滙陳氏曰襲絰者掩其袒而加要絰也序東者在堂下而當堂上序牆之東也不散麻者亦哭于在家之節也此絞帶即襲絰之絰非象革帶之絞

帶也反位復先所即之位也。凡拜賓者皆就賓之位而拜之拜竟則反己之位而哭踊也

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

相者告就次次倚廬也○附東滙陳氏曰皆如初者如先次之拜賓成踊與送賓反位也次倚廬在中門外

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袒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雜記曰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不以爲數○疏曰此謂奔父之喪若母之喪又哭則免此云又哭括髮袒故知爲父也

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哭成其喪服杖於序東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麻亦絰帶也於此言麻者明所奔之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疏曰前云奔喪升自西階此云中庭北面故云非父母之喪統於上

人待此奔者但在東階之下不升堂故奔喪者在庭中人唯饋奠有事之時乃升堂若尋常無事恒在堂下○附[illegible]陳氏曰非主人其餘或親或疏之屬也故下云齊衰以下亦[illegible]之左而不升階但于中庭北面而哭也免麻謂加免于首[illegible]于要也上文言襲絰于序東此言免[illegible]序東輕重雖殊皆是堂下序牆之東

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也於賓客以哀變爲敬此皆肉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疏曰若平當五屬人哭則與主人爲次重者前輕者後今奔喪者急哀但新人哭不俟主人爲次序非唯初至如此至又哭三哭皆然故於三哭之下乃明待之無變悉如其初言猶不以常禮次序而入也若婦人奔喪則徒之異於男子與賓客同故與主人拾踊○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爲母于又哭而免輕於父也其他則同○疏曰此謂適子故記云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若庶子則主人爲之拜

送賓矣○以上三條奔喪○附東滙陳氏曰父喪襲絰于序東此言襲免絰于序東卽加免輕于父也○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卽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爲母不括髮以至成服一而已既於父也卽位以下於父母同也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三袒者始至袒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疏曰奔父之喪括髮不笄纚者奔喪異於初死也袒謂堂上去衣降堂阼階東而踊爲踊故袒也襲謂掩所袒之衣帶襲經于東方謂既踊畢升堂襲帶絰於東序東奔母之喪不括髮者初時括髮若又哭以後至成服不括髮東方亦東序東父則括髮而加絰母則不括髮而[illegible]已此是異於父者也着免加絰已後卽位於阼階之東而東[illegible]踊於此之時賓來弔者則拜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方[illegible]出門哭止者出殯宮之門就於盡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簡今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在家也又云此謂已殯而來者若未殯前而來當與在家同不得減殺○喪服小記○附拨東滙陳氏序此條更淸爽陳氏云不言笄纚者異于始死時也至卽以麻括髮于殯宮之堂上袒去上

衣降阼階之東而踊踊畢而升堂襲掩所袒之衣而著要絰于東方東方者東序之東也凡奔父喪之禮如此若奔母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迨成服皆不括髮其袒于堂上降踊者與父同但父括髮而加絰母不括髮而加免此則所異也著免加要絰而卽位于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絰卽位成踊也其卽位成踊父母皆然○老聃曰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曾子問○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卽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賓尸事畢而往也○昭公十五年春秋公羊傳○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詳見喪通禮篇哀戚章下○附拨此二條舊本在下章之末今以下章既改爲不得奔喪遂移次如此○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主人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已禮乃禮奔者或曰大夫後至者袒拜之爲之成踊○疏曰此主人謂奔喪者身是士初來奔喪主人括髮於堂上降堂而哭於此時大夫至因拜之於東階下不敢成已踊及襲絰帶之事必待拜

後而始成也若士來弔則降堂者先成已禮踊襲絰帶後乃拜之士謂兩士相敵然則兩大夫相敵則亦襲後乃拜之也此記但云袒拜之成踊別記本又云大夫後至袒拜之爲之成踊與此文字多少不同故云或曰○奔喪○附東滙陳氏曰此言大夫士來弔此奔喪之人也尊卑禮之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奔父母喪也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謂夫人行道之東服主國致禮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女子子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爲相通者也側階亦旁階也他謂哭踊髽麻○疏曰女子出適爲父母期而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也夫人至入自旁側闈門不由正門升自旁側之階不升正階異於女賓主國之君待之在阼階之上不降階而迎之也其他似奔喪之禮嫌諸侯夫人位尊與卿大夫之妻禮異故明之也○雜記○附東滙陳氏曰踰封越竟也言因君大人奔父母之喪用諸侯弔禮主國待之亦用待諸侯之禮闈門非正門宮中往來之門也側階非正階東房之房階也奔喪禮謂哭踊髽麻之類○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卽位與

人拾踊髽側爪反拾其劫反○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東西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東髽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去纚大紒曰髽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去起呂反○疏曰以上文諸侯夫人奔喪入自闈門明卿大夫以下婦人皆從闈門入也闈門謂東邊之門男子之免在東序故知婦人亦髽於東序就掩映之處在堂上男子則堂下也不髽於變於在室者熊氏云亦未殯之前髽於室故士喪禮云婦人髽於室若既殯之後室中已是神之所處婦人在堂當髽於東房今此婦人始來奔喪故髽於東序耳又按喪大記云婦人髽帶麻于房中注云天子諸侯之禮房中則西房也○附東滙陳氏曰東階非阼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闈門是東邊之門東階即雜記所謂側階也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爲父母則袒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附東滙陳氏曰不及殯葬後乃至也尸柩既不在家則當先哭墓此奔喪者是適子故其衆主人之待之者與婦人皆往墓所就墓所分左右之位奔者括髮而于東偏即其主人之位禮畢則相者

以畢事告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爲四哭此謂既期乃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疏曰此論既葬後奔父母喪之禮主人謂先在家者非謂適子也此奔喪者是適子故記云拜賓反位成踊若非適子則不得拜賓三日成服謂來奔日後之三日通奔日爲四日於此日成服則四哭矣相者告事畢謂成服明日之朝爲五哭此言既葬而來歸者故惟五哭耳○附東滙陳氏曰遂冠而歸者不可以括髮行于道路也冠謂素委貌入門出門皆謂殯宮門也五哭者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

○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壹括髮者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疏曰鄭恐一括髮是墓所括髮入門則不括髮故云入門哭時者言凡在堂不應入門遂不括髮也釋爲母異於父今於不及殯後始言若及殯言異於父恐不包不及殯惟言于不及殯則及殯處灼然可知是舉後以總明其前也及殯壹括髮不及殯亦壹括髮是異於父者其事同也○以上三條奔喪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惻怛之情不以辭言爲也○附東滙陳氏曰兄弟異居而訃至唯以哭對其來訃之人以哀傷之情重不暇他言也其始麻散帶絰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歛而麻○附東滙陳氏曰其帶絰之麻始皆散垂謂大功以上之兄弟至二日而後絞之也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疏者謂小功以下親者大功以上疏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其不及者亦自用其日數○疏曰凡異居者言凡非一之辭其始麻散帶絰者謂大功以上兄弟聞喪而至始服麻之時散垂要之帶絰若小功以下服麻則斜垂不散也未服麻而奔喪者謂道路既近聞喪即來至在主人小歛前故云及主人之未成絰也小功以下者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之若大功以上初來奔至雖值主人成服而奔者

未即成之必終竟其麻帶絰之日數滿依乎禮而後成服也又曰奔喪之後至三日而成服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疏曰見喪者之鄉而哭者謂此親兄弟同氣及同堂兄弟也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云大功以上者庶云謂降服大功鄭無別解當同廬也適兄弟之送葬者此兄弟通緦小功也適往也謂往送五服之親葬而不及遇孝子葬竟已還此人不待即隨孝子而歸仍自獨往於墓之往也○以上雜記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

等也○疏曰此明既葬後奔齊衰以下喪之禮但齊衰以下有大
功小功緦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
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之喪則不得有三日成服
以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然葬後通葬前若未滿五月小功
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之喪若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
即位拜賓成踊者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執哭位拜賓謂主人
代之拜賓成踊謂奔喪者於主人拜賓時而成踊凡言踊一節
有三踊凡三節共九踊乃謂之成也注不言袒言襲者按記文直
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又云成踊襲下既稱襲則有袒
理但記者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揔言袒而又稱襲者容
有齊衰亟爲之得袒而襲○奔喪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
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后之墓兄弟先之墓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宮故殯宮也○疏曰兄弟骨肉自然
相親故不由主人先往於墓所知之喪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哭
於宮○喪服小記○附按此言兄弟之喪及所知之喪日久而已
奔者也東滙陳氏云兄弟天倫也所知人情
也係于天者情急于禮出于人者禮勝于情 ○有殯聞遠兄弟之
喪雖緦必往詳見弔禮篇弔章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

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
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猶當爲由次於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
也使者反而後哭者不敢專已於君命也 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
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於異宮宿則
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爲差緩也○疏曰祭日前既視濯之後
遭父母喪則猶是吉禮而與於祭也次於異宮謂止次異宮
也如在未視濯而則使人告於君必待告君者反而後哭父母耳
既宿則與祭者宿謂祭前三日將致齊之時既受宿戒雖有期喪
則與公家之祭若諸父昆弟姑姊妹等是同宮而死則既宿之後
出次異宮不可以吉凶雜處故也○雜記○附嚴陵方氏曰祭必
齊齊者齊不齊以致其齊者也父母死使次於異宮而禁其哭踊
哀痛中迫尚能齊一以交於神明乎周官凡祭事大宗伯掌之小
宗伯佐之肆師又佐之所以代賢而備喪疾也況百執事所共無
常而不可攝乎下以攝人之情而上以實神之祀先王之典禮必
無是
也
○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

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於墓而歸○附東滙陳
氏曰袒絰者袒而襲襲而加絰也○附按遂除者謂死者之適子
在外聞喪不得奔喪其喪服之期已當除日之過而後歸家故著
喪服之墓所禮畢而即除喪服也 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無變於服自若
時服也亦即位于墓左婦人墓右○疏曰此明除服之後下父母
喪之飾則之墓哭成踊者謂主人適子初在墓南北面哭成踊乃
來就主人之位括髮袒也主人之待之也主人謂在家者無變於
服謂著平常之吉服不踊以在家者其服已除哀情殺故也東方
是主人之位記云東故注云東即主人位又上文奔父母之喪不
及殯先之墓北面哭下云東即主人位今除喪之後而奔其位亦
如不及殯之時也○附東滙陳氏曰與之哭不踊謂在
家者雖與之哭于墓所而不爲踊以服除哀殺之故 自齊衰以
下所以異者免麻疏曰此明齊衰以下除服後奔喪之節雖者免麻不括髮墓所哭罷即除此免麻○附按一本
將者作於是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
位而哭奔喪之哭親疏遠近之差也○疏曰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此云望門而哭者雜記所云謂本齊衰之喪者降服大

功○以上喪奔

右奔喪第一章凡二十條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
絞帶即位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位有鄉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免者
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 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
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
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不言襲絰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
其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道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疏
日此明聞喪不得奔於所聞之處發喪成服之禮不得奔者謂以
君命有事未了乃爲位得爲位如朝夕哭位矣襲絰絞帶即位者
於此聞喪之日哭踊畢襲所袒之衣著首絰絞帶之垂即東方之
位也三日成服通數聞喪爲四日五哭而成服之明日不云袒者
告事畢禮文略也注云不於又哭而不於明日之又哭者此記所

云又哭謂當日之內對初聞喪之哭爲又哭於此哭後乃絰絞帶與明日之又哭別也初聞喪象始死明日又哭象小斂時士喪禮云小斂乃絰則此亦當又哭乃絰今於聞喪日卽絰帶者以喪至此赴者之來已踰其日節故於是日可如絰帶也又注云在官謂在官府館舍館舍是賓之所專有由館舍之中而作處故知禮畢亦告就次追公事五日可止者明五哭後不復朝夕哭故以五哭斷之○奔喪○附按襲絰絞帶卽位與上章第一條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同彼下文亦有又哭三哭注于彼又哭言明日朝而疏于此又哭却言在本日且謂絰絞帶是在又哭後今詳記本文卽位在襲絰絞帶後則又哭之前已有兩反位哭絰絞帶安得在又哭後似當以盡如上章第一條之解爲是

○父母之喪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奔喪見上章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此臣聞君喪而未奔爲位而哭尊卑日數之差也士亦有屬哭賤不得君臣之恭

○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此謂在他國聞喪者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辟爲主○附記解方氏曰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何謂也君薨於異國子出迎諸臣在國者朝夕哭臨於朝國賓有入唁者則哭以答之而不敢拜也聘禮使者在他國君薨赴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赴者至則衰而出諸臣在他國無受弔之禮而曰不敢拜賓者主國

君臣及他國同時而爲聘使者必相唁也自注君薨於異國六語下云曾子問君出疆而薨其入也子皆從柩故知聞赴必出迎也卿在國卿大夫哭臨者君雖未知喪臣先服則哭臨不待子之歸明矣

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謂大夫士使於列國

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族親昏姻在異國者○疏曰已上三項皆在他國而聞喪者知大夫哭諸侯爲哭舊君者以下文有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見事之君也與諸侯爲異姓之昏姻是在他國不與諸侯爲臣者其身無服故皆爲位而哭若與諸侯同姓則是五服之內皆服斬也○以上奔喪○附靈皐方氏曰與諸侯爲兄弟爲位而哭不曰不敢拜賓何也在禮非爲後者不敢拜賓子姓且然況兄弟乎諸臣在他國及君之喪未至子未反而賓臨焉疑可以拜故者之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嫌哭殯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近南者爲之變位○疏曰尋常爲主當在阼階東西面今稱門內之右故知近南爲之變位也然哭於大門內之右旣非常哭之處故雖門而近於南猶是西面但近南耳○檀弓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明所哭者異也哭之爲位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謂後日之哭也入奠於其殯旣乃更卽位就也

室如始哭之時○疏曰有殯謂父母喪未葬喪柩在殯宮者也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他室別室也若聞外喪而哭於殯宮則嫌是哭殯今於別室明所哭者爲新喪也入奠者明日之朝著已重喪服入奠殯宮及下室卒奠出者謂終已之奠而出改已重喪之服新死未成服之服卽他室之位如昨日始聞喪卽位之時○雜記○附東滙陳氏曰入奠者哭之明日之朝著已本喪之服入奠殯宮也改服卽位卽昨日他室所哭之位如始卽位之禮者謂今日之卽哭位如昨日始聞喪而卽位之禮也

○聞遠兄弟之喪旣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詳見喪服變除篇稅服章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奔喪○附東滙陳氏曰檀弓云師吾哭諸寢又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若無殯則在寢矣舊說異代之禮所以不同然記者所聞或誤與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變於有執者也門外寢門外○疏曰右西邊也南面鄉南也鄉南爲主以對答弔客又曰按上文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今哭于門外是變于有親者也寢門外者檀弓云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是也○喪服小記

○所識者弔先

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墓左西面○疏曰所識謂與死者相識今弔其家後乃往墓統於主人故也雖相識輕亦爲之成踊故皆賓主拾之主人先踊賓從之故云從主人而踊○附東滙陳氏曰言皆者必于家于墓皆踊也○附按爲死者哭爲生者弔則記云所識者弔先爲所識之有喪而于其旣葬之後而弔所識者也如是則自意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爲之成踊者爲所識之踊因而成踊也皆爲其恩義于生者之所識耳疏謂所識爲死者恐誤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卽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卽位袒成踊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已私未奔者也唯父母之喪則不爲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爲位而哭皆可行乃行

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莫夕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者爲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疏曰前云三日成服於

五哭皆朝哭故數成服後日之哭乃爲五此三日五哭是在三日之內故數夕哭爲五哭又言凡云五哭者總結從上以來四處五哭之文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謂所當奔者外喪也外喪緦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齋○疏曰注言容待齎持賵賻之物故成服乃去○附錄皐方氏曰此一條謂聞諸父兄弟死於異國之禮也主人者或以親或以長而應主其人之喪者也告就次者聞喪不入內雖一夕必有次也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後往近則不忍待也首言非親喪者若親喪在外則無遠近聞而奔不暇爲位以哭也自注云舊說此以私事出未奔者果爾則在他國不應有衆主人兄弟故復還就其說謂旣奔喪至家則喪家之七人爲之拜賓送賓衆主人亦謂在喪家者文義情事俱不可通○附按舊本此條在上章若除喪而後歸條之後今以凡爲位之禮應與下二條類編於後之○凡爲位者壹袒謂於禮當爲位而哭者也始聞喪哭而袒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哭自若三祖也○疏曰此謂斬衰以下之喪初聞喪應爲位者一袒而已又哭三哭則不袒爲父母之喪則又哭三哭皆袒○附按喪服篇斬衰章共十位故疏于除父母外猶自斬衰說下○凡爲位不奠以其精神不存乎是○以上四條奔喪

右不得奔喪第二章凡十二條○附按舊本作聞喪今以上章之名奔喪必先聞喪似不可以此開喪反次于奔喪之後故改之○又章下凡七條○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翟就弔之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言在喪代之際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勸其反國意欲納之喪謂亡失位孺稚也以告舅犯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寶謂善道可守者仁親親行仁義○附按親字即指下文之父言注謂親行仁義者非是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欲反國求爲後是利父死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說猶解也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謝之也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他志謂私心子顯以致命於穆公使者公子縶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縶○縶呼遍反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疏曰使者弔重耳重耳受弔禮已畢使者出門應遂遷賓館乃使者方欲致穆公之命以勸重耳故有且曰謂非特弔耳兼有餘事使者更稱穆公之命曰寡人聞前古以來失亡其國恒於此喪亂交代之時得其國家亦恒於此交代之時雖吾子正在憂戚喪服之中無得國之意然身喪在外亦不可久言今若也得國之時亦不可失言當求也故云孺子其圖之重耳以此告舅犯故犯使孺子辭也父死之謂何言父身死是何事正是內禍之機豈得因此禍反以爲已利而欲求反國天下聞之其誰能解我爲無罪重耳遂用舅犯之言出而對客旣叙其弔意又謝其欲納且道不可之意言父死是何事復敢于悲哀之外別有他志以屈辱君之義乎言義者宜也穆公之意以重耳反國爲宜故云義也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者喪禮主人適子爲後者乃謝賓之弔又先稽顙而後拜乃成拜今以未反國而爲親之後故但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然共稽顙且哭之哀慟而後起者則愛父也旣起不復私與使者言是遠利也鄭知在翟及使者爲公子縶者並國語文言縶弔重耳而退又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亡人苟入掃祭宗廟定社稷且入河外列城五言四人之所懷按國語之說夷吾則穆公爰重耳之言皆自形容夷吾而來○稍弓○附按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及哭而起疏所言者與記文之本意未合故今更之○襄公十有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臨於周廟禮也臨力蔭反○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魯立其廟○補注臨哭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姓國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爲周共祖周公○春秋左氏傳○曾子與客立於

門側其徒趨而出徒謂客之旅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以爲不可發凶於人館曰反哭於爾次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曾子北面而弔焉附東滙陳氏曰其徒門弟子也次其入所寓之館舍也士喪禮主人西面賓在門東北面此曾子所以北面而弔之○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嫁母也姓庶氏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哭於正主○疏曰凡喪之正主知生知死來者悉拜今與伯高相知而來不拜故云異於正主○附東滙陳氏曰告死曰赴與訃同已太也○馬氏曰兄弟出于祖而內所親者故哭之廟父友聯于父而外所親者故哭之廟門外師以成已之德而其親視父故哭諸寢友以輔已之仁而其親視兄弟故哭諸寢門之外至於所知文非朋友之比有相趨者有相揖者有相問者有相見者皆泛交之者也孔子哭伯高以野爲太疏而以子貢爲主君子行禮其審詳于哭泣之位如此者是其所以表微者與○方氏曰伯高之于孔子非特所知而已由子貢而見故哭于子貢之家且使之爲主以明恩之有所由也爲子貢而來則弔生之禮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禮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耳故夫子誨之如此○石梁王氏曰爲爾哭也來者一句○孔子哭子路於中庭寢之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爲之主也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自衛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附朱子曰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明不當哭於是哭諸縣氏以上五條檀弓○附東滙陳氏曰脩脯也十脡爲束問遺也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故雖束脩微禮亦不以出竟交政于中國者言當時君弱臣強大夫專盟會之事以與國君相交接也此變禮之由也愛之哭出于不能已畏之哭出於不得已哭伯高于賜氏義之所在也哭莊子于縣氏勢之所迫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並謂父與母及親之同者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不奠務於當葬者○

疏曰若營葬父事恐葬事遲晚務欲輕喪先葬使其速畢行葬不哀次不哀次悖於在殯者○疏曰以父喪在殯爲重不敢爲母伸哀故云輕於在殯者○補注東滙陳氏注云次者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處柩至此則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爲父喪在殯故行葬母之時孝子不得爲母伸哀于所次之處則柩車不暫停也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事殯當爲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賓葬啟之期○疏曰按既夕禮云主人請啟期告于賓之後即陳葬事設盥陳鼎饌其沐之局下乃云說聲三是告殯之事今先云辭於殯次云修葬事故知殯當爲賓與既夕禮同○附按既夕禮殯後有朔夕奠此奠每日爲之以遂啟殯時今啟母殯而父喪在殯未啟且猶有奠但因母喪既啟之後修葬事故于父暫輟之所云不奠也至畢母葬反郎復舉奠于父殯而後修行葬父之事注疏以未微言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曰按崇精問曰葬事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答曰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是母喪亦朝廟也若虞祭自當異日○曾子問○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詳見喪服變除篇有喪服章○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

事（反喪服篇詳見喪服變除大祥除服章）○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詳見喪服變除篇並有喪服章）○曾子問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其哀雖主於君○疏曰歸殯父母訖反君所以殯君是恆在君所家有殷事之時暫歸於家若尋常朝夕則不歸也盧氏云歸殯反于君所者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又往殯君也若其臨君之殯則當歸哭父母而來殯君殯君訖乃還殯其父母也以此言之臣有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君之殯日雖遠必待殯君訖而還殯父母以君尊故也又曰君未殯創君哀重而父母又喪是親哀亦重哀既半相雜君為尊則主意于君故尋常恆在君所○附靈皐方氏曰諸侯有父母之喪而天子崩則如之何記曰君薨未殯臣有父母之喪歸殯反於君所親未殯則子之情不可奪也親既殯則臣之義不可違也春秋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則既殯而往可知矣○附按記文只是言一國之君故疏謂人君五日而殯可以歸殯父母而又往殯君也今即推于天子亦謂王畿內之公卿大夫可也若畿外之諸侯則道路遼而往反之日多矣安得有此

說且觀下文言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文言歸哭而反送君皆是就本國說故記文並下君之喪既引二條俱但言君或兼言君臣而無有一天子諸侯字也）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疏曰恒在君所之時則在家朝夕之奠有闕奠不可廢大夫尊故遣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行其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疏曰此明婦人之進止只言大夫內子者士之妻則否也大夫者卿之總號內子者卿之適妻臣之貞在君所者于父母有殷事之時則歸而內子于君有殷事之時亦之君所但臣于父母之朝夕則否而內子于君之朝夕亦否蓋言同而所言之事則不同也○附按此條下二節繫承首節言疏則說子聞文謂內子同于夫者皆誤也故今更之○又按或疑此大夫內子若對下條有殷事則之君所及朝夕否言非婦同于夫而何曰此從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說下安得無端而對下條說也哲謂此節不蒙首節泛就平時言則平時大夫于君恒在君所無朝夕否者將此節所言之內子仍不得與夫同或又疑此乃黃先生之次序耳君原本則今下二條在前且後二日字上無曾子問三字此乃一時之言曰即如是看以此言第三問者忽承第一問恐亦不合不若將此條後二節繫承首節而二節文繫承首節二節乃恰合當日神情況疏說有必不可從者言舉此一條則二條皆與夫同令詳本條大夫恒在君所有殷事始歸彼內子者婦人耳豈亦朝夕恒在君所而不歸乎恐無是禮）○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居家者因其哀後而隆於父母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疏曰君殯既訖君所無事父母新喪故歸於家以治之若君喪有朔月月半薦新大事則臣仍適君所以哭君至于泛常朝夕則不往哭君惟在家為父母治喪也○附按此條與上條相反以見尊尊親親各當乎理而中乎節斯為孔子之言）○曾子問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疏曰歸哭父母而反以送君葬畢始歸哭而治父母之喪以此言之父母之喪既殯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又曰既葬而歸者不待君之虞祭也其君喪之祔與卒哭未知臣往君所與否○朝東滙陳氏曰啟啟殯也歸哭哭親喪也反送送君之葬也此二條及上一條皆對言君親之喪則由此推之君為親而親為君交互而觀亦猶是耳）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遂遂送君也封當為窆子嗣君也○以上四條曾子問）○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詳見喪服變除篇並有喪服章）○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重脩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謂主人也支子則否○疏曰門外之治義斷恩若身有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為親制服也又何除焉謂成喪服為重始除喪服為輕末在親重始月尚不復伸況輕末之時而可行乎殷祭謂小大二祥祭以其禮大故曰殷也言君服除後乃可為親行私喪二祥之祭以伸其孝心庾蔚云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又明月可大祥若久喪不葬者也或未有君服之前私服已小祥者則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可也注云主人謂適子仕官者主祭祀故二祥得除君服而後行若支子仕在國不得除私服而其家適子已行祥祭庶子無復追祭故注云否也○附按大夫士有私喪謂父母之喪也對君言則曰私猶上文

言臣所處于君喪與父母之喪者皆兩相傾矣此就喪服言則皆斬衰君喪為三升有半父喪為三升若先服三升有半矣又改服三升是服父衰而棄匿乎君衰也間傳言服重者則易輕者此因君為尊故孔子直云不敢私服也然則當初服之時猶不敢私服至于除喪更為未節安敢以正服君喪之日而又除此喪服哉至于除君服後君事畢矣然後除親服而舉二祥之祭乃為禮耳此蓋就葬父後未及小祥而遭君喪者言之若母喪則又輕更不待言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疏曰曾子又疑云聖人制變受之期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此適子除君服後有殷祭之事猶為可解若庶子無殷祭是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說於禮而可乎○附按上文言適子仕者舉大小二祥祭以除服若其庶子同仕則亦隨適子而除之矣此又言單庶子仕者其適子舉祥祭時庶子亦應與祭但不變除其喪服則仍是服未除故曾子疑之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疏曰言今日不追除服者非不能一除而為此勿除也正患必欲除之而反過於聖人之禮制也又引君子過時不祭之事以證之謂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怵惕思親故設祭若春時或有事不得行祭至夏則行夏祭不復追補春祭蓋過時不祭以為禮也

過時弗除其禮亦猶是耳○曾子問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詳見喪服變除篇不杖以下各以月數除章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篇練章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見上不得奔喪章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篇祔章

右並有喪第三章凡十四條○又章下一條

○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定公元年春秋穀梁傳○附按傳言並有喪而諸侯不并天子之喪也上文曾子問所言之君臣皆謂本國之君臣也非天子與諸侯之禮也說又見弔禮篇弔章下周人有喪條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如於其國主國館賓與使有之得升屋招魂用褒衣也如於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為緌讀如蕤賓之蕤字之誤也緌謂旌旗之旄也去其旄而用之異於生也○疏曰此謂五等諸侯朝覲五子及自相朝會之屬既在他國所授之舍其復館之禮則與在己本國同若諸侯在道路而死則與本國異升其所乘車左邊轂上而復之也此車以南面為正左在東升左轂象在家升屋東榮也凡五等之復各加其命數今轂上狹不知以幾人崔氏云一人而已若王喪於國亦建綏而復則禮天官夏采云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是也○附按其乘車謂諸侯所自乘之車也復不升屋而升車者為道則無屋且即道上廬宿有屋矣而車則為行道之所有事故以行道之神氣所常相依者而招魂于此與則離別于在寢

之升屋而猶是在寢升屋之意也

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輤取名於櫬與蒨讀如蒨旆之蒨櫬棺也蒨染赤色者也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裧謂鼈甲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緇則輤用赤矣輤象宮室屋其中小帳襯覆棺者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疏曰輤謂載柩之車有裧者謂輤之四旁有物裧垂象鼈甲邊緣其輤下棺外用緇色之布為裳帷以圍繞棺裳帷內又用素錦為屋小帳以覆棺而行者於死處必設此飾而後行此車所以名輤有二義一取名於櫬襯近尸也二取名於蒨蒨草也蒨如蒨旆之蒨者按左傳定四年祝鮀云封康叔以綪茷謂以蒨草染旆為赤色故讀此輤與彼同是亦蒨草以染布也裧謂鼈甲邊緣者復說輤象鼈甲覆於棺上中央隆高四面漸下裧象邊緣垂於輤之四邊與輤連體則亦赤也若葬車之飾則上用荒不用輤

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為說於廟門外廟所殯宮輤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毀或為徹凡柩自外來者正柩於兩楹之間尸亦侇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附按至殯宮之門不祈去裳帷者以一路用此為飾今仍以為蔽

然既將入殯宮則有宮室故將象宮之輤于道路爲宮者而驗之但此惟言適所殯時耳若正棺于兩楹之間則柩已除而將殯矣迨畢日啟殯而葬則于道路仿有柩車之飾見喪大記飾棺章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綏亦綏也大夫復於家以玄冕士以爵弁服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大夫輤言用布白布不染也言輤者達名也不言裳帷俱用布無所別也至門亦說輤乃入言載以輲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輲讀爲輇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蓋半乘車之輪諸侯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不易者不易以輴也輴中有載柩以蜃之輤此不然耳○附東滙陳氏曰輲音爲輇音與鄭同有輻者別用木以爲輻也無輻者合大木爲之也大夫初死文于家皆用輇車載之今至家而脫去輤亦不毀牆記文是言尸自輇車上耳蓋凡死于外者尸入自門升自阼階若柩則入自門而自西階升之與殯則于西階之上惟死于外者殯當兩楹之中耳不忍遠之也○附按此言不易車又言說輤且言與不毀牆

爲互明蓋車仍前車惟上輤說于廟門外而旁帷與帷內之屋皆不去也上文諸侯下文士皆然陳氏注言脫去輤柩尸在輇車上誤矣故更之

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言以葦席爲屋則無素錦爲帳○疏曰用葦席屋之以爲輤棺之屋又以蒲席爲裳帷圍繞於屋旁也言屋當帷帳之處故云無素錦爲帳矣然上文大夫無以他物爲屋之文則是用素錦爲帳與諸侯同按諸侯與大夫上有輤旁有裳帷內有素錦屋今士不云屋上所有之物然據文言之葦席爲屋卽言蔽上輤處將蒲席爲裳帷是接屋之四邊以障棺也或曰大夫旣有素錦爲帳帳外上有布輤旁有布裳帷則士之葦席屋之外旁有蒲席裳帷則屋上亦當以蒲席爲輤覆於上但文不具也未知孰是故兩存焉○雜記○附按疏引或說應爲長如其說則諸侯大夫皆素錦爲屋士用葦席爲屋也大夫屋上與旁皆用白布與諸侯異而士亦皆用蒲席又與大夫異也且大夫與士色皆純者不備故也蓋諸侯上赤而旁緇士既異于大夫而大夫士又以不同而同者別于諸侯蓋外之令人可見者如是也若內藏之屋又取諸侯大夫皆貶于士之義似爲制同而參差各得其宜者疏之○前說謂屋卽宮覆上輤處則似另爲一制恐遜或說不隱也

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私館卿大夫之家也不於此復辟主人之惡○喪大記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公館若今縣之官宮也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已者○疏曰非君命所使位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及也公所爲謂公所使乃停舍之處也亦卽是卿大夫之館但有公命○附按舊說載一說公所爲謂公所作離宮別館也今詳此說與上公館指公家所造之館者亦復非是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戒猶備也謂衣衾親身棺曰椑其除可死乃具也○疏曰諸侯之君或出疆朝會出則以三年之喪衣衾備并以椑棺而從出既有備今入也如之何除椑之外有大棺與屬君在家年老亦死前爲之今出疆椑從故死後乃具○補注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故疏解除椑之外爲棺與屬

孔子曰共殯服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

具焉○疏曰士喪禮小斂苴絰大鬲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以米不改故知爲殯服其首服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之後士則加素冠大夫加素弁○附東滙陳氏曰于時大斂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國有司供主人殯時所之也

服則子麻弁絰疏衰非杖植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者布弁而加環絰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杖者爲已病○疏曰身著疏衰弁良也足著菲屨燕屨也其身已病者拄杖又曰按士喪禮云三日成服今君喪在外仍吉麻弁疏衰故知不忍成服於外也布弁謂吉布十五升與子游麻衰及詩云麻衣如雪同知加環絰者雜記云小斂環絰是也又士喪禮服杖同時今服未成而已杖故云爲已病也○附東滙陳氏曰此時主人從柩在路未成服惟者麻弁絰疏衰而菲屨且杖也

入自闕升自西階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小也升自西階亦異於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殷柩出毀宗闕柩入毀宗禮相變也○疏曰鄭恐是門闕故云毀宗謂毀此宗廟之牆則其處空闕也公羊定公元年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注云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於此之時服殯服也檀弓云毀宗躐行殷道也是從內而出故云殷柩出毀宗○附東滙陳氏曰柩入之時毀殯宮門西邊牆而入其處空缺故謂之缺升自

者以柩從外來有似賓故就客階而升也 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 謂君已小斂也主人布深衣不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附東滙陳氏曰如小斂而歸則子首不麻弁身不疏衰惟首著免布身著布深衣也○疏曰入自門不自闕也升自阼階不由西階也親未在棺不忍異於生使如生之來反○附東滙陳氏曰此則猶以事生之禮事之 君大夫士一節也 疏曰非但君死於道路為然○以上曾子問 ○掌客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 詳見聘禮篇賓介卒章下

右道有喪第四章 凡五條○又章下一條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 許男而以侯禮加一等 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 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 死王事加二等 謂以死勤王事 於是有以袞斂 袞衣公服也謂加二等○疏曰朝會亦干事而別言死王事者謂因王事或戰陳而死故別其文也○僖公四年春秋左氏傳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以上詳見冠義篇之傳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

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以上三條詳見昏義篇之傳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 旅眾也 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后天子之后夫人諸侯之夫人○附東滙陳氏曰此大廟本國之大廟也夫人小君也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疏曰天子七祀言五者周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五居其中舉五而言則上兼七下通三欲見天子及大夫其祭皆然關通也○附東滙陳氏曰嘗禘宗廟之祭郊社天地之祭此言五祀而祭法言七祀先儒已言祭法不足據矣 ○孔子曰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既葬彌吉祝畢獻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俟吉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

之何孔子曰廢亦謂夙興陳器時也自薨比至于殯自啟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比必利反○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疏曰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禮按特牲饋食禮祝延尸于奧迎尸而入即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則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也按此說則是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又按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者以初崩哀戚未遑祭祀但五祀外神不可以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即祭然埋宜降殺不得純如吉禮故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不更勸侑其食於時家宰攝主酌酒酳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而已者謂不為在後除事也又啟殯而後靈柩復見哀摧更甚故云五祀之祭不行至已葬反哭殯宮畢而後行但既葬彌吉尸入三飯後祝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者以葬後猶未甚吉也注云郊社亦然者趙商問曰王制云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今既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鄭答越紼行事喪無事

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啟至反哭自當辟之鄭言無事者謂既殯以後未啟以前得行祭禮若郊社至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卑若與啟反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也唯嘗禘宗廟俟吉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是也其在喪祭郊社之時喪所之朝夕仍奠雜記云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人臣尚爾明天子自得也按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而得奉循天子之禮者諸侯或不親奔而有身在國者或唯據君薨及夫人之喪其嗣子所祭自得奉循天子○附東滙陳氏曰曾子所問如此孔子曰廢又言自薨至殯自啟至反哭皆帥循天子之禮者謂諸侯既殯而祭社稷或五祀者亦如天子殯後祭五祀之禮也其葬後而祭社稷五祀者亦如天子葬後祭五祀之禮也○附按疏謂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而得奉循天子之禮者諸侯或不親奔而有身在國者今據孔子此言益知處王畿外而為諸侯者無以身親奔王喪之禮也說見弔禮篇弔章下周人有喪條疏及言或唯據君薨及夫人之喪其嗣子所祭自得奉循天子今詳孔子此言是據天子崩后之喪及夫人之喪三事也若君薨則君之嗣子古者當服除而見天子之時天子命之以位乃歸而君其國若當君薨而天子未命之前嗣子何得代父為君而舉事神之祭○曾子問

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齊衰異門則祭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疏曰齊衰則祭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但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使至十一主人酌酒酳尸尸不酢主人唯此而已若大功則服輕祭禮稍備祝侑至十一飯尸酢主人若小功與緦麻其服更輕祭禮尤備其祭尸酢主人後主人獻祝及佐食畢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若平常之祭尸得賓長獻尸爵止不舉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既喪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遂止凡尸在室之奧祝在室中北面[illegible]而佐食在室中戶西北面今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而已矣若致爵之時主婦在房中南面主人獻賓堂上北面皆不在室中又此小功緦麻兼內外喪者以前文云內喪大功以上廢則知內喪小功以下不廢也按雜

記云臣妾死于宮中三月而後祭之此內喪小功緦麻不廢祭者謂鼎俎既陳臨祭之時若不當祭時有臣妾死于宮中及大夫為貴妾緦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之屬皆不祭也孔子見曾參歷問于大夫必庶及士因舉士以語之亦謂祭于廟鼎俎既陳而值喪者大夫祭值緦小功不得內外皆不廢也而士則一切廢祭士賤故為輕親伸情也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者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此等於已雖服緦而於祖禰則無服以皆為母之親而皆以父為主也其從母父雖無服已為小功熊氏云亦廢祭也皇氏云以從母於父無服不廢祭也按記云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據緦為文似不關小功故鄭以緦服解之皇氏云橫加小功其義非也○以上四條曾子問○附按疏引皇氏言從母之小功不廢祭者為是蓋緦不祭舉緦之輕者則小功之不祭已包其中而又作一轉語云所祭于死者無服則祭然則有緦服者而所祭者無服固祭若有小功服者而所祭者無服亦當祭也且二服皆士之異于大夫又皆為所祭于死者無服則義已通似不得以為橫加小功也○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

之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於異宮見上奔喪章○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吉凶不可以同處。疏曰且舍公館待事畢然後歸哭也所以出於公館者以祭是吉不可與凶同處也。曾子問○附東滙陳氏曰受宿受君命而宿齊戒也齊衰內喪大門內齊衰服之喪也○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受禮不受饗食赴者至則衰而出唯稍受之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卽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卽位踊詳見聘禮篇聘君薨章。附按聘禮原本次第遭主國喪居第一事以所與行禮之人爲主故次及于本國之君又次及于本身乃以本身之卒終之今黃先生取以注因吉而凶則是行吉禮之人忽遭凶事故以聘君薨爲首私喪次之乃旁及于主國之喪

亦以賓介之卒爲未次第雖不同非好爲異各有其義耳○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詳見聘禮篇私喪章○掌客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詳見聘禮私喪章下○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聞喪者聞父母之喪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宣公八年春秋左氏傳○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唯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詳見聘禮篇遭主國喪章○掌客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詳見聘禮篇遭主國喪章下○君之喪未小斂爲國賓出拜國賓于位疏曰國賓謂鄰國大夫來聘者遭主國君之喪。喪大記。附東滙陳氏曰出出迎也拜國賓于位者國賓位在門東主人于庭向其位而拜之也○賓入境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不饗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士介死爲之棺斂之君不弔焉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詳見聘禮篇賓介卒章○掌客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見上道有喪章

右因吉而凶冠昏祭聘第五章凡二十條。又章下凡三條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音亦去羌呂反籥羊勺反。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巳有事于大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舞也籥籥舞也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疏曰萬是執干而舞武舞也籥舞吹籥而舞文舞也去籥舞以有聲故也留萬舞而不去以無聲故也仲尼曰非禮也

卿卒不繹檀弓。附按詩記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鄭氏據公羊以萬舞爲干舞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皆入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而舊說又云按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據此則萬舞信爲武舞矣呂氏豈偶忘之耶今詳子元于夫人宮側振萬原不必單用武舞夫人因樂舞而言及習戎備則已大小不同萬中有武舞卽是矣不必單爲武舞乃可如是立言也舊說卽據爲武舞之証而駁詩記恐亦誤也況他經言萬者多矣如商頌那章庸鼓有斁萬舞有奕亦將專就武舞言乎又邶風簡兮章方將萬舞朱子集傳曰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則詩記之言甚是烏可冒駁耶○季文子將聘于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季孫行父也聞晉侯疾故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

而無之實難。難卒得。卒，寸忽反。過求何害。所謂文子三思。八月，晉侯驩卒。文公六年春秋左氏傳。○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廪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人民，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戚，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

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詳見聘義篇之傳。○附按舊本有刪句刪字，今遵朱子聘義篇定本。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詳見冠義篇之傳。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紼音弗。○不敢以卑廢尊。越紼猶躐也。紼，輴車索。○疏曰：私喪是卑，天地社稷是尊。今雖遭私喪，既殯已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卽行之。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又停住之時，紐其繩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鄭注雜記云：廟中曰紼，在塗曰引。鄭志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以越紼祭之。若六宗山川之神，則待喪終乃祭。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鄭又答田瓊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則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預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於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啟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按禮卒哭而祔，練而祔於廟，此等爲新死者爲之，非常祭也。至常祭法，必待三年之喪畢。雖春秋之時有未至三年爲吉祭者，皆非禮也。僖公三十三年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寢，烝嘗禘於廟。杜注云：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如杜之意，顯與三年不祭進者。按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是杜不盡用禮記也。○王制。○程氏遺書曰：禮言惟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既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齊，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言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則須使冢宰攝爾。昔日英宗初卽位，有人以此問先生，曰：今人居喪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如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或問：喪三年不祭。朱子曰：程先生謂今人居喪都不能如古禮，却於祭祀祖先獨以古禮不行，恐不得。橫渠曰：如此則是不以禮祀其親也。又曰：喪祭之

禮，程、張二先生所論自不同。論正禮則當從橫渠，論人情則伊川之說亦權宜之不能已者。但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如此則於遠祖不必別議稱呼矣。○又曰：居喪不祭，伊川、橫渠各有論。若論今日人家所行，則不合禮處自多，難以一祭論。若有韓魏公法，則有時祭，有節祠。時祭禮繁，非居喪者所能行；節祠則其禮甚簡，雖以墨縗行事亦無不可也。○附　嚴陵方氏曰：喪三年不祭，何也？謂主孤不親卽事也。故曰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蓋宗廟之祭則宰宗人攝之，五祀則祝史存之，山川百祀則有司舉之，主孤不親莅焉爾。大夫士之禮所以異者何也？尊者統遠，卑者統近。士大夫之祭止於曾祖，亡者之祖若父也，其情戚矣，推主知死，將見羸瘵而不忍御焉，雖廢祭可也。諸侯之祭達於大祖，豈惟家之，承國體係焉。天子之祭極於祖之所自出，所承益遠矣。其不親卽事，所以達孝子之情；而祭不廢，所以重先王先公之統也。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則將脫衰而以嘉服乎？天子者，天地之宗子也，以天地臨之，私親可暫屈也；諸侯之社稷，天子之命祀也，以天子臨之，私親可暫屈也。弁葛經而葬，與神交之道也，而況天地社稷之重乎。成王崩，康王冕服以受顧命臨諸侯，其去武王之喪未遠也，必周公之所嘗行也。然則越紼而行事，終事而反喪服，胡爲其不可乎。自注番宗廟之祭則宰宗人攝之云。商書伊尹祀于先王

則宮量人職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宗伯職主不與祭則攝位曾子問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藏之祖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未卒哭藏羣廟之主爲不祭也主既反廟則將祭不可廢矣既殯五祀行於宮中況五廟七廟之祭而可廢至三年之久乎○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詳見卒哭祔練祥記篇卒哭章○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祀畢獻而已○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以上見上因吉而凶章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問已有喪服可以助相識者祭否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疏曰身有緦服尚不得自祭已家宗廟何得助祭于他人乎而熊氏云謂身有緦服

則不得自爲父母虞祔卒哭祭此謂同宮緦則士爲妾有子及大夫爲貴妾是也若大夫士有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同宮則亦不祭若異宮則殯後得祭故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虞祔亦然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雖無服亦不得爲父母虞祔卒哭祭也天子諸侯適子死斬衰既練乃祭天子諸侯爲適孫適婦則既殯乃祭以異宮故也○附靈皐方氏曰緦不祭何也以同宮爲斷也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於母之恩尚以承祭絶之設大夫之子爲士乃以四世兄弟而廢皇考王考之祭不亦舛乎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諸侯之大夫爲夫人期爲天子七月祭皆廢然則外喪齊衰謂世父母叔父母兄弟不同宮者可知也以同宮爲斷則祭之廢者寡矣吉卜異道不得相干故同宮雖臣妾葬而後祭況親屬乎自注說大夫之子爲士句云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謂新除喪服也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執事於人之神爲其忘哀戚也○附按注云新除喪服指大祥之後未禫之前也以擯相可也相息亮反○疏曰此論大祥除服得與他人饋奠之事廢猶除也不問可與吉祭而問可與饋奠者以已新說喪服吉祭禮輕決其不可饋奠是他人之重者已又新說哀凶事相因疑得助奠故問之也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變于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者○疏曰公羊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此則別於庶子又用世子之禮告殯故雖君薨猶稱世子明卿大夫士等皆衣衰服北面文不言者以下文云大祝裨冕卿大夫士等不裨冕也喪大記云君之喪既正尸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又士喪禮朝夕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若其門內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是朝夕內外哭位皆在東方今乃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故云變於朝夕哭位必變者以將告殯近殯位故也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將有事宜清靜也裨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玄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裨冕則大夫○疏曰大祝以大夫爲之祝主接神故服裨冕祭服也以其將告神故執束帛執持也束帛十端也鬼神以丈八尺爲端鬼神之道陰陽不測故用陰陽之數求之二丈象陽八尺法陰十端六玄四纁纁是地色玄是天色也欲往告殯故升自西階若於堂下

告則大遠堂上告則大近殯故升階盡等不升堂將有告事且靜故命毋哭按覲禮侯氏裨冕鄭注云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言裨者取其稱周禮司服云孤自絺冕而下卿大夫自玄冕而下○附東滙陳氏曰裨冕者天子諸侯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服裨衣而著冕故云裨冕也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聲噫歆警神也某夫人之氏也○疏曰言夫人某氏之子生告殯之辭○附按家禮祝噫歆噫歆謂咳嗽也按家禮于闔門後祝噫歆而啓門恐神之享祀忽接人啓門而驚駭故咳嗽之聲三乃啓之則祝聲三者殯外亦有護殯之帷此大祝聲三而堂上人亦塞開之大祝乃恍如覿面而告也下文祝聲三亦同此若主謂噫歆警神也但經文略提其綱未詳序耳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疏曰謂告殯竟執束帛者升堂奠置所執之幣於殯東几筵上畢遂哭哭竟而降階也按阮諶禮圖云几長五尺高尺二寸廣二尺司几筵云凡喪事右素几又云凶事仍几注云几朝夕相因喪禮略殯宮几筵爲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几於殯東者明世子是繼體之主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也一哀反位遂朝奠反朝夕哭位○疏曰按士喪禮每日之旦夕哭位先哭而後行朝奠朝奠畢又哭

階前哭畢反此朝夕哭位不更哭即行朝奠禮二時兼兩事故云遂朝奠 小宰升舉幣 所主也舉而下理之階間○疏曰所以小宰舉幣幣是小宰所主也周禮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是也又本經下文云師行主命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故知此幣亦理之階間也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 三日負子日也初告生之時○疏曰三日之朝自衆主人以下悉到西階下列位如初日子生之儀以子自爲主故不云從攝主也○附東滙陳氏曰如初位者如初告子生之位次也 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 少升召反奉芳勇反從才用反○宰宗人詔贊君事者○疏曰大宰教令之官大宗主宗廟之官初不裨冕今以奉子接神故服祭服少師主養子之官又奉子故與子皆著衰也皇氏及王肅謂以衰衣而奉之宰宗人皇氏謂即大宰大宗吉祭禮特牲少牢皆祝前主人後凶祭則主人前祝在後士虞禮是也今亦凶而祝在前者以告神故也大宰大宗爲詔贊君事故又次而從主人之後入門入殯宮門也衆主人及諸臣先列位而哭今祝宰宗三人將子入門見故命門內在位者止哭○附按舊說奉子以衰以衰服承藉而奉之也今詳疏謂少師與子皆著衰又引皇氏

及王肅謂以衰衣而奉之以與上別則是或解爲子不著衰單少師著之而奉子或解爲少師亦不著之單以子之衰衣奉子乃與疏解有別且是所謂以衰衣而奉之也第三說即舊說以衰衣承藉而奉之解但今詳此三解似俱未是蓋堂上祝宰宗人皆冕服以見先君與堂下之衰服者大異矣少師奉子子不得不衰者也至少師亦同至堂上見先君又不冕服者以奉子之衰服不吉凶相反則可矣何至亦以衰服而見先君哉則是少師不當衰者也又觀下文言皆袒則子亦在其中故當四人及子皆在門外時三人俱服冕少師獨奉子也以衰者猶言用衰謂子已著衰服也蓋因奉子遂不與三人同服冕又因子當以衰服見故于門外即奉子以衰也乃得與前後皆貫通 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 見賢遍反○奉子者拜哭○疏曰世子不忍從先君之階升故由西階於時大宰大宗及祝亦升不言從者子爲主也殯前北面者殯以東爲前謂當殯之東稍南北面也祝在子西而北面當殯之東南故云殯東南隅其宰及宗人皇氏云以次立于子東皆北面若須詔相之時或就子前而西南也祝聲三者亦謂警神前告生哀甚故盡階不升堂此見子須近殯故進立于殯東前階既警神後乃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故見

告訖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乃哭不踊者未即位故也○附按下文云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此云子某則其上當先有殯前名子之禮而文不俱也 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 踊襲衰杖成子禮也○疏曰以上文子稽顙哭故祝宰宗人在堂上北面亦哭衆主人卿大夫士俱在西階下北面哭降東反位者堂上皆降及在下者皆東反朝夕哭位降謂降自西階初堂上堂下之哭升正位故不袒今反朝夕哭位故皆袒又上文子與房中皆不踊至此乃踊明祝宰宗人衆主人及卿大夫士反位亦皆踊也○附按哭踊三者三踊字當爲衍文而三者三三字當在子踊下蓋抄錄者誤將子下踊三者三四字移入大夫士哭下而遂衍一踊字也觀疏解經文于祝宰等及衆主人等俱單言哭而不言踊則是當疏解經時經文尚未訛也蓋經文惟如此乃見上文子哭諸臣及衆主人即皆哭子踊則房中亦踊諸臣及衆主人皆踊乃與平時之禮文無一不合也○又按祝宰宗人等皆哭降東反位則皆袒者凡著衰者皆袒也此爲踊而袒子亦在其中故下句言子踊又下文于子乃得言襲衰也上于諸臣已言皆袒下雖未言諸臣之踊已可知又祝宰宗人服冕少師不服衰則皆不踊又可知○又按三者三音與義說見冠義篇之傳 奠出 亦謂朝奠

○疏曰恐以見子之故爲奠祭故云朝奠告生之時言遂朝奠故此云亦謂朝奠知非特奠者在殯無特告奠之法 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略也○疏曰按內則及左傳桓六年皆三月乃名今因負子三日即名之以喪事促遽於禮簡略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 禰乃禮反○告生也○疏曰禰父殯宮之主也既葬訖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告於主凡神事之故也同廟主之名故曰禰也然但云三人告禰不云攝主者葬時攝主已弁絰葛以交神明葬竟又服受服喪之大事便畢攝主亦無復有事故子生則攝主不復與羣臣列位西階下還依大宰之禮與大宰大宗從大祝裨冕而告殯宮之主也不云裨冕者未葬尚裨冕葬後不言可知不云束帛凡告必制幣從之亦可知 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疏曰葬後神事之故依平常三月之禮三日不見也三月乃見因見乃名故云乃名于禰從見之人與告生不異故不重言雖三日不見其成服衰絰自衣常禮也宰亦命祝史徧告羣神不言宰命祝史從可知也又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祀互相明耳王肅云上文三日而名未葬當稱子某故三日名之此既葬稱子不稱名故三月乃

名也○以上曾子問○附按疏引王氏所言者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不稱名雖是臨對先君而稱嗣子之禮究非稱嗣子于先君前之禮也蓋雖三月而見亦必先在禰前名子而後以子某見也不言者與三日見者皆同耳王氏說似失之

右因凶而吉冠昏祭世子生第六章凡七條○又章下一條

○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必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耳娶者大吉也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春秋公羊傳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五十四

東雍梁萬方廣趣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弔禮第七十四

喪禮十二古有喪弔之禮喪主乎有喪者言之也弔主乎與於人之喪者言之也兼尊卑親疎有服無服者皆有事焉其事散見於喪禮中不盡其條今別以弔禮統之析爲門目取諸經書傳記之文條列集爲此篇

補

喪祝王弔則與巫前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男巫王弔則與祝前巫祝前王也○典路王弔于四方以路從王乘一路典路以從路從行亦以華國○以上三條周禮春官○大司馬若師不功主弔勞士庶子則相師敗主親弔士庶子之死者勞其傷者則相王之禮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疏曰此等皆王親往今使大僕者或王有故不得親往也○以上周禮夏官○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見下篇喪章○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此亦王使往○周禮夏官○女巫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周禮春官○女御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從之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云○疏曰三夫人象三公九嬪象孤卿二十七世婦象大夫女御象元士但介數依命數爲差則王之大夫四命世婦之從亦四人以無正文故言蓋以疑之也○周禮天官○閽人凡王弔臨共介鬯介音界○以鬯適卑曰臨玄謂曲禮曰贄天子鬯王至尊介爲贄致之以禮於鬼神與○疏曰贄天子鬯者下與諸侯圭卿羔已下爲目但天子至尊不自執使介爲贄致之以禮於鬼神者無正文蓋置於神前故云與以疑之○內宗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疏曰諸侯爲賓王后弔臨之卿大夫已臣輕故王后不弔臨道內宗掌弔臨之事明爲后掌之若然下文天官世婦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注云王使往弔則知此后不弔臨大夫之喪按喪大記諸侯夫人弔臨卿大夫者諸侯臣少故也○以上周禮春官 ○世婦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王使往弔○疏曰按上文內宗注云王后弔臨諸侯而已彼本經上文與后事相連則主於后故知此爲王使往也若然后無外事彼弔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若畿外諸侯則后不弔以王爲三公六卿錫衰諸侯緦衰諸侯既輕於王之卿卿既后不親弔則畿外諸侯不親弔可知按司服公卿大夫皆王親弔之此文使世婦往弔者此蓋使世婦致禮物但弔是大名雖致禮亦名爲弔是以大僕云掌三公六卿之弔勞注云王使往小臣云掌士大夫之弔勞注云致禮同名 ○寺人凡爲弔是其事也此所弔不言三公與孤者文不具也

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臨哀鳩反○從世婦所弔若哭其族親立其前者賤也賤而必詔相之者出入於王宮不可以闕於禮○疏曰知從世婦不自弔臨者按上文世婦職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故也世婦所掌唯弔卿大夫今云哭族親據理而言王后有哭族親之法則內人女御亦往哭之○以上周禮天官 ()

內宗大喪序哭者 外內宗及命婦 哭諸侯亦如之 疏曰此諸侯來朝薨於王國王爲之緦衰者也若檀弓云以爵弁純衣哭諸侯彼謂薨於本國王遥哭之則婦人不哭婦人無外事故也 ○外宗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內外宗及外命婦○以上周禮春官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 詳見喪禮義篇君於臣喪章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見下會葬章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上客臨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 以上見下贈喪章○今按諸侯使人弔含襚賵臨同日畢事其序則弔在前臨在後今以弔臨爲哀死者之事含襚賵是贈死者之事故舉弔臨兩條之畧於此其全文則詳見贈喪章列于含襚賵之先後庶有以見行禮之序云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 詳見士喪禮上篇君使人弔章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記上篇大斂章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 以上詳見喪大記上篇殯後受弔章 ○君若有賜則視斂 詳見士喪禮上篇君親斂章 ○君弔見尸柩而後踊 詳見喪大記上篇殯後受弔章○諸侯非弔死問疾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 詳見喪禮義篇君於臣喪章

○喪公弔之日寡君承事 示亦爲執事來 主人曰臨 君辱臨其臣之喪○日寡君承事言來承助喪事此君語擯者傳命以入之辭主人曰臨者謝辱臨之重也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 君爲之主弔臣恩爲已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疏曰君無弔他臣之禮若來在此國遇主國之臣喪時爲彼君之故而弔故主國君代其臣之子爲主○喪服小記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 詳見喪變禮篇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君於臣民有父母之恩○檀弓○附東滙陳氏曰賓向畫宮受弔不如杞梁之妻知禮而此言弔于路何也蓋有

臣者之妻當以禮弔此謂臣民之微賤者耳禮不下庶人也言必使人弔者是汎言衆人之喪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 以上詳見喪大記上篇殯後受弔章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於賵賻承含皆有正焉 免音問承音贈○疏曰族人雖或至賤吉凶必須相告弔賵含贈皆當有正禮庶子掌其正焉承文在賻含之間則賵含之類故以承爲贈正者庶子之官治之使賵賻隨其親疎各有正禮○附東滙陳氏曰死必赴練祥之祭必告者親親未盡也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親盡袒免而已六世以往弔而已矣不弔不免皆爲廢禮故有司罰之所以謹禮教也 ○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 臨力鴆反○疏曰言君敬重弔臨賻賵不使闕失者是君和睦友愛族人之道也 ○公族之罪刑于隱者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 疏曰隱隱僻之處謂甸師也爲其犯罪忝辱先祖於公法合疏遠之也○以上三條文王世子 ○知生者弔知死者

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人恩各施於所知也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者又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蓋本傷辭辭畢退皆哭○疏曰此論弔傷之法若存與亡並識則遣使弔辭傷辭兼行然弔辭乃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之於板使者讀之而奠致殯前也○曲禮○附嚴陵方氏曰記曰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又曰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何也一以語其常一以語其變也或相抑於異國或同事於異時其子未之或知而往弔則嫌於以父之行自居而使主人心愕焉故傷之而遂已焉爾○弔於人是日不樂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以全哀也○檀弓○弔生不及哀非禮也見下附喪章下○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詳見士相見禮篇長者請見章下○入臨不翔哀傷之勿容樂○曲禮○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喪無外事○疏

日以巳有喪殯不得弔他國○檀弓○附方氏曰哭于側室欲其遠殯宮也于門內之右者不居主位示為之變也同國則往者以其不遠也○附按此本無哭于側室二字今補入詳見喪變禮篇不得奔喪章○尊長於巳踰等喪俟事不犆弔踰等父黨也○疏曰俟事謂待朝夕哭時不犆弔非時而獨弔○少儀○哭日不歌○曲禮○附按原本哭日不歌下又載哭則不歌一條文義似複且原注云詳見哀有喪章今查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按曲禮是漢儒所記而所謂哭日不歌者疑即從論語出也畧無異義遂刪之又退哭日不歌于尊長一條後而上下各從其類焉○齊者不樂不弔為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檀弓○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功衰既練之服諸侯服斬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練則弔父在為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矣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聽猶待也事謂奠斂執紼之屬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謂為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附東滙陳氏曰儀禮喪服傳姑

姊妹適人無主者姪與兄弟為之齊衰不杖期此言期之喪正謂此也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禮饋奠也○疏曰三年之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雖不弔人若自有五服之親喪則往哭之不著己之功衰而依彼以服申於骨肉之情故也賀瑒云若新死者服輕則不為之制服然雖不為重變而亦為制服往奔喪哭之則暫服所制之服哭彼之事畢反服故服也又諸侯絕期今云服其服而往當是敵體所不臣者謂始封君不臣諸父昆弟故鄭明之始除衰杖而練得弔人者以父在為母故得出也既葬大功者謂身有大功之喪至葬後往弔他喪既畢則退不待主人襲斂之事期喪練弔則亦然也若期之喪未葬謂姑姊妹無主為之服期未至於葬往弔鄉人之喪亦不待主人襲斂之事焉又姑姊妹等期喪既葬受以大功衰至此弔於鄉人其情稍輕得待主人襲斂但不親自執事至於小功緦服輕故未葬便可弔人亦為彼人擯相但不得助彼饋奠耳曾子問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是擯相輕而饋奠重也○雜記○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為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為親哀則是妄弔○疏曰虛者謂弔與服並虛也○曾子問

○附高安劉氏曰呂叔簡云此非孔子之言也為吾親而哭者吾不哭其親為吾而弔者吾不弔其人鄉人鄰可也伯叔舅姑兄弟之喪是可已乎軾按所謂弔者弔于鄉人非親屬也且弔也而非傷也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又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由此觀之五屬之親服其服而往哭親厚之人服已服而往哭總皆傷死而非弔生也然必于卒哭而後可否則是誣夫子之所謂虛已○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親骨肉也非兄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附東滙陳氏曰三年之喪在殯不得出弔然于兄弟則恩義存焉故雖緦服兄弟之異居而遠者亦當往哭其喪若非兄弟則雖近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就其家弔之成恩舊也○疏曰此文連上有殯之下若其骨肉兄弟雖緦必往若非兄弟而為疏外之人雖鄰不往今又有既非兄弟亦非疏外卒生所知識往來同恩好而今身死者兄弟雖不同居往而弔之成死者之恩舊也其死者兄弟不同居何弔之則于死者子孫就弔可知舉疏以見親也已有殯而得弔之者以死者與我有舊恩○附嚴陵方氏曰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何謂也死者所識之兄弟也弔者弔其所識也伯高死于衛孔子使子貢為之主而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別

友得爲主而受弔則兄弟可知矣弔所以哀生也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子且下弔況其兄弟不同居者乎〇婦人不越疆而弔人不通於外〇以上檀弓〇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雜記〇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氣力始衰〇死而不弔者三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攻己己不能有以說而死之者厭行止危險之下溺不乘橋船〇疏曰厭謂崩壓所壓殺也溺謂不乘橋舡而入水死者何胤云馮河潛泳不爲弔也〇以上檀弓〇附按白虎通義解曰畏者兵死也此注意似謂桎梏而死今詳犯罪而死者義應不弔若非罪又當別論注非罪二字恐于義未安且引孔子畏於匡以解畏字亦大不倫今刪之〇又附三不弔議高安朱氏曰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或曰縣賁父杞梁之徒未嘗不弔也顏眞卿之厭屈原之溺可不弔乎三族五服之親是可已乎愚謂古人之論有指一人一事而言者死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喪欲速貧爲敬叔言之是也孟子以桎梏死爲非正命假而文王卒羑里公冶長死縲絏將不謂之正命乎畏厭溺即孟子立巖墻之謂也孔子聞原壤之歌若爲弗聽也者曰親者無失其親故者無失其故檀弓所謂豈五服之親之謂乎〇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疏曰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

賓來弔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則不私於親也〇雜記〇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詳見喪大記上篇受弔章〇附朱子曰凡弔禮聞其初喪未易服則率同志者深衣而往弔哭之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襆頭素襴衫素帶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及葬又相率致賻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卒哭大祥小祥皆常服弔之〇又曰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〇又曰所知之喪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弔服拜哭而送之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〇又朱子語類問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如未有吉日猶不當弔乎朱子答曰無不弔之禮問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施於有服之親及情分之厚者則當若泛常之弔只當於行弔之時不飲酒食肉如何朱子答曰有服則不但弔日不飲酒食肉矣其他則隨情分之厚薄可也

右弔第一章臨哭附〇凡五十四條〇又弔下凡二十條

〇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

成喪爲未久也定公元年春秋穀梁傳〇今按禮記王制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疏曰其諸侯奔喪按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許愼按易下邳傳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來親親也容說爲近禮鄭駁之云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按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於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爲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諸侯奔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猶奔喪文與禮乖但說左氏者自違其傳云不奔喪〇附按穀梁傳又因言戊辰公即位而及此下傳又有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三語喪變禮爲並有喪章下更引及此三語是謂並有喪而諸侯不奔天子之喪也然則非有喪者自奔喪矣但今詳周禮儀禮並無諸侯奔天子喪之明文即戴記曾子問所細

辨君與父之喪其爲權衡緩急而隨時可往反者皆謂近在王畿內及侯一國內之君臣並非列邦諸侯于天子之禮也且奔喪篇單言子于父母初不及天子之喪而諸侯如何爲奔者又何也豈非以奔者急不得緩之義而凡王畿外有國之君亦無取其聞王喪即舍所守之土速往于朝廷且因之久停于王室而以會葬又況一言奔天子之喪則必合天下有國之君皆速往而久停于王城而海內直若虛無人君者此何象也若以言致哀則其君已皆服斬衰矣若以言遣送則驟變尤當不失其常矣此所以制禮者細爲斟酌不以廢外諸侯之親至爲禮而以修服于其國卿共弔葬之禮爲說侯喪天子之儀節與蓋符乎人事之適宜即爲天理之準則此合天下之臣而共喪一天子之禮又與合一國之臣而共喪一國君者不得不有其別異者也不然者謂周公應制爲諸侯奔天子喪之禮而當時已行之夫周禮即未及言儀禮即所逸之篇已多而詩書易之文亦繁矣何至餘焉無一言及者哉乃知穀梁所採者其傳聞亦有誤而黃先生載王制疏所云者惟欲學者細心研究而原未定其是否則其說恐未能確也〇又按或疑疏引鄭氏現據左傳鄭游吉所云謂彼可爲諸侯奔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則又何說曰左氏所言之禮恐亦是後世所行非先王之禮也況襄公二十九年

左傳云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據此條此又顯言鄭上卿有事而代以印段此豈不可爲諸侯使上卿會王葬之一明証哉會葬如是弔亦可知○又按舊本此下有邾婁子來奔喪非禮一條昭孝公卒一條似與弔禮無關今刪之

○文襄之霸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見下會葬章下○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弓也進書奉公弔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郊滕之近郊也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雖惠伯也春秋傳曰椒叔不入○附東滙陳氏曰滕成公之喪在魯昭公之三年椒叔弓桓公七世孫惠伯則桓公六世孫也懿伯則又惠伯之叔父而敬叔之從祖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政君命所爲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遂入惠伯強之乃入○疏曰此論不可以私廢公之事敬叔殺懿伯爲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己故辭之不敢入也

然敬叔惠伯同在君朝又奉使滕國相隨在路不難而入滕始難者雖有怨儀自爲防備今入滕國是由主人其防備之事不復在已也○檀弓○附東滙陳氏曰劉氏云左傳注云忌怨也敬叔先有怨于懿伯故不欲入滕以惠伯之言而入傳言叔弓之有禮也此疏云敬叔嘗殺懿伯爲其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不敢先入惠伯知其意而闘釋之説惠伯之知禮也二說不同而皆可疑如彼注言禮椒爲之遊仇怨則當自受命之日辭行以禮之不當及郊而後辭入也如此疏言恐惠伯殺已而難之則魯之遣使而使其仇爲之副不愉其相仇以棄命害事亦非善處也且叔弓爲正使得仇怨爲介而不請易之非計之得也又同使共事而常以仇敵備之而往反于魯滕之路亦難言也使椒果欲報仇則其言雖善安知非誘我耶而遂入又非通論也按左傳云及郊遇懿子之忌此作爲二字雖異而皆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及郊方遇忌也或者忌字只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欲綴至次日乃入故惠伯以禮既之日公事有公利無私忌乃先入而叔弓亦遂入焉此說固可通然亦未知然否闕之可也○附按劉氏之說至當今詳左氏言遇懿伯之忌若如蘇說仇忌在前不得言及郊而始遇也惟入日適當忌日乃得言及郊遇懿伯之忌耳疏末細察左傳是遇子因注解忌爲怨遂謂敬叔殺懿伯反使弔喪一事有無俱可議處甚矣注疏之誤解而劉氏之沉細也必如劉說乃得洗刷而復見眞面目恐此等不在闕疑之列

○季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在阼階西鄉○襄公五年春秋左氏傳

○隱公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日禮卿佐之喪小歛大歛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歛爲文○春秋左氏傳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疏曰按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將大歛鋪絞紟君至君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是辟位者蓋少西逡巡而東西不當北面之位然君在大夫得私爲二子辟位者卿大夫等見公將降故先辟位或公始入升堂之

後卿大夫猶庭中北面辟位者謂辟中庭之位少近東耳又弔有常服而得特爲盡飾者謂更服新衣也○檀弓○附按疏解盡飾爲更服新衣則是修容自持爲君在所以敬君非以威儀悚動之以求入也又君卿大夫之敬二子者固以素知其賢而以賢者臨事而盡敬君之道則其周旋進退之恪謹更自不言可知故但承修容以二子盡飾之道一節美之所以表臨事之伸敬于君者洵爲可法而舊說駁之似亦過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朱子集註曰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

無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也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孟子○顏回死
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
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笇也笇蘇
亂反與算同○笇計也○家語公西赤問○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
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
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與哭康子拜稽顙於
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詳見喪通禮儀主後章下○
哀公使人弔蕢尙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哀公魯君也畫宮畫
地爲宮象○附東滙陳氏曰辟於路辟讀爲闢謂除闢道路以畫宮也曾子曰蕢尙不如杞梁
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奪音兌其妻迎其

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免於罪則有
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檀弓○附東
滙陳氏曰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左傳言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且于莒邑名隧狹路也鄭云或爲兌故讀奪爲兌梁即殖以戰死故妻迎其柩○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
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
其疏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
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爲宗
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
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孔叢子雜訓○附朱子曰孔叢
子亦僞書而多用左氏語者但孝經相傳已久蓋出于漢初左氏未盛行時不知何世何人爲之也孔叢子叙事至東漢

然其詞氣甚卑近亦非東漢人作所載孔臧兄弟往還書疏正類西京雜記中僞造漢人文章西京雜記之繆匡衡傳注
中顏氏已辨之可考皆甚可笑所言不皆爲三公等事以前書考之亦無其實而通鑑皆誤信之其他此類不一欲作一
書論之而未暇也姑記于此云○附按朱子記此于孝經刊誤之末今錄入者欲學者知朱子辨書眞僞之至確而洞悉
乎孔叢子也若黃先生于孔叢錄之者亦如朱子于夏小正篇末謂汲冢周書是近世所僞作者只以其文無悖理而仍
存之○又按此條已詳見五宗篇庶子公族之正章下○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夫
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附按舊本
係顏淵死子曰噫一章與弔無涉今易以此條○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曰有慟乎朱子集註曰哀傷之至不自知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夫音
扶爲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論語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

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疏曰此論哭朋友失禮之事○檀弓○
附靈皐方氏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隣不往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何也孔子之喪門人群釋而後歸德之成義足以蓋所生道之合可以當同氣故曰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也○孔子兄
子有孔篾者與宓子賤偕仕篾莫結反孔子往過孔篾而問之曰
自汝之仕何得何忘對曰未有所得而所忘者三王事若襲
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
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孔子不悅
往過子賤問如孔篾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
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
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

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王事若龍
龍宜為譽前後相因也學焉得習言不得習學也○家語子路初見○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衛
懿公為狄所滅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
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疏曰在禮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有故唯得使大夫問
於兄弟義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夫人賦詩以見己志也○詩鄘風小序○附朱子集傳曰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
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
以為妄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又曰弔失國曰唁又引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
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于亡故也○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見賢遍反薦達也
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
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遠于

萬反○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僭子念反○使子言不信也
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周猶終竟也
丙辰衛侯在平壽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
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
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昭公二十
年春秋左氏傳○附按宗魯為人謹厚而見義不真迹其不難以死報君又欲不掃乎友自以為善全之道由孔子齊豹
之盜孟縶之賊觀之則是宗魯成齊豹之事雖與君俱死于義何取焉蓋見義不真以非義之義為義者往往坐此是以
上君子精義之學之為急務也或曰宗魯報齊以德何可厚非不知聖賢所謂權者正在此耳豹之德不可忘者一已之
私恩也孟之難不可逃者千古之大義也其輕重昭然矣今既不能止豹作亂又不能令孟有備卒之身死而無濟于君
則亦可惜黃先生錄此以為學者精義之資績耳○文公十有五年齊人歸公孫敖

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為于偽反○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敖卒則惠叔請之
至今期年而猶未已為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襄仲欲勿哭怨敖取其妻惠伯
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
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弟兄
致美謂各盡其美義乃終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春秋左氏傳○鄭伯有死於
羊肆羊肆市列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枕之鴆反斂而殯諸伯有之
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
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為有禮○襄公三十
年春秋左氏傳○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司城子罕入而哭
之哀宋以武公諱司空為司城○附東萊陳氏曰子罕樂喜也戴公之後晉人之覘宋者反報

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
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善其知微○附東萊陳氏曰覘闚視也孔子善之以其識幾二
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救猶助也○附按詩邶風谷風之篇扶服當依詩讀匍匐
子罕有焉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疏曰言晉之強盛猶不能當宋雖非晉之
彊天下更有強於晉者誰能當之言縱有強者不能當宋也而已是助句語○假己○附按而已固是語助然無無義者
此識不序而已二字于文中至舊說又云宋國雖以子罕得人心可無憂晉而已然天下亦孰能當之甚言人心之足恃
也一說微弱也雖但弱晉之強使不敢伐而已然推此意則民既悅服必能親其上死其長而舉天下莫能當之矣前說
為是今詳此二說雖皆有而已之義然下句皆作一轉恐不背其語氣似當云晉固不敢伐矣雖非但晉而已至于天下
大國多矣其孰能當之言得人心者之無其敵也
小宰受其含襚幣玉之事詳見喪大記上篇受含襚幣玉章○大宰以九式均節

財用三曰喪荒之式詳見喪通禮ㄧ鬼財用章○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襚○疏曰按士喪禮親者不將命注云大功已上有同財之義無歸含法今鄭云親者服焉據大功親已上但有服無含法至小功以下有含并有服也若然此據大夫已下說若天子諸侯雖無服其含襚則有之故春秋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士喪禮君使人襚也○周禮春官○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疏曰弔謂王使人弔諸侯自弔諸臣須從王行者并有賻喪之具百官當共故宰夫總戒令之也又曰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此弔諸臣之法春秋左氏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有弔法故云弔諸侯諸臣也又公羊傳曰賓曰含車馬曰賵衣服曰襚幣不入含襚賵中故知是賻也又賻非正禮是於死者恩厚乃加之故禮記云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按隱公二年公羊云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大府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此九貢之財所給也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疏曰大宗伯云凶禮哀邦國之鄭引此者見王於諸侯諸臣有歸則兩諸侯諸臣亦不得求

事下云有喪禮荒禮弔禮禬禮恤禮五禮告須以財貨哀之故云給凶禮之五事○以上周禮天官○職喪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有事謂含襚賵贈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鄭司農云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也以王命有事職喪事詔贊主人玄謂凡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此一節詳見喪大記下篇廣然章○周禮春官○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言五者相次同時○附按此節原本弔在下文後相去遠黄先生序于此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賓立門外不當門主孤西面立于阼階下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出反門外

者○附東滙陳氏曰此言列國遣使弔喪之禮弔者君所遣來之使也介副也門西王國大門之西也西上者介非一人其長者在西近正使也西于門不敢當門之中也如何不淑問之辭言何為而罹此凶禍也須待也凶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自阼階而升也降反位降階而出復門外之位也曲禮云升階不出阼階謂平常無弔賓時耳○石梁王氏曰此一段頗詳可補諸侯喪禮之缺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玉為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朝服告隣國之禮也即就也以東藏於內也○疏曰弔者既為上客又下文賵者是上介則此含者襚者當是副介未介但含襚於死者為切故在先陳之○附東滙陳氏曰此言列國致含之禮坐委璧而致之也未葬之前故葦席以承之既葬則設蒲席承之隣國有遠近故有葬後來致含者降出反位謂含者委璧訖降階而復門外之位也凡初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于殯宮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

之然後宰夫取而藏之也爵服吉服也執璧不麻故著朝服以在喪不可純變吉故仍其喪屨坐取璧亦跪而取之也疏云宰謂上卿夫衍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順其上下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亦西面者亦襚者委衣時○疏曰上云委衣于殯東又云受爵弁服受皮弁受朝服受玄端皆云如初是皆在殯東西面而將殯今云舉者亦西面是亦如襚者西面也其服重者使執而入爵弁受於內霤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玄端受於堂既受處不同則陳於璧北亦重者在南凡諸侯相襚衣數無文按此其服有五又先路褒衣不以襚以外無文○附東滙陳氏曰此言列國致襚之禮衣服曰襚委于殯東即委璧之席上也左執領則領向南此襚者既致冕服訖復降而出取爵弁服以進至門之內霤而將

……初者如受冕服之禮也受范襚者又出取皮弁及朝服……原俘服進受之禮皆如初但受之之所不同耳致五服皆……者乃降出反位而宰夫五人各舉一服以東而其舉之也亦如襚者之西面焉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輈轅也自由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覲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人設乘黃於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矣使或爲史○疏曰客使謂客之從者爲客所使也隱元年公羊傳云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穀梁傳云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附東滙陳氏曰此言列國致賵之禮乘黃四黃馬也大路車也北輈車之轅轅北向也陳車北轅畢賵者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牽馬設在車之西也車亦此從者設之子拜之後賵客即跪而置其圭于殯東南隅之席上而宰舉之以東而藏于內也又按覲禮車在西統于賓也既夕禮車以西爲上者爲死者而設于鬼神之位也此賵禮車馬爲助主人送葬而設統于主人故車在東也○附按陸氏云孤須矣從此至篇末皆無某字有者非今詳此本皆作孤某須矣而下文上客之臨即是上弔者則可減去某字此云上介賵當與上含者襚者同有某字以各爲一人也則又是禮記陳本此條脫一其字

凡將命嚮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賵者出反位于門外

乃著言門外明禮畢將更有事○疏曰按釋廢疾云天子於諸侯含之賵之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天子於二王之後含爲先襚次之賵爲後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之後鄭知天子於二王後含襚賵者約此記兩諸侯相敵明天子於二王後亦相敵也知天子於諸侯含賵者約文五年榮叔歸含且賵三傳但譏兼禮不譏其數是也鄭知天子於諸侯臣襚之賵之者約王喪禮諸侯於士有襚有賵明天子於諸侯臣亦然鄭知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者諸侯與無所尊明尊此卿大夫含之賵之也凡此於其妻亦如其夫約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文約晉夫人成風之喪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外推此可知○附東滙陳氏曰凡將命諸總言上文弔含襚賵將命之禮也嚮殯者立于殯之西南而面東北以向殯也將命之時子拜稽顙畢客即西向跪而委其所執之物其含璧與圭則宰舉之襚衣則宰夫舉之而其舉也皆自西階升以西面跪而取之乃自西階以降也賵者出反位于門外此二語當屬於前章上介賵云云宰舉以東之下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

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其實爲哭耳

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

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

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

賓三辭而……爲恭也爲……從其命

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踴三

拜客謝厚意

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

疏曰謙言使一介老臣某弔主人執其紼其實爲哭而來前後皆云孤某須矣是不出迎以主人悲戚無暇接賓去則拜送者謝其勞而遠來也○雜記○附東滙陳氏曰上客即前章所云弔者蓋鄰國來弔之正使也弔含襚賵皆畢自行臨哭之禮若聘禮之有私覿然蓋私禮爾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禮也今此客入門之右是不敢以賓禮自居也宗人掌禮之官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于主國嗣君然後降而請于客使之復門左之賓位也宗人以客答之辭入告于君而反命于客如是者三客乃自稱使臣而從其命於是立于門西之賓位主君自阼階降而拜之主客俱升堂哭而更踴者三所謂成踴也

○族之相爲也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弔臨賵賻睦友之道也

以上見上弔章

○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含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賻賵及事禮之大也

詳見喪禮義篇賻襚賻賵章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

不以已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爲正服所用也後路貳車貳乘行在後也

○雜記○臣致襚於君則曰

致廢衣於賈人賈音價○言廢衣下必其以斂也賈人知物善惡也敵者曰襚疏曰衣送敵者死無謙故曰襚也○少儀○附按東滙陳氏云賈人識物價貴賤而主君之衣服者也敵者則直以襚言矣今詳賈人主君之衣服乃言及之且不敢直言君也○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詳見喪大記上篇陳小斂衣奠章○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詳見喪大記上篇始死君使人襚章○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朋友襚親以進以上三條詳見士喪禮上篇始死親友襚章○親者兄弟不以襚進疏曰進謂執之將命也若非此親者襚則擯者傳辭將進以爲禮飾若有無者兄弟襚但直進陳之不須執以將命也按士喪禮大功以上同財之親襚不將命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少儀○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朋友親襚如初儀○襚者以褶則必有裳執衣

如初升降自西階以東以上三條詳見士喪禮上篇小斂奠後有襚者章○賵馬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賵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路也雖爲死者來陳之於外戰伐田獵之服非盛者也周禮革路建大白以即戎○疏曰禮既祖說而後賵馬入設於廟庭今入門者欲以供爲魂車也故云主於死者以馬助生人皆喪日賻馬賵謂以財貨賻助主人喪用並是助主人之物故不將入廟門也大白革路之旗離旌旂送喪之從車而本是田獵之具不可入廟門故云戰伐田獵之服非盛者也此謂諸侯有喪鄰國之君有以大白兵車而賵之者○附東滙陳氏曰國君之喪鄰國固有以此賵者亦或本國自有之賵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喪者非尸柩之事不親也舉之舉以東○疏曰坐猶跪也謂賵者跪委物於地主人擯者舉而取之主人無親受者吉時人饋物主人皆自拜受之若有喪主於哀戚凡四方使者以物賵已悉不得拜受故使擯者受之而已○少儀○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曲禮○附東滙陳氏只以貨財助喪事曰賻不能則不問者以徒問爲可恥也○公賵玄纁束馬兩公國君也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兩馬士制也擯者出請入告主

[illegible]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全條詳見士喪禮下篇公賵章○薦馬馬出自道行器茵苞器序從主人之史請讀賵詳見士喪禮下篇重出車馬奠器從及讀賵之二章○主人袒乃行至於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詳見士喪禮下篇柩行及公使人贈之二章○賓賵者將命賓卿大夫士也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拜賓坐委之○贈者將命擯者出請納賓如初賓奠幣如初若就器則坐奠于陳凡將禮必請而后拜送○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凡賻幣無常以上八條詳見士喪禮下篇親賓賵奠賻贈章○贈死不及尸非禮也本見章下

右賻喪含襚賻賵奠賻第二章凡三十五條○又章下凡十六條

○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者何口實也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春秋公羊傳○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禮含賵襚各異人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以晚已殯故言晚但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明君之於臣有含賵之義所以助喪盡恩含不必用示有其禮○春秋穀梁傳○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魯成十三年曹伯盧卒于師盧謚宣言桓蓋之誤也諸侯請含以朋

友有相唉食之道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附東滙陳氏曰襲賤者之事諸侯從之不知禮也襄公
朝于荊康王卒在襄二十八年楚言荊者州言之○補注康王楚子也僭稱王荊人曰必請
襲欲使襄公衣之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强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巫祝
桃茢君臨臣喪之禮○附東滙陳氏曰荊禹貢州名楚立國之本號魯僖公元年始稱楚襄公朝楚適遭楚子昭之喪魯
人知襲之非禮而不能違於是以君臨臣喪之禮先之及其覺之而悔已無及矣此其適權變之宜足以雪恥○邾
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弔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
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言侯玉者時徐僭稱
王自比天子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
者未之有也容居以臣欲行君禮徐君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疏曰注云君行則親含者上

云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是也大夫歸含者雜記諸侯之喪君使人弔含贈襚是也若是臣來其禮簡易者則行簡易
之禮若君來其禮廣大者則行廣大之禮易于雜者謂應簡易而爲廣太實是臣而行君禮者未之有也又云于音近迂
迂是廣大之義○以上檀弓○附東滙陳氏曰考公之喪徐國君使其臣容居者來弔且致珠玉之含言寡君使我親坐
而行含以進侯玉于邾君侯玉者徐自擬天子以邾君爲已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也又言其使容居以含者容居求即
行含禮也○石梁王氏曰坐當訓跪○附按別本使去聲今詳三使字皆當如字○王有姻喪晉使
趙成如周弔且致襚〔昭公九年春秋左氏傳〕○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
僖公成風之襚禮也秦景諸夏欲通徹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贈僖公并及成風本非魯方嶽同
盟無有相赴弔之制故不譏其緩而以接好爲禮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
焉書也以無忘舊好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春秋左氏傳〕○衛有太史曰柳
莊寢疾獻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
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

服而往遂以襚之脫君祭服以襚臣乃親賢也○檀弓○附盡卑方氏曰先儒多美衛獻公能親賢盧
陵胡氏謂獻公與弑未必能親賢如此皆未得其實衛獻之親柳莊以從出之私耳諸侯祭服豈得私襚其臣以干王章
且莊已死何妨終祭往弔若欲請其遺言當于寢疾時不當于疾革也時君驕汰故記禮者以爲盛德之事而錄之其實
皆遠于禮未可以訓○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
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闘死於門屋霤下也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曰得敝無
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常不共役事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襚衣也比殯三加襚
深禮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犀軒卿車直蓋高蓋坐引者以師哭
之傳喪事以盡哀也君方爲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行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定公九年春秋
左氏傳○隱公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
蓋通于下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春秋公羊傳〕○歸死者曰賵

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
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
知之辭也交譏之〔春秋穀梁傳〕○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謂賻賵者
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
高徒猶空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疏曰既無忠信禮于何而傳乎言不可傳行也○附東滙陳氏
日攝貸也十箇爲束每束五兩蓋以四十尺帛從兩頭各卷至中則每卷二丈爲一箇束帛是十箇二丈今之五匹也乘
馬四馬也伯高不知何人意必與孔子厚者冉子知以財行禮不知聖人之心則于其誠不于其物也雖若自責之言實
則深責冉子矣○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前者君所使舍已入而哭之哀
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
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

所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疏
曰論語言顏回之喪子哭之慟慟比出涕則爲甚矣又舊館
之恩自不得比顏回之極而說驂於舊館借車於顏回若以
舊館情疏而厚恩待我我須有賻爾故說驂以賻之若顏回
則師徒之恩親乃是常事顏回之死必當以物與之而顏路
更請賣車爲椁以其不知止足故夫子抑之○以上檀弓○
附按疏引孔子待回事與此發明而義可見矣但所謂抑其
不知足者其見猶淺未若胡氏之言之深切著明也胡氏曰
孔子過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
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
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
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我之有
無而已夫君子之財用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咺呼阮反賵芳
鳳反○宰官咺名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謚故以字配姓
○疏曰賵者助喪之物士喪既夕禮云公賵玄纁束帛兩馬
士之制只得駕兩馬大夫以上皆駕四馬此宰咺來歸賵蓋用四馬也賵死不及尸尸未葬之通稱弔

生不及哀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非禮也春秋左氏傳○今按杜氏諸侯已上
既葬則衰麻除論詳見喪大記下篇作主章下○仲子者桓之母也喪事有賵賵者
蓋以馬以乘馬束帛疏曰上云以馬與士既夕禮同下言乘馬與士異車馬曰賵貨
財曰賻衣被曰襚春秋公羊傳○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
貝玉曰含錢財曰賻乘繩證反○疏曰士喪禮賵用兩馬若大夫以上皆乘四馬故賵用乘馬馬數
雖同其馬大小則異故何休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
侯馬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曰駒高五尺以上是也士喪
禮公賵玄纁束公羊傳亦云以乘馬束帛何休云束帛謂玄
三纁二休又云賵者覆也當覆被亡者之身賻猶助也皆助
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知生者賵賻知死者
含襚耳含者實口之名雜記云將命者執璧委於殯東是諸
侯用璧士喪禮含用米貝故傳舉貝玉總之也○春秋穀梁傳○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
子之外祖母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

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
可以稱旌繁乎繁步干反○求冉有名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哀公二十三年春秋左氏傳
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
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詳見士喪禮上篇大斂奠章下○今按士喪禮朔夕奠皆有賓位拜賓入
奠卒奠拜賓盡喪奠主人不親皆責助奠○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
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詳見喪變禮篇因凶而吉章○天子諸
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
於兄弟大功以下者詳見喪大記下篇虞祭章下○卒哭獻畢戶出門入徹主
人不與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篇卒哭章獻畢條內○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于門
外如朝夕臨位詳見士虞禮篇門外位章○朋友虞附而退見下會葬章○曾子問

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詳見喪變
禮篇因凶而吉章○宰夫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
侯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詳見喪大記上篇職臣民章○職喪掌諸
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
事詳見喪大記上篇總目章○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
聽役於司徒詳見曲禮篇言語之禮章○童子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
人之北南面詳見少儀篇品節章及喪服篇緦麻三月章緦麻條下○士之喪胥爲侍士是
斂詳見喪大記上篇小斂章○助葬必執紼見下會葬章
右執事助奠助祭治事第三章凡十三條○又章下凡二條○孔子之故人曰原
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子張

之喪公明儀爲志焉檀弓以上

送葬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辟音避○曲禮○附東滙陳氏曰不由徑不苟取其速也不避泥潦嫌于憚勞也○會葬之禮於鄗上從竟至墓主爲送葬來○竟音境○相爲去聲○文公五年春秋穀梁傳

揔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此弔者恩厚薄去遲速之節也附當爲祔○疏曰相趨謂與孝子本不相識但相聞姓名而來會趍喪也恩既輕故柩出廟之宮門而退去相揖謂經會他處已相揖者恩後深故待柩出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也相問謂會相餉遺恩轉深故至窆而退也相見謂身自執贄相請往來恩愈厚故至葬竟孝子反哭還至家時而退也朋友謂昔情重生死同殷故至主人虞附而始退也知生者弔今注云弔則知是弔生人也○雜記○附按東滙陳氏云相趍者古人以趍示敬論語過之必趍左傳免冑趍風之類是也言此弔者與主人昔嘗有相慕之敬故來弔喪以情輕故柩出廟之宮門即退去也相揖者已嘗相會相識相問遺者是有往來恩義故其退以次而遲若嘗執贄行相見之禮者情又加重故待孝子反哭于家乃退朋友恩義更重故待虞祭祔祭畢而後退今詳此所謂朋友者謂志同道合而情誼篤于夙昔者故獨與諸人不同○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月外姻至姻猶親也○疏曰釋例曰爲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奔修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其諸侯相弔則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是已禮也同位至待其使還也外姻至親戚畢集也於天子言畢至以下不言畢者天子海內爲家天下聞喪無敢不至諸侯同盟或來或否大夫出使本奉君命雖或聞喪未必盡來故不言畢也何休膏肓以爲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爲短○隱公元年春秋左氏傳○附按傳言同軌畢至疏引釋例所解是也說已見上弔章下同人有喪條○君若載而後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後奠詳見士喪禮下篇載章下○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以義奪孝子宮殯宮出謂柩已在路退去也三命引之凡移九步君弔不必於宮朝喪朝朝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五十四 弔禮 會葬

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弔焉○疏曰君弔禮既畢友其柩出殯宮之門孝子號慕攀轅柩車不動君奪孝子之情命遣引之三步則止所以止者引者不忍頓奪孝子之情故且止柩君又命引之三步又止如是者三柩車遂行君便退去○檀弓○附按東滙陳氏云弔於宮於其殯宮也下又言君來時不必恒在殯宮或當柩朝廟之時亦如之或已出大門至平日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哀而暫停柩車則亦如之今詳亦如之者如上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也按朝廟則柩尚未出國與上同即哀次已出大門而君亦行此禮見人君奪孝子之哀情人子之孝人君以禮節孝子之哀父子君臣交篤之情一禮而兩見之矣○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詳見喪變禮篇奔喪章○望柩不歌曲禮○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引音胤壙苦晃反○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柩羸者○疏曰引柩車索也弔葬本爲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也若從柩及壙皆執紼者及至也紼引棺索也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見則餘人不得遂行也皆散而從柩也至壙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皆以執紼示助力也注云車曰引引者長遠之名故在車車行遠也紼是擒舉之義故在棺棺唯擒舉不長遠也又羸餘也從柩者是執引所餘羸者也何東山云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羸數外也○檀弓○附按下文弔非從主人條記文言四十者執紼注又言非鄉人則少長皆反則是又以年之老與地之遠而不必皆執紼也蓋此言其大槩而下文又細爲區別耳○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助葬必執紼以上曲禮○臨喪不笑檀弓○附按上文言執紼不笑執紼就下棺者言也猶有四十之上二十之下不在執紼內者則此臨喪二字可以盡括之也與上文並非重出○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言弔者必助主人之事從猶隨也成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丁壯時故執紼待盈坎也非鄉人則長少皆反優遠也○雜記○附按東滙陳氏云言弔喪者是爲相助凡役非徒隨從主人而已今詳鄉人四十者待盈坎則必身親盈坎之事可見同鄉之相親睦而有事則交相助也淳厚之風俗即爲禮矣○乃反哭賓弔自西階曰如之何詳見士喪禮篇反哭章

右會葬第四章凡十四條○又章下凡九條○文公九年二月叔孫得臣

如京師辛丑葬襄王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〇春秋公羊傳〇附按上本章同執皐至疏云諸侯不得越境而奔喪共弔葬之禮則此注云惡文公不自往恐非是即就傳文言亦當從我有往者則書之一例

〇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不得備禮葬〇春秋穀梁傳〇附按上公羊傳言我有往者則書其例極平所謂孔子忠恕春秋也其爲不及時與過時已無可考則單從此一例爲正今穀梁單言危不得葬已偏又檢胡傳本所載首註謂前年公子遂葬襄公今年得臣葬襄王是夷周于晉也即據本經文前後而作此疑似之論不尤易惑人乎夫諸侯不得越境而奔卿共弔葬之禮矣得臣非卿乎則于禮更何加焉凡說春秋者多取義于所關者重即屬易失聖人本眞之由此朱子之所以言及胡傳而不盡是之不深取之也

〇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甍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附按以上皆經文禮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明母以子貴故曰禮〇春秋左氏傳

〇襄公三十有一年滕子來會葬春秋

〇昭公三十年秋八月葬晉頃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之事於是乎使卿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春秋左氏傳

〇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蓋時俗過制故文襄貶節之猶過於古〇昭公三年春秋左氏傳

〇齊姜甍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禮〇襄公二年春秋左氏傳

〇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襄公二十九年春秋左氏傳〇附按此左別傳所載也上條文襄之霸注言先王之制則此諸侯送葬之非禮可知矣

〇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詳見喪大記下篇柩行章下

谷風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匍音蒲匐蒲五反〇詩邶風〇附朱子集傳曰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又周旋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〇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舂束容反相息亮反〇助哀也相謂送杵聲〇附東滙陳氏曰五家爲鄰相者以音聲相勸相蓋舂人歌以助舂也二十五家爲里巷歌歌于巷也

〇適墓不登壟壟力勇反〇爲其不敬壟塚也墓塋域〇附按孝子之敬其親也在生事之之禮無所不至若沒後葬之而登其塚則大不敬矣推此心也將由親而上爲祖爲曾由親而下爲兄爲弟皆視此矣從子孫已畢于我亦當由一體推之而無相褻之道況或至他人之墓所而將雄視其上而以凌之乎則益非所以肅人之觀瞻

〇適墓不歌非樂所也〇以上三條曲禮

右哀有喪第五章凡四條〇又章下凡四條

〇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朱子集註曰臨喪哀不能甘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〇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〇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狎謂素親狎朱子集註曰凶服者式之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

〇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朱子集註曰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〇范氏

日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
與趙盾有不期然而然者○以上三條論語○襄公十有九
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何
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
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春秋公羊傳

欽定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五十五

東萊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喪禮義第七十五

喪禮十三右篇喪禮悉備凡喪之禮皆有其義不得服制然也古無此篇今取禮記論孟孝經家語荀子書大傳白虎通諸書之言發明喪禮之意者集為此篇以補釋義之闕○附按此篇極長舊本前不分節目則別篇言詳見于此者苦難查檢故今亦倣各篇分為十七章而以經傳細爲之別焉

補

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為孝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喪禮曰死於適室知據死者稱喪也生者喪痛之亦稱喪禮曰喪服斬衰易曰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孝經曰孝子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白虎通義

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殺戶教反○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民知嚴上則此禮達於下也○禮運○附東滙陳氏曰禮本於天天理之節文也殺效也效於地者效山澤高卑之勢為上下之等也本記下文殺以降命以下乃詳言之列于鬼神禮○喪祭之禮所以明有五經莫重于祭也喪祭人事之儀則也

臣子之恩也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倍音佩○經解○附方氏曰臣子之亂生于無恩故以喪祭之禮禁之○東滙陳氏曰喪祭之禮廢此復設喪祭以明上文之義○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孝經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孝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大戴禮○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詳見經解樂義篇○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飾喪紀也詳見學義篇○喪禮忠之至也謂哭踊袒襲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謂小斂大斂之衣服葬之明器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謂來賻賵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疏曰喪禮是忠心追

念服器是仁愛其親又喪用幣則於事合宜○禮器○附東滙陳氏曰附於身附於棺皆必誠必信所以爲忠之至斂之衣服葬之器具皆全備無缺莫非愛親之誠心故亦曰仁之至朝聘燕享幣有常所故幣帛饒餼將其厚意義之至也此仁與義之爲道皆可于行禮之際觀之故曰禮其本也○附按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言仁義之道之推行其始初即是禮則後來之是禮不待言矣蓋從仁義之推行處言禮是其本非以禮爲仁義之本也此本字與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本字同義陳氏注于其本二字之義尙未明○故禮義也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禮運○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盡子忍反○沒終也○祭統○子曰孝子之事親病則致其憂色不滿容行不正履喪則致其哀擗踊哭泣盡其哀情祭則致其嚴齋戒沐浴明發不寐○孝經○附按朱子孝經刊誤謂此亦格言也又晉本孝子之事親下有也字今依朱子古本去之○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謂若始死哭踊無節也人

有曲而殺也謂若父在爲母期也有經而等也謂若天子以下至士庶人爲父母三年○疏曰君子之於禮一也然有直而行謂親始死孝子哀慼哭踊無節直任己天性而行也曲殺謂服父斬衰三年若父在爲母則又齊衰期也經常也常而等謂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雖尊卑有異而服其父母則貴賤同等也○禮器○附按東滙陳氏云親始死而哭踊無節是直情而徑行父在則爲母服期尊者在則卑者不杖是委曲而減殺父母之喪無貴賤皆三年大夫士庶祖皆十五是經常之禮一等行之今詳禮原如是故君子之於禮即如是皆言有者排數其不同而皆爲君子之於禮所有也記原文其九句九項今黃先生只錄其首三句

右統舉喪祭禮第一章凡十條○又章下凡四條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主喪哀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祭主敬○疏曰喪禮居喪之禮與及也禮有餘明器衣衾之屬也祭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檀弓○附按與其二字

緊對不若猶言縱使如彼不若如此是二字相連爲文也疏解誤○林放問禮之本朱子集註曰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是問子曰大哉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理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論語○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械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荀子王制篇○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母嫁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愼諸蓋與盍通○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子思曰吾何愼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有其

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吾何慎哉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疏曰嫁母之服喪服無文按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則親母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又鄭止言齊衰期不言嫡庶故蕸周衰章並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嫡子雖主祭猶宜服期而喪服爲出母期嫁母與出母俱是絕族故知與出母同也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爲父後爲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者何鄭荅云子思哭嫂爲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又曰請若嫁母之家主人貧乏斂手足形還葬已雖有財不得過於主人故注云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檀弓○附正學方氏曰禮者君子恒履之器也不可斯須遠于身豈以家之貧富時之通塞爲行否子思賢者其于道粹矣信斯言也烏在其吻于道○嚴陵方氏曰禮父沒爲父後者於出母無服無所用其慎也不忍質言其故故以無其時爲辭蓋出母死于父沒之後而已爲父後則無禮之可行矣○附按疏謂嫁母之家主人貧乏已雖有財不得過之按孔子云君子周急不繼富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然則雖無服之鄰里猶將周之

與之况嫁母乎其子以貧而至少矣贈襚者雖不多而已過乎子遂非禮而必不可乎注大槩言未見其病疏推其說而曲定貧者言則似拘備而大失禮意矣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捭卜麥反注作擗又作擘皆同汙烏華反抔步侯反蕢音由苦怪反桴音浮○言其物雖蕢略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汙尊鑿地爲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爲凷聲之誤也由墣也謂搏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疏曰禮始諸飲食者欲名吉禮先以飲食爲本但中古之時飲食質略雖有火化其時未有釜甑也以水洮釋黍米加於燒石之上以燔之故云燔黍或捭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孰之故云捭豚又鑿地汙下而盛酒故云汙尊以手掬之而飲故云抔飲又搏土由爲桴皇氏云桴爲擊鼓之物又築土爲鼓以上之物非但可以事生亦可致其恭敬於鬼神也中古者謂神農也蕢字是草名不可爲桴桴與土鼓相連故讀爲由由土塊也○附東滙陳氏曰蕢桴搏土塊爲擊鼓之椎也人心無僞雖簡陋如此亦自可以致敬乎

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招之於天○附東滙陳氏曰所以升屋者以魂氣之在上也然後飯腥而苴孰飯扶晚反苴子餘反○飯以稻米上古未有火化苴孰取遣奠有火利也苴或爲租○疏曰上言古代質素此言後世漸文謂五帝以下至於三王及其身之死也升上屋而號呼臯引聲之言某謂死者名令其反復魂不復然後浴尸而行含禮也於含時飯用生稻之米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至欲葬設遣奠時而用苞裹孰肉以遣送尸法中古修火化之利也故天望而地藏也疏曰天望謂始死望天而招魂地藏謂葬地以藏尸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知音智○疏曰所以地藏者由體魄則降所以天望招之於天由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首手又反生者南鄉鄉許亮反○鄉陽也○疏曰體魄降入於地爲陰故死者北首歸陰之義死者既歸陰則生者南鄉歸陽也○附按疏謂南鄉歸陽非是北首歸陰者人原自無而有是原自陰而來今復自有而無則還其始初故可曰歸也若在生之南鄉則謂之受陽可謂之法陽亦可而絕無歸字之義也皆從其初疏曰謂今世飯腥苴孰及北首南鄉之等非是今時始爲此事皆取法於上古中古而來○運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哭泣由中非由人也

○疏曰本謂心也凶事喪親之事也詔告也孝子于親喪痛由心發故啼號哀泣不待告而自至是反還其孝親之本心也○禮器○附東滙陳氏曰本心之初天所賦也貴于反思而不忘禮制之初聖所作也貴于修舉而不墜二者皆有初故曰不忘其初將痛哭泣不待詔告以其發于本心之自然也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跣悉但反扱初洽反衽而鴆反○親父母也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巾貊頭笄纚之存象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五藏者腎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矣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貊亡白反本或作貊○又疏曰笄謂骨笄纚謂韜髮之繒言親始死孝子先去冠唯留笄纚也無屨而空跣也上衽謂深衣前衽扱之於帶以號踊履踐爲妨故交手哭謂交手拊心爲哭也肺在上性近於燥故云焦肝近肺故云乾腎近下性多潤而亦傷矣不舉火者哀痛之甚情不在食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鄰里糜粥以飲食之○附東滙陳氏曰上衽深衣前襟也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也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

痛疾於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言人情之中外相應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懣亡本反○故袒而踊之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附東滙陳氏曰哭踊本有數此言無數者又在常節之外也懣煩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墻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殷殷並音隱○爵踊足不絕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虞也○附東滙陳氏曰發胷也爵踊似爵之跳足不離地也殷殷田田擊之聲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汲音急○望望瞻望之貌也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

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說反哭之義也○疏曰喪亦亡也重言之者丁寧之也似人之一逝不復來也以不可復見故反哭之時哭泣辟踊盡哀而休止○附東滙陳氏曰汲汲促急之情也皇皇猶彷徨之意盡哀而止者他無所寓其情也心悵[illegible]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illegible]也愴初亮反惚音忽愾苦代反○說虞之義○疏曰心悵焉愴焉者此明反哭之後虞祭之時也祭之宗廟者謂虞祭於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壙古晃反○言親在外在土孝子不忍反室自安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勤謂憂勞○疏曰哭泣無時者此明終喪思慕之心也服勤者言服處憂勞勤苦亦非謂傷而為是乃人情悲慕之實也○問喪○附東滙陳氏曰自心悵焉愴焉以下至此言反哭至終喪之情惚猶恍惚也愾猶歎愾也勤謂憂苦也○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始猶生也念父

[illegible]已不欲傷其性○疏曰所以節哀者欲順孝子之悲哀而使之漸變也以君子念父母之生已恐其傷性故也○附東滙陳氏曰孝子之哀發于天性之極至豈可止遏聖人制禮以節其哀蓋順以變之也言順孝子之哀情以漸變而輕減也始猶生也生我者父母也毀而滅性是不念生我者矣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疏曰始死招魂復魄盡孝子愛親之道也非但招魂又分禱五祀冀精氣之復反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求諸幽之義也疏曰北方是幽故復者北面○附按疏將有禱祀之心與復說成兩項恐失記文之意東滙陳氏云行禱五祠而不能囘其生又為之復是盡其哀親之道而禱祀之心猶未忘于復之時也望反諸幽望其自幽而反也鬼神處幽闇北乃幽陰之方故求諸鬼神之幽者必向北也此乃得之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疏曰孝子拜賓之將先為稽顙而後拜者哀戚之至痛必稽顙者稽顙為痛之甚也此拜稽顙拜文在上者于拜內而以先稽顙為異非拜後乃稽顙也○附東滙陳氏曰注觸地無容以頭觸地無復禮容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耳尊之也食道褻米貝美○疏曰死者雖無

所知不忍虛其口焉飯食人所造作細碎不絜故為褻米貝天性自然為美○附東滙陳氏曰言不是用飲食之道但用此美潔之物以貲之耳○附按食道為人之常故言褻米貝異常故言美疏解恐不合銘明旌也神明之旌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不可別形貌不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謂重與奠○疏曰按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又司常云大喪共銘旌注云王則大常按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以尺寸易之按士喪禮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從遣車之差以喪事略故也[illegible][illegible]命之士則士喪禮云以緇長半幅長一尺赬末長終幅長二[illegible][illegible]長三尺愛之斯錄之者謂孝子思念其親追愛之道斯此也[illegible]於此為重以存其神也敬之斯盡其道者謂於此設奠盡其[illegible][illegible]之道焉耳鄭以下文有重及奠故以此注為下張本也然此二句亦得總承明旌之義故士喪禮為銘下鄭注引此愛之敬之二事以解銘旌以義得兩適故鄭彼此二解○附東滙陳氏曰士喪禮銘曰某氏某之柩初置于宇下西階上及為重畢則置于重殯而卒塗始樹于肂坎之東○附按記文二斯字疏訓此似應訓即也乃于全句虛字神情俱順適與論語再斯可矣為一例○又按明旌書而重不書此有錄字當以總承明旌一說為是且前

後諸須俱另言一事卽先提明其綱不應■重寄異況此二句止愚案承上文語氣今據三說確知鄭此處之注非是矣

重主道也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疏曰主者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所以依神也按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與附相近

殷主綴重焉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疏曰謂殷人始殯置重于廟庭作虞主訖則綴重縣於新死者所殯之廟也去顯考乃埋之者謂今死者世世遷遷至爲顯考其重恒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既遷經復有廟顯考謂高祖也○附按高安朱氏云方殺云重設于始死之時主立于既葬之後則重非主也有主之道爾殷雖作主矣猶綴重以縣于廟不忍棄之也周則作主而徹重不敢瀆之也按重與主皆所以依神有柩又設重故謂重有廟而立之主故謂主今詳方氏不忍棄之之說則疏謂殷人重與主同埋者應爲是○又按疏之解注謂埋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復有廟者是也而訓注題考爲高祖者恐于字義不順夫高祖則爲顯高祖考矣注只是指目前亡者之爲顯考謂當無廟而去此本主時乃埋之也

周主重徹焉周人作主徹重埋之○疏曰周人虞而作主而重則徹去而埋之既夕禮將葬句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云重既虞將埋之是埋重於門外之道左也君虞主亦埋於

祖廟門外之道左按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左氏說虞主所[illegible]聞文[illegible]毀之云按上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illegible]柩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illegible]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是鄭既練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也○附按主之說詳見喪大記下篇

作主章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哀素言哀痛無飾[illegible]也凡物無飾曰[illegible][illegible]

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齊側皆反○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疏曰奠謂始死至葬之祭名以其時無尸奠置於地故也又廣論虞祭及卒哭練祥之祭言此等祭祀之禮則主人自盡孝養之道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若親存然故設祭必如生存也注云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也○附方氏曰士喪禮有素俎士虞禮有素几皆其哀而不文故也喪葬凶禮故若是至于祭祀之吉禮則必自盡以致其文焉故曰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然主人之自盡亦豈知神之所享必在于此乎且以表其心而已耳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算數也○疏曰撫心爲辟跳踊[illegible]孝子喪親哀慕至懣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爲準節文章之數其事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是爲一節士含死日至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而踊明日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又踊凡三日爲三踊也大夫五踊含死日至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七踊含死日至六日而殯初死日一明日襲又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含死日至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至五日小斂爲二其間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斂則一其朝不踊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此則爲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鄭注云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是也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

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疏曰言袒衣括髮者是孝子形貌之變也悲哀慍恚者是孝子哀情之變也必去吉時服飾者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多惟袒而括髮又去飾之中最甚者也孝子悲哀理應常袒而又有所袒有所襲者以明哀之限節哀甚則袒哀輕則襲也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

也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疏曰葬時居喪著喪冠麻絰身服衰裳是純凶也又尋常弁絰以麻爲環絰今乃去喪冠著素弁又加環絰用葛不用麻故云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者以下文云有敬心焉故知爲天子諸侯也鄭注周禮司服云弁如爵弁而素不云麻是用素絹也以葛與弁絰連文故云葛爲環絰然則要帶猶用麻也卒哭乃服受服者喪服注天子諸侯既虞大夫士卒哭乃受服喪服以七升以上卒哭與虞其月不同士虞與卒哭同在一月故解爲大夫以上既虞士卒哭受服此當言既虞與卒哭則注云卒哭者誤也引雜記者證既服弁絰其衰亦改按喪服衰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則葬時更制其衰袂三尺二寸袪尺八寸是改喪服之衰也熊氏皇氏等並爲錫衰○附按男子首絰重于腰絰豈有首葛而腰絰反用麻者乎且亦非與神交之道之意記不言者可知也疏謂腰絰猶用麻者非是

有敬心焉盼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朱盼時○附東滙陳氏曰居喪時冠服皆純凶至葬而吾親托體地中則當以聘敬之心接于山川之神也於是以裕素爲弁如爵弁之制以葛爲環絰在首以送葬不敢以純凶事服交神者示敬也故曰有敬心焉

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冔況甫反○周弁殷冔俱祭冠而素[illegible]

周也○疏曰士冠禮周弁殷冔夏收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弁而祭此弁既對冔故知俱象祭冠而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歠昌悅反食音嗣○尊者奪人易也歠歠粥也○疏曰此論尊者奪孝子情之法歠者親喪三日之後歠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爲其歠粥病困之故君必有命食蔬飯也其士之主人主婦君不命也問喪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附按君命食之食似宜如字蓋當歠粥時而三人者或猶不肯食故君必有命以使之食臨以君命者欲其不得不從也然于當食時而强之以赴禮非于不當蔬飯時而命之以非禮也或曰如是則病字何解曰三日而不食則亦未有不病矣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親所行禮之處

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親所饋食之處○疏曰謂葬窆訖反哭親所行禮之處謂平生祭祀冠昏在于堂室謂親所饋食供養之處此皆言在廟也故既夕禮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鄭注云反諸其所作也又云主婦入于室注云反諸其所養也其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今下云反哭之弔也亦謂在廟○附按東滙陳氏云此室與室皆謂廟中也卒窆而歸乃反哭于祖禰其二廟者則先祖後禰今詳不哭于廟者不入廟門而哭也則是堂在廟前而室又在廟旁皆非入廟而哭也與平時之經禮自不相妨陳氏謂在廟中者對殯宮之中而言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哀痛甚○附東滙陳氏曰哀之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當此之時亡矣失矣不可復見吾親矣哀痛於是爲甚也賓弔畢而出主人送于門外遂適殯宮即先時所殯正寢之堂也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封當爲窆謂下棺也○疏曰注知非封土爲墳者以既夕禮實土三人拜鄉人乃反哭周既如此殷亦然且殷既不爲損故知封當爲窆

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慤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疏曰廟是親平生行禮之處今反哭於廟思想其親而不見故哀悲爲甚苦墳者非親存所在之處從來至此始有悲哀耳今弔者於此哀情發慤故云慤也○附東滙陳氏曰殷之禮窆畢賓就墓所弔主人周禮則俟主人反哭而後弔孔子謂殷大質慤者蓋親之未土固爲可哀不若求親于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爲尤甚也故弔于墓者不如弔于家者之情文爲兼盡故欲從周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北方國北也首手又反○疏曰土之謂往下之語助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附東滙陳氏曰葬則終死事矣故葬而北首不復如殯時之南首者三代通用此禮也南方昭明北方幽暗之幽釋所以北首之義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祝先歸○疏曰祝先歸宿戒虞尸按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附東滙陳氏曰柩行至城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既窆則用此玄纁贈死者于墓之野此時祝先歸而宿虞祭之尸矣宿讀爲肅進也虞猶安也葬畢迎精而反日中祭之于殯宮以安之也尸之爲言主也不見親之形容心無所係故立尸而使之著死者之服所以使孝子之心主于此也禫祭以前男女異尸異几祭于廟則無女尸而几亦同矣少牢禮云某妃配是男女共尸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日中將虞省其牲

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舍音釋○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家人凡祭墓爲尸○疏曰几依神也筵坐神席也席敷陳日筵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嚮南以東爲左孝子先反脩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於墓左以父母形體所託故禮其地神以安之也反謂所使奠墓左有司之歸也虞者葬日還殯宮安神之祭名必用日中者是日時之正也○附東滙陳氏曰士之禮虞牲特豕孝子先反而視牲別令有司釋奠以禮地神待此有司之反即于日中時虞祭也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離力智反○弗忍其無所歸

是日也以虞易奠虞喪祭也

卒哭曰成事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疏曰以士虞禮無文唯雜記及此有卒哭成事故鄭約之爲解又稱蓋以疑之虞祭之時以其尙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祭以吉爲成故也○附按士虞記于三虞卒哭總曰哀薦成事卽此可知三虞之成事成其虞祭安親之事也至于卒哭成事上承前祭文與義應皆同乃見孝子篤厚于祭而致其哀薦之意若以成事爲成吉事豈以親喪漸吉亦有可幸而必用此上告耶且與哀薦二字義亦不順矣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卒哭吉祭○附按或疑舊說三虞卽是卒哭此說似長日今觀朱子家禮三虞之後另有卒哭朱子偏覽群書酌定如此則凡從前經傳文已體會而分辨之似當止從朱子○又按或疑舊說亦自有理而朱子之意必當從者則何在且他俱姑勿論但言三虞卒哭命名之意虞爲安主則三虞皆所以安親也卒去無時之哭則此祭又就人子言爲親爲子取義既不同又安有合二事爲一祭如是儉略而制爲禮者乎朱子所定自平穩妥當而無可議

明日祔于祖父疏曰士虞禮云明日祔于祖父則祭之明日祔也○附東滙陳氏曰祔之爲言附也祔祭言吉

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也禮云明日以其班祔明日者卒哭之次日也卒哭時告于新主曰哀子某來日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及祔祭時則奉新主入祖之廟而并告之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孫必祔祖者昭穆之位同所謂以其班也禮畢虞主復于寢三年喪畢遇四時之吉祭而後奉新主入廟也虞祭間一日而卒哭與祔則不間日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 末無也日有所用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其祭祝曰哀薦曰成事○疏曰士云虞卒哭及祔皆據得常正禮此所云謂不得正禮故謂之變以其變常禮也所以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或事有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卽葬者卽喪服小記所云赴葬者赴虞三月而後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尙餘不有無祭謂之爲變其既虞之後變禮而之吉祭也之往也既虞往至吉祭其禮如何必於是日接謂於是三虞卒哭之間剛日而連接其祭所以恒用剛日接之者孝子不忍使親每一日之間無所歸依注云虞禮所謂他用剛日此註所云變者虞禮謂之他也○附按注疏解此節似因誤引他用剛日遂失記文本意今詳其變而之吉祭也爲是緊項上文吉祭易喪祭句乃今迂及于速葬速虞以後卒哭以前謂剛日而連接其祭信如其說速葬速虞去三月卒哭尙遠

矣必每逢剛日而祭則亦不勝祭矣況卽使剛日連接柔日已俱缺之以此解必于是日接將記文不忍一日末有所歸句愈解得無著落矣○又按疏解變字太著意以吉祭易喪祭卽是變而之吉祭易之卽變之也蓋變而之吉祭四語祇是申解上文明日二字他用剛日說見士虞禮篇祔祭章下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期而神之人情○檀弓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 偯於豈反俗作哀非說文作依云痛聲也音同○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疏曰禮記閒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此注據斬衰言之是氣竭而後止息又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是偯爲聲餘委曲斬衰則不偯故云聲不委曲也 禮無容 觸地無容○疏曰此禮記問喪之文也以其悲哀在心故形變於外所以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言不文 不爲文飾○疏曰按喪服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又曰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鄭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今此經云言不文則謂臣下也雖有言志在哀感不爲文飾 服美不安 不安美飾故服縗麻 聞樂不樂 聞樂如字不樂音洛○悲哀在心故不樂也 食旨不甘 旨美也不甘美味故疏食水飲 此哀戚之情 謂上六句 三日

不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 三日不食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 三年之喪天下達禮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爲制者使人知有終竟之限也○附按舊本上文孝子之喪親此哀戚之情此聖人之政本節示民有終四句下皆有也字今依朱子孝經刊誤古本盡去之又三日不食舊本不字作而今亦從朱子古本 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 周尸爲棺周棺爲槨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尸內於棺也 陳其簠簋而哀戚之 簠音甫簋音軌○簠簋祭器也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感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擗婢亦反踊音勇○男踊女擗祖奠載柩而送之○疏曰按問喪云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墻然則是女質不宜極踊故以擗言女既有踊則男亦有擗是互文也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 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疏曰按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則兆是塋域也卜者孔安國云恐其下有伏石涌泉復爲市朝之地故卜之是也○附按上文哀戚之情及哀戚之舊本戚皆作感又本節安猶舊本作安厝今亦皆改從朱子古本 爲之

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立廟祔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疏曰祔祖謂以亡者之神祔之於祖也按檀弓卒哭之明日祔於祖父則是未卒哭之前皆喪祭也既祔之後則以鬼禮享之然宗廟謂士以上則春秋祭祀兼庶人也○附按舊本疏內有春秋祭祀四字而將經文春秋祭祀八字誤脫今補之 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愛敬哀戚孝行之始終也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附朱子孝經刊誤曰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尤情約也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 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疏曰祭祀之禮者此陳不變之事若祭祀之禮不變卽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及先求陰陽犧牲騂黑之屬也居喪之服者殷雖尊貴猶服傍親周則以尊降服哭泣之位者殷不重適以班高處上周世貴正嫡孫居其首皆如其國之故者謂故俗也凡上諸事悉不改革行之如本國俗也然上既舉三條餘冠昏之屬從可知也謹脩其法而審行之者并結前事各令分明謹脩本國之法審愼以

之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子孫在周者悉行其先世之禮是不變俗也○曲禮○附按此條注疏似失之若就夏殷周之悉大不同言如二王之後固不爲周所變然周亦孰是變而從夏殷者自不煩有此論也此蓋指禮內相沿之俗小有不同處故謂君子非以異俗爲貴乃有不求二字來歷耳如禮如服如位皆有其國歷來相沿之故俗君子不必作異皆可與同此乃所謂不求變俗若注疏所言皆是先世之禮非國俗矣然又恐其和而流故云禮脩其法而審行之則亦有必不可不從禮者非不愼而一驟以從俗然則平居皆如此非必居他國又其法即先王之法非另有一先祖之制度也

○喪不慮居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毀不危身危身謂憔悴將滅性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附劉氏曰喪禮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爲厚葬而致有敗家之慮家廢則宗廟不能以獨存矣毀不滅性不可過爲哀毀而致有亡身之危以死傷生則君子謂之無子矣此二者皆所以防賢者之過禮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言其日月欲以盡心脩備之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附方氏曰必誠

謂于死者無所欺必信謂于生者無所疑喪三年以爲極句亡則弗之忘矣去已久遠而除其喪則弗忘矣則之言曾也○附按舊本極亡二字遷今從東滙陳氏本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有憂謂念其親無患謂毀不滅性故忌日不樂樂如字○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疏曰三日而殯者據大夫士禮也凡附於身之衣衾送終之物悉用誠信必令合禮不使少有非法以貽後悔焉耳矣三月而葬亦大夫士禮也凡明器之屬亦當誠信不追悔也○以上檀弓○附嚴陵方氏曰誠者物必堅良也信者用無僭忒也亡以人子而言盡喪期雖以三年爲極至于哀慕之心則至于身亡而弗能忘猶三年問所謂子之于親至死不窮也○附按注以亡貽親或疑若貽子則已是終身之憂矣日下以故字承者但點明一有一無耳所以有者以亡弗之忘則所以無者亦以必誠必信而家宅無一朝崩毀之患陳氏注之雙承上文者爲是也鄭注似失之蓋憂從內生患自外至以有者而遇忌日則哀慕念加以無者而遇忌日則敬謹益至故忌日不用樂焉疏皆不合刪之

右備言喪禮第二章凡八條○又章下凡十一條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謂處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愼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音義云孺子曰穀或曰穀讀爲鬬穀於菟之穀穀乳也謂哺乳小兒也所隆親所厚之親故死之爲道也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以其死不可再復故臣子於極重之道不可不盡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忠厚忠誠篤厚敬文恭敬有文飾野野人不知禮者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也瘠薄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禮記云天子之棺四重今云十重蓋以棺

槨與抗木合爲十重也諸侯已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蔞文章之等以敬飾之翣蔞當爲蔞翣鄭康成云蔞翣棺之牆飾也使生死終始若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生死始終如一則人願皆足忠孝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一國謂同在朝之人脩士士之進脩者謂上士也一鄉謂一鄉內之姻族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殣凡緣而往埋之荀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爲緘趙簡子亦云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云陳衣于序東三十稱今云三領亦促狹之甚也

殣道死人也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殣之以昏殣如掩道路之牝人惡之甚也凡常也緣衣飾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之不更經杖也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夫
是之謂至辱此蓋論墨子薄葬是以至辱之道奉君父也○附按此節緊承上節言刑餘罪人之喪注以本篇上文言墨言備故謂其意在墨子○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厭鳥甲反厭掩也
謂不使相侵掩紸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然而殯
斂之具未有求也紸纊爲注注纊卽屬纊也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垂涕恐懼然
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作之具之
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備豊足也然後告遠者
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
喪禮首尾三月也損減也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

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其忠誠也節人子之節也文器用儀制
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月朝月初月夕月末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
宅此大夫之禮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
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聖人爲之節制使賢者抑情不肖者企及故三月之葬其
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貌象也言其象以生之所
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喪禮者以生者飾死
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
也不以死異於生亡異於存○補注四如字不同二如字猶飾也謂飾死而如生亡如存以飾亡始卒沐浴
鬠體飯含象生執也儀禮鬠用組體謂爪揃之屬象生時沐執持之事不沐則濡櫛
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批髮爲栗濡濡也式與拭同

上喪月戶無有不沐浴者此云三末世多不備禮也充耳而設瑱士喪禮瑱用白纊飯以生稻
含以槁骨反生術矣生稻禾也槁枯也槁骨貝也術法也前說象其生此已下說反於生之法設
褻衣襲三稱縉紳而無鉤帶矣縉與搢同扱也紳大帶也縉紳謂扱笏於帶鉤帶帶之
鉤所用弛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鉤也褻衣親身之衣也士喪禮飯含後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設韐帶搢笏禮記曰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鄭玄云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士喪
禮掩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儇與還同繞也士喪禮幎目用緇幎讀如縈縈與還義同但鬠髮而已不加冠及笄也書
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士喪禮祝取銘置于重按銘旌有名而此
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也○附按此節上言書其名下又言名不見無此背戾文法且名既不見矣而柩安得獨明今
疑下名字是人字之誤則二病可均除薦器則冠有鍪而毋縱明器之冠有如兜鍪加首之形
而無韜髮之縱也甕廡虛而不實有簟席而無牀笫此言棺中不施牀笫大斂小斂

則皆有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
外形內不可用也竽笙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輿藏而馬反告不
用也禮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士葬用國車皆至葬時埋之具生器以適墓
象徙道也生器用器也弓矢盤盂之屬徙遷也徙道其生時之道器當在家今以適墓以象人行不從常行
之道更徙他道也○附按徙道謂生人遷居移徙之道今具生器以適墓卽象此遷居之道耳離家而遠去與沒而不復能用皆所以生哀故下文總承言之注解似迂曲略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
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略而不盡謂簡略而不盡備也貌形也但有形貌不加功精好
也趨與而藏之謂以輿趨於墓而藏之趨者速也速藏之意金謂和鸞革車鞅也說文云靷所以引軸者也杜元凱云靷在馬胷○附按趨輿趨謂行也若訓速似無取乎速藏之意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
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凡禮事生飾歡

也送死節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

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壟其貌象室屋也壙墓中壟冢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壟貌猶意也言其意以象生時也棺椁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衍字拂即茀也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鄭云以韋靶市軾及後戶也○附按斯字疑是軒字之誤軒謂車之前高也棺椁亦前高其取象乃相類無帾絲歶縷翣其貌以象菲帷幬尉也無讀為幠幠覆也所以覆尸士喪禮幠用夷衾是也帾與褚同禮記曰素錦褚又曰褚幕丹質鄭云所以覆棺也絲歶未詳蓋亦喪車之飾也或曰絲讀為綏禮記曰畫翣二皆戴綏鄭云以五采羽注於翣首也歶讀為魚謂以銅魚懸於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縷讀為柳翣字誤為縷耳菲謂編草為蔽蓋古人所用障蔽門戶者今貧者猶然或曰菲當為屝隱也謂隱奧之處也或曰菲讀為屝戶扇也幬讀為幬帳之幬尉讀為罻罻網也帷帳如網抗折其貌以象槾茨番閼也槾莫干反○既夕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

抗木橫三縮二無簀窒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槾扞也茨蓋屋也槾茨猶塈茨也番讀為藩籬也閼謂門戶壅閼風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抗苫不使外物侵內有象於槾茨番閼故喪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諜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殺生而送死謂之賊刻損減附增益也墨墨子之法惑謂惑亂過禮也殺生謂殉葬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之法式也儒者是矣○三月之殯何也此殯請葬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

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所至厚至親將徙而歸邱陵不可急遽無文飾故由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繇讀為由由從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事喪具也道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為愅詭其所哀痛之文也愅音革○愅變也詭異也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為齊衰苴杖之屬言本皆因於感動也卜筮視日齊戒修塗凡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此雜說喪祭也易服反喪服也賓出祭事畢即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補注反謂主人拜送賓而反也注言反喪服止是解易服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飾文也

○喪禮之凡凡謂常道變而飾謂殯斂每加飾動而遠禮記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久而平久則哀殺如平常故死之為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尒則翫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尒與邇同翫戲狎也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遂成也邇則褻慢敬不成久而平所以優生也優生養生也謂送死有禮復生有節也○以上五條荀子禮論篇○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月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為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疏曰此論曾子疾時人居喪不盡禮子

思以正禮抑之之事言苛聖王制禮法使後人依而行之故賢者俯而就不肖者技而及雖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俯以杖而扶病若今所言恐後人難爲繼耳○附按曾子之七日與樂正子春之五日不同者方先生以爲曾子不聞有悔者順其自然而無容心也說見喪通禮爲飲食章下

○穆公之母卒穆公魯哀公之曾孫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問居喪之禮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子喪父母尊卑同有幕衛也繆幕魯也幕所以覆棺上也繆縑也繆讀如綃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僭已久矣○疏曰此曾申對穆公使人也有聲之哭無聲之泣並爲哀也齊爲母斬爲父其情同也厚曰饘希曰粥朝夕米一溢孝子以此爲食也父母之喪貴賤不殊又言覆棺之幕天子諸侯各別布幕爲衛之禮繆幕爲魯之制蓋周公一人得用天子禮而後代僭用之故曾申對舉衛與魯者意在俱是諸侯則魯不宜與衛異也○以上檀弓○附按疏言朝夕米一溢說見喪服篇斬衰三年章服制條之傳

○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霤力救反○室中毀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行也躐力涉反○明不復有事於此也綴足不欲令僻戾長毀宗廟而出行神位在廟門之外也○補注躐俗躐字疏也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家語曲禮篇

○人死必沐浴於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飯哈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奪孝子之恩以漸也○所以有飯哈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哈用珍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也以上白虎通義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後設冒也言設冒者爲其形人將惡之也襲而設冒言後衎孝耳○疏曰記人自問何以須冒答言冒所以揜蓋尸形始死須沐浴自既襲以後毛小斂之前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形見爲人所惡是以襲而設冒也至小斂之前則以衣總覆於冒上皇氏云大斂脫冒未之聞也○雜記○附東滙陳氏曰襲沐浴後以衣衣尸也

子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生也仲尼燕居○附東滙陳氏曰仁昭穆謂祭時則羣昭羣穆咸在也饋奠喪奠也非吉祭

○或問曰死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

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匍匐猶顛蹷○疏曰此記者假設問三日而後斂之意也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大斂也明大夫以上言之則小斂也○問喪○附按三日而後斂據問者之意又據答者言以俟其生則皆當主小斂言若就大斂言之則前一日之小斂已非所以俟其生矣又按曰者卽記此書者之言

○檀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其義何也夏后氏教以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殷人教以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殯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白虎通義

右斂殯第三章凡三條○又章下五條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

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也○疏曰知方亂非者以小斂之後豈無夫婦方亂之事何故徹帷明爲動搖尸柩故帷堂按春秋定五年魯有仲梁懷是仲梁魯人之姓○檀弓○附按東滙陳氏云始死去死衣用斂食覆之以俟浴既覆之後楔齒綴足畢具脯醢之奠事雖小定然尸猶未襲斂也故目未設飾於是設帷于堂者不欲人褻之也故小斂畢乃徹帷仲梁子謂夫婦方亂者以哭位未定也二子各言禮意陳氏又引鄭氏之說今詳哭位未定何必設帷以掩之徹帷之時適與哭位定相值耳爲其節然既非爲未定而設帷自非爲既定而徹帷也曾子之說乃得禮意○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文謂修飾理謂合宜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謂一於古此以象大古時貴本之義謂未有威儀節文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士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不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荀子禮論篇

○崩薨三日乃小斂何奪孝子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屬纊於口上以候絕氣二日之時尚冀其生三日之時魂氣不還終不可奈何故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尸柩者何謂也尸之爲言失也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柩之爲言究也久也不復章也曲禮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事有大小所供者不等故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卿大夫三日而殯以上三條白虎通義

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外何戒不虞故也○故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以上白虎通義

右居處服制第四章凡二條○又章下凡七條

○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喪服經曰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天子爲諸侯絕期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也○故禮中庸曰期之喪達乎諸侯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緦重公正也附按中庸原文期之喪達乎大夫與此不同○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近故制有日月檀弓記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禮庶人國君服齊衰三月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而王貴

故三月而已禮不下庶人所以爲民制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爲之制也○腰經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以竹杖何取其名也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也桐者陰也竹何以爲陽竹斷而用之質故爲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爲陰也故禮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以上七條白虎通義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謂既練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疏曰禮哭無時有三種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日二日而無復朝夕

時也此云哭無時謂小祥之後以下云使必知其反是其可使之
時也使謂君使之反還也若爲使還家必設祭告親之神令知其
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附按東滙陳氏云使者受君之任使
也小祥之後君有事使之不得不行然反必祭告俾親之神靈知
其已反今祥親既沒而其神靈矣人子卽不告親不知子之反乎
必祭告者在子心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常如是故禮卽從此
心也
慤○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言聲無節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
爲繼也此誠哀但失禮之中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日難爲繼者
此哀之深後人無能學者也夫聖人制禮使後人可傳可繼故哭
踊之節以中爲度耳豈可過甚而使後人不可繼乎然雜記曾申
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
則與此違者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爲節此之所
言在襲斂之日可以禮制故哭踊有節也知其然者曾申之問迄
問於哭時故知舉重時答也此之所言哭踊有節哭之時在於
後也○附按疏內曾子之答謂哭既出于天性不必聲之同也夫
禮亦無哭必同聲之禮特聲雖不同而大致必無或歧推皆出于
天性故也若今孔子所譏又是過禮而難爲繼者聖人乃垂戒焉
二者自不相妨以各有所指與其所對面也今疏以始死襲斂便

分之似反支離○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
而皆失本意
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猶孺子之踊
之號際子游曰禮有微情者節哭踊有以故興物者衰絰之制有直情而徑
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
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猶當爲搖聲之誤也
品節斯斯謂之禮舞手舞之慍猶怒也戚憤恚歎吟息辟拊心踊躍也舞踊皆有節乃成禮○附按有子不達夫
喪之踊而欲去之彼蓋謂此是任情而爲之也見孺子慕者孺子
號慕時亦多自踊故謂哀情之在於踊其卽是孺子慕也夫世未
有以孺子慕爲禮者此有子之所以直欲去之也子游則知禮者
故謂禮原以順人情人情先有舞蹈擗踊之事而先王制禮但爲
之品節以使之得其宜耳斯之謂禮者品節人情得其宜而爲禮
則禮固非强人之情亦何嘗任人之情也哉○又按東滙陳氏云
禮有微情者微猶殺也應賢者之過於情故立爲哭
踊之節以殺之與以故興物反對較後疏解爲優
人死斯惡之

矣無能也斯倍之矣無能心謂之無所復能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
惡也絞衾尸之飾蔞翣棺之牆飾周禮蔞作柳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
食之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反虞之祭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
舍也爲使人勿倍也舍猶廢也○附按東滙陳氏云惡之倍之恐太古無禮之時人多如此於是推原聖人所
以制禮之初意止爲使人勿惡勿倍而已今詳有子止及擗踊之
禮而子游並及飾尸飾棺奠親祭親之禮者意謂非特踊禮不可
去也先王之典禮亦何一而爲可去者哉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訾似斯反○訾
病也○疏曰有子與子游同立見孺子號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
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何須有節直似孺子慕者其事足矣予欲
去此踊節久矣子游乃對之曰禮有微情者心發於內謂之微
者不見也有以故興物者若不肖之屬本無哀情故爲衰絰使其
覩服思哀引由外來故云興物也若直率已情而徑行之無哭踊
節制禮道不如是也人喜則斯陶以下極言哀樂之本也喜者外
竟合心之謂人若外竟會心則懷抱欣悅但始發則鬱陶未暢故
云斯陶也鬱陶轉暢故口歌咏之歌咏不足漸至自搖身體搖身

不足乃至手舞足蹈暢樂之極也慍怒也外竟違心之謂凡喜怒
相對哀樂相生故若舞而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則怒生怒生
於心無極故云舞斯慍曲禮云樂不可極卽此謂也慍斯戚者怒來
觸心故憤恚起憤恚轉深故發歎息歎息不泄故至撫心撫心不
泄乃至跳踊奮擊亦哀之極也品階格也節斷制也若喜而不節
自陶至舞俄頃而慍生若怒而不節從戚至踊踊極則笑故童兒
任情倏啼欻笑今若品節此二塗使踊舞有數有數則長久故云
此之謂禮又言使人勿惡勿倍之事始死設奠至葬設遣奠既葬
說虞祭未嘗見死者饗食之然雖不饗食自上世以來未有舍
此奠祭而不爲者禮意既然不可無節故子之譏刺於禮有斯節
者正是禮之所宜也有若見孺子之慕唯譏哭踊有節不識其會
其祭之事而子游既言生者節哀遂並說死者加飾備言禮之節
制有如是也○附按人喜則斯陶一段舊說謂言樂極生哀之情
但舞斯慍一句終是可疑據疏謂劉氏欲于猶斯舞之下增一矣
字而刪舞斯慍三字亦未敢從今詳此大概言人先有喜與悲之
情而先王節之爲禮則所謂樂極生哀者另是一義無從而插入
也孫氏又謂當改爲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慍慍斯戚而謂
自喜至蹈自悲至踊凡皆六變然亦恐太拘古人文字不必皆停
對也舞斯慍舞字恐原是悲字之訛蓋抄錄者因上下皆是相頂
而下遂亦頂其上文而誤作舞字疏未細察遂因誤而生解何疑

訃者之不慊于心于○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頹■同反○此殷之喪拜也頹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疏自此論殷周喪拜之異也拜者主人孝子拜賓也稽顙者觸地無容也頹然不逆之意也拜是為賓稽顙為已前賓後已以為頹然而順序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頎音懇○此周之喪拜也頎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疏曰頎惻隱貌也先觸地無容後乃拜賓是為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頎者何哀戚自期如殷可○疏曰此記但云拜而後稽顙稽顙而後拜鄭知是殷周之喪拜者以孔子所論每以二代相對故本記下文云殷人既封而弔周人反哭而弔文云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皆以殷周相對故知此亦然也但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總麻以上皆拜而後稽顙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後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此稽顙而後拜即上大祝凶拜鄭注謂三年服者先拜而後稽顙即大祝吉拜鄭注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以上四條檀弓○今按家語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稽顙於孔子孔子對之其辭如此○附朱子曰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扣地也稽顙而后拜者開兩手而先以首扣地却交手如常也○東滙陳氏曰拜以禮賓稽顙以自致謂之順者以其先加敬于人而后盡哀于已為得其序也頎者惻隱之發也謂之至者以其哀常在于親而敬暫施于人為極自盡之道也

右哭泣踊拜第五章凡四條

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何以知從後加王也以尚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同明為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同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藏同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曠年無君故逾年乃即位改元名元年年以紀事君統見事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言踰年即位謂改元位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年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陰三年是也論語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祚為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白虎通

右人君喪禮第六章章下凡七條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朱子集註曰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子曰何必高宗

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論語

○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遂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伏生尚書大傳○喪禮不言者何思慕盡

情也言不文者指謂士民不言而事成者國君卿大夫杖而謝賓財少待力面垢作身不言而事具者故號哭盡情白虎通義

○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辟音避○附東滙陳氏曰楚越之王喪書卒不書葬貶之也君不稱天避天子也大夫不稱君而稱主避國君也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卽父位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殺音弒○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主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殺矣○疏曰未沒喪者謂未終三年之喪嗣子不合稱君以示民不介父子相爭也按傳九年秋九月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弒其君卓子公羊云是爲踰

儀禮經傳通解 卷五十五 喪禮義 人君喪禮傳 七六

年稱君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者此文九年公羊傳文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者此卓子踰年弒而經書弒君是史之策書而臣子之稱君也○以上坊記○附方氏曰升自客階而不敢由于主人之階受弔于賓位而不敢居于主人之位所以避父之尊盡爲子之孝而已父既往而猶未忍升其階居其位焉故曰教民追孝也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號則推讓之心固可見矣故曰示民不爭也

○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賵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禮也諸侯薨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春秋傳曰祖母喪告於諸侯祖母賤何告於諸侯諸侯薨告鄰國明矣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天子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子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譏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況於夫人乎○諸侯薨使臣歸瑞圭於天子何諸侯以瑞珪爲信今死矣嗣子諒闇三年之後乃當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禮曰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以上白虎通義

臣子死君往弔之何親與之共治民恩深義重厚欲躬見之故禮雜記曰君弔臣主人待于門外見馬首不哭君至主人先入君升自阼階西向哭主人居中庭從哭或曰大夫疾君問之無數士疾一問之而大夫卒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士比殯不舉樂白虎通義

右君於臣喪第七章章下凡五條

○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

儀禮經傳通解 卷五十五 喪禮義 君於臣喪傳 七七

遭離之難嗚呼哀哉天王使臣某弔白虎通義○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茢音列○鄭注周禮云茢苕帚惡烏路反○爲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惡茢萑苕可掃不祥○邪似嗟反萑音完苕大彫反○疏曰此君謂天子臣喪未襲之前君往臨弔則以巫執桃祝執茢文使小臣執戈者惡其凶邪之氣也注云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者昭十五年公羊傳文鄭必知往者以本傳下文云抑莊之卒衞侯不脫祭服而往明王有大臣之喪亦當然以聞喪卽往故知未襲也已襲則止巫去桃茢者襲謂死之明日按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又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更無文明與大斂同但言巫止並無桃茢之文喪大記雖記諸侯之禮明天子亦然所以異於生也生人無凶邪喪有死之道焉言人之死有如鳥獸死之狀鳥獸之死人賤之先王之所難言也難乃旦反○聖人不明說

爲人甚惡之○（檀弓）○附東滙陳氏曰桃性辟惡鬼神畏之王莽惡高廟神靈以桃湯灑其壁茢苕帚也所以除穢巫執桃祝執茢小臣執戈蓋爲其有凶邪之氣可惡故以此三物辟祓之也臨生者則唯執戈而已今加以桃茢故曰異于生也君使臣以禮死而惡之豈禮也哉然人死斯惡之○三年矣故喪禮實有惡死之道焉先王之所不忍言也

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期居其反朝直遥反○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是謂君臣共國無尊卑也有喪昏不歸唯君耳臣有喪昏當致仕而歸○疏曰臣有喪昏則歸私家一期之間不復使役今臣之有喪乃不致事身著衰裳而入君朝是爲非禮也君之喪昏君在國臣有喪昏而不歸家亦在國是謂君與臣同國○附東滙陳氏曰人臣有三年之喪或新昏則一期之內君不使之所以體人情也○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謔許約反○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殺焉○父音甫數色角反○以上禮運○附東滙陳氏曰諸侯于其臣奇問疾弔喪之禮非此而往是戲謔也敗禮之禍恒必由之

○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春秋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白虎通義）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疏曰此論祭祀之禮以是吉禮大事故喪與凶服皆辟之○（祭義）○附東滙陳氏曰吉凶異道不得相干

右喪者尊君第八章章下凡二條○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者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曲禮曰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以上白虎通義）

賵襚何謂也賵之爲言補也玩好曰贈襚之爲言遺也衣被曰襚知死者則贈襚所以助生送死追思重終副至意也賵賻者助也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辭曰知生則賻貨財曰賻車馬曰賵（白虎通義）

右賵襚賻賵第九章章下一條○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唅此與公羊穀梁之說同玩好謂明器琴瑟笙竽之屬何休曰此皆春秋之制也賻猶覆也賵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者之禮也知生則賻賵知死則襚唅之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皆謂葬事故吉行五十奔喪百里賵賻及事禮之大也既說弔賵及事因明奔喪亦宜行遠也禮記奔喪曰日行百里不以夜行○荀子大略篇

子云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

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霤力救反○遠之所以崇敬也阼或爲笙○附東滙陳氏曰喪自內而出其禮不容于不遠其加皆以漸而致隆之道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既葬哀而哭踊於是弔之○補注偝與背同違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周於送死尤備○疏曰民之卒事言死是民終卒之事宜送終備具若殷人弔於壙情猶未盡於送死則備周人孝子反哭至家始弔於送死殷勤情禮備具故云吾從周也○坊記○附按反哭之弔又見上備言喪禮章喪禮哀戚之至條反哭之弔下

右弔禮第十章章下凡三條○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而喪息浪反下喪爾明同○明目精曾子弔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一罪也喪爾親使

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言居親喪無異稱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
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
羣而索居亦已久矣○離音詈索悉各反○索猶散也○檀弓○附正學方氏曰孔子之門人曾子最少曾子之父與師商同友也曾子于子夏之喪明而弔之則宜其名而數之者非曾子事也曾子之過也曰朋友有過以其長也則不正之與曰非也正之者是也名而數之曾子○不若是暴也何以明之曰其辭倨而僈曾子之言慤而讓
婦人不出境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佚也禮雜記曰婦人越
疆而弔非禮也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禮妻爲父母服
夫亦當服○有不弔三何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
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爲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
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皮體毀傷

則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
不得葬昭穆之域也以上白虎通義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附東滙陳氏曰此孔子善夏之用明器從葬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
殉辭俊反○殆幾也以人從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及於用人○幾音機○附東滙陳氏曰此孔子非殷人用祭器從葬其曰
明器神明之也神明死者異於生人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芻初拘反○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明器之道也言與明器同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
不殆於用人乎哉俑音勇○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太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疏曰造作形體偶類人形故
史記有土偶人木偶人是也善古而非周者古謂周以前虞以後
虞氏以來始有塗車芻靈周初即用偶人也偶人之外猶有塗車
芻靈之制雖或用木無機識發動偶人謂之俑者崔氏云機識發
踊也○附東滙陳氏曰謂之明器者是以神明之道待之也

塗車以泥爲車也束草爲人形以爲死者之從衛謂之芻靈略似
人形而已亦明器之類也中古爲木偶人謂之俑則有面目機發
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知末流必有以人殉葬
者○趙氏曰以木送葬設機而能俑躍故名之曰俑 ○孔子曰
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
也○知音智○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爲猶行也疏曰致死之謂之無復有知致生之謂雖死猶生之是故
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成猶善也竹不善用謂邊無縢味當作沬沬靦也○靦音悔○無縢疏曰味
不善用謂竹器邊無縢緣也味猶黑光也今世亦呼黑爲沬謂
瓦器無光澤也斲雕飾也鄭注靧謂靧面證沬爲光澤之義
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和胡臥反○無宮商之調○調直弔反○疏曰琴瑟張弦而不調平竽笙
備而無宮商調和也有鐘磬而無簨虡簨息允反虡音巨○不縣之也橫曰簨直曰虡○疏曰鄭云不縣者按與
崩器云大喪廞筍虡明知有而不縣之也○附按大喪廞筍虡此
言無者或有闕文誤字鄭欲兩是之故解作不縣然不縣與無義
已別且于義亦不合說見喪大記下篇陳明器章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

其器如此○以上檀弓○附劉氏曰之往也之死謂以禮往送于
死者也往于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爲不仁
故不可行也往于死者而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爲
不知故亦不可行也此所以先王爲明器以送死者竹器則無縢
緣而不成其用瓦器則雖質而不成其黑光之沬木器則楧而不
成其雕斲之文琴瑟則雖張絃而不平不可彈也笙竽雖備具而
不和不可吹也雖有鐘磬而無懸挂之簨虡不可擊也凡此皆不
致死亦不致生而以有知無知之間待死者故備物而不可用也
備物則不致死不可用則亦不致生其謂之明器者蓋以神明之
道待之也○附按劉氏解皆融決妥適惟之死二字恐尚未細蓋
致死之致生之二之字應即指上之死二字單就親言今若解之
死爲往送死者之禮則本句下截承此便畧費中間而字一轉亦
不靈當云親已往于死矣而吾送死之禮即全死此往于死之親
則爲不仁親已往于死矣而吾送死之禮又全生此往于死之親
則爲不知似此是記文本意也○又按或疑單言死字定矣必言
之死者何故曰用此二字則兩下半句之義已反拗起○又按神
明之義祇是異于生人與上條同今注解作非人
所知恐其義虛玄亦與本條上文之脉不細承

右明器第十一章凡二條○又章下一條 ○仲憲言於曾子曰仲憲孔子弟子

原憲○疏曰按仲尼弟子傳云原憲字子思彼注云魯人也其時與曾子評論三代送終器具之義夏后氏用
明器示民無知也所謂致死之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所謂致生之
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
然乎疏曰曾子聞憲所說不是故重稱不然深鄙之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
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疏曰曾子既鄙憲言而又自說其義也言三代用此器送亡者非爲有知與無知也正是忠質文異耳夏代忠言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送之非爲無知也殷世質言雖鬼與人有異亦應恭敬是同故用恭敬之器仍貯食送之非爲有知也周家文言亡者亦宜鬼事亦宜敬事故并用鬼敬二器非爲示民疑惑也然周雖大夫以上兼用耳士則用鬼器不用人器古謂夏時言古人雖尙忠何容死其親乎若示無知則是死之義也○檀弓○附東滙陳氏曰曾子之甚不然也蓋明器祭器固是人鬼之不同夏殷所用不同者各是時王之制文質之變耳非謂有知無知也若如憲言則夏后氏何爲而忍以無知待其親乎○石梁王氏曰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故曾子非之未獨譏其說夏后明器蓋舉其失之甚者

諡者何也諡之爲言引也引烈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上務德也補注謂所以進勸以成上人之務德故禮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諡也死乃諡之何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也白虎通義

右諡號第十二章章下一條○士冠經曰死而諡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諡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黃帝先黃後帝何古者順死生之稱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名黃自然也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後世德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立制作之時故不得復黃也附按白虎通義

豈以黃帝爲諡法乎且後乎黃帝者何嘗無聖人立制作之時所言似滯而不中事理諡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諡質者以兩言爲諡故尙書曰高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爲諡也號無質文諡有質文何號者始也爲本故不可變也周已後用意尤文以爲本生時號令善故有善諡故合文武王也合言之則上其諡附按故合文武句難解應有闕誤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爲善戒人爲惡也帝者天號也以爲堯猶諡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爲號耳所以諡之爲堯何爲諡有七十二品禮記諡法曰翼善傳聖諡曰堯仁聖盛明諡曰舜慈惠愛民諡曰文强理勁直諡曰武附按諡法內雖有堯有舜然唐帝堯虞帝舜則非諡法或爲帝號或爲帝名應無死至南郊稱天以諡之之制以理法未備故也節成湯亦然故尙書並無加諡之迹信哉諡之創自周公乎○又按尙書舜之稱堯禹皐陶之稱舜皆曰帝不敢言堯舜至堯與舜言則曰舜可知九峰蔡氏注謂堯唐帝名虞氏舜名者確不可易也○又按朱子于四書堯舜字未明註至尙書蔡氏乃註所謂奉其師說至是而始定者也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諡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諡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諡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諡於君也卿大夫老歸死有諡何諡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諡也夫人無諡者何無爵故無諡或曰夫人有諡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羣下亦化之故設諡以彰其善惡

春秋傳曰葬宋恭姬傳曰其稱謚何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卿大夫妻無謚何賤也八妾所以無謚何卑賤無所能務猶士卑小不得有謚也大子夫人無謚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謚其夫人不得有謚也天子太子元士也士無謚知太子亦無謚也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曰爵祿凡五等附庸本非爵也后夫人於何所謚之以爲於朝廷朝廷本所以治政之處臣子共審謚白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但白君而已何以知不之南郊也婦人本無外事何爲於郊也禮曾子問曰唯天子稱天以誄之唯者獨也明天子獨於南郊耳顯號謚何法法日未出而明已入有餘光也白虎通義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詳見喪大記下篇飾棺章○有以大爲貴者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禮器○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崇塋別號圭墓同何也時臣子藏其君父安厝之義貴賤同以上白虎通義○附按舊本此下有葬之爲言王歸所與也二十八字與後條重刪之

右葬禮第十三章凡四條○又章下凡二十一條○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朝直遥反○朝謂遷柩於廟○疏曰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以盡孝子之情今車載柩而朝是順死者也孝心也然朝廟之禮每廟皆朝故既夕禮云其二廟則饌于禰廟下云降柩如初適祖則天子諸侯以下每廟皆一日至遠祖之廟皆日朝畢則爲祖祭至明日設遣奠而行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疏曰謂死者之神靈悲哀棄離其室故至祖考之廟辭而後行殷人尙質死則爲神故云朝而殯於祖廟周則尙文親雖亡沒猶若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於路寢及朝廟遂葬夫子不論二代得失但據此言則周人不殯於廟按僖八年致哀姜左傳云不殯於廟則弗致也是正禮當殯於廟也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於廟杜預以爲不以殯朝廟未詳孰是○禮弓○附東滙陳氏曰今將葬而奉柩以朝祖是爲順死者生前出必告之孝心蓋求之死者之心亦必自哀其違離寢處之居而永棄泉壤之下亦欲至祖考之廟而訣別也殷尙質敬鬼神而遠之故大斂之後卽奉柩朝祖而遂殯于廟周人則殯于寢及葬則朝廟也○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

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遣棄戰反與音餘卷紀轉反歸如字○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既已而裹其餘何異與君子寧爲是乎言傷廉也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也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也○疏曰大饗賓客既畢主人卷斂三牲俎上之肉歸於賓館末又重言以曉或人也○雜記○附東滙陳氏曰設遣奠訖卽以牲體之餘包裹而置之遣車以納于壙中或人疑此禮也○曾子弔於負夏負夏衛地主人既祖填池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填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遣棄戰反推柩而反之推吐回反○反於載處榮曾子弔欲更始降婦人而後行禮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從者曰禮與怪之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之辭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

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
明反柩非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善子游言且服○疏曰曾子弔於負夏氏正當
主人祖祭之明且既徹祖奠之後設遣奠時而來弔主人榮
曾子之來乃徹去遣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少退而反之嚮北
又婦人升堂從堂更降而後行禮從曾子者心疑問云此是
禮與曾子云夫祖者且也且是未定之辭何爲不可以反宿
而後去注云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者按旣夕禮注云柩從
兩楹間下載於車乃迴車而出是爲祖也旣祖柩車南出階
間旣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間今柩車反還階間故婦人辟之
升堂婦人旣升堂柩車未迴南出則婦人未合降今乃降而
者以曾子賢人欲矜誇此賓於婦人也皆言非者柩無反而
反之不合降婦人而降之也多猶勝也曾子聞子游之答始
悟已說之淺故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所說之出祖
也○檀弓附按劉氏云疏謂曾子見主人榮已不欲指其
錯失而給說答從者以衆人之心窺大賢也事之有無不
可知其義亦難强解或記者有遺誤也所以徹奠者奠在柩
西欲推柩反之故必先徹而後可旋轉也婦人降階問亦以
奠在車西故立車後今柩反故亦升避也今詳劉氏駁疏給

說答從者之說甚是又按記文不言時或曾子初從孔子遊
而于禮未深知亦無不可但謂曾子明知非禮而給答則斷
無此事故今于疏
文刪而改易之 ○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思也祖者始也始
載於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爲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
墓又曰適祖升自阼階白虎通義○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
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
取諸大過衣於既反○朱子本義曰送死大事而過于厚○周易下傳 ○葬之爲言下藏
之也所以入地何人時於陰含陽光死始入地歸所與也○
葬於城郭外何死生別處終始異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絕
孝子之思慕也傳曰作樂於廟不聞於墓哭泣於墓不聞於
廟所以於北方何就陰也附按絕孝子之思慕恐不然聖人亦何故而絕孝子之思慕乎城中

居民已徧安得壙墓之地而葬之 ○所以有棺椁何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
子見其毀壞也棺之爲言見所以藏尸令見全也椁之爲言
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有虞氏瓦棺今以木何虞
尙質故用瓦夏后氏益文故易之以墼周謂墼木相周無膠
漆之用也殷人棺椁有膠漆之用周人浸文牆置翣加巧飾
喪葬之禮緣生以事死生時無死亦不敢造太古之時穴居
野處衣皮帶革故死衣之以薪內藏不飾中古之時有宮室
衣服故衣之幣帛藏以棺椁封樹識表體以象生夏殷彌文
齎之以器械至周大文緣夫婦生時同室死同葬之○合葬
者所以固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禮檀

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王者巡狩崩
于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爲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
中也卽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于時尙質故死則止葬不
重煩擾也以上六條白虎通義○附按舜葬蒼梧並無此事說見因事之祭篇立君封國章下大禹謨曰係白
虎通言之所謂擇焉而不精也又言天下皆來奔喪二帝三王恐無此禮是據何經所言乎 ○孟子自齊
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
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朱子集註曰充虞孟
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
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
人心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椁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不得

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朱子集註由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以上孟子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稱尺證反亡音無惡音烏齊才細反○惡乎齊問豐省之比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還音旋○還猶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縣棺謂不設碑繂不備禮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堋人豈有非之者哉不責於人所不能○疏曰稱家之有亡稱猶隨也亡無也言各隨其家計豐薄有無也惡乎猶於何也言若隨家之有無則貧富於何可齊夫子曰若家富有正禮可依而不得過禮苟亡矣但以衣衾斂其首足不令形體露見斂竟便葬不須停殯待葬月之數足也下棺時貴者用碑繂若貧而卽葬者但手縣棺而下之同於庶人不設碑繂不備禮也○附東滙陳氏曰喪具送終之儀物也惡乎齊言何以爲厚薄之劑量也毋過禮不可以富而踰禮厚葬也人不非之者以無財則不可備禮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疏曰孔子以子路傷貧故答之云以菽爲粥而啜之飲無餘物雖使親啜菽飲水而能盡親之歡樂此之謂孝答上生無以爲養斂手足形者親亡稱家之財物以送終此之謂禮答上死無以爲禮○以上檀弓○附東滙陳氏曰世固有三牲之養而不能歡者亦有厚葬以爲觀美而不知陷于僭禮之罪者知此則孝與禮可得而盡矣又何得傷其貧乎○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朱子集註曰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

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若保赤子周書康誥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

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

問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助語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爲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孟子】

○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重直龍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

固不愛也物皆以任力稱情爲愛今以勤儉爲法而爲之太過雖欲使天下更非所以爲愛也未敗墨子道墨子是一家之事故不可以敗也崔云未壞其道○附按此言墨子之行其于墨子之道亦未爲敗之以反起下文注解似晦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觳苦角反○蘇郭李皆云無潤也○補注言似歌而非歌似哭樂而非哭樂是果與非哭樂爲類乎言不類也蓋歌哭樂者聖人之道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行下孟反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任音壬○【莊子】○

世俗之爲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故以領言葬田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妨農耕也殷巳前平葬無邱壠之識亂今厚葬飾棺故掘也補注亂今謂今亂行而不依古也上文世俗爲說即隱指墨子之徒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扣不扣者之所言也扣胡骨反○扣謂發冢也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爲其意必有所爲也聖人之生民也皆使厚優而不得以有餘過度皆使寬泰自足又不得以有餘過度故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衣食足知榮辱夫亂今而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於是桀紂群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者如桀紂也○補注亂今而後反言至亂今之世而後與聖王之生民直相反若是則有何尤扣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抉挑也抉人口取其珠也夫太古薄葬故不扣也亂今厚葬故扣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夫是之謂大姦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譏之○荀子正論篇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

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言皆所以爲深遠難人發見之也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謚也反壤樹之哉壤而丈反○反復也徑不如大古也而反封樹之意在於儉非周禮○復扶又反大音泰○疏曰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備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反封壙爲墳而種樹以標之哉言不可也國子意在於儉非周禮之法○附按葬之衣衾棺椁固所以爲藏也但如子高之言不封不樹非特人之不得見也並爲其子者亦顧此茫茫營域而久焉莫能確指親體之在何所矣況其孫曾而傳世歷久者乎其說自非禮意故黄先生次于最後下則一爲反葬一爲旅葬也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比必利反○齊大公受封留爲大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邱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言其似禮樂之義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首手又反○正邱首正首邱也仁恩也○疏曰此論忠臣不欲離王室之事大公封營邱及其死葬鎬京陪文武之墓而大公子孫比及五世雖死於齊

以大公在周皆反葬於周也言反者先從周制齊今又從齊歸于周君子善其反葬以禮樂之意故云先王所以制樂者謂快樂已之王業所由生若舜之王業由紹堯之德即名六韶禹之王業由治水廣大中國即名大夏禮不忘其本者謂先王制禮其王業根本由質而興則尚質由文而興則尚文也禮與樂皆重本今反葬亦是重本君子又引古之遺言云狐之死正首而嚮邱以邱是狐窟穴根本之處故雖死而意猶嚮之是有仁心今五世反葬亦皆此仁心也○附東滙陳氏曰太公雖封於齊而留周爲太師故死而遂葬於周子孫不敢忘其本故亦自齊而反于周以從先人之兆五世親盡而後止也樂生而敦本禮樂之道也生而樂于此豈可死而倍于此哉狐雖微獸邱其所窟藏之地是以生而樂于此矣故及死而猶正其首以向邱不忘其本也倍本忘初非仁者之用心故以仁目之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長丁丈反嬴音盈○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 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往弔之 其坎深不至於泉深式鴆反○以生如死 其斂以時服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也 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廣古曠反隱於刃反○亦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 既封左祖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號戶高反○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命猶性也 而遂行行去也

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疏曰按襄二十九年季札來聘于魯知非此時于死者此云孔子往而觀其葬若襄二十九年孔子纔九歲焉得觀葬而善之故爲昭二十七年無疑也季子本封延陵後讓國又居之鄭鄭後事言耳延陵一名延州來故左傳云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以生如死者以生時不欲近泉知死亦不欲至於泉也斂以行時之服不更制造也墳之高可四尺以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爲四尺且約墳崇四尺故注云四尺所所是不定之辭○以上三條檀弓○補注東滙陳氏注云不至于泉謂得淺深之宜也時服隨死時之寒暑所衣也封築土爲墳也橫曰廣直曰輪下則僅足以掩坎上則僅至于可隱皆儉制也左袒以示陽之變右還以示陰之歸骨肉之歸士陰之降也魂氣之無不之陽之升也陰陽也命者氣之所鍾也季子以骨肉歸復于士爲命者此精氣爲物之有盡謂魂氣無不之者此遊魂爲變之無方也壽夭得于有生之初可以言命魂氣散于既死之後不可以言命也再言無不之也者感傷離訣之至情而冀其魂之隨已以歸也此不惟適旅葬之節而且通幽明之故宜夫子之善之也然爲疑辭而不爲決辭者蓋季子乃隨時處中之道稱其有無而不盡拘乎禮者也故夫子不直曰季子之於禮也合矣而必加其乎二字使人因辭以得意也讀者詳之

子夏問於孔子曰殷人既定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喪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爲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戚猶促也

○家語子貢問○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

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爲也毀則死者君子謂之無子且祭之沐浴爲齊潔也非爲飾也家語子路問

右反哭虞卒哭祔練祥第十四章凡二條○又章下凡二條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辟音避與音餘○疑有司初使之然 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則卒哭而致事 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二者恕也孝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疑辭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有爲當有然

于貨反○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疏曰子夏以人遭父母喪卒哭後國有金革戰伐之事君使則行無敢辭辟為是禮與為初時有司强遣之與皇氏云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恍惚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尚文思親彌深故既葬始致事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蓋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後代漸遠以此推之故知周于卒哭也君子謂人君也人臣有親之喪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此之謂恕亦不可奪親者謂臣若不致事是自奪思親之心故遭喪致事此之謂孝也孔子既答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理而子夏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故問云豈非禮與孔子言聞諸老聃昔者魯君卒哭而從金革疾徐戎作亂東郊不開則是有為而為之也○曾子問○附按致事注謂還其職位于君者言不以身辦君之事也然則不于親殯死而于既殯既葬卒哭者皆謂前日辦親喪事匆忙而不暇及此也是卒哭之後正為致事之時耳東滙陳氏注末節云今人居三年之喪而用兵以逐攻取之利者吾不知其為何禮也蓋甚非之之辭○子路問於孔子曰魯

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練小祥也禮記曰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也　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據近於誹上○荀子子道篇○今按家語有一條語意與此同但彼云練而杖此云練而牀按禮經練猶有杖至大祥始除當以荀子為正○補注夫子徒有所不知夫子徒無所不知俱用徒字徒猶乃也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喪服小記○附東滙陳氏曰主喪者不除謂子于父妻于夫孫于祖父母臣于君未葬不得除衰絰也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緦之親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葬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

右除喪第十五章章下凡二條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家語六本○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除如字○行道猶行仁義○附按行道之人猶易言行人得之之行人孟子言行道之人弗受是也今詳孔子是謂先王制喪服之禮若言弗忍雖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其意以為人有死喪而號哭雖行人聞之皆為弗忍然先王制禮不為行人弗忍而制服今豈可以弗忍而遂弗除乎蓋情雖不自禁禮則不可踰也注解恐失之子路聞之遂除之疏曰庾蔚云子路緣姊妹無主後猶可得反服推已寡兄弟亦有申其本服之理故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妹欲申服而過期也是時子路事仲尼始服姊喪明姊已出嫁非在室也○檀弓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夫音扶○忌日親亡之日忌日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疏曰此明孝子終身念親不忘之事非謂忌日不善別有禁忌以孝子志意有在不敢盡私

情而昝他事也○[祭義]○附按東滙陳氏云不用不以此日爲他事也非不祥言非以死爲不祥而避之也夫日猶此日也志有所至者此心極于念親也不敢盡其私此私字如不有私財之私言不敢盡心于已之私事也今詳人子自親沒而後卽終身爲無親之人矣平時雖爲已身與子孫之事此心何嘗不自覺得兒觸以親之忌日而此心能不極于念親哉若于此日又舉他事則是不念親也而君子奚恐之乎因世俗以忌爲不祥故記文解之如此

右忌日第十六章 章下一條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 思死者如不欲生言思親之深也如欲色者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疏曰言文王思念死者意欲隨之而死似乎不復欲生文王在廟中上不諱下於祖廟稱親之諱恍如見親也○附按東滙陳氏云如欲色然言其想像平日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今詳陳氏將欲色貼親緊按上句說在思其所嗜內較注貼文王急切不能沾聯者似爲優矣 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樂音洛○明發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祭義]○補注詩謂小雅小宛之篇東滙陳氏注云饗之必樂迎其來也已至而禮畢則往矣故哀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謂其書有父平生手持之潤澤在焉故不忍讀母平生口飲潤澤之氣在焉故不忍用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以上詳見內則

右親沒終身之禮第十七章 章下凡二條○又凡二條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朱子集註曰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孟子]

○子路見於孔子曰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爲親負米不可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 補注蠹朽也言魚至離水而枯以銜于索之時止有漸就朽蠹耳烏能與游泳于水之時同哉以比已常食藜藿之儀僅爲親負米其去列鼎而食大遠矣而二親之壽又不及待故言倏忽若白駒之過隙謂至速也言之心傷不覺發爲此歎矣 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家語致思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五十六

東莞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刊

喪服圖式第七十六凡四十六圖

喪禮十四　按喪中一切禮數皆緣乎服之重輕是喪服尤爲其要前雖已編喪服諸篇而條目散潤端緒樊然因復于聚析者爲述其法推前經五服十一等以明之前篇以服爲經以服之人爲緯今變其法推前經五服十一等及後補五服八等中所服之人分類以爲經而各以所服緯於其間凡爲圖一十有八至于五服中精細義例有冠升數之辨又有爲降爲正爲義之分又有爲從爲報爲名爲加爲生之別不及頓然於上十八圖者則仍前篇以其服爲緯而析服數之精蘊以其人爲緯條貫列之爲三圖與上一十八者相錯綜而發明焉備以服制之盡既詳於變除喪物之當又備于制度於是約喪服變除之常節變節自始死至祥禫定以爲經而又約喪服制度令爲男服婦服自笄纚髽髻以至經帶杖屨分析以爲緯縱橫貫穿別爲服式圖亦一十有八則是喪服一切義法莫不犂然而可考矣雖然古法具在守之爲難道喪俗與彼愚不肖多悖常經而賢哲亦式無由而推通義因以歷代五服沿革繫之于圖後俾學禮君子精辨而篤行之云附

補

五服圖凡十八圖

五服義例凡三圖

五服式凡十八圖

五服古今沿革凡七圖

附按立圖之意原欲學者聚觀于一城而瞭如指掌也故多重錄乎前書今于筆下魚魯之訛悉爲改訂至若圖式偶有未善者必詳加斟酌略爲移易總欲底于盡善以上慨前賢之心耳

五服圖凡十八圖

已爲本宗服圖第一　詳見喪服篇及衣服補篇各本章

- 高祖父（齊衰三月）
- 曾祖父（齊衰三月）
- 祖父（齊衰不杖期）
- 父（斬衰）
- 己
- 子（長子斬衰 衆子齊衰不杖期）
- 孫（適孫不杖期 庶大功）
- 曾孫（緦麻）
- 玄孫（緦麻）

- 昆弟（齊衰不杖期）
- 子 昆弟之子（齊衰不杖期）
- 孫 昆弟之孫（小功報）
- 曾孫 昆弟之曾孫（緦麻）

- 世叔父（齊衰不杖期）
- 從父昆弟（大功）
- 從父昆弟之子（小功報）
- 從父昆弟之孫（緦麻）

- 從祖祖父（小功報）
- 從祖父（小功報）
- 從祖昆弟（小功）
- 從祖昆弟之子（緦麻）

- 族曾祖父（緦麻）
- 族祖父（緦麻）
- 族父（緦麻）
- 族昆弟（緦麻）

- 高祖母（齊衰三月）
- 曾祖母（齊衰三月）
- 祖母（齊衰不杖期）
- 母（父卒齊衰三年 父在杖期）
- 妻（齊衰杖期）
- 婦（適大功 庶小功）
- 孫婦（適小功 庶緦麻）
- 曾孫婦（無服）
- 玄孫婦（無服）

- 世叔母（齊衰不杖期）
- 昆弟妻
- 昆弟之子婦（大功）
- 昆弟之孫婦（緦麻報）
- 昆弟之曾孫婦

- 從父昆弟之妻
- 從父昆弟之子婦（緦麻）
- 從父昆弟之孫婦

- 從祖祖母（小功報）
- 從祖母（小功報）
- 從祖昆弟之妻
- 從祖昆弟之子婦

- 族曾祖母（緦麻）
- 族祖母（緦麻）
- 族母（緦麻）
- 族昆弟之妻

姑姊妹女子子在室服並與男子同適人無主者亦同嫁反者亦同

制服輕重之義

詳見喪服篇之傳及喪服義篇

據至親以期斷父母加隆三年祖父母以尊加期以次減之應曾祖父母大功高祖父母小功而俱齊衰三月者喪服注云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不可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至尊也

子服父母三年故父母服子期若正適傳重則三年父服十

期故祖服孫大功若傳重亦三年

孫既大功則曾孫宜小功但曾孫服曾祖齊衰三月故曾祖報亦三月也玄孫亦緦

婦從夫服舅姑期故舅姑從子而服適婦大功庶子之婦小功適孫之婦小功庶孫之婦緦是其差也

世叔父者父之兄弟若據祖期則世叔父母宜九月而世叔父是父一體故加至期從世叔父母既疏加所不及據期而殺是以五月族世叔父疏故緦○從世叔父母經謂之從祖父母族世叔父母經謂之族父母○附按據期而殺之期字疑是九月字也

祖父加至期祖父之昆弟加所不及據期斷是以五月族祖

原缺第五、六葉

父又疏一等故緦○祖父之昆弟經謂之從祖祖父○附按
據期斷期字亦疑是九月字
曾祖父據期斷本應五月曾祖之兄弟旣疏一等故緦○曾
祖之兄弟經謂之族曾祖父母○附按曾祖父據期斷是謂
至親之父以期斷則祖應大功故曾祖本應五月
昆弟期以父疏一等故從昆弟大功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
緦
昆弟之妻無服者子道婦道推之謂其無屬也
父之子期昆弟之子宜九月今亦期者兄弟之子猶子也從
父昆弟之子服從世叔無加故報亦小功
祖爲孫大功以父疏一等故昆弟之孫小功報從父昆弟之
孫緦
曾祖爲曾孫三月昆弟之曾孫以無尊降故亦緦
曾孫婦昆弟之孫與夫之諸叔父母報緦○附按此一條與
前圖全不合前圖曾孫婦無服昆弟之孫小功報此係夫之
諸叔父母卽前圖內昆弟之子婦之報服喪服篇所云姪丈
夫婦人報是也皆爲大功而此緦注云報緦無一合者甚可
疑
朱子曰無大功尊父母本是期加成三年祖父母世父母叔
父母本是大功加成期其從祖伯父母叔父母小功者乃正

服之不加者耳○附按黃先生原本作先師朱文公曰今遇
此輒改作朱子從後世學者待尊宋儒之稱亦孔門諸弟子
稱孔子曰
之例也

三小功四緦麻

今按從祖祖父者祖之昆弟也其子謂從祖父又其子謂從
祖昆弟又其子謂從祖昆弟之子凡四世上三世以祖父已
旁殺之義推之皆當服小功名爲三小功下一世以子旁殺
之義推之當服緦此三小功一緦與已同出曾祖
族曾祖父者曾祖父之兄弟也其子謂族祖父又其子謂族
父又其子謂族昆弟凡四世以曾祖祖父已旁殺之義推之
皆當服緦麻名爲四緦麻此卽禮記傳云四世而緦服之窮
也四世皆名爲族族屬也骨肉相連屬故以族言之此四緦
麻與已同出高祖爲四世旁推亦四世四世旣有服則高祖
之有服益明矣
沈存中云高祖齊衰三月不特四世祖爲然凡遠事皆當服
齊衰三月高祖蓋通稱耳

五世六世

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illegible]
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亦詔令猶存賜民當爲父後者[illegible]
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衆子皆得爲父後[illegible]

女子子在室父卒爲母三年

問內則云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言二
十三而嫁不止一喪而已故鄭氏注并云父母喪也若前遭
父服未闋卽得爲母三年則是有故二十四而嫁不止二十
三也朱子曰內則之說亦大槩言之耳少遲不過一年二十
四而嫁亦未爲晚也

殤服

叔父姑昆弟姊妹子女子子昆弟之子女子子適孫凡十一
種人並長中殤大功下殤小功庶孫從父昆弟三種人長中
殤小功下殤緦從祖父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
四種人長殤緦
程子曰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父母之身
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兄弟之子主之

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人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
身凡此皆以義起也○附按黃先生原本作伊川先生曰今
依改從朱子之例且依朱子前編稱程子之例改之

爲殤後者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注云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
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疏云言爲後者謂大宗子在殤中
而死族人爲後大宗而不後殤者爲之子也以父無殤
義故也旣不後殤而宗不可絕今來爲後殤者之人不以
者之爲父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也注言據承之者旣不與
殤爲子則不應云爲後今言爲後是據已承其處爲言也○
附按疏言依兄弟之服蓋以殤同昭穆之兄弟而後殤者之
父並非後此殤者也

期功緦服

横渠張子曰近世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
有衰麻之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
先生從適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
薦曲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

衆皆先生倡之
又答曰有喪不勉道終非少爲親嫌老爲衰舉世但知隆考
妣功緦不見我心悲○附按以上二條橫渠張先生行狀藍
田呂氏大臨撰

爲人後者爲其本宗服圖第二 詳見喪服篇及喪服補篇

高祖父　曾祖父　祖父　父 齊衰不杖期　爲人後者　子　孫　曾孫　玄孫

族曾祖父　族祖父　族父　族昆弟

從祖祖父　從祖父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之子

世叔父　姑 小功　從父昆弟　從父昆弟之子　從父昆弟之孫

昆弟 大功　姊妹 小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孫　昆弟之曾孫

高祖母　曾祖母　祖母　母　妻　婦　孫婦　曾孫婦　玄孫婦

昆弟妻　昆弟之子婦　昆弟之孫婦　昆弟之曾孫婦

世叔母　從父昆弟之妻　從父昆弟子婦　從父昆弟孫婦

從祖祖母　從祖母　從祖昆弟之妻　從祖昆弟子婦

族曾祖母　族祖母　族母　族昆弟之妻

今按本經記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
又按大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疏云於本宗餘親皆降一

等其見于經及傳注者父母舅姑昆弟姊妹及昆弟之爲
而已凡不見者以此求之
有問安常習故是如何朱子曰如親生父母子合當安之到
得立爲伯叔父後疑于伯叔父有不安者這也是理合當如
此然而自古却有大宗無子則小宗之子爲之後這道又
却重只得安于伯叔父母而不可安于所生父母喪服則爲
所後父母服三年所生父母只齊衰不杖期
又問濮議曰歐公說不是韓公曾公亮和之溫公王珪議是
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皆彈歐公但溫公又于濮王
邊禮數太薄須于中自有斟酌可也歐公之說斷然不可且
如今有人爲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
子來喚所後父爲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爲父這自是道理
不如此試坐仁宗于此亦坐濮王于此英宗過焉終不成都
喚兩人爲父只緣衆人道是死後爲鬼神不可考胡亂呼都
不妨都不思道理不可如此先時仁宗有詔云朕皇兄濮安
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當時只以此爲據足矣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本宗服圖第三 詳見喪服篇

曾祖父 齊衰三月
曾祖母
祖父
祖母 齊衰不杖期
父
母 齊衰不杖期
女子子適人者
從祖祖父
從祖祖母
從祖父
從祖母
從祖姑 緦麻
世叔父 大功
世叔母 大功
姑
從祖兄弟
從祖姊妹
從父兄弟 從父兄弟
從父姊妹 小功 之子
兄弟
姊妹
姪 大功
兄弟之妻 小功
姪之婦
從父兄弟之妻
子婦
從祖兄弟之妻
兄弟之孫
兄弟之孫婦

喪服小記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
而出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疏云父母喪未小祥而被夫遣
歸値小祥則隨兄弟服三年之受既已絕夫族故其情更隆
于父母也若父母喪已小祥而女被遣其期服已除欲反本
服須隨兄弟之節兄弟小祥後無服變之節故女遂出也未
練而反謂先有喪而爲夫所出今未小祥而夫命已反則還
夫家至小祥而除是依期以服也若値兄弟小祥服三年之
受而夫始命已反還夫家則猶遂之三年乃除爲既隨兄弟
故也
大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疏云爲本親降一等是其
常

妾爲私親服附

今按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期又記云妾爲私兄弟如邦
人然則其服與女子子適人者同矣

已爲姑姊妹女子女孫適人者服圖第四

祖行			父之姑 緦麻
父行		姑 大功	從祖姑 緦麻報
已	姊妹 大功	從父姊妹 小功	從祖姊妹 緦麻報
女子 大功	兄弟之女子 大功	從父兄弟之女	
女孫 小功	兄弟之女孫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不杖期章傳曰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注曰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

天子諸侯正統旁期服圖第五 詳見喪服篇及喪服補篇

天子諸侯絕旁期尊同則不降 正統之期不降於衆子絕而無

服

世叔父 無服		
姑 無服	君爲姑姊妹於國君者大功	
兄弟	兄弟俱作諸侯不杖期	
姊妹 無服	○君爲姊妹於國君者大功	
衆子 無服	君爲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大功	○君爲兄弟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大功

高祖父 斬衰三月	高祖母	爲曾祖後者斬衰三年
曾祖父 齊衰三月	曾祖母	爲祖後者斬衰三年○父有廢疾孫爲祖後亦斬衰三年
祖父 齊衰期	祖母	
父 斬衰三年	母	
已		
子 長子斬衰	婦 適婦	適子 長殤中殤大功
孫 適孫期	孫婦 適孫婦	有適子者無適孫
曾孫 適曾孫	曾孫婦 適曾孫婦	適曾孫 期
玄孫 適玄孫	玄孫婦 適玄孫婦	適玄孫 期

今按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母長子君服斬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云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今君受國於曾祖疏曰鄭意以父祖有廢疾不立今君受國於祖祖薨則羣臣爲之斬何得從服期故鄭以君受國於曾祖者若今君受國於曾祖而祖薨則羣臣

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鄭荅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趙商又問父卒爲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illegible]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荅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

又按司服凡凶事服弁服注云其服斬衰齊衰疏云天子諸侯絕旁期正統之期猶不降故兼云齊衰其正服大功亦似不降也大功章曰適婦注云適子之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既無所指斥明關之天子諸侯也如是則爲適孫之婦文當小功今注止云斬衰齊衰以其正服齊衰是不降之首然則王爲適子斬衰其爲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則皆齊衰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然則王禮亦適子死有適孫適孫死有適曾孫向下皆然也又按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天子之義亦當然若虞舜之與漢高皆庶人起爲天子益亦不臣諸父昆弟而有服也

朱子因言孫爲祖承重遂曰頃在朝檢此條不見後歸家檢儀禮疏說得甚詳正與今日之事一般乃知書多看不辦舊來有明經科便有人去讀這般書注疏都讀過自王介甫新經出廢明經學究科人更不讀書卒有禮文之變更無人曉得爲害不細

附按圖內曾孫玄孫而緦者皆爲爲適者也但適孫在則不言適曾孫故服緦若適子適孫皆故則爲適曾孫期故又旁注如此適玄孫亦然不然者衆子且無服矣何有於曾玄孫而服緦乎

大夫降服或不降圖第六

從父昆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相爲服大功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降服小功

世叔父母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爲士者降服大功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爲大夫者不杖期報

昆弟

大夫爲昆弟爲士者降服大功○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不杖期○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昆弟降服大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大夫之子爲昆弟不杖期報

昆弟之子

大夫爲昆弟之子爲士者降服大功○大夫之子爲昆弟之子爲大夫者不杖期報

姑

大夫之子爲姑姊妹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不杖期報○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大功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

姊妹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姊妹長殤降服小功○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姊妹嫁於大夫者大功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姊妹適士者降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大夫爲祖父母爲士者不杖期

父母

爲兄弟之爲士者降服小功。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姑姊妹長殤降服小功

小功大夫之子爲姑姊妹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不杖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

大夫之適子爲妻不杖期

己

妻

子

女子子

孫

大夫之子爲子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不杖期

大夫爲庶子爲士者降服大功。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功。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庶子之長殤降服小功

大夫爲適孫爲士者不杖期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庶孫降服小功

爲其降服大功

世子爲妻不杖期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其妻降服大功

大夫命婦者不杖期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大功。適子者降服小功。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子之長殤降服小功

問喪服之禮至周公然後備夏商而上想甚簡畧朱子曰然親親長長貴貴尊賢夏商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絶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絶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絶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畧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丈夫婦人爲大宗服圖第七 詳見齊衰三月章

宗子之母 齊衰三月

宗子 齊衰三月

丈夫 婦人

宗子之妻 齊衰三月

記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注云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絶屬者同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絶屬者同疏云自大功親以下盡小功親以上成人月數雖依本服而皆服齊衰者以其絶屬者猶齊衰三月明親者無問大功小功緦麻皆齊衰三月既葬受服乃始以大功小功衰也

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疏云宗子母年七十以上則宗子妻得與祭宗人乃爲宗子妻服○附按傳云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者非是說見喪服篇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條

己爲母黨服圖第八 詳見喪服篇

從母之子緦麻	己	舅之子緦麻
從母小功報 長殤緦麻報	母	舅緦麻
君母之姊妹小功		君母之昆弟從服緦麻
母之君母小功	外祖父母小功	君母之父母小功

君母之父母從母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
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
出妻之子爲外祖父母無服
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
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朱子曰姊妹于兄弟未嫁期既嫁則降爲大功姊妹之身卻
不降也故姊妹亞于舅也
又問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
由父而上爲族曾祖父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
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從母母之兄弟恩止于
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
父妻之母乍看時似乎雜亂無紀子細看則皆有義存焉
附按母之君母謂外祖母而爲母之嫡母者也○又按喪服
謂君母者嫡母也君母不在則不爲君母之黨服已似可譏
然猶謂此從服也若既爲君母後者又非從服之比何得亦
以君母卒遂不服耶檢喪服篇小功章君母之父母從母條
下載此條係喪服小記疏云嫌同于適服君母之黨故特明
之今詳或無適或適死而立庶爲後者則庶子即適子矣亦

何嫌于同耶況君母既以無子立他人子爲後又不得尊而
子而服其黨是尊君母耶是貶君母耶似屬記者之誤而
不得夫禮意○又按或稱喪服小記應有所聞非臆說也
凡既爲人後者即皆與其生子同無不服母黨之理此亦爲
君母後也何又不同耶豈君母而反屈于不君母者耶惟于
禮推不通故知其非禮因刪去爲君母後者一條

母黨爲己服圖第九 詳見喪服篇

從母之子緦麻	己	舅之子 報姑之子緦麻
從母 報姊妹男女小功	母	舅 報甥緦麻
	外祖父母 爲外孫緦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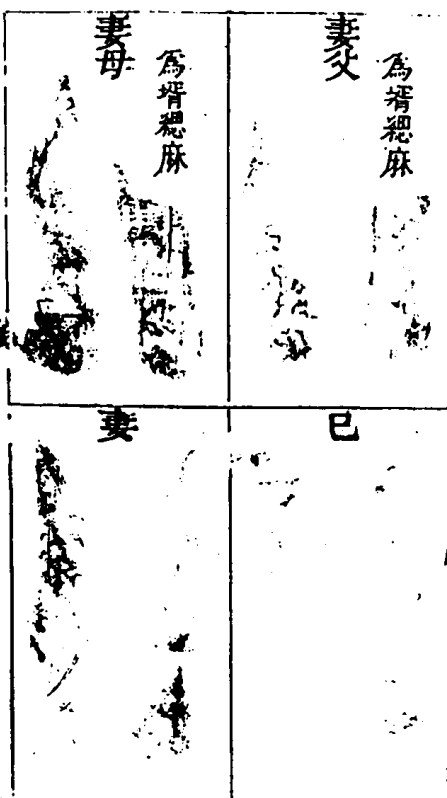
爲姑姊妹女子子之子及內外兄弟相報服圖第十 傳見前諸

爲女子子之子服緦卽外祖父母爲外孫是也

爲姊妹之子服緦卽舅報甥是也

爲姑之子服緦卽舅之子報姑之子是也

舅之子內兄弟也姑之子外兄弟也

程子曰報服若姑之子爲舅之子是也異姓之服只是推得一重若爲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爲姑而推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却爲旣與姑之子爲服姑之子須當報之也故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

妻爲夫黨服圖第十一

夫之高祖父 緦麻報

夫之高祖母 緦麻報

夫之曾祖父 緦麻

夫之曾祖母

夫之祖父 大功

夫之祖母

舅 齊衰不杖期

姑

夫 斬衰

已

夫之從祖世叔父 緦麻

夫之從祖世叔母 緦麻

夫之世叔父

夫之世叔母

夫之再從兄弟

夫之從父兄弟

夫之從父兄弟婦 緦麻

夫之從父兄弟之子

夫之再從兄弟婦

夫之兄弟

娣姒婦 小功報

子

婦

孫

孫婦 緦麻

夫之兄弟之子

夫之兄弟之子婦

夫之兄弟之孫 緦麻

夫之兄弟之孫婦 緦麻

已爲妻黨服圖第十二

妻父 緦麻

妻母 緦麻

已

妻

今按服問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附無服為位哭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也○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為位哭○詳見喪服禮篇弔服加麻章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以其正也子為主袒免哭踊親者主之○免音問夫入門右○北面辟正主辟音避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狎相習知者○狎戶甲反父在哭于妻之室不以私喪于尊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

疏曰此論哭無服者之事適室正寢也禮女子適人者為昆弟為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其姊妹之夫為之哭于適室之中也子為主者子也甥服舅緦故命已子為主受弔拜賓也冠尊不居肉袒上必先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是以袒免哭踊也夫謂此子之父即哭妻之兄弟者皆未據妻之為喪也子既為主位在東階之下西鄉父入門右近南面北鄉哭也鄭知北面者推子既為主在阼階下西向父若又西鄉便似二主故入門右而北面示辟為主之處也按曾子問云衛靈公弔季康子魯哀公為主季康子立于門右北面辟主人之位也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于妻室之前哭之亦子為主使人立于門外也又按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寢是大名雖適室及妻室異室

總皆曰寢此云子哭踊下文言申祥之哭言思婦人倡踊知夫之入門右亦踊但文不備耳○檀弓○

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詳見喪通禮篇名位章下

勉齋先生嘗曰此兩條是一類事皆是無服為位而又有婦人倡踊與子為主一節與其它條不甚相類合附何處擬議未定者久之今不幸梁木其壞無從訂定又禮編十五卷係成書無從附入姑附於此

附按右一段乃原本刻書時所記也今詳首末二條已見他處獨妻之昆弟一條前似未之見耳

臣爲君服圖第十四

天子王后

諸侯爲天子斬衰

諸侯之夫人爲天子期

服問曰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

天子之女嫁于諸侯爲父斬衰爲母齊衰

公卿大夫士爲天子斬衰

公卿大夫之妻爲天子期

卿大夫適子爲天子亦如士服斬衰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繐衰

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

注天子圻內之民爲天子亦如之

諸侯夫人

卿大夫士爲諸侯斬衰

大夫之妻爲諸侯期

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諸侯之女嫁於大夫爲父斬衰爲母齊衰

與諸侯爲兄弟雖在異國服斬衰

與諸侯五屬之親皆服斬衰

大夫之適子爲君如士服斬衰

寄公爲所寓齊衰三月

大夫致仕者爲舊君齊衰三月

大夫待放未去者爲舊君齊衰三月

大夫在外待放已去者其妻長子爲舊國君齊衰三月

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

庶人爲府史胥徒在官者如之

公卿大夫

貴臣爲公卿大夫斬衰

傳曰室老士貴臣也其餘皆衆臣也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

衆臣爲公卿大夫布帶繩屨斬衰

疏曰言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而有布帶繩屨二事其餘服杖冠綏則如常也

士

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故僕隸等爲其喪弔服加麻

仕而未祿者違而君薨弗爲服也

違大夫之諸侯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

世子不爲天子服

天子圻外之民不服 附按天子父天母地而君臨天下此引舊說謂圻外之民不服者非禮也說見喪服

服篇繐衰既葬除之章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條

大夫不接見天子者無服

士不接見者亦無服 附按諸侯之庶民皆天子之庶民也猶應有服矣況仕于諸侯而爲大夫士者乎此二條以接見不接見分者恐亦爲記禮者之誤說亦見喪服篇繐衰既葬除之章

凡內宗外宗皆據有爵者

內宗有二

周禮內女之有爵者謂同姓之女是一也

雜記云君之五屬之內女是二也

外宗有三

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

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是二也

諸侯外宗之婦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是三也

今按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疏云此文外宗是諸侯外宗之婦也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爲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爲君服期

又按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注云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疏云此外宗與前章外宗爲君別也

臣從君服圖第十五

君之祖父母	齊衰不杖期詳見前正統旁期服圖後	
君之父母	齊衰不杖期	
小君	齊衰不杖期	爲王后齊衰期諸侯公卿大夫同 卿士大夫爲小君期 內宗外宗爲夫人期 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如士服期天子卿大夫之適子爲王后亦然 大夫致仕者爲舊君之妻齊衰三月
世子	齊衰不杖期	大夫之適子爲大子如士服期天子卿大夫之適子爲大子亦然 大夫致仕者爲舊君之子齊衰三月

臣爲君之祖父母服今按鄭注云此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今君受國于曾祖疏云若今君受國于祖祖薨則羣臣爲之斬何得從服期故鄭以新君受國于曾祖故君服斬臣從服期

臣爲君之父服今按前注亦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有廢疾不立今君受國于祖故君服斬臣從服期○已上二條詳見前正統旁期服圖後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從服

臣之妻于夫人無服

士之子及庶人爲君之夫人無服

君爲臣服圖第十六 君爲臣服弔服 詳見後弔服圖

天子	王爲三公六卿錫衰	不見三孤者與六卿同
	爲諸侯緦衰	
	爲大夫士疑衰	
諸侯	公爲大夫錫衰以居	今按文王世子注同姓之士緦衰以其異姓之士疑衰以其卿大夫已用錫衰故以二衰施于同姓異姓之士
大夫	貴臣緦	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士卿士也殊其臣也妾貴賤而爲之服

朱子曰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緻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只看古人君臣之際如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絰而踴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恝然不相關不啻如路人所謂君臣之義安在

又曰本朝於大臣之喪待之甚厚溫公嘗爲執政已告者而死哲宗必爲之親臨罷樂看古禮君于大夫小斂往焉大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恝然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

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公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無服

妾爲君及君之黨服圖第十七

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女君服見前妻爲夫黨服圖

君

妾爲君斬衰

爲君之長子三年與女君同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期

自爲其子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

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無降

女君

妾爲女君不杖期

君之子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大功降其庶子與女君同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長殤小功殤降與女君同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小功出降與女君同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公卿大夫士爲妾服圖第十八

公卿大夫爲貴妾緦麻

士妾有子而爲之緦麻

女君於妾無服

天子諸侯於妾無服

五服義例 凡三[illegible]

五服衰冠升數圖第一

斬衰三年

正服衰三升 冠六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六升 冠七升

義服衰三升有半 冠六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六升 冠七升

齊衰三年齊衰期齊衰不杖

降服衰四升 冠七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七升 冠八升

正服衰五升 冠八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八升 冠九升

義服衰六升 冠九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九升 冠十升

齊衰三月

義服衰六升 冠九升 無受

大功九月

殤降服衰七升 冠十升 無受

成人降服衰七升 冠十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十升 冠十一升○自斬衰至大功降服凡八條冠皆校衰三等

正服衰八升 冠十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十升 冠十一升

義服衰九升 冠十一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十一升 冠十二升○已上二條冠校衰二等

緦衰裳四升有半 冠八升 既葬除之

小功五月

殤降服衰十升 冠升同 無受

成人降服衰十升 冠升同 即葛五月無受

正服衰十一升　冠升同　飾葛五月無受

義服衰十二升　冠升同　飾葛五月無受

緦麻三月

降正義同衰十五升抽其半　冠升同　無受

此篇衰冠升數并受服出本經記賈氏疏詳見喪服制度篇衰裳章又有旣練受服見後男子練除服受服圖

降正義服例圖第二

斬衰三年

正服衰三升

父

父爲長子

爲人後者

妻爲夫

妾爲君

女子子在室爲父

女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

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義服衰三升有半

諸侯爲天子

君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

齊衰三年

降服衰四升

父卒爲母○附按父卒爲母尙可以降乃知所謂降者謂是母與父同而今不斬而齊者卽爲降耳

繼母如母

慈母如母

記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

正服衰五升

母爲長子

妾爲君之長子

齊衰杖期

正服衰五升

父在爲母○今按父在爲母乃降齊衰三年而爲杖期是降服經傳注疏無明文當考

妾

出妻之子爲母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齊衰不杖期

降服衰四升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正服衰五升

祖父母

世父母叔父母

大夫之適子爲妻〇不降

昆弟

衆子

昆弟之子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〇不降

適孫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〇不降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〇不降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女子子爲祖父母〇不降

大夫之子爲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

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〇不降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〇不降

義服衰六升

爲夫之君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妾爲女君

婦爲舅姑

繼父同居者

夫之昆弟之子

齊衰三月

義服衰六升

寄公爲所寓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

爲舊君君之母妻

庶人爲國君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繼父不同居者

曾祖父母

大夫爲宗子

舊君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〇不降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〇不降

殤大功

降服衰七升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叔父之長殤中殤

姑姊妹之長殤中殤

昆弟之長殤中殤

適孫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義服衰九升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大功九月

降服衰七升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

大夫爲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

女子子嫁者 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〇附按未

嫁者三字應爲衍文詳見喪服篇大功章本條

正服衰八升

從父昆弟

庶孫

適婦〇不降

姪丈夫婦人報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〇不降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姉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〇有出降無尊降

君爲姑姉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〇有出降無尊降

義服衰九升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繐衰裳

義服衰四升半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殤小功

降服衰十升

叔父之下殤

適孫之下殤

昆弟之下殤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姑姉妹女子子之下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

從父昆弟之長殤

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姉妹女子子之長殤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義服衰十二升

夫之叔父之長殤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小功五月

降服衰十升

從父姉妹

孫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姉妹適人者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姉妹女子子適士者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正服衰十一升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

從祖昆弟

外祖父母

從母丈夫婦人報

庶婦

君母之父母從母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義服衰十二升

夫之姑姉妹娣姒婦報

緦麻三月

降服衰十五升抽其半

庶孫之中殤〇生云中當作下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

從母之長殤報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

昆弟之孫之長殤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

正服衰升數與降服同

族曾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父母

族昆弟

庶孫之婦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外孫

從祖昆弟之子

曾孫

父之姑

從母昆弟

甥

壻

妻之父母

姑之子

舅

舅之子

君母之昆弟

義服衰升數與降服同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士為庶母

貴臣貴妾

乳母

夫之諸祖父母報

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今按儀禮經傳皆論降服正服義服之文惟疏家之說則又有降有正有義三等子為父妾為君妻為夫之等是正斬諸侯為天子臣為君之等是義斬姑姊妹出適之等為降婦人為夫之族類為義後之言禮者皆宗之則其說有不可齊衰惟疏衰三年與不杖二章其說不同按疏衰期傳曰降服齊衰四升正服齊衰五升義服齊衰六升又按喪服記曰斬衰三升疏曰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又曰降服四升此據父卒為母齊衰三年而言者夫父卒為母齊衰三年而謂之降服者以子為父母恩愛本同今為父斬衰三升為母齊衰四升是為父服降斬衰三升為齊衰四升也亦有殤大功小功章有降有正有義而降服最重蓋以殤故降齊衰而為大功或降大功而為小功也又按不杖章疏曰此章有降有正有義夫不杖章所以有降服者謂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之類皆是降斬衰齊衰三年而為不杖期也此義亦甚明白無可疑者故今據此義例開列在前又按疏家於喪服篇首第五明衣服章次以精麤為序其說又曰三年齊衰但有正而無降義則與疏衰期傳喪服記疏所說不同又謂不杖章有正有義而無降亦與不杖章疏文不同合觀諸說自相抵牾此不可曉當考

卷五十六

從報名加生服例圖第三

降正義服之中其取義又有不同者有從服有報服有名服有

加服又有生服

從服

婦為舅姑不杖期○妻從夫而服
為夫之君不杖期○妻從夫而服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不杖期○臣從君而服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大功○妻從夫而服
大夫之妻為君之庶子大功○妾從君而服
君母之父母從母小功○子從母而服
妻之父母緦○夫從妻而服
舅緦○子從母而服
君母之昆弟緦○子從母而服詳見前已為母黨服圖

報服

繼母嫁從為之服○報杖期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不杖期
昆弟之子不杖期○世叔父報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不杖期
夫之昆弟之子不杖期○世叔母報
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
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報不杖期惟子不報
姪丈夫婦人○報大功○附按喪服大功章姪丈夫婦人[illegible]
一條報字為衍文蓋凡經文二服皆明言者下即無[illegible]
字也然則彼此同服而可入于報例者尚不少矣莫[illegible]
生特就經文一見而注報字者錄之亦未暇終此報[illegible]
為衍文耳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小功
從母丈夫婦人○報小功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小功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緦
從母之長殤○報緦
夫之諸祖父母○報緦
[illegible]緦○舅報
[illegible]緦○妻之父母報
姑之子緦○舅之子報

名服

世母叔母不杖期○以母名服
士為庶母緦○以母名服
乳母緦○以母名服
從母昆弟緦○以母名服

加服

為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也外親之服不過緦以言[illegible]
是尊名故加至小功
從母丈夫婦人報小功○以名加也
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小功○以慈己加也

生服

夫之娣姒婦報小功○以其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以其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
今按[illegible]周曰若不本夫為倫唯取同室而已則親娣姒與
堂娣姒不應有殊婦人于夫之昆弟本有大功之倫從服則
其娣有小功之倫于婦從父昆弟本有小功之倫從服則其
婦有緦麻之倫也夫以遂之而不服故婦從無服而服之然
則初而異室猶自以其倫服

五服式 凡十八圖

始死變服圖第一 詳見喪服變除篇崔氏及漢戴德說

今按問喪云親始死笄纚注云親謂父母也則是斬衰與齊衰同但男子去笄纚婦人去笄而纚耳又按儀禮注但有斬衰齊衰之別則為母改服無異旁親今從問喪注

	笄纚	總	衣	屨
斬衰齊衰男子	問喪注疏云始死[illegible]子先去冠唯留笄纚[illegible]乃去之		十五升白布深衣 扱上衽	無屨而徒跣
婦人	士喪注云去笄而纚 問喪注則[illegible]	縞總	[illegible] 衽	不徒跣
齊衰旁親以下			白布深衣 崔氏云除	吉屨無絇 崔氏
婦人	纚 士喪注骨笄而纚	縞總	白布深衣 崔氏	吉屨無絇 崔氏

笄

問喪疏云笄謂骨笄○長短之制未詳

纚

問喪疏云親始死之始言親始死孝子先去冠惟留笄纚也○古者男子婦人吉時皆有笄纚○曲禮注云古人垂髮以纚韜之○士冠禮云緇纚廣終幅長六尺

縞總

曾子問疏云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今按此雖是女在塗聞舅姑喪改服之總然疏引士喪禮釋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其制當通用與

屨絇

今按周禮屨皆有絇○儀禮[illegible]者屨頭飾也喪無飾故無絇○詳見後男子成服旁通圖屨條

今按崔氏云始死加素冠於笄纚之上始死去冠惟留笄纚不應遽加素冠於笄纚之上按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疏云將小斂失笄纚著素冠視斂訖投冠而括髮當以喪服小記之疏為正

將小斂變服圖第二

環絰

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注云環絰者一股所謂纏絰也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疏云親始死去冠今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此環絰也知以一股而纏者若是兩股相交則謂之絞今云環絰是周圍纏繞之名又鄭注弁師云環絰者大如緦之麻絰纏而不糾○今按緦絰之大見後襲絰帶劣

通圖

素爵弁

今按雜記云大夫以上素爵弁疏大夫以上素爵弁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以大夫與他殯尚弁絰則其子弁絰明矣諸侯以上尊固宜弁絰○又按司服凡弔事弁絰服疏云爵弁之形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三十升布染爲爵頭色赤多黑少今爲弁絰之弁其體亦然但不同爵色之布而用素爲之故云如爵弁而素

素委貌

今按雜記注云素委貌疏云知士素委貌者武叔投冠括髮諸侯之大夫當天子之士也○又按士冠禮大夫玄冠朝服注云玄冠委貌也玄者冠與服同色身著玄端則首著玄冠凡服玄端必兼言委貌劉定公云吾與子皆委以治民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是也是知玄冠即委貌是也但委貌制度今無所考惟漢輿服志云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但委貌用皁繒爲之若喪禮以素爲之

深衣

今按崔氏變除云自始死至成服白布深衣不改○然則旁親服亦不改與

今按雜記小斂環絰注云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又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又按曾子問云麻弁絰注曰弁而加環絰此三條與司服弁師所謂弔服弁絰其制並同然此若可疑者又按雜記小斂環絰疏引鄭注弁師云環絰者大如緦之絰纏而不糾今此所謂即彼經注也則是疏家已合小斂環絰與弔事弁絰二者而爲一矣豈弁

經本爲弔服而設至於親始死孝子去冠或在道或小斂大斂不可無飾故大夫以上亦必素弁而加環絰與又按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以大夫視它殯尚弁絰則其子弁絰視斂明矣而崔氏變除乃云爵弁委貌環絰括髮之後始用之則其不然又明矣○又按士喪禮主人拜賓之後乃奠之前云襲絰所謂絰者而絰與要絰散帶之總稱則知散帶在乃奠之前而雜記小斂環絰注家乃加散帶二字注疏非是

髺髮免髽圖第三 髺髮免髽之節附

髺髮

士喪禮云主人髺髮袒注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今至小斂變又將初喪服也髺髮者去笄纚而紒麻布為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交于額上郤繞紒也今文髺[illegible]括〇今按喪服小記云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疏云為母初喪至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至尸出堂子拜賓事之時猶與為父不異唯為父則括髮以至大斂而成服若母喪則髽絰帶乃與則已者布免矣此為母與父異者也

免

士喪禮云衆主人免注云始死將齊衰者素冠今至小斂將袒以免代冠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用布為之壯如今之著幓頭矣亦自項中而前交于額上郤繞紒也〇今按此經文唯言衆主人而賈氏士喪記疏云齊衰以下至總麻首皆免也〇其所用布之升數未詳

髽

士喪禮云婦人髽于室注云始死將斬衰婦人去笄而纚將齊衰婦人骨笄而纚今至小斂盡去笄纚而露紒也髽之異于髺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為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者疏云將斬衰婦人去笄纚而麻髽將齊衰婦人去骨笄與纚而布髽也〇其大功以下之髽今按賈氏疏則自齊衰以下至總皆布髽

右括髮免髽乃小斂至大斂未成服之制又有變禮括髮免髽者奔喪是也有啟殯見棺柩變同小斂之時者既夕禮丈夫髽散帶垂見也大要不出此三節而免之用為尤廣焉喪禮未成服以前免重於袒括髮檀弓曰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括髮以麻免以布又曰免不冠者之所服則免之禮稍殺于袒括髮也是故小斂為父括髮而至于成服然外[illegible]即位之後不括髮而為免小斂有括髮有免及啟殯則[illegible]斬衰亦免而無括髮以至卒哭不唯此也自斬至總皆有免五世無服者亦袒免童子當室免朋友在它邦亦袒免[illegible][illegible]雖不當免時必免是免之用為尤廣也故今析括髮免髽為三條而陳開具所用之節于下

括髮之節

小斂主人括髮袒〇士喪禮大斂注云不言髽免括髮者小斂以來自若矣

奔喪括髮〇詳見後奔喪變服圖

免之節

為父小斂馮尸衆主人免

為母小斂主人即位而免〇為父括髮

啟殯至卒哭免〇詳見後啟葬反哭虞卒哭變服圖

喪服小記曰諸侯弔雖已葬主人必免疏云凡五服自大功以上為重重服為免之節自始死至葬卒哭後乃不服免也小功以下為輕輕服為免之節自始死至殯殯後不復免至葬啟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若人君來弔雖非服免將必為免以尊重人君故也

又曰君弔雖不當免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〇已上二條君弔免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〇親質不崇敬異於君也〇此不免

奔喪免〇詳見後奔喪變服圖

童子當室免〇此本不當免而免

五世袒免

朋友在他邦袒免〇已上二條五服之外袒免

髽之節

小斂髽

啟殯髽〇詳見後啟葬反哭虞卒哭變服圖

奔喪髽〇詳見後奔喪變服圖

司馬公書儀曰括髮先用麻繩撮髻又以布為頭𢄼齊衰以下皆免衰布或纏䋁廣寸婦人髽亦紐麻為繩齊衰以下亦用布䋁皆如幓頭之制自項向前交于額上郤繞髻如著幓頭也

朱子曰儀禮注疏以[illegible]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髽皆如著幓頭然幓頭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郤繞髻也免或讀如字謂去冠豎田呂氏曰免以布為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於冠禮謂之鈌項冠者必先著此鈌項而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鈌項獨存因謂之免者免以其與冕弁之冕其音相亂故改音問

絰帶等差通圖第四

儀禮注疏所論絰帶分寸之數甚密而第四約法甚疏而易見今圖只用約法後成服式圖準此

	首絰	要絰象大帶者	絞帶象革帶者
斬衰男子	以苴麻爲之圍九寸不去莩垢下本在左	苴麻爲之圍七寸二分散垂三尺三日絞之惟年五十不散垂	亦苴麻爲之王肅以爲其大加要絰雷氏以爲比要絰又五分去一
婦人	同前	亦苴麻爲之但初即絞之仍結其本不散垂	同前
齊衰男子	以牡麻爲之圍七寸二分右本在上雖齊衰三年亦同	牡麻爲之圍五寸七分有奇散垂	布爲之降齊衰布七升正齊衰八升義齊衰及三月皆九升
婦人	同前	牡麻爲之圍同前但即結本耳	同前
大功男子	以牡麻爲之圍五寸七分有奇右本在上	牡麻爲之圍四寸六分有奇散垂	布爲之降大功布十升正大功十升義大功十一升
婦人	同前	牡麻及圍同前但結本耳大功以上經帶有本小功以下斷本爲殤小功帶不絕本	同前
小功男子婦人同	正服義服以牡麻[illegible]之[illegible]服以澡[illegible]麻爲之[illegible]圍四寸六分有奇	正服義服牡麻殤服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圍三寸五分有奇並不散垂	布爲之降小功布十升正小功十一升義小功十二升
緦麻男子婦人同	澡麻爲之圍三寸五分有奇	澡麻爲之圍二寸八分有奇	布爲之十五升抽其半

斬衰首絰左本有纓

下本在左

男子婦人用之

齊衰以下首絰右本。大功以上有纓。小功以下無纓

右本在上

男子婦人用之

大功以上要絰散垂

斬衰至大功男子皆散垂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五十不散垂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不散垂

小功以下要絰結本

蓋初而絞之不待成服絞垂也

斬衰麻絞帶

男子婦人用之

斬衰章疏云婦人亦有苴絰則有絞帶以備喪禮

齊衰以下布絞帶

男子婦人用之

朱子曰首絰右本在上者齊衰絰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却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即以[illegible]

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綴殺之有纓者以其加于冠外故須著纓方不脫落也

問經帶之制曰首經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腰經較小絞帶又小乎腰經腰經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有彄子以一頭串于中而束之○附按彄語[illegible]作扣

又曰苴帶是正帶以束衣者不專爲佩而設大帶乃申束之耳申重也故謂之申

今按士喪禮小斂馮尸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又士喪記曰既馮尸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喪大記曰婦人髽帶麻于房中以此觀之則知小斂馮尸之後括髮免髽之時主人已絞帶衆主人已布帶婦人已麻帶持主人未襲經耳而藍田呂氏曰婦人不俟男子襲經亦先帶麻者以其無絞帶布帶且質略少變故因髽而襲經也但喪服斬衰章疏云婦人亦有絞帶布帶以備喪禮今呂氏云無絞帶布帶當考

男子成服旁通圖第五 冠衰裳制附

	斬衰	義服	齊衰三年	杖期	不杖期	三月	大功殤服	大功正服
冠	用布六升○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辟積之縫向右○惟用水濯勿用灰鍛○條屬○外畢○三辟積廣二寸	同前	降服冠用布七升正服布八升○以布爲武垂下爲纓○布用灰鍛治之○餘並同前	制並同前惟用布八升	降七升正八升義九升○制同	制同不杖期義服	冠用布十升○餘並同前	制並同前
首經	此首經卽奉尸夷于堂時襲經帶所用者已見前圖	同前	詳見前襲經帶圖	同前	同前	同前	詳見前襲經帶圖	同前
衰	布三升○外削幅○不緝○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衰長六寸○衣帶下尺○兩旁有衽二尺有五寸○衣二尺有二寸○袂屬幅○袪尺二寸	布三升有半而成布還三升○餘同前	降服布四升正服布五升○緝外展之○餘同前	布五升○爲母之制同前負版辟領衰惟孝子於父母有之	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	同前	布七升○餘同前	布八升
裳	布同上○內削幅○不緝○前三幅○後四幅前後不連	布同上○餘同前	緝其下內展之○餘同前	布同上○制同前	布同上○制同前	同前	此後布並同上○制並同前	[illegible]

大功義服	繐衰	小功殤服	小功正服	小功義服	緦麻
制並同前惟用布十一升	冠八升	冠用布十升○辟積之縫向左○餘並同前	冠十一升	冠十二升	冠布十五升抽其半○澡纓
同前		詳見前襲絰帶圖	同前	同前	詳見前澡絰帶圖
布九升	布四升有半縷如小功	布十升	布十一升	布十二升	布十五升抽其半

		斬衰	義服	齊衰三年		不杖期	三月
要絰	取物所著散垂者而絞之○其	圖之大小以見前襲絰帶圖		詳見前襲絰帶圖	同前	同前	同前
絞帶	此苴麻絞帶即	苴絰帶時所服者	同前惟公士大夫之衆臣布帶	此布絞帶亦襲絰時所服者詳見前襲絰帶圖	同前	同前	同前
杖	首惡之竹爲之○長與心齊大	如要絰圍七寸二分有奇	竹杖○同前	桐木爲之○削方○長與心齊○本在下大如要絰圍五寸七分有奇	同前	此後並不杖期	
屨	菅屨草爲之○	外納謂向外爲之○亦名菲屨	同前惟公士大夫之衆臣繩屨	疏屨亦用草爲之○亦名苞屨	疏屨	麻屨	繩屨

大功殤服	大功正服	大功義服	繐衰	小功殤服	小功正服	小功義服	緦麻
惟此一章絰不絞垂蓋殤服未成人其文不縟也	詳見前襲絰帶圖	同前	帶亦同小功	自此以下絰初即絞之矣今仍著耳	詳見前襲絰帶圖	同前	詳見前襲絰帶圖
詳見前襲絰帶圖	同前	詳見前襲絰帶圖		詳見前襲絰帶圖	詳見前襲絰帶圖	詳見前襲絰帶圖	詳見前襲絰帶圖
同前	同前	同前	吉屨無絇	同前	以下並同前		

成服冠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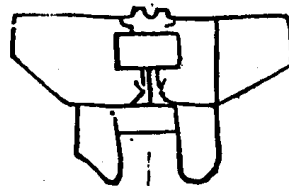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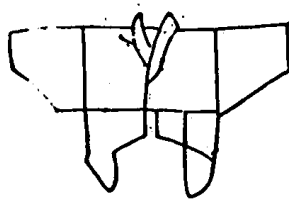
斬衰	齊衰大功冠

小功緦麻冠

今按五服之喪冠其制之異者有四升數之不同一也凡布八十縷爲升○斬衰正服義服冠皆六升○齊衰三年杖期與不杖期降服冠皆七升正服冠皆八升義服冠皆九升齊衰三月冠九升○大功殤服大功正服與小功殤服冠皆十升○大功義服與小功正服冠皆十二升小功義服冠十二升緦冠十五升抽其半繩纓之與布纓澡纓二也惟斬衰用枲麻繩爲纓自齊三年至小功皆用布爲纓○緦冠澡纓○繩之大小布之升數未詳右縫之與左縫三也大功以上衰重辟積之縫向右○小功以下衰斬辟積之縫向左勿灰之與灰四也惟斬衰鍛而勿灰蓋以水濯之而已勿用灰自齊三年以下皆用灰治之○緦則有事其縷復以灰治之也其制之同者亦四條屬一

也屬猶著也著之冠垂之爲纓也○吉冠纓武異材凶冠纓武同材○斬衰則用一條繩齊衰以下則皆用一條布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各至耳綴之爲武其餘垂而結之頤下者爲纓外畢二也外畢者冠落顚前後兩頭皆在武下向外出反屈之縫于武而爲之兩頭縫畢向外抜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厭猶伏也喪冠厭伏是五服同名由在武下出反屈之故得厭伏之名○又檀弓云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是吉冠則辟積無殺橫縫亦兩頭皆在武上向內反屈而縫之不得厭伏之名辟積之名三也自斬至緦其冠皆三辟積廣狹之制四也自斬至緦其冠皆廣二寸

公子爲其母練冠諸侯之妾子厭于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練冠者以練布爲冠

公子爲其妻縓冠縓淺絳也一染謂之縓爲妻縓冠妻輕

成服衰裳制

衰制

裳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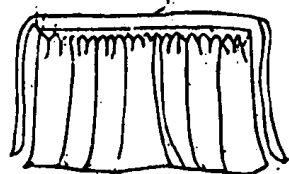
此圖係按朱子家禮纂出仍加領於濶中者乃與儀禮注合

衰分制圖

用布爲之前三幅後四幅前後不連每幅作三輒輒皆廣其兩邊相著而空其中也

負

亦名負版○用布方一尺八寸綴于背上領下垂之

適

亦名辟領○喪服記云適博四寸出于衰○注云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疏云辟領廣四寸者據[illegible]闊而言謂項之兩相向外各廣四寸也與闊中八寸者據兩身當縫中央而言總闊八寸一邊有四寸也以一邊之四寸并辟領四寸亦爲八寸○今按此謂度兩身既畢即將兩身疊作四重于領上取方裁入四寸却以所裁者辟而摺之垂于兩旁使領中開處方闊八寸也

衰

用布長六寸博四寸綴于外衿之上故得廣長當心

衣帶下尺

注云衣帶下者要也長尺足以掩裳上際也○疏云謂衣腰也帶者此謂衣帶之帶非大帶革帶也衣帶下尺者據上下長一尺若橫而言之不著尺寸者人有麤細取足爲限也有衣腰則衣與裳交際之間不露見故云掩裳上際也

衽

上係裁布圖○下條脊縫圖○注云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疏云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爲正正者正方不破之言也一尺之下從一畔旁入六寸乃邪向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一畔亦六寸橫斷之留下一尺爲正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衽各二尺五寸兩條共用布三尺五寸也

衣

身也○記云二尺有二寸○注云此謂兩袂之中間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如闊中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

袂

[illegible]也○疏云屬幅者謂整幅二尺二寸不削去其邊[illegible]正幅以爲袂必不削幅者欲取與衣二尺二寸同縱橫皆二尺二寸而爲方正者也

袪

袖口也○廣尺二寸

今按喪服衣衽袂袪自斬至緦皆同惟衰負版左右辟領儀禮注疏云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之心無所不在疏云衰者孝子有哀摧之心負者負其悲哀適者[illegible]適爲父於父母不念餘事若然則此衰負版左右辟領四者[illegible]子爲父母用之旁親皆不用與

司馬溫公書儀父母舅姑夫君之服存古制度齊衰之服布幞頭布襴衫布帶大功以下隨俗用紐爲之

朱子曰溫公儀內服斬衰[illegible]功恐又却不古制是何說也古者五服皆用麻但布有差[illegible]皆有冠絰但功緦之絰小耳

家禮斬衰衣裳用極粗生布齊衰用次等[illegible]生布杖期又用次等生布不杖期及齊衰三月又用次等生布大功用[illegible]熟布小功用稍熟細布緦麻用[illegible]布

婦人成服旁通圖第六

	斬衰	義服	齊衰三年	齊衰杖期	不杖期	三月
總	六升布爲總○束其本出紒後所垂者長六寸	同前	降七升○正服八升○垂長六寸	布八升○長八寸	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長八寸	布九升○長八寸
笄	笄以箭篠竹爲之○長尺	同前○惟妾爲君之長子雖服斬然只用惡笄者櫛笄也○榛木爲之○長尺下云有首	同前	同前	同前○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及妾爲女君惡笄有首○餘無明文未詳	
髽	斬衰婦人於男子括髮之時已用麻髽矣今既成服男子著冠矣婦人只是露紒之髽而著布總箭笄○至啟殯時則復用麻髽○若賓客弔男子著免之時則加布髽	同前	同前	杖期以下婦人於男子括髮之時用布爲髽矣今成服只是露紒之髽而著布總惡笄	同前	
首経	已見前喪服經帶旁通圖					

大功殤服	大功正服	大功義服	小功殤服	小功正服	小功義服	緦麻
布十升○長八寸	布十升○長八寸	布十一升○長八寸	布十升○長一尺	布十一升○長一尺	布十一升○長一尺	布十五升抽其半○長一尺
大功以下皇氏云皆露紒疏云無髽						

		斬衰	義服	齊衰三年	齊衰杖期	不杖期
衰	婦人之衰制其用布升數及削幅不得與丈夫負版辟	領衰等並同男子○但無帶下又無衽○其裳之制用布大幅破爲十二幅如深衣之下連於衣○故婦人但言衰不言裳也○布三升	同前	降四升正五升緝衰外展之裳內展之○餘並同前	布五升○餘同前○附按婦人之負版辟領衰疑杖期卽皆無之與男子同	降四升正五升義六升○自此以下其削幅緝展及連衰等制並同前○但末必有負版辟領及當心之衰也
要経	婦人要經初卽	絞之無麻也已見前喪經帶旁通圖				
絞帶	已見前喪	經帶旁通圖				
杖	竹杖○制	同男子	同前	桐杖○同男子	同前	此後並不杖
屨						

服	布
齊衰三月	同前
大功殤服	布七升○餘同前
大功正服	布八升○餘同前
大功義服	布九升○餘同前
小功殤服	布十升○餘同前
小功正服	布十一升○餘同前
小功義服	布十二升○餘同前
緦麻	布十五升抽其半○餘同前

自斬至緦成服皆布總

束髮謂之總既束其本又總其末○今按始死婦人皆縭總今此成服則用布爲之○其布之升數象男子冠數具見前條○其長則斬衰總長六寸○注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爲飾者也○期總八寸○大功總亦八寸○小功緦麻同一尺○吉總當尺二寸也期以下皆孔疏云○布總終喪○婦人相弔者素總所謂素者布與縞與未詳

斬衰箭笄

箭篠竹以箭篠爲笄也○今按始死將斬衰婦人去笄至男子括髮著麻髽之時猶不笄今成服始用箭笄○箭笄長尺○婦人箭笄終喪婦人質有除無變也○惟妾爲君之長子雖服斬衰不著箭笄見下惡笄條

齊衰惡笄有首

惡笄者櫛笄也○惡者木理粗惡非木名也○或曰榛笄也以榛木爲之也○有首者若漢之刻鏤摘頭矣○今按檀弓榛以爲笄長天者婦爲姑也然則凡惡笄皆長尺與○又按儀禮傳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illegible]有首及妾爲女君之長子亦惡笄有首餘無明文則齊衰輕期之笄未詳○婦人惡笄終喪惟女子子既卒哭而歸夫家則折吉笄之首以笄吉笄者象骨爲之吉時有者於其太飾故折之

大功以下笄

未詳○今按女子子既卒哭折吉笄之首以笄又婦人相弔者吉笄無首素總則此大功以下之笄或者亦吉笄無首而加以布總與

斬衰以下髽

髽之制先儒所釋各不同今條具在下○士喪服篇注云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賈氏疏曰髽有二種一是未成服之髽即士喪禮所云將斬衰者用麻將齊衰者用布是也二者成服之後露紒之髽是也又云自斬至緦婦人皆露紒而髽○喪服小記孔氏疏引皇氏之說曰婦人之髽有三有麻有布有露紒也其形雖異皆謂之髽也一者麻髽謂斬衰括髮以麻則婦人于時髽亦用麻是也二者布髽謂男子免對婦人髽男免既用布則婦人不容用麻也是知男子爲母免時則婦人布髽三者露紒之髽謂如喪服傳云髽衰三年三年之內男不恒免則婦人必不恒用布髽故知恒露紒也又就齊衰輕

期髽無麻布雖女子子既嫁者爲本親父母髽亦無麻布是知露紒悉名髽也又云然恒居露紒之髽則有笄○孔疏雖引皇氏說則又駮之曰今考較止有二髽一是斬衰麻髽二是齊衰布髽皆名露紒其將斬衰者於男子括髮之時則以麻爲髽其將齊衰者於男子免時則以布爲髽其葬之時婦人之髽則與未成服之時同其大功以下則無髽也○今考三說互有得失更當加詳○喪服四制云禿者不髽

杖圖第七 詳見喪大記篇成服章及喪服變除篇雜記下

杖之日先後

斬衰三年父母妻期皆杖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曰
諸達官之長杖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子皆杖

不當杖

童子不杖
婦人不杖○此亦童子婦人

本當杖而不杖

父在為母不敢杖○尊者在
庶子不以杖即位○子皆杖不以即位與去杖同下適子
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祖不厭孫孫得杖但與祖
同處不得以杖即位辟尊者

為妻父在不杖○不敢盡禮於私喪

若不當杖而杖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
母為長子杖
女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庶子父在為妻以杖即位○舅不主庶婦之喪子得伸也
父不主庶子喪則孫以杖即位○祖不厭孫孫得伸也
童子當室則免而杖

杖之容節

君之喪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輯斂也斂之
不以拄地殯柩在門內神明所在
大夫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
子有王命則去杖○世子若有天子之命則不敢杖
國君之命則輯杖○鄰國之君使人來弔
聽卜有事于尸則去杖○聽卜及□
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敬嗣君也
於大夫所則杖○同為君杖無相敬下
大夫之喪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去杖以敬也
大夫之命則輯杖○斂杖以自卑下
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君夫人有命弔已者
為世婦之命授人杖○君之世婦命弔內子
士之喪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皆去杖如大夫之禮
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大夫之命則輯杖世婦之命授
人杖也如大夫之禮
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哭殯既塗哭柩啟殯
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為其感動變戚
廢杖不入于室祔杖不升于堂

喪車制圖第八 詳見喪服制度篇

始遭喪所乘
木車 不漆者
蒲蔽 以蒲為蔽謂車旁禦風塵者
犬褀尾櫜疏飾 犬白犬皮既以皮為覆笭又以其尾為戈戟之弢麤布飾二物之側為之緣
小服皆疏 服讀為箙小箙刀劍短兵之衣皆以麤布

卒哭所乘
素車 以白土堊車也
薞蔽 薞讀為蘋蘋麻以為蔽
犬褀素飾 以素繒為緣
小服皆素 以素為緣

既練所乘
藻車 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
藻蔽 以蒼繒為蔽
鹿淺褀革飾 以鹿夏皮為覆笭又以所制去毛者緣之

大祥所乘
駹車 駹車邊側有漆飾
雚蔽 細葦席
然褀髤飾 然果然獸名髤赤多黑少之色韋也

禫所乘
漆車 黑車
藩蔽 即上文葦席漆即成藩
豻褀雀飾 豻胡犬名雀頭黑多赤少雀即緅也

司馬溫公曰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以代古惡車婦人以布幕車轎

奔喪變服圖第九

奔父喪
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 括髮袒
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 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
於又哭 括髮袒
於三哭 括髮袒
三日 成服

奔母喪
西面哭盡哀 括髮袒
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 襲絰絞帶
於又哭 不括髮 為母於又哭而免[illegible]於父也
於三哭及三日成服如奔父喪之禮

喪服小記曰奔父母之喪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 出宮之門就於廬故哭者止初來一哭與明日朝夕又明日朝夕之哭為五哭也三袒者初至袒明日朝袒又明日朝袒故為三袒又云此謂已殯而來者若未殯之前而來當與在家同不得減殺也

婦人奔喪
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 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髽于東序不髽于房變于在室者○襲絰以後同前

夫人奔喪
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它如奔喪禮然

奔喪若不及殯

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成踊 括髮

東即主人位 絰絞帶

遂冠歸入門右北面哭盡哀 括髮袒

於又哭 括髮成踊

於三哭 括髮成踊

三日 成服

齊衰以下奔喪

三免袒○不及殯四免袒大畧與奔父母喪同但免與括髮異耳○凡異居聞兄弟之喪其始麻散帶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絰之日數若家遠則爲位三日五哭成服而往

聞喪不得奔喪 謂以君命有事者

爲位 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

於又哭 括髮袒成踊

於三哭 括髮袒成踊

三日 成服

道有喪

君出疆薨大夫士一節也 附按一節也三字疑有誤字衍文

其入也子 麻弁絰 布弁而加環絰

疏衰 齊衰

菲 足著菲屨○麻弁疏衰菲屨不忍成帶于外也

杖 服未成而已杖爲已病也

入自闕升自西階於此正棺 服殯服

既塗 成服

如小斂則子免布深衣而從柩

入自門升自阼階 服殯服及成服亦當同前

並有喪變服圖第十 詳見喪服變除篇並有喪服及不杖除服及大祥除服三章

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

言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輕要得著齊衰牡麻帶而兼包斬衰之帶若婦人輕首得著齊衰牡麻絰而包斬衰之絰故云輕者包男子重首特留斬衰葛絰婦人重要又不葛帶特留斬衰麻帶故云重者特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斬衰已練男子除絰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絰獨存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絰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絰期之葛絰婦人絰其故葛絰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疏云大功既虞卒哭之後大功葛帶輕於練之故葛帶故男子反帶其練之故葛帶也又以男子練時首絰既除今經大功既葬其首則絰大功之葛絰婦人練後要帶已除今大功已葬其要則帶大功之葛帶也謂之期葛絰帶者以其麤細與期絰帶同其實是大功葛絰帶也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男子則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絰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若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附按以上三節注疏之解俱未的說見喪服變除篇並有喪服章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

謂當三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也故葛帶謂三年練之葛帶也蓋期帶與三年之葛帶麤細正同以父喪爲重故帶其故葛帶又三年練後首絰既除故絰期之葛絰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絰其故葛絰帶期之麻帶以婦人不葛帶故也服其功衰者謂父之功衰也

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三年練葛遇大功以上之喪麻之有本者得以變之小功以下喪麻斷本則否○今按禮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服易之惟杖屨不易與此條意同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

殤長中謂大功之親爲殤在小功緦者也可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凡喪卒哭受麻以葛惟殤長中未成人文不縟無卒哭受麻以葛之法故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附按注解殤在小功緦似未確說見喪服變除篇並有喪服章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

謂斬衰既練遭小功之喪是麻之斷本者雖不變服得爲之加絰以練無首絰於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爲之加小功之絰也小功之喪斂殯事竟既免之後則脫去其絰常斂殯之節每可以絰之時必爲之加麻也不應絰之時則去其絰自若練服也○今按服問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又按雜記功衰弔兄弟之殤則

不易練冠與此條意同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

私喪妻子之喪也輕喪緦麻也大夫降焉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疏云若成服之後則錫衰未成服之前身著素裳而首著弁絰也

又父母之喪偕其葬服斬衰

父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

父母之喪既引聞君薨遂既封改服而往

三年之喪既顈爲前喪練祥

三年之喪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

如當父母之喪除諸父昆弟之喪則服其除服 已上六條皆並有喪變除之事

弔服圖第十一 詳見喪服補篇補弔服加麻補弔服二章及喪大記上篇襲絰帶小斂奠章

主人未小斂而弔

弔者易羔裘玄冠 此據家語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 ○裼裘而弔 此據子游裼裘而弔疏云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今按疏云羔裘玄冠與家語不同當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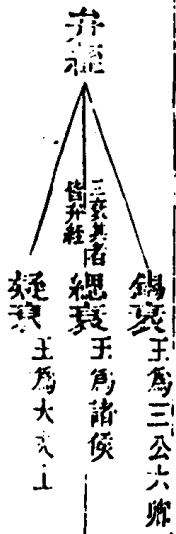
主人既小斂而弔

弔者襲裘 喪大記曰弔者襲裘加武帶絰小斂之後來弔者以上朝服揜襲裘上裼衣加武者武吉冠之卷也主人既袒括髮故弔者加武明不改冠亦不免也帶絰者帶謂要帶絰謂首絰以朋友之恩加緦之絰帶也主人既襲帶絰故弔者亦襲裘帶絰也所謂子游襲裘帶絰而入是也

主人既成服而弔

凡弔事弁絰服 弁絰如爵弁而素加環絰○爵弁環絰詳見前將小斂變服圖

凡弁絰其衰侈袂 凡衰之袂二尺有二寸裼衰緦衰疑衰其袂大三尺三寸也若士則衰其不侈也○裼衰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衰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吉服十五升今疑衰十四升少一升而已疑之言擬也擬於吉也

三衰絰帶同有 疏

羔裘玄冠不以弔

王弔服

弁絰

錫衰 王爲三公六卿

緦衰 王爲諸侯

疑衰 王爲大夫士

三衰其首皆弁絰

天子遥哭諸侯爵弁絰紂衣

諸侯弔服

弁絰

錫衰 君於大夫士有朋友之弁絰錫衰君爲卿大夫

緦衰 同姓之士

疑衰 異姓之士

諸侯弔異國之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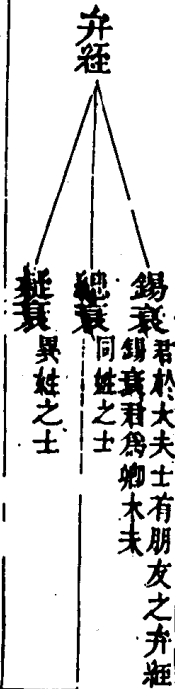
皮弁

錫衰

大夫相爲弔服

弁絰

錫衰

士朋友相爲服弔服加麻

緦絰帶

疑衰素裳

庶人弔服

素委貌

白布深衣

婦人弔服

婦與夫同 凡弔皆素服婦人弔服者以婦與夫同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魯婦人髽而弔自敗於臺駘始

朱子家禮凡弔皆素服○幞頭衫帶皆以白生絹爲之

啟葬反哭虞卒哭變服圖第十二

啟

免

大夫免○凡男子括髮免散帶垂婦人髽皆室小斂之節斬衰男子括髮齊衰以下至緦麻男子免今於啟殯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斂之時但啟殯之後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

婦人髽　男子免則婦人髽

啟後亦著免自葬至卒哭其服同

弁絰

檀弓弁絰葛而葬注云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大夫則素弁加環絰士則素委貌加環絰

衰絰帶杖屨散帶垂

並同成服○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士虞禮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注一人主人兄弟也○有事于尸則去杖○虞杖不入于室

散帶垂者小斂之節大功以上男子皆然今啟殯亦如之自啟至葬其服同至卒哭乃變其服焉

葬

婦人　同前

反哭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于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

婦人　同前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說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

虞

既葬而不赴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注云虞前有葬葬是喪之大事皆免可知今至虞卒哭之時棺柩巳藏亦著免也○爲兄弟既除喪巳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

婦人　同前

卒哭

報虞卒哭則免○緦小功卒哭則免

婦人　同前

今按既夕禮云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注云爲將啟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疏云髽既是婦人之變則免亦是男子之變今丈夫見其人不見免則丈夫當免矣婦人見其髽不見人則婦人當髽矣故云互文以相見正啟後著免至卒哭其服同以其反哭之時無變服之文故知同也又按士虞禮云主人及兄弟如葬服疏云葬服者既夕禮曰丈夫髽散帶垂也此惟謂葬日反日中而虞及三虞然其後卒哭即服其故服是以既夕禮注云自卒至殯自啟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始虞與葬服同三虞皆同至卒哭卒去無時之哭則依其喪服乃變麻服葛也司馬溫公書儀曰啟殯之日五服之親皆來會各服其服入就位哭注云自啟殯至於卒哭日數甚多今也成服若使五服之親皆不冠而袒免恐其驚俗故但各服其服而已張南軒先生三家喪禮云主人及衆主人皆去冠絰以邪布巾貊頭注云參酌開元禮新修

男子卒哭受服旁通圖第十三

詳見喪服變除篇及喪服制度篇

	斬衰	齊衰三年	杖期	不杖期	齊衰三月	大功正服	大功義服	小功
冠	右縫○絛屬○外畢○辟積○廣狹之制並同成服○所不同者布用七升	降服八升正服九升○餘同成服之制	正服九升○餘同前	降服八升正服九升義服十升○餘同前	義服布十升○餘同前	布十一升○餘同前○但既云受以小功衰則恐當左縫耳	布十二升○餘同前	無受
首絰（去麻服葛 無則用纇）	圍七寸二分有奇○猶兩股糾之也	圍五寸七分有奇○餘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圍四寸六分有奇	同前	圍三寸五分有奇
衰裳	其制並同成服○但用布六升○又負適衰三者不與用用未詳	降服七升正服八升○餘同前	正服八升○餘同前	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餘同前	布九升○餘同前	布十升○餘同前	布十一升○餘同前	因故衰無受
要絰（用葛或纇）	圍五寸七分有奇○閒傳云葛帶三重○鄭注云謂作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也	圍四寸六分有奇○餘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圍三寸五分有奇	同前	圍二寸八分有奇
絞帶	斬衰章疏絞帶虞後變麻服布七升布為之	布八升	布九升	布九升	布十升	布十二升	布十二升	無受
杖	仍成服苴杖	仍桐杖	同前	則元無也	竝後已無			
屨	斬衰卒哭受齊藨蒯為屨所謂疏屨是也	未詳恐當同前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大夫士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注云此權禮也弁經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晉文公卒子墨衰經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或問于朱子云今之墨衰可便于出入而不合于禮經如何曰若能不出則不服之亦好但要出外治事則只得服之喪服四制說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益惟天子諸侯始得全伸其禮庶人皆是自執事不得伸其禮

人卒哭受服旁通圖第十四

	斬衰	齊衰三年	杖期	不杖期	大功
總	布七升	降服八升正服九升	正服九升	降服八升正服九升義服十升	布十一升
笄	箭笄無變	惡笄無變	惡笄無變	同前惟女子子適人者歸夫家折吉笄之首以笄輒期以下未詳	未詳
髽	露紒無變	露紒無變	同前	同前	孔疏云大
首經（以葛易麻）	圍七寸二分有奇	圍五寸七分有奇	同前	同前	圍四寸六
衰	布六升○其制並同成服○負適等用與不用未詳	降服七升正服八升○餘同前	正服八升	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	布十升
要經	仍其故麻帶	同前	同前	同前	圍三寸五
絞帶	布七升	布八升	布九升	同前	布十一升
杖	仍[illegible]杖	仍桐杖	同前	自此以下元無杖	
屨	無明文恐與男子同				

正服	大功義服	小功
	布十二升無受	
	未詳	未詳
功以下無髽	同前	
分有奇	同前	圍三寸五分有奇
	布十一升	因故衰無受
分有奇	同前	圍二寸八分有奇
	布十二升無受	

男子練除服受服圖第十五

除服先重者　男子除首經

	斬衰（十三月而練）	齊衰（十三月而練）	齊衰期（十一月而練）
練冠	以練易其冠除屬右縫	自練冠以下並同前	自練冠以下並同前
角瑱	人君以纊小解纖繶以角爲之		
衰	以卒哭後冠受其衰		
中衣	練中衣黃裏縓緣		
葛經	小祥除首經唯條要葛		
鹿裘	橫長袪袪裼之可也		
絞帶	未詳		
杖	仍竹杖	仍桐杖	
屨	與大功初喪繩屨同未詳		

婦人練除服受服圖第十六 婦人除要帶

	總	笄	髽	首絰	衰	杖	屨
妻爲夫 女子子在室爲父 斬衰	練有受服則布升數當與冠同	仍箭笄	仍露紒	仍苴葛	女子子在室至小祥練祭受衰七升總八升嫁反者亦如之	仍竹杖	未詳
婦爲舅姑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 齊衰	同前	仍箭笄	仍露紒	仍苴葛	以卒哭後冠受其衰	仍桐杖	

子姓之冠

縞冠玄武 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武用玄玄是吉冠川縞是凶

今按練再受服經傳雖無明文然謂既練而服功衰則禮記者屢言之間傳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又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是也按大功之布有三等七升八升九升而降服七升爲最重斬衰既練而服功衰是受以大功七升布爲衰裳也故喪服斬衰章賈氏疏云斬衰初服麄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七升冠八升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疏云至小祥受衰七升總八升又按間傳小祥練冠孔氏疏云至小祥以卒哭冠受其衰而以練易其冠故今據此例開具在前而橫渠張子之說又曰練云必鍛練大功之布以爲衰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衰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功衰必著受服之七稱受者以此得名受稱以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縗割之心亦志于內也據橫渠此說謂蓋以大功之衰則與傳記注疏之說同謂鍛鍊大功之布以爲上之衰則非特練中衣亦練功衰也又取成服之初衰長六寸博四寸綴於當心者著之於功衰之上是功衰雖齊輕而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猶在不欲哀心之遽忘也此說則與先儒異今並存之當考

司馬溫公曰古者既葬練祥禫皆有受服變而從輕今世俗無受服自成服至大祥其衰無變故于既葬別爲家居之服是亦受服之意也

橫渠張子曰父在爲母服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有所嫌也恐今之宜但可服齊衰一年外可以墨衰從事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大祥服圖第十七 除衰服○杖斷而棄之於隱者

禫告祭期所服

朝服縞冠 祥祭前一日豫告明日祥祭之期於此爲期之時主人著朝服其冠則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縞是生絹而近吉身著朝服首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

素韠 詩檜風素冠庶見素韠兮注云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裳則素韠也今按詩所謂素冠者其縞冠素紕與

素屨 周禮屨人掌王后之服屨素屨葛屨注云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夏用葛冬用皮

祥祭所服

朝服縞冠 明旦祥祭之時主人因著前夕故朝服以祭始即吉正祭服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

散屨 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散屨注云散屨亦謂去飾也經據卑云散散與素一也

既祥所服

素縞麻衣 祭訖之後哀情未忘更反著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紕緣邊也謂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紕耳以素重于縞也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緣

禫服圖第十八 注詳見喪服變除篇大祥除服章禫主人之除倣此

禫祭所服

玄衣黃裳

既祭所服

禫服朝服綅冠

踰月吉祭所服

玄冠朝服

既祭所服

玄端而居

問中月而禫朱子曰中月而禫猶曰中一以上而附漢書亦云間不一歲即鄭注儀禮爲是故杜佑亦從此說但檀弓云

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爲不同耳今既定以二十七月即此等不須瑣細如此尋討枉費心力但於其間自致其哀足矣○又曰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illegible]月樂之說爲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疑從厚然未爲[illegible]○又曰喪禮只二十五月是月禫徙月樂今按五服古今沿革宋王準之議乃後世通行之制與此[illegible]不同○又按禮記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古[illegible]祭禮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附按朱子之說云雖是[illegible]從厚然未爲當也千古闕禮之言也今既定以二十七[illegible]于其間自致其哀此又隨時遵王制之言也而義自並行[illegible]不悖黃先生兼錄之爲是○又教方靈皋先生細解二十五月而畢及中月而禫說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篇禫章橫渠張子曰古人於忌日不爲薦奠之禮不可特致哀示變而已○張子又曰凡忌日必告廟爲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設於他次既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illegible]制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衆○又曰忌日變服爲曾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爲曾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爲父布冠帶麻衣麻屨爲母素冠布帶麻衣[illegible]爲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爲伯叔母麻衣素帶爲兄麻衣素帶爲弟姪易褐不肉爲庶母及嫂亦不肉

朱子曰唐人忌日服黲今不曾製得只用白生絹衫帶黲巾○問忌日衣服飲食如何朱子曰橫渠忌日衣服有數等今恐難遂行但主祭者易以黲素之服可也○又問忌日當哭否朱子曰若是哀來時自當哭問衣服之制曰某有弔服絹衫絹巾忌日則服之○又問喪服制度朱子曰此等處但熟考注疏即自見之其曲折難以書尺論也然喪與其易也寧戚此等處未曉亦未害也○又問喪服用古制恐駭俗不知嘗如何朱子曰駭俗猶小事但恐考之未必是耳若考得是用之亦無妨○又問居喪冠服朱子曰今考政和五禮喪服都用古制準此而行則亦無特然改制之嫌因說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得本綱人人可用不特為三家僭禮而設因言今人於冠昏喪祭一切苟備猶俗都不知所謂禮者又如何責得他違與不違古禮固雖行然近世一二名公所定之禮及朝廷五禮新書之類人家儀能相與請習時舉而行之不為無補又云周禮太繁細亦自難行今所編禮書只欲使人如之而巳觀孔子欲從先進與寧儉寧戚之意往往得時得位亦不必盡循周禮必須參酌古今別自制為禮以行之所以告顏子者可見世固有人便欲行古禮者然終是情文不相稱○朱子又曰今所集禮書也只是略作古之制度使後之人自去減殺求其可行者而巳若必欲一一盡如古人衰服冠屨之纖悉具備其勢也行不得問溫公所集之禮如何曰早是詳了如喪服一節也太詳為人子者方遭喪禍使其一一欲纖悉盡如古人制度有甚麼心情去理會古人此等喪服冠屨每日接熟于耳目所以一旦喪禍不待講究便可以如禮今却閒時都不曾理會一旦荒迷之際欲旋講究此勢之必難行者必不得巳且得從俗之禮而巳若有雖禮者相之可也○又曰若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聖人親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得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及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是大本大原如今所謂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不要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惟是孔子都都曾理會來孟子巳是不說細碎答滕文公喪服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這三項便是大原大本

五服古今沿革 凡七圖

三年之喪服圖第一

子為父臣為君斬衰三年子為母齊衰三年

詩檜國風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

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問於孟子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漢文帝遺制革三年之喪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

時禁無得擅哭臨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釋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後期之制自後遵之不改應劭注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此以日易月也師古曰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其意創而為之非有取以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成帝時丞相翟方進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典然而原涉行父喪三年名彰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為宗室儀表是則喪制三年能行者貴之矣○紅與功同

後漢安帝元初三年十一月丙戌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

晉武帝居文帝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帝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秋八月帝將謁崇陽陵羣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傷帝曰朕得奉瞻山陵氣力自佳耳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議以衰絰從行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既除而後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敢安也詔曰患情不能改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君苟違遂止中領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illegible][illegible]

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之禮以為沈痛況當食稻衣錦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殊素終三年〇司馬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毀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于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至于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泰始十年八月葬元皇后于峻陽陵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博士陳逵議以為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君子之于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喪豈衰麻之謂乎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為無事宜卒哭除衰麻而以諒闇終三年帝從之杜既定皇太子諒闇議摯虞答杜書曰虞以為除服誼合事宜附古則意有未安五服之制成于周宗周室以前仰迄上古雖有在喪之哀未有行喪之制故堯舜遏密殷曰諒闇各舉其事而言非既葬降除之名也禮有定制孝棄之即吉方進之從時皆未足為準益聖人之于禮懷其失而通其變今皇太子未就東宮猶在殿省之內故不得伸其哀倘以且奪制何必附之于古哉于時外內卒同杜華哉者謂其違禮以合時杜亦不自解說退使儒士授[illegible]舉樂晉情條諸實事成言以為定証焉〇今按杜預違經悖禮倫教綱常當為萬世罪人坐以不孝莫大之法而司馬公特言其不如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非所以明世教也有論詳見喪大記下篇作主章下

東晉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周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illegible][illegible]制出于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固非漢魏之典也

魏孝文帝太和十四年九月魏太后馮氏殂魏主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既葬猶衰麻聽朝以十五年二月齊遣散騎常侍裴昭明侍郎謝峻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曰弔有常禮以朱衣入凶庭可乎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往返數四魏主命著作郎成淹與之言昭明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

出何典禮淹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此童稚所知也昭明曰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何今日而見逼耶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彪不得主人之命固不敢以素服往彼其閒今皇帝仁孝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王不同禮孰能知其得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非邪昭明峻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何可當也乃對曰弔服惟主人裁之然違本朝之命返必獲罪矣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爾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帢給之夏魏遣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聘于齊齊為置燕設樂彪辭曰主上孝思罔極興墜正失朝臣雖除衰絰猶以素服從事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從之九月親主祥祭于廟冬十月詔永固陵十一月禪祭遂祀圓丘明堂饗羣臣遷神主於新廟〇胡氏管見曰孝文慕古力行尤著于喪禮其始終情文亦粲然可觀矣自漢以來未之有也方孝文之欲三年也在廷之臣無一能將順其美者莫不沮遏帝心所陳每下若非孝文王情先定幾何不為他說所感耶其初守禮進來欲行通喪甚力其終也乃不能三年於是期而祥踰月而禪是用古者父在為母之服不中節矣無乃搖其本遂殺其末耶

後周武帝建德三年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帝祖跣陵所行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〇胡氏管見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之喪者惟晉武帝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為[illegible]杜所惑周高祖哀麻苦塊卒三年之制最為賢行然稱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庭之寇與師伐鄰皆禮所不得為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

唐元陵遺制天下人吏勅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娶祠祀酒肉其宮殿中當臨者朝夕各十五舉音皇帝宜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釋服

宋元豐八年九月四日承議郎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于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唯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自宮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冠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情如此其薄哉由上不[illegible]之制禮也惟今羣臣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

日大祥再朞又大祥夫禫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爲之[illegible]以日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此[illegible]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黲服三日然後禫此[illegible]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益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幾八月矣而遽如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爲當分羣臣朝服正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期而服之漸除其衰者亦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于禫不必爲之服惟未純吉以至于除服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詔禮官詳議以聞六後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朝[illegible]典禮時異其宜不必循古若先王之制不可盡用則當以[illegible]宗故事爲法今言者欲令羣臣服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illegible]過山陵不去衰服庶協古之制緣先王恤典節次甚明必欲循古則又非特如臣僚所言故事而已今既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詔從之○附按黃先生原本作本朝元豐八年今以朱子之書萬世之所取則也且既重刊改本朝作宋又後有今服制今亦改今作宋焉

紹熙五年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言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勅今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爲父後以

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治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適孫承重從可知矣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攣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其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葬之後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尙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爲之制勿使過爲華靡布告郡國咸使聞知庶幾漸復古制而四海之衆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

朱子語錄問孝宗不欲天下居三年之喪不欲以此勒民所以人情願[illegible]

問短喪朱子曰漢文葬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固已賢於後世之自始遭喪便計二十七日而除者然大者不正其爲得失不過百步五十步之間耳此亦不足論也向見孝宗爲高宗服既葬猶以白布衣冠視朝此爲甚盛之德破去千載之謬前世但爲人君自不爲服故不能復行古禮當時既是有此機會而儒臣禮官不能有所建明以爲一代之制遂使君服于上而臣除于下因陋踵訛深可痛恨竊謂當如孝宗所制之禮君臣同服而略爲區別以辨上下十三月而服練以祥二十五月而服禫以禫二十七月而服朝服以除朝廷州縣皆用此制燕居許服白絹巾白涼衫白帶庶人吏卒不服紅紫三年如此綱密似亦允當不知如何

朱子曰如三年喪其廢如此長遠壽皇要行便行了也不見有不可行處

朱子又曰心喪無禫見於通典云是鄭康成說而遍檢諸篇未見其文不敢輕爲之說但今日不可謂之心喪期服則甚明不可誣耳儀禮喪服傳爲君之祖父母父母條下疏中猶商問答極詳分明是畫出今日事往時妄論亦未見此論今乃得之矣如學之不可不博如此非細事也今杜所記多非先王禮法之正不可依憑要之三代之禮吉凶輕重之間須自有互相降厭處如顧命康王之誥之類自有此等禮制禮

畢卻反喪服不可爲此便謂一切釋服也心喪無禫亦見通典乃是六朝時太子爲母服期已除而以心喪終三年當時議者以爲無禫亦非今日之比也

又問議禮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注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以是觀之自古無有遍天下爲天子三年之制前輩恐未之考朱子曰後世士庶人既無本國之君服又無至尊服則是無君亦不可不示其變如今涼衫亦不害此亦只存得些影子

又問士庶亦不可久庶人爲國君亦止齊衰三月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亦止小功總衰或問有官人嫁娶在祔廟後朱子曰只不可帶花用樂少示其變

朱子又曰君之喪士庶亦可聚哭但不可設位某在潭州時亦多有民庶欲入衙來哭某初不知外而自被門子止約了待兩三日方知遂出榜告示亦有來哭者附宋史禮志紹興五年四月甲子徽宗崩於五國城七年正月問安使何蘚等還以聞宰執入見帝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宰相張浚等力請始進糜粥成服于几筵殿時知鄂州事胡寅上疏畧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及漢孝文自執謙德日月易

乃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如其非
而不肯攺自常禮言之猶且不可況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
嘗如何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崇塵扎狩永決
不復實由粘窄是有不共戴天之讐考之于禮讐不復則服
不除發苦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
無以加于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也伏覩其月日聖旨祿國朝
故與以日易月臣竊以爲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
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
易月出陛下意[illegible]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痛
粥藥必非供[illegible][illegible]雅之後哀衾斂藏豈得周備正椎卜光知
在何所茫茫沙爲瞻守爲誰伏惟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推割
備難堪忍縱未能遵春秋復讐之義侯讐珍而後除服猶當
革漢景之薄喪紀以三年爲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
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人之所安也又
日離宅幽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于聖裁則諒闇之與有
不可舉蓋非枕塊無闕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
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是晷衰即戎孔子取其
誓命今六師戒嚴方將北討萬机之家執非軍務陛下聽斷
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衰臨朝合于孔子所取其可
行無疑也如合聖意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
皇后誕育耶躬大恩難報欲酬同極百未一伸鑾輿還征遂
至大故訃育所至痛貫五情想慕慈顏杳不復見怨讐有在
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以諒闇然衰麻枕戈非異人任以
日易月情所不安興自朕躬致喪三年即戎衰舉況有權制
而告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典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取沮
格是使朕爲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
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
有以佑助臣不勝大願○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高宗崩孝
宗號慟擗踊二日不逆膳尋諭宰執王淮等欲不用易月之制
如晉魏孝文實行之喪自不妨聽政淮等奏通鑒載晉武帝
雖有此意後來只是官中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
順其美司馬光所以譏之後武帝竟欲行之淮曰訖得亦不
能行帝曰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徇殿時君喪經而臣吉服可
乎帝曰自有等降乃出內批朕當衰經三年羣臣自行易月
之令其合行儀制令有司討論詔百官于以日易月之內喪
服治事二十日丁亥小祥帝未改服王淮等乞俯從禮制上
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次日車駕還內帝衰經御輦設
素仗軍民見者往往感泣後十一月戊戌朔禮官顏師魯九
衰等奏乞禮畢改服小祥去杖經禪祭服[illegible]沙軟脚折上巾
以黃袍黑[illegible]帶祔廟[illegible]幞頭黑鞓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宮[illegible]脊則于宮
中衰經行禮二十五日而除帝批淡黃袍改服白袍二日巳
亥大祥四日辛丑禪祭禮畢五日王寅百官請聽政不允八
日百官三上表引康誥被冕服出應門等語以證九日詔可
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丙戌神主祔廟詔曰朕非降指揮欲衰
經三年續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親事內殿雖有俟
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積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
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于是大臣乃不敢言蓋三年之制斷
自帝心裁故近臣皆主易月之說諫官謝鍔禮官尤袤心知
其不可而不敢言雖勅令所刪定官沈清臣再上書願堅主
聽大事于內殿之旨將來祔廟畢日預降御筆截然示以終
喪之志杜絕羣臣方來之章勿令再有奏請力全聖孝以示
百官以刑四海帝納用焉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五代宋武帝永初元年黃門侍郎王準之議鄭玄喪制二十
七月而終學者多云得禮按晉初用王肅議禫祥共月遂以
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議宜使朝
野一體詔可

宋服制令諸三年之喪十三月小祥除首絰二十五月大祥
除衰裳要絰杖二十七月禫祭踰月從吉

本宗服圖第二

曾祖父母齊衰三月高祖父母同

唐正觀十四年侍中魏徵奏議按高祖曾祖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問魏徵加服未予曰觀當時所加曾祖之服仍為齊衰而以五月非降為小功也今五服格乃遂用之蓋於古為有加然恐亦未為不可也

開元禮為曾祖父母齊衰五月高祖父母齊衰三月

宋服制令為曾祖父母齊衰五月○女適人同○為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女適人同○父卒為祖後者服斬

晉蔣萬問范宣嫡孫亡無後次子之後可得傳祖重不宜答曰禮為祖後者三年不言適庶則通之矣無後猶取繼况見有孫而不承之耶庶孫之異於適者但父不為之三年祖不為之周而孫服父祖不得殊也

宋皇祐元年十一月三日大理評事石祖仁言先于八月十五日祖父太子太傅致仕中立身亡叔國子博士從簡成服十後于十月十五日身亡是嫡長孫欲乞下太常禮院定服奪合與不合承祖父重服詔禮院詳定博士宋敏求議曰按子在父喪而亡嫡孫承重禮令無文通典有問昔人徐邈嫡

孫承重在喪中亡其從弟已孤未有子姪相繼疑于祭事邈答曰今見有諸孫而事同無後甚非禮意禮宗子在外則庶子攝祭可使一孫攝主而服本服期除有問應服三年者何承天答曰既有次孫不得無服但次孫先已制齊衰今不得便易服當須中祥乃服練裁松之曰次孫本無三年之道無祿忽于中祥重制如應為後者次孫宜為喪主終三年不得服三年之服而司馬操駁之謂二說無明據其服宜三年也自開元禮以前嫡孫卒則次孫承重况從簡為中子已卒而祖仁為嫡孫乎大凡外喪終事內奉靈席有練祭祥祭禫祭可孫主之者乎今中立之喪未有主之者祖仁名嫡孫而不承其重乃日從簡已當之矣而可乎且三年之喪必以日月之久而服之有變也今中立未及葬未卒哭從簡已卒是日月未久而服未經變也焉可無所承哉或謂已從服期令不當立縗斬而更為重制按儀禮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鄭宗成注謂遭喪而出若如服齊衰期出而虞則以三年之矣受杜佑號通儒引其義附前問答之次况徐邈承天之說也為據駁之是服可再制明矣文舉葬必有服今祖仁宜解官因其葬而制斬衰其服三年後有如其類而已請著用此制服通歷代之闕折衰禮文以沿人情請當如是請著為定式詔如敘求議

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庶祖母無明文

宋服制令諸嫡子死無兄弟則嫡孫承重若嫡子兄弟未終喪而亡者嫡孫亦承重其亡在小祥前者則於小祥受服在小祥後者則申心喪並通三年而除○嫡孫為祖母及為曾高祖後者為曾高祖母準此○無嫡孫則嫡孫同母弟無同母弟則衆長孫承重若傳襲封爵者則不以嫡庶長幼論雖有嫡子兄弟仍以嫡孫承重曾孫元孫亦如之

漢文帝所生薄太后以景帝前二年崩天子朝臣並居重服東晉安帝崇和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祠部郎中徐廣議左氏春秋母以子貴成風稱夫人文公服三年之喪凡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若嫌禫文不存則宜從重為祖母後齊衰三年百官一周廣又尋按漢文所生薄太后亡朝臣亦居重服太常殷茂曰太皇太后名稱雖尊而據非正禮主上纂承祖宗不宜特垂謂齊服為安徐野人云若以魯侯所行失禮者左傳不見議責而漢代持服官正嫡無異殷太常所言服事于禮中尋求俱無明文然後之所言專據春秋也車胤答云漢代皆服重且大體已定此當無復朝章耶于是安帝服齊衰三年臣僚並服周于西堂設次壇神武門施凶門柏歷

熙寧八年閏四月集賢校禮同知太常禮院李清臣言檢會五服年月勅斬衰三年加服係嫡孫為祖注謂承重者為曾祖高祖後者亦如之又祖為嫡孫正服係注云有嫡子則無嫡孫又準封爵令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準此究尋禮令之意明是嫡子先死而祖亡以嫡孫承重則體無庶叔不繫諸叔存亡其嫡孫自當服三年之服而衆[illegible]亦服為父之服若無嫡孫為祖承重則須依封爵令嫡庶遠近以次推之而又有五服年月勅不立庶孫承重一條故四方士民尚疑為祖承重之服或不及上稟朝廷則多致差悞欲乞特降朝旨諸祖亡無嫡孫承重依封爵令傳襲條子孫各服本服如此則明示天下人知禮制祖得繼傳統緒不絕聖主之澤也事下太常禮院詳定於是禮房看詳古者封建國邑而立宗子故周禮嫡子死雖有諸子猶令嫡孫傳重所以一本統明尊尊之義也至于商禮則嫡子死立衆子然後立孫今既不立宗子又不常封建國邑則不宜純用禮欲與五服年月勅嫡孫為祖條條定注詞云謂承重者為高祖曾祖後亦如之嫡子死無衆子然後嫡孫承重至若嫡孫傳襲封爵者雖有衆子猶承重從之

云代宋庾蔚之謂公羊明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君無嫡則妾之子爲先立又于既得立則母隨貴豈謂可得與嫡同耶成風稱夫入非禮之正小記言妾子不世祭柴渠傳言于子祭於孫止此所明凡妾非謂有加崇之禮者也古今異禮三代殊制漢魏以來既加庶以尊號徽旗章服爲天下小君與嫡不異故可得服重耳

宋寶元二年八月十三日三司度支判官集賢校理薛紳言祖母萬壽縣太君王氏卒祖母王氏是先臣所生母所紀之制罔知所適伏乞申部有司檢詳條制俯降朝旨庶知遵守詔送大常禮院詳定禮官言五服年月勅齊衰三年爲祖後者祖卒則爲祖母注云爲曾高祖母亦如之又曰齊衰不杖期爲祖父母注云父之所生庶母亦同唯爲祖後者乃不服又按通禮義纂爲祖後者父所生庶母亡合三年否記云爲祖母後三年不言嫡庶然奉宗嫡當以貴踐爲差庶祖母不祔于是姑已受重于祖當爲祭主不得申于私恩也又曰禮無服庶祖母之文有爲祖庶母後者之服晉王廩義曰受命爲後則服之無嫌婦人無子託後族人猶爲之服況其子孫人莫致卑其祖也且妾子父沒爲母得申三年孫無猶循屈當服之也今蔭洎係爲庶孫不爲祖後受重于父合申三年之制史館檢討同知太常禮院王洙言五服年月勅與新定令文及通禮正文內五服制度皆聖朝與法此三處並無爲伏所生庶母服三年之文唯義纂者是唐世蕭嵩王仲丘等撰集本名開元禮義鑑開寶中改修爲開寶通禮義纂並依書文不曾有所增損非創修之書未有據以決事其所張義纂兩條狀近世諸儒之說不出于六經之文臣已別狀奏駁犬乞廢皆付外合御史臺刑部審刑院大理寺與禮院同共定奪聞奏所貴禮法之官參議其極臺一之與無輒重輕詔太常禮院與御史臺評定開奏衆官參詳耀卿主世子紳王氏孫尤親于慈母庶母庶祖母也耀卿既亡紳受重當服之也又薛紳頃因緡田買恩乞將叙封母氏恩澤回受與故父所生母王氏其薛紳官爵未合叙封祖母益朝廷以耀卿已亡紳是長孫敦以孝道特許封邑並可王氏生則輒並同忌沒則不受重服兄紳被王氏勅育之恩體尊義重合令解官持齊衰二年之服詔從之

適孫祖父在爲祖母服如父在爲母

宋服制令適孫祖在爲祖母齊衰杖期○今按通禮五服制度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及爲祖後祖在爲祖母雖期除仍心喪三年

父母不杖期

開元禮祖父母不杖期○父所生庶母同唯爲祖後者乃不服

宋服制令爲祖父母不杖期○女子同嫡孫於父所生庶母服亦同唯爲祖後者不服

父在爲母杖期心喪三年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禮有心喪禪無禪禮無成文世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士議有司奏喪禮有禪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綾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祥禪變除禮畢餘情一周不應復有再禪宜下以爲永制詔可

唐前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服詔依行焉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唯禮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請仍舊章庶叶通禮於是下制令百官詳議刑部郎中田再思建議云上古喪服無數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以來方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術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履冰又上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尊以一理之也所以父在爲母服周者避二尊也左散騎常侍元行沖奏議今若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事不聞古有傷名教百僚議竟不決後中書令蕭嵩與學士改修五禮又議請依元勅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爲令遂爲定與

朱子曰喪禮須從儀禮爲正如父在爲母期非是薄于母只爲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然亦須心喪三年這般處皆是之項事不是小節目後來都失了而今國家法爲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

問儀禮父在爲母朱子曰盧履冰議是但條例如此不敢違耳

宋服制令子爲母齊衰三年○父卒爲母與父在爲母同

出妻之子爲母杖期○父卒母嫁無明文

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爲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爲父後則不服韋玄成以爲父沒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禮若服周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illegible]宜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絶也[illegible]聖人不爲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玄成漢是也石渠議[illegible]問夫死妻稚子幼與之[illegible]人子後何服章玄成對與也[illegible]或議以子無繼

母應三年哥無周據繼母嫁猶服周以親母可知故無輕也
五代宋庾蔚之云母子至親本無絕道禮所制者屬也出母
得罪于父猶追服期若父卒母嫁而反不服則是子自絕其
母豈天理耶宜與出母周倍制卑假二十五月是終其心喪
耳
宋景祐三年八月九日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言前祠部員
外郎集賢校理郭稹生始數歲即鍾父喪而母邊氏更適王
氏今邊不幸而闕稹乃解官行服以臣愚管見深用疑惑伏
見五服制度勅齊衰杖期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
子爲母其左方注曰謂不爲父後者若爲父後者則爲嫁母
無服侍御史劉夔奏曰父卒爲出母杖期及爲父後者無服
周孔定禮初無此制今博士宋祁謂郭稹不當解官行服臣
謹按天聖六年勅開元五服制度開寶通禮並載齊衰降杖
期例與祁所言不異又假寧令諸喪斬衰三年齊衰三年並
解官齊衰杖期及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若庶子爲後爲其母
亦解官申其心喪母出及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注
云皆爲生巳者今龍圖閣學士王博文御史中丞杜衍同年
並爲出嫁母解官行喪若使生爲母子沒同路人則必虧損
名教上玷孝治非聖主不可不細加詳審劉智釋云雖爲
父後猶爲嫁母齊衰譙周云父卒母嫁非父所遣爲之服周

可也昔孔鯉之妻爲子思之母鯉卒而嫁于衛故檀弓曰子
思之母死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
子盍愼諸子思曰吾何愼哉石苞問淳于睿曰爲父後者不
爲出母服嫁猶出母也睿引子思之義爲答且言聖人之後
服嫁母明矣詳觀古賢考究之論則稹之行服不爲過矣詔
並送太常禮院御史臺同共詳定聞奏翰林學士馮元奏議
按儀禮禮記正義開寶通禮五服年月勅言爲父後者爲出
母無服惟通喪禮纂引唐天寶六年制出母嫁母並終服三
年又引劉智釋議雖爲父後猶爲出母嫁母齊衰卒哭乃除
二者並存其事相違何也竊詳天寶六年之制言諸子爲出
母嫁母故云並終服三年劉智釋議言爲父後者爲出母嫁
母故云猶爲齊衰卒哭乃除二理昭然各有所謂固無疑也
況天聖中五服年月勅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出母杖期
則天寶六年出母嫁母之服雖三年之制不可行凡又五服
年月勅但言母出及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即不言
解官臣以爲若專用禮經則是全無服施之今世理有未安
若俯同諸子杖期又于除制更相違戾欲乞自今後子爲父
後無人可奉祭祀者依通禮義纂劉智釋議服齊衰卒
哭乃除踰月乃祭仍中心喪不得作樂即與儀禮記正義
通典通禮五服年月勅爲父後爲出母嫁母無服之言不相

遠也如諸子非爲父後者爲出母嫁母依五服年月勅降服
齊衰杖期亦解官申其心服則與通禮五服制度言雖周除
仍心喪三年及刑統言出妻之子合降其服皆二十五月內
爲心喪其義一也以此論之則國朝見行典制與古之正禮
合至于除書行備見之說不合禮經者皆不可引用也臣今
所議欲乞依前所陳自今後子爲父後委實無人可奉父祀
祭祀者並依聖朝見行典制施行詔今後似此並聽解官以
申心喪
宋服制令母出及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爲人後者
爲其父母不杖期報
宋服制令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不杖期亦解官申心喪○母
嫁從爲之服報杖期
宋崔凱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鄭玄云嘗爲母子貴終
其恩也按王肅云若不隨則不服凱以爲出妻之子爲母及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此皆爲庶子耳爲父後者皆不服
也傳云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此不獨爲出母言繼母
嫁已隨則爲之服則亦是私也爲父後者亦不敢服也鄭玄
云嘗爲母子貴終其恩不別嫡庶王肅云隨嫁乃爲之服此
二議時人或爲凱以爲齊衰三年章繼母如母則當終始與
母同不得隨嫁乃服不隨則不服然如此者不成如母爲父

後者則不服庶子皆服也庾蔚之謂王順經文鄭附傳說王
即協易安於傳亦無礙然繼嫁則與宗廟絕爲父後者安可
以廢祖祀而服之乎
唐龍朔二年所司奏司文正卿蕭嗣業嫡繼母改嫁身亡請
申心制付所司議定奏聞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義等奏
稱稱尋喪服唯出母特言出妻之子明非生巳則皆無服是
以令云母嫁又云出妻之子出言其子以著所生嫁則言母
通包養嫡但當解任並合心喪嫡繼慈養皆非所生嫁雖比
出稍輕于父終爲義絕繼母之嫁既殊親母慈嫡義絕豈
合心喪今諸凡非所生父卒而嫁爲父後者無服非承重者
服周並不心喪又禮庶子爲其母緦麻三月既是所生母服
準例不合解官令文漏而不言于是終須條附集文武官五
品以上議得司衛正卿房仁裕等七百三十六人議請一依
司禮狀嗣業不解官詔從之
開元禮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若繼母則不服若繼母
出嫁子從而寄育則服不從不服
宋服制令父卒爲繼母嫁已從之齊衰杖期○謂繼母嫁而
子從之寄育者若不從或繼母出則不服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麻三月

晉孝武泰元中太常車胤上言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麻三月自頃公侯卿士庶子爲後爲其庶母同之于嫡違禮記云爲父後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不祭故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烝嘗之事求之情禮失莫大焉又升平中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聽依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興寧中故梁王逢所生母喪亦求三年詔依大宰故事同服大功並無居廬三年之文尚書奏依樂安王大功爲正詔可

開元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麻三月

宋服制令庶子爲後者爲其母緦麻三月○若無嫡母及嫡母卒則爲所生母服其外祖父母舅從母並不服○亦解官中其心喪

繼母爲長子○無明文

開元禮繼母爲長子齊衰三年

宋服制令齊衰三年

適婦大功庶婦小功兄弟子婦大功

唐正觀十四年侍中魏徵奏適子婦舅服大功請爲周衆子婦舅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服大功九月

問魏徵以兄弟子之婦同於衆子婦朱子曰禮經嚴適故儀禮適婦大功庶婦小功此固無可疑者但兄弟子之婦則正經無文而舊制爲之大功乃更重於衆子之婦雖以報服使然然於親疏輕重之間亦可謂不倫矣故魏公因太宗之問而正之然不敎易其報服大功之重而但升適婦爲期乃正得嚴適之義升庶婦爲大功亦未害於降殺之差也前此未盼乃深譏其兄弟子婦而同於衆子婦爲倒置人倫而不察其實乃以衆子婦而同於兄弟子之婦也幸更詳之

今按儀禮婦服舅姑期故舅姑服適之婦大功今升適婦爲期雖得嚴適之義又幷輕重降殺之義當考

宋服制令舅姑爲適婦不杖期爲衆子婦大功爲兄弟子之婦大功

嫂叔無服

唐正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議侍中魏徵等議曰制服亦緣恩之厚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育情若所生在其生愛之同于骨肉及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謹按嫂叔舊無服今請小功五月報制可至二十年中書令蕭嵩奏依正觀禮爲定

問嫂叔無服程子曰後聖有作須爲制服守禮經舊法此固是好纔說起定是那箇不穩然有禮之權處父道母道亦是無一節安排看推而遠之便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推而遠之若果是鞠養于嫂恩義不可已是他心自住不得又如何無服得

朱子曰嫂叔之服先儒固謂雖制服亦可則後議未爲失也

宋服制令爲兄弟妻爲夫之兄弟小功五月

夫黨服圖第三

婦爲舅姑不杖期

宋乾德三年十一月秘書監大理寺汝陰尹拙等言按律婦爲舅姑服期儀禮喪服傳開元禮義纂五禮精義續會要三禮圖等所載婦爲舅姑服期後唐劉岳書儀稱婦爲舅補服三年與禮律不同然亦集勅行用請別裁定之詔百官集議尚書省左僕射魏仁傳等二十一人奏議曰謹按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卽舅姑與父母一也古禮有期年之說雖于義可稽書儀著三年之文實在禮爲當盖五服制度前代損益已多只如嫂叔無服唐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適子婦大功增爲期衆子婦小功增爲大功父在爲母服周高宗增爲三年婦人爲夫之姨舅無服明皇令從夫而服又增舅母服緦麻又堂姨舅服袒免訖今遵行遂爲典制伏惟三年之內几筵尚存豈可夫衣𧘂衰婦襲紈綺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至治況婦人爲夫有三年之服于舅姑而止服周是尊夫而卑舅姑也且昭憲皇太后喪孝明皇后行三年之服可以爲萬代法矣十二月丁酉始令婦爲舅姑三年齊斬一從其夫

橫渠張子曰古者爲舅姑齊衰期正服也今斬衰三年從夫也

宋服制令婦爲舅斬衰三年夫爲祖曾高祖後者其妻從服亦如之○婦爲姑齊衰三年嫡孫爲祖曾高祖後者其妻從服亦如之

夫之高　父母○無明文

開元禮夫之曾祖高祖父母緦
宋服制令緦

夫之從父昆弟之子緦

宋服制令爲夫同堂兄弟之子小功

夫之從祖兄弟之子○無明文

開元禮爲夫之從祖兄弟之子緦
宋服制令爲夫再從兄弟之子緦

夫之昆弟之孫緦

宋服制令爲夫之兄弟之孫小功

夫之昆弟之孫女適人○無明文

宋服制令爲夫之兄弟之孫女適人緦

夫之兄弟之曾孫○無明文

宋服制令爲夫兄弟曾孫緦

夫之從父昆弟之孫○無明文

宋服制令爲夫同堂兄弟之孫緦

夫之昆弟之子婦緦

宋服制令爲夫兄弟子之婦大功

夫之從父兄弟之子婦○無明文

宋服制令爲夫同堂兄弟之子婦緦

夫之外祖父母○無明文

開元禮爲夫之外祖父母報緦
宋服制令爲夫之外祖父母緦

夫之舅及從母○無明文

開元禮爲夫之舅及從母報緦
宋服制令爲夫之舅及從母緦

舅緦

從母小功

唐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舅之與姨親疎相似而服紀有殊理未爲得于是侍中魏徵等議曰舅爲母族之本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與焉考之經文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爲姨居喪五月循名求實逐末棄本蓋古人或有未達謹按舅服緦麻請與從母同小功制可朱子曰外祖父母止服小功則姨與舅合同爲緦麻魏徵反加舅之服以同于姨則爲失耳

舅母無服

唐開元二十四年制曰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

堂姨舅無服

唐開元二十四年制曰堂姨舅今古未制服朕思敦睦九族引而親之宜服袒免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等奏曰臣等謹按大唐新禮親舅加至小功與從母同服此蓋當時特命不以輕重遞增蓋不欲參于本宗慎于變禮者也今聖制親姨舅小功更制舅母緦麻堂姨舅袒免等服取類新禮垂示將來通於物情自我作則羣儒風議徒有稽留並望準制施行制從

宋乾德三年左僕射魏仁浦等奏云唐明皇增舅母服緦麻又堂姨舅服袒免乞今遵行丞爲定

今按宋服制及溫公書儀等書並不見有舅母服緦麻及堂姨舅袒免之文更考開寳通禮五服年月勅

甥緦

唐貞觀中八座奏今舅同姨小功五月而舅報于甥服猶三月謹按傍尊之服禮無不報故甥爲從母五月從母報甥小功甥爲舅緦麻舅亦報甥三月是其義矣今甥爲舅使同從母之喪則舅宜進甥以同從母之報請今修改律疏舅報甥亦小功制可

宋服制令爲甥小功

甥之婦〇無明文

宋服制令爲甥之婦緦

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服圖第五

出母爲女適人者〇無明文

開元禮出母爲女子子適人者大功〇女服同

宋服制令大功

兄弟之女孫適人者〇無明文

開元禮爲兄弟之孫女適人者報緦

宋服制令兄弟之女孫適人者緦

從祖祖姑適人者〇無明文

開元禮爲從祖祖姑適人者報緦

宋服制令爲從祖祖姑適人者緦

從父兄弟之女適人者〇無明文

開元禮女子子適人者從祖父母報緦

宋服制令爲同堂兄弟之女適人者緦

女子子適人者爲本宗服圖第六

女適人者爲從祖祖父母〇無明文

開元禮爲兄弟之孫女適人者報[illegible]

宋服制令女適人者爲從祖祖父母緦

從祖祖姑適人者爲兄弟之孫〇無明文

開元禮從祖祖姑適人者報緦

宋服制令女適人者爲兄弟之孫緦

女適人者爲從祖父母〇無明文

開元禮女子子適人者從祖父母報緦

宋服制令女適人者爲從祖父母報緦

女適人者爲兄弟之孫〇無明文

宋服制令爲兄弟之孫緦

女適人者爲從父兄弟之子〇無明文

宋服制令爲同堂兄弟之子緦

女爲姊妹子之婦〇無明文

宋服制令爲姊妹子之婦緦

女爲姪之妻

宋服制令女在室及適人者爲姪之妻小功

喪服圖第七

諸侯絕旁周卿大夫絕緦

漢魏故事無五等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喪親疏各如其親魏制縣侯比大夫今按大夫之庶妹在室大功適人降一等當小功

晉武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旁親絕周而旁親爲之服斬卿校位從大夫者皆絕緦摯虞以爲古者諸侯君臨之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不同乎古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絕周之制而令傍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依古爲制事與古異不皆施行宜定新禮皆如舊詔從之[illegible]邪中尉王哭問國王爵太宰武陵王殿事云太宰降爲庶人諸侯貴與庶人不敢爲不降耶昆弟俱仕一人爲大夫一人爲士便降況諸侯而令持庶人服乎徐邈答云按禮以貴降[illegible]王侯絕周以尊降卑餘尊所厭則公子服其母妻昆弟不大功以嫡別庶則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此三者[illegible]也昔魏武在漢朝爲諸侯制而竟不立荀定公新禮亦欲命王公五等皆旁親絕周而摯仲理駁以爲今諸侯與古異

遂不施行此則是近代成典也記又云古者不降故孟皮全旁衰然則殷周立制已自不同所謂質文異宜不相[illegible]晉世所行遠同斯[illegible]

原缺第一葉

上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宗子祭則族人皆侍○與音預○疏曰子之所生則孫是也支記云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鄭注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若然繼禰者長者爲小宗親兄弟等雖異宮皆來祭繼祖者從父昆弟皆來祭繼曾祖者從祖昆弟皆來祭繼高祖者族祖昆弟皆來祭是皆舉小宗而言也禮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若然大宗子祭一族之內皆來助祭引之者證經子姓兄弟據小宗是有服者若據大宗兼有絕服者也

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士之屬吏也○疏曰如兄弟服者如主人冠端玄左傳云士有隸子弟此言爲屬吏請

席于門中闑西閾外闑魚列反閾于逼反又況于逼反○爲筮人設之也○爲于僞反下爲神同○疏曰按士冠禮云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乃言布席于門中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此不言具饌于西塾但布席于門中下取筮于西塾又不云抽上韇者皆互見省文之義

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筮人官名也筮問也取其所用問神明者謂蓍也○疏曰凡卜筮實問于鬼神謂卜用龜龜知生數一二三四五之神筮用蓍蓍知成數七八九六之神則此云神明者也易繫辭蓍之德圓而神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

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宰羣吏之長自由也贊佐也達也贊命由左者爲神求變也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也○皇君也言君祖者尊之也某子者祖字也伯子仲子也尚庶幾也○長丁丈反下同妃音配又芳非反○疏曰士冠禮宰自右少退贊命鄭注云贊佐也命告也佐主人告所以筮也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此祭祀宰自左贊命爲神求吉故變於常禮也按下宿賓云薦歲事據吉祭而言少牢吉祭云以某妃配又士虞記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此與彼文同故知是禫月吉祭不言歲事而云某事也

筮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還音旋○士之筮者坐蓍短由便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疏曰少牢云史釋韇立筮鄭注云卿大夫之蓍長五尺立筮由便與士不同知蓍有長短者按三正記云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也寫卦者非筮人故鄭云卦者主畫地識爻○附子潛李氏曰還宜音旋下同謂右還也○附按經文還即席西面坐下疑脫命筮二字若非脫誤則是謂命筮之禮已見于前喪禮上篇而此處以卒筮二字總包之不煩明言已可知也要筮一禮爲制禮者所必不可少說見祭統篇時日卜筮章下

凡卜筮日係

主人受視反之反還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疏曰士冠禮云宗人還東面旅占明此亦是長幼旅占經直云長者見從長者爲始也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遠日旬之外日○疏曰按曲禮云吉事先近日喪事先遠日此尊卑同也又云旬之內日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此尊卑有異旬之內曰近某日據士禮而言若大夫已上假令孟月祭於前月下旬筮來月之上旬不吉又於孟月之上旬筮中旬中旬不吉又於中旬筮下旬下旬又不吉即止不祭今云遠日旬之外日者謂士禮上旬不吉更於上旬外筮中旬爲旬之外日非謂如大夫已上者旬之外謂旬前爲旬外也

宗人告事畢

右筮日第一章

附朱子曰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蓋朝廷之上典章明具又自尚書省下禮部尚書侍郎以下至郎吏數十人太常寺自卿少以下至博士掌故又數十人每一事則案故事施行之而此數十人者又相與聚而謀之於其器幣牢醴共之受之皆有常制其登降執事之人於其容節文皆習熟見聞無所違失一有不當則又有諫官御史援據古今而質正之此所謂不難于上者也降而州縣之間士大夫庶民之家禮之不可已而欲行

之則其勢可謂難矣德之所以得其不合者五必欲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蓋今上下所共承用者政和五禮也其書雖常頒布然與律令同藏於理官吏之從事於禮法之間者多一切俗吏不足以知其說長民者又不能以時布宣使通于下甚者至或并其書而亡之此所以不合者一也其書脫幸而存者亦以上下相承沿習苟簡平時既莫之習臨時則叢而學焉是以放張多所繆盭朝廷又無以督察繩糾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二也祭器常釋政和改制盡取器則尚存于令者以法令部頒所用則其制也而州縣專取品氏三禮制度說怪不經非復古制而收仰所定未嘗頒降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三也州縣惟三獻官有祭服其分獻執事陪位者皆常服也古今雜糅雅俗不辨而縣邑直用常服不應禮典此禮之所以不合者四也又五禮之書當時修纂出於衆手其間亦有前後自相矛盾及疏略不備處是以其事斯盡從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五也禮之所以不合者五必將聚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曰禮之施于朝廷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爲也而盡須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故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大號日紹興纂改政和民臣禮略鏤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爲三通皆讀藏之守親司察禮如郡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

縣自授之板正歲則摯而偈之市井郝落使通知之則可以示久矣此一說也禮書既頒則又當使州縣擇士人之篤厚好禮者講誦其說習其頒禮州縣各爲若干人廩之于學名曰治禮苟將舉事則使教焉又詔監司如提學司者察其奉行不如法者舉繩治之此二說也祭器不一郡縣所用至廣難以悉從朝廷給也但每事給一以爲準式付之州郡積藏于太守聽事使以其制爲之以給州用以賦諸縣其器物用者自爲一陣別置王典與所檳藏者寄令到罷畢以而付書之印紙以重其事禮此三說也祭服則當準政和禮州縣三闕分獻執事贊祝陪位之服舉其所有者議其所無者補之使皆爲古禮服製造頒降如祭器法此四說也禮書之不備更加詳考而正之仍爲圖其班序陳設行事升降之所事爲一圖與書通頒之則其者曉然矣此五說也夫禮之所以不合者如此必將舉而正之其說又如此亦可謂明白而易知矣而世未有議之者則以苟簡之俗勝而莫致意焉故也是其所以爲新也恩故曰禮不難行于上而欲其行于下者難也故迹斯議以爲有能與而行之則庶乎其有補焉爾○又曰占人祭禮矣喪禮蓋謂從那始作重時便做那祭底道理後來人卻移祭禮在喪之前不曉這箇意思○安卿問人子其親始死則復其魂魄文爲重爲主師矣奠祭所以聚其精

神使之不散若親死而其子幼稚或在他鄉不得盡其萃聚之事不知後日祭祀還更萃得他否朱子曰自家精神在這裏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尚饗

三日者容宿賓視濯也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連言其親庶幾其馮依之也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馮音憑○疏曰前期二日宿賓一日視濯此經乃祭前二日筮尸故鄭云容宿賓視濯言容者爲筮尸之後祭日之前有二日容此二事也曲禮云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然則尸卜筮無父者父云卒哭乃諱諱則不舜是故知尸父云某是字尸既對父故某爲名連言其親者尸父祭于與祭者之父同時同時必相識知今父筮其子爲尸尸又與所祭之子相識父子同類故謂庶幾其神馮依之按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注云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非筵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如是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亦用孫之倫爲尸而云大夫士者但天子諸侯雖用孫之倫取卿大夫有爵者爲之故鳧鷖詩祭尸之等皆言公尸又曾[illegible]云卿大夫將爲尸於公若大夫士祭尸皆取無爵者無問成人長幼皆得爲之故曾子問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是也○附按某之某皆名也注疏言字尸父者誤蓋尸父亦所祭之子也禮父前子名即尸父或故而爾子嗣中上不諱下對所祭言亦應名之又注云連言其親名謂某爲其子之某爲其孫皆就所祭言故云庶幾馮依疏解尸與所祭之子爲親亦誤又詩公尸字朱子集傳云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猶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疏將公賤尸亦非蓋筮尸以德爲主則或尊或卑固無問其有爵無爵也且天子諸侯或當卜者少而至幼者亦可爲尸矣而亦有爵乎

右筮尸第二章

乃宿尸

宿讀爲肅肅進也進之者使知祭日當來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疏曰凡宿或作速謂一部之內或作速者若公食大夫速賓是也記作肅者曲禮云主人肅客而入是也周禮亦作宿者大宗伯宿眡滌濯是也

主人立于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

不東面者來不爲賓客子姓立于主人之後上當其後○疏曰不東面者爲尸若父象主人有子道故主人北面不爲賓客不敢當尊故不東面冠禮宿賓主人東面此

北面不同也上當其後者子姓兄弟北面陪主人後東頭爲上者不得過主人

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

不敢南面當尊○疏曰少牢云主人即位於廟門之外東方南面以大夫尊有君道故南面當尊此士之孫倫爲尸雖被宿猶不敢當尊也

主人辟皆東面北上

辟旁益反一音避○頓尸

主人再拜尸答拜

主人先拜尊尸○疏曰下文宿賓賓先拜主人乃答拜今尊尸主人先拜也按少牢云祝擯主人再拜稽首告曰孝孫某云云尸拜許諾祝先稽首前尸乃拜此尸答拜後宰人乃擯辭者士尸卑主人拜尸即答拜不待擯辭訖

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爲某尸占曰吉敢宿

宗人擯者釋主人之辭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卒曰者著其辭所易○疏曰按筮尸時雖不見宰贊命以其云筮尸如求日之儀筮日時有宰贊命則筮尸時亦有宰贊命可知

祝許諾致命

受宗人辭許之傳命於尸始宗人祝北面至於傳命皆西面受命東面釋○疏曰上文始時主人與子姓兄弟立于尸門外北面東行則宗人祝相隨亦皆北面故云始宗人祝北面至于尸出門左西面主人進之門西東面定位莅宗人進上人之前西面綵之受命受命尸既西面宗人旋東面擇之可知

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

其許亦宗人受於祝而告主人

尸入

主人退相揖而去尸不拜送尸尊○疏曰此尸不送者士卑故尸被宿之後不送也少牢大夫尊尸雖受宿猶送大夫

右宿尸第三章

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涖音利又音類○薦進也涖臨也言吾子將臨之知賓在有司中今特肅之尊賓耳○疏曰以上無戒文今宿之云吾子將涖之賓在有司內可知按前文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鄭云士之屬吏則賓是屬吏可知下記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賓是士之屬吏言私臣據已自辟除者言公有司者是士之屬吏命於其君者言賓在有司中者諸士選以爲賓以下若在門外時向在門西東面北上及其入爲賓及衆賓者適西階以俟行事公有司不選爲賓者門西北面私臣不選爲賓門東北面門外不列者以其未有事入門而列者爲將行事公有司門西私臣門東二者皆無事故經不見記人乃辨之見其與於獻也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

右宿賓第四章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鼏鼏亡狄反○厥其也宿賓之明日夕門外北面當門也○疏曰經不言門之東西故知當門少牢陳鼎在門東此當門者士卑避大夫故也棜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棜於庶反○順猶從也棜之制如今大木轝矣上有四周下無足獸腊也○轝音預○疏曰少牢牲北首東足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不言獸少牢五鼎有獸可知不言者已有二牲略其小者也下文牲在西北首東足此實獸於上東首不與牲相統獸腊也者特牲三鼎言豕魚腊按周禮腊人鄭注云小物全乾爲腊故知豕云牲魚水物云獸是腊可知牲在其西北首東足○其西棜西也東足者尚右也牲不用棜以其生○疏曰豕不可牽之縛其足陳於門外首北出揄東其足寢其左以周人尚右將祭故也以其生者對腊死言之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鉶音刑敦音對又都愛反後放此○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西堂西夾室之前近南耳○夾古洽反劉古協反○疏曰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若言房則東房矣故士冠禮陳服於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又昏禮側尊甒醴于房中如此類以其直有一房不嫌非東房故不言東今此經特言東房明房內近東邊與少牢籩豆所陳相反也夾室半以南爲之以箋外相望則當夾北又以夾室在房近南東故云房中之東當夾北也西堂者按爾雅注夾室前堂謂之相此在西堂在西相故云西夾室之前近南也○附王草堂人鑑曰蜀太子賓客李郁年七十餘享祖考必親滌器人或代之不從以爲無以達追慕之意許魯齋年七十三○草閣家人祭祀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于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家人皆怡怡如也已而卒王草堂云李公年邁文正臨終尚盡其誠敬不苟焉可不素乎追遠者當鑑此○附按疏引爾雅注相即廂字

主人及子姓兄弟卽位于門東如初初筮位也賓及衆賓卽位于門西東面北上不言如初者以賓在而宗人祝不在○疏曰此卽前者有司羣吏執事不言如初者以宰前筮時在門東贊主人辭今宰在門西同行文宗人祝離位賓西北東面南上異於筮位時也○補注賓一人衆賓無數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事彌至位彌異宗人祝於祭宜近廟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衆賓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疏曰三拜衆賓謂衆賓無問多少總三拜之衆賓答再拜者士賤衆賓得備禮按有司徹衆賓此答一拜注云人人從上至下皆一一獨答拜以卿大夫尊賓賤純臣故也

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卽位于堂下如外位從如字又下用反後以意求之○爲視濯也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濯溉也不言敦鉶者省文也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言濯具不言絜以有几席○疏曰上文初陳時云豆籩鉶在東房明敦及鉶亦視可知經云卽位于堂下如外位則主人在東階下宗人降自西階宜東面告而東北面者以賓在西亦欲聞之故也凡洗濯當告絜不洗者告具而已几席不在洗內故直告濯具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爲視牲也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充猶肥也雍正官名也北面以策動作豕視聲氣○疏曰視聲氣者祭祀之牲當充盛肥若聲氣不和卽是疾病不堪祭祀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絜備具也請期曰羹飪飪而甚反○內謂之羹飪孰也謂明日質明時而日內孰重孫勞賓宗人既得期西北面告賓有司○疏曰按少牢云宗人曰旦明行事彼大夫尊有君道可以孫勞賓故云時節此士卑則云羹飪是以鄭云重孫勞賓羹飪乃來也門外賓位在門西東面今既得期西北面告之告事畢賓

主人拜送

右陳鼎拜賓視牲告期第五章下一條○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榮屋翼也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右海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順從也言南從統於堂也二爵者為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二觚長兄弟酬眾賓長為加爵二人班同迎接並也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禮殺事相接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疏曰二爵者以一爵獻尸尸奠之未舉又一爵主婦當致者按經主婦致爵於主人婦人不見就堂下洗則主婦致爵於主人時不取堂下爵而云主婦當致者謂主婦當受致之時用此爵也三觶一迎尸正祭用觶尸奠觶餘有二在主人酬賓洗一觶奠於薦北賓舉奠於薦南此觶又未舉餘有一觶在嗣子舉奠即用前正祭尸奠觶之觶又兄弟弟子舉觶於長兄弟用一觶奠之乃羞之後賓取前薦南奠觶行旅酬辯卒受者實觶于篚又長兄弟取前奠觶酬賓以辯卒受者亦實觶于篚時賓弟子

兄弟弟子洗觶各酌舉觶于其長即用其篚二觶是二觶並用也故注云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也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者謂賓長獻尸主人致爵於主婦是也賤者獻以散利洗散是也尊者舉觶謂若酌奠之及主人酬賓之等是也卑者舉角謂主人獻用角鄭云不用爵者下大夫也則大夫尊用爵士卑用角是也○附按注長兄弟酬賓長兄弟疑是主人二字之誤下卒受者亦疑有脫誤經文四觶四當為三也又疏舊解四觶既非次第且遺兄弟弟子舉觶于長兄弟一項誤以長兄弟加爵充之未為明當故今改之壺棜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冪用綌即位而徹之加勺覆壺者盝瀝水且為其不宜塵冪用綌以其堅潔禁言棜者祭尚厭飫得與大夫同器不為神戒也○疏曰未奠不設冪卒奠乃設之故曰卒奠冪用綌棜與禁因物立名大夫尊以厭飫為名士卑以禁戒為稱徒以有足無足辨之故禮記注云無足有似於棜士曰禁由有足以士虞禮云尊于室中兩甒醴酒無禁禁由足生名也鄉飲酒鄉射皆非祭禮是以雖大夫去足猶存禁名至祭則大見名為棜禁不為神戒也○本經記

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夙早也興起也主人服如初則其餘皆有不玄端者側殺殺一牲也○疏曰按下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端緇帶緇韠注云於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尸視濯亦玄端至祭而朝服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玄端是也今鄭云其餘有不玄端者明亦有著玄端者是以下記人辨之云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視側殺者國語云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諸侯降天子故宗廟亦親殺大夫士不敢與君同故視之而不親殺之側殺者按冠禮云側尊鄭注云側猶特也無偶曰側以其無玄酒是以少牢云司馬刲羊司士擊豕以其二牲不云側也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饎尺志反○炊黍稷曰饎宗婦為之爨竈也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于坫古文饎作糦周禮作饎○疏曰主婦視饎爨明主婦自為也以其為爨不可正在堂下當逼西壁為之故云堂之西下近西壁又知南齊于坫者按既夕記云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明在東西堂下皆齊于坫可知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亨普庚反○亨煮也煮豕魚腊以鑊各一爨詩云誰能亨魚溉之釜鬵○鬵音尋○疏曰少牢云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羹飪實鼎陳于門外如初初視濯也尊于戶東

玄酒在西戶東室戶東玄酒在西尚之凡尊酌者在左○疏曰若據房戶東西則衆東房而言今直云戶東故知室戶東也左為上尊今云玄酒在西故云尚之是以鄉飲酒鄉射皆玄酒在西事酒在東若燕禮大射唯君西尊不從此義也實豆籩鉶陳于房中如初如初者取而實之既而反之○疏曰經云實豆籩者取豆籩實之又言陳于房中如初者明既而反之可知也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執事謂有司及兄弟二列者因其位在東西祝主人主婦之俎亦存焉不升鼎者異於神○疏曰鄭知祝主人主婦亦存焉者見士虞記祝俎陳于階間敦東彼虞不致爵故不見主人主婦俎明此吉祭有致爵陳于階間可知以主婦亦是執事之人也少牢主人主婦無俎者以三獻禮成別為儐尸正祭無致爵也儐尸行三獻致爵乃有俎下大夫不儐尸者亦於三獻尸爵止焉不升鼎者前俎升鼎而入設於階前此鼎則在門外不入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陳于西堂如初藉慈夜反萑音完○盛黍稷者宗婦也萑細葦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又不揮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于門東西上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疏曰注云不揮者揮振去水使手乾今有巾故不揮也是以

僖二十三年左氏傳云公子重耳在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懷嬴怒是也門內之右象洗在東者東謂門東據向內爲右祝筵几于室中東面爲神敷席也至此使祝接神○疏曰按上視濯時云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鄭注云事彌至位彌異宗人祝於祭宜近廟至入廟時宗人獨升視濯及出門外視牲告充未有使祝之文故云至此使祝接神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纚所買反又所綺反○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纚笄首服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玄宵衣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內則曰舅殁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疏曰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者謂姑老不祭祀也纚者謂若士冠禮廣終幅長六尺笄安髮之笄非冠冕之笄冠冕之笄男子有婦人無若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婦人笄對男子冠故內則云男女未冠笄是也男子襂衣黑則此婦人宵衣可知故鄭引玉藻君子狐青裘玄宵衣以裼之證婦人玄宵衣亦黑也其繒本名宵者此字據形聲爲綃但詩及禮記儀禮皆作宵字凡婦人助祭同服故經及記不見主婦及宗婦異服之文故知同服對男子助祭賓及兄弟與主人服異也少牢云主婦贊者一人亦髲鬄衣侈袂與主婦同其餘雖不侈袂同宵衣可知內司服天子諸侯王后以下助祭皆不同者人君尊卑差

等大夫士卑服窮則同也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于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具猶辦也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即位如初初視濯也佐食北面立于中庭佐食賓佐尸食者立于宗人之西○疏曰按下記云無事則中庭北面據此則謂無事時也特牲吉禮主人行事在阼階宗人亦在阼階南擯主人佐食北面於中庭則在宗人之西可知

右祭日夙興主人主婦陳設拜賓即位第六章章下凡五條

○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於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玄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韠者下大夫之臣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玄端○疏曰上經云筮日主人冠端玄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筮尸云如求日之儀至熟視濯又不見異服故知皆玄端至祭日夙興云主人服如初初即玄端明其餘不如初是朝服可知是以此注云皆者謂賓及兄弟也按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下少牢云主人朝服是也士冠禮

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韠與裳同色大夫之臣朝服素韠此緇韠故云下大夫之臣引夙興者直言皆朝服恐主人亦在其中故證主人服玄端與兄弟異也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與主人同服周禮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然則玄裳上士也黃裳中士雜裳下士○疏曰引周禮者欲見士之齊服有一玄端而裳則異玄端一而裳有三也士冠亦有玄端三等裳然此周禮司服據士齊時言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大夫齊祭同冠故就此祭祀引齊時冠服爲證也○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饎炊也西壁堂之西牆下舊說云南北直屋梠稷在南○疏曰上經云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雖是西堂下近西壁爲之故以舊說辨之也舊說者按爾雅釋宮曰檐謂之樀孫氏云謂屋梠周人謂之梠齊人謂之檐謂承檐行材○籩巾以綌也纁裏棗烝栗擇籩有巾者果實之物多皮核優尊者可烝裹之也烝擇互文舊說云纁裹者皆玄被○棗音果○疏曰栗多皮棗多核○鉶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苦苦荼也荁堇屬乾之冬滑於葵詩云周原膴膴堇荼如

飴○疏曰荁冬乾用之不用葵而用荁知冬則滑於葵也詩云堇荼即荁之類○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當事將有事而未至○以上五條本經記○附按末一條舊本未錄今補之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祝出入接神宜在前也少牢饋食禮曰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疏曰此時未有祝行事直監納祭而已下文云祝在左爲孝子釋辭乃有事也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蝸醢醢在北蝸力禾反○主婦盥盥于內洗昏禮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直音值○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命之盥出當助主人及賓舉鼎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鼏長丁丈反下注放此○及與也主人在右統于東主人與佐食者賓尊不載少牢饋食禮魚用鮒腊用麋士腊用兔○鮒音附○疏曰鼎在門外北上東爲右人西爲左人右人尊入時在鼎前去鼏牢八時在鼎後主人升乃以東爲主今在堂下主人在右故去鼏

於東也賓主當相對為左右以賓尊不與主人同載牲饌故使佐食對主人若賓亦為右人使執事在左而載也○附按主人在右賓長在右者以鼎在門外北面北上之左右言是東為右也佐食與執事皆在左故注云統于東○又按祖廟居中左三昭廟右三穆廟是以廟制之向南為左右而西為右也各廟神主皆坐西向東者非尚右也西為陰方神屬陰故神主皆坐西也至祔祭于大廟主在北者向南因名為昭主在南者向北因名為穆雖北昭而南穆北左而南右而左右未嘗分高下也因以昭屬陽而昭廟即居東之陽方穆屬陰而穆廟即居西之陰方就廟制向南言亦是左昭而右穆而左右仍未嘗分高下也惟人在廟中者其位次之左右當就堂下之人相向言則又以西為左以東為右與客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同主人尊客故客在西階自取尚左之義凡為主人者皆在阼雖天子之主祭亦主人耳主人自在阼階非以右為尊也明矣疏云主人升乃以東為主者此義之謂也疏又云今在堂下主人在右故云統于東者以東原不統西為舉鼎時主人與賓皆在東佐食與執事皆在西就此情景暫言統于東者正對平時之東不統西而言也○又按或疑布神筵以西為上若文何解曰因神居西居右故筵以西為上若布賓席則已改筵東上矣然此以筵與神別也至于賓主左右又另屬一義與此不同

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畢狀如叉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既錯又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雜記云枇用桑長三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本與末枇畢同材明矣今此枇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疏曰似畢星者按詩云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宗人執畢先入是導之也當阼階南面明鄉主人執畢臨匕載備失脫而知按下記云棘心匕刻是匕用棘心○附子瀋李氏曰喪桑吉棘取脊也

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于鼎北右人謂主人及賓既錯皆西面俟也贊者錯俎加匕贊者執俎及匕從鼎入者其錯俎東縮加匕東柄既則退而左人北面也○疏曰少牢云俎皆設于鼎西西肆又云匕皆加于鼎東枋則此加匕于鼎東柄可知俎從于鼎西其人當北面於其南載之便乃朼右人也尊者於事指使可也左人載之佐食升肵俎鼏之設于阼階西肵音祈○肵謂心舌之俎也郊特牲曰肵之為言敬也言主人之所以敬尸之俎○疏曰下記云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是也引郊特牲者見敬有肵俎近于尸前卒載加匕于鼎卒已也已載畢亦加焉主人升入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入設俎載者腊特饌要方也凡饌必有方者明食味人之性所以正○疏曰知載入設俎者以經卒載下

即云入設不見別人按經豆在神座之前豕俎入設於豆東魚俎又次其東若腊俎復在東則饌不得方故特于俎北也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芼亡報反○宗婦不贊敦鉶者以其少可親之芼菜也○疏曰按少牢主婦設金敦宗婦贊三敦以其多故使宗婦贊此士祭祀二敦少故不使贊也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出立于西南面會古外反○酌奠奠其爵觶少牢饋食禮啓會乃奠之○疏曰按少牢祝酌奠遂命佐食佐食啓會乃奠者彼大夫禮奠此士禮相爻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稽首服之甚者祝在左當為主釋辭於神也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某事於皇祖某子尚饗○祝祝曰之祝州又反淖女孝反○疏曰引少牢祝祝已下者欲見迎尸之前釋孝子之辭也卒祝主人再拜稽首

右主人主婦及祝佐食陳設陰厭第七章章下凡三條

○棘心匕刻刻若今龍頭○凡祝呼佐食許諾呼猶命也○肵俎心舌皆去本末

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午割從橫割之亦勿沒立縮順其牲心舌知食味者欲尸之饗此祭是以進之○疏曰少牢云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肵橫之彼言橫據俎上為橫此言縮據鄉人為縮是以少牢云皆進下也勿沒謂四面皆鄉中央割之不絕中央少許也○以上三條本經記

祝迎尸于門外尸自外來代主人接之就其次而請不拜不敢與尊者為禮周禮掌次凡祭祀張尸次○疏曰凡平賓客皆在門西主人出門左西面拜今此經直云迎尸于門外不言祝拜尸答拜是祝出就次尸乃出次迎之而入門是不敢與尊者為禮引周禮者證門外張尸次之事主人降立于阼階東主人不迎尸成尸尊尸所祭者之孫也祖之尸則主人乃宗子禰之尸則主人乃父道事神之禮廟中而已出迎則為厭○厭一葉反○疏曰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鄭云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象神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此士[illegible]無君道亦尊尸主人不迎迎之尊不成不迎之則成尸之道[illegible]祖之尸則主人乃宗子者以其祭祖兄弟來助祭大宗五宗者祭禰之尸則主人乃父道者祭統云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出廟

門主人有君厭臣之義故不迎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侍盥者執其器就之執簞者不授巾賤也○人授巾庭長尊少牢饋食禮曰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疏曰引少牢者見上經陳盥在門右今尸入門左尸尊不就盥槃匜巾右也令鄭門

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延進在後詔侑曰延禮器所謂詔侑武方者也少牢饋食禮曰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侑音又武音無○疏曰按士虞禮尸謖祝前鄉尸鄭注云前道也祝道尸必先鄉之爲之節此則在尸後詔侑之故云延也詔侑武方者武無也如左右就養無方是也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妥他果反○妥安坐也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祝饗之勸也其辭取於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饗舊說云明薦之○彊其丈反○疏曰哀祭稱哀吉祭稱孝故士虞記卒哭饗尸辭曰哀子某圭爲哀薦之饗此既吉祭宜云孝也引舊說者證圭爲絜明之義○補注此奠即前祝洗酌奠于鉶南之奠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挼讀許恚反後墮祭挼祭皆放此○命詔尸也挼祭祭神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挼讀同耳擩醢者染於醢○擩如悅反劉而玄反又而

誰反○疏曰鄉者設饌未迎尸陰厭厭飫神今尸來升席而挼祭祭訖當食神餘引周禮而云墮與挼讀同則二字通用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答拜啐七內反○肺祭刌肺也旨美也祭酒穀味之芬芳者齊敬共之唯恐不美告之美達其心明神享之○刌寸本反齊側皆反共音恭○疏曰下記刌肺三鄭注爲尸主人主婦祭此經云肺祭明是刌肺非舉肺也祭鉶嘗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鉶肉味之有菜和者曲禮曰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和戶臥反下同絮立慮反○疏曰此即公食大夫牛藿羊苦豕薇之等是也以盛之鉶器因號羹爲鉶引曲禮者絮調和之義故告旨若大羹則不調以鹽菜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爾近也近之便尸之食也設大羹湆于醢北湆去汲反○大羹湆煮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以敬尸也不祭不嚌大羹不爲神非盛者也士虞禮曰大羹湆自門入今文湆皆爲汁○疏曰醢北者爲薦左按公食大夫昏禮大羹湆皆在薦右此在左者神禮變於生人不爲神者陰厭時未設尸來始設爲尸故士虞記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不授祭無大羹湆胾從獻有尸即有大羹湆從獻注亦祭不嚌引士虞禮自門入者盥迎尸後乃從外來也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肺氣之主也脊正體之貴者先食啗之所以導食通氣○先悉薦反食又如字啗它敢反乃食食舉舉言食者明凡解體皆連肉○疏曰乃食謂食肺食舉謂骨體正脊從俎舉鄉口因名體爲舉凡牲體或七或二十七皆舉骨節而言今言食不可空食骨以體皆連內也主人羞肵俎于腊北肵俎主於尸主人親羞敬也神俎不親設者貴得賓客以神事其先○疏曰肵俎尸入後乃設之故知主於尸羞進也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二飯告飽禮一成也侑勸也或曰又勸之使又食少牢饋食禮侑辭曰皇尸未實侑也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幹長脅也獸腊其體數與牲同○疏曰幹長脅出下記獸腊其體數與牲同者亦見下記腊如牲骨是也尸實舉于菹豆爲將食庶羞舉謂肺脊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南上有醢庶衆也衆羞以豕肉所以爲異味四豆者膮炙胾醢南上者以膮炙爲上以有醢不得綪也○膮許堯反炙章夜反○疏曰按公食大夫云旁四列西北上膮以東膮牛炙炙南醢以西牛胾醢注云先設醢綪之以次也此四豆有醢則不得先設非綪之次故也又一醢不得與胾炙相對相對

之法炙在南醢在北胾在北醢在南如此見得綪故少牢云韭菹醓醢葵菹蠃醢韭菹在南葵菹在北綪又云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注云四豆亦綪羊胾在南豕胾在北皆有醢亦得綪者以其四豆胾醢具相對也○補按注綪詘而反之曰綪謂交錯也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禮再成也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骼音格又音各○禮三成也獸魚如初者獸骼魚一也舉肩及獸魚如初不復飯者三三者士之禮大成也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下綪而前終始之次也○復扶又反下同三息暫反○疏曰先舉正脊自上也次舉脅即卻也後舉骼即下也綪終舉肩即前也前者牲體之始後者牲體之終故云終始之次也佐食盛肵俎俎釋三个佐食取牲魚腊之餘盛於肵俎將以歸尸俎釋三个爲改饌于西北隅遺之所釋者牲腊則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臑也魚則三頭而已○个猶枚也今俗言物數有若干个者此讀然○臑音而報反○疏曰按下記云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今尸舉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骼肩則脊脅各有一骨在前脚三節後脚二節各一舉其一訖前脚舉肩訖宜次盛臂後脚舉骼訖宜次盛肫前後各一節及橫脊短脅以歸前脚唯有臑在并脊脅各一骨爲三也舉肺脊

原缺第十七、十八葉

加于肵俎反黍稷于其所尸授佐食佐食受而加之反之也肺脊初在菹豆○疏曰經直云肺脊加于肵俎鄭知尸與佐食授受者約少牢云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鄭注云受者尸授之也主人洗角升酌酳尸酳以刃反又士刃反○酳猶衍也是獻尸也云酳者尸既卒食又欲頤衍養樂之不用爵者下大夫也因父子之道質而用角角加人事略者○疏曰經云酳尸知是主人獻尸者下有主婦洗爵獻尸并賓長獻尸故也既辟大夫不用爵次第用觚而用角因無臣助祭父子相養之道父子是質角加人事略得用功少也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肝肝炙也○疏曰此直言肝從亦當如少牢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不言者文不具也尸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曰送爵者節主人拜

右迎尸正祭第八章章下凡三條

○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匜北匜北執匜之北亦西面每事各一人淳沃稍注之

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宗人代授巾庭長尊○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辟位逡遁○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尸俎神俎也士之正祭禮九體貶於大夫有并骨二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此所謂放而不致者凡俎實之數奇脊無中脅無前貶於尊者不貶正脊不奪正也正脊二骨長脅二骨者將舉於尸尸食未飽不欲空神俎○疏曰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者謂少牢正體之數十一若牢並骨并數則十七所謂放而不致者致至也禮器鄭注云謂若諸侯自山龍以下皆有放象諸侯山龍以下至日月星辰卿大夫又不山龍此士併骨二數乃得十一除此唯九而已亦是放而不至也凡俎實之數奇者有九有七有五以鼎俎奇故實數亦奇而相稱少牢大夫禮三脊脅俱有此但二體貶於大夫貶牲體不貶正脊者不奪其正長脅亦不貶者義與正脊同不欲空神俎謂脊與脅二骨本爲餕厭飫所設也膚三爲餕用二厭飫一也○餕劉子峻反與餕同離肺一離猶挃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疏曰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鄭注云提猶比也

言其炙則亦祭於豆閒今此祝贊燔祭可知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燔音煩○燔炙肉也○疏曰反之謂反燔于長兄必羞燔者受加于肵出出者俟後事也○疏曰謂下主婦獻祝之時更當羞燔于祝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送者送卒爵

右主婦亞獻尸第十一章

酢如主人儀尸酢主婦如主人儀者自祝酌至尸拜送如酢主人也不易爵辟內子○疏曰男女不相襲爵今襲者辟內子是以少牢云祝受尸爵尸答拜易爵洗酌授尸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挼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儀撫挼祭示親祭佐食不授而祭於地亦儀簡也入室卒爵於尊者前成禮明受惠也○疏曰少牢大夫妻云上佐食挼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此佐食祭於地主婦撫之而已故云亦儀簡亦前不夾拜也○補注撫持也挼也以手撫之

右尸酢主婦第十二章

獻祝籩燔從如初儀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及佐食如初如其獻佐食則拜主人之北西面也○疏曰此無正文以佐食北面拜受主婦不宜與佐食同面拜送又言如初明與主人同西面拜故鄭云拜主人之北西面

右主婦獻祝及佐食第十三章

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初亞獻也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疏曰自此至下卒復位論賓長獻尸及佐食并主人主婦致爵之事此一科之內乃有十一爵賓獻尸一也主婦致爵于主人二也主人酢主婦三也主人致爵于主婦四也主婦酢主人五也尸舉奠爵酢賓長六也賓長獻祝七也又獻佐食八也賓又致爵于主人九也又致爵于主婦十也賓獻主人十一也初亞獻者以主婦亞獻承初獻後賓長又承亞獻後故知如亞獻又而位及燔從皆如之也尸得三獻而禮成言其賓飲三爵祝與佐食亦得三獻主人主婦各得酢而已是神惠未均奠而待之者待主人主婦致爵也按下文衆賓長爲加爵注云欲神惠之均于在庭止得一獻亦言均則不計爵數直據得一獻則爲均也

右賓長獻尸爵止第十四章

席于戶內爲主人鋪之西面席自房來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主婦拜拜於北面也○疏曰約有司儐尸於堂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致爵于主婦北面于阼階上答拜是也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籩初贊亞獻也主婦薦兩豆籩東面也○疏曰此贊豆之時與上贊籩同故得言如初知東面者以主人西面俎入設佐食設之○疏曰有司下大夫不儐尸者主婦致爵於主人時佐食設俎彼室內行事與士禮略同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絶肺祭之者以離肺長也少儀曰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豕亦然挩拭也挩手者爲絶肺染汙也刌肺不挩手○疏曰引少儀者證離肺長而不絶故須絶之刌肺不挩手者以其先巳斷絶取祭之不須以手絶故不挩手也肝從左執爵取肝擩于鹽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於席末坐卒爵敬也一酌而備再從而次之亦均○疏曰此決上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今一酌而肝燔從則與尸等故云亦均主婦答拜受爵酌醋左執爵拜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答拜

右主婦致爵于主人受爵酌醋第十五章章下一條○胙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主人尊欲其體得祝之加數五體又加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臂左體臂○疏曰左體臂者以尸用右不云折明全升主人又云臂明左臂可知脅骨多得與尸同用右體猶脊然也膚一離肺一本經記

主婦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祭統曰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疏曰案上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不易爵鄭注云辟內子按記說洗爵在洗西篚二爵鄭注云二爵者爲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此賓長所獻爵尸奠之未舉其篚唯有一爵記云易者上主婦亞獻洗爵于房中則房中有爵又主婦獻祝及佐食訖以爵入于房後主婦致爵于主人還是房內爵此主人致爵于主婦者是下篚之爵主婦飲訖實于房中之篚主人更取房內之爵以酌酢酢訖實于下篚云主人更爵者謂酌酢爵與房內爵相更也

右主人致爵于主婦更爵酌醋第十六章章下一條○主婦俎觳折觳戶用反又苦角反○觳後足折分後右足以爲佐食俎不分左臑折辟大夫妻○疏曰按既夕記云明衣裳長及觳鄭注云觳足跗也是觳後足也少牢主婦用左臑此士妻辟之用後右足其餘如阼俎餘謂脊脅膚肺○本經記

三獻作止爵賓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作起也舊說云賓入戶北面曰皇尸請舉爵尸卒爵酢酌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洗乃致爵爲異事新之燔從皆如初者如亞獻及主人主婦致爵也凡獻佐食皆無從其薦俎獻兄弟以齒設之賓更爵

自酢亦不承婦人爵○疏曰上文賓獻尸獻祝及佐食皆不洗今致于主人洗故決之也按下篇不儐尸洗爵致于主人注云以承佐食賤新之此云爲異事新之注不同者承賤後則事異理則一也鄭以經燔從皆如初在獻佐食下嫌獻佐食亦有燔從故辨之其薦俎獻兄弟以齒設之者以上佐食得獻時不見有設薦俎之文下記云佐食於旅也齒於兄弟是也○補注酢謂尸酢賓與上酢主人酢主婦同也酌獻祝等者亦也更爵酢于主人又謂賓受酢于主人亦與上主婦受爵酌酢主人更爵酌酢同也

右賓作尸止爵及獻祝佐食主人主婦等第十七章

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拜賓而洗爵爲將獻之如初視濯時主人再拜賓答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答拜就賓拜者此禮不主於尊也賓卑則不專階主人在右統於其位○疏曰按鄉飲酒鄉射賓主獻酢各於其階至酬乃同階此因祭賓非爲尊之所尊者謂尸也又賓是士家有司卑故就之使不得專階對鄉飲酒鄉射得專階也主人位在阼階故云統于其位以主人就西階與於飲酒在右則與飲酒禮同言主人常居右也薦脯醢設折俎凡節解者皆曰折俎

不言其體略云折俎非貴體也上賓骼眾賓儀公有司設之○疏日按下記云賓骼鄭云骼左骼也賓俎全體尊賓也折骨而曰折俎明凡節解牲體皆曰折升于俎故名折俎獨云賓俎不言體而言尸祝等經不言牲體亦不言折以其體貴此賓俎不言牲體而言折明非貴體也眾賓儀者鄭見有司徹眾賓長拜受爵其脀體儀也注云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是也公有司設之者此卽有司徹所云司士也

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酌酢奠爵拜賓答拜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達其意○疏曰若鄉飲酒鄉射賓皆親酢主人以其賓尊行敵禮故也主人坐祭卒爵拜賓答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位如初薦俎從設位如初後其位東面少牢饋食禮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是則皆公有司爲之與○與音余○疏曰以賓位在西階下東面今受獻於西階上經云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文言位如初明復東面位可知眾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辯主人備答拜焉降實爵于篚辯音遍後皆同○眾賓立飲賤不備禮鄉飲酒記曰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備盡盡人之答拜

右獻賓及眾賓第十八章章下凡三條

○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東堂東夾之前近南○疏曰其餘謂眾賓兄弟之薦也○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眾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升受降飲○獻在後者賤也祭祀有上事者貴之亦皆與旅○與音預○疏曰眾賓擇取可執事者前舉鼎七載羞從獻眾賓擇取公有司酬爵之事如此者門外在有司羣執事中入門列在東面爲眾賓餘者在門西位也兄弟雖無上事亦皆在西面位族親故也私臣獻在兄弟後者職賤公有司在眾賓後不執事賤於執事者故有上事者貴之宗人獻與旅齒於眾賓則公有司是也佐食於旅齒於兄弟則私臣之中擇爲賓使爲佐食是也按前賓得獻薦臑醢設折俎注云公有司設之及獻兄弟薦脅注云私人爲之與以受獻者不得自設俎暫使二者設之非本執事之人然則公有司私臣薦俎皆使徒隸爲之與若天子諸侯祭祀其位無文此公有司在門西北面東上私臣在門東北面西上天子諸侯祭祀可依此位矣同姓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卿四階前東面北上大夫在門東北面士門西北面旅食在其後少牢下篇云眾賓位在門東北面旣獻在西階西南眾賓繼上賓而南天子諸侯之賓其位或依此與按祭統云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此不見昭穆位者主人眾兄弟非昭穆乎故注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主人之眾兄弟也羣有司猶眾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是也若其有爵者則以爵序之按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是不以姓其獻之亦以官故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是也以此差之知無爵者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矣○附子潛李氏曰公有司在門西私臣在門東是門西爲尊於門東也疏云大夫在門東士在門西似可疑

宗人獻與旅齒於眾賓尊庭長齒從其長幼之次佐食於旅齒於兄弟○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長丁丈反注及後皆同○骼左骼也賓俎全體尊賓不用尊體爲其已甚卑而全之其宜可也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略之○疏曰尸用右骼故知賓用左骼略之者此決上主婦佐食俎名觳折此不言故云略也

眾賓及眾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殽戶交反脀之承反○又略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殽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賤祭禮接神者貴凡骨有肉曰殽祭統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主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君者也私臣自己所辟除者○疏曰上文不言所折骨體已是略此又不言折而言殽脀言此所折骨體有餘體卽破之可也長兄弟及宗人已上俎皆三皆有脀肺以接神及尸貴故三體自眾賓已下折體而已不接神及尸賤無獻故也宗人雖不獻執巾以授尸亦名接也已所辟除者府史之等

膚一離肺一以上三條本經記

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勺時灼反○爲酬賓及兄弟行神惠不酌上尊卑異之就其位尊之兩壺皆酒優之先尊東方示惠由近禮運曰澄酒在下○疏曰上文獻賓及兄弟皆酌上尊者獻是嚴正故得與神靈共尊至此旅酬禮褻故不敢酌上尊按司尊彝職四時之祭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少牢上下大夫堂下皆無尊者士卑得

與人君同大夫辟人君故也設尊之法皆有玄酒今兩壺皆酒無玄酒優之也先設東方乃設西方者見酒由主人來故云示惠由近爲始引禮運者彼注澄爲沈齊酒是三酒所以飲諸臣證此壺尊亦飲在下者也

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先酌西方者尊賓之義

主人奠觶拜賓答拜

主人坐祭卒觶拜賓答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北面拜西面者鄉賓位立於西階之前賓所答拜之東北○疏曰主人西授賓北面答拜明主人不得南過於賓故鄭以義言之云立於西階之前賓所答拜之東北也

主人奠觶于薦北奠酬于薦左非爲其不舉行神惠不可同於飲酒○疏曰以神惠右不舉生人飲酒左不舉今行神惠不可同於飲酒故奠於左與生人相變故右同徹云二人舉觶酬尸侑侑奠觶于右鄭注云奠于右者不舉也神惠右不舉變於飲酒是也故鄉飲酒記云將舉者於右奠者於左其義與此別

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還東面者就其位薦西奠觶薦南明將舉○疏曰揖復位者則初奠時少南於位可知還東面者則初賓坐取觶薦東西面可知故鄭注云還東面就其位薦西也○附按

上節疏引鄉飲記云將舉者於右然注于上節既云行神惠不可同於飲酒則是奠于薦北仍舉也將此注云奠觶薦南明將舉將字疑是不字之誤

右堂下設尊酬賓賓奠觶第十九章

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酬賓乃獻長兄弟者獻之禮成於酬先成賓禮此主人之義亦有薦脀設于位私人爲之與○與音余○疏曰冠禮云乃醴賓以一獻之禮鄭注云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又鄉飲酒獻及酬賓訖乃獻介又此文獻賓後即酬賓乃獻兄弟故鄭注獻之禮成於酬也長兄弟初受獻于阼階上時亦薦脀設折俎於阼階上祭訖乃執以降設於下位皆當如賓儀鄭下注云設薦俎於其位者據執祭以降及其位而言也私人者即私臣

獻衆兄弟如衆賓儀洗獻畢而必爲之洗者顯神惠此言如衆賓儀則如獻衆賓洗明矣○疏曰上獻衆賓時雖不言洗此云獻衆兄弟如衆賓儀明獻衆賓洗可知不言者舉下以明上省文之義

右堂下獻長兄弟衆兄弟第二十章章下凡三條

○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衆兄弟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膚一離肺一○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以上三條見上獻賓及衆賓章下

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內兄弟內賓宗婦也如衆兄弟如其拜受坐祭立飲設薦俎于其位而立內賓位在房中之尊北不殊其長略婦人也有司徹曰主人洗獻內賓於房中南面拜受爵○疏曰此總云內兄弟下記云內賓宗婦按彼注云內賓姑姊妹宗婦族人之婦若然兄弟者服名故號婦人爲兄弟也其位在房中之尊北者按下記云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是也上文獻賓于西階上獻兄弟于阼階上皆殊其長此不殊故云略之引有司徹者欲見此內賓受獻時亦南面拜受爵故下注云內賓之長亦南面答拜

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爵揖乃自酢以初不殊其長也內賓之長亦南面答拜○疏曰爵揖乃自酢者對上賓與長兄弟不待獻衆賓衆兄弟徧主人先自酢也內賓之長亦南面答拜者獻時不殊其長酢時

猶如賓及兄弟殊其長與男子同男子婦人衆賓以下皆無酢也

右獻內賓宗婦于房中第二十一章章下凡三條

○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爲婦人旅也其尊之節亞西方○疏曰經云尊兩壺于阼階東又云西方亦如之西方雖是賓以男子故在前此處爲房內婦人設尊故知亞於西方此房內之尊上文不見者異之於婦人

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二者所謂內兄弟內賓姑姊妹也宗婦族人之婦其夫屬于所祭爲子孫或南上或北上宗婦宜統於主婦主婦南面北堂中房而北○疏曰言宗婦則其夫屬於所祭死者之子孫妻皆稱婦也賓客之類南上取曲禮云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宗婦雖東鄉取統于主婦主婦南面故北上也北堂中房而北者謂房中半已北爲北堂○不經記

○內賓宗婦皆殽脀膚一離肺一見上獻賓及衆賓章下

○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不徧

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大夫士三獻而禮成

多之爲加也不及佐食無從殺也致致於主人主婦○從所界反下皆同○疏曰如初儀者如賓長三獻之儀但賓長獻十一爵此兄弟之長加獻則降唯有六爵以其闕主人主婦致爵并酢四爵及獻佐食五唯有六在者洗觚爲加獻一也尸酢長兄弟二也獻祝三也致爵於主人四也致爵於主婦五也受主人酢六也大夫士三獻而禮成者天子大祫十有三獻四時與禘唯有九獻上公亦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卿大夫士降同三獻而祭禮成也是以多之者爲加若士人飲酒禮卿大夫三獻士唯一獻而二祭禮士與大夫同者以盛其奠亦與大夫同少牢五鼎又乘車建旜亦與卿大夫同也

右長兄弟爲加爵第二十二章

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 尸爵止若欲神惠之均於在庭○疏曰庭賓及兄弟雖得一獻未得旅酬其已得三獻又別受加爵故停之使庭行旅酬故云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也○附按禮雖名加爵而上章長兄弟用觚則此衆賓長亦用觚也但上章觚未嘗奠而不舉而旅必設二觚何也蓋上章疏云致爵于主婦後受主人酢按上文凡主婦飲後皆更爵酢則此致爵主婦以觚飲後亦當另更一觚而受主人酢也

右衆賓長爲加爵爵止第二十三章

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 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者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諸侯○傳大專反○疏曰不言適而言將爲後者欲見無長適立庶子及同宗爲後皆是也舉猶飲者非訓舉爲飲直是嗣子舉而飲之耳是以使飲之而獻也今按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故此注云辟諸侯士卑不嫌得與人君同奠者卽上文祝酌奠奠於鉶南是也 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備答拜焉 食肝受尊者賜不敢餘也備猶盡也每拜答之以尊者與卑者爲禮略其文耳○疏曰直言受肝明有豆是以下記云嗣舉奠佐食設豆鹽是也凡食若不盡直云齊之而已此經云食肝明不敢餘也○補注舉奠左執觶卽以舉奠名此嗣子也下節三言舉奠同○附按上節北面再拜稽首者卽舉奠盥入之位也故此節兩言進受復位下節言舉奠出復位則復堂下西面之位也○又按經文舉奠左執觶下疑脫奠之二字蓋[illegible]執觶而再拜稽首之禮也 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答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

奠出復位 啐之者答其欲酢已也奠之者復神之奠觶嗣齒於子姓凡非主人升降自西階○疏曰啐之答其欲酢已者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賓皆啐酒洗爵卽酢主人此嗣子獻尸尸啐之亦欲酢已故啐之其實無酢也姓之言生子之所生謂孫行者今嗣亦孫之旅故齒之也

右嗣舉奠第二十四章 章下一條○嗣舉奠佐食設豆鹽 肝宜鹽也○本經記

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 弟子後生也○疏曰如主人酬賓儀者謂如上文主人酬賓就其階同北面並拜乃飲卒爵拜洗酌乃西面賓北面拜位弟子洗觶酌於東方之尊阼階前東面獻長兄弟長兄弟北面拜受弟子奠于薦南長兄弟坐取觶還西面拜弟子北面答拜長兄弟奠於薦北揖復位若有司徹云兄弟之後生者舉觶於其長長在左弟子自飲訖升酌降長拜受於其位舉爵者東面答拜鄭注云拜受答拜不北面者儐尸禮殺此不儐尸則拜送皆北面可知弟子後生者有司徹云兄弟之後生者是也

右弟子舉觶于長兄弟第二十五章

宗人告祭脀 脀俎也所告者衆賓兄弟內賓也獻時設薦俎于其位至此禮又殺告之祭使成禮也其祭皆離肺不言祭豆可知○疏曰告祭脀者謂告衆賓等知無長賓者以其初得獻時卽祭肺於階上也至此禮又殺告之祭使成禮也者按上文加爵[illegible]賓不及佐食無從殺也此告之祭使成禮是再殺故云又殺也 乃羞 羞庶羞也下尸胾醢豆而已此所羞者自祝主人至於內賓無內羞○疏曰羞非薦羞者上文受獻時皆設薦俎于其位故知此羞是庶羞也上爲尸侑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鄭注四豆膮炙胾醢此祝已下薦羞降于尸當夫膮炙故云胾醢豆而已此所羞者自祝主人至於內賓者少牢下篇云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不儐尸亦云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是也若然少牢與有司徹儐尸與不儐尸庶羞與房中羞皆與尸同時羞此士禮卑故不得與尸同也尸尊尚無內羞況祝卑乎故無內羞也 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 薦南奠觶○疏曰自此下實觶于薦北行旅酬之間作止爵之事但此特牲之禮堂下行旅酬無算爵並在室中者不與旅酬之事上大夫儐尸與旅酬不與旅

無算爵之事故別使二人舉觶於尸侑尸侑得舉爲旅酬徧及堂
下尸與旅酬者以其侑尸在堂禮殺故也若下大夫不儐尸者堂
下無旅酬直行無算爵於堂下而已尸則不與之以其禮尸於室
中辟國君堂下不設尊堂下與神靈共尊不得與尸行旅酬故屈
之此特牲室下得旅酬無算爵並行者以堂下與神靈別尊故爲
加爵禮尸於室中酌上尊堂下旅酬行神惠酌下尊故上大夫及
士之祭禮旅酬行無算爵或行或不皆參差不等也賓酬長兄弟
長兄弟在右下文長兄弟酬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是賓士相酬
主人常在東其同在賓中則受酬者在左若卿飲酒賓酬于人主
人立于賓東主人酬介介立于主人之西其衆賓受介酬者自介
右鄭注云尊介使不失故位衆受酬者受自左異其義也賓
主相酬各守其位不以尊卑變同類之中受者于左尊右也賓奠
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
北面答拜揖復位其尊長兄弟尊也此受酬者拜亦北面○疏曰以其旅酬無算爵飲者酌已尊酬人之時酌故
尊是各自其酒故無算爵賓弟子及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各酌
于其尊也經長兄弟拜受觶不言面位故鄭云交酬者拜亦北面
亦賓北面也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左受旅如初旅行也受行酬也初賓酬長兄

弟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
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交錯猶言東西爲加爵者作
止爵如長兄弟之儀於旅酬之間言作止爵明禮殺並作○疏曰前衆賓之長爲加爵如初爵止今還使爲加
爵者作止爵也故云如長兄弟之儀於旅酬之間言作止爵明禮
殺並作者上文賓三獻爵止鄭注云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于室
中是以奠而待之室中主人主婦致爵訖乃三獻作止爵衆賓長
爲加爵如初爵止鄭注云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于在庭而堂下
庭中行旅酬未訖爲加爵者作止爵故鄭注云禮殺並作也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
辯卒受者實觶于篚長兄弟酬賓亦坐取其奠觶此不言交錯以辯賓之酬不言卒受者實觶于篚明其相報
禮終於此其文省○疏曰長兄弟酬賓亦坐取其奠觶者亦上賓
坐取薦南奠觶此長兄弟所奠觶即上弟子舉觶於其長是也
賓舉奠觶於長兄弟行旅酬盡皆偏長兄弟舉觶於賓行旅酬亦
皆偏故云相報禮終賓之酬不言卒受者此不言交錯以辯嫌其
不卒不辯其實賓之酬亦卒受者實觶于篚此亦交錯以辯故鄭云文省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

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于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祭
卒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
皆奠觶于薦右奠觶進奠之于薦右非神惠也○疏曰按上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鄭注云爲酬
賓及兄弟行神惠至此云非神惠者彼三獻止爵欲得神惠均于
室中衆賓長爲加爵止爵者欲神惠均于在庭故止爵行旅酬得
爲神惠至別爲無算爵在下自相勸故爲非神惠同於生人飲酒舉者奠於薦右也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
復位答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者東西
面位弟子舉觶于其長所以序長幼教孝弟凡堂下拜亦皆北面
○疏曰既言皆復位答拜復重云復位則上復位復在庭初舉北
面位重言復位者當復東西面位可知前主人酬賓弟子舉於其
長行旅酬及無算爵兄弟弟子賓弟子舉觶皆北面則知凡堂下
雖不見面位者皆北面拜可知爵皆無算算數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唯已所欲亦交錯以辯無
次第之數因今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

右旅酬及無算爵第二十六章章下凡二條○宗人獻與旅齒於
衆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見上獻賓及衆賓章下○主婦及內賓宗婦
亦旅西面西面者異於獻也男子獻於堂上旅於堂下婦人獻於南面旅於西面內賓象衆賓宗婦象兄弟其
飾與其儀依男子也主婦酬內賓之長酌奠于薦左內賓之
長坐取奠于右宗婦之娣婦舉觶於其姒婦亦如之內賓之
長坐取奠觶酬宗婦之姒交錯以辯宗婦之娣婦亦取奠觶酬
內賓之長交錯以辯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娣婦各舉奠於其
長並行交錯無算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主婦之東南○娣大
計反姒音似本或作似○疏曰西面者異於獻也者以受獻
時南面也男子獻于堂上旅於堂下者見上經婦人獻於南
面旅於西面者見於有司徹其節與其儀依男子者謂依上
經旅酬及無算爵早晚行事之節也自主婦酬內賓之長至
並行交錯無算皆約上經文而言即所謂依男子也其拜及
飲皆西面者此記云亦旅西面故也知在主婦之
東南者以其不背主婦又得邪角相向○不經記
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于篚散悉但反○利佐食也言利以今進酒也

更言獻者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嫌於加酒亦當三也不致爵禮又殺也○疏曰利與佐食有二名者以上文設俎將食爾敦之時以黍稷爲食故名佐食今進以酒酒所以供養故名利利卽養也少牢名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者大夫禮文故卽兩見其名長兄弟助宗子祭祀亦加爵衆賓之長助主人祭祀故爲加爵嫌此佐食同彼二者故變言獻是以鄭注云嫌亦當三也亦當亦上主人獻主婦獻賓長爲三獻也上文云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注云不及佐食無從殺也此又不致故云又殺也

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事尸禮畢

右尸卒食第二十七章一章下條

○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雍孰肉以尸享祭竈有功也舊說云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雍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禮器曰燔燎于爨夫爨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疏曰亨者周禮亨人之官其職主實鑊水爨亨之事以供外內饔故使之祭饔爨也用黍肉無籩豆俎者亦約禮器云盆瓶知之按禮器孔子曰臧文仲焉知禮燔柴於奧鄭注云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又云夫爨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云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引之者證祭爨之事也○本經記

祝東面告利成利猶養也供養之禮成不言禮畢於尸間之嫌○養羊亮反下同供九用反○疏曰少牢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南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此戶外告利成彼階上告利成祝以尊者稍遠於尸若天子諸侯禮畢于堂下告告利成故詩楚茨云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鄭注云鍾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徂位堂下西面位也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也不言禮畢於尸間之嫌者禮畢於尸間嫌無事有發遣尸之嫌故直言利成而已○附按疏引詩謂鄭注告尸以利成檢朱子詩集傳則謂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于主人言孝子之養成畢也今詳疏引少牢主人出立于阼階上祝出立于西階上祝告利成又云天子諸侯于堂下告利成夫尸在戶內而告于阼階告于堂下則非告尸而爲告主人也明矣故朱子不從鄭說○又按大可毛氏謂告利成爲告尸使起高安朱氏云毛先生好退聽說此爲尤謬尸何所貪于飲食乎必待諷而後起乎尸以象神諷之可乎告利成者告主人也自始祭至此竭誠盡敬無所不至告之曰祭畢矣所以舒主人之敬也今按舒敬之說深得禮意

尸謖祝前主人降謖所六反○謖起也前猶導也少牢饋食禮曰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前尸之儀士虞禮備矣○疏曰引少牢者證大夫禮主人立位與士不同又證前尸出廟之事士虞禮有室中出戶降階出廟前尸之事故云備矣

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俎所以載肵俎少牢饋食禮曰有司受歸之○疏曰引少牢者是少牢下篇有司徹下大夫不儐尸之禮彼云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此士禮不儐尸與下大夫同故引以相證也

右事尸禮畢第二十八章一章下條

○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賓從尸送尸也士之助祭終其事也俎尸俎也賓既送尸復入反位者宜與主人爲禮乃去之○疏曰送尸爲終其事則更無儐尸之禮若上大夫有儐尸者尸出賓不送以其事終於儐尸故也○本經記

徹庶羞設于西序下爲將餕去之庶羞主爲尸非神饌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爲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爲于僞反去起呂反飲與之與音余○疏曰知非神饌而云爲尸者以其尸三飯

後始爲庶羞故徹之乃餕也凡餕者尸餕鬼神之餘祭者餕尸之餘義取鬼神之惠徧廟中庶羞非鬼神惠故不用也必知祭有燕者按楚茨詩云鼓鍾送尸下云備言燕私注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其上大夫當日儐尸安有燕故有司徹上大夫云主人退注云反於寢也是無燕私若下大夫不儐尸與此士禮同亦當有燕也然則自尸祝以下知義如此者以兄弟受獻於堂上主婦內賓受獻於房中尸出之後堂房無事故知燕時男子在堂婦人在房可也

筵對席佐食分簋鉶爲將餕分之也分簋者分敦黍於會爲有對也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祭統曰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疏曰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上文黍稷之敦是周制士用之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者大夫異姓既用異代之器故少牢特牲皆用敦則同姓之士當同周制用簋故經言分簋引祭統者證餕是鬼神之惠徧廟中若國君之惠徧境內是可以觀政之事也

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餕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

一周 餕子峻反○命告也士使嗣子及兄弟養其惠不過族親古文養皆作餕○疏曰此決下篇少牢二佐食賓長餕明惠大及異姓不止族親而已

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養有以也兩養奠舉于俎許諾皆答拜 以依注音似或如字○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祝告養釋辭以戒之言女養此皆有所以也以先祖有德而享于此祭其坐養其餘亦當以之也少牢饋食禮不戒言非親昵也舊說曰主人拜下養席南○女音汝下同○疏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在詩邶風旄丘篇此經云有以者以先祖有功德于孫當嗣之而勸食先祖亦合享此祭故讀從之主人西面再拜不見其處故引舊說以明下養席南○附按旄丘篇朱子集傳云以他故也是朱子于以並不取似字解鄭注解以作似援詩未確也

若是者三丁寧戒之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鉶食舉食乃祭鉶禮殺○疏曰前正祭之時尸祭鉶嘗之告旨訖佐食爾黍於席上尸始食今餕食乃祭鉶故決云禮殺故也

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酳上養上養拜受爵主人答拜酳下養亦如之 少牢饋食禮曰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養若是以辯舊說云主人北面授下養爵○疏曰引少牢者欲見此禮主人亦受於戶內以授次養

主人拜祝曰酳有與也如初儀 主人復拜爲戒也與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言女酳此當有所與也與者與兄弟也旣知似先祖之德亦當與女兄弟謂教化之○疏曰諸侯以禮相與之與見禮記禮運言此者戒嗣子與長兄弟及衆兄弟相教化相與以尊先祖之德也

兩養執爵拜 答主人也 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養皆降實爵于篚上養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 下長 復兄弟位不復升也 上養卽位坐答拜 旣授爵戶內乃就坐○疏曰以主人位在戶內下餕席南西面故知上餕授爵於戶內乃就坐 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養答拜受爵降實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 事餕者禮畢

右養第二十九章

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 命命佐食阼俎主人之俎宗婦不徹豆籩徹禮略各有爲而已設于東序下亦將燕也○疏曰祝命徹阼俎是佐食徹之宗婦贊設豆籩佐食設俎理應佐食徹俎宗婦徹豆籩以徹禮略故宗婦豆籩今佐食并徹之也各有爲而已謂宗婦徹祝俎豆籩佐食徹阼俎豆籩是各自有爲何必依前所設之時也

祝執其俎以出東面于戶西 ○俟告利成少牢下篇曰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疏曰按有司徹下大夫不儐尸改饌于西北隅記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彼不儐尸之禮亦與此特牲禮同故引爲證也

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 宗婦旣並徹徹其卑者士虞禮曰祝薦席徹入于房○疏曰宗婦不徹主人豆籩而徹祝豆籩入房者爲主婦將用之爲燕祝兩豆籩而主婦用之者祝接神尸之類主婦燕姑姊妹及宗女宜行神惠故主人以薦羞道攻祝庶羞燕宗人於堂主婦以祝籩豆燕內賓於房是其事也宗婦不徹主人籩豆而徹祝與主婦是徹其卑者故得並徹經自有入房之文注更引士虞禮者以主婦薦俎先在房嫌經入房又爲徹

右徹俎將用之爲燕第三十章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 厞扶未反○厞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厭飫少牢饋食禮曰南面如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曾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也○厭一旣反飫於庶反○疏曰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禮記郊特牲之文彼論正祭與繹祭之事此爲陽厭引之者欲見孝子求神非一處故先爲陰厭後爲陽厭之事也引少牢者見彼大夫禮陽厭南面此士禮東面雖面位不同當室之白則同者按曾子問庶殤爲陽厭之事故彼云凡殤是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爲陽厭鄭注云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之明者也凡言厭者謂無尸直厭飫神尸未入之前爲陰厭謂祭于奧中不得戶明故名陰厭對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爲陽厭以向戶明故名爲陽厭也

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卽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拜送賓也 凡去者不答拜○疏曰云凡總解諸文主人拜送賓皆不答拜鄭注鄉飲酒云禮有終是也若賓更答拜是崇新敬禮也

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 記俎出節兄弟及衆賓自徹而出唯賓俎有司徹歸之尊賓者○疏曰有司徹尸侑之俎不儐尸歸尸俎皆不見歸賓俎鄭知歸賓俎者上文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明賓不自徹俎主人使歸之若助祭必自徹其俎

鄭注曲禮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是以魯郊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不脫冕而行士大夫家尊賓使歸之自餘亦自徹而去也

右改饌西北隅陽厭第三十一章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五十八

東萊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敬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少牢饋食禮上第七十八 凡十四章

祭禮二之上 鄭目錄曰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少牢於五禮屬吉禮大戴第八小戴第十一別錄第十六今按其事目別以編次定爲篇○疏曰鄭知諸侯之卿大夫者曲禮下云大夫以索牛用犬牢彼是天子之卿大夫此用少牢爲諸侯之卿大夫可知賓尸是卿不賓尸爲下大夫爲異也

經十六

少牢饋食之禮 少詩召反後放此○禮將祭祀必先擇牲繫于牢而芻之羊豕曰少牢諸侯之卿大夫祭宗廟之牲○疏曰按周禮地官充人職云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注云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也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按楚語諸侯卿大夫等雖不得三月亦皆有養牲之法故鄭據爲言芻之唯據羊若豕則曰豢故地官槁人職云掌豢祭祀之犬注云養犬豕曰豢羊豕曰少牢者對三牲共爲大牢若然豕亦有牢稱故詩公劉云執豕於牢若一牲即不得牢名故郊特牲與士特牲皆不言牢也

日用丁巳 巳音祀○內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敬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疏曰按曲禮文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內事謂冠昏祭祀出郊爲外事謂征伐巡守之等甲丙戊庚壬爲剛日乙丁己辛癸爲柔日今直言丁巳者鄭云取其令名故也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者以其舉事向朝且不可今日謀日即筮是以此文云日用丁巳乃云筮旬有一日是則於後日乃筮也

筮旬有一日 旬十日也以先月下旬之巳筮來月上旬之巳○疏曰除後巳之前通前巳爲十日十日爲齊後巳日則祭若然筮日即齊乃可故下文筮日閑云乃戒官不云厥明也鄭據用巳一日而言若用丁言先月下旬丁亥來月上旬丁若丁巳之外辛乙之等皆然鄭必言來月上旬不用中旬下

俯者吉筭先近日故也
筮于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於門東，史朝服左執
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朝直遙反後朝服皆放此韇徒本反○史
家臣主筮事者○疏曰此爲將筮故西面按下文爲期于廟門外
主人門東南面注云主人不西面者大夫尊於諸官有君道者故
不爲卜筮之事也又主人朝服者爲祭而筮還服祭服是以上篇
特牲筮亦服玄端以此而言天子諸侯爲祭卜筮亦服祭服
按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祭義云易抱龜南面天子袞冕北面雖
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是爲祭而卜還服祭服則諸侯可知
若爲他事卜筮則異於此按雜記大夫士筮亦云史練冠長衣是史主筮事也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
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丁未必亥也直舉一以言之耳禘于大
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
可也薦進也進歲時之祭事也皇君也伯某且字也大夫或因字
爲諡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諡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是也
仲叔季亦曰仲某叔某季某也某妃某妻也合食曰配某氏若言
姜氏子氏也尚庶幾饗歆也○大廟音泰下文大筮大祝皆同若
疏曰經云丁亥者不能具載舉一日而言之也禘于大廟禮者大

戴禮文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者鄭云此占事先近日唯
用上旬若上旬之內不得丁巳以配亥或上旬之內無亥以配日
則餘陰辰亦用之故春秋宣八年經書辛巳有事於大廟文二年
八月丁卯有事于大廟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桓十四
年乙亥嘗此等皆不獨用丁巳之日與亥辰也蓋無則苟有亥焉
可也必須亥者按月令云乃擇元辰天子乃耕注云元辰蓋郊後
之吉亥也陰陽式法亥爲天倉祭事所以求福宜稼于田故先取
亥上旬無亥乃用餘辰也伯某且字者以某在伯下若某在子上
者某是伯仲叔季以某且字不得在子上故也此經云伯某是正
祭之稱若時有告請及非常祭祀則去伯但云且字言某甫則聘
禮賜養推美飪筮一尸若昭若穆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宻薦於
皇祖某甫是也若卿大夫無諡正祭與非常祭一皆言五十字在
子上與士正祭禮同則云某子故聘禮記云皇考某子是也特牲
士禮無諡正祭稱皇考某子若士告請之祭則稱且字故士虞記
云適爾皇祖某甫是也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
筮將問吉凶焉故擊之以動其神易曰蓍之德圓而神○疏曰史既曰諾遂往於門西閾外西面遂命乃筮也左執筮及下云筮
筮以其用蓍筮因即名蓍爲筮兼執韇者上文已用右手抽上韇此經又用右手抽下韇是二韇兼執之也遂述命曰

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
配某氏尚饗述循也重以主人辭告筮也假借也言因蓍之靈以問之常吉凶之占繇○重直用反繇直又反○疏曰
史既受主人命乃右還向閾外西面遂述上主人之辭謂之述命
士喪禮卜葬日云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鄭注云述命命龜
異龜重威儀多也對此大夫少牢述命命筮同筮輕威儀少爲文
也常吉凶之占繇者謂應凶告吉應吉告凶則不常此吉凶之占
依逾之繇辭繇辭則占龜之長若易之爻辭以占筮也○附按命筮亦曰述命說見士喪禮上篇卜葬日章乃釋韇立
筮卿大夫之蓍長五尺立筮由便○疏曰卿大夫之蓍長五尺者大戴禮三正記皆有此文以蓍長立筮爲便對士之蓍三尺坐
筮爲便若然諸侯蓍七尺天子蓍九尺立筮可知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
示主人乃退占卦者史之屬也卦以木者每一爻畫地以識之六爻備書於板史受以示主人退占東面旅占之○
疏曰以筮是史故知卦者是史之屬書於板者釋經卦下木木即板也史受以示主人者以卦者卑宜還使筮史也吉則史
韇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從者求吉得吉之言○疏曰以主人之祭本以

求吉今以疑而問筮筮而得吉是從主人本心也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乃退滌大歷反
○官戒戒諸官也當共祭祀事者使之具其物且齊也滌溉濯祭
器埽除宗廟○共音恭齊側皆反溉古愛反○疏曰事皆見於下
文故鄭總而言也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及至也遠日後丁若後己○疏曰按曲禮云喪
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即上旬丁己不吉則至上旬又筮中
旬丁己不吉至中旬又筮下旬丁己不吉則止不祭以其卜筮不
過三也

右卿大夫祭前十日先筮日第一章

宿宿讀爲肅肅進也大夫尊儀益多筮日既戒諸官以齊戒矣至前祭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疏曰大夫宿戒尸有
士有宿而無戒故云大夫儀多也益多者據士尸一宿下文大夫
尸再宿言也此云前祭一日又戒以進之及下文明日朝服筮尸
並是前祭一日唯下文前宿一日宿戒尸者是前祭二日也前宿一日宿戒尸皆肅諸官之日又先肅尸者重
所用爲尸者又爲將筮○又爲于僞反○疏曰皆肅諸官之日者
解經宿是肅諸官之日又先肅尸者總解經前宿一日宿戒尸謂

是肅諸官之日前又先肅尸按一日當祭前二日也又為將筮者先是肅之使知祭日當來故也若然宿與戒前後名不同今合言之者以前有十日之戒後有一日之宿若單言戒嫌同十日若單言宿嫌同一日故戒宿並言明其別也或云此是初戒尸故加宿字於戒上也

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儀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為尸尚饗筮卦占如初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父尊鬼神也不前期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祭之朝乃視濯與士異○疏曰按曲禮云父在不為尸注云為其失子之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死者當諱其名今對尸不稱尸父之名故上某是尸父之字下某為尸名是生者可稱名也特牲士禮云前期三日筮尸則此祭前一日筮尸吉遂宿尸者天子諸侯前期十日卜得吉日則戒諸官散齊至前祭三日卜尸得吉又戒宿諸官使之致齊士卑不嫌故得與人君同祭三日筮尸但下人君不得散齊七日耳大夫尊不敢與人君同直散齊九日前祭一日筮尸并宿諸官致齊也祭之朝乃視濯與士異者亦是士卑得與人君同祭前一日視濯○附按某之某注疏解非是說見特牲饋食篇筮尸章○又按疏士卑不嫌之說恐未確蓋大夫散齊與人君大體同矣故筮尸視濯必與人君不同日所以別之

若士不敬齊則大體已與人君不同矣尚何待于筮尸視濯之不同日而後見其異哉是士之有同者正所以著其大不同而見其更下于大夫也豈疏士卑遂不嫌於同之說哉

吉則乃遂宿尸祝擯筮吉又遂肅尸重尸也既肅尸乃肅諸官及執事者祝為擯者尸神象○疏曰諸官一肅上已宿尸訖今筵吉又肅是重尸也乃肅諸官及執事者此重尸上文宿是此宿尸後事從於上文者彼為前宿一日宿戒尸之事故云其實當在重肅尸之後也按特牲使宗人擯主人辭又有祝其傳命者士卑不嫌兩有與人君同此大夫尊下人君故闕之唯有祝擯而已又此尸不言出門面位按特牲主人宿尸時尸知主人服出門左西面鄭注云不敢南面當尊則大夫之尸尊尸出門從南而故主人與尸皆不在門東門西也

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告尸以主人為此事來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尸不拜者尸尊○疏曰凡賓主之禮賓去主人皆拜送今云尸送揖不拜者尸尊故也若不吉則遂改筮尸即改筮之不及遠日○疏曰此決上文筮日不吉筮遠日者以日為祭祀之本須取丁巳之類故取後旬丁此筮尸不吉不須退至後旬

右筮尸宿尸及宿諸官第二章

既宿尸反為期于廟門之外為期肅諸官而皆至定祭早晏之期為期亦夕時也言既肅尸反為期明大夫尊肅尸而已其為賓及執事者使人肅之○疏曰宿尸及宿諸官與為期皆於祭前之日特牲云厥明夕陳鼎於門外又下文請期曰羹飪是夕時則此大夫禮為期亦夕時可知也

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比毗志反次也注同○比次早晏在於子也主人不西面者大夫尊於諸官有君道也為期亦唯尸不來也○疏曰比次早晏者一日一夜辰有十二冬日夏夜長短不同是以推量比次日辰之早晏也特牲為期時賓及衆賓即位於門西時無尸此大夫禮餘賓之等並來亦唯尸不來是以主人南面也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旦明旦日質明

右宗人請祭期第三章

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刲苦圭反○刲擊皆謂殺之此實既省告備乃殺之文互者省文也尚書傳羊屬火豕屬水○疏曰按特牲視牲與視殺別日今少牢不言視牲直言刲擊告備乃退者省文也祭義云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諸侯禮殺於門內此大夫與特牲士皆殺於門外者辟人君也

雍人概鼎七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概古愛反○雍人掌割亨之事者爨竈也在門東南統於主人北上羊豕魚腊皆有竈竈西有鑊凡概者皆陳之而後告絜○疏曰凡概皆陳之而後告絜者按特牲視濯時皆陳之視訖告絜此亦當然○補注概拭也

廩人概甑甗七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甑子孕反甗魚展反又音言劉音彥又魚變反敦音對都愛反後皆放此○廩人掌米入之藏者甗如甑一孔七所以七黍稷者也古文甑為烝○疏曰按冬官陶人職云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鄭司農云甗無底甑以其無底故以一孔所之上雍人云七者所以七肉此廩人所掌米故云七黍稷也

司宮概豆籩勺爵

觚觶几洗篚于東堂下勺爵觚觶實于篚卒摡饌豆籩與篚于房中放于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

放猶依也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也○疏曰按特牲告濯具鄭注云不言敦以有几席若然彼几席不摡則此几洗篚三者亦不摡而以同降于東堂下故幷言之也下文司宮筵神席於奧此又掌豆籩之等故鄭云攝官按內則鄭注云諸侯兼官者彼對天子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兼六卿此則大夫對諸侯許攝其官大夫攝官也

右視殺視濯第四章

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

定多佞反○魚腊從羊膚從豕統於牲○疏曰上文摡鼎時鄭云羊豕魚腊皆有鑊今陳鼎宜各當其鑊此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故云魚腊從羊膚從豕其實羊豕魚腊膚各有鑊也按士虞禮云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在其南士之魚腊皆有爨則大夫魚腊皆有鑊可知

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膞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

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

胖音判髀步禮反臑奴到反又人于反膞劉音純說文之允反骼音格又音各脡他頂反○升猶上也上右胖周所貴也髀不升近竅賤也肩臂臑膞骼股骨脊從前為正脅旁中為正脊先前脅先後屈而反猶器之綪也並併也脊骨多六體各取二骨併之以多為貴舉肺一尸食所先舉也祭肺三為尸主人主婦古文髀皆作脾○綪側耕反○疏曰上十一體言一者見其體也先前者正脊是也先後者即短脅是也故特牲記云尸俎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鄭注云脊無中脅無前貶俎明代脅最在前也脊先前脅先後者取綪屈之義若然脊以前為正其次名脡卻後名橫脡者取脡脡然直後言橫者取周於脡凡名骨皆隨形名之惟言正者以義取稱焉此言綪者指解脊不取[illegible]胳也君尸舉牲禮則脊得胳為綪故鄭注特牲云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郤下綪而前終始之次也故尸舉牲體如綪也按下注云升之以尊卑此法云猶器之綪也若綪則不得見尊卑若以尊卑升復不得見綪兩注似乖者凡牲體四支為貴故先序肩臂臑膞胳為上是尊然後序脊脅於下是卑次應先言正脊而先言體者又取綪之義也但所序骨體各有宜不可准定既以尊卑升之疏祭肺貴序在下者腸胃及肺在內不得與外體為尊卑之次為[illegible]

腸內自為先後之次也此經肩臂已下皆言一至十一體之下總言皆二骨知二骨據脊脅骨多六體各取二骨者按特牲記肩臂臑肫胳不言二骨至序脊脅即言二骨以並故知此言皆二骨亦據脊脅言也

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膞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

豕無腸胃君子不食溷腴○溷音患又胡困反○疏曰君子不食溷腴禮記少儀文彼注云腴有似於人穢故樂記注云以穀食大豕曰豢是似人也○附按十一體及二十一體之解說見祭物為犧牲章小司馬脩

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

倫擇也膚脅革肉擇之取美者○疏曰下文云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故知膚是脅革肉也

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

司士又升副倅者合升左右胖曰純純猶全也○疏曰下經云司士三人升魚腊膚則此豕魚腊宜各一人又此升鼎宜俱一時明是司士副倅者非升豕者可知倅者按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鄭云是公卿大夫之副貳則此亦副之別名

卒脀皆設扃鼏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

脀之承反○北面北上鄉內相隨○補注以牲體實鼎曰脀

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棜皆有冪甒有玄酒

甒亡甫反○房戶之間房西室戶東也棜無足禁者酒戒也大夫去足改名優尊者若不為之戒然○疏曰特牲用棜仍云禁此改名曰棜是優尊者若不為神戒然鄉飲酒雖是大夫禮猶名斯禁者常飲酒異於祭祀也

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設篚于洗西南肆

枓音主○枓剩水器也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剩九于反劉苦侯反○疏曰言凡總儀禮一部內用水者皆須罍盛之沃盥水者皆用枓為之鄭言禮在此者以士冠禮直言水在洗東士昏禮鄉飲酒特牲記亦云然皆不言罍器其燕禮大射雖云罍水又不言有枓故鄭注總云其禮具在此則餘文不具省文之義

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

改更也為實之更之威儀多也如饋之設如其陳之左右也饋設東面○疏曰前司宮摡豆籩訖饌豆籩於西方今欲實之乃更設豆籩於房中南面如饋之禮東面設然者此大夫禮威儀多決特牲士禮視濯時豆籩鉶在東房至實豆籩時直云豆籩鉶陳於房中如初是不改籩豆之處因而實之士禮威儀少也

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

為尸將盥○疏曰按特牲記云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

右不言其人未聞也知非祝者彼下文始言祝筵几于室中注云至此使祝接神明前非祝也

右賓鼎及豆籩槩匜等第五章

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爲將祭也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布陳神坐也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席東西近南爲右○疏曰按特牲云祝筵几鄭云使祝接神此使司宮者大夫官多故使兩官共其事亦是按神故仍用祝主人出迎鼎除鼏士盥舉鼎主人先入道之也主人不盥不舉○疏曰此決特牲主人降及賓盥士禮自舉鼎此大夫尊不來故不盥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啓二尊之蓋冪奠于棜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二尊兩甒也○疏曰知二勺兩甒用之者玄酒雖有不酌重古如酌者然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相息亮反○相助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爲

下匕皆加于鼎東枋枋彼命反○膚爲下以其加也南于洗西陳於洗西南○疏曰此云膚爲下也門外陳鼎時不言者以膚者豕之實前陳鼎在門外時未有俎據鼎所陳則膚在魚上今將載於俎設之最在後故須別之也羊無別俎而豕有膚俎故謂之加洗當東榮近東也其陳鼎鼎當東序則近西也而言南于洗西則鼎陳于洗西稍近南東西不得與洗相當也俎皆設于鼎西西肆肵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肵音新○肵俎在北將先載也異其設文不當鼎○疏曰羊俎在羊鼎西今云肵俎在羊俎北明不當鼎也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枇長丁文反注同○長枇者長賓先次賓後也主人不枇言執主人者明親臨之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肵橫之皆如初爲之于爨也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午割使可絕勿沒爲其分散也肵之爲言敬也所以敬尸也周禮祭尚肺事尸尚心舌心舌知滋味○疏曰經言皆如初爲之于爨者以前膚職時不見心舌嫌不在爨故明之皆者羊豕皆有心舌也按特牲記云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卽是未入鼎時則制此心舌然也是以雖出爨亦得爲皆如初爨也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是周之禮法祭肺而此肵俎用心者以其事尸尚心舌知滋味者欲尸之饗此祭是以進之若然舌之所嘗五味乃是心之所知酸苦也故心舌幷言之佐食遷肵俎于阼階西西縮乃反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膞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膞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升之以尊卑載之以體次各有宜也拒讀爲介距之距俎距脛中當橫節也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疏曰升羊載右胖者推例實鼎曰升實俎曰載今實俎而言升者以其升者上也但此經所載牲體多少一依上文升鼎不異而重序之者恐與入鼎時多少有異也舉肺祭肺上已言今又言者以上直言舉肺一祭肺三不言長短上不言者以入鼎時三者未制至此載乃制長短及切之故具辯之也然上升鼎時不制者恐二肺雜亂是以升俎乃制之若然心舌未升鼎時已午制勿沒不言至載俎乃言者彼

二者其體殊異不雜亂故于俎乃一辯而已肩臂臑膞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者此是在俎之次俎有上下猶牲體有前後故肩臑在上端膞骼在下端脊脅肺在中其載之次序肩臂臑正脊脡脊橫脊代脅長脅短脅肺腸胃膞骼也升之以尊卑者卽上文上利升羊以下序其在鼎也載之以體次者俎法四體尊於脊脅卽經四體在兩端脊脅肺在中者故云各有宜也拒讀爲介距之距者按左氏傳昭二十五年云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鄭云介甲爲雞著甲又云郈氏爲之金距注云金距以金踏距引之者彼距在雞足爲距此俎距在俎爲橫亦是距按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注云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是距爲俎中央橫者也下仍有殷之椇謂橫下仍有曲橈之足下又有周之房俎謂四足下更有距鄭云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是橫下更有二事故言脛中當橫節也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者按此經節折前體肩臂臑兩相爲六後體膞胳兩相爲四短脅正脅代脅兩相爲六脊有三總爲十九體惟不數觳二通之爲二十一體二觳正祭不薦於尸故不言是牲體之數備於此上經云升於鼎此經云載于俎是其及載備於此也○附按疏以二觳足二十一體之數朱子非之說見士冠禮篇鼏草○又按王氏細分十九體多寡之用及所取義說見祭物篇儀牲章下利升豕其載如

羊無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下進下變於食生也所以交於神明不敢以食道敬之至也鄉飲酒禮進腠羊次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疏曰進下變於食生者決公食大夫鄉飲酒牲體皆進腠是本是食生人之法此言進末末為終謂骨之終食鬼神法也所以交於神明者郊特牲文不敢以食道檀弓文羊次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者羊次其體即上經上利升羊以下言互相見者羊言體亦進下豕言進下亦次其體也

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鮒音附○右首進腴亦變於食生也有司載魚橫之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疏曰凡載魚為生人首皆向右進鰭其祭祀亦首皆在右進腴生人死人皆右首陳設在地地道尊右故也鬼神進腴者腴是氣之所聚生人進鰭者鰭是脊生人尚味也引有司少儀者欲見正祭與儐尸載魚禮異有司徹進首是上大夫繹祭儐尸之禮有乾魚橫於俎宜進其首則少儀羞濡魚者是天子諸侯繹祭可知以天子諸侯繹祭乾濕皆有乾魚則進首鮮魚則進尾腊一純而俎亦進下肩在上如羊豕凡腊之體載禮在此○疏曰以諸經唯有腊文無升載之事唯有此經所載之注故云載禮在此也

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列載於俎令其皮相順亦者亦其骨體○疏曰列載於俎令其

皮相順者解經革順謂以此膚之體相次而作行列以膚革相順而載也亦其骨體者上牲體橫載文不明故舉膚亦橫載以明之此膚言橫則上羊豕膚骨體亦橫載可知也

右舉鼎七載第六章

卒脀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將納祭也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被錫讀為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纚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韭菹醓醢朝事之豆也而饋食用之豐大夫禮葵菹在綼○髲鬄上皮義反下大計反劉吐歷反○疏曰被錫侈袂既一人與主婦同則其餘不得如主婦當與上妻同纚笄綃衣若士妻與婦人助祭一皆纚笄綃衣以綃衣下更無服服窮則同故特牲云凡婦人助祭者同服是也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云云此解名髲鬄之意按哀公十七年左傳說衛莊公登城望戎州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是也周禮所謂次者按周禮追師云掌王后以下副編次三翟者首服副鞠衣禮衣首服編褖衣首服次鄭彼注副謂首飾若今步搖編列髮為之若假紒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鬄綃衣六服外之下者士妻之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三分益一故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內司服注亦為此解也或云衣三尺三寸或云袂俱合衺是以喪服記云亦名袂為衣也按周禮醢人職朝事之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彼天子八豆今大夫取二豆為饋食用之豐大夫禮故也若然葵菹蠃醢亦天子饋食之豆今大夫用之鄭不言者彼饋食當其節天子八豆此大夫取二而已故不須言之葵菹在綼者以其韭菹在南醓醢在北今於次東葵菹在北蠃醢在南是其綼次之也

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相助也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

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興入于房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疏曰以經曰敦南首故云首知象龜者以其蓋刑龜象故也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者按周禮梓人云外骨內骨以脰鳴者以胷鳴者之類鄭云刻畫祭器博庶物也又周禮司尊彝有雞彝之等通有上下甲者欲言此敦蓋取象之意敦蓋既象龜明蓋亦象龜為之故禮器云管仲鏤簋朱紘注云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為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言以玉飾之還依大夫象形為飾也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受黍稷器是天子八簋之外兼用敦也特牲云佐食分簋鉶注云為將餕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則同姓大夫亦用簋特牲少牢用敦者異姓大夫士也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鄭注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祝酌奠遂命佐食啟會佐食啟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會古外反重直容反注同○酌奠酌酒為神奠之後酌者酒尊要成也特牲饋食禮曰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重累之○疏曰迎尸之前將為陰厭為神不為尸故云奠

爲神奠之也上經先設餘饌此經乃酌者酒尊物設饌交由尊者成故後設之引特牲者酌奠之處當在鉶南此經不言故以爲證也重累之者以黍稷各二二者各自當重累於敦南郤合之也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

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祝祝下之又反鬣力輒反淖女孝反○羊曰柔毛豕曰剛鬣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春秋傳曰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疏曰羊曰柔毛豕曰剛鬣曲禮文羊肥則毛柔豕肥則鬣剛也引春秋者證黍稷大和之義左氏桓六年傳文此之所言謂季梁辭也

右迎尸之前先爲陰厭第七章

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主人不出迎尸伸尊也特牲饋食禮曰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祝入門右者辟尸盥也既則後尸○辟音

避又房益反下同○疏曰禮記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故主人告不出迎尸尸在廟門外爲臣道故主人不出迎尸伸尊也引特牲者尸出入時主人與賓西位上皆遂迎辟位敬尸也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受尸巾奉芳勇反○庭南沒霤○疏曰庭南者於庭近南是沒盡門屋霤近門而盥也是以特牲亦云尸入門北面盥繼門而言即亦此沒霤者也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周禮曰大祝相尸禮祝從從尸升自西階○疏曰周禮曰大祝相尸禮注云延其出入詔其坐作是也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祝接神先入宜也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戶內祝在左主人出祝後而居右尊也祝從尸尸即席乃郤居主人左○疏曰祝先入至主人入而居祝之右者以祝從尸後詔侑之故在尸後主人前及尸即筵主人與祝西面則主人尊故郤居主人左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妥他果反○拜妥尸拜之使安坐也

尸自此答拜遂坐而卒食其間有不嚌奠不嘗鉶不告旨大夫之禮尸彌尊也不告旨者爲初亦不饗所謂曲而殺○疏曰按爾雅妥安坐也故云拜妥尸拜之使安坐也按特牲云尸嚌酒告旨主人拜尸答拜祭鉶嘗之告旨不得遂坐此經云拜妥尸遂坐故鄭解其遂坐而卒食之意以其間有不嚌奠不嘗鉶云不答拜特牲所云嘗鉶謂嘗豕鉶此不嘗鉶亦謂不嘗豕鉶也按下云嘗羊鉶可知不告旨者既不嚌奠故無告也按特牲迎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注云饗勸強之也是士賤不嫌得與人君同大夫尊嫌與人君同故初亦不饗後亦不告旨故云告旨者爲初亦不饗也曲而殺者禮器文彼注云謂若父在爲母期不得申故引爲證曲而殺爲初不饗而言也祝反南面未有事也墮祭爾敦官各肅其職不命○墮許規反劉相規反下同○疏曰墮祭爾敦文在下經官各肅其職不命者言祝無事之義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間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同受祭于豆祭辯音遍擩如悅反劉而誰反○牢羊豕也同合也合祭於俎豆之祭也黍稷之祭爲墮祭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疏曰黍稷之祭爲墮祭者肺與黍稷俱得爲墮故周禮守

祧職既祭則藏其墮墮中豈不能兼肺肺與黍稷俱祭于苴上既藏之明肺與黍稷器不動人就器減取之故特得墮名舉肺則全取肉上絕之不得墮稱及其藏之並有墮名也將食神餘者謂陰厭是神食後尸來即席食尸餕鬼神之餘故尸亦尊神而祭之也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爾近也或曰移也右之便尸食也重言上佐食明更起不相因○疏曰曲禮云飯黍無以箸是古者飯食不用匙箸器即不動器中取之故移之于席上便尸食也重言上佐食者前舉尸牢肺時坐而取之與以授尸不因此坐即爾敦黍明更坐爾黍而起也按特牲云黍稷此不云稷者文不具也主人羞肵俎升自阼階置于膚北羞進也肵敬也親進之主人敬尸之加○疏曰以其爲尸特加故云加也特牲三俎膚從豕俎故所在膚北此五俎有膚俎故所在膚北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坐設于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上佐食受坐設于羊鉶之南皆芼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芼亡報反柶音四扱初洽反○芼菜也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疏曰芼菜者菜是

地之芼卯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者按公食
大夫記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是也
食舉 舉牢肺正脊也先食啗之以爲
道也○疏曰此食舉在羞肵之下特牲食舉在羞肵之上不同者
特牲是其正以食舉後尸即脟幹之屬加于肵俎故也此由主人
敬尸故先羞肵也特牲兩敦下設大羹此不云者大羹不爲神直
是爲尸者故此不言儐尸乃有也先食啗之以爲道者按特牲舉
肺脊以授尸注肺氣之主也脊體之
貴也先食啗之所以道食通氣是也
三飯 食以黍○疏曰知先食黍者以前文先云啗黍
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 嚌才計反○幹正脅也○疏曰
上文食舉是正脊故知此食幹亦先取正脅也特牲云食幹鄭注
爲長脅也彼記序九體有長脅無代脅者按鄭注云脊無中脅無
前貶于尊者故與此異也 上佐食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
胾莊吏反○設于薦豆之北以其加也四豆亦縟羊胾在南豕胾在北無臐膮者尚牲不尚味○臐許云反膮許堯反○疏曰特牲
略於少牢故有豕膮此少牢二牲故不尚味而無臐膮也 尸又食食胾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
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橫之 又復也或言食或言飯食大名小數曰飯魚橫之者異於肉○數所

角反○疏曰論語文多言食故云食大名也此少牢特牲言三飯
五飯九飯之等據一口謂之一飯故云小數曰飯也魚在俎縮肉
在俎則橫其同在肵俎乃橫之魚本縮今則橫矣與牲體異故云
魚橫異於肉也大夫不儐尸者於此時亦當設大羹此主爲大夫
不儐尸者大羹之文也 又食上佐食舉尸腊肩尸受振祭嚌之上佐食受加
于肵 腊魚皆一舉者少牢二牲略之腊必舉肩以肩爲終也別舉魚腊崇威儀○疏曰特牲三舉獸魚以其牲少故也此少牢
二牲體足可舉故腊魚一舉以略之腊如牲骨但舉一肩肩尊以
爲終取其成義特牲云尸三飯佐食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尸又三
飯舉胳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舉肩及獸魚如初獸魚常一時同
舉而此獸魚別舉大夫之禮故云崇威儀按特牲三俎腊皆三舉
故後舉魚此少牢腊魚皆一舉故使腊在後肩取終義故也 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骼如初 如舉幹也
又食 不舉者卿大夫之禮不過五舉須侑尸○疏曰舉牢肺一也又舉牢幹二也又舉一魚三也又舉腊肩四也又舉牢骼五
也是卿大夫之禮五舉也 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
實侑 侑勸也祝獨勸者更則尸飽實猶飽也祝既侑復反南面○疏曰特牲九飯三侑告祝主人共侑不更以侑者以士禮九

飯縱更亦不飽此大夫禮十一飯更則飽是以有使祝獨侑與主
人更之義祝復反南面者戶內主人及祝有事之位尸席北祝無
事之位今侑訖亦復尸北南面位也此與特牲皆有尸飯法天子
諸侯亦當有之故大祝九拜之下云以享侑祭祀注云侑勸尸食
而拜若然士三飯即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告飽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也 尸又食上佐食舉
尸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 四舉牢體始於正脊終於肩尊於終始○疏曰正脊
及肩皆體之貴者先舉正脊爲食之始後舉肩者爲食之終故云尊於終始 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主
人之南 祝當贊主人辭○疏曰以其西面是祝有事之位故從南向西面位也 主人不言拜侑 祝言而不
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疏之宜 尸又三飯 爲祝一飯爲士人三飯尊卑之差凡十一飯下人君也 上佐食受
尸牢肺正脊加于肵 言受者尸授之也尸授牢幹而實舉于菹豆食舉操以授佐食焉○操七刀反○疏曰按
上文初食舉謂正脊與牢肺不言置舉之所下文即言三飯上佐
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至此尸十一飯後乃
言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若是切不初食約特牲舉肺脊
其時尸實舉于菹豆今尸食舉尸乃于菹豆上取而授上佐食上

佐食受而加于肵也

右尸入正祭第八章

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 酳音胤又士刃反○酳猶
羨也既食之而又飲之所以樂之○食音寺飲於禁反樂音洛○疏曰酳取饒羨之義故以爲樂之也 尸祭酒啐酒
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 羞進也縮從也鹽在肝右便尸擩之
○疏曰鹽在肝右據賓長西面執而言尸東面若至尸前鹽在尸之左尸以右手取肝鄉左擩之是其便也 尸左執爵
右兼取肝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
尸答拜 兼兼羊豕 祝酌受尸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
奠爵又拜 酢才各反○主人受酢酒俠爵拜彌尊尸○疏曰尸酢主人使祝代尸酌者已是尊尸今主人拜受受訖又拜
爲俠是彌尊尸也○附按祝酌受尸酢如特牲佐食受作授 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

一切脯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綏許規反劉相規反並出挼及墮亦放此下皆同○綏或作挼挼讀爲墮辭受嘏亦尊尸餘而祭之○疏曰經中綏是車綏成有嘏本作挼者故亦讀從周禮守祧既葬則藏其墮取墮減之義也將受嘏者下文主人受嘏之時先疏祭是以佐食授黍稷與主人爲墮禮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啐酒右受佐食右手受墮於佐食也至此言坐祭之者明尸與主人爲禮也尸恒坐有事則起主人恒立有事則坐○疏曰按禮器云周坐尸曲禮云立如齊鄭云齊謂祭祀時則是尸常坐主人祭時則常立經云坐祭之謂墮祭尸餘是尸與主人爲禮是主人有事乃坐也尸答主人拜乃立是尸有事則起也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摶大官反○命祝以嘏辭○疏曰謂命祝使出嘏辭以嘏于主人下文是也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女音汝○

嘏大也予主人以大福工官也承猶傳也來讀曰釐釐賜也耕種曰稼勿猶無也替廢也引長也言無廢止時長如是也○疏曰郊特牲云嘏長也大也故鄭云予主人以大福按特牲尸親嘏主人此尸使祝嘏主人者大夫尸尊特牲無嘏文不具也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挂俱賣反又音卦○詩猶承也實于左袂便右手也季猶小也出出戶也宰夫掌飲食之事者收斂曰嗇明豐年乃有黍稷也復嘗之者重之至也納猶入也○疏曰主人位在戶內西面今云出故知是出戶也此宰夫以籩受嗇大夫之禮特牲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彼士禮也按春官敦人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鄭云斝受福之嘏辭之誤也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變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是王受嘏與大夫同也按楚茨詩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注云嘏之辭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於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勑之天子嘏辭與大夫同也

復嘗之者前已嚌之是已嘗今復言嘗是重受福之至也特牲不言復嘗者文不具也○附魏公韓氏曰飲福受胙之禮私家久已不行今但以祭餘酒饌命親屬長幼分食之可耳○高安朱氏曰按祭則受福理也私家行飲福禮亦復何害

右主人酳尸尸酢主人命祝嘏第九章

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室中迫狹○疏曰言迫狹大夫士廟室也皆兩下五架正中曰棟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南一架名曰楣前承簷以前各曰庪棟北一架爲室南壁而開戶卽是一架之開廣爲室故云迫狹也必知棟北一架後乃爲室者昏禮主人延賓升自西階當阿東面致命鄭云阿棟也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主人西面答拜不言拜送下尸○疏曰上主人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今主人獻祝祝拜受主人答拜拜送禮重之答拜禮輕薦兩豆菹醢葵菹蠃醢○疏曰上云非菹醢鄭云朝事之豆也而饋食用之豐大夫禮上亦云葵菹蠃醢是饋食之豆當饋食之節是其常事故不言豐大夫禮食祝用之亦其常事故知用葵菹蠃醢也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之腊兩髀屬于尻屬音燭尻苦刀

尻○皆升下體祝賤也魚橫者四物共俎殊之也腊兩髀屬于尻尤賤不殊○疏曰言升下體者髀與短脅橫脊皆羊豕之下體屬于尻又腊之下體爲祝賤故也魚橫者據羊豕四物共俎也橫而殊之也腊有七物而云四物者據羊豕魚腊也祝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祝祭俎大夫祝俎無肺祭用膚遠下尸也不嚌之膚不盛○疏曰按特牲尸俎有祭肺離肺祝俎有離肺無祭肺是下尸今大夫尸俎亦皆有祝則離肺祭肺俱無足遠下尸也不嚌之膚不盛者決離肺祭訖嚌之加于俎今以無嚌祭不盛故也凡膚皆不嚌獨於此言之者以其以膚替肺也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不興加于俎卒爵興亦如佐食授爵乃興不拜既爵大夫祝賤也○疏曰特牲祝角拜主人答拜以士卑故祝不賤此大夫尊故祝賤不拜既爵也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坐授爵興不啐而卒爵者大夫之佐食賤禮略○疏曰特牲士之佐食亦啐大夫佐食賤禮略天子諸侯禮雖亡或可對天子諸侯佐食啐乃卒爵貴故也俎設于兩階之間其俎折一膚折之設反○佐食不得成禮于室中折者擇取牢正體餘骨折

分用之有脊而無膚亦遠下尸。疏曰有脊卽經俎實是也無膚謂無俎醢也無胏已下尸又無膚是遠下尸也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脀亦設于階間西上亦折一膚上佐食既獻則出就其俎特牲記曰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謂此時

右主人獻祝與佐食第十章

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戶男女不相因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卒角主人受角降。疏曰引特牲者證男女不相因爵主婦不取此爵也。附按疏因有司取爵授主婦贊者引內則非祭非喪不相授器一條今詳此正是祭而男女相授器之一例也疏謂經雖不言受以篚及奠於地之事亦當然者其說疏矣故删之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入戶西面拜由便也不北面者辟人君夫人也拜而後獻者當俟拜也昏禮曰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辟音避。疏曰下注云此拜於北則上拜於南由便按特牲主婦北面拜注云北面拜者辟內子也則是士妻不嫌得北面與人君夫人同也。附按疏謂士妻卑不嫌得與人

君夫人同者恐于義大失安有尊者不得同卑者反得同之義而于禮尚爲無嫌者乎蓋內子之不北面者辟君夫人也士妻之北面者又以辟內子也送相辟而禮見焉義乃精矣是士妻並不敢犯內子亢犯君夫人乎哉只因禮神在室內極西東面尸則咯往東而南面雖婦人拜尸亦不容南面東面祇有西面北面三項耳故以此一者爲遜降而不犯必使士妻退下于內子士妻乃安豈反以此上而夌君夫人哉甚矣疏之滯其迹不細察其義也自無嫌于同之說出而制禮者之深情盡爲汨沒矣○又按或疑嘗之昭穆孫亦無嫌同于祖蓋相隔則無嫌其義與此一也日父子雖以昭穆別矣始入則父子對立升遜則升若又以子而與父對立且父或在東或在西並不以東西爲尊卑也若祖孫者雖同爲昭或同爲穆矣則必祖北而孫南豈並不以北南爲尊卑乎何嘗一同遂無嫌也今士妻既降于內子則凡廟中禮儀降于君夫人者更甚于內子矣是猶孫與祖雖同在一方而祖北孫南卑爲差降斷不得同也若謂同而可無嫌是謂孫亦可居北祖亦可居南也恐無此禮○又按篇內及前特牲篇注疏于尸卽席未明言尸爲何而今以下章經文云賓尸西北面拜送爵言尸西則尸于神應略往東言賓北面拜則尸應南面蓋南面則尸亦侍神凡主人主婦與賓之拜或西面或北面既不背神亦爲向尸也且尸若亦東面則尸西爲尸之向隅背後矣賓何得拜于此處故知尸之必南

而爲無疑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拜於主人之北西面而婦人位在內此拜於北則上拜於南由便也尸祭酒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易爵洗酌授尸祝出易爵男女不同爵主婦拜受爵尸答拜上佐食綏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卒爵拜尸答拜不嘏去一體綏亦當作挼主婦以爵出贊者受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贊者有司贊者也易爵亦以授婦贊者婦贊者受房戶外入授主婦。疏曰上文云有司贊者取爵於篚此還是上有司贊者也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爵主婦答拜於主人之北卒爵不興坐授主婦不俠拜下尸也主婦受酌獻上佐食于戶內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婦西面答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主婦受爵以入于房不言拜于主人之北可知也爵奠於內篚

右主婦亞獻尸及獻祝與佐食第十一章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賓戶西北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賓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賓坐奠爵遂拜執爵以興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賓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賓北面答拜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啐酒而不卒爵祭事畢示醉也不獻佐食將儐尸禮殺。疏曰經云尸祭酒卒爵者按特牲賓長獻爵止注云欲神惠之均於室中謂待夫婦致爵也此大夫禮或有儐尸者致爵在儐尸之上故不致爵爵不止也若然有司徹尸作止爵三獻致爵于主人主人不酢主婦又不致爵于主婦下大夫不儐尸賓獻尸止爵主婦致爵于主人酢主婦主人不致于主婦特牲主人與主婦交相致爵參差不同者此以尊卑爲差降之數故有與也上大夫得儐尸故致爵上辟人君下大夫不儐尸故增非主婦而巳士卑不嫌與君同故致爵具也注云不獻佐食將儐尸禮殺者以祝與佐食俱是事神及尸獻尸當並及之故主人主婦獻祝與佐食今賓獻祝不及佐食者也爲[illegible]

償尸故於賓長獻是祭末禮殺不及佐食闕之也

右賓長獻尸及祝第十二章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養予亮反下同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謖所六反○謖起也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事尸之禮訖於廟門外○疏曰上祝迎尸於廟門今禮畢又送尸于廟門按禮記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是以據廟門爲斷

右祭祀畢尸出廟第十三章

祝反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祝命佐食徹尸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徹所俎不出門將儐尸也所俎而以儐尸者其本爲不反魚肉耳不云尸俎未歸尸○疏曰特牲佐食徹尸俎出廟門者送尸也所俎而以儐尸者儐尸將更食魚肉當加于所俎未得即送尸家儐尸訖並後加者得歸之也司宮

設對席乃四人餕餕音餕○大夫禮四人餕明惠大也○疏曰祭統云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特牲二人餕惠之小者大夫四人餕惠之大者也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四人餕也三餕亦盥升○疏曰下佐食對之者不謂東西相當直取上佐食東面下佐食西面爲對以其下佐食西面近北也賓長二人備者一在上佐食之北一在下佐食之南亦不東西相當故云備不言對也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右之者東面在南西面在北○疏曰飯用手右之便故也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餕資猶減也減置于羊俎兩端則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疏曰兩下是餕者據二賓長在上佐二佐食爲下故云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以地道尊右故也二佐食皆在右若然羊俎兩間南北面置之故二賓長於俎一端取黍也必知上佐食東面近南下佐食西面近北者以其尸東面近南今尸起上佐食居尸坐處明知位次如此○附按疏因明上佐食東面近南下佐食西面近北謂尸東面近南似非也據經文兩下是餕以此言二賓長則四人之位次已明矣且上文言司宮設對席則每一席餕者二人也若以尸爲東面而近南尸已屬背神矣不應東面之北一餕者正當背神之位而不稍辟也尸是南面祝已見上○又按設對席而二人東面二人西面視前尸之南面如坐于隅焉乃爲得餕之之體故特牲雖二人餕亦進對席一東面一西面且尸既南面侍神則席已居神位之北矣故東西者不爲背神司士乃辯舉餕者皆祭黍祭舉舉膚辯音遍下同○疏曰尸舉肺餕者下尸明不舉肺當舉膚特牲云佐食授舉者各一膚明此大夫禮亦舉膚也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奠舉于俎皆答拜皆反取舉三拜旅之示徧也言反者拜時或去其席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疏曰知面位如此者以主人在戶內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在東面而答主人拜可知在西面位者以主人在南西面不得與主人同面而拜明迴身南面向主人拜故鄭以義解之也司士進一鉶于上餕又進一鉶于次餕又進二豆湆于兩下乃皆食食舉湆去及反○湆肉汁也○疏曰又進豆湆于兩下者以神坐之上止有羊豕二鉶一進與上佐食一進與下佐食故更羞二豆湆于兩下湆者從門外鑊中來以兩下無鉶故進湆也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餕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

戶內以授次餕若是以辯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一拜不拜受爵者大夫餕者賤也答一拜略也○疏曰特牲使嗣子與兄弟使爲貴故拜受爵也特牲亦無再拜法此云略者以其四餕皆拜主人總答一拜也餕者三人興出出降實爵于篚反賓位上餕止主人受上餕爵酌以醋于戶內西面坐奠爵拜上餕答拜坐祭酒啐酒主人自酢者上餕獨止當尸位尊不酌也○疏曰特牲上餕親自酌酢主人此上餕不酌者上餕將嘏主人故在尸位不可親酌○附按上餕以嘏主人故不酌不必屬尸位而當尊也故尸上章命祝嘏此下文則親嘏以示不敢同于尸上餕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親嘏不使祝授之亦以黍○疏曰言亦者亦上皇尸命工祝嘏主人以黍此亦以黍上文司士進敦乃分黍于羊俎兩端不言授故知亦黍也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上餕答拜上餕興出主人送乃退送佐食不拜賤○疏曰賓主之禮賓出主人皆拜送此佐食送之而不拜故云賤也

右徹肵俎行餕第十四章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五十九

東莞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基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少牢饋食禮下第七十九 凡三十章

祭禮二之下 鄭目錄曰有司徹少牢之下篇也上大夫既祭儐尸於堂之禮若下大夫祭畢禮尸於室中無別行儐尸於堂之事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有司徹於五禮屬吉大戴第九小戴第十二別錄少牢下篇第十七按此篇名有司徹禮鄭目錄云別錄少牢下篇今從舊名蓋其事目定為篇○疏曰言大夫既祭儐尸於堂之禮者謂上大夫室中事尸行三獻禮畢別行儐尸於堂之禮又云祭畢禮尸於室中者據下大夫室內事尸者

獻無別行儐尸於堂之事仰於室內為加爵禮尸即下文云若不儐尸以下是也

經十七

有司徹 徹直列反字又作撤○徹室中之饌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賓尸禮崇也賓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繹春秋傳曰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爾雅曰繹又祭也○祊百庚反○疏曰徹室中之饌者室內之饌主於尸俎黍稷皆名饌下大夫不賓尸餕訖云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彼鄭注云官徹饋者司馬司士舉俎宰夫取敦及豆則此內兼數物唯無肵俎肵俎上篇佐食徹之先設于堂下也又言及祝佐食之俎者祝亦有薦在室內北牖下佐食之俎在兩楹之間無薦此等見於上篇今徹祝與佐食并為文者賤者省文之義也下大夫尸出之後改饌西北隅為厭飫神今賓尸者雖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亦足以厭飫神也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繹者郊特牲云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鄭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北其祭禮閒而事尸禮大引春秋傳者此宣八年左氏傳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卿佐卒繹于正祭不合廢但繹祭禮輕宜廢而不廢

故以壬午猶繹譏之引之者證人君別日爲繹文見二者雖同時而大名繹故孔子譏繹不譏祊引爾雅者彼云周曰繹取尋繹祊詳祭之事但祊皆有正祭祊有明日又祭之祊禮器云爲祊乎外故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旣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是也若正祭祊則於廟門內楚茨詩云祝祭于祊祀事孔明是也但此大夫儐尸同日正祭之牲天子諸侯禮大別日又別牲

埽堂爲賓尸新之少儀曰汎埽曰埽埽席前曰拚○爲于僞反下同汎芳劒反埽悉報反拚方問反○本篇首注同上篇者茲不重出○疏曰正祭於室之時堂亦埽訖今將儐尸又埽之故云爲儐尸新之引少儀者若直埽席前止可云拚今云埽不云拚明於堂廟汎埽

司宮攝酒更洗益整頓之○疏曰士冠禮再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洗當作撓請儐尸唯徹室中之饋亦溫前正祭之酒更撓攪添益整新之也

乃燅尸俎燅音尋劉徐鹽反注燖同○燅溫也溫尸俎於爨所亦溫焉獨言溫尸俎則祝與佐食不與儐尸之禮古之燅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與音預○疏曰正祭時尸祝及佐食皆有俎今獨言溫尸俎欲見儐尸時祝與佐食不與而別立侑也引春秋傳者哀公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

尋也亦可寒也服注云尋之言重也溫也鄭引之者證燅尸俎是重溫之義

卒燅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扃鼏陳鼎于門外如初扃古熒反鼏亡狄反○腊爲庶羞膚從豕去其鼎者儐尸之禮殺於初如初者如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去起呂反殺明界反劉色例反下皆同○疏曰腊爲庶羞者鄭解不殺腊之義今升鼎言無腊下載又不見腊體明從庶羞可知膚從豕者下載體時膚猶在豕鼎不爲庶羞可知但正祭特五鼎今二者皆去其鼎故云儐尸之禮殺於初也

右徹室內之饋乃燅尸俎第一章

乃議侑于賓以異姓侑音又○議猶擇也擇賓之賢者可以侑尸必用異姓廣敬也是時主人及賓有司已復內位○疏曰上篇云四餕者二佐食二賓長餕訖皆出未見入主人送上餕言退皆有出事今議侑在內故云是時賓主人已復內位也

宗人戒侑戒猶告也南面告於其位戒曰請子爲侑○疏曰侑位在門東北面請以爲侑明面向其位可知按燕禮公曰命某爲賓射人傳公命當云請子爲賓此處命侑當先云主人曰命某爲侑宗人傳主人辭戒曰請子爲侑鄭以互文約之故云然也

侑出俟于廟門之外俟待也待於外當與尸更入主人興禮事尸極敬心也

司宮筵于戶西南面爲尸席也又筵于西序東面爲侑席也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西上言與殊尊卑北面者賓尸而尸益卑西上統於賓客○疏曰儐尸之禮以尸爲賓客當在門西東面北上今執臣道門外北面故云益卑也

主人出迎尸宗人擯賓客尸而迎之主人益尊○疏曰按少牢饋尸祝擯今宗人擯者以祝不與儐尸故使宗人爲擯也上篇正祭時主人不迎尸以申尸之尊至此賓客尸而迎之以尸同賓客是主人益尊也

主人拜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主人揖先入門右道尸○道音導

尸入門左侑從亦左揖乃讓沒霤相揖至階又讓○疏曰知沒霤相揖至階又讓者按上篇鄉飲酒之等入門三揖至階又讓也

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侑升自西階西楹西北面東上東上統於其席○疏曰尸在門外北面西上統於賓客至此升堂亦應西上故決之云東上統于其席賓席以東爲上故也

右選侑并迎尸及侑第二章

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拜至喜之

乃舉舉鼎也舉者不盥殺也○疏曰正祭時皆盥訖乃舉鼎故此云殺也

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舉魚鼎以入陳鼎如初如初如阼階下西面北上○疏曰如上經正祭時

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匕皆加于鼎東枋二俎設于羊鼎西西縮二俎皆設于二鼎西亦西縮雍正羣吏掌辨體名肉物者府其屬凡三匕鼎一匕四俎爲尸侑主人主婦其二俎設於豕鼎魚鼎之西陳之宜具也○疏曰按周禮內饔職掌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注云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此士之雍正所掌亦依之也四俎爲尸侑主人主婦者按下文知之四俎當俱陳于鼎之西分二俎陳豕鼎魚鼎者欲使三鼎之西並有俎故云陳之宜具也

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匕于其上皆縮俎西枋並併也其南俎司馬以羞羊匕湆羊肉湆其北俎司士以羞豕匕湆豕脅湆魚疏匕匕柄有刻飾者○湆去及反○疏曰其南

俎司馬以羞羊匕湆羊肉湆者匕湆謂無肉直汁以其在匕湆
卽下文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桃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是也
肉湆者直是肉從湆中來實無汁下文云羊肉湆臑折正脅一
脅一腸一胃一是也按下文次賓羞羊匕湆司馬羞羊肉湆此注
并云司馬其實羞羊匕湆者是次賓也又云其北俎司士以羞豕
匕湆豕脅湆魚者南俎已是司馬所用於羊湆之等則此北俎是
司士羞豕湆之等若然按下文亦次賓羞豕匕湆司士羞豕脅此
并云司士亦據上經正文司士擊豕而言也疏匕疏是疏通刻飾
之名若禮記云疏屏之類故知柄有刻飾亦通柄刻雲氣以飾也
○附按注舊本豕匕湆下有豕肉湆三字今以疏文及後經文知
卽豕脅而複出也刪之

右門外舉鼎匕俎又陳于廟門第三章

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几所以坐安體周禮大宰掌贊玉几玉爵○疏曰引大宰者證宰授主人几之儀　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横執几揖尸獨揖尸几禮主於尸　主人升尸侑升復位位階上位○疏曰鄭言此者主人位常在阼階上其賓位在西階上今恐尸復位在戶西故言賓階上位也　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横執几進授尸于筵前衣袖謂之袂推拂去塵示新　尸進二手受于手間受從手間謙也　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不坐之[illegible]者異於鬼神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不坐奠之者几輕○長丁丈反後皆同○疏曰主人横執几進授尸時尸二手受於主人手間時亦横受之將欲縮設於席故還之使縮以右手執几外廉鄉北面縮設于席也上篇以來設神几皆在右君爲生人則皆左也不坐奠之几輕者此決下文啐酒坐奠之言坐是重之此言不坐是輕之也　主人東楹東北面拜拜送几也　尸復位尸與侑皆北面答拜侑拜者從於尸○疏曰主人授几止爲尸故主人拜送尸應獨答拜以其立侑以輔尸故侑從尸拜也　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主人對卒洗揖主人升尸侑升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答拜降盥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卒盥主人揖升尸侑升主人取爵酌獻尸尸北

面拜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降盥者爲土污手不可酌○疏曰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者按婦飲酒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對此中亦應主人降洗尸侑降主人辭降尸對　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醓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昌菹醓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綪設于南昌在東方興取籩于房麷蕡坐設于豆西當外列麷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設于初籩之南白在西方興退麷芳中反蕡扶云反○昌昌本也韭俎醓醢昌本麷熬麥也蕡熬枲實也白熬稻黑熬黍此皆朝事之豆籩大夫無朝事而用之儐尸亦豐大夫之禮主婦取籩興者以饌異親之當外列辟鉶也退退入房也○醢他感反麷乃兮反又人兮反枲思治反辟音避○疏曰主人先獻主婦乃後薦者若正祭則先薦後獻若繹祭則先獻後薦故祭義云君獻尸夫人薦豆鄭注云謂繹日也則此儐尸禮與天子諸侯繹祭同故亦先獻後薦也皆朝事之豆籩者按周禮籩人云朝事之籩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醢人云朝事之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故鄭注此皆據彼而言又按彼注昌本昌蒲根有骨爲臡無骨爲醢蕡熬枲實者按喪服傳云苴者麻之有蕡者也牡麻者枲麻也若然蕡麻有實枲麻無實鄭云蕡枲實者舉其類耳白黑之等無正文立以形色而言之案禮記坐尸於堂子北面而事之注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是特牲少牢正祭無朝事於堂直有室中之事若然大夫雖用天子諸侯朝事之籩豆以其禮殺故八籩八豆之中各取其四耳其非菹醢者則無骨之醢昌菹醢者卽周禮麋臡散文亦名醢又按周禮鄭注云齏菹之稱菜肉通全物若牒爲菹細切爲齏彼昌本不言菹是細切爲齏此云昌菹則大夫以昌本爲菹異於天子諸侯所用也鄭意以籩豆俱特設而籩不使婦贊者取籩以授主婦者以籩與豆不同所實又別故主婦宜就房親取之也

右主人獻尸主婦薦豆籩第四章

尸升升牲體於俎也　司馬朼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横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于一俎朼音純○言載尸俎復序體者明所舉肩骼存焉亦著脊脅皆一骨也臑在下者折分之以爲肉湆俎也一俎謂司士所設羊鼎西

第一俎○復扶又反折之設反○疏曰上篇少牢載牲體十一有
脅皆加並骨二尸食特舉脊肩骼在於所俎上文直言較尸俎嫌
所舉在所者不在故復序其體以明所舉肩骼存焉脊脅離舉以
其二以並今脊脅載一骨在正俎一骨在湆俎故鄭云亦著脊脅
皆一骨也二俎謂司士所設羊鼎西第一俎者此俎在侑俎之東
故下文注侑俎云羊鼎西之北俎也鄭知尸俎在南見羊肉湆俎
在豕俎之南羊尊豕卑明尸俎在侑俎之南或解云言第一者最
在北故侑俎下注云司士所設羊鼎西之北俎也明北俎在俎之
南已下所注俎之次第皆據司士雍人所陳爲次義可知也

羊肉湆臑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南俎嚌才計反○肉湆肉在汁中者以增俎實爲尸加也必爲臑折上所折分者嚌肺離
肺也南俎雍人所設在南者此以下十一俎俟時而載於此歷說
之爾今文湆爲汁○疏曰正祭之鼎直升牲體無湆以正祭之俎
非加今儐尸增俎實爲尸加故有湆也凡特牲體皆出汁又下豕脊
亦出于汁皆不言湆此待得湆名者特牲少牢正祭升牲體於鼎
時皆無匕湆匕湆亦升焉因得湆名故下文進羊肉湆必先進羊
匕湆見此湆爲肉而有故在前進之使尸嘗之鄭注云嘗之以其
汁尚味是也若然豕亦有匕湆不名肉湆而名豕脊者互見爲文
言脅者見在俎無汁言肉湆者見在鼎內時有汁也魚不言魚湆

而言侑魚者魚前無進匕湆故先言湆以魚在湆可知魚無匕湆
者鄭下注云器小味也上經退臑在下者以折分故退之今此經
云臑折即上所退者也左右體之臑必取右體之臑折分用之貴
神俎也若然脊脅二骨分一骨爲肉湆者亦貴神俎也此以下十
有一俎者按下文卒升賓長設羊俎於豆南賓降尸升筵唯設此
一俎餘十一俎皆未及主人主婦升席時乃設之是其俟時而載
今於此巳下雖未載因前俎遂歷陳說之耳十一俎者卽尸羊
肉湆一也豕脅俎二也侑之羊俎三也豕俎四也主人羊俎五也
羊肉湆俎六也豕脅七也主婦羊俎八也尸侑主人三者皆有魚
俎是其十一通尸羊正俎爲十二俎其四俎尸侑主人主婦載羊
體俎皆爲正俎其餘八俎雍人所執二
俎益送往還故有八其實止二俎也

司士朼豕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五嚌肺一載于一俎臑在下者順羊也俎謂雍人所設在北者○疏曰豕脊不折臑臑亦在下順上文羊臑在下言也

侑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于一俎

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膚三切肺一載于一俎侑俎用豕體侑賤其羊俎

過三體有所尊之加也豕左肩折折分爲長兄弟俎也切肺亦祭
肺互言之耳無羊湆下尸也豕又祭肺不嚌肺不備禮也○司士所
設羊鼎西之北俎也豕俎與尸同○下戶嫁反下同○疏曰按上
篇載尸俎皆右體脊脅皆二骨舉肺一切肺三尸主人主婦盡用
腸三胃三尸正俎用一湆俎用一雖有一在此是以自侑已下不及
主人主婦皆用左體脊脅若然數尸俎時左體亦同升於鼎上不
云者文不具是以前陳俎時皆設於鼎西若不同升則侑主人
主婦俎如特牲執事之俎陳在階間不應在鼎側也若然特牲執
事與主人主婦之俎不升鼎彼爲自異於神上篇祝賓佐食俎亦
不升鼎亦自異於神此自侑已下悉與尸同鼎者以佐尸禮益重
唯尸尊禮詳侑已下禮畧故也鼎俎數奇是以上篇祝羊豕體各
三又下文主人羊肉湆俎體亦三今羊俎體四故云加知肫爲加
者侑豕俎無肫主人羊肉湆俎亦無肫也豕左肩折分爲長兄
弟俎者以下文設薦俎而注云衆兄弟儀禮文爲脅皆不云折唯
兄弟云先生之脅折鄭云先生長兄弟折豕左肩之折是以知義
然也上文尸羊俎有祭肺豕俎有嚌肺是備禮侑羊俎豕俎皆切
肺故曰不備禮也

阼俎羊肺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湆臂一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一俎豕脅臂一脊一脅一膚三嚌肺一載

于一俎阼俎主人俎無體遠下尸也以肺代之肺尊也加羊肉湆而有體崇尸惠亦尊主人臂左臂也侑用肩主人用臂下
之也不言左臂者大夫尊空其文也降於侑羊體一而增豕膚三
有所屈有所申亦所謂順而摭也阼俎司士所設豕鼎西俎也其
湆俎與尸俎同豕俎又與尸豕俎同○摭之石反○疏曰尸用有
體主人用左臂是下尸之義今主人正俎全無牲體故云遠下尸
也尸侑一肺今主人一俎有兩肺故知以肺代體肺者氣之主食
所先祭尊於腸胃也俎物雖有與尸不同者肉湆與尸同至尸酢
主人而設之故曰崇尸惠亦尊主人主人者侑無羊匕湆而主
人盡有見下文受酢致爵時也主人用左臂直云臂不云左者大
夫尊故空其文似若得用右體然必知是左臂者以右臂在尸俎
也湆俎與尸俎同豕俎又與尸豕俎同者以其用益送之俎故知
同也

主婦俎羊左臑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膚一嚌羊肺一載于一俎
無豕體而有膚以主人無羊體不敢備也無祭肺有嚌肺亦下侑
也祭肺尊言嚌羊肺者文承膚下嫌也膚在羊肺上則羊豕之體
名同相亞也其俎司士所設在魚鼎西者○疏曰主人俎無羊體
故主婦俎亦無豕體以主人遠下尸主婦亦遠下尸也祭肺尊嚌
肺卑侑俎皆祭肺也主婦皆嚌肺故云下侑也肺文承膚下有豕肺
之嫌故云嚌羊肺也羊豕雖異脊脅之等體名則同今豕雖直言

膚不言體以豕膚在羊肺之上使歸羊之體故云相亞若然下文主人獻賓之時司士設俎羊骼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所以膚又在肺下者彼取用之先後故退膚在下

司士枕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膴祭于其上膴火吳反讀哻卜祝甫反劉呼孤反○橫載之者異於牲體彌變於神膴讀如殷哻之哻劉魚時割其腹以為大臠也可用祭也其俎又與尸豕俎同○劉空吳反又口侯反臠力轉反○疏曰按上歷說十一俎尸侑主人之下皆次言豕俎魚俎亦在十一俎內獨不陳於豕俎之下者欲見魚水物別於正牲又欲見魚獨副賓長獻三故并於此序之牲體皆橫載於俎於人為縮鬼進下生人進腠上篇少牢正祭升體時云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下鄭注進下變於食生也所以交於神明不敢以食道敬之至也引鄉飲酒禮進腠不同至此儐尸事神禮簡儐尸禮隆以尸為賓客故從生人禮牲體皆進腠橫載於俎異於載魚於正祭之時縮載故上篇云司士升魚十有五而俎經載右首進腴於俎為縮於口為橫首向右腴向尸鄭注云右首進腴亦變於食生也若生人則亦縮載於人為橫首亦向右進鰭脊向人腹腴向外今儐尸之禮載魚亦宜同生人縮載進鰭今橫載於人為縮不與正祭同又與生人異欲見儐尸之禮異於正祭又

不得全與生人同鄭云彌變於神者牲體既進腠是已變於神至於魚載又橫於俎是彌變於神也其俎又與尸豕俎同者謂上司士所設於豕鼎之西者也

右司馬司士載俎第五章

卒升卒已也已載尸羊俎○疏曰按上有主人酌獻尸主婦薦籩豆又升羊俎進於尸前因歷說十一俎之事今言卒升還計上升羊俎故云卒是以鄭亦就已載尸羊俎而言之上文獻尸下至坐卒爵有五節從主人獻酒于尸并主婦薦籩豆一也賓長設羊俎二也次賓羞羊匕湇三也司馬羞肉湇四也次賓羞羊燔尸乃卒爵五也

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尸升筵自西方坐左執爵右取韭菹擩于三豆祭于豆間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賓長上賓○疏曰上文設羊俎退卒升於十一俎下者欲就此賓長設羊俎之事故此言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乃降上賓者按下三獻上賓洗爵注云上賓長也是鄭以上下文相疑為一人也

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于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湇注于疏匕若是者三挑湯堯反劉湯姚反又他羔反一音由又食汝反挹一入反○挑謂之歃讀如或舂或抗之抗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此二匕者皆有淺升狀如飯橾挑長枋可以抒物於器中者注猶寫也今文挑作抗○歃初洽反劉初輒反下挹同橾七感反抒食汝反○疏曰讀如或舂或抗之抗者詩或舂或抗也彼注抗抒白也皆有淺升狀如飯橾者此以漢法況之言淺升對尋常勺升深此淺耳

尸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祭肺羊祭肺○疏曰知羊祭肺者見上載尸羊正俎而云祭肺一其羊肉湇雖有嚌肺一此下經乃升此時未升也

次賓縮執匕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授匕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受縮匕于俎上以降覆芳伏反○嚌湇者明湇肉加耳嚌之以其汁尚味○疏曰此匕湇似大羹按特牲大羹不祭不嚌以不為神非盛此祭之者明湇肉加先進其汁而嘗之尚味故也以湇肉加在鼎有汁注俎無汁故以匕進汁上注云肉湇在汁中者以取俎實為尸加是也特

牲大羹自門入本不在鼎不調之此肉湇在鼎已調之故云尚味

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奠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啐七內反○旨美也拜告酒美答主人意○疏曰按上篇尸不啐奠不告旨大夫之禮尸彌尊至於儐尸啐酒告旨者異於神奠具尸禮彌儐故也

司馬羞羊肉湇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俎司馬縮奠俎于羊湇俎南乃載于羊俎卒載俎縮執俎以降絕祭絕肺末以祭周禮曰絕祭湇使次賓肉使司馬大夫大臠多崇敬也○疏曰按周禮大祝職辨九祭七曰絕祭注云絕末以祭引之證絕祭與此同也司馬火官羊又火畜則羊湇與肉湇皆當司馬載之按上文次賓載湇此司馬羞肉者以大夫官多各使載其一是崇敬也

尸坐執爵以興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于俎上鹽在右尸左執爵受燔擩于鹽坐振祭嚌之興加于羊俎賓縮執俎以降燔炙○疏曰按詩云載燔載烈注云傳火日燔貫之加于火曰烈烈則炙也彼以燔炙相對則異此云燔炙者燔之傳火亦是炙類

尸降筵北面于西楹

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主人受爵尸升筵立于筵末

右主人獻尸第六章

主人酌獻侑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不洗者俱獻間無事也主人就右者賤不專階〇疏曰此節內從獻有三事主人獻時主婦薦籩豆一也司馬羞羊俎二也次賓羞羊燔三也侑降於尸二等無羊匕湆又無肉湆獻尸訖卽獻侑中閒無別酢酬之事故不洗凡爵行賓從尊者來向卑者俱獻閒無事則不洗爵從卑者來向尊雖獻閒無事亦洗是以此文獻尸訖卽獻侑是爵從尊者來不洗故特牲賓致爵於主人洗爵者鄭云洗乃致爵為異事新之以其承佐食賤故洗也主人就右賤不專階者對主人不就尸階者尸尊得專階故也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之奠麷于醢南蕡在麷東主婦入于房醢在南方者立侑為尸使正饌統焉〇疏曰拜設菹常在右便其換今菹在醢北者以立侑輔尸故統於尸也侑升筵自北方司馬橫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侑坐左執爵右取菹㨎于醢祭于豆間又取麷蕡同祭于豆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人答拜答拜拜於侑之右〇疏曰拜於侑之右者前拜受爵時答拜主人在右

右主人獻侑第七章

尸受侑爵降洗侑降立于西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辭洗尸坐奠爵于篚興對卒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坐奠爵答拜降盥主人降尸辭主人對卒盥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酌者將酢主人〇疏曰就此科中亦有五節行事尊主人故與尸同尸酢主人時主婦亦設籩豆一也賓長設羊俎

二也次賓羞羊七湆三也司馬羞肉湆四也次賓羞羊燔主人迺卒爵五也但特牲少牢上篇主人獻尸尸卽酢主人主人乃獻祝及佐食此尸待主人獻侑乃酢主人不同者此尸卑達主人之意欲得先進酒於侑迺自飲彼尸尊不達主人欲自達已意故先酢主人乃使主人獻祝與佐食故不同是以下文賓長獻尸致爵主人尸酢之遂賓意亦此類也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主婦不興受設麷于菹西北蕡在麷西主人升筵自北方主婦入于房設麷于菹西北亦辟鉶〇疏曰此乃陳主人受酢設席之位按特牲為士少牢下大夫皆致爵乃設席此儐尸受酢卽設席者以儐尸尸益卑主人益尊故明一等受酬節設席按上設尸籩云與取籩於房筵蕡注云以饌異親之與此文不同者凡執籩豆之法皆兩籩此侑與主人皆二籩二豆故主婦與婦贊者各執其二於事便故主婦不與受設之上尸豋豆各四故主婦與取籩豆於房亦見異饌親之義也設籩于菹西北亦辟鉶者上設侑籩正當豆此在西北明辟鉶云亦尸豋當豆西外列以辟鉶故也長賓設羊俎于

豆西主人坐左執爵祭豆籩如侑之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次賓羞匕湆如尸禮席末坐啐酒執爵以興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興受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湆俎司馬縮奠湆俎于羊俎西乃載之卒載縮執虛俎以降奠爵于左者神惠變於常也言受肺者明有授言虛俎者羊湆俎訖於此虛不復用〇疏曰此俎雍人所執陳奠于羊俎西在南者自此賓羞七湆司馬羞羊肉湆於尸次賓又羞匕湆於主人同用此俎二降皆不言虛欲見後將更用至此言虛俎明其不復用也又見下次賓羞羊燔於主人則用匕之豕俎用匕之豕也俎而得羞羊燔者以其豋殽故也主人坐取爵以興次賓羞燔主人受如尸禮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西楹西答拜主人坐奠爵于東序南不降奠爵於篚急崇酒〇疏曰燔卽羊燔以主人與尸侑皆用羊體鄉主婦獻尸以後悉豕體賓長獻尸以後悉用魚從卽知主人之燔羊燔

也不于奠爵于篚急崇酒者此唯有崇酒之文更無餘事故云不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見主人不反位知將與己爲禮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崇充也拜謝尸侑以酒薄充滿尸侑皆答再拜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

右主人受尸酢第八章

司宮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以授主婦房東房戶外之東○疏曰上文主人獻節凡有三爵有主人獻尸獻侑并受酢此主婦獻內凡有四爵卽分爲四節解之四者主婦獻尸一也獻侑二也致爵於主人三也受尸酢四也下文賓長爲三獻爵止故與主婦亞獻同此主婦亞獻尸一節之內從獻有五主婦設兩鉶一也主婦又設糗與修二也次賓羞豕匕湆三也司士羞豕脀四也次賓羞豕燔尸乃卒爵五也主婦洗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于筵上受尊南西面拜由便也○疏曰賓主獻酢無在筵上受法今尸於筵上受者以婦人所獻尸不與行賓主之禮故不得各就其階若然少牢主人親拜于席上坐受者注云室內迫狹故拜筵上與此禮異下文

西面於主人之北拜送爵今酌爵因在尊南西面拜獻尸者便也便其不退主人之北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取一羊鉶坐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主婦不興受設于羊鉶之西興入于房取糗與腶修執以出坐設之糗在蕡西修在白西興立于主人席北西面糗去九反腶丁亂反本又作段音同○飲酒而有鉶者祭之餘鉶無黍稷殺也糗糗餌也腶脩擣肉之脯○餌音二擣丁老反○疏曰無黍稷殺者決正祭時有黍稷也尸坐左執爵祭糗修同祭于豆祭以羊鉶之柶挹羊鉶遂以挹羊鉶祭于豆祭祭酒次賓羞豕匕湆如羊匕湆之禮尸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鉶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婦答拜執爵以興司士羞豕脀尸坐奠爵興受如羊肉湆之禮坐取爵興次賓羞豕燔尸左執爵受燔如羊燔之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補注以上主婦獻尸此下獻侑受爵

酌獻侑侑拜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西面答拜酌獻者主婦○疏曰同有三等降於尸二等無鉶羞與豕匕湆三等者主婦酌獻侑主婦羞糗脩一也司士羞豕脀二也次賓羞燔侑乃卒爵三也主婦羞糗脩坐奠糗于麷南脩在蕡南侑坐左執爵取糗脩兼祭于豆祭司士縮執豕脀以升侑興取肺坐祭之司士縮奠豕脀于羊俎之東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侑興豕脀無湆於侑禮殺○疏曰按上下文尸與侑及主人主婦但是正俎皆橫執俎以升又橫設於席前若益送之俎縮執之又縮於席前今司士所羞豕脀是益送之俎縮執是其常而言縮執者以其文承上主人獻侑時無羊肉湆故主婦獻侑司士羞豕脀不得相如是以經特著縮執俎見異於正俎諸文特云橫執縮執者皆類此次賓羞豕燔侑受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

右主婦亞獻第九章

受爵酌以致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主婦北面于阼階上答拜

主婦易位拜于阼階上辟併敬○疏曰此科亦有五節行事主婦致爵于主人時主婦設二鉶一也又設糗脩二也豕匕湆三也豕脀四也豕燔主人卒爵五也前主婦獻尸侑拜送于主人北今致爵于主人拜於阼階上者辟併敬主人與尸侑故易位也若然按特牲三獻爵止乃致爵此以上篇已有獻於尸故不待三獻又見儐尸禮已殺主婦設二鉶與糗脩如尸禮主人其祭糗脩祭鉶祭酒受豕匕湆拜啐酒皆如尸禮嘗鉶不拜主人如尸禮尊也其異者不告旨○疏曰主人拜啐酒嘗鉶不拜則啐酒有拜嘗鉶無拜按前主婦獻尸尸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鉶執爵以興坐奠爵拜拜在嘗鉶之下則嘗鉶有拜與此違者彼拜雖在嘗鉶下因坐啐酒不興即嘗鉶嘗訖執爵興坐奠爵拜則拜仍爲啐酒是以特牲少牢尸嘗鉶皆不拜或此經啐酒之上無拜文有者衍字其受豕脀受豕燔亦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北面答拜受爵

右主婦致爵于主人第十章

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將酢主婦○疏曰此科內從酢有三主婦受酢之時婦贊者設豆籩一也司馬設羊

洗二也次賓羞羊燔主婦卒爵三也以其主婦受從與侑同三主人受從與尸同五尊卑差也主人降侑降主婦入于房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俟尸洗尸易爵于篚盥洗爵易爵者男女不相襲爵主人揖尸侑將升也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侑從主人北面立于東楹東侑西楹西北面立俟尸酌尸酌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東答拜主婦入于房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主婦立于席西設席者主婦尊○疏曰以賓長以下皆無設席之文唯主婦與主人同設席故云主婦尊特牲及下大夫主婦設席亦是主婦尊婦贊者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人贊者執棗糗以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棗于菹西糗在棗南婦人贊者宗婦之少者○疏曰按特牲記云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注云宗婦族人之婦其夫屬于所祭為子孫者是也彼直云宗婦是特牲宗婦一人而已不言贊此少未可定此主大夫禮隆贊非一人而稱贊贊主婦及長婦故云宗婦之少者

婦升筵司馬設羊俎于豆南主婦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又取棗糗兼祭于豆祭主婦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挩由銳反注帨音同○挩手者于帨帨佩巾內則曰婦人亦左佩紛帨次賓羞羊燔主婦興受燔如主人之禮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執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婦入立于房尸主人及侑皆就筵出房立卒爵宜鄉尊不坐者變於主人也執爵拜變於男子也○鄉許亮反○疏曰上主人受酢坐卒爵故以不坐為變於主人也上下經凡男子拜卒爵皆奠爵乃拜故以執爵拜為變於男子也

右尸酢主婦第十一章

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尸奠爵于薦左賓降上賓賓長也謂之上賓以將獻異之或謂之長賓奠爵爵止也○疏曰尸不舉者以三獻訖正欲使神惠均於庭徧得獻乃舉之故下文主人獻及衆賓以下訖乃作止爵若然特牲及下大夫尸在室內始行三獻未行致爵尸奠爵欲得神惠均於室此儐尸之禮室內已行三獻室此儐尸夫婦又已行致爵訖儐尸又在堂故爵止者欲得神惠均於庭與正祭者異奠爵爵止者特牲云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不儐尸者亦然

右賓長三獻尸尸奠爵未舉第十二章

主人降洗爵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篚辭尸對卒洗揖尸升侑不升侑不升尸禮益殺不從○疏曰儐尸之禮殺於初今侑不升又殺故云益殺也主人實爵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降洗尸降辭主人奠爵于篚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爵尸拜受爵主人反位答拜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降洗者主人○疏曰此主人酬尸尸奠於薦左者不舉按下經二人舉觶于尸侑侑奠觶于右注云奠於右者不舉也神惠右不舉變於飲酒與此不同者特牲及下大夫不儐尸皆無

酬尸之事此特有之由儐尸如與賓客飲酒無故有酬與於神惠尸侑主人皆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餈在私反酏以支反劉昔支反食音寺下同糝素感反○疏曰二羞是儐尸用之故云盡歡心禮籩人職云羞籩之實注云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也周禮醢人職羞豆之實注云酏餈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餅煎之也若然按王制云庶羞不踰牲注云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為羞依內則羞用三牲者據得用大牢者若大夫已下不用大牢者則無牛矣而此引之者舉其成文以曉人耳按公食大夫牲皆臐及豕胾今鄭直云臐胾不言炙者公食大夫是食禮故庶羞並陳此儐尸飲酒之禮故主人獻尸皆羊燔從主婦獻皆豕燔從酬賓之後迺言司士羞庶羞則知止有羊臐豕膮羊胾豕胾以其燔炙前已從獻訖故止有臐胾而已房中之羞內羞者按下大夫不儐尸云內羞在

右庶羞在左是也以其是穀物故云陰也大宗伯亦云天産作陽德地産作陰德注云天産六牲之屬地産九穀之屬是其穀物陰牲物陽者也

右主人酬尸設羞第十三章

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答一拜拜于門東

明少南就之也言三拜者衆賓賤旅之也衆賓一拜賤也卿大夫尊賓賤純臣也位在門東○疏曰按周禮司士職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注云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此云旅之者旅衆也衆人共得三拜衆賓一拜者以賤不得備禮也純臣位在門東者此對特牲記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此賓皆在門東故云純臣者指北面時也得獻訖在西階下即不純臣故下經云獻私人於阼階上注云私人家臣已所自謁除也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若然大夫云私人見不純臣士言私臣不言人者大夫尊近君若言私臣則臣與君不異故名私人士卑無辟君臣之名不嫌故名私臣也○附按疏士卑無辟之說恐非是私臣私人疑亦相通而無大夫爲私人士爲私臣之別也且臣名爲私已與公家之臣有別矣

何謂不嫌乎

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興對卒洗升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于豆北羊骼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羊骼羊左

骼上賓一體賤也薦與設俎者既則俟于西序端○疏曰按鄉飲酒司正升相旅受酬者降廟司正退立于序端然則先事既設後事未至其退立之位當在于序端知此不降者下文賓執祭以降宰夫執薦以從司士執俎以從無升文明此不降退立於序端可知○附按經文興字疑衍

賓坐左執爵右取脯擩于醢祭之執爵興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答拜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成祭於上尊賓也取祭以降反下位也反下位而在西階

西南已獻尊之祭薦肺○疏曰凡言反位者或反初位或上下位異亦爲反此則初位在門東今得獻反在西階南與主人相對已獻尊之故也若燕禮士得獻位于東方亦以尊之者也按經云取脯取肺祭之明祭是脯肺

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既盡也長賓升者以次第升受獻言衆賓長拜則其餘不拜○疏曰知受獻必以長幼次第者以下文云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辨也

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辨主人每獻一人奠空爵于棜宰夫酌授于尊南辨受爵其薦脯醢與脅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脅體儀也徧獻乃薦略之亦宰夫薦司士脅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

體而已亦有切肺膚○度大各反○疏曰乃薦謂若燕禮三卿已上得獻即薦大夫徧獻乃薦亦其類儀取尊卑得其儀但尊體既盡就卑體之中度尊卑之儀而用之也按特牲用離肺知此衆賓用切肺膚者以侑用切肺不敢殊於尸明衆賓亦不敢殊於侑

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主人酌自酢序賓意賓卑不敢

酢○疏曰特牲主人獻長賓訖即酢此徧獻乃酢者主人益尊先自達其意特牲主人獻內賓辨乃自酢注云爵辨乃自酢以初不殊其長也此則大夫尊初則殊其長故也

主人坐奠爵拜執爵以興賓答拜坐祭遂飲

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賓答拜賓降降反位

右主人獻賓辯酌自酢第十四章

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宰夫授主人觶則受其虛爵奠于篚○疏曰士夫人受賓之酢爵人宰夫既授觶訖因受酢之虛爵降奠于篚也知然者上文主人受爵訖賓降主人無降文郎云宰夫授觶主人受之明主人手中虛爵宰夫受之可知知非酬賓虛觶者以下文賓之虛觶奠于薦左

主人洗賓辭主人坐奠爵于篚對卒洗升酌降復位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

右主人酬賓賓奠薦左第十五章附按舊本主人下有洗觶字今以可省而節之

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

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兄弟長幼立飲賤不別人夫之賓尊於兄弟宰夫不贊酌者兄弟以親昵來不以官待之○別彼列反昵女乙反○疏日按特牲云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者士卑長兄弟爲貴殊貴賤故云如賓儀長賓坐飲也至於大夫賓貴兄弟賤不得如賓儀故立飲賤不別也上文大夫賓貴使宰夫贊酌今兄弟不使宰夫贊者爲兄弟是親昵不以官待之故雖賤於賓不得使人贊酌而特親之也辯受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亦辯獻乃薦既云辯矣復言升受爵者爲衆兄弟言也衆兄弟升不拜受爵先著其位於上乃後云薦脀設于其位明位初在是也位不繼於主人而云洗東卑不統于尊此薦脀皆使私人○疏曰上經云兄弟之長升拜受爵嫌衆兄弟亦然是以此更云升受爵也上賓拜受爵又拜既爵衆賓拜受爵不拜既爵長兄弟得與衆賓同衆兄弟並不拜受爵是其差也經云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是先著其位于上乃云升受爵者謂發此位升堂受爵又云薦脀設於其位者謂受爵時設薦脀於洗東西面位也按特牲主人卑故兄弟助祭之位得繼主人於阼階下南陳此以大夫尊故兄弟之位在洗東不繼主人卑不統於尊故也上獻賓長及衆賓使宰夫設薦司士設俎又使宰夫贊酌至此獻兄弟爲親昵不以官待之

主人親酌明亦不以官則使私人薦脀可知其先生之脀折脅一膚一先生長兄弟折豕左肩之折○疏日知先生是長兄弟者以其文承長兄弟之下其衆儀也

右主人獻兄弟於阼階第十六章

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答拜內賓姑姊妹及宗婦獻于主婦之席東主人不西面尊不與爲賓主禮也南面于其右主人之位恒左人○疏日內賓是姑姊妹及宗婦者約特牲記而知之按特牲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主人西面答拜此大夫禮主人南面拜不與爲賓主之禮也人在主人左若鄉飲酒鄉射之等於西階上北面主人在東賓在西此南面則主在西賓在東故云恒左人也坐祭立飲不并既爵若是以辯亦有薦脀亦設薦脀于其位特牲饋食禮記曰內賓位于房中西墉下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疏日引特牲記者欲見內賓設薦之位處

右主人獻內賓于房中第十七章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答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宰夫贊主人酌主人於其羣私人不答拜其位繼兄弟之南亦北上亦有薦脀私人家臣已所自謁除也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北上不敢專其位亦有薦脀初亦北面在衆賓之後耳言繼者以爵既獻爲文凡獻位定○疏曰私人家臣已所自謁除者此乃大夫自謁請於君除其課役以補任爲之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者大夫尊近於君故屈已之臣名爲私人士卑不嫌近君故得名屬吏爲私臣也兄弟北上今繼兄弟之南亦北上與兄弟位同故云不敢專其位按特牲記云私臣位在門東北面是衆賓後也凡獻位定則是獻以前非定位也○附按注大夫言私人四語疏解似非其意說見上主人獻賓章

主人就筵

右主人獻私人于阼階上第十八章

尸作三獻之爵上賓所獻爵不言三獻作之者賓尸而尸益卑可以自舉○疏曰三獻是上賓以主人主婦并此賓

長備三獻因號上賓爲三獻是以事名官者也不言三獻作之者對特牲云三獻作止爵故決之下大夫不儐尸自作爵者順上大夫爲文作其爵者以神惠均於庭故欲使尸飲此酒但此一節之內有四爵尸作三獻之爵一也獻侑二也致爵於主人三也受尸酢四也司士羞湆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膴祭祭之祭酒卒爵不羞魚匕湆略小味也羊有正俎羞匕湆肉湆豕無正俎無匕湆隆汚之殺○汚音烏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尸奠爵拜三獻北面答拜受爵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答拜司馬羞湆魚一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司馬羞湆魚變於尸○疏曰上文尸使司馬羞魚此侑使司馬故云變於尸也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賓拜於東楹東以主人拜受於席就之○疏曰賓於禮當在西階上今在東楹之東以主人席在於阼階是以就之也司士羞一湆魚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既致主人尸乃酢之遂賓意○疏曰賓雖不言其意欲得與主人抗

獻酢之禮今乃見致爵於主人說卽酌以酢賓是逐達賓之意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其在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執爵以降實于篚

右尸作三獻之爵三獻又獻侑及主人又受尸酢第十九章

附按舊本無又受尸酢四字今補

二人洗觶升實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侑答拜皆降三獻而禮小成使二人舉爵序殷勤於尸侑○疏曰三獻而禮小成者以此獻為正後仍有舉奠加爵之等終備乃是禮之大成也使二人舉爵序殷勤於尸侑者飲酒之禮酬與無算爵乃盡歡心故以旅酬及無算乃為殷勤於尸侑也按鄉飲酒及鄉射特牲等皆一人舉觶為旅酬始二人舉觶為無算爵始今儐尸乃以二人為旅酬始者此儐尸別一禮於彼不同以初時主人酬尸尸奠之侑未得酬故使二人

舉觶侑乃得奠而不舉節以尸一爵遂酢於下也兄弟之後生者舉觶於其長為無算爵者以其下賓及兄弟所舉奠酬為無算爵以此二觶者皆在堂下尸不與無算爵故舉堂下觶為無算爵其為旅酬皆從上發尸為首故特牲等使二人舉觶為旅酬與賓長所舉薦君之觶此賓不舉旅酬皆從尸舉故所奠者為無算一爵亦是異於特牲洗升酌反位尸侑皆拜受爵舉觶者皆拜送侑奠觶于右奠于右者不舉也神惠右不舉變於飲酒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尸拜於阼階上酬禮殺○疏曰決上文尸酢主人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是各于其階今尸酬主人同于阼階故云禮殺也坐奠爵拜主人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就于阼階上酬主人言就者主人立待之主人拜受爵尸拜送酬不奠者急酬侑也○疏曰此決上主人酬賓奠之也○附按注言酬不奠者為急酬侑誤也凡各篇拜受拜送者皆不言奠蓋尸酬主人則尸先執爵主人行拜受之禮拜畢則主人受爵執之尸始行拜送之禮自不煩奠也又疏謂決上主人酬賓奠之者亦誤蓋酬賓者先行自酌自飲之禮則爵無人執故拜必奠爵此章尸亦先自酌自飲故上節亦言

坐奠爵拜亦有奠字與上酬賓無不同也尸就筵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言酌復位明授於西階上主人復筵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遂旅也言升長賓則有贊呼之至于眾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西階上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私人之長拜於下升受兄弟之爵下飲之○疏曰私人位在兄弟之南下飲之私人之長一人在西階下飲之其餘皆飲於位下經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是也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其位兄弟南位亦拜受拜送升酌由西階卒飲者實爵于篚未受酬者雖無所旅猶飲○疏曰凡旅酬之法皆執觶以酬前人前人領受其意始自飲此私人未受酬者後雖無人可旅猶自飲之說乃實爵于篚以其酒是前人所酬不可不飲也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無房中之羞賤也此羞同時羞則酌房中亦旅其始主婦舉觶于內賓遂及宗婦○疏曰此論無算爵時並庶羞于賓及兄弟之等事旅酬之下云乃羞庶羞內賓羞在私人之上私人得旅

酬則房中內賓亦旅可知

右旅酬從尸及上下無不徧第二十章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後生年少也古文觶皆為爵延熹中詔校書定作觶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長在左辟主人○疏曰凡獻酬之法主人常左人若北面則主人在東今長兄弟北面云長在左則在西故辟主人也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洗升酌降長拜受于其位舉爵者東面答拜爵止拜受答拜不北面者儐尸禮殺長賓言奠兄弟言止互相發明相待也○疏曰按特牲兄弟之後生舉觶於其長為旅酬又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為無算爵拜送皆北面此東面故云儐尸禮殺也上文主人酬賓奠爵于薦左是長賓言奠此言爵止是兄弟言止長賓言奠明止而未行此言止明亦奠薦左是互相發明也相待者賓雖在前及其行之俱一時舉行故下文云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是也若上二人舉觶于尸侑侑奠于右不舉尸即酬主人

主人酬侑侑酢長賓至于衆賓遂及兄弟及私人依次第行徧不交錯所謂旅酬也

右兄弟舉觶於其長兄弟第二十一章

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湆爵不止賓長者賓之長次上賓者非即上賓也如初如其獻侑酌致主人受尸酢也無湆爵不止別不如初者不使兄弟不稱加爵大夫尊也不用殽大夫尊者也○疏曰此論衆賓長加爲爵數多與上賓異上賓獻侑致爵於主人時皆有湆魚從今無故經云無湆上賓獻尸時亦莫爵待獻堂下畢乃舉觶今尸不止爵即飲故云爵不止上賓將獻與之言上賓此不異其文明非上文上賓爲賓長者故以爲次上賓者也特牲云長兄弟爲加爵又衆賓長爲加爵不言獻此言獻者若三獻之外更容有獻故云大夫尊也不用觶大夫尊者此亦決特牲云長兄弟洗觚爲加爵此用爵爵尊於觚也

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於下一人次賓長者如初如二人洗觶之爲也遂之於下者遂及賓兄弟下至於私人故言亦遂之於下也上言無湆爵不止互相發明○疏曰此論次賓舉觶于尸更爲旅酬如上旅酬之事前二人舉觶於尸侑尸與旅酬如上至下皆徧飲今亦從上至下故云亦遂之於下上經爵止與上賓莫爵云互相發明今此又與上

文無湆爵不止相發明是以二文皆在如初之下

右賓長獻尸次賓舉爵于尸更爲旅酬第二十二章

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算數也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唯已所欲無有次第之數也○疏曰長賓取觶者是主人酬賓觶長兄弟取觶者是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之觶也

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拜送之○疏曰賓尸之禮尸侑賓也故孔子亦云賓不顧矣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從者不拜送也司士歸尸侑之俎尸侑尊送其家主人退反於寢也有司徹徹堂上下之薦俎也外賓尸雖堂上婦人不徹○疏曰按上文堂上有尸侑之薦俎堂下有賓及兄弟之薦俎皆徹之也此篇首云有司徹別無婦人也下大夫有司饌陽厭婦人徹之篇末云徹室中之饌此云有司饌之婦人徹之外內相兼禮殺此戶外賓尸亦禮殺婦人亦徹之故云雖堂上婦人不徹婦人必不徹者與於下大夫也堂上賓尸猶如室內之陽厭故鄭注篇首云賓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是也

右堂下行無算爵禮終尸侑出第二十三章附按舊本尸侑出下有主人送于廟門外字今以已統于尸侑出內節之

若不賓尸不賓尸謂下大夫也其牲物則同不得備其禮耳舊說云謂大夫有疾病攝昆弟祭曾子問曰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于賓賓奠而不舉而此備有之失之矣○綏許恚反本亦作挼音同後皆放此○疏曰從尸飲七已前皆與上大夫賓尸者同已後則以此祝侑饗之故云不賓尸謂下大夫也不得備其禮者謂不備儐尸禮也引曾子問者破舊說則

祝侑亦如之謂尸七飯時○飯扶晚反後皆同○疏曰按上篇尸食七飯告飽祝西面於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也

尸食八飯○疏曰上已七飯故知此當八飯也

迺盛俎臑臂肫脡脊橫脊短脅代脅皆牢盛音成下同○盛者盛於肵俎也此七體羊豕其脊脅皆取一骨也與所舉正脊幹骼凡十矣肩未舉既舉而俎猶有六體焉○疏曰按特牲尸食訖乃盛今八飯即盛者大夫禮與士相變若然先言臑者見從下起不言盛肩有未舉乃盛不言骼骼已舉先在俎有司徹不盛俎者賓尸之禮更無所用全以歸尸故也此七體羊豕者以其五鼎下有魚腊膚又不升故唯

羊豕也按上篇[illegible]時皆一骨以並今但盛一骨不云正脊長脅者先舉一骨故不序也凡骨體之數左右合爲二十一體按少牢上篇注云肩臂臑肱骨也膞胳股骨也鄉飲酒注前脛骨二折貴膞也後脛骨二膞胳也又後有髀殼折特牲記云主婦俎觳折注云殼後足也骨體不數者凡體前貴於後殼賤於膞故數膞不數殼是以不升於鼎又以髀在肫上以殼賤正俎不用又脊有三分一分以爲正脊次中爲脡脊後分爲橫脊脅亦爲三分前分爲代脅次中爲長脅後分爲短脅是其二十一體也而俎猶有六體者謂三脊三脅皆取一骨盛于肵各有一骨體在俎不取以備陽厭也

魚七盛半也魚十有五而俎其一已舉必盛半者魚無足翼於牲象脊脅而已○疏曰按上篇載魚鮒三十有五而俎其一已舉者謂尸食時已舉其一唯十有四在耳

腊辯無髀亦盛半也所盛者右體也脊屬焉言無髀者云一純而俎嫌有之古文髀作髀○疏曰亦盛半者謂除尸舉其餘兩半亦以魚十四盛七爲半牲用右故知此腊亦盛右體按上篇云腊一純而俎脊不折直爲一段代脅長脅短脅各一骨左右三脅脅骨合爲六體并脊爲七通有脅等十爲十七體與牲體同如腊肩尸食既舉而俎唯有十六在言盛半明脊屬又凡牲載體者脊皆屬焉按上篇載腊云一純而俎不云髀不升故此明之而云腊辯無髀也按上篇祝俎曰腊兩髀在祝俎不升於鼎不在神俎已自明矣今此更

明之者以上篇陳鼎上下大夫皆同今此下大夫不儐尸其祝俎腊骼不云無脟何以明之

卒盛乃舉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辛巳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不言魚俎東王于尊○疏曰按上篇云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牲當俎北端今撫魚腊宜在魚俎東而繼羊俎言之以羊尊爲主也乃撫于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于一俎以出个古賀反○个猶枚也魚撫四枚腊撫五枚其所釋者腊則短脅正脅代脅魚三枚而已○疏曰魚盛牢其俎有七个在故撫去四枚釋三个腊盛半而俎有八體在撫去五枚釋三个皆爲改饌西北隅也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祝主人主婦俎之魚腊取於此者大夫之禮文待神餘也三者各取一魚其腊主人臂主婦臑祝則骼也與此皆於鼎側更載焉不言主婦未聞○與音余○疏曰按特牲士禮不待神餘故主人主婦祝皆無腊上大夫之祝當有腊俎至於儐尸腊爲庶羞又不載於俎與此異此下大夫待神餘故祝主人主婦皆有腊體也主人用臂主婦用臑見於下經祝無文而知用骼以其骼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上撫時共在一俎及下設時主人主婦及祝各異俎又不同時故知更載俎云鼎側則不復升鼎也下有主婦俎

腊臑則主婦用可知此經直云祝主人不言主婦未聞其義或轉寫者脫耳

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不言尸又三飯凡十一飯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疏曰特牲士禮九飯上篇上下大夫同十一飯士大夫既不分命數爲尊卑則五等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可知

佐食受牢舉如儐舉肺

主人洗酌酳尸賓羞肝皆如儐禮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亦如儐其綏祭其嘏亦如儐肝牢肝也綏皆當作挼挼讀爲藏其隋之隋○疏曰此主人獻有五節主人獻尸一也酢主人二也獻祝三也獻上佐食四也獻下佐食五也按經唯有一綏而云皆者鄭并下佐食綏總破之從周禮守祧職云既祭則藏其隋義取隋藏之事也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儐自尸侑不飯告飽至此與儐同者在上篇○疏曰主婦獻一節之內獻數與主人同唯不受嘏爲異經既云如儐而注復云與儐同者爲事在上篇而發也

右下大夫不賓尸與賓尸異同第二十四章附按自此章以下至末章皆別

言不賓尸者之禮也此章末云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儐所謂如儐者僅統至上尸拜受主婦拜送而止以下則接以下章

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設之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與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東主婦興反位棗饋食之籩糗羞籩之實雜用之下賓尸也栗脯加籩之實也反位反主人之北拜還爵位○疏曰此設籩實繼在上篇室內西南隅陰厭神饌也按周禮籩人職云饋食之籩棗栗桃乾穣榛實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又加籩之實菱芡栗脯是鄭據籩人職而言也雜用之下賓尸者按上賓尸者麷蕡白黑糗餌之等朝事之籩羞籩之實各用之而不雜也按上賓尸主婦亞獻尸設籩直有脯脩二籩下大夫之禮主婦亞獻有四籩者賓尸之禮主人獻尸主婦設四籩麷蕡白黑故至主婦獻時直設糗餌與脯脩二籩通前四籩爲六籩此主人初獻無籩從故至主婦亞獻設四籩猶自少於賓尸兩籩

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牢燔用俎鹽在右尸兼取

燔擩于鹽振祭嚌之祝受加于肵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自主婦反籩至祝受加于肵此異于儐○疏曰上篇主婦但有獻而已無籩燔從之事此篇主婦亞獻尸乃有籩餌之事其物又異唯糗同耳故云此異于儐也

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面受爵尸答拜主婦反位又拜上佐食綏祭如儐卒爵拜尸答拜主婦夾爵拜爲不賓尸降崇敬○疏曰按特牲主婦獻尸不夾爵拜上篇上大夫賓尸主婦獻尸夾爵拜此下大夫既不賓尸主婦宜與士妻同今爲不賓尸降崇敬故夾爵拜與上大夫同言降謂降賓尸之禮也

主婦獻祝其酌如儐拜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答拜自尸卒爵至此亦與儐同者亦在上篇○疏曰經無尸卒爵之文鄭以經卒爵之文多故言尸以別之

宰夫薦棗糗坐設棗于菹西糗在棗南祝左執爵取棗糗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燔如尸禮卒爵內子不薦籩祝賤使官可也自宰夫薦至賓羞燔亦異于儐○疏曰按特牲主婦設籩者士妻卑也按上尸與主人籩皆主婦設之主此使宰夫設籩故云祝賤使官可也按

禮記注內子卿妻引春秋趙姬請逆叔隗以爲內子之饋今下大夫妻稱內子者欲兼見上大夫妻亦不爲遵也或可散文下大夫妻亦得爲內子主婦受爵酌獻二佐食亦如儐主婦受爵以入于房

右主婦亞獻尸及獻祝并二佐食第二十五章附按舊本作及祝主人獻二佐食八字今據本經文並照前少牢上篇改之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尸西北面答拜爵止尸止爵者以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于室中是以奠而待之○疏曰此一節之內凡有十爵獻尸一也主婦致爵于主人二也主人酢主婦三也尸作止爵飲訖酢賓長四也賓獻祝五也又獻上佐食六也又獻下佐食七也賓致爵於主人八也又致爵於主婦九也賓受主人酢十也按上篇正祭賓獻與此篇首賓長獻皆云拜送此特言答拜者下大夫故也言拜送者禮重言答拜者禮輕主婦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婦戸西北面拜送爵司宮設席拜受乃設席變於士也○疏曰此下大夫婦致爵之禮祭統云夫祭有十倫之義七曰見大夫之別焉按特牲禮未致爵已設席故云變于士主

婦薦韭菹醢坐設于席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興受設棗于菹北糗在棗西佐食設俎臂脊脅肺皆牢膚三魚一腊臂臂左臂也特牲五體此三者以其牢與腊臂而七牢腊俱臂亦所謂腊如牲體○疏曰右臂尸所用故知左臂也特牲一牲故阼俎用五體此經云臂脊脅皆牢牢謂羊豕也既羊豕臂脊脅俱有是牲體唯有三合羊豕爲六通腊則爲七也腊如牲骼特牲記文按彼云腊如牲骨骨即體也此腊臂直一骨無並故須云腊如牲體上文腊摡五枚左肩臂臑肫骼今主人不用肩而用臂者以羊豕皆用臂主人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遂祭籩奠爵興取牢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無從者變於士也亦所謂順而摭也○疏曰按特牲主婦致爵於主人肝燔從故云變於士也以醋戸內北面拜自酢不更爵殺○疏曰此決上主婦受酢時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今自酢又不更爵故云殺也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以爵入于房尸作止爵祭

酒卒爵賓拜祝受爵尸答拜作止爵乃祭酒亦變於士自爵止至作止爵亦異於賓○疏曰特牲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無祭酒之文至三獻作止爵尸卒爵亦無祭酒之文知特牲祭酒訖乃止爵者以經云燔從如初乃云爵止鄭注云初亞獻時祭酒訖乃始燔從則三獻明是祭酒既訖乃始止爵今大夫作止爵乃祭酒故云變於士自爵止至作止爵亦異於賓者此篇首賓尸禮賓長獻尸奠爵又云尸作三獻之爵不解以爲與賓同此云異者彼賓尸止爵在致爵後其作之在獻私人後欲神惠之均於庭此止爵在主婦致爵前作之在致爵後欲神惠均於室中也此與特牲燔從如初爵止同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獻祝及二佐食洗致爵于主人洗致爵者以承佐食賤新之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受爵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司宮設席東面北堂中房以北東面者變於士妻賓尸不變者賓尸禮異矣內子東面則宗婦南面西上內賓自若東面南上○疏曰按特牲記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注云宗婦宜統於主婦主婦南面北面故云變於七妻內子東面則宗婦南面西上者此無正文鄭以意解之

宗婦位繼於主婦今主婦准特牲在宗婦位易處則宗婦位亦易處在主婦位南面西上可知內賓自若東面南上者亦約特牲記文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答拜席北東面者北爲下○疏曰按特牲宗婦東面北上今主婦在宗婦之位東面鄭以北爲下者若宗婦之衆則北爲上今主婦特位立則依曲禮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因於陰陽故北爲下婦贊者薦韭菹醢菹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下興受設棗于菹南糗在棗東婦人贊者宗婦之弟婦也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臑豕折羊脊脅祭肺一膚一魚一腊臑豕折折骨也不言所折畧之特牲主婦殼折豕無脊脅下主人羊豕四體與腊臑而五○疏曰謂不全體就體骨中折之故云折骨引特牲主婦俎殼折者彼其折是殼折此不言骨名是畧也上主人牢與腊皆而七此五是其畧也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之祭籩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興筵北東面立卒爵拜立飲拜既爵者變於大夫賓答拜賓受爵易爵于篚洗

酌醋于主人戶西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賓以爵降奠于篚自賓獻及二佐食至此亦異於賓○疏曰異者謂賓獻及二佐食以下至此奠于篚異於上篇賓長獻直及祝不及佐食故鄭彼注云不獻佐食將儐尸禮殺是也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

右賓長獻尸祝佐食幷致爵主人主婦第二十六章

主人降拜衆賓洗獻衆賓其薦脀其位其酬醋皆如儐禮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儐禮其位其薦脀皆如儐禮卒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自乃羞至私人之薦脀此亦與儐同者在此篇不儐尸則祝猶侑耳卒已也乃羞者羞庶羞○疏曰此論主人獻堂下衆賓兄弟下及私人幷房中內賓皆與上大夫禮同之事

右主人獻衆賓兄弟內賓私人辯第二十七章

賓長獻于尸尸醋獻祝致醋賓以爵降實于篚致謂致爵于主人主婦不言加爵者爵不止文不及佐食○疏曰上賓長上已獻尸訖明此是次賓長爲加爵賓兄弟交錯其醻無算爵凡亦與儐同者在此篇○疏曰此堂下兄弟及賓行無算爵似上大夫無旅酬故鄭云此亦與儐同者在此篇若此經兼有旅酬鄭不得言與儐同按特牲尸在室內亦不與旅酬之事而堂下賓及兄弟行旅酬又使弟子二人舉觶爲無算爵下大夫雖無儐尸之禮其下亦與神靈共尊不敢與人君之禮同故闕旅酬直行無算爵而已特牲堂下得獻之後與神別尊故旅酬無算爵並皆行之士賤不嫌與君同故得禮備也

右次賓長獻尸祝幷致爵主人主婦堂下賓及兄弟行無算爵第二十八章附按自此以下舊本作一截無章目今補之分爲三章

利洗爵獻于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利獻不及主人殺也此亦異于賓○疏曰此論佐食事尸禮將畢爲加爵獻尸及祝之事上文賓長爲加爵及主人此不及主人是殺也按上篇無利獻賓三獻也即此此篇首儐尸之禮佐食又不與無佐食獻故云異也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于主人曰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祝前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徹阼薦俎自主人出至此與賓雜者也先奠徹主人薦俎者變于士特牲饋食禮曰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疏曰自主人出至此與賓雜者謂有同有不同上篇直云祝告曰利成此云祝告于主人曰利成上云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云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上云祝先此云祝前上云祝命佐食徹所俎降設于堂下此云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故云雜特牲旣餕祝命佐食徹阼俎此餕前徹阼薦俎故云變于士引特牲者證徹阼薦俎所置之處也

右利獻尸祝祭祀畢尸出廟第二十九章

乃養如儐謂上篇自司宮設對席至上餕與出也古文養作餕卒養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

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厞用席官徹饋者司馬司士舉俎宰夫取敦及豆此于尸設改饌當室之白孝子不知神之所在庶其饗之於此所以爲厭飫不合婦人改徹饌敦豆變於始也尚使官也佐食不舉羊豕俎親餕尊也厞隱也○疏曰經云官徹則司馬司士主羊豕明還遣此二人舉俎可知宰夫取敦及豆者以宰夫多主主婦之事此敦及豆本主婦設之今云官徹明非婦人也當室之白四壁雜取曾子問郊特牲祭義之文按曾子問說陽厭之事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鄭云得戶明者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曰求諸遠者與祭義云勿勿乎其欲饗之是鄭所取陽厭及防祭求神之事上篇初設饌主婦薦兩豆宗婦一人爲兩豆主婦設一敦宗婦贊三敦是其始時婦人設之今使宰夫徹豆敦者尚使官故也納一尊于室中陽厭殺無玄酒司宮埽祭埽豆間之祭舊說云埋之西階東○疏曰引舊說者按曾子問凡幣帛皮圭殯王命埋之階間此豆間之祭按舊說埋之西階東以神位在西故近西階是以鄭亦依用也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闔牖與戶爲鬼神或者欲幽闇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有司受歸

之衆賓出主人拜送于廟門外乃反拜送賓也者亦拜送其長不言長賓者下大夫無尊賓也○疏曰賓尸時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鄭注云從者不拜送也言從者不拜送則此云拜送者拜送其長可知不言長者下大夫賤無尊賓故不別其長也婦人乃徹徹祝之薦及房中薦俎不使有司者下上大夫之禮○疏曰上大夫祭畢將賓尸有司徹賓尸禮終亦有司徹今婦人徹故云下之也徹室中之饌有司饌之婦人徹之外內相兼禮殺○疏曰上經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若今使婦人徹之故云外內相兼外者謂有司宦徹饌西北隅內者謂今婦人徹饌也

右儐陽厭第三十章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五十九終　三十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六十

東瑯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終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諸侯遷廟第八十一章

祭禮三之上此大戴禮第七十二篇也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一廟自士以上皆有廟祭之禮儀禮十七篇中僅存特牲少牢二禮猶見士大夫祭禮儀節餘篇散亡大夫以上其儀文制度散見於諸書者雖班班可考而皆非禮經本文惟大戴禮中載有諸侯遷廟釁廟二節其禮節文字大與十七篇同疑古儀禮之遺也此於諸侯廟祭禮文屬一支節今專取為篇以存古禮之本因繼於禮經士大夫三祭篇之後而不雜入於補篇云

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從三日齋祝宗人及從者皆齊謂親過高祖則毀廟以昭穆遷之春秋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納新神故示有所加鄭玄士禮記注曰練而後遷也禮志云遷廟者更釁其廟而後遷之新主廟此篇成廟之文與穀梁相傳也○附按此言成廟將遷之新廟且通玩下文知此為遷都而另立新廟遷主之儀與平時遷新主將入廟而遷廟者不同也注所引穀梁傳士虞記注及范甯與禮志者皆係平時遷廟之儀而以注此篇則誤矣知此為遷都新立廟者說見下文○又按或疑遷都之遷廟諸侯之不遷都者多矣曰言此以備一人一時之須此禮者則此為通禮外之變禮從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周禮司服職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玉藻曰君命屈狄再命禕衣內司服職曰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其於祭也君與夫人皆中其服祭統曰君袞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是也臣及命婦助祭於君皆盡其服自祭於家咸降一等陰竊

不敢申也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是也然鄭氏頓貶公侯使一同玄冕以祭於己非其差也且諸侯專國禮樂車服王命有之何得抑其服乎玉藻曰玄端以祭裨冕以朝孫炎云端當為冕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孫說為合下未郎告故畧同爵弁也君命屈狄與再命褘衣者謂其夫為君則命其妻以屈狄加再等之命則上公夫人乃褘衣孫鄭箋以褘衣非也又云一命展衣者此則申子男臣妻之服耳言小國臣妻一命者亦展衣不命者則亦綠衣玄又分公卿大夫及其妻為二等而升降其服經云孤絺冕卿大夫玄冕何為易之又命小國之卿及內子更同列國之卿孤絺冕與褕衣錯易其次尤非宜從至于廟廟殯宮群臣如朝位立於廟門外如路門之位君入立於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立於門內如門外之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其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祝主辭故在左禮將遷故出在戶牖間南面矣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言嗣以遷代不言國未忍有之也○附按主云不言國未忍有之仍就練而遷廟言也未知此是遷都遷廟事不言國者以子孫而告祖先不類言

也○又按主人言孝嗣侯而告遷者應係五廟之首為大祖廟勿稱皇考者何也或曰祭法云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覆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今詳祭法所言者既分三廟與二廟為二已不合制禮者諸侯五廟以大祖一廟統下四廟之制則所云五廟稱呼恐亦皆不的況祭法以皇考為曾祖亦非大祖之廟而此篇謂告大祖而統以下祖宗可也謂告止曾祖而不告大祖無此禮也然則閟宮之詩曰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稱大祖為皇祖疑此考字為祖字之訛耳成廟將徙敢告卒不奠幣者禮畢矣於此將有事於新廟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于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不言奉主而稱奉衣服者以毀易祖考誠人神之不忍從祝者祝所以導神也言皆者衣服非一稱周禮守祧職曰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附按必奉衣服者如將祭而設其裳衣以先人所遺衣服為重而俱見衣服者所見神焉故必奉而為遷也至子孫之遺衣服皆奉而升車不言可知已皆該于奉衣服內矣注仍首節之誤解作平將遷主及祧故云以設易祖考誠人神之不忍也又五廟皆奉衣服故于奉衣服者下言皆奉以從祝注謂衣服非一稱者亦誤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

以炎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皆就車謂乘貳車者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神車祝為左故於步處則下○附按此言及大溝渠則是出國門而臨大路也若在宗廟內由此廟入彼廟安得及大溝渠且不煩奉衣服者升車而君與從者皆升車矣下文言至于新廟則是出此國門入彼國門另為新廟所謂遷都之遷廟而此篇首節注及以下注主平時練而遷廟言者皆誤也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始自外來故先於堂樽於西序下四時之祭在室筵中在堂筵序下是以設樽旧於東方今惟布南面之席故置樽於西以因其便矣脯醢陳于房中房西房也諸侯左右房也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記因卿士當言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門左門西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

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東西侯也祝就西廂因其便也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走疾趨也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為而明薦之享詩云蠲為饎是用孝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東廂之位祝徹反位西廂之位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事謂內主藏衣服斂幣徹凡筵之等乃曰擇日而祭焉所以安神○附按此篇僅為告遷與告遷主拜奠之儀耳至于安神則另擇日所以重神之此遷為大事如人舉家而遷徙別處五廟皆動與平時之遷祧或僅昭廟或僅穆廟且不遠行者適不同也

右諸侯遷廟一章

諸侯釁廟第八十一

祭禮三之下此大戴禮第七十三篇也說見上篇

成廟釁之以羊廟新成而釁者尊而神之祭器名者成則釁之以猳也○附按注名者謂有名之器尊彝之屬君玄服立于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以神事故亦同爵弁以載君朝服者謂不與也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拭潔也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居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也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附按釁廟禮宰夫攝君而行且儷碑南北面東上是立而視之並無拜跪之禮與上篇大不同者蓋廟但為神之所居並非神之之故耳說見因事之祭篇釁章小子條○又按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蓋亦舉釁廟之禮耳不必登屋上而釁之也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有司宰夫祝宗人也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雞於室中有司亦北面也郟室門郟之室一曰東西廂也釁東西室有司

衈北面統於廟也雜記曰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郟室皆用雞先門而後郟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郟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按小戴割雞亦於屋上記者不同耳此不言衈畧也○附雜記篇東滙陳氏曰門與郟室各一雞凡三雞也亦升屋而刲之衈者未刲羊割雞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耳主聽欲神聽之也衈音二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于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宴君揖之乃退

右諸侯釁廟一章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六十一

東雍梁萬方廣楷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祭法第八十二

祭禮四此小戴禮第二十二篇名古聖王立祭凡以尊尊親親報功德之義使人知盡事鬼神之道而又致謹於神人之交因節名分之尊卑恩誼之輕重為之隆殺疏密綱紀於其間使無淫僭瀆嫚與矯誣邪慝之禍此祭法所由立也戴記一篇乃古典之遺大畧之存今本其意舉周官禮典首列之大祭并摭小戴他篇稍名定分之大者合為一篇備見古法之概更附戴記魯論僭禮祭事數條於篇後為非法之譏仍其篇名而為諸祭禮之綱云○

附按篇內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一條及武王末受命一祭者本作經今以其言黃帝嚳等及武王政凡懸空言制度之禮不同例應移入傳內移之或疑末條亦言及厲山氏等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二語正結以祭法名篇之意不可移也

集補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建立也主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自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疏曰大宗伯之職者以上列其官此列其職也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者舉首邦據王為首也以佐王建保邦國者邦國連言據諸侯為設也又曰經先云人鬼欲見天在上地在下人藏其間鄭後云人鬼者據下經陳吉禮十二先地祇後人鬼據尊卑為次故也按下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則此亦吉禮也鄭知建保邦國中有凶禮已下者按下文其次有五禮具而此但云天神人鬼地祇吉禮而已是以鄭云互相成也以其神非人不事人非神不福故又

云明尊鬼神重人事也尊鬼神者據王國特云吉禮重人事者據諸侯特言凶禮已下各舉一邊欲見五禮皆重故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事謂祀之祭之享之舊書吉或為告杜子春云書為告禮者非是當為吉禮書亦多為吉禮吉禮之別十有二○疏曰此已下敘五禮先以吉禮為上事邦國之鬼神示者據諸侯邦國而言則有天子可知故舉邦國以包王國又曰吉禮之別十有二者從此下經以禋祀血祭二經天地各有三享人鬼有六故十二也

以禋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玄天也昊天上帝樂以雲門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為賓柴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疏曰此祀天神之三禮以尊卑先後為次謂歆神始也又曰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此禮記郊特牲之文引之者證煙義也此司中司命等言槱燎亦用煙也於日月言實柴至昊天上帝言禋祀則三祀互相備矣但先積柴次實牲後取煙

事列於卑祀義全於昊天作文之意也言或有玉帛則有不用玉帛者肆師職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彼雖總據天地宗廟諸神今以天神言之則大小次祀皆有也以肆師言之禋祀中有玉帛牲牷三事實柴中則無玉唯有牲幣槱燎中但止有牲故鄭云實牲體焉據三祀有其玉帛惟昊天具之實柴則有帛無玉是玉帛於三祀之內或有或無故鄭云或耳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者案郊特牲云升首於室以報陽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陽今天神是陽煙氣上聞亦是以陽報陽也先鄭云司中三能三階者按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太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云司命文昌宮星者亦據星傳云文昌宮第四日司命第五日司中二文俱有司中司命故兩載之云風師箕也者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雨師畢也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左氏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即五行之味也是陰陽風雨晦明六氣下生金木水火土之五行鄭義大陽不變陰為金雨為木風為土明為火晦為水若從妻所好言之則洪範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鄭注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是土十為木八妻木八為金九妻故東方箕星好風西方畢星好雨以此推之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是所尅為妻從妻所好之義也星謂五緯者五緯即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言緯者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為經五星右旋為緯又按星備云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是五緯所行度數之事且諸文皆星辰合解之此文上下不見祭五星之文故分星為五緯與辰別解若然辰雖據日月會時而言辰即二十八星也按昭七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是其事但二十八星面有七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亦謂之房故尚書胤征云辰弗集于房是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者此破先鄭也先鄭以為司中是三台司命是文昌星今按三台與文昌皆有司中司命何得分之故後鄭云文昌第五第四星按文昌第四云司命第五云司中此經先云司中後云司命故先後文倒也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者按禮記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天以日為主故知五帝與日月同用實柴也若然五帝與昊天其服同大裘其牲同繭栗於燔柴退與日月等者禮有損之而益亦如社稷服絺冕及其血祭即在五嶽之上亦斯類也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按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勑四時知

昊天不獨春鄭云皇天者其尊大之號不逐四時為名似本正稱祭義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舊書祀作禩鄭司農云禩當為祀書亦或作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為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犂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嶽之匹或省文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疈疈牲胷也疈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郊特牲曰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疏曰此言祭地示三等之禮尊卑之次亦是歆神始也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者此皆地之次祀先薦血以歆神已下二祀不復用血也

又曰此經對上經祭天天則大次小三者具此經雖見三祀唯有次小祀而已以方澤與昊天相對此經方澤不見者此血祭下仍有貍沈與疈辜二祀三祀具得與上天神二者相對故闕大地也且社稷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示鼓人職亦云靈鼓鼓社祭亦舉社以表地也若大地方澤當用瘞埋與昊天煙相對也陰祀自血起者對天爲陽祀自燔起貴氣臭同也社稷土穀之神者按孝經緯援神契社者五土之總神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爲長五穀不可徧敬故立稷以表名也按左氏昭公二十九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則是死乃配社食之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注云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罷辜披禖牲以祭者此先鄭從古書罷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從經疈爲正其云披禖牲以祭仍從之矣若今時禖狗祭以止風者此舉漢法以兄疈辜爲禖之義必禖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玄謂此五祀五官之神在四郊者生時爲五官死乃爲神配五帝在四郊知者鄭引月令四時四立之日迎氣在四郊并季夏迎土氣是五迎氣故云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也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者但迎氣迎五方天帝雖不言祭人帝按月令四時皆陳五德之帝大皞炎帝黄帝少皞顓頊等五德之帝并五人神於

上明知五人神爲十二月聽朔及四時迎氣而陳故鄭此注及下青圭赤璋之下注皆云迎氣時並祭五人帝五人神也按昭二十九年魏獻子問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爲田正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趙商周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其二祀五官之神及四郊合爲犁食后土祭法曰共工氏覇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即句龍答曰犁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犁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此注云犁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亦惟見先師之說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者此五嶽所在據東都地中爲說爾雅霍山爲南嶽者霍山即衡山也故地理志揚州霍山爲南嶽者山今在廬江彼霍山與冀州霍山在嵩華者別不見四竇四竇五嶽之匹或省文者五嶽四瀆相對若天地故設經省文惟見五嶽也按爾雅江河淮濟爲四瀆祭山林曰貍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者經貍沈祭山林川澤總言故鄭分之以其山林無水故貍之川澤有水故沈之是其順性之含藏也瘞薶牲肖也者無正文蓋據當時瘞薶牲體者皆從肖

胙解析故以胥言之謂磔禳及蜡祭者按禮記月令云九門磔禳又十二月大儺時亦磔禳是磔牲禳去惡氣之禮也及蜡祭者按彼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謂天子于廟之十二月建亥之月於郊而爲蜡法此所引郊特牲曰八蜡已下彼據諸侯行蜡法謂八蜡之肆以記四方諸侯知順成不順成若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財明民不得行黨正飲酒畜後之事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者彼注云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享農及郵表畷者彼注云農謂田畯典田大夫郵表畷畷止也謂田畯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是郵行往來立表畷止於其下止息之處有神亦祭之禽獸仁之至義之盡者八蜡按彼祭有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蜡之中有猫虎是食獸也據裂先嗇司嗇及農是仁恩之至據賓猫虎坊與水庸郵表畷之等是義之盡引之者證祭亦磔牲之事也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

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疏曰此陳享宗廟之六禮也此經若細而言之即有六禮總而言之則亦有三等之差肆獻祼是祫之大祭以饋食是禘之次祭以春享以下是時祭之小祭若以總用袞冕大牢言之此亦皆爲大祭也故酒正注云大祭者王服大裘袞冕所祭是也此六者皆言享者對天言祀地言祭故宗廟言享享獻也謂獻裸具於鬼神也又曰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者此則吉禮十二之中處其大也周法有三年一祫則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列昭穆序父子是祫之義也若殷則祫於三時廟則秋祫而已又有五年一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獻獻醴謂薦血腥者此是朝踐饋當二灌後王出迎牲祝延尸出戶坐於堂上南面迎牲入豚解而腥之薦於神坐以王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王爵酌醴齊以獻尸故云薦腥也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者凡宗廟之祭迎尸入戶坐於主北先灌謂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尸得之瀝地祭訖啐之奠之不飲尸爲神象灌地所以求神故云始獻尸求神時也言始獻對後朝踐饋獻酳尸等爲終也人之獻吸出入之氣爲魂耳目聰明爲

魄人死魂氣歸于天爲陽形魄歸于地爲陰祭時作樂爲陽灌地爲陰故云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引之者欲見周人祭先灌之意先灌訖王始迎牲次腥其俎腥其俎訖乃爓爓祭訖始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順也今此經先言肆肆是饋食節次言獻是朝踐節後言灌是最在先之事是於祫逆言之既從下向上爲文即是於下五享與上祫祭皆有灌獻肆三事矣故云六享俱然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者此以周衰禮廢無文可明春秋左氏傳云周禮盡在魯今言魯禮者指春秋而言也春秋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謂若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大廟也從禘祀已下至此吉禘十二皆歆神始何者按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已下下復云圜鍾爲宮若樂六變天神皆降若樂八變地示皆出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鄭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彼先奏是樂以致其神則天神地示人鬼皆以樂爲下神始也彼鄭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祼焉據宗廟則此上下天神言煙地示言血此宗廟六享言祼是則天地宗廟皆樂爲下神始煙血與祼爲歆神始也○周禮春官○以上經注字音見天神等篇後皆放此○附按朱子取趙伯循之說謂王者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今于疏說未合者皆刪之○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

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祭四方謂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疏曰天地有覆載大功天子主有四海故得總祭天地以報其功天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其五帝則蒼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此經直言祭四方即非祭五天帝於四方者以上云祭天地則五帝在其中也詩云來方禋祀者小雅大田之詩引之以證四方之義也祭山川者周禮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王制云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是也五祀戶竈中霤門行者此月令文祭五祀者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也歲徧者謂五方之帝迎氣雩祀明堂及郊雖有重者諸神總徧也大宗伯五祀以爲五官者以其在五嶽之上此五祀在山川之下文與大夫同祭故知是戶竈等此蓋殷時制者以天子諸侯大夫同云祭五祀既無等差故疑殷時制也按王制云大夫祭五祀文與此同而鄭云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與此不同者王制之文上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既有尊卑等級疑是周禮故引祭法五祀以解之與此不同是有地大夫祭五祀無地大夫祭三祀○曲禮○附按此仍是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者禮之制也注疑爲殷制者恐未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此節詳見地示篇山川章○〔王制〕○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燔音煩折之設反犢音獨又音制騂私營反又火營反○壇折封土爲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照晢也必爲炤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耳○疏曰此論祭帝于南郊瘞繒埋牲祭神州地祇于北郊

也燔柴于泰壇者謂積薪于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于天也按禮器云至敬不壇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饌在地義亦具禮器及郊特牲疏也按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毛之鄭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地宜用騂犢因文承祭天之下故連言用騂犢也又郊特牲云郊之用犢貴誠也彼文雖主南郊其北郊與天相對故知俱用犢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當爲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也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亦謂月壇也宗皆當爲禜字之誤也幽禜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雩禜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

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爲坎爲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疏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者謂祭四時陰陽之神也泰昭壇名也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之今總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也用少牢者降於天地自此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也先儒並云不薦孰唯殺牲埋之也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禳卻之令退也寒暑之氣應至而不至則祈求之令至也寒則於坎陰也暑則於壇陽也王君也宮亦壇也營域如宮也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也月明於夜故謂其壇爲夜明也星至夜而出故曰幽爲營域而祭之故曰幽禜也雩爲吁嗟者水旱爲人所吁嗟爲營域而祭之故曰雩禜也四坎壇祭四方者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有益於人民者也四方各爲一坎一壇以祭山林丘陵坎以祭川谷泉澤故言坎壇祭四方也怪物慶雲之屬風雨雲露並益於人故皆曰神而得祭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全數也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其地則不祭者亡無也謂其境內無此山川之等則不得祭也○附按亡其地謂諸侯而失國者也若疏所解其義已包于上句內矣○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生時形體異可同名至死腐爲野土異其名嫌同北折棄敗之謂也鬼之言歸也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疏曰萬物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皆曰命也萬物無知死者皆曰折人爲有識故死曰鬼言此名號從黃帝正名百物以來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爲記者之微意也少昊氏脩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以上本篇○附東滙陳氏曰五代唐虞三代也加顓頊帝嚳爲七代舊說五代始於黃帝然未聞黃帝禘郊祖宗之制恐未然○附按記言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一段合說四代不見于經且所言者大碍乎理說已見本章之章下令人難信矣今更益以三代而合說七代不愈泡人疑乎恐記文是想像爲說原無其實○又按舊本于五代之所不變句下插入有虞氏禘黃帝一段遂將七代之所更立與上分作兩條今既提出故仍依祭法原本合之○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附按注五帝之名及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之說並極荒唐難信者也諸侯及其大祖大祖受封君也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大傳○趙伯循曰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是以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舜祖顓頊顓頊出於黃帝則所爲禘其祖之所自出也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義同舜也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殷祖契出自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義與殷同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配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疏遠不敢藝狎也鄭玄注祭法云禘爲配祭昊天上帝於圜邱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爲郊之最大者故爲此說耳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四種耳非閟配祭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耳何關圜邱哉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詳見宗廟篇廟制章○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附按不王不禘諸侯何又有禘乎注謂虞夏之制者豈以此與諸侯礿犆互明礿文犆禘一犆一祫下天子也祫歲不禘嘗祫烝祫王制○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

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爲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曰三壇同墠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爲壇墠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耳春秋文二年秋大事于大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耳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七廟五廟三廟一廟之說詳見宗廟篇廟制章○本篇○附按天子七廟是謂除大祖之廟而三昭三穆若上王制條所言耳今祭法並二祧入于六廟內是天子除二祧連大祖廟僅爲五廟不與諸侯等矣有七廟之名而無七廟之實恐與制禮之意不合說見宗廟篇廟制章天子七廟條○又按東滙陳氏云按此章曰王立七廟而以文武不遷之廟爲二祧以足其數則其實五廟而已若商有三宗則爲四廟乎壇墠之主藏于祧而祭于壇墠猶之可也直謂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則大祫升毀廟之主何用乎又宗廟之制先儒講之甚詳未有壇墠爲言者周公三壇同墠非此義也又諸儒以周之七廟始于共王之時夫以周公制作如此其盛而宗廟之

制度乃下同列國吾知其必不然矣然則朱子然劉歆之說豈無見乎鄭注此章謂祫乃祭之蓋亦覺記者之失矣今詳諸儒謂周之七廟始于共王之時者即本此連二祧廟爲七廟之說蓋周以文武爲二不祧廟則始祖一廟也文武成康昭穆爲六廟矣故以爲至共王而成七廟然則諸儒仍踵祭法之非安得是乎陳氏駁之而力從朱子自確當○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詳見宗廟篇祭主章下○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詳見祀示篇社稷章○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

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詳見祀示篇立祀章○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上祭適殤者重適也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

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此所謂大神也春秋傳曰封爲上公祀爲大神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

或曰有烈山氏弃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間若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能刑謂去四凶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冥契六世之孫也其官玄冥水官也虐菑謂桀紂也烈業也族猶類也祀典謂祭祀也○疏曰此總明其功有益於民得在祀典之事法施於民則祀之者若神農后土帝嚳帝堯黄帝顓頊與契之屬是也以死勤事則祀之者若舜及鯀冥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者若禹是也能禦大菑及能捍大患則祀之者若湯及文武是也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共工後世之子孫爲后土之官后君也爲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爲配社之神黄帝正名百物者上古雖有百物而未有名黄帝爲物作名正名其體也以明民者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共財者謂山澤不障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契爲司徒而民成者契爲堯之司徒掌五教故民之五教得成此皆有功烈於民者結上厲山以下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者釋上文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之等及上有祭地祭天祭四時祭寒暑祭水旱此不言之者舉日月則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陰陽之氣故舉日月以包之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者合結上事也按上陳宗廟及七祀并通適殤以下此經不覆明之者謂是外神有功於民故具載之其宗廟與殤以下及親屬七祀之等宮中小神所以皆不載○以上本篇○附石梁王氏曰舜勤衆事而野死舜死蒼梧之說不可信鄭氏謂因征有苗尤不可信又記言鯀障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是祀禹非祀鯀也

右祭法一章凡十四條○又章下凡六條

○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諸不

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大昊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黄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疏曰此論有虞氏以下禘郊祖宗所配之人有虞氏禘黄帝者謂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禘之時以黄帝配祭而郊嚳者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以嚳配也又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於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故云祖顓頊而宗堯祖始也言爲道德之初始故宗尊也以有德可尊其夏后以下禘郊祖宗其義亦然但所配之人當代各別此熊氏之說也注云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者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春秋于大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大傳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以禘文既多故云此禘謂祭昊天上帝於圜丘知是圜丘者以禘文在郊前郊前之祭唯圜丘耳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以比餘處爲大祭祭總得稱禘按聖證論以此禘黄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

自虞帝以祖顓頊配黄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依五帝本紀黄帝爲虞氏九世祖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虞氏七世祖以顓頊配黄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肅以祖宗爲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又以郊與圜丘是一郊即圜丘故難鄭云按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黄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大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玄云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又鄭以圜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乎郊則圜丘圜丘則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本篇○附伯溫劉氏曰祭法云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鯀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下受於舜非受于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也禹既受舜禮而升

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天鯀之殛獲罪于天非舜殛之也天殛之也而以鯀配天是大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于天父逆于天夫其弗享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爲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于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何必郊○附按劉氏之言至當則記所言者漢儒之想像云爾古未必有此配以父之禮也○又按或疑記所言本之國語曰此不見于經則得理之禮雖國語安足據也今以時代情理度之禮樂至周而大備伊尹言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在商時已爲七廟確有証矣有虞氏未見郎爲七廟安得又有祭始祖所自出之禮尙書言舜攝位之後類于上帝則舜時應已有郊天之禮然亦未見有以祖配享之禮應是好事者因周有此禮而上推之遂謂四代皆然也而所言郊鯀又與禮意大相反故劉氏據理自爲至當之論駁之石梁王氏亦云此四代禘郊祖宗諸經無所見多有可疑雜以緯書愈紛錯矣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

士祭以大夫辭見宗廟篇祭主章下○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政亂禮失以爲魯尙愈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非猶失也魯之郊牛口傷鼷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附按子酒季氏云下文杞之郊也云云正是釋郊禘非禮之意今辭周公之衰緊承魯之郊禘看注以牛傷鼠食四卜不從言恐非正文不合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疏曰嗚呼哀哉傷歎辭言觀周文武之道以幽厲之亂而禮義法則無可觀雖魯國可耳吾舍此更何適而觀禮乎故韓宣子適魯云周禮盡在魯矣相郊禹宋郊契蓋夏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孫所當保守按祭法云夏郊鯀殷郊冥今杞郊禹宋郊契者以鯀冥之德薄故更郊禹契蓋時王所命也○禮運○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言此皆天子之禮也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傅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言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旣獻於此反爵焉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襮黼領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疏曰諸侯唯合軒縣今乃有宮縣諸侯祭用時王牲今用白牲諸侯擊石磬今擊玉磬諸侯得舞大武詩云方將萬舞與宜八年萬人去籥是也但不得朱干設錫今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諸侯合乘時王之車今乃乘殷之大路並是其僭禮也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二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彼據有大功德者故異○郊特牲○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朱子集註曰三家魯

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或問執朱子曰程子之說善矣或以爲成王賜魯以王禮惟得以祀周公者未有考然以魯之郊祀觀之則初不爲周公之廟而設也恐其說亦不得通矣○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朱子集註曰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乎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illegible]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六十二

東萊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天神第八十三　凡六章

祭禮五　粵稽唐虞秩宗典司三禮天神地示人鬼之分統目總之古三祭之禮不知凡幾儀禮載大夫士廟祭三篇儀人鬼禮中之一餘皆不見全經而有可考者惟散列於周官三百六十雜記於漢儒四十九篇今爲採取二書聯周官之文間戴記之語以三大祭分篇依類條列用補經闕其他於各經傳暨記語說之雜見者組附爲傳各裒成篇首以天神天爲萬物本始而四時五行日月星辰風雨

皆佐天造化爲功德於物者宜各以禮報祭焉今取載在周官小戴記之爲典禮者列紀之并輯其餘與易孝經尚書大傳家語荀子春秋三傳外傳諸所載郊祭禮者取備典制事參彙爲此篇

補

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詳見祭法篇○附按昊天上帝即下郊祀章所謂郊天者也又與下五帝上帝異名而同實說又見下五帝上帝章及郊祀章○大祝凡大禋祀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圭潔也禋祀祭天神也○烜況晚反○疏曰按司烜氏職云以大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彼雖不云氣此水火皆由日月之氣所照得之故以氣言之經云執明水火而號祝知六號皆執之明潔也號祝執明水火見主人圭潔之德　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　隋許規反又思恚反○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右讀當亦爲侑○疏曰賈氏云釁釁宗廟馬氏云血以塗鐘鼓鄭不從而以爲薦血者下文云既祭令徹則此上下皆是祭祀之事何得於中輒有釁廟塗鼓乎經文承上禋祀肆享祭祀之下即此血祭之中含上三祀但天地薦血於座前宗廟即血以告殺故言凡血祭曰釁凡祭祀之法先逆牲後隋釁今隋釁在前者以其鼎在門外薦血後乃有爛熟之事逆鼎而入故云容鼎　來瞽令臯舞　臯音嘷九高反劉戶報反○臯讀爲卒嘷呼之嘷來嘷者皆謂呼之入○卒子忽反呼火故反○疏曰經云瞽人擬升堂歌舞謂學子舞人瞽人言來呼之乃入臯舞令呼亦來入故鄭云來嘷皆謂呼之入也　相尸禮　相息亮反○延其出入詔其坐作○疏曰凡言相尸者諸事皆相故以出入坐作解之尸出入者謂祭初延之入二灌訖退出坐於堂上南面朝踐饋獻訖又延之入室詔其坐作者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于堂饋獻訖又入室坐言作者凡坐皆有作及與主人答拜皆有坐作之事　既祭令徹　疏曰祭訖尸謖之後大祝命徹祭器即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也　○司服掌王之吉服　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用○疏曰王吉服有九大裘以下是也又曰衣服各有所用者謂若祀昊天用大裘之等是也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也○以上周禮春官　○司裘掌爲大

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疏曰爲大裘謂造作黑羔裘以祭天地故以大言之非謂裘體侈大也不限六天之大小直言祀天按孝經緯云祭地之禮與天同牲玉皆不同言同者惟據衣服則昆崙神州亦用大裘可知又曰祭服皆玄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示質者以其衮已下皆有采章也○周禮天官　○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　謂天皇大帝　牲幣放其器之色　詳見王制之辛篇圭璋琮璧章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　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疏曰玉之美者入天府藏之凡平者仍在典瑞藏之故亦言藏也　四圭有邸以祀天　周禮春官　○玉人之事　疏曰謂人造玉器玉瑞之事　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　自四圭有邸至此詳見王制之辛篇圭璋琮璧章　○天子祭天地歲徧　詳見祭法篇　○祭天埽地而祭　疏曰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云埽地而祭○郊特牲○附按記于下文言惟其質而已矣蓋祭天于地不尚文飾所以爲至敬也○祭天燔柴於泰壇用騂犢　詳見祭法篇　○祭天特牲　疏曰特一也天神尊尊質故止一也

[illegible]祀器○附按一大爲天天尊無與爲匹故祭天之牲亦用一數而無與匹乃相稱焉其禮意則如是耳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王制○附東萊陳氏曰如繭如栗擴也

○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焉神號若云昊天上帝○周禮春官

○鼓人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疏曰按本經下文靈鼓鼓社祭又按大司樂以靈鼓祭澤中之方丘大地祇與社同鼓則地祇無問大小皆用靈鼓天神皆用雷鼓也又曰鄭知雷鼓八面者雖無正文按韗人爲皐陶有晉鼓鼖鼓皐鼓三者非祭祀之鼓皆兩面則路鼓祭宗廟宜四面靈鼓祭地祇尊於宗廟宜六面雷鼓祀天神又尊於地祇宜八面也○周禮地官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

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以上詳見樂制篇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似虛危則祭天圜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居紀慮反句紀具反○疏曰序官注云神仕者男巫之俊居句者鄭意鬼神祇之居止是布祭於神神有衆寡多少或居方爲之或句曲爲之也引孝經說郊祀者按神契文故問章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云郊祀之禮燔燎掃地已下至敬心之言釋之也言郊之布席已下是鄭君語按天又有五帝坐星各於其面是布神坐也禮祭宗廟序昭穆者文二年大事于大廟躋僖公上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昭南面穆北面是人鬼之廟坐也虛危有墳墓四司又爲宗廟布席象之故云有似虛危也祭人圓丘象北極者北極有三星則中央明者爲大一常居傍兩星爲臣子位焉祭地方澤象后妃者天有后妃四星大子象天后象焉后如是其配合也大有天社之星祭社之位象焉故云及社稷之[illegible]五帝已下是也酒旗星名廚倉亦星名言廚倉所以具饌以祭祀布席及敬心也總結語○附按鄭解猶居辨名物爲布祭衆寡與其居句可也而引孝經緯者則與其義無涉也又引出許多星名豈以此爲猶居乎又豈以此爲辨名物乎恐大失之穿鑿而于經文所言之義皆無當耳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天人陽也陽氣升而祭鬼神所以順其爲人也致人鬼於祖廟蓋用祭天之明日○疏曰言以冬日至此則大司樂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天神皆降是也又曰鄭云天人陽也者此解冬日至祭天神人鬼之意以其陽故十一月一陽生之月當陽氣升而祭之也致人鬼於祖廟此鄭惟釋人鬼不言致天神之處者文畧亦當在墠壇也用祭之明日者當冬至之日正祭天神事祭不可兼祭此等雖無正文鄭以意量之○周禮春官○附按經既言冬日至則致天神人鬼者人鬼應爲配天之后稷而大神即日至所祭之昊天大神及日月衆天神也此謂以神仕者當此祭之日則于天神人鬼以猶居辨名物者致之法言祭於祖廟及祭天之明日者皆非是

○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畧也具所當共脩埽除糞灑○要一遙反灑色賣反○疏曰謂祭前十日已前誓戒百官則

大宰掌之又使百官共祭祀之具及脩之埽除也又曰五帝者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依月令四時迎氣及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其餘四帝各於其郊并夏正祭所感帝於南郊故云祀五帝於四郊也鄭云及明堂者總饗五帝於明堂依月令秦用季秋鄭云未知周以何月按曲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祭五帝於明堂與遠卜也彼明堂不卜此下經云帥執事而卜日則此祀五帝不合有明堂而鄭云者廣解祀五帝之處其實此處無明堂也引明堂位彼在祭祀之下陳之謂祭日戒欲見祭前誓戒還用祭日之辭以敕之故或前或後其辭同誓天之時其辭多不感唯有此言故云辭之略也○附按五帝即昊天天神而周禮又言祀五帝者爲五時迎氣而言也說見下五帝上帝章○又按靈威仰赤熛怒等者乃春秋緯謬妄不經之言而疏本此爲說誤矣按勉齋黃先生言天神一門爲鄭氏識緯之說所汨者即指此等也又謂存其說者非取之也正使天下後世知其謬乃所以闢之故今誌於此而前後疏內凡過此者從刪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二日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諏于須反敬酉但反齊側皆反○疏曰前期者謂祭日前夕爲期前期十日者即是祭前十一日大宰帥宗伯大卜之屬執事之人而卜日

言遂戒者謂祭前十日遂戒百官始齊又曰此依少牢所謂之卜卽祭日也凡祭期謂於祭前之以爲期今言前期十日明祭前十一日卜卜之後日遂戒故云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大宗伯職云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謂宗伯涖卜又按大卜云大祭祀視高命龜故知執事中有宗伯大卜之屬中含有小宗伯及卜師但四時迎氣冬至夏至郊天等雖有常時常日猶須審慎仍卜日故表記云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注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假令不吉改卜後日故箴膏肓云天子郊以夏正上旬之日魯之卜三正下旬之日○附按下五帝上帝章大司寇條注疏皆言戒之日卽卜之日與此疏所言不同今詳遂戒文義應以彼疏爲是蓋祭前十一日卜定遂戒而次日爲散齊之始日也

及執事眂滌濯 眂音視○執事初爲祭事前祭日之夕滌濯謂溉祭器及甑甗之屬○甗魚善反○疏曰及猶至也謂至祭前夕大宰眂滌濯按春官小宗伯大祭祀眂滌濯大宗伯亦云宿眂滌濯彼二官親眂滌濯大宰尊亦往涖之按下經及納亨者是祭日此云眂滌濯儀禮特牲亦云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籩士卑得與人君同少牢大夫禮當祭日溉祭器者下人君也按少牢雍人溉鼎七俎廩人溉甑甗司宮溉豆籩及勺爵此不言七俎豆籩勺爵者之屬中含之

及納亨贊王牲事 亨普庚反劉普孟反○納亨納

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鄉許亮反○疏曰按禮記明堂位君肉袒迎牲於門卿大夫贊君及殺訖納與亨人故言納亨贊王牲事者卽是卿大夫贊幣一人也又曰納亨納牲將告殺者謂牽牲入時也是禮器云納牲詔于庭是也按檀弓云周人大事以日出故知納亨是齊祭之晨此祭天無裸故先迎牲若宗廟之祭有裸而後迎牲也既殺以授亨人者按亨人職職內外饔之爨亨謂歷其俎以後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者此明堂位文

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 日旦明也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齊才計反○疏曰及祭日謂質明贊助也執此玉幣爵三者助而授王也又曰按特牲少牢皆質明行事故知旦明上云祀五帝以爲迎氣於四郊之等按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亦用赤璋下云牲幣彼雖不是禮神之幣亦云各放其器之色是其禮神幣與玉亦各如其方色也爵所以獻齊酒者按冪人云疏布冪八尊八尊者五齊三酒之尊以其祭天無祼故無彝尊也享先王用玉爵尚文此祭天不用玉爵故云尚質至而授者謂王祀圜丘祭所而授之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坐親酌以獻尸

祀大神示亦如之 大神謂天地○疏曰謂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

九濡亦如之者從掌百官誓戒已下贊玉爵之事已上皆如祀五帝之禮○周禮天官

○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眂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省本又作眚息井反鑊戶郭反齍音咨相息亮反○執事諸有事於祭者宿申戒也滌濯溉祭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鑊亨牲器也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爲祝辭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羣臣禮爲小禮故書涖作立鄭司農讀爲涖涖視也○疏曰祭三者鬼神之時祭前十日大宗伯先帥執事有事於祭者共卜取吉日乃齊宿眂滌濯者謂祭前一宿視所滌濯祭器看潔淨否涖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但宗廟雖無禮神玉仍有主瓚璋瓚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省牲鑊者當省視烹牲之鑊奉玉齍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涖者齍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但齍與卜鬯互見爲義皆始時臨之祭又奉之詔大號者謂大宗伯告大祝出祝辭也治其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神祭禮王親行之爲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爲小也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又曰按大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注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

此注云執事諸有於祭者二注不同者以其大宰不掌祭事故云執事大宗伯大卜之等卜日而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事故總諸有事於祭者也此滌濯止是蕩滌以少牢有摡祭器故據而言之摡卽拭也玉禮神之玉者卽蒼璧黃琮青圭赤璋之等及四圭兩圭之類皆是禮神致於神坐也按九嬪職云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盛黍稷與此注不同者彼九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無禮神玉則玉齍不得別解故爲玉敦此據天地爲主有禮神玉故別釋也太宰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注云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彼所執據五帝此所奉據昊天與者故不同祝辭則祝版之辭是也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與音預○王有故代行其祭事○疏曰攝訓爲代有故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周禮春官

右昊天天神之祀第一章 凡十九條○又章下一條○

辭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 禮運曰地秉陰竅於山川 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 言覆施均 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 古祝辭則云嗣王某或曰一人

某王者親告之辭也

○大戴禮公符篇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兆為壇之營域五帝蒼曰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竇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仰如字劉五郎反熛必消反樞昌朱反紐女九反拒居禹反沈又音巨汁音叶劉子集反竇音獨本亦作瀆○疏曰自此已下云外神從尊至卑故先云五帝不云大帝者此文上下唯論四郊以對國中右社稷左宗廟其大帝與昆侖自相對而在四郊之閒有自然之圜丘及澤中之方丘以其不在四郊故不言也又曰按封人云社稷之壝謂壝土為之即此壇之營域也不言壇者舉外營域有壝可知曰類日月星辰者以其言類明以氣類而為位以祭之故知是日月之等兆日於東郊者按祭義云大明生於東故覲禮亦云拜日於東郊玉藻又云朝日於東門之外也又知兆月於西郊者月生於西風師亦於西郊者以五行金為陽土為風風雖屬土秋氣之時為物燥落山風故風亦於西郊也兆司中司命於南郊者以南方盛陽之方司中司命又是陽兆雨師於北郊者以雨是來宜在水

位北郊也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境內山川按僖三十一年夏四月猶三望服氏云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又上文先鄭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必知望祭中無天神者按哀六年云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爾雅又云梁山晉望又按尚書云望于山川則望祭中無天神可知若天神日月之等當入四類之內也尚書云望於山川必知四望非山川是五嶽四瀆者以本經下文云兆山川丘陵之等山川既在下故知此四望是五嶽之屬山川之大者也○周禮春官○附按此章雖分言五帝上帝其實即上昊天天神也故詩于明堂享帝而言維天其右之天與帝一而已矣且周禮之言五帝蓋四時迎氣分言青赤黃白黑五帝者即天之氣運行而成四時故分而言之為五帝合而舉之則總為上帝所以黃先生于此章前引周禮言五帝諸條末引月令及章下之傳則又叁言帝與上帝也可知五帝即是上帝上帝又即是昊天乃月令注于帝別謂五精之帝于上帝別謂太微之帝與上帝昊天上帝又注為天皇大帝多加分析名目者不皆失之支離乎惟五帝即是天故郊天將有日月星辰等而不復及五帝○又按或疑天猶一君也五帝猶五臣也謂天與帝無別可也謂天與五帝無別悉下可臣此與人之為君臣者不同天一君五臣尊卑其六人也若天下一是又注叁先行禮神也

之四時雖各為一氣然四時氣之外另有一天之氣乎可知五氣之分為五帝者祇是一天氣之運行而已此猶月令言人君四時迎氣之後各有國政謂政有四一時一政可也謂四政非一君之政不可也舊說于天之外另言五帝是猶別四肢于一身之外也于理恐未安○又按黃先生謂天神一門為鄭氏讖緯之說所汨者據此注可見說已見上昊天天神章

○掌次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 重直龍反○祀五帝於四郊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重帟複帟重案牀重席也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疏曰次謂幄帳也幄在幕中既有幄明有帷幕可知設重帟者謂於幄中設承塵重案者案則牀也牀言重謂牀上設重席不言壇及皇邸亦有可知本經上文壇壝又不言重席互見為義又曰祀五帝於四郊即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也此謂四時迎氣月令四立之祭是也必兩處設幄者大幄謂王侵晨至祭所祭時未到去壇之外遠處設大次王且止居也接祭者與群臣交接相代而祭去壇宜近置小一幄退俟之處按司几筵莞筵繅次席三重此言重席亦當有此三重與重帟不同○周禮天官

○司服正服大裘而冕 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疏曰大裘羔裘者司裘文先鄭注云大裘黑羔裘然則凡祭之皆同羔裘義具於司裘也○周禮春官

○大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享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 見上昊天天神章

○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 戒之日卜之日也百族謂府史以下也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疏曰禋之言煙祀五帝謂迎氣於四郊及總享五帝於明堂也戒之日者謂前十日卜之日卜吉即戒之使散齊涖誓百官者謂餘官誓百官起時大司寇則臨之戒於百族者大司寇親自戒之其百官所戒者當大宰為之是以大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故知大宰戒百官也若然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大宰雖云掌百官誓戒戒則親為之誓則掌之而不親誓何者司寇卑於大宰此云涖誓百官豈司寇得臨大宰乎故知大宰掌之餘小官誓之司寇臨之也又曰鄭知百族府史以下者以王之百姓亦同大宰戒之引郊特牲者欲見百族非王之親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者王自澤宮而還入皐門至庫門之內大宰獻命命即戒百官又於庫門內而東入廟門廟門之內戒百姓彼注云百姓王之親也族親故入廟乃戒之

及納享前王祭之

亦如之亨普庚反劉普孟反○納亨致牲○疏曰納亨致牲者謂將祭之晨祭之日謂且明也此二者大司寇爲王引道奉其明水火明水火所取於日月者○疏曰司烜氏以陽燧取火於日中以陰鑑取水於月中明者絜也主人明絜水火乃可得也奉此水火者水以配鬱鬯與五齊火以給爨亨○小司寇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納亨致牲也其時鑊水當以洗解牲體肉○疏曰祭天曰禋柴即禋祀也故云禋祀五帝實鑊水以擬洗肉所用也納亨亦如之謂將祭之晨實以水亨牲也鄭知實鑊水爲洗解牲肉者以下云納亨乃是亨煮肉也封人云共其水槀亦謂洗牲肉○以上周禮地官○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洎其器反或音冀○洎謂增其沃汁○疏曰按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入門北面則以盤匜盥于王盥也洎謂將獻尸時先就洗盥也洎鑊水鑊在門外之東亨牲之爨言須鑊水此官增之示敬而已此直言祀五帝也按小祝職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職云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如是則冬至夏至及先王先公小祝沃尸盥小臣沃王盥鬱人云凡祼事沃盥惟在宗廟爲祼時○周禮秋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三

月一時節氣成○疏曰祭祀之牲皆體全具故以牷言之也上云牽繫祭祀之牲牷則總天地宗廟之牲下別言祀五帝則舉五帝而已其實昊天及地祇與四望社稷之等外神皆繫之也又曰校人養馬謂之閑此養牛羊謂之爲牢言閑見其閑衛言牢見其牢固所從言之異其實一物也按春秋有郊牛之口傷鼠食其角自外恐更有食獸觸齧故總云焉此經云繫于牢芻之惟據牛羊若犬豕則曰祭又不繫之矣按宣三年公羊云帝牲在于滌三月何休云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天牲是其三月之義也○展牲則告牷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牷告展牲者也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疏曰先鄭以爲選牲時後鄭不從者牧人選訖付充人今在繫養之下明非選牲也若今夕牲者此舉漢法以況之又引特牲禮者以天子禮亡按彼宗人視牲告充亦謂祭前之夕夕牲時士用兔腊言獸尾止謂兔也以士禮引證天子法故云近之碩牲則贊贊助也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春秋傳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疏曰上經夕牲時此經據正祭特言碩牲者謂君牽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皆云博碩肥腯此充人既是養牲之官當助持牛紖而牽之又曰鄭知有君牽牲者見祭義云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天子亦當然○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肆他歷反注肆解肆去同司農音四主肆陳同○牛能任載地類也羞進也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玄謂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疏曰肆解也謂於俎上進所解牲體於神坐前又曰鄭解司徒奉牛之意牛能任載地類也故屬地官司徒骨宜有脩脊脊之屬司農以肆爲四音讀之故云肆陳也謂陳牲體於俎上即體解折節爲二十一體是也後鄭之意以肆爲他音剔之肆解骨體者爲七體解之故引士喪禮按士喪禮曰特豚四鬄去蹄彼注云四解之殊肩髀此云肆解其字不同者鄭直以義讀之非彼正文後鄭必不從先鄭者按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彼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祭祀之法先豚解後體解經云奉牛牲謂初牽入時即言羞其肆明先豚解又按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脊是先全脊始豚解也若宗廟則無全脊先豚解次體解禮運所云者是也○以上周禮地官○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爲將饗帝大饗帝遍祭五帝○附按此大饗帝非祭五帝也注誤說見月令篇季秋章嘗犧牲告備于天子謂嘗羣神○仲夏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鍾磬柷敔爲將大雩帝習樂也命有司

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孟春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謂祭天上帝大微之帝也○以上三條詳見月令篇季秋仲夏孟春各本章

右五帝上帝之祀第二章凡十二條○又章下凡十六條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昔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也化生長育一歲之功萬物莫敢不成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而後性之讖緯皆爲之名字亦爲妖怪妄言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更古衡反王音旺下王天同○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始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以生之行轉相承而諸說乃謂五精之帝下生王者其爲誕惑無可言者故其

[illegible]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木生火火生土之屬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天至尊物不可以同其號亦兼稱上帝上得包下五行佐成天事謂之五帝以地有五行而其精神在上故亦謂之上帝黃帝之屬故亦稱帝蓋從天五帝之號故王者雖號稱帝而不得稱天帝而曰天子者天子與父其尊卑相去遠矣曰天王者言乃天下之王也○附按上文言天有五行分時化

育以成萬物是說在天五行應就五行之氣言故謂五帝爲天神也此注云以地有五行而其精神在上是言地之五行非孔子所言天有五行之五行也蓋地之五行金木水火之質與地巳殊故各有其神若春夏秋冬之寒暑雖不同總一氣之運行耳以其于四時而分配木火金水之蔑又益以四季之土遂分一天爲五帝其實一天而巳何嘗另有一五帝也又注言王者稱帝而不得稱天帝又謂天王是言天下之王今詳臣子之尊王如尊天故春秋書天王者解爲天下之王將五等諸侯亦爲一國之王乎而戰國之秦王楚王尚何僭爲于義恐未協○又按或疑孔子言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似以五行爲五帝上帝爲天中間言佐成則九帝應取五臣輔佐一天之義矣曰康子以勾芒等爲木正等孔子言五正爲五行之官名則此句五行字緊項上五行之官名應指勾芒等言非指五帝言也上帝字乃指五帝即指天五帝與天一也康子問勾芒等爲五正爲五行之主而何以稱帝非問五帝之何以稱帝也故孔子答以勾芒等以佐五天帝之故而因稱爲五帝與大皞之屬同爲配五帝時之配享焉將其所以得稱爲五帝者巳明矣下言亦云帝從其號者乃承上太皞配享句謂皞等號帝故此亦云帝以從之也又按天爲五天帝故月令言其帝太皞等注即云五人帝也天爲

五天神故月令又言其神勾芒等注即云五人神也此處則總名爲十人帝而已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各以行之官爲職業之事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五祀上公之神故不得稱帝也其序則五正不及五帝五帝不及天地而不知者以祭社爲祭地失之遠矣且土與水火俱爲五行是地之子也以子爲母不亦顛倒失尊卑之序哉○附按死爲貴神即五人神之說也別稱五祀不得同帝者謂以五人神而稱帝與大皞等之稱帝不同仍是說上文亦云帝從其號之意與上帝五帝之帝無涉也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兼食於社而棄

爲稷神兼猶配也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illegible]降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illegible]可以多也家語五帝○附按勾龍之平治水土者衆矣唯勾龍兼食於社是謂勾龍能平治水土也謹按孔子刪書書記堯言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使鯀治之九載績用弗成後任禹治水乘四載隨山刊木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舜乃言咨禹汝平水土又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時乃功然則當堯之時至禹而乃平治水土功莫大矣共工氏之子曰勾龍何得言平治水土而兼食于社哉以何書爲證則此言權乎無實家語一書不能令人皆信爲孔子之說者此條亦其類耳○又按治水之功盡在禹矣則上文言四叔實能金木及水使脩及熙爲玄冥將脩熙之實能水者其義安在亦令人生疑○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誦詩三百揄習多言而不學禮也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毋輕議禮謂若誦[illegible]旨不可以[illegible]言

○疏曰此明禮之貴於衆事言一獻祭羣小祀不學禮則不能行也雖習一獻其禮小不堪以行大饗之禮大饗謂祫祭宗廟也其禮雖繁仍去人不遠大旅是總祭五帝天與人道隔其禮轉難總祭五帝是有故而祭其禮簡畧不如饗帝正祭之備謂郊祭天也毋輕議禮者若不學於禮無▇輕論議於禮也又曰大旅祭五帝者按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與上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其文相對祀地云旅四望則知上云旅上帝是旅五帝也○禮器○惟聖人爲能饗帝詳見祭義篇祭不欲數條○益卦曰王用享于帝吉伊用先生曰▇二虛中求益亦有剛陽之應而以柔居柔疑從益之未固也故戒能常永貞固則吉也王用饗于帝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以饗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於人有不應乎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別易下經○附朱子本義曰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爲卜郊之吉占○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粢音咨秬音巨○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疏曰按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而灌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爲之以芬芳調暢故言秬鬯以事上帝大宗伯云祀玉鬯者謂饗大鬼也棫樸詩云奉璋峩峩者謂撩祭宗廟也故與此不同○表記○季冬之月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之祀○季夏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以爲民祈福皇天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太微五帝○仲秋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以上三條詳見月令篇各本章○牲孕祭帝弗用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爲貴也孕任子也易曰婦孕不育○疏曰此易漸卦九三爻辭引之者證經孕是懷任之意○郊特牲○鼎卦曰聖人亨以享上帝亨普庚反○亨者鼎之所爲也革去故鼎成新故爲亨伊川先生曰以木巽火以木

從火所以烹飪也鼎之爲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聖人古之聖王也○周易下經○附朱子本義曰享帝貴誠用犢而已○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伊川先生曰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爲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周易上經○附朱子本義曰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見下郊祀章下○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頖本或爲泮音判○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人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疏曰有事於上帝謂祭天也必先於頖宮之中告后稷告以將配天也是先告畢然後祭尊也又曰明堂位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魯人無后稷之廟今將祭天而於頖宮告后稷也○禮器○桓公五年秋大雩書不時也傳例云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公二十六年有兩秋此發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指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附按今春秋本桓公五年襄公二十六年並無兩秋之文傳例是言傳有兩秋非謂經有兩秋也然此書春秋經之例雖秋字在上條而錄大雩此條者亦必及之凡祀啓蟄而郊祀天南郊龍見而雩雩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凡祀以下詳見祭統篇時日章○春秋左氏傳○定公元年秋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爲非正何也冬禾稼既成猶雩則非禮可知秋禾稼始苗嫌當須雨故問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邵曰凡地之所生者謂之毛公羊傳曰錫之不毛之地是也言秋百穀之潤澤未盡也人力未盡謂耕耘之功未訖○疏曰言非必百穀至而雩祀之設本爲求雨求雨之意指爲祈穀故周頌噫嘻之篇歌春夏而同名至於修雩祀不異故此傳言毛澤未窮人力未竭言人力之功施於種殖種殖之義在於禾黍未聞凡品總稱曰毛將何所據解聖人

之於四海不偏一物愛人之情特深懷抱百姓所恃哭急怨食天不降雨嘉品不育時澤之來普汎無私雖非有穀亦沾有旂之禍故總凡品爲毛明天德之道廣聖人重謝請請必爲民盡力專心求請不得失時謂孟夏之節是月有雨請先種得成茂實後種更生故重其二時時過以往至於八月九月修雩之節不言四月非正也故曰是月不雩則無及矣謂八月求雨雩而得之則書雩明有所及故也是月雩不必有雨曰無及者人情欲其有益故以雨月請是年不艾則無食指謂九月之雩雩而得雨是年有食不得雨則書旱旱則一歲無食故曰是年傳於仲秋言月季秋言年年月之情以表遠近深淺之辭也○附按此處傳文上下文義總難通曉若以下文其時窮人力盡爲雩之正則是九月大雩反爲正雩而無譏矣且下文以時窮力盡爲雩之正而上文又以澤未盡力未竭爲未可以雩直使四月之雩轉非正矣不拘戾難通乎因疑必有誤字未可以雩未字疑是尚字之訛此承上文非正一問而先作此反勢以呼也下文然後雩雩之之下主也之上落一非字以此四語應上之問與呼也又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下何字當是非字之訛而前後文義乃得通曉

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應乎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道之請君必爲先也其禱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依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禱亦請也此即請辭也○疏曰按月令大雩帝此言大雩文與月令同向祀上帝帝天也而曰上公義更何取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魯與天子同雩上帝上帝既雩雩及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即此傳所謂古之神人通乎陰陽使爲民禱雨故言請哉請應乎上公夫尊不敢指斥故請其神爲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王詒猶假寄

○成公七年冬大雩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傳疏曰例日云月雩正也時雩非正也非正者其時未窮人力未盡毛澤已竭不雩則不及事故月以明之則經書秋八月雩九月雩是也既過此節秋不害旱則冬無爲雩也按春秋說考異郵三時唯有禱禮無雩祭之事唯四月龍星見始有常雩耳○

以上春秋穀梁傳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也○土時掌反守手又反燎力妙反又力弔反禪善殺反○疏曰因名山升中于天者此還因天事天但事天非在一所此封禪之時謂天子巡守至方嶽之下因此有名之大山升進諸侯成功之事以告于天又日大山謂方嶽也太平乃封禪其封時必因巡守而爲之若未太平但巡守而已其未太平巡守之時亦燔柴以告至故王制說天子巡守必先柴若太平巡守之時初到方嶽亦燔柴告至之後乃考諸侯功積及封土爲壇更燔柴祭天告諸侯之成功也此唯泰山爲之餘嶽則否其巡守則每嶽皆至也而皇氏云太平乃巡守按詩頌時邁巡守告祭柴望時邁武王之詩而有巡守之禮武王未太平何得云太平乃巡守其義非也孝經說曰至刻石紀號皆孝經緯文也封乎泰山者謂封土爲壇在於泰山之上考積燔燎者謂考諸侯功績燔柴燎牲以告天禪乎梁甫者禪讀爲墠謂除地爲墠在於梁甫以告地也梁甫泰山之旁小山也刻石紀號者謂刻石爲文紀錄當代號謚按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者何報告之義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迹以自勸也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故孔子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數者七十有餘三皇禪於繹繹之山五帝禪於亭亭之山三王禪於梁甫之山繹繹無窮之意禪於有德者而居之無窮已亭亭者制度審諦道德著明梁甫者梁信也有德也信輔天地之道今按書說禪者除地爲墠而白虎通以爲禪讓有德其義非也按史記封禪書齊桓公欲行封禪管仲諫止辭云自古封禪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昔有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羲氏封泰山禪云云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周成王皆封泰山雖禹禪會稽成王禪社首其餘皆禪云云云云者亦泰山旁小山名但白虎通與史記禪處不同未知孰是也白虎通又云王所以巡守何巡者循也守者收也謂循行天下收人道德恐遠近不同政化

有不得其所者故必自行之謹敬重之至也熊氏云太平乃巡守其義非也

因吉土以饗帝于郊

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於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今漢亦四時迎氣其禮則簡○疏曰此謂祭五方之帝因其所卜吉土以爲都饗祭五方之帝於都之四郊○禮器○附按此章取經傳言郊者總會之以見郊祀之義其實此郊所祀者即首章昊天天神雖各爲一章無二義也又王者郊天于夏正十一月而魯雖得郊則在夏正建寅之月下屢引春秋言郊者皆然而鄭謂王者之郊用寅月惟魯郊用子月者兩注胥失之矣說見下郊用辛節之按內○又按鄭謂惟魯郊用子月者是以春秋之正月爲周正係夏時之十一月子月也鄭說之誤在先未知春秋是用夏正說見歷數篇之傳於是閏三月條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疏曰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大報天者謂於此郊將大報天之衆神雖是春所天生養之功大故獨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者謂天無形體懸象著明不過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月爲重以對日耳蓋天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日得爲衆神之主也○祭義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

祭上帝於南郊曰郊○詳見祭法篇之傳

○郊

疏曰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按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圜丘鄭氏以爲天有六天丘郊各異今其黜鄭義兼以王氏難天爲至極之尊其體祇是一而鄭氏以爲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爲體稱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稱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節寒暑時是五帝與天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下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先儒又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又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爲二者按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於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上文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云蒼璧蒼犢圜鍾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鍾之等以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

[illegible]日以至與圜丘同配以后稷集必以爲異圜丘又以亦[illegible]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禮必知非周郊者以宜三年正[illegible]郊牛之口傷是魯郊用日至之月按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衮戴冕璪十有二旒故知是魯禮非周郊也又知圜丘配以帝嚳者按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於魯以明禘大於郊又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圜丘故以圜丘爲禘也圜丘比郊則圜丘爲大祭法云禘嚳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爲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爲大故亦稱禘也以爾雅唯云禘爲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皇氏云天有六大歲有八祭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爲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禖爲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祭爲常祭九也凡祭天其服皆大裘周禮司服云其尸服亦大裘故節服氏云郊祀裘冕送逆尸是也其玉圜丘用蒼璧夏正郊天用四圭有邸其五時迎氣東方用青圭南方用赤璋西方用白琥北方用玄璜其中央無文先師以爲亦用黃琮熊氏以爲亦用赤璋其牲幣各放其玉之色其祭天之器則用陶匏陶瓦器以薦菹醢之屬故詩生民之篇述后稷郊天云于豆于登注云木曰豆瓦曰登是用薦物也詩大雅美公劉云酌之用匏注云儉以質祭天尚質也其祭天之處冬至則祭於圜丘圜丘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故魏氏

之有天下營委粟山爲圜丘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知遠近耳其五時迎氣則在四郊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司馬法百里遠郊鄭注書序云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謂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天之郊去國皆五十里也其夏正祭感生之帝亦於南郊知者孝經緯云祭帝於南郊就陽位是也其雩祭五天帝亦於國城南其九月大饗五帝則在明堂鄭駁異義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圜丘之祭皇氏云其初先燔柴及牲玉於丘訖次乃掃丘下而設正祭若夏正及五郊初則燔柴及牲玉於壇故祭注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次則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故禮器云至敬不壇埽地而祭是也其所配之人虞夏商周各異文具祭法其祭天之樂皆用雷鼓故鼓人云以雷鼓鼓神祀是也其圜丘之祭皇氏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丘上升壇以燔其神故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次乃奏圜鍾之樂六變以降其神天皇之神爲尊故有再降之禮次則埽地而設正祭置蒼璧於神坐以禮之其在先燔者亦蒼璧也次則以豆薦血腥祭天無褻故鄭注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祀至尊不褻莫稱焉然則祭天惟七獻也故鄭注周禮云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則圜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爲二獻也王進

□□□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孰王酳盎齊以獻是爲三獻也宗伯次酳醍齊以獻是爲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酳朝踐之泛齊是爲五獻也又次宗伯酳饋食之醍齊以獻是爲六獻也次諸臣爲賓長酳沈齊以獻是爲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同唯有四齊無泛齊又無降神之樂唯燔柴升煙一降神而巳王朝踐獻以醴齊宗伯亞獻以盎齊大饋孰王獻以醍齊宗伯又獻以沈齊尸食訖王獻以朝踐之醴齊宗伯獻以饋食之沈齊諸臣爲賓長亦獻以沈齊不入正數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尸與祭感生之帝同但二齊醴盎而已諸臣終獻亦用盎齊從上王此皆皇氏所說按皇氏以圜丘之祭賓長終獻不取沈齊而取泛者以禮運約之沈齊當在堂丘下不可用之故更上取泛齊然按禮運沈齊在廟堂之下倘得酌之升堂以獻又皇氏祭感生之帝及五時迎氣沈齊亦在壇下賓長皆得用之升壇以獻何爲圜丘沈齊獨不可用乎若以圜丘高遠不可下取沈齊凡齊泛醴爲卑盎醍爲卑賓長終獻祇可以次用醍齊何得反用泛齊乎今訓圜丘賓長之獻用沈齊也以賓長是臣助祭終獻遠下於若故從丘下酌沈齊皇氏於此記之首庾解天地百神用樂委曲及諸雜禮制祭而不要非此記所須又隨事曲解無所憑據今皆各而不載牲于有所須者各隨而解之○附

按此條疏說反覆詳玩王肅以郊即圜邱者爲是而鄭誤也蓋鄭既以帝即爲天則不當於子月圜邱祭之而於寅月又郊祭之矣且帝天只一而王牲與樂每項二之者義果安在況感生之帝其說之怪誕郗邊尤人人所斥者乎今據周禮云冬日至祭天於地上之圜邱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即圜邱與郊皆言日至不但二祭祇是一祭並郊天亦僅有事於子月而更無寅月感生之祭矣或曰鄭言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本諸易緯曰此黃先生所言天神一門爲鄭氏讖緯之說所汩也易緯何足爲據或曰然則玉牲與樂何爲每項異之曰何皆有異蔡疏引皇氏云置蒼璧於神坐以祗天其在先燔若亦於壁也令詳皇氏言之未盡鄭所別之二王一先燔一置坐也牲則祭法言用辟饋若著領是推度應說耳又按祭法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疏以爲天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其爲一壇故日得爲衆神之主則大司樂所云奏黃鍾等以祀天神者也天帝一壇下云圜鍾爲宮等冬日至於地上之圜邱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者是日月及衆天神一壇樂何嘗別郊與圜邱故肅王肅郊即圜邱之說爲是也至於廟爲宗廟之祭與圜邱無涉圜邱與郊名異而實同王氏於下文宮之詳矣○又按疏引皇氏說謂郊天爲七獻疑巳與掃地而祭拱用陶匏之義爲不合而皇氏又撰出一祭感生之帝亦有獻法則□爲鄭所惑矣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疏曰郊祭用夏正建寅之月意以二月建卯春分後日長今正月建寅郊祭通而迎日之將至又日此易緯乾鑿度文必用夏正彼文云方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按書傳云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即引寅資由日皆謂春分知此迎長日非春分者此云兆於南郊就陽位若是春分朝日當在東郊故知非也又下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故知祭天非唯祭日也○附按記文是言冬至之郊祭迎長日之至也注解爲夏正者誤矣此至字如迎賓拜至之至與下文日至極之義不同蓋由前言之爲日短之至極由後言之即爲初長之日之來也又按迎春迎夏等皆迎於始至之時進無建寅建卯膈一月而言迎者注雖强爲易緯一用夏正之說圜之允不合也

郊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

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齊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疏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

又所以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言郊用辛日者取齊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又曰按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玄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玄以爲冬至之日說其迎長日於上而既妄爲之說又從以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玄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矣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鄭玄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爲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玄既以祭法禘嚳爲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按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玄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圜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則圜丘圜丘則郊以所在言之則謂之郊以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謂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

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啓蟄又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爲天子郊祭之事也如聖證論之言王肅所據此經傳分明鄭必別爲其說者按聖證論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日至祭天於地上之圜邱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邱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于郊服袞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按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恒在辛似用冬至之月鄭此注云以建子之月郊天用辛日者當齊戒自新如鄭此言是亦不用冬至日也郊丘大事王鄭不同故略陳二家所據而言之○附按記文明云周之始郊注疏必解爲魯之始郊者欲强圜易緯三王寅月郊祭之說而非記文之意也王肅之說皆確惟解始字未合此謂郊之日必用辛日矣若周之始郊則用日至之日蓋周

之第一爻郊止用日至之日而後則皆用辛日也或周第一次用日至之日卽是辛日而後則取辛而不定其爲日至如此說亦可若注移周于魯則誤矣馬昭申鄭首據易緯何足據也其引明堂位辨天子與諸侯者說見下文○又按朱子注閟宮之詩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可知注言魯郊以建子月者朱子按春秋諸經傳言魯郊之文並據春秋所書與月令有關之事知春秋之正月是用夏正遂以鄭說爲非而不從也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

受命謂告之退而卜○疏曰郊事既尊不敢專輒故先告祖乃卜郊如受命也故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是也作灼也禰宮禰廟也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卜之

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

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勑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也○與如字一音預○疏曰王在澤宮中以射擇士故呼爲澤宮也王卜已吉又射以擇賢者爲助祭之人故云王立于澤禮器云舉賢而置之是也然王者獵在囿而主皮射亦在澤故鄭注鄉射記引尚書傳主皮射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又云鬻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也令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親聽誓命者於澤宮中又使有司誓勑舊章背戒之禮王親聽受命故禮器云聚衆而

誓之是也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命戒百姓

王自澤宮還以誓命重相申勑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王自還齊路寢之室○還音旋重直用反○疏曰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百姓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大廟而重戒之又曰王親謂之百姓者皇氏云姓者生也並是王之先祖所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者卜法必在祭前十日祭義云散齊七日致齊三日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

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自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粢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也○疏曰郊日之朝天子早起皮弁服以聽之小宗伯告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未郊故未服大裘而且服日視朝之服也

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

汜芳劒反本亦作汎埽素報反○謂郊道之民爲之也反道剗令新土在上也田燭田首爲燭也○剗初產反又初展反令力呈反○疏曰郊祭之旦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也汜埽廣埽也郊道之民家家各當界廣埽新道也鄉謂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嚮郊之早

弗命而民聽上

化王嚴上○疏曰合

結喪者不哭以下至此並非王命而民化王嚴上故也然周禮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而此云不命者蜡氏所云有司常事至郊祭之時王不施命故云不命且作記之人盛美民聽上之義未必實然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

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疏曰當祭之日王被袞冕袞冕有日月星辰以象天也又曰此明被袞象天明堂位云日月之章故袞有日月星辰也與周不同故云此魯禮也魯公得稱王者作記之人既以魯禮而爲周郊遂以魯侯而稱王也皇氏云魯用王禮故稱王或亦當然也○附按此條首言周之始郊至此三稱王自是皆言周天子與魯侯何涉注據被袞二字遂斷爲魯侯盡思稱魯侯以王記禮之人而反干犯大禮至此耶且周與魯大有辨矣卽能幹旋王字亦不能改魯之國號爲周記文一氣直下將從何處分以前說周以後說魯耶今詳全條皆天子之事故如是立言若謂專言魯侯以別於天子之郊則卜郊以下四節喪者不哭節下文兆於南郊節魯侯如是周天子之禮又俱別是何樣耶況被袞上現有王字而鄭說之誤也明矣○又按或疑被袞大裘何故不同曰記禮之家所言不同者往往有之又家語云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據此亦可互通此皆言周天子也若明堂位所言乘大

附此下文乘素車又言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言魯侯而與此下文同者以魯侯僭用天子禮也此又與周禮所言祭圜丘之王有不同者漢儒之記禮有異耳**戴冕璪十有二旒**天之大數不過十二○過五禾反○疏曰首戴袞冕其璪十有二旒法則天數也**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設日月畫於旂上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疏曰乘殷朴素之車貴其象天之質也旂十有二旒象天數十二也龍爲陽氣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又曰明堂位云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又本記上文云大路繁纓一就此云乘素車故知殷路也魯公郊用殷禮者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剛周公既用殷之白牲故知用殷禮也○附按乘素車象天之質注解爲魯公之郊豈周天子之郊而不象天之質耶恐亦安**兆於南郊埽地而祭器用陶匏**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稱尺證反○疏曰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云埽地而祭陶瓦器謂酒尊及豆籩之屬故周禮旊人爲簋匏謂酒爵○附按此條所言與章下所載家語郊問條大同小異自是小戴本家語而言之家語云臣聞天子卜郊鄭子此三言王者何得殘注爲魯也**〇特牲**兼凡郊所以用特牲者郊謂於南郊祭感生之帝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配坐皆特牲故下文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又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是也然祭天初有燔燎後有正祭皆須有牲故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司農云實牛柴上也鄭康成云實牲體焉郊惟特牲得供燔燎正祭者熊氏皇氏等以爲分牲體供二虞所用其實一牲此而月令郊禖用大牢者彼是求子之祭不與常祭同故不用犢我將祀文王於明堂經云維羊維牛者據文武配祭得用大牢也若孔安國王肅后稷配天亦用大牢故召誥云后稷取於天有羊豕按羊人云釁積共其羊牲注云積積柴則祭天用羊者熊氏云謂祭日月以下故燔燎用羊也祭日月以下旣用羊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鄭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然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又禮緯云六宗五嶽四瀆之牛角尺則日月以下之祀皆用牛者蓋日月以下常祀則用羊王親祭則用牛故小司徒注云玄冕所祭據王親祭也此郊特牲指用而言故下文云用騂犢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以此約之夏殷以上祭感生之帝各用其正之色其迎五方之帝其牲上巳備陳帝牛稷牛其牲雖異其色宜同凡配祭之人牲與天同色也其四月大雩九月大饗其天及配人其牲各依當方之色其文武汎配則用大牢其牲色無文周人尙赤當用騂也論語云敢用玄牲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大微五帝用玄牲者彼謂告祭也其四鎮五嶽之等各用當方之色故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若各帝山

帝時祭以下則用純物不隨四方之色若圜外表貉殊禮之等則用雜色故牧人云凡時祀之牲則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其常祀之牲則皆用牲祈禱之祭或用牝惟孟春禁之故月令孟春犧牲無用牝其日月以下及五祀之等常祀用羊王親祭則用牛具如前說○附按郊卽冬至圜丘之祭王者郊天疏本鄭注謂祭感生之帝者謬也說巳見上又按我將之詩單言儀式刑文王之與故朱子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今疏謂據文武配祭後人之應說也敢用玄牲者按今朱子集註云夏仍黑末變其禮也**牲用騂用犢**尙赤者周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養牲必養二也○疏曰郊天以后稷爲配若帝牛不吉或死傷爲猶用也卽用稷牛而爲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牛用之又曰按春秋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公羊云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何休云復不吉則止不郊**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滌音迪又徒嘯反○滌牢中所捜除處也唯具遺時又遷可用也○疏曰此覆說上文帝牛不吉而取稷牛之事以帝牛旣尊必須在滌三月今帝牛不吉故取稷牛巳在滌三月也其祀稷之牛臨時別取故云唯具是別天神與人鬼又曰捜除謂捜埽清除故周禮掌養馬者謂之廋人遺時謂帝牲遺災之時凡帝牲稷牲祭常初特皆卜取其牲繫於牢犓之三月若臨時有故乃變之也○以上郊特牲**〇禘郊之事則有全脀**全脀全其牲體而升之也凡禘郊皆血腥也其王公立飫則半解其體而升之大俎謂之房脀親戚燕饗則體解節折而升之謂之折俎亦謂之餚脀○國語周語**〇郊血**郊祭天也○疏曰郊血者近者爲褻遠者爲敬郊用犢犢有血有肉肉於人食馅之事爲近血於食馅最遠天神尊嚴不可近同人情故薦遠人情者以爲極敬也○禮器郊特牲**〇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闇昏時也陽讀爲日雨日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疏曰夏后氏尙黑故祭在昏時殷人尙白故祭在日中時周人尙文祭百神禮多故以朝及闇也季氏之祭大夫之家禮儀應少而亦以朝及闇故夫子幾之又曰按洪範庶徵云日雨日暘暘謂亢陽乾燥日中之時亦明乾燥異於昏明恐人以晝爲陽終日而祭故讀從暘也**祭日於壇祭月於坎**疏曰此記及下記皆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月於坎謂秋分也日爲明月爲幽日在壇月在坎**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疏曰祭日於東用朝旦之時是陽爲外祭月於西用祭夕之時是陰爲內而崔氏云此還據上文郊祭之時今謂若

祭日與月應同處何得分壇坎與東西乎則崔說非也崔又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禮大用牛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禮小故祭法用少牢今謂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鄭注謂玄冕所祭自玄冕皆用牛也何得用少牢祭法日月用少牢鄭云蔣祈之祭也崔說又非崔又云迎春之時兼日月者今按諸文迎春迎秋無祭日月之文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謂四望四類之祭亦如五帝在四郊故鄭云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不謂兆五帝之時即祭日月崔說又非○(祭義)

○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裘冕者亦從尸服也裘大裘也凡尸服卒者之上服從車從尸車送逆之往來春秋傳曰晉祀夏郊董伯爲尸○疏曰尸服與王同大裘節服氏亦大裘故二人皆裘冕執戈送逆尸從車者送逆皆從尸車之後按士虞記云尸服卒者之上服注云上服如特牲士玄端也不以爵弁服爲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彼據臣卒者上服以家祭上服不得用助祭此據王自然用卒者家祭上服服大裘也引春秋傳者是外傳晉語文○(周禮夏官)○附按經言郊天而有尸者應爲配天者之尸若天則不可以尸象之故他經無言郊天有尸者又按孫爲王父尸卑言子不可爲父尸耳自孫以下皆可爲尸不然周之後王明堂以祀上帝而欲爲文王尸則窮於尸矣又按左氏所言之禮朱子多以爲當時所行而不據爲禮之正然則國語言董伯爲尸似爲天尸者自不足據也

右郊祀第三章凡九條○又章下凡十九條

○郊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中庸)

○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 疏曰天子至尊而猶祭於郊以行臣禮而事天也是欲使嚴上之禮達於下天高在上故云定天位也亦即是必本於天也○(禮運)○附按此天位言人君所履之位非所得自有乃天之位也故祭帝於郊盡其父天之事即所以奠定此位而不可搖奪也疏說似晦

○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之也 百王百神也或神字誤爲王言社稷唯祭一神至郊天則兼祭百神以喻君兼父母者也○(荀子禮論)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 言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疏曰百神天之羣神也王郊天備禮則星辰不忒故云受職○(禮運)

○至敬不壇埽地而祭 疏曰此謂祭五方之天初則燔柴於大壇燔柴訖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禮器)○附按此祭據至敬二字當先屬郊天故黄先生列於此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周人始以日至之月冬日至而日長 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 祈求也爲農求穀于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兼無仲冬大郊之事至於祈農與天子同故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而學者下卯推經理之指歸皮膚妄說至乃顛倒神祇變易時日遷改兆位良可痛心者也 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 兆邱於南謂爲圜丘之兆於南郊也然則郊之名有三焉

築爲圜丘以象天自然故謂之圜丘圜丘人之所造故謂之泰壇又以在郊而名郊於南郊在南也謂學者謂南郊與圜丘異若是則詩易尚書謂之圜丘也又不通泰壇之名或乃謂周官圜丘虛妄之言皆不通典制 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 滌所以養牲具 后稷之牛唯具 ○別祀稷時牲亦務之三月配天之時獻故唯具之也○附按此謂二牛皆務設帝牛未及三月而有故以稷牛務之能三月者改爲帝牛另選稷牛雖務之日甚少可也故云唯具 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犢質愨以誠爲美也 埽地而祭貴其質也 地圜丘之地埽焉而祭貴其質也 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人之作物無可稱之故取天地之性以自然也 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禰宮父廟也受祭天之命於祖

而作龜於父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澤宮
宮也誓命祭天所行威儀也王親受之故曰受教諫之義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誡百
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報白也王夙興朝服以待白祭
事後服袞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汜掃清路行
者必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汜遍也清路以新土無復行之弗命以王恭敬事天故民
聽之不令而行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大裘爲黼文也言被大裘爲有象天之文故被
之道路至大壇而脫之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
月所以灋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燔柴戴冕璪
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祭羣小祀
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祫祭天地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祭五帝也

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饗帝祭天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家語郊問〇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萬物資始於乾人倫資父爲天故孝行之大莫過於尊嚴
其父也〇疏曰萬物資始於乾者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鄭玄曰父者子之天也杜
預注左氏傳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是人倫資父爲天也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
其人也謂父爲天雖無貴賤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〇疏曰以父配天徧檢羣經更無殊說按
禮記有虞氏尚德不郊其祖夏殷始尊祖於郊無父配天之禮也周公大聖而首行之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
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以文王配是周公嚴父配天之義也亦所以申文王有尊祖之禮也〇附
朱子孝經刊誤曰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爲凡爲孝者皆欲如此也又況孝之所以爲大
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爲孝則是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于大不孝矣作傳者
但見其論孝之大即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〇問向見先生說孝莫大
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非聖人之言必若此而後可以爲孝豈不啟人僭亂之心而中庸說舜武王之孝亦以尊爲天
子富有四海之內言之如何朱子曰中庸是著舜武王言之何害若汎言人之孝而必以此爲說則不可〇器之問嚴父
配天朱子曰嚴父只是周公于文王如此稱纔是成王便是祖此等處儘有理會不得處大約必是郊時是后稷配天明
堂則以文王配帝孝經亦是湊合之書不可盡信但以義起亦是如此因說孝經只有前一段後皆云廣至德廣要道都
是湊合來演說前意但其文多不全只是諫諍五刑喪親三篇稍是全文如配天等說亦不是聖人說孝來歷豈有人人
皆可以配天豈有必配天斯可以爲孝如禮記煞有好處可附于孝經賀孫問恐後人湊合成孝經特亦未必見禮記如
曲禮少儀之類猶是說禮節若祭義後面許多說孝處說得極好豈不可爲孝經曰然今看孝經中有得一段似這個否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圜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
乃尊始祖以配之也〇疏曰前陳周公以父配天因言配天之事自昔武王既崩成王年幼即位周公攝政因行郊天祭
禮乃以始祖后稷配天而祀之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之時乃尊其父文王以配而享之尊父祖以配天崇孝享以致敬

是以四海之內有土之君各以其職貢來助祭也又曰后稷
周之始祖者按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郃氏女曰姜原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
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遷之渠中水上飛鳥以其翼覆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之因
名曰棄棄爲兒好種樹麻菽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帝堯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阻饑爾后稷播時百
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后稷曾孫公劉復修其業自后稷至王季十五世而生文王受命作周按毛詩大雅生民之序曰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是也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
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言祭天則天神爲客是外至也須人爲主天神乃止故尊
始祖以配天神侑坐而食之按左氏傳曰凡祀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而鄭氏注禮郊特牲乃引易說曰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夫王者是長短之極明分者晝夜均也分
是四時之中啟蟄是建寅之月過至而未及分必於夜短方爲日長則左氏傳不應言啟蟄也若以日長有漸郊可預迎
則其初長宜在極短之日故知傳啟蟄之郊是祈農之祭也

周禮冬至之郊是迎長日報本反始之祭也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之帝謂東方爲青帝周爲水德以后稷配蒼龍精也韋昭所注亦符此說唯魏大常王肅獨著論以駁之曰按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又曰禘大祭也謂五年一大祭之名又祭法祖有功宗有德皆在宗廟本非郊配若依鄭說以帝嚳配祭圜丘是天之最尊也周之尊帝嚳不若后稷今配青帝乃非最尊實乖嚴父之義也且徧窺經籍並無以帝嚳配天之文若帝嚳配天則經應云禘嚳於圜丘以配天不應云郊祀后稷也天一而已故以所在祭在郊則謂爲圜丘言於郊爲壇以象圜天圜丘卽郊也郊卽圜丘也其時中郎馬昭抗章固執博士張融質之融奏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言周人之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玄說配蒼帝也然則周禮圜丘卽孝經之郊聖人因尊事天因卑事地安能復得祀帝嚳於圜丘配后稷於蒼帝之禮乎且在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郊祀天也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說爲長伏以孝爲人行之本祀爲國事之大孔聖垂文固非臆說前儒詮證各遵一家自頃修撰備經斟覆究理則依王肅爲長從衆則鄭義已久○附按疏引張融所奏究理則依王肅爲長是矣而又言從衆何也豈其可以違理而從衆乎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疏曰按禮記注明堂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知是布政之宮也五方上帝卽是上帝也謂以文王配五方上帝之神侑坐而食也舊說明堂在國之南去王城七里以近爲媟南郊去王城五十里以遠爲嚴鄭玄云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地故曰明堂周禮考工記曰夏后曰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戸八牖其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云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考工記曰明堂五室稱九室者或云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也三十六戸取象六甲子之爻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窗卽八牖也四闥者象四方也稱五室者取象五行皆無明文以意釋之耳此言宗祀於明堂謂九月大享五帝以文王配之卽月令云季秋大饗帝注云徧祭五帝以其上言舉五數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九月西方成事終而報功也○附朱子語類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說如何朱子曰此自是周公制立一箇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永爲定制以后稷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展

父之說亂了○問配天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附按明堂之制說見月令孟春章○又按大饗帝非祭五帝說見月令季秋章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也○疏曰各修其職貢方物也按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廟中將幣三享又曰侯服貢祀物鄭注云謂犧牲之屬甸服貢嬪物謂絲帛也男服貢器物謂尊彝之屬采服貢服物謂玄纁絺續也衛服貢材物謂八材要服貢貨物謂龜貝也此是六服諸侯各脩其職來助祭又若書武成篇云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亦是助祭之義○孝經

○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 舜承堯猶子承父踐已攺丘易樂而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爲尸至十三年天下既知已受堯位之意矣故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也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

於時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 知當以丹朱爲王者後欲祭其郊也祖或爲禰○尙書大傳○附按注言以丹朱爲王者後可也若以爲祭天之尸則何所據恐大傳所言卽無其實又按傳言維十有三祀其先自何時數起似謂此年當舜履帝位之時也然則十有三祀之前注安得言攺丘易樂者謂自堯崩舜履[illegible]則王此年始稱王而入唐郊將前矣巳履帝位十有二[illegible]不稱王是仍稱旣崩之堯而祀天乎恐與今尙書言舜攝位之後卽類于上帝以攝位告者俱不合也疑大傳所言[illegible]誤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稱牲旣卜日[illegible]卜郊又非禮也○疏曰周禮大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十日之前預卜之蓋一旬一卜[illegible]啟蟄而郊建寅之月也此四月三卜蓋三月二卜四[illegible]卜也春分之前猶是啟蟄節內於法仍可以卜郊據傳獻子之言初卜卽在春分之後也人心欲其吉不吉是不從不從則不郊故免牲而不殺也文曰牛巳稱牲是旣卜日矣若旣成矣而又卜郊與僖同譏故云又非禮也○附按注疏旣卜日始稱牲非也若魯旣卜得吉日豈有再卜郊祀吉下吉之理注疏此說恐雖通蓋稱牲旣卜牛也並非旣卜日說見下文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疏

曰郊祭天者爲物本於天故祭天以報本神必須配故推尸以配天止報生成之恩非求未來之福此傳專言郊祀后稷主爲祈農事者斯有旨矣祭祀者原爲報已往但祭爲明神所享神以將來致福宗廟之祭盡其孝順之心非求耕祿之利少牢饋食其祭之末尸嘏主人使女受福于天宜稼于田彼豈爲川雨祭哉神以宜田稲之耳郊天之義亦由是也禮月令仲春之月日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即是郊天之祭也其下即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也獻子此言正與禮合孝經止言尊嚴其父主述孝子之志本意不說郊天之祭無由得有祈穀之言何休膏肓執彼難此追而想之亦可以歎息也○附按王者寅月之郊以祈農事若子月之郊天乃是報本尊祖之祭耳注疏但主寅月之郊而混二祭爲一祭說理雖圓而按之古禮則紛雜而兩失之矣又按魯之得郊即周天子子月之郊而降而移于建寅之月並非爲祈農事而郊也獻子因是建寅之月就祈農事而言耳

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蟄直立反○啟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夏戶雅反○疏曰釋例曰歷法正月節立春啟蟄爲中氣二月節驚蟄春分爲中氣是啟蟄爲夏正建寅月之中氣也月

令祈穀之後即擇日而耕亦在正月注耕謂春分釋獻子言耕是春分之節不謂春分始可耕也釋例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附按今則雨水爲正月中氣應舊是啟蟄而後改之也又按非所宜卜則四月不可郊之義已含其中

○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疏曰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左傳無說其事或然也公羊傳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今左傳以爲禮不卜常祀則一卜亦非不云四非而三是與於公羊說○附按下文禮不卜常祀左傳非以此解四卜之非也疏說未合

猶三望

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分扶問反○疏曰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鄭玄以爲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竟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即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今杜亦從之以襄九年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閟伯居商邱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昭元年傳曰辰

爲商星參爲晉星楚語云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及其土地之山川注國語者皆云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日月星也非二王後祀分野星辰山川也以此知三望分野之星國內山川其義是也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於時日在降婁傳稱去衛地如魯地於十二次豕韋衛地降婁魯地魯祭分野之星其祭奎婁之神也

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

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爲魯常祀○疏曰明堂位攝成王幼弱周公治天下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魯以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爲魯之常祀也記言正月謂周正建子之月與傳啟蟄而郊其月不同禮記是後儒所作不可以難左傳○附按注與疏並不解正文但按下文常祀說然魯之卜郊祇是卜日非先單卜郊祭也若果單卜郊則一卜不從即皆止何至更有三卜四卜乎下文禮不卜常祀者祇是陪說卜其牲日以下四諸乃正解四卜郊之非則傳文此處卜郊不從之上疑脫一四字言四卜乃免之非禮也

猶三望亦非禮也

附按以上先包下文而虛說二項之皆非

專下文乃指實言之故上節四卜郊四字應爲必不可少

禮不卜常祀

必其時

而卜其牲日

卜牲與日知吉凶

牛卜日曰牲

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疏曰上云卜其牲日則牲之與日俱卜之也必當先卜牛而後卜日卜得吉日則改牛爲牲然則牛雖卜吉未得稱牲牲是成用之名明卜牛在卜日之前也此言免牲是已得吉日牲既成矣成七年乃免牛是未得吉日牲不成也○附按若果已得吉日何又言四卜郊不從乎注疏此解俱拘而難通疑牛卜日曰牲猶言卜牛日蓋牛當卜之之日而即爲牲矣然卜牛者欲養三月必在滌祭卜日之前下文牲成二句向難解也疑牲下又加成字非指卜牲是謂牲之養成指三月言耳如此則祭前十一日爲卜日之期即當牛未養成之十一日若過此日而牲既養成始卜日則怠慢之意可見況此云四卜郊則再卜已踰三月至于四卜而三月之養其成已久故云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疏又謂乃免牛爲未得吉日亦非是傷者曰牛下傳言之

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

怠於古典慢瀆龜策

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以上春秋左氏傳

○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

疏曰或言三卜即襄七年以四月三卜郊不從

乃免牲是也　**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　據俱卜也○疏曰按曲禮上篇云卜筮不過三是其舊典之遺存鄭玄云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是也三卜禮謂是魯禮若天子之郊則不卜以其常事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吉則為之凶則已之　**求吉之道三**　三卜吉凶必有相竒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疏曰周禮大卜掌三王之龜易義亦通于此然三卜是禮理應不書襄七年三卜郊何以書魯人之三卜郊乃在四月以其不時是以書也○附按周禮大卜掌三王之龜是一時三卜也注謂吉凶必有相竒者義亦同此傳蓋以一時之三卜解卜郊三時之三卜也按下穀梁傳有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以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以下辛卜三月上辛不從則不郊之文故此疏謂四月為不時當書也又按求吉之道三一句則三卜是禮四卜非禮二義已俱明矣至下文傳又去三四字單就卜郊上發揮見魯郊非禮之意以為諸卜郊日與不郊之根柢　**禘嘗不卜郊何以卜**　禘比祫為大嘗比四時祭為大故據之○疏曰禘嘗不卜者即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之類皆不見卜筮之文故言此禘比祫為大禘及功臣於祫則否是以文二年大事于文廟之下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彼注云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禘無所遺失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義亦通于此也嘗比四時祭為大者以此傳配禘既大於祫則知嘗大於四時是秋成萬物薦馨故以為盛也○附按禘為祭始祖所自出而以始祖配則尋廟之主且不得與何有於功臣盤庚謂大享先王必為大祫合羣廟祧廟之主始稱大享爾祖與享謂此祭也故詩商頌長發篇言實維阿衡是伊尹與享朱子亦謂宜為祫祭之詩則魯設禘祭有功臣者誤此○又按周禮大宗伯凡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公羊謂禘嘗不卜者疑非是　**卜郊非禮也**　禮天子不卜郊○疏曰以天子之郊為常事不須卜故言此　**卜郊何以非禮**　據上言三卜禮○疏曰弟子之意以為上言三卜是禮何言卜郊非禮乎答者以為由魯郊非正故須卜何妨天子之郊不卜乎○附按卜郊何以非禮句及下魯郊何以非禮句俱是緊疊上句發問而已今另注出意思反非當日神情上文三卜何以禮二句及下文曷為祭泰山河海句皆然　**魯郊非禮也**　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大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王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不言郊天者謙不敢斥尊○疏曰謂之郊云云何氏引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禮記非正典故不從之謙不敢斥尊者欲道禘於大廟于莊公于武公之屬皆斥尊言之若然乙亥嘗己卯烝之屬又不斥言者以是時祭于大廟小於禘故也○附按注謂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此義似難通曉按古者大事無不卜而事有大于郊天者乎今明魯以非禮而卜是王者合禮之郊皆不卜也似與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之文已乖況就卜言之魯郊既非禮豈以卜而遂合禮乎安在僭之宜用卜蓋魯郊之非禮與魯之卜郊自各一事而注合言之反滯得而難通矣又按於郊故謂之郊說極自然鄭以郊為交接則改易字面不及郊特牲說也又按注不敢斥尊謂單言魯郊未嘗遽及天字疏未達其意　**魯郊何以非禮**　據成公乃不郊惡之　**天子祭天**　郊者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於郊於南郊者就陽位也槀席玄酒器用陶匏大珪不琢大羹不和為天至尊物不可悉備故惟質以事之○疏曰於南郊云云皆出禮記郊特牲　**諸侯祭土**　土謂社也諸侯所祭莫重於社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　**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

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無所不通謂盡八極之內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無所不至故得郊也○疏曰舊說云四方羣神是為四也通日與月與五星是七星為十一也辰是十二辰為二十三風伯雨師為二十五五嶽為三十四瀆為三十四餘小山川為二是為三十六所　**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　故魯郊非禮也○疏曰以其所主狹是以不得祭天地也　**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　魯卜郊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為牲作玄衣纁裳使有司玄端放之於西郊明本為天不敢留天牲○疏曰或言免牛者即成七年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附按注卜郊不吉則為牲與上注既得吉日則牛改名為牲其說相反皆非是蓋當卜牛之日即為牲矣又言免牛者以傷之故不敢稱牲還言牛也又按穀梁傳云奉送至于南郊注言西郊當為誤字　**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　養牲不謹敬有災傷天不饗用不得以為天牲故以本牛名之非禮者非天牲不當復見免但內自省責而已　**三望者何望祭也**　疏曰欲言祭名文在免牲之下

原缺第三十五、三十六葉

爾復不吉不復郊○疏曰更引稷牲卜之以爲天牲者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正謂此**帝牲在于滌三月**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絜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疏曰三牢之文出春秋說文**於稷者唯具是視**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宮所以降稷尊帝○附按帝牲在于滌三月見除稷牛無可卜者也於稷者唯具是視謂稷牛臨事可有正見當改爲帝牛也至於另卜稷牛後仍養于滌宮但不拘平時三月之限耳注謂不特養于滌宮語未爽**郊則曷爲必祭稷**據郊者主爲祭天○附按上文言帝牲稷牲則稷與帝同祭必祭稷明矣此句曷爲字是問所以必祭稷之義非如注說據郊者主爲祭天反似疑稷之不當祭也設此句疑稷不當祭則下文當別舉稷有大功德以答之今答者不然則問者可知也下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句亦然**王者必以其祖配**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跡所生配食也○疏曰姜嫄履大人跡所生者即詩云履帝武敏歆**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據方父事天**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必得

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之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帝在大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書改卜者善其應變得體○春秋公羊傳○附按疏引感精符言堯舜禹湯文以二十八宿之星精配合誕妄極矣故刪而讖別之注言五帝在大微之中迭生子孫者其病亦同〇**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牛自傷口非備災之道不至也故以緩辭言之○疏曰此爲緩辭則成七年不言之爲急辭**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牛無故自傷其口易牛改卜復死乃廢郊禮此事之變異○疏曰不言免牛而云不郊者非死不行免牛之禮故直言不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譏宣公不恭致天變○疏曰重發傳者嫌牛死與卜郊不從異也○附按亡與無同乃者亡乎人之辭單解一乃字且乃字至虛故解者有之辭二字所謂無人者猶言人不得而與也以此合于不郊則乃不郊者非人之欲不郊也改卜牛牛又死雖欲郊者亦不得不爲此不郊故謂非人之所得與也若謂譏宣公不恭致天變[illegible]此解牛傷牛死則可而不當以此解乃字謂乃不郊爲無[illegible]君而不郊豈乃免牛亦謂無賢君而免牛乎蓋經文[illegible]非[illegible]乃不郊何爲貶

辭也故於不郊中而言猶望是反乎上以爲貶若泉乃與猶二者皆貶爲一串事則當云乃不郊又三望以言其失同歟而有加不當言此猶字矣故知注言譏者與傳文解乃字之意爲不合○**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不言免牛者以方改卜郊吉否未可知○疏曰下傳稱免牲不日不郊免牛亦然此言免牛則嫌似不郊故云不言免牛者以方改卜郊未可知也○附按經文言免牛注云不言免牛者謂鼷鼠食郊牛角句下不言也**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辭中促迫不容日○疏曰宣三年郊牛之口傷彼言之是緩辭亦不云日此傳云不言日急辭者按宣三年傳言之是牛自傷之緩此言其是鼠食牛之緩二者立文雖異俱是緩辭則辭間容日亦是緩辭傳云不言日急辭者此已發例則定十五年哀元年之類不言日者並是急辭也緩辭不言日者言之既是緩辭可知故不須更書日以見緩也○附按舊本過有司也在下節之首今以下注云不書日以見有司之過則所謂急辭者義正在此句遂移之以順其文義○又按不言日者應是舊史即不言日聖人亦無從而增之也穀梁辭爲急辭按春

秋之書郊牛災者皆不日則當皆爲急辭矣乃又解之字其字爲緩辭何也夫郊牛之口傷者傷僅在牛之口故以之口立文其實傷角也其不可以郊天等耳似聖意並不以緩急分也又況其字之文法鼷鼠食郊牛角初書則當正言牛此下已有改卜牛句矣再書自當言鼷鼠又食其角以其字指定上文牛字與言鼷鼠又食牛角者義同且爲以此一其字緊與第二牛字作呼吸則敘事更極分明皆屬書事文之之通義安得亦謂爲緩辭此句文義其要在又字下文解又有繼之辭則是也但又字難言緩辭然謂言又者亡乎人矣云云于傳所欲言乃順耳**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觓渠肉反○有司展察牛而即知傷是展察之道盡不能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故不書日以顯有司之過觓球球然角貌○疏曰展省察也言日日省察牛之觓角知傷是省察之道盡矣展道雖盡不能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是所以備災之道不盡故不言日以責有司也牛角云觓者詩稱兕觥其觓又曰有觓其角是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前已食故曰繼**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

司之過也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赦之○疏曰上文云鼷鼠食郊牛角
不言其此文云又食其角乃變言其故釋云其緩辭也亡無
也○附按止亡乎人矣仍作無與于人解其所以無與于人
者卽應包注國無賢君天災之爾八字之意但以注解傳不
可以人字貼定賢君對天爲人此句應隱指有司而以亡乎
免其過也至下句非人之所能又進一步言人卽有能而此
則非人之所能也人字更推廣言之○又按解春秋日多鼷
處分散爲解而不能打通于義卽難安如郊牛之口傷鼷鼠
食郊牛角過在有司固也而主祭之魯君能免于過乎蓋聖
人之意君與有司交罪之耳至于鼷鼠重食牛角謂書其被
災之甚可也甚則交罪之義應更深夫天之以災警人也至
于再而反謂有可解免焉恐無此理穀梁乃槪言急辭以專
罪有司又另分出宜分三年成公七年爲緩詞謂免有司而
專罪君且是以一食爲罪有司再食爲罪君細按其如是分析于義果確乎不確乎乃免牛乃者亡乎
人之辭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
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郊者用牲今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若言免牛亦

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者蓋爲三望起爾言時旣不郊而猶三
望明失禮○疏曰此再食乃免牛嫌與他例別故重發之又
曰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彼不云
不郊此旣云免牛又云不郊者彼免牲與三望同時故略去
不郊之文此春免牛夏乃三望故備言之○以上春秋穀梁傳○成公十有七年秋九月辛
丑用郊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
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字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魯郊傳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
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
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日者明用辛例
不郊則不日○疏曰旣用夏正而此傳特言用正月上辛者
但春秋之制也春秋因魯以制法令自今以後之郊皆用周
之正月故也或曰用然後郊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也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
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魯人將有事于天必先
有事於頖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滔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
譏三望知郊不得譏小也又夕牲告牷后稷宮在日上不當
在日下○惡音呼又作序好故反池大何反蜚醴記作配巳

疏曰晉人至頖宮者卽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
事于泮宮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于頖
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泮宮郊之學也詩所
謂頖宮也又夕牲告牷后稷云云者言古禮郊之前日牛後
陳其牲物告牲之牷於后稷則卯此經宜云九月用辛丑郊
○春秋公羊傳○附按注言夕牲告牷以駁經文可疑也信
如其說經文此書重郊言何嘗不可況用辛丑郊似失在辛
丑今辛丑用郊則失在郊且通全經讀之失在九月之辛丑
郊其義四達而不悖○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
矣郊春事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傳曰四月不時今言可者方明秋末之不可故以是爲猶可也九
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
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
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疏曰論用郊而陳宮
室者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而盛者莫大於郊傳意欲見嚴父然後王其天家國備然後祭享故具說宮室祭服車馬官
司之等明神非徒享味而已何得九月始用郊乎徐邈云宮

室謂郊之齊宮衣服車馬亦謂郊之所用言一事闕則不可
祭何得九月用郊理亦通○哀公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該備也春秋書郊終於此故於此備說郊
之變變謂郊非其時或牲被災害○疏曰郊自正月至於三
月郊之時也三卜禮之正凡書郊皆譏范例云書郊有九僖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一也宣三年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二也成七年鼷鼠
食郊牛角三也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四也襄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五也定公哀公並有牲
變不言所食處不敬莫大二罪不異並爲一物六也定十五
年五月郊七也成十七年九月用郊八也及此年四月辛巳
郊九也下文傳云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
變而道之何也然則據此而言牛有傷損之異卜有遠近之
別俱在其內也○附按春秋書郊原九次但今詳范例其于
定哀旣數七九于下則是其六遂虛立于上而又遺成十王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一頂矣今得總言之凡言改卜
牛者皆改稷牛而卜爲帝牛也帝牛必在于滌三月故牲而

養之稷牛可以改卜稷牛當前日既卜之後已爲牲矣今又以方改卜之故仍言牛也改卜者既爲與帝牛同養之牛則此正月下辛即當卜二月上辛今于哀公元年言夏四月辛巳郊則其前已有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次下辛卜郊之不從而經不言者蓋至三月下辛卜此四月辛巳已從即不書不從也又此處是先言鼷鼠食郊牛改卜牛者或十二月卜郊已從至正月未及郊日而鼠食則正月下辛另卜郊是凡四次卜而二從二不從與上言四卜而一從者皆可也何知經凡言夏四月四卜郊不從者是指十二月至三月之四卜非並及四月下辛之卜也蓋郊春事也原在正月若二月三月則已遲延然猶春也至四月之郊雖非春而卜猶在春然已四卜非宜矣若並謂此第四卜爲指四月之下辛則不應至夏而猶卜日如此是四卜從正月下辛數起亦與十二月下辛起卜之常例不合蓋如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者其第四卜原在三月下辛日因卜者是卜四月上辛故至四月既不郊遂于此時書曰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云云夫郊一年一次統春秋二百四十一年只書九次然則凡其爲正月上辛即郊或不從正月而郊于二月或更郊于三月皆爲不失時而其牛又無災者即爲其常故此二百三十三年皆不書也即此可知襄七年言夏四月三卜郊不從者

三字應爲四字之誤蓋卜起於十二月今至四月而書則其爲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之四卜明矣其在僖三十一年不應此一年在正月起卜然以左氏傳載獻子之言見說今既耕而卜郊則猶有說若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者則五字自應爲四字之誤或疑此多一卜是並及四月下辛之卜在內曰若如是當書夏五月五卜郊不從如定十五年亦書夏五月辛亥郊矣不應僖襄二公皆書夏四月四卜郊者比成十年卜郊數不同而月又同書法忽自爲紊亂也他經到難通處皆言誤字而春秋獨無誤乎豈定之書夏五月郊者即屬五卜而成十年書夏四月者只能四卜而非五卜也或疑成十七年書九月辛丑用郊者魯必無一年二郊之理也又無豫知九月郊之理此前應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一簡而脫矣曰觀公羊穀梁但言九月用郊之非而不言不從止卜之後又另卜郊恐止是接連而卜與定十五年之書夏五月辛亥郊者同但此又多四卜將春之事而延至季秋故禮另以用郊文法見意而必八月下辛卜而從已可知也惟從故不言前之多卜

於變之中又有言焉

於災變之中又有可善而言者○疏曰郊牛日月展視解角而知傷是展道盡矣即於災變之中有可善而言者但備災之道不盡致此天災而鼷鼠食角故書以說之○附

按上文該郊之變而道之是總言也道言也不但于牛災與郊非時該之並于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者皆該故曰總言也若此於變之中二語則謂於均變之中又有不同可言者是爲分說下延項詳言之無一可取註謂有善恐誤矣下文雖有展道盡矣一句然即以食角爲志不敬何善之有若郊三卜禮也何並不在變之中如此等者皆是以常道陪說而注乃謂變中有可善是按下展道盡矣二語獨以鼷鼠食牛角爲善之似失傳意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

展道雖盡所以備災之道不盡譏公不敬故致天災

哀

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

凱曰不時之中有差劇也夏始承春方休之末猶爲可也○疏曰正月二月三月此三春之月是郊天之正時若夏四月五月以後皆非郊月如郊則並書以示譏然則郊是春事也

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成十七年

郊三卜禮也

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

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鄭嗣云謂卜辛而三也求吉之道三故曰禮也○附按此言卜郊之正禮若經書夏四月三卜郊不從者則不如是又如十二月改卜稷牛者下辛卜日仍合此例若改卜牛而牛又災十二月始另卜養牛者則僅可一卜矣

四卜非禮也

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

五卜強也

成十年五卜○疏曰僖三十一年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禮也今以三月以前不吉更以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則謂四卜郊非禮也成十年以四月以前四卜不吉又於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則五卜強也非禮可知然則五卜變文云強者四卜雖失猶去禮近若于五卜則是知其不可而強爲故以強釋之

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

附按此下免牲仍在變內言

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

宜三年郊牛之口傷以牛自傷故加之以緩辭

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

已卜日成牲而傷之曰牛未卜日未成牲之牛二者不同○附按卜牛之後牛即稱牲以牲之傷而還曰小若

方卜牛則此時尚未牲也亦曰牛一是已牲而有傷之牛不敎祈牲是方卜而爲牲之牛未及稱牲故曰牛一而所以爲牛者異注非是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災傷不復以郊怪復卜免之禮與其亡也寧有於禮有卜之與無卜寧當有卜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嘗置之滌宮名之爲上帝牲故不敢擅施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庀具也待具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我用之不復須卜已有新牲故也周禮曰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然則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疏曰上言子者弟子問穀梁子辭而曰我者是弟子述穀梁子自我之意我以六月者是穀梁子答前弟子之

辭始庀牲庀具猶簡擇未繫之待十月然後始繫養若六月簡訖以後有變則七月八月九月上甲皆可揀擇故傳云六月月上甲始庀牲明自六月爲始七八九月皆可簡牲自十月繫之帝牲有變則改卜擇牲爲帝牲若帝牲又有變則另卜卜取吉者十一月十二月亦然爲自正月乎於三月皆郊之時繫之足以滿三月故傳云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乎郊時後言其變重其妨郊也十二月不道自前可知也至正月然後道則二月三月亦可知也此所以該郊言其變道盡○疏曰牲之變乃不郊卜免牲吉與不吉如此之類皆是該備郊事言牲二之盡悉也○附按待正月然後言則二月三月亦言可知今全緩無言二月三月之災者無災可言非不言也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享者飲食之道牲有變則改卜牛郊日已逼庀繫之禮雖小不備合時得禮用之可也○附按傳文對大其禮言是謂養牲不備爲小不備也然穀梁以爲可而公羊有帝牲在於滌三月之文宣三年正月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成七年正月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蓋王正月而改卜牛又有故則另卜再養無及故欲郊

者不復卜牛而經亦無譏是養牲不備非小不備知穀梁不如是解也傳蓋于不備而言小謂帝牲在于滌三月之限若卜祭之上辛日養牛至彼已過二月則爲小不備爲可若不及二月則爲大不備爲不可是於春秋經又之外設言之如十一月上甲改卜牛牛又有故十二月上甲另卜養牛若在上辛之前則即可於正月下辛卜三月上辛爲祭日以養牛至彼已過二月不待卜三月上辛始爲合也如此雖參一活局仍在上文數說之內禮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三月謂十二月正月二月也○疏曰經不書此十二月正月二月之卜郊故問之○附按此子字同上非指孔聖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有變乃志常事不書○附按傳意言此三月皆可郊以引起下文注解非其意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從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絜先也○以上春秋穀梁傳○哀公十有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人囚子服景

伯景伯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疏曰七月辛丑盟囚景伯以還今景伯稱十月當謂周之十月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皆虛言以恐吳耳○春秋左氏傳○禘注何景伯名也子服氏也謚曰景字曰伯世謂世世○按春秋書事皆用夏時則傳本經而言亦當爲夏時可知

春其帝大皞其神句芒附按大皞配帝也句芒帝臣也下皆倣此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季冬乃畢祀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帝之大臣句芒之爲○以上并見月令各篇本章

右祀帝及帝臣第四章凡二條

掌次朝日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朝直遙反重直龍反○朝日養參拜日於東門之外

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非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侯與諸臣代有事焉○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見上五帝上帝章○周禮天官

〇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詳見祭法篇

〇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藏才浪反○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服飾服玉之飾謂繅藉○見賢遍反藉在夜反○疏曰玉之美者入天府藏之凡平者仍在典瑞藏之故亦言藏也人執之則曰瑞即下文鎮圭之等是也禮神曰器則本經下文四圭之等是也辨其名物者圭璧之等各有名拜物色有異與其用事者爲事而用圭璧謂朝聘朝日祭祀之等是也設其服飾者謂繅藉在玉若人之衣服之飾也又曰繅藉即下文繅五采五就之等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周禮春官〇圭璧以祀日月星辰〇玉人之事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自王晉大圭至此詳見王制之辛篇圭瓚琮璧章

〇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端當爲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謂國門也○疏曰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玄端按本記下文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按宗伯實柴日月星辰則日月爲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朝日春分之時者以春分日長故朝之然則夕月在秋分也按書傳畧說云祀上帝於南郊即春迎日於東郊彼謂孟春與此春分朝日別朝事儀云冕而執鎮圭帥諸侯朝日於東郊此云朝日於東門者東郊在東門之外遙繼門而言之○玉藻

右日月星辰第五章凡六條○又章下凡六條

〇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詳見祭法篇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祭日於東祭月於西見上郊祀章〇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於上帝明神而敬事之崇尊也立立其祀也上帝天也明神日月也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禮天子以春分朝日以秋分夕月拜日於東門之外然則夕月在西門外必矣○國語周語〇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虞說云大采衮織也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昭謂禮玉藻天子玄冕以朝日玄冕服之下則大采非衮織也周禮王晉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脩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治陰教而糾天刑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明以脩其事也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宜序民事宣徧也序次也三君云師尹大夫官也掌以美詔王維陳也旅衆上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一曰師尹公也詩云赫赫師尹○附按注引詩未合今朱子集傳謂太師而尹氏者也非以師尹爲官名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夕月以秋分糾恭也虔敬也刑法也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大史相儷偶也此因夕月而恭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而後即安即就也○國語魯語〇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迎日于東郊所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于南郊

所以報天德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堯典曰寅賓出日此之謂也○尚書大傳〇莊公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王制曰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何休曰春秋不言一日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日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不以爲疑○疏曰此此禮記玉藻文而云王制者謂王者之法制非是王制篇也此魯事而報言天子朝日者言王者朝日所以顯諸侯朝朔也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服玄冕其諸侯則玉藻云皮弁以聽朔於大廟與天子禮異其禮雖異皆早旦行事而昨夜有虧傷之處尚存故知夜食也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張靖策廢疾云立八尺之木不見其影並與范意異也○附按不言日與朔者疑係闕文穀梁即以爲夜食而誣以王者朝日夫當日食之期司曆者必先告何待日出有虧傷之

處始知其夜食乎且日月合朔日乃食今云亦屬前月之晦未聞日月合晦也傳與注似皆迂曲轉于情事多碍矣○又按春分朝日是春分之日亦未聞逆月之朔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春秋穀梁傳

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箕雨師畢○詳見祭法篇

右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第六章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六十二終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六十三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戚後甫參訂
金陵翁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地示第八十四 凡五章

祭禮六自古稱皇天后土配天惟地維天神宜以地示之以土穀宅居山川爲四時五行日月星辰風雨爲功於萬物地土外爲之立社立稷爲之建五祀爲之四望山川皆以爲民報功盡事地之禮今列紀周官小戴記所載典禮者其網并採大戴禮詩經春秋內外三傳魯論孟子荀于白虎通說苑之雜見者備其事合爲此篇

補

天子祭天地歲徧 疏曰地神有二祭崑崙之神于方澤祭神州地祇于北郊○詳見祭法篇○附按鄭注分郊天與圜邱爲二其說既誤則言方澤又有北郊者說亦誤矣且惟大地統乎地乃可稱后土今以崑崙之神當之矣又分出一神州是並非后土也豈天子祭皇天后土之義乎况郊天之祭一而已矣后土又何加焉若謂諸侯各祭其侯社大夫以下各祭其置社家亦各有中霤則天子之王社非即所謂神州之意乎安得更有一北郊神州之祭 ○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牲幣放其器之色○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玉人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 以上三條詳見王制篇圭璋琮璧章 ○祭地瘞埋於泰折用騂犢 詳見祭法篇 ○牛角繭栗 王制 ○大宰祀大示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 示音祇下同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大宗伯祭大示帥執事

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上二條及此節詳見天神篇天天神章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鬽音祕反○地物陰也陰氣升而祭地祇物鬽所以順其爲物也致物鬽于墠壇蓋用祭地之明日自物之神曰鬽春秋傳曰螭鬽魍魎○墠音善○疏曰言以夏日至此則大司樂云夏日至于澤中之方邱奏之地祇皆出是也其地祇皆降仍于祭地之明日更祭此等小神祇故于此別之也又曰鄭云地物陰者此解夏日至祭地示之意以其陰故五月一陰生之月當陰氣升而祭之也蓋用祭地之明日者當夏至之日正祭地示事祭不可兼祭此等雖無正文鄭以意量之也按左氏宣公三年螭魅魍魎莫能逢之服氏注云螭山神獸形魅怪物魍魎木石之怪文十八年注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啖虎或曰魅人面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如賈服義與鄭異鄭君則以螭鬽爲一物故云百物之神曰鬽○大祝辨六號三曰示號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焉祇號若云后土地示○疏曰謂若尊天地人之鬼神示不號爲鬼神示而稱皇天后

土者別爲美號焉后土者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祇謂若大司樂云若樂八變地祇皆出○示與祇同祇翹移反凡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舊書祇爲祈杜子春云祈當爲祇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臯舞相尸禮既祭令徹自凡祭示至此詳見天神篇天天神章○以上周禮春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大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附按下文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五句皆有示字物字則上文春官所云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者即謂此也鄭于彼注謂蓋用祭地之明日者固非而于此注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者亦非蓋皆言夏日至祭地示之另一增與此地示同日祭之也按勉齋黃先生以一變而致羽物一條入此章即主地示言不從鄭蜡祭之說故不入下蜡章也○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附按此篇黃先生並引及六變句者以注言象物之麟鳳龜龍亦物之類也○函鐘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邱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以上三條詳見樂制篇

右地示之祭第一章凡十三條○又章下一條

○辭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薄旁薄也乃順天成也興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既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大戴禮公冠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疏曰言邦國者謂立畿外諸侯邦國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配之言立其社稷謂以文書法度與之不可國國身往也○周禮地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以上詳見宗廟篇廟制章○王爲

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爲于僞反注同○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疏曰此明天子以下立社之義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言羣姓者包百官也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其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云與大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並云王社在藉田王自所祭以供粢盛今從其說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其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大夫以下謂包士庶成羣聚而居爲衆特置故曰置社又曰大夫北面之臣不得自專土地故不特立社社以爲民故與民居百家以上則可以立社知百家者詩頌云百室盈止役時特牲言以上皆不限多少雖云百家以上唯治民大夫乃得立社○祭法○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壝謂壇及堳埓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疏曰王之三社三稷之壇及壇外四邊之壝皆設置之直言壝不云壇舉外以見內也王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爲溝塹其上在外而爲封又樹木而爲阻固故云爲畿封而樹之又曰堳埓

卽壝經不言壝故鄭兼見之也按大司徒及下文皆社稷俱言此獨言社不言稷故解之按孝經緯社是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卽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細原隰宜五穀五穀不可遍敬稷又爲五穀之長故立稷以表名孝經注直云社謂后土者舉配食者而言耳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壝羅癸反○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疏曰封五等之國非一故云凡以廣之按禹貢徐州貢五色土〔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是封諸侯立社稷之法也諸侯百里四邊皆有封壝而樹之故云封其四疆也又曰封國建諸侯者若典命云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也

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疏曰造都邑者謂大都小都家邑三等采地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皆有四邊封域也

令社稷之職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爲社邱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爲于僞反單音丹乘繩證反共音恭○疏曰令之者未祭之前使各依職司而行也又曰春秋祭社日皆用甲○注引郊特牲文解見下文

○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

社與其野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壝壇與堳埒也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別彼列反○疏曰謂于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于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壝埒於四面也樹之田主者謂藉田之內依樹木而爲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者主之田主唯一而已不得云各今總據邦國都鄙幷王者而言也又曰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者鄭依孝經緯社者五土之總神以句龍生時爲后土官有功于土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稷爲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稟爲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于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爲田正也封人云設王之社壝者彼官卑士設之此大司徒尊官直主其制度而已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者此田主當在藉田之中依樹木而爲之故云各以其土地所宜木田主田神者謂郊特牲云先嗇與神農一也若然鄭意以田主爲神農則無后土及田正之神直以神農爲主祭尊可以及卑故使后土田正二神憑依之同壇共位耳田正則郊特牲所云司嗇二也又引詩人謂之田祖者詩云以御田祖毛云田祖先嗇籥章亦云凡國祈年于田祖鄭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引之者證田主是神農也○以土周禮地官○附按疏所言田主田神田祖先嗇皆謂神農也然前謂棄爲田正後又以司穡爲田正豈以司穡田正名異實同孟子所稱爲后稷又皆所以言棄與又按左傳謂湯廢柱祀棄柱卽神農也豈湯廢之而周又祀之因以柱爲田主先穡以棄爲田正司穡與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大音太○大社王爲羣姓所立○爲于僞反○疏曰必受霜露風雨者是解社不屋義也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爲屋以受霜露風雨○〔郊特牲〕

○小子掌珥于社稷珥音餌又而志反一音仍○鄭司農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玄謂珥讀爲衈釁禮之事也用羽牲曰衈衈社稷謂始成其宮兆時也秋官士師職曰凡衈則奉犬牲此衈正字與○與音餘○疏曰按禮記釁廟之禮云門夾室用雞其衈皆于屋下衈者既爲釁禮非祭祀之法何得爲牲頭祭乎故後鄭不從珥讀爲衈者以釁法無取于玉珥之義故依士師衈爲正也用羽牲曰衈者此對刉而言雜記廟用羊門用雞皆用衈散文通也○〔周禮夏官〕

○春社春田祭社大司馬職云○〔明堂位〕

○社祭土日用甲國中之神莫貴于社○疏曰土謂五土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社祭土日用甲者社是國中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也

○君南鄉於北墉下牆謂之墉北墉社內北牆○疏曰社既主陰陰宜在北故祭社時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牆下而南鄉祭之○〔以上郊特牲〕

○司服王祭社稷則希冕書曰希繡

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黹展凡反又張里反○疏曰希繡者孔君以爲細葛上爲繡鄭君讀希爲黹黹紩也謂刺繒爲繡次但裳主陰刺亦是沈深之義故裳刺也希刺粉米無畫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雖在衣亦刺之不變因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周禮春官〕

○天子祭社稷皆大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王制〕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詳見〔祭法篇〕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詳見〔王制之王篇〕古軍制章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詳見〔祭物篇酒齊尊彝章〕

○鼓人以靈鼓鼓社祭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也○疏曰孝經緯云社是五土之總神是地之次祀故舉社以表地祇其實地之大小之祭皆用靈鼓○〔周禮地官〕

○舞師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詳見〔祭物篇樂舞章〕

○肆師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社祭土爲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

疏曰此是秋祭社之日也祭社有二時謂春祈秋報報者報其成熟之功今卜者來歲亦如今年宜稼以不但春祈秋報稽由於稼故據稼言之又曰按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取財于地取法于天○周禮春官

○喪國之社屋之薄社北牖喪息浪反薄本又作亳步各反牖音酉○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疏曰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薄社北牖者卽喪國社也殷始都薄故呼其社爲薄社也周立殷社爲戒而屋之塞其三面唯開北牖○郊特牲

○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者若亳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奄其上而棧其下爲北牖○棧才產反又士諫反○疏曰以祭祀禱祠者祭祀謂春秋正祭禱祠謂國有故祈請求福曰禱得福報賽曰祠又曰古者不滅國有違逆被誅討者更立其賢子弟還得事其社稷今云勝國之社稷者亳社也據彼國喪亡言卽爲亡國之社稷據此能勝之言卽爲所勝國之社稷也君自無道被誅社稷無罪故存之是重神按哀公四年夏六月辛丑亳社災公羊傳曰亡國之社蓋掩其上而柴其下郊特牲喪國之社必屋之爲北牖不受天陽使陰明公羊云掩其上卽屋之是也棧其下者非直不受天陽亦不通地陰○周禮春官

○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以刑官爲尸略之也周謂亡殷之社爲亳社○疏曰按鳧鷖詩宗廟社稷七祀皆稱公尸不使刑官今祭勝國之社稷用士師爲尸故鄭云略之也○周禮秋官

○仲春擇元日命民社社謂五官之后土卽社神○詳見月令篇本章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屬音燭○疏曰此云歲時唯謂歲之二時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者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故云祭祀州社也凡讀法皆因節會以聚民今既祭因聚民而讀法

○凡州之大祭祀涖其事大祭祀謂州社稷也涖臨也○疏曰州之大祭祀者則非國家祭祀又曰知有稷者以天子諸侯三社皆稷對之也言州社者若大社國社之類又對黨祭禜族祭酺而言○以上周禮地官

○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邱乘共粢盛爲于僞反乘時證反又徒徧反共音恭粢音資○單出里皆往祭社于都鄙二十五家爲里畢作人則盡行非徒羨也邱十六井也四邱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轂一乘○甸徒練反又繩證反○疏曰社事祭社事也單盡也里居也社既爲國之本故若祭社則合里之家盡出也此唯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田獵也畢盡也作衍也既人人得社福故若祭社先爲社獵則國中之人盡行無得往家也唯社邱乘共粢盛者鄭說祭社用牲此明祭社用米也邱乘者都鄙井田也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乘唯祭社而使邱乘共其粢盛也粢稷也稷曰明粢在器曰盛庾蔚云粢盛所須者少故邱乘共之也皇氏云若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邱乘之民共之示民出力也又曰按周禮都鄙公卿大夫采地此卿大夫祭社其里之人皆往就祭此據采地言之故云往祭社于都鄙必知據采地者以經云唯社邱乘邱乘是采地井田之制故舉采地言焉其公邑之民所屬鄉鄙縣遂有祭社之事則亦往鄉鄙中助之其六卿之內族祭酺黨祭禜雖滿百家以上不祭社也唯其州祭社其所屬閭民祭社祭禜祭酺之時亦皆往也但此文主於社故特言社耳按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則家一人之外皆爲羨也此云人則盡行非徒羨似羨外更有人者若六鄉上劑致民一人爲正卒文一人爲羨卒其餘爲餘夫則據都鄙及六遂之外羨卒外有餘夫故云非徒羨也邱十六井以下皆司馬法文○郊特牲○附按單猶毋也單出里謂里內每家出一人也與下國人畢作相對爲文疏解作盡義不但與畢字無別且于單字本義亦不合

右社稷第二章凡二十六條○又章下凡十六條

○命降于社之謂殽地殽戶

效反○謂殽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會古外反○疏曰本記上云政本于天此論政降于地上既云必本于天殽以降命此變文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命者政令之命降下于社謂從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卽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法社以下敎令故云之謂殽地地有五土生物不同人君法地亦養物不一也○禮運

○社所以神地之道疏曰言立社之祭是神明于地之道也○郊特牲

○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疏曰天子至尊而猶自祭社欲使報恩之禮達于下也地出財故云列地利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禮運

○綿曰迺立冢土戎醜攸行朱子集傳曰冢土大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詩大雅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詳見祭法篇夫聖王之制祭祀條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共工在大

䲺後神農前以水名官名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大音泰○疏曰昭十七年傳郯子言前世名官從下而上先言炎帝以火名又言共工以水名又言大皞以龍名是共工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也共工有子謂後世子耳亦不知句龍之爲后土在于何代少皞氏既以鳥名官此言在顓頊以來耳○附按注言句龍能平水土其說可疑說見天神篇五帝上帝章下

后土爲社方答社稷故明言爲社○疏曰獻子問社稷五祀蔡墨既答五祀更答社稷但句龍既爲后土又配社稷田正也掌播殖也○疏曰月令云孟春行冬令則首種不入鄭云首種謂稷也周語云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爲大官然則正長也稷是田官之長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烈如字禮記作厲山○烈山氏神農世諸侯○疏曰魯語及祭法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治百穀故祀以爲稷言有天下則是天子矣柱注不得爲諸侯也賈逵鄭玄皆云烈山炎帝之號柱言神農世諸侯者按帝王世紀神農本起烈山然則初封烈山爲諸侯後爲天子猶帝堯初爲唐侯然也此及魯語皆云其子曰柱祭法云農者劉炫云蓋柱是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爲稷自夏以上祀之祀柱○上時掌反周棄亦爲稷○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疏曰棄爲周之始祖以其後世有天下故以周冠之棄棄時未稱周也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孔安國云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伐以取之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是言成湯變制社稷之由也湯於帝世年代猶近功之多少傳習可知故得量其優劣改易祀典棄功高於柱廢柱以棄爲稷也其五祀之神重黎之輩若更有賢能亦應遷徙但其功莫之能先故得永流萬代常在祀典良由後世之臣弱後王之意謙也自商以來祀之傳言蔡墨之博物○[昭公二十九年春秋左氏傳]○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朱子集註曰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

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論語]○尚書亡篇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授之援神契曰仲春獲禾報祭社稷以三牲[白虎通]○春社天子之祭也春相祭社○[明堂位]○甫田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朱子集傳曰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獻禽以祀祊是也○[詩小雅]○雲漢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莫音慕○朱子集傳曰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詩大雅]○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

輕朱子集註曰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于君而輕于民也○[孟子]○鄭子產伐陳入之陳侯免擁社以待於朝免音問喪冠也擁芳勇反○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襄公二十五年春秋左氏傳]○哀公四年六月辛丑蒲社災蒲社者何据鼓用牲于社不言蒲○疏曰止以社爲積土非火燒之物而反書災故執不知問○附按今經文作亳公羊例作蒲傳先總提蒲社解明然後單解社字仰以此反起災亦然則從蒲

社發問者止欲解爲亡國之社耳疏豫侵下意注反置正文而另起頭緒皆非是亡國之社也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疏曰公羊解以爲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今災者若曰王教絕云爾左氏穀梁以爲亳社者武王滅殷遂取其社賜諸侯以爲有國之戒今按穀梁經傳皆作亳賈氏曰公羊曰蒲社者蓋所見異社者封也封土爲社其言災何據封土非火所能燒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疏曰公羊子不受于師故言蓋也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者對郊特牲云天子之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言也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戒社者先王之所以威示敎戒諸侯使事上也○春秋公羊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亳卽殷也殷都于亳因謂之亳社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疏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彼謂天子諸侯之正社稷霜露者周禮又云決陰事于亳社明不與正同處一在西一在東故左氏曰間于兩社爲公室

輔是也其屋亡國之社不使達上也必爲之作屋不使上通天也緣有屋故言災○爲于僞反○春秋穀梁傳○附按不使達上者人也其所以不使達上者天也蓋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者達上也一喪師而不達上矣故屋之者所以象之非勝國本達上而後王不使之達上也○莊公如齊觀社莊公二十三年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客公往觀之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劌居衞反○賈侍中云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五年之間四聘於王而一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唐尚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昭謂以堯典相參義亦似之然此欲以禮正君宜用周制周禮中國凡五服遠者五歲而朝禮記曰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謂此也晉文公霸時亦取于此禮○附按如昭之說是謂四聘于王而一朝于國也相字是言侯與侯皆然非謂彼此互相朝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終畢也講習也班次也謂朝畢則習禮于會以正爵位次序尊卑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帥循

也制財用之節謂牧伯差國大小使受職貢也其間無由荒怠其間朝會之間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大公齊始祖大公望也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舉動也業事也土發而社助時也土發春分也周語曰土乃脈發社者助時求福爲農始也收攟而蒸納要也攟居運反○攟拾也冬祭曰蒸因祭社以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月令曰孟冬祀于天宗大祀于公社及門閭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旅衆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上帝上天也受命故祭受政命也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先王謂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屬也先公先君也事職事也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不法謂觀民也○國語魯語○附按祀又不法言觀社既非所以訓民矣諸侯之相會而祀又不合於法謂古無此制也注非是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

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爲于僞反霤力又反○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于門士喪禮曰疾病禱于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祀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卽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譴棄戰反此與音餘使色吏反惡烏路反謬音謬○疏曰此明天子以下立七祀五祀之義曰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皇氏謂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曰中霤者主堂室曰國門者謂城門也曰國行者謂行神在國外之西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也王自爲

立七祀者前是爲民所立與衆共之四時常祀及爲羣姓禱祀其自爲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同是一神爲是別立七祀也諸侯爲國立五祀者減天子戶竈二祀也曰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諸侯自爲立五祀者義與天子同大夫立三祀者從諸侯司命中霤也曰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然鄭注曲禮大夫五祀爲夏殷法注王制大夫五祀是有采地者鄭何以知然曲禮文連於大夫五祀故知非周而王制立七廟以知是周禮以彼推此大夫三祀則周諸侯之大夫無地者也又曰以其門戶竈等故知居人間也作讀告謂作讀責以告人禮天神人鬼地祇皆列其名而祭記直云幽則有鬼神是幽闇之處有細小之鬼神謂此小祀者與與是疑辭也司命主督察三命者按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士喪禮曰疾病禱于五祀者證士亦有五祀言今時民家者鄭以無文故引漢時民家或然故云或也漢時既春秋俱祠司命與山厲則是周時必應春祠司命主長養故祠在春厲主殺害故祠在秋鄭又疑之故云或者合而祠之漢時有山而無厲此有厲而無山故云山即厲也所以爲謬者鬼之無後於是爲厲厲山氏有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何得其鬼爲厲也引春秋傳者昭七年左傳文於時鄭良霄被殺而死其鬼爲厲子產立良霄之子良止爲後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〇祭法

〇小子掌祈于五祀祈音機〇玄謂祈或爲刉刉用毛牲曰刉刉者舋禮之事也刉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春官肆師職祈或作幾秋官士師職曰凡刉則奉犬牲〇刉音機或古愛反又公內反〇周禮夏官

〇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五祀戶竈中霤門行〇詳見祭法篇

〇春祀戶祭先脾夏祀竈祭先肺中央祀中霤祭先心秋祀門祭先肝冬祀行祭先腎〇孟冬臘五祀臘以田獵所得禽祭也〇以上詳見月令篇各本章

〇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五祀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氣于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曰重曰該曰脩及熙曰犂〇詳見祭法篇

〇司服祭五祀則希冕見上社稷章

〇司門凡歲時之門受其餘鄭司農云受祭門之餘〇疏曰歲之四時祭門非一故云凡以總之若月令秋祭門者是祭廟門此門亦謂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爲水所禱故左氏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有用牲于門之事〇周禮地官

右立祀第三章凡八條〇又章下凡五條

〇蔡墨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爵上公〇疏曰列謂行列言五官皆然也人臣有大功者天子封爲國君又賜之以姓諸侯以國爲氏言其得封又得姓兼受之也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皆配食于五行之神爲王者所尊奉〇長下丈反〇疏曰五官之君長死則皆爲貴神王者社稷五祀則尊奉之如祭配食於五行之神即下重該脩熙犂是也王者祭木火土金水之神而以此人之神配之耳非專祭此人也分五行以配四時故五行之神句芒祝融之徒皆以時物之狀而爲之名此五者本爲五行之神作名耳非與重該之徒爲名也晉語云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如彼文虢公所夢之狀必非該之貌自是金神之形耳由此言之知句芒祝融玄冥后土之徒皆是木火水土之神名非所配人之神名也雖木非配人之名而配者與之同食亦得取彼神名以爲配者神名猶社本土神之名稷本穀神之名配者亦得稱社稷也

木正曰句芒句古侯反下同〇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〇重直龍反〇疏曰賈逵云總言萬物句芒非專木生如句杜誤耳按木正順春萬物始生句而有芒角杜獨言木者以木爲其主故傳云木正且木比萬物芒角爲甚也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其祀犂焉〇疏曰杜不解祝則謂祝融二字共爲明貌也賈逵云夏陽氣明朗祝甚也融明也亦以夏氣爲之名耳鄭語云犂爲高辛氏火正焞燿敦大光明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如彼文又似由人生名者彼以其官掌夏德又稱之故以夏氣昭明命之耳金正曰蓐收蓐音辱本又作辱〇秋物摧辱而可收也其祀該焉水正曰玄冥冥亡丁反〇水陰而幽冥其祀脩及熙焉土正曰后土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〇疏曰后者君也羣物皆土所載故以君言之在家則祀中霤家稱宮室之內對野爲文非卿大夫之家也言在野者卿大夫以下社在野田此野田之社民所共祭即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是也劉炫云天子以下俱荷地德皆當祭地但名位有高下祭之有等級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家又不得祭社使祭中霤也霤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

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

官也問五官之長皆是誰對曰少皞氏有四叔少皞金天氏○疏曰四叔是少皞之子孫非一時未知于少皞遠近也其使重爲句芒非少皞使之楚語云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木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則重黎居官在高陽之世也又鄭語云黎爲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則黎爲祝融又在高辛氏之世按也本世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黎如彼文黎是顓頊之曾孫也楚語云少皞之衰顓頊受之卽命重黎似是卽位之初不應卽得命曾孫爲火正少皞世代不知長短顓頊列已命黎至高辛又加命不應一人之身緜歷兩代事既久遠書復散亡如此參差難可考校世家云共工作亂帝嚳使黎誅之而不盡帝誅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黎復居火正爲祝融卽如此言黎或是國名官號不是人之名字顓頊命黎高辛命黎未必共是一人傳言世不失職三者或是父子或是祖孫其事不可知也此五祀者居官有功以功見祀不是一時之人脩熙相代爲水正卽非一時明是歷選上代取其中最有功者使之配食亦不知何代聖王始爲之蓋在高辛唐虞之世乎曰重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重直龍反該古哀反○能治其官使重爲句芒

木正也該爲蓐收金正也脩及熙爲玄冥二子相代爲水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窮桑少皞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爲民所祀窮桑地在魯北○號曰窮桑少皞之號帝王世紀亦然賈逵云處窮桑以登爲帝故天下號之曰窮桑帝賈以濟爲渡也言四叔子孫世不失職遂渡少皞之世杜以少皞之世以鳥名官不得有木正火正故以濟爲成言少皞有王功子孫能成之故死皆爲民所祀也少皞居窮桑定四年傳稱封伯禽于少皞之墟故云窮桑地在魯北地名窮桑闕言在魯北相傳云耳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顓音專頊許玉反○黎爲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此節見上社稷章下○昭公二十九年春秋左氏傳○附按此條所言與家語五帝篇皆大同然則家語其本此爲說者乎前于天神篇固疑家語此條之非孔子之言也○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

羊一說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餘不得用豚井以魚白虎通○天子祭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于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祊祠烝嘗及大祫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戶竈中霤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侍侍立也西房西廂也侍或爲待○荀子正論篇○附按曲禮云天子祭五祀又按黃先生取此條次第于此者正謂祭戶竈中霤門行之五祀也注恐未確○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朱子集註曰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于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于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于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卽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

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于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論語○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詳見喪變禮篇因吉而凶章

小宗伯兆四望於四郊四望五嶽四鎮四瀆○詳見天神篇五帝上帝章○玉人之事兩圭五寸有邸以旅四望詳見王制之篇圭璋琮璧章○司服祀四望則毳冕毳昌銳反劉清歲反○鄭司農云毳罽衣也玄謂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罽居例反○疏曰按爾雅云毳氂謂之罽則績毛爲之若今之毛布但此毳則宗彝謂虎蜼而先鄭以爲罽衣于義不可故後鄭不從也○周禮春官○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詳見樂制篇○牧人望祀各以其

方之色牲毛之（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疏曰知望祀是四望者以言望與四望義同○周禮地官）○男巫

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杜子春云望衍謂衍祭也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旁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玄謂衍讀爲延聲之誤也望祀謂有牲粢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禬禜之神號男巫爲之招○疏曰望祀者類造禬禜遙望而祝之望衍者是攻說之禮遙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旁招以茅者旁謂四方此男巫於地官祭此神時則以茅招之於四方也又曰子春所云皆無依據故後鄭不從衍字於六祈義無所取故破從延注大祝已云類造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有牲則有黍稷故此兼云粢盛用幣致其神者此卽攻說用幣而已是也二者詛祝所受類造攻說禬禜之神號男巫爲之招者以其授號文承二者之下故知之○周禮春官

右四望（望祀三望附）第四章（見六條○又章下凡六條）○僖公三十有一年夏

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非禮也望郊

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

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望

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

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

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

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以上詳見天神篇郊祀章下）○郊後必

有望（三正記）○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

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詳見因事之祭篇疾病章下）○韓

宣子謂子産曰寡君寢疾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昭公七年春秋左氏傳）○成王盟諸侯于岐陽（岐山之陽）楚爲荊蠻（荊州之蠻也）置茅蕝

設望表與鮮牟守燎（置立也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表其位也鮮牟東夷國燎庭燎也○國語晉語）

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順其所在○疏曰大司徒職地有十等此不言林澤原隰亦順所在可知○周禮春官）○山虞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且蹕（爲主主辨護之也脩除治道路場壇○壇徒丹反或音禪○疏曰此山林在畿內王國四方各依四時而祭爲主者謂主當祭事者也蹕者蹕止行人也又曰按中候握河紀堯受河圖云帝立壇磬折西向禹進迎舜契倍位稷辨護注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則此亦然也按守祧職云其廟則有司脩除之鄭云有司恒主脩除謂掃除糞灑場謂禪卽除地之處壇卽神位之所也○周禮地官）○典瑞璋

邸射以祀山川○玉人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上詳見王制之辛篇圭璋琮璧章）

○司服祀山川則毳冕（見上四望章）○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

祭山林川澤（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嶽之匹省文○詳見祭法篇）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山川用蜃（詳見祭物篇酒彝尊彝章）○大司樂

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詳見樂制篇）○舞師掌教兵舞帥而

舞山川之祭祀（詳見祭物篇樂舞章）○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仲冬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季冬乃畢山

川之祀（以上三條詳見月令篇各本章）○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

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視視其牲器之數○疏曰按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按周禮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饗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饗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大牢祭亦大牢籩豆皆一有二祭四望山川用毳冕鄭注禮器五獻察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此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云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今鄭注此云視視其牲器又注夏傳

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參驗上下並與周禮不同不可彊合之爲一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瀆視諸侯夏傳視諸侯之下云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則此諸侯謂是侯爵者不得總爲五等諸侯

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得人祭泰山晉祭河是也○疏曰公羊云三望祭泰山河海是魯祭泰山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禮器又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是晉人祭河○〔王制〕○尚書大傳通解

○天子諸侯祭山川歲徧 詳見祭法篇

右山川第五章 凡十四條○又章下凡四條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說苑〕○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疏曰言三王祭百川之時皆先祭河而後祭海也○〔學記〕

○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 池大河反○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并州川○疏曰告惡池小川從小而祭先告從祀者然後祭河也呼池嘔夷并州川夏官職方文

○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 配林林名○疏曰配林是泰山之從祀者故先告從祀然後祭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禮器〕

○周公祀泰山召公爲尸 此條未詳何書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六十三終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六十四

東萊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垄止圓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百神第八十五 凡十九章

祭禮七 凡天地間有氣有形有事有物爲人所日接而身歷之與其吉凶禍福利害皆關切民生日用而有功者人道業以不愚而祭之弗備也今仍即天神地示之大推而廣之上自古聖帝師臣下至民物充極默物之微賤厲之怪鉅細精粗咸有精爽佐佑化育與人感應皆在報祭之列爲即周官小藏記之明有祭文者列數陳名周語籍田文一條有關祭典者具於內餘錄小藏學記禮器篇尚書左傳文各一條類附其下統以百神名篇

補

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祭蒼帝於東郊之兆 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祭赤帝於南郊之兆 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 祭白帝於西郊之兆 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

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祭黑帝於北郊之兆○詳見月令篇各本章

右迎氣第一章

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祭四方祭五官之神於四郊諸侯既不得祭天地又不得總祭五方之神唯祀當方故云方祀○詳見祭法篇○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東方蒼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詳見玉制之辛篇圭璋琮璧章○四坎壇祭四方四方之神四方謂山林川谷丘陵○詳見祭法篇○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四方之祭祀謂四望○詳見祭物篇樂舞章○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四方用歷凡疈事用散詳見祭物篇酒齊尊彝章○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謂磔禳及蜡祭郊特

牲曰八蜡以記四方○詳見祭法篇○季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詳見月令篇本章○大司馬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祊當爲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詳見王制之王篇軍制章○附按舊本此條另爲祊一截今以祊當爲方仍附四方章之末若祊則在祭宗廟後故宗廟篇自有祊章此處遂刪之

右四方第二章凡八條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四類日月星辰○詳見天神篇五帝上帝章

右四類第三章

司民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鄭司農云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爲體近文昌爲司命次司中大司錄次司民玄謂司民軒轅角也天府主祖廟之藏者○能吐才反○疏曰司寇於春官孟冬祭祀司民星之日以與司寇爲節此日可知獻其民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者重此民數民爲邦本故也又曰武陵大守星傳文昌第一曰上將第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祿不見有司民三台六星兩兩相居起文昌東南別在大微亦無司民之事故後鄭不從按軒轅星有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故○小鄭依之○附按首司民二字周官官名與下司民星不同

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民數於王重民也○疏曰年年民數皆有增減故小司寇以民數多少獻於王○以上周禮秋官○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祭二星者以孟冬既祭之而上民穀之數於天府○能他來反上時掌反○疏曰此主祭祀者而言天之司民司程在孟冬之時則主民之吏獻民數穀數小司寇受而獻之於王王得之登於天府而藏之又曰年穀登乃後制祿欲見祭司祿在孟冬則制祿之意○周禮春官○附按民數穀數並言以獻字總貫之上條言獻民數則此獻民二字義未足也舊本將上數字讀上聲非是今刪之

右司民司祿第四章凡三條

季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先帝大皞之屬○詳見月令篇本章

右先帝第五章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先聖周公若孔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謂先師之類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以上三條詳見學制篇教學之通法章○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秋頒學合聲詳見學制篇教子弟之法章○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將舞必釋菜於先師天子乃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以上詳見月令篇各本章〇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以警眾至祭役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使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詳見五學篇視學養老章下

右先聖先師第六章凡七條〇又章下凡二條〇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祭菜禮先聖先師〇未卜禘不視學以上詳見學記篇大學始教條

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〇詳見學制篇法制名號之略章〇祀先賢於西學西學周小學也周先賢有道德主所使教國子者〇疏曰西學鄭注云周小學則周之小學在西郊王制云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又曰祭先賢所通之經各於所習之學若瞽宗則在國〇祭義虞庠為小學在西郊今祀先賢則於西郊也〇司勳凡有

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〇議曰志與言通〇疏曰凡有功謂本經上文六者故云凡以詔之使司勳詔之者以司勳知功之有無大小故也詔之謂詔司常書之又以辭使春官告神又曰王建大常故云王旌王旌建于車上號識上書之欲取表顯示人故也〇周禮夏官

右有德有功第七章凡二條〇又章下一條〇盤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〇附按九峯蔡氏傳世選爾勞予不掩曰非罰非所當罰也較注解于文義為密爾善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戊忠於汝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〇疏曰近代已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亦止矣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六祫功臣亦當在也

書曰禘夏日禘三年一祫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祭〇附按大皐謂大祫說見天神篇郊祀章下〇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言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以汝善惡而報之〇尚書商書〇附按九峯蔡氏傳云先王與爾祖父之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加汝乎今注罰德並言者非是

仲春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變媒言禖神之也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於祠大祝酌酒飲有娠者於高禖之庭以神惠顯之〇詳見月令篇本章

右高禖第八章

古者大史順時覛土覛視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癉丁佐反〇陽氣厚也憤積也盈滿也震動也發起也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

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脈發脈理也農書曰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〇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先先立春日也初吉二月朔日也詩云二月初吉蒸升也膏土潤也其動潤澤欲行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眚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脈滿氣結更為災病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稷以太史之言告王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距今九日土其俱動距去也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祓齋戒祓除也監農不易不易物土之宜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也庶民民主耕耨王之藉田者司空除壇於藉司空掌邑藉也命農大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畯也農用田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先時先耕時也瞽樂大師知風聲者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日融風王即齋宮所齋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御治也王乃淳濯饗醴

[illegible]沃也灌漑也饗飲酳也謂王沐浴飲醴酒 及期鬱人薦鬯 期耕日也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齊鬯 犧人薦醴 犧人司尊也掌共酒醴者 王祼鬯饗醴乃行 祼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絜 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 監察也 膳夫農正陳籍禮 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之饋食農正田大夫主敷陳籍禮而祭其神爲農祈也 太史贊王 贊導也 王敬從之王耕一墢 墢土發也鉢伐二音○一墢一耜之墢也王無耦以一耜耕 班三之 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 庶人終於千畝 終盡耕也 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 省息井反 （國語周語）

右籍田第九章

季春乃爲麥祈實 於含秀求成 ○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以上詳見月令篇各本章 ○籥章

儀禮經傳通解卷六十四 百神 祈麥祈年 六

凡國祈年於田祖獻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祈年之類也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疏曰此祈年于田祖并本經上文迎暑迎寒並不言祀事既古所當有祀事可知但以告祭非常故不言之若有禮物不過如祭法理少牢之類耳此田祖與田畯所祈當同日但位別禮殊樂則同故連言之也又曰小祝祈豐年俱是求其雨史年書故引彼解此也田祖始耕田謂神農者此即郊特牲云先嗇一也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此即月令命田舍東郊鄭云田謂田畯是也爾雅曰畯農夫者以其教農故號農夫○周禮春官○附按朱子之說見下蜡章○又按朱子說大田之詩曰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即爲豳雅其詳見于豳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今詳朱子雖未定楚茨四詩即爲古之豳雅然王鄭注豳雅亦七月之說則深非之說見下章

右祈麥祈年第十章 凡三條

天子大蜡八 蜡仕詐反○所祭有八神也○疏曰此論蜡祭之事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爲主蜡者是天子之蜡天子既有八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八謂若先嗇之天子諸侯未必得祭也知諸侯亦有蜡者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按周禮大司樂云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云有象在天所謂日月此八神不數者先嗇司嗇並是人神有益於人水庸之屬在地益其稼穡故索而祭之急其近者故也天神象物去人縣遠非祭不爲八神之數○八蜡見下四方年不順成節注○附按下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四方言八蜡則諸侯之蜡亦是八蓋爲農事而祭先嗇不當復問其爲古天子與否也或疑凡有大字曰以天子而言大非欲別于諸侯之小也或神同而用禮用樂主與侯有不同處因以大言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疏曰知是周十二月者下云既蜡而收民息已收謂收斂則詩所謂十月納禾稼又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知蜡周用建亥之月三代皆然記文據周故爲十二月皇氏以爲三代各以十二月爲蜡其義非也已具於月令疏萬物非所饗但饗其萬物之神造者配之者賈逵云謂造此蜡祭配此八神而祭 主先嗇而祭司嗇 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疏曰若是不定之辭以神農比擬故云若司嗇后稷無所疑故直云后稷也先嗇爲主司嗇從祭種曰稼斂曰嗇不云稼者取其

儀禮經傳通解卷六十四 百神 蜡 七

成功收斂受嗇而祭也 祭百種以報嗇 種之勇反後同○嗇所樹藝之功使盡饗之○疏曰此爲下饗農及郵表畷起文百種則農及郵表畷禽獸等所以祭之者報其助嗇之功使盡饗焉 饗農及郵表畷禽獸 郵亦作卡表畷尤有周反畷丁劣反又丁衛反○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詩云爲下國畷郵鄭氏所教擾禽獸也○畷音炭約因妙反○疏曰此總明祭百種之事農謂古之田畯有功於民郵表畷者謂田畯於井間所舍之處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謂井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畯處爲禽獸者即下文貓虎之屬貓虎之外但有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下特云猫虎舉其除害甚者 迎猫迎虎 迎其神也 祭坊與水庸 坊音房○水庸溝也○疏曰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鄣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謂祭此坊與水庸之神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 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爲害者也○螽音終○疏曰土即坊也反歸也宅安也土歸其安則得不崩水即水庸壑坑坎也水歸其壑謂不汎溢昆蟲得陰而死得陽而生毋作謂不爲災草木榛梗之屬當各生於藪澤之中不得於良田害嘉穀也蜡祭是報功因祈禱有此辭一云祝辭言神由有此

功故今得報非祈禱也又曰蜡有八神恐祭處各別故言祭同處
也東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而先嗇之屬有知故不假
[illegible]據此[illegible]草木有辭則當有神八蜡不數者以草木偏地皆是不
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一物○附按八蜡不數草木者以草木與
昆蟲同爲害已統于昆蟲中
也又按澤當叶音徒洛反 皮弁素服葛帶榛杖黃衣黃冠而祭
榛側申反○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祭
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曰黃衣狐裘○
勞力報反○疏曰黃冠是季秋之後草色之服故息田夫而服之
又曰上云蜡此云祭故知既蜡臘先祖五祀對文蜡臘有別總其
義俱名蜡故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
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是也 大羅氏天子
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 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人士
臺笠緇撮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皆言野人之服也○使使下
色吏反撮七活反又七括反○疏曰此因上蜡祭廣釋歲終蜡時
之事天子掌鳥獸之官謂大羅鄭云能以羅捕鳥獸者也周禮羅
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襦鄭司農云襦細密之羅然周禮不云掌
獸此云者以其受貢獸故也大羅氏既能張羅得鳥獸故四方諸
侯有貢獻鳥獸於王者皆入屬大羅氏草笠以草爲笠此諸侯所

使貢獻鳥獸之使者之而至王庭也又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是小雅都人士[illegible]云臺夫須都人以夫須爲笠緇布爲冠
其餉伊黍其笠伊[illegible]頌良
耜篇○附按今詩[illegible]伊黍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
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好呼報反○詔使者使歸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疏曰詔亦告也客謂
貢鳥獸之使者羅氏先受貢畢使者臨去又以鹿及女子致與使
者而宣天子之命詔使者反國以告戒其君故云詔客告也以戒
諸侯以下此宣詔也謂不得好田獵及女色使國亡也鹿是田獵
所得之物女是亡國之女而王有所以養者故命與之明以此爲
戒也豈每國輒與女鹿邪正以貢鹿與女示使者爾○附東滙陳
氏曰舊說如此然鹿可虞得而亡國之女不恒有其詳未聞也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華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蓏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蘊財利也○蓏力果
反○疏曰瓜今之瓜言天子唯樹瓜與果蓏所以唯樹此者是供
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不務
畜藏與民爭利令使者歸告其君亦當如此 八蜡以記四方 四方方有祭也○疏曰言蜡祭八神因以明記四方
之[illegible]有豐殺[illegible]荒之異 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 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蜡

所使民職於用財蜡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
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疏曰八蜡不通
謂當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欲使不熟之方萬民謹慎財
物也又曰王肅分猫虎爲二無昆蟲鄭數昆蟲合猫虎者昆蟲不
爲物害亦是其功猫虎俱是除田中之害故不分爲二 順成之方其蜡乃通 疏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者以
其蜡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歆羨也皇氏以此據諸侯之國而
爲蜡祭以記其功當國不成則不爲蜡成則爲蜡義亦通也○附
按此二節文義緊承上八蜡以記四方句說下且首言四方年不
順成又樂順成之方玩其語意當以皇氏據諸侯國之蜡祭爲是
即所謂記四方者也若下一節總承既蜡作結則天子諸侯皆在內矣 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
子不興功 收謂收斂積聚也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臘必矣○疏曰上文雖云黃衣黃冠而祭不云臘之與蜡
似爲一據此文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爲臘與蜡異也前黃衣黃冠
在蜡祭下逆云爲臘必矣故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
蜡祭相去幾日唯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既蜡不興功者謂不
與農功若其土功則左氏傳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
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土功建亥之月起日至而畢也○郊特牲
○籥章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

鼓以息老物 故書蜡爲蠟杜子春曰蠟當爲蜡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
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既蜡
而收民息已[illegible]謂十三月建亥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
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焉月
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
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爲于僞反○疏曰此祭蜡直擊土鼓吹豳
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即此亦各有葦籥可知以息老物
者謂息田夫萬物也又曰子春引郊特牲後鄭從之增成其義故
還引郊特牲所解之求萬物而祭之者即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是
也凡言頌者頌美成功之事故於七月風詩之中亦有頌也○
周禮春官○附朱子曰籥章龡豳詩以逆暑迎寒已見于七月之
篇矣籥章又曰祈年于田祖則龡豳雅以樂田畯祭蜡則龡豳頌
以息老物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
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爲風正禮節者爲雅樂成功者爲頌然一
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剟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
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具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
隨事而[illegible]其[illegible]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則于理爲通而
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爲[illegible]而作者皆可[illegible]

號其旗其于大田畐耜豳雅諸者擇焉可也○附按朱子之說大
田已見上章其稅良耜亦云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
等篇即所謂豳頌者
而未決之亦與上同○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
酒于序以正齒位疏曰黨正正齒位在十二月建亥之月非蜡祭之禮而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正齒位禮在
蜡月故以爲節耳○詳見學制篇教民之法章○附按八蜡之神
迎有先嗇司嗇而下及于昆蟲亦神之至微者矣以其爲農祥之
神故次于此○又按此篇言百神而首舉迎氣者以四時之氣天
子親迎天之屬也次及四方者四方之帝仍天之屬若四方之神
則地之屬也次及四類者日月星辰雖非天而仍天之屬也司民
司祿皆爲星故次之先帝大皞之屬故又次之自此而外學校爲
重矣首及先聖先師者人之興型學之祖也次及有德有功者人
之際出學之宗也然生人誰爲之始乎媒官嘉祥有高禖之祀焉
故即次于聖師德功之後至于人之所恃以養生者田也藉田者
所以供君之祭祀更與民田不同故君尤敬禮其神焉繼此而祈
麥祈年冀農事之盛也又繼此而祭蜡禘樂農事之成也更
繼此而祭百物之神皆田之所生成而農事已詳而畢矣

右蜡第十一章凡三條

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祭百種以報嗇○詳見祭法篇○鼓人凡祭祀百物
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帗音拂劉音弗○兵謂干戚也帗列五采繒爲之有秉皆舞者所執○疏曰本經上文神
祀神祭鬼享交局不及小神故此更廣見小神之事言凡祭祀百
物之神也又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帗舞二事按本經下文
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今此小神等若義近山川者舞兵
舞近社稷者舞帗舞故六舞之中唯言此二舞而已又曰按司干
云祭祀授舞者兵鄭亦云授以朱干玉戚知是干戚者見樂記
云干戚之舞祭統又云朱干玉戚並是大武之舞也按樂師注帗
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
舉今以曉古也○周禮地官○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疈事
用散詳見祭物篇酒齊尊彝章

右百物第十二章凡三條

祭時埋少牢於泰昭祭寒暑相近於坎壇時四時亦謂陰陽之神○詳見祭法篇○
籥章掌土鼓豳籥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豳籥豳國之地竹豳詩亦如之玄謂

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明堂位曰土鼓蒯桴葦籥伊耆氏之樂○
蒯苦對反又苦壞反桴音孚○疏曰土鼓因於中古神農之器黃
帝已前未有瓦桴故後鄭不從也按下文吹豳詩本經下文吹豳
雅豳頌更不見豳篇則是籥中吹豳詩及雅頌謂之豳籥何得有
豳國之地竹乎若云豳人吹籥其義雖明謂豳人吹籥之聲章如
商祝夏祝之類聲章即下文豳詩之等是也鄭注禮運云土鼓築
土爲鼓蒯桴桴謂擊鼓之物以土坯爲桴引之者破子春土鼓用瓦
中春晝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
中音仲○豳詩豳風七月也吹之者以籥爲之聲七月言寒暑之
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迎暑以晝求諸陽○
疏曰中春二月也言迎暑者謂中春晝夜等已後漸暄故預迎之
耳○又曰發首云掌土鼓豳籥故知詩與雅頌皆用籥吹之也七月
云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七月流火是寒暑之事
中秋夜迎寒亦如之○迎寒以夜求諸陰○周禮秋官○附按
朱子于七月之詩曰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中
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
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
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
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附按上章農事
詳而發生之具備矣然農末之所以得生長收成者仍賴乎天之

四時及寒暑之氣故祭時祭寒暑
次之下祭單言祭司寒故又次之

右祭時祭寒暑第十三章凡二條

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祭司寒○詳見月令篇本章

右司寒第十四章凡一條○昭公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季武
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魚呂反○禦止也申豐魯大夫對曰聖人在上
無雹雖有不爲災[illegible]之雹雖有依時小雹[illegible]言有陰陽之勢也
聖人在上無雹言必無[illegible]有不爲災復見無雹之意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
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夏戶雅反○疏曰釋天云北陸虛
也西陸昴也孫炎云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爲中西方之宿昴
爲中也彼以陸爲中杜以爲道者皆無正訓各以意言耳杜
以宿是日行之道爾雅高平曰陸高平是道路之處故以爲
道也十二月日在玄枵之次小寒節大寒中漢書律歷志
劉歆三統歷云玄枵之初日在婺女八度爲小寒節室危初

度爲大寒中終於危十五度是夏之十二月
日在虛危也是時寒極冰厚故取而藏之　西陸朝覲而出
之　朝沖字觀從歷反○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
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昴音卯蟄直立反奎苦圭反
○疏曰覿見也西道之宿有早朝見者謂奎星晨見而出冰
鄭又曰杜以西陸爲三月日在大梁之次清明節穀雨中二
統歷云大梁之初日在胃七度爲清明節在昴八度爲穀雨
中終於畢十一度是夏之三月日在昴畢是時蟄蟲已出有
溫暑乃發宜當用冰故以是時出之也歷法星去日半次則
得朝見三統歷春分日在婁四度宿分奎有十六度乃次婁
則春分之日奎之初度去日已二十度矣故春分之中得早
朝見東方也西方凡有七宿傳言西陸朝覲於傳文未知奎
宿覿服虔以爲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
以是時出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是也服虔又以此
言出之即是中春啟冰故爲此說按下句再言其藏其出覆
此藏出之文言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
即是班冰之事非初啟也安得以出之爲啟冰也如鄭玄答
其弟子孫皓問云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
是也與杜說異理亦通也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以夏三
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杜鄭及服三說鄭爲近之今知

非者杜以西陸朝覲實是春分二月故此注云春分之中奎
星朝見東方及下獻羔啟之注云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皆
據初出其冰公始用之時也所以杜又注云謂夏之三月日
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者以此傳云西陸朝覲而出之下應
云其出之也朝之祿位則是普賜羣臣故杜云謂夏三月又
下注云言不獨共公是據普班之時故傳文下又云火出而
畢賦是也冰之初出在西陸始朝覲之時冰之普出在西陸
朝覲之後總言亦得稱西陸朝覲而出之劉炫不細觀杜意
以爲杜既言春分朝見又
言夏三月以規杜失非也　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
是乎取之　沍戶故反○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
氣使不爲災○道音導○疏曰以下兩言其藏其
出者上言取之用之之事下言藏之出之之禮也山則遠而
難窮故言深山谷則近而易遠故言窮谷也固牢也牢陰閉
寒言其不得見日寒甚之處又曰深山窮谷之冰至夏猶未
釋陽氣起於下隔於冰伏積而不能出憤發或散而爲雹菑
冰必取此山谷之內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也
藏冰凌室所藏不多積陰之冰不可取盡不取川池之冰以
示道遠陽氣耳未必陽氣皆待此而達○附按窮谷對谷之
未窮者言亦是言遠之義能謂谷見[illegible]而云窮也又按先王

制爲藏冰出冰之禮以燮理陰陽亦王者贊天地之化育取
令中之一端也故申豐據而言之今詳地一也而有冰之地
不一但取其數處則其氣已洩即所謂道達
之意豈必盡取始爲達之乎疏所見似滯　其出之也朝之
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　言不獨共公○共音恭○疏曰
朝廷之臣食祿在位大夫以上故
皆當賜之冰其公家有賓客享食有喪有祭於是乎用之故
言不獨共公也周禮凌人云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
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
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是公家所用冰也　其藏之也黑牡秬
黍以享司寒　秬音巨○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
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冥
亡丁反○疏曰此祭玄冥之神非大神也計應不用大牲言
黑牲當是黑牡羊也秬黑黍擇草文也啟亦唯獻羔祭韭藏
冰則祭用牲黍者啟唯告而已藏則
設享祭之禮祭禮大而告禮小也　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
除其災　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邪似嗟反
○疏曰說文云弧木弓也謂空用木無骨飾也服虔
云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棘赤有箴取其名也蓋出冰之時
置此弓矢於凌室之戶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慎其事

爲此禮也此傳言其出之也雖覆上文出之之文其實此出
之謂二月初出之時也劉炫云此言出之覆上西陸朝覲知
是火出時事二月已啟此方用弓矢者二月啟冰始薦宗廟
此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附按藏冰之祭在始藏之時則
出冰之除災自應在始出之日且應鑿爲開凌室先置此弓矢
于室之戶而後出冰也蓋禳凶邪是爲凡用冰者而此事是之
注僅謂御至尊其說既狹劉氏沾滯注意是謂凡用火出時事是
于薦宗廟後而始言除災更與本文其出之也拗戾難通矣
當以疏說在二月
初出之時者爲合　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　與音預○食肉
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疏曰在官治事官皆
給食大夫以上食乃有肉故曾人謂曹劌曰肉食者謀之傳
言食肉之祿即此肉是也按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諸侯
日食特牲大夫特豕士特豚則士亦肉食但彼是在家之禮
非公朝常食也杜言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以明在官
之食有冰耳下云自命夫命婦無不受冰謂賜之冰受以歸
在家用之○附按官皆給食設官而皆與以祿也大夫以上
食乃有肉謂其祿已厚而祿則下于大夫者皆有也故于同
一祿中而別其爲食肉之祿乃是之字之義疏謂祿即比肉
者非是○又按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即大學所謂伐冰之家

朱子註爲卿大夫以上喪祭用水者也言尊官皆得用冰戓此句已統說矣下又抽出喪浴言之注疏乃解成在朝廷之上款官食者夫就官食而有冰是朝廷用冰耳非食肉之祿冰皆與焉之義也且若就燕饗言則亦爲朝廷所用自全熱皆然又何得別其人爲食肉之祿與不食肉之祿乎況居其位者食其祿祿係俸耳燕饗君賜固在祿外即治職事而供官食亦非祿也注因錯會食肉字遂作此解其于食肉之祿言祿厚而官尊之意既未明曉至疏又引玉藻士特亦謂士亦食肉直使食肉之祿四字益棋斛而不可復解矣

大夫命婦喪浴用冰 ○命婦大夫妻疏曰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鄭云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是當喪之時特賜之冰浴訖乃設故云喪浴用冰

祭寒而藏之 享司寒○祭寒而藏之本或作祭司寒者非 獻羔而啓之 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韭音九○疏曰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四之日即夏之二月告神而始開冰室始薦宗廟公遂用之俱在春分之月 公始用之 公先用優尊 火出而畢賦 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疏曰十七年傳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謂火出而後畢賦以火出爲始也周禮云夏頒冰謂正歲之夏即四月是也故杜兼言四月 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 老致仕在家者 山人取之縣人傳之 山人虞官縣人遂屬○傳直專反○疏曰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知山人虞官也五縣爲遂是縣爲遂之屬 輿人納之隸人藏之 輿隸皆賤官○輿音餘 夫冰以風壯 壯側亮反○冰因風寒而堅 而以風出 順春風而散用 其藏之也周 周密 其用之也徧 及老疾 則冬無愆陽 愆過也謂冬溫 夏無伏陰 伏陰謂夏寒 春無淒風 淒七西反○淒寒也 秋無苦雨 霖雨爲人所患苦○霖音林○疏曰詩云以祈甘雨此云苦雨一也味無甘苦之異養物爲甘害物爲苦耳 雷出不震 震霆也○疏曰說文云震霹靂振物者釋天云疾雷爲霆霓郭璞云雷之急激者謂霹靂則霆是震之別名雷出不震言有雷而不爲霹靂 無菑霜雹癘疾不降 菑音災癘音例○癘惡氣也○疏曰霜雹即是菑言無此菑害之新雹寒暑失時則民多癘疾癘疾天氣爲之故云降也 民不夭

札 ○札側八反一音截字林作壯列反○短折爲夭夭死爲札○疏曰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是短折爲少夭之名周禮膳夫天札則不舉鄭云天札疫癘謂遭疫癘而夭死也癘疾謂人病天札謂人死○附按冬無愆陽以下八句乃聖王善政常施燮理陰陽氣候和平之所致不但藏冰用冰一事也而藏冰用冰亦在善政之內故申豐因言禦雹而及之以見聖人在上所以無雹及雖有不爲災之義蓋天人相感之微其樞紐全在王者之善政旨哉言乎後之爲人君者所當深鑒此意而敬修其政令也

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 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棄之 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 殺如字又色界反徐色例反○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爲害○疏曰風不以理舒散而暴疾害物雷不徐緩動發而震擊爲害 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冲冲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獻宗廟○豳彼貧反鑿在各反冲直忠反凌陵證反一音陵蚤音早○疏曰凌人十二月令斬冰月令十二月令取冰當是即以其月納於凌室也詩言三之日即是正月矣不以鑿冰之月即納者鄭云豳土晚寒故可以正月納冰也上言將欲頒賦公始用之知蚤開冰室唯薦宗廟何休膏肓難此云春秋書雹以爲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雹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人相與之意鄭玄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與乃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霰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耳炫謂鄭言是也申豐寄言於此以戒失政其雹不是盡由冰也 ○春秋左氏傳

射人祭侯則爲位 祭侯獻服不服不以祭侯爲位爲服不受獻之位也大射曰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疏曰按大射禮使服不氏負侯將祭侯之時先設位於侯西北服不氏於位受獻訖乃於侯所北面祭侯故引大射受獻之位

誤○周禮夏官○梓人祭侯之禮以酒脯醢謂司馬實爵而獻獲者子侯薦脯醢折俎獲者執以祭侯○折之設反○疏曰司馬實爵已下皆依大射而言彼雖諸侯禮天子射亦然又此不辨大射賓射燕射則三等射皆同按大射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乃祭侯左右尒及中○考工記○附按上章祭四時寒暑而地之所爲生長收成者事已畢備矣祭司寒而人之所謂調燮陰陽者事亦兼及矣然而學校重乎道德而射侯亦觀德之事故以祭侯次之養生資乎飲食而出火爲烹飪之始故下章又以祭先火次之至于修德而能獲吉願養而能永年者惟卜是賴故又以祭先卜之神附乎先火之神而合爲一章

右侯第十五章凡二條○又章下一條

○辭曰惟若寧侯若猶女也寧安也謂先有功德其鬼有神○女音汝下同○疏曰祭侯者祭先有功德之侯若射侯則射不寧侯有罪者也下文毋或云云是也舉有功以示勸又舉罪以懲之故兩言也○附按若字雖有女字解但此處是以惟若與毋或若反正相足爲文祇當同下若字訓一如言女惟當如寧侯而此句女字之意則在本句上也一勸一戒似侯神必不[illegible]然不善而射之亦無妨于祭故下言强飲强食也况乃以祭單屬寧侯者恐未然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或有也若如也屬猶朝會也抗舉也張也○附按毋或二字遠嚴戒之詞注折或字訓爲有者亦不合强飲强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强其丈反詒羊之反又羊志反○詒遺也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爲諸侯者○遺唯季反○考工記梓人○附按曾孫諸侯言女之爲女生生不窮蓋無射不有侯繼女而起者實無終止也百福謂張侯而三祭之卽所謂福也百者衆詞從諸字生來言不但祭女且將祭女之曾孫于無窮不復言射者就强飲强食而勸之故如是立言

司爟凡祭祀則祭爟爟音貫○報其爲明之功禮如祭爨○疏曰祭爨祭老婦也則此祭爟謂祭先出火之人○周禮夏官○附按火之性雖生于木而木之出火則必資乎人故此祭先代始出火之人者與祭然火之爨爲老婦者另係一事自另係一人矣

○龜人上春釁龜祭祀先卜釁許靳反○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鄭司農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其牲玄謂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世本作曰巫咸作筮卜未聞其人也是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釁祠龜筴相互矣秦以十月[illegible]爲歲首使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疏曰禮記雜記云廟成則釁之廟用羊門夾室用雞之類皆是神之故血之也按大宗伯天神禋祀地稱血祭是天地稱祭祀今先卜是人應[illegible]而云祭祀故謂尊焉天地之也曲禮云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信時日其易所作卽伏犧爲之矣但未有揲蓍之法至巫咸乃教人爲之故巫咸得作筮之名周與秦各二時釁龜策月令孟冬釁則周亦然周以建寅上春釁秦亦然故云相互也又按月令注云周禮龜人上春釁謂建寅之月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策與周異矣彼注與此後注義同○周禮春官

右先火先卜第十六章凡二條○又章下一條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忌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文仲魯公子彄之曾孫臧孫辰也莊文之謂閒爲大夫於時爲賢是以非之不[illegible]禮也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疏曰時人尊文仲爲知禮故孔子証其不知禮之事以[illegible]之也燔柴於奧者此非禮之事奧音爨爨以爨煮爲羞也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飲食而夏父弗綦爲禮官謂爨神是火神遂燔柴祭之此是失禮而文

仲不能諫止之故云安知禮也又曰祝融是五祀之神祀於郊與者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奧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故祀竈并奧及爨三者之不同也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疏曰明祭爨不可以燔柴之義爨者是老婦之祭其祭卑唯盛食於盆[illegible]於瓶卑[illegible]此何是燔柴祭之○禮器

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問事之正曰貞問歲之媺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凡卜[illegible]能出其卦兆之占耳[illegible]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illegible]者[illegible]藏之不必獲之也斯司[illegible]云貞[illegible]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於陽卜○與音餘○疏曰謂夏之季冬[illegible]除舊布新故常有卜筮來歲之美惡將卜筮之時先陳玉以[illegible]也又曰禮記少儀云則卜筮曰義與志與生云義正事也志私意也是問卜筮有不正之事故云附事之正曰貞也大貞之屬卽卜立君卜大遷卜大封是也今卜來歲之媺惡亦彼類故云之屬按易繫辭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注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則筮之神自皆七八九六成數之鬼神春秋左氏傳云物象卜數則龜自有一

二三四五生數之鬼神則知吉凶者自是生成鬼神龜筮但能出
其光之占耳按易繫蓍龜神物士冠禮注云筮不於廟堂者嫌蓍
之靈由廟神若然蓍龜亦自有神而云出卦兆者謂所禮者生成
之鬼神神之尊者無妨蓍龜亦自有神也龜有天地西方龜人職
文國語曰貞於陽卜者此吳語黃池之會董褐云周室既與諸侯
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注云貞正也問卜內曰
陰外曰陽言吳以諸侯失禮於天子富問於龜言我當收文武之
諸侯矣○周禮春官○附按上章既言祭先卜之神矣故此章即
以祭卜筮者次之○又按注謂實問於鬼神者對蓍筮言是謂天
地之鬼神所謂陰陽二氣之靈者是也疏未達其意欲離龜
筮而言鬼神據其所說筮自有七八九六成數之鬼神龜自有一
二三四五生數之鬼神龜筮之內而言鬼神卻仍是龜筮之鬼
神也但此章所謂祭卜筮者只是祭龜筮之神與天地之鬼神並
無涉耳又按先鄭解貞爲問非是引易師卦固未合即所引國語
其注明云貞正也至後乃以一問字代訓貞二字之
意是注解本無不合而先鄭即據貞爲問者則誤也

右卜筮第十七章

校人春祭馬祖執駒 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爲龍馬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六十四 祭禮 牲馬 大

駣玄謂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爲其乘匹傷之○
令力呈反駣音兆音逍傷堯反又徒刀反爲其于僞反下同○疏
曰馬與人異無先祖可蒸言祭祖者則天駟也故取孝經說房爲
龍馬是馬之祖春時通淫求馬蕃息故祭馬祖二歲曰駒三歲曰
駣爾雅文按月令仲夏游牝別群注云爲其牝氣有餘相蹄齧彼
繫不爲駒弱者彼據二種此謂二歲者據馬之大者故不同 夏
祭先牧頒馬攻特 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爲其蹄齧不可乘用鄭司農云攻特謂騬之○
騬音繩○疏曰祭先牧者夏草茂求肥充○附按注云騬謂
揣馬也宮刑亦云揣刑則揣馬者騬馬也馬騬則不復蹄齧經言
攻特者攻其特者耳非謂王馬而盡騬也 秋祭馬社臧僕 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鄭司農云臧
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玄謂僕馭五路之僕○相息亮反○疏
曰秋時馬肥盛可乘用故祭始乘馬者秋而臧僕者亦秋時萬物
成故之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馬步神爲災害馬者獻馬見成馬於王也馭夫未馭者章從車使車者
欽詩講猶簡習○見賢遍反徒才用反○疏曰馬神稱步謂若玄冥之步人鬼之步之類步與酺字音異義同故贊車從車使者馭未
文○庾人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 玄謂閑之先牧制閑者○疏曰鄭云先牧則閑以其逆閑

言之上文夏祭先牧直是先養馬○甸人司牲祠馬皆掌其祝號
者非彼閑之人○以上周禮夏官
詳見王制之王篇古軍制章○附按牲司馬處乎物
內渺乎小矣而其神亦應如之故次于百神之後

右牲馬第十八章 凡三條

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禜
亦如之 禜謂雩禜水旱之神 凡其黨之祭祀敎其禮事掌其戒禁○族師月
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春秋祭酺亦如之 酺者爲人物烖害之神○以上詳見學制篇敎民之法
○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 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疏曰命國人祭章
明大故是天下皆有故知水旱凶荒凶荒謂年穀不熟知所命祭
是社及禜酺者按地官州祭社黨祭禜族祭酺於六遂之中亦縣
祭社鄙祭禜酺祭酺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 月令仲春命民社此其一隅○疏曰上經據時
皆是國人所祭之事
所非時祭故此經見其常祭如之者亦命國人祭也又曰凡言歲
時者謂歲之四時月令唯見一時故鄭云一隅也○周禮春官○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六十四 百神 禜酺 九

附按此章所祭禜謂雩禜水旱之神酺爲人物烖害之神固係天
之降災爲變異故次于百神之後然周禮謂此爲國有大故則
生民之休戚性命負不可以問焉人君者當竭誠盡禮
俾民祭其神而轉移之庶乎民得樂業安生而常游于大和矣

右禜酺第十九章 凡三條

以下親廟四故為七也若王肅則以為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為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為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為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以為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巳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

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疏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為本穀梁說及小記為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為證驗七廟斥言立說為長是獻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又家語先儒以為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唯存后稷之廟不毀按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見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附按此所反覆詳玩王肅說是而鄭誤疏及申鄭者皆謬也鄭尊禮緯緯[illegible]服說何足為據今詳商書咸有一德篇伊尹言七世之廟可以[illegible]德是謂大祖為不祧之廟除此不祧若而六廟為本世至第七[illegible]入廟而德之小者即當祧故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且是殷當[illegible]尹之時即為七廟而伊尹始言七世之廟明矣禮緯妄以為然可

[illegible]至子孫始六者何據也疏謂家語未可依並商書亦未可依乎自是殷七廟而周始亦七廟至文當祧乃立為八廟至武當祧乃立為九廟此在除武而下又及崩者第五世第六世之事當周公[illegible]周禮特何緣於守祧職之用奄即籌及文武二不祧之廟乎孔[illegible]說周事而云七廟止是大概說且周除文武為將立二不祧廟是周亦止七廟亦張融說周皆非馬昭據禮緯不是辨也文引小記禮器此皆漢儒之見小記言王者立四廟然則殷當伊尹時即七廟殷[illegible]乎主者之上矣理自雖適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議之臣[illegible]疏以有人無人為天子諸侯七五之異而執此以[illegible]肅亦張為[illegible]圖而俱無當矣且疏於前云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為二祧并始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四廟故為七今又以有人無人為別夫周至文王為十二世不可謂無人矣將武王時立七廟而得祭高祖之祖武王以下皆然王六世應祧文七世應祧武文武與二廟為不祧則後世皆藏其高祖之祖父係得祭高祖以下而與前王大不同此何禮也若謂武王時僅二昭二穆至文武當祧時始昭穆皆三則信乎與諸侯毫無別故曰肅議之良是且通大祖廟而言或先五廟或先即七廟總與禮緯所言周六廟至于孫七者皆悵悟不可合不知鄭何所見而遵之也又肅引王下祭殤五者是為諸侯不及無親之祖而天子得及之之義作一證耳且上同是無親同是祭故援下得及五世以為

上不得及六世作此則肅非不知祫祭之及祧上也疏之議肅亦未明穆其意○又按鄭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說甚是蓋遷主原當藏於大[illegible]之廟至文武巳成不祧之廟則後王不可禮文武而上遷故穆[illegible]文穆昭藏武昭禮以義起祔祭法云二祧者但據特立文武二[illegible]藏祧而言耳若德計則合大祖廟而三矣儒者非之恐亦未然

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

大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之王之廟文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大祖廟始封大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夫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之禮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唯因先代之後以封不得為後世之大祖得立此君所出于者之廟郊者以經傳無文微子為宋之始祖而左傳云宋祖帝乙是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遺[illegible]庶天而祭故禘遵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illegible]非但得立文王之廟文立姜嫄之廟今詳魯之必無文王廟者其說巳見於下樂

[illegible]章下隱公五年條矣夫周公爲始祖文王之廟已無從立而姜嫄之廟復何從而立哉皆因魯頌閟宮詩有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之詩遂謂魯並有姜嫄廟乎夫朱子謂閟蓋修之者據本詩末節而言謂修閟宮者修周公之廟非謂修姜嫄之廟也又謂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於僖公者詩言赫赫姜嫄云云是生后稷即是推本后稷之生下乃言及大王言及文武至王曰叔父建爾元子此處後言封魯則以前皆是道古初事迹於今且魯國立廟所祭之人尚未說及何得因推本后稷之生於姜嫄而竟謂立姜嫄廟乎且觀本詩言白牡騂剛朱子註云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然則姜嫄文王皆在周公之上不應詩人不言尊者之牲而先及周公魯公也夫上文言后稷而既無后稷之廟言大王武王成王而又皆無廟獨言及姜嫄文王而兩立其廟乎其按之經文而全不合也則疏之言立此二廟者皆謬矣

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

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疏曰此據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雖父故云別子引大傳者證此大祖是別子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凡有數條一是別子雖身爲大夫中間廢起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太祖別子不得爲大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大祖三是

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亡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大祖如鄭志答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惟非別子亦得立大祖之廟若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大祖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云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答云祭法周禮王制所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爲殷周之別也鄭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爲大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成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則五世[illegible]衰不復遷於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爲大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illegible][illegible]侯之大夫皆同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即云大夫更不[illegible]云諸侯之大夫也卿即大夫總號故春秋殺卿經卿總號大夫其三公即與諸侯同若附庸之君亦五廟故莊三年公羊傳云紀季以酅入于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附王草堂人鑑曰唐王珪通貴漸久不嘗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爲有司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置廟於永業坊宋仁宗時嘗詔聽大子少傅以下皆立家廟而有司終不爲之定制度惟文潞公

[illegible]廟於西京王草堂云富貴之家吝惜財物而不爲祖宗立廟者[illegible]鑑此○附按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故鄭於上節言大祖始封之君郊特牲又云大夫不敢祖諸侯故鄭於此節言大祖別子始爵者此皆爲諸侯之父爲天子大夫之父爲諸侯者言也若[illegible][illegible]此例者即應不以始封始爵者爲大祖若疏言大公之得立[illegible][illegible]是也夫大公自有大祖廟亦應百世不遷推此而祭法言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者與此應互說而一致蓋自考廟亦可名大祖廟王考與考廟亦可名昭廟穆廟且考爲父王考爲祖遞遷則于祭之者其名皆正若不遷之皇考者始爲曾祖雖再世爲高又再世爲高以上皆可名爲皇考皇大也蓋亦與大祖異其名而同實矣然則天子之子爲諸侯諸侯之子爲大夫皆自爲大祖若五廟三廟上不及乎天子諸侯則皆及身而立五廟三廟以其未嘗犯祖天子祖諸侯之禁也其爲大祖廟適及乎別子與不得及乎別子皆所不計則鄭謂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者甚是而謂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恐失之遠矣疏更推出三種恐皆非是又此但別廟之七五三一耳其大祖之應何人記文並未言及且大公之及身而立五廟亦是周制鄭因趙商之問而妄爲殷周之別蓋既一處誤而誤遂復生誤矣

士一廟

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疏曰按祭法云適士二廟故知此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故此

云名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以其總稱元士皆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鄭又知諸侯中士與下士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士二廟也

庶人祭於寢

寢適寢也○適丁歷反○疏曰謂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唯薦而已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王制○祔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程子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此○朱子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于高祖雖三廟一廟以爲祭寢亦必及于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爲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于廟惟宗子[illegible]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其使介子某執其宗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爲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祭者游宦四方或貴仕于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修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illegible]國而使支子代之也泥古則濶於事情猶俗則無所品節必欲[illegible]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爲立蓋上

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二主常相從則精神不分矣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處禮之變而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或謂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非所以嚴大宗之正也○又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牓標題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高安朱氏曰按虞廟而以主從者謂宗子仕宦庶子不得祭其祖禰也無論傳舍祧監不足以妥神即祖考之靈亦安肯舍其故居及眾子孫以相從乎庶子代祭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薦其常事此古禮之不可易者任宦之宗子以祿入共儀牲粢盛以致其誠春露秋霜之感有不能已於中設位而祭可耳然獨子仕宦又不得不以主從猶之生存眾子可不就長子於官其老無他子者欲不就養可得乎○附按王帥堂人鑑云嘗襄公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云公在楚稱不朝正於廟也唐元宗於別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御容每日使蚤具服朝謁明太祖建奉先殿於禁中旦夕爲獻四更時拜天後往拜奉先然後臨朝王帥堂云世之不能事死如生亡如存出不告反不面者當鑑此今詳旦夕薦獻則與始死朝夕奠無別矣似非禮意但如或每日使蚤具服朝謁或四更時拜天後往

拜奉先皆天子之至孝者如朱子亦早晨入影堂焚香展拜則自天子至於士皆可行也○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世室者宗廟也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九階四旁兩夾窗每室四戶八窗白盛門堂三之二門側之堂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室中四壁之內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廟中之門曰闈○全條詳見王制之乙篇建國之橫章○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疏曰凡太室有東西廂夾室及前堂有序牆者曰廟但有太室者曰寢月令仲春云寢廟畢備鄭注云前曰廟後曰寢以廟是

接之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廟中路謂之唐途謂之陳中唐有甓○陳曰廟中之路名唐堂下至門徑名陳閍謂之門詩曰祝祭於祊○(以上爾雅)○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見下守藏章若將祭祀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黝於糾反司農音幽○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有司宗伯也脩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恒主脩除守祧恒主黝堊鄭司農云黝讀爲幽黑也堊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黝牆謂之堊○疏曰凡廟當皆脩除黝堊祭更如是新之敬也祧祭遷主者以遷主藏於祧故也按本經上文司尊彝有追享鄭云追祭遷廟之主謂祫則此祭遷主之謂也宗伯主立國祀又涖其滌濯脩除亦是常之事故知有司是宗伯爲之互而通之明皆有也有司恒主脩除祧亦脩除守祧恒主黝堊○周禮春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埽素報反除如字劉直恕反洒所賣反○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汎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洒灑也鄭司農云洒當爲灑玄謂論語曰子夏之門人當洒埽應對○拚方問反灑所賣反○疏曰此云五寢本經下文云小寢大寢不言祧之有寢與二祧無寢也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

故立之五寢既隸僕埽除其廟按守祧注皆宗伯埽除○附按天子七廟而經云五寢疏言薦在寢則七廟內不應有不薦於寢之廟矣疑五字當是七字之誤注疏隨誤以解而謂唯祧無寢於義益難安○又按祭法言天子七廟而以二祧入于六廟內者非是說見祭法篇天下有主祭○又按注本祭法誤說而謂惟祧無疑者固非即疏之據經文而解者亦非是夫本經下文言小寢大寢祖廟爲大寢六廟爲小寢有何不可乎若謂不言祧之有寢竝知七廟皆謂之廟昭穆六廟內並無祧廟一說乎然則主已非去而王爲祧主自無寢兩待言也蓋祭法以二祧廟解七廟者已廟誤說不足據也祭祀脩寢於廟祭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疏曰祭祀則在廟可知後云修寢者寢或有事不可不脩治之引月令薦寢廟者欲見寢有事彼時只在寢不在廟連廟言者欲見是廟之寢非生人之寢故也○周禮夏官○仲春乃脩闔扇寢廟畢備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詳見月令本章○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謂火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檀弓

右廟制第一章凡十條○又章下凡十六條○天子不卜處大廟大音太後太廟

同○卜可建國之處吉則宮廟吉可知○疏曰建
國之時總卜其吉不待更卜處大廟所在○〔表記〕
○凡邑有
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周禮四縣爲都
四井爲邑然宗
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言凡邑則他
築非例○莊公二十八年春秋左氏傳
○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
疏曰廟當在宅內以其居侯寢故廟在道
南寢在道北寢卽游吉所居宅也○昭公
十八年春秋左氏傳○附家禮祠堂側曰祠堂之制三間外
爲中門中門外爲兩階皆三級東曰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
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敘立又爲遺書衣物祭器庫
及神廚於其東繚以周垣別爲外門常加扃閉若家貧地狹
則止立一間不立廚庫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櫃西藏遺書衣
物東藏祭器亦可正寢謂前堂也地狹則於廳事之東亦可
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又曰祠堂之內
以近北一架爲四龕每龕內置一桌大宗及繼高祖之小宗
則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繼曾祖之小宗則不
敢祭高祖而虛其西龕一繼祖之小宗則不敢祭曾祖而虛
其西龕二繼禰之小宗則不敢祭祖而虛其西龕三若大宗
世數未滿則亦虛其西龕如小宗之制神主皆藏於櫝中置
宗廟　廟制傳

於桌上南向龕外各垂小簾簾外設香桌於室中置香爐香
盒於其上兩階之間又設香桌亦如之非嫡長子則不敢祭
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堂于別宗凡
隨所繼世數爲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若生而異居則
預于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因以爲祠堂○溫公
司馬氏曰所以西上者神道尚右故也○或問廟主自西而
列朱子曰此也不是古禮○問諸侯廟制太祖居北而南向
昭廟二在其東南穆廟二在其西南皆南北相重不知當時
每廟一室或共一室各爲位也朱子曰古廟制自太祖以下
各是一室陸農師禮象圖可考西漢時高祖廟文帝顧成廟
各在一處但無法度不同一處至東漢明帝謙貶不敢自當
立廟附于光武廟其後遂以爲例至唐大廟及羣臣家廟悉
如今制以西爲上也至禰處謂之東廟今太廟之制亦然○
高安朱氏曰按家禮四龕並列以西爲上若并祀始祖其位
如何曰自宗法廢祀始祖者無定主故另爲祠堂今欲與四
世並祀只得依古制中奉始祖南向左昭右穆各二易世則
高祧而孫
居祖位
○大廟天子明堂
言廟如天子之制也○疏曰
公大廟制度高大似天子耳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

天子之廟飾也
梲專悅反復音福重平聲楹以占反刮古八
反鄉許亮反坫丁念反康音抗又如字疏屋
疏○山節刻欂盧爲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復廟重
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窗也每室
八窗爲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
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於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爲亢龍
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
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楯音樹又皮冬反一旁
各反得薄歷反字林平碧反好呼報反○疏曰復刻者上下
重屋也重檐者皇氏云鄭云重承壁材謂疏外屏下[illegible]復安
板檐以碎風兩之灑壁刻楹者以窗石序柱達奇者所堂四
戶八窗窗戶皆相對以遇達也反坫者坫染土爲之尊在兩
檻間坫在尊南故云出尊崇坫康圭者亢梁也爲高坫受者
之主黍於其上疏屏者疏刻也謂刻疏氣蟲獸於屏樹也首
山節以下皆天子廟飾反坫亦在廟也節李延云楯今桴虛
也則今之斗拱梲李巡云梁上短柱也燕禮燕臣于刻尊於
東楹之西今兩君敵體當尊在兩楹之間故卿飲酒賓主敵
禮尊于房戶間是也皇氏解用燕禮文以尊於東盥之西爲
兩楹間失之矣漢時謂屏爲浮思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
至屏府伏思念其事按匠人注云城闕謂角浮思也漢時東
宗廟　廟制傳

闕浮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浮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
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浮思○以上明堂
位
○清廟茅屋昭其儉也見下藏章
○莊公二十有三年秋丹
桓宮楹天子諸侯黝堊
黝黑色○疏曰徐邈云黝黑柱也
堊白壁也謂白壁而黑柱今范同以
黝堊爲黛色者以此傳爲丹
楹而發何得白壁在其間也
大夫蒼士黈黈黃色丹楹非禮也
○莊公二十有四年春刻桓宮桷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
石焉以細石磨之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
正也非正謂刻桷丹楹○以上春秋穀梁傳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疏曰按
有牲事則前馬注云士見牲則拱而式又引曲禮曰國君下
宗廟式齊牛鄭注周官與此文異者熊氏云此文誤當以周
禮注爲正宜云下宗
廟式齊牛○〔曲禮〕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公若有出疆之
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大廟大祖之廟諸

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詳見五宗篇子公族之政章○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既輟還復瞻九蓋被皆繼邪彼有說邪匠過絕邪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為北被當為彼傳寫誤耳蓋音盡戶扉也皆繼謂其林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蓋皆繼顇彼有說邪匠過誤而遂絕之也家語作還瞻北蓋皆斷焉彼有說邪匠過之也王肅注家語云觀北面之蓋皆斷絕也○附子晉李氏曰一本云吾亦未輟還復瞻彼九蓋皆繼彼有說邪云云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言舊嘗說今則無也官致良工因麗節文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其初造太廟之時極其良工良工則因隨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文也○今按家語作蓋貴久矣尚亦說也與此注小異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非無良材大木不斷絕者所以貴文飾也此蓋明夫子之博識也○荀子宥坐篇○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

廟武世室也詳見王制之辛篇車旂弓矢符節章下○文公十有三年秋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魯公周公子伯禽○疏曰欲言君廢於例不書欲言宗廟未有世室之名故執不知問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小差異其下者所以上尊周公○疏曰周公稱大廟者即僖八年禘於大廟文二年大事於大廟是也魯公稱世室者即此經是也羣公稱宮者即武宮煬宮之屬是也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於魯據魯公始封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也為周公故歸在下○春秋公羊傳○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大室猶世室也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疏曰若繕脩之豈有敗壞之理故書以譏不敬也成五年梁山崩傳云高者有崩道山有崩道文不可繕脩之物而亦書者刺人君無德而致天災令山崩河壅怪異之大故亦書之周公曰大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

宮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割牲○疏曰徐邈云禮記曰君執鸞刀而割牲是也然彼據初殺牲之時非是割牲之事徐言非也夫人親舂春粢盛也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極稱言屋壞不復依違其文○春秋穀梁傳○成公三年春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宣公之宮也以無新宮知宣公之宮廟○疏曰春秋上下無新公宮則知此是其父宣公之宮以至近故謂之新宮災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疏曰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災不言三傳云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是易其西北角之檐也其言三日哭何日哭○疏曰哀公三年夏辛卯桓宮僖宮災廟災三日哭禮也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春秋公羊傳○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宮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為禮迫近不

敢稱諡恭也迫近言親廟也依違則稱諡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疏曰不稱諡則其恭三日哭著其哀是成公為無譏矣○春秋穀梁傳

猜之廟立之主曰帝詳見喪大記下篇作主章○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詳見卒哭祔練祥祝記篇卒哭章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鬼神依人者也○從才用反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祝接神者也○疏曰去國非祭祀之事故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祫祭於祖祝接神故迎主也三年一祫祝迎高曾祖禰四主而於大祖廟祭之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據諸侯言也主出廟入廟必蹕蹕音畢○蹕止行也○疏曰主木主王羣廟之主也在廟院之外當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若王入大祖廟中不須蹕壓於尊者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蹕○曾子問○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

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梲章悅反○疏曰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君子下不僭上其居奢如此是不知也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三不知也爰居爾雅一名雜縣樊光云似鳳凰爰居事見國語莊子云魯侯御而觴之於廟○疏曰魯語云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命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節政之所成也故制祭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言仁且知矣無功而祀之非仁也弗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皆知辟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煖○春秋左氏傳

○夏父弗忌為宗弗忌魯大夫夏父展之後也宗宗伯掌國祭祀之禮烝將躋僖公躋升也賈侍中云烝進也謂夏父弗忌進言於公將升僖公於閔公上也唐尚書云烝祭也昭謂此魯文公三年喪畢祫祭先君於太廟升羣廟之主序昭穆之時也經曰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是也僖閔之兄繼閔而立凡祭秋曰嘗冬曰烝此八月而言烝而烝禮也凡四時之祭烝為備傳曰大事祫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躋僖公逆祀也逆祀者先禰而後祖也宗有司曰非昭

穆也宗有司宗官司事臣也非昭穆謂非昭穆之次也父為昭子為穆僖為閔臣臣子一例而升閔上故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明言僖有明德當為昭閔次之當為穆也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長幼先後也等齊也胄裔也○附按等猶列也排列胄之親疏重親疏不同意若注如常訓齊則是無親疏矣於本文安得順夫祀昭孝也昭明也明孝道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皇大也故工史書世工瞽師官也史太史也世世次先後也工誦其德史書其言宗祝書昭穆宗宗伯祝太祝也宗掌其禮祝掌其位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以僖為明而升之是先禰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玄王契也主癸湯父也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稷棄也王季文王父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躋也不使相踰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

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未有明德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二易神之班躋不明也犯人道二犯順以逆訓民也能無殃乎皆國語

○大事者何大祫也以言太嫌有事異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為大祫○疏曰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彼是時祭不言大則知此言大者是大祭明矣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為大祫者春秋說文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按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大廟從此以後三年一祫數則十一年祫十四年祫十七年祫二十年祫二十三年祫二十六年祫二十九年祫三十二年祫文二年祫也若作五年一禘數則從僖公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十三年禘一十八年禘三十三年禘文五年禘則文二年非禘年正當禘故知此年大事為祫矣知非禘與禘相因而數為三年五年者若從僖八年禘十一年祫十六年禘十九年祫數之至僖三十二年禘文公二年祫亦相當但於五年而再殷祭之言不合故不得然

大祫者何合祭也其

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於大祖廟中禮取其廟室皆以為死者於休大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大祖前大祖東鄉昭南向穆北鄉其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疏曰取其廟室皆以為死者於休者出禮記文其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自外來曰升五年而再殷祭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願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也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其高祖○疏曰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者出禮記與春秋說文○附按禘祭單祭大祖之所自出注與疏皆非是說見天神篇郊祀章下局為或言三卜條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建禘於大廟不道所升○疏曰禘于大廟不道所升者即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人是也譏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公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繼僖公於閔公為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

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
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
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不言吉禘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
爲下張本○疏曰不言吉禘者云云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
禘于莊公傳云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
吉未三年也然則吉禘于莊公在三年之內今此大事亦在
三年之內是不須更言吉禘以譏之但略言大事於大
廟爲下躋僖公張本而已○文公二年春秋公羊傳○大
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合也嘗秋祭祫祭者毀廟之主陳於大
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大祖祫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於大祖廟中
以昭穆爲次序父爲昭子爲穆昭南向穆北向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躋升也先親而後
祖也逆祀也舊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
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子爲喩
寧曰卽之於傳則無以知其然若引左氏以釋此傳則義雖
有似而於文不辨高宗殷之賢王猶祭豐于禰以致雉雊之
變然後率修常禮文公傎倒祖考固不足多怪矣親謂僖祖

謂莊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
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祖人之始也人之所仰天也君子不
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尊卑有序不可亂也○疏曰先親而後祖親謂僖公祖謂
閔公也僖繼閔而立猶子繼父故傳以昭穆祖父爲喩此
傳文不失而范氏謂莊公爲祖其理非也○春秋穀梁傳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
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
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
○殺音試○疏曰若不致夫人則此禘得常不書爲用致
夫人而書之耳○附按注解禘爲三年大祭之名非是禘
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
不祔於姑則弗致也祔音附○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爲殯廟
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於寢不得致也○疏曰夫人薨葬之
禮有赴同祔姑反哭三事而已此說致之禮加以薨寢殯廟

而不言反哭者蓋以致於廟者終始成其尊死生之禮畢不
薨於寢死不得其所也不殯於廟葬之不以禮也死葬以非禮
則先神恥之故不具四事皆不合致反哭者危爲書葬以否
假使不書其葬夫人之禮亦成自是生者之可試非爲死者
之右失雖不反哭亦得致之故於此不言反哭也又曰君夫
人卒於路寢必不得死於君之路寢此謂卒於夫人之法寢對
君路寢爲小故云小寢也同者同盟之創也剛法不殯於廟
而此傳及襄四年皆云不殯於廟以爲失禮知其將葬之時
不以殯過廟耳謂從殯宮出告廟乃葬非是殯尸於廟中也
據經哀姜薨葬之文知其赴同祔姑可矣亦知其殯于廟者
以元年十二月喪至二年五月始葬明至則殯於寢也既殯
於寢自然葬當朝廟故據葬文亦知殯廟唯常以紫於寢不
得致耳○春秋左氏傳○今按穀梁傳以爲僖公禘致妾母
成風於大廟立以爲夫人公羊傳以爲僖公立齊媵女以爲
夫人因禘祭而廟見與左氏不同未知孰是今節取其不
薨寢殯廟不赴同祔姑則不得致其主之廟以祔於此○
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經云從祀先公注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
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二親蓋故還言先公○疏曰經
言從祀傳言順祀是從爲順也文二年大事於大廟躋僖公

升僖於閔上閔先爲君退在僖下是逆也今升閔於僖上
是順也廟主失次唯此二公故知從祀先公唯閔退中辛
卯禘于僖公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還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疏曰特日
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禘於大廟禮之常也各以
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然則禘者
審定昭穆之祭也今爲順祀而禘於僖公則是并取先公之
主盡入僖廟而以昭穆祭之是爲用禘禮也計禘當於大
廟今就僖廟爲禘者順祀之義退僖升閔懼於僖公之神故
於僖廟行禘禮使先公之神偏知之禘多尊可以及卑後世
之主宜上徙大廟而食今從上世之主下入僖廟祀之當時
所爲非正禮也昭二十五年禘於襄公亦然也○定公八
年春秋左氏傳○附按禘祭兼毀廟之主註據釋例而解禘者非也○
從祀者何順祀也復文公之逆祀
文公逆祀去者三人諫不從而去之○疏曰文公逆祀去者三人者謂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
于大廟躋僖公傳云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定公順
祀叛者五人諫不以禮而去曰叛去與叛皆不肯者欲也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言祀者無已長久

之辭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疏曰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者何氏之意以爲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謂諸侯始封之年禘祫並作之但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而且一祫一禘隨次而至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時矣若其有喪正可於喪廢其禘祫之年仍自乘上而數之傳僖八年禘于大廟之時禘祫同年矣至文二年大事于大廟之下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何氏云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是從僖八年禘祫同年數之文二年爲禘祫同年文五年爲禘祫同年又隨次而數之至今定八年亦禘祫同年矣凡爲祭之法先重而從輕禘大於祫固當先之則知此言從祀先公者是禘明矣○春秋公羊傳

○貴復正也○文公逆祀今從順○春秋穀梁傳

○衛孔悝出奔宋使貳車反祏於西圃悝苦回反祏音石○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百函○函音咸○疏曰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玄祭法注云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耳今孔悝得有主者當時僭爲之非禮也鄭玄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按孔氏姑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爲姑姓耳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爲之耳○哀公十六年春秋左氏傳○附按有廟即有主大夫無主鄭氏之說非也說見喪大記下篇作主章

○桓公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以成宋亂成平也宋有弑君之亂故爲會欲以平之稷宋地○疏曰成平釋詁文宣十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治兵欲以禦秦明其不出晉境故以稷爲河東之稷山此欲平宋故以稷爲宋地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大廟郜古報反○宋以賂公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戊申五月十日○疏曰禮記明堂位稱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故知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亂終會宋罪而受其賂故得失備書曰成亂曰取是書之也鄭氏服虔皆以成宋亂爲成就宋亂故以此言正之長歷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已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非禮也臧哀伯諫曰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疏曰君人謂與人爲君也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塞違謂閉塞違邪使違命止息也德者得也謂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在心爲德施之爲行德是行之未發者也而德在於心

不可睹見故聖王設法以外物表之儉與度數文物聲明皆是昭德之事故傳每事皆言昭是昭其德也自不敢易紀律以上言昭德耳都無塞違之事自滅德立違以下言違德之事德之與違義不並立德明則違絶故昭德之下言塞違違立則德滅故立違之上言滅德立違闔廢建立違命之間知塞違謂過絶違命之人也國家之敗闔邪國喪亡知猶懼或失之謂恐失國家此諫辭有首尾故理互相見○附按疏未細參傳文故詳解反失其脈理所云互相見者亦非是此君人者三字提起下德字違字先就人言而君昭之塞之者都是說治人猶言賞善罰惡故下緊接以臨照百官治人雖至公猶懼或失之恐於理未明而處事未當故必先自治而昭令德以示子孫也不然上既言昭德下又言昭令德則複矣即以令字進步言於義亦未當也下文儉度數文物聲明七者皆令德所在七昭字即承此昭令德之昭言人君所以自治之事則七昭字皆指君而言注丁度數文三項廣言尊卑貴賤者于義亦疏也凡此皆言君之昭令德以自治與上句昭德塞違就治人言者原各自爲一事但人君必先自治而後能治人故又提德字總此七項言人君非徒以此自治即以此自治者照臨百官而治人至是乃爲照應上藏昭德塞違事百官於是乎戒懼者如大學言大畏民志蓋百官所畏者不在君之新民而在君之明德也總是鄭重人君之自治一邊令者滅德立違與昭德塞違以治人者已大相反而又寘其賂器於大廟則所以自治者更屬不法實爲斷斷不可行之事下又帶起百官擬出效尤一意以爲戒洵已嚴矣而下文猶就一昭字反照以爲咏嘆言不昭令德則已矣今反于此大不令之德而昭之何貴此昭乎必言將者見納于大廟之事未成尚可以止此諫者之苦心也夫目前所爭者鼎之六可納大廟只是人君自治之事耳而猶言違亂之賂器者以見宋賂之不可含治人者不當如是所以總收全篇也○又按諸侯之令德首在忠孝朱子解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行道已就行亦言則得于心者是謂于大公之道而有獨得于心之味蓋就實踐行之之後見意若謂解在心爲德又謂德是行之未發者是空空忠孝之在心而遂爲德也其解因非但踐是因言昭令德而作此解今詳人君之七德見於躬行令德已在外矣傳欲就昭言故又即人之易見者以爲據耳况此昭字是謂人君之儉德得此而益昭明並非儉德先在心後著於外之謂也下六項皆然疏說恐未安

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越戶括反粢音咨食音嗣飯也鑿子洛反字林作糳子沃反云糲米一斛

衣裳服布帛始於黃帝其存蔽膝之象未知始自何代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言其尊祭服而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玉藻說玄端服之韠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韍首言韠句末言韋明皆以韋爲之凡韠皆象裳色言君朱大夫素則尊卑直色別而已無他飾也其韍則有文飾焉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云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火龍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是說韍之飾也玉藻曰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其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月與革帶廣同是說韠之制也記傳更無韍制皆是韠義明其制同經傳作韍或作韍或作芾皆義同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韍如今蔽膝戰國連兵以韍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韍天子赤皮蔽膝魏晉以來用絳紗爲之是其古今異也以用絳故字有爲紱者天子之笏以玉爲之故云珽玉笏也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是有玉笏之文禮之有笏者玉藻云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也釋名云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卽今手板也然則笏與簿手板之異名耳蜀志稱秦宓見大守以簿擊頰則漢魏以來皆執手板故云

若今吏之持簿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象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用物既殊體制亦異玉藻云天子晉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鄭以爲珽之言珽然無所屈前後皆方正也荼讀舒懦所畏在前詘圜殺其首屈於天子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故首未皆圜前後皆讓是其形制異也其長則諸侯以下與天子又異珽一名大圭考工記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珽長三尺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短於天子葢諸侯以下度分皆然也帶裳幅爲之義不有韠是紳帶知此帶爲革帶玉藻革帶博二寸鄭云凡佩繫於革帶白虎通云男子有鞶帶者示有金革之事然則示有革事故用革爲帶爲佩也昭十年傳云裳下之飾也經傳通例皆上衣下裳故云衣下曰裳幅與行縢今古之異名故云若今行縢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鄭箋云偪束其脛自足至膝縢訓緘也然則行而緘足故名行縢邪偪束之故名邪幅爲者屨之小別鄭注周禮屨人云複下曰舃禪下曰屨然則舃之與屨下有禪複爲異屨是總名故云舃屨謂其複下也鄭又云天子諸侯吉事皆舃赤舃者冕服之舃自舃者皮弁之舃黑舃者玄端之舃其士皆著屨纁屨者爵弁之屨白屨者皮弁之屨黑屨者玄端之屨其卿大夫服冕

者亦赤舃餘服則屨其王后禕衣玄舃揄狄青舃闕狄赤[illegible]鞠衣黃屨展衣白屨褖衣黑屨其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illegible]合云狄者皆舃其餘皆屨其舃之飾用對方之色赤舃黑飾是也屨之飾用北方曰屨黑飾是也衡紞紘綖皆冠之飾也衡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云祭服有衡垂於副[illegible]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彼婦人首服有衡則男子亦然[illegible]此以得支立故云維持冠者追者治玉之名王后之衡[illegible]爲之弁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皆用玉笄則天子之衡[illegible]其諸侯以下衡之所用則未聞紞者縣瑱之綖垂於冠之[illegible]旁故云冠之垂者魯節敬姜曰王后親織玄紞則紞必織綏爲之者今之條縜鄭玄詩箋云先耳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也條必雜色而魯語獨言玄者以玄是天色故也紘纓皆以組爲之所以結冠於人首纓用兩組屬於兩旁綼之於頷下垂其餘也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於兩旁垂其餘也紘纓同類以之相形故云紘纓從下而上者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朱紘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稱緇布冠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鄭云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以其有笄者用紘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弁皆有笄故用紘緇布冠無笄故用纓也魯語稱公侯夫人

纓紘綖知紘亦緇而爲之士冠禮言組纓組紘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綖冠上覆者冕以木爲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綖論語尙書皆云麻冕知其常用布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知其色用玄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卽是綖也冠冕通名此注衡及綖亦以冠言其實悉冕飾也上十二物皆是明其制度無次第鄭覲禮注云上公衮無升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冕則公自衮以下侯伯自鷩以下毳則諸侯火以下卿大夫山瑱則玉象不同長短亦異衮冕鷩冕裳四章毳冕希冕裳二章鄭屨人注云王吉服舃有三等赤舃爲上冕服之舃下有白舃黑舃王后祭服舃有三等玄舃爲上禕衣之舃下有青舃赤舃紞則君五色臣三色天子朱紘諸侯青紘是八者皆有度也其帶幅衡綖則無以言之傳言昭其度也明其尊卑各有制度○附按傳云其度言此十二物皆以昭人君之度其字指君言非謂尊卑各有制度也下數文二項亦然說已見上

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率音律鞞補頂反鞛布孔反鞶步千反游音留○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鞶紳帶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帬昭其數謂尊卑各有數○削音笑膺於陵反索悉各反○疏曰鄭

覲禮注云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此
瑞注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此
言以韋爲之指木上之韋其實木爲幹禮之言繅皆有玉共
文故亦所以藉玉也大行人云公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知
大小各如其玉注云若奠玉則以藉之是也有賓之時須有
所以藉玉耳典瑞云王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
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
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凡言五采者言
謂玄黃朱白蒼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就成也王就謂五帀
也禮之言藻雖多未有言藻率者故服虔以藻爲畫藻率爲
謂巾杜以藻率爲一物者以拭物之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
謂巾事無所出且哀伯謂之昭數固應禮之大者卑褻拭物
之巾與藻藉爲類乎故知藻率正是藻之複名玉藻說帶之
制曰士練帶率下辟凡帶有率無箴功鄭云士以下皆組不
合而繂積如今作幧頭爲之然則繂而不合繂緝其邊謂之
爲率此以韋衣木畫亦繂積其邊故稱率也詩曰鞞琫容刀
故知鞞佩刀削之飾鞞鞛二名明飾有上下先鞞後鞛故
知鞞爲上飾鞛爲下飾劉君以毛詩傳下曰鞞上曰琫而規
杜氏但以鞞鞛或上或下俱是無正文不可以規杜過也易訟
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知鞶卽帶也以帶束要垂其餘以爲飾

謂之紳上帶爲鞶帶故云鞶紳帶所以別於上帶玉藻說帶
云大夫大帶是一名大帶也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大帶之
垂者名厲而此名爲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爵弁
垂帶而厲是也玉藻辨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
裏大夫玄華辟垂帶皆博四寸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辟
下垂賈服等說鞶厲皆與杜同鄭玄箴異禮記內則注以鞶
爲小囊讀厲如裂繻之裂言鞶必裂繒緣之以爲飾按禮
記稱男鞶革女鞶絲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爲帶名鞶非囊
之號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施鞶袠是袠之別名今人謂
盛書之物爲袠言其施帶施袠耳其鞶亦非囊也若以鞶爲
小囊則袠是何器若袠亦是囊不應帶二囊矣以此知鞶卽
是紳人爲得其實游是旌旗之垂者旆之別名九旗皆有名
而旌旗爲總號故云旌旗之游也按巾車王建大常十有二
游又大行人云上公九游侯伯七游子男五游其孤卿建旜
大夫士建物游各如其命數其鳥旟則七游熊旗則六游龜
旐則四游故考工記云鳥旟七游以象鶉火熊旗六游以象
伐也龜旐四游以象營室是也巾車注云纓今馬鞅是纓在馬
膺所也服虔云鞅如索帬今乘輿大駕有之然則漢魏以來
大駕之馬膺有索帬是纓之遺象也故巾車玉路樊纓十有
再就鄭注云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又云金路樊纓九就
象路樊纓七就革路條纓五就鄭云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
又云木路前樊鵠纓鄭云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
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也昭其數者藻有五采三采之異毛
詩傳說容刀之飾云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玉
藻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大夫以上帶廣四
寸士廣二寸玉路十二斿金路九斿玉路纓十有二就金路
纓九就是皆有數也數之與度大同小異

度謂限制數謂多少言其尊卑有節數也

火龍黼黻昭其文也

黼音甫○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戾昭其文謂以文章明貴賤○戾力計反○疏曰考工記畫繢之事云火以圜鄭司農云爲圜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又曰水以龍鄭玄云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是衣有畫火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考工記文其言形若斧兩已相戾相傳爲說孔安國虞書傳亦云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是舊說然也周世袞冕九章傳唯言火龍黼黻四章者略以明義故文不具舉袞之所畫龍先於火今火先於龍知其言不以次也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比並是反○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械戶戒反○疏曰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天

玄地黃是其比象天地四方也比象有六而言五者玄在赤黑之間非別色也昭二十五年傳云九文六采言采色有六故注以天地四方六事當之五行之色爲五色加天色則爲六故五色六采互相見也昭其物者以示物不虛設必有所爲據

鍚鸞和鈴昭其聲也

鍚音陽鈴音令○鍚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額五客反鑣彼驕反旂勤衣反○疏曰鄭云巾車注云鍚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鍚也詩箋云眉上曰鍚然則鍚在眉上故云在馬額也詩稱輶車鸞鑣知鸞在鑣也鑣在馬口兩旁衡在服馬頸上鸞和亦鈴也以其異故異名耳爾雅釋天說旌旂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置旂端是鈴在旂也鍚鈴先儒更無異說其鸞和所在則舊說不同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illegible]杜所注取韓詩爲說秦詩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之[illegible]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鑣及商頌烈文之箋[illegible]則是疑不能定故而從之也按考工記輈人[illegible]則衡之所容唯兩兩服馬耳詩每言八鸞當衡[illegible]若在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鸞在鑣則和當在衡經傳不言和數未知和有幾也四[illegible]言以金爲之故動則皆有鳴聲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三辰日月

人家宗人皆爲諸家今所出祖王之廟也○郊特牲○附按此合
王制郊特牲爲一條○又按郊特牲所言者禮也然得郊天鄭祖
厲王此命于君而升禮之而也此外再聞有如魯鄭者乎大○有
夫之不敢祖諸侯猶是也春秋時大夫而立祖王廟者誰乎
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昭公二十年春秋穀梁傳○今按公羊傳衛侯之母兄縶有惡疾不得立故穀梁云
衛○附高安朱氏曰祭統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
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
所以備內外之官也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夫人薦
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詩云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按家禮主人初獻主婦
亞獻又俗節因事祝告皆主人皆酒主婦點茶未有祭無主婦者
今擬祠堂祭始祖既不立大宗可不用主
婦小宗四世之祭則主婦之獻不可缺也

右祭主第三章凡二條○又章下凡九條○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
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
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

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
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詳見中庸篇○父爲士子爲天子
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
本無爵子不敢以已爵加之嫌於卑之○疏以上反○疏曰
尸服士服者謂服玄端若君之先祖爲士大夫則服助祭之
服故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是也禮有尸有著弁冕者有著
若爲先君士尸則著爵弁若爲先君大夫尸則著玄冕是也
若大夫士之尸則服家祭之服故鄭注父爲天子諸侯子爲
士虞記尸服卒者之上服士玄端是也
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謂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爲君也天子之子當封爲王者後以
祀其受命之祖云爲士則擇其宗之賢者若微子者不必封
其子爲王者後及所立爲諸侯者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后服
天子諸侯之服如逝無所封立則尸也祭也皆如上不敢僭
用尊者衣物○疏曰以其嘗爲天子諸侯不可以庶人之禮
待之士是尊之最卑故
服士服○喪服小記○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詳見五宗篇宗

子主祭章○庶子不祭禰○庶子不祭祖以上詳見五宗篇立宗章下庶子不祭今按內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詳見五宗篇立宗章
下○○庶子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
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詳見五宗篇適庶敬宗章○曾子問曰宗子爲士
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
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若宗子有
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
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皆辟正主布奠於賓
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
某辭宿賓之辭與宗子爲列則曰宗兄與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曾子問曰宗子去在

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
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若宗子死
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孝宗子之稱不敢與同○身沒
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
義故誣於祭也以上詳見五宗篇宗子主祭章下○附程子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
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
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
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又曰凡人家法須令每有
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
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
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
不相接耳○張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
卿一日崛起于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
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
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

羔也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疏曰中霤禮云祭五祀于廟用牲有尸皆薦于奧何以薦用牲彼謂正祭之時先薦于奧仍自無牲其正祭五祀乃用牲有尸耳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

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不與烝祭名而言烝者取冬祭所薦衆多可以包四時之物

亟則黷黷則不敬

黷瀆也

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或將祭宮室既脩牆屋既補百物既備序其禮樂具其百官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盡其忠也勿勿乎其欲饗之也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孝子之至也○疏曰今祭義酒作盎字鄭注云奠盎設盎齊之奠蓋所見異或何休以義引之不取正文

疏則怠怠則忘

怠解也

士不及玆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

玆此也四者之禮本下爲士官時祭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感四時物而思親也故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日也疏爲者 宗廟時日傳

祭之祭服士有公亦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盡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疏曰禮本下爲士制者欲道庶人無禮篇即曲禮吉禮不下庶人之義○春秋公羊傳

○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莊公喪制未闋時别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于大廟故詳書以示譏

速也

○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始不三年也

以上三條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篇吉祭章下

○襄公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十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踰月而葬速也○疏曰四年七月夫人姒氏薨八月葬我小君定姒纔别月耳杜云踰月而葬速也今晉悼往年十一月卒此年正月葬積三月也杜亦云踰月而葬者踰越也所越有多有少俱是踰月之義其杜弘通兩解也

平公即位

○平公悼公子彪彪彼虬反

改服脩官烝于曲沃

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于廟今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

言齊再伐魯

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

禘祀謂三年喪畢之吉祭○疏曰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以其時未可吉書吉以譏之此年正月晉已烝于曲沃仍云未得禘祀知是三年喪畢之吉祭也○附按郊禘二禮成王賜魯而諸侯惟魯得行此二禮耳其他不聞也今左氏言晉事而以寡君之未禘祀豈以晉有吉禘于莊公之文而亦因仍用之乎其可疑也又或如王制所云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或不以禘爲五年之殷祭乎

不然不敢忘

春秋左氏傳

○十二月晉既烝

烝冬祭也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將會祭之○衰初危反○疏曰服虔以孟爲趙盾子餘爲趙衰若然當先衰後盾何以先言孟也杜以孟子餘是趙衰一人蓋子餘是字孟是長幼之字也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六十五

宗廟時日傳

甲辰朔烝于溫

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疏曰劉炫以爲晉烝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二月之前文繫十二月者欲見烝後即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文爲下甲辰朔起本舉月遙屬下明晉烝猶在朔前十二月非誤也若如劉言傳當云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十二月甲辰朔烝于溫足明先公後私之義何須虛張十二月於上遙爲甲辰朔起本傳文上下未有此例炫言非也○昭公元年春秋左氏傳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記魯失禮所由也

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疏曰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日至冬至日也有事謂南郊祭常也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日至夏至日也有事謂禘祭於祖廟獻子言冬至既祭上帝故建午夏至亦可禘祖以兩月日至指擬故欲祭祖廟與天相對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夏

之孟月也獻子捨此義欲以此一至相當以天對祖爽失禮
意○雜記○附按朱子于詩閟宮稿注啓郊爲夏正孟春此
記言正月日至者漢儒之誤也說見祭
統篇時日卜筮章凡祀啓蟄而郊疏內

大宰掌百官之誓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戒百官以始齊○詳見天
神爲昊天天神章○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女宮刑女給宮中事者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疏日此
世婦是宮卿之官也刑女給宮中之事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
官男子爲奴隸女子入宮給使役也此亦祭前十日戒之使齊祭
前三日又宿之故宿戒並言○周禮春官○及時將祭君子乃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
詳見祭義篇凡治人之道條○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
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詳見祭義
篇祭不欲數條○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
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詳見祭義篇凡治人之道條○附高安朱氏家傳祭儀日按禮經及

時將祭君子乃齊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散齊于外
所以防其物不飲酒之類是也致齊于內所以湛其心思念其居
處之類是也又日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于內此蓋諸侯之禮推
之士庶之家亦莫不祭謂上祭云三日齊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
只是圖聚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祖考之所具以
爲祖考者蓋具于我而未嘗忘也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
純一而無所雜此理自昭著而
不可揜卽是祖考之來格也

右齊戒第五章凡五條

大宗伯享大鬼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滌濯溉祭器玉禮神之玉鑊亨
牲器○大宰享先王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具所當共脩掃除糞洒及執
事眡滌濯滌濯謂溉祭器及甑甗之屬○以上詳見天神爲昊天天神章○世婦及祭祀比其具
比毗志反又匹氏反芳美反○比次也具所滌溉及粢盛之爨鄭
司農比讀爲庀庀具也○疏日此世婦宮卿之官也二十七世婦
職云帥女宮而濯溉爲齍盛儀禮特牲云主婦視
饎爨庀具者先鄭周禮內有比皆爲庀具釋之帥六宮之人共

齍盛○周禮春官世婦女御○寺人若有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
有司謂宮卿世婦○疏日知有司是宮卿世婦者案春官宮卿世婦云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也○世婦掌祭
祀之事帥女宮而濯溉爲齍盛溉拭也爲猶差擇○疏日此婦人所掌祭祀謂祭宗廟則帥女宮而
濯溉按少牢饔人溉鼎俎廩人溉甑甗司宮溉豆籩皆佐男子官
者彼以大夫家無婦官及無刑女此天子禮故與彼異也又日祭
祀黍稷舂人舂之饎人炊之皆不使世婦故此爲是差擇可知也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
羞之物涖臨也內羞房中之羞○疏日凡內羞之物謂糗餌粉餈按少牢皆從房中而來故名爲內羞○女御凡
祭祀贊世婦助其帥涖女宮○寺人佐世婦治禮事世婦二十七世婦○疏日以寺人是奄者○
故得佐世婦治禮事禮事卽世婦所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是也○閽人大祭祀之事設門燎蹕
宮門廟門燎力召反又力弔反○燎地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門之外○疏日燭在地日燎謂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
男皆三十所作之狀蓋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宮正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

則執燭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國之事蹕國有事王當出則宮
正主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塡街蹕也宮中廟中則執
燭宮正主爲王於宮中廟中執燭立謂事祭事也邦之祭社稷七
祀於宮中祭先公先王於廟中隸僕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
爲明春秋傳日有大事於大廟又日有事于武宮○疏日若今時
衛士塡街蹕者漢儀大駕行幸使衛士塡塞街巷以止行人備非
常也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者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在宮
中中門之外依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不在宮中祭法又云王自
爲立七祀此則禱祀在宮中者也○內豎若有祭祀之事則爲內人蹕內人從世婦有事於
廟者內豎爲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疏日此謂在廟時禘祫四
時之祭祀也又日鄭知內人從世婦者內人卑不專行事按世婦
職云掌祭祀事與此經同明此內人從世婦而濯概及爲粢盛也○以上七條周禮天官○天府凡吉凶之事
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朝直遙反○疏日小祝云大祭祀沃尸盥
小臣云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沃盥在祖廟中則天府之官爲之
執燭若士師云祀五帝沃尸盥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也吉事謂
四時祭者[illegible]禘祫亦在焉王及后喪七月而[illegible]葬當朝六
後乃葬[illegible]

之事故鄭云爲○周禮春官

右具脩第六章凡十一條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辯其名物與其用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詳見祭物篇祭服章○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詳見王制之庚篇冕弁冠服縷纚章○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褘音暉揄音遙鞠居六反又丘六反展張彥反緣或作禒吐亂反○鄭司農云褘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揄狄闕狄畫羽飾展衣白衣也喪大記曰復書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襢衣屈者音聲與闕相似襢與展相似皆婦人之服鞠衣黃衣也素沙赤衣也玄謂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群

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上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爲襢襢之言亶亶誠也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雜記曰夫人復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褖衣也褖衣御于王主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褘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褘衣玄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今之白縛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于此○卷古本反朝直遙反屈音闕襢張彥反[illegible]音[illegible]見王賢遍反此音此劉倉我反媛音援行下孟反稅吐亂反縛音絹又升卷反升絹反張如字徐音帳○疏曰掌王后之六服者自褘衣至褖衣是六褘衣亦是翟而云衣者以衣服之首故自言衣也褘當爲翬卽翬雉其色玄也揄當爲搖狄當爲翟則搖雉其色青也闕狄者其色亦上二翟刻繒爲雉形又畫之此闕翟亦刻爲雉形不畫以緣色故名闕狄也此三狄皆祭服也鞠衣者色如麴塵色告桑之服也展衣者色白朝王及見賓客服緣當爲褖褖衣者色黑御於王服也六服之外別言素沙者此與上六服爲裏使之張顯但婦人

之服不殊裳上下連則此素沙亦上下連也王之吉服有九韋弁以下常服有三與后鞠衣已下三服同但王之祭服有六后祭服唯有三翟者天地山川社稷之等后夫人不與按內宰云祭祀祼獻則貨天地無祼言祼唯宗廟又內宗外宗佐后皆云宗廟不云外神是以白虎通云天地祭天后夫人不與者以婦人無外事若然哀公問云夫人爲天地社稷主者彼見夫婦一體而言也又曰司農云褘衣畫衣者以王之冕服而衣畫故知后衣畫此又引祭統者彼據二王後夫人助祭服褘衣與后同也世婦以襢衣者亦據諸侯之世婦用襢衣復之所用也玄謂闕翟刻而不畫者此無正文直以意量之三服皆祭服者欲見王后無外事唯有宗廟分爲二與王祀先王衮冕先公鷩冕同差舉小祀王玄祭故后服闕翟也漢時有圭衣刻爲圭形綴於衣是出周禮有三翟別刻緇緇於衣漢俗倚有故云三翟遺俗也鞠衣在上告桑之服褖衣在下御於王之服展衣在中故以爲見王及賓客之服但后雖與王禮敵夫尊妻卑仍相朝事與賓同諸侯爲賓客於王后助王雜褻質賓則后有見賓客之禮是以亦服展衣也男子褖衣黑禮雖無文按士冠禮陳服於房爵弁服皮弁服玄端服至於士喪禮陳褻事于房亦云爵弁服皮弁服褖衣褖衣當玄端之處變言之者冠時玄端衣裳別及玄褻時玄端連衣裳與婦人褖衣同故雖男子之之端亦名褖衣也褖與翟褕與搖狄與翟展與襢四者皆是聲相

近故云誤緣與緣不爲聲相近故言字之誤也王后六服其色無文以鞠衣黃緣衣黑二者爲本依五行之色從下向上以次推之水色黑褖衣象之水生于金則展衣白金生于土鞠衣黃土生於火則闕翟赤火生于木而揄翟青矣五行之色巳盡褘衣最在上象天色玄也素沙今之白縛者素沙爲裏無文故舉漢法而言六服皆袍制者按雜記云子羔之襲繭衣裳則是袍矣男子袍既有衣裳今婦人衣裳連則非袍而云袍制者正取衣裳不單與袍制同不取衣裳則爲致也

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褖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褘衣○疏曰上言王后六服此論外內命婦不得有六服唯得鞠衣巳下三服尊卑差矣服之而已亦以素沙爲裏故云素沙也又曰鄭以內命婦無過三夫人外命婦無過三公夫人但經云鞠衣巳下則三夫人三公夫人同得闕狄已下而此命婦之中無之矣故內命婦從九嬪爲首鄭以九嬪下有世婦女御三等鞠衣巳下服亦三等故以爲配也外命婦者此約司服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士皮弁之三等以孤已下妻服無文故以此三等之服配三等臣之妻孤妻亦如九嬪三服俱得也卿大夫妻亦如世婦展衣緣衣俱得也

士妻祿衣而已伯同服孤卿大夫士文承諸侯之下皆據諸侯之臣而言若然五等諸侯之臣命雖不同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無孤之國則卿絺冕大夫玄冕其妻皆約夫而服其三等之服其大夫之臣服無文亦與諸侯之臣服曰是以此外命婦服得與諸侯臣妻服同也

凡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凡者凡女御與外命婦也言及言凡殊貴賤也春秋之義王人雖微者猶序乎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也外命婦唯王祭祀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疏曰上陳尊卑以次受服之事此文陳所用之時婦人無外事言凡祭祀唯據宗廟大小祭祀共后之衣服者祭祀共三翟九嬪世婦者謂助后祭祀時凡命婦者兼外內命婦也又曰上文外內命婦服唯有鞠衣已下此經已云九嬪世婦則內命婦中雖有女御也其外命婦中則有孤妻已下下士之妻不共者此約大宗伯男子之服彼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則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乃受服天子下士一命則不受按此經云士妻祿衣大夫妻展衣按特牲主婦纚笄綃衣少牢主婦髲鬄衣侈袂士妻不衣祿衣大夫妻侈綃衣衣不衣展衣如其夫自於家祭降服則降上經祭祀共后之服是外命婦助

○王后禕衣夫人揄狄夫人王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禕衣君命屈狄再命禕衣一命襢衣士祿衣君女君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婦也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凡世婦已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詳見王制之庚篇冕弁冠服綏纓章

右祭服第七章凡四條

小史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序昭穆之俎簋讀禮灋者大史與羣執事史此小史也言讀禮灋者小史敘俎簋以爲節故書簋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書亦或爲簋古文也大祭祀小史主敘其昭穆以其主定繫也祭祀史主敘其昭穆次其俎簋故齊景公疾欲誅於祝史玄謂簋牲與黍稷以書次之校比之○疏曰此言敘昭穆之俎簋則非外神耳大祭祀唯謂宗廟三年一祫之時有尸主兼序昭穆而祭也又曰大史職云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彼云禮書即此禮法也大史讀禮法之時小史則敘昭穆及俎簋當依禮書出之節校比之使不差錯故俎及簋云爲節也齊景公事在昭公二十年春秋左氏傳○司几筵王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詳見王制之篇策侯封章祀先王胙席亦如之鄭司農云胙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玄謂胙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醑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疏曰祀先王謂宗廟六享酢席謂王酳尸尸酢王王受酢之席亦如上三遷席故云亦如之又曰此酢文承祀先王下即是祭禮受尸酢不得爲凡常飲酒禮故後鄭不從也按特牲少牢主人受酢之時未設席夫婦致爵乃設席今王於受酢即設者優至尊與大夫士禮異后諸臣致爵乃設席者此亦約特牲夫婦致爵之時有席若然王於酢有席與彼異至於后禮有損之而益故后不得與王同宜同士禮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雕几繢畫文也不莞席加繅者繅柔礪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礪本作偏又作揣同如充反○疏曰此論諸侯禘祫及四時祭祀之席皆二重席也又曰上文畫純者畫雲氣此云繢即非畫雲按繢人職對方爲緻是對方爲次畫於繒帛之上與席爲繅也鄭以下文繅柔礪不如莞清堅於鬼神宜即與生人不宜故下文生人繅在上爲宜也又不以繅在莞下繅尊不宜在莞下故用蒲替之胙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胙讀亦曰酢○疏曰諸侯酳尸尸酢主君亦於戶內之東西面設此二席又曰按禮記禮器云

大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今天子唯三重諸侯二重者彼據天子大祫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當三重也諸侯三重上公當四重亦謂大祫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侯二重禘與時祭同卿大夫已下特牲少牢唯見一重耳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爾雅曰儀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牖間南嚮西序東嚮東序西嚮皆仍几玄謂吉事王祭宗廟裸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疏曰凡几之長短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圖以爲几兩端赤中央黑也○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陳之以華國也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疏曰典瑞云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其美者天府掌之○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設筍虡視瞭當以懸樂器焉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以其兵物所鑄銘也○疏曰庸功也言功器者伐國所獲之器也若崇鼎貫鼎者明堂位文及以其兵物所鑄銘者謂左氏傳季氏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彼既譏其非時征伐

氷和而泲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澤讀曰醳明酒清酒醆酒泲之皆以舊醳之酒凡此四者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齊和胡臥反粢才計反緹音體舊澤音亦去滓起呂反○疏曰凡六彝之酌與鬱齊爲目六尊之酌與醴齊盎齊爲目下有凡酒滌酌上不言舊者亦是文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泲之使可酌也又曰此經爲泲酒之法而司農言無所據依故後鄭皆不從也引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至醆酒者彼記人意以泲酒汁難解故證此經泲酒之法也此云醴齊縮酌彼記人取此縮酌二字於彼乃解云此言縮酌者縮酌當用茅也又云明酌者醴齊滴還用事以之清明者和醴齊然後用茅泲之使可酌故爲明酌也醆酒涚于清者醆酒卽盎齊盎齊差清不言縮則不用茅涚謂新亦謂泲之也彼記人亦取此盎齊涚酌解之以盎齊欲泲之時則用清酒和而泲涚使可酌故直云涚于清也汁獻涚于醆酒者記人亦取此經鬱齊獻酌釋之汁獻者獻讀摩莎之莎也涚于醆酒者以鬱鬯尊不用三酒而用五齊中盎齊差清者和鬱鬯泲之故云涚于醆酒也猶明清與醆酒于舊醳之酒者此記人復恐不曉古之泲酒之法故舉當時泲酒之法以曉人也明清者明謂事酒涚謂清酒醆謂盎齊也三者皆於舊醳之酒中泲之但云醳昔酒也事酒今云舊醳則醳中之舊多醲接春而成故云舊是昔酒也此言轉

相泲成以下皆鄭重釋記人之言也○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果讀爲祼○疏曰本經上二條皆云使共奉之此云以待文不同者上二者官衆此是司尊彝一職之事又是春官當司所主也祼言將者將送也謂以圭瓚酌之送與尸及賓果讀爲祼者諸文皆云祼其實祼更讀灌○以上周禮春官○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廟用脩凡祼事用概詳見祭物篇酒齊尊彝章○鬱人掌祼器祼器謂彝及舟與瓚○疏曰知祼器中有彝及舟者下文云和鬱鬯以實彝又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冬及追享朝享皆云焉知有瓚者按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卽下文祼玉是也瓚兼圭瓚璋瓚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鐎子遙反似銚反○疏曰天地大神至尊不祼王于山川及門社等事在鬯人亦無祼事此云祭祀唯據宗廟耳和鬱鬯者謂和鬯人所造秬黍之鬯酒也宗廟用鬱者則肆師築鬱金草煮之以和鬯酒更和以盎齊泲之以實彝陳於廟中祭之處也又曰司農云十葉爲貫百二十築未知出何文煮之鐎中停于祭前此似直煮鬱停之無鬯酒

文略也按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鬯耳天子以鬯卽是鬱金以其和鬯酒因號爲鬯草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祼玉謂圭瓚璋瓚○疏曰玉人典瑞皆云祼圭尺有二寸又曰按禮記祭統云君用圭以祼尸大宗用璋瓚亞祼鄭云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若然王用圭瓚后用璋瓚可知故鄭並言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節謂王奉玉送祼早晏之時○疏曰祼將之儀者卽是奉玉送祼之威儀節者早晚時節故兩言之又曰奉玉謂王與后祼時奉瓚而酌鬱鬯送祼者謂送之以授尸尸得祭之啐之奠之不飲故上文司農云停于祭前也凡祼事沃盥疏曰凡言非一若賓客則大宗伯祼若祭祀王及后祼皆鬱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瓚也○肆師及果築鬻果古亂反鬻音煮○果築鬻者所以祼也鄭司農云築煮築香草煮以爲鬯○疏曰按禮記雜記築鬱曰以掬杵以梧又曰鬱人自掌鬱此又掌之者彼官正職此肆師察其不如儀者也○以上周禮春官○小宰凡祭祀贊祼將之事將送也祼送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祼祼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莫稱焉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illegible]曰不爲飲主以祭祀者朝踐已

後尸乃飲二祼爲奠不飲享大神不灌者不用降神無妨用秬鬯必若然天地用八尊直有五齊三酒不言秬鬯尊者以寡人聯天地八尊與宗廟六彝相對爲文鬯人職秬鬯不入彝尊則別有尊不言者略耳覆載之德其功尤盛欲報之德無可稱焉故無祼直加敬而已王以圭瓚酌鬱鬯獻尸后亦以璋瓚酌鬱鬯獻尸尸皆受灌地降神名爲祭之啐之謂入口乃奠之于地也○周禮天官○小宗伯凡祭祀以時將瓚祼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天子圭瓚諸侯璋瓚○疏曰按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祼送之事注云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此小宗伯又奉而授王者此據授王彼據授尸謂瓚既在王手小宰乃贊王授尸故二官俱言也王制云諸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是用璋瓚謂未得圭瓚賜者也天子用圭瓚后用璋瓚其諸侯未得圭瓚者君與夫人同用璋瓚也○周禮春官○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謂祭宗廟王旣祼而出迎牲后乃從後祼也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此大宗亞祼謂夫人不與而攝耳獻謂王薦腥薦熟后亦從後獻也瑤爵謂尸卒食王旣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爲飾○疏曰大祭祀謂祭宗廟也后祼者謂室中二祼后亞王祼尸獻謂朝踐饋獻后以玉爵亞王而獻尸此三事內宰皆佐后祼時以璋瓚授后獻時以玉爵授后故王則贊也瑤爵亦如之

式尸卒食王酳尸后亞王而酳之則內宰以瑤爵授后后親酌
爵以酳尸也又曰宗廟之祭四時與禘祫六享皆有此祼獻瑤
爵之事故總言宗廟也按儀禮鄭注云諸侯尸十三飯天子尸十
五飯尸食後王以玉爵酌朝踐醴齊以酳尸謂之朝獻后亦於後
以瑤爵酌饋獻時盎齊以酳尸謂之再獻故云后亞獻也其爵以
瑤爲飾者鄉來所解知后以瑤爵亞酳尸者約明堂位云爵用玉
琖仍彫加以璧散璧角食後稱加彼皆用王禮卽知王酳亦用玉
王酳后酳尸用璧角賓長酳尸用璧散彼云斝此云瑤不言者瑤
玉名瑤玉爲璧形飾角口則曰璧角所受四升爵
爲總號故鄭云其爵以瑤爲飾也○周禮天官

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圭瓚鬯爵也鬯秬酒也○疏曰賜圭瓚者亦謂上公九命
者若未賜圭瓚則用璋瓚按玉人職大璋中璋之下云黃金勺青
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鼻勺流凡流皆爲龍口也二璋之
勺形如圭瓚又典瑞注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
又明堂位注云以大圭爲柄玉人注又云有流前注此是圭瓚之
形也鬯者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
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也○王制

右初獻第九章 凡十二條○又章下凡九條

○祭之屬莫重於祼 祭統 ○王
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芑蘭士蒹庶人艾秬者黑黍一
稃二米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爲鬯陽達於牆
屋入於淵泉所以灌地降神也玉瓚者器名也所以灌鬯之
器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玉器也 白虎通 ○諸侯之有德者三
命以秬鬯○不得賜鬯者資於天子然後祭 尚書大傳 ○有虞氏
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 尚謂先薦之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
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灌以
圭璋既灌然後迎牲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 謂以圭璋
酌鬯始獻神也○詳見祭義補有虞氏之祭條 ○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
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夏六月以禘

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
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
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
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
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詳見王制之卒篇頒弓矢符節章下○附按朱干玉戚冕而舞大
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此皆可疑雖周天子之禘以周禮
大司樂六代之舞用于六事觀之只應一代而魯禘安得用
二代之舞也恐皆明堂位之誇說又見因事之祭篇疾病章下宋公享晉侯條 ○子曰禘自既灌
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朱子集註曰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
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
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
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
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

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
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
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
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
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
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
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
其掌 朱子集註曰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
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
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
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
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以上論語 ○十一月乙亥齊
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 臨祭事大音太○ 麻嬰爲尸 爲祭尸 慶奊爲
上獻 奊戶結反○上獻先獻者○疏曰祭祀之禮主人先獻本傳下文慶舍死公懼而歸則於此之時公親在矣又
此祭慶舍涖事公與慶舍不爲上獻而奊爲上獻者慶舍使父
爲之爲下殺慶繩張本而不可以言責也[illegible]

二十八年春秋左氏傳○附按虞庚爲上獻既升禮矣而黃先生集于此章末者以爲行禮者之戒耳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詳見祭義篇祭之日條）○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詳見祭義篇凡治人之道條）○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校戶教反又戶交反下卯反鐙音登又丁鄧反○校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鐙豆下跗也○跗芳符反○疏曰夫人薦豆之時手執此校此執醴之人以豆授夫人之時則執豆之下跗夫人受之乃執校也又曰謂此夫人獻尸以醴齊之時則此人酌醴以授夫人夫人薦豆之時此人又執豆以授夫人是獻之與薦皆此人所掌也○祭統）○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詳見祭義篇宰我條）○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

取膟膋燔燎升首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舉肺脊角詔妥尸○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並上詳見祭義篇有虞氏之祭條）○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詳見祭義篇天道至教條）○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疏曰按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角受四升其器小佐食洗散以獻尸散受五升其器大是尊者小卑者大故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略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尊者舉觶卑者舉角崔氏云按特牲少牢嗣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耳天子諸侯祭禮亡文不具○禮器）○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

僎具所曰於古及其事也粢讀爲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祝祝爲主人饗神辭也嘏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齊才細反爲于僞反○疏曰玄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玄而大古無酒此水當之故謂玄酒今雖有五齊三酒皆亭古物故陳設之時在於室內而近北醴謂醴齊醆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爲賤之陳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戶皇氏云醴在戶內醆在戶外義或然也其泛齊所陳當在玄酒南醴齊北雖無文約之可知以熊氏崔氏并云此據禘祭用四齊不用泛齊也粢醍在堂者以卑之故陳列又南近戶而在堂澄酒在下者澄謂沈齊也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之等又卑之故陳在堂下也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按特牲禮陳鼎於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西上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也備其鼎俎者以牲煮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各陳於鑊西取牲體以實東鼎而入於阼階下南北陳之俎設鼎西以炙載於俎也按少牢陳鼎於廟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又云鼎入陳於東方當序西面北上俎皆設於鼎西是也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登歌書云搏拊琴瑟以詠是也管磬鍾鼓者堂下之樂則書云下管鼗鼓笙鏞以間是也其詠鍾歌磬亦在堂下上神即先祖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

其已亡謂之先祖協何而分爲二耳皇氏熊氏等云上神謂天神也又曰今禮侯具所因於古者此玄酒在室及下作其祝號弁然後已而合乎皆是今世祭祀之醴醴醆犧牲之屬是鑊具也用古玄酒醴醆故言因於古也及其事者主酒以下至先祖以上是事也粢讀爲齊者按爾雅云粢按也作酒用象不用稷故如當爲齊又曰注云泛者成而淳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醴今成而汁淳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蕭白色如也舊自矣醍者成而紅赤如令下酒采沈者厭而淳沈如今造酒矣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者以酒正文醴醍之間有盎此醴醍之間有醆又周禮醍齊之下有沈齊此醍齊之下有澄酒也其用酒之法宜氏云周禮大祫於大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醍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醍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爲賓則酌沈齊尸酢因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酳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大禘則用四齊三酒者醴齊以下悉用之故此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用四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酌盎齊饋食王酌醍齊后酌沈齊朝獻王還酌醴齊再獻后還酌沈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沈齊用三酒之法如祫禮也四時之祭唯二齊三酒則自祫禘以下王四時祭皆通用也二齊醴盎也用二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亦酌盎齊朝獻王還用醴齊再獻后

用盎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盎齊三酒同於祫三酒所以常同者本爲王以下飲故尊卑自有常祫禘時祭所用有多少故正祭之齊有差降也天子諸侯酌奠皆用齊酒卿大夫之祭酌奠皆用酒其祫祭之法皆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祫祭在秋按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盎齊醍齊沈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行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也通斝彝盛明水黃彝盛鬱鬯故崔氏云大祫祭凡十八尊其明水玄酒陳之各在五齊三酒之上祭日之旦王服衮冕而入尸亦衮冕祝在後侑之王不出迎尸尸入室乃作樂降神乃灌故書云王入大室祼當灌之將衆尸皆在大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鬱鬯小宰注云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迎牲而入至于庭王親執鸞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按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大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膟膋燎于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前郊特牲云詔祝于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于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牖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牲于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即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

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四獻也乃退而合亨主薦孰之時陳于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室乃後延主入室大祖東面昭南面穆北面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斝爵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注云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即此之謂也既奠之後又取膟膋脂燔蕭合馨薌郊特牲注云奠謂薦孰時當此大合衆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拜妥尸是也后薦饌獻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壺尊盎齊以獻尸爲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醍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酌尸爲七獻也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醋主人主人受嘏王所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瑤爵因酌饋食壺尊醍齊以酌尸爲八獻也於時王可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壺尊醍齊以獻尸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按特牲有三加則天子以下依尊卑不祇三加也故特牲三加爵別有嗣子舉奠文王世子諸侯謂之上嗣舉奠亦當然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越音活冪莫歷反衣於旣反○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號有六一曰

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祇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大古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此以下皆所以法於中古也越席翦蒲席也冪覆尊也澣帛練染以爲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齍音咨大音太爓似廉反染如琰反樂音洛○疏曰玄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於五齊之上此重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也薦其血毛者亦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也腥其俎者亦謂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孰其殽者殽骨體也孰謂以湯爓之以其所爓骨體進於尸前也與其越席至澣帛皆謂祭初之時越席謂蒲席疏布謂冪布若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經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廟而用此也衣其澣帛者謂祭服練帛染而爲之醴醆以獻者朝踐之時用醴饋食之時用醆薦其燔炙者謂燔肉炙肝按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則此君薦用炙夫人薦用燔是也皇氏云燔謂薦孰之時以蕭合馨薌按詩楚茨云或燔或炙鄭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則知此燔炙亦然皇說非也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是君與夫人交錯而獻也以嘉魂魄者謂設此祭祀之禮所以[illegible]然者之魂魄莫言死者精神虛無寂寞得生者嘉善而神來散褻是生者合於寂寞也但禮遷之作因皆失禮孔子乃爲廢陳

天子諸侯之事及五帝三王之遺其言舉大綱不可以一代定其法制不可以一槩正其先後恭審此理則無所惑又曰分豚爲體解孰其殽謂體解訖以湯爓之不全孰次於腥而薦之室故祭義曰爓祭祭腥而退是也此則腥法上古爓法中古也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亨普平反鉶音刑○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爲善也○別彼列反○疏曰此論祭饌之節供事鬼神及祭末獻賓并祭畢燕飲享食賓客兄弟也然後退而合亨者前則薦爓既未孰今至饋食乃退取冪爓肉更合亨之合孰擬更薦尸又尸俎體載右體其係不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鑊中亨煮之故云合亨體其犬豕牛羊者亨之既孰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爲衆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知并尸前正俎者以此所陳多是祭末之事也實其簠簋籩豆鉶羹者此舉事尸之時所供設若籩豆亦兼賓客及兄弟之等故特牲少牢賓及衆賓兄弟之等皆有籩豆及鉶羹也祥善也謂饋食之時薦今世之食於人道爲善故爲大祥○[illegible]遍○附按上節是謂合莫粢盛以嘉魂魄言則此節是謂大祥亦當繫於孝慈言蓋祥乃止平時一事之孝慈爲善而廟中之祭祀事大而統論者更廣故

之大祥注乃單指食謂今世之食于人道爲善則是古世之食不善矣夫祖言祭理所在何必數及其食之善否也恐于義未合且失記文之脉理○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設祭于堂爲祊乎外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詳見祭義篇有虞氏之祭條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爲以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疏曰天子諸侯朝事之時坐尸于堂戶西南面坐主在西方東面尸主之前則薦用籩豆也祝乃取牲膟膋燎于爐炭入告神于室又出墮于主當此時主人乃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于主前今云詔祝于室是燎於爐炭入告於室也坐尸於堂者既灌鬯之後尸出堂坐戶西南面也又曰墮謂墮祭也分減肝脊以祭主前也主人親制其肝者制割也謂割其肝而不相離按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此云詔祝于室下云用牲于庭故知制祭當此節也尸升席者以在奧東面以南爲尊主尊故在南主既居南故尸來升席自北方也用牲於庭謂殺之時升首於室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墉下尊首尚氣也

直祭祝于主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直正也祭以孰爲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疏曰言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于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是也索祭祝於祊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疏曰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注云祊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于廟門之外西室亦謂之祊即本記上文云祊之於東方注云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是也此記直云祊不云外又注直云廟門曰祊是據正祭日祊也故本記下云肵之爲言敬也相饗之也嘏大也血毛告幽全之物是皆據正祭之日明此祊亦正祭日○郊特牲

○大祝凡肆享則執明水火而號祝肆享祭宗廟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皐舞相尸禮○大宗伯涖玉鬯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玉禮神之玉始涖之祭又奉之大號六號之大者治猶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自大祝凡肆享至此詳見天神篇昊天天神章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與音預○尚獻豆籩王后之事○疏曰天地及社稷外神等后夫人不與此言王后不與謂后應與而不與又云大祭祀明非羣小祀則唯宗廟而已是王后有故宗伯攝爲之○周禮春官

○大宰及納亨贊王牲事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此節詳見天神篇昊天天神章贊玉几玉爵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宗廟獻用玉爵○疏曰天子左右玉几司几筵文彼謂王受諸侯朝覲會同所設今先王鬼神之几亦與王平生同故引爲證天地有所不用玉祭宗廟則用玉几天地亦應有質几不言者文不具宗廟獻用玉爵者按明堂位獻用玉琖謂王朝踐饋獻酳尸時若祼則用圭瓚○周禮天官

○大司徒享先王奉牛牲羞其肆詳見祭物篇犧牲章○內饔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疏曰內饔不掌外神故云宗廟之祭祀言凡者謂四時及禘祫并月祭等皆在其中○周禮天官

○大司馬大祭祀羞牲魚授其祭牲魚魚牲也祭謂尸賓所以祭也鄭司農云大司馬主進魚牲○疏曰大祭祀謂天地宗廟此人祭據宗廟而言其中小之祭祀亦爲之矣又曰少牢下篇云主人主婦尸侑各一魚加膴祭於其上膴謂魚之反覆者公食大夫亦云授賓祭若王祭則膴大云授王祭是也○周禮夏官

○九嬪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玉齍玉敦受黍稷器后進而不徹舊書王爲王杜子春讀爲玉○疏曰后無外事惟有宗廟禘祫與四時月祭等故云凡祭祀贊玉齍者祭祀之時男子進俎婦人設豆籩簠簋贊助也助后贊玉齍也贊后之薦徹豆籩者豆籩之薦與徹皆助后也又曰按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周人八簋則周用簋特牲少牢大夫士用敦今周天子用玉敦者明堂位賜魯得兼四代之器用敦明天子亦兼用可知○周禮天官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眂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眂視其實○疏曰凡王之豆籩皆玉飾之餘文不云玉者文略豆云玉略籩不言義可知也眂豆籩者謂在堂東未設之時眂其實也王后以樂羞齍則贊齍音咨○贊猶佐也○疏曰羞進也齍黍稷也按九嬪職玉敦盛黍稷不進則后薦而不徹也其徹諸官爲之故楚茨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豆籩與齍此官已贊九嬪又贊者以籩豆及黍稷器多故諸官共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獻獻酒於尸○疏曰朝踐饋獻及酳尸以食後酳尸亦是獻中可以兼之亦贊可知也王后不與則贊宗伯與音預○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疏曰宗伯非直攝祼獻而已於后有事豆籩及簠簋等盡攝之小祭祀掌事小祭祀謂在宮中○疏曰宮中小祭祀王立七祀行中霤司命大厲是外神后不與

宮門戶闈而已〇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加爵之豆籩鄭司農云謂人所薦杜子春云當爲豆籩〇疏曰王后六宮婦人無外事故有宗廟祭祀薦加豆籩以豆籩是婦人之事故薦之王后有事則從從才用反〇疏曰內宗於后有事皆從故總結之〇以上周禮春官〇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見上初獻章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位謂房中戶內及阼所立處〇疏曰服謂若內司服所掌衣已下六服皆正之使服當其用位謂后助祭之位正之使不失其所而詔其禮樂之儀者后行禮之時合于樂節各當其威儀皆內宰告后使依於法度也又曰按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籩是后薦徹也天子之禮薦時歌清廟及徹歌雍是薦徹皆有樂節但內宰所詔唯詔禮耳經兼云樂者禮樂相應也贊九嬪之禮事助九嬪贊后之事九嬪者贊后薦王齍薦徹豆籩〇內小臣若有祭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相息亮反〇擯爲后傳辭有所求爲詔相正者異尊卑也〇疏曰詔相正皆是上擯但據尊卑不同故以詔相別之又曰后爲本經上文二事須物則小臣擯贊而傳辭於諸司也〇以上周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六十五　宗廟　餘獻　　老

禮天官〇世婦詔王后之禮事薦徹之節〇疏曰外宗云佐王后薦徹故知詔告是薦徹籩豆之節相外內宗之禮事同姓異姓之女有爵佐后者〇周禮春官〇公族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詳見五宗篇庶子公族之政章

右餘獻第十章凡二十四條又章下三條

〇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詳見王制之辛篇車旂弓矢符節章下〇明堂位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詳見祭義篇有虞氏之祭條〇禮器〇附按此合明堂位禮〇爲一條〇祭有昭穆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〇疏曰昭穆謂尸主行列於廟中父南面子北面視者近疏者遠又各有次序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者祭大廟之時衆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在則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之祭唯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而不失其倫者尸主既有昭穆故主人及衆賓亦爲昭穆列在廟不失倫序〇祭統〇女子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詳見內則篇教子章〇附高安朱氏家傳祭儀于欽爾後有宜家範一節王祭分祭俱跪香案前以下皆跪二禮生朗誦云祖宗家訓箴汝子孫小心翼翼肅論諄諄恩汝先世創業不易勸稱自強克光門第男孝父如婦敬翁姑和睦族範彼聖賢神其佑汝其聽受有子有孫多福多壽閨有其頑出予大閑內生嫉妬外肆兇奸弗供祭祀違禁越度戕害宗支毀傷墳墓神不汝資天不汝將若能遷善轉咎爲祥誦畢俯伏四拜平身乃告利成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詳見祭義篇六八舞條〇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舞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六十五　宗廟　餘獻傳　　夫

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詳見樂制篇〇鼓人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〇疏曰禘祫及四時皆言享先王則皆是大祭祀有享先公爲次祀祭殤爲小祀皆用此路鼓以天地神祇大小同鼓故也〇周禮地官〇大司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詳見樂制篇〇益稷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戛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〇附按注以戛擊考擊及柷敔解搏拊而不與琴瑟貫皆非也按九峯蔡氏傳曰戛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于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球弦鍾籥各自互見〇疏曰琴瑟在

□爲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所鍾磬在庭今鳴球于廟堂之上者按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鍾二肆則堂上有鍾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皆有鍾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鍾磬者諸侯樂不備也又曰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櫟之籈長一尺以木爲之始作也擊柷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櫟敔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鏞以間鳥獸蹌蹌鏞大鍾間迭也吹笙擊鏞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附九峯蔡氏傳曰笙以匏爲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葉氏曰鍾與笙相應者曰笙鍾與歌相應者曰頌鍾頌或謂之鏞詩賁鼓維鏞是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鍾頌鍾即鏞鍾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互詠歌迭奏也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蹌蹌行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蹌蹌然也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于堂上之樂鳥獸感物故言于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

神格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尙書虞書○附九峯蔡氏傳曰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則箾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皇羽族之靈者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虡爲獸形故于笙鏞以間言鳥獸蹌蹌鳳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眞有鳥獸鳳皇而蹌之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于傳者多矣況舜之德致和于上夔之樂召和于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今按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其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燾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于齊尙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

右樂舞第十一章 凡五條○又章下凡七條

○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 詳見祭義篇及入舞條 ○古者帝王升歌清廟 清廟樂章名 大[illegible]

弦達越大琴朱弦達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 練弦朱弦丘文 也越下孔也凡練弦達越搏拊者象其德寬和 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鍾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 烈業 也 其歌之呼也 呼出聲也 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見文王者愀然如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以虎賁三百人三命以秬鬯諸侯三命者皆受天子之樂以祀其宗廟所以褒有功而尊有德之義也未命者不得用天子之樂祀其宗廟 以上尙書大傳 ○隱公五年秋九月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考仲子之宮將萬焉 萬舞也○疏曰按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羽舞也則萬與羽不同今傳云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是萬與羽爲一者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今杜直云萬舞也則萬是舞之大名也 公問羽數於衆仲 問執羽人數 對曰天子用八 八八六十四人 諸侯用六 六六三十六人○疏曰何休云如此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爲四八三十二士爲二八一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 大夫四 四四一十六人 士二 二二四人士有功賜用樂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敘其情雖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故八不敢用八○疏曰舞爲樂主音逐舞而八音皆奏而舞由齊之故舞所以節八音也八方風氣寒暑不同樂能調陰陽和節氣八方風氣由舞而行故舞所以行八風也又曰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八風八方之風者服虔以爲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於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胡

庶巽音木其風淸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凉兌音金
其風閶闔沈氏云按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
川坎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
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鍾乾主立冬樂用柷敔此
八方之音未知孰是故兩存焉
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魯唯文王周公
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
廟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
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疏曰襄二十年傳曰
魯爲諸姬臨於周廟是魯立文王之廟也文王天子自然用
八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周公之
廟用八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
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
也是昭公之時僭用八也○春秋左氏傳○附按疏據傳曰
魯爲諸姬臨於周廟因謂魯立文王之廟今詳傳稱周廟似
是周公之廟而非擧文王廟也據論語稱子入大廟朱子集
註云太廟魯周公廟是魯仍遵諸侯不得祖天子之制而以
周公爲始祖旣以周公爲始祖而據大廟于何更置文王而
得有文王廟也疏之解傳周廟誤矣然魯得行郊禘故朱子
于禘自旣灌章集註云魯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

之帝而周公配之則文王之無廟益明矣篇當禘之時周公
之廟雖暫有文王而禘畢卽毁其舊亦當與祭后稷所自出
之帝同如是恐不得稱大廟爲文王廟
○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春秋公羊傳○附按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左氏所言是也公羊與穀梁謂諸公六諸侯四然則大夫二而上不得與八佾數矣其言非是故朱子註論語八佾止從左氏之說○
尸子曰舞夏天子庭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言時
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公羊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春秋穀梁傳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詳見祭法篇
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
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鄉許亮反○一獻一酳尸也舍當爲釋聲之誤
也非時而祭曰奠○疏曰舍奠者謂卿大夫等旣受策書歸還祖
日奠于家廟告以受君之命也又曰知非初祿及朝踐饋食之一
獻者以一酳尸之前告爲祭事承奉鬼神至此始可以行其爵[illegible]
及賜勞臣下此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大子命召[illegible]
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于廟故大宗伯云王
命諸侯則儐注云立依前南鄉是也○祭統
右因祭策命第十二章章下一條
○洛誥曰戊辰王在新邑成王旣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
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
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
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白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
祼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淸廟祼鬯告神
王命周公後作册逸
誥在十有二月王爲册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尚書周書○
附按尙書此條上下文則上節惟告周公其後及此節後字
是謂册命周公留後治洛注解爲封魯公者誤也又細元本
文未見戊辰爲十二月晦日則九峯蔡氏傳于伊訓辨書之
紀月皆夏時者爲至確也此注于王賓字咸格字等解亦不

的按祭傳日此史官記祭祀册告等事也戊辰十二月戊辰
日也是日戊王在洛擧烝祭之禮歲者歲擧之祭也周尙赤
故用騂宗廟禮大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于洛故擧盛
禮也逸史佚也作册者祝册書也逸祝册者史逸爲祝册以告
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册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
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
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淸廟中央室也祼獻
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
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
明戊辰爲十二月日也
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疏曰爵爲雀形以尾爲柄夫人獻尸尸酢夫人尸則執雀尾授夫人
夫人受之則執爵足○祭統
○膳夫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胙俎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
餘則其屬徹之○疏曰特牲少牢主人受尸酢戶東西面設主人
俎於席前王受尸酢禮亦當然又曰膳夫是上士則其屬中士已
下
○內小臣徹后之俎俎謂后受尸之爵飲于房中之俎○疏曰按特牲薦俎乃受尸之酢次主婦酢尸尸
酢主婦於東房中受尸之酢亦有薦俎后之俎小臣
所徹亦約與士禮主婦之俎同也○以上周禮天官

右尸酢第十三章凡三條

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疏曰夫婦交相致爵之時主人受主婦之酢易換其爵故特牲主人受上婦之酢爵更爵酢鄭注云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祭統

右致爵第十四章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疏曰此據備九獻之禮者王主人酳尸則尸飲五也凡祭一獻二獻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此皆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之時以獻卿之後乃主婦酳尸酳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祼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酳尸之一獻爲尸飲五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尸飲三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欲明諸侯獻賓時節與大夫士獻賓不同此爲特牲禮文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

而獻賓知者有司徹文其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異也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衆兄弟也羣有司猶衆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疏曰爵酒爵謂祭祀旅酬之時賜於助祭者也昭爲一穆爲一者言君衆兄弟子孫等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若同班列則長者前而少者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又曰獻時不以昭穆爲次故知此賜爵爲酬○以上祭統○司士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賜爵神惠及下也此所賜王之子姓兄弟祭統曰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疏曰法言子姓生也子之所生則孫及兄弟皆有昭穆引祭統是諸侯法明天子亦然凡言昭穆在助祭之中皆在東階之前南陳○周禮夏官○凡爲俎者以骨爲主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重直龍反○殷人貴髀爲其厚也周人貴肩爲其顯也凡前貴於後謂脊脅臂臑之屬○臑乃報反○疏曰俎謂助祭者各將物於俎也殷質貴髀之厚賤有之薄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隱各隨所貴凡前貴於後者據周人之貴肩故也貴者不特多而重賤者不虛而無分俎多少隨其貴賤也○祭統

右獻酬賜俎第十五章凡四條○又章下凡二條○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篇練章下○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言祭有酒肉祭畢移皆至而獻之成有薦俎○疏曰因其祭祀之酒肉於祭祀之末聚其宗族昭穆相獻酬教民和睦也○坊記

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大夫起士八人餕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詳見祭義篇及人舞條○祭統其登餕受爵

則以上嗣見上餘獻章○文王世子○附按此合祭統文王世子爲一條

右餕第十六章

大祝既祭令徹詳見天神篇昊天天神章○九嬪贊后薦徹豆籩疏曰豆籩之薦與徹皆助后也○周禮天官○外宗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見上餘獻章○今按外宗王后以樂羞齍疏云進黍稷之時依樂以進之此云以樂徹蓋亦依樂以徹之也○內宗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傳直專反○佐傳佐外宗○疏曰鄭見外宗云佐王后薦玉豆籩故云佐外宗也但豆籩后於神前徹之傳與外宗外宗又傳與內宗也其他玉齍玉敦盛黍稷言贊不言徹則后薦而不徹也共徹諸官爲之故楚茨詩云諸宰君婦是黍稷宰徹之也○周禮春官○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徹詳見天神篇昊天天神章

右徹第十七章凡五條

尸祭祝于祊見上餘獻章〇楚茨曰祝祭于祊祀事孔明朱子集傳曰祊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于門內待賓客之處也孔甚也明猶備也著也〇詩小雅〇設祭于堂為祊乎外詳見祭義篇有虞氏之祭條〇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詳見祭義篇祭不欲數條

右祊第十八章凡四條〇又章下凡九條〇閍謂之門見上廟制章廟中路謂之唐條繹又祭也夏曰復胙商曰肜周曰繹詳見祭統篇祭名章〇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見上餘獻章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祊之為言倞也〇設祭于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自不知神之所在至此詳見祭義篇有虞氏之祭條〇詔祝于室而出于

祊此交神明之道也詔祝告事于尸也出于祊謂索祭也〇疏曰謂祝官以言詔告祝請其尸於室求之而出于祊者謂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旁廣求神于門外之祊神明難測不可一處求之是與神明交接之道也〇祭統〇宣公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〇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以上詳見祭統篇繹祭章下〇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穀梁繹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必繹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禮則無有誤敬慎之至殷曰肜周曰繹繹者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肜者肜肜不絕據昨日道今日斥尊言之質意也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已下以孫為尸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〇疏曰卿大夫已下以孫為尸以其昭穆同也〇春秋公羊傳〇斷按注天子以卿為尸三公疏謂何氏差約古禮如是也今詳其言天子諸侯者非是按此說始于誤看詩鳧鷖篇公尸字說見祭統篇尸章〇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詳見喪禮義篇忌日章下〇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皐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市朝於西方失之矣家語八西赤問

獻人春獻王鮪獻音魚鮪位軌反〇王鮪鮪之大者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〇疏曰謂季春三月春鮪新來於鮪之大音獻之也取魚之法歲有五按月令孟春云獺祭魚此時得取一也季春云薦鮪於寢廟即此所引者二也又按鼈人云秋獻龜魚三也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孝經緯援神契云陰用事木葉落獺祭魚同時是十月取魚四也獺則春冬二時祭魚按潛詩云季冬薦魚與月令季冬漁人始魚同五也是一歲三時五取魚惟夏不取按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以其非時里革諫之乃止〇周禮天官〇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〇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進時美物〇孟夏天子乃以彘嘗麥

先薦寢廟麥之新氣尤盛以飴食之散其熱也〇仲夏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〇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黍稷之屬於是始孰〇仲秋以犬嘗麻先薦寢廟麻始孰也〇季秋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稻始孰也〇季冬天子乃嘗魚先薦寢廟此時魚絜美〇以上八條詳見月令篇各本章〇附高安朱氏曰漢惠帝時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遂獻宗廟諸果之獻由此興魏初高堂隆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惟其時宜魚雁可也

右薦新第十九章凡九條〇又章下凡二條〇未嘗不食新嘗謂薦新物于寢廟〇疏曰未薦新物於寢廟則人子不忍前食新也〇少儀〇七月之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朱子集傳曰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啟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〇詩豳風

之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詳見歷數篇

○天子玄端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詳見王制之厎篇皮弁冠服綫纓意

右告朔第二十章凡二條○又章下凡九條

○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家語公西赤問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不告月月或作朔誤也告朔本或作告月○疏曰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特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卽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

朔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于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告朔之禮大朝廟之禮小故書猶朝于廟以譏之必於月朔爲此告朔聽朔之禮者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用總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心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效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卿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迴心於左右政之枇亂恒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經稱告月傳言告朔者明告月必以朔也玉藻說天子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于大廟鄭玄以爲

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以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以特羊告大祖而已朝享卽月祭是也天子告朔于明堂朔享于五廟諸侯告朔于大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凡告朔後朝廟朝廟小于告朔也○附按周之郊祀天配以后稷尊祖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親親也建寅之月郊以祈穀于上帝仍以后稷配然則每月明堂之聽朔其告朔以祀上帝也仍以文王配可知矣蓋冬至郊天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固取尊尊之義至正月而又郊郊之時少則配以后稷亦所以成其爲尊也秋成享帝就成物言固取親親之義而奉帝而治者每月告朔享帝之時多則配以文王亦所以成其爲親也觀詩我將我享篇止言天與文王而不言武王可見若天之與帝則一也故詩于明堂享帝之時而上言天也至于月令所言其帝與其神應于四時之迎氣但在四郊配享而明堂之享則獨文王配之乃與宗祀文王于明堂及我將之詩皆合符且此告朔者告于帝也告于帝則止配以一文王而已足疏說似俱誤矣又祭法以二祧廟入于天子七廟之中是天子亦僅五廟也其說之未安已見于上廟制章天子七廟條則是天子告朔于明堂者以告帝爲義也而朝享則必徧于七廟乃合天子七廟之制諸侯不得告

帝故告朔于大廟而朝享之禮亦必徧及五廟乃爲合其制也○又按月令于明堂十二室謂天子一月各有一居大戴禮云不齋不居其室然則此告朔祀帝其前之齋居與其聽朔日之聽政必各循其十二室之宜若行告朔以祀帝之禮則皆當在中央太廟太室矣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爲民爲如字治也或音于僞反非○此一節詳見歷數篇之傳○春秋左氏傳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禮天子以十二月朔政班告于諸侯諸侯受于禰廟孝子尊事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存朝朝暮夕不敢泄鬼神故事畢感月始而朝之○疏曰周禮大史所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鄭云祖廟范言禰廟者以無正文各以意說耳何休亦云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是亦受政之事也凡告朔之禮因聽視此月之政故謂之視謂之聽朔也其朝廟之禮孝子緣生以事死因告朔在廟感月始而亦祭宗廟謂之朝享按公羊穀梁皆以爲閏月不合告朔左氏傳云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然則閏月當

告朔與二傳異也○附按諸侯受而藏之廟以尊親也自應是祖廟即何氏所謂大祖廟也范氏禰廟之說非是故朱子注論語餼羊章但從鄭說又閏月當告朔說見下文

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日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一歲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又有小月六積五歲得六十日而再閏積衆月之餘分以成此月○疏日此大率而言其實一年不得有十二日范不如歷法細計之故云五歲得六十日

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閏是叢殘之數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附按經書云閏月不告月則禮當告月顯可知也不言告朔者告朔則是凡閏月之常詞今云不告月是謂忽此閏月而似無此月者單就閏月言也其實告月必于朔日則與言告朔者亦無大分別穀梁氏乃謂附月之餘日積分而成月者不顯與不告月之經文相戾乎且所謂天子不以告朔者何據耶經謂諸侯當告于祖廟則天子自當告于帝天若果天子不以告朔則諸侯皆當徵天子而春秋復何譏也因想三傳內外有此等說數但表一時之意見頗背經文而不顧竊恐大害乎道也○又按或疑經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若二事皆不宜而舉人據事直書則

公穀之解轉廖左氏矣曰周禮大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若天子閏月而無聽朔之政則立門居門者何爲也左氏之說自不可易○又按或疑喪事不數則誠然曰比亦引之不倫按閏月則皆仍前月之名若服制數之則自某月至某月似少一月而不與于時同故不數者所以伸服之者之心也在服者雖實多一月多一月而何傷故不數以空之若此告朔則自有一月之政烏得空也

猶之爲言可以已也郊然後三望告朔然後朝廟俱言猶義相類也既廢其大而行其細故譏之○春秋穀梁傳○附按傳說及注似俱非是郊然後三望告朔然後朝廟雖同但此郊非禮也爲卜郊不從而不郊或爲鼷鼠食牛角而不郊則此不郊又得禮意未嘗自譏也將下文猶三望猶字一轉是于不譏者又轉而譏之言不當三望也若告朔則禮也經書不告月巳以非禮爲譏矣將下文猶朔于廟猶字一轉是幸辭愛禮存羊之意也猶字字面雖同而所承不同則其義即異胡文定謂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深得春秋之意而公與穀可以巳之說皆非也

○曷爲不告朔據俱月也○附按此突提經文作問益見非注據似月之意

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所在無常故無政也○附按非常月謂自正月以至于十二月皆爲常月而此在常月之外故謂天無是月注[illegible]解作閏月無定月者非是然此月雖在常月之外而此月之內未嘗無政傳亦執其意見發言耳

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朝者因視朔政兩無政而朝故加猶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不言公者內事可知○春秋公羊傳

○文公十有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疏日傳稱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則正月公初疾不得視二月朔於時齊侯不信公實有疾書此者且明公實有疾非詐齊也史之所書當書其始不於二月書之而以五月書者二月公始有疾未知來月瘳否至六月公瘳乃積前之闕故以五月書四也

數疾也春秋左氏傳

○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每月天子以朔政班于諸侯諸侯受而納之禰廟告廟以羊今公自二月不視朔至于五月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疏曰知是二月不視朔至五月者以經書五月公四不視朔若從

儀禮經傳通解卷六十五　宗廟　告朔傳

五月以後數之則公或視或不視何得預言四不視朔也

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不臣○春秋穀梁傳○附按公既以疾而不視朔何得言公不臣若經言公不臣而又明言公則亦非春秋之筆矣毕非傳之背經而妄言乎至受于祖廟而非禰廟說巳見上文

○公曷爲四不視朔據無事也公有疾也以不諱舉公知有疾公有疾乃復舉公是也○疏日公有疾乃復舉公者即昭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是也

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指有疾無惡也○附按何言乎者猶云緣何而說公有疾不視朔以起下文也

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有疾無惡不當書又不言有疾者欲起[illegible]是無疾不視朔也○附按傳文落出此句是就公四不視[illegible]之後言也下文云無疾不可言故經文僅于此書四不視朔一止然則公四不視朔者即包得有疾二字在內雖未明言而已不啻言之也注謂不言有疾者欲起公自是無疾不視朔恐于經文傳文之意俱未合

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言無疾大惡不可言也是後公不[illegible]

視朔政事委任公子遂○春秋公羊傳 ○襄公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釋不朝正于廟也 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疏日公在國每月之朔常以朔享之禮親自

祭廟今國之守臣於朔月告廟云公在楚史官因書於策傳解其告廟之意釋公不得親自朝正也○春秋左氏傳○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朱子集註曰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

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

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

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并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

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論語○附按高安

朱氏家傳言朔日之祭云雞初鳴家童擊鼓二十四聲老幼男女皆起擊磬一聲老幼盥洗整衣幼者先詣祠堂燃燭布

席擊磬兩聲男女畢集擊磬三聲老幼班定主人主婦詣香案前跪以下皆跪焚香酬酒請神位前主人斟酒薦親主婦

點茶拜凡四平身主人側立祠堂之左主婦側立祠堂之右主人以下男子立于阼階北向主婦以下女子立于西階北

向再拜主人主婦若主人有尊長則立主人之下少退行輩多則以次拜拜畢男子于阼階西向女子于西階東向僕男

女又向北叩主人叩畢執事皆一人于香案前南面正立而讀訓詞曰惟我祖考克孝克仁䄎䄎孜孜啟我後人凡我後

人母皆先德德無常主惟善是則讀書必戒游蕩務農必戒偷安服食從其儉素禮文從其簡便多事不如省事多言不

如少言聽之哉勿聽婦言而間同氣勿比匪類而毀良善勿事豪俠而薄名誼勿羨富貴而輕貧賤勿侈玩好而招罪戾

勿務紛華而長過愆聽之聽之持身須敬廉潔處鄉須崇仁讓居家須篤孝弟出仕須察官常下則貽子孫之慶上則增

祖考之光聽之聽之能聽斯訓永膺多福訓畢老幼男女詣香案前拜興凡四退今詳高安先生家于朔日之祭祖先有

讀訓記一節按周禮于一歲之中州長之讀法者三黨正五之族師十有二閭胥則凡聚衆庶既比則讀焉聖王之于黎

庶倦倦如是況爲人子孫乎平日時爲教訓固矣而每月朔日臨之以祖宗萃聚其子孫敢宣煌煌大訓以警動其

道守所以崇敬祖宗篤愛子孫消患于未然而勃興其仁孝者皆在是矣此禮雖先王未之有乃以義起而深得乎禮法

者也家皆善良庶以大助乎王化有志于崇禮者一倡百和雖舉天下而率行之可也

陟升者緜待三考冀其有成無成功乃黜爲緩刑之義舜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陟也○附九峯蔡氏傳曰堯言詢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

舜讓于德弗嗣

辭讓于德不堪不能嗣成帝位○附九峯蔡氏傳曰讓于德讓于有德之人也或曰謙遜自以其德不足爲嗣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正音政○上日朔日也終謂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疏曰舜雖受堯命猶不自安又察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也見七政皆齊知已受爲是遂行爲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等也又曰鄭玄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因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爲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巳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本經下云歲二月傳云既班瑞之明月則此爲建寅之月也○附九峯蔡氏傳曰上日朔日也葉氏曰上旬之日曾氏曰如上戊上辛上丁之類未詳孰是文祖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爲何人也○附按蔡傳云七政七者運行于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

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今詳齊政非所以爲卜而攝政亦不待卜也即言卜文應屬堯而非舜之事故禹曰枚卜功臣若堯不待卜而授政于舜是爲堯知人之明至舜之德固不得不謙讓然亦自知之明矣何待卜哉則蔡傳以爲攝政之首務者甚是而此疏說雖本下文之注然皆誤也○又按鄭以爲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者固非而王氏等以爲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爲正者固是然起初猶必年月日時皆是甲子而正月必爲建子也其說之詳見祭物篇犢牲尊夏后氏尚黑條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詳見歷數篇

肆類于上帝

堯不聽舜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考齊七政而當天心故行其事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疏曰此類與下禋望相次當爲祭名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注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是也是言以事類而祭也鄭玄篤信讖緯以爲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文略耳○附

按五帝即天也注言告天則不當復及五帝矣說見天神篇五帝上帝章

禋于六宗

禋音因○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疏曰宗之爲尊常訓也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爲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是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司馬彪上表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謂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附按司馬另言天地四方之六宗然春時之木帝即東方之神秋時之金帝即西方之神與天之除天而別有天宗不相類也似當以王肅所主之祭法爲是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疏曰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之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岳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此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鄭玄大司徒注云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此傳舉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

大傳曰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禋祭也字當爲禋馬氏以爲六宗謂日月星辰泰山河海也經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如此則六宗近習天神也以周禮考之則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尙書虞書大傳合編○

大禹謨曰舜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丕大也曆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爲天子○附九峯蔡氏傳曰懋楙古通用楙盛大之意績功也楙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爲盛大嘉乃丕績者禹有是功而我則爲嘉美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曆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

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禹拜稽首固辭再辭曰固帝曰毋惟汝諧言切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之任○禁今鳩反又音金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疏曰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按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為二祧敬康勾芒蟜牛瞽瞍為親廟四文祖為黃帝顓頊之等也○附按當堯之時制度疏略七廟之制並無經文可據又史所傳舜之世系亦無以見其不訛疏直據史而列為七廟皆大誤也況本注云神宗文祖之宗廟九峯蔡氏傳云神宗堯廟也今疏另以為舜之祖廟謂文祖謂黃帝顓頊之等而七廟中並無堯焉豈非誤中之尤誤者乎或曰據史記則堯舜同宗是舜廟即堯廟也曰堯舜若同宗則舜為堯之一家人不應衆人對堯之時泛泛然曰有鰥在下且畧言而堯自知不應又詳及其名氏也況如史世系舜實為堯之從玄孫是丹朱者亦舜之從曾祖也乃今觀尚書稱丹朱為虞賓則舜與堯並非同宗而史記之為

誑傳單據虞賓二字已為確証矣率百官若帝之初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疏曰舜典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若知此若為順也其奉行者當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尚自為陟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尚書虞書○附按昔人誤解陟方為巡守故因諸言有舜五十載陟方乃死史記巡有舜巡守崩于蒼梧之野之說此疏言禹雖攝舜政舜倘自為陟方者為此故也然攝政則必盡攝之豈有在耕攝以率百官而于巡守反不攝者乎若巡守而有勞倦勤之舜又何以為攝政也況舜攝堯聞明言舜巡守則攝政者之必代巡守可知此不言禹巡守者以事同不必重出耳疏說恐大誤○武成曰惟一月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一月周之正月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附九峯蔡氏傳曰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月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大甲泰誓篇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見明池北鎬陂是也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哉徐音載○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五言○附九峯蔡氏傳曰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即今長

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駿荀俊反○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附九峯蔡氏傳曰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附按朱子注清廟之詩駿奔走曰駿大而疾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燔音煩○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焉○疏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illegible]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又曰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召誥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紀之於巳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鎬胡老反見賢遍反○疏曰君子舉事貴早故言朝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

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于豐告文王於鎬京告武王也○附按九峯蔡氏傳云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今詳疏謂文廟在豐武廟在鎬蔡氏以文武在句豐成上文似與疏同因疑周克商二年武王有疾而金縢有以旦代某之寧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始迎周公以歸此側書之可考者也又詩我祖東山篇勞歸士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蓋成王迎周公後三叔懷逐與武庚叛公又奉成王命東征三年乃歸而為王營洛也夫據史記宅洛者雖武王之志而武王初崩成王在喪及流言一起必至東征三年公歸始得與王營之計武王之崩至此已歷五年若言周有天下又加六年豈此時鎬京尚未立七廟必待至豐而告文廟與抑遷都事為至大雖七廟已立必躬稽豐之文廟而告之而乃舉事與○又按洛誥篇未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受冊命而留洛治洛七年而薨也今注于初營洛之時即言周公攝政七年者恐誤又上條所數年限武王崩後至此幾五年耳○又按或疑朱子注詩周頌清廟云皆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

牛一武王騂牛一此洛誥文而朱子于下云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朱子不亦云攝政七年乎日朱子謂此其升歌之辭者至實而謂實攝政之七年者亦保本之此注耳今又詳蔡傳于洛誥篇末引吳氏說及証史言誕保文武受命六字從成王之留公來則是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爲史計公之留洛非記公營洛之時及成洛之日也可決矣但蔡傳于洛誥篇首惟三月哉生魄以下其四十入字錯簡于康誥者註云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則亦仍注之舊說耳今又詳周公攝政七年之說旣于經他無所見而考諸時事則公營洛爲大事當在東征而歸卽爲之今玩東山詩言倉庚于飛朱子謂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婚姻是仲春時也又觀洛誥首言三月是公歸于二月而營洛于三月也且細玩召誥洛誥所言及洛誥篇末言王在新邑烝祭歲在十有二月知公營洛起于三月而成于本年十二月之前以通二誥所言遂事細記時日並無改歲之說記其中也然則當此時實爲武王崩後之五年安得指爲攝政七年哉○又按或疑東山詩末章雖言倉庚于飛而前所言者似不盡合二月事日細玩末章緊接倉庚熠燿下云之子于歸文云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皆是說軍士初歸服前事若于秋時至而言明年二月便不是此等口氣也故朱子詩爲及時而昏姻惟于末章確知是二月時候則其首章言蜎蜎者蠋烝在桑野者二月時已有之二章言果蠃言伊威言蟏蛸言鹿場言宵行五者惟宵行似非二月所能有然朱子註爲如螢則已非螢矣非螢安見不可有况皆單士未至家而泛泛懸度之詞乎三章言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極合也若有敦瓜苦烝在栗薪乃昨歲所結之瓜繫于栗薪上而歸士見之未實不可自不當于瓜苦之可通融者滯之而反使未章之神理口吻皆不合也○又按注周公攝政七年于經無所見應本之禮記明堂位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洽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又按注引劉氏云此蓋因洛誥篇首有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之辭篇終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遂生此論謂周公踐天子位七年而致政于成王也殊不知復子明辟者周公營洛還使告卜之辭受命惟七年者史臣彼尚公留後治洛凡七年而處也舊傳中九峯蔡氏之辨可謂深切著明今詳洛誥之誤解旣得蔡傳而明至諷解洛誥之明堂位自當不得仍舊之誤而蔡傳正其本未及正其末也遂致鄭注召誥本此者未獲辨明而朱子註濟剛之詩因之蔡傳註洛誥錯簡亦因之蓋漢儒之外誤者辨之未遂盡辨也幸得先民劉氏細細道破乃不致今日有鑿空妄言之罪耳

原缺第九至十二葉

惟大保先周公相宅

先悉薦反又如字相息亮反○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朏芳尾反又普沒反芳憒反○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附九峯蔡氏傳曰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迤邐而來也

厥既得卜則經營

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度待洛反朝直遙反處昌慮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汭如銳反○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疏曰戊申後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洛汭遂達以觀新邑所營言周徧也○疏曰周公以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汭在召公之後七日成王蓋與周公俱來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疏曰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禖皆據配者有羊豕也○附按郊天用犢觀帝牛不吉卽以稷牛代帝牛則稷亦用犢可知未嘗貶于天神而增用羊豕也至秋季大享帝于明堂之月則用太牢我將之詩曰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是也疏以羊豕言文王者未祭詩之首節是云享帝次節乃言文王之享耳然則注疏謂郊天而稷用太牢者誤矣帝牛必在縣三月而稷牛亦與同養設有羊豕何以各記傳言稷牛者毫不一及也若明堂享帝則顯用太牢以詩已云牛羊也而文王自同于帝矣○又按九峯蔡氏傳云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今詳此郊三子月戊月之正祭而以營洛之事告故天地合祭而不及配享之人蔡說是也又按營洛大事創立也則告天地者如稟命于祖父尊尊也若注云告立郊位及下文云告立社稷則其事皆爲營洛所必有而此等似爲不待告矣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

宜乎祉造乎禰詳見王制之丁篇巡狩朝聘章○天子適四方先柴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郊特牲〇校人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四海猶四方也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沈直金反劉直陰反○疏曰謂王行所過山川設祭禮之然後去則殺黃駒以祭之山川地神土色黃故用黃駒也又曰引玉人職者按彼有大璋中璋邊璋過大山川用大璋過中山川用中璋過小山川用邊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此三璋之勺也前馬○之禮者以黃金勺酌酒禮山川在馬牲前之禮○周禮夏官

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詳見王制之辛篇圭璋琮璧笏佩章

右巡守第二章凡五條○又章下凡六條

○虞傳曰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之年也巡行也視所守也天子以天下爲守堯始得羲和命爲六卿主其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爲四嶽出則爲伯後稍死驩兜共工等代之乃分置八伯壇四奧奧內也安也四方之內人所安居也爲壇祭之謂祭四方之帝四方之神也沈四海祭水曰沈封十有二山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十有二州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壇沈封兆皆因所宜爲之名樂正定樂名樂正樂官之長周禮曰大司樂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元始也歲二月東巡守始祭代氣泰山也東稱代書曰至於岱宗東嶽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陽伯猶言春伯春官秩宗也伯夷掌之侏離舞曲名言象物生育離根株也徙歌謂之謠其聲清濁比如余謠然後應作也晳當爲析春厥民析陽樂正所定也是時契爲司徒掌地官矣後又舉爲掌天官儀伯樂舞鼚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儀當爲羲仲之後也鼚動貌哉始也言象物麞雷而動始出見也南任也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中祀猶南祀也五月南巡守祭大交之氣於霍山也大交言氣盛長而肆布交通也南嶽後爲衡山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夏伯夏官司馬也素堂云謾猶曼也或長貌言萬物之滋曼或然也初慮陽上升而始謀也謾或爲謗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羲伯羲叔之後也將陽言象物之秀實動搖也于大也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柳聚也齊人語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秋伯秋官士皐陶掌之蔡猶衰也俶始也言象物之始衰也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和伯和叔之後也玄鶴言象陽鳥之南也歸來言反其本也幽都弘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弘山恒山也十有一月朔巡守祭幽都之氣於恒山也互言之者明祭山北稱幽都也冬伯之舞齊落冬伯冬官司空也萃之齊落終也言象物之終也齊或爲聚歌曰縵縵并論八音四會此上下有脫辭其說未聞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族當爲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天子遊不出封圻不告祖廟周禮方千里曰王圻詩曰邦圻千里維民所止○以上尚書大傳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祊必彭反○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孫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復扶又反欲爲于僞反又如字○疏曰成王營邑於洛以爲居土之中貢賦路均將於洛邑受朝許田近王城故賜周公以爲魯國朝宿之邑鄭請易許田而求祀周公故知後世因在許田之中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以周宣王母弟故於泰山下亦受祊田以爲湯沐之邑祊邑內亦有鄭先君別廟此時周室既衰王不巡守鄭欲以祊易許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言鄭得許田周公之祀不絕也定四年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閻之土猶魯之許田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並近

遠故兩有之禮記王制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異義左氏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隱公八年春秋左氏傳○附文定胡氏曰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于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于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宜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祊近于魯許鄰于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

○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潔齊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禮四井爲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槀穀而已歸邴書者甚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背叛當誅也錄使者重尊湯沐邑也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附按經文與左傳皆言祊而公羊與下桓公元年穀梁又皆言邴者或祊地亦有此名乎要止是一地而非有二也于經之所書可見矣○又按公羊謂湯沐朝宿諸侯皆有者非是說已見上胡氏

○桓公元年春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尙書曰羣后四朝是也宿者先誠之辭古者天子邦畿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如他國至竟而假塗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爲告至之須宿

有所住止故賜邑於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桓公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朝宿之邑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使若暫假借之者○以上春秋公羊傳○附文定胡氏曰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于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祊爲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于國而聖人乃以爲惡而隱之何與曰利者人欲之私至于奪攘義者天理之公可推之家國天下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糵獄之漸蓋此一易已有利已而無君無親之心故聖人以爲國惡而隱之其不日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自新之意非止隱惡而已其垂訓大矣

○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朝天子所宿之邑謂之朝宿泰山非鄭境內從天王巡守受命而祭也擅相換易則知朝祭并廢○疏曰經文無邴而傳言之者經諱易天子之地故以璧假爲文若以地易地不得云假故經無邴文傳本魯鄭易田之由不得不言邴也○春秋穀梁傳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詳見王制之王篇天子親征章○

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自大祝大師宜于社至此詳見王制之王篇古軍制章

凡王之軍旅之禱祀肆儀爲位見下朝會章

○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量音亮朝直遙反涂本又作塗○軍壁曰壘鄭司農云壘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爲道也玄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疏曰此爲出軍之時所營量度之事又曰軍行之所擬停之處皆爲壘壁恐有非常也先鄭還市朝而爲道不釋州義故後鄭不從以一州則一師每一師各自一處各立市朝州即師皆有道以相湊之未必環造爲路也社主在軍所居皆有步數故職在量人○周禮夏官

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若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軍。詳見王制之王篇古軍制章中春教振旅條○附靈臯方氏曰鶴山魏氏在羣儒為明於周官之學者而於兵賦則蔑焉其言曰司馬法田擾苴之法也而康成以證周官果若所云七十五人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牛十二則井田固屬民之法也民大無聊矣嗚呼穰苴所述果成周邱乘之政所不敢知而以旬出長轂人具馬牛兵器為厲民則未明於秦漢以後與三代民財之分數民事之異同而漫為是鹵莽之說耳是徒見夫政無常經民生狹隘終歲無完衣豐年無餘儲以為如是而復賦以車甲馬牛兵器旗物民何以堪不知自井田之廢環海之中十九皆隸農也耕者無田而有田者不耕耕者倍貸以具牛種畜妻孥而不耕者收其歲入之半故耕者窮不耕者以其半而出租賦給踐更有役有司多求以困之故自貴人富商而外不耕者亦窮若夫成周之世則公田為居井竈蔥韭盡取焉凡百畝所入皆民之私藏也公旬三日之外皆民之暇日也以今吳越中地百畝為率中年所入率二百石有奇中原半之而量幾倍則數亦略相差也管子之計民食也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而周公授田則三之一以為凶

年無年之積一以為移民通財之備也其分固寬然有餘矣賦兵之初四邱之衆家出歲入之十一而車甲兵器旗物應時而立具矣過此以往歲出其百一而繕完脩補無缺敗矣況乎馬牛之畜可以任載可以糞土田固農事之根柢也材木取諸山澤絲枲成于婦功所耗于民財者不過金鐵皮革及工事之齎耳豈若後世之民百物材用絲徹毫末非出泉布以求之於市肆而不可致哉鶴山生南宋之末習見民事之偷苟民財之匱竭以為成周之世亦若是而巳矣而以此妄護周官之法不亦佚乎尤可怪者七十五人乃四邱所起之徒庶也而曰七十五人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牛十二馬牛車輦兵器旗物之出於民見于小司徒見于卿師見于族師見于縣師稍人見于遂之羣吏委積之須于官見于遺人見于委人見于稟人見于倉人而曰使民自備委積自治兵器經無明文治溝漁者地官之屬則遂人夏官之屬則司險而兵均所掌乃地守地事地貢也夏官司馬之篇皆政典也而曰政典無傳四司馬土均治漁之官皆巳去藉由是竊之其於周官之本文猶未能論數而條貫也而可遂伸其臆說乎嗚呼聖人之經所以為萬世法程者以其皆經理民物之實用也自漢以前經學雖疎而治經者皆求其實用故苟有所執其見于行事必有異于人人唐宋以後訓詁詞章之學興自三數大儒而外不過擔其故事劉其遺文以自潤澤其進於是者又爭欲立異說以為名是故義愈晦學愈傳而用愈疎鶴山之學猶號為求濟於實鹵莽若此無惑乎南宋以來恒以通經而不達于世務為厲也嗚呼世務之不於經乃果能通也耶

○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

詳見王制之王篇古軍制章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山川蓋軍之所依止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即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於牧室○疏曰上用牲於社宗據在軍下云師不功據敗退後即此經據魁勝後告天及社之事又曰諸文皆云造于禰類于上帝此同云于上帝故鄭云造猶即與造門之造同也此是告祭非常非是禱祈之所祭故知依正禮郊祀而為之謂四時迎氣於四郊皆是大神文在上帝下而云封祭之明是社也知兼有方岳者見小宗伯云軍將有事于四望謂將戰時令戰兆所告明兼祭方岳方岳即四望也山川衆多不可竝祭軍旅思險阻軍止必依山川故知祭軍所依止者也設奠於牧室者謂祭行主文王於牧野之室引之者欲見此經亦當有祭行主不言者文不備也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助助大司馬也舊書功為工鄭司農工讀為功古者工與功同字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為敵所得○疏曰主車者主中有

二為社之石主遷廟木主也又曰按大司馬職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軍按小宗伯云立軍社奉主車謂未敗時若敗即大司馬奉之○附按大司馬軍之主帥也即奉主車又以肆師為助者蓋軍敗則士卒潰散雖有主帥奉藏尤必有助牽者仍可速其行而全其體以社神遷主皆王者所敬禮而甚重者也

○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

鄭司農云釁謂釁鼓也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疏曰掌釁者據大師而言耳則唯為以血釁鼓祈號祝者將出軍禱祈之禮皆小祝號以讀祝辭蓋所以令將軍祈而請之也此皆小事故用小祝以讀祝耳春秋傳定四年祝佗辭○附按注言釁鼓者即釁軍器也說見下釁章小子條

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

舊釁祀或作禳鄭司農云祈保守郊祭諸祀及社無令寇侵犯之杜子春讀禳為祀舊亦或為祀玄謂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彌栽兵○禳音祀令力呈反○疏曰互文者郊言保守亦祀社言祝亦保守也經言有寇戎之事一是裁兵故引小祝彌栽兵而解之○以上周禮春官

右天子出征第三章凡七條○又章下凡二十二條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帥武人于朝簡練桀俊任用

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教授軍司徒搢扑北面而誓之誓于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大史筮于祖廟擇吉日齋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於中門之外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大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

帥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于所征之地柴于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遍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日齊以特牛親格于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奠斂玉埋之于廟兩階閒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享于羣吏用備樂享有功于祖廟舍爵策勳

焉[illegible]之飲至此天子親征之禮也以上四條詳見王制之壬篇天子親征章○天子命將出征親界齊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鄉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然後告大社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須賜于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祈勝之禮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適所從來之方為壇祈克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域

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大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尙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大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效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以上詳見王制之壬篇命將出征應敵章○興甸兵以討不義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詳見王制之壬篇天子親征章○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市軫反○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盛音成疏曰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

而後出謂之宜知出兵必祭社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
兄弟之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脤知脤是祭物可執
以賜人也今言受脤于社明是祭社之肉盛以脤器賜元帥
也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鄭云蜃大蛤蜃之器以蜃飾
因名焉○閔公二年春秋左氏傳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
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
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
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詳見王制之壬篇天
子親征章下 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
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篇卒哭
章 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
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詳見宗廟篇守藏章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

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
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
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詳見王制之壬篇天子親征章下 卒斂幣玉
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曾子問 ○公族其在軍則守於
公禰詳見五宗篇庶子公族之政章 ○湯誥曰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
后請罪有夏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疏曰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尙
書商書○附九峯蔡氏傳曰神后后王也 ○泰誓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
天厥罪惟鈞紂之爲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疏曰罪惟鈞猶律
言故縱者與同罪也○附九峯蔡氏傳曰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
乎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

衆底天之罰底之履反○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
於紂○疏曰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
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卽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
爲序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議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
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附九峯蔡氏傳曰底致也上文言
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
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
之罰于商也又曰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
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武
成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
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疏曰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
此告皇天后土卽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
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是也僖十
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
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名山華岳
大川河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附按底猶
舉也謂舉商之罪以告也舉而曰底者徹底舉之也此武王
以諸侯而伐商與禮天子出征及王過大山川事俱不同蓋

直是以伐商大事告稟皇天后土而使所過名山大川皆與
聞焉則皇天卽上帝而后土正爲左傳所言履后土之后土
蓋稟命于至尊之天地也卽上文言冢土朱子于緜之詩注
曰冢土大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是冢土
亦爲王社然當齋之舉此冢土時亦猶其言后土上總是告其
尊與夫配者非后然祭一社神而已且祭后土亦是告伐商
大事于后土之神若配享土神之句龍豈是以當此后土而伐商之武何須祭之乎注與疏恐俱誤 曰惟有道
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告天地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疏曰自稱有道者聖人
至公爲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
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
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附按九峯蔡氏傳云
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舉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
追增之也正卽湯誓不敢不正之正今詳蔡傳解有道較疏
說更僭蓋原告辭只是惟有道曾孫發而謂中臣道增周王
二字者大扇名叙立防閑其深如聖人之心細酌聖人之時
者矣而元之李氏廉乃引前漢律歷志言周師初發以殷个
一月戊子爲亥月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爲子月以此與
渡孟津至牧野之日紬推之廉謂此與武成泰誓日月時皆

合亦足以見周自武王滅商之日即改月而合就皆爲春也今按廉之說誤矣武王萬乗初出師而即改月之理故雖廉亦不謂當會孟津之日即收也蓋武之出師伐行然不以紂爲天子矣而武尙未爲天子何得改月武不得改而謂史書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者史竟改商之冬爲周之春也史肯爲此乎且如其言是武改月于既有天下之後書史追改春于未有天下之前然則史即當書惟元年春大春云云乃今書有亍三年者此既是武即侯位之年也而又而春且武爲天子後改月之春直使史書孟津一會年用諸侯而才用天子也恐從古無此一夾裂書法矣彼前漢律歷志既不解大義不解書法而以妄謬顯與經旨背戾賴蔡傳注春爲孟春建寅之月而辨于注內且詳辨于伊訓可謂經學一大治矣噫廉生蔡傳後何反以漢志之妄者爲合而作尙書之蠱哉○又按或疑武王若並未改元即從此十三年數起則春自應爲周之春曰武之必改元蔡傳于大會孟津注引歌賜氏之說已辨及矣今吏詳之諸侯雖亦記年但上登天位自當另記武爲天子之年若仍從即侯位數起是前此卞三年紂與武爲二天子矣歐無此武即斷無此書武之史也命知十有三年春以武末爲天子乃如是書耳或曰然則洪範在克商之後矣亦言惟十有三祀者何肩曰蔡傳謂商曰祀

周日年此日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然則周雖克商矣而時當初克仍從人臣之體書十有三祀者亦是因箕子之辭與書十有三年春同旨也觀于金縢則明書克商二年是史臣另數武居天位而不蒙前十有三年者此即確証矣蓋因事而書武二年也前不書元年者無可書之事也旅獒言通道于九夷八蠻則西旅貢獒自非元年事故但書克商不書元年其後康誥酒誥梓材去克商已遠且事與年月無關故並不紀年周書他篇不祀年月者尙多因是而謂武王並未改元者不亦誣乎或曰春即非周春亦是商春何得爲夏建寅之月曰蔡傳之辨正已爲詳明矣

今商王受無道

無道德

暴殄天物害虐烝民

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爲無道○疏曰天物語闕人在其間以人爲貴故別言害民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爲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疏曰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爲魁首爲主人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爲大姦也又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

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附九峯蔡氏傳曰或曰大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召周之懿親不可謂獲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泰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商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

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相去聲○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神庶幾助我安民免害無爲神羞辱○疏曰華夏謂中國已言蠻貊則戎可知○附九峯蔡氏傳曰俾廣韻曰從也○附按舊本罔率俾下爲恭天成命今從蔡傳考定武成本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

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

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

言東國士女篚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爲之除害○爲于僞反

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仮附我○以土尙書周畫○附按九峯蔡氏傳云成命黙商之定命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篚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今詳蔡傳考定武成本無作神羞下尙有五節此一節是指十二年伐紂注謂十一年者非是

○王升舟入水鍾鼓亞

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

亞次也觀臺兵行知天時占侯者也宗廟載主○尙書大傳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

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先馳者行主也○疏曰大事者言牧野之戰是武王之事大者也設奠於牧室者設此奠祭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也又曰遺人云凡國野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道路向然明郊關亦有館舍故曾子問云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故甘誓云用命賞于祖此武王所載行主按周本紀云載文王木主以其成文王之業故不載遷廟主其社則在野外祭之故不在牧室此社是土地之神故鄭云柴祈告天地也○附東萊陳氏曰既事殺紂之後也

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

逡息後反○逡疾也疾奔走言勤事也周頌曰逡奔走在廟○疏曰周頌所云周公攝政六年祭清廟此記謂武王伐紂而還告廟其事不同奔走不異故引之知行還告廟者武成云丁未祀周廟駿奔走執豆籩而皇氏云爲柴祈奠於牧室之時諸侯執豆籩非此記文之次又與武成違其義非也○附按今周頌作駿朱子集傳云大而疾也

追王大王亶

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追王于況反亶丁但反父 音甫○不用諸侯之號臨

天子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爲諸侯於是著焉○疏曰按
此武王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按合符后云文王立
后稷配天追王大王亶甫王季歷與此不同者文王暫追王
耳號諡未定至武王時乃定之矣中庸云周公追王大王王
季者謂以王禮改葬耳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禮葬故也此
大王王季追王者王迹所由興故追王也所以追王者以子
爲天子而不以卑臨尊若非王迹所由不必追王也故小記
云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
也周語云先王不窋武成云先王建邦啓土謂后稷皆稱先
王者以王者之先祖故通稱先王也玄王與此同矣文
王稱王早矣者土無二王殷周尚存即爲早所以早稱王者
按中候我應云我稱非早一民固下注云一民心固臣下雖
於時爲早於年爲晚矣故周本紀云文王受命六年立靈臺
布王號於時稱王年九十六也故文王世子云君王其終撫
諸是也文王既稱王文王生雖稱王號稱猶未定故武王追
王乃定之耳○大傳○附按疏謂文王生稱王又引合符后
云文王即追王大王王季即立后稷配天又將中庸言周公
追王大王王季者謂是以王禮改葬因言不改葬文王者已

先以王禮葬之俱屬大背乎道誣妄之言錄之使學者深闇
之也觀子朱子之辨中庸言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
迹之所起也其言純粹的確然後文武周公之爲聖人者自
見載又引史記爲證然史子傳聞不細察往往有誣辭何足
據也即籍記于文王世子謂文王將已齡分與武王三齡
其欲言之奇闕而捏造一至于此則所稱君王者倘何不可
妄稱乎此等說顯與史記等學者亦擇其可信者始信之耳
○又按或疑靈臺詩明言王在靈囿王在靈沼故史記據此
而言立靈臺布王號於時稱王也曰若此詩果作于文王之
生前則當在周南篇內矣今次于大雅思齊皇矣二篇後二
篇皆稱文王王季者周公當已追王後言之靈臺即作于此
時故亦以追王後之聲口表文王生前之民情遂有二王字
史記未之察耳不然周南之汝墳曰王室如燬若文王而稱
王則與紂同一王矣何從別而爲王室哉細檢周南全篇曰
公侯曰父母曰公子凡言文王者並無一王字是爲確證矣
○又按文王享年九十七而史記言九十六而稱王是謬所
謂自奭失餘也噫豈 足以窺聖人之心哉

○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治兵

于廟禮也 治兵於廟習戰令將以斷廟○疏曰周禮中春教 振旅中秋教治兵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皆謂因田獵而還車徒教戰法習說令也軍旅之法非廟內
所容止應告于宗廟出在門巷習之況云月令孟春云是月
也不可以稱兵所以甲午治兵者以爲閭鄰故非時治兵猶
如備難而城雖非時不譏且治兵則征伐之類又爲圍鄰雖
在郊內亦用剛日也甲午治兵公羊以爲祠兵謂殺牲饗士
辛○春秋左氏傳○附按文定胡氏云此治兵于郎也侯而
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
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今考經甲
午治兵書于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之後 則文定說是也左氏及疏說皆于經未合矣 ○諸侯從劉康

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
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
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

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詳見曲禮篇通言禮本章下 ○晉侯伐齊將
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 瑴古學反○ 雙玉曰瑴 齊環怙恃
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 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 [illegible]戶好呼報反背音
佩○環齊靈公名負依也神主民 也謂數伐魯殘民人○數所角反 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
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末臣○
疏曰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諸侯於河神其辭
不得稱臣故以明上有天子已是天子之臣以謙告神也曾
獻曾孫會爲重義諸侯於天子無所可重曾臣猶末臣謙卑
之意 耳 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先悉薦反後戶豆反○守官之臣 偃獻子名○守手又反又如字
苟捷有功無作神羞 羞恥也 官臣偃無敢復濟 復扶又反下注 復與同○偃信
巫言故以 死自誓 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 沈音鴆或如字濟子禮 反○溴梁在十六年盟
日同討不庭○襄公十八年春秋左氏傳○附按此錄諸侯
濟河之禱以見出征之臣子惟捷有功是望而不復自有其

身也蓋出師而審取原以氣爲主若一驗其身則氣佼矣是未臨敵而先敗也故侍有取于獻子

〇晉伐鄭楚子救鄭遇於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爲櫓〇櫓音魯〇疏曰說文云轈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是巢與櫓俱樓之別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〇州犁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幕音莫〇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上時掌反行戶郎反〇夷平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乘繩證反下同〇左將帥右車右〇將子匠反帥所類反〇疏曰兵車唯元帥在中御者在左也其餘將帥皆御者在中將帥在左也左右執兵而下唯御者持車不下耳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丁老反或丁報反〇禱請於鬼神〇成公十六年春秋左氏傳〇附按楚子登巢車以望而晉軍之節制詳密皆見于楚子目中蓋晉之敬慎其軍事者可見而楚之深于觀察以爲敬慎者亦因之可見矣故于征伐有取之

〇楚子圍許楚子不親圍以圍者告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衰七雷反絰直結反櫬初覲反〇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爲贄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絰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微子啓紂庶兄宋之祖也〇疏曰按宋世家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國於宋史記之言多有錯繆微子手縛於後故以口銜璧又焉得牽羊把茅也此皆馬遷之妄耳〇附按當興亡之會以武王之聖何至令微子如是以微子之仁賢何至蔑曆而屈抑至此且微子既去之矣又必見武王者何爲哉如是以求見則亦大辱其先王矣況箕子則武王訪之微子寧獨不問耶意十有三祀武王伐紂後即訪範于箕子則武之爲武不獨天下信之而箕子信之微子未信之矣惟箕子既不可臣而武王初不求微子微子亦不見武王故封武庚至武庚誅而殷祀不絕

紹乃求殷後賢者之微子而封之今觀尚書微子之命何等推崇鄭重在春秋時小國之于大國過自貶損以勤其憐恤乃始爲此而誣之于微子左氏既冑冑書之史記又以傳聞者而加增之疏之駁也宜哉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芳弗反又音廢〇祓除凶之禮〇疏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謂之祓除明是除凶之禮也襄二十九年稱公臨楚喪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此亦當以桃茢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僖公六年春秋左氏傳

〇襄公二十有五年夏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御魚呂反〇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〇掠音亮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音問擁於勇反〇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纍類悲反又呂執反〇纍自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縶而見縶陟立反見賢遍反〇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子美入數俘而出數所主反俘芳

夫反〇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宗官將其所致以定之乃還也〇疏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云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彼言祓除如此祓社是祓除也周禮有掌節之官節爲兵符若今之銅虎符竹使符也劉炫云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心不誠陳使己之官屬各依職事致之於陳以安定之乃還也諸官皆與人在軍有此官者蓋權使攝爲之未必是正官服虔以爲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所主於子產按傳陳侯擁社自抱以逆又何須祝祓之子美數俘獲尚不取何當取其民地使陳致之則是滅矣何以云入陳也〇將秋左氏傳〇附按鄭師入陳爲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而懲之也然陳服而即舍之且使己之官屬各依職事致之于陳以安定之則幾于王者之師也故有取焉〇楚子敗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盍戶臘反〇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觀古亂反〇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

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其京反鯢五兮反懲直升反慝他得反○鯨
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
為京觀乎罪無所言音罪無所犯也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
有禮所以遂興○疏曰禮記曾子問稱古者師行必以遷廟
主行作先君宮為此遷主作宮於此祀之告成事告戰勝也
○宣公十二年春秋左氏傳○附按築京觀者戰勝之所有
事也楚子引古明王之伐不敬則是誅有罪矣而謂今民皆
盡忠以死君命何忍為此築是亦所謂仁言
也戰勝而不自矜告成事而還故以是終之

大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舍音釋一音
音救○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
禮是謂過山川與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與音餘
○疏曰大會同者王與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或在畿內或在
畿外亦告廟而行造者以其非時而祭造次之事反行舍奠者曾子問
禮云出必告反必面據生時人子出入之法今王出行將造于廟
將遷廟主行反行還祭七廟非時而祭曰奠又曰此所過山川非

直用齒金勺酌獻而已亦有牢故校人職云將有事於四海山川
則師黃駒注云四海猶四方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
之禮與是其牲牢也引曾子問者按彼注破牲為制彼文不取牲
義直取出告反亦告而已於此經則皆用牲知者王制云歸假于
祖禰用特堯典亦云歸格于藝祖用特校人有黃駒之文則知
此經出人皆有牲禮故不破牲為制○周禮春官○附按會同別
于征伐者會同有文治而征伐武功也然其必告宗廟祭神明者則
無不同蓋王者有大事之舉必明皆觀望焉必以稟承者而為敬
安之乃盡乎君
人之職耳

○甸祝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見下甸章○小宗伯凡王
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肄以志反又似二反沈音四○肄習也舊書肄為肆儀為
義杜子春讀肄當為肄義為儀謂若今時肄司徒府也小宗伯主
其位○疏曰言王有會同軍旅甸役之事皆有禱祠之法須預習
威儀乃為之當習威儀時則小宗伯為位也
有禍烖亦如之謂有所禱祠○疏曰禍烖謂國遭水火凶荒則有禱
祈之事○周禮春官
○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詳見王制之下篇巡狩朝聘章
右朝會第四章凡四條○又章下凡六條
○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稷闕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皆奠幣以告之互文也
冕而出視朝朝直遙反下同○聽國者也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為將廟受也裨冕者公袞侯伯鷩子男毳○
為于僞反○疏曰裨冕謂裨衣而冕裨衣者公袞侯伯鷩子
男毳視朝謂聽事也又曰聽國事解記視朝之事諸侯視朝
當用玄冠緇衣素裳今服裨冕之服者按覲禮侯氏裨冕天
子受之於廟故鄭云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為將廟受也言諸
侯往朝天子為天子將欲於廟中受己之禮故諸侯齊敬之
以齊服視朝也○附按告祖禰後而視朝是為將適天子而
聽國事也蓋諸侯久出則國事有不可久待者當先聽之然
必服冕與平時視朝異者既以朝天子告廟矣即服朝天子
之服所以敬朝事而重告廟也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臨行又徧告宗廟奉敬之心也
○疏曰按上文云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此又命祝
史告于宗廟山川是臨行再告故云又徧告宗廟也徧告則
五廟皆告前云告于祖者亦祖禰皆告也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勑之
以其職○疏曰按大宰云設其參傅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
大夫記云五官以屬官衆多直云五者據典國事者言之不

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留在國留守總主君事尊之故不
顯言命卿也命者謂戒勑以所掌之事○附按疏謂不言卿
者為尊之非是命五官后行者謂其命下至五官而后行也
則已將卿包于其內矣蓋國事雖典于大夫而掌而主之者
尤在卿未有命其典而不命其主者也若大夫
之下自不煩瑣瑣命之故曰其命下至五官道而出祖道也聘
禮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也○軷步末反○疏曰此言道而出
明諸侯將行為祖祭道神而後出行引聘禮者證祖道之義
發將禮記云出祖釋軷祭酒脯飲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
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為行始也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
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
其上使者為軷祭也酒脯祈告也禮畢然後乘車轢之而遂行
其有牲犬羊可也此城外之軷祭也其五祀行神則在宮內
故鄭注聘禮云行謂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
有常祀在冬也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
廟門外西方又鄭注月令軷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此鄭
釋為軷祭之義其牲天子軷用犬故犬人云伏瘞亦如之諸
侯用羊詩云取羝以軷卿大夫以酒脯既行祭軷竟御者以
酒祭車軾前及車左右轂末崔氏云宮內之軷祭古之行神
城外之軷祭山川與道路之神義或然也壇名山其神曰累

無罪告宗廟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定姜公適母○適丁歷反有罪若何告無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春秋左氏傳○附文定胡氏曰按左氏衛寗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于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寗殖出其君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寗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寗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爲[illegible]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爲見逐無乃肆于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衎出奔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淸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爲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爲此類也○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將會衛靈公使祝佗從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祀社稷之

常隷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詳見祭統篇巫祝章下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有司表貉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詳見王制之王篇古軍制章○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疏曰按大司馬仲冬教大閱教戰訖入防將田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馬表貉于陳前此時肆師爲位而祭也又曰貉讀爲百者鄭以聲讀之以其取應十得百爲十倍之義騎氣勢之增倍還釋貉字之意也按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注云帝謂五德之帝是黃帝以德配類則貉祭祭蚩尤是以公羊說曰師出曰祠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按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故鄭云或曰黃帝也然譙說云黃帝以德行出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故漢高祭黃帝蚩尤於沛庭也○周禮春官○附按甸讀作田以下皆然○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詳見王制之王篇古軍制章○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貉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玄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疏曰四時田即大司馬所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按大司馬大閱禮云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當此貉之時田祝爲號又曰誓亦或爲禡者毛詩爾雅皆爲此字引是類是禡者大雅皇矣之詩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者應十得百望多獲禽牲此解禱字之意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舍讀爲釋釋奠者告將時田若將征伐鄭司農云禰父廟○疏曰天子將出告廟而行言釋奠于祖廟者非時而祭即曰奠以其不立尸奠之言停饌具而已七廟俱告故祖禰并言又曰此經上下唯言時田不言征伐按大祝大師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皆造祖禰故兼言征伐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此節詳見王制之王篇古軍制章○小宗伯若大甸則

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甸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饁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郊有羣神之兆頒禽謂以予羣臣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而分之○疏曰言大甸者天子四時田獵也帥有司而饁獸于郊者謂田在四郊之外田訖以禽獸饋於郊者將入國過四郊四郊皆有天地日月山川之位便以獸歷旁神位以歆神非正祭直是野饁獸於郊遂頒禽者入至澤宮中所射以主皮行班餘獲射之禮又曰甸者以郊外曰甸獵在甸地今[illegible]言田者義將兩兼非直獵在甸地亦取田義以其似治田去不秀賓故也軍事是司馬之事但小宗伯不可帥太司馬身故知所帥者司馬之屬官也○以上周禮春官○凡王之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見上朝會章○肆師凡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詳見王制之王篇古軍制章○附按此章名甸者謂四時之田祭也田祭則較出征而小矣然田以講武治兵故亦有貉祭貉祭即禡祭師祭也至其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與上天子出征章及章下所祓相類而又不同相類者皆武事也不同者大小全別也

右甸第五章凡七條

古夢季冬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杜子春讀萌爲明或云其字當爲明明謂歐疫也謂歲竟逐疫癘四方莽亦或爲明玄謂舍讀爲釋舍萌猶釋采也古者釋采釋奠多作舍字萌采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去起呂反○疏曰本經下文自有歐疫於此以舍萌爲之其義不可按王制有釋采奠幣之事故鄭從之按樂記區萌達鄭注云屈生曰區芒而直出曰萌故知萌采始生者也○周禮春官○附按夢則無可憑矣然亦天地神明與人之精神默相交者周禮設古夢之官專其事也此于季冬祭而去惡夢夫惡夢亦可去乎注謂以新善去之善者惡之反也意將化爲善矣蓋必加是而後惡夢果可去○又按舊本孔子厄於陳蔡二條作經今提下直周禮係于此移孔子二條作傳庶與他章例皆合

右夢祭第六章章下凡二條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子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

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家語在厄○附按欲置之承孔子言而詞欲莫之也此蓋記回之謹于祭祭夢與平時之祭祖先同也○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齊姜申生母也福胙肉也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絳晉所都也○國語晉語○附按惟夢無可惡故驪姬得以君命欺申生然君之並無是夢則不可欺矣姬之譖申生也無乃又私謂申生夢其母而祭乎甚矣婦有長舌爲厲必烈也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造七報反禬古外反劉音會禜音詠○祈嘄也謂爲有災變號呼告神以求福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六癘作見於以祈禮同之故書造作竈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書亦或爲造造祭於祖也鄭司農云類造禬禜攻說皆祭名也類祭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禡師祭也又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故曰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

冢宰誓戒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某國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玄謂類造加誠肅求如志禬禜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攻說則以辭責之禜如日食以朱絲縈社攻如其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昭昭大明滅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禬未聞焉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嘄音叫劉音驍爲于僞反號戶羔反呼火故反見賢遍反禜烏營反昭賣插反殲子廉反○號日本經上文云六祝此云六祈皆是所禱之事別見其文音○附按注未詳者今見于王制之戊禡周官章春官一截大祝條○又按疏以災始災成爲無牲有牲別者似未確蓋祭有六者之不同狀祭者舉行之耳非先攻說而後及其他之四者也今則之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辠疾遠于萬反○侯之言候也候嘉慶祈福祥之屬禳禳卻凶咎寧風旱之屬順豐年而順爲之祝號逆迎也彌讀曰敉敉安也○疏曰掌小祭祀者卽將事侯禳已下事也小祭祀與將事侯禳已下作目將事侯禳禱祠祝號又與所福祥順豐年已下爲目所禱祈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是侯寧風旱彌裁兵遠辠疾三者卽是禳求福謂之禱報

賽謂之祠皆有祝號故總謂之禱祠之祝號所福祥已下不言一日二日者大祝已言故略而不言亦欲見事相無常故不言其次第○附按小祭祀將事爲正祭侯禳禱祠爲因事之祭此與大祝所掌六祈多有同者而惟以事之大小所祭者之大小爲異注與疏混而無辨失之矣說見王制之戊篇周官春官一截小祝條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疏曰此旅是所禱之名知是凶裁謂年穀不熟裁謂水火也○以上三條周禮春官○附按旅注謂陳也禮不如祀之備下司尊彝條注又謂旅者國有大故之祭然則凡言旅者皆國有大故而非常時之祭也故下典瑞條旣言祀天又言旅上帝蓋統常與變而言之今自此以下至家宗人凡十七條不言旅則言大旅非是又言大裁及國有大故總是爲大故而旅祭祈然上文侯禳爲祠之息故名此章爲祈禳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玉人兩圭五寸有邸以旅四望以上詳見王制之宰篇圭璋瑑篇○似章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鉼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疏曰旅上帝謂祭五天帝於四

郊及明堂〇周禮秋官

〇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大旅上帝祭天於圜丘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也張氈案以氈為床於幄中鄭司農云皇羽覆上邸後版也玄謂後版屏風與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為之〇疏曰案謂牀也牀上著氈即謂之氈案設皇邸者此謂王坐所置也又曰大旅上帝與司服及宗伯昊天上帝一也即大司樂參至祭天於圜丘之事也大宗伯昊天不云旅故鄭以因旅而見欲見有故昊天亦旅之故云以旅見祀張氈案者據[illegible]云於幄中則知不徙設氈案皇邸而已明知并有大次小次之帷與本經下文祀五帝互見之也司農云皇羽覆上者見經皇是鳳皇之字故知以皇羽覆邸上周禮鍾氏染鳥羽象鳳皇色以為之覆於版上明堂位及司几筵皆云黼扆此不在寢廟無扆不得[illegible]故別名皇邸〇周禮天官〇附按上典瑞三條既言四[illegible]兩[illegible]有邸及其金皮則禮神之器已具矣故此終言王者大旅上帝臨祭而在帳中之儀衛則所以張氈案設皇邸者豈以美觀哉[illegible]以是嚴肅事天之心如上帝之將式臨而盛服之外早以盛其儀衛故也

〇典瑞大旅共其玉器而奉之玉器謂四圭祼圭之屬〇疏曰大旅中兼有上帝四望等故鄭云四圭祼圭之屬兼有兩圭璧圭璋邸之等也又曰奉之者送向所行禮之處

〇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存省

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大旅亦如之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〇疏曰陳之不即徹與上注奠者朝夕乃徹義異上據人鬼日出逮日放其去來於陰陽此天神無此義但不即徹不必要主久也且按小宰注天地玉尊不祼此告請非常亦如大遣奠之而已仍非祼也〇附按此典瑞司尊彝二條奉玉器存奠彝則已為旅祭之時也故于上條次之夫共器既合其宜而存奠亦異于凡事神之祭則所以別此大旅者嚴矣豈非為國有大故而特致敬于此哉

〇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眡瞭播鼗又擊頌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皆南陳〇疏曰按序官眡瞭三百人皆所以扶工以其扶工之外無事而兼使作樂故云掌凡樂事則播鼗已下王職未皆是也掌大師之縣大師當縣則為之〇疏曰按大司樂有宿縣之事小胥正樂縣之位大師無縣樂之事此云大師之縣者本職雖不言縣樂器文寄於此明縣之可知注言當縣則為之者以眡瞭有目故也凡樂事相瞽相息亮反〇相謂扶工〇疏曰能其事曰工次樂稱工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皆言工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旅非常祭於時乃興造其樂器

〇疏曰大喪廞樂器謂明器檀弓云木不成斵瓦不成味竹不成用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是沽而小臨時乃造之大旅非常祭亦臨時乃造則其器如明器之沽而小也

〇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教教視瞭也鄭司農云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篪七空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髹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杜子春讀篴為蕩滌之滌今時所吹五空竹篴玄謂籥如篴三空祴樂祴夏之樂牘應雅教其舂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三器築地為之行節明不失禮〇疏曰此樂器瞽矇有視瞭無笙師所教文在視瞭之[illegible]視瞭教瞽矇其視瞭雖不云其器明所教教視瞭也[illegible]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禮圖云篪九分[illegible]尺[illegible]七孔蓋寫者誤當云八孔也或司農別有所見自舂牘以竹[illegible]兩紐疏書皆約漢法而知之鄭注巾車髹赤多黑少之色疏書者長疏而畫之玄謂祴樂祴夏之樂者以鍾師有祴夏此祴樂與之同賓酢而出奏祴夏者此則鄉飲酒及鄉射等賓出奏陔是也築地為行節者三器皆言舂舂是向下之稱是其築地與祴樂迹文明與祴樂為師可知樂器不解塤與籥管者本經下文已釋也大喪廞

其樂器廞興也興謂作〇疏曰此所與作即上竽笙已下皆作之大旅則陳之陳於饌處而已不治其縣〇疏曰此經直言陳之明但陳於饌處不治其縣其臨縣者大司樂故太司樂云大喪臨廞樂器注云臨笙師鍾師之屬是也〇以上四條周禮春官附按此眡瞭笙師二條言及于祭時之樂故又次之〇又按此二條詳玩其文知大旅之祭不用樂也蓋喪不用樂者以哀戚故也大旅之時國有大故亦以哀戚之心存于中而不用樂也然與大喪同廞樂器者何哉夫廞樂以送死故樂雖備而不可作此亦放廞樂而為之者欲神亦動其哀戚之心而不樂間故先為此不可作之樂見非新神者之闕畧而不奏此所以必于大旅而陳之也黃先生之連引此二條也已可見矣或疑既不奏樂何用引眡瞭一節及笙師一節曰無此二節則所廞之樂器將廞何器乎或又疑引凡樂事相瞽者何為曰樂縣不奏而奏樂之工人自在也或又疑引掌大師之縣者何為曰廞樂亦自有縣耳〇又按或疑笙師一條未言大旅廞樂器曰眡瞭經文在前已言之則笙師言大喪廞樂器即可例矣況大旅則陳是已包廞于其內又因大旅陳之可知陳後祭畢而藏後遇國有大故復陳不必每一大故而一廞也

〇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旅謂祈禱天地及山川〇詳見祭統篇時日卜筮章

〇大卜凡旅陳龜陳龜

於餞處也士喪禮曰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是也不親貞龜亦以卜旅祭非常釋於大遷大師○疏曰餞處謂在西塾南首故士喪禮爲證也按大宗伯國有故旅上帝及四望則祀天亦是大祭祀而經於大遷大師退在下者鄭以旅爲非常祭故也○附按龜人大卜二條卜旅祭日也卜祭當在前因章名祈禳即從祈禳之祭起乃補卜祭而附其後也

○小宗伯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鄭司農云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讄音誄○疏曰大烖謂因遣水火及年穀不熟又曰大祝職云國有大故天烖則禱[illegible]祠禳司巫云國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即帥男巫也女巫職云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是以鄭若歷言以充事也

○大祝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大故兵寇也天烖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疏曰下別云天烖故知大故直是兵寇也按小祝云彌災兵彼是災兵之事故彌爲安此禱祀之事廣神不衆以彌爲徧也○附按上小宗伯大祝二條因上文之祭而廣之所以滿所禜之其也○又按或疑此說于彌祀合矣上條似無此意門以上下禱而無所專主即是統言

○小宗伯國有禍烖之禱祠肆儀爲位謂有所禱祠肆言也○疏曰禍烖謂國遺水火凶荒則有禱祠之事又曰禱祠須豫習威儀乃爲之故云肆儀當習威儀之時則小宗伯爲位也○附按此條亦因上廣言大故大烖之祭而附肆儀于其後也卜祭在肆儀之前故後先附而此後附

○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疏曰以命國人祭明大故是天下皆有故知水旱凶荒知是社及禜酺者按地官州祭社黨祭禜族祭酺於六遂之中亦縣祭社鄙祭禜酇祭酺者是國人所祭之事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月令仲春命民社此其一隅○疏曰上據禱祈非時一祭故此見其常祭又曰凡言歲時者謂歲之四時月令唯見一時故鄭云此其一隅也

○都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令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還白王○塞西代反○疏曰都宗人是王家之官王命使禱祠是都內之事明所令令都內之有司有事於神者也凡祈福曰禱至於得福則當與正祭同名祭是經言祭據報塞而言也

○家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以王命令禱祠歸自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還又反命○疏曰此與上文都宗人無異但文有詳略彼亦有此王命更祭之法文不具也○附按肆師都宗人家宗人三條因人君有大故之祭而推廣之下及因人也疾繼

內除大都小都與家而外莫非國人則都邑家邑之地其閒亦有屬王朝者而爲國人惟國人屬王朝故先國人而後都家○又按此祭亦如之即上文既祭反命于國六字但上文于禱祠下文略反命二字而抱于其內耳

○小祝大喪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杜子春云齎當爲粢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玄謂齎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故與祭祀也王七祀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疏曰將葬於祖廟之庭設大遣奠遣送死者故謂之送道之奠又曰子春以爲道中祭後鄭不從者按既夕禮祖廟之庭禮道中無祭法分牲體者包牲而取其下體下體之外分之爲五處祭也○以上八條周禮春官○附按此條無旅字大故字祈禳字而黃先生引此者蓋本大喪廢樂器大旅亦然之意而推之謂大喪分禱五祀大旅亦當分禱五祀也故次于社及禜酺之後

○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辜謂磔牲以祭也月令曰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侯禳者候四時惡氣禳去之也○疏曰月令鄭注九門者王之五門外有國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爲九

○羊人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積故書爲眡鄭司農云眡讀爲漬謂釁國寶漬軍器也玄謂積積柴禋祀楢燎實柴○眡徐賜反與漬同

楢羊又反○疏曰後鄭不從漬軍器者以此羊人所共共小子職彼已云釁邦器及軍器也後鄭云禋祀楢燎實柴歷言此三者以互而相通皆須積柴實牲體煙氣上聞故也但祭天用積其日月以下皆用羊者故我將詩云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後亦據日月以下及配食者言也○以上周禮夏官○附按我將詩維羊維牛下明言維天其右之疏謂據日月以下及配食者與詩本文戾矣祭天而用羊者說見上立君封國章成王在豐條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牷純也物色也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瘞謂埋祭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轢音歷○疏曰按尚書微子云犧牷牲用彼牷與犧相對是犧爲純毛牷爲體完其此無犧故以全兼純也伏犬以王車轢之者此謂王將祭而出國軷道之祭時即大馭所云者是也但軷祭之時犬羊俱得故生民詩云取羝以軷是以聘禮注云其用牲犬羊可也是兩用之也

○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駹亡江反○故書駹作龍鄭司農云幾讀爲庪爾雅曰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大宗伯職曰以貍沈祭山川林澤以副辜祭四方百物龍讀爲駹相不純色玄謂幾讀爲刉珥當爲衈刉衈者釁禮之事○庪九委反劉居紛反縣音玄○疏曰先鄭引大宗伯證沈辜於義是也玄謂幾讀刉從士師爲正珥讀爲衈從雜記爲正○周禮秋官○

月以桓矢可知也○疏曰知是神若神降于莘之類是也若或叫於宋大關許該出出者二傳文以十四條周禮秋官○附按庶氏翦氏壺涿氏庭氏四條所掌類于冬堂贈而爲毒蠱爲蠱物方水蟲爲天鳥則實有其物又與男巫所掌有別矣蓋此章前所言者大族大故之祭皆主神明言祈禳之正也至于此等蓋天云能立爲弟滅則亦除邪之事而爲禳禍內微末一項也故以是終焉若未二條兩言神官皆係散之僞妄而取周禮者原未嘗加意于此矣○又按本條若神也以下十四字亦款爲券而竄入庭氏之文說亦見下難章

右祈禳第七章凡三十一條○又章下凡五條

○五月鄭火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明日使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宮回祿三日哭詳見王制之王篇役法章下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爲于僞反○大爲治也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祓芳拂反徐音廢○振棄也○昭公十八年春秋左氏傳

○襄公九年春宋災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詳見王制之王篇役法章下晉侯問於士弱弱士渥濁之子○渥於角反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於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咮竹又反徐丁遘反出如字徐尺遂反內如字徐音納鶉音純○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疏曰昭公二十九年傳五行之官有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亢此九官各掌其職封爲上公祀爲貴神謂能其事有後世祀之祀火星之職以此火正之神配食也五行之官每歲五時祀之謂之五祀月令云其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之寘配五帝而食其神矣而火正又配食於火星者以其於火有功祭火星又祭之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子祭天之時日祭四方之星諸侯祭其分野之星其祭火星皆以火正配食也火正配火星而食有此傳文其金木水土之正不知誰何神

而食經典散亡不可知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玄云火所以用制治民隨國而爲之周禮所言皆據夏正故杜以周禮之意解其心咮爲火之山建辰之月即月令季春之月南方七星井鬼柳星張翼軫咮謂柳也鶉火星昏而在南方此時令民放火咮星爲火之候故於十二次咮爲鶉火也建戌之月即月令季秋之月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孫炎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府侯主焉故此傳心爲大火九月日體在房房[illegible]用近與日俱出俱沒伏在日下不得出見故令民內火火官合配其人謂參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咮也○附按祝融巳爲配火帝而食之神矣而又有火正其人乎按下文言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孟子言舜使益掌火並未聞陶唐氏有此火正有以閼伯而居商邱然則此亦當時之祀從傳閼而人氏好祀其異耳說又見下疾病章下晉侯有疾係○又按疏言房心相近與日俱出俱沒據此可爲日每日只行一度之諡謂惟二十八宿經星不動乃見天一晝夜行一周房星俱不動矣若日之行果同乎天而一日一周則日于晨時與房俱出者乎昏僅半天耳應與易同沒安得與房俱沒今與房俱沒是日一晝夜止行一度也此又可爲天左旋日月有旋之証天以經星不動者見天一晝夜行一周而過一度則日

不及天一度月不及天十三度者即皆以經星而可見然日月右旋而天左旋而日何爲又東出而西沒蓋日一晝一夜雖隨天往西行一周而實往東行一度[illegible]之在天行蟻之在磨上蟻東行而磨西行於內行首已一向而蟻之東行僅得分寸爲晝謂也或曰天同右旋矣者日[illegible]亦謂往西行未始非日行一度安在其必東而謂右旋哉日一歲之月建自寅而卯而辰而巳而午天之左旋則然矣日由初將至夜半二十八宿之在南方者漸往西行則天之左旋則日躔矣今則建寅而日在亥建卯而日在戌建辰而日在酉建巳而日在申建午而日在未遇此則歲月之所建與日之所在其迹爲互易其實爲在前進而一左一右日與天周而復始其爲定例也久矣信如子言則建寅而日即在亥建卯而日商在子建辰而日當在丑建巳而日當在寅如是乃得爲日亦左旋然從古無此說在也則先儒日月右旋之說至當矣後之別爲說者恐皆非也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閼於葛反○陶唐堯有天下號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於商邱主辰辰大火也今爲宋星然則商邱在宋地祀大火謂出內火時○疏曰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堯爲陶唐氏是堯有天下以陶唐爲代號也氏猶家也古言高辛氏陶

其說各異也或曰魯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陰也上繫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為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者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不言鼓于社用牲者與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同嫌起用牲為非禮書者善內感懼天災應變得禮也是後夫人遂不致通於二救鼓二副于位○此公羊之義救日食而有牲者以臣子之道接之故也與左氏天災有幣無牲異矣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彼注云以致文在廟下不使入廟知非禮也然則此經若用牲之文在于社之下不使在社上則用牲為非禮二十四年傳云用者不宜用也而此注復以用牲為得禮者公羊之義以用為彤事不必著不宜也○春秋公羊傳○附按公羊言朱絲營社與左氏諸侯用幣于社請上公之說不合恐非是說見下文公十有五年條○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

麾旌旛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

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凡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柝兩木相擊充實也○疏曰[illegible]莊三十年注云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鼓亦非禮今伐鼓于建巳之月故曰禮也用牲非常故云非禮也五麾者麋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也五兵者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麋信與范數五兵與之同是相傳說也五鼓者麋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按五兵有五陳未審五鼓是一鼓[illegible]方色為當五種之鼓也周禮有六鼓雷鼓靈鼓路鼓鼖鼓鼛與晉鼓若以為五種鼓則不知六鼓去何鼓若以為一種鼓則六鼓之內取何鼓又周禮云雷鼓鼓神祀則似救日用雷鼓但此用之於社周禮又云靈鼓鼓社稷祭則又似救日用靈鼓進退有疑不敢是止故云置建之檢麋徐兩家說則以五鼓非六鼓別用方色鼓而已諸侯三者則云降殺以兩去黑黃二色是非六鼓之類也下云大夫擊門士擊柝則此陳方與亦擊之也因五兵五麾是陳故亦以陳言耳○春秋穀梁傳○附按言日言朔食正朔也穀梁此言誤矣將謂為食正陽之朔而言日言朔耶則經于秋冬之日食書日又書朔者後矣已雖分析若謂食正當朔日而言日言朔邪恐于情事亦不合蓋惟日月于此日合朔乃以此為朔日又惟日月之合朔東西同道南北同度乃得日為掩而名日食然則日食[illegible]無不在朔日者矣經書三十六日食而有九處不言朔者或本書即先儒而聖筆仍舊又或聖筆有而錄者誤脫之當皆與有朔字者同而穀梁傳又謂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似皆未通攷其實夫安有晦日而日月東西同道南北同度者乎若兩同則必食則必在朔日已可知至于言朔不言日經惟于桓十七年冬十月一見之亦偶缺耳夫安有朔日而無干支者乎或曰自朔日戊亥時食已至朔之次日而復傳以為食既朔者如此日此是復既朔耳仍非既朔也自朔日戊亥食起即當書朔日之干支○又按穀梁傳謂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今詳此說恐愈不合夫造曆者既始于甲子則凡逐日之分界必在子時而夜已統于其日矣日食雖在朔日丑寅時將不名朔日乎則朔日之夜另有一干支乎亦何不當書之有經于莊十八年春三月傳十五年夏五月干支與朔皆缺亦偶缺耳而傳乃不細究其實但拘脫誤之字跡以分析而解成數種稱恐未免于穿鑿○

文公十有五年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

得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為非禮○疏曰此與莊二十五年經文正同彼傳云非常此傳云非禮者彼失常鼓之月

此則用牲為非禮彼云六月實是七月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此傳欲以明諸侯之禮而用牲為非禮也○附按前傳審正陽之月上者非是說巳見上文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失盛饌○舉起呂反饌仕眷反○疏曰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天地有災則不舉

伐鼓于社

責羣陰伐[illegible][illegible]也○疏曰論語云鳴鼓而攻之伐鼓者攻責之事故云責羣陰也孔安國尚書傳云凡日食天地伐鼓于社責上公然則社以上公配食天子伐鼓於羣陰亦以責上公也諸侯用幣于社請上公亦以請羣陰也互相備也

諸侯用幣于社

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疏曰昭二十九年傳曰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為上公之神尊於諸侯禮用幣者皆是告請神明之事以社尊故用幣請救而不敢攻責也

伐鼓于朝

直遙反

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等威威儀之等差○差初佳反又初宜反○疏曰天子不舉自貶食耳而以為事神者畏敬神明乃自貶損徹膳而不舉也○附按上條穀梁言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陳五鼓諸侯陳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柝此左氏又謂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

社伐鼓于朝二說有背處今細玩之左氏爲是也周禮鼓人
言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言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
如之是當日食其一爲救其一爲自責也天子伐鼓于社諸
侯用幣于社救也天子不舉諸侯伐鼓于朝自責也如是穀
梁言諸侯陳三鼓亦當于朝而不在社矣且諸侯伐鼓以自
責與天子伐鼓于社以爲救者不同則天子雖治五麾陳五
兵而侯之三麾三兵于自責之義無涉而亦不當有焉矣況
侯用幣于社請于上公以爲救者侯卑于社也卑則亦不當
治麾而陳兵然則擊門擊柝大夫以下皆有自責
之義而不得言救則穀梁謂充其陽者亦誤矣 ○昭公十
有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附按此以上爲經文 祝史請所用幣
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于社故請之○疏曰十一月建子
爲陽始以易爻卦言之從建子之後每月一陽息一陰消至
四月建巳六陽消盡六陽並生是爲純乾之卦止陽之月也
此年六月日食是夏之四月禮正陽之月日食諸侯當用幣
于社故曰之祝史禮浹請所用之幣 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饌仕眷
反 伐鼓于社責羣陰 諸侯用幣于社請上公 伐鼓于朝退自責 禮也

平子禦之○禦魚呂反禦禁也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
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
陽之月也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
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爲
六月非正月故大史答言在此月也○正月音政夏戶雅反
○疏曰伐鼓于社云責羣陰用幣于社云請上公社文一二
之注不同者以天子之尊無所不責故云責羣陰也諸侯南面
之君而下於上公故云請上公也又曰平子不知正月是周
之六月蓋以爲歲首之月故云其餘則否大史所以辨之 曰過分而未至未過春分而未夏至 三辰
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爲災○宿音秀 於是乎百官降物降物素服
○疏曰降物謂減其物采也古之素服蓋象朝服而用素爲之 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
奏鼓伐鼓○疏曰樂奏鼓一也樂謂作樂之人朗音驗也其日食王或有至社親伐鼓之時故周禮大
僕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食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 祝用幣用幣于社 史用辭用辭

以自責 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逸書也集安也房社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附按今尚書有
之見于下條注書者何說 嗇夫馳庶人走嗇音色○車馬曰馳步曰走爲救日食備也○疏曰此尚
書所征文也彼云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彼季秋日食亦以
其禮救之傳言唯正月朔日食乃有伐鼓用幣餘月則否引
夏書而與夏書違者蓋先代尚質凡有日食皆用鼓幣周禮
之文事有差降也又曰嗇夫於周禮無文鄭注覲禮云嗇夫
蓋司徒之屬也則官屬司空庶人在官若胥徒之屬走供救
日食之百役也嗇夫取幣未必馳車蓋馳走相對變其文耳
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附按此條據平子
之說則唯正朔伐鼓用幣其餘則否或當時風俗傳習以爲
禮者如此已題以六月非正陽之月矣但據大史之言當夏
四月是謂孟夏又雜是言六月是周六月矣然當據春秋七
大証之確爲夏時夏月者于何地且當置子朱子之言皆郊
是夏正孟春者于何地因想左氏後孔子而作傳彼原未細
察春秋經文皆是夏時則中已無主而當時解春秋者多覲
爲周月遂有此等傳聞入左氏之耳前誌之其與小戴記獻
子請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者其爲未實未是等耳安

足據也○又按或疑說經文者多謂是周月曰經但言夏六
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說者何從而知是周月今能確知是夏
月者從經文他條七大証之耳以七大証知是夏月則至
經自無一非夏月矣經如是而傳說解者多矣奚止一左氏
奚止一春秋學者恐
無舍經而從傳之理乎 子亦從 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
君君矣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疏曰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平子不肯救日食乃
是不君事其君也劉炫云乃是不復以君爲君矣○以上春
秋左氏傳○附按不君君謂不君其君當將上君字作沾字
說劉氏所未合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湎音緬面善反○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
王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於酒過差
非度廢天時亂甲乙○差初賣反又初佳反 胤往征之胤國
之君受王命征之 胤征曰惟時羲和顛覆厥德顛覆言反倒 沈亂于酒畔
官離次沈謂醉冥失位次也○疏曰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
無所復知猶沈水然○附九峯蔡氏傳曰官以職言
次以位言畔官則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 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俶尺六反擾而小反

○叙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疏曰洪範五紀五曰曆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大紀謂時日此時日之事是羲和所司棄其所主○附九峯蔡氏傳曰天紀洪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曆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之後爲羲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始亂其天紀焉遐遠也遠棄其所司之事也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疏日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一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此聚會爲辰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附按九峯蔡氏傳云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食于房宿也按唐志日食在仲康即位之五年今詳注解房字集字皆未合 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嗇音色○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供音恭○疏日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樂官用無目之人以無目而於音聲審也周禮夫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則救日之時王或親

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陳五兵五鼓陳既多皆衆人伐之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于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爲供救日之百役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左傳云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之禮餘月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鼓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附九峯蔡氏傳曰嗇夫小臣也漢有上林嗇夫曰馳日走者以見日食之變天子恐懼于上嗇夫庶人奔走于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也 羲和尸厥官罔聞知 主其官而無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附九峯蔡氏傳曰尸厥官尸居其位也 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昏闇錯天象言昏亂之甚干犯也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 政典夏后爲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 不及時者殺無赦 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疏曰胤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言古典則當時之書知是夏后爲政之典籍也○附九峯蔡氏傳

云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羲和罔聞知是固于先王後時之誅矣今詳政典言先時不及時渾說總括耳注卽貼曆象言似不合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 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湎淫之身立其賢子弟○胤征夏書

○昭公十有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附按以上經文 西及漢 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夏戶雅反見賢遍反○疏曰星孛文在冬下經傳皆無其月但冬以十月爲初故以夏之八月解之大辰是房心尾也其星處於東方之時在角星之北故以八月之昏角星與日俱沒大辰見於西方也○附按文定胡氏云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今詳胡氏謂其應在王室左氏又引神竈之言謂其應在宋衛陳鄭之火然則誰爲是耶不幾天之垂象亦視言者如何作解耶然天無無故而垂象之理而常以警天子與人君者爲所司者大而所施者遠也然則人苟能因垂象而小心敬謹一若帝天之怒已而敬承之則未有不消其禍除其災者亦何必計其爲我而設與否耶故聖人常使遇災者大爲之

修省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 裨婢支反瓘古亂反斝古雅反瓚才旦反○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勺上若反禳本亦作攘如羊反○疏曰瓘是玉名此傳所云皆是成就之器故知瓘是珪也周禮典瑞云祼圭有瓚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國語謂之鬯圭鄭玄云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 子產弗與 以爲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也爲明年宋衛陳鄭災傳 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 見賢遍反○火心星 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 東方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疏曰東北木之始故融風爲木也 七日其火作乎 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 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 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 之庫以望之 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大甚本或作太甚處昌慮反故登以望氣本或作以望氛氣○疏曰丙子初風連日不息至戊寅而風益甚壬午而風又大甚

傳雖主言魯國之風彼四國亦當然也又曰鄭玄詩譜云大庭在軒轅之前以大庭爲炎帝也庫謂車馬兵甲之處文大學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則庫亦藏財貨非獨車馬甲兵也梓慎往年言其將火今更望氣參驗近占以審日前年之言信也梓慎所望望天氣耳非能望見火也而何休難云宋衛陳鄭去魯皆數千里爲登高以見其火豈實事哉劉炫云按左傳不言望火何以言見其火若見火知災則人皆知之矣何所貴乎梓慎而左氏傳編記之哉且四國去魯終數百里而何休云數千里雖意欲其遠亦虛妄矣梓慎所望自當有以知之不知見何氣知其災也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數所主反○言經所以書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禳如羊反復扶又反下同鄭人請用之信竈言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幾音祈又音機焉於虔反○多言者或時有中○中丁仲反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裨竈猶不足以盡知之春秋左氏傳○附按天道難明是一義若子產之修政匡君庇民恪恭其職以求當天心秉德爲禳亦何減于匡瓘斝也則是上天卽欲復火之亦將消滅而無有矣蓋惟德之足恃也如此不然德之不修而冀倖于天之偶不加災則疎且愚矣○齊有彗星彗似歲反又息遂反○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分扶問反○疏曰言齊有彗星而齊侯使禳之明在齊之分野出於斗杓之次也彗卽孛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於北斗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彼皆書此不書者時魯不見或陰不見齊侯使禳之祭以禳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祗音支○誣欺也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諂本又作慆他刀反○諂疑也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聿戶橘反○詩大雅翼翼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疏曰詩大雅大明之篇也惟此文王

愼小其心翼翼然共順也又能明事上天惟行上天之道思使自得多福其德不有回邪以受四方之國言四方皆歸之○附朱子集傳曰小心翼翼恭愼之貌卽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于此爲盛懷來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夏戶雅反○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昭公二十六年春秋左氏傳○附按晏子始終以不能禳而不必禳而止君固是正理其言分無穢德有穢德說來自極爽快此齊侯之所以說也但齊侯如景公者其于穢德果有耶無耶公之穢德卽未極而未至招天之垂象要不可謂之絕無似當再進一層勸公因此修省而益增修其德乃爲克盡人臣引君當道之職分○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夾古洽反大音太○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禜音詠○禜禳祭○禳如羊反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哀公六年春秋左氏傳○附按左氏亦不言王弗禜之後其休咎何如大抵禜而未必果移之令尹司馬不過周大史之言則然耳若王之弗禜者不忍以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持此仁心推之國政復有何罪而受罰耶按是歲楚昭王卒惠王初立則王驟有何不德因想周大史謂其當王身者亦猜度之詞耳並無確見而當時好言祲災雖周大史而不免俗態耶○又按舊本在齊有彗星之前今將彗星與土星孛以類相從而退本條于後○梁山崩梁山晉望也崩在魯成五年以傳召伯宗傳直戀反下同○傳驛也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子遇大車當道而覆大車牛車也立而辟之曰辟傳辟步亦反曰辟音避○辟使下道避傳車對曰傳爲速也若俟吾辟之則加遲矣加益也不如捷而行旁出爲捷伯宗喜附按當道則當辟大車覆車則難速辟因絳人辭令婉妙詘能使伯宗不怒而喜此書所以言唯口出好興戎也問其居曰絳人也絳音[illegible]

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問曰將若何對曰山朽壞而自崩將若何朽腐也不言政失所爲而稱朽壞言遜也○附按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是絳人識其爲伯宗也伯宗則不識絳人爲姓名從來人之在顯在隱確是如此故伯宗既心知其有道遂敬以問之曰將若何絳人亦以山既壞而無可補者先言其無如之何也夫國主山川主爲山川主也孔子曰夫顓臾爲東蒙主故川涸山崩君爲之降服出次涸竭也川竭則山崩降服縞素也出次次於郊也乘縵不舉策於上帝縵車無文也不舉不舉樂也策於上帝以簡策之文告於上帝周禮四鎮五嶽崩令去樂國三日哭以禮焉以禮於神也周禮國有大災三日哭○今按成公五年左氏傳載語云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無策於上帝三日哭之事與此小異未知孰是○爲于僞反縵武但反又莫半反雖伯宗亦其如是而已其若之何附按絳人又言君于山崩之禮泛常是如此今雖伯宗亦無可加也再言其若之何者謂至于今日無復有善法所以隱合善政之當在平日而自今以後政治之

萬與爲善始耳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以見於君伯宗及絳以告君從之以車者之言告君君從之○國語晉語

維王后元祀王謂禹也后君也元祀謂禹始居攝爲君也祀年也帝令大禹步于上帝帝舜也步于猶推於也上帝謂天道令禹推演天道謂觀得其綱紀也緜時供祀六沴用告于下供謂大也姒次祀六沴之神告猶極也用告于下者謂備極其祀之豐美也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而乃也舜任禹禹能治其事無其神舜不畏乃神之怒可知也若六沴作見若是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若恐之若順也共讀曰恭禦止也消散也舜見禹知人遂專一用之無役疑也○附按帝用不差何注誤解說見下文五福乃降用章于下降下也章明也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伐既侵六極其下侵陵也既已侵陵行罰於萬物也六極其下謂下告致其凶也○附按此若不共禦若字亦應訓順上文順之致之休致之則無稱忽因而共禦此順之聽之祀之則任其所爲因而不共禦也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辟明也厥其也休美也禹於是恭明其身之德孳孳受舜之美令奉行之受用五事建用王極王極或皆爲皇極也長事長猶君也○附按自此條之首至此傳文頭緒既繁而解者未能清析當是言舜令禹步于上帝推演天道而供祀六沴之神因極豈是用知舜爲不畏乃神之怒者也而舜不能無慮于人君因命禹曰若六沴作見不順之而能共禦于上帝用以警人君敬奉不差其神則不怒而五福乃降用章于下人君之福也言六沴作見順之而不能共禦將六伐既侵六極其下而大爲人君之禍矣不可以不慎也蓋所謂帝者乃指上文上帝言而誤解作上文帝令之帝指舜而詞其知人遂使上下文義隔礙而難通舜之命禹既如是而乃恭明厥德受舜之命而奉爲休令所謂奉爲休令者即包下文叒用五事三語也蓋禹當是時攝舜爲君于是用五事建用王極是禹之奉爲休令也然即是于五事王極之六事先乎從世之人君而肇其端所謂長事也則長字應貼禹肇開休令言注解爲君者亦似未合自此以下統至此條之末皆所謂休令也一曰貌貌之不恭是爲不肅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厥咎狂君臣不敬則傒慢如狂矣厥罰恒雨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常雨也厥極惡生氣失故人爲惡也于時則有服妖服貌之飾時則有龜孽龜虫

之生于水而游於春者屬木時則有雞禍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痾痾病也貌氣失之痾也時則有青眚青祥青木色也眚生於此祥自外來也維金沴木沴殄也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乂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厥咎僭君臣不治則僭差矣厥罰恒暘金主秋秋氣殺氣失故常暘也厥極憂殺氣失故於人爲憂時則有詩妖詩之言志也時則有介蟲之孽蚨螽蚓蟬之類生於而藏於秋者也屬金時則有犬禍犬畜之以口吠者屬言時則有口舌之痾言氣失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金次三事曰視視瞭也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厥咎荼荼一作舒君臣不瞭則舒緩矣厥罰恒燠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氣失故常燠厥極疾長氣失故於人爲疾時則有草妖視之物可見者莫衆於草時則有倮蟲之孽贏螟螣之類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倮一作贏○附按注秋疑是夏字時則有羊禍羊畜之遠視者也屬視時則有目痾時

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聽是謂不謀不若隱時
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厥咎急則君臣不謀急矣厥罰恒寒聽曰水水王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厥極
貧聽氣失故於人為貧時則有鼓妖鼓聽之應也時則有魚孽魚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水者也時
則有豕禍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也屬聽時則有耳痾聽氣失之病時則有黑眚黑祥
維火沴水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容一作睿厥咎霿霿一
作事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未亂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
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
金木水火沴土王之不極是不建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天變化
為陰為陽復成五行厥咎眊眊大傳作瞀瞀與思心之咎同耳厥罰恒陰王極象天天陰養萬物陰氣失故常
陰○附按下言剛氣失故于人為弱此注天陰及陰氣失疑二陰字皆是陽字之誤厥極弱天為剛德剛氣失故於人為弱

恐儒不壯殺曰弱時則有射妖射王極之變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則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
廢之出則應於民心射其象也時則有龍蛇之孽龍虫之生於淵行無形游於天者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時
則有馬禍天行健馬畜之行者也屬王極之疾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夏侯勝說伐宜為代書亦代
或作代陰陽之神曰精神性情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侜張無度則魂魄傷也王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恒耆其味厚其毒
增以為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體時則有日月亂行星
辰逆行亂謂薄食鬭並見逆謂贏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不言沴天天至尊無能沴之者離逆非沴維鮮之功謂此也○
附按休令中只是言六沴作見若是共禦耳自一日貌以下至此先細言六沴之不同以中明所謂六沴作見者也下乃中明若
是共之事禦維五位復建辟厥沴君乘行事則五行相沴逆其位復立之者當明其齋念變異則知此為貌
邪言輒改過以止禦之主司之本月又必齊齋祗祀以禱之則凶告除矣不言六位天不違其位○附按辟字當讀為弭曰二
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

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
是司司主也此所謂夏數也夏時得天之正玄或疑焉此用王事之次則四月五月主視六月七月主言非也若五行王相之
次則八月九月主聽十月十一月主思心亦非也子駿傳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思心是司八月
九月維言是司十月十一月維聽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於四時之氣似近其正也凡六沴之作歲之
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
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
自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隅中至日昳為日之中晡時至
黃昏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
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
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
下士受之其餘大夫以尊卑多少則悉矣○附按舊本作其次受今則
依孫氏之駢大傳本加之字又注內歲之中也四字及則孤卿受

之日月夕則共九字皆依孫本加之星辰莫同莫夜也星辰之變夜見亦與晝日同初昏為朝夜半為中將晨為夕或曰將
晨為朝初昏為夕也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離憂也逢見也見謂憂見之象非沴也言王行非能沴天者也
鮮殺也功成也維凶咎之教已成故天垂變異以示人也○附按注謂王行非能沴天者非是說見禦王極于宗始節禦貌
於肅忿止貌之失者在於法驕忿也驕忿者不恭之刑也驕忿謂若傲假明德忿類無期之類也○附按注謂若傲假以下
疑有誤字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從順也三祭之其神乃順也不怒也禦言於訖衆
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訖止也止言之失者在於去止衆止衆者是不從之刑也止衆謂若周威
厲王弭謗以障民口之類也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止視之失者在
於忽似忽似者是不明之刑也忽似謂若亂於是非象龔消天及不辨鹿馬之類也禦聽於怵攸以其月
從其禮祭之參乃從飄止聽之失者在於怵攸怵攸者是不聰之怵讀曰歎不救之猶攸讀為風雨所漂搖之
之刑也怵攸謂若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誨爾諄諄聽我眊眊之類禦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

祭之蠢乃從尤過也止思心之失者在於生過欲有所過欲若楚不審之刑也有所過欲若昭公不知禮而習小儀不脩政而欲誅季氏之類也

禦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蠢乃從宗尊也上王極

之失者在於尊用始祖之法度不言其惡者人性備於五德得失在斯王不極則五事皆失非一惡也大者易姓小若滅身其能宗始則鉄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循天之教命也故掌祖廟之藏者謂之天府也○附按維五位復建辟厥診先總言共禦而包下文禦之之事禦之之祭在內也禦之之事必祭乎貌言視聽思與王極禦之之祭必各依乎其月故二月三月一節將六事配乎十二月以先為下文之張本至于凡六診之作三節又細別受診之人不同然人雖不同而皆王為之共禦者以皆王之家人臣民故也是離逢非診維群之功二語只是緊起下文言君之可變方見天不即診之維凶殺之事已成天乃垂此變異之象注謂王行井能診天者老亦失此節之旨矣所謂凶殺之事已成者即指下文喬忿流衆忿似休攸有尤王極之失而言也故緊按以禦貌于齋忿等句此七節正言禦之之事而必言禦之之祭者以天已垂診象故當祭以同天之怨耳○又按此先分言共禦之大概下攸之診之禮一節又總言祭禮而許其時日及其器物與地下文又詳及其辭而共禦恭敬之義亦已詳盡矣則皆所以中言休命也

六診之禮散齊七日致齊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於中庭祀

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禮志致齊三日周禮凡祭祀前期一日宗伯帥執事卜日是為齊一旬乃祀也今此致齊即祀者欲得容三祀也蓋八日為致齊明九日朝而初祀者及再祀三祀共一旬有一日事乃畢也新器亦黍改過之宜也中庭明堂之庭也或曰朝庭之庭也此祀五方之神其牲器黍盛有常禮記其異者也不祀天非正月亦以此禮祀此神也[illegible]

祀禮曰格祀篇名也今亡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篇中大祝贊主人辭也某

也天子名也方祀祀四方也播讀曰藩藩國謂諸侯相助也言諸侯率其常事來即助行祭之禮也

其祀也大祝告神以君

悔過之辭也周禮大祝寧六祀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貞也

曰若爾神靈洪祀六診是合神謂

謂五方之神及木帝大皞火帝炎帝土帝黃帝金帝少昊水帝顓頊木官勾芒火官祝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玄冥皆是為生皷其事死花祀典配其神而食合猶為也六診是神靈所為

無差無傾無有不正言神[illegible]無邪然所為

災皆是也○附按此言神饗降災原無差傾不正以見神亦有心于降六診也若民有不敬事乃降之下文若字照常解至上改意爾若字亦當謂順也

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六診若民廣言天下有過者也事六事也會合也批推也言天下有過神靈亦合自內推六診天子以天下為家者也機天文也天文運轉以釋見六事之變異示我我謂天子

六事之機以縣示我六事貌言視聽思心王極

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我與

民人無敢不敬畏六事上下君祀之所縣示變異者言皆悔過也上君祀方方之神下君祀大皞之屬也○尚書大傳○附按本大傳注曰凡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傷則衝勝來乘沴之於是民怨神怒將為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也及妖孽禍痾眚祥皆其氣類暴作非常為時怪者也各以物象為之占也

右六診第九章

大司徒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有一曰索鬼神荒凶年也鄭司農云救飢之政十有二品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疏曰年穀不熟之時恐民離散故以救荒之政十有二條以聚萬民十有一曰索鬼神者謂凶年搜索鬼神而禱祈之求廢祀而修之即雲漢之詩靡神不舉是也○周禮地官○附按雩禱

雨之祭也王者為食之關于民者大當旱而有雩祭或疑禱近可以得雨予曰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凡亢旱者皆人事有乘以致陰陽不和所謂天之降戾也大旱則大裁也惟人君遇天裁而急自修省求直言正仁政以回天怒則為禱雨之緊要能如是而後積誠以修雩事直有禱雨而得雨之理矣○又按詩所謂靡神之不舉者謂上自帝天下及五祀無不祀也今注謂求廢祀而修之者恐亦誤矣蓋索之為求禱即求也即徧求之如詩所謂靡神不舉而亦何縣祀之有

○司巫若國有大旱則

帥巫而舞雩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尪以其舞雩不得雨○尪烏黃及○疏曰帥巫而舞雩者謂帥女巫已下是以女巫職云旱暵則無雩亦據修雩而言也又曰雩者呼嗟求雨之祭按禮記月令大雩帝習盛樂據天子雩五帝按彼下文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百縣謂識內鄉遂明畿外諸侯亦雩祀百辟卿士即古上公句龍之等是天子祀上帝諸侯祀上公若曾與二王後得祀天者亦得雩祭大

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杜子春云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庫以待命也玄謂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按祝所施為○疏曰鄭意以恒為先世之巫久舊所行之事今司巫其國大烖則帥領女巫等造所行之事按覩舊所施為斷法之○附按國語謂齋肅中正智聖明聰之人乃

爲巫故男巫女巫俱無數者蓋有則備無則闕而鄭其人之說也豈後世巫覡之陋而可以充之者哉〇女巫旱暵則舞雩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司農云求雨以女巫故檀弓曰歲旱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〇疏曰此謂五月已後脩雩故有旱暵之事旱而言暵者謂熱氣也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〇疏曰大烖言歌哭而請則有大烖謂旱暵者又曰按林碩難曰凡有大烖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傳曰非所哭者哀也則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哉日食而樂之將何以請孔子曰哭則不歌哭而請道將何爲玄謂日食異者也於民無困哭之爲非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周南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今喪家輓歌亦將謂非禮耶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原非以譏此禮蓋此歌者憂愁之歌若雲漢之詩是也〇以上周禮春官〇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詳見祭物篇樂舞章〇稻人旱暵共其雩斂稻人共雩斂稻急水者也鄭司農云雩事所發斂〇疏曰此旱雩據夏五月已後若四月龍見而雩未必暵也暵者旱之熱氣然二種雩皆供雩斂也又曰於此官特言

共者以稻是水穀急須水故也〇周禮地官〇附按注雩事所發斂謂雩事之起止也蓋統雩始終之共應皆稻人共之〇又按春秋之書雩自秋七月起者蓋夏時四五六月雩爲常事不書其七月即夏時之七月也說見歷數篇之傳于雩是問三月條

右雩第十章下凡五十一條〇又章

〇公子偃擊宋自雩門竊出雩門魯南城門〇疏曰雩門爲魯南城門蓋時人猶以名之故知也〇莊公十年春秋左氏傳

〇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東漢鍾離意傳注云帝王紀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髮斷爪以已爲犧牲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〇附[illegible]氏日湯七年旱不著見于書始傳者妄也至云桑林之禱其迹已甚以人爲禱亡國之妖言也一鄭吏辨之而湯信之耶剪髮斷爪嬰之白茅以犧其身若之何躬不情之謂以欺天也又祭禱乃大雨歲則大熱天下權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獲則亦非也夫湯之旱也禱七年而雨邪旱七年而禱邪詩七年而雨是天乘湯也旱七年而禱是湯乘天也夫洽坼川竭矣亦豈一雨所能救哉七年之旱而始有省過之詞一禱之應而氣有象成之樂克謹天戒檢身若不及者爲有此也日然迹何如曰後世以水旱堯湯並言旱有無不可知或湯在位三十祀而旱之爲年者七爲以七年之旱散見广三十祀之中而其旱也亦適止乎一方非連七年而旱亦者爍西方皆旱如傳記所云也若遇七年四方而旱即所請煎沙爛石信不慮矣烏能百穀有留稱生民有[illegible]以魯僖公之旻民而傑有可憫之歲粱惠王之用心[illegible]可移之粟不意天之絕湯乃至此極也曰若然則暘水旱恐咎皆常事後世亦何異而稱之曰聖人在上謂當雨暘將若而徭此故異之也曰以爲桀之餘烈則何如曰謗所謂怨于室而邑于市矣夫桀烈也從而之湯果天道乎武王之伐紂也師與之日而雨乃紂獨無餘烈乎曰然則所謂桑林之禱者何如曰古者詩雨必有處桑林蓋湯之所以禱雨與聖人誠天下若痒病疾痛之在吾身故一方旱則禱之一年旱則禱之謂旱之十年而始禱文獲其身若是之禱請則吾不信矣〇按詩大雅

雲漢之篇朱子集傳曰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〇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者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

其惟有德也附按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大雨蓋君愛民而天亦轉移矣精誠可以格天此亦近之○
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
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
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以上三條說苑○附按以人爲祠所謂亡國之
訞言也而小者有此言乎景公謂將自當之亦上條注所謂勢變也而公者也均之爲不情而謂以此格天恐無此理蓋好
事者爲之黃先生因備類而博引以備采取其善者可爲法其不善者可爲鑒也○衛大旱卜有事
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
道諸侯無伯伯長也○長丁丈反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
而雨僖公十九年春秋左氏傳○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
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
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

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
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詳見王制之篇適災變章○鄭大旱使
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附音附○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斬其木不雨
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蓺養護令繁殖○蓺魚祭反而斬其木其罪
大矣奪之官邑昭公十六年春秋左氏傳○附按禱雨而有事于桑山上奉國君下爲萬民而請命也必
禱于桑山者山則能興雲雨也而斬其木則大非使禱之意矣故罪之因此爲雩之禮故附于大旱之末下文斬伐之言
水災○莊公二十有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非常也
禮凡天災有幣無牲也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疏曰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君欲
今改過脩善非爲求人飲食既遇天災唯當請告而已是故
日常無牲若乃亢旱歷時霖雨不止恭役禱祀羣神求弭災

祲者設禮以祭祭必有牲詩雲漢之篇美宣王爲旱禱請曰
郊徂宮無所不祭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爲旱祭皆用
牲也祭法曰雩禜祭水旱也鄭玄云皆用少牢非日月之眚不鼓眚所景反○眚災也月侵日爲眚
陰陽逆順之事賢聖所重故特鼓之○疏曰易稱是謂災告
書稱告災肆赦是告災相類也月侵日爲告陰犯陽爲逆
順之事聖賢所重故特鼓之此據日食爲說耳傳言日月之
眚日月無食月有大侵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
如之是日食月食皆有鼓也○春秋左氏傳○附按[illegible]秋書
大水者凡九一條于宋一續其文曰無麥苗餘六者皆僅書
大水惟此處獨有鼓用牲于社于門之句夫大水大災也若
記災之外書史更有所記聖人無懈之之理然則獨此書鼓
用牲于社于門者以見遇災而懼糾集其衆禱于明神乃所
以深取之也今左氏解爲鼓與用牲皆不合禮下文穀梁又
解爲當鼓不當用牲至公羊復解爲二者皆當于理但惟宜
于社不宜于門三傳解成三樣然則爲不察聖意而但從語何
求之豈有當耶夫于社所以祭地神于門者音註云國門也
然則望水而祭水神未始非禮豈謂書者若無所嫌遂云
用牲于社鼓用牲于門乎事同自應單舉且又按穀梁于用
字據用者不宜用而謂誤用牲然則于序事中必禁用字將

矣
謂鼓牲于社不應鼓字爲牲所專而不能分成二節耶左曰
夏言凡天災有幣無牲旱爲天災豈不觀叔所引詩左氏之
言已謂之而漏又謂非日月之眚不鼓夫軍旅田役皆用
鼓者以集衆也今亦爲集衆而用鼓有何碍常何而然擯以
解經耶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
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重發之者此有用牲之失嫌異常水故更發之既戒鼓駭衆者謂既
警戒擊鼓而駭動衆人則用牲可以已矣知不合用牲者用者不宜用也又云救日以鼓兵者謂伐鼓以責陰陳兵云禦
侮救水以鼓氣者謂擊鼓聚衆也皆所以發陽也○春秋穀梁傳○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于門非禮故嗟不復來鼓用牲不舉非禮爲重者如上于社
嫌于門非禮也大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爲雲氣出于
地而施于上乃雨歸功于天猶臣歸美于君○疏曰大水
與日食同禮云云者同穀梁鼓用牲矣○春秋公羊傳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洧水出熒陽密縣東南至洧于軌反○時門鄭城門也
川長平入潁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覿見也○

見賢遍反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謂洧淵將爲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知○知音智○昭公十九年春秋左氏傳○附按傳記龍鬭亦涉于怪然子產之弗禁者則甚是蓋古無爲龍鬭而禜之禮也凡聖人之于祭莫不各有所爲而格之以精誠若此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說得水炭不相渠固爲拒請者之詞而其理亦不外是矣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禱疾病求瘳也祠報福○疏曰依祭法王立七祀今鄭直云內祭祀竈門戶者以婦人無外事無行與中霤之等其竈與門戶人所出入動作所由后亦當祀也按月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后祀之時亦當依此后無外事禱祀又是非常之祭故知惟有求瘳報福也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梗古猛反鄭音亢禬古外反戶外反○鄭大夫讀梗爲亢謂招善而亢惡去之杜子春讀梗爲更玄謂梗禦未至也除災害曰禬禬猶刮去也卻變異曰禳禳挍也四禮惟禳其遺象今存○去起呂反○疏曰以時者謂隨其事時不必要在四時也招者招取善祥便者禦捍惡之未至禬者除去見在之災禳者推卻見在之變異也又曰禬禳二者

已是去惡復以梗爲亢惡去之文煩而無禦未至之事故不從鄭大夫也今存者漢猶存其遺象○周禮天官○附按疾病人所時有也而周禮設女祝于凡王宮內疾病禱祠皆掌之蓋女祝善事神故掌內祭祀而兼此職也或疑禱遂可以愈疾乎曰如尚書金縢之篇周公之禱武王誠意懇摯啟請真純告語遍迫洵有禱而疾愈之理若以不謹致疾而得疾復不謹徒恃善巫者禱于神以尚爲我傳非特無此事蓋先無此理矣○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招招福也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玄謂弭讀爲敉字之誤也敉安也安凶禍也招敉皆有祀衍之禮○疏曰以經云除疾病故知所安者凶禍知若敉皆有祀衍之禮者此招敉爲招篇安禍與侯禳意同侯禳在六祝有祭之法故此二者亦有望祀望衍之禮可知○周禮春官○疾病乃行禱五祀詳見上喪禮上篇始死章下

右疾病第十一章凡三條○又章下凡七條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爲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疏曰武王有疾則公作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之匱及周公爲流言所謗成王開而悟之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之序以經具故略言又曰鄭云凡藏祕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秘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金縢曰遂以所藏爲篇名○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策祝至屏璧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也○附九峯蔡氏傳曰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氏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并敘其事之始末合爲一篇以其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疏曰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豫爲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爲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附九[illegible]蔡氏傳曰記年見其克商之未久也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疏曰二公言王疾恐死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二公恐王死欲爲之卜周公言王未可以死是相順之辭也鄭云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

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附九峯蔡氏傳曰李氏云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其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本經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啟金縢之書以卜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爲敬而於所謂其勿穆卜則義不通矣○附按蔡傳云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蓋卻二公之卜今詳蔡傳解戚爲憂惱甚是蓋此句卻二公之卜下接公乃自以爲功始墊汝較注相順之辭自爲當矣則疏引鄭以戚爲憂未嘗不是至其據漢儒文王世子內吾與爾三之誕妄謂周公知王不死然則並不煩此一卜矣豈不誤哉公乃自以爲功周公乃自以請命爲已○疏曰功謂事也爲三壇同墠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爲三壇壇築土墠除地大除地於中爲三壇○疏曰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王精神已在天矣故因太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下言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也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立壇上對三王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璧以禮神植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爲贄告謂祝辭○疏曰詩說禱旱云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

云似古習字故爲道也○附九峯蔡氏傳曰周禮祼圭以祀先王周公郤二公之卜而乃曰以爲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爲功也又二公穆卜則必禱于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陸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不于宗廟而特爲壇墠以自禱也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史爲册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疏曰武王是大王之曾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某者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泰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以成王讀之也當謂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爲某史官錄爲此篇因隨王所讀故諱之泰誓牧誓乙自稱者今入史制爲典故不須諱之○附九峯蔡氏傳曰史太史也册祝如今祝版之類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其之身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疏曰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責謂負人物也大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大子謂於天必須一子死則當以旦

代之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爲此者自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爲之○附九峯蔡氏傳曰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也言武王遘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爲天元子二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于天之下疑有闕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者非是詳下文予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皆主祖父人鬼爲言至于乃命帝庭無墜天之降寶命則言天命武王如此之大而三王不可墜天之寶命文意可見又按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矜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于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應驗而況以周公之元聖乎是固不可謂無此理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予周公也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疏曰上公元孫對祖生稱此言順父從親爲始上方丕子之責於天則是天欲取武王非父祖取之此言已能順父祖善事鬼神者假令天意取之其神必共父祖閒處言必是父祖所欲欲命謂之於天也○附按此非解本節謂周公欲

以代武王者自合疏聯于上文說解丕子之責於天而強求其通益難通矣夫天欲取武王而周公乃欲三王言已是父祖所欲以請于天不幾欺三王以欺天耶且天之聽無不聞是周公之言天早知之又安得欺耶甚矣訛解者之必有其難通也說又見下今我卽命節

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附按此非及武王也欲代者之語氣自是如此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汝元孫受命于天庭爲天子而其德敘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疏曰以人況天故言在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既受天命以爲天子遂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

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附九峯蔡氏傳曰言武王乃受命于上帝之庭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歎息申言三于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卽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

今我卽命于元龜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附按上爲

三壇節注疏言請命于天予仁若考節疏言欲令請之于天皆由誤解丕子之責于天而遂及此此皆隱入于二氏之學習而不察者也夫天必欲取武王者意何在乎無是理卽無是取也何待乎請哉若謂死而服事祖考則祖孫父子之魂皆在廟中卽有此理故云言之然亦公祝武王爲萬不可死而中誠懇懇遂迫爲代死一請耳其責三王並不及禱服事而何嘗遽其子孫之死也迫後武王疾瘳死者不死矣而代死之公何嘗死乎蓋公之制禮作樂及治洛七年皆人所不能代者公亦豈可遽死但當克商二年受天命而爲天子天人之歸者在武王王死而人心散卽天命去也此時又雖周公之生不能救濟于武王之死也故周公具見于册祝之詞而欲以其死易王之生以上顛而受命于三王焉蓋三王必使其子孫之事安吉焉其與天欲責取武王之意毫無從也解者自誤耳○又按或疑人之死生非天主之乎曰人之生也得天地之理氣而爲生也至于生氣之絕魂升于天魄降于地亦若天地使之而貴存乎其人也假蓋出于天則帝心最爲仁愛豈不樂人之長生而反大爲限制裁亦物理之自然而遂謂之爲天命耳夫天既降其寶命于武王矣甫子之而卽奪之安得有此天心假使武王疾不瘳而死亦武自墜其命耳非天之欲墜之也蓋天不能使王弱之不疾卽可知

前使王命之不墜墜不墜皆在武之非而天無與矣天倘
于命之墜不墜而無與又何心于王之死不死而有所責取
于其問此以理推之而可知可信者也若曰天眞有所責取
于武王以待三王請命于天而冀王之不死其于經文欲以
且死代武王之情景既毫不合且充其說是即二氏陰曹地
府之象矣子朱子之小學曰人間有死而復生者何嘗見所
謂十王者耶今觀尙書史氏言帝乃徂落者是魂升于天魄
降于地乃眞儒者之說也蓋天雖爲萬事之主宰而何嘗責
取于武王之死皆注疏之謬解而蔡傳能纘丕王之爲功于經學大矣哉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
珪歸俟爾命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附按九峯蔡氏傳云歸俟爾命俟武王之安也則是許者許我之
請也注解皆非是爾不許我我乃屛璧與珪不許謂不愈也屛藏也言不得事神○附按九
峯蔡氏傳云屛璧與珪者蓋武王我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
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公之達孝也今詳不許亦當就不許我之請言乃卜三龜一
習吉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疏曰雖三龜並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

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兆分別必三代法也洪
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
矣每卜龜一人占之其後君與大夫等總占三代之龜定其吉
凶未見占書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觀可識也
○附朱子曰或曰三王前各一龜卜之○九峯蔡氏傳曰卜
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謂
三龜之兆一同啟籥見書乃并是吉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疏曰鄭玄云籥開
藏之管也公曰體王其罔害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疏曰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
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玄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
鄭意此言體者卽彼君占體也但周公命卜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龜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予小子
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附按九
峯蔡氏傳云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矣則永終是圖屬周公注解屬武王者非是蓋言惟永終三王之命是圖
也以永終字對上新字以已之圖對上王之命是字卽指永
終此者予小子自茲以往惟有小心以是事于此而已蓋能

上文事鬼神而言此句包下文茲與翼日已說盤而下句則
先單言茲也蔡傳又云詳此言新命于三王不言新命于天
以見果非謂天責取武王也茲攸俟能念予一人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
附按九峯蔡氏傳云茲攸俟者卽上文所謂歸俟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也今詳蔡傳以下句解上
句上句言王愈下句言王之所以愈也注解未合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
日乃瘳從壇歸翼明瘳差也○疏曰瘳訓差亦爲愈病除之名也○尙書周書○附九峯蔡氏傳曰册祝册也所
藏卜書之匱金縢以金緘之也按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于册既卜則納册于匱而藏
之前後卜皆如此故前周公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者啟此匱也後成王遇風雷之變欲卜啟金縢者亦啟此匱也
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縢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爲此匱藏此册祝爲後來自解計也○子疾病子
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
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朱子集註曰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

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
無其理則不必禱旣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
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
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
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論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
來聘簡公僖公之子嘉也成子子產之謚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
客館贊導也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
論也而無除論謂祭祀告謝也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夢公夢也注云熊似羆不
知人殺乎抑厲鬼邪人殺主殺人厲鬼惡鬼也○附按人殺謂人而爲君殺之言此黃熊者不知是
君所殺之人之魂乎抑與君之所殺無涉而別爲厲鬼乎注解似未爽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爲
大政其何厲之有大政美大之政僑聞之僑子產名昔者鯀違帝命殛之
於羽山帝堯也殛放而殺之○附按尙書九峯蔡氏傳云殛則拘囚困苦之注解爲殺者非是化爲黃

熊以入于羽淵羽山之淵鯀既死而神化爲熊也實爲夏郊禹有天下而郊祀之○附按化
爲黃熊以入于羽淵于理極難信注謂鯀既死而神化爲能則非血肉之軀矣然此神者既離乎形而爲言則無形之神
又何以化爲熊耶似于理更難信且言實爲夏郊夫鯀之不可以配夏郊也說已見于祭法篇之傳伯溫劉氏之言矣然
則禹爲聖人爲無以鯀配郊之理而國語竟如是說者當時傳聞之訛耳○又按子產稱爲博物若不計其事之可信與
否而但徵所聞則亦無貴此博物矣觀上天地大哉草下子產不聽禪竈之禳火而斷然以爲天道遠人道邇是于產知
道者也不應有是言或他人之言而當時誤傳爲子產耶
三代舉之舉謂不廢其祀夫鬼神之所
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及謂吉凶所及紹繼也殷周祀之是也○附按注解紹字是則解及
字誤矣鬼神之所及謂鬼神之祀之所及是就祀神者而言所及則下二句始順謂若非宗廟之祭卽是效前人之祀也
是故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公侯祀百辟以死勤事功施於民者自卿以下
不過其族族親族也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

卑微也繼之謂爲盟主就諸侯也宣子以告祀夏郊爲周祀也董伯爲尸董伯晉大夫神
不歆非類則董伯其姒姓乎尸主也○國語晉語○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
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祟息遂反○諸侯望祀竟內由
川星辰○竟音境江漢雎漳楚之望也雎七餘反○四水在楚界○疏曰皆土地名江經南郡江
夏弋陽安豐漢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雎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入江漳經襄陽當陽入江是四水皆在楚界也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哀公
六年春秋左氏傳○附王草堂人鑑曰楚昭王有疾云云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
曾爲泰山不如林放乎王草堂云昭王有疾不惑于妄古季氏無論希求于瀆祀愚哲相去天淵世之好祭非其鬼者當
鑑此○附按昭王之言至正而卜人之言河爲祟者何耶蓋卜者之斷有時訛誤抑以當時好言爲祟之說故因誤而復
生誤耶下條卜人言實沈臺駘亦做此○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

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
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
曰實沈駘他才反閼於葛反○高辛帝嚳○嚳苦毒反居于曠林不相能也能如字又奴代
反○曠林地闕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尋用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疏襄九
年傳稱閼伯爲陶唐氏之火正知后帝是堯也○附按二典中並無火正之官亦無閼伯實沈名字左氏于何處得此學
傳聞事實而托爲子產子產亦何得之何書聞之何人凡左傳中言前古事迹而不見于經典令人深可疑者往往類此
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
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相息亮反○疏曰殷本紀稱相土契孫是湯之先也襄九年傳云閼伯居
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辰卽大火星也故商人祀辰星商謂宋也宋商之後故稱商人○附按詩商頌兩言相
土亦無閼伯祀大火事何謂之商主大火且朱子記七月之詩曰大火心星也今又謂之辰商人祀辰星亦未嘗見于經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夏戶雅反參所林反○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事
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疏曰謂之唐人當是陶唐之後二十九年傳云陶唐氏既衰其後有
劉累知唐人是劉累之等類也劉炫云彼稱累事孔甲下云遷于魯縣此云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則此居於大夏子孫
終商不滅非累子孫是其同族等類耳服虔以唐人卽是劉累故杜顯而異之云[illegible][illegible]魯縣此在大夏其季世
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illegible][illegible]虞○疏曰服虔以爲唐叔虞卽下句邑姜所生者也杜以傳說唐人卽云季
世明季世是唐人之末世叔虞卽唐人之末君矣邑姜之子叔虞乃是晉之始祖豈得以後世始封之君謂之前代之末
世也帝命邑姜之子曰虞者將以唐國與之取唐君之名以爲名耳○附按此節文勢跟上唐人而言季世曰唐叔虞則叔
虞乃唐之叔虞也若下邑姜之子大叔曰虞此別爲周之叔虞也杜預自是當武王邑姜方震大
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震本作娠之慎反文音申大音泰注及下同○邑姜武王后齊
太公之女懷胎爲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君之名○胎他來反○疏曰十二年傳稱呂級王旻級

是齊太公之子丁公爲王舅知邑姜是太公女也說文云娠女妊身動也從女辰聲是懷胎爲震震取動義字皆以是爲事故字從女耳晉世家云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謂此夢爲武王之夢也若然此傳直云武王方生大叔其文足矣何須言邑姜方震也邑姜方震而夢安得以爲武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身燕姑之夢蘭爲巳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馬遷之妄言耳服解此云巳武王也胥非而遂兆者也○附按夢發于母與發于父有何分別左傳據當時所聞是說邑姜耳史記或即是本左傳而記未清析或另有傳聞謂是武王亦似無不可

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

屬之玉反○叔虞封唐是爲晉侯○疏曰晉世家云唐叔子燮是爲晉侯杜諸侯亦云燮父改爲晉侯則叔虞之身不稱晉也叔虞爲晉之祖故言爲晉侯也○附按命名曰虞何字不可命名乎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虞則怪甚矣又假之以帝謂其事愈奇愈令人不可信果上帝之靈入于夢中而顯以告之耶此封叔虞事何關于帝而成王諸弟中獨一叔虞煩天之詳諄邪且手內無人不有文安得成一虞字傳聞者欲見其奇乃無言不可以言傳之左傳又言兩生而有文在手者一曰友一曰爲魯夫人四字則更雜遂覺更奇而徃古來今天地之生人何限其文之成字而在手者僅三人而巳有是理乎正爲此三人者裝一爲婦人彼爲丈夫二人者並非關天關地旋乾轉坤之聖人翻令人疑堯舜周孔確當有文在手者而何究不然也則此事尚能推之而通乎傳聞之不可盡信也如是如是詩詮

天民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

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爲水官之長○少詩照反皞戶老反長丁丈反○疏曰金天代號少皞身號二十九年傳云少皞氏有四叔修及熙爲玄冥昧爲金天裔子當是修熙之後

臺駘能業其官

纂昧之業○纂子管反

宣汾洮

汾扶云反洮他刀反○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疏曰釋例云汾水出大原故汾陽縣至河東汾陰縣入河其洮水闕不知所在當亦是晉地之水後世竭涸無其處耳

障大澤

障之倚反又音章○陂障之○陂彼皮反

以處大原

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

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帝顓頊○顓音專頊許玉反○疏曰顓頊爲帝承金天之後臺駘是金天裔孫爲臣宜當顓頊故以帝用嘉之爲顓頊嘉耳昧於金天巳云裔子臺駘又是昧之所生則去少皞遠矣而帝系世本皆云少皞是黃帝之子顓頊是黃帝之孫臣世多而帝世少史籍散亡無可檢勘此事未必然也釋例云按鯀則舜之五世從禰父也而及舜共爲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禰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也皆疑不能決因舊說耳○附按疏引釋例而言疑然擬之于理爲無堯爲舜之從高禰而以從昏禰姑妻舜之理其爲史記傳聞世系一誤俟何待言後人自不可妄信何至疑而不能決哉又按堯與舜並非同宗說見上立君封國章下大禹謨曰條

沈姒蓐黃實守其祀

沈音審姒音似○四國臺駘之後

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滅謂滅四國

抑此二者不及君身

附按此承上總言二神者與君身無涉下文乃詳言之

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有水旱之災則禜祭之

周禮四曰禜祭爲營攢用幣以祈福祥山川之神若臺駘者星辰之神若實沈者○攢子官反○疏曰水旱癘疫在地之

災山川帶地故祭山川之神雪霜風雨天氣所降日月麗天故祭日月星辰之神此因其所在分繫之耳其實水旱癘疫亦是天氣所致霜雪風雨亦是在地之災由雨之不時而致水旱水旱與雨不甚爲異而分言之者據其而不下而霖不止是雨不時也據其苗稼生死則爲水與旱也禜是所禱之小祭耳若大旱而雩則禱祭天地百神不復別其日月與山川也又曰社言若臺駘若實沈者言此禜祭祭其先世主山川主星辰者之神耳非獨祭此山川星辰之神也計日月無主之者以與星辰俱是天神連言之耳周禮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四曰禜鄭衆云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鄭玄云禜告之以時有災變禜如日食以朱絲營社也然公羊傳言營社之有形質故可朱絲營繞日月山川非可營之物也賈遂以爲營攢用幣社依用之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攢聚也祭草木爲祭處耳癘疫謂害氣流行歲多疾病然則君身有病亦是癘氣而云不及君身者陳思王以爲癘疫之氣止害貧賤其富貴之人攝生厚者疫氣所不及其事或當然也且子産知晉君之病不在於此故言二者不及君身以病非癘疫故不須祭臺駘等也○附按不及君身即下文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言與君身之病無涉耳疏引陳思王言癘疫及人而

不及君身並非本文之意○又按疏言祭先世主山川星辰者之神非獨祭山川星辰之神今詳記言山川能興雲雨非謂王山川者能興雲雨也則祭自當以山川之神爲正而配享之人侍其餘事耳安得與山川並尊況實沈臺駘不見于繹已爲傳聞之荒唐則所配者卽無人而聖王聖君于山川應祭之神則無不祭此爲祀典之正神而已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樂音洛○言實沈臺駘不爲君疾○疏曰家語孔子云飲食不時逸勞過度者病共殺之此云出入卽逸勞也據國君之身則朝以聽政晝以訪問是出也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是入也○昭公元年春秋左氏傳○附按上條楚昭王言河非所獲罪謂河在楚望之外今子產言實沈爲參神參爲晉星臺駘封諸汾川是又川與星之皆在晉地者也而亦言不爲君疾蓋君身自有所以致疾者彼晉山川星辰之神卽不撫君而必成君者何意宜是兩不相涉耳自成快論尤足以破俗人之惑但所言事迹多有可疑說已見上文○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疏曰若非天子之樂則宋人不當請荀罃不很辭以宋人請而荀罃辭明其非常樂也宋是殷後得用殷樂知桑林是殷天子之樂名也經典言樂殷爲大濩而此復云桑林者蓋殷家本有曰樂如周之大武象舞也名爲大濩則傳記有說湯以寬政治民除其邪虐言能覆濩下民使得其所故名其樂爲大濩其曰桑林先儒無說惟書傳言湯代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曰禱桑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爲大濩別名無文可焉未能祭也荀罃辭辭讓斷之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疏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彼禘祭唯用大武大夏而不言韶濩以二十九年魯爲季札舞四代之樂知四代之樂魯皆有之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魯皆用之禘三年大祭禮無過者知禘祭於太廟則四代之樂也禮唯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知其別祭羣公則用諸侯之樂謂時王所制之樂大武是也然則禘是殷之大者羣公不得與同而於賓得同禘者敬鄰國之賓故得用大祭之樂也其天子享諸侯亦同祭樂故大司樂云大祭祀

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如祭祀鄭注云不入牲不奏昭夏王出入賓出入亦奏王夏奏肆夏又禮記祭統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燕居云兩君相見亦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是祭與享賓用樂同也而荀罃云我辭禮矣沈氏云嘉樂不野合故也魯之禘祭用四代樂則天子禘用六代樂也鄭康成以爲禘祫各與禘大禘小天子禘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魯則有禘樂謂有用之禘祭之樂非左氏義也劉炫云禘是大禮得與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轉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時之矣用之已久遂以爲常荀偃士句引過謬之事以諸晉侯使聽宋用耳○附按劉炫說是也又禘爲五年大祭禘大禘小而注與康成之說皆誤也又按注言魯禘用四代之樂並無賓據而疏廣証以札之觀樂夫謂魯至札時尚存四代之舞可也當觀樂時歌風逐國枚舉然則魯之于祭其歌卽用歲十五國風于是不用者未嘗不存其不足爲証也明矣況周禮郊天只用一代之舞大祭而至皇天尊無與匹矣舞只一代禘雖尊不應過郊且周禮數六代之舞舞用于一祭顯有可據豈有制禮者忽于禘祭而獨用四代之理然則並明堂位所言亦是漢儒臆說未嘗出于禮釋以其與周禮不合卽屬不可從者也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夏夏戶雅反○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識巾志反又如字行戶郎反○疏曰舞師樂人之師主陳設樂事者謂舞初時舞師建旌夏以引舞人而入題識舞人之首故晉侯卒見懼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爲之名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卒寸忽反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去起呂反著都慮反除慮反雍於用反○晉侯疾也著雍晉地卜桑林見見賢遍反○祟見於卜兆○祟息遂反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用以也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閒閒疾差也○差初賣反○襄公十年春秋左氏傳○附按有閒言不禱而晉侯之疾漸愈也則荀罃之說達乎禮而合乎義矣獨怪卜桑林見者又何故豈當時之凡有疾者多好言祟而卜人遂以迎合耶○齊侯疥遂痁疥舊音戒梁元帝謂當作痎痁失廉反○痁瘧疾○疏曰後魏之世嘗使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亦當爲痎痎是小瘧痁是大瘧珍也

積久以小致大非泝也卽所言梁丘之說也按說文泝逆也
瘧熱寒幷作痁有熱瘧疾二日一發瘧是齊侯之瘧初則二
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痎遂
痁若痎遂則小患與瘧不類矣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
者多在期音基瘳敕留反○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裔以制反○二子齊嬖大夫○嬖必計反
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
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
以辭賓盍戶臘反嚚魚巾反○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疏曰服虔云祝固齊大祝史嚚大史也謂祝少
之固嚚謂不能盡忠薦美至於鬼神怒也按莊三十二年
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彼是人名則此亦應
然故注云欲殺嚚固也○附按期而不瘳之疾不少矣上三
條皆言祟此又言吾事鬼神豐豈鬼神皆以護君疾爲職而
君不謀疾者神亦能庇之耶但就不修德之君言則祝史有
祝固人亦有詛說得鑿鑿有據邦只是引君以當道而志於
仁大得孟子告
語齊王之善法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

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
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說音悅凡若勿反猜七才
反○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
無求於鬼神○疏曰彼傳趙武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
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此晏子言之辭微多於彼意亦不異也建以語康王語魚據反○屈
王楚康王也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
也五君文襄靈成景○疏曰文公爲武襄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大傅公曰據與款謂寡
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
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
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疏曰此猶如孝經上下
無怨也言人臣及民上下無相怨耳服虔云上下謂人神
無怨卽如服言下云上下怨疾復是人與神相怨疾也○附
按晏子稱范會之德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宜齊侯之不徐

也然而言其祝史已字字對定祝固史嚚凡下文所詳言知
非申說此意也○又按上下必如疏單貼人言乃可順承以
祝史薦信卽好另說鬼神用饗服
解之與正在于此處先不可耳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
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
神與音預下祝史與焉同爲于僞反又如字○與謂與受福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
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頗普何反辟匹亦反從才用反或如字○使私情厭足高
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撞直江反刈本又作艾魚廢反掠音亮聚
才住反又如字○掠奪取也○疏曰輸墮也故爲墮毀奪其所聚之物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
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還猶顧也○疏曰肆縱恣也意行非法度之事也○附按上
文自若有德之君至其言忠信于鬼神先將君德說得盡情
以發齊侯之聽下文便恣意搜羅淫君失處闡者只自得惶恐
不致暴怒晏子可謂得進言之體矣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

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讟徒本反悛七全反○以實白神是爲言君之罪○疏曰俗本作是定本
作思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數所主反矯居表反○蓋掩也疏曰掩蓋愆失數美善是矯詐
誣妄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附按注解虛爲作虛辭又是蓋失數
美矣今詳此謂進而實說旣不可退而虛說又不可則但
空以求媚于神謂單祈神之佑君並不敢言君是如何也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
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
也爲于僞反嫚武諫反○言非誅祝史所能治○附
按此一句已提綱說盡卽下文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
之詛也下乃言其所以然○又按公旣有然則若之何一問
便好就其虛心而處置之下實將公夫處明言略與上文
泛言淫君者又已不同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
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萑音丸薪蒸之承反蜃曰薪細曰蒸蜃市軫反

無可疑者矣周之先世關市無征及公制六典商則門征其貨賈則關市征其廛蓋以有職則宜有貢又權所獲過廛而民爭逐末耳肆長之斂總布蓋總一肆買賒官物所入之布而斂之非則有是征也若質布則本職無是絘布則通經無是也今去絘布質布總布之文而廛人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市征更無可疑者矣方相氏之索室驅疫也庭氏之射妖鳥也硩蔟氏之覆妖鳥之巢也乃聖人明于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惑也害氣萌作妖鳥夜鳴人之所忌其氣殴足以召疾殃故立為經常之法停工官呼衆而驅之引弓而射之則民志定其氣揚而天厲自息矣夫疫可驅也而蒙熊皮黃金四目與莽之遣使負鷩持幢何異乎卜得吉兆以安先王之體魄而入壙戈擊四隅以敺方良與莽之介武士人高顧拔劍四面提擊何異乎妖鳥之巢可復也而以方書日月星辰之號懸其巢妖鳥之有形者可射也不見其形而射其方猶皆陽也神之降不以德承焉不以其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蟲之怪可敺也而其歸可殺乎神無形而有死神死而淵可為廢其誅耀天下與莽之鑄威斗鑄銅人膺文桃湯赭鞭灑屋壁異事而同指今於方相氏去蒙熊皮黃金四目及大喪以下之文於硩蔟氏去以方書下之文於壺涿氏去若欲殺其神以下之文於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則四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其他更無可疑者矣凡世儒所疑于周官者切究其義皆聖人運用天理之實惟此數事

撰以制作之意顯然可辨其非真而於莽事則皆若為之前驅而開其端兆然則非歆之寘入而誰乎昔程子出大學中庸于戴記數百年以來莫有異議朱子斥詩小序雖有妄者欲復開其敘而信從者稀矣惜乎是經之大體二子附為非聖人不能作而此數事未得為二子所難及也雖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然則姑存吾說以俟後之君子其可或覆其巢則鳥自去無他事矣以方書懸巢上是不覆其巢也與上文題背

〇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

〇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

〇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難陰氣也〇以上三條詳見月令篇各本章〇附按朱子謂難雖古禮而近于戲其說詳見月令篇季冬章

〇占夢遂令始難敺疫 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方相氏執戈揚盾帥百隸為之敺疫癘鬼也故書難或為儺杜子春儺讀為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〇周禮春官〇附按儺朱子注論語讀乃多反則子春讀去聲者非是

右難第十二章 凡五條〇章下一條

又〇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朱子

集註曰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〇論語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 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主於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〇疏曰此八者之內類造已下是大祝六祈大祝不掌祝號故此同為之秋官自有司盟之官此兼言者司盟直掌盟載之法不掌祝號與載辭故使詛祝掌之盟者盟將來春秋諸侯會有盟無詛詛者詛往過不因會為之故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也

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載辭為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於其上也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質正也成也文王修德而虞芮質厥成鄭司農云載辭以春秋傳曰使祝為載書〇疏曰以成正諸侯邦國之劑者謂要券故對神成正之使不犯又曰按襄二十六年左氏傳云宋寺人伊戾坎用牲加書為世子痤偽與楚客盟司盟注具引此文於此注略也按司盟注云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于策即是此載辭也又注云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皆然則書辭於策司之載辭加書於牲上謂之載書司盟掌載書詛祝掌載辭此注言坎用牲加書之事若事

相因故兼解之周禮體例單言國者皆據王國邦國連言者皆據諸侯故為此解〇先鄭引春秋傳曰者以載辭與載書為一得通義故引之在下〇周禮春官〇附按盟詛者臨之以鬼神而要人民以信也蓋人民之上者知信為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初不為鬼神而信也若中人以下則以畏懼鬼神之心而全其性分者多矣故盟詛亦先王所不廢周禮于春官設詛祝于秋官設司盟為此故耳〇又按或疑釋氏以鬼神懼人先儒謂其為偽今周禮亦以鬼神懼人乎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設無鬼神先王制為祀典者何故但先王所謂鬼神皆在祀典之鬼神並非釋氏陰曹地府假捏此一等鬼神以恐天下者也至于信則順理而得福不信則背理而得禍皆自然之理即皆鬼神禍福人之正理而非以此欺罔乎世人孔子于彖傳不云乎鬼神禍盈而福謙〇

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 詳見覲禮篇大朝覲之禮章下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 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又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〇惡烏路反紇恨發反胡沒反胡語反卒子忽反豭音加行戶郎反射食亦反

○疏曰凡言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臧紇斬關事見襄二十三年左氏傳鄭伯使詛市見隱十二年左氏傳臧氏出後盟其後人亦見盟將來也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疏曰此謂司約副寫一通來入司盟檢後相違約勘之○補注約謂言語之約束劑謂券書也○附按司盟于邦國既盟則貳之以貳授六官至凡民之有約劑者司約掌之以貳入司盟夫載書雖埋于地豈無記此言可據乎然必有貳以授六官至于凡民之約劑皆以副掌于司約而顯有可據矣又何必入貳于司盟蓋凡有貳者皆以兩同爲至信而見其無欺也則是信亦無所容其私而卽示民以至公耳獨是盟既以鬼神爲重矣而盟辭之貳猶必六官掌而多存之者蓋先王當重鬼神時其于人事仍不敢不細且審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省所景反○疏曰謂將彼來訟者先使之盟詛不敢盟詛自然不敢獄訟所以省事也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爲于僞反○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爲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疏曰盟無常但盟則遣其地之民出牲以盟并出酒脯以祈明神也○周禮秋官○附按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各以其地域衆庶共其牲共

戒具載條狼氏條○封人大盟則飾其牛牲大盟會同之盟○疏曰大盟謂天子親往臨盟此一經皆用牛牲故總云飾其牛牲也又曰按盟禮及司儀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主皆爲壇于國外行盟誓之法故鄭依而言焉○周禮地官○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敦音對又都愛反辟迴反○鄭司農云敦器名也辟法也玄謂將歃血者先執其器爲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疏曰凡盟先割牛耳盛於珠盤以玉敦盛血戎右執此敦血爲陳其盟約之辭使心開辟乃歃之贊牛耳桃茢茢音烈音例○鄭司農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舊書茢爲滅杜子春云滅當爲厲玄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茢拂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桃鬼所畏也茢苕帚所以掃不祥○盛音成茢音列帚之受反○疏曰引春秋者按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以魯於齊爲小國故也尸盟割牛耳者尸盟卽是小國也殺牲取血旁有不祥故執桃茢二者於血側也○周禮夏官○附按殺牲取血有何不祥而執桃茢乎桃何以爲鬼所畏乎恐此亦皆世俗盟者相沿之禮而周禮既不廢盟姑一切從之耳

右盟詛第十三章凡四條○又章下凡十四條

○涖牲曰盟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疏曰涖牲曰盟者亦諸侯事也然天下太平之時則諸侯不得擅相與盟唯天子巡守至方嶽之下會畢然後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及殷見曰同並用此禮後王德五之道卑於三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矣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而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以盟爲非古矣盟牲所用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云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又左傳云衞伯姬盟孔悝以豭而周禮戎右職云贊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也○曲禮○附按惟涖牲曰盟故牲之牛耳小國執焉大國則臨涖之而不執○隱公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宋序齊上王爵也瓦屋周地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據僖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不日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

日之也世道交衰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誥誓不及五帝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誥誓尚書六誓七誥是其遺文五帝之世道化淳備不須誥誓而信自著○疏曰五帝雖有軍旅會同不須誥誓而信自著也六誓者卽尚書甘誓湯誓牧誓泰誓費誓秦誓也七誥者卽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是也盟詛不及三王三王謂夏殷周也夏后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會衆所歸信不盟詛也○疏曰鈞臺之享至盟津之會昭四年左傳文尚書舜命禹征有苗而戒衆亦誓之類周禮司盟之官掌盟載之約則是盟事而此云者舜命禹徂征是禹之事周公制盟載之法者謂方岳及有疑會同始爲之耳不如春秋之世屢盟也交質子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晉文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諸侯率服不質任也○疏曰經典言五伯者皆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今此傳以周末言之故知謂齊桓晉文也其召陵之師踐土之盟亦昭四年左傳文○春秋穀梁傳○附文定胡氏曰程氏曰宋爲主盟與鄭絕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盟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

民不立矣春秋華薄從忠于參盟書日蘸其始也周官訟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于會同聽命于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歃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未至于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普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于天下爲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成王盟諸侯于岐陽（岐山之陽）楚爲荊蠻（荊州之蠻也）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置立也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鮮卑東夷國燎庭燎也○國語楚語）○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會遇之禮禮之簡略者也）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譟于紺反○萊人東夷雷鼓曰譟）孔子歷階而進以

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邊裔夷狄俘軍所獲虜也言此三者何敢以兵亂兩君之好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華夏中國之名○補注君必不然言此不祥愆義失禮之事必不出于君命而皆在君者之僭妄也上言君不當有此命以明其理此言君原無此命以責其臣明理以誅齊侯之心責臣以存齊侯之體皆所以深警之故能使齊侯心怍而自爲麾去也）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茲無還魯大夫也○補注而汝也我吾之對也）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四邑鄆讙龜陰也汶陽之田本魯界○鄆上問反○家語相魯○附按孔子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不但使兵劫之謀不得成且能使齊侯謝過而歸田蓋仁義之爲甲胄于櫓也其理原繫如是況聖人以盛德之神化者而爲之乎其使齊侯心怍而自麾也所以爲聖人之言也繼于盟時又乘機而言汶陽之當返我並不煩甲兵之爭卿士之請一言耳使四邑二田兵不復歸何其神妙也蓋聖言之中節而使人不得不以自處也如此○又按春秋經文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則桂氏汶田即汶陽田爲齊所侵者此條未節言歸所侵之四邑汶三陽之田注云四邑鄆讙龜陰也今詳鄆讙龜陰爲三田及汶所謂汶陽之田並非四邑故傳云齊侯歸三邑以謝過也經又云齊人取讙及闡又云齊人歸讙及闡並闡可謂四邑或疑此條汶陽之田上有及字則邑自邑田自田也曰既歸四邑自並歸四田矣上言四邑而下僅言三田者此王氏注所謂殊特汶陽之田言甚是然其以三邑解四邑則非也○）公會齊侯盟于蒙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衍以善反○季羔高柴也鄫衍在七年）發陽

之役衛石魋（魋徒回反○發陽鄖地在十二年石魋石曼姑之子○鄖音云）武伯曰然則彘也（彘直例反○彘武伯名也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疏曰依禮則小國執牛耳杜以傳有小國大國之執故云據時執者無常劉炫以爲小國恆執牛耳何得云執者無常若如劉炫意季羔直發陽何須云鄫衍之役橫規杜過非也○哀公十七年春秋左氏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鄟音專又市專反本亦作鄟音同○自瓦還就衛地盟）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推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佗徒何反○三子晉大夫）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疏曰請執牛耳請使晉大夫執牛耳鄫衍吳爲盟主不知盟誰當令小國執牛耳而自使臣執之發陽宋魯衛三國衛爲小蒙則齊魯二國魯爲小皆是以小國執牛耳而尊者涖之言主次同盟者今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爲盟主宜涖牛耳故請晉大夫使之執）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焉於虔反○言衛小可比晉縣不得從諸侯禮）將

歃涉佗挼衛侯之手及捥歃所洽反又所甲反挼于對反捥烏亂反○挼擠也血至捥○擠子計反○疏曰說文云推排也排擠也挼是推排之意衛侯怒故爲擠也昭十三年傳言擠于溝壑謂被推入坑也

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賈衛大夫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定公八年春秋左氏傳○附按請執牛耳承上條言也而涉佗挼衛侯手及捥則無禮甚矣故賈得明言其無禮而不受此盟也夫晉爲盟主而大夫越禮至此故次于上條後以見同一盟耳其守禮者事成而均安其越禮者半憤而不昭羞也

○晉文公伐衛楚師救衛戰于莘北楚師敗績晉師還至于衛雍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雍於用反○踐土宮之庭書踐土別於京師○別彼列反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獎將丈反渝羊朱反殛紀力反本又作極俾本亦作卑必爾反隊直類反祚才故反○獎助也

渝變也殛誅也俾使也隊隕也克能也○隕於敏反○僖公二十八年春秋左氏傳○附按此條詳載盟辭言諸侯皆當獎王室而無相害渝者隊師亡國其詞極正其義極嚴蓋有王子虎同盟于王庭而諸侯聽命猶髣髴乎見戴王室之象焉

○襄公二十有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相息亮反大音泰○大宮大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曰所不與崔慶者本或此下有有如此盟四字者後人妄加○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有歃○春秋左氏傳○附按盟者原係邀求于人而以神明勸之也今晏子仰天而歎說出一片報國赤心幽可告天明可告人則已足以破奸人之膽而挫羣小之黨矣何嘗能勸而從也凡君子立朝而迫于勢者皆當如是以明己心以赴禮義

○諸侯伐鄭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威儀謹辭令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數所角反罷音皮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蘊積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慝他得反○速去惡○去起呂反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好惡如字或讀上呼報反下烏路反獎將丈反○獎助也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間間廁之間○二命本或作茲盟誤○二司天神羣祀在祀典者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七姓晉魯衛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殛誅也○大音泰比必利反己音紀或音祀任音壬殛紀力反○疏曰盟告諸神而先稱二司知是天神也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赤白黑玄黃設六玉圭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天子祀方明禮日月四瀆山川即陵彼方雖不言盟其所陳設盟之禮也鄭玄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

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天子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是言盟之所告天神也鄭云神之監謂之司盟司其盟非一神也其司慎亦不知指斥何神但在盟之上知其是天神耳名山山之有名者謂五嶽四鎮也名川謂四瀆也十三國爲七姓世本世家文也姬即次曹意及則言不以大小也實十三國而言十二服虔云晉主盟不自數不知不然定四年祝佗稱踐土之盟云晉重魯申於是晉爲盟主[illegible]盟丙河因晉今主盟乃不自數故知字誤也劉炫難服不在[illegible]按宣子恐失諸侯謹慎辭令告神要人若不自數已不在彼叛必速豈有如此理哉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俾本又作卑必爾反隊直類反踣蒲北反徐又敷豆反○踣斃也○斃婢世反○襄公十七年春秋左氏傳○附按此條盟辭較上晉文公伐衛條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者更有加增彼但言諸侯無相害耳此則直言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其風何藹然也而總歸于獎王室則亦鄭重而得罪又其言閒茲命者之爲神殛亦較上有加上言隊師即此失氏殷之未喪師之師也上言亡國即此踣其國家而此猶言隊命亡氏者並其身之不保不得逃奔而爲殺戮所以極重神殛俾諸侯無故輕犯耳然使當時

盟主與所盟之諸侯果能一一遵守盟辭上以獎王室而下以和輯其人民豈不猶爲一時之隆盛惜乎亦僅有此辭焉耳〇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朱子集註曰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一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擐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〇孟子〇諸

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同盟于戲鄭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騑芳非反從才用反〇騑子駟發子國嘉子孔輒子耳蠆子蟜舍之子展門子卿之適子〇適丁歷反晉士莊子爲載書莊子士弱載書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盟之罰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閒介猶閒也〇猶閒音閒廁之閒又如字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要一遙反〇謂以兵亂之力强要鄭〇强其丈反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歆許今反墊丁念反隘於懈反底音旨〇墊隘猶委頓底至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

之庇必利反〇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要言謂要誓以告神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補注此言于巳之盟辭未嘗背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質主也瑞符也臨之謂神臨之〇補注明此言晉之盟辭又是要盟非能信者

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蠲絜也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罷音皮徐音彼中分並如字徐音丁仲反〇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〇襄公九年春秋左氏傳〇附按當時小國之同盟者多矣惟鄭爲晉楚交爭之國則欲盟而不背爲難今觀盟時公子騑趨進之言婉轉而以實告婉轉者不敢亢而以禮也實告者不敢欺而以誠也以禮以誠此載書之所以終能不改也及後與楚盟而不爲背前盟辭蓋前此早已明言之然則其與楚盟者大旨必與晉同楚不言改載書者以楚已承晉之後知鄭惟有禮與彊可庇民者是從楚當自勉以勝晉不當空以相從我責鄭也古云惟禮可以爲國而鄭又必本于誠充斯說也雖孔子之嘉鄭爲命其根柢亦不外于禮與誠耳〇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爲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於宋難乃旦反〇孔子與弟子行禮於大樹之下桓魋欲害之故先伐其樹焉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

其見夫子仮過於難寧我闕死挺劒而合衆將與之戰濔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乃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家語困誓○附按此條言要盟或疑凡盟孰非要乎曰不然凡盟主所言者已與人共守之也若此于人之適衛者而但以無適衛爲盟則是强人以從我故別謂之要上條鄭子駟子展亦謂要盟無質其神弗臨

○哀公十有二年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盟部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也故心以制之制其義玉帛以奉之奉贊明神○贄音至言以結之結其信明神以要之要一遙反○要以禍福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歇也○重直龍反歇許謁反○疏曰少牢有司徹云乃尋尸俎鄭玄云尋溫也引此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則諸言尋盟者皆以前盟已寒更溫之使熱溫舊即是重義故以尋爲重傳意言若可重以溫使熱亦可歎之使寒不訓寒爲歇也乃不尋盟春秋左氏傳○附按竊以爲苟有盟焉四語釋盟字之義極透非但爲公之不欲言也然此章言盟詛而此條言不盟故次于此以爲前諸條言盟後之別若下條則另言詛○

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大音太○大宮鄭祖廟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閼於葛反○公孫閼鄭大夫潁考叔挾輈以走挾音協輈張留反○輈車轅也○疏曰廟內授車未有馬駕故手挾以走方言云楚衛謂轅爲輈服虔云考叔挾車轅箠馬而走古者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若馬已在轅不可復挾且箠馬而走非提步所及子都豈復乘車逐之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閼棘戟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逵求龜反○逵道方九軌也○疏曰考工記匠人營國經涂九軌軌車轍謂王城之內道廣並九車也爾雅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說爾雅者皆以爲四道交出復有旁通故劉炫規過以逵爲九道交出也今以爲道方九軌者蓋以九出之道世俗所希不應城內得有此道以記有九軌故以逵當之言並容九軌皆得前達亦是九達之義故李巡注爾雅亦取並軌之義但涂方九軌天子之制諸侯之國不得皆有唯鄭城之內獨有其涂故傳於鄭國每言逵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逵莊二十八年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劉君以爲國皆有逵道以規杜氏其義非也秋七月傅于許傅音附○傅于許城下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亡侯反○蝥弧旗名○疏曰周禮諸侯建旂孤卿建旜而左傳鄭有蝥弧齊有靈姑銔皆諸侯之旗也趙簡子有蜂旗卿之旗也其名當時爲之其義不可知也子都自下射之顛射食亦反下同○顛隊而死○隊直類反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行亦卒之行列疾射潁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間皆詛之○疏曰周禮夏官序制軍之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此言二十五人爲行者以傳先卒後行豭大於犬知行之人數少於卒也又大司馬之屬官行司馬是中士軍之屬官兩司馬亦中士知周禮之兩即此行是也詛者盟之細殺牲告神令加之殃咎以射潁考叔者令祝

詛使神殺之也二卒之內已用一豭又更令一行之間或用雞或用犬以重詛盟詛例不用二也豭謂豕之牡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似嗟反○大臣不睦又不能用刑於邪人邪而詛之將何益矣隱公十一年春秋左氏傳○附按疏言詛者盟之細左氏謂鄭莊公失政刑詛之何益蓋莊公既無刑子都何又不下于心因有使詛射潁考叔者一事然古人之設詛者豈爲此時鄭莊公而設哉則是當無可奈何時聊以寸心而詛亦復乎其末矣故次于此章之尾

成廟則釁之以羊門夾室皆用雞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雜記○附按此條字義詳見釁廟篇○小子掌珥于社稷詳見地示篇社稷章祈于五祀詳見地示篇立祀章釁邦器及軍器凡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雜記曰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疏曰鄭以軍器別言即云邦器者是禮樂之器也鄭云禮器者即射等之等樂器即鐘鼓之等祭器即籩豆俎簋尊彝器皆是引

雜記者謂此等所釁亦用豭豚也○附按章下朱子注釁鐘謂
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所謂塗其釁郄應卽釁之所
由名也蓋古人欲其物之堅緻因有釁然則釁邦器禮樂祭器皆
此類也卽廟成釁之以羊門夾室皆用雞當亦是此類而爲物之
大者故大戴禮言釁廟之禮但宗人請于君宰夫攝主人行之亦
僅碑南北面而祀耳至于釁社稷五祀鄭注謂始成其宮兆時因
亦此類蓋皆神之所居非卽以此爲神也若下條大司馬言釁主
乃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則皆神也而釁之應是取神位特新
之義以其英靈將出往而爲三軍之主也然則釁軍器者蓋亦神
之欲英靈之特新興而戰而獲勝則與平時之器成而釁者取義
不同矣由此推之下條上春釁龜筴亦是神之欲一茂英靈而占
卜齊應故于首月而先釁也至若下條囿師言春除蓐矣而亦釁
廐夫廐既非新成又非神之所居而春除蓐而釁之以新之
蓋廐庇乎馬則亦若有英靈以爲護衞而爲神之之類與○囿師
春除蓐釁廐蓐馬兹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釁焉神之也○以上周禮夏官 ○始立學者既興器
用幣興當爲釁○詳見學制篇數學之通法章 ○天府上春釁寶鎭及寶器上春孟春也釁謂殺
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釁讀爲徽或曰釁鼓之釁○疏曰上春孟春者謂建寅之月也殺牲取血釁之若月令上春釁龜筴等也釁

讀爲徽者周禮先鄭皆讀釁爲徽徽取飾義或日釁鼓之釁者鄭以血血之也○周禮春官 ○龜人上春釁龜
詳見百神篇先火先卜章 ○孟冬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秦以歲首使大史釁龜筴
與周異○詳見月令篇本章 ○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詳見王制之王
篇古軍制章中春敎振旅條 ○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詳見祭統篇巫祝章下 ○
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約如字又音要藏才浪反○鄭司農云謂有爭訟罪罰刑書謬誤不正者
爲之開藏取本刑書以正之當開時先祭之玄謂訟訟約若宋仲
幾薛宰者也辟藏開府視約書珥讀曰衈謂殺雞取血釁其戶○
爲于偽反○疏曰訟謂爭約劑不決者珥而辟藏者謂以血塗戶
乃開其戶以出本約劑之書勘之又曰司約所掌唯約劑之書故
于先鄭皆不從按定元年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
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
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
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惟命宋仲幾曰踐土固然士彌
牟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
諸乎此是訟約法故引之爲證雜記云割雞當門其衈皆於屋下

言衈故知用雞也○周禮秋官○附按珥而辟藏後鄭
取血釁其戶夫藏戶其徵者耳而亦釁而開之乎且此與始成之
器及神之所居又不同蓋此禮之制也于藏開亦若神之所以謹其
開閉也夫司約所藏之約多矣無事自不煩開今因訟而
必釁所以使人稍可得已卽思不開而顧散其訟故特爲之令式以醒人也 ○羊人凡祈珥釁積共其
羊牲共猶給也○疏曰犬人共犬此云共羊或羊或犬俱得爲釁故兩職各共之○周禮夏官 ○士師凡刉珥
則奉犬牲珥讀爲衈刉衈釁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刉羽者曰衈○疏曰珥是玉名故破從衈取用血之意雜記言鷄不言
刉刉衈相將故知是謂釁禮雜記雞言衈卽毛曰刉可知○周禮秋官 ○犬人凡幾珥沈辜用駹○
雞人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以上見上祈禳章 ○小祝大師掌釁祈號
祝見上天子出征章

右釁第十四章凡十五條○又章下一條 ○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
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

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
也以羊易之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朱子集註曰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觳觫恐懼
貌○孟子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六十七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祭統第八十八　凡二十六章

祭禮十　按各祭中事節儀文既分具於各篇其有諸祭通用不可枚舉附屬者下別有以統之則無以貫攝一切見古禮之明且備也今合諸凡祭事析爲門目盡取周官諸職小戴記諸篇禮文依類提掇其散見他經傳語記書篇者備一二條列於內餘悉采綴其下并各祭篇已其未具之文會萃而紀敘之兼巨細該常變靡不載焉曰祭統者本小戴禮篇之名因其文又有當移爲祭義者故於此焉仍其名爲篇以見概括禮文之意云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詳見祭法篇○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詳見樂制篇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韶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詳見天神篇昊天天神章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詳見宗廟篇餘獻章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詳見因事之祭篇立君封國章○小宗伯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序事卜日省牲視滌濯饔爨之事次序之時○疏曰此取上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已下之事下亦有省牲已下故取以證序事牲饔爨出於特牲即大宗伯云牲鑊也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號神號幣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疏曰此大卜所云凡國大貞卜大遷之等視高作龜者是也又曰此言卜事而云神號者按大祝有神號幣號又按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鄭云問事之正曰貞陳玉禮神之玉寇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此既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也先鄭所云大卜文不言大遷者引文略也凡祭祀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小禮羣臣之禮○疏曰王有故不親行事使臣攝祭則爲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者此經所云既未至職末而此已下皆小宗伯專行事不佐大宗伯故於中言之以結上也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謂王玄冕所疏曰小祭祀祭則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宗伯也○小祝掌小祭祀疏曰掌小祭祀者即是將事侯禳已下禱祠之事也凡事佐大祝惟大祝所行事○疏曰唯大祝所有事者據大祝職不言者或佰餘官或小祝事行之也此不在職未言者欲自此已上佐大祝已下唯大喪贊渳佐大祝設熬以下小祝專行凡外內小祭祀掌事焉疏曰按小

司徒小祭祀奉牛牲鄭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按司服鄭注云林澤四方百物是外小祭祀也其內小祀宮中七祀之等皆小祀尊掌其事也○以上周禮春官○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詳見因事之祭篇疾病章○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都之所居曰鄙則亦法也典法則所用異異其名也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采音菜召上照反聃乃甘反○疏曰以八則治二等采地之都鄙也凡云馭爲所以敺之內之於善則於祭祀之中宗廟先祖無可去取于社稷配食者若取句龍后稷上公有功是內之善也又曰諸交無或言都又言鄙別號故鄭云都之所居曰鄙大司徒云凡造都鄙鄭云其界曰都鄙所居也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是鄙所居不遷也邦國言與官府言法都鄙言則是所用處異其實義通也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則大夫之采也小都任縣地則六卿之采也大都任畺地則三公之采也王子弟所食邑者親王子母弟與公同處而百里次疏者與六卿同處而五十里次疏者與大夫同處而二十五里按禮記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鄭注中庸云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然則王子母弟雖食采未必有官有官則依公卿大夫食邑不假別言

也按孝經大夫章不云社稷則諸侯卿大夫也若王子母弟及三公稱諸侯者五廟五祀三社三稷故云祀先君社稷五祀也○

小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三曰禮職以事鬼神疏曰六官各有職若天官治職地官教職其職不同邦事得有分辨故云以辨邦治也事鬼神者以其主祭祀當職之事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鄭司農云大祭祀大宰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司馬羞魚牲奉馬牲司寇奉明水火玄謂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齍音資與音餘○疏曰官府之中有六事皆聯事通職然後國治會合故云合邦治也又曰司農不言司空司空亡故也大祭祀官大宰尊不奉牲宗伯不言奉雞司馬直言奉馬不兼言奉羊司寇不言奉犬皆略可知司空雖亡按五行傳云聽之不聰時則有豕禍豕屬北方又說卦云坎為豕故知司空奉豕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以上周禮天官

○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疏曰凡祭祀者所以追養繼孝事死如事生但人於死者不見其形多有致慢故禮云祭極敬也死者尚敬則生事其親不苟且也○周禮地官

○司隸邦有祭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煩猶劇也○周禮秋官

○小司徒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與其祭祀之禁令比毗志反○稽猶考也夫家猶言男女也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為井玄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疏曰言建者非但副貳大司徒亦得專其事[illegible]與四郊皆是六鄉之民所居併言都鄙者司農是掌土地之官[illegible]亦兼主采地之法與其祭祀者謂鄉中州祭社黨祭禜族祭酺皆有禁令不使失禮法又曰按大宰云九職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與此文國中四郊都鄙其事相當故知此九比出九賦者之人數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鄭司農云二十五家為閭○疏曰五家為比五比為閭是二十五家也徵令謂祭祀役政喪紀之事凡春秋之祭祀聚眾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也及比皆會聚民因以讀法以勑戒之故書既為暨杜子春讀暨為既○疏曰謂州長黨正族師祭祀閭胥皆為之聚眾庶以待驅使也本經上文族師已上官尚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閭胥官卑而於民為近其讀無有節但是聚眾庶比之時即讀之耳上文書其德行道藝令閭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也又曰知祭祀謂社禜酺者以黨鄉內所有祭祀無過此三者而已

○土均和邦國都鄙之政令與其禮俗祭祀以地媺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上地厚薄為之制豐省之節耳○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為于偽反省所景反○疏曰土均主調即是和義故土均以和說外邦國都鄙之政令地媺則重行之地惡則輕行之以其媺許儉不非無故也其禁令者恐有僭踰下通也引禮器證行禮依地媺惡之義與

○鄙師各掌其鄙之祭祀祭祀祭禜也○禜音詠○疏曰五鄙為縣五百家為鄙又曰鄙與六鄉黨同黨祭禜故知鄙祭禜也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治其祭祀之事酇音讚○疏曰則其一酇五酇故云各掌其政令也祭祀謂黨族祭酺之類縣當祭[illegible]與州同縣正鄙師酇長皆不言所祭神者六遂與六[illegible]見其義也○以上五條皆周禮地官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以上見下致福章○附[illegible]人盛日舊唐書李濤云漢文帝[illegible]有祭祀[illegible]有司敬而不祈[illegible]見超然可謂盛德若使神明無知[illegible][illegible]降福必其有知則私己求媚之事君子所不月怳也孔于神明乎虢公求神以致危亡王弗祈天以速[illegible]今明鑴又新唐書稷公問所以禳災邀福者帝[illegible]對曰宋[illegible]善言退法星三舍漢文除秘祝勅有司祭而不祈此二君皆多自然之福書美前史知失德以郡災媚神以丐助神而有知息因以誠也王草堂云商媚鬼神而勤輒祈求者當鑑此○附按凡祭祀而輒祈求于聖[illegible]欲鬼神而遠之者或多忘也故今特錄王氏說于此

右祭禮總要第一章凡十六條○又章下凡三條

○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為仲春舍釋菜乃修祭典詳見月令篇本章

○喪祭從先祖朱子集注曰上文云志記也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孟子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灋而審行之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朝直遙反下同○三世自祖至孫踰久可以忘故俗而猶不變者爵祿有列於朝謂

君不絕其祀復立其族若臧紇奔邾立臧爲矣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紇恨發反胡切反胡識反○疏曰此以下明在他國而得變俗者故先明未得者也去國三世謂三諫不從及他事被黜出入新國已經三世者則鄭注云自祖至孫也出入吉凶之事更相往來也去已三世而本國之君猶爲立後不絕則有吉凶之事當與本國卿大夫出入往來共相赴告故云有詔於國又曰臧紇武仲也時爲季氏家廢長立少故與孟氏相惡遂出奔邾魯人以臧紇有功復立其異母兄臧爲以守先祀是有列也

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

謂無列無詔者反告亦謂吉凶也宗後宗子也○疏曰此是出已三世而爵祿無列於朝吉凶不相詔告而不仕新國者宗族兄弟謂本國之親宗後大宗之後也已本國不列不告若宗族猶存兄弟尚在已有吉凶當反還告宗適不忘本故也前告國者亦告兄弟此既未仕新國亦用本國禮音義隱云其無親在故國不復往來也○附按此就去國者言非就第三世言也疏說非是說見下節

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灋

以故國與已無恩與謂起爲卿大夫○疏曰此猶是無列無詔而反告宗後者

以令得仕新國也但仕新國有與故重言三世也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者唯興謂已始仕雖有宗族相告而已仕新國又本國無列無詔故所行禮俗悉改從新也然推此而言若本國猶有列詔者雖仕新國猶行故俗既云無列而從新明有列理不從也又若無詔而本仕新者不得從新既云唯興明不與則不從無列無詔唯興之日三世即從新國之制孔子去宋既久父爲大夫尚冠章甫之冠送葬皆從殷制者蓋氏云按句命決云邱爲制法之王黑綠不代蒼黃聖人特爲制法不與常禮同也鄭云起爲卿大夫者意謂若爲士猶果不得變本也○曲禮○附按此條自君子行禮至而審行之皆言君子平時居處之事與下文居他國意無涉注因下文而即貼居他國誤矣說已見前喪禮義篇至去國三世以下乃因君子之處常而言其處變之禮注疏謂爵祿有列於朝二節爲未變俗末一節爲變俗亦非也夫上文不求變俗者謂從俗耳豈處他國而從本國之謂哉如其言是謂上二節爲不從新國之法未一節爲從新國之法也今詳上二節惟言詔國告宗亦不見其從新國法與否但據先言兄弟後言宗族是就去國者言非就第三世言也蓋記云三世指去國者而已有子有孫是言其去已久去國者此時爵祿有列於朝必出入有詔于國若當此時而去國者之兄弟宗族猶存

則反告於宗後即知未節當解云若去國已久而有三世此時爵祿無列於朝自出入無詔于國矣至於去國者之從法也則唯興之日即從新國之法初不待其三世也蓋禮無仕其國而不從其法者設去此國而即仕于彼國將謂未及三世而不從其法有是理乎故禮以興之日爲斷夫不與而猶可不從其法者異國之人臣借居于此並非吾之臣子故以異國之人而從其本國之法君固不加責已亦可自安如未興而以不從爲禮即知既興而必以從爲禮也此當去國之身即然何待至其第三世而始言興哉蓋惟此興日即可從則雖有列亦如此故孟子云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疏謂本國猶有列詔者雖仕新國猶行故俗安得有此事君之禮也且記於此條但詳言去國者本身之禮並未及其後世也去國者身尚爲大夫故於新國之法有不與而不從之時且一世猶若客居去來尚未定也若去國者既死之後而其第二世仍居此土即爲此國之民矣于禮已應從新國之法蓋無世世爲客者也何待至其三世哉而疏謂不與則不從者未嘗不是但主去國者之後世言似亦誤矣或曰不與則庶民耳有何可從之法曰若果無當從是庶民而獨在國君之法外也又使庶民本國之法與新國同則亦不得爲不從新國矣大抵此不從者準以人情惟去國者未與終其身而

可又按或疑第二世爲民即應從新國之法記何必又言三世曰是欲說出一久字耳去國者而已生子其時有未久者若子復生子而去國者有孫則爲三世但據去國之時可以謂之久矣○又按未節疏引邱爲制法之主句聖人之心與語安得有此疑皆句命決妄爲捏造也按論語亦言端章甫則周制未嘗不冠章甫疏似不當據此爲斷矣又按鄭注雖未明言士然士亦仕也似無已仕而不從國法者安得以變本之說纏之疏推鄭意恐亦未合

春祭曰祠 祠之言食 夏祭曰礿 新菜可汋 秋祭曰嘗 嘗新穀 冬祭曰烝 進品物也○疏曰此別四時及三代諸祭名也自殷以上則礿禘烝嘗王制文是也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礿祭義注云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曰祠是祠礿嘗烝之名周公制禮之所改也若然詩小雅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此文王之詩已得有制禮所改之名然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要亦所改有漸易曰不如西鄰之礿祭鄭注爲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附按小雅天保詩周公所作並非文王之詩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此是爻辭亦係周公作之疏何得云文王時已改而禴此大閑犯此大義恐未講大聖人之心乎

祭天曰燔柴 既祭積薪燒之○疏曰祭天之禮訖柴以實牲體玉帛而燔之使煙氣之

見上達於天因名祭天曰燔柴也祭地曰瘞貍既祭埋藏之○疏曰李巡曰祭地以玉埋地中曰瘞貍祭山曰庪縣或庪或縣置之於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疏曰庪謂埋藏之大宗伯鄭注云縣謂縣其牲幣於山林中因名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投祭水中或浮或沈○疏曰大宗伯云以貍沈祭山林川澤鄭注云祭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是也祭星曰布布散祭于地○疏曰李巡曰祭星者以祭布露地祭風曰磔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疏曰磔謂披磔牲體象風之散物是類是禡師祭也師出征伐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疏曰是類是禡詩大雅皇矣篇文師祭言用師出征之祭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為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禡周禮作貉祭文或為禡字既伯既禱馬祭也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疏曰既伯既禱詩小雅吉日篇文禱禱獲也鄭注周禮云馬祖天駟本經上文云天駟房也彼注云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文用彼禮以禱之禘大祭也五年一大祭○疏曰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禘于

大廟謂宗廟之祭也繹又祭也祭之明日尋繹復祭○疏曰繹復祭之名也公羊傳云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天子諸侯謂之繹少牢饋食大夫之禮也謂之賓尸與祭同日蓋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為之別為立名言其尊繹胙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夏曰復胙未見義所出○疏曰夏之典謝無言復胙之名者也說者云胙是祭肉也以祭之旦日復陳其祭肉以賓尸未知然否商曰肜書曰高宗肜日○疏曰高宗肜日商書篇名係矣云肜者相尋不絕之意周曰繹春秋經曰壬午猶繹○疏曰壬午猶繹宣八年經文○爾雅

右祭名第二章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詳見宗廟篇廟制章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詳見天神篇五帝上帝章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詳見地示篇山川章辨廟祧之昭穆詳見宗廟篇廟制章○肆師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兆塋域○疏曰按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已下則神兆多矣皆掌之使人不得干犯神位七廟亦然又曰凡為壇者四面皆塋域圍之若宮牆然故云壇塋域也○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外祀謂所祀於四郊者域兆表之塋域○疏曰兆山川邱陵已下皆是典祀掌之言兆域據外為溝渠為表塋域者也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修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屬其屬胥徒也修除芟掃之徵召也役之作使之○疏曰以時祭祀謂天地山川祭祀皆有時也又曰鄭注其屬是胥徒者以典祀身是下士其下惟有胥徒不言府史者府史非役者也司隸主眾隸供役使故云作使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鄭司農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疏曰其屬還是胥徒厲是遮列蹕是止行人○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詳見天神篇昊天天神章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詳見地示篇地示章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杜子春云禬除也玄謂此禬讀如潰癰之潰○疏曰鄭云此禬讀如潰癰之潰者就杜子春之義以其癰潰則膿血除故讀從之言此以對彼大祝云類造禬禁之禬為會合之義不為潰也○小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舊書祀或作禩

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無令寇侵犯之杜子春讀禩為祀書亦或為祀玄謂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彌災兵（　）都宗人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壝唯癸反又欲鬼反○守山川邱陵墳衍之壝域○疏曰此據寇戎從外而入故先保在郊之神位是以鄭云守山川邱陵墳衍也按小宗伯云兆山川邱陵於四郊彼雖不言墳衍而亦在四郊皆須保之言壝者於中為壇四畔為壝舉壝則壇見矣○已上六條周禮春官

右神位第三章凡六條○又意下一條故

○過祀則下居者士於敬○檀弓

尸神象也尸所以象所祭者故曰神象○郊特牲○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尸配尊者必使適○詳見士虞禮篇迎尸章下○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孫與祖昭穆同○疏曰祭祀之禮必須尸尸必以孫令子孫行並皆幼弱則必抱孫為尸不得抱子為尸所以然者記人既引其禮又自解云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也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是有抱孫之法也言取於同姓者謂無服內之孫取服外同姓也自大

〇末篇〇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同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詳見學記篇〇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尊尸也下下車也國君或時幼少不能盡識羣臣有以告者乃下之〇少式召反〇疏曰此臣爲君作尸者巳被卜吉君許用者也古者致齊各於其家散齊猶出在路及至祭日之旦與來者入廟故羣臣得於路見君之尸皆下車而敬之君下之者亦謂散齊之時若在路見尸亦下車敬之不云君見而云君知者謂君年幼少故於路或不識而待臣告也知是散齊者若致齊不復出行若祭巳君先入廟後乃尸至也尸必式禮之〇疏曰廟門之外尸尊未伸不敢亢禮則不可下車故式爲敬以答君也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横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爲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横一木謂之爲較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於時立乘若平常則馮較故詩云倚重較兮是也又若應爲敬則落手隱下式而頭得俯俛故云式視馬尾是也君下而尸式者以其在路尊未伸故未敢亢禮至於廟中禮伸則亢故答君之拜乘必以几尊者慎也〇疏曰几

案在式之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几上有幂君以羔皮以虎緣之〇曲禮〇孔子曰尸弁冕而出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故服士大夫之服也〇疏曰按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以君之先祖有爲士者當著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得服爵弁若以助君祭服言之大夫著冕注云大夫因士連言耳按儀禮特牲尸服玄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卑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卿大夫士皆下之見而下車〇疏曰尸或出于道路其鄉大夫乘車見尸則下車也尸必式卜俛禮之〇疏曰尸富爲式小俛以敬之必有前驅爲辟道〇辟婢亦反〇疏曰謂尸出行則有前驅辟道之人〇〔曾子問〕〇酌尸之僕如君之僕當其爲尸則尊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詳見曲禮篇僕御之禮章〇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宮以待事禮也曾子問作出舍于公館注云吉凶不可以同處雜記注云

尸既受宿則不得哭內喪同宮也〇疏曰按本記上文不爲尸之時未視濯之前受宿之後父母喪使人告者反而後哭今此齊衰內喪亦謂諸父昆弟姑姊妹也與前與後祭同但尸尊故出舍公之官館以待君之祭事不在巳之異宮耳〇雜記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見上神位章〇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周禮春官〇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見下祝號章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詳見因事之祭篇祈禳章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辨六號一曰神

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見下〔祝號章〕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見下〔尸出受祭章〕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襃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詳見〔曲禮篇容節章〕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禋祀祭天神也肆享祭宗廟也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來瞽令臯舞相尸禮既祭令徹詳見〔天神篇昊天天神章〕〇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詳見〔因事之祭篇祈禳章〕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齍齊成〇隋尸之祭也奠奠爵也祭祀奠先徹後反言之者明所佐大祀非一〇疏曰逆齍盛者祭宗廟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斂

於廟門外迎婦人之逆尸爲於廟堂東賓之爲於神座前逆日者
始祭迎尸而入祭末送尸而出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是也
沃尸盥者尸尊不就洗按特牲少牢尸入廟門盥於槃其槃小祝
天水贊隋者按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妥尸尸隋祭以菹擩于
醢以祭于豆間小祝其時贊尸以授之贊徹者大祝云奠命徹
諸宰君婦徹時小祝贊之贊奠者大祝酌酒奠于鉶南則郊特牲
注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小祝其時贊之又曰主人受尸節事
亦有隋祭但其禮文承逆尸沃尸之下故知隋是尸之祭　凡事

佐大祝章見上○上屬禮官○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

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詳見因事之祭篇疾病章○天子出尸而巫

與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出尸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有事祓除不祥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國語爲

之宗屬韋昭注曰宗大宗伯也掌祭祀之官禮記曰大祝掌祈福祥也有事謂祭行神○荀子正論○宗祝辨乎宗

廟之禮故後尸詳見禮樂義篇樂者非謂條

右巫祝第五章章凡七條○又章下凡四條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子朱

集註曰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論語○楚昭王問於

觀射父曰昭王楚平王之子昭王熊珍也觀射父楚大夫也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

地不通者何也周書謂周穆王之臣甫侯所作呂刑也重黎顓頊掌天地之官也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謂少皞之末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謂絕地與天相通之道

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若重黎不絕天地民豈能上天乎對曰非此之謂

也古者民神不雜雜會也謂司民司神之官各異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

能齊肅衷正爽明也携離也貳二也齊一也肅敬也衷中也其智能上下比義義宜也

其聖能光遠宣朗聖通也朗明也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徹達也

如是則明神降之降下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巫覡見鬼者周禮男亦曰巫

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處所也位祭位也次主宗功德

耳先後也牲牲之毛色小天也器所當凡也時服四時服色所宜也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

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

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

恭明神者以爲之祝烈明也號名位也高祖廟之先也父昭子穆先後之次也春秋躋僖公謂之逆

勤莊也崇飾也質誠也禋絜祀曰禋祝大祝也掌祈福祥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

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

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名姓

牲若伯夷炎帝之後爲秩宗生犧後非卯之威彝六彝器豆量大小也次主謂疏數之度攝氏攝屏者并布十人之

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除地曰場氏姓謂所自出也宗宗伯也掌祭祀

祀之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類物謂別善惡利器用之

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

明德謂降福祥不爲災孽也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

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業事也嘉主善物也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

少皞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也民神雜揉不可方物猶同位故雜揉方猶別也物名也

夫人作享家爲巫史夫人人人也享祀也巫主神史次位序言人人自爲之無有要質

質誠也民匱乎祀而不知其福言民同匱於祭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

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齊同也嚴敬也威畏也神狎民則不蠲其爲

狎習也則法也蠲絜也其爲所爲也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

薦重也臻至也氣命之氣顓頊受之少皞氏沒顓頊氏作受承也乃命南正重司天

以屬神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所以會群神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亂也周禮則宗伯掌祭祀命火

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尚書云火當爲北北位也周禮司徒掌土地人民也）使復舊常無相侵瀆也（侵犯）是謂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爲也堯興而誅之）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育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之亂紹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叙次也分位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程國也伯爵也休父名也天官守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爲大司馬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是也）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寵尊也言休父之後世尊神其祖以威耀其民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今相遠故不復通也）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亂謂幽平以下也禦止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不變言天地體成不復改變也何比之有言不相比近也○國語楚語）〇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文公王官伯也）將會衛靈公使祝佗從（佗徒河反從才用反下師旅從同○祝佗大祝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共音恭徼古堯反○共二職）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夫音扶○隸賤立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社稷動謂國遷○竟音境○疏曰周禮大祝云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及宜歸獻于社則前祝天子之祝如此則諸侯之祝宜亦然然則彼軍行唯有社無稷今社稷俱動故知謂國遷也國遷唯在竟內得云祝不出竟者許稱公劉遷豳大王遷岐及春秋杞都陳留而遷緣陵及許遷于析之屬並是離棄本國遠適他土故有出竟之事劉以社稷動謂軍行而規杜非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祓音弗徐音廢○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爲釁鼓○鼙步西反○疏曰周禮文來字被除災咎則祓亦祭名故知祓社即宜社是也說文云釁血祭也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爲釁鼓此皆祝官掌之）祝奉

以從（從如字又才用反○奉社主也○疏曰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是軍行必載社主行故祝官奉主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好呼報反○嘉好謂朝會）君行師從（二千五百人）卿行旅從（五百人）臣無事（疏曰此會因而侵楚衛侯當以軍行言臣無事者皆本以爲會召諸侯傳言將會是赴會之時但諸國既集師亦自多故得行侵耳○定公四年春秋左氏傳）〇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此言技謂七者）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欲傳其事亦爲不德○疏曰亦爲技藝賤薄不道德之事故不許之）出鄉不與士齒（是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王制）凡祀啓蟄而郊（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正音征○疏曰禮諸侯不得祭天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故雩亦祀帝者不言祭地也而注言祭天地者以發凡言例連言之夏小正得以正月啓蟄故漢始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大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迄今雖而不改今曆

正月雨水中四月小滿中八月秋分中十月小雪中注皆以此爲建寅之月建巳之月建酉之月建亥之月則啓蟄當雨水龍見當小滿始殺當秋分閉蟄當小雪也又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如記文中間或魯郊以周之孟春而傳言啓蟄而郊者禮記後人所錄其言或與傳未必皆是正禮按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啓蟄而郊禮記左傳與者若獻子而記言日至傳言啓蟄一人兩說而相反其間有以一獻子之七月而禘獻子爲之時應有七月禘矣烝嘗過則書何以獻子之持不書七月禘是知獻子本無此言不得云禮記是而左傳非也明堂位言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更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爲常明堂位後世之書其未章所言既辭則郊亦難信以此知記言孟春非正禮也鄭玄注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祖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天一地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與鄭異○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云祀天南郊明與鄭異也○附按疏言天子與魯之郊祭時不同者是也按天子冬至祭天于圓郊以陽初來也夏至祭地於方澤者陰初來也魯雖郊天不于建寅之月朱子注閟宮之詩曰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小子撰齊敘之者卜郊自正月始故也知正月爲夏正者凡前古史

臣書事皆以建寅爲正月尙書蔡傳至伊訓篇惟元祀十有二月
乙丑其註言之至詳矣則胡文定謂春秋夏時冠周月者捒朱子
與蔡傳卽知其非確論蓋時因夏時月亦夏月也○又按春
秋之月知必是夏月者說見歷數篇之傳於是周三月係龍見
而雩見賢遍反○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宿音秀遠于僞
反○疏曰天官東方之星盡爲蒼龍之宿見謂初昏見也雩之言
遠也孫爲秋收言意深遠也傳直言雩而經書大雩者賈逵云言
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月令云大
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鄭玄禮注云雩之言吁也言吁嗟
哭泣以求雨也邪雩俱是祈穀何獨雩爲吁嗟旱而修雩言吁嗟
可矣四月常雩於時未旱何當言吁嗟也賈服以雩爲遠故杜從
之○附按朱子註論語舞雩爲祭天禱雨之處是雩爲禱雨之祭
也疏言四月於時未旱夫未旱則何須禱雨按春亦偶有旱時若
至于夏爲火則多旱旱始丁日月故雩卽爲四月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爲嘗於宗廟○疏曰嘗
以嘗新爲名知必待嘉穀熟乃爲之也詩稱八月其穫稷刈嘉穀在于八月知始殺爲建酉之月陰氣始殺也閉蟄而烝
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釋例論之
備矣○閉必計反又以結反宇林芳結反○疏曰傳稱火伏而後

蟄者畢周禮季秋內火則火以季秋入而孟冬伏昆蟲以孟冬蟄
故知閉蟄是建亥之月也爾雅釋詁云烝衆也萬物皆成可爲者
衆故名此祭爲烝過則書卜日有吉否過節次則書以譏慢也○疏曰祭必當卜有吉否不吉則當改卜次旬故不可期
以一日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月之節則書之以譏其慢○桓公五年春秋左氏傳○簭人凡國之大
事先簭而後卜簭音筮○當用卜者先筮之卽事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疏曰此大事者卽大卜之八命及大
貞大祭祀之事大卜所掌者皆是大事皆先筮而後卜也曲禮云
卜筮不相襲若筮不吉而又卜是卜襲筮故於筮凶則止不卜按
洪範云龜從筮逆又云龜筮共違於人彼有先卜後筮筮不吉又
卜與此經違者彼是箕子所陳用殷法殷質故與此不同○附按
經文先簭後卜恐非簭不吉則止不卜之說也然則周禮亦與洪範同疏解自生支耳○又按卜筮之說詳見卜筮篇○大
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執事大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疏曰大卜掌事故知執事是大卜言之屬者兼
有卜師及卜人按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彼言史者卽此大史故知當視墨○占人若有祭
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奉猶送也送之所當於卜○疏曰此祭事不辨外內則俱當卜告奉龜以往所

當卜處旅謂新禱天地及山川○大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不親作龜者大祭
祀輕于大貞也士喪禮曰宗人卽席西面坐命龜○疏曰大貞之
內有立君大封大卜作龜不命龜作龜是勞事故云大祭祀輕于
大貞也引士喪禮者證天子命龜處所與士禮同○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
禮眡滌濯亦如之宿先卜祭之夕○疏曰天地宗廟之等將祭前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十日矣卜日吉則齊令云
宿爲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旦爲期也詔相
其禮者謂肆師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齊戒之禮若祭前之夕
眡滌濯祭器亦詔相其禮也○以上五條周禮春官○夏后氏尙黑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正音征又如字
大事用昏昏時亦黑此大事謂喪事也○疏曰知大事是喪事者以其與斂事文連故也殷人尙白以建丑之
月爲正物牙色白大事用日中日中時亦白周人尙赤以建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疏曰按上殷尙
白之下註云物牙色白此萌色赤不同者萌是牙之徵細故建子云萌建丑云牙者散而言之萌卽牙也大事用日出
日出時亦赤○疏曰夏尙黑殷尙白周尙赤此之謂三統按鄭康
成之義言自古以來皆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

註尙書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
朔也○今按鄭註祭義殷人祭其闇云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
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彼疏亦云檀弓
大事非止是喪亦兼諸祭與此不同當以祭義爲正○檀弓
右時日卜筮第六章凡七條○又章下凡四條○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
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
之也詳見宗廟篇時日章下○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
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言動任卜筮也神明謂羣神也○疏曰昔
三代明王者謂夏殷周皆事天地之神明者謂祭祀天地及
諸神明也無非卜筮之用者言皆須卜筮唯九月大享帝于
明堂不用卜所以必須卜者不敢以私意褻事上帝也○附
按註疏以神明猶羣神今詳事天地之神明文法如注疏說
則天地字爲空設如云事天地之羣神矣不應疏又將天
地並及之也況按下文以上帝言天而包他神中庸上衆郊
祀而下單言上帝則神明只應就天地言文乃得原或日此
似無皆字與無非字曰皆字上承三王言若無非字亦然且

是合天與地說又按注于下文解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者仍只是天地二神何嘗另有祭神蓋五帝與天一而已矣

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 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疏曰按大宰云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鄭注云五帝謂四郊及明堂是四郊有卜也大宰又云祀大神祭大祇亦如之大神則冬至祭圜丘大祇則夏至祭方澤按公羊穀梁魯郊等云卜三正則天子郊用夏正亦卜之故知冬夏至正月及四時者卜日也然明堂不問卜而注大宰祀五帝卜日云四郊及明堂者廣解五帝所在其實祀明堂不卜也按周禮祀宗廟亦卜日注不言者以經云事上帝耳按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是有卜牲日也特牲少牢云大夫士筮尸則天子諸侯有卜尸也○附按不犯日月就初卜言謂未至應卜之日月而卜及既過而卜皆犯也不違何就卜言定言注疏解恐皆非是

卜筮不相襲也 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疏曰既大事卜小事筮是不相因襲也此大事謂征伐出師及巡守其實是中事對小為大耳小事則筮者若周禮簭人有九簭更筮成之屬是也此卜與曲禮文同而注異者各隨文勢也○附按卜筮不相襲謂卜筮之吉凶不相襲注以大事小事分卜筮者恐亦未然義上節

不犯日月者求卜筮而先不犯也不違卜筮者既卜筮而即不違也此句卜筮不相襲者則從中間正言卜筮之事也又不犯日月者為卜筮之時不違卜筮者為卜筮之誠卜筮不相襲者為卜筮之理其說之詳見下條卜筮不相襲句

大事有時日 大事有事于大神有常時常日也○疏曰既有常時常日而用卜者亦不敢專也故祭統云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是有常日猶用卜也

小事無時日有筮 有事于小神無常時常日有筮臨有事來之○疏曰此經皆論祭祀之事故解云有事于小神其實周禮小事非惟小祀而已既云小事用筮而大卜云凡小事位卜者彼謂大事中之小事非此小事也

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 順陰陽也陽為外陰為以事之外內別乎四郊○別彼列反○疏曰先師以為祭大而用辛雖外用柔日祭社用甲雖內用剛日殊別于四郊之祭以言用剛柔之日不可與四郊他事同今謂事之外內別乎四郊者謂四郊之外為外事若用午祠兵吉日庚午既差我馬之屬是也四郊之內為內事若郊之用辛及宗廟少牢用丁亥之屬是也故言別於四郊謂限別以四郊為限○鄭注曲禮云順其出為陽也出郊為外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順其居內為陰彼疏云內事郊內之事也乙丁巳辛癸丑偶為

柔也然則郊天是國外之事應用剛日而郊特牲云郊用辛社稷是郊內應用柔日而社日用甲者郊特牲云郊社尊不敢同內外之義故也此言外剛內柔自謂在郊社之外者他禮皆隨外內而用之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者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外內剛柔故也祭社用甲而召誥用戊者是告祭非常禮也郊之用辛者郊又正郊天及雩大事明堂耳若圓丘自用冬至日五時迎氣各用其初朔之日不皆用辛○附按魯郊用夏正建寅月其日用上辛雖至四月五月而郊仍用上辛春秋所書是也若周天子于冬至時而郊天于圜丘其日則用辛此後條曲禮疏引崔靈恩而解郊之用辛者其說恐誤也說見天神篇郊祀章

不違龜筮

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牷音全齊音粢○牷猶純也○疏曰以其事上帝神明不敢自事皆依卜筮動合于禮故夫子總更結之牲牷之等禮樂之儀粢盛之實皆不違龜筮是以此等所用無虧害于鬼神無見怨于百姓○表記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 旬十日也○疏曰卜筮必用蓍龜者按劉向云蓍之言耆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辨吉凶也洪範五行傳曰蓍生百年一本生百莖淮南子云卜筮實問于神龜筮能傳神命以告人按白虎通稱禮三正記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按易繫辭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探此蓍龜知靈相似無長短也僖四年左氏傳云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者將以獻公卜娶驪姬不吉更欲筮之故大史蘇欲止公之意託言筮短龜長耳實無優劣也凡卜筮天子諸侯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大事者則大卜云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大祭祀凡出軍旅喪事及則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此等皆為大事故鄭注古人云將卜八事皆先以筮筮之是也若次事則唯卜不筮故表記云天子無筮鄭注云謂征伐出師若巡守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是天子出行唯卜無筮也小事無卜唯筮人掌九筮之名一曰筮更謂遷都邑也二曰筮咸謂筮衆心歡不也三曰筮式謂制作法式也四曰筮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五曰筮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也六曰筮比謂與民和比也七曰筮祠謂筮牲與日也八曰筮參謂筮御與右也九曰筮環謂筮可致師不鄭注古人不卜而徒筮者則周九筮是也天子既爾諸侯亦然故春秋傳二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又

筮之得大有之睽衰九年晉卜伐宋亦卜而後筮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不能如禮然尙晉先云龜從者以尊卑言之也鄭注周禮云筮凶則止不卜而洪範有筮逆龜從者崔靈恩云凡卜筮天子皆用三代蓍龜若三筮並凶則止而不卜鄭云若一吉二凶雖筮逆猶得卜之則洪範所云者是也其大夫則大事卜小事筮大事則葬地及葬日為非之大故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是也其小事用筮則少牢常祀筮日是也士亦大事卜小事筮故士喪禮卜葬日以喪葬為重須定吉凶故用卜也其筮常吉祭比葬為輕故筮日也葬既卜日得吉餘事皆吉可知故惟筮葬地不復用卜也旬之外日遠其日者按少牢大夫禮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者云欲用遠某日故少牢云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吉乃官戒此謂大夫禮旬之內日近某日者按特牲士禮云不諏日注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中諏丁巳之日是士於旬初即筮旬內之日是旬之內日也主人告筮者云用近某日此據大夫士故有旬內旬外之日若天子諸侯其有雜祭或用旬內或用旬外其辭皆與此同按少牢特牲其辭若云來日丁亥不云遠近者彼文不具也○附按疏于此處詳言卜筮之義但鄭所注卜筮不相襲謂分大事小事及卜不吉不復

筮者其解原未的說見上下文今疏本此說以該括言之悉亦多未合也按蓍龜原無優劣但一從一違而就二者對立細較之則筮短龜長實有此理並非史藉之托詞也表記所云天子無筮天子道以筮其說之課巳見于卜筮篇通言卜筮之法章又周禮筮人筮九筮之名鄭注占人不卜而徒筮者則用九筮今按之經皆恐亦多不合何書召誥言至于洛卜宅則遂都邑非僅筮可知春秋書卜亦皆係卜日皆卜牛皆係卜牲則非僅筮牲日可知蓋筮人所掌有此九筮上或單用筮或兼用卜又或單用卜皆以聽卜筮之時君與在君者之所命而經並無明文言大事用卜小事用筮也鄭之所本者在小戴卜筮不相襲然此旬鄭亦誤解非記本意矣而猶可執此以解經乎又自天子諸侯而下為大夫為士亦無大事卜小事筮之分今疏博証其說以曲從鄭注未知雜記言大夫卜宅與葬日巳以如筮作一轉是大夫亦可筮宅筮日矣乃鄭硬注為下大夫與士蓋其巳誤者而復以生誤也說見喪大記上篇卜宅章夫天子諸侯事之大小巳雖區分况大夫與士當以何為界限且古聖人之以龜筮遺後人者所以前民用並非如禮制度數有貴賤小大之防範也士者既無限制龜筮又隨所叩而無不告在雜記活言卜者可筮巳昭然于前乃鄭猶執拗于後而疏于此繼論者又一一根本于鄭以為經學之害辭也豈不誤哉

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孝子之心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娶之屬也○冠古亂反○疏曰葬與二祥是奪哀之義非孝子所欲先遠日示不宜急微伸孝心也故宣八年左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杜云懷思也辟不思親也此尊卑俱然雖上亦應今月下旬卜來月下旬不吉卜中旬不吉卜上旬吉事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是先近日也

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

假古雅反○命龜筮辭龜筮於吉凶有常大事卜小事筮○疏曰日命龜筮辭也卜擇吉日故云為日假因也爾汝也皆蓍龜也泰大中之大欲襃美此龜筮故謂為大龜大筮也有常者言汝決判吉凶分明有常也凡卜筮大夫以上命龜有三命筮有二其一為事命龜涖卜之官以主人卜事命卜史也卜史既得所卜之命更序涖卜所陳之辭名曰述命二也卜人即席西面命龜云假爾泰龜有常三也命筮二者一為事命筮則主人以所為之事命筮史二則筮史得主人之命遂述之為述命也士則命龜有二命筮有一士喪禮云命筮人哀子某為其父筮宅筮人許諾不述命是士命筮一也士喪禮涖卜命曰哀子某卜葬其父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乃云即席西面坐命龜是

士命龜二也知大夫命筮二者少牢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又云史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云云是大夫命筮二但冠即席所命于述命之上也知大夫命龜三者以士喪禮云不述命明大夫有述命也又曰此大事者謂小事之中有大事非周禮大貞大封及八事之筮或云大事兼大貞等雖卜筮並用總皆用卜故云大事卜但大事則先筮後卜卜筮俱有若小事筮徒有筮而無卜也○附按疏言大夫以上命龜有三命筮有二謂士命龜有二者皆是矣而謂士命筮有一者恐未然者疏但就現在經文言而未細究其理也按士喪禮下篇筮宅章命曰哀子某云云下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下疑脫命筮二字此未筮而先命筮也下云指中封而筮者正言其筮也上文之命命人也此必當有命筮二字者命蓍筮也惟蓍筮必不可少此一命故本係乃以假爾泰筮有常與假爾泰龜有常並言也蓋制度至必不可減者士亦與大夫同故命筮應皆二此與喪大記下篇飾棺章言紐與數大夫可減諸侯之六而為四士不可更減為二故從其同一而巳矣○又按或疑士之筮宅卜文巳云不述命矣若于右還北面下記命筮二字則是又述命也曰本篇卜葬日章亦言許諾不述命下又云還即席西面坐命龜則是不述命者宗人不述命

以告卜人也至于述命以告龜仍與大夫同卑者命龜二子若文從簡也○又按或疑卜葬日章不述命者是指宗人非卜人也若筮宅章則是筮人何亦言不述命曰是謂筮人無何人而述命一禮至于述命以告筮所以尊蓍契也不然上文既為筮人矣命之詞而請蓍矣卽竊侍其旁而[illegible]聽哉夫龜猶必命之矣蓍生于聖塚之靈草而筮人敢褻視乎則同禮者必有命筮一禮而此處經文之為脫簡可以無定矣○又按陳謂雖卜筮並用總皆用卜夫卜筮並刪巳不得別篇大事十矣疏得毋亦知不合于周禮而疑為此解與

卜筮不過三

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疏曰王肅云禮以三為成也上旬中旬下旬三卜筮不吉則不與也鄭意不過者謂一卜不吉而因又下以至于三三若不吉則止若筮來然也故將有四卜之說崔靈恩云謂不過三用若大事龜筮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始是一也三如是乃為三也者初始之時三筮三龜皆因則止或逆多從少或從多從少如此者皆至於三也卑卜單筮其法難一用而已不吉則擇遠日不至于三也前以用三王之龜筮者有逆有從故至三也此雖用一故不至三也按崔解亦有三王龜筮也○附按上文云先遠日先近日已是主上旬中旬下旬言則此鄭不過三者應以王肅說為是故疏首及之然鄭與因卜郊[illegible]言則卜郊亦是每當卜時名擧一月之上辛爲卜非擧定一上辛而爲三卜是鄭說亦與王同也若崔氏擧三王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卜擧筮分至三不至三者則襲非本文之謂泉所在矣吾未然

卜筮不相襲

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筮也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因也瀆卜不吉則止不得因而筮若前筮不言則全不[illegible][illegible]而人是不相襲者相因不止是瀆龜瀆則瀆不告也王云三筮及王卜不相襲三者初各事北必也又曰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然與此注不同者明襲有二義故兩注各擧其一一則大事小事各有所施不得因[illegible]卜小事因皆筮大事也一則筮不吉不可復卜卜不吉不可復筮也○附按疏謂襲有二義表記與此注各擧其一者恐皆非是也按書洪範言龜從筮從則非一事單卜單筮可知矣若卜不吉不當又筮則皆言龜筮其違于人者將何以解疏于上文本章又言其予所隨是用殷法然則周禮筮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者亦殷法乎夫卜筮但分先後則大事亦兼用之而鄭于喪記解爲單用者誤矣且必備用之而此注解為此不言不復用彼者亦誤矣況因此不吉而不用彼其于不相因襲之義亦解得模糊不分明蓋卜筮不相襲者言卜筮之吉凶不相襲也

卜人自主卜不因筮之吉而亦言吉筮人自主筮不因卜之凶而亦言凶各盡心于其職所以順卜筮之理也上句不過三者卜筮之數就前後言順說也此句不相襲者卜筮之理就一時言稽謬也乃于洪範周禮之教不推無礙而且參立其間皆為之貫通矣

龜為卜筴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弗非無非之者日所卜筮之吉日也踐讀曰善聲之誤也筴或為蓍○疏曰龜為卜者龜處筮後[illegible]覆於筮筴為筮者筮在龜前為決也謂蓍為筴者筴以謀筴為幾言用此物以謀於前事也先聖王伏犧以來聖人為天子者不直云先王又加聖字者夫王未必聖古來非一聖不必王孔子是也明造制卜筮必須聖位兼并時者四時及一日十二時也日者甲乙之屬聖王制此卜筮使民擇慎而信時日與吉凶也敬鬼神者擇吉而祭祀也畏法令者法典則也令教誡也君行法令若依卜筮則民敬而長之也決嫌疑者事既異故有嫌疑而以卜筮斷之也說文云猶獸名玃屬與亦獸名象屬此二獸皆進退多疑人多惑者似之故謂猶與故曰者引舊語以結之卜筮所以定是非若有疑而筮則人無非之者也不育卜者可知也踐善也卜得吉而行事必善也王云卜得可行之日必履而行之踐履也○曲禮○附溫公司馬氏曰孟詵家祭[illegible]用二至二分然今仕宦者職業既繁但時至事暇可以祭則卜筮亦不必支日及分至也若不暇卜日則止依孟儀用分至于事亦便也○問昔者收得先生一本祭儀時祭皆用卜日今聞卻用二至二分祭是如何朱子曰卜日無定慮有不虔司馬公云只用分至亦可○子

路為季氏宰

宰治邑吏也

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

闇偕時也○疏曰逮及也言季氏祭于宗廟逮至日闇而行祭禮日已昏設禮事未畢故繼日明而以燭也

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

以其人也

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

跛彼義反○偏任為跛依物為倚倚○疏曰以其事久有司倦怠

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

與音預朝直遙反又張遙反○室事祭時堂事儐尸○疏曰他日謂其後別日而祭子路與在行禮之中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在室外人將候至

時內人於戶受餟設於戶前相交承接在於戶也堂事謂正祭之後儐尸之時事尸於堂下之人送餟至階堂上人在階受取是交乎階質正也晏晚也謂正明之時而始行事朝正禮晚禮畢而退言敬而能速也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多其知禮○疏曰子路好勇時人多不侮其所爲故孔子以此明之以其禮從宜宰可禮畧而敬不可禮煩而怠也○禮器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不有讓

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以上詳見天射義篇○附何氏曰宗廟中以有事爲榮以婦肅爲事擇族中子弟數人習學明禮不惟侯卑者得伸其敬而其頑者有所感發雖幼稚者亦可漸知禮儀矣故凡祭時各宜虔誠爲出儐如祖考之臨其上贊禮者曰聲靜方下聲靜方起應不致參先此宜先期演習也○高安朱氏曰按古者天子試士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而中多者乃得與於祭益祭祀大典惟賢者能者執其事中庸所謂序事所以辨賢也今私家祭祀止用子弟不必皆嫺于禮必先期演習使無臨事失儀但贊獻際設所需非止一二人有期功之爽者又不得與士庶家或不備數余何呂叔簡謂予家之祭主婦介婦親自享祠二三子弟盥濯拂拭陳設掃守至于與獻余當自爲祝辭余當自致主婦祭畢點茶四拜而巳此可爲法

右擇士第七章凡二條

小宰以灋掌祭祀之戒具詳見祭統篇祭用總要章○宰夫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薦脯醢也羞庶羞內羞○疏曰式法祭祀大小皆有灋式依而戒敕使共其之與其數差謂下戒其之也○周禮天官

○司士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疏曰詔羣臣有事於祭祀皆掌其齊戒告令也詔相謂告語并擯相其行禮之事○周禮夏官

○大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協合也合謂習錄所當共之事也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協也書亦或爲協或爲汁○叶音協汁音執又音協劉子集反○疏曰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當此二日之時與羣執事預祭之官讀禮書而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供故也○周禮春官

○遂師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審亦聽也○疏曰按家宰職云大祭祀掌百官之誓戒大司寇涖誓百官并戒百族此官主審其戒戒遂之民故不同也○周禮地官

○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大音泰○前謂所誓衆之行前也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誓之耳誓備矣郊特牲說祭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師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之事者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于君也玄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

復請○疏曰誓自有大官若月令田獵司徒北面以誓之誓時此條狼氏則爲之大言使衆聞知故云且命之又曰師與大史小史皆據祭祀時大夫敢不關亦據祭祀須關君是以鄭引甘誓證軍旅引郊特牲證祭祀也按其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馭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是其備也師知是樂師者以其下有大史小史皆掌禮禮樂相將太師誓人之長也大夫自受命以出其餘事莫不復請鄭言此者欲見受命出征閫外之事將軍裁之不須復請此外皆須請於君乃得行事所以成先鄭未足之義也○周禮春官○附嚴陵方氏曰周官之刑獄爲羣儒所疑者三一曰入束矢鈞金然後聽其獄訟則貧者無所赴訴二曰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此春秋傳所謂于鄭莊也三曰軍刑之誓太史曰殺小史曰墨嗚呼史所司乃[illegible]交之時日耳而殺之墨之此春傳所記盜賊姦宄所未還之遷刑也而謂周官有是乎若夫束矢鈞金之入盟詛地牲之其乃聖人所以遂周天理而究萬物之情特羣構未能察致耳周官獄之法六鄉之獄訟鄉師聽之六遂之獄訟遂師遂大夫聽之公邑之獄訟爲邑者聽之市及門關之獄訟市師質人聽之附於刑而後歸于士都家之獄訟都家之士與其長成之大若方士達之小若方士主之又有肺石以達窮獨老幼尚應其無所赴訴乎其造於大司寇而求伸

者必事久變生如書所謂單辭記所謂有旨無簡者也故曰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明所禁乃兩造兩劑之不具者耳禁之而不能止則使入矢以明直入金以示信所以使訟且獄者難其事而薄物細故可以內恕而中止也所以使彼訟獄者謹于情不能匿罪必有加而私服也古之聽訟者意論輕重之序而刑故無小辯法而不信則刑之辟藏而不信則刑之故知情之難得者罪必有加若兩造具備之訟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久矣兩造具陳之獄則質人司約與有地治者聽斷而歸于羣士久矣易曰噬乾胏得金矢亦謂獄訟之難決者主于聽之而終不得其情故不得已而使之盟詛臨之以鬼神所以休其內心也致之以其地域之衆庶而使共其牲則或有知其事而相證者鄭伯使卒出豭行出雞犬以詛射潁考叔者所以卒得子都之迹亦必其衆殺使不敢言而暴露于事後也即所訟無徵而播其變詐于地域之人異曰且不詛保受爲是亦奸人之所懼也蓋人情之所不能比若罷人因命用之以齊乎法之廢呂刑之誥曰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則虞夏之前因已有此而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則不可以凡謹周官備矣若夫太史小史之墨殺則義焉取哉古者軍之大刑不過將及僕右以主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僕右其股肱也不戒不慎必至敗國而殄民故條狼氏之誓于僕右曰殺馭曰車轘既刑僕不則馭必主將之制馭一軍者故其刑尤重大夫以下持宜府之常刑耳先王制法蓋人而不倚於天信理而不惑于數豈以兵交之時日而妄搖懸殺乎班史稱莽性好時日小數垂冠之時尚令天文郎按栻于前時日所加莽親旋席隨斗柄而坐則暮平日行軍之律皆衆之辟又有申言於時日禨祥而重其罪責者然則普邪之太史曰殺小史曰墨之文邪亦歆之所增寬也嗚呼經之本文既有偽亂學者生二千餘年之後察乎正之亦正以理之當否而已而理即具于人心金矢盟詛之法以人情之所有而知爲理之所不可無也太史小史之刑以人情之所無而知爲理之所不宜有也夫五帝殊禮三王異政而君子信其揆之一者亦信以此心此理而已用此言之豈惟周官之偽亂有莽事之可徵哉凡戴記所存衰世之慝禮皆以是別而芟之可也

右戒具第八章凡六條

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詳見祭物篇粢盛章下○膳夫王齊日三舉詳見王制之丙篇王飲食章○玉府王齊則共食玉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疏曰謂一祭祀之前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時則共王所食玉屑又曰知一是陽精之純者玉屑清清則厲陽又按楚語云王孫圉與趙簡子言曰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珠足以禦火則寶之服氏云珠水精足以禁火如是則玉是火精可知食之以禦水氣者致齊時居於路寢思其笑語思其志意之類恐起動多故須玉以禦水氣也注引先鄭言屑者其玉研之乃可食也○周禮天官○鬯人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給淬浴○淬十內反疏曰鄭知王齊以鬯爲洗浴以鬯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大喪以鬯浴尸明此亦給王洗浴使之香美也○周禮春官○齊必有明衣布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詳見曲禮篇居處齊潔之事章○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詳見王制之庚篇冕弁冠服章○周弁殷冔夏收齊所服而祭也○詳見冠義篇之傳○齊則繢結佩而爵韠爵韠齊服玄端○詳見王制之辛篇圭璋琮璧笏佩章○司服齊服有

玄端素端詳見王制之庚篇冕弁冠服章○君羔幦虎犆此君齊車之飾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詳見王制之庚篇雜服章○齊者不樂不弔爲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曲禮○附朱子家禮曰前期三日主人率衆丈夫致齊于外主婦率衆婦女致齊于內沐浴更衣飲酒不得致亂食肉不得茹葷不弔喪不聽樂凡凶穢之事皆不得預○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內正寢之中○疏曰平常無事之時或出或入雖實居於外亦有入時雖夜居於內亦有出時惟致齊與疾無問晝夜恆居於內正寢之中者恐內是燕寢必知正寢者以經云非致齊不晝居于內致齊在正寢若疾則或在內寢若危篤亦在正寢本記上文云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不問齊者齊是爲祭之事衆所共知不須問也此齊在內祭統云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于內對夫人之寢爲外耳○檀弓

右齊第九章凡十二條○又章下凡十條

○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

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詳見祭義篇凡治人之道條〇子之所慎齊戰疾朱子集註曰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于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〇論語〇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鍾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愼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猶一而用之也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家語公西赤問〇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戒散齊也宿致齊也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〇疏曰祭義曰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此謂宿者鄭注儀禮云宿是又戒宿之言肅肅敬之義也不敢切者以積漸致愼不敢偪切也〇禮器〇雖有惡人齊戒沐

浴則可以事上帝朱子集註曰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勉人以自新也〇孟子〇不飲酒不茹葷此祭祀之齊也莊子〇孔子曰端衣玄裳絻而乘路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玄端也絻與冕同鄭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則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舍人注爾雅云輅車之大者葷葱薤之屬也〇荀子哀公篇〇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詳見祭義篇有虞氏之祭條〇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玄冕祭服也〇詳見昏義篇天地合條〇孔子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〇詳見冠義篇之傳

鄉士大祭祀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夾古洽反〇屬中士以下〇疏曰大祭祀言祭天四時迎氣即於四郊並過六鄉路當各帥其屬夾道而蹕也鄉士身是上士故屬云中士以下〇野

廬氏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比校治道者名若今次金叙大功〇疏曰大事謂若征伐巡守田獵郊祀天地王親行所經並須修除道路及修廬校比民夫使有功效也若今次金叙大功者謂漢時主役之官名次金叙主以丈尺賦功今俗本多誤爲次叙大功也掌凡道禁〇禁謂若今絕蒙布巾持兵仗之屬〇疏曰古時禁書亡故舉漢法而言〇蜡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蠲古玄反舊音圭〇蠲讀如吉圭惟饎之圭圭絜也刑者黥劓之屬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凶服服衰絰也此所禁除者皆爲不欲見人所穢惡也〇饎昌志反罷音皮衰七雷反爲于僞反穢紆廢反惡烏路反〇疏曰大祭祀謂祭天地郊外曰野大德言也蠲讀如吉圭惟饎之圭者毛詩云吉蠲爲饎無此言鄭從三家詩故不同任人司圜云任之以事是也凶服五服皆是故曰服衰絰也祭者皆齊齊者絜靜不欲見穢惡也〇銜枚氏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囂五羔反〇令令主祭祀者〇疏曰國之大祭祀謂天地宗廟令主祭祀之官使禁止無得讙囂讙囂則不敬鬼神故也〇以上四條周禮秋官〇射鳥氏祭祀以弓矢敺烏鳶敺起俱反〇烏鳶善鈔盜便汙人〇周禮夏官

右禁令第十章凡五條

雞人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嘑火吳反嘂古弔反〇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〇疏曰漏未盡者謂漏未盡三刻已前仍爲夜則呼旦也漏刻之義具挈壺氏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少牢曰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告時者至此旦明而告之〇朝直遙反比毗志反〇疏曰引少牢曰者謂祭前之夕宗人主官請主人祭期主人曰比於子者謂次比其日數時節由子子則宗人也宗人則告期曰旦明行事其實祭期由宗人宗人請主人者敬主人若不敢自由也〇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雞人主呼旦鳴聲以和之聲且警衆必使鳴鈴者車有和鸞相應和之象舊書鈴或作軨杜子春云鸞爲鈴〇和胡臥反軨音零又音領〇疏曰按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是車有和鸞相應之象〇小宗伯祭之日告時於王告備於王時薦陳之晚早備謂饌具〇疏曰陳謂祭前陳饌於堂東薦謂薦之於神生皆有晚早饌具即堂東所陳陳備即告告王祭時已至告行事也〇以上三條周禮春官

右明旦爲期第十一章 凡三條

小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 省本又作眚同息井反眡音視滌亭歷反濯直角反齍音咨鑊戶郭反○逆齍受饎人之盛以入省鑊視亨腥孰○饎昌志反亨普庚反○疏曰此大宗伯文同謂佐大宗伯其大宰省牲者察其不如法其逆齍即大宗伯涖玉齍者是也大宗伯涖之小宗伯迎之是相佐也其告時告備是其專職耳又曰按少牢饎爨在廟門之外明天子諸侯饎爨亦在廟門之外今言迎齍明於廟門之外迎入向廟堂東實之於篚[illegible]也按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鄭云腥其俎豚解而腥之熟其殽體解而爛之此謂祭宗廟朝踐饋獻節○附朱子家禮曰前一日主人率眾子弟省牲涖殺主婦帥眾婦女滌祭器洗釜鼎具祭饌務令清潔未祭之前勿令人先食及為貓犬蟲鼠所汙 告時於王 告備於王 見上章祭之日條○周禮春官 〇宰夫從大宰而眡滌濯 疏曰本經上文大宰職已云祀五帝眡滌濯此宰夫又從大宰眡之也○周禮天官 〇肆師眡滌濯詔相其禮 相息亮反○疏曰謂祭前之夕視滌濯祭器謂告相助其禮 祭之日表粢盛告絜展器陳告備 粢六穀也在器曰盛

陳陳列也齍齍表為剝剝表皆為徽識也○剝芳邈反或方遙反識式志反又昌志反○疏曰按食醫和王六食黍稷稻粱麥苽六食即膳夫云六穀一物故鄭云六穀也徽識者識於六粢之上皆為徽識小旌書黍稷之名以表之餘饌不表者以餘器所盛名異視器則知其實此六粢者簠盛稻粱簋盛黍稷皆有會蓋覆之故須表顯也○周禮春官

右省視第十二章 凡三條

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 王在焉曰路玉路以玉飾諸末○詳見王制之卒篇車旂弓矢符節章 〇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 說書銳反○用謂將有朝祀之事而駕之鄭司農云說謂舍車也春秋傳曰雞鳴而駕日中而說用○[illegible]反○疏曰巾車已主王后之五路今又掌之者以冬官造得車訖授巾車飾以玉金象之等其王及后所乘者又入典路別掌之又曰先鄭所引春秋者在左氏傳宣十二年楚與晉戰於邲之事用謂所宜用者還是朝祀之等也 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 出路王當乘之贊駕[illegible]與趣馬也○趣倉口反○疏曰彼[illegible]上路以祀此云言

大祭祀則出路鄭云王當乘之惟出玉路也按本經下文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注云亦出路當陳之不言王乘之者以大賓客王乘金路其大喪則無乘古時路故注為陳之而說也夏官大馭戎僕齊僕之等及趣馬之官主駕說故知所贊駕說者贊僕與趣馬也○周禮春官 〇校人凡大祭祀毛馬而頒之 毛如字劉莫報反○毛馬齊其色也頒授當乘之○疏曰凡大祭祀須馬從王故知毛馬為齊其色按毛詩傳云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爾雅亦云雖據宗廟而王于田獵軍旅既尚疾尚力亦尚色也故本經下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是尚力也詩云四驪彭彭武王所乘又云四鐵孔阜秦襄公以田是齊色不專據宗廟○周禮夏官 〇司常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 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詳見王制之卒篇車旂弓矢符節章 凡祭祀各建其旗 王祭祀之車則玉路○疏曰鄭云王祭祀之車則玉路者偏據王而言乘玉路則建大常經云各建其旗則諸侯巳下所得路各有旗故上文諸侯建旂大行人云建常九旒則諸侯常皆是交龍為旂故通故名旂為常孤卿則旜大夫則物故言各建其旗也○周禮春官 〇節服氏掌祭祀

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 服袞冕者從王服也維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鄭司農云維持之○疏曰節服氏者世能節王之衣服明節服所服與王同也經云六人維之明一畔有三人三人維六旒故知兩兩以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者識緌交引之者若不遠雖持之則旌曳地故也 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 疏曰按禮緯含文嘉云天子旌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大夫五仞五旒齊較士三仞三旒齊首彼或異代法故旒不依命數周之諸侯旌皆交龍為之上公九旒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今總云諸侯四人之則不得兩兩維之但一畔有二人則分而維之是諸侯耳其服亦如之者節服氏之服亦與諸侯同諸侯唯二王後與魯得祭天服袞冕其餘諸侯唯得祭宗廟服玄冕 〇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 軷蒲末反驅之又反○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涉山川自由也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舊音軷作罰杜子春云罰當為軷軷讀為別異之別[illegible]祖道轢軷磔犬也詩云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詩家[illegible]出祖道犯軷之祭也聘禮曰乃舍軷飲酒于其側[illegible]祭○軷蒲末

音見王制之我篇周官章春官一截大祝條●君天下曰天子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諸侯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以上詳見王制之庚篇稱名章●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詳見本哭稱祭辭說篇卒哭章●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也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法也●行下孟反媲普計反●疏曰王父至皇辟此更爲神設尊號也王父祖父也王母祖母也●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腯徒忽反翰戶旦反脡音佀脡他須反薌音香萁音基鹺才何反量音亮又音良●號牲物者異於人也元頭也武迹也腯亦肥也春秋傳作腯腯充貌也翰猶長也羹獻食人之餘也尹正也商猶量也脡直也其辭也嘉善也稻菰蔬之屬也豐茂也大鹹曰鹺今河東云幣帛也●疏曰此論祭廟牲幣告神之法凡祭則謂貴賤悉然牛肥則腳大腳大則跡痕大故云一元大武也豕肥則毛鬣剛大若羊肥則毛細而肉弱故王云柔毛言肥澤也雞肥則其鳴聲長羹獻者人將所食羹餘以與犬犬得食之肥肥可以獻祭於鬼神也雉曰疏趾者趾足也雉肥則兩足開張趾相去而疏兔曰明視者兔肥則目開而視明故王云目精明皆肥貌也然自牛至兔凡有八物唯牛云一頭而豕以下不云數者皆從其所用而言則並宜云若干若雞雉爲膳及腊則不數也尹祭義截方正而用之祭一云正謂白作之也脯自作則知肉之所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言其不正也槀魚槀乾也祭用乾魚量度燥濕得中而用之祭有鮮魚必須鮮者煮熟則脡直若餒則敗碎不直水曰清滌者古祭用水當酒謂之玄酒而云清滌言其甚清皎絜樂記云尚玄酒是也酒曰清酌者酌斟酌也言此酒甚清徹可斟酌當爲三酒黍必爲五齊黍曰薌合者穀秫者曰黍秫既軟而相合氣息又香也粱謂曰粱黃粱也萁語助也稷曰明粢者稷累也明白也言此祭祀明白粢也鄭注甸師云粢稷也爾雅云粢稷也注今江東人呼粟爲粢隋祕書監王邵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字以爲無此一句爲是今尚書云黍稷非馨詩云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爲酒爲食以享以祀然則黍稷爲五穀之主是粢盛之貴黍既別有異號稷何獨無美名爾雅又以粢爲稷此又云稷曰明粢正與爾雅相合又上虞禮云明齊溲酒鄭注云或曰明齊當爲明視謂兎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也如鄭言皆非其次由曲禮有明粢之文故注儀禮云非其次王劭既背爾雅之說又不見鄭玄之言苟信錯書妄生同異以亂經籍深可哀哉又曰春秋傳作腯者桓六年左傳云博碩肥腯是也羹獻食人之餘者周禮槀人云尊黍祭祀之大是也此諸城若一祭並有則舉其大者牲牢酒齊而言不應諸事皆道故少牢禮稱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是也或唯有犬雞或魚兎及水酒非臨之祭則各舉其羹獻故此記備載其名按士虞禮祝辭云尹祭鄭注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之誤矣如鄭言明單用脯者稱尹祭以此推之餘可知也○以上曲禮○附按注疏解犬曰羹獻謂人以羹餘與犬斯養之者說似迂曲今詳鄉射大射皆言羹定注謂燕禮牲用狗狗熟可食則是因犬用之作羹故呼犬爲羹獻也又按稷曰明粢若依疏所引謂此處之粢即是稷不應複言稷曰明稷也今詳朱子注孟子以供粢盛云黍稷曰粢則是稷者乃粢中之明粢者也

右祝號第十八章章凡十六條凡四條又〔凡祭不諱廟中不諱謂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也凡祭羣神廟中上不諱下○疏曰羣臣謂社稷由川百神也祝嘏辭中有先君之名不諱廟中有事於廟則不諱父有事於父則諱祖○〔玉藻〕

〇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易以豉反〇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其儉者之祭易備也○傳丈專反其者恭○疏曰后稷乃帝嚳之子世有廟位

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鄭后稷於郊以配天庶幾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以至于今○疏曰后稷兆祀者是大雅生民之篇美成王尊祖配天所以奠后稷配天者以后稷生存之時於四郊之兆城祭祀於天而事皆合禮庶幾無罪過悔恨故迄至於今文武之時而王有天下○〔表記〕○附按兆今詩作肇朱子集傳曰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於今矣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於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於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今又按詩第六章云以歸肇祀集傳曰肇始也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是肇祀言有國而祭也則所謂

歷數百年而此心不易周人世世用心如此者皆指有國而
祭也又按此記引詩三語其上云胡臭亶時集傳曰此何但
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此句從今日呼起前日下三句從
前日說到今日其庶無罪悔同而前皆有國而祭今則郊天
而配以稷者大不同也乃疏謂后稷生存之時于四郊之兆
域祭祀于天是當稷時而即郊天也誣矣而注又言祀后稷
于郊以配天庶幾其無罪悔乎以無罪悔貽定今之如大配
稷則迄今又作何解且詩所謂迄今者言無罪悔之迄今也
今注解作福祿傳世疏解作王有天下似皆于文辭並未能
順也或曰注疏是依記文解耳曰記言后稷之祀即詩迄於
今之令也詩言庶無罪悔以迄今則今之無罪悔可知也無
罪悔者即所謂辭恭欲俛而勵其祿乃能無罪悔耳此則何
嘗不其通

〇隋季梁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
力於神 神之主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〇疏曰民為神之主 以民和乃神說故聖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於神言
養民使成就然後致孝享由是 告神之辭各有成有如之意 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
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
其備腯咸有也 畜許六反蕃音煩瘯七木反本又作族音同 蠡力果反說文作瘯云瘯皮肥也〇博廣
也碩大也雖告神以博碩肥腯其實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
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〇疥音
界癬息淺反說文云乾瘍〇疏曰祭之所用有牲有食有酒
聖人文其辭為立嘉名以告神而其意何在奉牲以告神曰
博碩肥腯者非謂所祭之牲廣大肥充而已乃言民之力普
存於此所以得博碩肥腯也民力普存則民無勞役養畜以
時故六畜碩大蕃息民力普存則身無疾苦故所養六畜飲
食合節埽刷依法故皮毛不患疥癬民力普存則人皆逸樂
種種蕃育孳牲備有也又曰博碩言其形狀大蕃滋言其生
乳多碩大蕃滋皆複語也瘯蠡畜之小病不疾者猶言不患
此病也 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
所謂馨香無讒慝也 慝他得反〇三時春夏秋嘉善也栗謹 敬也馨香謂馨香之遠聞〇聞音問又
如字〇疏曰奉盛以告神曰絜粢豐盛者非謂所祭之食粢
豐而已乃言民之食盛豐多為政不害民之三時咸得盡力

於農民氣和而年歲豐也奉酒醴以告神曰嘉栗旨酒者非
謂所祭之酒味美而已乃言君與百姓之情上下皆有嘉德
而無違戾之心其甘美融和如此旨酒也夫以如此之奉牲
奉盛奉酒醴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又曰杜訓栗為謹敬言善
敬為酒按詩實穎實栗與此事相迎故栗為穗貌此栗與嘉
善旨酒相類故栗為謹敬之心劉炫以栗為穗貌而規杜過
於理恐非 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
民和而神降之福 禋音因〇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 孝禋絜敬也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
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
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〇今按九族杜釋與孔安國鄭玄不
同〇疏曰王者將說神心先和民志故務其三時使農無廢
業修其五教使家道協和親其九族使內外無怨然後致其
絜敬之祀於神於是乎民俗大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
戰無不克也告牲肥碩即言民畜多告粢豐絜即言民食多
告酒嘉旨不言民酒多而言民從善者酒與食俱頓年於盛
已言年豐故於酒醴旨嘉德乖明民和之意然民和又由上
之先和故於此兼言上下而未節則止言民和以與前夫民
神之主也相聽又曰父母於子並為慈但父主教訓母主撫
養撫養在於恩愛故以慈為名教訓愛而加教故以義為稱
義者宜也教之義方使得其宜弟之於兄亦宜為友但弟必
敬兄乃有長勞尊卑故使之為其言敬其兄而友愛之漢世
儒者謙九族有二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
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
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
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
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
妻之母姓為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
同姓謹按禮緦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為妻父母有服明
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駁云玄之聞也婦人歸
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
昏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庶
之事而迺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
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
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喪服小記說族之義曰親親
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
鄭德古尚書說以九族為高祖至玄孫也此注所云猶是禮
戴歐陽等說以鄭玄駁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為異族故偁生
其母惟取其子以服重者為先且其適亦不異也今不從古

學與論者此言親其九族詩刺不親九族必以九族皆詠遠恩情已薄故刺其不親而美其能親耳高祖至父已之所恩卒也子至玄孫已之所生育也于此能親乃人之至情之彼詩刺弃其九族者豈復上遺父母下棄子孫之謂哉又鄭玄爲昏必三十而娶將人年九十如有曾孫其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則是族終無九安得九族而親之三族九族族名雖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爲不相値矣若綠三及九則三九不異設是高祖喪玄孫死亦應不得爲昏禮傳不言九族之不虞也以此知九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稱公六年春秋左氏傳○附按朱子于角弓之詩注曰此刺王不親九族其首章曰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兄弟同族也而及言昏姻非異姓而何卽知注疏以一族爲已同姓而踈者以八族皆主異姓者解此九族爲至疏也尙書言堯以親九族祭傳只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蓋尙書欲與百姓爲別故主同姓之九族而兼此九族之說此傳既言欲修其五敎于上故據詩之不親九族以解九族皆無可議而鄭駁之過矣且鄭所引之三族謂異姓其服皆總今詳爲外祖父母及從母皆小功何謂皆總乎卽爲妻之父母皆總而其子則小功也雜記言父小功之末可以取婦子小功卒哭可以取妻則其未然者皆不可取

昏取既有得則所謂三族者仍是父黨母黨妻黨之說既屬此傳所言九族而約舉則名爲三族鄭但知據總服不禁嫁女取婦而自忘異姓傳總之爲說也或疑異似不得有族曰朱子于親屬記之序題曰以其載閨門三族親賊之名號朱子言此卽昏禮所謂三族也若謂朱子三族只說同姓豈有不備舉九族而反隘言以統一篇者乎鄭所謂九族者以解尙書自是而駁此傳則非也

○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問音問又如字

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

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語爲據反○尚上也

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

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疏曰晉語對范宣子曰武子佐文襄諸侯無貳心爲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爲云所居大傅國無姦民是以受隨范是其光輔五君也服虔云文公時爲戎右襄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大傅○襄公二十七年春秋左氏傳

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邊受嗇黍主人嗇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祼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燔事相成○燔音煩○疏曰此大祭祀云受嘏謂祭宗廟者也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者謂王酳尸後尸嘏王之節也又曰按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其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法惟有受嘏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破斝爲受福之嘏也天子諸侯祭有二灌朝踐饋獻大名二獻之事乃有陰厭迎尸入戶尸食訖王酳尸大夫士無饋獻巳前之事直有陰厭巳後酳尸之事天子諸侯祭禮亡故陰厭巳後取少牢特牲饋之今獻鬱人量人之節當大夫獻祝及佐食之時也○周禮春官

○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量音亮○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鄭司農云斝讀如嫁娶之嫁是器名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玄謂斝讀如嘏尸之嘏宰冢宰○疏曰案宰大攝祭非一故云凡也又曰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者義得兩合按大宗伯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王據宗伯亦有故則冢宰攝之郊特牲云嘏者長也大也謂使主人受長大之福疏已具於鬱人職但此有歷字者謂鬱人與量人歷皆飲之也○周禮夏官

右受爵第十九章 條凡二

肆師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芟所銜反○芟芟草除田也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嘗者嘗新穀此芟之功也卜者問後歲宜芟不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柞側百反○疏曰秋祭曰嘗以其物新熟可嘗而爲祭名也正當嘗祭日肆師涖卜來歲之芟者以其餘事卜則大宗伯涖卜或大卜涖卜此及下三事皆肆師涖卜也則陳龜貞龜命龜視高作龜使卜師卜人之等爲之

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獮思淺反○秋田爲獮始習兵戒不虞也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疏曰謂肆師正當出獮田之日則卜來歲之戒不虞之事又曰始習兵戒不虞者鄭解不於春茇夏苗涖卜來歲之戒者以春教振旅夏教茇舍非正習兵秋爲教治兵之日故於是戒不虞也虞度也以兵寇之事來否不可億度當豫戒備之

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此節詳見遼示篇社稷章○周禮春官

右預卜第二十章

腊夫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胙俎腊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疏曰凡王祭祀謂

祭宗廟有胙俎者謂若特牲少牢主人受尸酢尸東西面設主人俎於席前王受尸酢禮亦當然○周禮天官○小祝大祭祀贊徹疏曰大祝云既祭命徹諸宰君婦徹時小祝贊之○周禮春官○小子祭祀受徹疏曰謂祭畢諸宰君婦廢徹時則此官受之○周禮夏官○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illegible]曰不敢煩君[illegible]也○詳見臣禮篇侍坐特食章

右徹第二十一章凡四條

小祝大祭祀送尸疏曰送尸者謂祭末送尸而出○周禮春官

右送尸第二十二章

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脤上忍反膰音煩○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疏曰凡受祭肉者受鬼神之祐助故以脤膰賜之是親之同福祿也○鄭總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分言之則脤是社稷之肉膰是宗廟之肉是以成十三年成子受脤於社不敬注云脤宜社之肉劉子

曰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注云膰祭肉又按異義左氏說脤社稷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膰而公羊穀梁皆云生居俎上曰脤熟居俎上曰膰非鄭義耳對文脤爲社稷肉膰爲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也兄弟有共先王者謂若魯與周同承先王鄭與周同承厲王與周同立廟是共先王也此文雖主兄弟之國至于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同故僖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又僖公二十四年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是以大行人直言歸脤以交諸侯之福不辨同姓異姓也○周禮春官○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交或往或來者也○疏曰交或往或來者欲見臣有祭祀之事亦得歸胙於主故玉藻云臣致膳於君有葷桃茢是也按宗伯云脤膰此言脤不言膰文不具○周禮秋官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主其禮者警戒之糾其戒具其來致福則帥而以造祭僕○疏曰祭法云山川邱陵能興雲雨諸侯在其地則祭無其地則不祭都祀者按內諸侯明亦祭境內山川也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者按王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注云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爲之祭主者按史記伏犧已前九皇六十四民並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絕世無後今宜主祭之也左氏傳莊二十八年云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明天子禮亦然故知都內王子弟有祖王之廟也賜禽見祭僕云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玄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是賜禽法祭僕云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是造祭僕之事○附按因國無主疏既引王制注謂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則史記所謂九皇六十四民並是上古無名號之君者無名號則無功德矣而注亦及之以不合○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疏曰鄭云大夫采地之所祀者則家止謂大夫采通公卿也故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是大夫采地稱家任三百里之內卿爲小都在四百里公爲大都在五百里則上都宗人所云是也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者亦如上都宗人但天子與諸侯禮異諸侯之卿大夫同姓邑有先君之主則曰都無曰邑天子之臣同姓大夫雖有先君之主亦曰邑也此不言凡家祭祀致福於國者舉都而言此家可知○以上周禮春官○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附練曰告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展省

具也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則以豕左肩五箇折臑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詳見曲禮續篇問遺之禮章○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臣有祭事必致祭肉於君所謂歸胙也展謂錄視其牲體數體數若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特牲則以豕左肩五箇○胙才素反○疏曰按左氏傳驪姬欲譖申生謂申生曰齊姜欲食使大子祭祭訖歸胙於公是有歸胙之事也體數者大牢已下並禮記少儀文凡祭祀周人尚右故右胖皆祭而以左胖致人祭言大牢天子大夫以上少牢謂天子之士彼注云羊豕不言臂臑因牛序之可知○周禮夏官○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於王鄭司農云膳夫受之以給王膳○疏曰言凡則諸臣自祭家廟祭訖致胙肉於王謂之致福又曰按禮記少儀云膳于君曰膳按玉藻膳於君葷桃茢彼謂諸侯之臣禮此王之臣亦膳致膳而云致福者凡祭祀主人受福若與王受福然按春秋左氏傳昭十六年子產云祭有受脤歸脤彼注云[illegible]謂大夫祭歸肉於公彼雖據諸侯禮王之臣致胙亦然也○周禮天

右致福第二十三章凡七條○又章下凡七條○定公十四年秋天王使

石尚來歸脤脤祭肉天子祭畢以之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脤者何也俎實

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辭猶書也何以書其士

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欲著名于春秋諫曰久矣周之

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貢復正也疏曰從祀先公前有失正之文後乃言貢復正今復正前無失正之文而曰貢復正者義貢有興天王不行禮於魯失正矣今由石尚而歸脤美之故曰復正也○春秋穀梁傳

○僖公九年夏會於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

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

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

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詳見臣禮篇例見章下○宋

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對

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事祭宗廟也膰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疏曰禮弔喪皆主人拜其弔者謝其勞弔者不答拜以其為事而來不自同於賓客此皆據弔及主人敵禮以上若其臣下來弔則主人不拜宋是先代之後王以敵禮待之故拜其來弔其餘諸侯則否豐厚可也僖公二十四年春秋左氏傳○子產曰孔張君之

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

○疏曰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傳曰子孔當國至十九年鄭殺子孔為嗣大夫承命以

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使所吏反○

得自立廟于家○疏曰士以上皆得立廟則孔張雖是大夫亦得立廟而云卿得立廟者以子孔是卿故以卿言之服虔云祀其所自出之君於家以為大祖按禮記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安得祀所出之君為大祖乎有祿於國受祿邑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乘繩證反喪

祭有職有所主受脤歸脤脤市軫反○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疏曰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飾鄭玄云蜃大蛤飾祭器之屬蜃器以蜃飾因名焉鄭眾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是蜃為器名祭肉盛之脤器以賜遺人國名祭肉為脤孔張大夫也而云受脤歸脤故知為君祭以肉賜大夫大夫祭以肉歸公也又傳有成子受脤于社前代諸儒皆以脤為祭社之肉故云皆社之戎祭劉炫故進傳證以破先儒以為脤亦祭廟肉以規社氏文無所出其義非也然大夫不得以自出羅自祭私社而得歸脤于公者謂大夫奉君命以戎事攝祭於社故社直言祭歸肉於公亦不謂家祭也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其祭在廟謂助君祭○疏曰謂鄭伯其祭在先君之廟孔張有助祭著位在廟中以有事為業言其所掌有常也服虔以為其祭在廟謂孔張

先祖配廟食按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則配廟食者皆是有功之臣子孔作亂而死公孫泄因妖鬼而立不得有配食在廟○昭公十六年春秋左氏傳○附按服虔說固非而疏解以其字指鄭伯者亦未是蓋傳文緊承上文皆言孔張故注云其祭在廟謂助君祭言孔張助君祭而在君廟也○孔子為魯

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

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朱子集註曰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文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孟子○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

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朱子集註曰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

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
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〇朋
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朱子集註曰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
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〇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〇以上論語
司巫凡祭事守瘞瘞謂若祭地祇有理牲玉者也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〇周禮春官

右守瘞第二十四章

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詳見天神篇昊天天神章凡大祭祀王后不與
則攝而薦豆籩徹詳見宗廟篇餘獻章〇祭僕掌受命於王以眡祭祀而警
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謂王有故不親祭也祭祀有司有事於祭祀者糾謂校錄所當共之牲物
〇疏曰知此是有故使人攝祭者以受命於王及下文反命於王也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
勞之誅其不敬者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鄭司

農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祀則王不與也則賜之禽公卿
白祭其先祖則賜之禽也玄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〇疏
曰先鄭解王之所不與後鄭不從者按司服六冕所祭皆王合親
爲何有非郊廟不與者乎先鄭解賜禽亦不從者卿大夫自祭其
先是常事何有王皆賜之禽也故以爲同姓有先王廟者若然經
都家謂畿內三等采地則文云祭祀是畿外同姓諸侯爵衛之屬
者也〇周禮夏官

右不與祭第二十五章凡二條〇又章王凡二條

〇君子之祭也必身親
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詳見祭義篇凡祭有四時條〇孔子曰吾不與祭
如不祭見上容貌章
祭過時不祭〇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
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謂以與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〇此節詳見喪
變禮篇因吉而凶章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

接祭而已矣疏曰接祭謂牲至之後則接祭之也接捷也捷速也速而祭之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
而已不迎尸也〇疏曰記云如牲至未殺則廢而此云接祭則牲
至已殺之後也按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迎尸於奧在先殺
牲之前此記殺牲後云不迎尸者凡迎尸之禮其節有二祭初迎
尸於奧而行灌禮灌畢出迎牲於時延尸於戶外殺牲薦血毛行
朝踐之禮設腥爛之俎於尸前是一也然後退而合享更延尸入
坐於奧行饋孰之禮是二也此云不迎尸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
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此謂宗廟之祭若郊社之祭無亦不迎尸
亦謂此時也熊氏云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牲也以其
無亦故也故大宰云祀五帝納享注云其奎謂祭之時又中霤禮
皆爲俎奠於主乃始迎尸是郊五祀殺牲在迎尸之前也則此不
迎尸亦得爲祭初不迎尸也〇以上曾
子問〇附按郊天無尸說見上尸章〇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
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
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詳見喪變禮篇因吉而凶章〇喪
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輴車索〇詳見喪

變禮篇因凶而吉章〇附朱子語類伊川謂三年喪古人盡廢諸
事故并祭祀亦廢今人諸事不廢如何獨廢祭祀故祭祀可行朱
子又曰亦須百日外方可然奠獻之禮亦行不得只是排列祭物〇
使主祭者拜若百日之後從伯叔兄弟可代行以孫行之亦得〇
又曰喪三年不祭蓋孝子居倚廬堊室只是思慕哭泣百事皆廢
故不祭耳然亦疑當令族人攝祭但無明文不可考耳〇問妻喪
未除服當祭否祭宜何服朱子曰恐不當祭家則廢四時正祭
而猶存節祠日用深衣涼衫之屬亦以義起無正禮可考也節祠
見韓魏公祭式〇語類記先王以子喪不舉盛祭就影
堂前致薦用深衣幅巾薦畢反喪服哭奠于靈至慟〇曾子問
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
之何孔子曰廢亦謂以與陳饌牲器時也自薨比至於殯自啓至於反哭奉帥
天子所奉循如天子皆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〇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
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
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

齊衰以下行也〔齊衰異門別祭〕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所祭於死者無虛助祭〔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次於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使告反而后哭不敢專已於君命也〕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以上三條詳見喪變禮篇因吉而凶章○附健菴徐氏曰[illegible]乃祭前一日之事當此時而遭親喪五內崩裂自以親喪為急豈有從容晏處別室至次日祭畢而後釋服奔喪之禮乎此事之大不近人情者恐非先王之禮也且身為祭主而遭喪尚當廢祭況與祭者乎若為尸受宿而有齊衰內喪則情事與此不同蓋為尸則止已一人非與祭者比齊衰則哀痛稍輕非父母之喪比故可以輟哀從事也若此所云則拂逆人情之至者不敢以執於禮經而輕信之也〕

右廢祭第二十六章〔凡七條○又章下凡九條〕

○宣公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大音泰○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為繹張本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閒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為于偽反省所景反竟音境○疏曰本經上文言公子遂如齊此言仲遂卒與上相連因上行還閒無異事省公子之文從可知也衛氏難杜云其閒有辛巳有事于大廟何得為閒無異事秦氏釋云有事于大廟見為仲遂卒起文止是一事故云閒無異事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去起呂反籥羊略反○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惡烏路反聞音問又如字○疏曰天子諸侯謂之為繹少牢饋食大夫之禮也謂之賓尸沈氏云按[illegible][illegible]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廢則卿喪不廢正祭繹是又為輕故當廢之〕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春秋左氏傳〕○子由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諸〕○仲遂卒于垂〔祭于大廟之日而知仲遂卒〕為若反命而後卒也〔先書復後言卒使若遂已反命于君而後卒于垂〕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僖十六年言日大夫不言公子公孫〕何為疏之也是不卒者也〔遂與宣公共弒子赤〕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若書公子則與正卒者同故去公子以見之〕則其卒之何也〔據公子不書卒〕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去籥為卒祭事○言今不然○附按不書公子上條注言因上行還閒無異事從省文者是也穀梁謂是疏之之言遂與宣公共弒子赤是不當卒者也則是疏之意在貶遂矣乃又以書卒折出譏宣意而未知兩意自難通融也若聖意果欲貶遂則宜之不盡禮于遂正合貶之之意安得又譏宣今詳味經文自是不宜之不盡禮則非貶遂明矣蓋聖意往往就事論事過而不留若

于遂之卒而猶念弒子赤事奪其公子字則宣公亦與弒者並不肯僅以不盡禮責矣推細玩經文知聖心過而不留往往就事論事初無許多轉折計較此朱子所以[illegible]○又按後人或[illegible][illegible]春秋者謂未必聖意如此而多[illegible]疑文定作傳又謂仲遂書字是生而賜氏[illegible]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illegible]後世或此[illegible]遂與季友同今觀僖公十六年書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其前各年亦皆單書公子友以此為比[illegible]可見此是聖人有意書字〕壬午猶繹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疏曰旦日猶明日也何休云繹者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耳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上日宴尸則天子以卿為之諸侯以大夫為之卿大夫以孫為之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惟士宴尸與先儒少異則祀意或與何同也按少牢饋食之禮卿大夫當日賓尸天子諸侯明日賓尸者天[illegible]于諸侯禮大故異日為之卿大夫以下禮小故當日即行〕○入去籥以其為之變譏之也〔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此為卿[illegible]於常禮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萬者何干舞也〔干謂楯也能為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為武樂萬者其[illegible]〕〔春秋穀梁傳〕

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附按公羊解萬爲下舞是單謂武舞也非是說見喪變禮篇因吉而凶章下仲遂卒于垂條籥者何籥舞也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其言萬入去籥何據入者不言萬去樂不言名○附按經文據事直書而傳提起發問者意在其下文所解釋也注謂此句另有所據者假支又如下文存其心焉爾者何句只是緊承上句自爲問起以便疏解蓋存其心是自已解出者疏何得亦言執不知而問是疏循昔日之誤例恐更失之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夫者不款今人閒之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明其心猶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爲之○疏曰欲道存心于樂而有去籥之文欲道存心于股肱而釋萬不廢故執不知問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卒事而聞之者廢繹曰者起明日也言入者據未奏去籥時也凡祭自三年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紼而行事可○疏曰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者正以正祭爲吉事也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卽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

卒去樂卒事是也卒事而聞之者卽檀弓下篇云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是也○春秋公羊傳○昭公十五年春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去起呂反○略書有事爲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爲于僞反復扶又反○疏曰叔弓之卒當籥入之時故樂籥入也及其卒之則鐘鼓磬悉皆去非獨去籥舞故云去樂也祭禮鼎俎既陳籩豆既設然後舞樂始入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卒乃闕樂不樂又孝子之心不忍徹已設之饌故去樂卒事又曰祭雖得常叔弓爲非常也武宮者魯武公廟毀已久矣成六年復立之遂卽不毀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玄云此二廟象周有文武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是常魯以武公爲不毀之廟故禘于其宮不于大廟亦非常也而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爲之去樂○爲于僞反○春秋左氏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詳見喪通禮篇哀戚章下○其言去樂卒事何據入者不言萬去籥言名不言卒事○附按此亦只提本年經文發問與宣八年之仲遂無涉也但此去樂卒事自合禮不因有仲遂而此始合禮也觀本傳下文分析所以合禮處言君言大夫言大夫聞大夫喪皆與萬入去籥無涉下文不據此而答謂上文據此而問也可乎禮也以加緣卒事卽非禮但當言去樂而已若去籥矣總言樂者明悉去也○附按注語不可曉似仍言仲遂事謂加緣卒事卽非禮但當言去樂而已然信如注說壬午猶繹去樂仍非禮也蓋經書卒已仲遂卒于垂則壬午不繹乃合禮不在其卒事與不卒事之分也夫此禮也二字緊承上去樂卒事言而注反以仲遂爲主竊謂其所據爲支也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恐畢思痛不卒事祭事畢竟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主謂已主祭者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卽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才未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古有分士無分民大夫不世已父未必爲今君臣也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疏曰主謂已於廟內主其祭事矣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賓尸事畢而往也日者爲卒日○疏曰日

者爲卒日者以春秋之義失禮鬼神例日今非失禮知書日癸酉爲卒○春秋公羊傳○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詳見弔禮篇贈喪章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縣音玄潘普干反○裘縣邑名○疏曰與二邑文書錄其賞辭而納之棺按禮君入廟門全爲臣請尸得言發人者是從人佁祀者之言也○檀弓○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詳見內則篇男女之別章下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六十七終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六十八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荼止園甫
古繹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祭物第八十九 凡十一章

祭禮十一 禮惟盡誠備物凡物所以將誠也諸祭禮節之周詳儀文之慎重無不於特物時盡之古聖王之於其物也法象制度極美盛又極謹嚴雖其物仰見用於各祭之篇中而名實度數不及載其詳今各篇於祭儀族集殺盡而物猶略焉因取周官小戴記及他傳記語說之文陳列諸凡祭中用物者大小并議以昭古法更及變僻之異見祭固取備物而又不可濫用竊用以壞禮法云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佐助也○疏曰肆師是宗伯之考舜亦皆佐宗伯此經與下爲目其立國祀之禮則下文所云立大祀已下是也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牷音全○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下玄謂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疏曰按大宗伯有禋祀已下并宗廟六享之事此肆師陳用玉帛牲牷之等又曰先鄭據大宗伯止據天神大次小而言唯天言地而已其於丸示不言次小人鬼之中又不言大次小故後鄭足之宗廟不言次小祀者宗廟次祀即先公已於酒正云大祀然見禮見故也宗廟小祀其神不明馬君雖云殤與無後無別文故亦不言也經非立大祀用玉帛牲牷者天神中非直有升煙之玉帛牲地示中非直瘞埋中有玉帛牲皆兼有禮神者也宗廟中無煙瘞埋直有禮神幣帛與牲又不見有玉或可以灌圭爲禮神之玉亦通一途立次祀用牲幣者天神日月星辰地示血祭社稷五祀五嶽是也宗廟次祀已下與大祀同亦止有禮神幣帛而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序第次其先後大小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當爲餌玄謂祈當爲進禨之禨珥當爲衈禨衈者釁禮之事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是禨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於社稷祈于五祀是也亦謂其宮兆始成時也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衈社也○刲苦圭反○疏曰歲時序其祭祀者即上立大祀已下至小祀皆依族之四時大序其大小先後也及其祈珥謂大禮之事用毛牲即日刲用羽牲即日衈又曰第次其先後不必先大後小各自當其時以祭之也舊書幾及杜子春之讀皆無義所取故鄭不從玄謂當爲進禨之禨者按玉藻沐畢進禨鄭以爲沐而飲酒曰禨彼爲禨福之義此直取音讀不取其義秋官士師曰凡刲衈則舉大牲鄭注小子職曰毛牲曰刲羽牲曰衈此刲衈正字與刲既正字而讀從進禨者且從省耆幾音耳至士師別爲正解也

○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用等牲器尊卑之差鄭司農云五禮吉凶賓軍嘉○疏曰牲器尊卑之差謂若天子大夫已上大牢士少牢諸侯之大夫少牢士特牲之等其器謂若少牢四敦特牲二敦士二豆三俎大夫四豆五俎諸侯六豆七俎天子八豆九俎其餘尊卑皆勺及饗食之等各依尊卑之差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疏曰謂若典命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以七以五爲節○禁令謂皆不得上僭下逼當各依品

爲法又曰按尚書云五服五章哉鄭注云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又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注云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自山而下皆據章數而言今注不據此者以喪服首天子達於士唯一而已不得數服爲五故吉凶皆據人爲五也○以上周禮春官

○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粥音育○尊物非民所宜有粥賣也○疏曰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偽也○王制○今按圭璧金璋家語作圭璋璧琮犧牲家語作犧牲秬鬯

○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三曰器貢七曰服貢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詳見王制之丁篇賦斂財用章

○大行人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祀物犧牲之屬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纊也○纁音曛纊古曠反○疏曰按大宰云器貢尊彝之屬先鄭以爲宗廟之器後鄭以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不從先鄭此器物後鄭謂尊彝之屬者彼是歲之常貢不合有成器此乃因朝而貢得貢成器故爲尊彝解之○周禮秋官

○季秋合諸侯制

上據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
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也○詳見
月令篇本章○大府凡頒財以式灋授之財泉穀也○疏曰大宰云九賦斂財賄九式用之此大府
頒與九式用之但事相因故二處別言九賦之物此所須之財即大宰斂財賄一也以式灋授之謂以舊灋式多少授與九式也
邦都之賦以待祭祀邦都五百里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
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又日入
其所分穀物以當賦泉之數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疏曰邦都之賦者其國中四百里外五百里中有大都大都采地
其賦邦主外為公邑其中民所出泉入王家也賦口率出泉者按大府云九貢九賦九功各別又見司會云以九貢致邦國之財用
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令民職之財用貢賦及功各別賦為口泉是以鄭君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
百二十以為算故於此注亦云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皆名與又引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已下及遂師職者欲見征賦為

一皆是口率出泉破司農為地稅也○小宰以灋掌祭祀之戒具令百官府共其財
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法謂其禮法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常共施舍不給役者○共音恭○疏曰本經上
文云六聯百官聯事通職以其衆官共故經云令百官府共其財用也又曰法謂有舊法依行若九式曰祭祀之式施舍不給役者
上六聯注引鄉大夫國中貴者老者疾者服公事者是也○外府凡祭祀共其財用之幣齎賜
予之財用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鄭司農云齎或為資今禮家定齎作資玄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為
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疏曰祭祀財用皆外府供其泉也幣齎之財用謂王使公卿已下聘問諸侯之行道所用賜予之財用
謂王於羣臣有所恩好賜予之也○以上三條周禮天官○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量入以
為出祭用數之仂用其什一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
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常用數之仂○詳見王制之丁篇賦斂財用章○大饗不問卜
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適丁歷反○疏曰此大饗總祭五帝卜其牲日五帝總卜而已不每帝問卜而

一一問之神有多種恐吉凶不同故鄭云莫適卜謂總一卜而已不饒富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於禮也○疏以不饒
富焉歎數有常取備而已不得以其大饗豐饒其物使之過禮鄭引郊特牲者證此大饗之文其實彼大饗文在郊下謂祫祭也此
祭五帝莫適卜而雩總祭五帝得每帝問卜者以雩祭為百穀祈而并一帝之功至於大饗之時歲功總畢配以文武祭報其功不
須每帝皆卜故唯一卜而已○曲禮○附按此曲禮單言大饗應王宗廟祫祭說以言不問卜而知之若月令言大饗帝乃是宗祀
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有我將之詩為證而疏並及武王者恐屬時說而說矣說見卜筮篇卜法章大饗不問卜條又見月令篇季
秋章大饗帝條○又按疏謂雩總祭五帝者亦非是按朱子註論語云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然則禱雨者禱于帝天
耳四時迎氣時分一天而為五者五氣莫非天之氣各專一時言也若禱雨于帝天則既統舉一天安得復有五帝之分信如其言
則當夏當秋而禱雨而三帝已開而無事矣是于求于其所不司也而矣煩總祭乎○泉府凡賒者祭祀無
過旬日鄭司農云賒貰也以祭祀故從官貰買物○疏曰先鄭之意以祭祀事大故賒與民不取利○周禮地官○附丞皇
方氏曰泉府貸民之法王莽用之而敗安石用之又敗後之學者遂畢周官之大經大法皆隱然若有疑畏而不敢言嗚呼尚論古

人猶不可不知其世而況於行先王之政哉古者民止於四農有
田工商世其業有司與民其親其家之六畜車飲器物歲時可載
也故賒貸之法無損於官而其利於民自封建廢郡縣行吏之所
轄者廣與民潤絕斂散出納壹受成於胥役民無恒產朝夕急抵
日販苟而不思其縱不獨必責其息將大刻於民即不責以息民
亦有不利焉不獨不責以息將有損於官即逐責其息官必終有
損焉此無他形易勢殊故事同而理隔也豈惟賒貸哉掌節之法
遠行必有節傳比長之法近徒必有節接無節無傳者有幾則不
達無節無授者惟國土內之由斯道也盜賊無所隱逃逃無所之
然惟古之時民皆土著遠行者惟商與使近從者不出其鄉斯可
耳後世行此則門關幾幾處宿真容官徒繫馳而日不暇給矣一
歲之中州長之讀法者三黨正五之族師十有二閭胥則凡聚衆
庶既比則讀焉夫家之衆寡貴賤老幼廢疾以及車輦六畜兵器
旗物小師比稽之鄉師稽之鄉大夫登之閭師掌之族師校之閭
胥數之趨及[illegible]耕鞭稽及於女功由斯道也禮與民習而相安政
與民宜而[illegible]衣食可殖禮俗可與然惟治不出于州黨而詳于
族門[illegible]地治[illegible]即其鄉之民而無府史胥徒則可耳後世行此則
呼集[illegible]某業家室戶籍背累皆察胥役因緣倚法以相懲
殆[illegible]食不得寧矣齒角皆物羽翮稅絲鞠材草貢並斂
行[illegible]以當邦賦之政令由斯道也可以息民力可以則[illegible]

然惟輕細之物徵之王畿千里之中四面而至遠者不過數舍可耳後世易之以平準均輸百物皆徵轉運萬里名為不加賦民力之困民財之竭不啻收大半之賦矣嗚呼周官之法所以子質細繁密而無遺者乃聖人愛民之心徬徨周汲因時制宜得其次序者也旨于治齊號為能用周官之法然簡節而疎周官為便存其大略矣武侯之治蜀也士無抑才而無冗食臣情其治象於周官為近然不能指其何者為用周官之法呼治周官者以是而求之則幾矣○附按蠡阜先生欲生乎禮後者善學周禮而無徒拘其跡以拯黎元以平天下然後民得盡食其澤于無窮蓋卓識仁心交迫而為之者也

右祭用總要第一章 凡十二條○又章下凡三條

〇孟子曰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 盛音成犧素何反皿武永反○朱子集註曰禮曰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

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孟子○附高安朱氏曰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實要云凡仕有祿食居有餘貴宜置祭田以供歲祀多寡隨宜但給祭用可耳立約閒官不許典賣世世共守推宗之賢能長者主之或各房輪業亦可

○穆王將征犬戎 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征正也上討下之稱戎西戎之別名在荒服犬

祭公謀父諫曰 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先王之制邦內甸服 邦內謂天子畿內千里之地商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京邑在其中央故夏書曰五百里甸服則古今同矣甸王田也服服其職也自商以前并畿內為五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為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曰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今謀父諫穆王稱先王之制猶以王畿為甸服者甸古名世俗所習也故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是也周禮亦以蠻服為要服是以相況矣

邦外侯服 邦外邦畿之外方五百里之地謂之侯服侯服侯圻也言諸侯之近者歲一來見

侯衛賓服 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十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凡此服數諸家之說皆[illegible]不同[illegible]君近之

蠻夷要服 蠻蠻圻也夷夷圻也周禮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九州之界也夷圻去王城四千里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之要服此言蠻夷要服則夷圻朝貢或與蠻圻同也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

戎翟荒服 戎翟去王城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也四千五百里為鎮圻五千里為蕃圻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翟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

甸服者祭 供日祭也此采地之君其見無數

侯服者祀 供月祀也堯舜及周侯服皆歲見

賓服者享 供時享也享獻也周禮甸圻二歲而見男圻三歲而見采圻四歲而見衛圻五歲而見其見也必以所貢助祭於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要服者貢 供歲貢也要服六歲一見

荒服者王 王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詩

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

日祭 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

月祀 月祀於曾高

時享 時享於二祧

歲貢 歲貢於壇墠

終王 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附按國語言日祭者恐有誤而此處之注恐亦多誤也按祭義言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制禮者惟人子于寢附朝夕奠初喪因用此禮朱子謂祔祭後主復於寢仍以事生之禮事之若然六祥後主已入廟而為祭安得日祭廟考也悉國語所言者巧為奏合而非先王之禮而注所謂上食者據何皆而為典禮乎但豈其與祭不欲數之義大相遠戾目祭則已數之至矣至於月祀者天子每月告制之禮以特牛告於明堂配以文王即朝享于七廟是也而注謂祀曾高者恐誤矣時享者四時各有一祭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已則七廟皆祭而注謂享二祧者亦誤矣歲貢者一年一祭廟合六廟之主分昭穆而合食于大廟所謂一年一小祫者是已然此既及廟主自不用壇墠以祭則注所謂壇墠者亦恐未確蓋尚書金縢篇言周公為三壇同墠禱于三王之前則是凡有所禱而不于宗廟者之禮與每一歲有一祫祭無步而且祈禱難限定一年一次也惟是注解終王謂終世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者則為維○又按高安朱氏云按儀禮及開元政和書儀說者俱無上食儀溫公書儀

奠日出夕奠逮日如平時朝晡之食是奠卽上食也家禮時奠下注云設羹飯脯醢既于朝奠之設飯羹矣不知上食又上何食也禮云夕奠至然後徹朝奠今上食下注云徹朝奠是朝奠不逮夕而後徹矣或謂朝夕奠乃陰陽交會之時思其親而奠之上食乃自晝一日再食也果爾是凡筵之饗二日而四矣雖曰事死如生未聞生時一日四食也祭不欲數數則煩既設朝夕奠上食可省今詳朱子之于朝夕奠不應昏曉至此恐鈔錄者有訛錯耳但據上食卽屬朝夕奠是大祔夲主入廟後果不當有日祭矣則謂傳文係巧爲奏合者或應于理不誣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意志意也謂邦甸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修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修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晉語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而有不至則有刑誅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譴責也告不王謂以文辭告時之也遠者尊輕也於是乎有刑罰之辟

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文告之辭告不王也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終卒也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寶來見王也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賓服之禮以責犬戎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頓敗也○(國語周語)○齊桓公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共音恭縮所六反○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爲異未審○菁子丁反匭音軌○疏曰禹貢荊州包匭菁茅孔安國云其所包裹而致者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是杜用鄭興之說也孔安國以菁與茅別杜云茅菁茅則以爲一特令荊州貢茅必當異於餘處但更無傳說故云未審沈氏云大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三脊之茅比目之魚比翼之鳥皆是靈物不可常貢故杜云未審也○(僖公四年春秋左氏傳)

內宰中春詔后率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郊必有公桑蠶室歲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及秋獻功○詳見(王制之丁篇)視耕蠶章○季春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季夏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灋故無或差貸婦官染人也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上三條詳見月令篇各本章○典絲凡祭祀共黼畫

組就之物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盥巾之屬白與黑謂之黼采色一成曰就○依於豈反○疏曰謂祭祀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之等故言凡以廣之凡祭服皆畫衣繡裳但裳繡須絲衣畫不須絲而言其絲者大夫以上裳皆先染絲則玄衣亦須絲爲之乃言也組就謂以組爲冕旒之就故組就連言之又曰經云共據王言注云給據臣而言鄭欲見尊卑皆授絲物也言衣物釋經黼但周之冕服九章直言黼者擧美者而言也○(周禮天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用○疏曰此與下文爲總目王吉服有九大裘已下是也凶服卽下文凶事與弔是也辨其名物者衣服有名則物色有異同衣服各有所用謂若祀昊天用大裘之等是也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

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如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則玄端素端自公之服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此節詳見王制之庚篇冕弁冠服章凡大祭祀其其衣服而奉之奉猶送也送之於王所○疏曰言大祭祀則中兼有次小祭祀以其皆是王親祭故舉大而言皆當奉衣服而送之於王王服之以祭祀○周禮春官○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舃黑舃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複下曰舃禪下曰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自屨人至此詳見王制之辛篇紳帶韠屨章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祭祀而有素屨散屨者唯大祥時○疏曰以宜服者謂各以尊卑所宜之服服之又曰此經四時祭祀總結上文諸屨故知含有素屨散屨也唯大祥時者此據外內命夫爲王斬衰而言初死者皆屨卒哭與初死同疏屨既練與大功初死同繩屨大祥與小功初死同

吉屨無絇吉屨無繶純是以上經注云弁純吉知據卑云散散與素一也○周禮天官○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祭先王之服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玄衣而冕冕服之下○諸侯玄端以祭祭先君皮弁以聽朔於大廟○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以上三條詳見王制之庚篇冕弁冠服綬纓章○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詳見五學篇歷代養老事節章○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韍或作黻音弗○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韎莫拜反○疏曰易困卦九二爻辭見紱方來利用享祀是紱爲祭服也案士冠禮士韎韐是士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天子至士爲四等故知紱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明堂位○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下見祭器章○附高安朱氏曰按古人朝祭各有服今即以朝服爲祭服無頂帶者或衣深衣或鮮明盛服○高安朱氏家傳祭儀曰按禮經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仲尼亦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蓋既潔其內必潔其外稍稍不謹是■吾祖靈也務宜沐浴浣濯整齊鮮明以將祀事

右祭服第二章■十三條○又章下凡五條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禮之禮本繭之世■古

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全條詳見王制之丁篇親耕蠶章○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純服亦冕服純以見緇色冕以著祭服○詳見祭義篇凡治人之道條○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詳見王制之辛篇紳帶韠屨章○周弁殷冔夏收齊所服而祭也○詳見冠義篇之傳○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祭也言家有能不當績也季孫康子也位尊故爲大宗其母曰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

自庶士以下皆攻其夫祉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

有辟古之制也自王后親織以下詳見王制之丁籍親耕蠶章下○國語魯語

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

致爲上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刻工姓名於其器

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全條詳見月令篇本章○典瑞大祭祀共其

玉器而奉之玉器謂四圭祼圭之屬○疏曰大祭祀兼有天地宗廟故鄭云四圭祼圭奉之者送向所行禮之處也又

日本經上文已釋禮神曰器經云玉器故知非瑞是禮神者也之屬者兼有兩圭璧圭璋邸之等○司巫祭祀則

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匰音丹○杜子春云蒩讀爲鉏匰器名主謂木主也道布新布三尺也鉏藉也館神

所館止也鄉或爲祖館或爲租飽或曰布者以爲席也租飽茅裹

肉也玄謂道布者爲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

也蒩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蒩謂若今筐也主先匰

蒩後館互言之者明共主以匰共蒩以筐大祝取其主蒩陳之器

則藉也凡虞禮曰苴刌茅長五寸實于篚饌于西坫上又曰祝盥

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藉慈夜反租飽上音取

又齊卷下音苴又音租沈子餘反爲神于僞反○疏曰子春所

祭及讀字唯解匰器名一事後鄭從之餘並不從主先匰蒩後館

互言者謂主先言匰器于士欲見以匰器盛主來向祭所而大祝

取主匰器始退蒩則後言館器欲見大祝取得蒩館器即退明亦

初以館盛蒩來此爲互言之引士虞禮

見苴是藉祭之物○以上周禮春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

飾祭器之屬也蜃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定十四年秋

天王使石尚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蜃可以白

器命色白○疏曰鄭總云祭器之屬不辨宗

廟及社祭之器則皆用蜃飾之○周禮地官○凌人祭祀共水鑑

爰力證反○鑑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疏曰

此云祭祀謂天地社稷及宗廟之等皆共鑑○周禮天官○附按

舊本錄注及疏之第二條解注詁皆是爲本經下文賓客共水句

釋之今既不錄賓客句自應俱刪又本經上文春如治鑑句注解

鑑字甚明今

移作注焉○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咸讀爲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

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咸音函去起呂反

○疏曰共杖函止謂祭祀時臣雖老合杖但爲祭祀尚敬皆去之

去杖之時共杖函盛共杖祭祀訖還與老臣杖之此謂七十有致

若不許致仕者也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謂得致仕者

與此異也○周禮秋官○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鄉

共吉凶禮樂之器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比長主集爲之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爲之喪器者

夷槃素俎楬豆輁軸之屬族師主集爲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

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爲之爲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

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爲之爲卿大夫或時賓能於此

州也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

賓射之器者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爲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此

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楬[illegible]

瞎反輁九勇反楅音福又音過○疏曰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illegible]

下爲總目正歲是建寅之月稽考也鄉師各自考校當鄉之器[illegible]

五家爲比比長一人主集合五家相共吉凶二服二十五家爲閭

閭胥一人主集合祭器使相共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萬二千五

百家爲鄉鄉大夫主集此四器恐州黨以下有故不能自共即勞

相共也又曰比內無祭事其於族祭酺黨祭禜州祭社之等無過

用朝服又知凶服是弔服者若人褻宴是常服主人自共其弔服

是暫服可以相共庶人弔服無過素冠與深衣而已此長集爲之

者雖五家之內亦當有官首若非比長主集民不自饌案特牲同

如用簋少牢皆用敦今言簋者況義耳案喪大記士併瓦盤大夫

乃用夷盤引者以況喪器非謂庶人得用夷盤也案既夕禮士朝

廟用輁軸以載柩此庶人無輁軸引以況用義非族內有大夫士

得用夷盤輁輴者以其大夫自有祿位不在共限也一州管五黨

州長春秋二時射于序學要在一黨之中故云或時射於此黨一

鄉管五州或時賓賢能於此州做此射器賓器皆爲國行禮得官

物所爲不出民物故酒正云凡爲公酒者亦如之注云謂鄉射次

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醵之酒材尚得公

物明此器等亦出官物以其爲官行禮故也上下相補者自此共

吉凶二服玉州共賓器已上是下之相補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

是上之相補禮行而教成者庶民之於財物賜於禮儀教化不成

今以器服共之即禮行而教成也○周禮地官○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造爲

也○疏曰皇氏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者無地大夫則當

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

○王制○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竟音境○此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疏曰此明人

臣三諫不從去國之禮祭器不踰竟者既明出禮先從重物爲始

也蹤藏也此祭器是君祿所造今既被出故不得自隨越竟也注

云恐辱親無德而出若猶濫用其器是辱親也

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寓寄也與得用者言寄既已後還○疏曰既不將去故留寄其同僚冀其復還得用也得季友奔陳國人復之傳曰季子來歸是也又曰物不常用則生蟲蠹故寄於同官令彼得用不使毀敗冀還復用也

○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粥音育衣於既反○廣敬鬼神也粥賣也邱壟也○〔以上曲禮〕

君子敬則用祭器謂朝聘待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朝直遙反○疏曰言愼重其大事也○〔表記〕

○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此皆不欲人褻之也焚之必已不用埋之不知鬼神之所爲○疏曰若不焚埋或用之爲褻慢鬼神之物也服是身著之物故焚之牲器之類並爲鬼神所用雖毀不知鬼神用與不用故埋之埋之猶在焚之則消故也○〔曲禮〕

右祭器第三章凡十二條○章下凡四條

又○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造才早反養羊尚反一如字○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儀賦以稅出牲○疏曰此總論大夫所

造祭器衣服之事凡家造謂大夫始造家事也大夫稱家祭器爲先崇敬祖禰也犧賦爲次者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謂牛即是天子之大夫祭祀賦斂邑民供出牲牢者也養器供養人之飲食器自贍爲私宜後造然諸侯言宗廟大夫言祭器諸侯言廐庫居室大夫言犧賦養器者互言也其有地大夫先造祭服乃造祭器此言祭器爲先者對犧賦養器言耳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祭器可假祭服宜自有○疏曰上明得造祭器此明其造不同也大夫及士有田祿者乃得造器猶不具唯天子大夫四命以上得備具若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故禮運云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非禮也據諸侯大夫而言也熊氏以禮運據天子大夫得造不得具非也先爲祭服者緣人形參差衣服有大小不可假借故宜先造而祭器同官共有其制同可暫假故當之在後○〔曲禮〕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臣之奢富儗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攝於庶反○疏曰大夫不具官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卿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攝兼職云得官具足如君也故孔子譏管仲云官事不攝焉得儉是也祭器當假者凡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

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唯公孤以工得備造故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聲樂不具者大夫自有判縣之樂而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非禮者謂大夫爲上事而皆非禮也○〔禮運〕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詳見王制之王籍章旅弓矢符節章下

○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見上祭用總要章

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擊鼓以召之文王世子曰大昕鼓徵所以警衆○疏曰祭

祀言凡者天地宗廟之祀用樂舞之處以鼓召學士選之當舞者往舞焉舞師云小祭祀不興舞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則亦不徵學士也序宮中之事

○典庸器掌藏樂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設筍虡視瞭當以縣樂器焉杜子春云筍讀爲博選之選橫者爲筍從者爲鐻○從子容反鐻音巨或作虡○疏曰案視瞭職云掌大師之縣此直云設筍虡明是視瞭縣之可知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

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宮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節詳見樂制篇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叩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否○疏曰言凡語廣則不徒大祭祀而已此衆大祭祀其實中祭祀亦宿縣也但大祭祀中有天神地祇人鬼中小祭祀亦宿縣至於饗食燕賓客有樂事亦兼之矣宿縣者皆於前宿豫縣之遂以聲展之者謂相叩使作聲而展省聽之知其完否善惡也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三夏皆樂章名○疏曰王出入謂王將祭祀初入廟門及祭訖出廟門皆令奏王夏也尸出入謂尸初入廟門及祭訖出廟門皆令奏肆夏牲出入者謂一牲後王出迎牲及爓肉與體其犬豕是牲出入皆令奏昭夏先王次尸後牲者亦祭祀之次也又曰此三夏即本經下文九夏皆是詩詩與樂爲篇章故云樂章名

帥國子而舞當用舞者帥以往○疏曰凡與舞皆使國之子弟爲之但國子人多不必一時皆用當遷代而去故選當用者帥以往爲舞之處也

○鍾師凡祭祀奏燕樂以鍾鼓奏之○疏曰鍾師奏九夏用鍾鼓故知此燕樂亦用鍾鼓奏之也

○鎛師掌金奏之鼓此句詳見樂制篇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疏曰金奏之樂者即八音是也亦以晉鼓鼓之

○笙師凡祭祀共其鍾笙之樂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疏曰鄭爲此解者以笙師不掌鍾而兼言鍾故也

○磬師教縵樂之鍾磬凡祭祀奏縵樂杜子春讀縵爲怠慢之慢玄謂縵讀爲縵錦之縵謂雜聲之和樂者也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疏曰時有縵錦之言鄭依俗讀之雜聲之和樂謂雜弄調和也

○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擊拊瞽乃歌也故書拊爲付鄭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也付字當爲拊書亦或爲拊樂或當擊或當拊登歌下管貴人聲也玄謂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疏曰謂凡大祭之時大師有此一事帥瞽登歌者謂下神合樂皆升歌清廟大師取瞽人登堂於西階之東北面坐而歌者與瑟以歌詩也令奏擊拊者拊所以導引歌者故先擊拊瞽乃歌歌也歌者出聲謂之奏故云奏也又曰鄭云擊拊瞽乃歌者見經云令奏擊拊故知擊拊乃歌也先鄭云樂或當擊或當拊謂若尚書云擊石拊石後鄭不從者謂下文鼓朄及聲應聲是樂器則知此拊亦樂器也鄭言拊形約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云拊革裝之以穅今書傳無者在亡逸中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朄音印○鼓朄管乃作也特言管者貴人氣也鄭司農云下管吹管者在堂下朄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朄朄讀爲道引之引玄謂鼓朄猶言擊朄詩云應朄縣鼓○引並音印○疏曰凡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故云下管播樂器樂器即笙簫及管皆是出聲曰播謂播揚其聲令奏鼓朄者

即播一也歌令奏樂器之時亦先擊朄導之也又曰管籥皆用氣故云貴人氣先鄭云登歌下管貴人聲不同者各有所對若以歌者在上對匏竹在下歌用人人聲爲貴故在上若以匏竹在堂下對鍾鼓在庭則匏竹用氣貴人用手故在階閒也鄭云鼓朄猶言擊朄者破先鄭鼓爲大鼓之說也應朄縣鼓周頌有瞽篇

○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亦自有拊擊之佐大師令奏鄭司農云拊者擊石○令力呈反○疏曰鄭知小師亦自擊拊不共大師同擊拊者見大師下管鼓朄此小師下管別[illegible][illegible]應聲不同明擊拊亦別一拊可知但小師佐大師一[illegible]引先鄭拊爲擊石者後鄭于上已不從今引在下者謂非別[illegible]一拊或此拊爲石也

下管擊應鼓應鼙也應與朄及朔皆小鼓也其所用別未聞○鼙步西反○疏曰案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以是知應是應鼙彼又云一建鼓在於西階之西朔鼙在其北是有朔鼙也知皆小鼓者擊鼓者即事之漸先擊小後擊大也此上下祭祀之事有應有朄無朔大射有朔有應無朄凡言應者應朔聲祭祀既有應明有朔但無文不可蹤迹故云用別未聞也

徹歌於有司徹而歌雍○疏曰論語八佾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是諸侯亦不得用雅天子徹器用徵詩歌雍也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如大師鄭司農云朄小鼓名

○樂師

右桑舞第四章凡十八條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 烜音毁○夫遂陽遂也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絜氣也明燭以照饌陳明水以爲玄酒鄭司農云夫發聲明齍謂以明水滫滌粢盛黍稷○夫方符反又音符○疏曰日者大陽之精取火於日故名陽遂如取火於木爲木遂者也鑒鏡屬者鑒可以照物此鑒形制與同所以取水也取水者漢世謂之方諸則取火者别名陽遂也照饌陳者謂祭日之旦饌陳於堂東未明須燭照之鬱鬯五齊以明水配三酒以玄酒配玄酒井水也玄酒與明水别而云明水以爲玄酒者對則異散文通謂之玄酒○周禮秋官

〇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 世婦謂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酒人共酒因留與其奚爲世婦役亦官聯○比必履反又志反扶利反○疏曰爲猶作也以役世婦者世婦屬春官宮卿官也酒人以奚送酒至世婦因爲世婦所役使又曰官聯即小宰云祭祀之聯事見也

凡祭祀共酒以往 不言奉小祭祀○疏曰上云祭祀共奉之謂大祭次祭〇酒正

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 式法作酒之法式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月令曰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饎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鄭司農云授酒人以其材○沽音古酋將由反秫音述齊才細反如字蘖魚列反湛接廉反饎昌志反○疏曰酒正辨四飲之政令亦掌之今不言者但據酒之尊者而言式法謂米麴之多少及善惡也酒材即米麴蘖授與酒人使造酒功沽謂善惡也引月令者十一月之令大酋被注酒熟曰酋於周則爲酒人○必齊者必使齊熟麴蘖必時者造之必得時湛饎必絜者湛漬也謂漬米炊釀之時必須絜淨水泉必香者謂漬麴漬米之水必須香美陶器必良者酒甕陶中所燒器必須成熟不津火齊必得者謂醞之時生熟必宜得所也

凡爲公酒者亦如之 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疏曰鄉飲酒中有黨正飲酒賓賢能飲酒鄉射飲酒中有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又有鄉大夫三年賓賢能後以五物詢衆庶用州長射禮並是鄉射飲酒若然州長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或是鄉大夫所居州黨或是鄉大夫親來臨禮並得鄉名此皆爲國行禮不可橫飲於民故得公酒其百家爲族不得公酒族祭酺神之時則合錢飲酒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此二節詳見王制之丙篇王飲食章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數量之多少未聞○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齊酒不貳爲尊者質不敢副益也杜子春云齊酒不貳謂五齊以祭不益也其三酒人所飲者益也弟子職曰周旋而貳唯嗛之視玄謂大祭者王服大裘衮冕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毳冕所祭也小祭者王服希冕玄冕所祭也三貳再貳壹貳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澄酒是三酒也益之者以飲諸臣若今常滿尊也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爲于僞反嗛苦簟反希本作絺張里反粢才細反飲於鴆反○疏曰凡祭祀謂天地及宗廟等之總凡祭有小大齊有多少各有常法故云以法共五齊三酒八尊謂五齊三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此八尊爲十六尊不言者舉正尊也貳副也就三酒人所飲者三度副益之再貳二度壹貳一度也惟齊酒不貳者齊酒所祭祀非人所飲故不副益又曰數量之多少未聞者數之與量皆有多少之言但未聞升數耳大祭天地等者洗

鄭意天地爲大祭宗廟爲中祭五祀爲小祭其實天地自有大祭小祭宗廟亦有大小齊酒不貳爲尊者質以其主獻尸所用少故不副益冕服有六天地宗廟各有三等故以六冕配之案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祀先王則衮冕祭地亦用大裘是天地宗廟皆有大祭一也中祭者案司服先公則鷩冕四望山川則毳冕是地與宗廟次祭二也但天之次祀不見服者日月是天之次祀以其大報天主日配以月服大裘故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兼服玄冕故天之次祀中不見衣服小祭者案司服社稷五祀則希冕羣小祀則玄冕鄭彼注山林川澤之屬小祭不言風師雨師等之屬中兼之也唯見天地小祭不見宗廟小祭者馬融以爲宗廟小祭謂祭殤是也祭殤之時或可亦用玄冕若然按禮器云一獻質謂祭羣小祀當玄冕三獻文謂祭社稷五祀當希冕五獻察謂祭四望山川當毳冕七獻神謂祭先公當鷩冕雖不言九獻下云大饗其王事與大饗謂祫祭先王爲九獻衮冕據此一獻至九獻以獻數約之故六服差爲三按司服四望山川服毳是五獻社稷服希冕三獻社稷在山川下按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而社稷在五嶽上者五嶽與土地異形若議外諸侯服獻則尊於王朝之臣社稷號曰土神若王則之臣服獻則卑於五嶽而在五嶽上者以若王人雖微猶敘諸侯之上按王制宗廟之牛角握國語山川之牛角尺社稷尊於五嶽者彼自從

國中之神莫貴於社故與宗廟同用據引禮運曰玄酒在室者謂鬱鬯在宗中而玄酒即明水也配鬱鬯故在室醴醆在戶者醴謂醴齊醆謂盎齊並在戶也粢醍在堂者粢當為齊齊醍在堂也澄謂酒在下者澄謂沈齊酒謂三酒二者並在堂下也澄酒是三酒者按鄭志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鄭答今解可去澄字若然鄭本於此注時直云酒是三酒無澄字有澄字者誤○以上周禮天官

〇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果讀曰祼○疏曰本經上文皆云使其奉之此及下文云以待文不同者上則官眾此則司尊彝一職之事又是春官當司所主故也祼言將者將送也謂以圭瓚酌之送與戶及賓諸文皆云祼故果讀從之其實祼更讀為灌

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待者有事則給之鄭司農云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獻素何反著直略反大音泰○疏曰按司尊彝唯為祭祀陳六彝六尊不見為賓客陳六尊此兼言賓客則在廟享賓客時陳六尊亦依祭禮四時所用唯在外野饗不用祭祀之尊故春秋左氏傳云犧象不出門也按上六彝亦為祭祀而辨之不言者舉下以明上也

〇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位所陳之處酌泲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

實鬱及醴齊之屬○泲子里反○疏曰所陳之處者此下不見陳尊之處按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彼是禘祭陳四齊此下時祭陳二齊設尊亦依此也泲之使可酌者此下文鬱齊獻酌醴齊縮酌之等是各異也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者即本經下文春祠夏禴已下所用是也鬱及醴齊之屬者醴齊之中有三酒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涚酌凡酒脩酌獻素何反鄭音儀涚舒銳反二音雪脩條直歷反○舊書縮為數齊為粢鄭司農云獻讀為儀儀酌有威儀多也涚酌者涚拭勺而酌也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齊讀皆為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當為縮齊讀皆為粢玄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醆酒盎齊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此言鞠相泲成也獻讀為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煮鬱和秬鬯以醆酒摩莎泲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滓也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而已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酒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澤讀曰醳明酌清酒醆酒泲之皆以舊醳之酒凡此四者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敦音剪和胡同反為胡

日凡六彝之酌與鬱齊為目六尊之酌與醴齊盎齊為目下有凡酒滌酌上不言鬱音亦是文不具凡言酌者皆是泲之使可酌也又曰司農所云後鄭皆不從者此經為泲酒之法而司農之言無所據依也司農云齊讀皆為齊和之齊鄭注酒正為度量解之則齊和義亦通于春為粢於義不可後鄭於酒正巳破說玄謂引禮運者欲破彼醆從此盎也彼云玄酒在室者特配其鬯之尊故在室配鬱鬯當云明水而云玄酒者敬文通引郊特牲者亦以證齊縮酌彼記人解云縮酌當用茅也又云明酌者醴齊濁還用茅酒之清明者為和然後用茅泲之使可酌也醆酒涚于清者醆酒即盎齊盎齊差清不言縮則不用茅涚謂新即泲之也彼記人亦取此盎齊涚酌解之以盎齊欲泲之將用清酒和而泲涚使可酌故直云涚于清也汁獻涚于醆酒者記人亦取此經鬱齊獻酌釋之汁獻者獻讀摩莎之莎涚于醆酒者以鬱鬯尊不用三酒而用之齊中盎齊差清者和鬱鬯泲之故云涚于醆酒也猶明清與醆酒于舊醳之酒者此記人復恐不曉古泲酒之法故舉當時泲酒之法以曉人也明謂事酒清謂清酒醆謂盎齊三者皆於舊醳之酒中泲之醳酒即事酒也今云舊醳則醳中之舊冬釀接春而成是昔酒也其餘三齊以泛齊濁不過與醴齊同緹沈清無過與盎同故略為二等泲五齊也脩讀為滌者頗從宗伯視滌濯之滌曲禮曰水曰清滌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差次然也唯大

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者此據酒正云祭祀共五齊三酒下有大祭中祭小祭此時祭用二齊禮用四齊據禘祭明大事祫祭備五齊三酒可知三酒時祭亦備於大事言者連言拔句耳○以上周禮春官

〇冪人掌共巾冪冪音覓○共巾可以覆物○疏曰巾者則本經下文王巾皆黼是也冪者則冪八尊之類是也又曰據經巾冪俱有鄭不言冪者冪唯覆物共巾則兼以拭物故特解巾可以覆物也○附按下文云以疏布巾冪八尊明是單有巾耳冪字是活用疏引冪八尊以單解冪而謂注不言謂者似皆誤也按注中覆字即是代冪字

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疏曰祭天無祼唯有五齊三酒實於八尊疏布者大功布為冪覆此八尊此據正尊而言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則十六尊皆以疏布冪之又曰鄭知此經祭祀是天地之神者以其下畫布冪六彝是宗廟之祭舉天地則四望山川社稷林澤皆用疏布皆是尚質之義也

以畫布巾冪六彝宗廟可以文畫者畫其雲氣與○與音餘○疏曰此六彝皆盛鬱鬯舉六彝對上經八尊內無鬱鬯言其實天地亦有秬鬯之彝用疏布宗廟亦有八尊用畫布互舉以明義也又曰三禮通例解畫皆以為畫雲氣謂畫為五色之雲無正文故言與○周禮天官

〇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疏曰此直

共秬黍之酒無鬯故注云不秬鬯者也冪人云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音黼按凡尊皆有巾冪明秬鬯之酒彝亦設巾

凡祭祀社壝用大罍

○壝謂委土爲墠壇所以祭也大罍瓦罍墠音善又音禪○疏曰四邊委土爲壝於中除地爲墠墠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墠之類也此經云社壝謂若封人及司徒云社壝皆直據外壝而言也瓬人爲瓦簋據外神明此大罍亦用瓦取質略之意

禜門用瓢齎

禜音詠○禜謂營酇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鬻皆瓢作剝鄭司農讀剝爲瓠杜子春讀齋爲粢○瓢謂瓠蠡也粢盛也玄謂齋讀爲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疏曰知門是國門者禮記祭法云天子祭七祀有國門故也春秋傳者邪元年子產辭引之證禜是營酇而祭之義引莊二十五年傳者證有門之義齋讀爲齊者以共劉齊爲尊亦取質略之意

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

脩音卣羊久反又音由疈孚逼反散素旱反○祼當爲埋字之誤也貿背蜃或爲讀杜子春云讀當爲蜃書亦或爲蜃蜃水中蜃也鄭司農云脩讀橢散皆器名玄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爲上

罍爲卜盧皆爲壘形此日合樂尊之象溉尊以朱帶者無飾曰散○獻素何反畤步項反合音舍○疏曰鄭破祼爲埋者若祼則用蓋常用彝尊不合在此而用概尊也埋謂祭山林則山川用祭者大山川自饋食始者天子諸侯之祭自灌始有朝踐饋獻乃有饋食進黍稷大夫士禮無饋獻已前事直有饋食始卽特牲少牢皆云饋食之禮是也今以喪中爲吉祭不可與吉時同故略同大夫士禮且按大宗伯宗廟六享皆以祼爲始當在饋人用彝今不用鬱在宅人用卣尊故知略用饋食始也鄭以脩從卣者詩與尚彝及爾雅皆爲卣脩守於奠義無所取也按本經下文司尊彝雖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饋獻用兩象尊皆有彝諸臣之所能是尊者彝爲上罍爲下獻象之屬在其中也蜼蛤一名含樂含樂則是容酒之類故齎爲璧而尊名也椒尊以朱帶者玄禮相對既是崇漆爲尊以朱帶洛服故名椒椒者橫梳之義也無飾曰說者以對椒歷獻象之等皆有異物之飾疏尊者卽大宗伯云禰華祭四方百物者也

○小祝大祭祀贊奠

奠奠爵也○疏曰贊奠者大祝酌酒奠於鉶南則郊特牲北天子兌斝諸侯貢布小祝共時貢之○以上周禮春官

右酒齊尊彝第五章凡八條○又章下凡三條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

周尚酒

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也○詳見王制之辛篇軍旅弓矢待節章下

○祭齊加明水報陰也

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

明水涚齊貴新也

五齊濁泲之使清謂之涚齊

凡涚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縮酌用茅明酌也

泲醴齊以明酌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

醆酒涚于清

泲醆酒以清酒也醆酒盎齊

汁獻涚于醆酒

泲秬鬯以醆酒也不以三酒泲秬鬯者秬鬯尊也

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

若今明酌清酒與醆酒以舊醳之酒泲之矣○以上詳見祭義篇有虞氏之祭條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疏曰此皆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故左傳云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是天子亦得以肥也又公羊云帝牲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有災故臨時得別求之是大子諸侯得有索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者天子大夫士也若諸侯大夫則用少牢士則用特牲其喪祭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故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

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也○按此諸侯不得用犧牛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下云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諸侯有犧牲大牢者諸侯對卿大夫亦得云犧牲若對天子則稱肥耳其大夫牲牷完全亦有犧牲之稱故本記上文云大夫犧賦爲犬但不毛色純耳又曰按楚語觀射父云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大豕不過十日卽此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知其日數耳○曲禮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少詩照反○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非○疏曰此論天子諸侯祭用牲牢及庶人所爲之物知有田既祭又薦新者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謂有地之士大斂小斂以特牲而云薦新也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稽以孟月爲祭稽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上無文從可知也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服虔注桓公五年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非鄭義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禘尊物縣則薦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黍孟秋爲黍季秋薦邪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邪元年傳祭人君用孟月火辰

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也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祫祭時祭亦曰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者既無明據未知孰是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春秋多不用孟月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難以禮論也士薦牲用特豚者按儀禮特牲是有地之士今無地之士薦貶降故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言以上包天子皆用羔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是禮器文士薦而云百官者舉大夫以上言任厥問云天官司裘注云士不大射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記問答曰此上下兼說之耳士雖無臣猶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殺言百官皆足謂此也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疏曰謂四時之間有此牲穀兩物但有故云相宜非謂氣味相宜也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握謂長不出膚○長丁丈反○疏曰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注投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則膚也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故謂祭饗○此

一節詳見曲禮爲飲食之禮章

庶羞不踰牲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爲羞○疏曰按有司徹是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注酏食糝食內則云糝取牛羊豕之肉爲是得用牛者若祭既用少牢則糝亦不用牛以羊肉爲羞

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王制

○夏后氏尚黑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黑色○正音征又如字○疏曰此論三代正朔所尚色不同牲用玄玄黑類也○疏曰按周禮考工記七入爲緇鄭云玄則六入者與是玄黑類也殷人尚白以建丑之月爲正物牙色白牲用白周人尚赤以建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疏曰按上注云物牙色白此萌色赤不同者萌是牙之微細故建子云萌建丑云牙若散而言之萌即牙也牲用騂騂息營反呼營反○騂赤類○檀弓

○季夏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季冬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仲秋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仲春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以上四條詳見月令篇各本章

○梓人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脂牛羊屬膏豕屬致美味也○疏曰鄭注內則云凝者曰脂釋者曰膏○考工記

○遂人凡國祭祀共野牲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疏曰牛羊豕在六遂者曰野牲

○遂師凡國祭祀共其野牲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鄭司農云牷純也玄謂牲體完具○疏曰阜盛也蕃息也物謂毛物言使肥盛蕃息各有毛物謂五官各有牛人羊人犬人豕人之等擇其純毛者以供牧人牧人又供與充人芻之三月以祭祀故云以共祭祀也又曰後鄭不從司農者尚書云犧牷對犧不得爲純色共純下文毛

之者是也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鄭司農云陽祀春夏也黝讀爲幽幽黑也玄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疏曰言凡與下陽祀陰祀望祀等爲目故云凡以廣之也又曰下文云尨是雜色則此經云毛之皆是取純毛也按大宗伯云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謂圜邱方澤下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昊天與崑崙牲用蒼用黃四時迎五方天帝又各依其方色牲則非此騂牲黝牲惟有郊大及宗廟社稷一等不見牲色在此陽祀陰祀之中可知黝讀爲幽幽黑者以黝是北方故從黝爲黑也

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時祀四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疏曰必用牷物者對上方色是隨其方色不用尨尨是雜色則此牲物者非方非雜雖不隨方之色要於一身之上其物色須純其備須完不得雜也假令東方或純黃純黑南方或純白純青皆得也又曰上文云天地四望此時祀又在四望下又四方山川之等亦依四時而祀故知時祀是山川至百物鄭唯據地之時祀若天之時祀日月巳下亦在此時祀中也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此節詳見因事之祭篇所禳章牧人條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犧牲毛羽

[illegible][illegible]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為犧○疏曰牧人養牲臨祭前三月授與充人繫養之又白犧牲不云牷則惟據純毛而鄭云完其者祭祀之牲若直牷未必純犧若犧則兼牷可知故鄭以完具釋犧周景王時者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二年引之者許議是純色之意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謂非時而祭祀者○疏曰不繫者謂若上文凡六祭毀事用尨可也是非時而祭祀者也○以上三條周禮地官

○羊人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布泉○周禮夏官

○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職音特或餘式反之式反注樴司○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玄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職讀為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杙餘式反條則反○疏曰享牛者謂正祭之牛求牛者謂繹祭之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者謂授充人繫養者也又曰宗伯祭宗廟六者皆云享則享是正祭可知破先鄭為前祭一日之牛也今日正祭于廟明日繹祭在門外之西室故鄭云孝子求神非一處以解求牛為繹祭之牛也凡官皆有職直

云職人無所指斥但職樴聲相近誤為職故讀從樴充人置樴入地之時樴樴然作聲故以聲名其官也凡牲堪祭祀者牛人選入牧人諮祭之時牧人乃授充人充人乃繫養之今若卽以樴人為充人則隔牧人故鄭連牧人則先至牧人乃至充人經據後而言之其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

簝音老劉音討反○鄭司農云互謂楅衡之屬盆簝皆器名盆所以盛血簝受肉籠也玄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盛音成縣音玄○疏曰祭祀殺訖卽有薦爓薦孰何可更以肉縣于互乎然當是始殺解體未薦之時且縣于互待解訖乃為之也故詩云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注云肆陳也謂陳於互者也○周禮地官

○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

職之弋反戚音七注樴同○展省閱也職讀為樴樴可以繫牲者此樴人謂充人及監門人○監古衛反○疏曰肆師以將有天地宗廟大祭祀牧人以牲與充人之時肆師省閱其牲看完否及色堪為祭牲乃繫于牢頒付于職人也又曰授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故知樴人是此二官○周禮春官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

此節詳見天神篇五帝上帝章

享先王亦如之

疏曰上文天地外神已別故今先上帝亦如之亦繫于牢芻之三月也

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

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鄭司農云使養之使守門者養之○疏曰散祭祀之牲不言三月則或一旬之內而已又曰鄭見上文陽祀陰祀禮祀皆云毛之社稷四望已入毛之科內下別云凡時祀用沈物其中無社稷四望唯有天神司中司命以上地神山川以下此求祭祀則上時祀之神言之屬者兼有林澤百物之等也司門總主王城十二門皆則有下士及府史胥徒今言養牲其非司門自養則先鄭云守門者養之是也

使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

此節詳見天神篇五帝上帝章

○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

監門門徒○疏曰牧人六牲在祭前三月則使充人繫而養之者以地宗廟則繫于牢芻之三月若其散祭祀之牲則不在牢遣此監門門徒養之不必三月也

凡歲時之門受其餘

鄭司農云受祭門之餘○疏曰歲之四時祭門非一故云凡以總之若月令秋祭門者是祭廟門此門亦謂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為水祈禱故左氏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有用牲于門之事

○稿人掌豢祭祀之犬

養犬豕曰豢不於饎人言其共至尊雖其潘瀾戔餘不可褻也○潘芳袁反或作替瀾魯旦反戔音淺本作殘○疏曰養犬曰豢此經是也御

祀豕亦曰豢者見樂記云豢豕作酒非以為禍也不於饎人言其其者以饎人所炊米為祭祀及共王與后並是至尊故雖是犬之潘瀾戔餘亦不得褻之與犬也○以上三條周禮地官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

詳見因事之祭篇祈禳章犬人條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

物謂毛色也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黝於料反○疏曰鄭與陽祀陰祀二者其望祀各以其方色牲及四時迎氣皆隨其方色亦辨其毛物可知也

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

此節詳見因事之祭篇祈禳章雞人條

○小宗伯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

毛威如字劉貝報反○毛擇毛也鄭司農云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疏曰六卿[illegible]言六官而云五者以天官貳王治事尊而不使奉牲也使共奉者謂充人養之奉祭日之且在廟門前頒與五官使共奉之助王祭入廟卽祭義所云卿大夫贊幣而從之彼雖諸侯法可況天子也又曰先鄭云司徒奉牛已下皆按職如之若大司徒有牛人宗伯職有雞人司馬職有羊人有校人掌馬司寇職有犬人是以先鄭依而用焉唯司空職亡先鄭知主豕者五行傳聽之不聽則有豕禍是豕

也據魚而言也臑又詁爲大故云臑脀肉大臠所以祭者也〇周禮天官
〇鄉師大祭祀羞牛牲疏曰按大司徒職云奉牛牲此又云羞牛牲者鄉師佐大司徒故也
〇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此節詳見天神篇五帝上帝章
享先王亦如之疏曰享先王不辨祭之大小彼大宗伯四時及禘祫六者皆稱享亦如之者亦如上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又不言祭地者祭地之禮與天同
〇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祭祀王玄冕所祭〇疏曰按司服職云羣小祀則玄冕彼注云小祭祀林澤百物其於天神亦有小祀則風師雨師之等小祭祀既用牛則王之祭祀無不用牛者又按酒正注以六冕羨之絺冕所祭亦入小祀中今鄭不言者以其社稷五祀於祭儀之事入大祀中宗伯云血祭社稷五祀五嶽故於此奉牛牲不言絺冕矣〇以上三條周禮地官
羊牲登其首登升也升首報陽也升首于室〇疏曰郊特牲云用牲於庭升首于室注云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牖下三牲之首俱升此特言羊者以爲羊人故也
〇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鄭司農云羞進也羊肆體薦全烝也羊殽體解節折也肉豆者切肉也玄謂肆讀爲鬄羊鬄者所謂豚解也〇疏曰先鄭爲體薦全烝後鄭不從者

以此祭用羊是用大牢爲宗廟之祭非祭天按外傳云禘郊之東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是宗廟之祭不得全烝也士虞禮記云主人不視豚解豚解之法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則四十解之殊肩髀如解豚故名豚解蓋大夫士祭自饋熟始正祭即體解爲二十一體喪事略則有豚解其天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爛有孰故初朝踐有豚解而腥之饋獻則有體解而爛之酳尸乃有熟與大夫士不同也〇以上周禮夏官
〇大司寇大祭祀奉犬牲奉猶進也〇疏曰犬屬西方金故司寇奉進犬牲
〇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疏曰大祭祀則大司寇奉犬牲若小祭祀王玄冕所祭則少司寇奉進之〇以上周禮秋官
〇諸子大祭祀正六牲之體正謂朼載之〇疏曰按特牲少牢陞鼎入陳即有一人鼎中匕出牲體一人在鼎西北而載之於俎既言正六牲之體明是此二事也
〇大司馬大祭祀羞牲魚授其祭牲魚魚牲也祭謂尸賓所以祭也鄭司農云大司馬主進魚牲〇疏曰大祭祀謂天地宗廟此大祭據宗廟而言其中小之祭祀亦爲之矣又曰大祭祀授尸祭饗食授賓祭祭者魚之大臠卽少牢下篇云主人主婦尸侑各一魚加膴祭於其上膴謂魚之反覆將公食大夫亦云授賓祭故云祭謂尸賓所以祭若王祭則膳夫云授王祭之也
〇大司馬小

祭祀羞其肆如大司馬之法疏曰亦如大司馬羞魚牲授其祭之等〇以上三條周禮夏官〇附大可
毛氏曰古有生牲入俎者如豚有不掩豆類有熟牲入俎者如熟其殽類有炙肉如薦其燔炙類有羔肉如毛炮胾羹類但其俎有先後而器之大小因之盛殺牲煮牲炙牲亨牲皆在廟中故自殺牲後先以生肉入俎所謂薦腥也然後將生肉煮之于鼎後入俎薦之所謂薦熟也但其肉未爛復將熟肉投之于鼎而烹之所謂鼎也又將鼎肉以七出之而陳之未悅之上所謂俎也又將鼎肉入之小鼎而和菜作羹所謂鉶羹也今五鼎之數用羊豕雁翰饌羊豕者毛牲也雞鶩者羽牲也魚者鱗牲也然古殺牲必當日今先一日者蓋祭貴精潔臨時刳滌恐難精腥血滿庭未必潔也至古進腥之時斷割牲肝以祭神于室又祭時有加肺離肺齊肺諸儀則副以肺肝甚爲得當若副炙則詩有或燔或炙周禮注熟物有炙有濡儀禮有從燔羞燔皆是炙肉亦副俎也〇復禮王氏曰古解牲凡二十一體除兩髀不用只十九體髀股肉也有脊臑合左右爲六臑前肘下也又胳合左右爲四膊髀下胳膊下也短脊良脊代脊合左右爲六正脊脡脊橫脊爲三吉祭神俎用右體資十一體大大祭用之其左體則侑以下及主賓之俎用之盬右體事神左體待人也髀不升近竅賤也去蹄甲踐地穢惡也鼎中用離肺一祭肺三不用腸胃以豕食穀其異有似于人君子不食溷

腴也若羊豕則用腸三胃三以羊食草也十一體之中除脡脊代脅不用貴九體上祭用之至喪祭乃凶禮用左體避吉也婚姻乃嘉禮用左右體取胖合也于九體中又除橫脊長脅不用實七體士喪禮婚禮用之故周禮有內饔掌割烹辨體正辨其牲之前後左右橫直棄取也今祭雖不同于古而古人嚴事其祖與古禮精義所存可不知乎況脾胃蹄甲祭享皆當禁用尤不可不知也但祭統云殷人貴髀周人貴肩盡殽尚質貴脟之厚而周尚文貴有之顯豆前貴于後上貴于下周體可謂盡善盡美然晉元帝時純項上一臠臣下不敢食呼爲禁臠至今北方請上客最重者爲吟見巴正兩肩也誰謂古禮不存于世耶〇附按朱子辨二十一體只得十九體之說見士冠禮篇無章

右犧牲第六章凡三十八條〇又章下凡十二條
〇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鬼神百神也曰外說故在宗廟之上也
序五牲之先後貴賤五牲牛羊豕犬雞後謂四時所尚也
先諸侯之祭牲牛曰大牢天子之大夫亦大牢大牢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大夫索牛也
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天子之士亦少牢也士

之祭牲特豕曰饋食不言特牲其文已著又與大夫互相足也無祓者饋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爲也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宗廟曰芻豢牛羊曰芻犬豕曰豢山川曰犧牷色純曰犧體完曰牷宗廟言豢山川言犧互文也山川謂嶽瀆以方色角尺其餘用尨之割列稷瘞割割牲也列絹華後面瘞也瘞埋也是有五牲大戴禮○郊特牲而社稷太牢牲孕祭帝弗用孕任子也易曰婦孕不育○疏曰社稷大牢者社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功及於人人賴其功故以太牢報祭其牲則黝色故人云陰祀用黝牲○郊特牲○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朝直遙反○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謂將祭祀卜牲君朔月月半巡視之君召牛納而視之更本擇牲意○疏曰此明孝子報親

竭力養牲之事歲時每歲依時謂朔月月半也躬親也既下牲吉在牢以養而身朝之言朝者敬辭也犧純色謂天子牲也牷完也謂諸侯牲也犧牷所祭之牲必于是養獸之官受擇取之養獸者若周禮牧人也君召牛納而視之者此更本擇牲之時君於牧處更命取牛來納之於內而視之皆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者即前歲時朝之也巡行也皮弁諸侯視朝之服朔月月半君服此衣而巡牲也耕犧云敬之至養牲云孝之至互文也○祭義○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殊之不樂也說苑貴德○子期祀平王子期楚平王之子結也平王恭王子昭王父也祭以牛俎於王致牛俎於昭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王感俎而問牲用所及對曰祀加於舉加增也舉人君朔望之盛饌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太牢牛羊豕也會會三大牢舉四方之貢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特一也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少牢羊豕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特牲豕也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則民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角如繭栗郊禘祭天也烝嘗不過把握握長不出把者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備物體具而精潔者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一純心純一而潔二精玉帛也七事天地民四時之務也八種八音也九祭九州助祭也十日甲至癸也十二辰子至亥也擇其吉日良辰以致神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白姓百官受氏姓也千品姓有徵品十爲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以食萬官也明德以昭之昭昭孝敬也龢聲以聽之中和之聲使神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神至也休慶也毛以示物物也血以告殺明不因故也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接誠拔於神也

毛以血獻其備物也齊潔也詩曰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肅疾也承奉也王曰芻豢幾何草食曰芻穀食曰豢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雞鶩之屬浹日十日也○國語楚語○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朱子集註曰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論語○魯祭周公何以爲牲據廟異也周公用白牲白牲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疏曰知黑牲爲夏牲者出明堂位文正朔三而改天正十一月者當以十三月爲正故言當以夏矣魯公用騂犅騂赤存周牲也皆公用諸侯不嫌

於頁周制以脊為差○疏曰山脊曰岡故知騂犅為赤脊○附按或疑上節注云周公死有王禮言周公亦當用王禮與本節注云魯公以諸侯不嫌句諸侯字相對則是有王禮者言周公當用王禮也曰注之本意未亮亦或有似于此但詩閟宮之篇言白牡騂剛朱子集傳云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今詳朱子作傳雖即本公羊之注而一述于朱子之口則勇裁斷奏已確是言周公為殷之臣于有以殷為王之禮矣遂上接內牲殷牲何下用故字直接不敢與文武同而下文乃言魯公其神單與為殷之臣子作對是言魯公年少並不提原文諸侯字矣不然者周公公也與武王之身王文王之追王皆不同矣得言當用王禮哉○又按或疑上節注亦先言白牡殷牲也即接云周公死有王禮云云今單以此美朱子何也曰朱子潔淨可知所重在殷牲也何是為有以殷為王之禮乃用白牲矣若注又云不以夏黑牡者為降嫌則是單欲不同文武耳並黑牲若不為降嫌時亦用得其與為殷之臣子意已莫交涨羣公不毛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疏曰牲用純老祭祀之禮而言不毛故以降于尊祖解之○文公十三年春秋公羊傳○附按羣公不毛不見于經恐皆傳聞之誤說見下粢盛章

下魯祭周公條○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牛也王后必自舂其粢器實曰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刲刺也擊殺也夫人必自舂其盛在器曰盛上言粢下言盛互其文也天子親舂禘郊之盛卿后舂之王后親繅其服服祭服也祭義云夫人繅三盆則手后其一盆與周語曰王耕一墢班三之○國語楚語○禘郊之事[illegible]有全烝詳見天神篇郊祀章○犧牲不粥於市見上祭用總要章○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睢音雖屬朱欲反○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譙在消反沛音貝泗音四社祠音辭或音祀○疏曰釋例曰汴水自滎陽受河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國譙郡沛國彭城縣入泗凡水首從水出謂之受流歸他水謂之入漢書之例為然言汴從河出睢從汴出也次謂水旁也下云用諸淫昏之鬼則此祀不在祀典故云此水次有妖神妖神而謂之社傳言以屬東夷則此是東夷之神故言東夷皆社祠之劉炫云按昭十年季平子代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彼亳社舊不用人杜何以知此社殺人而用祭乎今知不然者彼傳云始用人於亳社故知舊來不用此云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既不言始明舊俗用之劉取彼而規杜過非也司馬子魚曰畜許又反為用于偽反下為人同又如字注校此○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疏曰爾雅釋畜馬牛羊豕犬雞謂之六畜周禮謂之六牲養之曰畜用之曰牲其實一物也周禮校人春祭馬祖鄭玄云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六畜之言先祖者唯此一文而已沈氏云春秋說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天豕以馬祖類之此等各有其祖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疏曰小事不用大牲者雜記言釁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隱十一年傳鄭伯之詛使卒出豭行出犬雞皆是也○僖公十九年春秋左氏傳○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索先落反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

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也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家語好生說苑權謀通修○附王仲堂人鑑曰怠忽祭禮而葆邪神明者當鑑此○高安朱氏家傳祭儀曰按禮經犧牲不成不敢以祭詩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凡以夙戒也故為首者必于先數月豫先買辦豬羊蓄養在家不至臨時倉皇苟且至祭祀前一日午後設香案于兩階間令執事者牽牲于案前主人省牲以盞酒各澆過牢之牢後主人親看割毛血為二盤毛以示物血以告殺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全條詳見王制之王籍田今章○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如戰之陳遂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

春田主祭社社者土方施生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
弊獻禽以享礿夏田主祭宗廟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遂以獮田如
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因以祭四方神於郊入以禽祭宗廟○全條詳見王制之王篇古軍制篇○服不氏凡祭祀共猛獸謂中
膳羞者獸人冬獻狼春秋傳曰熊蹯不熟○蹯音煩○疏曰本經
上文云養猛獸則猛獸皆養之此言祭祀所共據堪食者故鄭云
謂中膳羞中膳羞唯有熊狼故引獸人與春秋為證按內則亦云
狼臅膏可食也春秋傳者宣公二年晉靈公之時宰夫胹熊蹯不
熟殺之趙盾諫之是也○周禮夏官○囿人祭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周禮地官○獸人
掌罟田獸罟音古○罟罔也以罔搏所當田之獸○搏音博凡祭祀共其死獸生獸共其
完者凡獸入于腊人當乾之○疏曰此所共者於庖人云凡共死
生鱻薨之物以共王之膳又曰凡獸入於腊人

是其不完者故知上是完者○周禮天官○掌畜祭祀共卵鳥其卵可薦之鳥○疏曰
謂上經鵝鴨之屬其
鵝亦在焉○周禮夏官○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薨獻音魚○疏曰此所共者共內外饔以膳
夫共王之膳羞即不掌祭祀之事○鼈人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蠃郎戈反蠯薄佳反蚳直
其反長梨反○蠯蜯蛤鄭司農云蠯蛤也杜子春云蠯蜯也蚳蛾
子國語曰蟲舍蚳蝝○蝝音夷蝓音由又音揄蜯蒲項反
蛾宜綺反舍音捨蝝悅全反允絹反蠃蝸反○疏曰按醢人有蠯醢蠃醢
蚳醢故以此三者授醢人又曰蠃蝓者一物兩名司農云蛤子
春云蜯者蜯即蛤亦一物蚳蛾子者謂蟻之子取白者以為醢○以上周禮天官○川衡祭祀共川奠川奠
籩豆之實魚鱐蜃蛤之屬○鱐所留反蜃上忍反○疏曰鄭此注
皆據醢人及籩人而言按籩人職云朝事之籩有麷蕡白黑形鹽
膴鮑魚鱐醢人云饋食之豆有蠃醢蜃醢是蛤則魚鱐及蜃
皆川中所生之物故引以證川奠也言之屬者兼有蠃醢亦是川
奠○澤虞凡祭祀共澤物之奠澤物之奠亦籩豆之實芹茆菱芡之屬○芡音儉○疏曰按籩人職
加籩之實有菱芡朝事之豆有茆菹加豆之實有芹菹是皆澤中
所出故引以證澤物之奠也言之屬者兼有深蒲昌本之等○以

上周禮地官○庖人共祭祀之好羞好呼報反○謂四時所為膳食若荊州之鱃魚青州之蟹胥雖非常
物進之孝也○鱃側雅反○疏曰鮮常所共者並在內外饔今言
好羞則是非常之物謂美魚之屬也又曰荊州之鱃魚青州之蟹
背者鄭見當時有之又見禮記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
四海九州之美味苟可薦者莫不咸在且禹貢徐州貢蠙珠暨魚
荊州無魚文是文不備知好羞皆是魚也○周禮天官○場人凡祭祀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享納牲○疏曰享納牲謂祭祀宗廟二灌後君迎牲納之於庭時
后夫人薦朝事之豆籩豆籩中有果蓏之物故云享亦如之若然
上言祭祀餘祭祀也○周禮地官○甸師共野果蓏之薦蓏力果反○甸在遠郊之外郊外曰野果桃李
之屬蓏瓜瓞之屬○瓞大結反○疏曰按載師公邑之田任甸地
在二百里中司馬法百里為遠郊今言甸在遠郊外則是二百里
中按食貨志臣瓚以為在樹曰果在地曰蓏不辨有核無核張晏
以有核曰果無核曰蓏今鄭云果桃李之屬即是有核者也蓏瓜
瓞之屬即是無核者也此從張晏之義○籩人掌四籩之實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疏曰言四籩
謂下經朝事饋食加籩羞籩是也之實者謂掌此四種籩中所實
之物籩薦[illegible]之等是也又曰鄭知籩是竹器者以其字從竹亦

依漢禮器制度而知也如豆者皆面徑尺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
柄尺亦依漢禮知之據籩之所受則曰容
黑形鹽膴鮑魚鱐麷芳弓反又芳勇反蕡符文反湳閑反膴火吳反○蕡枲實也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
進寒具口實之籩熬麥曰麷麻曰蕡稻曰白黍曰黑築鹽以為虎
形謂之形鹽故春秋傳曰鹽虎形玄謂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
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形鹽鹽之似虎者膴膴生魚為大臠鮑者
於煏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鱐者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
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今河間以北煮穜麥賣之名曰逢燕
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枲思里反牒章涉反直輒反煏
皮逼反○疏曰此言朝事謂祭宗廟二灌之後祝延尸於戶外后
為此入籩八籩者則麷為熬麥一也蕡為麻子二也白為熬稻米
三也黑為熬黍米四也形鹽鹽似虎形五也膴以魚肉為大臠六
也鮑以魚於煏室糗乾之七也鱐為乾魚八也又曰按喪服云苴
經子夏傳云苴麻之有蕡者是麻之子實也又按疏衰裳齊牡麻
經子夏傳云牡麻者枲麻也則枲麻謂雄麻枲麻無實而解蕡為
枲實者舉其類耳朝事先鄭不排上下文勢祭祀為義直以生人
所實解之故後鄭不從稻曰白黍曰黑二者亦皆然之乃可也左
氏僖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形鹽辭曰鹽虎形服云對
形非是築冠為之故後鄭不從也祭宗廟無血鄭云為血腥者鄭

上論語亦云祼祭之禮自血腥始皆謂毛以告純血以告殺是爲告殺時有血與朝踐薦腥同節故連言血非謂祭血也因其宜者近宜濕遠宜乾也今河閒以北煮穜麥賣之名曰逢引漢法證麷亦是熬煮之麥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胅以啗所貴者亦引時事膴膴膴亦是腹胅以擬祭與啗貴者同也

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穛榛實

棗古栗羊榛音老又力到反榛側巾反士鄭反○饋食薦孰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不祼不薦血腥而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乾穛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榛似栗而小○祼古亂反○疏曰此謂朝踐薦腥後室上更體其大豕牛羊烹孰之時后先謂之饋食之籩也八籩者其實棗一也栗二也桃三也乾穛四也榛實五也其於八籩仍少三按乾穛既爲乾梅則經中桃是濕桃既有濕桃乾梅明別有乾桃濕梅注引內則桃諸鄭云是其乾者以乾桃濕梅添五者爲七籩桃梅並有乾濕則棗亦宜然復取一添前爲八也必知此五中有八者按儀禮特牲少牢士二籩二豆大夫四籩四豆諸侯宜六天子宜八醢人饋食之豆有八此饋食之籩言六不類又上文朝事之籩言八下加籩亦八豆此饋食在其中爲六乎數事不可故以義參之爲八若不如此任賢者裁之也又曰饋食薦孰者謂於室上饋孰之時后薦之吉禮謂祭祀天子大夫大牢祭今用特牲少牢故知諸侯大夫士祭禮也不

祼不薦血腥者若天子諸侯則有室中二祼堂上朝踐薦血腥之禮大夫則無此二者也皆云饋食之禮者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仿有少別天子諸侯尸食前乃有餽獻一是餽孰陰厭陰厭後尸入室食乃獻大夫士則饋孰與黍稷爲陰厭陰厭前無餽獻以此爲異耳桃諸梅諸內則文而鄭引者證乾穛中有乾桃乾梅故云是其乾者

加籩之實菱芡栗脯菱芡栗脯

加籩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重言之者以四物爲八籩蔆芰也芡雞頭也栗與饋食同鄭司農云菱芡脯脩○疏曰此加籩當尸食後王酳尸后亞王酳尸於時薦之又曰按春官內宗云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以其內宗所薦明王於后又見特牲主婦獻尸云宗婦執兩籩於戶外主婦受設於敦南主人獻尸之時不見有設籩之事故知唯主於后也少牢主婦不設籩者以其當日賓尸故也其下大夫不賓尸者亦與士同也蔆芰者屈到嗜芰即芰角者也芡雞頭者俗有二名今人或謂之鴈頭先鄭意怪饋食亟言爲脩替栗得爲一義故引之在下

羞籩之實糗餌粉餈

餈疾資反○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者故書餈作茨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茨字或作餈謂乾餌餅之也玄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烝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

○爲餌于僞反黏女廉反著直略反○疏曰此當王酬尸內饔進於尸侑等者也糗餌粉餈者此爲二籩糗與粉爲一物恐餌餈孰著懇故分于二籩之下又圓言少牢主八者天子祭祀之禮亡故取少牢大夫禮解之按有司徹上大夫當日賓尸正祭不設內羞故於賓尸設之此天子之禮賓尸在明日則祭祀日當設之按少牢下大夫不賓尸者賓長致爵受酢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天子之禮具長受閒後亦當設此內羞庶羞于尸祼及王與后然鄭不引不賓尸而引賓尸者以其設內羞之禮同故祇引其一但正祭設于祝賓尸故於侑又賓尸主人酬尸之後正祭賓長受酢後爲異耳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並是但於義不足故後鄭增成之謂乾餅餅之者餅之曰餈未正就之言故後鄭不從玄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者據當時日驗而知合蒸曰餌餅之曰餈者謂粉稻米黍米合以爲餌餅既不餅明餅之曰餈令之餈餻皆解之名出於此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者此本一物餌言糗謂熬之亦粉之餈言粉擣之亦糗之內則注擣熬穀穀則大豆也穀總名也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

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疏曰祭祀言凡者謂四時禴祫祭皆共其籩籩則薦羞之實是也又曰未食未飲曰薦者據朝踐餽獻時未獻前所薦籩豆朝事饋食之籩是也既食既飲曰羞者

謂尸食後酳尸訖所進羞卽加籩之實是也○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

韭音久菹莊魚反醓吐感反本又作醓或一音昌審反臡乃兮反又人齊反菁作寧反又音精茆音卯北人音柳麇京倫反○醓肉汁也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菹三臡亦醢也作醢及臡者必先膞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醢漬以美酒塗置孰中百日則成矣鄭司農云麋臡麋骬髓醢或曰麋臡醬也有骨爲臡無骨爲醢菁菹韭菹鄭大夫讀茆爲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茆水草杜子春讀茆爲卯玄謂菁蔓菁也茆鳧葵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糅未聞○膞音博反莝倉卧反骬戶幹反徐戶諫反蔓音萬又莫干反徐音韲○疏曰言四豆之實者豆與籩並設節敦與四籩同時亦謂朝事饋食加豆羞豆之實是也朝事之豆亦謂朝踐節其實韭菹醓醢者於豆肉韲菹之類菜肉通全物若膞爲菹細切爲韲又不言菹者皆是韲則昌本之類是也麋臡者以麋內爲醢以其并骨爲之則曰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爲八豆並后設之又曰昌本切之四寸爲菹者無正文蓋以一握爲限一握則四寸也卽是全物若膘作醢及臡巳下鄭以當時之法解之按王制云一爲乾豆鄭注云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脯非豆實亦謂作醢始得在豆與此先膞乾其肉義合鄭司農云麋臡麋骬髓醢此義

後鄭不從或曰麋臡醬也有骨爲臡無骨爲醢後鄭從之鄭大夫讀茆爲茅茅菹茅初生者茅草非人可食之物不堪爲菹或曰茆水草後鄭從之杜子春讀茆爲卯於義亦是玄謂菁蔓菁者破司農爲韭菁茆凫葵者增成子春等義從云韭菹醓醢已下兩兩相配者皆是氣味相成之狀不可知故云未聞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

蠃力禾反脾婢支反徐蒲佳反析星歷反蠯步佳反徐蒲雞反蜃市軫反拍音搏○蠃螔蝓蜃大蛤蚳蛾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蠯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也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鍜鎛○螔音移又音夷蝓音揄又音由蛤音閤蛾魚綺反膊音博下鎛同○疏曰言饋食之豆者亦與饋食之籩同時而薦其實葵菹蠃醢者此八豆之內脾析云豚拍三者不言菹皆齏也又曰言蠃螔蝓蜃大蛤蚳蛾子皆爾雅文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者無正文作破故後鄭從之蠯蛤者謂小蛤亦於醢人釋訖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鍜鎛者謂子春等二人然復爲豚肩解之仍從前豚脅爲義故云聲如鍜鎛

加豆之實芹菹兎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

芹音勤徐又音謹箈文作遊云桑類菭也箈音迨爾雅作菭同司農云水中魚衣也當從來反沈云北人音丞改反又丈之反未知所出筍息尹反○芹楚葵

也鄭司農云深蒲蒲蒻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醓醢肉醬也箈水中魚衣舊書鴈或爲鵝杜子春云當爲鳧玄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箈箭萌筍竹萌○蒻音若○疏曰此加豆之實亦與加籩之實同時設之醓醢與朝事之豆同又曰芹楚葵出爾雅鄭司農云蒲蒻入水深者史游急就章云蒲蒻藺席蒲蒻只堪爲席不堪爲菹或曰桑耳者既名爲蒲何得更爲桑耳箈字從竹下爲之非是水物不得爲魚衣故後鄭皆不從玄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者此後鄭以時事而知也箈箭萌者一名篠者也筍竹萌者一名篛者也萌皆謂新生者也見今皆爲菹

羞豆之實酏食糝食

酏音箭食音嗣糝素感反○鄭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爲餅糝食菜餗蒸玄謂酏餰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餰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餗音速餰之然反糔思柳反劉相早反徐相幼反溲所柳反臅昌蜀反一音粟○疏曰此羞豆之實亦與羞籩之實同時設之酏食與糝食爲二豆又鄭司農云酏食糝食文無所出故後鄭皆不從按雜問志云內則餰次糝周禮酏次糝又酏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餰無酏則周有酏無餰明酏餰是一故破酏從餰也又引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者按彼注舉猶皆也糔溲博異語謂取稻米皆溲之狼臅膏臆中膏也以與稻米爲餰若今膏屢餰糝二者皆有肉內則文故不

從先鄭然則上有糗餌彼餌無肉則入籩此餌米肉俱有名之爲糝餌入豆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

齊子兮反○齊菹醬屬醯人者皆須醯成味○疏曰五齊七菹醯物乃是醯人所掌豆實今在此者鄭云齊菹醬皆須醯成味故與醯人共掌醯人連言醬者并豆醬亦掌之

○鹽人祭祀共其苦鹽散鹽

苦音盬又工戶反散悉但反○杜子春讀苦爲盬謂出鹽直用不湅治者鄭司農云散鹽湅治者玄謂散鹽鬻水爲鹽○盬音古湅音練鬻音煮○疏曰盬謂出於鹽池之顆鹽是也散鹽煮水爲之出於東海又曰鹽鹹非苦故子春破苦爲盬見今海傍出鹽之處謂之盬直用不湅治者對不經下文鬻盬是湅治者也鄭司農云散鹽湅治者下文自有鬻鹽是湅治故云後鄭不從

○宰夫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

薦脯醢也羞庶羞內羞○疏曰式法謂祭祀大小皆有舊法式依而戒敕使共具之與其薦羞謂亦戒具之也又曰按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諸單言薦者皆是脯醢故知此薦亦脯醢庶羞謂天子八豆諸侯六豆之等內羞謂祭祀食後所加言內者少牢所謂房中之羞糗餌粉餈是也

○腊人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

腊物

豆音羞胖普半反杜音板○膴非豆實豆當爲籩之誤也鄭司農云膴膺肉鄭大夫云胖讀爲判杜子春讀胖爲版又云膴胖皆謂夾脊肉又云禮家以胖爲半體玄謂公食大夫禮曰庶羞皆有大者此據肉之所祭者膴也又引有司曰主人亦一魚加膴祭於其上者此據主人擬祭者膴與大亦一也內則曰麋鹿田豕麕皆有胖足相參正也大者胾之大臠膴者魚之反覆膴又詁曰大二者同矣則是膴亦牒肉大臠胖宜爲脯而腥胖之言片也析肉意也禮固有腥腍爛雖其有爲孰之皆先制乃亨○之夾古洽反又古協反食音嗣臑京倫反覆芳服反腍而甚反劉徐廉反亨普庚反○疏曰按籩人職有栗脯則脯是籩實故云脯非豆實也鄭司農鄭大夫杜子春所云文無所出皆非也後鄭引有司并公食大夫二處者證膴是大臠引內則明胖與膴亦同故云足相參正大者胾之大臠者重解公食大夫膴者魚之反覆者反覆謂魚生時在股下今加之於上膴又詁曰大者爾雅釋詁文則膴是牒肉大臠向將祭先也胖宜爲脯而腥謂雜薄不孰者胖之言片析肉意者此解胖是薄義禮固有腥腍爛雖其有爲孰之者祭祀之禮豚解而腥之又有體解而爛之又有爲孰之禮禮經固有此三者皆當先制爲胖此證胖與膴不同破諸家之意○以上七條周禮天官

○量人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

鄭司農云從獻者肉殽從酒也玄謂

燔從於獻酒之肉炙也數多少也量長短也○炙章夜反○疏曰凡者以天地宗廟事廣祭禮獻以燔從故總言也又曰後鄭不從先鄭者以肉殺從酒禮所不言按特牲少牢云主人獻尸以肝從主婦獻尸以燔從故鄭據此以爲從獻以燔詩云載燔載烈毛傳云傳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燔雖不貫亦炙故鄭云炙肉按儀禮脯十脡各長尺二寸是多少長短燔之數量未聞○周禮夏官

○外饔外祭祀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見上犧牲章

○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大羹肉湆鄭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鉶羹加鹽菜矣○湆去及反○疏曰大羹湆於登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及五味謂鑊中煑肉汁一名湆故云大湆鉶羹者皆是陪鼎膷臐膮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調以五味盛之於鉶器卽謂鉶羹若盛於豆卽謂庶羞卽公食大夫十六豆膷臐膮等也○周禮天官

○司士凡祭祀帥其屬羞俎豆○大司馬大祭祀羞牲魚授其祭○小司馬小祭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以上三條見上犧牲章

○小子祭祀贊羞疏曰贊羞謂若上文人司馬職云祭祀羞魚牲之等此官卽贊之○周禮夏官

右庶羞第七章凡二十六條○又章下凡八條

○庶羞不踰牲見上犧牲章

○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水草之菹芹茆之屬陸產之醢蚳蝝之屬天子之祭八簋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實菱芡榛栗之屬○蜩音條○疏曰按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兎醢朝事之豆茆菹麋臡是芹茆也又有昌本深蒲蓓筍是水草故云之屬按醢人饋食之豆蜃蚳蝝卽蚳之類醢人加豆之實有兎醢又有醢人醢皆是陸產故云之屬明堂位云周之八簋又特牲士兩敦少牢四敦則諸侯六故天子八蜩蟬也范蜂也昆蟲之屬按籩人加籩之實有菱芡饋食之籩有棗栗榛實是草木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咸皆也○疏曰此總結上文陳內自盡外又求助祭之事苟可薦者悉在祭用則土陰陽之物備矣是也○祭統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詳見通禮篇飲食之禮章

○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取獸於田夏

曰苗因爲苗除害故曰苗秋曰蒐蒐擇之舍小取大冬曰狩狩圍守也冬[illegible]成獲則取之[illegible]擇○疏曰四時田獵若用時王之正則周之冬是夏之秋而云畢成者冬是一時總名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萬物已收故得以畢成言之○附按周四時之田用仲月如疏說則周之十一月乃夏之九月也當九月而田不得云物畢成則傳與注皆是就夏時言也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疏曰何休云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中心死疾故乾而豆之以薦宗廟豆祭器名狀如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三也大夫已上禮器之文士三者相傳爲之說二爲賓客次殺射髀骼死差遲○疏曰何休云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達心死難故爲次殺毛傳云次殺者射右耳本次之今注云髀射心死則與彼異也髀骼者按儀禮髀骨髀骼以上者是也三爲充君之庖下殺中腸污泡死最遲先宗廟次賓客後庖廚尊神敬客之義○疏曰何休云自左膘射之達於有骼目傳云左髀達於右髃爲下殺此云中腸同彼二說並無妨也○桓公四年春秋穀梁傳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俎莊呂反○隱公五年春秋左氏傳

○魯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泗在魯城北又曰在南門里革斷其罟而棄之罟網也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罛音孤罶音柳○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月令孟春蟄蟲始震魚上冰獺祭魚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講習也罛網也罶笱也名魚大魚也川禽鼈蜃之屬諸之也是時陽氣起魚陟負冰故令國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月令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是云孟春誤矣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爲夏犒助生阜也罝音嗟矠音簇○孕懷子也此謂春時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罝兎罟羅鳥罟也禁禁不得施也矠擲也槁乾也夏不得取故於此時擲刺魚鼈以爲夏脯阜長也鳥獸方孕故取魚鼈助生物也○擲七角反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罜䍡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罜音

獨麗音鹿脅休又反○罜麗小網也罫陷也鄂作格所以誤
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蟲懷孕之時禁魚鼈之網設取獸
之物以獸實宗廟庖廚而長魚鼈育四時功足國財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槎斫也休生曰蘖澤不
伐夭草木未成曰夭魚禁鯤鮞鯤魚子也鮞未成魚也獸長麑䴠鹿子曰麑䴠一老反○䴠
子曰鳥翼鷇卵鷇音寇一音確○翼成也生哺曰鷇未乳曰卵蟲舍蚳蝝蚳螘子也可以為醢
蝝蝻蚼也可食舍不取也蕃庶物也古之訓也蕃息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
長又行網罟貪無蓺也別於雄而懷子也蓺極也○國語魯語○屈到嗜芰屈到
楚卿屈蕩子子夕也芰蔆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家臣曰老宗人者為宗老曰祭我
必以芰及祥祥祭也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屈建屈到之子子木也宗老
曰夫子屬之夫子屈到也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也其
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

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微無也雖使無楚國諸侯猶皆譽之以為善也其祭典
有之曰國君有牛享諸侯以大牢也大夫有羊饋羊饋少牢也士有豚犬
之奠士以特牲庶人有魚炙之薦炙之夜反○庶人祀以魚籩豆脯醢則上下
共之共之以多少為差也不羞珍異不陳庶侈羞進也庶眾也侈猶多也夫子不以
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干犯也○國語楚語○附王草堂人曰毛西河云周禮庖人共祭
祀之好羞謂生時所好者如文王嗜菖歜曾晳嗜羊棗生好
之則死羞之此是恆理而屈建以非儀却之不孝甚矣況周
禮加籩原有菱芡不知建何以言非祭品也王草堂云背親遺言而不孝無術者當鑑此○豐卷將祭請
田焉子產弗許卷眷勉反徐居阮反○田獵也曰唯君用鮮鮮野獸眾給而已
眾臣祭以芻豢為足○芻初俱反豢音患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襄公三十年春秋左氏傳○附高安朱氏曰古今食品
不同祭物應從時宜呂成公云古祭牲體非推時人不識亦
非先尊平生所食朱子謂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指錢
代常用是亦平生所用是用從宜也

舍人以歲時縣種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縣音玄種直龍反稑音六稑音勇反
○縣之者欲其風氣燥達也鄭司農云春王當耕于藉則后獻其
種也后獻其種見內宰職○疏曰內宰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
種先熟謂之稑彼內宰上春后獻種亦不敢壞且助王耕也此
云歲時縣者從納禾治得子即縣之以至春獻之○周禮地官
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而獻之于王詳見王制之丁篇親耕類章
○孟春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
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
推帝藉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
曰勞酒詳見月令篇本章全條○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
共齍盛齍音咨耨乃豆反○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芸芓也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

人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芓終之齍盛
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為長是以名云在器曰盛○芓音
子徐音茲推他回反○疏曰言掌帥其屬者謂除府史胥三十
人徒三百人而耕種耘耨於王之藉田以時入之謂麥則夏熟禾
黍秋熟則十月穫之送入地官神倉又曰藉田之穀眾神皆用○
獨言帝藉者舉尊也又天子藉田千畝在南郊○周禮天官
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祇敬
必飭重粢盛之委也藏祭祀之穀為神倉○詳見月令篇本章○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與其
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齍讀為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疏曰六穀云名物謂六穀各有名其色異
也六穀所用若六牲六彝所用不同故須辨之黍稷篇是婦人
之事故使六宮之人奉之六宮之人謂若世婦之屬云女宮之宿戒
者也○周禮春官○廩人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接讀為扱再祭之扱以受舂人舂之大祭祀之扱
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扱初洽反劉初輒反
又差及反創涉反○疏曰此即廩人兼掌御廩所藏藉田之收以
共祭祀之用者也鄭必讀接為扱者此饎米使舂之須扱與舂人
無取扱義故讀如特牲少牢祭義云天子藉田千畝諸侯藉田百

畝以共天地社稷先公是不給小用也○表人祭祀共其齍盛之米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
爲簠簋實○疏曰器實曰齍則黍稷稻粱是也在器曰盛則簠簋是也○以上周禮地官○小宗伯大祭祀祭
之日逆齍逆齍受饎人之盛以入○饎昌志反○疏曰逆齍卽大宗伯涖玉齍者是也大宗伯涖之小宗伯迎之是相佐
也又曰按少牢饎爨在廟門外明天子諸侯亦然今言迎齍明於廟門外迎人向堂東實之於簠簋也○小祝大祭
祀逆齍盛疏曰逆齍盛者祭宗廟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於廟門外迎饎人之齍盛於廟堂東實之薦於神座前○以
上周禮天官○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疏曰言凡則
天地宗廟大次小祭皆有黍稷於簠簋實之陳之也又曰方曰簠圓曰簋名據外而言按孝經云陳其簠簋注云內圓外方受斗二
升者直據簠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知皆受斗二升者旊人爲簋實一斛豆實三而成斛則豆四升三豆則斗二升可知但旊人爲外神用
瓦簋宗廟當用木○周禮地官○肆師祭之日表齍盛告絜粢六穀也在器曰盛舊書表爲剝剝表皆
謂徵識也○剝芳邈反識式志反又昌志反○疏曰當祭之日具黍稷等盛於簠簋陳於廟堂東又以徵識表其旌書其黍稷之名

又告絜淨又曰皆謂徵識者以剝表字雖不同俱是此義也於六粢之上皆爲徵識小旌書黍稷名以表之餘饌不表者以餘器所
盛各異視器則知其實此六穀者簠盛稻粱簋盛黍稷皆有會蓋覆之故特須表顯也○大宗伯奉玉齍王禮
神之王始涖之祭又奉之○疏曰齍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以上周禮春官○附高安朱氏曰按祭祀所重莫如犧牲粢盛器
民崇尚淫祀于此二者必加敬愼芻羊豢家許獻某神雖有他急不敢更又有因佛事供儗主不敢褻其田者主于祖考之祭則苟
簡牽責不大或與今擬先數月購純色牲養之務期碩大祭田所入擇其上者潔治以共粢盛庶幾報本之誠與
右粢盛第八章凡十三條○又章下凡十條○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
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
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詳見王制之下篇親耕齍章○
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詳見
祭義篇凡治人之道條○宣王卽位不藉千畝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

畝自厲王之流藉田禮廢宣王卽位不復遵古虢文公諫曰不可賈侍中云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
爲王卿士昭謂虢叔之後西虢也宣王都鎬在畿內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
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
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
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
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
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
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
其祇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
壇于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卽

齋宮百官御事各卽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
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
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
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
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
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
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
上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
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
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

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此節詳見王制之丁篇親耕籍章下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優饒也裕緩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匱神之祀不耕籍也困民之財取於民也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國語周語〇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詳見內則篇事親事長章下〇魯祭周公何以爲盛據牲異也周公盛盛者新穀魯公燾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〇疏曰燾詁爲覆似周書燾以黃土之類也然則周公盛者謂新穀滿其器魯公燾者謂下故上新裁可半平羣公廩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〇疏曰廩者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廩者希少之名若其時祭粢食精鑿羣公之饌一何至此故知是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所以降於尊祖也〇文公十三年春秋公羊傳〇所接閟宮之詩言白牡騂剛周公魯公俱當祭用騂剛而獨周公用白牡者何也文王武王周公俱係殷之臣子而武王及身而王文王沒已追王故文武皆可用商禮惟周公異于文武則用殷禮白牡以祭所以安周公昔爲殷臣子之心此如羊生之養志從周公起見非祀周公魯公者敢于二廟有參差也至于上儀牲章下魯祭周公條公羊傳言羣公不毛似已非禮意注謂不毛爲不純色夫以魯國之大而不能于五廟四時之祭選皆純色之犧牲乎此風始于何公之世而公羊慢若之爲禮恐皆傳聞之誤矣若此條周公魯公羣公之分則亦大失禮意恐斷無此制禮者也夫薦新者禮也新殺非新于新所以別于舊也若薦新矣而僅蓋以新其下皆舊是欺魯公與羣公也雖父母之與其子孫亦不忍爲此矣況新殺既熟則其爲物至衆又非得之至少而不能不珍重者此其爲傳聞之謬尚何待言乃注曲爲之解云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夫祧廟之主雖多而新穀不患不足于供且羣公廩已以一廩字全爲抹倒而一切皆然矣尚何昭穆之差

哉

〇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用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爲食之也雪拭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爲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爲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家語子路初見〇

米廩有虞氏之庠詳見王制之辛篇旂弓矢符節章下〇桓公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〇疏曰傳稱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明嘗之所用是御廩之所藏也禮記祭儀云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百畝躬耕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藏帝藉之收於神倉鄭玄云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故曰神倉是公所親耕之粟

擬共祭祀藏於倉廩故謂之御廩乙亥嘗先其時亦過也既戒日致齊御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〇先悉薦反又如字齊側皆反〇疏曰八月建未未是始穀故云先其時亦過也致齊三日壬申在乙亥之前三日是致齊之初日也既以戒日致齊御廩雖災苟其不害嘉穀有穀可以其祭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也若書穀則當廢不可苟用他穀故也先時亦過過則當書但書過巳有成例故傳指言不害沈氏云杜以先時亦過過則當書傳何以專言不害此邱明之意若非先時有災不害亦書若非御廩有災先時亦書進退明例也服虔云魯以王申被災字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故衛難杜云若救之則息不害嘉穀則傳當有救火之文如宋災傳舉救火今直言不害明知不以災爲害杜必爲不害嘉穀者秦氏答云傳所以不載救火者傳以指釋經文略舉其要所以不載救火王於宋鄭之災彼由簡牘備載詳略不等不可相難也〇附按春秋書月皆夏時注與疏言先時者非也然則八月而嘗合時不應書書者爲御廩災而書也又按下文公穀二傳之說是而此杜注解本條下文左氏之書不書者非也如其言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穀則經當書御廩之屋災矣今明書曰御廩注何遷延于屋然則此疏內服虔不以災害爲恐之說應爲左氏

之意若不然則左說似非玄有御廩災而不害及粢穀者乎卽曰其中自有不害者亦穀粢所謂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春秋仍應不取也

書不害也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穀故曰書不害○春秋左氏傳

○御廩之災不志以其微○疏曰舊解云災是大事嘗亦不小而云微者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其六月之末容得立秋之節祭未足可書比之災則爲微當合舉重而今並書之者是未易災之餘可志而已見其不敬故兼志之如此解則傳云御廩之災不志者謂不當兼志之也今以爲微者直謂御廩災也故徐邈云不足志是也徐又云而嘗可也言可以嘗可上屬與范注違不得取之○附按前人所解往往謂周之八月是夏之六月照此等說今斷然以爲夏之八月者說見歷數篇夏之傳於是問三月係又御廩所以供宗廟之祭安得言微設粢是欲起其下文先作此解且經並無御廩災而不志者安得有此一例也是凡例亦三傳自例之耳卽依舊說作不當兼志解而本文明言御廩亦當謂御廩之災不與嘗兼志也然御廩之災卽當志安得又不當與嘗兼志恐亦無道理但簸弄一層文致耳

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鄭嗣曰唯以未易災之餘而嘗然後可志也相火焚

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

天子親耕以共粢盛天子親耕其禮三推王后親蠶以共祭服王后親蠶齊戒躬桑夫人三繅遂班三宮朱綠玄黃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之

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凱曰夫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由中出者身致其誠信然後可以交於神明祭之道也

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春

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夫人親春是兼甸之事○附按此句言三宮夫人親春者必其粢先內自甸師以起下文四日之內不及爲此所以斷聖筆見其爲未易災之餘也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鄭嗣曰壬申乙亥相去四日言用日至少而功多明未足及易而嘗○春秋穀梁傳

○御廩粢盛委之所藏也御者御用于宗廟廩者釋治穀名委積也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

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無不以不時者書本不當嘗也○疏曰周之八月非夏之孟秋而反爲嘗故以不時言之○春秋公羊傳

季冬乃命四監收秩薪柴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詳見月令篇本章

○遂人凡國祭祀令野職野職薪炭之屬○疏曰野職薪炭之屬者此官令之委人斂之故委人云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積之物言之屬者兼此諸物也又云

○委人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委於偎反○式法故事之多少也薪蒸給炊及燎麤者曰薪細者曰蒸木材給張事○疏曰此總一經皆當依舊法式用之也給炊及燎者以祭祀所用薪蒸無過炊米與燔燎也木材給張事者以祭祀更無用木材之處按掌次云張大次小次及幕並須木材○以上周禮地官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共祭祀之明燭見上酒齊尊彝章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舊書墳作

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也玄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爲明○疏曰大事者謂若大喪紀大賓客則皆設大燭在門外庭燎在大寢之庭又曰玄以古者未有麻燭故不從先鄭燕禮云甸人執大燭於庭不言樹者彼諸侯燕禮彼注云庭大燭爲位廣也此言大燭亦爲位廣又樹之於地也門內在庭中故謂之庭燎按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云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大戴禮文其百者天子禮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爲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百者或以百根一處設之或百處設之若人所執者用荊燋爲之執燭抱燋曲禮云燭不見跋是也○周禮秋官

○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玄謂詩所云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縮酒泲酒也醴齊縮酌○滲所鴆反莤音刑又子餘反泲子禮反齊才細反○疏曰蕭謂香蒿按祭祀宗廟時有之若共茅外內之神俱用故云祭祀共蕭茅也又曰鄭大夫讀爲縮者欲以蕭茅共爲一事解之則不可若束茅立之祭前義得通杜子春讀爲蕭於義爲是故後鄭從之臭陽達於牆屋者謂讀斷

之後陰厭之節取蕭與脂及黍稷焫燒之香氣上聞故云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此宜共茅司巫云祭祀共蒩館茅以爲蒩兩官共共者謂此甸師共茅與司巫司巫爲苴以共之此據祭宗廟也鄉師又云大祭祀共茅蒩者謂據祭天時亦甸師氏送茅與鄉師爲苴以共之若然甸師直共茅而已不供苴○周禮天官○附大可毛氏曰家禮凡謂儀皆豫設茅沙盆酹酒于上以降神夫茅沙之名古並無有郊特牲縮酌用茅左傳爾貢包茅不入此謂時分用滴酒以茅泲之所以去滓今用清酒不必藉此若鄭與謂沃酒其上有以神飲此是妄說且祭啐酬酢所以厭神並非降神而公然立一儀注可乎況沙是何物也○高安朱氏曰按降神必灌酒于[illegible]卽代神祭亦不必傾于茅沙茅沙之說信不可解○附按家禮茅沙之設非無所本瑞飾黃氏謂南軒張氏次司馬公張子程子三家之書爲冠昏祭禮五卷家禮蓋參三家之說酌古今之宜者[illegible]今觀或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程子曰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于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于地若謂奠酒則安置[illegible]此今人以洗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細玩程子此言[illegible]求神時以茅縮酌非郊特牲縮酌用茅之說也或疑茅沙卽出予而朱子亦不考其合與禮否而漫從予曰用茅之禮周禮言之于虞禮曰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又曰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又曰祝饗命佐食祭佐食取黍稷祭于苴

三獻取奠觶祭亦如之然則周禮明言束茅設席上代祖考祭食祭酒于茅而毛氏謂古並無有者則亦考之未詳矣又按程子推士虞禮之意言灌地以降神則不得不用沙夫後世鋪磚地不可見若用土則灌以酒而成泥矣故用沙代之朱子謂酹酒有兩說一是用鬱鬯灌地以降神一是代神祭酒故降神用盡傾祭酒用少傾而皆于茅沙雖公然立一儀注所謂酌古今之宜者也有何不可

○鄉師大祭祀共茅蒩 蒩子都反一子餘反杜側魚反鄭將呂反○杜子春云蒩當爲菹以茅爲菹若葵菹也鄭大夫讀蒩爲藉謂祭前藉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玄謂蒩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是與○蒩側魚反去羌呂反隋吁恚反又相恚反與音餘○疏曰按甸師職云共蕭茅彼直共茅與此[illegible]師得茅束而切之長五寸立之祭前以藉祭故云茅蒩也[illegible]茅草不堪食故後鄭不從子春引士虞禮欲見其蒩爲祭之[illegible]此明破鄭大夫之義既祭蓋束而去之并引守祧職欲見此是[illegible]神之餘不可[illegible]必當藏之

○掌蜃掌斂共白盛之蜃 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之蜃也今東萊用蛤謂之叉灰云○疏曰按爾雅云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黝黑也堊白也此經所云白盛主於宗廟堊牆也蜃蛤在泥水之中東萊人叉取以爲灰故云蛤灰爲叉灰也○以上周禮地官

○幕人凡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 共之者掌次當以張○疏曰此云祭祀卽掌次云大旅及朝日祀五帝是也

○掌次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 旅衆也公卿以下卽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爲之張大幕尸則有幄鄭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張○爲于僞反○疏曰祭祀言凡者天地宗廟外內祭祀皆有羣臣助祭其臣既多不可人人獨設故張旅幕尸尊故別張尸次又曰宗廟自有廟門之外若外神於郊亦有壝宮之門門外並有立位○以上周禮天官

右蘊茅第九章 凡九條○又章下一條

○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 芻狗結芻爲狗 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 莊子天運

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禱而不祀 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祀○詳見

王制之下篇遇災變章

○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自貶損亦取易供也駑馬六種最下者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易以豉反種章勇反○疏曰按校人云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是六種駑馬最下也天子諸侯及天子大夫常祭以大牢凶年降用少牢諸侯之卿大夫常祭用少牢降用特豕士常祭用特豕降用特豚○雜記

○歲凶年穀不登祭事不縣 [illegible]之圖○詳見王制之下篇遇災變章

○閭師凡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 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疏曰按孟子云庶人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是以不畜者常罰之死後祭無牲也庶人用牲之法若王制云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注云庶人無常牲取以新物相宜而已是也耕者所以殖黍稷今惰農自安不殖黍稷故死後祭之無盛也○以上周禮地官

右殺禮第十章 凡四條○又章下凡二條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祭祀不縣祀以下牲 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

禮也詳見王制之丁篇遇災變章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召
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而使黜官薄祭黜[illegible]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
以少牢足以共祀 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 ○疏曰少牢饋食禮諸侯之大夫時祭之
禮也今公孫黑肱使黜官薄祭故時祭用特羊殷祭乃少牢
諸侯之大夫止用少牢而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匠
夫大牢而祭謂之攘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之祭
有用大牢時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
皆大牢據此二文大夫得用大牢者禮器之文據天子大夫
故也雜記據喪祭故進用一等士喪禮士遣奠用少牢是也
大夫無禘祫而云殷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祫及
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禘祫也劉炫云雜記言喪祭有大牢
明言祭亦有也此言特羊必是時祭殷以少牢明是三年一
為大祭猶天子諸侯禘也禮大夫時祭少牢大祭大牢今黑
肱令減之也○襄公二十二年春秋左氏傳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

諸侯之僭禮也 縣音玄錫音陽○言此皆天子之禮也宮縣四面
縣也干盾也錫傅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
路殷天子禮也○盾純尹反傅音附○疏曰按小胥天子宮縣按
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擊玉磬則皐陶謨云鳴球是也
祭統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祭統
明堂位所云皆天子禮樂特賜周公故云魯唯文王
周公廟得用之若用於他廟則為僭若他國諸侯非二王之後祀
受命之君而用之皆為僭也詩云鏤錫謂以金飾之則此錫亦以
金飾也謂用金琢傅其盾背盾背外高龜背亦外高故云如龜蓋
見漢禮然也白牡是殷之正色大路與白牡同文故知是殷天子
之禮○郊特牲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臣之奢富
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
反○疏曰大夫具官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卿大夫若有地者則
置官一人用兼攝羣職不得官官具足如君也故孔子譏管仲云
官事不攝焉得儉是也祭器不假者凡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
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若不假者唯公孤以土得造
故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
大夫亦四命聲樂皆具者大夫自有判縣之樂而不得如三桓舞
八佾一日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舞之文唯君賜乃
有之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為幽國 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
幽闇也國闇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疏曰祝謂主人之辭告神
嘏謂尸之辭致福告於主人皆有古法當依舊禮辭說以法用之
於國今乃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乃改易古禮辭自為辭說非
禮也而國之君臣祇問今日祝嘏之辭不知古禮舊說是為君臣
幽闇故云幽國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僭禮之君也醆斝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之
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疏曰醆是夏爵斝是殷
若是夏殷之後祭祀之時得以醆斝及於尸君其餘諸侯於禮不
合今者諸侯祭祀之時乃以醆斝及於尸君非禮也此諸侯則是
僭禮之君又曰此醆斝謂祭祀尸未入之時祝酌奠於鉶南者也
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是也若尋常
獻尸則用玉爵耳○以上禮運
右失禮第十一章 凡三條○又章下凡十三條
○禮非祭男女不交爵 交爵謂相獻酢
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
之禮 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禮使人攝○全條詳見昏義篇之傳 ○孔子曰昔臧文仲

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
婦之所祭 謂祭竈報其功老婦主祭也 盛於盆尊於瓶非所祭也 家語曲禮子貢
問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
大夫也而難為上也 鏤音陋紘音宏棁章悅反○言其僭天子諸侯鏤簋刻為蟲獸也冠有笄者為
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坫
也山節欂櫨刻之為山棁侏儒柱畫之為藻文○坫丁念反欂
音薄薄音博又皮麥反步博反又薄歷反櫨音盧侏音朱○
疏曰此明奢僭失禮之事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
青紘管仲大夫當緇組紘而與士同山節而藻棁者天子之
廟飾而管仲亦為之是皆僭也他人在管仲之上者皆被僭
故云難為上禮器云君子以為濫謂盜竊亦僭上之事也
○附案陳氏曰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路以蔽內
外也山節刻山于柱頭之斗栱也藻棁畫藻于梁上之短柱
也○附按難為上謂他人本在管仲之上者原當上于管仲
而今已無可復加故曰難
為如言何以報德之意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

大夫也而難為下也言其偪士庶人也豚俎實豆徑尺言并豚而肩不能覆豆喻小也○疏曰依禮
豚在於俎今云不揜豆者以豆形既小尚不揜明豚小之甚不謂豚在豆也○附東滙陳氏曰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
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雜記○附王艸堂人鑑曰僭偪與嗇吝皆非事親之道也夫子垂誡
過中失正者當鑑此○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
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譏始僭
諸公也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自考仲子之宮
至此詳見宗廟篇樂舞章下 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
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大國謂百里也小國稱伯子男小國謂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相助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經據

但有祭公周公○疏曰即桓八年祭公來云云僖九年公會
宰周公是也經但有二公而傳言三公故難之○附按傳言
何以三乃就三相之已然者而究其何為設此三相故下文
答以陝東陝西並處乎內者必用三人所以設此三相也此
與經文但有祭公周公二相之意何涉即就答者言亦與自
此意無涉也注與疏皆誤故上文疏之類此者盡從刪
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者陝
蓋今弘農陝縣是也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春秋
撥亂世以絀陟為本故舉絀陟以所主者言之○疏曰上傳
云諸公者何天子之相則何以三云云不道二王之後者何
二王之後何以二者正以天子三公主絀陟故僭取言之是
以注者解其意○附按此傳所言三公乃尚書所謂論道經
邦燮理陰陽者也故二相雖往而主政於外而一相必處乎
內若注所謂司馬司徒司空則六卿中之三卿自與此處所
言之三公以一人而總諸政者不合若單主絀陟則又冢宰
事耳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
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傳云爾者解下託始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還

從僭六羽譏本所當託者非但六也故不得復傳上也加初
者以為常也獻者下奉上之辭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
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
風化疾也夫樂本起於和順和順積於中然後榮華發於外
是故八音者德之華也歌者德之言也舞者德之容也故聽
其音可以知其德察其詩可以達其意論其數可以正其容
薦之宗廟足以享鬼神用之朝廷足以序羣臣立之學宮足
以協萬民凡人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音正則行正故聞宮
聲則使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
則使人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
人樂養而好施所以感蕩血脈通流精神存寧正性故樂從
中出禮從外作也禮樂接於身望其容而民不敢慢觀其色
而民不敢爭故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不可須臾離也君子
須臾離禮則暴慢襲之須臾離樂則姦邪入之是以古者天
子諸侯雅樂鍾磬未曾離於庭卿大夫御琴瑟未曾離於前
所以養仁義而除淫辟也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
釋縣大夫士日琴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
取先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簫韶夏曰大
夏殷曰大䕶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時民樂
其道章明也舜時民樂其修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三聖

相承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周時民樂其伐紂也蓋異號
而同意異歌而同歸失禮鬼神例日此不日者嫌獨考宮以
非禮書故從末言初可知○疏曰其託始者即上二年傳云
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為貶疾始滅也始滅昉
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
爾春秋之始也今傳亦宜云然傳云僭諸公猶可言僭天子
不可言解不得託始意也前僭八佾言惠公廟者欲道於周
公廟時不為僭也知鴻羽者時王之禮且以舉則冲天以用
象文德之風化疾故也○隱公五年春秋公羊傳○附按此
用六羽非僭上文左傳之說是也說見宗廟為樂舞章下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
矣詳見宗廟篇樂舞章○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也禘祭為
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疏曰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
言將禘是預部分也樂人少季氏先使自足故於公萬者惟
有二人其衆萬於季氏以輕公重已故大夫遂怨又曰釋例曰
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以進於廟於是乃大祭於大廟以審
定昭穆謂之禘禘於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為也雖
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釋天云禘大祭也祧于成而

所謂之萬舞也隱五年傳說舞佾之差云諸侯用六是於禮法當三十六人也此以正禮言耳亦不知當時魯君用六佾以否公羊傳曰昭公告子家駒曰季氏僭公室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于何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禮也如彼傳當時或僭八佾佾不必用六也○附按傳文將禘于襄公謂將行禘禮于襄公之入廟非謂禘于襄公之廟也釋例既謂禘爲大祭于大廟何又言各于其宮也恐非是○又按禘爲三年之大祭祫爲三年之祭疏內往往誤言禘爲五年之大祭何也又朱子註論語引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據此則釋例言以審定昭穆謂之禘者皆後人想像之臆說耳 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不能用禮也蓋襄公別立廟○疏曰杜以襄昔以次遞毀則廟與先公同處禘於襄公亦應兼祭餘廟今特云禘於襄公似與先公異處故云蓋襄公別立廟○昭公二十五年春秋左氏傳○附按庸猶容也不能庸先君之廟猶言不能容先君之入廟蓋就其事而誅其心

乃以此深責之註疏解似皆未合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朱子集註曰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論語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詳見祭法篇之傳

○莊公二十有三年秋丹桓宮楹 楹音盈○桓公廟也楹柱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刻桓宮桷 桷音角○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故爲盛飾○椽直專反○疏曰釋器云金謂之鏤木謂之刻刻本鏤金其事相類故以刻爲鏤也桷削之榱榱即椽也

皆非禮也 并非丹楹故言皆

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御孫魯大夫 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以不丹楹刻桷爲共○春秋左氏傳

○禮天子諸侯黝堊 黝至黑色○疏曰徐邈云黝黑柱也堊白壁也謂白壁而黑柱今范同以黝堊爲黑色者以此傳爲丹楹而發何得有壁事有其間也

大夫蒼士黈 黈黃色 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 以細石磨之 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禮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 非禮謂娶讎女非正謂刻桷丹楹也本非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爲夫人飾又非正也○附按非禮當指丹楹刻桷以上文明言二者非禮此則緊承也且惟以娶讎女爲非正則下復言以飾夫人非正者覺上文非禮之議畢據人子于親猶屬泛論而此則誅用意丹刻者之心覺非正之內又益一非正而莊之用意乃極不堪蓋已較上非正意進一層而于上所謂非禮者亦進步言之追出此以飾夫人四字爲下文惡字之張本也

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

桓宮以惡莊也 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殺於齊而飾其宗廟以榮讎國之女惡莊不子○疏曰新宮者經書宣公之宮以是禰宮不忍斥之故謂新宮今惡莊公不子故斥言桓宮也○春秋穀梁傳

○初平王之東遷也 周幽王爲犬戎所滅平王嗣位故東遷洛邑 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 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 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被髮而祭有象夷狄○疏曰其中國之禮先亡矣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渾戶門反一胡因反○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疏曰昭九年傳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是此成爲允姓也彼注云瓜州今敦煌則陸渾是敦煌地名從之伊川復以陸渾爲名故至今爲陸渾縣十一年傳稱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則伊洛先有戎矣而以今始遷戎爲辛有言驗者蓋今之遷戎如居被髮祭野之處故耳○僖公二十二年春秋左氏傳○附王艸堂人鑑曰宋代宗大曆三年七月內出盂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于幡上

百官進謁于光順門自是歲以為常楊炯盂蘭盆賦云上可以薦元符于七廟下可以納羣動于三車陸放翁云俗以七月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盎貯紙錢焚之謂之盂蘭盆嗚呼代宗為此以七廟神靈為安在耶王艸堂云中元之祭為非禮予已辨之于前矣然盂蘭盛世自唐已然楊炯因之入賦其作孔子廟碑乃引儒童菩薩以為美則倣佛悖理孰甚焉陸放翁昌言巨識明斥其非足為吾道生色世之信異端而用釋典者當鑑此○昭公將攻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攻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詳見王制之辛篇車旂弓矢符節章下○附按朱子改舊本紕為攻而刪其且夫牛馬維婁以下今從之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六十八終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六十九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祭義第九十一

祭禮十二 按儀禮諸篇小戴記皆有釋義于喪無明文于祭有祭義一篇則總諸祭禮通釋其義之文也記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夫禮惟義為難明況祭尤義之殷精者烏可闕乎周官禮列其禮未言其義記有其篇而義未具中又雜及他禮文尤非如諸釋義之為完篇也今按其雜出者已別載前編除通取其文并緝祭統郊特牲禮運禮器中庸諸篇凡言祭禮之義者合之以補其闕更採祭統中鼎銘一節及書經尚書大傳魯論荀子說苑白虎通又曲禮坊記各一二條附識備見其義為一篇○附按此篇舊本通為一編今亦以經傳例分析之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謂夏殷時禮也 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 夏者尊卑著而秋萬物成○疏曰此明祭祀重禘嘗之義人君若能明于其義可以為民父母今各隨文解之禘祭在夏夏為炎暑故為陽盛嘗祭在秋陰功成就故為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冬烝對夏禘 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 言爵命屬陽國地屬陰○疏曰爵命是生養之事故屬陽國地是土地之事故屬陰○附按爵命者所以登明選公治安生民而大有為故屬陽疏說似陋 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發公室出賞物也草艾謂艾取草也秋草木成可芟艾給爨亨時則始行小刑也○疏曰記錄之前先有此記之文故作記者言記曰也又曰按左傳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嘗之日發公室示賞者文各有所對以賞對刑則賞屬春夏刑屬秋冬其實

四時之間皆有貢故覲禮秋時賜侯氏車服及饈服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 全猶具也 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 竟音境○濟成也發謂機發也竟內之子孫萬人爲子孫○疏曰言禘嘗之義君人君明之所以成就其志而人君衆德之發皆發於此也是故人君道德顯盛則念親志意深厚念親深厚則事親祭祀其義章明顯著事親章明顯著則其祭也恭敬以此化下則竟內民之子孫無敢不恭敬其親矣以化于上故也 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 涖臨也君不夫其義者言君雖不自親祭祭禮無闕於君德不損也○疏曰言君祭雖使人攝而祭禮無闕君不喪失其祭義者由君能素明于其義故也 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 疏曰言人君道淺義薄則其念親志意不能厚重志意既輕而又疑惑于祭祀之義以此人而當求祭之時雖使之必敬不可得已已語辭○祭統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食音嗣○言義同而或用樂或不用樂也此禘當爲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夏禘○疏曰此論饗禘食嘗有樂無樂之異饗禘有樂者饗謂春饗孤子禘謂春祭宗廟也則有樂而食嘗無樂者食謂秋食耆老嘗謂秋祭宗廟也則無樂無樂爲陰有樂爲陽故云陰陽之義也凡飲四語承上陰陽之義而言饗屬陽食屬陰之義自春禘一句至其義一也先總言禘與嘗饗與食其事無殊而食嘗無樂一句則單承秋嘗秋食耆老之下重結之也飲養陽氣以下又承上無樂句釋首句所以有樂無樂之義而止復舉上文以言之又曰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王制夏殷之禮云春曰禴今云春曰禘故知禘當爲禴此經所論謂夏殷禮也熊氏云此夏殷禮秋嘗無樂而本記下文云殷人先求諸

陽則秋嘗亦有樂者謂殷人春夏祭祀有樂秋冬則無也舉春見夏舉秋見冬也若周則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按王制夏后氏養老以饗禮則夏家養老用春時有樂無秋食之禮殷人養老以食禮而秋時不作樂無春饗之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則周人養老春夏用饗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春合舞秋合聲下云養老之禮遂發咏焉登歌清廟是秋時養老亦用樂也皇氏云春是生養之時故饗孤子取長養之義秋是成熟之時故食耆老取老成之義熊氏云春饗孤子亦饗耆老秋食耆老亦食孤子而皇氏云此既被禘爲禴故於祭統春禘秋嘗不復彼從此可知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 奇居宜反○水土之品言非人常所食 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旦當爲神篆字之誤也○疏曰此論鼎俎籩豆所法陰陽之事鼎俎奇者以其盛牲體牲體動物屬陽籩豆偶者其實兼有植物植物屬陰故云陰陽之義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者覆釋籩豆所以用水土品族之意神道與人既異故不敢用人之食味神以多大爲功故貴多品鼎俎奇者按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是鼎九其數奇也又有陪鼎膷一也臐二也膮三也亦其數奇也正鼎九鼎鼎一俎俎亦九也又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其腸胃從羊五鼎五俎又所俎一非是正俎也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亦有三俎所俎一非正俎不在數是皆鼎俎奇也有司徹陳六俎者尸及侑主人主婦各一俎其儐二俎者司馬以一俎羞羊肉湆其一俎司士羞豕肉湆此二者益肉之俎也此云鼎俎奇者謂一處施陳又籩豆偶者按掌客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又體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按禮籩與豆同是籩豆偶也鄉飲酒義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而奇數者彼是年齒相次非正豆也士賓禮注小斂一豆一籩者降於大夫又不同於古故也籩人饋食之籩豆棗桃乾䕩榛實凡有五物似五籩者熊氏云乾䕩之中有桃諸梅諸則爲六物實六籩也○〔郊特牲〕○脩按此合祭統郊特牲爲一條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數色角反○心與不敬違禮莫大焉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爲春祭曰祠○疏曰此明孝子感時念親所以四時設之意諸於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陰陽氣盛孝子感而思念其親故君子制禮

合於天道春禘秋嘗者舉春秋冬夏可知按王制春日礿此云春禘爲夏殷禮者郊特牲注以禘當爲礿則此春禘亦當爲礿於郊特牲已注而破之故此不言也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愴初亮反怵勑律反惕他曆反○非其寒之謂謂悽愴及怵惕皆爲感時念親也霜露既降禮說在秋此無秋字蓋脫爾○爲于僞反○疏曰春秋二時於文相互上云悽愴下云非其寒之謂此怵惕之心下宜云非其煖之謂今怵惕之心下云如將見之則悽愴之心下亦宜云如將見之但[illegible]記以秋是物去故不云如將見之但言[illegible]是物來故云如將見之不言非其煖之謂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小言之則爲一祭之閒孝子卜用鬼神之期推而廣之放其去來於陰陽○放方往反○疏曰此言之則爲一祭之閒者解經樂以迎來二句二祭比於一年[illegible]子既不知鬼神來去期節故祭初似若來故樂祭末似去[illegible]哀推孝子之心雖春有樂及鍾鼓送尸孝子之心祭未消哀也推而廣之放其去來於陰陽者解經故禘有樂而嘗無樂句言推此一祭而廣論一年放神之去來似於陰陽二氣春夏陽來似神之來故春夏祭之有樂秋冬陰象神之去故秋冬之祭無樂然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則烝嘗之祭亦有樂那詩云庸鼓有斁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則殷秋冬亦有樂熊氏云殷秋冬但有管弦之樂又云烝嘗今無樂其義已具郊特牲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齊側皆反散悉但反所樂音岳又五教反○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但所爲齊者思之熟也所嗜素所欲飲食也春秋傳曰屈到嗜芰○屈居勿反○疏曰此明祭前齊日之事思其居處以下五事謂孝子思念親存之五事也先思其麤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謂致齊思念其親精意純熟意想之而日若見也又曰楚語云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僾音愛還音旋愾開代反○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閒則有出戶而聽之○疏曰此明祭之日孝子想念其親入室謂祭之日朝而入廟室時也[illegible]陰厭時孝子當想象僾然彷彿

見也如見親之在神位故論語云祭如在孝子薦俎酌獻行步周旋或出戶當此之時必有悚息而聽肅然如聞舉動容止之聲也又曰闔戶若食閒者按士虞禮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閒注云如尸一食九飯之頃彼謂虞祭無孫行爲尸者則吉祭亦當然此鄭云闔戶若食閒見如正祭九飯之閒也而皇氏謂尸謖之後陽厭之時又云無尸謂之陰厭尸未入前其義並非也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存著則謂其思念也○疏曰此覆說孝子祭時念親之事致愛則存者謂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以嗜欲不忘於親故也致慤則著者謂孝子致其端慤敬親之心則若親之顯著以色不忘於目聲不絕於耳故也著存不忘乎心者言如親之存在恒想見之思念如此何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養羊尚反○享猶祭也[illegible]也○附朱子嘗書戒子塾曰吾不孝爲先公棄捐不及供養事先妣四十年然愚無知識所以承顏順色甚有乘戾至今思之常以爲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享祀致其謹潔猶是可著力[illegible]汝曹及新婦等切宜謹戒凡祭肉臠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有之勿令殘穢褻慢以重吾不孝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此節詳見喪禮義篇忌日章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謂祭之能使之饗也帝天也○疏曰以饗帝爲難故聖人能之饗親不易故孝子能之欲饗親與饗帝同也此本爲饗親而發故下文專論饗親之事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鄉許亮反○言中心鄉之乃能使其發見饗也上饗或爲相○相息亮反○疏曰言神之所以饗者由孝子之所歸鄉也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色不和曰怍奠盎設盎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儐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勿勿猶勉勉也愨愛之貌○盎齊才細反儐音賓○疏曰若牽牲夫人奠盎者熊氏云此謂繹祭故君牽牲之時夫人奠盎設盎齊之尊君獻尸夫人薦豆者繹祭故先獻後薦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皆齊齊乎其恭敬齊齊整齊之貌故王藻云廟中齊齊

愉愉和悅之貌也謂忠心言孝子顏色愉愉然和悅盡忠心勿勿言孝子之心[illegible]勉勉然欲得親之歆饗也其皆語助文曰奠盎設盎齊之奠者此謂繹祭故牽牲之時夫人預設盎齊之尊假令正祭牽牲時夫人設奠盎之尊主君親制祭夫人酌盎齊以獻尸義無妨也皇氏怪此奠盎在牽牲之時於事大早以奠盎爲洗牲勘諸經傳無洗牲以酒之文皇氏文無所據其義非也儐尸主人獻尸王婦自東房薦韭菹醯者此是有可徹文引以證儐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儐尸卽天子諸侯之繹也○附按齊齊乎三語皆當爲孝子于文勢乃合而卿大夫與命婦之恭敬各于相字內已包之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比必利反○比時猶先時也虛中言不兼念餘事○先悉薦反○疏曰自此以下至成人之道廣明孝子祭祀之義今各隨文解之○將祭慮事不可不豫者言孝子慮事不可於祭首不豫思慮之

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屬音燭勝音升與音餘○修設謂掃除及黝堊○黝於糾反堊烏路反○疏曰洞洞屬屬是嚴敬之貌言孝子奉承而進祭之時其心洞洞乎

屬屬乎恭敬如舉物之弗勝如所奉持之將失此是孝子心敬之至極也按廣雅洞洞屬屬敬也

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百官助主人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諭其志意謂使祝祝饗及侑尸也或猶有也言想見其髣髴來○祝祝上之六反下之又反○疏曰孝子既薦其俎於是使其祝官啓告鬼神聽諭鬼神以志意慌惚言孝子思念情深慌惚似與神交接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言當盡己而已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疏曰盡慤謂心盡其慤也而慤焉謂外亦慤焉其信與敬皆處內內有其心外若於貌盡其禮而不過失者以其禮包眾事非一可極故不得言而盡其禮焉言不過失焉則是禮也孝子祭時進與退必恒恭敬似親聽父母之命而父母或使之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詘求勿反徐丘勿反敬齊如字王徐側皆反○詘充詘形容喜貌也進之謂進血腥也愉顏色和貌也薦之謂進孰也欲婉順貌齊謂齊莊○疏曰此明孝子之祭觀其貌而知其心孝子之祭可知者以下諸事是也退而立如將受命者言孝子或有退之時仍似前進將受命已徹而退謂祭畢已徹饌而恭敬齊莊之色猶不離於面

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敖五報反○固猶質陋也而忘本而衍字○疏曰疏言與親疏遠不相親附忘本謂不思其親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和氣謂立而詘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奉芳勇反勝音升○成人既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疏曰言孝子對神容貌敬慎如持玉之寶如奉盈滿之物嚴謂嚴肅威謂威重儼謂儼正恪謂恭敬此四者容貌非事親之體事親當和順卑柔若嚴威儼恪秖是既

冠成人之道也○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齊側皆反○謂齊之前後也○疏曰此明孝子將祭祀之時顏色容貌務齊莊卑詘思念其親存也以慮事者言孝子先齊其心以謀慮祭事百事謂齊前後凡治百眾之事

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如懼不及見其所愛者○疏曰言孝子色必溫和行必戰恐其形貌似畏懼不及見親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語魚預反○奠之謂酌尊酒奠之及酳之屬也如語焉而未之然如有所以語親而未見荅○疏曰如語焉而未之然者如以語詔白於親而未之見報答者○附按然字猶俗言這樣乃指點上文之辭其文法與上如字一氣相應故上下節末句皆同此如然二字也本節然字注貼答解成然諾然字誤矣蓋本句之字當貼上語字言如平時欲語於親而尚未語者然所以極狀其貌溫而身詘也惟未語前較既語後更不同所以易言與而不薦有字顯若也且就未語言亦與奠時爲隱合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宿者皆出謂賓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弗見然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疏曰助祭所宿之賓祭事已畢

並皆出去孝子之立卑柔靜愨然後正定心意以思念及親如將不復見顔色出然○附按注言如不見出將出貼親夫親則何出也固謂不知親所在于洋洋如在之義更失之矣記文是謂如已將出而弗得見親然則所以形容其立之卑靜以正者至矣若然則正字當貼其立端正言疏謂正定心意亦恐非

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陶音遙○思念既深如覩親將復入也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疏曰孝子思念既深及至祭後想像親來形貌陶陶遂遂如親將復反更入然○附按上文祭日與奠與將出皆就其時形容孝子之心惟此節已當同祭後欲言如已身將復入然入而復見親與上節出而弗見相對故言已陶陶遂遂也本無此事言此以見孝子思念親深乍雖親依恍惚如將入也注疏將入貼定親非是親未嘗出何言復入也然則陶陶遂遂注疏貼親固非注謂隨行之貌亦未合也又按陶陶喜也當音桃

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行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思息嗣反○術當爲述聲之誤也○疏曰孝子思念親深爲是之故精慤純善之行不離於身恆慤善也耳目不違心言忠心思慮不違於親無時歇也思念結積於心而形見於色術述也省視也言思念其親但循述而省視之反復不忘也此孝子思念親之志

也○以上三條本篇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爲首也大宗伯職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祇祈之反○疏曰此總明祭祀於禮中最重唯賢者能盡祭義凡祭爲禮之本禮爲人之本將明禮本故先說治人言治人之道於禮最急也經常也按大宗伯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五賓禮之別八軍禮之別五嘉禮之別六五禮之別總三十有六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怵勑律反○怵感念親之貌也怵或爲述○疏曰自猶從也言孝子祭親非假他物從外至於身使已爲之但從孝子身中出生於孝子之心也孝子感時心中怵惕而奉親以祭祀之禮故惟賢者能盡恭敬以祭○附王草堂人鑑曰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塚岳武穆學射于周同盡得其傳同以二弓贈之及同死武穆每朔望潔衣設卮酒鼎肉泣祭其墓引所遺弓發三矢酬酒瘞肉而還王州堂云武穆以一臠猶不忘其師矧洙泗傳道者乎世之師弟而遂背之者當鑑此○附按王氏此說言師弟也然與心怵而奉之以禮甚合以並未嘗有禮文之可依也則亦賢者能盡祭義中之人與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佑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也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疏曰世人謂福壽考吉祥祐助於身若賢者受福身外萬事皆順於道理故云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至無所不順者之謂備此是賢者之福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又釋百順之義也

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長丁丈反道音導爲于僞反一音如字○明猶潔也爲謂福祜爲已之報○疏曰上則順于鬼神者廣此大順也體尊故云上也外則順於君長者謂朝廷也不求其爲者言孝子但內盡孝敬以奉祭祀不求鬼神福祥爲已之報但神自致福故少牢嘏辭有受祿於天等言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養羊尚反下同畜許六反○畜謂順於德教○疏曰養者生時養親孝者生時事親親今既沒設禮祭之是追生時之養繼生時之孝也孝者畜也畜謂畜養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行下孟反○沒終也○疏曰此明孝子事親有三種之道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取七住反○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

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具謂所共衆物○共音恭○疏曰此以上文孝子事親先能自盡又外求伉儷供粢盛之事

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

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此節詳見祭物篇庶羞章下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疏曰示盡物者謂上陰陽之物備矣盡物盡志此是孝子祭親之心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齊盛亦作粢與粢同音咨純側其反○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繒色冕以著祭服東郊少陽諸侯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也齊或作粢○見賢遍反少詔召反○疏曰此覆結上文也必夫婦親之祭須盡物盡志故人君夫人各竭力從事於耕蠶也莫無也非莫言非無人耕非無人蠶也又曰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是絲旁才是古之緇字二是絲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並皆作純鄭氏所注於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爲緇即論語云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爲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爲絲也○

所按今論語今也純朱子集注純絲也讀純本字與疏引鄭氏之說不同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乃齊側皆反本又作齋下不出者同言齊齊不齊致齊並如字下齊之同○訖猶止也○疏曰此以下四節明將祭齋戒之義并明君與夫人皆致齊會於大廟夫婦交親行祭之義及時將祭君子乃齊者謂四時應祭之前未旬時方將接神先宜齊整身心故齊也夫齊之時心慮散蕩心所嗜欲有不齊及其齊也齊此不齊之事以致極齊戒之道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定者定其志意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先悉薦反又如字○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爲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大廟音泰褘音輝瓚才旦反祼古亂反紖直忍反又以忍反從才用反涗舒銳反徐音歲羞嚌本亦作齊才細反○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鬯曰祼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紖所以牽牲也周禮作絼芻謂藁也殺牲將用薦之周禮封人祭祀飾牲共其水藁涗盎齊也盎齊涗酌也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嚌嚌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割制之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祼尸之事乃後迎牲嚌或爲傷○疏曰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致齊告於正寢其實散齊亦然但此文對會於大廟故云然耳會於大廟者祭日君與夫人俱至大廟之中即始祖廟也君純冕立於阼者純亦緇也上文已解故鄭於此略而不論冕皆上玄下纁其服並然故通云緇冕若非二王之後及周公廟即悉用玄冕而祭夫人副褘

立於東房者副及褘后之上服魯及二王之後夫人得服之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闕狄而並立東房以俟行事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故禮器云夫人在房雖不云東西房下云夫人東酌罍尊則知在西房也大宗宗主廟禮者紖牛鼻繩君自執之入繫於碑卿大夫從謂卿大夫從擧之及殺與幣告也皆從於君宗婦謂同宗之婦涗即盎齊由自濁用清酒以涗泲之水是明水宗婦執盎齊從夫人而來奠之於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涗齊而薦之因有明水連言耳上云夫人副褘此上公之祭宜有醴齊盎齊但盎者略言之亦容侯伯子男之祭無醴齊也君執鸞刀羞嚌者嚌肝肺也嚌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薦之主前二謂饋孰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嚌肺橫切之使不絕亦奠於俎上尸並嚌之故云羞嚌一云羞進也謂君用鸞刀制此嚌肉以進之君執紖及鸞刀羞嚌是夫親之夫人薦涗及羞豆是婦親之也又曰記者亂陳言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下云夫人薦盎薦豆顯夫人親行其事各有所明不可一揆按少牢特牲薦孰之時俎有祭肺又舉肺切之舉肺離而不提心二肺皆嚌之故云嚌肺祭肺之屬先有祼尸之事乃後迎牲者以特牲少牢無此禮應是天子諸侯之事故鄭特明之○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

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樂音洛下同竟音境○君為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疏曰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以樂皇尸也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武宿夜武曲名也周道猶周之禮○疏曰此并明祭祀之禮有三種可重之事象舞之中無能重於武宿夜之舞皇氏云詩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其樂亡也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疏曰言三重之道皆假借外物而以增益君子內志祼則假於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此外物增成君子內志故與志同進退

若內志輕略則此等亦輕略內志殷重此等亦殷重矣○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餕音俊○術猶法也為政尚施惠遂美能知能惠詩云維此惠君民人所瞻○施始豉反下文注並同知音智○疏曰此明祭末餕餘之禮自求多物恩澤廣設之事人餕尸之餘乃是人食尸餕而云尸亦餕鬼神餘者若王侯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孰時尸乃食之是尸餕鬼神之餘若大夫士陰厭亦是先薦鬼神而後尸乃食也尸餕鬼神之餘是施恩惠之術法言為政之道貴在施惠可以觀省人君之政教能施恩惠者節其政善不能施恩惠者則其政惡○附高安朱氏家傳祭儀曰按祀竣徹不遲此祭終以疾為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備言燕私以盡私恩又親愛骨肉之義也且祭有餕餘餕者祭之末也古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之禮是已飲福受胙之禮久矣不行今但以祭餘酒饌分親屬長幼迭相獻酬所以因其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也司馬溫公書儀亦取此義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謖所六反○進當為餕聲之誤也百官謂有事於君祭者也既餕乃徹之而去所謂自卑至賤進徹或但為餕○疏曰君於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為臣故君食尸餘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云臣餕君之餘也諸侯之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也以下漸徧及下示溥恩惠也士廟中餕訖而起所司各執其饌具以出廟戶陳于堂下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別彼列反見賢遍反○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竟內也○疏曰初君四人次大夫六人次士八人是變以衆加之以兩是別貴賤之等興起也初貴而少後賤而多皆先上後下施惠之道亦當然故云施惠之象也餕之時君與三卿所以用四簋多黍稷而餕者欲見其恩惠修整徧於廟中也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四乃以二簋留為陽厭之祭猶有黍稷待云黍者舉其美者稷可知也以四簋而徧廟中如君之恩惠徧於境內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

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重直龍反夫音扶○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餕之恩澤之大者也國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內也○疏曰言上有大澤惠必及下無不周徧但瞻顧之時尊上者在先卑下者處後耳一云顧故也謂君上先餕臣下後餕示恩則從上起也非上有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者言非是在上有財物積重而不以施惠而使在下有凍餒之民謂有積聚必施散在下不積使凍餒由餕見之者言祇由祭祀之餕見其恩遠於下之理故曰可以觀政矣○以上三條祭統○附按顧猶但也此句從上文作一轉以起下句疏解作瞻顧文引或解作故皆非也又疏引或解謂君上先餕將上先二字仍貼餕貼君亦俱非按記文上有大澤此句已推開不貼祭上先下後上如大夫士下如民皆就君之下言故上句先以一下字統之惟其上先下後則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矣積重謂大夫士得所應得而並施諸民者亦得之也惟上下均沾但分先後故民夫人待於下流此句內亦藏大夫士先得於上流意故言民皆待之于民字下又言夫人猶言人人即百姓二字也此是政之施惠而廟中之餕即見此象故曰可以觀政注疏將上積重上字與上有大澤上字同看故條理未晰耳

〇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〇疏曰自此以下至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明宰我問鬼神之事而夫子答以鬼神魂魄祭祀之禮又廣明於千畝及耕藉及公桑之事也神是人生存之氣氣者是人之盛極人之魄者是鬼之盛極也合鬼與神者言人死神上於天鬼降於地聖王合此鬼之與神以祭之是聖王設教當如此也又曰氣在口噓吸出入此氣之體無性識也但性識依此氣而生有氣則有識無氣則無識則識從氣生性則神出入也故人之精靈謂之神魄體也若無耳目形體則不得爲聰明故云耳目聰明爲魄人之死其神與形體分散各別聖人以生存之時神形和合今雖身死聚合鬼神似若生人而祭之是聖人設教時致之令其如此也〇附草廬吳氏曰氣謂人之魂氣死則其魂氣之靈爲神魄謂人之體魄死則其體魄之靈爲鬼盛猶言張旺也生時之魂魄即死後之鬼神死者茫昧而難知生者顯著而易見以生比死則生而顯著者爲盛因其盛者可以知其茫昧者也生則魂魄合而爲人死則魂魄分而爲神爲鬼聖人制禮合聚已分離之魂魄而報祭之以此教民其義理與妙故爲教之極致也衆生必死

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陰讀爲依蔭之蔭言人之骨肉蔭於[illegible]中爲土壤〇疏曰物之羣衆而生必皆有死死者皆歸於[illegible]而言物實是說人也鬼歸也有此歸土之形故謂之鬼也骨肉[illegible]於下陰爲野土者此覆說歸土之義在田野故稱爲野土俗本陰作蔭〇附草廬吳氏曰此言人之體魄死則爲鬼也體魄之能活動爲生不活動爲死既死則不留於人間而歸于土故名之曰鬼歸于土者人之骨肉死則斃壞於地下朽腐而爲野中之土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焄許云反〇焄謂香臭也蒿謂氣烝出貌也上言衆生此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爾蒿或爲藨〇藨表驕反又皮表反〇疏曰言人生時形體與氣合共爲生其死則形與氣分其氣之精魂發揚升於上爲昭明者言此升上之爲光明也百物之氣或香或臭烝而上出其氣蒿然人之聞之其情有悽有愴此乃百物之精也人氣揚于上爲昭明百物之精氣爲焄蒿悽愴人與百物共同但人情識爲多故特謂之神此記論人亦因人神言百物神之著也謂人之氣之發揚於上爲昭明怳如焄蒿之可聞而悽愴是爲人之神之著顯〇附朱子曰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烝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悚然是悽愴〇又曰昭明是光耀底焄蒿是衮然底悽愴是

悚然底〇又曰昭明焄蒿悽愴此言鬼神之氣所以感觸人者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肅然之意〇又曰焄蒿是鬼神精氣交感處〇高安朱氏曰按昭明焄蒿悽愴總是形容發揚之象自其散見者言之爲昭明自其凝聚皆言之爲焄蒿悽愴則其悽相之象也〇草廬吳氏曰此言人之魂氣死則爲神也未死則魂氣在人之身既死則其魂氣散布升聚于上而爲昭明與天之昭明者混爲一其昭明者即其魂氣之焄蒿悽愴者也焄如火氣之上烝蒿如木氣之上抽悽愴如金氣水氣之涼寒此即百物之精氣也以其著也故名之曰神〇又曰此與上節對言而其文交錯不齊氣發揚于上對骨肉斃于下而言爲昭明對爲野土而言焄蒿悽愴對死必歸土而言百物之精對衆生必死而言衆生百物皆兼人物神之著也對此之謂鬼而言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黔其廉反又其嚴反〇明命猶尊名也尊極於鬼神不可復加也黔首謂民也則法也爲民作法使民亦事其祖禰鬼神民所畏服〇爲于僞反〇疏曰此明聖人設教合鬼與神而祭之欲使人事其禰也聖人因人與物死之精[illegible]爲尊極之稱以爲萬民之法則百衆謂百官衆庶萬民謂天下衆民既尊之以鬼神下皆畏之服之又曰鬼神本是人與物之魂魄若直名魂魄

其名不尊故尊而名之謂鬼神也黔謂黑也凡人以黑巾覆頭故謂黔首按史記云秦命民曰黔首此孔子言非當秦世錄記之人在後變改之耳漢家僕隸爲蒼頭以蒼巾爲[illegible]於民也此經鬼神本爲民神故下文築爲宮室設爲宗祧其[illegible]兼山用五祀百物之屬故禮運云列於鬼神注云謂[illegible]山川五祀之屬也昭七年左傳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形爲魄氣爲魂故散而言之魄亦性識識與魄無異故[illegible]二十五年左傳云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又對而言之天曰[illegible]曰[illegible]人曰鬼散而言之通曰鬼神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自由也言人由此服於聖人之教也聽謂順教令也速疾也〇疏曰此明聖人爲鬼神立宗廟之事聖人以是尊名鬼神爲未足故築宮室設宗祧以別親疏遠邇古謂先祖追而祭之是反古也始謂初始父母始生已今追而祭之是復始也教民追遠報祭以不忘其所由生也彼衆人服從於上由此反古復始之教故既順其教令而且速疾也〇附徐氏曰此明合鬼與神而爲王教之意聖人以尊名鬼神未稱其追故又築爲宮室而祀之而其餘宮室也有宗廟有祧主以爲別其親而邇者爲宗其祭數疏而遠者爲祧其祭疏凡若此

者蓋以宗祧魂魄一脈相傳正吾身所始及而由生者今爲宗主宗祧使鬼神有所棲止祭祀有所憑依是乃反之于昔追復受氣之始而不忘賦形之由也聖王緣人情而制禮如此故衆人心服而聽命且速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燔音煩燎力召反又力弔反薌音香俠古洽反甒音武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更有尊名云鬼神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見及見閒皆當爲覸字之誤也羶當爲馨聲之誤也燔燎馨香覸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光猶氣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覸以俠甒謂雜之兩甒醴酒也相愛用情謂此以人道祭之也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疏曰此論氣魄既殊明設祭之時二禮亦異報以二禮者謂報此氣魄以二種祭禮報氣謂朝踐之節報魄謂饋孰之節也建設朝事四語此明朝踐報氣之義也朝事謂早朝祭事燔燎謂取膟膋燎於爐炭羶薌謂馨香見以蕭光見謂覸雜也謂燔膟膋兼蕭蒿是雜以蕭氣此等三祭是報氣也此教衆反始者言此祭氣是古者尚質之義教衆以反於初始

則上反古復始總包之也薦黍稷五語此明饋孰報魄之義也薦黍稷謂饋孰時薦此黍稷羞進也謂薦黍稷時進肝與肺及首與心殷周虞夏不同皆謂祭黍稷時兼此物以祭故郊特牲云祭黍稷加肺謂周法也見閒二字讀爲覸亦雜也俠甒兩甒醴酒言祭黍稷時雜以兩甒醴酒加以鬱鬯者謂薦此黍稷加肝肺之薦更加以鬱鬯然後薦黍稷饋孰于報魄之時始云加鬱鬯者言非但薦孰是報魄祭初之鬱鬯亦是報魄也以魄在地下鬱鬯亦是灌地然不當薦孰之時故云加也此饋孰之時皆以飲食實味徧於燕飲是教民相愛上以恩賜逮下下愛上恩賜故上下用情報氣報魄二禮備足是祀奉先王禮之至極也又曰氣也魄也是二端更有尊名名鬼神是既立謂尊名立也按詩生民云取蕭祭脂是取蕭與祭牲之時燒之一祭之中再度焫蕭郊特牲云取膟膋升首報陽也注云膟膋腸閒脂也與蕭合燒之是朝踐焫蕭也郊特牲又云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是饋孰焫蕭也士喪禮既夕等皆以甒盛醴故知醴酒此用甒者蓋是天子追享朝踐用大尊此甒即大尊或可子男之禮禮器云君尊瓦甒謂子男也皇氏以爲異代法也燔燎馨香蕭光之屬是氣也黍稷肝肺之屬是實物也百木也氣虛還以馨香虛氣報之魄實還以黍稷實物報之各本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從事謂修薦可以祭者也○疏曰此經明反古復始竭力報親之事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情竭力報親而所從事者不敢不盡其極也

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此節詳見王制之丁篇親耕藉章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此節詳見祭物篇犧牲章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

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此節詳見王制之丁篇親耕藉章

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率音類又音律又所律反○問者之辭○疏曰率法也夫人曰獻繭之法自古如此邪重事之義故問之

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此節詳見王制之丁篇親耕藉章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從才用反○祭謂祭宗廟也穆子姓也答對也序以次第從也序或爲豫○疏曰此言宗廟牽牲致敬之事祭廟君牽牲之時子姓對君共牽牲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依次第而從君也又曰熊氏云父昭子穆孫與祖同昭穆所任謂子孫直言穆者文不備

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封苦圭反膟音律膋力彫反爓音燖○爓猶燖也毛牛尚

羊豕耳毛爲上也膟膋血與腸閒脂也爓祭祭腥祭爓肉腥肉也
肉日爓爓祭祭腥或爲合祭腥泄膋孰也○膟直輒反○疏曰
君牽牲入廟門繫于中庭碑也王肅云以紖貫碑中君從北待之
也卿大夫以將殺牲故袒取牛毛薦之故云毛牛以耳毛爲上故
云尚耳耳主聽欲使神聽之用鸞刀封割牲體又取血及腸間脂
血以供腐而脊以供炙肝及蕭薌也殺牲竟而取卿大夫所封血
毛膟膋爲之竟而退祭有三節此一節竟故退也薦膟膋之後又
以俎發爓肉腥肉而祭也又曰按說文及字林云膟血祭膋是牛
腸間脂也其祭腥肉爓肉並當朝踐之節此腥肉則禮運云腥其
俎也爓肉即禮運云孰其殽也此先云爓者記者便文耳湯肉曰
爓者以鬼神異於生雖曰孰殽但湯肉而已若其小祀則煮肉令
孰故郊特牲云一獻孰是爓與孰又別也爓祭祭腥四字禮記他
本爲合祭腥泄膋孰六
字故云或○以上本篇○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
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言物雖質略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於鬼神享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德不忘味也
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

皆從其初自夫禮之初至此詳見喪禮義篇禮運篇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
窟夏則居橧巢窟苦忽反橧則登反○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疏曰自昔者至衣其羽皮更論上古之事
昔者先王既云未有宮室則總是五帝之前未有火化則唯爲伏
犧之前以上文中古神農有火故也地高則穴於地地下則窟於
地上營窟謂於地上累土而爲窟橧巢謂聚其薪以爲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
飲其血茹其毛食腥也未有麻絲衣其羽皮茹音汝衣於既反○此上古之時也○疏曰雖
食鳥獸之肉若不能飽者則茹食其毛以助飽也若漢蘇武以雪雜羊毛茹食之是其類也後聖有作然後修
火之利作起也修火之利孰冶萬物○疏曰自後聖至皆從其朔論中古神農及五帝至三王之事後聖謂上古之後聖人
作起然後修火之利謂神農也火利言修者火利先有用之簡少
至神農更修益使多故也世本云燧人出火按六藝論云燧人
在伏犧之前凡六紀九十一代廣雅云一紀二十六萬七千年六
紀計一百六十萬二千年也孰謂亨煮冶謂鑄鎔○附按疏引廣
雅所云一紀六紀年數至爲荒唐此等處當以邵子之言爲正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合[illegible]

字徐音陶○范金鑄作器用合土瓦瓴甓及甒大樹器之所藏也
甓步歷反甒音武大音太○疏曰范金謂爲形范以鑄金器合
土謂和合其土燒之以作器物檀弓云有虞氏之瓦棺禮器云甒
甗謂之甓郭注云甎也禮器云君尊瓦甒又明堂云泰有虞氏
之尊此等皆燒土爲之以爲臺榭宮室牖戶者謂五帝時也知器
之所藏者按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云樂器藏焉爾穀梁云
樂器之所藏是也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燔音煩亨普庚反醴音禮酪音洛○炮裹燒之
也燔加於火上亨煮之鑊也炙貫之火上醴酪烝釀之也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
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朔亦初也亦謂今行之然○疏曰以炮以燔以爲醴酪及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之屬
亦五帝時也皆從其朔者謂今世所謂范金合土燒炙醴酪之屬非始造之皆放法中古以來者也故玄酒在室醴
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
鍾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此節詳見宗廟篇餘獻章以正君臣以篤
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爲承天之祜祜福也福之言備也○疏
曰以正君臣者祭統云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

是也以篤父子者祭統云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是
也以睦兄弟者祭統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特牲云主人洗爵獻
長兄弟衆兄弟是也以齊上下者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
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是也夫婦有所者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
房及特牲夫婦交相致爵是也承天之祜者言行上事得所則承
受天之祜福也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
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
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
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節詳見宗廟篇餘獻章此禮之大成也解子游以
醴所成也○疏曰自夫禮之初至皆從其初論中古之祭祀及死
喪之禮今時所法以行者自昔者先王至皆從其朔論昔者未有
宮室火化後聖始制之之事今世取行故云皆從其朔但今世一
祭之中凡有兩節上節是薦上古中古下節是薦今世之食自玄
酒在室至承天之祜總論今世祭祀饌具所因於古而其事義亦
總論兩節祭祀獲福之義自作其祝號至是謂合莫則論祭之上

節薦上古中古之食并所用之物自然後退而合亨圭是謂大祥則論祭之下節薦今世之食此禮之大成一句總結上所陳之言也○禮運○附按注云辭予游者因篇首有言偃之問孔子之答一節此以非言祭義故未錄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尚謂先薦之爛或爲燗○燗直輒反○疏曰此總論祭祀之事尚謂貴尚有虞氏祭祀之時貴尚而先薦者用氣物也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踐薦腥肉於堂燗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祭義云燗祭祭腥而退是也今於堂以血腥燗三者而祭以其並未熟故云用氣又曰此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者謂四時常祭也若其大祭祫周人仍先用樂也故大司樂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而後祼焉推此言之虞氏大祭亦先作樂也故鄭注大司樂引虞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宗廟九奏之效則虞氏大祭與周同樂九奏夏殷大祭雖無文或當與周同也熊氏以爲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則熊氏又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天以樂爲致神始以烟爲歆神始以血爲陳饌始祭地與祭天同祭宗廟亦以樂爲致神始以灌爲歆神始以腥爲陳饌始於義或然也按禮宗廟之祭先薦血後薦腥而云宗廟腥爲陳饌始於義未安也又熊氏云祖禰以下之祭皆有三始於義非也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滌音狄又同弔反三如字徐息暫反○滌蕩猶搖動也○疏曰殷人尚聲者帝王革異殷不尚氣而尚聲謂先奏樂也不言臭或從虞也臭味未成謂未殺牲既尚聲故未殺牲而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闋止也奏樂三徧止乃迎牲入殺之聲音之號二語解所以先奏樂之義言天地之間虛豁亦陽也鬼神在之聲是陽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之間庶神明聞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焫如悅反合如字徐音閤羶音馨許經反薌音香○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爲馨聲之誤也奠或爲薦○贊在旦反鉶音形○疏曰周禮變於殷故先求陰尚臭也鬯臭謂鬯氣也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是爲尚臭鬱鬱金草鬯謂鬯酒煑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鬯又以擣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鄭注鬱人云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盧云言取草芬芳香者與秬黍鬱合釀之成必爲鬯也馬氏說鬱草名如鬱金香草合爲鬯也庾氏讀句則云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者用鬱鬯灌地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也灌以圭璋王肅云以圭璋爲瓚之柄也瓚所以斛鬯玉氣絜間灌用玉瓚亦求神之宜玉氣亦是尚臭也周言用下明殷不用圭瓚既灌然後迎牲先求神後迎牲先致氣於陰故云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者周人後求陽也取蕭草及牲脂膋合黍稷燒之以臭氣求陽直達於牆屋者周人雖兼用求陽而不敢褻也故當既奠堂上事尸已竟欲延尸戶內薦孰祝先酌酒奠於鉶奠之南訖尸有未入室是時然後取香蕭染以腸間脂合馨薌之黍稷焫燒於宮中此周人求諸陽之義也薌與香同又曰知此爲天子諸侯禮者以儀禮少牢特牲是大夫士之禮無臭鬱灌鬯之事故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者此云蕭合黍稷是蕭與黍稷合詩云取蕭祭脂是蕭與脂合故知有蕭及脂合黍稷也○附溫公司馬氏曰古之祭者不知神之所在故灌用鬱鬯臭陰達于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所以廣求神也今此禮既難行于士民之家故但焚香酹酒以代之○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程子曰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于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張子曰奠酒

貢安置也若言奠摯奠枕是也謂注之于地非也○朱子曰酬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惟天子諸侯有之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今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問酹酒是小傾是盡傾朱子曰降神是盡傾○三山楊氏曰降神酹酒是盡傾三獻奠酒不當傾之于地家禮初獻取高祖妣盞祭之茅土者代神祭也禮祭酒少傾于地祭食於豆閒告代神祭也

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此其所以先後異也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自凡祭慎諸此至此詳見綵廟篇徐獻章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室與堂與○與音餘○疏曰正祭在廟之時或設饌在室或設饌在堂不知神所在之處爲於彼室乎爲於此堂乎故兩處設饌也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遠人徐于尚反○尚庶幾也○疏曰此解索祭祊之時諸是語辭其神靈或遠離於人不在廟乎爲正祭之時祭於廟門祊者庶幾求於遠處者與言徧求神也祊之爲言倞也倞音亮○倞猶索也倞或爲諒所

爲言敬也
肵音祈○爲尸有肵俎此訓也○爲于僞反○疏曰按特牲少牢設饌之後尸祭饌訖取半心舌載于肵俎設于饌北每食牲體反置于肵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
富也者福也
人君嘏辭有富此訓之也或曰福也者備也○疏曰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大夫嘏辭也人君則祝慶之辭更多故詩楚茨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是也
首也者直也
訓所以升首祭也直或爲植也○植徒得反○疏曰直正也言首爲一體之正
相饗之也
相息亮反○相謂詔侑也詔侑尸者欲使饗此饌也特牲饋食禮曰主人拜妥尸答拜執奠祝饗○疏曰引特牲者證饗尸時節延尸初入主人拜妥尸尸答拜訖執此鉶南之奠祝則歆辭以饗之欲尸饗此奠也尸遂祭酒啐之
嘏長也大也
主人受祭福曰嘏此訓也○疏曰尸嘏主人欲使長久廣大也
尸陳也
尸或詁爲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疏曰此記尸陳諸本或作尸主主是人主事陳是器物陳列尸爲神象今訓陳非也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
幽謂血也純謂中外皆善○疏曰此謂祝初薦血毛於室時也血是告幽之物毛是告全之物告幽者牲體肉裏美善告全者牲體外色完具所以

備告者貴其牲爲純善之道也
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
氣主氣之所舍也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疏曰此是堂上制祭後又爲血腥時也肺肝心三者皆爲氣之宅故祭時先用之是貴氣之主也血是氣之流行故云盛氣
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
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也明水司烜所取於月之水也齊五齊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疏曰尸旣坐綏祭之時祭黍稷加之以肺言兼肺而祭於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其上又加明水之尊肺是五藏在內水屬北方皆陰類視之形魄歸地爲陰今以陰物祭之故云報陰也又曰按特牲禮云祝命綏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是尸綏祭之時有黍稷肺也少牢亦祭皇氏以爲尸綏祭之時無黍稷至主人乃有解此祭爲主人綏祭也齊首儀禮正文其義非也崔氏云五齊尊上加明水之尊五齊則單明水亦重故加明水三酒輕玄酒亦輕故云三酒加玄酒也則此玄酒對明水直謂水然總言之明水亦名玄酒故禮運云玄酒在室及司烜注云明水以爲玄酒是也此記祭齊加明水之文謂總據祭祀而用五齊非謂綏祭之時故鄭云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不云祭齊也按儀禮綏祭已後亦祭酒然此祭齊知非綏祭者以鄭云三酒加玄酒三酒本非綏祭之用也
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
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疏曰取膟膋燔燎升首者此謂朝踐時祝取膟膋祭於爐炭入以告神於室出以綴日主前又升首于室至薦孰之時祝更取膟膋及蕭與黍稷合燒之是所謂臭陽達於牆屋也膟膋黍稷並是陽氣之物首又牲體亦是陽視之覸氣在天爲陽今以陽氣之物祭之故云報陽也又曰膟膋燔燎前文詔祝於室鄭注云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是也
明水涚齊貴新也
涚始銳反○涚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清謂之涚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周禮㡛氏以涚水漚絲涚齊或爲涚齊○泲子禮反㡛莫剛反瀝烏豆反○疏曰明水謂以陰鑑取月中之水也泲五齊使清故云涚齊所以設明水及涚齊者貴其新潔之義也
凡涚新之也
新之者敬也○疏曰釋涚齊之意言涚此齊者以敬於鬼神故取新潔也
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
著猶成也言主人齊絜此水乃成可得也○齊側皆反○疏曰此釋明水之意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割解牲體○疏曰言君所以再拜稽首肉袒者其爲恭敬之至乃是服順於親也此總結上再拜稽首肉袒之文下又各釋拜稽首肉袒之事拜服者釋再拜之文稽首服之甚者

釋稽首之文拜既是服而稽首頭手於地是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者釋肉袒之文言人心雖內服外貌或不盡今肉袒去飾是服之盡也
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
謂事祖禰
稱曾孫某謂國家也
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疏曰熊氏云稱曾孫某謂國家者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既有國家之尊不但祭祖禰但自曾祖以上唯稱曾孫而已言已是曾重之孫又曰熊氏云記既稱國家則兼諸侯及大夫今注直云諸侯者略也大夫三廟亦事曾祖而得稱曾孫也其諸侯大夫事祖禰之時亦稱孝子孝孫事曾祖以上雖是內事則同於外稱故曲禮云諸侯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是也此記不云某侯者略也上士二廟祖禰各一廟中下士一廟祖禰共廟○附按疏引熊氏謂內事同于外稱者似倒曾祖此應稱曾孫曾祖以上亦同此稱是曾孫爲內事至尊者之稱也外神雖至尊亦推此以尊之耳非反以內而同乎外也
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相息亮反○相謂詔侑尸也嘉善也○疏曰此解爲相之法也庾氏云賓主之禮相告以揖讓之節祭祀之禮則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善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是其無與讓也
所
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

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其六服以九州言之唯有夷鎮蕃三服是九州之外也按周語穆王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從得四白狼四白鹿因征而得非因貢而來故云近謂近其貢寶也 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肆古來反注又作祴○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爲陔夏○疏曰其諸侯之賓禮畢而出去則奏陔夏之樂而送之蓋貴重於禮雖禮畢而出猶以陔夏而戒之使不失禮又曰按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今破爲陔夏者以大司樂之文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此祭是助祭之後無算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鄭據大射賓出奏陔夏明不失禮也○禮器○附按此合郊特牲禮器爲一條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 德日下尊也○疏曰此明天道用教以示人聖人則放之以爲德故君立於阼以象日夫人在西房以象月天垂日月以示人而爲至教聖人法天之至教而爲至德 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 犧素何反六經釋文如字舊說音娑不可用下犧象同縣音玄○禮樂之器尊西也小鼓謂之應犧周禮作獻○疏曰罍尊在阼謂夫人所酌也犧尊在西謂君所酌也縣鼓謂大鼓在西方而縣之應鼓謂小鼓在東方而縣之

熊氏云此謂諸侯時祭所用之禮故罍尊夫人所酌若天子之祭則罍尊在堂下故禮運云澄酒在下謂三酒在堂下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則君不酌罍也按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大射禮是諸侯之法此亦諸侯禮而大鼓及應所縣不同者熊氏云大射是射禮此謂祭禮是諸侯祭射有異也按大射注云應鼙應朔鼙又云便其先擊小後擊大則朔鼙應鼙皆在大鼓之旁先擊朔鼙次擊應鼙乃擊大鼓以其相近故云便以其稱朔朔始也故知先擊朔鼙又大射稱建鼓此云縣鼓大射應鼓在大鼓之旁此在東乃與縣鼓別縣者皆謂祭與射別也又曰禮樂之器尊西者鄭據此記而論犧尊貴於罍尊縣鼓大於應鼓也犧周禮作獻者按司尊彝兩犧尊作兩獻尊鄭云獻讀爲大 君在阼夫人在房 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疏曰此以記云君在阼夫人在房故云君尊東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卿大夫以下唯有東房故鄉飲酒鄉射尊於房戶間賓主夾之無西房也士喪禮主婦髽於室在主人西喪大記君之喪婦人髽帶麻于房中亦當在男子之西故彼注亦云則西房也又顧命云天子有左右房此云夫人在房又云夫人東酌罍尊是西房也○附按注謂人君尊東者非是大夫士廟祭無不在阼者以阼爲主位故也非獨人君然也君既在阼則夫人以避君位而在西又

與以西尊客之義不同也或謂本句明言在阼在房故下文言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曰自君而下主賓相接之禮無一不主在東而賓在西豈亦陰陽夫婦之說乎則其義爲難通矣此記偶以陰陽言未博觀而貫通非確論也下文注又强解云象月出西方而東行安得有此事或曰此就逐日之月出言日月出則與月之行何淺或曰考之天象月實係東行日若據此言行則日又與月同東行仍未確也蓋通而言之阼爲主位接賓則爲賓之主祭又爲主祭之人故阼位不煩易也賓爲主之所讓則當以西之客位爲尊夫人雖齊君而必尊君故君主之夫人輔之是夫人非敢居客位避君之位而在西即所以尊君也君之阼爲讓賓夫人又爲避主○而君位常有定而不移如此說則二主位乃貫通無礙不可又別生一義從夫婦起見蓋同一在阼而廟中者○日之象賓與主則爲其常○日當從平常而推其義乃順況廟中見有助祭者亦是賓在西階仍有與平時無異者在也或曰然則禮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者何故曰此是取交義但未嘗由日月言日月之說原未善也 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 大明日也分扶問反○ 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 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月出西方而東行也周禮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

諸臣之所酢○疏曰按上云罍尊在阼當阼階堂上而設犧尊在西當西階堂上而設故君於阼階西嚮酌犧尊夫人於西房之前東嚮酌罍尊又曰引周禮司尊彝者證罍尊與此記中夫人東酌罍尊不同故引以見不同之意 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言交乃和○疏曰君與夫人酌獻之禮交相動於堂上縣鼓應鼓交相應於堂下而堂之上下禮樂交相應會和諧之至極也○禮器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詳見中庸

右祭義一章凡十三條○又章下凡十六條○聖主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方與未登惆悵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說苑○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至也人事至然後祭禮志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之謂至祭者薦者也薦之爲言在也在也者在其道也禮志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饗思終身不忘是之謂在其道○尚書大傳○附按舊本于此條下文重出今刪之○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悽愴怛愓而不能無時至焉悽音萋怛音邑僾音愛○悽變也詭異也皆謂祭祀感動之貌怛僾氣不舒憤鬱之貌爾雅云僾唈也郭云嗚咽短氣也言人感動或憤鬱不能無時而至言有時而至

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悽詭而有所至矣歡欣之時忠臣孝子則感動而思君親之不得同樂也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言所至之情甚大感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屈竭也屈然空然也惆然悵然也嗛足也言若無祭祀之禮空然而已則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禮節文闕然不具也故先王案爲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文謂祭祀節文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爲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爲鬼事也以爲人道則安而行之以爲鬼事則畏而奉之故鐘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濩武汋桓箾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爲悽詭其所喜樂之文也箾音朔賈逵曰舞曲名武汋桓皆周頌篇名箾未詳象周武王伐紂之樂○因說祭遂廣言喜樂哀痛敦惡之意本皆因感動而爲之文飾也喜樂不可無文飾故制爲鐘鼓韶夏之屬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爲悽詭其所哀痛之文也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爲齊衰苴杖之屬言本皆因於感動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爲悽詭其所敦惡之文也師旅所以討有罪制謂人數也有等輕重異也敦厚也厚惡深惡也或曰敦讀爲頓頓困躓也本因感動敦惡故制師旅刑罰以爲文飾卜筮視日齋戒修塗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視日之吉凶史記周文爲項燕視日修塗謂修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凡筵謂祝筵凡于室中東面也饋獻牲也薦進黍稷也告祝謂尸命祝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如或歆饗其祀然也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物取每物皆取也謂祝命授祭尸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授尸

尸嚌之又取肝擩于鹽坐振祭嚌之是也如或嘗之謂尸嚌之如神之親嘗然也毋利舉爵曾云無舉利爵即本篇上文云利爵之不醮也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謂主人設尊酌以獻尸尸飲之如神飲其觴然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此雜說喪祭也易服易祭服反喪服也賓出祭事畢即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荀子禮論○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此節詳見喪禮義篇忌日章下○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愨

其行也趨趨以數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時也愨與趨趨言少威儀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疏曰此記仲尼嘗祭之儀愨質愨謂仲尼奉薦進尸之時其身執事其形貌愨質少威儀其行步促促速疾少威儀舉足而數也

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贛音貢濟子禮反○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自修整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及與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疏曰云也遠也謂容貌自疏遠容也自反也謂容貌自反而修整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覆舉上文言此乃賓客之事夫何神明之及交乎夫何濟濟漆漆之有者覆結之言孝子不得有也其容也遠也王肅以容爲客皇氏用王肅以客有其容爲義其義亦通但於文勢不合又用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者以漆漆非形貌之文漆音近切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者謂民接親親不羊容貌又相附近親親對孝子之辭或容爲客字則是義遠何

須云容以遠又容以自反與客無違相對一字爲容一字反爲客未之有也又王肅爲客字破鄭義明鄭是容字也

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樂音岳又五教反慌況往反一音荒惚音忽○夫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是進熟也薦俎豆與俎也慌惚思念益深之時也言祭事既備使百官助已祭然而見其容而自反是慌惚之思念○疏曰反饋樂成者此天子諸侯之祭自腥而始及設饌進孰合樂樂成定本反饋作及字薦俎者謂薦孰之時薦其饌食之豆并牲體之俎進饌之前與神明而交貴其誠敬進之後人事之盛故序禮樂備百官於此之時君子助祭之人致其濟濟漆漆者賓客之事夫何慌惚之有乎此一句覆結前文子贛問云若孝子自濟濟漆漆何得慌惚思念慮孝子無念親之意此答之也又曰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者謂卿大夫從饋孰始至於反饋之時是進孰也但至與反字於文爲煩故定本又爲及字然皇氏云初祭尸入於室至後出在堂門更反入而設饋故云反饋義當然也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夫音扶當丁浪反○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槩也謂各有所當行祭宗廟者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愨而趨趨○本篇○附按此二條舊本在祭不欲數一條內今提出作傳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閒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朱子集註曰閒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論語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自名謂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己名於下○疏曰自名謂自著己名之時必先稱揚其先祖之美於上而使昭明顯著於後世銘者論

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譔音撰比毗志反下同○烈業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傳著於鍾鼎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顯也自著名以稱揚先祖之德孝順之行也教也所以教後世○傳音附徐音賦一音直專反○疏曰論謂論說譔謂譔錄言子孫爲銘論說譔錄其先祖道德善事功業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者此先祖美善之事也酌謂斟酌祭器謂鍾鼎酌列書著於君之鍾鼎也自成其名謂先書先祖之德於器上又自書己名於先祖銘下也祀祖謂預君祫祭也祀功臣既得銘鼎則得預君大祫令先祖歆銘預祫是尊其先祖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者釋所以必銘之義此文也先稱祖德而已名次於下也爲人子孫能稱揚先祖明示後世使後世敬慕卽是教也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美其所爲美此人爲此銘○疏曰銘者唯壹稱先祖之善

而上下皆得上謂光揚先祖下謂成己順行又垂教於世者
也所稱謂先祖所爲謂己身行業君子有德之士觀銘必見
此二事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
之美
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見賢遍反知音智○明足以見之
其先祖之銘也非有仁恩君不使與其先祖之美也知足以利之利己
名得比於先祖○疏曰爲之者謂爲銘之人也已有類名之
德足以見先祖之美已有仁恩足以與於著上先祖之名言君
必使已爲之也已有知謀足以得己於上比先祖也爲
銘之人備此三事所以爲賢又不自伐是爲恭也○附按與
辛當之謂去聲又按知足以利之言足爲後人之所利
明示後世教也二句注疏說同利己之名得比于先祖是爲
己而謀其利也亦難言賢矣恐失記文之意下句恭字始指
上文身比爲言謂己名得比於先祖之名
下也乃使勿伐與恭字皆有着落

衞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 悝戶而反假加百反○孔悝衞大夫也公衞
莊公蒯瞶也德孔悝之立己依禮以夏之孟夏禘祭○蒯瞶
國人自國也假至也至於大廟謂以夏之孟夏禘祭○蒯苦
怪反瞶五怪反○疏曰按哀二年晉趙鞅納蒯瞶于戚至哀

公十五年傳云衞孔圉娶蒯瞶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通
於伯姬伯姬使良夫往蒯瞶與大子五人迎孔悝於廁强盟之遂
劫以登臺是悝以國迎蒯瞶也蒯瞶得國是孔悝之立己也周之六月是夏之
圍遂入適伯姬氏伯姬與孔悝已得國以後諸侯命臣在於孔悝之
孟夏禘祭之時言此以諸侯飲祭日也按左傳哀十
五年冬蒯瞶得國十六年六月衞侯飲孔悝酒而遂之此
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即遂之故俱在六月○附按或疑疏言
周之六月是夏之孟夏禘祭之時則鼎銘之六月丁亥果
周六月乎夏六月乎而于春秋之時者亦有礙乎否曰
春秋之是夏時與否此當以春秋經之他事者爲證以本
經之事證本經爲至切而必得其實朱子于詩傳以本詩
之語氣神味爲斷而不肯從小序者此即其遺法也戴記
及三傳日月有或夏月或周月皆已與經文無關涉且
或傳文有誤或傳寫有訛者不少矣安得拘滯于此等而厲
經以從傳哉

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
于漢陽卽宮於宗周奔走無射 左音佐又如字右音又又如字難乃旦反■音亦○公曰
叔舅者公爲策書尊呼孔悝而命之也乃猶女也莊叔悝七
世之祖衞大夫孔達也隨難者謂成公爲晉文公所伐出■

楚命莊叔從焉漢楚之川也卽宮於宗周後及得國上叔當
叔武晉人執而歸之於京師寘之深室也射厭也言莊
奔走至勞苦而不厭倦也周旣去鎬京猶名下以爲宗周秋也
○女音汝從才用反○疏曰孔悝是莊叔七世孫
舅左右助之也漢陽卽楚則在漢水之北卽就也宮室
寘於深室也又曰按世本莊叔達生得閭叔穀穀生成
叔烝鉏鉏生右宰穀穀生昭叔起起生文叔圉圉生悝是
叔悝七世也按僖二十八年左傳稱衞侯與晉人盟
於城濮晉侯聞出居於襄牛遂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歂犬射而殺之其大夫
元咺出奔晉訟衞侯衞侯不勝執衞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
室也按左傳無孔達之事而云者傳文不具或衞國史
袞美孔悝故假其功而言之

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
先祖之功流於後世啓右助也獻公衞侯
公曾孫也成叔莊叔之孫成子烝鉏也纂繼也
服事也言衞侯之事欲其忠如孔達
○疏曰啓開也按衞世家衞成公生穆公穆公生定公
定公生獻公獻公衍爲衞侯出奔齊是亦失國也其時亦非成叔之子

乃考文叔與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衞國其勤公家
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 耆市志反解古賣反○文叔者成叔
之曾孫文子圉也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之言事也言文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循其善事躬以安國其勤於公家夙夜不倦
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 若女也言孔悝先祖
之功如此是以銘之使女繼女父之事欲其忠如之也
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辟明也言遂揚君命以明我先祖之德也○疏曰此明孔悝拜受君恩言遂揚君之命又刻著於烝祭之彝鼎
以上稱其先祖公曰叔舅以下至烝彝鼎自著其名於下是以

身比焉比先祖也 言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此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 如莊公命孔悝之爲也莊公孔悝雖無令德以終其事於禮是行之非 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 言此者王室所銘若周公之功○疏曰此因上說鼎銘明先祖之善故此明周公之勳子孫纂之特重於餘國亦先揚之事外祭則郊社者謂依常祭唯社稷以下魯之祭社與郊連文則用天子之禮也內祭則大嘗禘者祫祭在秋也大嘗禘祭在夏也是大嘗禘得用天子之禮所以爲大嘗禘也餘諸侯則不得大嘗禘 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

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 清廟頌文王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褒大也易晉卦曰康侯用錫馬○疏曰小歌升堂而歌下堂下也干戚以玉飾其柄 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天以重其國也 不廢不廢其此禮樂也重猶尊也○疏曰此禮樂謂作記之時也所以明周公之有德而又以尊重魯國也○祭統 ○王制曰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鬯者資於天子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美德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

瓚秬鬯者以配道德也其至矣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唯玉瓚秬鬯乎 白虎通義 ○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 紳大帶也 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廟者貌也其以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也 辟法也 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搒弁者爲文 搒弁或爲振幷當言帝搶 繁飾者有容椓杙者有數 杙者繫牲者也 大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 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椓文章之範 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

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 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此周所因於殷九州諸侯之數○附按千七百七十三諸侯之說朱子不信而今大傳言之庸說也說見王制之篇周制章凡四海之內係 皆莫不聲折玉音金聲玉色 玉音金聲言弘殺之調也 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 與諸侯升歌文王武王之德又以奉舉檣之 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 伋讀曰搖搖然變動貌 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 子成王也 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廧而歌憤於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 畢賤者而然而況尊貴者乎 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泰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爲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子曰吾於洛誥也見周公之

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
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
洽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尚書大傳○高宗
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耳不聽之異雊鳴祖已訓諸王賢臣也以訓道
諫王作高宗肜日肜音融○疏曰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肜祭之日有飛雉來升祭之鼎耳而雊鳴其臣祖
己以爲王有失德而致此異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修德政史敘其事作高宗肜日又曰雉對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
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爲耳不聽之異洪範五行傳云視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不聰時則有介蟲
之孽先儒多以此爲羽蟲之孽非爲耳不聽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大
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劉鄭
雖小異其爲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附九峰蔡氏傳曰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高宗肜日越

有雊雉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於肜日有雉異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至
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疏曰此怪異之事賢臣祖已見其事而私自言曰惟先世至道之王遭遇變異則正
其事而異自消也史錄以爲訓王之端又曰大戊拱木武丁雊雉皆感變而懼殷道復興是異自消之驗也至道之王當
無災異而云遭變消災者天或有譴告使之至道未必爲道不至而致此異○附按注解格字于文勢未合九峯蔡氏傳
曰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詳下文高宗祀豐于昵昵者禰廟也豐于昵失禮之正故有雊雉之異祖已自言當先格王
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今詳蔡傳所解與注不同處無一不
勝故下文備錄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祖已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
視下民以義爲常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言天之下年與民有
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附九峯蔡氏傳曰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言
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義何如耳降年有永有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非天夭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

其命也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永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祖已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祀在于所行義與不義而已
禱祀非永年之道也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
厥德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乃曰其如台祖已恐王未受
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附九峯蔡氏傳曰不若德不順于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孚命者以妖孽
爲符信而譴告之也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民乃曰妖孽其如我何
則天必誅絕之矣祖已意謂高宗當因雊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夫數祭豐昵徼福于神不若德也瀆于祭祀傳
說嘗以進戒意或吝改不聽罪也雊雉之異是天既孚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孽其如我何耶嗚呼王司敬
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胤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
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附九峯蔡氏傳曰司主胤嗣也王之職主于敬民而
已瀆于神非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于昵廟乎○說命曰黷于祭祀時

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
特豐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以上尚書商書○附九峯蔡氏傳曰黷與煩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高宗或
未能脫于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豐昵傳說蓋因其失而正之也○朱子語類問昔侍先生見早晨入
影堂焚香展拜而昏暮無復再入未知尊意如何曰向見今趙丞相日于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
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高安朱氏曰按晨昏展拜事死如事生之意也然幽明陽絕數則瀆矣況人事紛錯心志弗
肅徒循故事何爲○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朱子集註
日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胡氏曰人欲孝
其親心雖無窮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論語○子路
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
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

敬有餘也詳見喪禮義篇統舉喪祭禮章○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有事有所尊事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疏曰言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得酒少知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者儀禮特牲文也○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敎敬也齊側皆反○戒謂散齊也承猶事也○散悉旦反○疏曰承一人焉以爲尸謂承奉一人而尊之爲尸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醍音體淫猶貪也澄酒清酒也三酒尚質不尚味○疏曰醴齊醍齊澄酒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賤厚示民不貪淫於味也又澄酒清酒謂澄齊也以其清於醴齊醍齊故云清酒云齊者云酒故知澄酒惟澄齊也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彼陳酒事故鄭分釋澄爲沈齊酒爲三酒此云示民不淫故知非三酒以三酒之味厚美故也禮運云醴

醆在戶此云在室者在戶之內即云在室以先有玄酒在室之文故云然爾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敎民睦也言祭有酒肉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爵俎○疏曰言因其祭祀之酒肉而於祭之末聚宗族昭穆相獻酬者敎民相親睦也○以上三條坊記

重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六十九卷大學士于敏中家藏本

國朝梁萬方撰萬方字廣菴絳州人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本未竟之書至黃榦乃續成之此本名爲重刊實則改修大致據楊復序文謂朱子稱黃榦所續喪祭二禮規模甚善欲依以改定全書而未暇遂以榦之體例更朱子之體例與榦書合爲一編補其闕文刪其冗複正其訛誤又採近代諸說參以己意發明之其中間有考証而亦頗失之蕪雜如所補學禮書數篇朱子原序本云取許氏說文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此篇萬方乃曼衍及五百四十部之首附以周伯琦之字原非略非詳已無裁制至於以楷書運筆諸法爲一章更爲泛濫又不採古人舊說而惟取近時傅山馮班之論其中傅山一條云亂嚷吾書好吾書好在那點波人應儘分數自知多漢隸中鄖想唐眞魯國訛相如頌布箋老旋一雙摩掩其書名而覩之殆莫能知爲儀禮經傳通解之文也

鄭氏家儀不分卷

〔元〕鄭泳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鄭氏家儀無卷數》提要

義門鄭氏家儀序

禮有文有質。文質大備
周爲盛。而僅存者。儀禮一
書而已。歷代諸儒。或注或
疏。或不明於禮之大分。不

序　一

謹於綱常。其說不同者。要
皆空言汎論。未嘗有實踐
而行之者故也。宋司馬文
正公。本周禮而酌古今之
儀。著爲書儀。有居家雜儀。

冠婚喪祭等禮皆實行之于家以爲後人法。其後子朱子略加去取。定爲家禮。而天下後世始可遵而行之矣。婺浦江有義門鄭氏。自宋迄今十世同居。其孫泳字仲潛。又遵書儀家禮。而以謂古禮于今不能無少損益。必求其可行于今不悖于古者。弁錄其家。日

用常行之禮。編次成書。名曰鄭氏家儀。他日以眂予。予觀而歎曰。商尚質。周尚文。孔子嘗言之矣。古禮之揖讓升降周旋。必至于再三。然求其大本大節。則敬而已矣。今鄭氏知乎此。雖禮器禮物與古小異。而恭踐實行。不失其敬。可謂知禮之本而無質勝于文。豈

不彬彬然可觀矣乎。是編也。寧獨鄭氏一家可行。將見與二書並傳于世。豈曰少補之哉。

翰林學士承旨兼湖廣行省右丞致仕冀郡歐陽玄序。

鄭氏家儀序

葢聞人之生也不能無欲。欲而不得則爭且亂。先王制禮以治其躬。制樂以治其心。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樂極於和。禮極於順。和順而無不治矣。自三代損益不同。歷代亦無定制。舜命契爲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冑子。當時禮樂

不獨行　朝廷之上。蓋欲王於百姓親。神人和。此所以爲堯舜之治。至孔子時。文過乎質。則欲從先進。後世至於文質益廢。時亦

有之矣。又豈命契命夔之事乎。　朝廷之制。既非所敢聞。一家之政。不得不爲防範之節文也。近代有四先生禮。當時朱子已謂二

程横渠。多是古禮難行。溫公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所以家禮多用書儀。今遵家禮而畧有損益者。蓋時或有所禁。而禮樂之

器之文不得不異。吾求其質而已矣。嗚呼是編也。迺吾家日用之儀。序次成書。傳之子孫。使謹守而勿廢。非敢以淑諸人也。

八世孫溫州路總管府經歷泳記

剡鄭氏家儀序

有家必有禮而儀者則禮之文也文公家禮已極善美而余祖復有家儀之輯非悖古也蓋酌時易簡之宜以行文公之禮循祖宗淳藝之舊以為世守之規故其自叙不敢以淋諸人遂未經梓頃之世遠族繁不能以傳寫遍欽甚有不知是書者以致禮文參錯稍謂棄

亂而先人垂訓之意荒矣隆慶二年余率衆輯脩祠宇譜牒其中深悼是書不獲與聖恩録諸書並傳乃與一二同志重求校閲次校

讐刻既成冊開卷瞭然明允騰寫之勞而便觀省之益矣孔子嘆杞宋之無徵以文獻之不足吾家雖仲淵祖傳吾世而是書已放失禮之多缺

如此則嗣是以後主禮之人既游哉禮之文澤雖在後先人之盛將經皆乎是書之擇誅有不容已者然不擇乎先人而擇乎宗盛者先人豈設禮之

嫌而盛則垂存無之義也後人有浚禮義之緒者是書未必無少補云

十三世孫文林郎知西華縣事宗誠刻序

鄭氏家儀

目錄

義門鄭氏家儀

通禮第一

一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以奉先世神主吾家同居十有餘世以事亡如事存之禮以大宗第一世祖沖素府君為不祧之主世世家長主祭男女左右次第排定世滿至元孫則祧藏於墓左至朔望必祭分為三十二卓每卓果品各二楪肴饌二楪每位酒一盞楪一鍾俗節並同（清明端午等節）獻以時物上元添春餅端午重陽添粽冬至添

糍望日則獻楪是日厥明家長率衆子婦詣祠堂前（擊鐘一十二聲）大贊二人先詣（[illegible]人先拜）香案前再拜分立左右唱云參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降神家長盥帨詣香案前贊云上香三上香跪進齊執事者進齊于家長贊云灌齊于茅興拜興拜興平身贊云家長率衆祇奠（望日爲花每位一盃）奠畢贊云辭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家長出坐有序堂男女左右坐定子弟一人鳴鼓（二十四聲）未冠子弟二人於家長前揖分立家長左右衆子婦向家長立定唱云揖平身舉

朔家訓。已冠子弟一人。立於家長左。讀家訓。見家
規。畧云聽聽聽。凡爲子者必孝其親云。畢。贊云揖。
平身。會揖（男女相向一揖）禮畢而退。有事則告。
一正月一日。昧爽。以前正門設香案。焚香點燭。榛三
盞。淨果三。家長率衆子婦立定。家長上香。三上香。
少年子弟二人。於香案前四拜。分立左右。贊云鞠
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禮畢。除夜、冬至、元宵、
禮同。家長率衆參謁祠堂畢。新正於嘉會堂賀年。
家長中坐。其次者夫婦於家長前四拜。婦人夾拜。

拜畢。夫婦相向再拜、而坐。其次夫妻又拜。拜畢。又
坐。次第直至幼小者拜畢。酒果三行。籠炊一雙。會
饍而退。
一四月一日。係初遷之祖。遂陽府君降生之朝。前一
日陳設於有序堂。是日厥明。家長率衆子婦盛服。
迺依木主。請於有序堂行一獻禮。大贊二人。於香
案前再拜。分立左右。唱云祭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家長行禮。小贊二人。請家長前云。請沃盥。沃盥授
巾。請詣香案前。上香。三上香。跪進齊。灌齊于茅。授

爵。俯伏興。家長致齊于筵。（小贊云）即席鞠躬拜興拜
興平身。復次就次。大贊云。各請坐。未冠笄者立侍。
左右從者舉几。（執事設小卓一椅一隻於中堂）隻。（大贊云）講者就坐。（子弟一人。一揖而坐。大贊云）從者鳴鼓。（一十五聲。大贊云）舉明宗譜。（弟子知書及聲音清亮者爲之、讀畢一揖而退）大贊云。禮畢、酒三行、籠炊各一
雙、果點。團揖而退。
一授官以肴二味。果蔬各一。酒二盞。祝板云。維年月
日。孝孫某。（用家長名）敢昭告于　祖禰之神。某之從姪
或從孫。某。於某年月日蒙　恩除授某官。奉承先

訓。獲霑祿位。餘慶所及。不勝感慕。謹以酒肴。用伸
虔告。　封贈止告父母。或祖考妣。是日於祠堂前。
用淨水洗刷去舊日神主粉面。再換淨粉塗之。俟
乾改之。顯考某府君。今封贈某大夫。或郎官神主。
顯妣某氏安人。今贈某氏淑人或宜人神主。外、面、
改。陷中不改。　奉主出就正寢。然後行禮。如常祭
儀。用黃紙書祝。爲之焚黃。　維年月日。孝子某。或
介子某。今贈某大夫。或郎官。敢昭告于某奉某月
某日　誥命。或勑命。顯考某府君。今封贈某大夫

或郎官某奉承先訓竊位於朝祇奉恩慶有此褒贈祿不及養推咽曷勝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祇薦祭事尚饗

祭物

京果二盤　時果二盤

時蔬二盤　脯脼二盤

饈飰二盤　果合二個

冠禮第一

一吾家子弟年十六許行冠禮皆要通背四書五經正文講說大義否則直至二十一歲必父母無期已上喪始可行之（大功未葬亦不可行）先期告于祠堂家長率將冠者設肴饌果蔬焚香點燭再拜家長致齊于筵跪執事者進齊家長灌齊于茅執事再斟酒讀祝維年月日孝孫某敢昭告于　祖禰之前某之子某或從弟從姪某之子年已長成今選來日加冠於其首謹以酒肴用申虔告敢　告俯伏興再拜而退

一戒賓古禮筮賓今不能然但擇朋友賢而有禮者爲之（賓者贊者從之先期遣人奉書請之）

一宿賓前一日請賓宿于外館酒饌延賓是日行禮主人率衆子弟皆盛服立於阼階下東西向執事者深衣幅巾納履升階上下周旋進退揖讓之度習於自然不得紊亂廳上西邊爲冠者房（贊者隨後）

一陳設習禮吾家正廳北向以賓居東位以主居西位設盥盆帨巾於東西阼階下設卓陳三加冠服

於東阼階下。設卓奠觶於西阼階下。於廳上西邊
北向設冠席。席前設小卓陳果脯。乃用醴又設几陳
酒樽。用醴又設賓主之位於廳阼階上。東西向。大門
口設席二片於地。東西向。大贊一人立於阼階西
邊東向賓至門外。儐者至阼階下南向云、賓至矣。
大贊云主人迎賓升堂。主贊二人請主人前云請
迎賓。○引至大門外東向。賓贊二人引賓西向。主
贊云請卽席。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請升堂。○引至
門內相向。主贊云、少立揖、平身。○引至阼階下云、

少立揖平身請升階升階就次。至阼階上。賓主相
向。大贊云。贊者盥帨。升自西階入房南向。又云儐者
設筵。儐者抱席升自西階。設於廳西間。少偏南向。
大贊云。將冠者由房南向。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
端賓揖冠者卽席。賓贊云、揖平身。○贊者云請卽
席。贊者立於冠者後。隨冠者出入。大贊云。賓降主
人亦降。賓贊云、降階少立。○主贊如之大贊云主
人揖賓盥帨。主贊云揖平身。○賓贊云。請詣盥洗
所盥手帨手。復次至階下。○少立大贊云。主人揖

賓升堂。主贊云揖平身請升堂升階就次。○賓贊
如之大贊云。將冠者跪。贊者合紒。畢大贊云。從者
以巾盤進。賓降一等授之。賓贊云。請授巾降階授
巾升階。大贊曰。始加元服。賓贊云、請加元服。○引
至冠者席前賓祝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
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賓贊云、跪、請加
元服。興復次就次。大贊云。贊者卒事。整巾畢。贊者
云、興。大贊云。賓揖冠者釋服。賓贊云、揖平身。○贊
者云、請釋服。○贊者取笄櫛隨後入房少息。大贊

云。冠者出房南向。賓揖。冠者卽席。賓贊云、揖、平身
○贊者云、請卽席跪、大贊云。從者以巾盤進賓降
二等授之。賓贊云、請受巾降階受巾升階大贊云
再加元服。賓贊云、請加元服、○引至冠者席前、賓
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愼爾德。眉
壽永年。享受胡福。賓贊云、跪再加元服。興復次就
次。大贊云。贊者卒事。整巾。○贊者云興大贊云賓
揖冠者釋服。賓贊云揖平身贊者云請釋服少息
大贊云。冠者出房南向賓揖冠者卽席。賓贊云揖

平身贊者云請即席跪大贊云從者以巾盤進賓
降三等受之賓贊云請受巾降階受巾升階大贊
云三加元服賓贊云請加元服○引至冠者前賓
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
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賓贊云跪三加元服
興復次就次大贊云贊者卒事整巾○贊者云興
大贊云賓揖冠者釋服賓贊云揖平身○贊者云
請釋服大贊云冠者出房南向賓揖冠者即席賓
贊云揖平身○贊者云請即席大贊云賓降主人

亦降賓贊云降階少立○主贊如之大贊云主人
揖賓滌觶主贊云揖平身賓贊云請滌觶滌觶滌
觶復次就次大贊云主人揖賓升堂主贊云揖平
身請升堂升階就次賓贊云請詣酒尊所大贊云
贊者酌酒賓受酒就筵北向祝之○賓祝曰旨酒
既淸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
考不忘大贊云冠者再拜贊者云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大贊云冠者升席受觶賓復位東向答拜賓
贊云就次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大贊云冠者就席

前跪左執觶右祭脯脯祭酒三興就席末跪啐酒
興降席授贊者觶奠觶于几冠者即席賓東向答
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者退自賓左冠者拜之
贊者答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賓降階西向主人
降階東向冠者降階少西南向賓贊云降階少立
○主贊如之大贊云賓字冠者字之曰令月吉日
禮儀既備以某爾名以某爾字爰字孔加于士攸
宜宜之于嘏福祿永綏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不夙
夜祗奉賓自作冠辭亦可大贊云禮畢賓出就次

賓贊云請出就次○主人請禮賓大贊云主人以
冠者見於祠堂主人以冠者父至祠堂再拜上香
跪告曰某之子某今日冠畢敢見
一禮賓主人以酒饌延賓及儐贊者酬之以幣而拜
謝之禮物隨宜
一或因事故倉卒權從簡便前一日告祠是日請廳
事大贊一人立於阼階上東向唱云加冠行禮家
長中坐其次左右而坐大贊云儐者設筵儐者設席於房
上中大贊云將冠者出房南向即席鞠躬拜興拜

興拜興拜興平身跪贊者合紛畢從者以巾盤進
家長授巾祝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
爾承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大贊云跪請加元服
興入房釋服少息大贊云冠者出房南向即席鞠躬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請字冠者禮畢家長以
冠者見於祠堂　餻炊各一雙雞子果子隨宜茶
湯而退
是日於嘉會堂拜諸尊長冠義曰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今則難行但於拜時母爲之立可也下見諸父及見做此

一按家禮冠位有宗子長子庶子之分竊謂各自爲
宗者故嫡子以著代成而尊之古禮皆冠于廟庶
子則否吾家同居非一宗則以家長爲主不必分
嫡庶但冠者則依衆子例所重者責其成人之始而已矣
笄禮笄即簪也婦人首飾也女子笄則當許嫁然嫁比於二十歲不嫁則爲非禮也
一女子年十五已上皆可行之擇日告廟陳設一如
冠儀以主母爲主人親姑或親婆爲賓但於中堂
行禮止用初加祝辭醮辭笄辭禮畢主母以笄者
見於祠堂於嘉會堂拜諸尊長禮賓皆如冠儀會茶而退

婚禮第三

一男子年十六至三十歲女子年十四至二十歲身
及主婚者無朞已上喪皆可成婚必先媒氏往來
通言問名俟女家許之然後過年月吉帖今世俗
便用紅紙過三代帖過帖之後便用猪羊盤合衣
服花果之類爲之暖親盤乃行聘定
一聘定者用綵段多不踰十或花或茶餅釵釧之類
貧富隨時或用四六啓簡或用五提頭各隨風土
擇日告廟設饌果蔬酒家長詣香案前上香再拜
興祭齊于筵即席跪執事者進酒家長灌齊于茅

興讀祝維年月日孝孫某敢昭告于　祖禰之神
某之子或從弟從姪某之子年已長成未有伉儷
已議親某郡某縣姓名之女今選某月納定謹以
酒肴用申虔告敢　告
如女除未有伉儷句云已許嫁某郡某縣姓名之
子謹以後同
納采具書納其采擇之禮即今世俗年月帖也
某州某縣某宅

一本房長男甲子某月某日吉時生

右議親次

某年　月　日吉帖不用单行单字

三代帖式可漏子

某州某縣某宅

一三代

曾大父

大父

父某或封贈大夫郎官

一本房長男次幼甲子某日吉時生

一外家某處某宅

右今與

某郡某縣某宅

某親家第幾女某擬封議姻所有籍帖色綵隨帖

納上謹帖

某年　月　日定婚正帖不用單行

納幣箇式可漏子

忝眷具位姓某

右某伏承

尊親家某官

令愛某小娘擬封與某長子或舍姪某締姻者

言念云云聘儀菲甚剛楮是條

謹奉書以

上伏惟親慈俯賜

鑒念不宣

某年　月　日忝眷姓某謹書

禮物狀式

忝眷姓某

禮物

禮書朋緘

色綵若干

金釵壹雙

銀鐲壹對

右馳

上專充小兒或舍姪聘定之儀伏惟

親慈俯賜容納謹狀

某年　月　日忝眷姓某謹狀

一親迎奠雁之禮壻家請媒氏通問日期俟女家許之然後遣迎父醮其子而命之迎先設卓子酒注盤盞於廳事阼階上主人盛服坐於廳之東序西向設壻席於其西北南向壻升自西階立於席前南向贊者取盞斟酒詣壻前壻再拜升席南向受盞跪祭酒興就席末跪啐酒興降席授贊者盞又再拜進詣父前東向跪父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率以敬若則有常壻答曰惟恐不堪不敢

忘命俯伏興主人告于祠堂如納幣儀壻出乘馬女轎隨後同至女家門外主人出迎壻入奠雁贊二人引主人 郎丈人 于大門外西向云主人迎壻升堂郎席翰躬拜興拜興平身請升堂壻贊二人亦云請升堂從者執雁隨後從之引至大門內主人與壻相向少立贊云揖平身主贊亦如之至阼階下贊云少立平身主贊如之請升階升階就次主贊如之至席前贊云跪奠雁壻親執雁奠至席前地上主人從者執雁至女房贊云興 請出乘馬

主人送至門外授綏於壻 郎馬韁繩 雁用左首以生色繒交絡之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程子曰取其不再偶也女轎至廳上南向主人引女告于祠堂畢贊者取酒如壻禮姆導女乘轎父命之曰敬之戒之夙夜無違姑舅之命母送女至廳門外爲之整箱入帔命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爾閨門之禮出門同壻而往壻家

一妻父與女壻有拜答拜之禮古人重大婚之始之意也冠禮子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

母之於子兄之於弟且有拜禮所以重成人之始故曰成人而與爲禮也觀古人重成人之始之意則知古人重大婚之始之意也

一合巹 郎小葫蘆鋸作兩杯古人云共瓢而食合巹而酳

壻婦交拜壻至是日立於廳門外阼階下俟女轎歸門出轎贊二人引壻降階云降階升階壻揖婦入揖平身引至新房設卓子二隻東西向倚二隻卓上果蔬肴饌杯筯執事者執注立於壻婦之後又設席二片盥盆帨巾各二贊二人贊云壻婦沃

拜壻荅拜典拜典平身從者
斟酒祭酒擧肴壻揖婦飲揖平身從者再斟酒壻
揖婦飲揖平身從者合巹分至壻婦之前從者斟
酒壻揖婦飲揖平身禮畢壻出于外
一媒人花燭男賓宴於外廳女賓會於中堂果蔬肴
脯湯五品不用樂不請鸞家衆宴於眉壽堂籠炊
一雙肴不過三酒不踰五圓揖而退
一次日婦見於家長舅姑及諸尊長四拜畢退於眉
壽堂酒果三行爲之喜酒

一冢子婦饋食於舅姑中堂設卓二隻果蔬按酒食
品以五進每進各四拜畢舅姑禮之設果蔬于新
室食品亦五進
一三日婦見於祠堂壻拜于中堂家長授以家規會
茶而退 詳見家規
一壻往婦家見丈人迎送揖讓如客禮拜卽跪而扶
之見丈母閨門左扉立于門內壻拜于門外有幣
無者隨儀次見婦黨諸親丈人禮壻如常儀幣帛
隨時用之

婚禮雜儀
一曾子問於孔子曰婚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
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女壻之父母死則
女家亦使人弔壻家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
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父母伯父致命女
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
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婿免喪女之家使人
請壻弗娶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一曾子問曰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

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途而女之
父母死則女反女壻親迎女未至 入門 而有齊衰
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
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卽位而哭曾子曰除喪則
不復婚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
初
一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
於祖廟不祔於祖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
之黨示未成婦也

一曾子問曰取婦有吉日而女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一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子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一得子滿月於和義堂南向用毳工剃胎頭設卓子用果子三楪茶三盞焚香點燭父命之名毳工念詩剃畢就嘉會堂母子拜諸尊長會茶而退家長同主母引母子告于祠堂肴饌如納幣儀祝板但

云某之子某得子女名某今彌月謹以酒肴後同

若過房某之子某過房為嗣謹以後同

喪禮第四

一疾病遷居正寢屬纊以俟氣既絕乃復侍者以死者常服之衣一件于中霤簷前北面以衣三呼曰某人呼畢捲衣覆尸上男女哭擗無數

一立喪主凡主人謂長子長孫以奉饋奠其與客為禮則同居之尊且親者為之擇親房知禮能幹者典喪事若護喪司書司貨之屬訃告于親戚朋友式見後妻子婦妾皆去冠及上服披髮男子扱■衽披髮徒跣男子為人後女子已嫁者則否諸有服者皆去華飾

一沐浴執事者設幃及牀遷尸其上南首覆以衾侍者以湯入主人以下皆出幃外北面侍者沐髮櫛之晞以巾撮為髻抗衾而浴拭以巾剪爪并沐浴餘水巾櫛掘坎于屏處潔地埋之

一襲衣執事者陳襲衣于堂東壁下置牀于沐浴之西浴竟遷尸其上侍者舉衣以入悉去舊時衣及復衣易以新衣徙尸牀置堂中間

一為位喪主坐於牀東衆男子應服三年者坐其下皆藉以藁同姓期功以下各以服次坐於其後皆

西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於牀東北壁下南向西上藉以席薦主婦衆婦女坐於牀西藉以藁同姓婦女以服爲次坐於其後皆東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於牀西北壁下南向東上藉以席薦妾婢立於婦女之後别設幃以障內外異姓之親丈夫坐於帷外之東北面西上婦人坐於幃外之西北面東上皆藉以席以服爲行無服者後若內喪則同姓丈夫尊卑坐於帷外之東北面西上異姓丈夫坐於帷外之西北面東上乃領喪主哭盡哀

一飯含執事者設錢箱米盌于堂東壁下主人左袒侍者執錢箱米盌以從乃舉覆面以匙抄米入于口中并實一錢畢侍者卒襲加深衣履覆以衾夜則寢于尸旁藉藁枕塊期以下寢于側近男女異處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

一小斂死之明日厥明執事者陳小斂衣衾于堂東北壁下設卓子于阼階東南置奠饌及盃注於其上巾之設盥盆帨巾各二于饌東設小斂牀施薦席褥于西階之西鋪絞衾衣舉之升自西階置于尸南先布絞之橫者三於下乃布縱者一於上侍者盥手舉尸男女共扶助之遷于牀上先去枕而舒絹疊衣以藉其首乃卷兩端以補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兩脛取其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尸左衽不紐裹之以衾而未結其絞未掩其面蓋孝子猶欲見其面也斂畢覆以衾喪主主婦憑尸哭擗男子袒而括髮齊衰以下袒而裂布以免婦人亦用麻繩髽髻乃遷尸牀于堂中執事者舉饌升自阼階至靈座前祝焚香洗盞斟酒奠之喪主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哭以哀至不哀而則以哭止又成居喪不當盡哀者以哭止也哀至而哭若不哀而哭是欺其親也卒哭無時代哭不絕可廢

一大斂小斂之明日執事者陳大斂衣衾奠具如小斂之儀舉棺入置于有序堂中少西侍者置衾於棺中垂其裔於四外侍者與子孫婦女俱盥手掩首結絞共舉尸納于棺中實生時所落髮齒及所剪爪于棺角又揣其空缺處卷衣塞之務令充實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次掩右令棺中平滿喪主主婦憑哭盡哀乃加蓋下釘覆柩以衣設靈座魂帛靈牀于柩東乃奠喪主以下各歸喪次

一奠執事者以卓子置脯醢升自西階祝盥手洗盞
斟酒奠于尸東當肩布之
一成服大殮之明日厥明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
位然後朝哭相吊如儀主人及兄弟始食粥妻妾
及期九月者蔬食水飮不食菜菓大功以下異門
者各歸其家立銘旌用絳帛或九尺或七尺廣終
幅題生時名號行第功布用麻布長四尺五尺垂
髮
一朝夕奠（朝夕奠謂陰陽之時思其親也）成服後每日晨起主人以

下各服其服入就位尊長坐哭卑幼立哭侍者捧
盥櫛之具于靈牀側奉魂帛出就靈座然後朝奠
用菓蔬脯醢斟酒哭盡哀食時上食至夕進夕奠
奉魂帛入就靈牀朝奠未徹夕奠將至然後徹去
朝夕之間哀至則哭朔望設饌有新物則薦之
一吊奠賻凡來吊者必素服奠用香茶燭酒果賻用
錢帛先具刺通名乃入喪主哭以俟護喪出迎賓
賓入至廳事進揖曰竊聞某人傾背不勝驚怛敢
請入酹併伸慰禮護喪引客入至靈座前哭盡哀
再拜焚香跪酹茶酒俛伏興護喪止哭者祝跪讀
祭文奠賻狀於賓之右畢興賓主皆哭盡哀賓再
拜喪主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亦哭東向答拜進
曰不意凶變某親奄棄色養伏惟哀慕何以堪處
喪主對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伏蒙奠酹併賜
臨慰不勝哀感又再拜賓答拜又相向哭盡哀賓
寬譬喪主曰修短有數痛毒奈何願抑孝思俯從
禮制乃揖而出喪主哭而入護喪者送至廳事茶
湯而退喪主以下止哭

一治葬古者三月而葬或踰月前期擇地之可葬者
或依祖墳而祔者（禮記云附葬者不筮宅謂前人筮也）世俗信陰陽
之說先擇山地以風水雄結龍虎環繞以爲子孫
富貴之兆又多不同猶豫狐疑不決又或年月不
利或至踰年多至二三年不葬者經云卜其宅兆
而安厝之殊不知入土爲安古人云求勝公之佳
城須積叔敖之陰德爲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尸
棺暴露而求其安樂耶悖禮傷義無過於此
一開塋域祠后土以菓子二件菜二件脊饌二味羹

飯香燭再拜斟酒致乎神位前從者進酒主人祭
齊于茅讀祝維年　月　日義門鄭某敢昭告于
后土氏之神某卜於此地營建宅兆或安厝某府
君某安人今選今月吉日用工之初仰賴　神庥
俾無艱咎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祗薦于　神尚饗
造寘器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像人而用之也　下帳　苞　筲
甕此皆不用壙誌石不拘
開穴深淺或五尺七尺懸棺而窆之太深有水府
君安人共穴先用磚甃以石灰砌定中間隔為兩

穴上用石板蓋之如不用磚石者但用秫米糊調
石灰粥以石子沙土一層灰粥一層以滿為度棺
上亦以石子沙土灰粥厚尺餘至年月久遠堅固
似石此為便法
一遷日出殯遷柩祝跪告曰今以吉辰遷柩敢告孝
子奉主朝于祖祝以箱奉魂帛新主詣祠堂前男
婦隨後輕服次之命役夫遷柩於廳事升車設祖
奠祝跪告曰永遷之禮神靈不留今奉柩車式遵祖
道敢告厥明遷柩就轝祝告曰今遷柩就轝敢告

乃設奠祝告曰靈輀既駕往即幽宅載陳遣禮永
訣終天敢告發引柩行方相等前導及墓下棺乃
窆乃入土而漸築之下誌石復實以土而堅築之
一題主善書者盥手於墓前先題陷中故某官諱某
字某第幾神主粉面故某大夫或郎官某府君無
官以生時所稱顯考或祖考某府君神主題畢祝
跪告曰形歸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
舍舊從新是憑是依畢懷之興伏位
一反哭至家主人以下哭于靈所祝奉神主入置于

靈座未葬而奠既葬而虞始用祭祀
一虞祭日中而虞或墓遠但不出是日就所在祭之鄭氏日骨歸于土魂炁則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彷徨三祭以安之
執事者陳器具饌果子六件菜蔬脯醢各三件米
麵魚肉各一件醋一楪炙三進匙筯酒茶羹飯主
人已下皆哭敘立大贊一人再拜升立唱云參神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降神小贊二人請孝子前云
請沃盥沃盥授巾詣香案前上香三上香跪進
爵灌酒于茅授爵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復次就

次大贊云饋食小贊云請饋食饋食于筵伏次就
次大贊云初獻致享于神小贊云請致享請詣祠
座前致齊于筵卽席跪進齊祭齊于茅授爵俯伏
興平身從者奉炙跪讀祝執事者以祝板云維年
年　月　日孤子某母亾稱哀子父母俱亾稱孤
哀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府君或安人日月不居
奄及初虞夙興夜寐哀慕不寧謹以潔牲柔毛或
剛鬣庶羞粢盛醴齊哀薦祫事尚　饗(祫欲其合於先祖也)
小贊云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復次就次大贊云

亞獻致享于神(小贊云如初獻但不讀祝)終獻如前大贊云
侑食小贊云請侑食侑食于神孝子上匙筯小贊
云卽席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復次大贊云薦茗小
贊云請薦茗薦茗于筵復次就次大贊云辭神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迺柔日再虞(乙丁巳辛癸爲柔日其禮如初虞改祫事爲虞事)　迺剛日三虞(甲丙戊庚壬爲剛日其禮如改虞事爲成事)
一卒哭家禮三虞迺剛日卒哭吾家以三月卒哭古
者三月而葬葬畢卽虞虞畢卒哭祝板改三虞爲
卒哭哀薦成事其禮竝同虞祭來日躋祔某祖考
尚饗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時言其久也
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故此
祭漸用吉禮
一祔祭請主宗子于祖考前再拜　告曰孝曾孫某
敢昭告于顯曾祖考某府君今以躋祔事敢請神
主出就正寢敬申薦奠奉神主入位
一禮記曰男子祔於祖則祖母配婦人祔於祖姑則
不配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卑者不敢授導

喪服小記曰孫死祔於祖祖在中一以上而祔祔必
以其昭穆而祔於祖姑祖姑祔於曾祖姑皆不哭
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注以其非正春
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其禮竝同虞祭(其大小贊亦同)
一陳設用牲祭于亾人之祖無牲淸酌庶羞之奠亦
可　一卓亾人祔食　但祝板云維年　月　日
孝孫某或曾孫某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敢昭
告于顯高祖考　高祖妣　或曾祖考府君　曾
祖妣安人躋祔孫某府君尚　饗亾人前祝板云

孤子云謹以朖羞之奠薦祔事于　顯祖考某府君　祖妣某氏安人尚饗　婦人稱祖妣某安人

一位尚饗

一小祥（祥吉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一十三月。男子以練服爲冠。去首絰負版辟領衰。婦人截長裙不曳地。應服朞者改吉服。禮如忌日。祀如虞祭改奄及

小祥薦此常事。始食菜菓。

一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個月。陳禫服禮如前。但祝改小祥爲大祥。常事爲祥事。祭主奉神

主入祠堂徹靈座。斷杖棄之。飲酒食肉而復寢。

一禫（淡然平安之意）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大祥後中月而禫間一月也其禮如前但祝板改大祥爲禫祭祥事爲禫事

一治棺油杉爲上。柏次之。土杉爲下。其制方直頭大足小。僅取容身。勿令高大及爲虛簷高足。內外皆用灰漆油布。棺裡用七星板。今人用樒木板亦可。無漆止用油布爲便

一代報凶狀式（以孝子方哀痛不暇故子侄代爲之報）

右某泣血言。罪逆不孝禍患所鍾。親老不幸於某日去世。扳慕號絶。無所赴愬。仰恃親誼。專狀報聞。伏乞照察。謹狀　年　月　日孤子姓某狀

一茹素日期

斬衰齊衰三年二十四月。杖朞不杖朞三月。齊衰五月。一月大功九月。一月小功五月。十五日緦麻三月七日

一立銘旌（用絳帛七尺或九尺廣終幅題生時名字）功布用麻布（長四尺五寸垂髮）

一服制

一斬衰三年（斬不緝也用極粗生麻布以竹爲杖草履衰衫冠絰俱詳見后喬男子首絰婦人蓋頭）

其正服則子爲父也。其加服。嫡孫父卒爲祖。及曾祖高祖承重也。父爲嫡子當爲後者也。（洪武七年減報服爲朞服今遵王制）其義服則婦爲舅也。夫承重則妻從夫服也。爲人後者爲其後父也。後父卒爲祖高曾祖承重也。其妻亦從夫服也。庶子之妻爲夫之所生父母也。妻妾爲夫也。

一齊衰三年（齊衰用次等生麻布以桐爲杖蓋頭首絰）

其正服則子爲母也。其加服嫡孫父卒爲祖及曾高祖母承重者也。母爲嫡子當爲後者也。其義服則婦爲姑也。夫承重其妻從夫服也。爲人後者爲其後母也。後父卒爲祖母高曾祖母承重者也。其妻亦從夫婦也。爲繼母也。繼母爲長子也。爲慈母謂庶子無母而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已也。妾生子謂父正室曰嫡母。洪武七年著孝慈錄父母俱斬衰今遵 皇制母竝斬衰母報亦減爲朞

一齊衰杖朞

其正服嫡孫父卒祖在爲祖母也。雖服除仍心喪三年。其妻從夫服也。其義服夫爲妻也。父母在則不杖也。

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謂父卒爲祖母也夫爲妻也

一齊衰不杖朞（冠絰皆用麻布）

其正服孫爲祖父母也。祖爲嫡孫也。會典減爲大功今遵 皇制女適人爲父母也。父母爲嫡子衆子也。女適人爲祖父母不降也。爲親伯叔父母也。爲親兄弟姊妹也。（嫁大功）舅姑爲嫡婦也。爲親姑也。（嫁大功）凡男出繼爲本生父母也。爲親兄弟之子也（卽姪也）

一齊衰五月

其正服爲曾祖父母也。女適人不降也。

一齊衰三月

其正服爲高祖父母也。女適人不降也。

一大功九月（用粗熟麻布）

其正服爲從兄弟姊妹（謂伯叔父之子也）爲衆孫男女也。其義服則爲衆子婦也。爲兄弟子之婦也。爲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子之婦也。夫爲人後者其妻爲本生舅姑也。女適人爲親伯叔父母也。爲親兄弟也。兄爲親姊妹也。同母異父之兄弟也（本該不杖朞今但同母蓋恩繼于母不繼于父也）

一小功五月（用熟麻布）

其正服爲祖之兄弟姊妹也（卽叔公叔婆姑婆也）爲夫之姑姊妹也。爲兄弟妻也。爲夫之兄弟也。爲同母異父

之兄弟之姊妹也。姊姒婦也。爲外祖父母也。爲母
之兄弟也。爲再從兄弟也。爲嫡孫婦也。爲堂姊妹
也。爲從伯叔父母也。外甥（即姊妹之子）

一緦麻三月

其正服爲從曾祖父母爲從祖伯叔父母。再從伯
叔父母。三從兄弟再從侄從侄孫曾祖孫曾孫玄
孫衆孫婦也。女適人爲父堂兄弟也。堂姊妹也。（嫁無服）
其義服爲妻子父母也。（妻亾別娶亦同）爲女壻也。外孫
舅姑之子。兩姨之子也。爲同爨也。爲朋友也。爲改

葬也。爲師也。

一凡男爲人後者。女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其
私親亦爲之降也

一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者則制其服而哭之若除
重喪而輕喪未滿以終日子

一禮記大傳篇云四世而緦。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
世親族竭矣。外族皆可議。

一禮記檀弓云子路問于孔子曰。傷乎貧也。生無以
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
之謂孝。歛手足形還葬。有棺而無槨。稱其財。斯之
謂禮。貧而厚葬非徇禮也。

一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吊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
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吊。不亦
虛乎。

一禮記云五十不毀。六十不至毀。七十者雖衰麻在
身飲酒食肉處于內。八十者齊喪之事弗及也。

一子游問喪具孔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烏
乎齊。孔子曰。有無過禮。若無矣。歛手足形。還葬懸

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

一世俗喪葬皆惑于釋老吾家以孝義表門喪葬儀
式。一遵文公家禮釋老之說巳有條格禁止子孫
當世世謹守而弗失也

祭禮第五

一竊聞祭以明宗。古者大宗統族，百世不遷，非宗子不祭，或請於宗子而祭。今大宗之嫡子廢，凡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皆曰小宗。伊川、文公旣以服未盡定祭四世，四世之外則當祧。吾家義居，非一宗也。而義門第一世祖冲素府君，乃一家之所出，而以爲大宗不祧之主，世世家長主祭。餘宗則止於四世，每宗見於祝上，年月前後則總書之，爲一祝。如此則宗雖多而不紊，世雖遠有統矣。

曾子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王無二主，未知其爲禮。

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傳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旣陳，籩豆旣設，牲醴旣備，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不侑，少酳不酢而已矣。

通典旁親之喪不廢祭議

東晉穆帝太和六年五月九日，安平王薨，博士孫欽議：禮有死於宮中，難闕一時之祀。

又按魏高堂隆議：平原公主薨，二月春祀不宜闕。臣聞伯叔父、同産兄弟、庶子庶孫及次妃以下，天子諸侯則降而不服，於四時之祭無闕廢禮也。漢文帝前代盛德之君，猶不忍以三年之喪妨廢孝享，割損年月，早葬速除，追思祖考，念在蒸嘗，所以重宗廟也。

一四時祭祀，家禮卜日，吾家但以四季仲月望日行事。

春祭曰礿　夏祭曰禘　秋祭曰嘗　冬祭曰蒸

前期三日齋戒　前一日設位　陳器　省牲　萊滌器　具饌（主人深衣省牲蒞殺）禮物每卓果子六楪　菜膳各三楪　米麵魚肉各一楪　炙三楪　醋一楪　羮飯各一器，務令精潔。未祭之前，勿令先食及猫犬所汚。是日昧爽巳前，家長率衆子弟詣祠堂香案前，盥手焚香，跪告曰：孝孫某敢告于祖禰之神，令以仲（春夏／秋冬）祭祖，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修歲事，敢告。奉神主入位畢（設盥盆帨巾於香案之東），大贊一人再

拜升立香案左唱云叅神衆皆依次叙立又云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司過就次以子弟一人讀書知禮者爲之升於
香案前再拜跪告曰祭祀務在孝敬祗對祖考以
盡報本之誠其或行禮不恭離席自便與夫一切
失容之事違者罰一十拜。司過有違一倍其罰狥
情不言。五倍其罰。祖考如存。各宜恭肅。與與大贊
對立。大贊云主祭降神。小贊二人詣家長前云。請沃盥沃
盥授巾請詣香案前上香三上香跪進齊灌齊于
茅授爵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伏次就次

朱文公曰酹酒古者飲食必祭今以鬼神不自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有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或問酹酒是少傾是盡傾文公降神是灌齊盡傾也○古禮用鬱鬯降神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所以求神今此禮既難行但用焚香酹酒以代之也
大贊云主祭饋食小贊云請具食具食于筵執事
奉羹飯于筵畢大贊云初獻致享於神分獻各行致享。
小贊云請致享請詣神座前致齊于筵執事者執酒注主祭
率分獻子弟於各神位前斟酒畢。小贊云[illegible]跪進齊執事者取
考妣前酒進于主祭。小贊云祭齊于茅授爵進齊于茅授
爵俯伏興從者奉炙畢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請詣

香案前大贊云主祭跪衆次者皆跪讀祝人子弟一人爲司
祝聲音清亮者讀之
維年 月 日 孝孫某敢昭告于用家長主祭名字
義門第一世祖考冲素府君
義門第一世祖妣傅氏安人
顯高祖考
顯高祖妣
顯曾祖考
顯曾祖妣

顯祖考
顯祖妣
顯考
顯妣 以
某人祔食
孝玄孫某敢昭告于
顯高祖考
顯高祖妣 曾祖考 祖禰照前各枝依位次排列讀畢
氣序流易時惟仲春夏秋冬追遠感時不勝哀慕謹

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祗薦　歲事尚饗
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孫祔於祖世溯依朱子例祧藏於墓姊妹晝於
兄弟亞獻　終獻一如初獻。大贊云侑食小贊云
請侑食侑食于神每位俱添酒上筯畢。小贊云卽席鞠躬
拜興拜興平身退立於門左小贊引主祭于門外左邊立大贊
云祝登堂闔戶祝闔門至中門前日噫歆噫歆噫歆大贊云
開戶主祭復次小贊云復次就次大贊云主祭薦
茗小贊云請薦茗薦茗于筵畢獻茶。小贊云伏次
就次大贊云主祭受釐釐福也祝詣祖考前取米麵魚肉酒飯共作一枡至

香案前。小贊云請受釐請詣香案前卽席跪進齊
祭齊啐齊授笇祝進嘏辭祝曰祖考命工祝承致
多福于汝孝孫賚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
田眉壽永年勿替引之小贊云祝進黍飯卽就黍嘗
之拾于左袂卩袖掛袂于季指祝進酒卒飲授笇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少卻退右邊小立大贊云祝告
利養祝曰利成問侍養之事成畢也如何荅孝子奉養之
大贊云祝復次主祭已下皆再拜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主祭復次小贊云復次就次大贊云司過舉

言司過詣香案前再拜跪告曰氣序流易感時追慕謹以潔牲
乃陳籩豆酹酒于茅進饌而侑尚祈鑒歆是福是
祐祀事既畢無過可舉有過卽舉罰拜畢。大贊同司過
再拜各還本處大贊云辭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禮畢闔揖而退
納主于匣奉歸祠堂再拜下櫝降簾而退
徹物弁祭器洗滌而藏之

餕

是日主人監分胙肉家長中坐男女東西相向而

坐子弟執注執盤盞立於家長前尊者一人斟酒
詣家長前跪祝曰祀事既成祖考假餘伏願家長
某親偹膺五福保守義門家長命取酒自斟荅之曰五福之餘
與爾等共之
司馬温公書儀云祭畢兄弟子姪及賔迭相獻酬不
計筭爵所以因其接會受之餘福也酒饌不足以
他酒他饌益之以重其恩愛及頒胙于外僕徧及
微賤之人
楊復問曰祧主置于何所　文公荅曰天子諸侯有

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
無可置處禮記說藏於兩階今不得已只埋於墓
所 祝板維年月日孫某敢昭告于 府君安人 君子之
澤五世而斬其義惟何年久派遠宗服旣盡祧主
蒸嘗位宜是祧魂附元堂尚 饗祭如忌儀
冬至祭始祖乃受姓之祖也○程子曰此厥初生民之祖也冬至一陽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
前期三日齋戒 前一日滌器 設位於有序堂
是日依木主設於祠堂香案上主祭詣前上香再

拜跪告曰孝孫某今以冬至陽生之始敢請 始
祖考始祖妣神主出就正寢恭修歲事敢告奉主
就位
一具饌 果子六楪 菜脯各三楪 炙三楪 用肝
太羹一器 郎淡汁 籠炊二柈 餻二柈
一主人澁牲 主人親割毛血二小楪爲一柈 羊首一柈 心肺一
柈 魚二柈 脂捲艾三小段爲一柈 左胖不
用右胖前脊爲三段 前足爲三段 後足爲三
段 脅爲三條 除近竅一節不用爲十一體爲二柈

大贊云參神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司過就次一如
時祭禮 大贊云主祭降神 小贊云 請沃盥沃盥 授
巾 請詣香案前上香三上香 跪進 酒 燎 脂于爐進
齊 灌 齊于茅 授爵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伏 次就
次大贊云饋食 初獻如時祭 祝板同但云
維年 月 日孝孫某敢昭告于
始祖考 始祖妣 今以冬至陽生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
謹以後同
亞獻 終獻 侑食 闔門 受釐一如時祭之禮

立春祭先祖 乃創業之祖也
齋戒 陳設 具饌 大小贊 一如冬至禮 諸主
如前 祝板上云
維年 月 日朔越 日孝孫某敢昭告于
先祖考七府君
先祖妣宜氏安人 今以立春生物之始追惟報
本禮不敢忘謹以 後同 祗薦歲事以
義門第一世祖考冲叔府君
義門第一世祖妣傅氏安人

第五世祖考龍游縣丞府君
第五世祖妣倰氏安人
第五世祖考青田縣尉府君
第五世祖妣黄氏安人祔食尚　饗
冲素處士上書代父受刑保抱病母三十年不勌
息以孝稱　龍游縣丞　青田縣尉凡代弟死於
楊州弟負骨歸葬廬墓三年以義稱
朝廷旌孝義表門故祔食於先祖立春祭時

季夏望日祭中霤於和義中庭

古者室有複穴皆開其上以取明雨則溜之後因
名室之中庭爲中霤以其居中故爲土神
齋戒　陳設　具饌　滌牲　大小贊一如冬至
之禮　前一日晡時家長沐浴詣中霤祠上香再
拜跪告曰義門鄭某今以季夏望日土旺之時敢
請中霤神主出就和義中庭恭修歲事敢告
香燭前導家長奉神主匣置于廳事香案上是日
行禮　祝板上維年　月　日朔越十又五日義
門　某敢昭告于
中霤之神　惟神天生物土以養民家主中霤惟
神所視設祭於此禮有常制教民知本報
神之義家之同爨恃安居室阜財利用實賴
神力謹以後同　禮畢　辭神　家長納主匣奉
還本祠再拜而退

十二月廿五日祀竈於同心會膳堂

按月令盛夏陽氣盛旺祀於竈從類也竈在廟
門之東設主於竈陘開元禮各因時享祭七祀士
庶之家不敢僭用七祀而於一二有不可免故吾

家季夏祭中霤於臘祀竈實有所據也
前一日陳設灑掃屋塵　前三日齋戒　具饌一
如時祭　殺牲剛鬣
是日先設司竈之神主於竈陘主祭焚香再拜跪
告曰義門鄭某今以臘月某日敢請司竈神主出
就同心膳堂恭修歲事敢告奉主入位　大小贊
如時祭　祝板上云維年　月　日義門鄭某敢
昭告于　司竈之神　惟　神所司化民飲食養
生利用實賴　神力況我義家同爨共釜朝斯夕

斯是福是祐謹以潔牲剛鬣後同　辭神禮畢還
主於龕匣再拜而退
忌日朱子家禮於季秋祭禰吾家繼禰之宗多難於
行禮今但有忌日之祭耳　前一日設位　是日
厥明饋饌　果五　菜四　醋一　羹飯各一器
炙三大楪殺牲雞鵞　孝子詣祠堂神位前焚香再拜跪
告曰孝男某敢告
奉主就位　大小贊皆如時祭但不闔闢受釐
祝板上云　維年　月　日朔越日　孝男某敢

昭告于
顯考某府君　或顯妣某氏安人　歲序遷易
諱日復臨追遠感時昊天罔極祖不勝哀恭　謹以庶羞
薌合明齊溲酒祇薦歲事尚饗　禮畢納主還祠
下櫃再拜而退是日不飮酒不食肉出宿于外
一生日之祭家禮俱無今以事亾如事存之禮推之
似不可少以吉服就中堂位雙設行一獻禮祝文
云歲序遷易生辰復迴生既有慶沒寧敢忘謹以
後同

一吾家義門第一世祖冲素府君祖妣傅氏安人
於十二月廿二日同月棄世故此日舉家祭忌
日行禮世世家長主祭永爲常禮也
一禮煩則敬心怠忌日或遇祭祀朔望俗節之日但
於本位添肴饌孝子於禮將終時行一獻禮讀祝
再拜惟子若孫行禮
一清明墓祭子孫須親展省婦人不與
具饌　果子六　菜四　米粿一　肴二　鴨子
時新之物　祝板上云維年　月　日　孝男某

敢昭告于
顯考　顯妣　或顯祖考　祖妣某安人之墓
氣序流行雨露復濡瞻掃　封塋不勝哀慕謹以
庶羞薌合粢薦時事尚饗
祀后土於墓左
具饌　果子　菜　肴饌　米粿　羹飯
祝板上云維年　月　日　義門鄭某敢昭告于
后土氏之神某恭修歲事于　顯考或祖考某府
君之墓惟時保祐實賴神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祇薦于　神尙　饗

一十月朔日祭名掃松其儀果蔬肴與酒禮如淸明祝文改雨露旣濡爲霜露旣降餘竝同不祀后土

一龍游縣丞青田縣尉兄弟讓死旌表爲孝義門又東埜貞和平山皆積功於公堂德業垂後者忌日皆如冲素之儀後有繼之皆然此爲禮以義起崇德報功子孫敬謹而守之也

一僉事府君仕元宦蹟有聞家聲益著最有功于義門惜乎無嗣八月初十日生辰家長率衆祭之儀

與生日同祝文云維　年　月　日義門幾世孫某敢昭告于元故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僉事府君維公氣稟超軼凡庸入椽相府參畫盡忠賢聞當宁委屬青宮獻替有道眷眷特隆麟鳳之錫中外爭榮相臣受譖一節始終眞誠所貫忌嫉亦容出僉大藩風紀攸崇殊恩錫類大振厥宗慶源所遺感慕曷窮每歲生辰率衆致恭在天有靈俯鑒誠衷尙饗

一庚子府君入聖朝首膺徵辟爲一代文臣之重義門聲望益以顯揚惜其嗣續不延丘墓幾毀崇禎庚午告官理復舊例配享僉事府君今于二月十六日生辰舊管就墓所祭之以便巡省儀與淸明墓祭同祝文云維　年　月　日義門幾世孫某敢昭告于

明故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府君惟公孝友傳家

文章華國

龍興之初首膺徵辟勸講　東宮獻替必力再以詞臣編摹屬筆義聲之著海宇洋溢惜哉無嗣饋奠

遂絕凡屬同宗感懷何極歲歲生辰酹酒荐牘庶幾鑒之來享來格尙饗

一貞義府君以魚鱗圖事代家長受死金陵義風激烈可與維揚祖爭光誠我一家所當永永追慕者也歲歲七月　日家長黙巾素服率衆致祭儀與忌日同祝文云維年　月　日義門幾世孫某敢

敢昭告于

明故貞義府君惟公問學淵源籠雞志勤聽

旨宣論聲蜚縉紳魚鱗遘愍家長當行挺以身代伏

鎖金陵免我後代名隸軍輿生以義舍維揚則均
歲歲茲日舉族酸辛庋羞清酌來格來歆尚饗
一十月十三日祭宋承旨先生於本祠前一日設位
具饌果子六楪菜三楪脯醢三楪醋壹楪羮飯各
一器米麵魚肉各一楪柔毛一隻 計二十五斤
是日厥明家長率衆子弟盛服依木主而祭之大
小贊如忌日之禮祝板上云維年　月　日義門
鄭某等謹以牲醴之奠致祭于
先師翰林承　旨潛溪宋公惟公道學鄒魯濬源惟

公文章遐裔流傳徽幣未起講道蘿山樂育所及
夢為名賢義居禮法咸與編箋傳世雲仍率由罔
愆瞿塘之謫戀別惓惓死當來歸意形于言歲歲
生辰牲醴告虔公靈不泯歆此几筵尚　饗
一立春祭先祖畢於義祠祭無嗣宗人
具饌果子二柈菜二柈饌三盤羮飯各一器
是日家長率衆子弟設饌祭之祝板上云維　年
月　日義門鄭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宗經府君　宗防府君　宗述府君　宗椅府君

四　無嗣宗親惟我宗人本同一氣派遠代疏各
自奉祭中有早亾無後承繼惟爾諸魂來享飲食
嗚呼哀哉尚　饗
一祭器如深衣席褥盤盞碗楪椅卓酒注之類隨其
合用之器皆別收貯於一室不許他用而封鎖之
訓禮管掌
一祭田撥近家常稔之田二百五十畝別儲其租令
廉幹子弟掌之專充祭祀之費其田券印義門鄭
氏公產六字字號步畝廼勒之祠堂之左俾子孫

永遠保守有敢言質鬻者以不孝論 歲遠人衆租以漸增
鄭氏祭田記
祭必有宗宗則統族禮之分序也故族大而不煩世
遠而無紊士大夫之家有廟有祭者或不一再傳而
遂不繼由其無田以為基無法以為守散漫無統必
淪於廢墮吾家同居十有餘世毋急於奉先固不必
致慮於後亦撥近家常稔之田一伯伍十畝名曰祭
田別貯所入之租專充歲時祭祀更為條陳繼守之
法乃立石於祠堂之側八世孫泳記曰嗚呼家有分

則庙有宗宗明分序禮之質也升降俯伏禮之文也籩豆罍斝禮之器也牲牷粢盛禮之物也器脩物豐禮文粲然器敗物微文無所施而質亦漸至於淪廢故必以田爲基者器物之所出也器物常脩則我之祭可常有祭可常有則宗明分序莫得而頹紊豈細故哉今以祭視禮禮爲祭之本以祭視田田爲祭之末然無禮不可以成祭無田不可以成禮二者交相須而相爲用者也事固有由末以治其本者猶今有田以治其祭也亦猶禮之治外以及其內也足以承制

禮者之意有弗信矣乎吾子孫知族愈大世愈遠能益厚其基益厚於禮則必致慮於後而可以傳遠矣若田畝字號則列諸碑陰云八世孫經歷泳記

祠堂記

至正戊寅朝廷下蠲復之命伯祖貞和君立石於門太常博士柳貫記之伯父青樓君建祠堂五楹間奉先世神主未有記之者迨今二十年八世孫泳謹記

曰古者士有圭田則有庙有祭後世貴有位者亦或有廟祭而無常法至朱子著家禮始有祠堂之制無貴賤皆祭四世盖服窮於四世世滿則祧此足爲後世之常法矣又嘗觀之古者天子七廟太祖居中左三昭右三穆廟皆南向主皆東向各自爲尊而不相見至祫祭時聚於大祖之廟左昭居北南向取昭明之義右穆居南北向取穆穆深遠之義後世或不依昭穆之制廣或十六楹間十五楹間十三楹間皆南向東西二間爲夾室以中爲上或兩間爲一室而主東向以存古制或一間爲一室亦以中爲上而主皆南向此事亾如事存之意天子廟制世代不同有若

此士大夫家廟未常有定制雖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尊祖之心無貴賤則一先儒亦不敢僭故近世司馬氏書儀祭三世南向中爲上朱子定爲四世高曾祖考亦南向却自西以次而東似爲未穩若曰西爲尊位此東向者之所尊若南向固當以中爲巳但依書儀置高祖之位於曾祖之右則允當矣惜乎一時之見已定而使後人之疑也吾家同居十又餘世宗支既多位次難依家禮自西而東以四世爲序又難排日分宗而祭但同堂南向以中爲上男女

分左右祭則於祝文上各見所繼之宗滿四世者依朱子例祧如此則宗法既明而位叙亦無不穩以吾同居則同堂而祭廼事亾如事存之義禮有所據也夫禮以義起因時制宜貴在乎當理事有難處處之至於平易則禮不繁而敬不怠庶可行之久遠也又况有所據依哉此吾義門同堂之禮無事泝之臆說以求合乎禮之當而已非敢以爲後世之常法也義門八世孫温州路總管府經歷泝記

重刻祭田號畝記

按祭田記祭田一百五十畝號畝載諸碑陰今碑陰無可攷想當時失鐫耳稽諸古籍春秋四祭田一百五十畝四時薦享明譜中嘗祀灶并龍塋僉事庶子貞義四祖宋太史諸祭又田七十四畝實共田二百二十四畝祭地亦稱是則記云一百五十畝盖舉四祭而言也先世禮制之周悉孝敬之無已洵可行百世而無斁慨自家厄於鬱攸離居析處瀕而不能復萃世遠風微禮制寖弛祭田幾爲烏有大父西華府君歸佐家政據簿稽查悉復舊典然祖之所入視舊減半矣未幾一二不肖復踵故轍叔父懷東府君銳力紹述厄于阻撓弗竟迨余中憲府君主家始恢舊額其祖之入則又減什之四夫自大父至府君未百年而興替者再今且褻瀆非府君之舊矣余懼日甚一日烝嘗之頓廢遂謀於廷惠廷善二叔偕諸弟克序等逐畝挨踏一遵古簿號畝間有開并咸畫圖詳載釐然明確且鏤印以廣其存使任事者得以按號徵收不肖無所施避祭祀靡不以時矣則是舉也實補禮制之未備永孝敬于無已使百世可遵行而無

斁也雖然族衆齒繁胙僅銖計幸假餘年得以經營使諸田盡歸公帑以爲久遠謀然而未逮也姑書此以識歲月云

十五世孫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崇岳記

崇禎庚午孟秋月吉旦　崇岳重刊

崇昭
尚遂　同校

祠堂位次之圖
家儀圖一
義門第一世祖考
高祖考
曾祖考
祖考
考
義門第一世祖妣
高祖妣
曾祖妣
祖妣
妣
各宜恭肅
祖考如存
香案
香案
燈
燈
燈
燈
花瓶
香案
香案
花瓶
門
門

深衣後圖
家儀圖二
深衣前圖
袷緣廣二寸
衣身二尺二寸
袂
袂
袪
袪
下齊倍要通前後凡一丈四尺四寸

家儀圖三
著深衣前兩襟相掩圖
曲袷
交領也
袪 袂
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
袂 袪
左襟三幅在外
裁衣前法 裁衣後法
正身二尺二寸中綴領處斜長四寸
四寸底綴裳相接處平正便於著也
正身二尺二寸中負縫處斜尺一寸而綴裳相接則著時腰間縫痕平正
曲裾裁制
曲格成制
曲裾縫制
濶一尺四寸八寸
除兩旁各一寸縫外實用一尺二寸
除兩旁各一寸縫外實用六寸
八寸濶一尺四寸

家儀圖四
深衣冠履之圖
即深衣腰帶用帛廣三寸以黑繒緣於兩邊圍腰帶結垂紳至膝下該一丈メ用五色絲縧二條垂膝下也
糊帋爲之武高寸許廣三寸半上爲五梁白背爲棅內外皆以油漆爲用吾家但以幅巾爲之蓋黹似覺僭用故不爲也
用黑繒六尺許中摺之右縫之處爲斜又用帶一條從額前結之過兩耳後廣二寸五分長三尺即今言幅巾是也
用白屨狀如今之履約音衢繶一音純音準綦音其四者以緇約者屨頭以條之或繒爲鼻繶者縫中紃音旬也純謂緣口[illegible]也綦所以繫屨也或用黑屨白純禮亦宜然

家儀圖五
行冠禮圖
家儀圖六
本宗五服之圖
嫡孫父卒爲祖曾高祖承重者斬衰三年爲祖母曾高祖母承重齊衰三年祖在杖期
高祖父 齊衰三月
曾祖父 齊衰五月
祖 齊衰不杖期
父 斬衰三年
己
子
孫
曾孫
元孫
凡男爲人後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惟本生父母降期年申心喪三年其本生父母亦爲之降服不杖期衆子大功
姑姊妹女子在室服並與男子同嫁反者亦同適人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姊妹及兄弟之子不杖期
凡女適人者爲其私親降一等惟祖及曾高不降兄弟之爲父後者不降爲兄弟姪之妻不

出嫁女爲本宗降服之圖
家儀圖九
妾爲家長族服之圖
高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伯叔父母
父堂兄弟
父姊妹
父堂姊妹
己身
兄弟
妻
堂兄弟
姊妹
堂姊妹
兄弟子
兄弟女
堂姪
堂姪女
家長父母
家長
正妻
家長長子
衆子
爲其子

小殮大殮圖
家儀圖十
喪服
入棺衾尸
衾尸
反摺向前圖
裳制

前衰後負版在右適惟子爲父母用之其餘不用者不裁濶中當如常式

圖式

加領於衣前圖

袂一尺二寸　袂　適　加領　加領　適　袂　袂一尺二寸

帶下　一尺　衽　衽

縫合其下一尺留上一尺二寸以爲袖口

加領於衣後圖

袂一尺二寸　袂　適　領　適　袂　袂一尺二寸

負版

衽　衽

家儀圖十一

士喪禮疏曰麻在首在腰皆曰絰分而言之首曰絰腰曰帶問絰帶之制朱子曰腰絰麻繩只是大拇指與食指一圍用之○家禮云杖期不杖期大功小功緦麻皆用麻爲冠絰吾家以斬衰齊衰大功以下用布頭巾布腰帶婦人以舅姑用麻布爲長衫并蓋頭其餘用布但家衆之多宗事之煩宜從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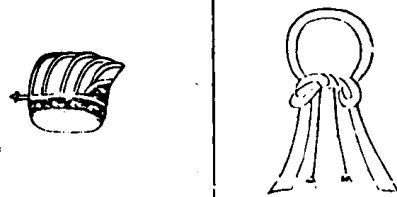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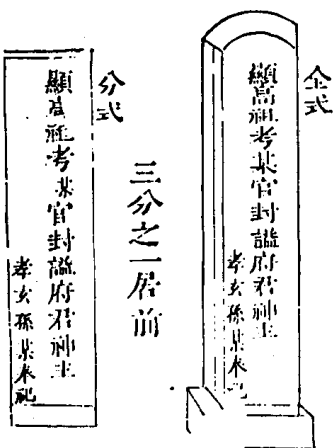
冠絰帶圖

斬衰冠　斬衰麻

用麻繩其交結處用細繩繫之　大搦　纓　纓　繩纓　繩纓

齊衰　腰絰

布纓　布纓　布纓　即麻布腰絰

神主之式

禮經及家禮舊本於高祖考上皆用皇字大德年間省部禁止避皇字今用顯可也

全式　顯高祖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　孝玄孫某奉祀

分式　顯高祖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　孝玄孫某奉祀

三分之一居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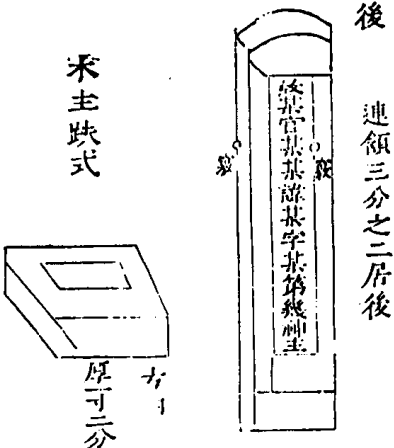
伊川先生曰作主用栗木取法於時日月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主高一尺二寸象十二月博三寸象日之辰厚一寸二分象月之日上五分爲圓首一寸五分下勒前爲頷而一分居前二分居後

家儀圖十二

後

連領三分之二居後

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

竅　竅

後陷中以書封爵某官神主合之植於趺兩邊通竅粉塗其前面以書屬稱旁題主祀之名加以世則滌粉面而更之外改中不改也

木主趺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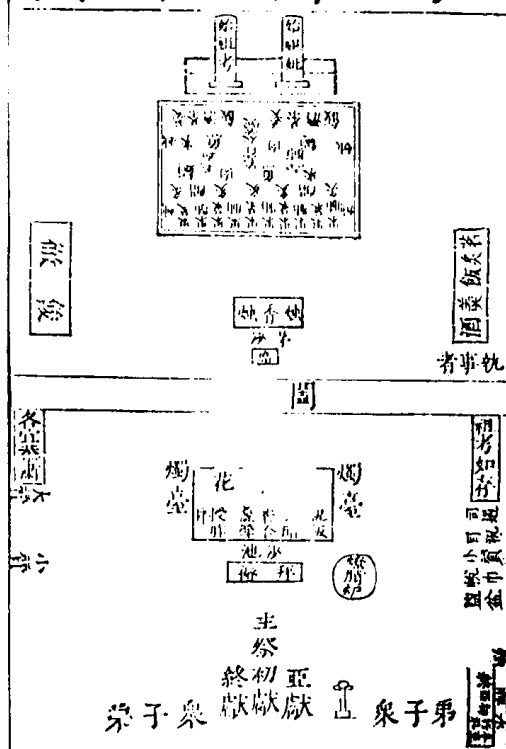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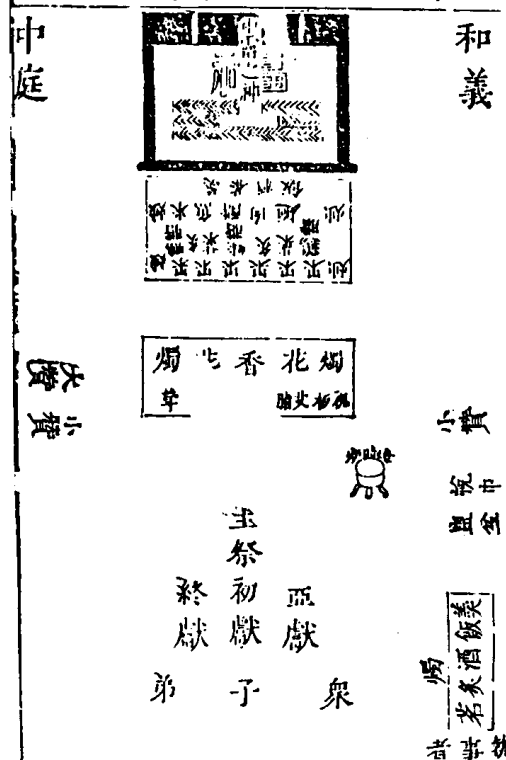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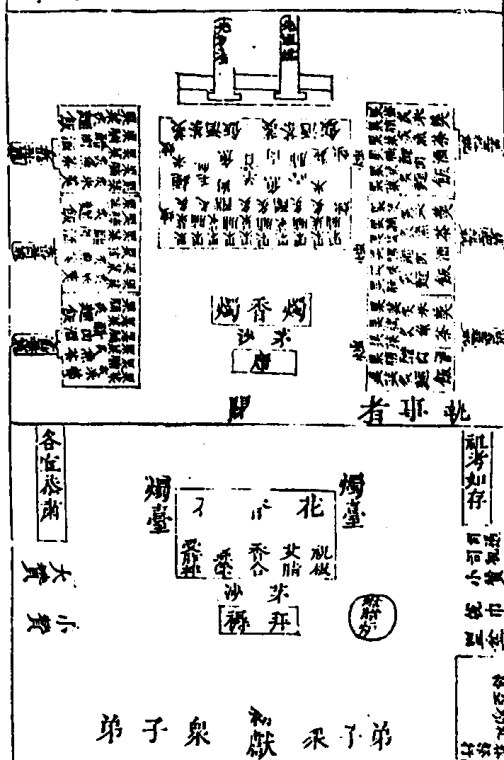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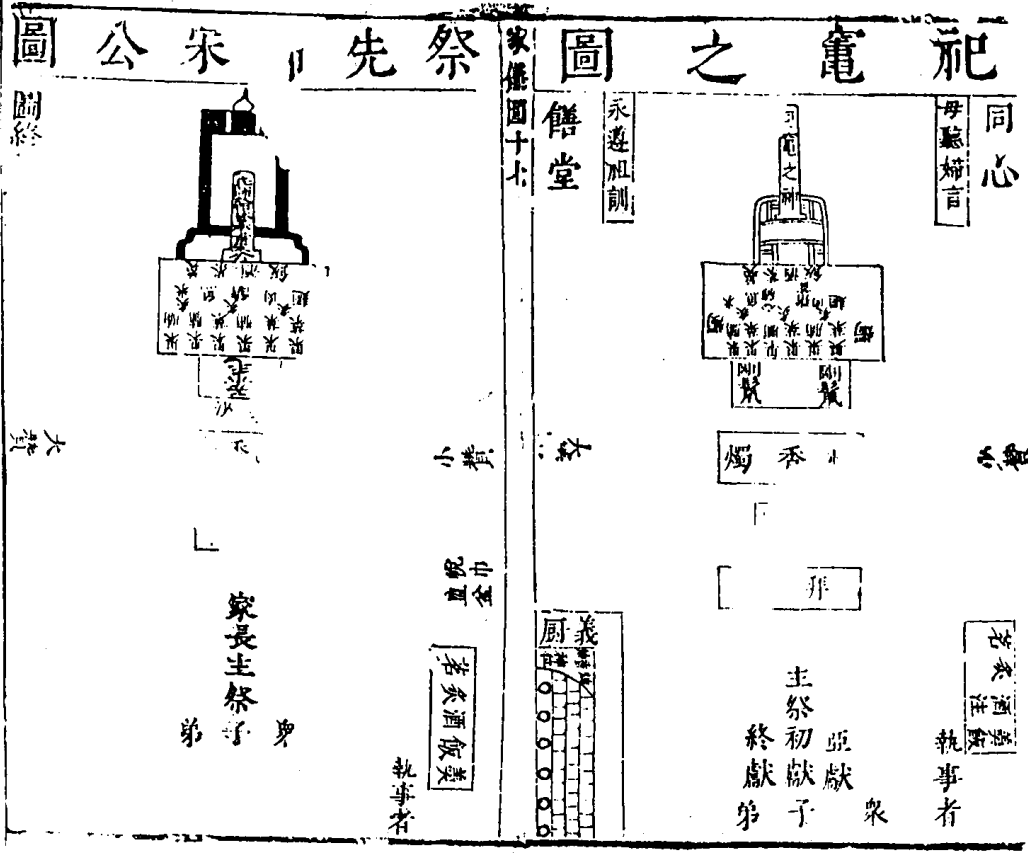
厚一寸二分　方

並用一神座納爲神匣於祠堂左右四時祭祀請出正寢行禮畢仍舊入匣神主不動易日請出亦可

家儀圖十三
竹格
流蘇
流蘇
流蘇
加横桶桶兩頭出柱外者更加小桶
兩長杠上加伏兎附杠處爲負鑿
別作小方牀載柩　旁立兩柱柱外施負枋
入鑿中長杠出其外　兩柱近上更爲方枘
杠兩頭施横杠
横杠上施短杠
短杠更加小杠
長杠
立柱
立柱
伏兎

家儀圖十四
四時祭祀之圖
燭
燭
香
花
香合
花
香
香合
燭臺
燭臺
諸婦位次
弟子衆
弟子衆

祭始祖圖
家儀圖十五
制牲之圖
右邊前
執事者
主祭
初獻
亞獻
終獻
衆子弟

祭𠂆雷圖
家儀圖十六
祭先祖圖
中庭
和義
主祭
初獻
亞獻
終獻
衆子弟
執事者

鄭氏家儀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鄭泳撰泳字仲潛浦江人官温州路總管府經歷義門八世孫濤之弟也其書依五禮分為五篇蓋本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而損益之並錄其家日用常行之式編次成書後附泳所作祭田祠堂記二首又附十五世崇岳祭田號畝記是書為崇岳所刊蓋即所附入也

文公家禮儀節八卷

〔明〕丘濬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十三年常州府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家禮儀節八卷》提要

家禮儀節序

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中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所以異於禽獸以其有禮也禮其可一日無乎成周以禮持世上自王朝以至于士庶人之家莫不有其禮秦火之厄所餘無幾漢魏以來王朝郡國之禮雖或有所施行而民庶之家則蕩然無餘矣士夫之好禮者在唐有孟詵在宋有韓琦諸人雖或有所著述然皆略而未備駁而未純文公先生因溫公書儀參以程張二家之說而為家禮一書實萬世人家通行之典也識者乃謂此

書初成為人所竊去雖文公亦未盡行噫文公之身動容周旋無非禮者方其存時固無俟乎此書今其既沒之後有志欲行古禮者舍此將何據哉禮之在人家如菽粟布帛然不可斯須無之讀書以為儒而不知行禮猶農而無耒耜工

而無繩尺也尚得為農工哉夫儒教所以不振者異端亂之也異端所以能肆行者以儒者失禮之柄也世之學儒者徒知讀書而不能執禮而吾禮之柄遂為異教所竊弄而不自覺自吾失吾禮之柄而彼因得以乘間陰竊吾喪祭之土

苴以為追薦禱禳之事而吾之士大夫名能文章通經術者亦且甘心隨其步趨遵其約束而不以為非無怪乎舉世之人靡然從之安以為常也世儒方呶呶然作為文章以攻擊異端為事噫吾家之禮為彼所竊去而不知所以反求顧

欲以口舌爭之哉失其本矣竊以謂家禮一書誠闢邪說正人心之本也使天下之人人誦此書家行此禮慎終有道追遠有儀則彼自息矣儒道豈有不振也哉然世之好議人者已憒然於儀文節度之間而忌人有為也聞有行禮者則

曰彼行某事未合於禮彼行某禮有戾於古甚者又曰彼行之不盡何若我不行之〻為愈也殊不思人之行禮如其讀書然讀書者未必皆能造於聖賢之域然錯認金根為金銀者較之併與金銀不識者果孰勝哉濬生遐方自少有志

於禮學意謂海內文獻所在其於是禮必能家行而人習之也及出而北仕於

中朝然後知世之行是禮者蓋亦鮮焉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禮文深奧而其事未易以行也是以不揆愚陋竊取文公家禮本註約為儀節而易以淺近之言使人易曉而可行將以均諸窮鄉淺學之士若夫通都鉅邑明經學古之士自當考文公全書又由是而上進於古儀禮云

成化甲午春二月甲子瓊山丘濬序

引用書目

儀禮　儀禮註疏
儀禮經傳通解　禮記
禮記註疏　禮記大全
禮記纂言　周禮
春秋左氏公羊傳　白虎通
漢書　鄭氏葬經
開元禮　政和五禮

古今家祭禮　溫公書儀
韓魏公古今祭式　三家禮
呂汲公家祭儀　宋朝文鑑
程氏遺書　晁氏客語
李廌師友談記　高氏厚終禮
文公大全集　文公語類
黃勉齋文集　楊氏附註
劉氏補註　劉氏增註

事物紀原　羅氏鶴林玉露
吳氏支言集　應氏家禮辨
義門鄭氏家儀　朱氏白雲藁
御製孝慈錄
聖朝稽古定制
御製性理大全書
大明集禮

文公家禮序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以一日而

不講且習焉者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究觀

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
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
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
浮文務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
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
庶幾古人所以脩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
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導
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黄氏幹曰昔者聞諸先師曰禮者天理
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蓋自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而禮之制已存乎其中矣於
五行則為火於四序則為夏於四徳則
為亨莫非天理之自然而不可易人稟
五常之性以生禮之體雖具於有生之
初形而為恭敬辭遜着而為威儀度數
則又皆人事之當然而不容已也聖人

㳂人情而制禮旣本於天理之正隆古
之世習俗醇厚亦安行於是理之中世
降俗末人心邪僻天理湮晦於是始以
是為強世之具矣先儒取其施於家者
著為一家之書為斯世慮至切也晦菴
先生以其本末詳略猶有可疑斟酌損
益更為家禮務從本實以惠後學蓋以
天理不可一日而不存則是禮亦不可

一日而間缺也先生教人自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皆所以正人心復
天理也則禮其可緩與迨其晚年討論
家鄉侯國王朝之禮以復三代之墜典
未及脫藁而先生歿矣此百世之遺恨
也則是書以就而切於人倫日用之常
學者其可不盡心與學者得是書而習
之又於先生所以教人者深致意焉然

後知是書之作無非天理之自然人事
之當然而不可一日缺也見之明信之
篤守之固禮教之行庶乎有望矣
黃氏榦曰其書始成爲一行童竊以逃
先生易簀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
有與先生晩歲之論不合者故未嘗爲
學者道也
陳氏淳曰嘉定辛未歲過温陵先生季

子敬之倅郡出示家禮一編云此往年
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
日携來因得之
李氏方子曰乾道五年九月先生丁母
祝令人憂居喪盡禮參酌古今因成喪
葬祭禮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
禮
濬按武林應氏作家禮辨謂文公先生於紹熙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云熹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定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勉齋先生家禮後序云文公以先儒之書本末詳略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爲家禮迨其晚年討論家禮俟閒王朝之禮未及脫藁而先生沒此百世之遺恨也今且以其書之出不同者之以以年月考之宋寧宗紹熙甲寅文公已於三家禮範自言頗以衰病不能及已豈於孝宗乾道己丑已有此書況勉齋先生亦云未及脫藁而文公沒則是書非文公所編不待講而明矣文公集中有與門人言及家禮已成四卷弁家禮序文此門人編入以爲張本耳應氏此言謂家禮爲未成之書然亦

而未盡用可也乃併以爲無此書可爭既無此書則胡爲而有此序且序文决非朱子不能作而其門入編入以爲張本决不然也況其所引勉齋跋語所謂未及脫藁者指經傳通解也非謂家禮也三家禮範序所云是亦謂未及參攷諸家裁定增損使無遺恨爾非謂無是書也黃陳李楊諸子皆出自朱門觀按指教皆不以爲疑而應氏生元至正間一旦乃肆意辨論以爲非朱子所編斷斷乎出於門人附會無疑且謂其兵意增損三家禮範之文殊乖禮經又謂附刻異鑿尤甚矣應氏之爲此言者亦淺支之甚矣其辨中所言非禮略如冠禮及謂祝穆爲文公婿皆可笑恐恐學

者或於其說改載其語而略辨之

楊氏復曰先生服母喪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名曰家禮既成爲一童行竊之以逃先生易簀其書始出行於世今按先生家鄉侯國王朝禮專以儀禮爲經及自述家禮則又通之以古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昏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

禮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爲最善及論祔遷則取橫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疏畧而用儀禮祭禮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爲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盖諸書所未暇及而先生於此尤拳拳也惜其書既亡至先生沒而後出

不及再修以幸萬世於是竊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之言有以發明家禮之意者若昏禮親迎用温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之類是也有後來議論始定若祭禮祭始祖初祖而後不祭之類是也有以用疏家之說若深衣續衽鉤邊是也有用先儒舊義與經傳不同若喪服辟領婦人不杖之類是也凡此悉附於逐

條之下云

周氏復曰文公門人三山楊復附註於逐條之下者可謂有功於家禮矣復別出之以附于書之後恐其間斷文公本書也抑文公此書欲簡便而易行故與儀禮或有不同如婦人用今之衰裳邪衣者徇俗而昏拜之類其所同者又不能無詳畧之異如昏禮之六禮喪禮襲斂用衣多少之類楊氏往往多不滿之意復

竊謂儀禮存乎古家禮通於今儀禮備其詳家禮舉其要蓋並行而不悖也故文公雖著家禮而尤拳拳於編集儀禮之書遺命治喪必令參酌儀禮而行之其意蓋可見矣好古而欲盡禮者固有儀禮在楊氏之說有不得而盡錄云

濬按文公家禮五卷而不聞有圖今刻本載于卷首而不言作者夫書不盡言故圖以明之今卷首圖註多不合於本書豈文公所作自相矛盾哉今敎其大者言之通禮云立祠堂而圖以爲家廟一也深衣緇冠冠梁包武而屈其末圖則安梁於武之上二也本文黑緣而圖下註用白三也裳禮陳襲衣有深衣等物而不用儀禮質殺二冒而圖乃陳之四也本文大斂無布絞之數而圖有之五也大斂無棺中結絞之文而圖下註則結於棺中六也然其明白可曉若尺式圖下載天台潘時舉說末識歲月日嘉定癸酉是時距文公殁時慶元庚申十有三年矣豈可謂文公作哉及考楊氏儀禮圖序有云祖彥爾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先師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乃爲佳耳蓋儀禮元未有圖故先師欲與學者考訂以成之也由是觀之則家禮卷首諸圖非文公作彰彰然明矣近觀南監本上饒周氏以楊氏附註間斷家禮本文別出之於本書卷帙之後以爲附錄載喪服辟領六圖於其所錄之中及觀通解喪服圖式衰制下亦云此圖條案先師文公家禮纂出則圖爲楊氏作也然有可疑者附註於大斂條下引高氏說大斂之絞擘者五裂爲六片而用五而圖乃用布五幅而裂其兩端各爲十五楊氏於儀禮大斂殯圖明註斂席在東殯位在西若視大斂圖亦然而卷首大斂圖下註乃於棺中結大斂之絞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楊氏前後所見自異同歟抑書所疑以俟考禮之君子質焉或曰信如此言圖固非朱子作矣何以祠堂章下有主式見喪禮及前圖八字愚按南雍家禮舊本於立祠堂下註圖外止云主式見喪禮治葬章並無見前圖三字不知近本何緣改治葬章三字爲見前圖也兩是推之則圖爲後人贅入昭然矣

黄氏瑞節曰家禮以宗法爲主所謂非嫡長子不敢祭其父皆是意也至於冠昏喪祭莫不以宗法行其間云

文公家禮儀節卷之一

後學丘濬輯

通禮 此篇所著皆所謂有家日用之常體不可一日而不修者

祠堂 此章本合在祭禮篇今以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守所以開業傳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覽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後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據以考焉然古之廟制不見於經且今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得爲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禮云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 祠堂之制三間或一間 正寢謂前堂也 詳具圖

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 高曾祖考四代各爲一龕龕中置櫝櫝中藏主龕外垂簾以一長卓共設之列龕以西爲上每龕前各設一卓或共設一長卓兩階之間又通設一香案上置香爐香合之類 詳具圖

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 伯叔祖父母祔于高祖伯叔父母祔于曾祖妻若兄弟若兄弟之妻祔于祖子姪祔于父皆西向主櫝並如正位而略小 或不用櫝列于龕之兩旁 男左女右 旁祔亦如之

置祭田 計見田每龕取其二十之一以爲祭田

具祭器 倚 卓子 牀 席 香爐 香合 香匙 燭檠 茅沙盤 祝版 珓杯 珓 酒注 盞盤 盞并托 托 楪子 盞 匙 茶瓶 筯 茶 酒 尊 玄酒尊 托盤 盥盤并架 帨巾并架 火爐 以上器物隨其

合用之數皆具貯而封鎖之不得他用 不可貯者列於外門之內

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 主人謂宗子主祠堂之祭者不祭者不預

（儀節）每日夙興先命子弟洗手焚香 主人具衣冠至門內 詣香案前 跪 焚香 俯伏 興 拜 興 拜 興 平身

出入必告

主人主婦近出入大門瞻禮而行男子唱喏婦人立拜歸亦如之經宿則
如長謁之儀經旬以上則先命子弟開中門行禮

儀節 主人立階下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詣香案前 跪 焚香 告
辭曰孝孫某將遠出某所敢告婦云
則云歸自某所敢見 俯伏興拜
興拜興平身 禮畢 餘人出入皆如此儀但不開中門

正至朔望則參

正旦冬至及每月朔望前一日灑掃
齋宿其日夙興開門捲簾陳設每龕
前以盤盛新果於卓子上設果之器
附宜每位茶盞托酒盞各一於櫝
前設茅沙於香案前別設一卓於阼
階上置酒注盤盞一於其上酒一瓶
於其西盥盆帨巾各二於阼階下有
臺架者在西為主人親屬所盥無者
在東為執事者所盥巾皆在北正旦
一亦可望日不出主不設酒惟點茶

儀節 主人以下各具盛服序立 男列于左女列于右每一世列為一行

盥洗 立定主人主婦及子婦捐出主者皆洗拭訖 啓櫝 出主 主人出考主主婦出妣主其餘子婦出祔主各置正位之左皆畢 復位 主婦以下先降復位 降神 執事者洗手上階開瓶實酒于注一人奉注詣主人右一人執盞盤詣主人左

主人詣香案前 跪 焚香 主人焚香畢左執事者跪進酒注右執事者跪以盞盤向主人主人受注酙酒于盞反注于左執事者取盤盞自斟之二執事者皆起 酹酒 主人左手執盞盡酹茅沙上畢置盞香案上 俯伏興 少退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參神 主人以下凡在位者皆拜 鞠躬拜興拜興拜

興拜興平身　主人酌酒主人升自執酒注酹酒于逐位神主前空盞中先正位次祔位次命長子酌諸祔位之卑者畢主人稍後立　主婦點茶主婦執瓶斟茶于各正祔或命子弟[illegible]主婦位前空盞中命長婦長女酌諸祔[illegible]逐位以次亦可位之卑者畢主婦退與主人並立拜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主

人主婦各復其位　辭神　衆拜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奉主入櫝　禮畢望日儀節序立盥洗啓櫝主人詣香案前跪焚香俯伏興拜興平身主人點茶拜之　復位參神拜興拜興平身鞠躬拜興禮畢按主婦執茶筅執事者執湯瓶隨之點茶盞以神主櫝前[illegible]至是乃注湯于盞用茶筅[illegible]耳古人飲茶用末所謂點茶者先之置末茶於器中然後投以衮湯點以冷水而用茶筅調之茶筅之製

不見於經傳惟元謝宗可有詠茶筅詩味其所謂此君一節瑩無瑕夜聽松風漱玉華萬縷引風歸眼半槐飛雪起龍牙之句則其形狀亦可彷彿見矣今人燒湯煎茶茶而此猶云點茶若存舊也或謂茶筅即蔡氏茶錄所謂茶匙非是

俗節則獻以時食元夕　清明　重午　中元　重陽十月朔　臘日　除夕　歲熟獻新取凡鄉俗所尚[illegible]所有薦之陳設如正至朔日之儀

儀節同前

有事則告前一日齋宿其日夙興陳設並如正至朔日之儀

儀節　序立如前　盥洗　啓櫝　出主　復位　降神　主人詣香案前　跪　焚香　酹酒盡傾茅沙上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參神衆拜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主人酌酒畢少後立　主

婦點茶畢二人並拜鞠躬拜興拜

興平身　主婦復位主人不動跪

主人以下皆跪讀祝祝執版立主無祝則日

人之左跪讀之告辭俯伏興拜興拜興

平身　復位　辭神衆拜鞠躬拜

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奉主入

櫝不出主則此條　焚祝文揭祝文焚之留版無祝則否

禮畢

儀節　通禮七

祝版式用木板一方長一尺高五寸以紙書祝文粘於其上臨祭置于祔注卓子上讀畢置于案上香爐之左祭畢則揭而焚之留版

凡祭此式

維○○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

支朔幾日干支孝玄孫某

官姓名敢昭告于如曾祖止則

稱曾孫止告祖則稱孫止告考則稱男

顯高祖考某官府君

顯高祖妣某封某氏

顯曾祖考某官府君

顯曾祖妣某封某氏

顯祖考某官府君

顯祖妣某封某氏

顯考某官府君

顯妣某封某氏

某以某年某月某日蒙

儀節　通禮八

恩授某職某官奉承

先訓獲霑祿位餘慶所及不勝

感慕謹以酒果用伸虔

告謹告某官貶則云某以某罪貶某官荒墜先訓皇恐無地謹以後同

追贈前一日齋宿其日夙興掃除所贈之主一櫝陳設茶酒盞果脯於其前

則於本龕前設香案前置茅沙又一卓子於其東置淨水帨子盞及

盤於上其酒注於盤盞如前○補先日命善書者以黃紙

紙楷書制書一通以盤盛置香案上正中以

儀節 序立如前儀 盥洗 啓櫝惟
告所贈之櫝 出主 主人出考主主
婦出妣主畢 復位 詣香案前
跪 焚香 告辭 主人自告 曰 孝
男某祇奉制書追贈顯考某官府
君爲某官妣某封某氏爲某封 敢
請神主改題奉祀 俯伏興拜興
拜興平身 請主 主人進奉主置

于卓子上 執事者洗去舊字別塗
以粉俟乾 題主 命善書者改題所
贈官封題畢以所洗之水灑四壁
之上 奉主 主人奉考主主婦奉妣
主置于櫝前 復位 降神如前儀
主人詣香案前 跪 焚香 酹
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
位 參神 主人以下皆拜 鞠躬 拜

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主人詣
神位前 如贈二代或三代則如前儀詣某考妣神位前
跪 執事者以盞授主人 祭酒 少傾
茅沙上 奠酒 執事者接盞置考主
前 祭酒 如前 奠酒 執事者置妣主
前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少後立
主婦點茶 點訖復位 跪 主人以下
皆跪 讀祝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

身 主人復位 跪 主人以下皆
跪 宣制辭 祝東面立宣之畢 俯伏
興平身 焚黃 執事者持所錄制
書黃紙於香案前併祝文焚之 焚
畢 辭神 參拜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
拜興平身 奉主入櫝 禮畢
追贈儀蓋古官行之書君請告 禮御其儀別補附時祭篇從
祝文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

孝男某官某名敢昭告于[illegible]

[illegible]

顯考某官府君 [illegible]

顯妣某封某氏 某奉承

先訓竊祿于 [illegible]

朝仰荷

皇仁推恩所生乃某月某日

誥贈考爲某官妣爲某封惟是

音容日遠追養靡從祗奉 [illegible]

[illegible]

命書且喜且悲敬錄以焚茲增哀

隕謹以酒果用陳虔

告謹告 如妣沒則改誥爲[illegible]

生子見廟 主人生嫡長子則滿月而見 如上儀嫡孫亦如之生餘子 則設此儀

儀節 序立 盥洗 啓櫝 出主

復位 降神 主人詣香案前

跪 焚香 酹酒 俯伏興拜興

拜興平身 復位 參神 衆拜 鞠

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主

人酌酒 畢少退立 主婦點茶 畢二

人 並拜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主

婦復位 主人不動跪 主人跪 告辭

曰某之婦某氏 子則云某 之子某

婦某氏 弟姪孫同 以某年某月某

日某時生第幾子名某敢見 俯

伏興 立於香案東南西向 主婦抱

孫見 主婦抱子立兩階間 若子弟或姪孫婦則[illegible]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復位 主人

主婦俱復位以子授乳母 辭神 衆

拜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奉主入櫝 禮畢 若生餘子孫則不設茶酒止告

自稱孝子有官封謚則皆稱之無則以生時行第稱號加于府君之上妣曰某氏夫
人凡自稱非宗子不言孝○按家禮舊本
於高曾祖考妣上但加皇字今本改作故
字故字近俗不如用顯字蓋皇與顯皆明
也其義相通又按無官者妣曰某氏大人
蓋婦人稱夫人僭男子之稱公也今制三
品方得封夫人宜如俗稱孺人○告事之
祝四龕共為一版自稱以其最尊者為主
止告正位不告祔位茶酒則並設之〔右告〕
〔事〕○大宗之家始祖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而大宗猶主其墓田以奉其墓祭歲率
宗人一祭之百世不改其第二世以下祖親盡及小宗之家高祖親盡則遷其主而
埋之其墓田則諸位迭掌而歲率其子孫一祭之亦百世不改也〔右遷主〕

通禮考證

〔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疏〕宗廟大夫三
士二庶人祭於寢然今世大夫士無世官不敢立廟宜只如家禮立為祠堂
○凡家造祭器為先〔疏〕祭器人家貧不能備者用無器代
之亦可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疏〕曰支子
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庶子賤不敢輒祭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
代攝可也猶必告宗子然後祭〔曾子問〕宗子為士庶
子為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

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
居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
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不假謂不受所也不
酳已謂不以某人祔食也不歸肉謂不敢胙於人留以預祭若共無〔 〕
〔上節文〕〔喪小記〕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
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內則〕庶子若富則
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賢猶善也謂擇牲之善者
獻宗子之祭亦用其不善者以私祭也夫婦皆齊而宗敬

焉終事而後敢私祭也私祭謂已之祖禰也〔少儀〕
未嘗不食新嘗者薦新物於寢廟也未嘗則不忍先食〔程子〕
〔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
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齊戒致其
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
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
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
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

祭適足以長情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
愈於已也○庶母不可入祠堂其子當
祀之私室主櫝之制則一若嫡母無子而庶母之子
主宗祀恐亦當祔嫡母之側張子曰奠酒奠安置也
若言奠摯奠枕是也謂注之於地非也
司馬溫公曰所以西上者神道尚右故
也藍田呂氏曰凡祭皆宗子主之宗子
謂父之嫡長子主父之祭祖之世長孫

主祖之祭曾祖之祭曾祖之世曾孫主
曾祖之祭高祖之祭高祖之世玄孫主
高祖之祭若無長則其次主之○九主祭者出
仕即告于廟以櫝載位版而行於官所
權立祭堂以祭之○凡主祭者有故謂疾
病及出他所次主人攝之殺其禮朱子曰祭
祀須是用宗子法又曰父在時父主祭
子出仕宦不得祭父沒之後宗子主祭

庶子出仕宦祭時其禮亦合減殺不得
同宗子○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
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人家
族衆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及叔伯父之
類則須令其嗣子別得祭之今且說同
居同出於曾祖便有從兄弟及再從兄
弟祭時主於主祭者其他或子不得祭
其父母若恁地衮做一處祭不得要好

則主祭之嫡孫當一日祭其曾祖及祖
及父餘子孫與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
自祭其祖及父又次日却令次位子孫
自祭其父此却有古宗法意○古人宗
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
之今人主祭者游宦四方或貴仕於朝
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
修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一身去國而

以支子代之也宗子所在宜奉二主以從之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而相去遠者則兄家立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似亦得禮之變○問酹酒是少傾是盡傾曰降神是盡傾○酹

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惟天子諸侯有之一是祭酒盖古者飲食必祭以鬼神不能祭故代之也○焚黃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張魏公貶謚只告于廟焚爲得體但今世皆告墓恐未免隨俗耳國楊氏曰先生文集有焚黃祝文曰告于宗廟亦不云告墓也○今日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爲重

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元旦則在官者有朝謁之禮恐不得專精於祭事其鄉里却止於除夕前三四日行事此亦更在斟酌也國除夕自有除夕之禮儀端之祭隔年行之恐亦未安今朝廷於元日行大朝賀禮而孟春時享亦於別日行之今擬一有官

者以次日行事○薦新告廟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如薦新行之可也又云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出妻入廟坎然不可無可疑者爲子孫者只合歲時就其家之廟拜

才君楣書逮則謚位望拜可也族祖及
諸旁親皆不當祭有不可忘者亦倣此
例足矣。上谷郡君謂伊川曰今日為
我祀父母明日不復祀矣是亦祭其外
家

婦人拜考證

【周禮】大祝辨九㩧（古拜字）九曰肅㩧（[illegible] 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推手曰揖引手曰撎）【儀禮】婦拜扱地

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亦以手至地謂之扱地今重其禮故扱地也【疏】婦人以肅拜為正蓋肅拜乃婦人之常而昏禮拜扱地以其敬舅姑為尊禮於男姑也）【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
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鄭註曰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為正凶事乃手拜耳為喪主不手拜者為夫與長子當稽顙其餘亦手拜而已〇孔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拜法婦人吉禮不手拜但肅拜明拜如今婦人拜也吉事及君賜悉然也〇陳氏曰肅拜如今婦人拜低頭而左三肅使者亦此拜手拜則手至地而左[illegible]在手上如今男子拜也婦人以肅拜為正故雖君賜之重亦肅拜而亦以肅為夫與長子之喪主則稽顙故不手拜者有喪而不為主則手拜矣）【內則】凡
女拜尚右手（註曰右陰也按檀弓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之註）尚謂右手在上也）【通鑑】周天元詔內外命婦皆
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圖】謂之如則前此不如此可知矣）【語錄】問古者婦人以
肅拜為正何謂肅拜朱子曰兩膝齊跪

手至地頭不下為肅拜手拜亦然為喪
主則頭亦至地不肅拜樂府說婦人云
伸腰再拜跪伸腰亦是頭不下也不知
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今之拜始於何
時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非也。古人
席地而坐有問於人則略起身時其膝
至地故謂之跪若婦人之拜在古亦跪
古樂府云伸腰拜手跪則婦人當跪而

拜俎首不至地耳○古人坐也是跪其拜亦容易婦人首飾盛多自難俯伏地上周天元令命婦爲男子拜史官書之以表其異則古者婦人之拜首不至地可知也然則婦人之拜當以深拜頗合於古(愚)謂本註凡拜男子再拜婦人四拜之俠拜蓋主立拜言也今世俗南方婦女皆立而叉手屈膝以拜北方婦女見客輒俯伏地上謂之磕頭以北爲重禮禮之輕者亦立而拜但比南方略成耳考之古禮及儒先之說蓋婦人當

以肅拜爲正所謂肅拜之儀鄭氏於周禮註以爲俯下手爲肅拜於少儀疏以爲拜低頭而朱子亦云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不下爲肅拜又云當跪而拜但首不至地耳今其儀雖不可攷但以此數說推之大略以是兩膝齊跪伸腰低頭俯引其手以爲禮而頭不至地也今北俗磕頭則類奴婢磕頭之禮非可用之昏禮見舅姑及喪禮爲夫與子主之射尋常見人宜略如所擬肅拜儀可也南俗立拜已又不可醫竅但須深屈其膝母但如北俗之跡揩大手以右爲尚每拜以四爲節所謂俠拜若夫見舅姑則當叩地爲喪主則稽顙不爲喪主則手拜無幾得古禮六蓋家

深衣制度此章本在冠禮之後今以前章已有其文又平日之常服故次前音

按古者衣裳異制惟深衣之制衣與裳連而不殊自天子至於庶人之通服也以其被於體也深邃而又取義之深衣以深名焉去古日遠古服下後可見已幸而遺制尚略見長禮記之玉藻而其義則詳著於深衣之篇後之君子稍得以推求其制度於編簡之中司馬溫公始倣古製深衣以爲燕居服而文公先生亦服之紹興間王普著深衣制度家禮采用之其後趙汝梅有說牟仲裴有列究焉公亮有考證近世朱伯賢又有

一深衣考義與家禮不盡合今一祖家禮藁用附註之說而折衷於古禮且文以從近之言使覽者易曉云

一用白細布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爲寸

[illegible]

圖後

衣全四幅其長過脅下屬於裳

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

五色絲為小絛〔廣三分〕約其相結之處長與紳齊

緇冠

糊紙或用烏紗加漆為之裁一長條為其長一尺四寸許其高寸許圍以為武其圍之兩旁各廣三寸前後各長四寸又用一長條各廣四寸長八寸上裂續以為五梁縫皆向左彎其中跨頂前後下著於武屈其兩端各半寸自外向內而黑漆之又於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為竅以受笄笄用白骨或象牙為之

幅巾

用皂絹六尺許當中屈摺為兩葉就右邊屈處摺作一小橫摺子又翻轉從摺子左邊四五寸間斜縫一路向左圓曲而下循左邊至于兩末又將翻轉使所縫餘剩縮藏在裏卻以摺子當額前裹之於對兩耳處兩邊各綴一帶〔帶〕闊二寸長二尺自巾外過項後相結而垂之

黑履

白約繶純綦〔[illegible]〕[illegible]用白布作履如世俗所謂鞋者而稍寬大既成用皂絲條一條約長尺三四寸許當中交屈之以其繫處綴履頭近底處立起出履頭一二寸岐為二復綴其餘條於履面上以交如舊圖所畫者合其兩梢綴履口兩邊繫處是之謂〔絇〕於牙底相接處用一細絲條周圍綴於縫〔扶用反〕中是之謂〔繶〕又於履口納足處周圍皆緣以皂絹廣一寸是之謂〔純音準〕又於履後跟綴二皂帶以繫之如世俗鞋帶是之謂〔綦音忌〕○如黑履則用皂布為之而以白或青為絇繶純綦〔又見〕

〔考證〕

深衣考證

之製司馬氏曰三代時衣服之制其可考見者鮮不一然除冕服之外惟深衣其用最廣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服之蓋深衣者聖賢之法服也裁製縫紉動合禮法故賤者可服貴者亦可服朝廷可服燕私亦可服天子服之以養老諸侯服之以祭燕卿大夫士服之以夕視私朝庶人服之以賓祭蓋亦未嘗有等級也古人衣服之制不復存獨深衣則戴記言之甚備然其制度具存而後世苟有服之者非以詭異貽譏則以儒緩取哂雖康節大賢亦有今人不敢服古衣之說司馬溫公必居獨樂園而後服之呂榮公朱文公必休致而後服之然則三君子當居官莅職見所於世之時亦不敢服此以取駭於俗觀也蓋則以物外高人之野服視之矣可勝嘆哉〔司〕馬氏此言則深衣之在宋服之者固已鮮矣況今又數百年後哉幸而文公之道大明于今世家禮為人家日用不可無

縰者須裳色玄端黑縰以玄裳爲正也

○紒者於縰口緣繞著牙底接處縫中

有條約者縰鼻有飭爲行戒〔周禮〕疏爲

縰有約有繶有純者飾也繶是牙底

接之縫縰條其中約是縰頭以條爲鼻

純以條爲口緣〔漢書〕王莽傳句縰孟康

曰今齋祀履爲頭飾也出縰一二寸師

古曰其形岐頭近世自謂其形岐頭乃製爲双雲形加於縰之

頭如今之朝鞋著非是蓋用條爲之豈可作鞋形哉〔書儀〕黑縰白

緣自註云複下曰舄禪下曰複周禮屨有五色近世惟赤黑二爲赤貴而黑

賤今用黑縰白緣亦從其下夏用緇冬用皮自註云古者夏

葛縰冬皮縰今從衆樂以著爲縰者故從衆〔家禮〕〔按〕黑縰註下云白約繶純

綦而卷首圖下註則云深衣則用白縰蓋以縰約裳色深衣裳既用白則縰亦合

用白矣又禮黑縰以青爲絇則繶純白縰以黑爲絇繶純深衣用白縰則當用黑縰

色爲飾著黑縰又當以青爲飾不用明也○〔按〕勉齋作文公行狀云未生未明

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廟以先聖觀考亭石刻遺像則履乃上下

之制而其中亦非備巾爲帝要屬而明兩翅下垂冠形外見像巾先容髮亦比而縊

冠而小心甚之遺意古者幘之詩之無有知者及載大全集載其服飾所作容

位榜有云遵用舊京故事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白鞋不爲簡其所

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然後知晝像之服乃晦翁致仕之野

服非深衣也求其之制度不可得後於羅氏至霹中得此其衣之制度乃上衣下裳

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兩帶交旁皆四

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綃爲大帶兩旁皆以青或皂緣之謂

之野服又謂之便服以作巾冠皆制不可考姑附于此以俟知者之

温公居家雜儀〔按〕温公居家雜儀共二十條今隱括其內二條

飾亦家宴上壽爲歲節附通禮後其餘俱散見春末冠昏喪祭鄉約諸儀

通載云

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

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吾家同

居宗族衆多冬至朔望聚於堂上此假設南面之

堂者宅舍異制隨時從宜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

上左右謂家長之左右皆北向共爲一列各以長幼

爲序婦以夫之長幼爲序不以身之長幼爲序共拜家長畢長兄立於門之左長姊立於門之右皆南向諸弟妹以次拜訖各就列丈夫西上婦人東上共受卑幼拜以族衆多若人人數拜則不勝煩勞故同列並拜受之受拜訖先退後輩立受拜於門東西如前輩之儀

儀節是日昧爽拜祠堂畢先設主人主婦坐席於廳事正中序立男左

女右男西上女東上主人之弟弟婦幷姊妹爲一行子姪及其婦幷女子爲一行孫男孫婦孫女爲一行俟主人主婦坐定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長者就次 諸主人諸弟中推其最長者一人立主人右其妻立主婦右弟姪以下依前行以序立拜之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拜訖又以次推其長者出就次拜之如前儀拜遍 分班主人諸子姪輩行同者分班對立男左女右互相拜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拜訖諸孫行拜其諸父如前就次儀其自相拜如分班儀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尊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

者一人進立於家長之前幼者一人搢笏執酒盞立於其左一人搢笏執酒注立於其右長者搢笏跪斟酒祝曰伏願某官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尊長飲畢授幼者盞注反其故處長者搢笏俛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徧酢諸卑幼皆起序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

復就坐

儀節 是日行拜賀禮設子弟修具畢（請家長夫婦並坐于中堂諸卑幼皆盛服序立[illegible]一行男左女右）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長者詣尊座前（長者進立于家長之前幼者一人執盞立於其左一人執注立於其右）[illegible] 跪（長者及二幼者俱跪）斟

酒（長者受盞幼者執注斟酒訖二幼起）祝壽（長者舉手奉盞祝曰）伏願尊親履茲長至[illegible]備膺五福保族宜家（祝畢家長受盞飲訖以盞授幼者反其故處長者）俯伏興平身 復位（與卑幼俱拜）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酢酒（拜訖侍者注酒于

盞授家長家長命受者至前親以酒授之受酒長者受酒置于席端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取酒跪飲之畢興長者命侍者以次酢諸卑幼皆出位跪飲畢執事者舉食卓入擺列男席于外女席于內婦女辭拜入內席命坐家受命諸卑幼坐惟未冠及冠而未昏者不得坐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諸卑幼俱拜而後坐各就席乃以次行酒或三行或五行子弟迭起勸侑隨宜畢合出席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禮畢

神主全式
題考某官府君神主
孝子某奉祀
作主制度
神主分式
前式
後式
趺式
題考某官府君神主
孝子某奉祀
儀節
通圖五十五

櫝式
平頂四直
前作兩扇啓閉
下作平底臺座
深衣前圖
袷
袂
袪
儀節
通圖五十六

深衣後圖
袷
袪
袂
負繩
要中
齊
深衣掩袷圖
方袷
袪
袂
要中
齊
儀節

新擬深衣圖
儀節
大帶
緇冠
舊圖
新圖

屈指量寸法圖

家禮裁深衣及衰服附用中指中節為寸蓋以人身有長短難用尺準以貧泉若楊氏亦謂其於中人中指之寸長短畧同然終不可為定法也指節人人殊與人身相為短長鍼經以之定俞充無有差爽者況用以裁衣豈有不稱體也我但世人往往味於取法今取鍼經圖列于其上而以其穴法著之若下使裁衣者有所揣依云鍼經云中指寡二節內髮兩橫文相去為一

屨圖

家禮深衣用白而屨用黑考儀禮玄端則用黑屨素積則用白屨纁當順裳色也今依卷首圖註作白屨舊圖鶴突今考證儀禮等書別為圖如上詳見考證

幅巾圖

裁幅巾法詳見制度

儀節卷之一終

伸指量寸法圖

寸又云中指中節橫文上下相去長短為一寸謂之同身寸註云若屈指即旁取指側中節上下兩文角相去遠近為一寸若伸指即正取中指中自上節下橫文至中節中從上第二條橫文長者相去遠近為一寸與屈指之寸長短亦相符合然人之身手指或有異若至于指文亦各不同更在詳度之也

文公家禮儀節卷之二

冠禮

冠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 大功未葬亦不可行○〔按〕擇日古禮筮日今不能然但正月內擇一日可也既有定日豫爲訪求合用之人措辦當用之物然後告廟戒賓庶行禮之時不致失誤今具如左

合用之人 〔賓〕主人擇子弟親識習禮者爲之〔贊〕賓自擇之或主人自擇〔執事者〕用子弟爲之〔禮生〕今人家子弟未必皆習禮況禮多曲折非有引導唱贊者不能一一中節今擬請習禮者一人爲禮生引導唱贊如官府行禮之儀先期演習然後行之庶幾無失

合用之物 帷帳灰櫛頭繩酒掠網巾簪深衣幅巾襆大帶帽子縧巾四方平定巾盤領袍直身鞋靴襪條

前期三日主人告于祠堂

主人謂冠者之祖父母父母凡爲家長皆若宗子已孤而自冠則自爲主人

〔儀節〕序立 男左女右世爲一行〔詳見通禮〕 盥洗 啓櫝 出主 復位 降神 主人詣香案前 跪 焚香 酹酒 盡傾茅沙上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參神 衆拜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主人斟酒 主婦點茶 畢二人並拜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主婦復位 主人不動 跪 主人以下皆跪 讀祝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辭神 衆拜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奉主入櫝 禮畢

〔祝文〕維○○〔幾〕年歲次〔干支〕〔幾〕月朔

某日孝玄孫某官姓名敢昭告于
顯高祖考某官府君（無官隨神主所稱）
顯高祖妣某封某氏
顯曾祖考某官府君
顯曾祖妣某封某氏
顯祖考某官府君
顯祖妣某封某氏
顯考某官府君

顯妣某封某氏
某之子某（若某親某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月某日加冠於其首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若宗子自冠則云某以某月某日加冠於首）

戒賓

古禮筮賓今不能然擇僚友中賢而有禮者一人可也前期三日主人自詣其家隨意致辭請之若遠則遣子弟致書

書式

（按家禮戒賓辭乃儀禮本文語意簡奥非今世所宜又按書儀使者不能記其辭則爲書如儀中之辭後亦某某上一辭則爲一書使者以次述之賓答亦然今隱括其辭爲書如左）

某郡姓某再拜奉啓
某官執事某有子某（若某親之子某）年及成人將以某月某日加布於其首求所以教之者僉曰以德以齒咸莫（稱呼隨宜）

吾子宜至日不棄
寵臨以惠教之則某之父子感荷
無極矣未及躬詣
門下尚祈
炤亮不宣
具位姓某再拜
右請書（若宗子自冠則前去有子某三字後去之父子三字）
某郡姓某再拜奉復

某官執事伏惟隨宜某無似伏承

吾子不棄召為祝賓深恐不克共

事以病盛禮然

嚴命有加。敢不勉從。至日謹當躬

造洽報弗虔餘需

亟既不宣

具位姓某再拜奉復

右復書儀禮有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供事以病吾子敢辭

前一日宿賓。主人曰某願吾子之終教之也據此當再有書請但以今人家請賓須是預先使人通知然後發書不必過為虛文可也若有欲盡禮者如禮再書往復亦可

遣子弟以書致辭。

（書式）

某上

某官執事伏惟隨宜某將以來日加

冠於子某若某親某子某

吾子既許以惠臨矣敢宿

某再拜上　宗子自冠改加冠於子作某

某復

某官執事伏惟隨宜承命以來日行

禮既蒙見宿敢不夙興

某再拜上

陳設　如人家廳堂無房戶將帷幕隔之無階級用石灰畫而分之凡冠者席與賓主位次皆用灰依圖界畫至日按畫設在長子席在阼階上之東少北西向衆子則少西南向宗子自冠則如長子之席少南○洗盥帨巾設於東階下東南又於陛室或用帷幕隔一處為賓次詳見圖

厥明夙興陳冠服　是日早起用卓子陳當用衣帶靴履梳篦網巾并用笥盛於房中凡衣皆東領以北為上又用卓子設酒注盞盤并脯醢楪于設服卓子北○又托圖布席其三加冠巾各盛以盤以帕蒙之用卓子陳西階下執事者一人

主人揖手揖賓揖升凡三次賓至

各就位 主人先由東階升即東序非宗子之子其父立主西向賓從由西階升即西序東向人之右

贊者盥洗 贊者洗訖由西階升立于房中西向 擯者布席 賓按畫布按圖布冠者之席長子則于東階上之少之北西向衆子則少西南向 將冠者出房南面立于席右向席 贊者奠

櫛 贊者用笥盛網子幗巾置于席櫛側瑟反按儀禮櫛實于笥左與立於將冠者之左註笥也今補入

賓揖將冠者就席爲加冠巾冠者適房服深衣納履出

乍孟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今冠禮始加以緇冠幅巾亦此意也或者乃以其非世所常服而別以他巾代之蓋亦不者禮之因也且古之時冠而弊之今恐其沸[illegible]而不之常服冠畢而撤之亦可也

禮生唱 賓揖將冠者即席 賓揖手揖之將冠者即席跪將冠者即席西向跪贊者亦即席如其向跪

櫛髮 贊者跪其髮梳之合紒包網巾訖贊者降 行始加禮 賓詣盥洗所 賓降階主入從之賓洗畢 復位 主人揖賓升俱復初位 執事者進冠笄 以盤子盛冠笄簪子進至

階 賓降受 賓降階二等受冠笄執之正容徐行 詣將冠者前 賓向將冠者祝辭 賓祝 曰 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跪 賓跪 加冠笄 以冠笄簪子加將冠者之首贊者代簪之 加幅巾 贊者又以幅巾跪進賓受加之 興 賓起 復位 冠者興

加賓揖冠者適房易服賓舉手揖
之冠者入房脫童子服服深衣加
大帶納履冠者出房出房南面立
未即席
再加帽子服皂衫革帶繫鞋
今擬以時樣帽子直領衣絲條布鞋黃皮鞋○按所謂帽子皂衫者其制
不可考惟文公語錄有云前輩士大夫家居常服紗帽皂衫革帶又云溫
公冠禮先裹巾次畢帽又云今未帽子做得忒高硬既不便於從事又
且費錢皂衫更貴重向說其以容今果人罕用也由是故言帽之則帽子
必是以紗為之溫公時猶以軟帽畏頭至文公時始為尚成之制後與皂
衫不用於世也然此亦非古服乃是一俱時之制在當時已不用今不用
之亦可故擬代以待制但今世所賤帽子有二等所謂大帽者乃是笠子
用以蔽雨日之具決不可用惟所謂小帽者以玻紗或羅或段為之此雖
似褻服然今世之人通貴賤以為燕居常服環衛及迎方官舍以事朝
見者往往貳之今世除此二帽之外別無他帽以不得已用以再加其
紗製者亦可用也

儀節 禮生唱賓揖冠者即席賓舉手
揖之即席跪冠者跪行再加禮
執事者進再加服執事者以盤子
盛帽子進至階賓降受降階二等
受之詣冠者前祝辭賓祝曰吉
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慎
爾德眉壽萬年享受胡福祝畢贊
者徹巾冠○按儀禮及舊本皆作
胡今本作遐改從舊跪賓跪加帽
以帽子加冠者之首興賓起復位
冠者興起賓揖冠者適房易服賓
舉手揖之冠者入房釋深衣服直
領衣絲條繫鞋冠者出房出南面
立
三加幞頭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若襴衫納
靴

今擬爲生員者■巾襴衫皂絲絛皂靴餘人平定巾盤領袍絲絛皂靴○皂

按此三加用幞頭公服而溫公書儀亦云幞頭■靴笏則是幞頭在宋時上下通服也今惟有官者得用幞頭而服於專爲生員之服且世未有既官而後冠者其幞頭公服革帶執笏不可用故擬代以時制如此云

儀節 禮生唱 賓揖冠者即席 賓舉手揖之即席跪 冠者跪 行三加禮

執事者進三加服 執事者以盤子盛巾進至階 賓降受 降三級階受

之詣冠者前 祝辭 賓祝曰 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俱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祝畢贊者徹幘執事者跪 賓跪加巾 以巾加冠者之首與賓起復位 冠者興 賓揖冠者適房

徹櫛 執事者收去櫛子之類入于房 賓者設醮席 長子仍前席不用

若長子則改席于堂中間少 〔此句〕

西南向 冠者出房 南向立

乃醮

儀節 禮生唱 行醮禮 贊者酌酒 贊者酌酒于房中出房立於冠者之左 賓揖冠者即席 賓舉手揖冠者立席右南向 賓受酒 贊者搢酒授賓 賓受之 詣醮席北向 祝辭 賓祝

曰 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冠者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賓不答

冠者升席南向受酒 少而立 賓復位 東向立答冠者向時所拜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賓拜畢 冠者不答

補 贊者薦脯醢 贊者以楪盛脯自房中出 冠者進席前 跪 祭脯

醢冠者左手執盞右手執脯醢襟
置于席前空地上 祭酒 傾酒少許
于地 興 退就席末 跪 啐酒
飲酒少許 本子啐也 興 降席授
盞 以盞授贊者執事者徹脯醢襟
冠者拜賓 冠者南向拜 鞠躬拜興
拜興平身 賓東向答拜 拜贊者 冠
者略側身西向拜贊者 鞠躬拜興

平身 贊者立賓左東向少退答拜
按家禮本書儀略去[illegible]晦醮一節然溫公以人家無醴故其醮惟享作旨酒既請矣而[illegible]文嘉薦令芳古註謂脯醢芳香也去薦脯醢一節則是此句爲虛設矣今補入若從簡省不用亦可

賓字冠者

賓或別作詞命以字之之義亦可
儀節 禮生 唱 賓主俱降階 賓降階東
向 主人降階西向 冠者降階 冠者

降自西階少東南向 祝辭 賓祝 曰
禮儀既備吉月令日昭告爾字爰
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 叶古
古 永保受之 曰伯某甫 仲叔季惟
所當 冠者對辭 曰 某不敏敢不夙
夜祗奉 唱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冠
者拜賓不答。 按家禮無此再拜之文今補之者蓋以下文冠者見于鄉先生有謁見之禮且拜而不答況賓祝之以辭乎
禮畢

出就次

賓請退主人請行禮 賓出就次
儀節 禮生 賓揖主人 曰 盛禮既成
請退 主人揖賓 曰 某有薄酒敢醴
從者 賓辭 曰 某不敢當 主人請 曰
姑少留 賓 曰 敢不從命 主人乃舉
手揖賓送出外贊從之至客次 揖
平身 賓主對揖主人乃退命執事

洽具

主人以冠者見于祠堂

陳設如常 儀見通禮

儀節 主人以下盛服序立 男左女右 詳見通禮

世爲一行 盥洗 立定主人主婦及

子婦將出主者皆洗拭訖 啓櫝

出主 主人出考主主婦出妣主 其

餘子婦出祔主各置正 位之左 皆

儀節 冠禮

畢 復位 主婦以下先降復位 降神

執事者洗手上階開瓶實酒于注

一人奉注詣主人右一人執盞盤

詣主人左 主人詣香案前 跪

焚香 主人焚香畢左執事者跪進

酒注右執事者亦跪以盞盤向主

人主人受注斟酒于盞及注于左

執事者取盤盞自捧之二執事者

皆起 酹酒 主人左手執盤右手執

盞盡酹茅沙上畢置盞香案上 俯

伏興 少退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參神 主人以下凡在位者

皆拜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

身 主人斟酒 主人自執酒注斟

酒于逐位神主前空盞中先正位

次祔位次命長子斟諸祔位之卑

儀節 冠禮文十

者畢主人稍後立 主婦點茶 主婦 或

執瓶斟茶于各正祔位前空盞中 [illegible] 以

命長婦長女酌諸祔位之卑者畢 執事亦可

主婦退與主人並立拜 鞠躬拜興

拜興平身 復位 主人不動 跪 主

人跪 告辭 有祝則曰 讀祝 曰 某之

子 某 若某親 之子 某 今日冠畢敢

見 宗子自冠則止曰某 今日冠畢

敢見 俯伏興平身 復位 [illegible]

見 冠者兩階間拜 鞠躬拜興拜興

拜興拜興平身 [illegible]

[illegible] 復位

辭神 衆拜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

興平身 有祝文則曰 焚祝文 奉主

入櫝 禮畢

冠者見于尊長

父母堂中南面坐其餘親戚依次序坐冠者拜父母父母爲之起同居有尊長則父母以冠者詣其室拜之尊長爲之起遂就東西序每列皆再拜 或請尊長就堂中拜亦可

儀節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父母四拜 餘再拜

乃禮賓

主人以酒饌延賓及賓贊者酬之以幣而拜謝之 [illegible]

侍之

儀節 主人至客次迎賓主人先行客從之賓贊禮生及諸親朋各以序隨至堂階主人以手揖賓請升賓辭讓主人先升自東階賓繼升自西階贊以下各以序升就位賓主以下各序立如常儀致辭主人拱手向賓前曰某子 [illegible] 加冠賴吾子教之敢謝 主人拜 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 賓答拜謝辭若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謝賓同主語贊使畢勿不敢當拜揖之可也主

人獻酒 賓酢酒 主人獻賓[illegible]以下如常儀酒適請升席 主人[illegible]席末先升賓次升贊從及陪席者以次皆升坐 行酒 冠者及執事者行酒或三行或五行 進饌或三或五

随俗奉幣執事以盤捧幣進主人受以制賓賓受以授從者 賓謝主人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主人答拜以次來贊者儐者幣及贊者儐者謝主人主人答拜皆同 送賓至大門外 揖平身 俟賓上馬 歸賓俎

冠者遂出見于鄉先生及父之執友 冠者拜先生執友皆答拜若有誨之則對如對賓之辭且拜之先生執友不答拜

〔儀節〕冠者見鄉先生及父執友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先生若有教言則對曰 〔某〕不敏敢不夙夜祗奉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不荅拜

按鄭氏家儀有或因事故[illegible]閒便行禮之儀今從人家有力[illegible]備禮者是故其儀別載儀節[illegible]其下

〔儀節〕是日夙興告祠堂如朔日之儀不用祝先期擇親為一人為賓子弟一人為贊一為禮生主人

〔唱〕立堂上東階上賓立西階上禮生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執事者 布冠者席于主人後少北〔冠〕將冠者即席跪合紒掠髮合髻 行加冠禮賓盥進冠笄祝辭者揖進賓受之行至冠者前祝 辭用始加之辭如賓不能祝不用亦可跪賓跪加巾與復 位冠者興易服冠者服着服着侍服納靴出降下階立少東南向 賓字冠者賓主俱降階祝辭用請辭若賓不能祝只曰字次曰甚 冠對辭若加冠無祝辭此亦不用者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冠畢見于祠堂尊長俱如上儀

笄

女子許嫁笄 年十五雖未許嫁亦笄

母為主 行於中堂與宗子同居則於私室

前期三日戒賓一日宿賓 賓擇親姻婦女之賢而有禮者為之遣人致書以請

書式

忝親（某）氏拜啓（非親則云辱交或辱識）

（某郡某封）姓次女禮久廢茲有女年

適可笄欲舉行之伏聞

吾親閑於禮度敢屈（非親則改夫人爲人隨所稱）

惠臨以教之不勝幸甚

月　日（某）氏拜啓

右請書

忝親（某）氏拜復

（某郡某封）姓次家不棄

召爲笄賓自念粗俗不足以相盛

禮然既有

命敢不勉從謹此奉復

月　日（某）氏拜復

右復書

陳設

（設國界畫如儀子冠禮）

厥明陳服（以盤子盛冠笄置西階下）

序立

（主婦如主人之位將笄者房中南面）

賓至主婦迎入升堂（不用贊者）

賓爲將笄者加冠笄適房服背子（祝用始加之辭不能則省）

（儀節）序立　主婦東階下少東西向

女眷重行在後北上　賓至　請迎

賓（主婦出中門見賓）賓主相見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請升堂

賓主各就位（主婦東賓西）布席（侍

者布席于東階之東少西南向）將

笄者出房　侍者奠櫛（贊者取櫛）

篦之類置席左　賓揖將笄者即席

賓以手導將笄者卽席西向立跪

笄者跪侍者亦知其向跪櫛髮絣髮梳之合紒爲之合髻行加笄禮

賓降盥洗 賓降階主婦亦降洗訖 復位 主婦請賓復初位 侍者進冠笄 侍者以冠笄從 賓詣將笄者前 祝辭 賓祝 曰 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跪 賓跪 加冠笄 興 賓起 復位 笄者興適房易服 徹櫛 笄者出房 服上衣出

儀節 冠禮十三

乃醮

儀節 行醮禮 侍者酌酒 立于笄者之左 賓揖笄者卽席 笄者立席右南西 賓受酒 詣醮席 祝辭 曰 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笄者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賓答拜 跪 笄者跪 受酒 祭酒 傾少許于地 啐酒 略飲少許 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乃字

儀節 賓主俱降階 主東賓西 笄者降階 笄者降自西階少東南向 祝

儀節 冠禮十四

辭 賓祝 曰 禮儀既俻昭告爾字女士攸宜永受保之曰某 笄者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賓不答拜 禮畢

補 主人以笄者見于祠堂

儀節 序立 盥洗 啓櫝 詣香案前 跪 焚香 告辭 曰 某之第幾女某今日笄畢敢見 俯伏 拜興拜興平身 笄者見 立西階

上少東拜興拜興拜興拜興主人

主婦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補）筓者見于尊長

乃禮賓

以上皆如冠儀而少省

【冠禮餘註】溫公曰古者二十而冠皆所以責成人之禮蓋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於其人故其禮不可以不重也近世以來人情輕薄過十歲而總角者少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知之哉往往自幼至長愚騃若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今雖未能遽革且自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其亦可也【右冠說】○主人謂冠者之祖父自爲繼高祖之宗子者若非宗子則必繼高祖之宗子主之有故則命其次宗子若其父自主之若宗子已孤而自冠則亦自爲主人【右主人】○冠者私室有曾祖祖以下祠堂則各因其宗子而見自爲繼曾祖以下之宗則自見【右見祠堂】○父母堂中南面坐諸叔父兄在東序諸叔父南向諸兄西向諸婦女在西序諸叔母姑南向諸姊嫂東向冠者北向拜父母父母爲之起同居有尊長則父母以冠者詣其室拜之尊長爲之起還就東再序每列拜拜應答拜者答若非宗子之子則先見宗子及諸尊於父者於堂乃就私室見於父母及餘親○若宗子自冠有母則見于母如儀族人宗之者皆來見於堂上宗子西向拜其尊長每列再拜受卑幼者拜【以上見尊長】○（補）凡婦人自稱於已之尊長則曰兒卑幼則以屬於夫黨尊長則曰新婦卑幼則曰老婦非親戚而往來者各以其黨爲稱後放此【右】

【戒賓】

冠禮考證

【儀禮】贊者洗于房中 古註曰洗盥而洗爵者號曰凡洗爵者無盥此經不具故古註明之【按】此則冠禮不但該盥洗于堂下而房中亦當設也然能禮所謂洗特言先爵耳盥乃註家增入也若人家窄狹就於堂下所設盥既盥先洗爵持入房中亦可

○薦脯醢 註曰贊冠者也脯乾肉醢肉醬

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 古坐是跪筵是席觶酒器儀節增入祭脯醢本此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 古註嘉善也善薦謂脯馨芳香【按】書儀古用醴或用酒醴則一獻酒則三獻今私家無醴以酒代之改醴辭甘醴惟厚作旨酒既清矣夫溫公改醴爲酒若以醴不可虛僞也醴與酒一物但有醮辭之異用以相代似亦無害而公以易古辭者欲名實之相稱也況醴辭明有嘉薦令芳一句今既舉之以醮冠者而不用古禮薦脯醢一節了了今補入

○賓出主人送於廟門外不出門付醴之請

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此醴當作禮謂以醴禮之也

賓若謝其勤勞也次門外更衣處也曰禮辭一辭而許曰辭再辭而許曰按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今日禮辭許則一辭而許矣○乃禮賓以

一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註飲賓客而從

以財貨曰酬束帛十端也[illegible]四丈五匹也儷皮兩鹿皮也按書儀曰端匹丈尺臨時隨意凡君子使人必報之至於昏喪相禮者當有以酬之若主人實貧栢諸者亦不當受也寡取央不可

賓出主人送于外

儀節 冠禮 九

門外再拜歸賓俎歸賓俎使人歸諸賓家也按古註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其牲未聞則似古亦或用牲矣但無明文耳今既富家用之亦可貧無力者不用可也按士冠禮[illegible]非切於行冠禮者今惟錄此[illegible]文公已用之以為行禮之[illegible]今不復載亦不以為者偶有閒[illegible]之恐[illegible]

冠義古者冠禮

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

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溫公曰今家禮於日與賓惟擇之而已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

之成人而與為禮也溫公曰此禮今難行但於拜時母為起立可也

○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

也謂此禮乃嘉禮之最重者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

行之於廟溫公曰今人少家廟但冠於外廳笄於中堂可也○

郊特牲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

齊則緇之謂上古之時冠之用布齊時所服者以緇色為之其

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孔子言吾未聞其有緌下之緌

冠而敝之可也註云此冠後世不復用而初冠暫用

儀節 冠禮 十

故適子之不忘古也又見家語始加服[illegible]下同家語孔子答其子語

冠於阼以著代也阼其為主人之次也醮於客位

加有成也酌而無酬酢曰醮禮於有成之人也加三加彌

尊喻其志也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緇布之粗不若皮弁又皮弁之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爵弁則愈精故曰喻其志○今冠服三加之冠亦必稱尊者拘於時服非古人服制可以上下通服也

會子問曰特冠子冠者至謂贊賓揖讓而入

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

則廢（謂死者在大門之內）外喪（謂死者在大門之外）則冠而不醴（行三加禮而不醴）徹饌而掃即位而哭（徹去饌具掃除冠之位次而後即位舉哀）冠者未至則廢（亦謂賓贊）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謂在期日之先）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

雜記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謂居喪之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三者三言一次三踊凡三次三踊也司馬公曰因喪而冠恐於今難行今世俗有行之者）

禮記註疏 冠禮始早晚書傳無正文世本曰黃帝造旃冕是冕起於黃帝也黃帝以前以皮羽為冠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天子諸侯皆十二

程子曰 冠禮廢天下無成人或欲如魯襄公十二而冠此不可所以責成人事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之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二十而冠（按家禮十五至二十皆可冠不必二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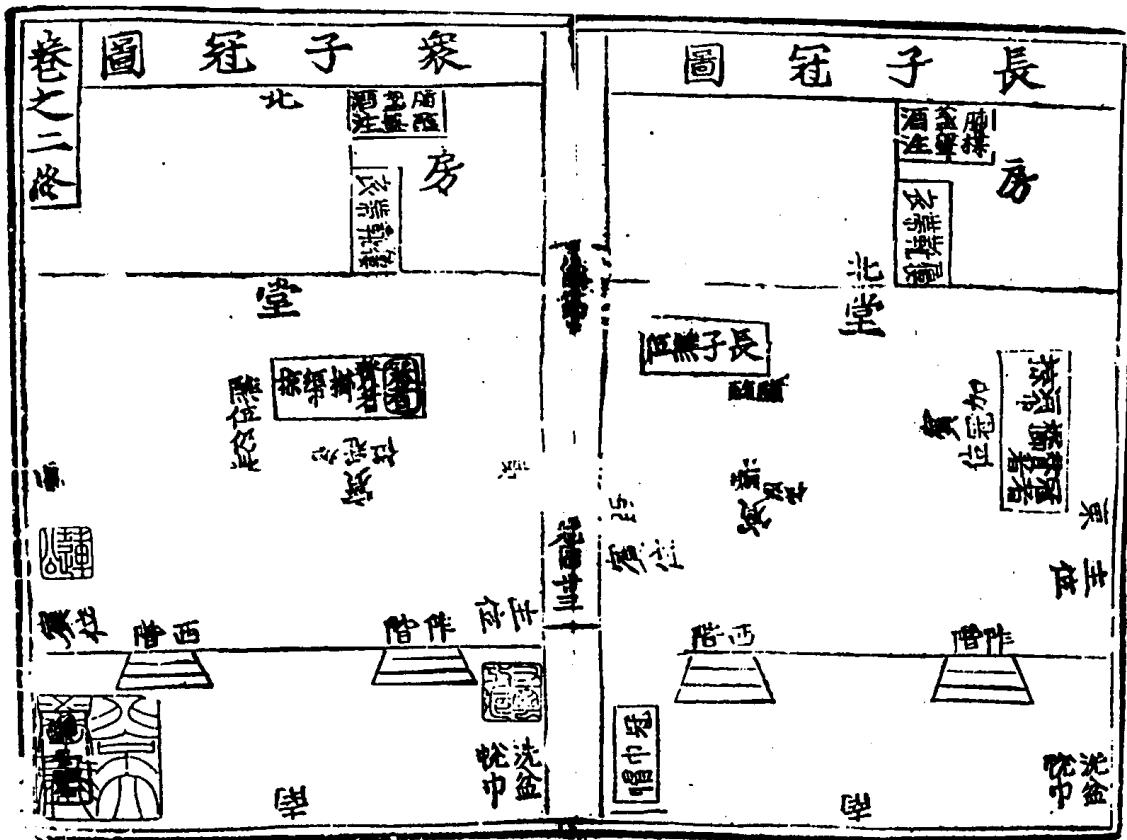
又曰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服却是偽了必須用時之服（按古禮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緇布冠亦是當時不用之服豈是僞哉今家禮始加用深衣幅巾而再加三加以時服似亦是存古之意宜從之不必泥程子此說也）

朱子曰 古禮惟冠禮最易行又曰冠禮比他禮却易行○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文公家禮儀節卷之三

昏禮

濬按古有六禮家禮略去問名請期止用納采納幣親迎以從簡今擬以問名併入納采而以[illegible]期併入納幣以備六禮之目[illegible]書辭之間略及其名而已其實無所增益也

議昏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

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

大功未葬亦不可主昏○凡主昏謂胥之祖父父及凡爲家長者宗子自昏則以族人之長爲主

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之然後

納采

納其采擇之禮即今世俗所謂言定也

納采 附問名

主人具書

主人即主昏者書用牋紙如世俗之禮若族人之子則其父具書告于宗

子【補說】儀禮士昏禮下達納采用鴈而書儀亦云使者盛服執生鴈家禮削去下用從簡也今 國朝定制庶民昏姻定為三等其禮許用納布諸羊鵝酒果麪之類世俗徃徃踰制奢侈狃於見聞已久而行古禮者遷於落莫如此盖人情有所不堪今擬用鵝酒果合之類如富而有力者用羊酒亦可但不可太過耳

書式【今際[illegible][illegible]禮納采問名皆[illegible]之[illegible]為書】

【某】【郡】【某】【姓】【某】啓【不[illegible][illegible]親者方[illegible]而未成也】

【某】【郡】【某】【官】【執事】【稱呼隨宜】伏承

尊慈不鄙寒微曲從媒議許以令

愛貺室僕之男【某】【或某親之子某】

茲有先人之禮謹專人納采因以

問名敢請令愛為誰氏出及其所

生月日將以加諸卜筮伏惟

尊慈俯賜

鑒念不宣

年　月　日【某】【郡】【姓】【名】啓

儀節　卷之三

夙興奉以告祠堂

陳設如常儀用盤子盛書置香案上

【儀節】序立 男左女右世為一行【詳見通禮】 盥

洗　詣櫝　出主　復位　降神

主人詣香案前　跪　焚香　酹

酒盡傾茅沙上　俯伏興拜興拜興

平身　復位　參神 衆拜 鞠躬拜

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主人斟

酒　主婦點茶 畢二人並拜 鞠躬

拜興拜興平身　主婦復位　主人

不動 跪 主人以下皆跪 讀祝　俯

伏興平身 主人獨拜 鞠躬拜興拜

興平身　復位　辭神 衆拜 鞠躬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

文　奉主入櫝　禮畢

【祝文】維○○【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

(干)支朔(幾)日(干)(支)孝玄孫(某)(官)

(姓)(名)敢昭告于

顯高祖考(某)(官)府君 [illegible]

顯高祖妣(某)(封)(某)氏

顯曾祖考(某)(官)府君

顯曾祖妣(某)(封)(某)氏

顯祖考(某)(官)府君

顯祖妣(某)(封)(某)氏

顯考(某)(官)府君

顯妣(某)(封)(某)氏

(某)之子(某) [illegible] 年

已長成未有伉儷已議娶(某)

(官)(某)(郡)(姓)(名)之女今日納采

就以問名不勝感愴謹以酒

果用伸虔

告謹告 若宗子自昏則自告

乃使子弟爲使者如女氏女氏主人出見

使者

(增)儀禮用賓而家禮本溫公書儀用子弟爲使者恐與女氏主人非敵難於行禮今擬兩家通往來者一人如世俗所謂保親者用以代賓

(儀節)賓至女家門外謀氏先入告主人執事者陳禮物于大門內所從子盛書函置卓子上 賓至 請迎

賓 主人出門外迎賓主人揖賓請

行 主人舉手作揖懸狀請賓行凡 宗子之女則其父位主人 三次主人先登東階賓登西階升

堂 之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 東西相向立揖平身賓至相唱

陳書幣 執事者乘書置于廳上 [illegible] 禮物陳廳中 設卓子上(?) 賓主各就坐 主賓分

坐 奉茶 執事者以茶進啜訖 賓興

主人亦起 進書 執事以書授賓賓

以奉主人 主人受書 受以授執事

者北向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賓
避席俯立不敢答[illegible]請賓就次
遂奉書以告于祠堂
以盤盛婿家書置香案上禮物陳案前或庭中
儀節 與前夙興告祠堂同
祝文 [illegible]之第[某]女[某]
[illegible]年漸長成許嫁[某]
[官][某][郡][姓][某]之子[某]今日納采不

勝感愴謹以[後同]
出以復書授使者遂禮之
其從者亦禮之於別室皆酬以幣
儀節 主人告祠堂畢出見賓各就[illegible]
主賓東西對坐如前復書執[illegible]
以書進主人主人以奉賓受書賓
受之以授從者主人曰敢備薄禮
請醴從者賓曰敢辭主人固請

曰敢不從命 鞠躬拜興拜興平
身賓拜主人主人答拜各就位主
人就東階客就西階俱北面主人
獻酒主人降階酌酒至賓席前奉
酒于賓賓趨席末主人以揖送酒
賓趨席末受之而揖且遍揖坐客
而後飲如常儀飲畢復揖主人主
人揖之賓酢酒賓降階酌酒以奉

主人如前儀飲畢主人以盞置卓
子上請升席主人自席末先升賓
次升媒氏及陪席者以次升坐
執事者行酒或三行五行隨意進
饌或三或五如俗奉幣賓謝主
人賓出席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主
人答拜送賓至大門外揖平身主
人拱揖賓上馬

（書式）

某郡姓某

某郡某官執事　伏承（稱呼隨宜）

尊慈不棄寒陋過聽媒氏之言擇

僕之第幾女某（或某親某之幾女某）

作配令似（或作某親某第幾子隨稱）弱

息惷愚又弗能教既辱采擇敢不

拜從重蒙問名謹具所出及其生

儀節　昏禮八

年月日如別幅伏惟

尊慈特賜

鑒念不宣

年　月　日某郡姓某啓

名帖式

父某

母某氏

女某行幾某甲子年幾月幾日某

時坐

使者復命媒氏

（儀節）賓至門外婿氏主人出迎揖平

身問勞隨俗升堂　各就位坐訖

奉茶畢興各起進書從者以書進

賓以奉主人受書主人受書以授

從者（隨）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主人

再拜賓退避請賓就次（[illegible]）

儀節　昏禮九

（女氏受婿家之書既拜而　婿家受女家之書不拜可乎）

主人復以告于祠堂

（儀節）以盤子盛所復書及

名帖子置香案上

並同前無祝改讀祝為告辭某

之子某聘某官某郡姓某之第幾

女某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生今日

納采且問名禮畢敢告

納幣

納吉請期附（[illegible]）

納幣

幣用色繒貧富隨宜少不過兩多不踰十更用釵釧羊酒果實之屬亦可 各從鄉俗

具書

書式

忝親某郡姓某啓

某郡某官尊親家執事 稱呼隨宜

伏承

嘉命許以令女貺室僕之子某 姪某

某親某之子某 加之卜占已叶吉兆

茲有先人之禮敬遣使者行納徵

禮謹涓吉日以請曰某日某某貫

惟昏期可否惟

命竦拜以俟伏惟

尊慈特賜

鑒念不宣 若下[illegible]

儀節　昏禮十

年　月　日忝親某郡姓某再拜

補 夙與主人以書告于祠堂

陳設如常儀用盤子盛書及幣帛置香案上 家禮[illegible]

納徵前一日有[illegible]

儀節 並同納采

祝文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 並同 某之

子某 若某親之子某 已聘某官某郡

某氏之第幾女爲婦卜之叶吉

今行納幣禮且以日期爲請曰某

月某日甲子吉宜成昏不勝感愴

謹以 後同 若告期[illegible]

遣使者如女氏 補 女氏出見使者

儀節 並同納采

補 遂奉書以告于祠堂

陳設如常儀用盤子盛書以幣帛置卓子上餘物陳廳中

儀節 並同納采

儀節　昏禮十二

祝文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孤哀同某之

第幾女某已許某官某郡某氏之

子爲昏今日報吉且行納幣因以

期日爲請曰某月某日某子吉宜

成昏不勝感愴謹以 後同告期尚遠去四以至若夫成昏十一字

女氏受書復書禮賓

儀節 並同納采

書式

忝親某郡姓某拜

某官某郡尊親家執事 伏承

嘉命委禽寒宗顧惟弱息教訓無

素切恐弗堪卜既叶吉倘何敢辭

玆又蒙順先典貺以重禮辭既不

獲敢不重拜若夫昏期惟

命是聽敬俯以須伏惟

尊慈特賜

鑒念不宣 告昏期尚遠去若夫期至敬俗以須十二字

某年某月某日忝親某再拜

[illegible]復命並同納采之儀

儀節 並同納采

備 壻氏主人復以告于祠堂

以盤子盛所奉書置香案上

儀節 並同納采但改讀祝爲告辭曰

某之子某 若某親之子某 聘定某

郡某官之女爲婦今日行納幣禮

畢將以某月某日成昏敢告 若昏[illegible]

遠去將以下成[illegible] 禮於昏之以六禮止用[illegible]

名於納采而[illegible] 以備六禮之數[illegible]

[illegible] 早宜[illegible]

儀節 凡具書受書復書禮賓復命告祠堂並同納采祝文並同納幣

但男家則去其中卜之叶吉四字及改今爲既改且爲將女家則去

其中日報吉且行納幣因八字其餘並同書式並同納幣但男家書

前空盞中先正位次祔位次命長
子酌諸祔位之卑者畢主人稍後
立主婦點茶主婦執瓶酌孫于各
正祔位前空盞中命長婦長女酌
諸祔位之卑者畢主婦退與主人
並立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復
位主人不動跪主人跪讀祝畢俯
伏興平身復位子將親迎見

壻立兩階間拜鞠躬拜興拜興拜
興拜興平身復位辭神衆拜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禮畢
祝文維年歲次月朔日辰(某親某官某)
之子(某)將以今日親迎于(某官某)
(某郡某氏)不勝感愴謹以(後同)
遂醮其子而命之也

先以卓子盛酒注盞盤於堂上設主
人座於東序西向設壻席於其西北
南向○壻子弟之習禮者一人爲贊
者
按 謂見圖○非宗子之子則其父醮
儀節 請升座父升坐畢壻就位壻
先立于階下至是升自西階立于
席西南向贊者酌酒贊者取酒酌
于盤盞執詣壻席前鞠躬拜興拜
興平身壻拜訖升醮席壻升座南

向跪贊者授壻酒受酒壻受之祭
酒傾少許于地興退就席末
跪啐酒略飲少許興降席壻
降席西授盞于贊者鞠躬拜興拜
興平身詣父座前壻詣父座前
東向跪父命之父曰往迎爾相
承我宗事勉率以敬若則有常壻
者曰諾惟恐不堪不敢忘命俯

【語】母命辭 姆導女至西階上母起送之整其冠帔命之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爾閨門之禮【易以俗語曰勉力敬謹早晚守你閨門禮數】

諸母命辭 諸母及諸姑嫂姊送至于中門之外申以父母之命曰【諸母或作姑嫂姊曰】謹【其所有敎】聽爾父母之言【易以俗語曰謹依亦爹娘的言語一】

【按家禮上有醮女一節而無女辭父母親屬之儀夫以女子生長閨門與諸親屬共處一日出以適人豈無辭別之情況非人情也今補之又古詞戒所謂今世女子所既從以俗語代之附于各條之下】

主人出迎壻入奠鴈

鴈用生者左首以色繒交絡之無則刻木爲之【按白虎通云婚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鴈也刻木爲鴈迎於死無則代以生鵝羔形色類鴈足皆謀僞故借以代之詳見餘註下或謂文絡爲兩鴈非是】

【儀節】壻至門外賓至請迎主人出大門外迎之主東壻西揖讓請行主人舉手揖遜請壻行壻辭主人先入壻從之至廳事升階主人升自東階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向跪壻跪奠鴈置鴈于地主人侍者受之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主人立不答拜【按附註引儀禮主人出迎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以見古人重大昏之義或欲行之可於賓至出迎下補入賓主再拜一節拜興拜興平身主人先拜壻答拜】

姆奉女登車

【儀節】壻奠鴈畢姆奉女出中門壻揖新人行壻舉手揖遜請女行降自西階先出女從之至轎邊壻擧簾壻擧轎簾以俟姆致辭曰未教不足以爲禮請升車女登轎

壻乘馬先婦車

婦車以二燭前導

至其家導婦以入

（儀節）壻至家立于廳事以俟請下車婦下車壻揖新人行壻舉手揖婦先行導以入室

壻婦交拜

婦從者布壻席于東方壻從者布婦席于西方

就坐飲食畢壻出

（儀節）壻婦至室中盥洗壻盥于南婦從者沃之進帨巾婦盥于北壻從者沃之進帨巾壻揖婦就席壻婦各即席婦先拜壻荅拜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婦四拜壻再拜畢壻揖婦就坐各就坐婦東壻西舉饌案從者舉饌案于壻婦前進酒從者以盞盛酒分進于壻婦前祭酒壻婦各傾酒少許于地舉殽各以殽少許置卓子上空盞從者又斟上酒請飲壻揖婦婦起荅拜各舉飲合巹從者以兩巹杯斟酒和合以進壻婦各執其一請飲壻揖婦起荅拜各飲訖徹饌案請即席壻婦各就原拜席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壻兩拜婦四拜禮畢餕餘壻從者餕婦之餘婦從者餕壻之餘

復入脫服燭出

壻脫服婦從者受之婦脫服壻從者受之

主人禮賓

男賓於外廳女賓於中堂隨鄉俗禮

饗送者

凡女家送來者皆酬以幣

婦見舅姑

明日夙興婦見于舅姑

舅姑禮之

婦夙興盛服俟見侍女以盤盛贄幣從之舅姑並坐堂中東西相向各置卓子其前家人男女少於舅姑者以次立于兩序按集禮舅姑並南面坐[illegible]今人家多[illegible]或從俗亦可

儀節 舅姑坐定序立壻婦並立兩階間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壻婦俱拜拜畢壻先退家禮無[illegible]拜之文今從俗補之 詣舅位前姆引婦至舅前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獻贄幣從者以贄幣授婦婦以贄幣置卓子上舅撫之復位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婦獨拜 詣姑位前姆引婦至姑前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獻贄幣從者以贄授婦婦置幣卓子上姑受之復位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姆引婦退立 禮婦

設席執事者設婦席于姑座之東南向 婦就席姆引婦趨席右北向 酌酒侍者酌酒于盞捧至舅姑前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婦拜 升席婦自席右升席 跪侍者授盞于婦 受酒婦受之 祭酒傾少許于地 啐酒飲訖 啓 興授盞于從者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禮畢降自西階非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行此

[illegible]其室

婦見于諸尊長

同居有尊於舅姑者以婦見於其室不同居則廟見而後往無贄○按[illegible]世人家娶婦舅姑親見禮畢先見本房尊長[illegible]次日[illegible]行次見諸[illegible]

儀節 舅姑既以婦見同居尊長畢退 拜兄弟姊妹親屬之在兩序者其尊屬應受拜者少進立見尊長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長屬皆受之
長屬退幼屬應相拜者少進卑幼
見　拜興拜興婦居左卑幼居右
如小姑小郎之類俱答拜（按書儀
長屬衆多則各一列受拜以從簡
便然婦新入門未必知孰爲長幼
須姑[illegible]一命之或無姑則親爲之
長者代之）
若冢婦則饋于舅姑
舅姑饗之

是日食時婦家具酒饌遣人送至壻
家用卓子盛如常儀置于廳事○又
設盥盆巾架東階下
東南帨架在其東
儀節　請就位　舅姑並坐訖婦拜　拜
興拜興拜興拜興　舉饌案　執事
者奉婦家所設饌案各置舅姑前
盥洗　姆引婦盥手洗盞斟酒于盞
奉之　詣舅位前　拜興拜興　進
酒　跪俟飲訖興受盞復位　拜

興拜興拜興拜興　婦退洗盞斟酒
于盞奉之　詣姑位前　拜興拜興
進酒　跪俟飲訖興受盞復位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進湯　從
者以盤盛湯至婦自捧詣舅姑前
置卓子上　進飯　從者以盤盛飯至婦
自捧詣舅姑前置卓子上食訖　徹
饌案　餕餘　婦就餕姑之餘婦之

餘以餕從者　饗婦　是日舅姑先令
侍者設三饌案待婦饋畢令舉以
入　舉饌案　舅姑前各一其一置舅
姑旁之東少南　斟酒　侍者捧酒盞
至姑側　詣舅姑前　婦立介兩間　拜
興拜興拜興拜興　跪　侍者以盞
授婦　受酒　啐酒　略沾唇　興　授盞
于侍者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湯飯

隨立畢 降階（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東階）

廟見

三日主人以婦見于祠堂

（陳設如常儀）

儀節 序立 盥洗 啓櫝 出主

復位 降神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酹酒（執事者跪進盤盞主人受之傾茅沙上）俯伏興拜興拜

興平身（稍後立）復位 參神（衆拜）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主人酧酒（主人執注自酙于逐位神主前）主婦點茶（畢分立香案前）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主婦復位

主人不動跪 告辭（曰）（維）之子（某）孝某親之子某 以（某）日昏畢新婦（某）（氏）敢見 俯伏興平身 新婦

見（婿婦並立兩階間並拜）古無婿拜之禮今從俗禮之 鞠躬拜

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辭神（衆拜）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

興平身（若宗子自昏則告辭云（某）今昏畢敢以新婦（某氏）見行四拜禮畢新婦點茶復位又四拜）

壻見婦之父母

明日壻見婦之父母

（婦父非宗子即先見宗子夫婦不用幣如儀然後見婦之父母）

次見婦黨諸親（不用幣）

婦家禮壻如常儀

儀節 其日壻盛服往婦家至大門外

立 侍者先入 壻至 請出迎 婦父

出大門外迎之揖壻 請行 婦父舉

手揖壻入 先行 壻從之 從者執贄

幣隨壻婦父升自東階壻自西階
各就位婦父立于東少北壻立西
少南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
身婦父跪而扶之奉贄幣從者授
壻幣壻以奉婦父受之以授從者
見外姑婦母闔門左扉立于門內
壻拜于門外鞠躬拜興拜興拜興
拜興平身　奉贄幣壻以奉婦母

從者受以入〔謁〕廟見婦父引壻至
祠堂前婦父拜鞠躬拜興拜興平
身跪　上香　告辭曰〔某〕之女
〔某〕〔若某親之女某〕壻〔某〕來見　俯
伏興平身　新壻見壻立兩階間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畢
壻父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禮畢
〔按禮止有壻見婦父母而無廟見之儀今按集禮等書補之蓋[illegible]〕

〔女適人生者既有謁見之禮而死者漠然不相干況又有已孤而嫁者乎〕見尊長　婦父引壻同歷拜有
尊長則就所居見之鞠躬拜興拜
興拜興拜興平身　無幣　卑幼見者
再拜或答或跪而扶之隨婦父所
命　禮壻　其日預設酒席如時俗儀
婦父曰今備薄酒敢醴從者　壻辭
之不獲壻答曰敢不從命　壻拜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答拜各就位婦
父立東階上壻西階俱北向　主人
酌酒　婦父持酒以奉壻壻趍席末
受之而揖又遍揖在席諸親　壻跪
壻跪而飲婦父以一手扶之　啐酒
興揖平身　壻酢酒　壻降階洗盞
酌酒以奉婦父婦父亦受而遍揖
在席者　跪　壻跪婦父以一手扶之

飲訖興婿起婦父以盞置酒桌上
請升席婦父及諸陪者皆席于東
序婿獨席於西序少西近階執事
者行酒或三行或五行隨宜進饌
如時俗儀酒闌婿起婿拜謝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婦父跪而扶之
答婿跪或巾服幣帛之類隨宜婚
父之以授從者鞠躬拜興拜興平

身亦跪而扶之送婿至大門外揖
平身〔今詳于禮婿家儀者以鄉俗補〕
〔尊婿太過者又甚至男婿太甚者補遺〕
〔按集禮等書酌中道以為此儀〕

昏禮餘註 司馬溫公曰古者男子二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今令文男年十三以上並聽昏嫁今為此說所以參古今之道酌禮令之中順天地之理合人情之宜也○凡議昏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其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能無愧乎又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為昏亦有指腹為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致獄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家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昏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右議昏〕○司馬溫公曰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夫昏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云

其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紿〔音殆〕負約者是乃駔〔子朗切〕儈〔古膾〕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昏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攄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其資裝以悅其舅姑者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女哉於是質其女以責貨於女氏貨有盡而責無窮故婚姻之家往往終為仇讎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昏姻有及於財者皆勿與為婚姻可也〔右論財〕○凡贄用生雁左首以生色繒交絡之無則刻木為之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程子曰取其不再偶也〔右用雁〕
○按古者執贄相見大夫用雁
〔儀禮謂昏禮用雁為下達蓋古士昏用大夫之禮故通〕

執大夫所贄之鴈也是即所謂攝盛也家禮仍書儀謂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又引程子不再偶之言質之儀禮以非古意今者主二說所取之義則皆所冀必用鴈決不可以他物代之義無則刻木爲之可也若主儀禮攝盛之義則執贄爲禮於奠鴈無所取苟物之亦可用以代之是爲之爲物不當似有於四時而闕之亦所不到鴈雖形類於雁借以代之亦無害刻木爲鴈近於用死恐非嘉禮之禮所宜也

○司馬溫公曰古詩云結髮爲夫婦言自少年束髮即爲夫婦猶李廣言結髮與匈奴戰也今世俗有結髮之禮謬誤可笑勿用可也右結髮○親迎之夕不當見婦母及諸親及設饌以婦未見舅姑故也右禮謂

昏禮考證

士昏禮下達納采用鴈 下達者鴈本大夫贄而自士以下皆得通用也是則所謂攝盛若也通士昏禮六禮皆用鴈家禮惟用之親迎者從簡省也

使者玄端至擯者出請事入告

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

揖入 註謂使者夫家之屬下所謂賓也所謂屬者如主人是上士則屬是中士主人是中士則屬是下士其位分不甚相遠今人家既無官屬即得用子弟爲使者恐以爲用弟猶可若用子則於婚爲兄弟列恐於主人難行禮故

擇兩家通往來稍卑者一人爲之似亦可行○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 賓再拜

壻包楊氏謂今不立廟制雖不親迎而勉齋定爲氏親迎禮主人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主人揖入三揖三讓主人升西向賓升北面奠鴈 亦此以可從

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 註曰壻御者御車者下之綏所以引車者御車僕人禮姆辭不受若謙也右書儀謂今無

綏故代之舉○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 行禮用平旦親迎用黃昏詳見下○宗子無父母命之 命謂使者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 宗謂宗子之弟○辭無不腆無辱 腆善也辱也不言不善幣也主不會辱人不謝來辱以使者之來承其主之命故也摯不用死 死也摯鴈

郊特牲 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 託於遠嫌之人所以重其有別之禮 辭無不腆 以通婚姻之辭必厚善 幣必誠 幣以將意必誠實

原缺第三十七葉

告之以直信（正直誠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事人之道為婦之德）○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謂親迎之時婿先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私之猶言恩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主人之位言子既有婦則以主家之事付之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人之序謂相代之次第也）承[昏義]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去）上以事宗廟下以

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納雁以為采擇之禮也）問名（問女生之母名氏也）納吉（得吉卜而納之）納徵（又謂之納幣者納幣以為婚姻之證也）請期（請昏姻之日也）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通]（古者六禮皆布筵几於廟則不止納采告廟明矣）[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注 欲相離故不能寐）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

只何反於初（昏禮未盡而昏程盡者若過時 苟難整者不備可知）[左傳]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逆迎也嬀陳姓也）陳鍼子送女先配（配合）而后祖（廟見）鍼子曰是不爲父母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今世俗新婦入門即先拜月初而後或往往擧此以藉口朱子曰此說與儀禮不同豈左氏不足信或所據者當時之俗而言非先王之正法也又曰恐其所謂後祖者亦謂其先失布几筵告廟之禮耳[通]賈氏謂鍼子初護自謂鄭忽當迎婦不先告廟註家引公子圍告莊公之廟而後行爲証即非婦入門）

事將[註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今世俗不知昏之爲義往往拘忌陰陽家書選擇時辰雖昕旦晝夜亦皆成禮）（不為射經）[朱子曰]士人欲行昏禮而彼家不從只得宛轉使人與之議古禮也省徑人何苦不行[illegible]鴈非時莫能致故以鵝替之爾雅云舒鴈鵝鶩亦鴈之屬也（按唐人則唐時已用鵝替鴈矣或者謂不當用鵝當替以巾帕無所據）

文公家禮儀節卷之四

丘濬輯

喪禮

初終

疾病遷居正寢。

正寢即今人家所居正廳也。[按士喪禮鄭氏謂爲士喪其父母之禮今家禮亦然所謂遷居正寢者惟家主爲然餘人則各遷於其所居之室中]

既絕乃哭。

[儀節] 君病勢變不可起，則先設牀于[此喪禮儀節特揭出之曉人非用以唱贊也]正寢中。[後放此]

遷居正寢。子弟共扶病者出居牀上，東首。[東首者受生氣也]

戒內外。既遷，則戒令人內外安靜，毋得諠譁驚擾。仍令人之坐其旁視手足。男子不死婦人之手，婦人不死男子之手。

[補] 書遺言 問病者有何言，有則書于紙，無則否。[出大明集禮]

加新衣。徹去舊衣，加新衣。[按大記用朝服今人但用新者可也]

屬纊 置新綿于口鼻之間，以俟氣絕。[綿不動則是氣絕]

發

牀簀地。病者氣將絕。則鋪薦席褥于地。俟其氣絕。則扶居其上。以衾覆之。楔齒。以一筋橫口中楔齒使不合。可以含。按古禮楔齒用角柶。柶用角爲之。長六寸。兩頭屈曲。爲將含恐死者口閉。故以柶拄齒令開而受含也。今以筋代之。舉哀。至是婦女入。男女哭擗無數。以上初喪禮自補入。以下若倉卒不能盡從。惟用遷居正寢屬纊廢牀寢地楔齒舉哀三節亦可。

復

儀節 遣一人持死者之上衣。上衣即今俗所謂上蓋衣也。曾經服者。左執領。右執腰。升屋。自前升屋脊。北面。招呼。呼曰某人復。凡三次。男子稱名或字及行第。婦人稱姓氏或從行第所稱所呼。捲衣。降自屋後下。以所卷衣覆尸上。哭擗。

復畢。男女哭擗無數。

老手 披髮 徒跣 不食

移 乃易服。不食。

此本在司書司貨之下。今移此。

儀節 易服。妻子婦妾皆去冠及上服。[illegible] 諸有服男子皆插上衣之前衿於帶。[illegible] 餘有服者皆去華飾。被髮徒跣。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及女子已嫁者則不被髮徒跣。不食。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補 男女哭擗。視親疏鄉里爲粥以食之。尊長強之少食可也。無數。哭少間。即議以下數事。

立喪主。

凡主人。謂死者長子。無則長孫承重者。專奉饋奠。

主婦

謂死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

護喪

以子弟知禮能幹者一人為之。□

[補]立主賓 用同居之尊且親者一人為之。如無同居者。擇族屬之親賢者。又無族屬。則用親戚。又無親戚。則用執友。亦可。尊主與賓客為禮。

立相禮 [補]禮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為之相。杜橋母喪。宮中無相。時人譏其粗略。則喪必有相也久矣。況禮廢之後。人家子弟未必皆知禮。宜議親友或鄉鄰中之素習禮者一人為相禮。凡喪事皆聽之。委分而以護喪助焉。

司書

以子弟知書者為之。

司貨

置二曆。其一書凡喪禮當用之物。及財貨出入。其一書親賓賻襚祭奠之數。□凡喪事合當用之物相禮者俱命司貨豫為之備。及所用之人。亦當與護喪議。豫求其人。庶臨時得用。不致缺乏。今謹詳其目如左。

棺具

板。油杉為上。栢次之。土杉為下。 油。桐麻 漆。

灰。 瀝青。用少蚌粉黃蠟清油合煎之。【出學紀禮】 糯

米。紙。麻穰。鐵釘。鐵鐶。

大索。七星板。用板一片。其長廣棺中可容者。鑿為七孔。

遷尸之具

幬。聯白布為之。以障尸。 尸牀。以木為之。

去脚。牀簀。以竹為之。 衾。以上皆用舊者。無則買之。

或造。卓子。

沐浴之具

幬。縫白布為之。 掘坎為坄【音役】

以土堀為竈。煑沐浴湯者。 盆。盛水者。 瓶。汲水者。 沐巾。

浴巾。二。俱用布。上下體各用其一。 櫛。梳也。 組。絲繩束髮根者。

襲具

襲牀。草薦。席。褥。枕。

幅巾。其制如今之煖帽。以代古之掩也。 充耳。用白綿二塊如棗核大。以塞耳。

幎目。用熟絹方尺二寸。夾縫內充以絮。四角有繫。於後結之。【幎音覓】 握手帛。用熟絹二幅。各長尺二寸。廣五寸。以繫手兩端各有繫。【二物制見後圖】 深衣。 明

衣裳。用白布新製貼身者。 大帶。 布襪。一以 袍

襖（有綿者）。汗衫。袴。布襪。勒帛。
裹肚（古以上皆所用之，多少皆新製者）。衾。冒（今且用冒，於小斂非是）。

合具
錢（三文有，珠亦可）。金。箱（竹木皆可，用以盛錢者）。
米（二升，用以新水淅令精）。椀（盛米者）。匙。盥盆。

斂具
綿布（用細者綃亦可用，以為二數之絞）。衾（二，一即向以覆者，一有綿者）。
衿（單被也，用布五幅）。牀。席。
椁。薦。

奠具
卓子。香爐。香合。香匙。
酒注。酒盞。椀。盤。楪。茶。
盞并托。罩巾（製竹為之，蒙以細紗）。盥盆。
帨巾。燭臺。脯。醢。

括髮免髽之具
麻繩。布頭源（用以括髮者）。
裂布（或絹亦可，用以免者）。竹簪（木亦可，用以髽者）。

服制之具
麻布（凡六等，極麤生者以為斬衰服，次等）

（麤生者以為齊衰服，次等生者以為期服，稍麤熟布為大功服，稍細熟布為小功服，細熟布為緦麻服）。有子麻。枲麻。
草屨。線。竹杖（或桐木）。綿。

靈座魂帛銘旌之具
交倚。卓子。
幃幕（用布為之，設於堂以別內外者也）。衣架。帕。
坐褥。衣服（生時所用者）。櫛合。頮盆。
帨巾。牀帳（枕、席、衾、褥、盆、鏡，凡生時奉養之具皆備）。
紅絹（為銘旌者，或段子）。竹竿。木跗。白
絹（為魂帛者）。粉（書銘旌者）。箱（盛魂帛者）。

治葬之具
炭。石灰。細沙。黃
土。瀝青。石。淡酒。薄板。
桐油。

送葬之具
明器。下帳。苞。筲。罌。
翣。功布。喪車。竹格。木主。
箱。木主櫝并。方相。戈。盾。冠服。面具。
（方相服冠如道士，執戈揚盾，魌頭。四品以上四目為方相，以下兩）匣

儀節 設幃堂以白布爲幃幙以障內外 不用屛及障蔽 設尸床縱置于尸前施簟設席枕 遷尸牀上執事者臨手共遷尸于牀上南首覆以衾 掘坎掘于僻潔淨處

陳襲衣以卓子陳襲具于堂前東壁下西領南上 具見前

沐浴飯含之具以卓子陳沐浴飯含之具於堂前西壁下執事者爲湯于竈

乃沐浴

儀節 侍者以盆盛湯入 喪主以下出幃 於幃外北面立 擧哀 俱哭 沐 侍者櫛髮沐之 晞以巾 且以組撮髮爲髻 浴 侍者以手抗其所覆之衾 先澡其上身 以巾拭之 又澡其下身 別以一巾拭之 畢 還覆以衾 剪

爪盛于小囊俟大斂納于棺 埋餘水其沐浴餘水幷巾櫛棄于所掘坎埋之

襲

儀節 侍者先於幃外空處設襲牀 設襲牀 施薦席褥枕 如衣帶等物於其上 擧襲牀 遂擧以入 置浴牀之右 遷尸于襲牀上 執事共擧尸置牀上 易衣 悉去病時衣及復衣 復衣不用襲斂 易以新衣 但未着幅巾深衣履

徙尸牀置堂中間 當堂正中南首 若上皆卑幼 則各於其室中間 家禮言在堂者放此

乃設奠 執事者以卓子置脯醢 安于尸東當肩

儀節 旣設奠 祝盥洗 祝盥手洗盞 斟酒 奠酒 奠于卓子上而不酹 畢

巾以巾覆酒醴之類

主人以下為位而哭。

儀節 就位。【主人】坐於尸牀東奠北。【衆男】應服三年者坐主人之下。皆藉藁。【同姓丈夫】期功以下。以服為次。坐主人衆男之後。西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于牀東北壁下。南向西上。藉以席薦。【主婦】坐于尸牀西對主人。【衆婦】坐主婦之下。衆男皆藉以藁。【同姓婦女】以服為次坐主婦衆婦之後。東面南上。【尊行】以長幼坐于尸牀西北壁下。南向。東上。藉以席薦。【妾婢】立婦女之後以服為行。無服在後。【異姓丈夫】坐於帷外之東北向。西上。【異姓婦女】坐於帷外之西北向。東上。俱藉【按書儀外作帷】以席。

舉哀【[illegible]】

【[illegible]】○若內喪則親男及婦女皆如此。服同姓丈夫不分尊卑皆坐于帷外之東北向西上。異姓丈夫坐于帷外之西北向東上【同】

【[illegible]】

乃飯含

儀節 舉哀 主人哭盡哀。左袒。自前扱於腰之右。盥洗 洗手。訖奉含具主人執箱以入。侍者插匙於米。執枕執以從。置于尸右。徹枕 徹去其枕覆面以幎巾。入覆面。舉巾 主人就尸左。由足而向右。牀上坐。東面。舉巾。初飯含 以匙抄米實于尸口之右。并實以一錢。再飯含 再以匙抄米實于尸口之左。又實以一錢。 三

飯含三以匙抄米實于尸口之中又實以一錢 去楔齒 復位主人含訖揜所袒衣復哭位

侍者卒襲覆以衾

（儀節）先加幅巾 次充耳 次設幎目 次納屨 次襲深衣 次結大帶 次設握手 次覆衾。

靈座 蒐帛 銘旌

置靈座

尸南設衣架架上覆以帕或錦被架前置椅椅上置坐褥褥上置衣服衣服上置蒐帛椅前設卓子卓子上設香爐香合酒盞酒注茶盞果盤菜楪之類侍者朝夕設櫛頮奉養之具皆如生時

設蒐帛

蒐帛以白絹爲之如世俗所謂同心結者垂其兩足握魂帛之制本註引溫公說用束帛依神而朱子本文則又謂結白絹爲之者古束帛之制用絹一匹卷兩端相向而束之結之制無可考近世行禮之家有摺帛爲長條而交互穿結如世俗所謂同心結者上出其首旁出兩耳下垂其餘爲兩足有肖人形以此依神似亦可取雖然用帛代重本非古禮用束用結二者俱可

設銘旌

以絳帛爲之。廣終幅。三品以上九尺。五品以下八尺。六品以下七尺。以粉筆大書曰（某官某）公之柩。無官則隨其生時所稱。以竹爲杠如旌而稍長倚于靈座之右。

不作佛事詳見後

執友親厚之人至是入哭可也。

主人未成服來哭者素淡色衣可也。按高氏曰古人謂弔服不及哭非禮也今多待成服而後弔則非矣曰說出死經不能出見弔則非有於曾者則不可不出令本註有主人相向哭哀主人以哭戢無之文則是主人出賓矣然者著人將往又有未成服主人令不出護衣代拜之說今而存之各爲俱于後畢有哭吉於所尊親用則儀於所謀送者用後儀云

（儀節）舉哀弔者臨尸哭。詣靈座前

上香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哀止。

吊主人。吊者向主人致辭曰

[某人]如何不淑。主人稽顙拜興拜興。主人徒跣扱衽拊心立西階下。向賓哀且拜且哭。無辭。賓答拜。相向哭。吊者與主人相向哭盡哀。禮畢。吊者哭出。主人哭入。護喪送吊者出門。

以上主人未成服有來吊

者用此並本家禮本註及喪大記

[回]擧哀。吊者入門望尸哭。哀止。護喪者見吊者致辭曰竊聞[某]如何不淑。拜興拜興平身。吊者拜。護喪答拜。護喪答辭曰孤[某]遭此凶禍蒙慰問。以未成服。不敢出見。不勝哀感。使[某]拜。拜興拜興平身。吊者答拜。禮畢。吊者退。護喪送出門外

以上主人未成服者有來吊者用此儀盖本書儀及學終禮也若成服以後有來吊者其儀見本條下

厥明。

謂死之明日。

執事者陳小斂衣衾。

以卓子陳于堂東北壁下。死者所有衣服。隨宜用之。不必盡用。衾用複者。[絞]橫者三直者一。用細白綿布為之。橫者三幅。直者一幅。每幅兩頭皆析為三片。橫者之長取足以周身相結。直者之長取足以掩首至足而結於身中。

設奠

設卓子于作階東。奠饌及盞注於其上。用巾罩之。又設盥盆帨巾各一於饌東。別以卓子設水盆拭巾於其東。以備洗盞拭盞。

具括髮麻免布髽麻。

括髮謂麻繩撮髻。又以布為頭帮也。免謂裂布或縫絹廣寸。自項向前交於額上。卻繞髻如著掠頭也。髽亦用麻繩撮髻。[illegible]布代之亦可。[illegible]木為簪也。設之皆於別室。[illegible]具環絰。用一股麻為之。散垂腰絰。其末長三尺。絞帶或麻或布。

設小斂牀布絞衾

（儀節）設床。設床于西階之西。施薦。席於床上施薦。施褥。席上施褥。鋪布絞。先布橫者三幅於褥上。乃布直者一幅於橫者上。加衾。又於布絞上加衾。加衣。衾上加衣。或顛或倒。但取方正。惟上衣不可倒。舉斂牀。既舉乃舁牀置于尸南。

乃遷襲奠

遷卓子遷之靈座西南。俟設新奠乃去之。後凡奠皆放此

遂小斂

（儀節）侍者盥手。洗盥。舉尸。男女共扶助之。安尸于牀。遷尸于向所設牀上。去枕。先去其枕。舒絹疊衣以墊其首。補肩。仍卷兩端以補兩肩空處。夾脛。又卷衣以夾其兩脛。取其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尸。掩尸。其衣皆左衽向左。爲死結而不紐。裹衾。裹之以衾。其橫直之絞皆未結。開其首不掩。覆衾。又別以衾蓋之。

按儀禮有卒斂徹帷之文無有未結絞未掩面猶俟其生之說家禮此說蓋本溫公書儀也今擬若當天氣暄熱之時死者氣已[illegible]內已久無可生之理宜依儀[illegible]卒斂爲是增入掩首結絞於畢[illegible]之下而於大斂條舉棺入置堂中儀節下去掩首結小斂絞[illegible]

孝子袒衣括髮

主人主婦憑尸哭擗。

主人西向。主婦東向。

袒括髮免髽于別室。

男子斬衰者袒開上衣。始用麻繩括其散髮。齊衰以下至同五世祖者。皆袒開上衣。用布纏頭或用布巾婦人用麻繩撮髻戴竹木簪

還遷尸牀于堂中

（儀節）執事者徹幃。徹去向所設之帷堂。徹襲牀。還遷尸牀。追牀遷尸于

捻衣所以張具絰經及衫帶

堂中。安於向所置襲牀處。補謝賓

主人降下階。凡與斂之人皆拜之。

拜興拜興。哭踊。手。訖。即於階下

且哭。且踊。訖。襲衣。袒向所袒之上

衣。具經帶。首戴白布巾。上加以單

服之經。（禮所謂環經也成服日去）

之 具腰經。散垂其末三尺。又具絞

帶。復位。（按禮於奉尸侇于堂之後有拜賓襲經之文家禮無）

（之今補入者蓋以禮從之後能斂者少賓友來助斂者不可不謝）

（之也又家禮襲首經圖有故重至成服乃絞之說而家禮圖無有所）

（謂未成服而先具腰經故按禮補入以上俱詳證）

乃奠

儀節 祝帥執事者盥洗。洗手。舉奠案

先所設奠案。至是舉之升自阼階

置靈前。祝詣靈座前。跪。焚香

興洗盞。斟酒。奠酒。凡奠者皆拜

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舁巾用

巾 舁奠饌 舉哀

主人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

使人更相代哭朝夕不斷声

大斂（按家禮小斂條厥明陳小斂衣衾其註下備書布絞縱横之數又於設奠具麻之後設小斂床布絞衾衣其註下又備書布絞先後之序至於大斂條止書陳大斂衣衾而註下無布絞之數惟云衣無常數衾用有綿者所謂衣者即乃大斂縣下卷以塞空缺者也所謂衾者即畢棺縣下垂

其裔于外者也皆非用以斂者也且此後並無設大斂布絞衣衾之文而乃大斂條下註所云首結絞者以小斂猶未結其面未結以絞至是結以掩而結之所謂結絞者此謂結小斂之絞耳註中所謂衣衾亦謂收向置于棺内其裔之外者也由是觀之家禮指無大斂之絞明矣惟卷首有大斂圖其布絞之數亦與附註所引高氏說不同蓋非家禮本文也蓋意家礼本書儀蓋合兩斂以爲一則雖布絞而未結至而大斂以喪之以斂是以入棺即爲大斂也以非不結古人大小斂之制喪以使無力者然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有力者自當如礼大斂絞數用縱一横）

五而歛之於牀歛訖舉以入棺別用
衣塞其空處而以衾之有綿者裹之
斯得礼意矣若夫無力者不得已如
家礼只一小歛亦可又詳見考証及
楊氏說

厥明

謂死之第三日也

執事者陳大歛衣衾

用卓子陳于東壁下。衣無常數。衾用
有綿者一單者一。絞用布三大幅為
之。橫者三幅通身擘裂為六片去其
一片而用五片直者一幅。裂開兩頭

各為三片。留其中間三
分之一。其長如小歛者

設奠具

如小歛之儀

舉棺入置于堂中少西

儀節 執事者先遷靈座。次遷小歛奠
俱於旁側。舉棺役者先置兩凳于
堂中少西。舉棺以入。置凳上。置衾
棺中。置衾之有綿者垂其裔于四

外。

設大歛牀 牀上施薦席衾絞

如小歛畢。舉而置尸牀之右並列。

盥洗 侍者與子孫婦女俱洗手。掩
首 掩蓋其頭 結小歛絞 先結直者
後結橫者 舉尸 侍者洗手 安尸于

大歛牀 徹小歛牀

乃大歛

儀節 盥洗。子孫婦女及侍者俱洗

手。掩衾 單被也。結絞 先結直者三
後結橫者五 舉尸于棺 結絞畢子
孫婦女及侍者共舉尸納棺中綿
衾內。實齒髮 實生時齒髮及所剪
爪于棺中四角。塞空缺 又揣其空
缺處卷衣塞之。務令充實不可搖
動。收衾 收綿衾之裔垂於棺外者先
掩足。次掩首次掩左次掩右令棺

中平淅憑哭盡哀主人主婦憑棺而哭。哭畢。婦人俱退入帷中盖棺乃召匠加盖下釘謝賓拜興拜

興。徹大斂牀復靈座于故處

設銘旌跗立于柩東

設靈牀于柩東牀。帳。薦。褥。衣。椸。屏風。靴。鞋。皆如平生時

乃設奠

儀節之儀如小斂

主人以下各歸喪次中門之外。擇朴陋之室。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非時見乎母也。不及中門。齊衰寢席。大功以下異居者。既殯而歸居宿於外。三月而復寢。婦人次于中門之內別室。或居殯側。去帷帳衾褥之華麗者。不得輒至男子喪次。

止代哭者

喪禮餘註

司馬溫公曰。棺欲厚。然太厚則重而難以致遠。又不必高大。占地。使壙中寬。易致摧毀。宜深戒之。槨雖聖人所制。自古用之。然板木歲久。終歸腐爛。徒使壙中寬大。不能牢固。不若不用之為愈也。孔子葬鯉。有棺而無槨。又許貧者還葬而無槨。今不欲用。非為貧也。乃欲保安亡者爾。○程子曰。雜書有松脂入地千年為茯苓。萬年為琥珀之說。蓋物莫久於此。故以塗棺。古人已有用之者。

右爲位

○主人坐於牀東奠北。衆男應服三年者坐其下。皆藉以藁。同姓期功以下。各以服次坐于其後。皆西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於牀東北壁下。南向西上。藉以席薦。主婦衆婦女坐于牀西。藉以藁。同姓婦女以服為次坐于其後。皆東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于牀西北壁下。南向東上。藉以席薦。妾婢立次婦女之後。別設幃以障內外。異姓之親

丈夫坐于幃外之東。北向西上。婦人坐于幃外之西。北向東上。皆藉以席。以服為行。無服在後。○若內喪。則同姓丈夫尊卑坐于幃外之東。北向西上。異姓丈夫坐于幃外之西。北向東上。○三年之喪。夜則寢於尸旁。藉藁枕塊。羸病者藉以草薦可也。期以下。寢於側近。男女異室。外親歸家可也。

右爲位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朞年。再朞。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脩建塔廟。云為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成。與木石等。神則若風火。不知何之。借

徒判姚春塹豈復知之且淨署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詐不以至公行之罪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盧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賣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古佛事】〇司馬溫公曰禮曰三日而斂者俟其復生也三日而不生則亦不生矣故以三日為之禮也今貧者喪具或未辦或漆棺未乾雖過三日亦無傷也世俗以陰陽拘忌擇日而斂盛暑之際至有汁出蟲流豈不悖哉〇司馬溫公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今堂室異制或狹小故但於堂中少西而已今世俗多殯於僧舍無人守視往往以年月未利踰數十年不葬或為盜賊所發或為僧所棄不孝之罪孰大於此〇司馬溫公曰凡動尸舉柩哭擗無算然殯斂之際亦當輟哭臨視務令安固不可但哭而已〇按古者大斂而殯既大斂則累墼塗之今或漆棺未乾又南方士多螻蟻不可塗殯故從其便

【有大】

喪禮考證

【喪大記】疾病，內外皆掃。謂病困時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置之於地，冀其生氣復反也。徹褻衣，脫去褻居之衣。加新衣。加上新製之衣，貴著朝服，庶人深衣。體一人。加衣之時，分手足，各一人持之。屬纊以俟絕氣。【按】此廢牀寢地在屬纊之前，而高氏厚終禮則屬纊在廢牀之前。今從高氏者，恐有妨於將死者也。男子不死於婦女之手，婦女不死於男子之手。恐其褻也。〇始死，遷尸于牀。因病時置于地，至是死則遷尸于牀。幠音呼用斂衾。幠覆也。覆尸則用將用以大斂之被也。去死衣。去向所加以死者之新衣也。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見儀節

【士喪禮】死于適室。正寢之室。〇喪大記亦云士之妻皆死于寢。

【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註謂雞斯讀為笄纚。笄謂以骨為笄也纚即內則所謂縰者韜髮之繒也蓋謂親始死則去其冠露出笄纚而未及去至括髮乃去之非謂以之為喪服也歷考古禮並無有也所謂被髮者惟唐開元禮有男子易以白布衣被髮婦人易以青縑衣被髮之

說溫公謂笄纚今人平日所不服。被髮尤哀毀無容。故從開元禮。愚按今世人雖無韜髮之纚。然實用笄以貫髮。今其包網巾與纚頗相似。今擬初喪即去冠帽。露出網巾胃笄。至括髮時始去之。改亦同古意。然不敢自是。姑記于此。右易服

【士喪禮】帷堂。堂上設帷帳也。【檀弓】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始死未襲斂。而設帷於堂。蓋以人死斯惡之矣。故遮蔽之。至小斂則設飾矣。故徹去焉。右帷堂

【奔喪】凡喪父在。父爲主。謂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與賓客爲禮。宜使尊者。朱子曰。父存子無主喪之禮。父沒。兄弟同居

儀節　喪禮廿八

者各主其喪。父沒之後。兄弟雖同居。各主其妻子之喪。朱子曰。凡同妻之喪。夫自爲主。以子爲喪主未安。親同長者主之。謂同是兄弟輩。父母喪。則長子主之。兄弟喪。則長兄主之。不同。謂親者主之。謂親不同者。則推其最親者一人主其喪。如從父兄弟之喪。則用彼一親者主自主之也。【喪大記】喪有無後。無無主。言雖絕嗣。不可無喪主也。按家禮立喪主。註。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主饋奠。其與賓客爲禮。則同居之親且尊者主之。蓋冢主饋奠。尊者主賓客。凡喪皆然。右立喪主

【樂記】商祝辨乎喪禮。商祝。明商禮者。周人以相喪禮

【周禮】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檀弓】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音古也。疏曰。沽。麤略也。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故時人謂其於禮爲麤略也。【家語】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相焉。孔子許之。按此數條。則喪禮不可無相明矣。右相禮

【士虞禮】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

四　儀節　喪禮廿九

位于門外。【曲禮】助喪必執紼。【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志記識也。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按此則喪禮之行。不可無執事之人明矣。右執事

【檀弓】父兄命赴者。疏曰。生時與人有恩識者。今死。則其家宜使人往相赴。士喪禮孝子自命赴者。蓋大夫以上則父兄代命之。士則自命赴可也。○按家禮有司書。蓋孝子初喪其親。悲迷不暇自書。有司代爲書。而稱哀子名可也。右報赴

【士喪禮】陳襲事于房

中西領南上不綪（襲事謂衣服也。綪讀為𦄸，𦄸屈也。謂所陳之衣皆直而不屈也）。掩（音奄）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掩裹首也。析其末為將結於頤下，又還結於項中。今家禮以幅巾代之）。瑱用白纊（瑱，充耳也。纊，新綿也。用綿以塞尸耳也）。幎目用緇，方尺二寸，𧞤裏，著組繫（幎音覓。幎目，覆面者也。緇，黑色，用皂絹為之，四方尺有二寸。𧞤者，赤也，用赤色為裏。著者，充之以綿絮也。組繫者，四角用組為繫，結之於後也）。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握手用帛一幅，於死者手中握之也。其色用玄，以淺絳色為裏，長一尺二寸，廣五寸。牢讀為樓，義取樓斂狹少之義，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著，謂其中絮綿。組繫，謂有繫以結之也）。冒緇質長與手齊，𦃇殺（殺，去聲）。掩足（冒，韜尸者也。以布為二囊，上曰質，黑色，其長與手齊；下曰殺，絳色，其長三尺，下掩足。其制縫合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又於不縫之邊上下安三帶，綴以結之。喪大記曰：士冒綴旁三，是也。用時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今小斂有衾，不用小[?]可，然用之亦無害。按此所謂乃襲不用時事。首今人不知古制，乃縫如兩袋，套於既歛衾衣之上，乃非是。【古檢目】）

【檀弓】銘。

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識音志）。【古註】重（平聲）主道也（註云：士重木三尺，始死作重以依神，雖非主而有主之道，故曰主道也。溫公書儀以魂帛代之，朱子謂其合時之宜，不必泥古）。【雜記】重既虞而埋之。【檀弓】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買棺當令精好，斲削內外使之平易）。【王制】六十歲制（歲制，謂棺也。人至六十，則死期將近矣，故必豫為制之。恐其一旦不測，倉卒之際，難措置，雖能成之，求多苟且，器具木既非良，漆亦不固，或遇暑月，遂至穢惡外聞。孝子事親，烏可以諱凶事為解，而不先事為備哉。且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況士庶乎）。【孟子】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周七寸，今四寸許。只如），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朱子曰：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古治目】）。【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附於身者，□歛衣衾之日）

附於棺者。明言用器之屬。○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此即王制所謂絞紟衾冒死而后制者也。若夫棺槨之類。不可猝置者。自不妨歲制時制月制日修矣。然謂之恥具者。恥成其制也。非謂不可不蓄其具也。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絕句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還讀為旋。謂斂畢即葬也。縣懸棺而封。封作窆。謂以手懸繩而下之。人豈有非之者哉。禮有定制。富而厚葬。非也。貧而厚葬。亡非也。苟貧以稱家有無而不能備禮焉。人豈非之哉。

【孟子】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此泛說葬禮。不專為棺也。不得。為法制所不當為。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言有財者自當如禮制為之。○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朱子曰。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右喪具

【喪大記】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縮直也。

大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五。絞一幅為三不辟。謂大斂直絞也。臨川吳氏曰。絞一幅為三不辟者。辟讀如闢。開也。蓋小斂之絞。縮一橫三。皆曰一曰三。皆以布之全幅為數也。大斂之絞。縮三橫五者。曰三曰五者。皆以作之小片為數也。橫絞之五。既是以兩幅之布通身裁開為六片而用其五片矣。縮絞之三。亦是以一幅之布裁開其兩端為三。但中間當擘要約計三分其長之一不翦破爾。其橫縮之絞。入片皆狹小。故結束裹不用更碎裂之也。若小斂橫縮之絞。是全幅之布。則其末須是翦開為三。方可結束也。但其翦開要不甚長。非如大斂之縮絞三分其長之二皆翦開也。紟五幅者。蓋用布五幅縱合為一。如今單布被。斂衾直鋪。布紟橫鋪。斂時先緊卷布紟以包裹紟衾。然後結束縮絞之三。縮絞結束畢。然後結束橫絞之五也。○圖家禮本註無大斂絞之交。止是附註引高氏說縮者三。蓋平一幅布裂為三片也。橫者五。蓋取布三幅裂為六片而用五也。世俗不察乎此。而或於卷首圖註往往以橫者五為五全幅。逐至每幅兩端各析為十五片。闊有用高氏說者。亦不知直幅裂入三分之三及橫幅通身裁開之說。今引吳氏此說。庶行禮者有擬云。○君將大斂。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號曰

小臣鋪席者謂下莞上簟襲於阼階上供大斂也商祝喪祝也鋪絞紟衾衣等致于小臣所鋪偝上以侍尸也士喪祝之焉也將舉尸故先盥手盤上也士斂上即斂處也圖此則大斂不在棺中可知矣世俗不知卷首圖非朱子本意往往豫其說就棺小大斂殊非古禮況棺中逼窄結絞甚難讀禮者細考之【士】

【喪禮】小斂衣十九稱。大斂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單衣複衣皆具曰稱今人家不能皆具隨所有用之可也。【右小大斂】

【士喪禮】主人奉尸斂于棺。註曰棺在肂中斂尸焉所謂殯也肂埋棺之坎也踊如初乃蓋。

【檀弓】孔子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子游曰大斂於阼殯於客位。註曰大斂出在東階未忍離其爲主之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在西階矣擬肂於西階之上肂陳也謂陳尸於坎也置棺于坎而塗之謂之殯○【殷】阼階在東客位在西大斂與殯一在東一在西是爲兩奠則爲兩事亦哭矣家禮從簡省止於大斂條下亦舉棺入置于堂中少西而註引溫公說周人殯于西階之上今堂室異制但于堂中少西而已則固以殯爲言矣惟乃大斂註下云古者大斂而殯既大斂則累墼塗之其意蓋謂古人大斂既畢即殯于坎中而塗之所謂累墼塗之即註所謂

置棺于坎而塗之之謂殯也今世雖不塗棺而奉尸入棺亦殯也然大斂既畢即舉尸入棺雖曰二事而實同日行之故通解雖分大斂與殯爲兩節而陳大斂殯具併作一而書之此亦可見【白雲】

【士喪禮】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此即家禮所謂還遷尸于堂中也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眾主人東即位婦人作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拜賓面賓位拜之也主人拜賓訖即面東方阼階下即西面位明踊訖襲絰也襲謂掩向所袒之衣絰謂首絰及腰絰也

【喪大記】奉尸夷于堂降拜。

【雜記】小斂大斂啓辯拜。辯與遍同謂事竟於堂下遍拜之也【右[illegible]】

【[illegible]】【雜記】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環絰一股而絰也蓋兩股相交謂之絞環足周迴絰繞之名疏云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散帶正義云服緇冠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紕飾也素委貌大夫以素弁而貴賤悉得加環絰故云公大夫士一也喪服變除云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其素弁素冠皆加環絰故云小斂環絰君大夫士一也

【喪大記】君將大斂子絰。此弁絰謂弁上加絰也弁

如爵弁而素。疏云。成服則著喪冠也。此雖以大斂爲文。小斂特亦弁絰。(附)此二條又諸家之說。則首絰之下必有巾帽以承之可知矣。三代委貌爵弁之制。今世不存。宜用白布如世俗製者巾小帽之類。似亦得禮之意。(右冠絰及絞帶上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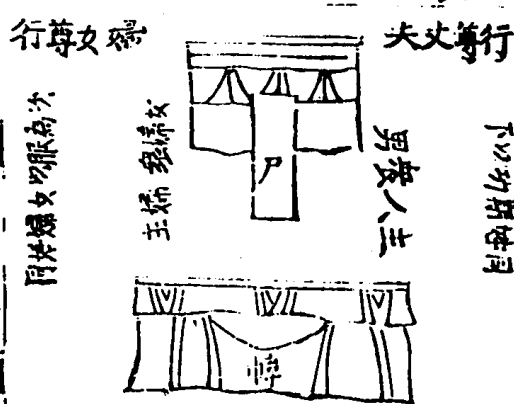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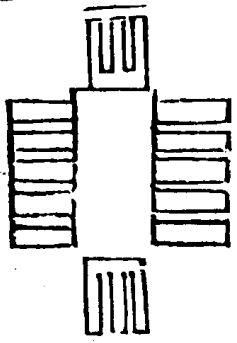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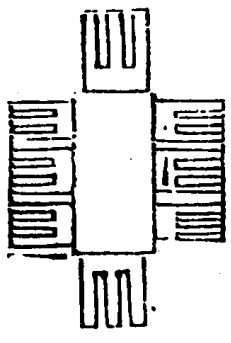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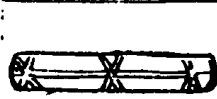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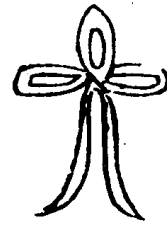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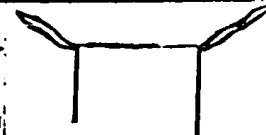
(附)(士喪禮)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苴絰者。斬衰之絰也。牡麻絰者。齊衰以下之絰也。疏云。小斂訖。當服未成之麻也。(附)此條儀禮畧列於陳小斂服前。或者不考疏家未成麻之說。遂謂腰絰之制。成服後亦當如此。非是。

(雜記)大功以上散帶。小功緦輕。初而絞之。大功以上散垂。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附)家禮卷首所圖經帶。提此二條。

(喪禮記)既馮尸。主人絞帶。疏云。小斂于戶內訖。主人袒括髮散帶入。云衆主人。衆主人布帶。齊衰以下至緦麻皆免也。(附)此二條。則小斂之後。使堂之前。則凡有服者不徒具腰絰。又當具絞帶也。但服斬者。則用環絰。齊衰以下首不用絰。皆免耳。

成服

厥明 死之第四日也

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然後朝哭相弔如儀。

儀節 是日夙興具服。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執於有腰經者絞其麻本之散垂者。各就位。男位於柩東西向女位於柩西東向各以服為次序

舉哀 相弔。諸子孫就祖父前及諸父前跪哭皆盡哀又就祖母及諸母前哭亦如之。女子就祖母及諸母前哭遂就祖父諸父前如男子之儀。主婦以下就伯叔母哭亦如之訖復位

其服之制

一曰斬衰三年。

正服〔已〕子爲父 〔圍〕女在室及嫁反

在室者爲父

加服〔已〕嫡孫父卒爲祖若爲高曾祖父

承重者。 父爲嫡子當爲後者。

義服〔已〕婦爲舅。 夫承重則從服。

夫爲人後則從服。 妻爲夫 〔圍〕爲

人後者爲所後父。 爲所後者承

重其祖 〔圍〕妾爲君〔君謂夫〕

今制〔已〕子爲母。 爲繼母 爲慈母

〔謂生母卒父令他妾撫己者〕爲養

母〔謂自幼過房與人〕 庶子爲其

所生母。 嫡孫父卒爲祖母若高

曾祖母承重者。 〔已〕女在室及嫁

反在室者爲母 〔圍〕婦爲姑 夫

承重則從服 庶子之妻爲夫之

所生母 〔圍〕爲人後者爲其所後

母及爲高曾祖母承重者

二曰齊衰三年。

正服〔已〕子爲母 士之庶子爲其母

同爲父後則降

加服〔已〕嫡孫父卒爲祖母若高曾祖

母承重。 〔圍〕母爲嫡子當爲後者

義服〔已〕爲繼母 爲慈母 〔圍〕婦爲

姑 夫承重則從服 繼母爲長

子 〔圍〕妾爲君之長子

齊衰杖期

正服〔已〕嫡孫父卒祖在爲祖母

降服〔已〕子爲嫁母出母

義服〔已〕父卒繼母嫁而已從之者

子爲父後則爲嫁母出母及繼母

子繼母爲長子及衆子　慈母爲長子及衆子　妻爲夫之長子及所生母

齊衰五月

正服 已 爲曾祖父母　女 女爲曾祖父母適人者不降

義服 已 爲人後者爲所後之曾祖父母

按附註引宋禮通典補服以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若子也其所謂所後者之親父母在所後之人者則爲曾祖父母也若子之昔子解而知字同謂如其人之親子也非若本註若高曾以承重者言曾玄孫爲後者之若之比所註也引補服條皆放此

齊衰三月

正服 已 爲高祖父母　女 女爲高祖父母適人者不降

義服 已 族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

繼 爲人後者爲所後之高祖父母

異 同居繼父有子及己有大功以上親者　爲先同居今不同居之繼父其原不同居者不服

三曰大功九月

正服 已 爲從父兄弟及姊妹之在室者謂堂兄弟姊妹　爲衆孫男及孫女之在室者

降服 已 爲女適人者　爲姑姊妹及兄弟女適人者　爲兄弟之子爲人後者　女 女適人者爲衆兄弟及兄弟之子　女適人者爲伯叔父母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

繼 爲人後者爲其本生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爲人後者爲其本

生伯叔父母

義服〔已〕爲報子婦。爲兄弟之子婦。〔謂姪婦〕〔婦〕爲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及兄弟之子婦〔謂姪婦〕爲夫兄弟女之適人者。〔繼〕夫爲人後其妻爲本生舅姑

四曰小功五月

正服〔已〕爲從祖祖父及從祖祖姑之在室者〔即伯祖父叔祖父祖姑母〕爲從祖父及從祖姑之在室者〔即堂伯父堂叔父堂姑母〕爲從祖兄弟之子及姊妹之在室者〔即母從兄弟姊妹〕爲兄弟之孫及女之在室者〔即姪孫〕爲從父兄弟之子〔即堂姪〕爲外祖父母〔即母之父母〕爲舅〔[illegible]〕爲

甥〔姊妹之子〕爲從母〔即姨母〕異

爲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

降服〔已〕爲孫女適人者。爲從父姊妹之適人者〔女〕女適人者爲從父之兄弟〔繼〕爲人後者爲其本生姑姊妹適人者

義服〔已〕爲從祖祖母〔即伯祖母叔祖〕〔母〕爲從祖母〔即堂伯母堂叔母〕

爲庶母慈己者〔謂庶母之乳養〕〔己者〕庶子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嫡母死則不服。母出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爲兄弟之妻。爲嫡孫及曾玄孫之當爲後者之婦其姑在則否〔[illegible]〕女爲兄弟姪之妻。已適人者亦不降〔[illegible]〕爲夫兄弟之孫。及女之在室者〔即〕

夫姪孫 為夫從兄弟之子及女之在室者 即夫堂姪 為夫之兄弟。為夫之姑姊妹適人者不降 為娣姒 長婦謂次婦曰娣次婦謂長婦曰姒俗所謂妯娌也 為庶婦 繼 為人後者為所後之外祖父母

五曰緦麻三月

儀節 喪禮四十八

正服 已 為族曾祖父母及族曾祖姑之在室者。即曾伯祖曾叔祖曾祖姑 出嫁者無服下同 為兄弟之曾孫為族祖父及族祖姑之在室者 即堂伯祖堂叔祖堂祖姑 為族父族姑之在室者 即再從伯叔父母 為族兄弟及姊妹之在室者 即再從兄弟姊妹 為從父兄弟之孫及女

之在室者 即堂姪孫 為從祖兄弟之子及女之在室者。即再從姪 為曾孫 婦無服玄孫同 為玄孫。曾孫之子 為外孫 女之子 為從母兄弟姊妹。即兩姨子 為外兄弟。即姑之子 為內兄弟。舅之子

降服 已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其母

儀節 喪禮四十九

之兄弟姊妹無服。為兄弟之孫女出嫁者。為從父兄弟之女出嫁者。為從姊妹之出嫁者。為從祖祖姑及從祖姑之出嫁者。即祖姑母及堂姑母 女 女出嫁為從祖父母。即伯叔祖父母 女出嫁為從父母 即堂伯叔父母 女出嫁為從父兄弟之子女。即堂姪

堂姪女 女出嫁爲從祖祖姑。又從祖姑在室者。即堂祖姑及堂姑 爲從祖姊妹之出嫁者。即堂姊妹 繼 爲人後者。爲其本生外祖父母。

義服。已 爲族曾祖母。即曾伯叔祖母曾叔祖母 爲族祖母。即堂伯叔祖母 爲族母。即再從伯叔母 爲庶母。謂父妾之有子者。 爲乳母。 爲庶孫之婦。 爲兄弟孫之婦。即姪孫婦 爲從父兄弟子之婦。即堂姪婦 爲妻之父母。妻亡而別娶亦同。即妻之親母。雖嫁猶服。 爲婿。 爲甥婦。 爲外孫婦。 爲從兄弟之妻。 爲同爨。 爲朋友

女 女爲姊妹之子婦。 婦 爲夫兄弟之曾孫。即夫曾姪孫 爲夫從兄弟之孫。即夫堂姪孫 爲夫從祖兄弟之子。即夫再從姪 爲夫之曾祖高祖父母 爲夫之從祖祖父母。即夫之堂伯叔祖父母 爲夫之從祖父母。即夫堂伯叔父母 爲夫從父兄弟之妻。即夫堂兄弟之妻 爲夫之從父姊妹，適人者不降。即夫之堂姊妹 爲夫兄弟孫之婦。即夫姪孫婦 爲夫之外祖父母 爲夫之從母及舅。 爲夫之從父兄弟 爲夫之從祖姑。及從祖姑之在室者。

凡爲殤服以次降一等。凡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應服期者。長殤降服大功九月。中殤七月。下殤小功五月。應服大功以下以次

降等未滿八歲為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生未三月則不哭也。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為殤。

凡男為人後。女適人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為之也亦然。

女適人者降服。未滿被出則服其本服。已除則不復服也。凡婦服夫黨當喪而出則除之。凡妻為其私親如衆人。

按家禮於服制條下於己女之出嫁未嫁之類皆不書而撮其凡例於此使人推究而得之也今愚竊於本條下添入在室及出嫁於各條下大意便於觀者也

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

諸子食粥。妻妾及期九月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五月三月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自是無故不出。若以喪事及不得已而出入。則乘樸馬布鞍素轎布簾。

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月朔設位服其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

喪服制度

度用指尺。裁製之際。又當量其人長短肥瘠以為度。尺式及指尺圖。見首卷。

按喪服制度家禮[illegible]古義又溫公書儀[illegible]

斬衰

用極麤生布為之。斬。不緝也。凡衣裳旁及下際皆不緝。

衣制

身。用布二幅。各長四尺四寸。（指尺）每幅分中摺之。為前後（圖）

每襟長二尺二寸。（兩襟共四尺四寸）前兩襟後兩襟屈摺然後將後兩襟合為脊縫。留上四寸不合。（凡縫皆[illegible]）以[illegible]幅向外。後有縫者皆放此。

袂。即袖也。用布二幅。亦長四尺四寸。每幅分中摺之。（與衣身同）尺二寸。縫連衣身。兩[illegible]又縫合其下際以為袖。[illegible]曰袂[illegible]

袪。即袖口也。袖長二尺二寸。從下量上一尺縫合。留其上一尺二寸不縫為袖口。謂布幅不用也[illegible]

適。即[illegible]謂領也。從衣身分中處直下四寸。[illegible]在前兩襟之[illegible]前後四寸各裁入四寸[illegible]

入中四寸雖裁開不斷裁訖分摺所裁者向外當衣身兩肩上爲左右適在左肩上向左爲左適右肩上向右爲右適既轉所裁者向外其間空缺處前後俱名爲闊中

領

別用布一幅長一尺六寸闊八寸重摺爲兩長條不拆分上下際上四寸下四寸將其下條之兩頭各裁出一塊方四寸除去不用留其中閒八寸連上條裁訖將所留連上八寸處綴在衣身後兩葉合縫上原裁爲闊中處以塞其空缺此謂後闊中既綴定又將上條分中斜摺兩頭向前綴在前兩葉原裁爲闊中處此謂前闊中

帶下尺

又用布高一尺上縫連衣身橫統腰前後

衽

用布二幅各長三尺五寸每幅上下各從一頭直量入一尺先於上頭所量一尺處從左橫裁入中間六寸又於下頭所量一尺處從右橫裁入中間六寸然後從上邊所裁六寸處斜剪去至下邊所裁六寸處分爲兩片各長二尺五寸其兩片俱以所留一尺處爲上用裁開處相向其上片蓋下片垂下兩係如燕尾狀綴在衣身兩旁當腋下蓋過帶下尺以掩裳之旁際分開者

衰

用布一片長六寸廣四寸綴在衣前左邊當心處

負版

用布一幅方一尺八寸綴於衣後當領下垂之以上皆不[illegible]適

(補) 衣繫

疏有綴裳衿外衿之上之文旣謂外衿則必有內衿矣今世袷作[illegible]

繫帶於衣身兩衿之交際如世俗所謂對衿衣者衣着之際遂使衰不當心殊失古制今擬綴繫帶四條一如朝祭等服以外衿掩於內衿之上則具服之際衰正當心矣

裳制

裳

裳用布七幅其長短隨人身前縫三幅作一聯後縫四幅作一聯前後不相連每一幅攝三箇幅子前三幅九箇後四幅十二箇其作幅子也於每幅布上頭將入腰處用指提起布少許摺向右又提起少許摺向左兩相轉着用線綴住而空其中間以爲幅子其大小隨人肥瘦大約幅子如今人褶幅相似但褶幅向一邊順去此幅子則兩邊相向耳其縫也邊幅皆向內前三後四共七幅同作一腰腰兩頭各有帶

冠制

冠

即所謂梁也[illegible]厚紙爲梁廣三寸長足以跨頂前後用稍細布裹之就摺其布爲細幅子三條直過梁上其幅俱向右是謂三辟積其梁之兩頭盡處捲而向外以承武是謂外畢

武

用麻繩一條折其中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邊結住以爲武

纓

又以武之餘繩垂下爲纓結於頤下按禮喪冠條屬疏謂纓武同材今世俗別用繩爲之非是詳見考證

合冠制

先將冠梁折彎安在武內又於冠梁兩頭盡處各出少許於外向上却將武安在其上向外縫之垂纓兩旁下結

經

蓋頭　背子俱同斬衰但用布緝細緝邊布緣

竹釵。麻鞋或用布。用腰經制如男子，用麻子麻爲之。

杖期俱同上。但用麤生布，比齊衰三年所用者又次等耳。

衣制裳負版辟領俱同上。按楊氏附註謂妾說不同衰負版辟領，以爲朱子後来議論之定者。然按禮齊衰有三年、杖期、不杖期之別，然禮通謂之齊衰，恐不當分別也。使有所分別，則古人必異其稱矣。當從家禮本註爲是。詳見考證。

裳。首經。腰經。杖。屨

四　儀節　喪禮六十

婦人服制俱同

不杖期服制同杖期，但不杖。又用麤生布，比杖期所用者又次等耳。

五月。三月。服制俱同不杖期。

大功。大功者，言布之用功麤大也。服制同齊衰，但用布比齊衰稍熟耳。

衣制無衰、負版、辟領，餘並同。裳。冠同上。首經五圍寸餘。腰經四寸餘。絞帶同上。屨用布爲之。婦人服制同上，但用布稍熟。

小功。小功者，言布之用功細小也。服制同大功，但用布比大功稍熟細耳。

衣制裳同上。冠辟積向左。首經圍四寸餘。腰經三寸餘。絞帶。屨用白布爲之。婦人服制俱同上，但用布稍熟細。

緦麻。緦，絲也。治其縷細如絲也。又以澡治莩垢之麻爲經帶，故曰緦麻。服制同小功，但用極細熟布爲之。

衣制裳同上。冠辟積向左。首經圍三寸。腰經圍二寸，並用熟麻爲之。婦人服制同小功。但用熟麻布極細熟。

儀節　喪禮六十一

喪服考證

儀禮 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凡喪服上曰衰，下曰裳謂之斬者，斬布以爲衰裳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也。苴是惡色。苴經杖絞帶者，謂以苴麻爲首經腰經，苴竹爲杖，及以苴麻爲絞帶也。冠繩纓者，謂以布爲冠，又以麻爲繩爲武垂下爲纓也。菅屨謂以菅草爲屨也。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謂斬布爲衰裳而不緝。緝，今人謂之緶。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

也。即俗所謂整幅衣二尺有二寸。袪謂袖也袪尺

有二寸。右衰

喪服　斬衰冠鍛而勿灰鍛用水濯布勿用灰也○斬衰冠繩纓條屬。右縫

謂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而着之冠也雜記　喪冠條

屬以別吉凶。按禮疏曰吉冠則纓武異材凶冠則纓武同材

今世人爲齊衰以下冠纓以紙糊爲武。而用布裹之。而又別用布爲纓

蓋不知條屬之義也。今正之。服問說　按五服之喪

冠其制度之異者有四。升數之不同。

一也。凡布八十縷爲一升升音登斬衰六升。齊衰七升。大功十升。小功十一升。緦十五升。繩纓之與布纓澡纓二也。

右縫之與左縫三也。大功以上右縫小功以下左縫

勿灰之與灰四也。惟斬衰用鍛而弗灰自齊以下皆用灰治之布緦麻則用治絲所爲之布。是則所謂澡纓也其制之

同者亦四。條屬一也。條屬解見前五服之冠之武與纓皆然外畢二也。[illegible]積之數三也。五服皆三

廣狹之數四也。冠梁皆廣三寸右冠

喪服　斬衰

苴絰傳曰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以色言謂之苴。以質言謂之蕡。蕡有子麻也○疏衰凡言疏衰皆指

齊衰也牡麻絰傳曰牡麻者枲麻也。枲是

雖麻蕡是子麻苴是色惡者枲是色好者○疏絰斬衰用苴麻齊衰以

下皆用牡麻小功以下用澡麻澡麻者治去莩垢使之滑淨也今世

人五服之麻少有分別者失輕重之差矣苴絰大搹朱子首絰

大一搹只是拇指與第一指一圍也去五分一以爲帶。

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

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

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

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

也。去五分一以爲帶。斬衰絰九寸圍。五分去一則餘七寸二分。故斬衰帶圍如之。斬衰帶圍七寸二分。則齊衰之絰圍亦如斬衰之帶。餘放此○朱子語類首絰大一搹。腰絰較小。絞帶又小於腰絰。腰絰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有彄子。以一頭串於中而結之。右

經喪服　斬衰管屨傳曰管屨者菅菲

曰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耳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右總論喪服

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右師服

冠制
斬衰冠
大功冠
並同齊衰
小功緦麻
齊衰冠
經帶圖
首經式
腰經式
絞帶式
斬衰
齊衰
左本在下
右本在上
儀禮

本宗五服之圖

出嫁女爲本宗降服之圖

高祖父母 齊衰三月

曾祖父母 齊衰五月

祖父母 朞年

父母 朞年

己身

祖姊妹 緦麻 嫁無

父姊妹 大功

姊妹 大功

兄弟女 大功

父堂姊妹 緦麻 嫁無

堂姊妹 小功

堂姪女 緦麻

祖兄弟 緦麻

伯叔父母 大功

兄弟 大功

兄弟子 即姪 大功

父堂兄弟 緦麻

堂兄弟 小功

堂姪 緦麻

妾爲家長族服之圖

家長父母 朞年

家長 斬衰三年

正室 朞年

衆子 朞年

家長長子 朞年

爲其子 期年

文公家禮儀節卷之五

朝夕哭奠 上食

凡奠除酒器之外盡用素器。金銀稜裹之物。以主人有哀素之心故也。

朝奠

每日晨起。侍者設頮盆。帨巾。皆具于靈牀側（凡生時所用之物皆列之）。執事者設蔬果。脯。醢。羹。飯。茶。酒。匙。筯于靈座前卓子上。○置執事盥盆帨巾於其座東（按補註凡奠用脯醢者蓋古人家常有之如無別具饌者亦[illegible]）

（司馬溫公曰朝夕奠者謂陰陽交接之時思其親也朝奠將至然後徹夕奠夕奠將至然後徹朝奠各用卓子[illegible]其[illegible]則設饌如食須去之下留茶酒果屬仍[illegible]之）

儀節 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入就位。尊者坐。卑者立。舉哀 皆哭盡哀。奉魂帛出就靈座 侍者入靈牀收魂帛置靈座上（[illegible]）魂帛寘交倚上（靈牀中斂枕被）祝盥洗。櫛洗手。焚香 斟酒 點茶 主人以下拜。興。拜

興平身。且哭且拜。禮畢 罩巾。用罩巾罩蔬果之類。夏月撤去脯醢茶酒之類。

食時上食

執事者撤去朝奠。陳設如前

儀節 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入就位

舉哀 祝盥洗。焚香 斟酒

點茶 主人以下拜。興拜興平身

禮畢 罩巾。

如朝奠儀但不用出魂帛

夕奠

執事者撤去舊奠。陳設如前

儀節 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入就位

舉哀 祝盥洗 焚香 斟酒

點茶 主人以下拜興拜興平身

且拜且哭。奉魂帛入靈牀 侍者先

入靈牀內。鋪被安枕。然後出奉魂帛安牀上。置靴鞋于牀下。收展所陳頮櫛之具。

哭無時

朝夕之間哀至則哭於喪次。

朔日則於朝奠設饌

是日晨起。侍者陳設蔬果。肉。魚。麪米等食。羹飯。茶酒之類。比朝夕奠加盛

望日如常儀

儀節 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入就位

舉哀。奉魂帛出就靈座 盥洗

焚香 斟酒 點茶。拜興拜

興平身。且哭且拜 禮畢。 罩巾

母喪朔祭則用父爲主用父爲則是以夫而祭妻也其禮用子爲主父母雖輕其行禮之際稍加節文似亦不爲過今擬子之喪母有父在主祭者之儀于右

就位。主人以下次立。舉哀。奉魂帛出就靈座。主人盥洗。詣香案前焚香。斟酒。執事者點茶。

拜。興。拜。興。平身。畢。按毋喪而父主之。若父不親焚香斟酒。則與子主者同。異者。若喪父母。所以不親行者。居重喪未葬。不當行也。

有新物則薦之

新物。若五穀果品菜蔬。一應新熟之物。凡初出而未嘗者。用大盤盛陳于靈座前卓子上。

儀節 如上食儀

吊。奠。賻

凡吊皆素服。

各隨其人所當服之衣。而用縞素者

按本註。幞頭衫帶皆以白生絹爲之。今制惟國恤用布。衆紗絹。其餘則不許。有官者衣可變。而冠不可變。若無官者。用素巾可也。

儀節 吊者至。護喪先入白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就位。哭以待。就位。吊者 此參用書儀及家禮儀節

至向靈座前立。舉哀。哀止。詣

靈座前 上香。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吊者拜畢。主人拊杖哭出西

向立。賓吊主人曰。不意凶變。某親 某官 如何不淑。隨意致辭亦可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吊者拜。主人答拜。主人致辭曰。尊長來吊不拜主人 某父母及 某罪逆深重。禍延 某親。承重不用此一句 蒙賜慰問。不勝哀感。稽顙拜興拜興平身。主人拜。吊者答之。禮畢。吊者退。主人哭入 [illegible][illegible]護喪代送出。或少延待一茶

按家禮未小斂前已有親厚之者入哭條。既已爲儀節矣。而爲之首。蓋未成服以前來吊者用前儀。成服以後來吊者用此儀。有祭奠用下儀

奠用香茶燭酒果。

有狀。或用食物。即別爲文

賻用錢帛

有狀。惟親友分厚者有之。

入哭奠訖。乃吊而退

儀節 既通名。主人炷香。然燭布席。各

具服就位哭以俟護喪出迎賓賓至進揖訖引至靈座前立定。序立蜀祭則只就位舉哀。哀止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詣靈座前若是親賓則尊者一人獨詣焚香跪尊長者則不用此句酹酒執事者跪奉盞與賓賓接之傾酒于地奠酒執事接盞置靈座前讀祭文

祝跪于賓之右讀訖舉哀 俯伏興平身。若不讀不用此二句。復位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焚祭文哀止 禮畢 按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者則弔喪不荅拜明矣而家禮本書儀乃從世俗有賓主拜荅之文蓋禮從宜二先生蓋以義起而不荅拜禮有明說二先生尚以義起之者夫祭奠而主人代亡者拜忌無甚害今據弔奠者專長於亡者則主人代拜平等與卑者則否

慰謝儀行禮畢主人哭出西向主人稽顙拜興拜興賓亦哭荅拜賓慰主人曰某親傾背哀慕何堪主人謝賓曰伏蒙奠酹并賜臨慰不勝哀感拜興拜興。賓荅拜舉哀。賓主相向哭盡哀哀止。賓哀止寬主人曰願抑孝思。俯從禮制。禮畢賓揖而出。主人哭而入。護喪送出或少

延茶湯而退。

祭文式

維○、某年。歲次某干支某月干支朔越若干日干支忝親某官姓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于

某親某官某公之柩云云

尚饗

賻奠狀式

具位姓某

某物若干

右謹專送上

某官某公靈筵聊備

賻儀。香茶酒食。則云奠儀。伏惟

歆納謹狀。

年　月　日具位姓某狀。

聞喪。奔喪。

始聞親喪哭

親謂父母也。以哭答使者。又哭盡哀問故。

易服

裂布爲四脚白布衫繩帶。麻屨。按家禮本[illegible]衣布[illegible]書儀是當服[illegible]

製今世人不用忽然以布爲[illegible]白[illegible]俗觀疑用首千粗麻布爲衫[illegible]白帽

東以麻繩

着麻鞋

遂行

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雖哀戚猶避害也

按日行百里[illegible]也道路

舍止不能皆如書儀云今人雖或與親舍皆行不能百里道中亦不可留也

道中哀至則哭

哭避城市諠譁之處。司馬溫公曰今人奔喪及從柩行者。遇城邑則哭。過則止。是飾詐之道也

望其州境其縣境其城其家皆哭

家不在城則望其鄉哭

入門詣柩前再拜再變服就位哭

儀節

奔喪者將至在家者男婦各具服就次哭以待奔喪者至哭入門

升自西階詣柩前。拜興拜興拜興拜興且拜且哭擗踊無數哭少間拜弔尊長受卑幼拜弔且哭且拜並問所以病死之故乃就東方去冠及上衣被髮徒跣　不食

如初喪就位哭。各就其位次而哭

第二日晨興。男子袒括髮。婦女髽。至上食時。襲衣袒所袒衣加絰帶。首戴白布巾。上加環絰。腰具絰散垂其末。并具絞帶。詳見初終儀

後四日成服。

【儀節】是日朝奠時。在家男婦各服其服就位哭。舉哀。齊衰者具衰絰持

杖。向靈座伏地。哭。拍吊。少頃詣所尊諸父前跪哭。又向諸母前跪哭。卑幼者又向齊衰者前跪哭一如前。成服儀。受吊。賓客有來吊慰者則哭出迎之。稽顙拜興拜興。且拜且哭。尊長不答拜。其餘否

若未得行。則爲位不奠。無子孫在喪則則設奠

變服　亦以聞後之第四日

聞喪儀　按禮經有奔喪篇家禮本書儀書儀略其要耳其聞[illegible]次第儀節並已詳具家禮恐失禮[illegible]於不後重出使人臨事考行而已[illegible]今世士夫仕宦於外一聞訃音而[illegible]禮多乖亂平時不素講明倉卒[illegible]之間豈能細考[illegible]爲之一一條開亦焉悲以[illegible]節[illegible]

【聞訃】【儀節】是日訃至。舉哀。舉家男婦皆哭

少頃問使者以病及終之故。易服。男子皆去冠及上服。女子去首飾與凡華盛之服。被髮徒跣。不食。

男女哭擗無數。

【儀節】是日堂中設倚子一枚以代柩。倚子前設卓子一張。上置香爐香合燭臺之類。各就位。主人坐於位東。衆男坐其下。皆藉以藁。衆婦坐

於位西衆婦女坐其下以南爲上

舉哀哭不絕声○是日具括髮經帶布衰服等物

成服儀節

聞訃之次日袒 男子皆袒去上衣

括髮 散髮者用麻繩束之○具經帶 首戴白布巾○上加草股之經【圖】三[illegible]具服經散垂其末三尺及具絞帶[illegible]

婦人髽 婦人用麻繩撮髻○插竹木簪

服輕者袒免 服輕者皆着素服○袒開上衣○用布纏頭或着白巾亦可

設奠儀節

爲位之後見日即陳設蔬果脯醢羹飯茶酒之類於卓子上[自子孫一任[illegible]]○用侍者一人爲祝○

盥洗 祝洗手○

跪

焚香

興○

酙酒

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祝拜單巾○

舉哀 自是以後朝夕日中凡三次遇朔日即盛設如主家儀

成服儀節

問訃第四日○夙興各具服 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執杖○有服經者絞[其要經不用]其麻本之散垂者○

各就位○男位於靈位東○女位于西各以尊卑爲序

舉哀

相弔○卑幼者以次就尊長前跪哭弔慰盡哀○復位

弔奠儀節[未成服以前未弔者]

弔者入門 子弟出見之○揖訖

賓致辭曰竊聞某親某官[或門生故吏皆可][或隨所言]不淑何時訃至○

答辭曰孤某遭此凶變蒙賜慰問以未成服不敢出見○不勝哀感使某拜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賓答拜尊長則回半禮畢賓退子弟送出門或少延茶湯

禮畢

【已成服以後來弔者】弔者入門坐
位哭。主人持杖哭而出弔主人【曰】
【[illegible]】不淑何時訃至鞠躬拜
興拜興平身主人答拜主人致謝
【曰】蒙慰問不勝哀感稽顙拜興拜
興平身賓答拜禮畢賓退子弟送
之出或少延茶湯【按書儀賓若拜
後有主人置杖坐受[illegible]不設坐
[illegible]】

儀節　喪葬十四

【[illegible]】

【家禮】儀節　在家者聞其至各具服以俟其
人衰絰持杖哭入門升自西階詣
柩前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且拜
且哭哭擗無數　拜弔尊長哭拜
且弔如成服儀受卑幼拜弔就
位哭就其位次坐哭在家者皆哭

在家至道皆如上儀
若喪側無子孫則在道朝夕爲位設
奠至家但不變服其相弔拜賓如儀
若既葬則先之墓哭拜
之墓者望墓哭至墓哭拜如在家之
之儀未成服者變服於墓【如奔喪至
家儀節但改柩前作靈前下同】歸家
詣靈前哭拜【如聞喪至家儀節】四日
成服如儀【如奔喪成服儀節】已成服
者亦然【如聞喪至家儀節】但不變服
齊衰以下聞喪爲位而哭。
尊長於正堂
卑幼於別室。

儀節　喪葬十五

若奔喪則至家成服
奔喪者釋去華盛之服裝辦即行既
至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
功以下至門而哭入門詣柩前哭拜
【其儀節與聞喪至家同】成服就位
哭弔如儀【其儀節[illegible]】
【奔喪四日成服同】
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
不奔喪者齊衰三日中朝夕爲位會
哭四日之朝成服亦如之大功以下
始聞喪爲位會哭四日成服亦如之
【爲位成服儀節[illegible]與聞喪下同但爲
位各就位下[illegible]成服[illegible]】
【[illegible]】皆每月朔爲位會哭月數既滿次

月之朔乃爲位會日哭而除之〔與儀節同上〕其聞喪至則哭可也〔爲位會〕

〔喪禮考證〕

〔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檀弓〕弔於人是日不樂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死而不弔者三畏自經於溝瀆之類厭立巖牆下之類溺無故不乘舟而游之類。○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曾子問〕孔子曰三年之喪而

弔哭不亦虛乎已有父母之喪而哀弔他人則是哀在吾親而弔爲虛僞矣言不可弔也〔雜記〕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言凡者五踊皆然〔少儀〕尊長於己踰等喪俟時不植弔俟時謂待朝夕哭時因而弔之不特弔也〔論語〕羔裘玄冠不以弔。〔家禮〕本註幞頭衫帶皆以白生絹爲之。○今制惟國卹用白布裹冠帽其餘人家喪恐不可也。〔右弔〕

〔公羊〕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穀梁〕貝玉曰含〔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右賻說〕○呂氏書說曰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不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見士喪禮文王世子〕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見問喪〕每奠則執其禮〔見曾子問〕將葬則助其事〔見檀弓〕執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見雜記〕〔曾子問〕其掩壙也壯者盛坆老者從歿

哭〔見雜記〕祖而賵焉不足則贈焉不足則賻焉〔見士喪禮〕凡有事則相焉〔見〕〔檀弓〕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詞不曰頓見而曰泚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泚者曰寡君使某我視賓客〔見少儀檀弓雜記〕主人見其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見〕〔曲禮〕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故止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者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賓先王之禮意

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奠下以更自設孔俗代主人之數書】是也又能以力之所及爲營喪具之未具者以應其求役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勞然徵壹消之奠以爲隨除供帳贖食之祭以爲瞑與時凡喪實之待已者悉以他辭受焉無錢其可也匱今世俗於親賓來弔奠往往設席以待之裂帛以散之是政呂紙併請如之以常賓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著今世俗之人送往之日親女醴錢爲主人設宴於墓所即飽歌唱甚者孝子亦題飲緊此何禮也今撰觀賓之來路遂者令無服之人設素饌以侍之以亦無害但不可飲酒余至於裂帛冊懼胥俗

已父一旦變革恐亦未備有事力之家隨俗亦可若貧無力者勉強舉債當產爲之則不可耳【檢弔】

【喪小記】爲父母長子稽顙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註曰服重者先稽顙而後拜賓服輕者先拜賓而後稽顙朱子曰稽顙而後拜開兩手而先以首叩地卻交手如常也

【右稽顙】

【奔喪】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方氏曰四方男子所有事苟有事於四方安能免離此哉然則奔喪之事不幸而時亦有焉此先王所以作爲之禮也

【又始聞喪】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此言奔父喪之禮爲人子若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新死未忍異於生故入自門東升自西階也在家而親死則筓纚小斂畢乃括髮此自外而至故即括髮而袒衣也奔喪在殯後故自西階降而即其堂下東之位也襲絰者掩其袒而加要絰也不散麻者亦異於在家之節也此絞帶即襲絰之絰非象革帶之叙帶也反位復先所即之位也凡拜

賓皆就賓之位而拜之拜竟則反已之位而哭踊也【右至家】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袒絰者括而襲襲而加絰也遂除謂於墓除之也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謂在家者但著平常吉服也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齊衰大小功緦之服其奔喪在除服之後者惟首免要麻絰於所哭罷即除無括髮等禮也

【官者於杖期以下不得待 [illegible]】【尊而歸往往在服滿之後今 [illegible]】

巾具腰絰詣其墓再拜哭踊隨斂具酒饌以奠獻亦可台除喪復歸 乂

治葬。

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

按禮大夫士。三日而殯故三月而葬既殯之後即謀葬事其有祖塋則祔葬其次者窄後及有所妨礙則別擇地可也

補 告啓期

按儀禮既夕哭請啓期告于賓而書儀於葬得吉之後主人至賓前哭遂使人告于親戚僚友應會葬者家禮則無之今補入

既得地則擇日豫先以啓期告于親戚姻婭僚友之當會葬者

擇日開塋域

主人既朝哭詣。帥執事者於所得地掘兆先掘其四隅出其土壤於外次掘其中出其土壤於南乃於其中壤及四隅各位一標當南門立兩標心主人若歸則靈座前哭再拜後放此

按掘[illegible]謂掘地四[illegible]為塋兆之域非謂開穴也今家禮刻本多誤以[illegible]字為穴字殆承之誤矣殊不知本[illegible]文

今 止是開塋域下文穿壙方是[illegible]穴制塋地一品周圍九十步二品以下每品降十步七品以下三十步士庶之家準此以降殺可也

祠后土

擇遠親或賓客一人吉冠素服告后土氏。祝帥執事者設位于中標之左南向。設盞注酒果脯臨於其前又設盥盆帨巾二於其東南其東告者所盥其西執事者所盥也

儀節

就位。告者立北向。執事者二人在其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告者與執事者皆拜盥洗告者與執事者俱洗詣香案前。跪 上香

斟酒 執事者一人執酒注西向

跪一人執盞東向跪告者取注斟酒于盞畢反注取盞酹酒傾酒于地。獻酒復斟酒置神位前俯伏興少退立讀祝 祝執板跪于告者之左而讀之復位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禮畢

祝文 維。○(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幾)日(干支)(某官)(姓)(名)敢昭

告于
土地之神。今為某官姓名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祗薦于神尚饗依古禮雜

有合葬墓者之文而無所謂后土氏者惟開元禮有之温公書儀本開元禮家禮本書儀其家禮開塋域及窆與墓祭俱祀后土然后土之稱有似乎封皇者也士庶之家有似乎僭之文公大全集有祀土地祭文今擬以后土氏為土地之神

遂穿壙
穿地直下為壙

作灰隔
穿壙既畢先布細炭末於壙底築實厚二三寸然後布石灰細沙黃土拌勻者於其上灰三分細沙黃土各一分麻拌令勻以醋酒遍灑之築實厚二三尺別用薄板為灰隔納以瀝青塗之厚三寸許中取容柩墻高於柩四寸許置於灰上乃於四旁旋下四物亦以薄板隔之炭末居外三物居內如底之厚築之既實則旋抽其板近上復下炭灰築之及墻之平而止

刻誌石
用石二片其一為蓋刻云某朝某官某公之墓無官書其字曰某君某甫其一為底刻云某官某公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考諱某某官母某氏某封某年月日生歷任某官某年月日終葬于某鄉某里年某子娶某氏某人之女子男某某官女某適某官某人。婦人夫存有官則書云某官某人某封某氏之墓無封則云某人之妻夫亡則云某官某公某封某氏無官則云某君某甫妻某氏年存于適某氏因夫子致封贈無則否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而以鐵束束之埋于壙前近地面三四尺間

造明器
刻木為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五品六品三十事七品八品二十事其餘十五事不用亦可

下帳
謂床帳茵席倚卓之類亦象平生而小

苞
竹掩一以盛遣奠脯醢

筲

竹器五。以盛五穀。

甖

甆器三。以盛酒醯醢。○自明器以下俱實土及半。乃於旁穿便房以實之

愚按朱子謂此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腐敗生虫。聚蟻尤爲非便。雖不用可也。竊謂宜以其制。每種各置少許。五穀每種存數十粒。脯醢存一二埋壙於存古以亦無害

大轝

附竹格

儀節

喪禮

翣。以木爲筐。如扇而長。黼翣畵斧。黻翣畵黻。雲翣畵雲氣

作主

以上制式俱見圖

通 功布 用新布稍細者爲之。長三尺。用以拂柩。遇路有低昂傾斜。則視之以爲節。使舁柩者知所傾

遷柩 朝祖 奠 賻 陳器 祖奠

發引前一日。因朝奠以遷柩告

設饌如朝奠

儀節 就位。五服之外親皆來會。各服其服入就位哭。祝奠帛出盥[illegible]

祝盥洗 跪。斟酒 告辭曰 今以吉辰遷柩。敢告。俯伏興平身。

舉哀 主人以下拜興拜興平身。

禮畢

儀節

喪禮五

奉柩朝于祖。

按奉柩朝祖。象平生出必辭尊者也。恐不可廢。但人家多狹隘。難轉於遷。請今只以魂帛代柩。雖非古禮。蓋亦主人從以行禮。亦不得已者也。若其屋宇寬大者。自宜如禮。

儀節 將遷柩。婦人退避。主人以下輯杖立。輯謂斂之不以拄地

祝跪 告辭曰 請朝祖

俯伏興平身。祝以箱奉魂帛奉魂帛詣祠堂。執事者奉奠及倚卓

行銘旌次之魂帛又次之【按奉柩則魂帛前行今以魂帛代柩故次銘旌】主人以下哭從。男子由右婦人由左。重服在前輕服在後婦人皆盖頭至祠堂前。執事者布席先布席以俟。既至奉魂帛朝祖。置魂帛箱於席上北向 主人以下就位 婦人去盖頭舉哀少頃哀止。奉

魂帛還柩所。若奉柩則云奉魂帛 主人以下哭從。如朝儀 安魂帛於靈座。 主人以下就位 舉哀。

哀止

遂遷于廳事

執事者設帷於廳事○【今人家未必有廳[illegible]堂其停柩之處[illegible]事眾不容移動可也若有西廳者自合依禮遷之】

儀節 役者入。婦人退避 祝跪。告辭曰。請遷柩于廳事。俯伏興平身

役者舉柩。 祝奉魂帛前導右旋。主人以下哭從如朝祖儀。布席 執事者布席于廳事中 安柩。役者置柩于席上南首。設靈座。 設奠 主人以下就位。藉以薦席。舉哀坐哭。

乃代哭。

如未斂之前以至發引。

親賓致賻奠。

初喪奠用香茶燭酒果。至是親學者用牲可也。祭文不能作者。請文士代之亦可。

儀節 陳設祭儀節。主人就位哭。侯護喪出迎賓。賓吾引詣柩前立定。贊唱 序立。 舉哀 哀止。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若[illegible]】

詣靈座前 跪【執事者不用此】 焚香

執事者一人執酒注向右跪一人

執酒盞向左跪祭者取注斟酒于

盞反注取酒酹酒傾少許于地 奠

酒 執事者挾盃置靈座上 讀祭文【[illegible]】

祝跪讀祭文于祭者之右讀訖起

舉哀 俯伏興平身 若不跪不用

此句 復位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若卑幼四拜 焚祭文 哀止 禮

畢

祭文式 牲 豕曰剛鬣 羊曰柔毛 俱有

則並稱

賻狀式 式俱見前

陳器

【方相】在前 次【明器】【下帳】【苞】【筲】 盛以桌子舁之 次【銘旌】 次【靈車】 以奉魂帛香火 次【大轝】 轝前有功布 旁有【翣】 背使人執之 詳見圖

日晡時設祖奠

設饌如朝奠儀而加豐 ○若柩自他所歸葬 則行日但設朝奠 哭而行 至葬乃備此及下遣奠禮

【儀節】主人以下就位 舉哀 哀止

祝盥洗 詣靈座前 跪 焚

香 斟酒 告辭曰 永遷之禮 靈

辰不留 今奉柩車 式遵祖道 俯

伏興平身 舉哀 主人以下且哭

且

拜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禮畢

遣奠

厥明遷柩就轝

出殯之日也 婦人退避

【儀節】是日役夫納大轝於中庭 脫杻

上橫扃 執事者徹祖奠 祝跪

告辭曰 今遷柩就轝 敢告 俯伏

興平身　遷靈座置旁側訖乃役夫遷柩就轝役夫俱用手舉柩底以遷之。既就。乃載。置下舉柩稍加楔。以索維之。令極牢實。婦人退避

載轝畢

主人視載主人從柩哭降視其載柩於轝婦人哭于帷中

安靈座。祝帥執事者遷靈座于柩前南向

乃設奠。

既祭朝奠。有脯。惟婦人不作。

儀節主人以下就位　舉哀　哀止

祝盥洗祝洗手　詣靈座前　跪

焚香　斟酒。　告辭曰靈輀既

駕往即幽宅。載陳遣禮永訣終天

俯伏興平身　納脯納于苞中置

舁卓于上　舉哀主人以下凡哭且拜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禮

畢

祝奉魂帛升車焚香

儀節別以箱盛主置魂帛後至是婦人乃蓋頭出帷降階立哭　舉哀

祝奉魂帛升車。　焚香。　守舍者

辭柩男左女右。且哭且拜尊長不拜　拜興拜

興拜興拜興平身。

發引

柩行。

儀節先方相。次明器牀。次銘旌。次靈車。次大轝。夾以功布又翣今世俗送葬有僧道香案從俗用之亦可

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男左女右隨柩後行出門則以白幕夾障之

尊長次之無服之親又次之賓客又次之皆乘車馬親賓或先待於墓所或出郭哭拜辭歸

親賓設幄於郭外路旁駐柩而奠

如在家之儀

（儀節）如前親賓致賻奠儀

途中遇哀則哭

若墓遠則每舍設靈座於柩前朝夕哭奠食時上食夜則主人兄弟皆宿柩旁親戚共守衛之

及墓　下棺　祠后土。題木主。成墳

未至執事者先設靈幄

在墓道右。如墓向。有倚卓

儀節　喪葬卅二

親賓次

在靈幄前十數步。男左女、右後與靈幄相直。皆南向

婦人幄

在靈幄後壙之右

方相至

以戈擊壙四隅

明器等至

陳於壙前左以後爲上

原缺第三十三、三十四葉

震動柩中故未敢築但多用之以俟其實

乃實土而漸築之

下土每尺許即輕手築之勿令震動

祠后土於墓左

（儀節）見治葬條下。

（祝文）維年歲次月朔日辰【竝同但云】今爲【某官】窆茲宅兆神其【後同】

藏明器等。

儀節五　喪葬卅五

實土及半。乃藏明器下帳苞筲罌於便房。以板塞其門。

下誌石。

墓在平地。則於壙內近前先布磚一重置石其上。又以磚四圍之。而覆其上。若墓在山側峻處。則於壙前數尺間掘地深四五尺。依此法埋之

復實以土而堅築之。

下土亦以尺許爲準但須密杵堅築

題主。

執事者設卓子於靈座前左向右置硯筆墨卓置盥盆帨巾。

儀節主人向卓子前立盥洗。祝與題主者俱洗。出主。祝開箱出木主臥置卓子上。題主者盥手畢向右立

題主。先題陷中。次題粉面題畢祝

奉主置靈座。置畢 收魂帛乃藏魂帛於箱中置主後。祝焚香。斟酒

跪。主人以下皆跪。讀祝。祝讀畢懷之不焚。興。

復位。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主人以下哭盡哀[闕]謝題主者 主人再拜題主者答拜。

題主式 [陷中] 父則曰 明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行[幾]神主。母則曰 明故[某封某]氏諱[某]字[某]行[幾]神主[粉面] 父則曰 顯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母則曰 顯妣[某封某]氏神主。其下左旁皆書曰 孝子[某]奉祀無官則以生所稱爲號如父曰 顯考處士 府君神主

祝文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于

[某官封謚]府君形歸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

尊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 母則改孤子爲哀子

祝奉神主升車 魂帛箱在其後

執事者徹靈座遂行 主人以下男左女右重服在前輕服在後出墓門尊長乘車馬去墓百步許卑幼亦乘車馬但留子弟一人監視實土以至成墳

墳高四尺立小石碑於其前亦高四尺趺高尺許

碑石。闊尺以上。其厚居三之一。圭首。而刻其面如誌之蓋。

反哭。

主人以下奉靈車在途徐行哭

哀至則哭。

至家哭。

望門則哭。

祝奉神主入置于靈座。

執事者先設靈座於故處。祝奉神主入就位櫝之。并出魂帛箱置主後。

主人以下哭于廳事

主人以下及門哭入。升自西階。哭于廳事。婦人先入哭于堂。

遂詣靈座前哭。

盡哀止。

有弔者拜之如初。

謂賓客之親密者。既歸。待反哭而復弔。

期九月之喪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小功以下大功異居者可以歸。

喪禮餘註

司馬溫公曰。古者天子七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敕。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然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為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而其為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正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為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悖禮傷義。無過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為人所抇【音骨】。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或問家貧鄉遠不能歸葬。則如之何。公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音烏】乎齊【子細切】。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手

足形還葬。懸棺而窆【彼驗切】。人豈有非之者哉。昔廉范千里負喪。郭平自賣營墓。豈待豐富然後葬其親哉。在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寢苫枕塊。蓋閔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奈何捨之出遊。食稻衣錦。不知其何以為心哉。世人又有游宦沒于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斂而藏之。殘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子孫乃悖謬如此。其始蓋出於羌胡之俗。浸染中華。行之既久。習以為常。見者恬然。曾莫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以為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於其地可也。豈不猶愈於焚之哉。○程子曰。卜其地者。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

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也。一本云。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右擇地】古者葬地葬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曉古法。且從俗擇之可也。【右擇日】○司馬溫公曰。今人葬有二法。有穿地直下而爲壙而懸其棺以窆者。有鑿隧道傍穿土室而擴柩於其中者。按古者惟天子得爲隧道。其他皆直下爲壙而懸棺以窆。今當以此爲法。其穿

地宜狹而深。狹則不崩損。深則盜難近也。【右穿壙】○蓋既不用槨。無以容瀝青。故爲此制。又炭禦木根。辟水蟻。石灰得沙而實。得土而黏。歲久結而爲全石。螻蟻盜賊皆不得進也。○程子曰。古人之葬。欲比化者不使土親膚。奇玩之物。尚保藏固密。以防損汚。況親之遺骨。當何如哉。世俗淺識。惟欲不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者。是豈知以誠必信之義。且非欲求其不化也。未化之間。保藏當如是爾。【右灰隔】○蓋慮異時陵谷變遷。或誤爲人所動。而此石先見。則人有知其姓名者。庶能爲掩之也。【右誌石】○司馬溫公曰。自明器以下。俟實土及半。乃於其旁穿便房以貯之。愚按此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腐敗生蟲聚蟻。尤爲非便。雖不用可也。

【右明器】○司馬溫公曰。府君夫人共爲一櫝。○按古者虞主用桑。將發而後易之以栗。今於此便作栗主。以從簡便。或無栗。止用木之堅者。櫝用黑漆。且容一主。夫婦俱入祠堂。乃如司馬氏之制。【右作主】○蓋古者啓殯之奠。今既不塗殯。則其禮無所施。又不可全無節文。故爲此禮也。【右遷柩】○司馬溫公曰。按令式。墳碑石獸。大小多寡。雖各有品數。然葬者當爲無窮之規。後世見此等物。安知其中不多藏金玉邪。是皆無益於亡者。而反有害。故令式又有貴得同賤。賤不得同貴之文。然則不若不用之爲愈也。○今按孔子防墓之封。其崇四尺。故取以爲法。用司馬公說。別立小碑。但石須闊尺以上。其厚居三之二。圭首而刻其面如誌之蓋。乃略述其世系名字行實而

刻於其左。轉及後右而周焉。婦人則俟夫葬乃立。面如夫亡誌蓋之刻云。【右立碑】○其反如疑。爲親在彼。【右反哭】

喪禮考證

【檀弓】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往也。以禮往送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物之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往送死者。而以生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是故竹不成用。竹器。瓦不成味。瓦器不成黑漆之光。木不成斵。其曰明器。神

明之也。以神明之道待之也。○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不可用也高氏曰晉成帝詔重壤之下豈宜重飾。帷紫拂而已。張說曰。墓中不置旒旐。以其近於水也。不置羽毛。以其近於尸也。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爲怪也。不置丹朱雄黃礜石。以其近烈而燥使士枯而不滋也。古人納明器於墓。此物久而致蟲必矣。如必欲用之。則莫若於壙旁別爲坎以瘞之也。【右明器】

【士喪禮】商祝飾棺註爲設牆柳也。牆即柳衣也。柳者聚也。諸飾之所聚也。以此障柩。猶垣牆之障家。故名。一池。池者象宮室之承霤。織竹爲籠衣以青布設披披用帛爲

之。繫於柳中人牽之。登高則引前以防車之軒。適下則引後以防車之轍。欲左則引右。欲右則引左屬引。屬猶着也。引所以引柩車也。【喪大記】大夫畫帷帷。柳車邊障也。畫爲雲氣二池畫荒。荒。蒙也。在上覆也。火三列畫爲火三行黻三列又畫兩己相背三行素錦褚素錦。白色錦也。褚屋也。纁紐二玄紐二紐用帛爲之。黝帷與荒前纁後黑。齊三采三貝齊者猶臍也用綷貝黑三色繒衣之三貝者又連貝爲三。交絡齊上。黼翣二黻翣二皆戴綏翣形如扇。用木爲之。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黼者畫黑白斧

形也。畫者爲雲氣也。綏者用五采羽作緌綴翣之兩角也魚躍拂池以銅魚懸池之下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於池也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戴者用帛繫棺紐着柳車之骨也士布帷布荒皆白布不畫也一池惟前有之揄讀爲搖絞搖翟也雉赬赤質五色絞用青黃絹畫翟於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家】禮大夫以上棺飾如此華盛。家禮從簡便惟用竹格若仕宦之家有餘力者於竹格上稍加華飾以亦不爲過【右飾柩及翣】

【士喪】【禮】既夕哭請啓期告于賓將葬當遷柩于祖執事者於是請啓柩之期於主人以告賓使賓知其時可以會葬也【右啓期】

【士喪】【禮】薦車直東榮北輈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輈轅也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纓馬鞅也三就三色也記薦乘車載皮弁服道車載朝服稾車載簑笠【國】此則今世俗送葬男生時所乘鞍馬牽之柩前及將所衣衣服陳列從葬以亦無害【右陳器】【士喪】

【禮】商祝拂柩用功布功布者大功之布也用灰治布用布

長三尺道有低仰傾虧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右功布】

【周禮】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匶柩同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冠服如道士四品以上爲四目以下兩目爲魌頭【右】

【檀弓】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溫公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不以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吉兆先謀人事之變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

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葬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游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之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朱子曰葬之爲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

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卜之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掘發暴露之變此又所當慮之大者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殯猶南首未忍以鬼神待其親也【孟子】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心獨無恔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於膚肌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

所恨乎伊川曰古人之葬欲比化者不使土親膚今奇玩之物尚保藏固密以防損汚況親之遺骨當何如哉土中之患有二蟲與水是也所謂毋使土親膚者不惟以土爲汚蓋有土則有蠹々之侵骨甚可畏也【葬經】葬者乘生氣也臨川吳氏曰葬師之說盛於宋南郭氏葬經者其術之祖也蓋必原其脈絡之所從來審其形勢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然後乘地中之生氣以養死者之遺骨骨常溫煖而不速朽腐死者之體魄安則子孫之受其氣以生者不致凋瘁乃理之自然而非有心以覩其效之必然也今曰其地可公可侯可將可相則術者倡是術以愚世人而要重賭者也其言豈

定信犮羅大經曰古人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謹重親之遺體使異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迴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骸得安耳豈借此以求子孫富貴乎世之人惑於術士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十年不能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為不吉一掘未已至再至三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房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為仇讎者凡此皆術之書所為也且人之生貧富貴賤夭壽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其說則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愚【按】風水之說其希覬求富貴之說雖不可信若夫乘生氣以安祖考

之遺體蓋有合於伊川本根枝葉之論先儒往往取之文公先生與蔡季通演卜栽究門人畏換行絺六日始丞蓋亦慎擇也肯朱子論擇地謂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爭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兆之美惡後之擇葬地者誠本朱子是說而參以伊川光潤茂盛之驗及五患之防庶幾得之矣【右葬地】

【白虎通】合葬者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又禮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通】朱子語錄陳淳問合葬夫婦之位曰某初葬亡室時只存東畔一位亦不考禮是如何淳問地道以右為尊恐男當居右否曰祭而以西為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恐【按】葬位固當如祭位但世俗術習已久凡葬皆男左女右一家忽然如此行之數世之後安知子孫不誤以考為妣乎不如且始從朱子葬劉夫人之例也【右合葬】

【檀弓】孔子既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註】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墓塋域也封土為壟曰墳【註】國朝稽古定制塋地一品九十步每品減十步七品以下不得過三十步庶民止於九步墳一品高一丈八尺每品減二尺七品以下不得過六尺其石碑一品螭首二品麒麟三品天祿辟邪皆用龜趺四品至七品皆圓首方趺其石人石獸長短闕從以次減降其石人石獸望柱皆有次第著在令甲可考也貴得同狀雖富不得同貴慮遠者於所當得級不能盡去少加減殺可也【右墳墓】

【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以木為之樹於壙前後穿中為鹿盧之繂用以下棺耳非刻字其上也秦以來稍用石為之刻字其上亦謂之碑晉宋間死者皆有神道碑蓋地理家以東南為神道碑立其地故因以名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與碑同蓋表則

竹格式
舊式
新式
新製遠行轝圖
儀節五十
五十
而操縱之如此則適
平矣又此轝止可行
近地寬平之處不可
行遠今增損舊制別
為新式以便行遠其
長杠量截去兩頭每
頭出轝首尾各留尺
下六寸就於兩頭各
施橫杠從杠頭量八
尺許又施橫杠如於
分中處加一直杠俱
用麻繩扎縛然後加
以短杠如舊式或用
八人或十六人隨宜
此行遠庶幾側陞之
處無所妨礙

功布
用白熟布稍
細者為之長
三尺柄長五
六尺。
黼翣
周禮白與黑謂
之黼黼為斧形
翣以木為筐
如扇而方兩
角高廣二尺四寸
高二尺以白布柄
長五尺黼翣
畫黼黻翣畫
黻雲翣畫雲
儀節五十
五十一
黻翣
周礼黑與青謂之黻今
擬用黑青二色相間為
亞形
雲翣
以紫畫為雲氣
氣其緣為雲
氣皆畫以紫
也按禮惟諸
侯得用黼翣
以家礼本註
有之始畫于
此以備其制
今擬大夫用
黻翣二雲翣
二士用雲翣
二

方相圖
有官者用之
士用之
儀節五
五十二
發引圖
布幃

儀節五
五十一
柩
功布
翣
靈車

文公家禮儀節卷之六

虞祭

葬之日。日中而虞。或墓遠。則但不出是日可也。若出家經宿以上。則初虞於所館行之。（按所館行禮恐寓他人宅舍未必皆寬敞及哭泣於他宅俗人所忌若經宿以上預先用遣奠構一屋度寬可行禮似為簡便）

主人以下皆沐浴。

或已晚不暇。即略澡潔可也。

執事者陳器

設盥盆帨巾二付於西階之西東。南上。在東者有架。在西者無架。（若所館行禮不必備但得一可也）又以架盛酒瓶在靈座東南。置卓子一張。在酒瓶之東。上盛酒注及盤盞一。又設火爐湯瓶在靈座西南。置卓子一張。在火爐之西。上盛祝版。又於靈座前正中設香案一張。上陳香爐燭臺。案下少前東。茅聚沙。

具饌

於靈座前卓子上。近靈前一行。設匙筯。當中近內設酒盞。在匙筯西。醋楪在東。羹在醋楪東。飯在酒盞西。次二行以俟行禮時進饌。次三行設蔬菜

脯醢。次四行設果蔬。又於卓子前置一卓。以盛牲俎。出按私喪儀耳者。大倉卒之祭即用世俗所設卓面似亦簡便況乃死者平生所用似亦得事死如事生之意

祝出神主于座。主人以下皆入哭。主人及兄弟倚杖於室外。及與祭者皆入哭於靈座前。其位皆北面。以服爲行列。重服者居前。輕服者居後。尊長坐。卑幼立。丈夫處東。西上。婦人處西。東上。逐行以長幼爲序。侍者在後。

降神。祝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主人以

下皆出。祝闔門。祝啓門。主人以下哭辭神

【儀節】通贊唱　序立　出主。祝啓櫝。出主。服重者在前。輕者在後。男東女西。以長幼爲序。今擬用禮生二人。一通贊。一引贊。其說具祭禮。舉哀少頃。哀止。引贊唱　盥洗。詣靈座前。焚香。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降神。執事者二人皆洗手。一人開酒實于注。西面立。一人取卓子盤盞捧之。東面立。跪。主人跪。執事二人皆向主人跪。執注者以注授主人。主人受注執之。斟酒于執事所捧之盞。斟訖。以注授執事者。酹酒。主人左手取盤盞。右手執盞。盡傾于茅沙上。訖。以盤盞授執事者。俯伏興平身。少退。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復位。圖參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進饌。祝以魚肉炙肝米麪食進列于靈前卓子上。次二行。空處。初獻禮。主人進詣注子卓前。執注北向立。執事者一人取靈座前盤盞。立主人之左。主人斟酒于盞中。訖。反注于卓子上。引　詣靈座前。主人詣靈座前。執事者捧盞

隨之跪主人跪祭酒執事者跪進
酒盞主人受之三頃于茅沙上奠
酒執事者受盞置靈座前俯伏興
平身退稍後立跪〔圖〕主人以下皆
跪〔引〕讀祝祝執版立主人之右西
向跪讀之畢俯伏興平身少退〔圖〕
擧哀主人以下皆哭少頃哀止〔引〕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主人獨拜復

位〔圖〕亞獻禮〔引〕詣靈座前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
平身若主婦行禮不跪不俯伏立
〔復酒于盞四拜〕復位〔圖〕終獻禮〔引〕
詣靈座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圖〕
侑食子弟一人執注就添盞中酒
主人以下皆出主人立於門東西

向卑幼丈夫在其後重行北上婦立於門西東向卑幼婦女在後重行北上
重行北上尊長休於他所俱肅靜
以俟闔門執事者閉門無門下簾
食頃祝噫歆祝當門北向作欬聲
者三啓門乃開門捲簾復位主人
以下復舊位點茶執事者進茶置
匙筯旁吉利成祝立于主人之右
西向曰利成辭神主人以下皆

拜擧哀且拜且哭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　哀止　焚祝文　納主
徹饌　禮畢〔按虞祭於辭神下有云主人以下哭拜拜而前此只是主人行礼而主人以下惟序立而已別無祭拜之文今補入又若路遠於所能行礼恐不能備可畧去闔門啓門噫歆告利成節〕四
〔祝文式〕維〇〇〔幾〕年歲次〔干支〕〔幾〕月
〔干支〕朔〔幾〕日〔干支〕孤子〔某〕敢

祔告于【毋則云哀子】某考某官府君妣某封某人日月不居奄及

初虞夙興夜處哀慕不寧謹

以潔牲柔毛粢盛醴品哀薦

祫事尚饗牲用豕曰剛鬣並用日柔毛剛鬣

祝埋魂帛。

祝取魂帛帥執事者埋於屏處潔地若路遠於所館行禮必須三虞後至家埋之

罷朝夕奠。

朝夕哭哀至哭如初

遇柔日再虞。

乙丁己辛癸爲柔日前期一日陳器具饌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行事○若墓遠亦於所館行之

【儀節】並同初虞。

【祝文】前後並同初虞【但改】初虞爲再虞祫事爲虞事。

遇剛日三虞

甲丙戊庚壬爲剛日。若墓遠途中遇剛日且闕須至家乃行

【儀節】並同再虞。【若初虞未埋魂帛至是祭畢埋之】

【祝文】前後並同再虞【但改】再虞爲三虞虞事爲成事。

卒哭

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故此祭漸用吉礼

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前期一日陳器具饌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同虞祭惟更設玄酒瓶並同虞祭惟更取井花水充玄酒

質明祝出主同再虞

主人以下皆入哭降神主人主婦進饌切

獻並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

儀節【圖】序立　出主　祝盥洗啓櫝出【且旁注皆同】
主服重者在前輕者在後男東女
【貫祭】西以長幼爲次序。擧哀　哀止
降神【引】盥洗。主人降階洗手詣香
案前　跪　上香　酹酒　傾於茅
沙上。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
位【圖】參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拜興平身　進饌主人奉魚肉。主

婦奉麪米食主人奉羹主婦奉飯
初獻禮【引】詣靈座前　跪　祭酒
傾少許于茅沙上　奠酒執事者接
盞置神主前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
身退稍後立【圖】跪【圖】主人以下皆
跪　讀祝　祝執版立於主人之左
東向讀之畢　俯伏興平身　少退【圖】
擧哀主人以下皆哭少頃　哀止【引】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主人獨拜復
位。　亞獻禮　詣靈座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
平身【若主婦行禮則四拜[illegible]】
【俯伏平身】復位【圖】終獻禮【引】詣靈
座前　跪。祭酒　奠酒　俯伏
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圖】侑食
子弟一人執注就添盞中酒　主人

以下皆出　闔門執事者閉門無
門下簾少頃。祝噫歆祝當門北向
作聲三。啓門乃開門　復位主人以
下皆復位　點茶執事者以茶進　告
利成　祝立西階上東面【圖】利成　辭
神　擧哀主人以下皆哭　鞠躬拜
興拜興拜興平身　哀止
焚祝文　納主　徹饌　禮畢

〔祝文〕並同虞祭。但改三虞爲卒哭。哀薦成事。下云來日 祔于祖考某官府君。尚饗。[illegible]〔皆〕之祖考也

自是朝夕之間哀至不哭 猶朝夕哭

主人兄弟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

祔

卒哭明日而祔 父則祔于父之祖考。母則祔於祖妣。祔父則設祖考妣二位。祔母則設祖妣一位而已。卑不敢援尊也。○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主祭降神初獻。喪主行亞獻。○異居則宗子爲告于隱爲神位而祭畢而焚之

卒哭之祭既徹即陳器具饌 陳器于祠堂。若是祠堂狹則設於廳事或他所隨便。祔父則設父之祖考妣二位當中南向。設亡者位在其東南西向。若祔母則惟設祖妣一位。亡者一位。具饌每位一卓。又於香案下置一卓。上盛牲俎。設酒瓶玄酒瓶

阼階上火爐湯瓶於西階上。其餘並同卒哭。在祠堂則設一卓在西階上盛新主。若在他所則設二卓在西階上。一盛祖考妣櫝。一盛新主櫝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並同卒哭

質明主人以下哭於靈座前 主人兄弟皆倚杖于階下。入靈座前哭盡哀止

詣祠堂奉神主出置于座

〔儀節〕主人兄弟既於靈座前哭止。詣祠堂。主人以下俱往。啓櫝。祝就啓祠堂所祔之祖考妣櫝。請主就座。出其主。置所設祖考妣位上。若行禮於他所則跪告曰。請主詣某所。乃捧其櫝以行。至置西階卓子上。然後啓櫝請主就座

還奉新主入祠堂置于座

〔儀節〕主人以下自祠堂還。至靈座前

舉哀　祝奉新主詣祠堂。若在廳
事　則曰詣廳事。祝啓櫝以行　主人
以下哭從　男子由右。女子由左。重
服在前。輕服在後。至門哀止　祝乃
以櫝置西階卓子上。啓櫝　請新
主就座。祝啓櫝。出主置于所設亡
者位上。○若非宗子。則惟喪主主
婦還迎。

儀節　卷之十二

敘立　參神　降神。祝進饌。初獻。亞獻。終獻。
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宗婦立兩階之
間。喪主在宗子之右。主婦在宗子之
婦之左。○若宗子自爲喪主。則主婦
爲亞獻。親賓爲終獻。若喪主非宗子
則喪主爲亞獻
主婦爲終獻。
侑食　闔門　啓門　辭神　祝奉主還故處
儀節　圖　敘立　服重者在前。輕者在後
男東女西　主人非宗子則宗子主
祭　主人立宗子右　宗子若於主

若尊長則不拜通　參神　鞠躬拜
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降神　圖
盥洗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酹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進饌　祝以饌進。執事者佐之　初獻
禮　引　詣祖考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若祔則不用祖考　詣祖妣神位前

儀節　卷之十三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
興拜興平身　圖　跪　主人以下皆
跪　讀祝　祝執版立主人之左東
向跪讀畢　俯伏興　主人獨拜　圖　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　詣顯考神位
前　母則云妣後倣此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通
跪　主人以下皆跪　讀祝　祝立

主人之左南向跪讀之畢俯伏興
主人再拜 引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通 亞獻禮 引 詣祖考神位
前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
拜興拜興平身 詣祖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
興拜興平身 詣顯考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

儀節 虞祭

拜興平身 通 終獻禮 其儀一如亞
獻 侑食 執事者以注徧斟諸盞中
酒 主人以下俱出 闔門 有門則
閉無則下簾 祝噫歆 祝當門北面
作聲者三 啓門 主人以下復位
主婦點茶 告利成 祝立西階
上東面 曰 利成 辭神 鞠躬拜
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納主 祝先納祖考妣於櫝中次
納亡者神主西階卓子上俱匣之
奉新主返靈座 主人以下哭從
舉哀至靈座中安主訖 哀止
禮畢 若祔于祠堂事則改納主云 奉神主返祠堂 主人送至祠堂 納主訖後回西階卓子上奉新主

祝文式

父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孝孫 某 謹

儀節 虞主

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適于
顯曾祖考 某官府君 隮祔孫 某官 尚饗 如用羊則曰柔毛用豕則曰剛鬣
祔 母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 以下至于並同前
顯曾祖妣 某封 某 氏隮祔孫婦 某
封 某 氏尚饗
亡者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 以下至祔前並同
哀薦祔事于

皆如卒哭之儀

儀節 祝出神主 主人以下入哭 哀 主人以下期親各服其服倚杖哭於門外少傾哀止 就次易服 各出就次易服畢各具新服序立 舉哀 哀止 降神 自此以後儀節並同卒哭

祝文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 並同前式

伯云 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哀慕不寧敢用潔牲柔毛粢盛醴齊薦此常事尚饗

止朝夕哭 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

始食菜果

大祥

第二忌日也

再期而大祥 自喪至此不計閏二十五月

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 如小祥

設次陳禫服 司馬溫公曰丈夫垂腳黲紗幞頭黲布衫布裹角帶未祥間假以出謁者婦人冠梳假髻以鵝黃青碧皂白爲衣履其金珠紅繡皆不可用 按說文黲淺青黑色也今世無垂腳幞頭之制姑以有官者用白布裹帽白布盤領袍布帶無官者用白布巾白直領衣布帶婦人純用素衣履

告遷于祠堂 陳器 如通禮朔日儀別設一卓於其東置淨水粉盞帨子筆硯於其上

儀節 序立 主人詣祠堂前盥洗 啓櫝 出主 參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降神 盥洗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酹

酒。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斟

酒主人執注遍斟酒訖中畢少退

立。主婦點茶於畢與主人並立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主婦復位。主

人不動跪。主人以下皆跪讀祝祝

跪讀之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請主。主人進奉主于卓子上。執事

者洗其當改字別塗以粉。俟乾其

親盡者以紙累暫置卓子上。題主

命善書者改題曾祖考妣爲高祖

又改祖考妣爲曾祖又改考妣爲

祖題畢。遷主。主人自奉其主遞遷

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少退立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復位 辭

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

身 焚祝文 禮畢

祝文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孝孫某敢

昭告于

某官府君

某氏某封。

某官府君

某氏某封

某官府君

某氏某封

某官府君

某氏某封 玆以先考某官府君

大祥已屆禮當遷主入廟某

某官府君某氏某封親盡神主

當祧某官府君某氏某封神

主改題爲高祖某官府君某

氏某封神主改題爲曾祖某

官府君某氏某封神主改題

爲祖世次迭遷不勝感愴謹

以酒果用伸

虔告尚饗 [illegible]

曾祖考妣[illegible]主未改題故也

通考 禮喪小記父母並喪則先葬母而不虞祔以待父喪畢而後祔今從若父先死則用此告遷儀節若父在母先死則是父爲喪主惟祔于祖母之櫝不必告遷也待父死之後然後用此儀節告遷而於祝文大祥已而

下。添入及先妣某封某氏先亡祔于祖妣於禮遷入廟之上若父先亡已入祠堂而後母死只告先考一位其祝文曰茲以先妣某封某氏大祥已屆禮當祔於先考並享不勝感愴並同

敢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畢祝奉主入于

祠堂。

儀節 序立以下至辭神以上其儀節並同小祥惟辭神後添舉哀

焚祝文。 祝奉新主入祠堂 主

人以下哭從至祠堂安神主安神主于櫝。哀止。 鞠躬拜興拜興平

身。 禮畢

祝文 並同小祥但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

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

奉遷主埋于墓側

通禮 祥祭後陳器具饌如初日之儀用卓子陳聽事上質明主人奉安親盡之主于卓子上

儀節 序立 如常儀參神 鞠躬拜

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降神

盥洗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酹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主人斟酒 主婦點茶 畢並立 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 主婦復位

跪。 讀祝。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

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送主

執事者用盤盛主捧之。主人自送

至墓側。埋主 祝埋畢始回（按楊氏附註引朱子他日與學者書既祥而徹凡遂其主且當附于祖父之廟俟三年喪畢合祭而後遷蓋有取於橫渠祫祭後奉祧主於夾室之說也而楊氏亦云俟告祭前一夕以薦告遷主畢乃題神主啟明台祭畢奉神主埋於墓所奉遷主新主各歸于廟夫所謂台祭者即橫渠所謂祫祭也家禮特祭之外未嘗合祭若即是時祭又不知設新主位于何所今不敢從且依家禮爲此儀節庶幾不失云）

補 祝文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孝玄孫某

敢昭告

五世祖考某官府君妣某氏某封

古人制禮祀止四代心雖無

窮分則有限神主當祧不勝

感愴謹以酒果百拜

告辭。尚饗。

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illegible]

禫

鄭氏曰。澹澹然平安之意。

大祥之後中月而禫

間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二十七月。

前一日下旬卜日

設卓子于祠堂門外。置香爐香合环珓盤子于其上。

儀節 主人具素服於祠堂門外。西向。兄弟次之。子孫又次之。炷香薰珓

主人將环珓香烟上薰。祝辭曰。某

將以來月某日。祗薦禫事于先考

某官府君。尚饗。卜珓。擲珓於盤。以一俯一仰爲吉。不吉。卜中旬。又不

吉。卜下旬。又不吉。用忌日。既得吉

詣先考神位前。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跪焚香　告辭曰孝子

名將以來月日　日祗薦禫事于先

考某官府君卜　旣得吉敢告　俯伏

興平身。復位。凡與在位者皆拜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禮畢。

前期一日沐浴設位陳器具饌。

設神位於靈座故處。餘如大祥儀設卓子一於西階上。

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

儀節　主人以下具素服詣祠堂焚香

跪　告辭曰孝子名將祗薦禫

事敢請先考神主出就正寢　俯伏

興拜興拜興平身。　奉主就位　祝

奉主櫝于西階卓子上。出主　祝出

主置于座同序立。　擧哀哀止

降神。盥洗以後至辭神並同

大祥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

拜興平身　[illegible]　哀止　焚祝

文。送主。主人以下皆從。納主　禮

畢。

祝文　維年歲次月日　[illegible]孤子名　敢

昭告于

顯考某官府君　[illegible]云[illegible]制有期

追遠無[illegible]謹以清酌庶羞祗

薦禫事尙饗　[illegible]則改稱[illegible]

附　始飮酒食肉而復寢

按此條舊在大祥下今移此按禮中月而禫禫而飮醴酒始飮酒者先飮

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又大[illegible]復寢禫而食肉由是觀之則禫猶未可

以食肉飮酒惟飮醴酒食脯醢而已大祥乎今從禫後始飮食酒食乾肉況

大祥後雖從寢至是乃臥牀[illegible]待禮之意

家禮餘註　鄭氏曰。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

安之。右虞祭○檀弓曰。殷旣練而祔周卒

哭而祔孔子善殷。註曰期而神之人情然

殷禮旣亡其本末不可考今三虞卒哭皆

用周禮次第則此不得獨從殷禮。雜記

曰。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祔于王母則
不配。註。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
不敢援尊也。【右附】○古者卜日而祭。今止
用初忌以從簡易。大祥倣此。○其遺喪以
來親戚之未嘗相見者相見。雖已除服猶
哭盡哀。然後叙拜。【右小祥】○若親盡之
祖。遷則祝版云云。告畢改題神主。如加贈之儀
遞遷而西壁求一龕以俟新主。若有親盡
之祖而其別子也。則祝版云云。告畢而遷
于墓所不埋。其支子也。而族人有親未盡
則祝版云云。告畢遷于最長之房。使主其
祭。其餘改題遞遷如前。若親皆已盡。則祝
版云云。告畢埋于兩
階之間【右大祥告遷】

【檀弓】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弗忍親之竟無所歸
是日也。以虞易奠。自始死至祖遣皆是喪奠也。此日始以虞
祭代喪奠去。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
喪祭。三虞皆是喪禮。至卒哭則漸吉。禮卒祭以吉爲虞。故曰成事。明
日祔于祖父。明日卒哭之次日也。祔之爲言附也。祔祭著告其祖
考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皆以當入此廟也。【右虞卒哭祔】【喪服小記】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
此言祔廟之禮。三人。有二繼也。親者謂舅所生母者也。○【疏】此祔語係李使叔

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母配。曰。姪
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右附】【語錄】問
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朱子曰
旁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或
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祭於何
所。曰。若避嫡母。止稱妣以別之也。伊川
云祭於私室。【右題主】【曾子問】曰。並有喪如
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喪先輕後重。並如

有父母喪。則先葬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奠則先父
也。其如此禮。自啓及葬不奠。其先葬母也。設母先啓殯朝廟。惟
之奠。不爲設奠也。行葬不哀次。爲母行葬之時。不得伸哀於所
次處之。反葬。而葬母反。奠而後辭於殯。作殯當賓之。遂
脩葬事。既反。即於父殯設奠告辭於賓之。以啓父殯之期。遂脩營葬父之
事也。而祭先父後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如虞祭偶同日則異
【喪小記】父母之喪偕。謂父母同時死也。
先葬者不虞祔。先葬母不爲母設虞祔。待後事。母葬

之明日即治父入葬。待葬父後虞祔畢。然後爲母虞祔也。其葬服斬衰。從父服也。

【雜記】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父喪未盡而遭母喪。則當除父喪之時。自服除喪之服以行大祥之禮。此禮事畢。即當服喪母之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當父母之喪。謂始死至除服皆在父母服內也。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

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有殯謂父母未葬也。外喪。謂兄弟之喪在遠者也。入奠者哭之明日之朝。着已本喪之服。入奠殯宮奠之畢而出。即脫已本喪服。着新死者未成服之服。而即他室所哭之位。如非日始聞喪。爲位哭之禮也。又按曾擇之問於朱子曰。三年喪復有期喪者。當服期喪之服以奠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衣輕服。曰。或者之說非是。

【[illegible]】【喪小記】父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謂子於父母。妻於夫。孤孫於祖父母也。其餘謂期以下之親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補】改葬家禮無改葬。今采集禮補入

將改葬。先擇地之可葬者。治棺制服。子爲父。妻爲夫。緦麻。餘皆素服布巾具斂牀布絞衾衣如大斂儀治葬具大轝。竹格。功布。帷幔之類擇日開塋域。祠土地。遂穿壙作灰隔。皆如始葬之儀

祠土地

【儀節】行禮者以土人主之。告者吉服入就位。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告者與

執事者皆拜盥洗。告者與執事者俱洗詣神位前。跪。上香。斟酒。執事者一人取酒西向跪。一人取盞東向跪。告者斟酒反注酹酒取盞傾少許于神位前獻酒。復斟酒置神位前俯伏。興。少退立讀祝祝執板跪于告者之左而讀之復位。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焚祝

文。禮畢。
祝文 維○○[年號]年歲次[干支][某]月朔日[干支][某官姓名]敢昭告于
土地之神。今為[某親某官姓名]宅兆不利。將改葬于此。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祗薦于神。尚饗。

前期一日告于祠堂

儀節 序立。男左女右。啓櫝出主。出所當遷葬之主 參神。衆拜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降神。主人盥。洗。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酹酒。盡傾茅沙上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主人斟酒。 主婦點茶。畢。二人並拜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主婦復位。主人不動 跪。主人以下皆跪 告辭曰 茲以[某]考妣體魄托非其地。恐有意外之患。驚動先靈。不勝憂懼。將卜以是月[某]日改葬于[某所]。敢告 俯伏。興。平身 主人獨拜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辭神衆拜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納主 禮畢。

執事者於舊墓所張白布幙開戶向南布席其下

為男女位次
厥明內外諸親皆至。各就次。主人服緦麻服。餘皆素服。男子於墓東西向。婦人於墓西東向。皆北上。婦女蔽以布帷 為位哭盡哀

祝祠土地

儀節
祝文 並同前但云 茲有[某親某官]卜宅茲地。恐有他患。將啓窆遷于他

所謹以清酌脯醢祗薦于神。神其祐之尚饗。

啓墓

〔儀節〕序立。舉哀。哀止。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詣墓道前。跪。焚香。酹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祝噫嘻三聲祝告辭曰 某官某人 葬于茲地。歲月滋久。體魄不寧。今將改葬伏惟尊靈不震不驚 舉哀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哀止 禮畢。各就他所

役者開墳 侯開墳詣內外各就哭如初 役者舉棺出置于幙下席上 男女俱哭從於幙所男東女西 祝以功布拭棺覆以衾。

祝設奠于柩前 用卓子上置酒盞酒注香爐及蔬果飯食如常儀。

〔儀節〕主人以下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詣香案前。跪。焚香 酹酒 奠酒。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少頃徹奠。

役者舁新柩於幙門外。向南遂詣幕所。以綿衾置棺中垂四裔于外 執事者設斂牀於新柩之西 牀上施薦席く上鋪布絞橫五直一絞上加單被。く上加衣 如不易棺則不設 執事者開棺舉尸置于斂牀遂斂如大斂之儀。

〔儀節〕侍者洗手。舁尸置于斂牀 安於布絞上用淨絲綿裹之。結絞 先結直者。後結橫者。入棺。子孫婦女共舉尸置棺中 收衾。收綿衾之四裔垂者。蓋棺。召匠加釘訖。仍覆以衾 舉哀。主人主婦憑哭盡哀。徹

去舊奠。

遷柩舉轝。祝告曰今日遷柩就轝敢告

乃設奠。如常儀。

儀節 就位 舉哀 祝盥洗 焚香。斟酒 跪 告辭曰靈輀載駕往即新宅 俯伏興平身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發引。上加竹格 男女哭從如始葬發引之儀

未至執事者先設靈幄靈座在墓道西南向有倚卓爲男女位次男左女右婦女蔽以行帷柩至執事者先布席於壙南柩至脫載置席上北首主人男女各就位哭男東女西相向而哭

乃窆

儀節 横栝 執事者先用木杠横灰隔之上。主人輟哭。下棺 加灰隔內外蓋 實以土。一 如始窆之儀

祠土地於墓左

議節 如常儀

祝文 前後並同但改云 今爲某官建玆宅兆。神其後同

既葬就幙所靈座前行虞祭如初虞儀

儀節 序立 舉哀 哀止 降神 盥洗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酹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進饌 初獻禮 祭酒 奠酒 讀祝 俯伏興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亞獻礼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終獻禮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侑食 點茶 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禮畢

祝文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某親某敢

昭告于

某親某官府君。新改幽宅。禮畢終

虞。夙夜靡寧。啼號罔極。謹以清酌

庶羞。祗薦虞事。尚饗。

祭畢。徹靈座。主人以下出就別所。釋緦

麻服素服而還

告于祠堂

儀節 與前同。但改告辭曰 孝孫某今

以某親某官體魄托非其地。已於

今月某日改葬于某所。事畢。敢告。

餘並同

改葬考證

喪服記 改葬緦 疏曰謂墳墓以他故崩壞。改設之如葬時也。服

緦者子為父也。夫為妻也。親見尸柩不可無服。緦三月而除之 朱子家禮曰

改葬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葬

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方穩當

行葬更不必出主。祭告時却出主於寢

補 返葬儀

出外死者。初終至哭奠。其儀節皆如前。

詳見前喪禮。 製喪具 入棺即作大轝竹格功布及所具其餘明器等物至家始備。

告啓期。 既擇定行期豫先告于死者之僚友及素相往來者。

啓行前一日。因朝奠以遷柩告。

儀節 就位。有服者各以其服就位哭

祝盥洗 焚香 斟酒 跪 告

辭曰 今擇以某日遷柩就轝。將還

故鄉。敢告。俯伏興平身。主人以下

拜哭。拜興拜興拜興拜興。禮畢

親賓致賻奠。如前儀。 陳器 若即日啓行不用此。若在官故者宜如前陳器行至水次或十里長亭方設之

厥明。因朝奠告以遷柩就轝。

儀節 是日清晨役夫。納大轝於庭（脫柱上橫扃）

就位（各具服）祝盥洗

焚香 斟酒 跪 告辭曰今日

遷柩就轝敢告俯伏興平身。主人（以下哭拜）

徹靈座 遷柩就轝（役夫齊用手舉柩底以遷之。既就乃載柩于轝施扃加楔以維之。令極牢實。并備油單包裹）

主人視載（主人從柩哭降視其載柩于轝）

儀節六十 喪禮四十

發引（男左女右。隨柩後行。陸行至無人處乃乘馬。舟行則至水次登舟。）

設奠（發舟則設靈座置銘旌朝夕哭奠。如儀。陸行則途次遇食時上奠。）

迎柩（未至家前一日豫遣人報知在家者急於去家十里便設帷具奠以待。至日五服之人各服其服至帷次哭迎柩至暫駐。）

儀節 就位（有服者以服爲次序）舉哀

祝盥洗 焚香 斟酒 跪。告

辭曰今靈輀遠歸將至家親屬來

迎敢告。俯伏興平身。 拜興拜興

拜興拜興

主人以下男女步哭從（男左女右隨柩後行如儀）

柩至家（若死者乃宗子或尊屬則由中門以入合安柩于中堂。若非宗子尊屬各隨便門入安於其所居。若居城中門禁不許入者則先設次于郭外便安之處。安世俗出喪多不由門往路別折。出有撤墻者多拘忌諱。雖宗子尊屬亦不許由中門以太安堂中于生時所出入居處之處其死也乃不容其居孝子之心安乎）

儀節六十 喪禮四十一

儀節 就位（有服者各具其服哭）祝

盥洗 焚香 斟酒 跪 告辭

曰靈輀遠歸至家。敢告俯伏興平

身。舉哀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相弔（卑者皆向尊者前相向跪哭如儀）

成服（如奔喪儀）

自後朝夕哭奠。治葬。發引。虞祔。儀節具

如常儀

文公家禮儀節卷之七

祭禮

四時祭

【圖】大全集有歲暮祀文疑嘗入歲暮一祭

時祭用仲月前旬卜日

孟月下旬之首擇仲月三旬各一日或丁或亥是日設香案于祠堂中門外向西設香爐香合环珓及盤

【儀節】主人盛服立祠堂中門外西向

序立兄弟立其南少退子孫立其後重行西向北上主人立香案前焚香薰珓於其上祝辭曰某以來月某日諏此歲事適其祖考尚饗卜珓擲珓于盤以一俯一仰為吉反此不吉則卜中旬之日又不吉則不復卜而用下旬之日既得日則開中門主人以下皆轉北向立如朔望之位【若不用卜可去以上】

【儀節只留序立】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主人詣香案前跪焚香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用子弟一人為祝執詞跪于主人之左告祭

祝曰孝孫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歲事于祖考既得日敢告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復位主人以下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祝闔門畢主人以下復西向立執事者立于門西東面北上執事者受訓戒祝立主人之右命之曰孝孫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歲事于祖考有司具脩執事齊應曰諾乃退【按朱子曰卜日無定慮有不虔司馬温公云只用分至亦可今擬若止用分至宜先於前一月主人詣祠堂告祭期】

儀節[圖]序立主人以下序立如圖位[illegible]

叅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平身 降神 執事者開酒取巾拭

瓶口[圖]盥洗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斟酒子弟一人跪于主人

之左進盤盞主人受之一人跪于

主人之右執注斟酒于盞主人左[illegible]

手執盤右手執盞盡傾于茅沙上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圖]

進饌 主人升主婦從執事者一人

以盤盛魚肉一人以盤奉米麪食

一人以盤奉羹飯主人主婦逆位

自進子弟進祔位畢 初獻禮 主人

升執事者注酒于盞每位各一人

捧盞從之[圖][illegible]詣高祖考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傾少許於茅沙上奠

酒執事者受之置高祖考主前 祭酒

又傾少許于茅沙上 奠酒 執事者受之置高祖妣主前 俯伏興平身 詣

曾祖考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祭酒 奠酒 如高祖考妣

[儀]俯伏興平身 詣祖考妣神位

前 跪 祭酒 奠酒 祭酒

奠酒 如曾祖考妣儀 俯伏興平身

詣考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祭酒 奠酒 如祖考妣儀

俯伏興平身[圖]詣讀祝位 跪[圖]

主人以下皆跪 讀祝 祝取版跪

主人之左讀之畢起 俯伏興 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圖]復位[圖]分獻

兄弟之長者分獻祔位 奉饌 執事

者以盤盛肝兄弟之長者每位奠

每一獻畢執事者以他器徹酒及饌置

之甲初進祔位亞獻禮【圖】盥洗【圖】

【詣故處】【人兼行則不用此句】詣高祖考妣

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祭

酒　奠酒【同初獻下】俯伏興平

身　詣曾祖考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祭酒　奠酒　俯

伏興平身　詣祖考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祭酒　奠酒

俯伏興平身　詣考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祭酒　奠

酒　俯伏興平身　復位【圖】分獻

獻酒于祔位從主婦亞獻則諸

婦之長者逐位進炙肉若主人或

其兄弟之長者行則次長者進之

終獻禮　盥洗　詣高祖考妣神

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祭酒

奠酒　俯伏興平身　詣曾祖

考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祭酒　奠酒　俯伏興平身

詣祖考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祭酒　奠酒　俯伏興平

身　詣考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祭酒　奠酒　俯伏興

平身　復位【圖】分獻　奉饌　如亞

獻儀【圖】侑食　主人執注遍斟諸位

前俱滿主婦遍插匙飯中俱退分

立香案前　鞠躬　拜　興　拜　興　平身

復位【圖】主人以下皆出　闔門　無

門則垂簾男左女右俱少休食

頃　祝噫歆　祝當門北向作聲者

三　啓門　主人以下各復位　獻

茶　主人主婦進茶於四代考妣前

子弟婦女分祔位 飲福受胙 曰 詣
飲福位 執事者設席於香案前 主
人就席北面立 跪 祝取酒盞于高
祖前 詣主人之右 跪 主人亦跪 受
酒 祝以盞授主人 祭酒 傾少許于
地 啐酒 略嘗少許 祝取匙抄諸位
之飯各少許以盤子盛 詣主人左
通 嘏辭 曰 祖考命工祝承致多福

無疆于汝孝孫 來汝孝孫 使汝受
祿于天 宜稼于田 眉壽永年 勿替
引之 主人置酒席前地上 通 俯伏
興拜興拜興平身 跪 受胙 祝
以胙授主人 主人受飯嘗之 實于
左袂 掛袂于季指 卒飲 取所置酒
卒飲之 以盞及飯受執事者 俯伏
興拜 興拜興平身 [illegible]

[illegible] 主人退
立于東階上 西向 祝立於西階上
東 通 告利成 贊 曰 利成 在位者
皆拜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主人不
拜 通 復位 通 辭神 鞠躬拜興拜
興拜 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送
主 主人主婦皆亦奉主歸祠堂 如
來 納之 徹饌 禮畢 [illegible]

[illegible] 簡易可行

祝文式

維 ○○ 年號 年歲次 干支 幾月 干支 朔 幾日 干支 孝玄孫 某官某
姓名 敢昭告于
顯高祖考 某官封謚 府君
顯高祖妣 某封某氏 氏
顯曾祖考 某官 府君

顯曾祖妣[某封]某氏
顯祖考[某官]府君
顯祖妣[某封]某氏
顯考[某官]府君
顯妣[某封]某氏 歲序流易時
維仲春夏秋冬[改節則此處曰]爲歲
律將更 追感歲時不勝永慕
謹以潔牲粢盛庶品祗薦歲

事以
[某親某官]祔食尚饗[按家禮四代各一祝祝文今併皆]之以從簡便

徹

主婦還監徹酒之在盞注他器中者皆入于瓶緘封之所謂福酒果蔬肉食並傳于燕器主婦監滌祭器而藏之

餕

是日主人監分祭胙以遣人分胙于親友一以餕親爲一以餕禮生[子姪]

[爲之則否]胙餘不足則皆以他酒肉

儀節 祭畢主人主婦正坐堂中南向[有母則母坐]序立諸子姓婦世爲一列男左女右立階下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長者一人捧酒盞詣尊座前當兩楹間跪[皆子姪則坐受之][弟則起立]祝辭曰祀事既成祖考嘉饗伏惟尊親備膺五福保族宜

家祝畢以盞授執盞者置于尊者之前俯伏興平身 復位與衆男皆拜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告諭主人告諭曰祀事既成五福之慶與汝曹共之 畢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禮畢 然後衆丈夫餕于外女子餕于內 如世俗儀[補]謝禮生 祭畢主人帥衆男子再拜謝禮

〔補〕省牲 祭則每逐位分設今擬從之

〔按〕四時祭有省牲今無故補入

〔儀節〕主人帥衆丈夫詣省牲所 涖設

省牲 省牲畢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主人帥執事者設玄酒瓶及酒瓶于架上酒注酹酒盤盞受胙盤匙箸于一於東階卓子上祝版及脂盤于階卓子上毛血腥盤切肝之盤

階下拱上〔通〕主人搢笏告祭先詣祠上主詣香案前跪上香告曰孫

以立春合祭先祖于正寢敢請高曾祖考妣同伸奠獻告畢主人以盤盛主

主奉至中堂各隨次序列其他主在別室者皆啟出告辭各隨所儀

質明盛服就位降神參神進饌初獻亞獻

終獻侑食闔門啟門受胙辭神

〔儀節〕〔通贊唱〕序立 主人以下之同族

者皆在男左女右也爲一行 降神

〔司贊唱〕盥洗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上香 三上香 告辭〔曰〕

孝孫〔某〕今以立春有事于先祖考

〔某官〕府君先祖妣〔某封某〕氏敢請

尊靈降居神位恭伸奠獻燎脂 主

人以脂燎于爐炭上少退立 俯伏

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詣酒

尊所 執事者酌酒 詣香案前

跪 酹酒 如時祭儀 俯伏興拜

興拜興平身 復位〔通〕參神 主人

以下皆拜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

興平身 進饌〔司〕詣先祖考妣神

位前 進毛血 進腥肉 執事者

奉毛血腥肉盤主人受之設之于

爐炭上 進熟肉 執事者奉熟肉

盤主人受之設腥盤東 進飯 執事

者以飯椀進主人受之設酒盞西

興平身（辭）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
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併取牌）
子焚之送主　徹饌　禮畢

徹餕

〔儀節〕（時祭並同）

〔祝文〕維○○（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幾）日（干支）孝孫（某）敢昭
告于

先祖考（某官）府君
先祖妣（某封某氏）氏　今以立春生
物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
謹以潔牲剛鬣柔毛（粢盛）醴
齊祗薦歲事。凡我宗親咸茲
合食尚饗

禰

（凡爲人長子者皆得祭支子不得祭）

季秋祭禰

（程子曰季秋成物之始亦象其類而祭之）

前一月下旬卜日

（若不卜則擇日於收成之後祭之）

前三日齊戒前一日設位陳器

（止合西卓香案以下皆同）

具饌

（止設二位若母存止設一位）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如時祭之儀）

質明盛服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如時祭于正寢之儀）

〔儀節〕主人詣祠堂考妣櫝前跪　焚
香　告辭（曰）孝子（某）今以季秋成
物之始有事于考（某官）府君妣（某）
（封某）氏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

奠獻 俯伏興 執事者以盤盛主
主人前導衆親從之至正寢主人
奉考主主婦奉妣主于座
祭神降神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
啓門受胙辭神納主徹餕
儀節 序立 主人主婦及衆婦子姪
凡預所出者皆在 祭神 鞠躬拜
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降神

盥洗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酹酒 以下旁注皆與時祭同 俯伏
興拜興拜興平身 進饌 初獻
禮 詣考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祭酒 奠酒 俯伏興
平身 詣讀祝位 跪 主人以
下皆跪 讀祝 俯伏興 鞠躬
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奉饌

亞獻禮 盥洗 詣考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祭酒 奠
酒 俯伏興平身 復位 奉饌
終獻禮 盥洗 詣考妣神位
前 跪 祭酒 奠酒 祭酒
奠酒 俯伏興平身 奉饌 侑
食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闔門 祝噫歆 啓門 主人

以下復位 獻茶 飲福受胙
詣飲福位 跪 嘏辭曰云云 與時
祭同但去祖字 飲福酒 受胙 鞠躬拜
興拜興平身 主人起立于東階上
西向 告利成 祝立于西階上東向
曰利成 復位 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 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
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送主

不勝感愴謹以牲醴用伸奠

獻尚饗

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黲布素服以

居夕寢于外

墓祭

三月上旬前一日齊戒 如家祭之儀

具饌

厥明灑掃 墓上每分如家祭之品別設魚肉米麵食各一大盤以祭土神 是日最起或前一二日主人帥執事者詣墓所

儀節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拜訖環

遶省視 除草棘 添土 畢 復位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又除地於墓

左祀土神

布席陳饌 用新潔席陳於墓前設饌如家祭之儀

叅神降神初獻亞獻終獻辭神乃徹

儀節 序立 如家祭之儀 叅神 鞠

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降

神 盥洗 詣香席前 跪 上

香 酹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

身 進饌 初獻禮 詣某親墓

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

平身 如墓列葬非一則遂位詣某

某墓前 詣讀祝位 跪 俯伏興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奉饌

亞獻禮 詣某親墓前 跪 祭

酒 奠酒 俯伏興平身 復位

奉饌 終獻禮 詣某親墓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平

身 復位 奉饌 侑食 主婦

點茶　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
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禮畢
祝文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孝子(曾玄)(某)[illegible]敢昭告于
(某親某官)府君之墓歲序流易雨
露既濡瞻掃封塋不勝感慕
謹以潔牲醴齊祇薦歲事
尚饗

遂祭后土布席陳饌 布席于墓左饌各用大盞設盤盞匙筯如儀
降神參神三獻辭神乃徹而退
儀節 就位　降神　盥洗　詣香
席前　跪　上香　酹酒　俯伏
興　復位　參神　鞠躬拜興拜
興平身 主人執注 初獻酒　跪
讀祝 祝跪主人之左讀之 俯伏興

平身　復位　亞獻酒　三獻酒
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禮畢
祝文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某)(官)(姓)(名)
敢昭告于
土地之神(某)躬脩歲事于(某)(親)(某)
(官)府君之墓惟時保佑實賴
神休敢以酒饌敬伸奠獻
尚饗

(補)受黃告祭儀 祠堂章下雖有封[illegible]三廟儀然止二獻況今[illegible]
年推恩封贈皆許請告[illegible] 恩命千里還鄉光榮父子[illegible]之幸
豈止於一獻無乃太[illegible] 今擬準時祭禮爲之[illegible]
儀節 先期齊戒省牲設位陳器皆如
時祭儀 是日夙興主人詣祠[illegible]
香案前　跪　焚香　請主(三)令
以子(某)列官于朝追贈考妣請告

焚黄敢請顯考某官府君顯妣某
封某氏神主出就正寢恭伸祭告
俯伏興 執事者以盤盛主捧之主
人前導至正寢安于座 若仕者
有父兄則改云令某子某敢告
妣告某[illegible]用此節 序立 若仕者有父兄則
父兄主祭仕者立本位 叅神 鞠
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降
神 盥洗 詣香桌前 跪 上

香 酹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
身 復位 進饌 初獻禮 詣
顯考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詣顯
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詣讀祝
位 跪 皆跪 讀祝 祝立主人
之左跪讀之畢興 宣制詞 禮生一

人立香桌前西東讀之畢 俯伏興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奉饌 亞獻禮 有父兄則父兄行初獻仕者行亞獻 盥洗 詣顯考
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
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詣顯妣神
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
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奉饌

終獻禮 盥洗 詣顯考神位
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
拜興拜興平身 詣顯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
興拜興平身 復位 奉饌 侑
食 闔門 啓門 獻茶 並同時
祭 焚黄 於香桌前併祝文焚之 辭
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

身　禮畢

（祝文）見通禮追贈儀或自作之亦可

補　祀土地

按朱子大全集有四時祭土地文夫墓祭祭后土則時祭而祭土地亦禮之宜也今擬祭儀于后

每季仲月擇日及歲暮布席陳饌　春則於所居之東夏則南秋則西冬則北隨俗設饌

（儀節）就位　主人以下序立　降神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祭酒

俯伏興平身　參神　鞠躬拜興

拜興平身　初獻酒　跪　讀祝

亞獻酒　三獻酒　辭神　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禮

畢

（祝文）維年歲次月朔日辰【某官姓某】

敢昭告于

土地之神維此仲春　夏秋冬【隨歲暮則云】

歲律將更　歲功云始　【夏秋】時物暢茂歲功將就

【冬】【暮】歲功告畢辛茲安吉　【歲】若時昭事　夏伏

冬歲為報　昭　敢有弗虔蘋藻雖微

庶將誠意惟

神鑒享永奠厥居

尚饗【此祝文出大全集】

補　祀竈

古者大夫祀五祀士立二祀庶人立一祀或立竈或立戶令

國初禁並祀庶人惟得祀其先及歲暮祭竈令做祭儀如後

（儀節）與祀土地同

（祝文）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官】姓【某】

敢昭告于

司竈之神歲云暮矣一【年】康吉享

茲火食皆賴

神休若時報事同致弗虔菲

將誠惟

神顧歆尚饗

【祭禮考證】

【王制】庶人祭于寢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何休云有牲曰祭無牲曰薦【註】後世非世貴富者不復有祭田苟有祿食及則產者皆當臨時致祭不可拘田之有無也【楚語】士庶人舍時歲乃薦也【公羊傳】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行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註曰禮本爲士制茲四者謂四時祭也士有公事而不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著葛衣裘盖思念親之祭也【祭統】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於內所以愼其心齊於外所以防其物散齊者所謂不飲酒不茹葷之類致齊則所謂思其居處笑語之類是已【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　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則【疏】此諸侯之禮由是推之[illegible]庶之家亦然可知矣君

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不用不以此日爲他事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灌謂惟灺以求神也鬯用秬黍爲酒也鬯酒有芳氣故曰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又擣鬱金香草之汁以和合鬯[illegible]使香氣滋甚故曰鬱合鬯臭後世酌酒降神取此義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如帨反蕭合羶薌讀爲馨蕭香蒿也取此蕭及牲之脂膋合黍稷而焚之使其氣旁達于牆屋之間此雖是諸侯之禮後世焚香祭神寔取此義【疏】古無今世之香漢以前止是焚蘭芷蕭艾之類後世百越入中國始有之辨非古者祭通用已久恐亦安之矣○祭用明水【疏】禮運玄酒在室玄酒即明水也太古無酒之時以水行禮後世祭則用之重古道也【禮運】祝以孝告謂祝文也嘏以慈考謂祖考命工祝也【禮器】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疏】此雖諸侯之禮由此而推則士庶之家亦必夫婦親之可知矣【內則】女子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

相助奠（言女子觀之則其嫁人躬親爲之可知矣）【士虞禮】祝
聲三啓戶註聲者噫歆也將啓戶警覺
神也（家禮本註祝北向噫歆告啓門三或若以爲告啓門凡三次非是）
【禮註】告利成利猶養也謂共養之禮已
成也當祭主人事尸禮畢出立戶外則
祝東西告利成【書儀】時蔬時果各五品
膾（今紅生）炙（今炙肉）羮（今美炒）殽（今骨頭）軒（今白肉軒）
（音獻）脯（今乾脯）醢（今肉醬）庶羞（猪羊之外其他異味）麪食
（如薄餅油餅餈餻餡頭饅飩之類）米食（謂黍稷稻粱所爲粢餻團粽餶
之類）共不過十五品（若家貧或鄉土異宜或一時所無不能辦
比則各隨其所有蔬果肉麪米食各數品可也）○孟氏家祭儀
用二至二分然今仕官者職業既繁但
時至事暇可以祭則卜筮亦不必亥日
及分至也若不暇卜日止依孟儀用分
至於事亦便也○主婦主人之妻也禮
舅沒則姑老不與於祭主人主婦必使

長男長婦爲之若或自欲與祭則特位
於主婦之前或老疾不能久立則休於
他所俟受胙復來受胙辭神而已【書】（老者不
以筋力爲禮非獨主母凡行禮有尊長闔門之時少休於他所）【語錄】籩
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
皆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
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
宜也（是氏曰紙錢始於殷長史漢以來里俗稍以紙寓錢至唐王璵乃
用於祠祭今儒家以爲釋氏去於喪祭皆屏去予謂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
之生而致生之不知以紙寓錢亦明器也俗謂果實於冥塗則可矣廢此則用
紙錢代幣帛似亦無害）○問始祖之祭朱子曰古
無此伊川先生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
來覺得似僭今不敢祭○始祖之祭似
禘先祖之祭似祫今皆不敢祭○問而
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
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若是始基之祖

想亦只存得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
恐亦無害○無後祔食之位古人祭於
東西廂某家只位於堂之兩邊正位三
獻畢使人分獻一酌如學中從祀然○
嘗書戒其子曰凡祭肉觸割之餘及毛
皮之屬皆當存之勿令殘穢褻慢以重
吾不孝○比見墓祭土神之禮全然滅
裂吾甚懼焉既爲先公托體山林而祀

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可與墓前一樣
以盡吾寧親事神之意勿令其有隆殺
○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
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絶於口其出入
起居言語飮食皆與平日絶異故宗廟
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
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
出入居處言語飮食與平日之所爲皆

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不安
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
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典禮即廢祭
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
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
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畧放左傳杜
預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
筵墨衰常祀於宗廟可也

正寢時祭之圖

兩位並設饌圖

妣　考

無脯用羹
肉或脯或醢

茶食或麵
或米麵宜

按舊圖考妣每位各設饌則四代該八卓矣今人家廳事多狹隘恐不能容今擬考妣兩立共一卓設饌卽世俗所謂卓面者無褻可行若夫也寬可容者自當如禮

卷之七終

每位設饌舊圖

考位　妣位

文公家禮儀節卷之八

家禮雜儀

司馬氏居家雜儀

此章本在昏禮之後今按此乃家居平日之事所以正倫理篤恩愛者其本皆在於此必能行此然後其儀章度數有可觀焉不然則節文雖具而本實無取君子所不貴也故亦列於首篇使覽者知所先焉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謂使之掌倉廩廄庫庖廚舍業田園之類授之以事謂朝夕所幹及非常之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壹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安有嚴君在上而其下敢直行自恣不顧者乎雖非父母當時爲家長者亦當咨稟而行之則號令出於一人家政始可得

而溺矣

凡為子為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禄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內則曰子婦無私財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之以待乏鄭康成曰待舅姑之乏之也不得命若不見許也又曰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夫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身且不敢自有况敢有私財乎若父母異財則互相假借則

是有子富而父母貧者父母飢而子飽者賈誼所謂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不孝不義孰甚於此睢呂改切耰音憂誶音碎

凡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同婦事舅姑孫婦亦同天欲明咸起盥音管洗手也漱櫛阻瑟切梳頭也總所以束髮今之頭帬具冠帶丈夫帽子衫帶婦人冠子背子昧爽謂天明相交之際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仍問侍者夜來安否何如侍者曰安乃退其或不安節則侍者以告此即禮之晨省也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藥物乃關身之切務人子當親自檢數調煑供

進不可但委婢僕脫若有誤即其禍不測婦具晨羞俗謂點心易曰在中饋詩云惟酒食是議凡烹調飲膳婦人之職也近年婦女驕倨皆不肯入庖厨今縱不親執刀匕亦當檢挍監視務令精潔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於家長謂父母舅姑或當時家長也卑幼各不得恣所欲退具而共之尊長舉筯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壹幼子又食於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於左女坐於右

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丈夫唱喏婦女道安置此即禮之昏定也居閒無事則侍於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

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

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為人子弟者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加謂恃其富貴不率卑幼之禮）

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有賓客坐於書院無書院則坐於廳之旁側）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為務疾已復初（顏氏家訓曰父母有疾子拜醫以求藥盖以醫者親之存亡所繫豈可傲忽也）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

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凡為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如蓋頭面帽之類）男僕非有繕修及有大故（謂水火盜賊之類）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謂如水火盜賊之類）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

蔽其面（雖小婢亦然）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

凡卑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安置）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於塗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

凡受女婿及外甥拜立而扶之（扶謂搊腰）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凡子始生若為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古有胎教況於已生子始生未有知固舉以禮況於已有知孔子曰幼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顏氏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故於其始有知不可不使之知尊卑長幼之禮若

侮詈父母毆擊兄姊父母不加訶禁反笑而獎之彼既未辨好惡謂禮當然及其既長習已成性乃怒而禁之不可復制於是父疾其子子怨其父殘忍悖逆無所不至蓋父母無深識遠慮不能防微杜漸溺於小慈養成其惡故也）六歲教之數（謂一十百千萬）與方名（謂東西南北）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子早寢晏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

教之以廉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為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為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略曉大意(古之賢女無不觀圖史以自鑒如曹大家之徒皆精通經術議論明正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詩執俗樂殊非所宜也)十歲男子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讀詩禮傳為之講解使知仁義禮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揚子博觀羣書凡所讀書必

擇其精要者而讀之(如禮記學記大學中庸樂記之類他書倣此)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辭女子則教以婉娩聽從(婉音晚娩音晚婉娩柔順貌)及女工之大者(女工謂蠶桑織績裁縫及為飲膳不惟正是婦人之職兼欲使之知衣食所來之艱難不敢恣為奢麗至於纂組華巧之物亦不必習也)未冠笄者質明而起總角靧面(靧音悔洗面也)以見尊長佐長者供養祭祀則佐執酒食若既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得復言童幼矣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廳事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堂室設倚卓陳盥漱櫛靧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襞衾(襞音璧疊衣也)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間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

役

凡女僕同輩(謂兄弟所使)謂長者為姊後輩(謂諸子所使)謂前輩為姨(內則云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鄭康成曰人貴賤不可以無禮故使之序長幼)務相雍睦其有鬬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即訶禁之不止即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為盜竊弄

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為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補 冠禮雜儀 國家禮本書儀於通禮則有居家雜儀無他一則有居喪雜儀今倣喪儀則例補入冠昏祭雜儀

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三人為佰以此三者為始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言三始既備乃可以求三行也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此猶也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慈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也

國語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智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國此即禮所謂見於執友執友摯之者也

補 昏禮雜儀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行媒謂媒氏往

采也名男女之名也非受幣不交不親受幣然後親交之禮定
娶妻不取同姓〔疏〕白虎通曰重人倫防淫佚恥與禽獸同也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卜其吉凶
郊特牲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昏義敬愼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

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晩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也男極於三十女極於二十過則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為昏矣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為其逆德亂家子不取為其不正世有刑人不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為其無所受命〔疏〕真西山曰五不取擇婦之良法也先儒以為款若父雖喪而母賢則其教子必有法又非所拘也

魯師春姜曰夫婦以順從為務貞慤為首

故婦人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期必信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

（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婚娶大蚤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夭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

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早婚少娶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胡安定）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伊川）曰世人多謹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曰然凡取婦以配身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

（袁氏）曰男女議親不可貪其門閥之高貲産之厚苟人物不相當則子女終身抱恨

況有不和而生他事者乎　人家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婿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凡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生他事如我女不如彼子萬一不和卒為所棄男女婚嫁切須自揣　又男女不可於幼小之時便議婚姻大抵女欲得託男欲得偶若論目前悔必在後蓋富貧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賢否須年長可見若

産致破自家亦覆亡固為甚善或昔富而
不可無媒而媒令賤或所議之壻流蕩不
反覆給女家則狠突不檢甚或有惡病廢
至給女家則曰事關宗祀背其前約則有
之資給男家則之而興矣　間有幼小議
目輕信其言而俗所謂豚養者鮮有完全
目至於仳離者矣其故何在盖男女年及
居喪雜儀　一見交固雖有過失各湘

檀弓曰始死充相聚嬉戲致爭飲令[illegible]
求而弗得既葬於曾中縱及長成[illegible]
慨然祥而廓然終不能平必至於睽離而
如有求而弗得嫁女須隨家力[illegible]
及既葬慨焉如亦不可視為他人不以分
曰少連大連善男不得力而依托文突而
朞悲哀三年憂女子者豈可謂生女之不
其變焉知者可道尋常必欲望高陪資財

早議婚姻事無不深思之過也　大抵固
令貧或昔貴而者之言不可盡信其言語
肖或所議之女曰男富給男家則曰女美
疾從其前約則男家不求備禮且明聘定
乖禮義爭訟由厚其所遣之贈且虛許數
親便取歸家世成昏則責根見欺夫妻反
長而仳離者多有矣
婚嫁情實已聞

呑容若夫髫齔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
平時相怨已積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
合而平昔積忿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
後已　凡人家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
然或財產寬餘不及其反而息　雜記孔子
給今世固有生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
身後葬祭皆由　喪服四制曰仁者可以觀
如男也稍或家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

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檀弓曰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今居喪但勿讀樂章可也）

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言言己事也為人說為語）

喪大記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檀弓高子臯執親之喪未嘗見齒（言笑之微）

雜記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又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曲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

喪服四制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凡此皆古禮今之賢孝君子必有能盡之者自餘相時量力而行之可也

祭祀雜儀

曲禮齊者不樂不弔

祭義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

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五教反）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去）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現）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　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

極其愛親之心則親雖亡而若存致慤則著極其敬親之心則神雖微而猶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夫日此日也志有所至此心極於念親不敢盡其私不敢遂心於己之私事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

如弗勝平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也與

祭統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訖止也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居鄉雜儀按呂氏鄉約有四其一曰禮俗相交而朱子增損禮俗相交以為目而又有四焉曰尊卑輩行曰造請拜揖曰請召送迎曰慶弔贈遺今本呂氏條而所表以示子之所增損者其間又稍酌以時俗之宜揭綱分目使人易曉附書于家禮雜儀之後雖日鄉儀是亦人家日用之不可無者也

輩行之等

尊者謂長於己三十歲以上者父之執友及無服親在父行者及異爵者皆是

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下在兄行者

敵者

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於己為稍長少於己十歲為稍少

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

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

相見之禮

禮見凡有三時節謂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謂久出而歸則見遠適將行則辭出入不及一月者否謁賀謂已有賀事當謝人有慶事當慶賀如壽旦生子陞官受封起第之類

燕見禮見之外有五候問謂久不相見或有疾苦之類唁慰謂有驚恐被訟失物之類白事謂有事務相干請求央批之類質疑謂已有事體未

問書義未曉執問講解之類經過謂有事因過所居因便問訊之類

往還之數

少幼於尊長　凡禮見如時節辭見謝賀皆冠帶具名紙躬詣門下行四拜禮燕見亦具冠帶或便服但不具名紙而揖禮

尊長於少幼　尊者受謁若不報其歲首冬至則具已名帖令子弟報之或少者有可敎者尊者雖尊報之隨意長者歲首冬至具名帖躬報之隨若謝賀之類令子弟以已名帖代行長者或自行亦隨意凡尊長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惟所欲

敵者　更相往還或有故不能行則以書或傳語告之

免禮　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當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

名帖之式

名紙　幼少於尊長用之小白紙一幅楷書其上曰侍生姓某再拜侍生或作學生鄉末契家子再拜或作門生謝拜賀惜具官

名

帖　敵者以下用之用箋紙一小片書其上曰某拜或謝或賀候所宜或於姓名上補老拙尊交之類及地名郡望亦可

進退之節

見尊長　至門外下馬俟於外次通名主人出迎則趨揖之告退則降階出門主人送則揖而退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

見敵者　至門外下馬俟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主人出迎則趨相揖告退則就階上馬若亮徒行則主人送于門外

見少者　凡少者以下則尊長先遣人退名入門下馬退則就階上馬

禮節　凡見敵若必上入門必門主人食否有他幹否度其無所防則通名有所防則少俟或且退者有急事則不係此○凡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及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尊長於幼少則否

迎送之禮

尊長　少幼先謁尊長來則具衣冠以俟若門外下馬或徒行則出迎于門外若不及入門下馬擴所至迎之退則送上馬徒行則送于大門外既揖則遊其行數步望其行遠乃入

敵者　俟其通名具衣冠擴所在出迎退則送上馬俟行則送于中門外無中門則送至大門

少者　俟其通名方具衣冠將命者出請賓入主人迎

伏以古重大昏盖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合二姓之歡顧族望之非華愧聲猷之弗競不偶非偶妄意高門以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恭承賢閤第幾小娘子性質甚茂德容有光輒緣事契之家敢有婚姻之願豈期謙厚遂賜允從穆卜良辰恭伸言定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回答　文公先生

摳衣問政夙仰吏師之賢受帛結婚茲喜德門之舊遂承嘉命良慰鄙懷令兄察院位第四令姪直鄉宣教厲志爲儒久知爲已熹第二女子服勤女事殊不逮人雖貧同氣之求實重量材之愧惟巽日執笄以見倘免非儀則他年覆巢之傳庶無隆失此爲欣幸曷可喻云

喪禮

書疏（補）此本書儀中書跡文公移入家禮今附于此

慰人父母亡疏（慰嫡孫承重者同）　司馬溫公

某頓首再拜言（降等云頓首）不意凶變（亡者官尊即云邦國不幸後皆放此）先其位（無官則云先府君有契則加幾丈於某位府君之上○母云先某封無封即云先夫人○承重則云尊祖考某位尊祖妣某封餘並同）奄棄榮養（亡者官尊即云奄捐館舍或云奄忽薨逝若母有封至夫人者亦云薨逝若生者無官即云奄違色養）承

訃驚怛不能已已伏惟（平交云恭惟降等云緬惟）孝心純至思慕號絕何以堪居日月流邁遽踰旬朔（經時即云已忽經時已葬即云遽經襄事卒哭小祥大祥禫除各隨其時）哀痛柰何罔極柰何不審自罹荼毒（父在母亡即云憂苦）氣力何如伏乞（平交云伏願降等云惟冀）強加餐粥（已葬則云疏食）俯從禮制某役事所縻（在官則云職業有守）未由奔慰其於憂戀無任下誠（平交已下但云下情［illegible］）末

悼沈痛子姪孫則云慈愛隆深悲動沈痛餘與伯叔父母姑同孟春猶
寒隨時不審尊體何似降等云所須伏乞一一交
以下如前深自寬抑以慰慈念其人無父母即但云少
遠誠遠書不上平某事役所縻在官如前未由趨
慰其於慕想無任下誠平交以下如前謹奉狀
伏惟鑒察平交如前不備平交如前謹狀日月
具位姓名狀上其位服前平交服次云封皮
重封同前

祖父母亡答人啓狀謂非承重者伯叔父母姑
兄姊弟妹妻子姪孫同前人
某啓家門凶禍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云家門不幸妻則云私
門不幸子姪孫云家不幸先祖考祖母云先祖妣伯叔父母云幾
伯叔父母姑云幾家兄兄姊云幾家兄弟家姊弟妹云幾舍弟幾舍妹妻云室
人子云小子某姪云從子某孫曰幼孫某奄忽棄背兄弟以下云喪
逝子姪孫云喪兩夭折痛苦摧裂不自勝堪伯叔父母
姑兄姊弟妹云摧痛裂不自堪忍啟摧痛爲悲也姪孫收悲悼爲悲念

伏蒙尊慈特賜慰問哀感之至不
任下誠平交等如前孟春猶寒隨時伏惟如前
某位尊體起居萬福平等不云起居降等但云動止萬福
某即日侍奉無父母不用此句幸免他苦未由
面訴徒增哽塞謹奉狀上平交云陳謝不備
平交如前謹狀月日某郡姓名狀上其位
座前謹空平交如前封皮重封如前
補擬祖父母父母亡謝人弔賻會葬

不行躬謝疏
按世俗既葬之後凡有親戚僚女來弔祭賻葬者其哀子必具
哀経躬造其門拜之謂之謝孝有不行者怪責叢焉謂之不知
襟遂使居喪者舍几筵朝夕之奔喪然哀服亦走道途信宿旅
沙甚至決自經月不歸者往往有之此禮行之已久世俗習以
爲常考之占禮無有也今擬爲書一通所獲事修即命子弟遍
奉諸親賻之來祭葬者備述所以不躬稱謝之故特擇報之後
然後行之謹錄于此以俟採取知禮君子既當以禮自處又當

以禮處人痛華世俗非禮之禮可也

其稽顙再拜言　其罪逆深重不自死

滅禍延　先考 母則云先妣承重則祖父曰先祖考祖母曰先祖妣

幸而克襄大事皆賴諸親相助之力

非親戚則曰諸賢 既蒙　下吊 平交以下則曰臨吊 又賜

賻奠 止有賻則曰賻儀止有奠則曰祭奠 逮其送往又辱

寵臨 如不送葬去此二句 感　德良深莫知所

報欲効世俗具衰經隨　門拜謝忝綵

然重服哀疚在躬遠離几筵非獨古無

此禮亦恐　賢人君子之不忍見也故

不敢以俗禮上瀆　高明 平交以上字 下伏

惟　尊慈特賜　鑒察哀感之至無任

下誠　謹此代　謝荒迷不次

月日孤子 母喪稱哀子俱亡稱孤哀子承重者稱孤孫哀孫孤哀孫

姓名疏上　某位 座前平交以下去謹空

此二字 封皮重封並同前

墓志 家礼墓志止書其人姓名鄉貫祖考子孫生年卒葬及其官封無有求文人代說之說然自晉宋以來孝子順孫欲顯揚先德者必假一時名筆既已成俗卒難遽革今於文公大全集中擇其尤質實者前其繁文以為式俾後之作者不至濫美以來諛墓之譏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文公先生

府君諱某字致端建寧府崇安人其曾

大父職方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諱某

始以文學起家歷典數州皆有惠愛大

父朝請郎諱某為縣有所不得行其志

年未七十即致其事以歸父某明經屬

行不仕以卒而鄉人敬之娶同郡余氏

讀書史有智識實生府君兄弟國子祭

酒翁公所為志其墓者也府君於兄弟

為最長自少則任家事以故不及於學

而其孝愛恭敬誠信敦篤自有以過人

者家世清貧至先府君時食口益衆府君經營織嗇而不失大体蓋凡春秋裒夕之奉昏喪燕勞之須以至族姻黨交賀吉而弔凶其厚薄往来之數無不稱情而合禮者先府君於是得以放情事外而遂其高諸弟亦皆得以遊學四方親師取友各成就其器業而聘君先生卓然傑立遂為一世之聞人名立於不

儀節八十　雜録四十二

朽實府君有以相之也府君自少無外慕晚歲足迹不出里門者數十年其精神氣力老而不衰登山臨水常翛然獨往其所以自樂者人不得而言也年八十有五以乾道癸巳正月某日病卒于家而葬於宅之西南數百步曰彭原者府君娶信安祝氏有賢行前卒子男某也女適進士江之瑞孫男潤女三人銘

曰

士學口耳弗誠以身既佻以僾汙我冠紳孰如丈人循信庸謹詞無枝葉動有繩準彭原之木有翳北陰我銘斯刻以詔来今

建安郡夫人游氏墓誌銘

有宋建安郡夫人游氏右宣義郎致仕任金紫光禄大夫邵武黄公諱崇之妻

儀節八十　雜録四十三

而子端明殿學士諱中台州史君諱章之所追爵也世為建州建陽縣長平里人曾祖正卿祖希古父儀皆不仕而隱德鄉里推長者夫人姿靜淑族母阮氏以婦德為女師夫人幼嘗學焉受班昭女訓通其大義至他組紃筆札之藝皆不刻意而能輒過人早孤其母鍾愛之以歸大夫公事舅姑承祭祀勤肅不懈

舅喜賓客佳辰令節親舊滿門夫人供
饋惟謹未嘗頃刻自逸而委勞於婢奴
也姑性嚴諸婦侍旁有二十年不命坐
者夫人獨能順適其意盥掃溫凊禮無
違者姑有疾非夫人進藥不嘗每因事
指言以為諸婦模楷遺舅喪大夫公素
貧昆弟相顧謀鬻田以葬夫人曰毋鬻
爾先業為也退斥橐中裝以奉其役以

故大夫公得以不煩於衆而襄大事大
夫公為人誠慤甚重夫人以柔順堅正
佐之相敬如賓謀無不協其待遇族姻
謙謹有禮樂道其美而不喜聞其過至
其窮困則賙之必盡其力日誦女訓及
他經言以自儆警娠子則必端居靜室
焚香讀書不疾呼不慾視曰此古人胎
教之法也故其子生皆賢材而夫人所

以教之者又甚至稍能言則實膝上授
以詩書少長則為迎師擇友教誨諄悉
從兄御史先生學於河南程氏行業淳
懿為學者所宗夫人每語諸子曰視乃
舅而師法之足以為良士矣紹興壬子
四月二十三日以疾卒病葬大夫公迨
視之夫人曰生死聚散如夜旦然何以
戚戚為哉於是年五十有六矣二子皆

舉進士中其科而端明公實以第二人
賜第其後侍從兩朝出入二十餘年忠
言直節老而益壯退居于鄉天子閔勞
以事嘗遣使奉璽書就而問之其忠
孝大節固已偉然而其言行之細又皆
可紀人以為夫人之遺教也台州嘗為
御史臺主簿亦以治行精敏識論慷慨
有聞於時二公前後凡數逢慶恩得追

榮其母至今封里人榮之一女則貢士劉紀其婿也卒之明年葬于邵武縣石岐之原大夫公嘗命台州狀其行而未有所託銘後四十有六年端明公乃以命熹其語具於大夫公之誌此不著獨按狀文劉其大者書而銘之銘曰

長平之游世有德人弗耀于世乃里其人女士攸宜壼彝是式配德娠賢慶餘善積尚書刺史之德之才湯沐之封本邪是開煌煌命書賁此玄宅代石篆辭永世貽則

先考朱府君遷墓記

先府君諱松字喬年姓朱氏徽州婺源人曾祖諱振祖諱絢妣皆汪氏考諱森妣程氏三世皆不仕考妣以府君故贈承事郎孺人府君生于紹聖四年閏二月戊申性至孝有高志大節落筆語輒驚人政和八年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承事公卒貧不能歸因葬其邑而游宦往來閩中始從龜山楊氏門人為大學中庸之學調南劍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稅循左從政郎紹興四年召試除祕書省正字丁內艱服除召對改宣教郎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皆領史職如故以史勞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郎丞相趙忠簡公張忠獻公皆深知府君未及用而去秦檜以是忌之而府君又方率同列極論和戎不便檜怒出府君知饒州未赴請閒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十三年三月辛亥卒于建州城南

之官舍年四十有七所為文有韋齋[illegible]
十二卷娶同郡祝氏處士確之女封孺
人後二十七年卒男熹嘗為左迪功郎
差充樞密院編脩官女嫁右迪功郎長
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塾埜在女巽兌
皆幼[illegible]初府君將沒欲葬崇安之五夫卒
之明年[illegible]遂窆其里靈梵院側時熹幼未
更事卜地不詳既懼體魄之不獲其安

乃以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于里之白
水鵝子峯下熹蔡慕號殞痛貫心骨重
惟先君既不得信其志以沒而熹又無
所肖似不能有以顯揚萬分敢次敘姓
系官閥志業梗槩刻而揜諸幽且將請
作文者以表其隧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先妣祝孺人壙記

先妣孺人祝氏徽州歙縣人其先為州
大姓父諱確始業儒有高行娶同郡俞
氏以元符三年七月庚午生孺人性仁
厚端淑年十有八歸于我先君諱松字
喬年[illegible]朱氏逮事舅姑孝謹篤至有人
所難[illegible]能者以先君校中祕書賜今號及
先君[illegible]熹年纔十有四孺人辛勤撫教
俾知所向不幸既長而愚不適世用貧
病困蹙之人所不堪而孺人處之怡然乾

道五年九月戊午卒年七十生男三伯
仲皆早卒熹其季也嘗為迪功郎差充樞
密院編脩官一女適右迪功郎長沙縣
主簿劉子翔孫男塾埜在女巽兌皆幼
越明年正月癸酉葬于建寧府建陽縣
後山天湖之陽東北距先君白水之兆
百里而遠不孝子熹號慕隕絕敢竊記
壙中如此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祭文

祭延平李先生文　文公先生

山頹梁壞歲月不留即遠有期覩賓聿會柳車既飭旐露懷悲生榮死哀孰不摧慕熹等久依教育義重恩深學未傳心言徒在耳載瞻繐綍彌切痛傷築室三年莫酬夙志舉觴一慟永訣終天嗚呼哀哉

祭呂伯恭著作文

嗚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日伯恭胡為又至於不憖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為之箴而過將誰為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為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慾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為介是則古之君

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歉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弘識量宏廓既海納而川停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禀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于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

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毅亦注目其事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闢道遊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攄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嗟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

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粤前日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循幸死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踐而有約盍令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懍訃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為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嗣歲之有聞尚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尚享

祭蔡季通文

維慶元四年歲次戊午十月二十有九日癸巳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君季通羇旅之櫬遂自舂陵言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鷄斗酒酹于柩前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蔡季通文

慶元四年十有二月六日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兄季通輀車祖載將就窀穸已飭素車往助執紼而連日大病遂不能前謹遣男埜奉香燭茶酒往奠柩前於其行也哭而送之曰嗚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

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而小之頭
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於
君之生既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
至於今日又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
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遊之好
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祭劉氏妹文

年月日兄具位以酒饌祭于亡妹五十

六娘之靈昔妹之亡兄既在郡敍病弗及
療斂弗克臨歸來撫棺一慟永訣今茲
窀穸已復有期輒具酒肴躬來哭爾殯兄
又老幼共此一哀惟爾有靈尚其歆享
嗚呼痛哉

祭禮

書簡

歸胙于所尊書　司馬公

其惶恐啓（平等降等皆去惶恐二字）其以今月某日
祗薦歲事于　祖考（降等去以二字）其謹遣歸
胙于　執事（平交去于執事三字降等改謹作今）伏惟
尊慈俯賜　容納（平交去尊慈俯賜四字改容納作留納降等所去公字）其惶恐再拜（平交去惶恐字降時再拜止云再拜啓）

所尊復書

其啓（降等則云其惶恐啓）吾子孝享　祖考（平等則云伏承某人孝享祖考）不專有其福（降等則云歆齊其福）施及

老夫（平交則云施及賤交降等改賤交作賤子）感慰良深（平交則云不勝感戴降等過蒙恩私不勝感戴）其啓　其人（平交則云其再拜某人左右降等則云其惶恐再拜其人執事）

祝告

時祭祝文　文公先生（以下十三道）

粵此季秋成物之始藐茲弱質維望以
降（湖江反）永念劬勞莫伸報効昊天罔極
悲慕何窮謹以絜牲粢盛醴齊祗薦歲

事以某人祔食尚饗

歲[illegible]祭祝文

氣序流易歲律將更追遠感時不勝永

慕謹以絜牲剛鬣粢盛醴齊祗薦歲事

以某人[illegible]祔食尚饗 圈此即時祭祝文微有不同故錄之

焚黃文一

恭惟先君天賦異質孝友之行足繼前

修雅律之文追古作者爵壽弗稱隕於

半途施及後人叨被寵祿追榮七命始

列從班[illegible]而先夫人亦膺顯號厚德之報

不其在茲並命帝庭璽封寶襃賁辭袞

異視昔有加唯是音容日荒月遠生我

勞瘁追[illegible]賚靡從祇奉命書舍爵以告涕

泗摧咽[illegible]不知所云尚饗

焚黃文二

熹賴遺訓竊祿于朝獲被慶恩追榮彌

廟亦有年矣比以鉤黨發錮憂畏過深

以故及今始克祇奉命書以告于寢廟

惟我皇考洞視今古靡有遺情陟降如

存尚克歆此丕顯休命顧熹哀頹年迫

告休使[illegible]我皇考未躋極品而先夫人亦

未克正小君之號疏根之報無復後期

永念及茲痛恨何極仰惟慈蔭俯鑒愚

衷尚啓[illegible]後人不日昌大熹瞻望恩靈不

勝感慕摧咽之至謹告

焚黃文三

日者天子始郊肆慶寓內熹以職秩得

從大夫之後故我亡室錫號有加恭奉

制書俯仰悼歎惟爾有靈尚克嘉之謹

告

贈官告皇考文

往歲天子用祀泰壇上帝降歆福祚昭

荅褒賜之澤覃及萬方中外幽明罔不
咸賴謂熹名秩有列內朝降以命書賁
其禰廟顧念孤藐祿不逮親祇奉明恩
益深哀慕玆用齊祓致告寢庭欽惟神
靈服此休顯熹雖不肖敢不敬恭惟孝
惟忠無或荒墜嗣有褒賜尚克嘉之褒
其後人延于永世

致仕告家廟文

維慶元五年歲次己未六月辛酉朔孝
孫具位熹敢因時享昭告于祖考之靈
熹至愚不肖蒙被先世遺德獲祇祀五
十餘年歲時戰兢罔敢怠忽至于今玆
行年七十衰病侵凌筋骸弛廢已蒙聖
恩許令致事所有家政當傳子孫而嗣
子既亡藐孤孫鑑次當承緒又以年幼
未堪跪奠今已定議屬之奉祀而使二
子埜在相與佐之俟其成童加冠于首
乃躬厥事異時朝廷察熹遺忠或有恩
意亦令首及伏惟祖考擁佑顧歆永永
亡斁熹不勝大願其諸家務亦當計度
區處分屬埜等及諸孫息使有分職以
守門戶尋別具告而施行之熹之衰病
勢難支久如以恩靈尚延喘息之間猶
當黽勉提總大綱不使荒頹以辱先訓

伏惟祖考實鑒臨之謹告

遷居告家廟文

熹罪戾不天幼失所怙祇奉遺訓往依
諸劉卜葬卜居亦既累歲時移事改存
沒未安乃眷此鄉實亦祖考所嘗愛賞
而欲卜居之地今既定宅敢伸虔告以
安祖考之靈伏惟降鑒永奠厥居垂之
子孫世萬無極

敢昭告于土地之神仲秋之月萬寳將成蒙神之休幸茲逭免式陳菲薦用以揭虔尚其顧歆來垂庇佑

土地神文二

熹窮年奔走茲復奠居老幼無虞以及攺歳緊神之賴報事敢怠尚其顧歆來垂覆祐謹告

家禮儀節卷之八終

家禮儀節初刻於廣城多誤字後至
京師重校攺正然未有句讀也竊恐窮鄉下邑初學之士卒遇有事其或讀之不能以句乃命學者正其句讀適福建僉憲古岡余君諒以事來
朝謂此書於世有益持歸其書肆俾其翻刻以廣其
成化庚子秋八月吉日

正德戊寅孟秋吉日直隸常州府重刊

宋朱文公家禮明正德戊寅南直刊定本是書簡要明備為萬世通行大法固不獨朱氏一門有宋一代所當循守不墜者也今行世本率多謬誤準之于古未能盡合而士夫之不讀此久矣昨歳讀禮家園每思更訂此書乃少善本輒復中止丙辰冬偶得此刻為之狂喜是欲為匠而繩默從心欲審方而指南入握幸哉後學楊[illegible]記

寄書書面草草塗雅且迹來久不作字筆劃拙甚勉力殊失吾兄命書之雅意也手此上呈又雲賢兄長前

謹弟徐[illegible]

文和

家禮儀節八卷 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

明邱濬撰濬字仲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莊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取世傳朱子家禮而損益以當時之制每章之末又附以餘註及考證已非原本之舊惟所稱文公家禮五卷不聞有圖今刻本載於卷首而不言作者多不合於本書通禮曰立祠堂而圖以爲家廟一也深衣緇冠冠梁包武而屈其末圖則安梁於武之上二也本文黑履而圖下註用白三也喪禮陳襲衣有深衣等物而不用儀禮質殺二冒圖乃陳之四也本文大斂無布絞之數而圖有之五也大斂無棺中結絞之文而圖下註則結於棺中六也尺式圖下載天台潘時舉說未識歲月日嘉定癸酉是時距文公沒時慶元庚申十有三年矣豈可謂爲文公作哉又稱或曰信如此言圖固非朱子作何以祠堂章下有主式見喪禮及前圖八字愚案南雝舊本於立祠堂下註圖外止云主式見喪禮治葬章並無見前圖三字不知近本何據改治

葬章三字爲見前圖云云其辨證頗明然此本祠堂章神主一條下並無見治葬章字乃有詳具圖三字與濬所言不合又圖散於各章之中麗雜錯落殊無倫敘其香案圖前以二丫髻童子執爐前導如釋家之狀決非舊圖所有亦決非濬之所爲蓋又坊刻所竄亂者也

涇野先生禮問二卷

〔明〕呂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二年謝少南刻涇野先生五經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問二卷》提要

冠問

朝問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內喪則廢矣又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者何夫纔聞喪特即廢冠禮矣既身有喪乃及期日而行冠禮期日不可改乎先生曰始之廢冠是初聞喪心不安即臨喪以盡處變之道喪重而冠輕也雖廢亦可矣及既有喪也期日未至則是日哭臨之禮皆盡矣此期而行冠禮心則稍安況又以喪冠行禮哉若期近則亦可改矣夫冠亦重事也禮有不可廢者此之謂也

胥問仲止之冠也渭陽公不爲主以應賓而子代之者何曰吾父告諸廟使柟習禮于君子敢不執其勞古者筮日于廟旅占者執卦以視主人今以大統歷選日者何曰制也帳房設洗陳服皆如禮矣乃不用爵弁服皮弁服而儒弁襴衫緇弁皁衫者何曰亦由大制也古可因者則從古古可革者則從今古冠者見于母母拜之今四拜于母母立受者何曰子雖黃耇台背不可無親也母而拜子古

之不可從者也
光祖問士冠禮三加彌尊重冠事也諭俗恒言令民間不必盡行古冠禮但將加幘之時召族人戚人鄉人及知禮長者命教之乃冠幘拜祖宗父母兄弟而退者不亦太簡乎曰如古禮之繁也其誰民能行之不幾于盡廢乎如恒言之簡也猶爲存乎其意耳不猶愈于盡廢者哉是故君子之于禮也舉其質不泥其文

婚問

官問婚有六禮今俗惟用納幣請期親迎者何先生曰納吉納徵納采嘗求嘗忘也但行之者苟簡耳
問納幣曰昔文中謂婚娶論財夷虜之道今天下皆論財矣欲與桃夭鷊雖之化也不亦難乎無惑乎治日之少也
朝問婚禮既納幣有吉日是將取之期也其納爲婚姻非一日矣如一旦遭父母之喪則事之變而深不得已者如致命女氏不得嗣爲兄弟固爲重喪之義女氏諾而不敢嫁亦當時重婚之義皆禮也如之何免喪之後女氏請娶而男終前約而不娶似非近情乎先生曰是設爲禮文之辭者請之太

緊可盖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后嫁之禮也是設辭耳此可見終婚之義詩非是矣
楊明久之妻死其子之服未祥也其繼妻又欲死有爲楊子謀者欲爲其子先娶也楊子惑而問焉先生曰此大倫也使汝子無知則可如其有知也不歸怨乎汝乎君子宅身一曰義二曰命禍福不與焉嘗問教子以義方子是之舉亦爲納之于邪矣
光祖問諭俗恒言屏七惡以正婚姻皆古禮之所無也則胡爲言之曰古禮廢則今惡興矣故七惡屏則六禮復
光祖嘗詢江南風俗皆右生女分家其以隨嫁與吾泰晉之俗太不同矣敢問孰爲近古先生曰江北婚禮浮于男江南婚禮浮于女以言其失古則均焉嗚呼安得復見儷皮鴈降之風乎
大器問今有人家父將喪男之父母即使子迎女過門矣又欲子之完親也如之何先生曰禮女在途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若女過門母死不復反令女父將喪迎嫁皆非禮也而況于完親乎

入學問

介問子之遺栖就學于馬子也冠纓盥洗先期請諾

及期又冠𧝓盥洗師栖以見者何曰師者人之所由成也敢不重乎冠𧝓盥洗事師如神也從師釋采于文宣王者何曰禮不云乎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古者以周公爲先師今以孔子爲先師贄之以幣者何曰尊學事師非禮不親也鼓篋而肄小雅三者何曰考德存乎方冊興詩莫如小雅故記曰遜業而官始也執事者撤菜栖奉先生座於堂者何曰古者謀于長者則操几杖以從之而況于師乎既肄雅出取豆籩升堂者何曰有不興斯懲之矣故曰收其威也教之以孝弟謹信餘力而學文者何曰既釋采于先師斯以行其言也先師之言此深切于弟子耳延先生以三獻之禮設介僎者何曰賓師也賓師以介僎者以殷禮待之耳

射御問

端溪子問古之射也以觀德今之射也以講武古之御也以範馳驅今之御也以上枉道是故觀德者讓之地也講武者爭之門也範馳者正之本也枉道者邪之階也嗚呼其諸古今之所不同乎曰斯其人有志于古乎昔仲尼辭執射而執御

大器問射禮當物及物者何曰物者所發之地也以有事於此也故曰物猶易文字作物字也古人文字甚雅實又曰儀禮所遺者禮記載者七八矣王安石教人讀禮記然所好者則惟文耳

詔問射義先生曰天子有天子射諸侯有諸侯射虞廷雖庶頑讒說侯以明之今也惟作一輕事矣故文人以筆墨爲業武人以弧矢爲藝

朝問射有射禮射義矣御惟曲禮中展軨效駕數段何也曰此可考見古人御之之法有欲求執御之旨者可取觀之矣

沐問鄉射大射皆先燕而後射何也曰此可見古人雖飲食亦不徒然也必繼之以道德焉故其詩曰序賓以賢及不侮云

欽皋問五御今可復乎曰古乘車則可行今惟乘馬效其法而用之可也然豈惟馬哉凡侍御於君子長者皆御也又曰御禮不行始有少陵長賤妨貴卑踰尊之風矣

朝問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亦有御道乎曰然小則童子御觴亦爲貫大則杜蕢御飲以止鐘皆是也

祭問

武緯李白夫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說禮者曰七廟者祀七世若官師止祀一世不能祭其祖宋程氏禮冬至祭始祖朱子曰熹則不敢故祀止四世者何先生曰三代諸侯多出于天子其始祖天子祀之矣故諸侯五廟大夫多出于諸侯其高祖諸侯祀之矣故大夫三廟適士官師多出于大夫其曾祖大夫祀之矣故適士官師二廟一廟自漢以來郡縣天下諸侯非繼禰之宗大夫有百世之胤諸侯而弃始祖大夫而弃高祖適士而弃曾祖官師而弃祖則庶人

例當弃其父矣夫自天子至庶人分有貴賤而祖無親疎之異禮有隆殺而孝無彼此之殊竊議天子七世七廟太上也公侯卿相一廟五楹祀五世大夫一廟三楹祀五世郎吏一廟二楹祀五世庶人宗子祀五世于寢似義起之禮也如家禮之說援古則似僭通衆則尊卑混淆故程氏禮則近經今天下閭閻庶民多畫神主于軸其譜牒可考之家雖十世祖皆祀之矣未聞有禁也故程氏禮本人情通上下可以發孝可以殫仁可以洞幽可以詔明可以酌古可以準今于孝子順孫之義其庶

幾乎雖然此文也如諸侯大夫能治其國家雖[illegible]有不掩豆其祖固享之如其廢政妨賢病國虐民雖八佾雍徹其祖亦怨恫也

有仕于京者繼母且死乃謀奔喪而祭先繼母乎先先母乎先生曰喪不葬不祭又何先後之問耶且子父存乎曰父存曰父存雖喪亦主之矣而况于祭也子有哭號而已不得而餘謀也

問古人不墓祭後人乃有墓祭者何曰古者葬之中野不封不樹不知其處故不墓祭後世有封樹矣故祭之人有論墓乃是枯骨而魂不附故迎魂祭

于家廟墓不必祭也殊不知古人有祭於祊者猶恐其在於祊也况尸骸所在乎故墓祭者亦義起之禮也祭於門者以親當在入於門耳

咸問祠堂之祭先生曰神家中人亦少只設室一間如祠堂則作五座中安始祖神主餘安高曾祖考四世神主障用一紵幔遇祭則揭幔設祭孫死則附於祖座中高曾祖忌日能記則出主亦祭之蓋從程氏禮也

咸問禮謂天地之祭越紼而行事程子謂越紼猶在殯宮此事難行只可使宰相攝耳子厚又曰父在

爲毋喪則不敢以喪服見其父況天子爲父母之喪而可以事上帝不如無祭此三說者如之何先生曰祭時天子三年之喪則宰相亦有三年之喪矣就是天子可祭不必使攝也天子事天地雖則天子之父亦是天地所生也亦難比天地矣如之何不祭乎子厚之言又一說也古者父在爲母齊衰期年是以不敢見父今也父母皆行斬衰三年喪服亦可見父不必泥矣又曰君在殯宮當卜郊

光祖曰王石渠先生奏祀孔子與先農同此高天下之見也然孔子之功德實與天地參焉以祀先農者而祀之光祖以爲猶有所也然當時禮官不肯從者其故何哉先生曰汝知吾人之徒乎非先農不能生非孔子不能教教養同功但世多忘先農耳

先生曰當祭而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註解接字爲捷速疾之義當見火時更有何心行禮而疾速也王標曰解作接續之義可也見火則不行禮而救火及救火也又接前禮以行之如之何先生曰此解甚暢亦可以見禮時爲大矣

先生曰孔廟從祀之舛亦猶仕路乎薛先生何也曰汲黯蘇武黃憲陳寔郭泰諸葛亮宋璟韓休尹焞而不祀馬融楊雄而祀何也曰數子無著書七十子之祀者亦有不知其名者其著書安存乎大亂也紀德則人務實紀言則人務名世之治亂所係也其可苟乎

或問曰左傳有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若孔廟顏子曾子子思皆先父食也不知當時何所據以行之乎光祖不能荅敢問先生曰子不先父一國宗朝之祭也主于論孝不論功文廟之祭天下報功之典也主于論功不敘倫若別立廟以祀無繇點鯉斯盡善矣

光祖問曰魯用天子之禮樂孔子常不足矣如久于相魯將革之乎從之乎先生曰孔子于衛凡正名況于魯乎觀吾不欲觀之言以及墮郈墮費之行可知其必革矣所未可必者傾用我者如何耳

器問祀祖先生曰此報本之大者也當必誠必敬後世士大夫多不以此爲重苟學者省去糜費立家廟置祭器禮器更與族人鄉人習行亦可變俗也

方秀才拜先生祭茶先生曰茶不必祭祭酒則可酒

尊者祭過亦不必且禮者宜也父子不同席若父
喜命坐則坐亦不可泥也
先生於七月中元召王朝大諸賜飲曰此酒祭先之
餘也朝問此則吾鄉謂之麻穀節曰然遂指庭下
蘺秫曰養之久矣爲今節獻蓋憶吾鄉舊俗百穀
之意又問何所取意曰秋穀既成獻麻穀以薦新
也

喪服問

齊問斬衰再期大祥始斷杖食肉飲酒復寢不數閭
二十七月而禫者何曰以期不足也加隆焉故再

之又不足也加隆焉故時之故二十七月當三年
也古者三年取一月故二十五月今三年取一時
故二十七月親始死品官丈夫白布衣被髮徒跣
婦人青縑衣被髮不徒跣皆啼哭服人扱上衽皆
曰籍稾寢尸旁者何曰色服則不忍制服則不忍
故白衣者素所衣也志不及于政之耳婦人雖是
衣亦可也被髮徒跣不可以爲人也自誅之甚也
或曰始生之象也古者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
擗踊貴賤一也當給大喪事及哭臨者皆無跣十
五舉音者何曰爲邪侈略也自漢文帝之詔始也

古者百姓如喪考妣百官皆衣白幘不冠閉城門
宮門東漢之禮也小斂而袒括髮婦人髽者何曰
蓋有爲之括髮髽者矣非其子之志也子之志其
猶欲被髮乎故袒袒者誅乎其心也親不斂子不
襲問喪曰歎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
氣也故婦人不可袒則發心擊胸爵踊殷殷田田
如壞墻然古者小斂環絰麻帶散垂公大夫士一
也既成服則加絰于冠綏麻帶不散垂
斬衰裳者何衰也衰也者摧也摧折其心若
不能以生明欲斬也猶曰天胡不斬吾身云耳不

斬則絞也故帶曰絞帶一者刑之極者也而孝子
兼服之痛之甚也故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負版
者負衰也負其摧悲之意于背猶曰前後無怙恃
也辟領者適也適者責也開其領以責心也則何
以至是乎痛之甚也其有事于天地祖宗及朝或
公門雖未殯則烏紗帽黑角帶黲布衣不變麻屨
者何曰尊天而崇王也古者凡見人無免絰雖朝
于君無免絰惟公門有稅齊衰天子大袖布襴衫
白綾襯衫宋王淮之議也
杖何以竹何以桐天地之體陰陽之義也竹杖貞節

著于外桐杖方心。廻于内也何以言苴言削言苴
貌若苴言削辯其為方也婦人何以不杖猶童子
不病之說也此其後世乎古者君之喪三日子夫人
杖五日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主人主婦室
老杖士之喪三日主人主婦杖庶人亦杖者何父
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以輪人闗轂輠輪而廢魯叔
孫州仇之過也古有去杖輯杖授人杖者何古者
子大夫為君寢門外杖内則輯杖大夫世婦在其
次杖卽位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及聽卜有事于尸
大夫有君命内子有夫人之命皆去杖子有國君

之命大夫于君所及大夫之子有大夫之命皆輯
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士則如大夫
經也者實也明孝子之實心也何以在首何以在腰
曰冠神不可以有加也今也加經乎其上其心實
有所重乎惡乎見上見于首下見于腰也男子重
首婦人重帶者何曰陰陽之義也故古者男子二
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經期之經帶
故葛帶過麻斷本者免亦經之皆帶其故葛帶若
婦人則故葛經而帶期之麻帶經帶三寸自漢景
帝始也古者首經圍九寸腰經圍七寸三寸者總

經也吉冠纓武異材喪冠纓武同材斬衰之冠則
又異于他衰冠也故繩纓以辯布纓湶纓也條尸
禹以辯布武湶武也右縫以辯小功緦絲也外畢
以辯吉冠也故天子右縫十有二極皇太子親
王右縫九極皇孫諸王右縫七極卿大夫右縫或
五極士及庶人右縫皆三極服圖說曰古者五服
皆三極朱子曰天子當十二梁群臣如其本品古
者斬衰冠六升衰三升既葬受以成布衰六升冠
七升
麻纓者繩纓也古者管屨外納練而後麻屨今也線

屨必也管屨
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者則何以不居殯居墓曰始
死有居殯者矣既葬有居墓者矣達之天下則居
廬也庶人何以不廬賤人不能廬也古者天子諒
陰居廬故康王居翼室于路寢故宮正大喪則授
廬舍辯其親疏貴賤之居君宮之大夫士檀之或
曰諸侯大夫居倚廬士居堊室倚廬中施白縑帳
蓐素床自魏始也身除喪服而居諒陰晉杜預之
議也
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苫何以謂之土曰弗褥弗

簣則士矣然猶苫馬者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卬
病也寢不脱絰帶絰帶不脱衰裳衰裳不脱况
褻衣乎故期年之内體有垢不知搔頭有瘍不思
沐
孔子曰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拜而後稽顙頹乎
其順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何曰告哀于人也
上不能問天下可以叩地其稽顙乎周人之禮也
殷人拜而後稽顙故哭晝夜無時焦肺腸脣乾肝
如中路嬰兒失其母也安得復見其形容聞其謦
欬哉不可得矣十五舉音爲臣民設也漢景帝則

行之
三日始食粥三日之前不能粥也朝夕皆溢米溢米
之上不能加也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後魏孝
文日飲不入口者五日後周武帝溢米累旬蓋瘠
劇者痛甚然非所以達衆人也於是乎有未葬食
肉者矣出乘素車撲馬布裹鞍轡何不忍塡刻以
即安也周人木車蒲蔽犬槙尾櫜疏飾小箙皆疏
始喪之車也素車棼蔽犬槙素飾小箙皆素既卒
哭之車也藻車藻蔽鹿淺槙革飾既練之車也駹
車雚蔽然槙髤飾大祥之車也漆車藩蔽豻槙雀
飾既禫之車也漢氏無布車兵器魏氏軺輦版轝
細犢車皆施纁裳婦人麻布大袖圓領長衫者何
衰之變也禮婦人言衰不言裳衰之長可以掩裳
秦人以長衫爲背子故長衫者衰之變也麻布蓋
頭者何布總之變也自有妻儀以來未之有改也
丘文莊曰唐冪䍦之變也家禮有布頭須竹釵者
何曰箭笄之變也奚不絰乎既蓋頭奚絰也故有
腰絰無首絰白羅蓋頭宋王淮之議也古者婦人
惡笄有首墪虞之剪屏柱楣疏食水飲朝一溢米
丈夫以葛絰易腰絰婦人以葛絰易首絰者何曰

節之也人子之心無窮也制禮者曰死者既棺槨而
寢不可起矣生者不節是以死傷生矣故節之也故
文廟之喪九虞畢惟朢朝夕奠也今大夫士既虞遂
罷朝夕哭庶人既七遂罷朝夕哭則又厚自薄也
練去首絰負版辟領衰繩屨猶腰絰不除婦人去腰
絰則奚冠奚衰奚帶曰其衰猶斬也其升同大功
故禮曰服其功衰不言裳者衰之長或可以掩裳
其今之直領長衫而不緝者乎今大夫士以下練
而曰布齊是斬衰一年也既葬而曰布齊是斬衰
三月也

文皇后之喪期　東宮親王熟布練冠九裰皇孫
熟布冠七裰皇孫　女熟布蓋頭則大夫士亦可例
降也今大夫士皆熟練衆大冒不然則熟麻冒然
其廢冠則一也古者婦人去腰絰則葛帶今不帶
古者練冠縓緣今不縓緣不縓緣可不帶不可天
子白羅袍銀帶絲鞋白羅軟角巾卿大夫士布襴
衫宋王淮之議也
子爲父母何也曰至親一體也中古子爲父斬衰三
年爲母齊衰期年父卒始齊衰三年非所以順子
心也夫天子事天地無降殺孝子事父母無厚薄

傳母且爲長子三年子之不三年其母顛也堯典
曰如喪考妣三載周公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孔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皆
高皇帝之志耳禮言家無二尊者有見于喻曰未見
於喻天地也既殯
皇帝卜日斬衰受命于
大行皇帝几筵遂以衮冕升奉天殿告　天地謁告
于奉先殿遂以朝于
大行皇帝及母后乃卽位于奉天殿以覲群臣群臣
皆朝服表賀帝免賀頒詔于承天門及天下以來

年改元退乃斬衰越二十七日素冠麻衣絰以臨
朝退則斬衰三年何也曰尊先命也故既殯麻冕
黼裳以卽位康王之所受顧命也夫宅憂諒陰使
冢宰聽政不行已久矣視事而素冠麻衣絰退則
衰服亦義起也故朱元晦亦取之夫不可曠年無
君也故定位于既殯不可一年二君也故改元于
來年故春秋王侯初喪之年不稱君求賻求金不
稱使定公元年夏六月昭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
定公卽位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卽位也
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况臨群臣乎數日而

葬葬畢卽位西漢之禮也始死不待日而卽位後
魏從光之議也
九虞卒哭而祔
皇帝衰服拜于几筵祭服奉神主謁太廟出還至思
善門衰服奉神主于几筵至小祥始練冠十二裰
去首絰負版辟領衰者何曰尊祖也伊尹以太甲
祗見厥祖知其必不以吉服入廟也况祔乎袞袍
而祔宋紹興之禮也
古諸侯世子不爲天子斬今　皇太子親王世子郡
王各爲其妃及公主郡主爲先天子者何曰至尊

也至尊一統也古世子而曰有繼世之體而不斬
是二統矣視事則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者何曰降
太上也古者諸侯爲天子方喪三年　太子諸王
皆古諸侯也然則今何以二十七日也自宣德始
也然
皇帝於祔廟之後素服御西角門以視朝時享服黄
袍至禫始釋素服則猶二年也內外文武諸臣於
始崩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聽詔四日成服在內臨
于思善門朝夕三日又朝十日在外哭臨于承門
其數同若入朝及視事則布裹紗帽垂帶素服腰

絰麻鞋退服斬衰既二十七日乃素服烏帽角帶
二十七月何曰亦方喪之義也其然者降　皇太
子諸王也故聽選辦事諸官衰服哭臨順天十三
日又素服十四日不臨坐儒吏典僧道諸人素服
哭臨順天十三日又素服十四日不臨軍民婦人
皆素服二十七日天下軍民男女皆素服十有三
日群臣命婦麻布大袖圓領麻布蓋頭腰絰入臨
三日又素服二十四日外命婦其服同不臨又以
降文武諸臣也故古者與諸侯兄弟者之卿大夫
爲天子斬大夫之適子與夫人及太子皆斬若非

兄弟適子則有不斬者矣故曰天子崩三日祝先
杖五日官長杖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又
曰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三日也子夫人杖五日
大夫世婦杖然則今何以皆二十七日也曰固宣
德始也從　諸王也群臣用布四脚幞頭直領布
襴衫麻絰者何曰宋淳熙之禮也軍吏之貧者以
白紙爲冠巾者何曰宋朱元晦之議始也
高皇后文皇后何以皆二十七月也曰此群臣之服
也爲
太祖太宗壓也　高皇后崩于洪武十五年　文皇

后崩于永樂五年故不得三年也然斬衰二十七
日素服百日始服黲衣則亦三年之漸耳然而
皇太子親王皇孫及女未嘗不三年也故典曰熟
布冠九梔或七梔去首絰負版辟領衰及皇孫女
熟布蓋頭則喪高皇后既練之服也可知其三年
矣君臣皆衰服二十七日皇帝成服三日聽政內
命婦四品以上衰服入臨三日又素服二十四日
外命婦素服二十七日聽選諸官以下皆素服二
十七日在內哭臨順天在外哭臨衙門皆三日天
下軍民男女素服十有三日自正統七年喪誠孝

皇太后始也
二十七日奚始乎曰自周末以來因襲之漸也故諸
侯于先君之喪未練不避征伐會盟者自桓王以
後始也高宗諒陰禮壞樂崩自宰予顓孫師猶然
惑也父兄百官所不欲滕魯之習也驅天下皆重
服久臨三年至使文帝不忍行秦及漢之過也淡
展而葬葬畢服大功十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
服自漢景帝始也喪毋三十六日而起視事翟方
進之爲相也旬月而葬葬畢卽除乃吉服諒陰魏
晉六朝也裴秀傅玄張靜杜預游明根高閭李彪

之徒之罪也君臣實二十七日無所損益者唐及
五代也二日聽政十三日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
四日大祥再期而又大祥者宋也數日行于朝數
月行于宮也今吏六百石以上喪平常三年王莽
之姦也跡素終三年晉武帝之忘也期而祥政曰
而禫非後魏孝文之罪也越期不服問以二十六
月爲非二十五月者晉王肅之罪也終喪三年五
服之內亦今依禮後周武帝之志也漢唐之間由
君廢魏晉之間由臣廢多二十七日也
女在室及已嫁反爲父母者何曰女子子男子皆子

也故公主郡主皆斬衰古者女在室之已嫁反爲
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則爲忍于其母矣記曰女
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
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實未之舍毋也
庶子爲所生母者何曰猶父視之有妻妾也由子視
之知其母不敢知其妾也生身之恩莫大焉而不
三年非所以存其子也禮庶子爲生母練冠麻衣
縓緣既葬而除又曰庶子爲父後者父死爲其母
緦則豈不與義而傷仁故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
已也且今繼母慈母養母皆三年生母而不三年

何居夫父命他妾養己者比于父之他妾生己者
不既輕矣乎生母無服雖聖人之制亦可改也繼
母者何曰子夏曰其配父與因母同孝子不敢殊
也慈母者何曰子夏曰貴父之命也貴父之命卽
與母同不亦重乎且孔子又何以非魯昭公之練
冠以居邪曰此非孔子之言也孔子曰子生三年
免于父母之懷夫慈母[illegible]亦有三年之懷矣不然
不生不然不長不然不[illegible]有父也故三年養母者
何曰吾母不以其子爲子也吾斯出養母不以其
子爲子也吾斯入吾母[illegible]不三年養母又不三年

天下豈有無母之子哉父卒嫡孫爲祖父母祖卒
爲曾高祖父母者何曰父祖子孫一體也祖喪其
子孫喪其父也祖無子何以有孫孫無祖何以有
父也父亡于祖之下孫承于子之下矣故祖卒曾
祖曾孫猶父子也曾祖卒高祖玄孫猶父子也是
以承重三年也古者齊衰三年
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者何曰子夏曰受重者必以
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
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祖父母妻
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故法立嫡子不先

長子者杖立異姓者杖乞養異姓者杖以子與異
姓人爲子者杖立嗣同宗失尊卑之序者杖妻妾
爲夫者何曰夫至尊也不有夫則不有妻與妾也
故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古者皆三年也
婦爲舅姑服子之妻爲夫之所生母者何曰從夫
也夫之父母婦之舅姑也舅姑之尊也夫之生母
亦猶夫姑也故曰男子免于堂婦人髽于室夫爲
人後則妻從服者何曰亦猶夫從夫也夫在此則
此妻也夫在彼則彼妻也古者爲舅姑期年則已
瀆

齊衰以期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布帶削杖繩屨
者何曰子夏曰齊者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
古本在上冠者沽功也衰五升冠八升夫今之繩
屨猶麻屨也古者疏屨子夏曰藨蒯之草也古有
齊衰三年今無齊衰三年凡齊衰皆歸期凡三年
皆歸斬
牡麻何以謂之枲麻曰齊衰貌若枲也故斬衰之哭
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古者齊衰之喪
二日不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居堊室芐剪不納
終喪不飲酒食肉御于內冠七升疏衰四升既葬

受以成布衰七升冠八升古者爲母齊衰三年或
期年也是亦若是其重也故雜記云期年之喪十
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今也母之服
既斬矣期之服可節矣或問曰若之何節之曰喪
大記曰期之喪三不食疏食水飲不食果菜三月
既葬食肉飲酒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何以曰麻
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
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
與緦麻之麻同緦麻之葛則兼服之也
嫡子衆子暨其妻爲庶母者何曰貴父之妾也貴父

之妾比于世母叔母矣故期也古者重嫡子父母之所三年者也以其重體傳重也故古者雖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故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無服然爲緦則已輕爲期則已重爲緦已輕況無服乎爲期已重況嫡子乎大夫嫡子小功可也衆子大功士以下衆子期可也嫡子大功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同衆子若爲天子後者無服練冠麻衣旣葬而除晉孝武帝之太子猶然行之也爲嫁母出母及父卒繼母嫁尸從之者何曰嫁者母之志也出者父之志也生身之恩不可忘則子之志也故

杖期何以不三年曰母有外子子有内母子有内母則有所謂三年者矣母有外子則有爲之三年者矣故伯魚母出期而猶哭孔子言其甚也古者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爲父後者爲出母亦無服傳曰絶族無施服親者屬又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夫全服則傷義無服則傷仁故小功則緦麻可也杖期則大功可也繼母嫁必言已從之者爲之期何曰明不從則不期也與生母異矣配父則如生母不配父則不如生母然則不從之者何服曰無服乎從生母嫁者何

服其𧘂衰三年乎典不言而見也

夫爲妻何曰報也妻斬衰三年于夫夫不能杖期于妻者非夫也妻也者齊也與夫齊也夫尊而妻卑天地之義也以其齊也故杖以其卑也故期記父在則爲妻不杖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故不杖齊衰不杖期古者不杖期麻屨其冠衰之升同杖期父母爲嫡長子及衆子爲女在室者繼母慈母爲長子及衆子嫁母出母爲其子妾爲夫之長子及衆子及所生子繼母嫁爲前夫之子從已者何曰報之也以親則至期以卑則不杖古者

父母爲嫡長子斬衰三年傳曰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又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其爲衆子則亦不杖期也夫異之以斬衰則已尊同之于衆子則已卑夫衆子同于兄弟之子已矣其可幷嫡長子而同之邪今典爲長子婦期爲衆子婦大功必爲長子杖期爲衆子不杖期也不然異矣婦不異其身必所正體傳重也爲長子不杖期其紀錄之誤乎繼母慈母以下奚不言爲女承子文也古者爲嫡長婦大功

孫爲祖父母者何曰子夏曰至尊也至尊奚獨奚有

父爲之三年則不敢降其尊也父卒則嫡孫爲之三年其不言孫女子於祖猶孫也女雖適人亦不降明不可無祖也古者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亦期爲世叔父母及姑姊妹在室者何曰與尊長一體也蓋曰此父之兄弟姊妹也不敢以異己之兄弟姊妹云爾故爲兄弟姊妹亦不敢以異父之兄弟姊妹也爲兄弟之子兄弟之女在室者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兄弟之女猶女也皆吾父之孫也則不忍以遠異也古者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則大功婦人爲夫兄弟之

子女如大夫者何曰有母道也故得從夫也其父母以上則降者何曰由外入也由外入者猶內出者也

女在室及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之子者何曰無夫與子猶在室耳在室而不爲兄弟兄弟之子期則何以受兄弟兄弟之子期也如夫與子之喪未禫也而遭兄弟兄弟之子之喪如之何大功在室則如兄弟妾爲嫡妻者何曰妻尊也夫尊于外妻尊于內也子夏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是踰分也故今婦從夫爲舅姑三年爲女君期天下之達禮也

爲繼父同居兩無大功之親者何曰無大功則無期親可知矣故同居則各爲之期也子夏曰夫死妻穉子幼以之適人後夫前子兩無大功之親後夫以其貨財爲前子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服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則不爲異居

女出嫁爲父母者何曰女欲三年不可得也不可得者婦人不貳斬也記惡笄者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其爲兄弟之爲父後者何曰此非但

親兄弟也或緦麻兄弟或小功兄弟今爲吾父後于己有宗道焉歸將依之猶爲有父也故期焉耳故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

妾爲其父母者何曰妾妾于夫則有貴賤矣于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傳爲妾不得體君謂其父母遂者非也

祖爲嫡孫者何曰子夏曰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故古者雖大夫亦爲適孫爲士期者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者何曰重生我也雖後于人生

身之恩不可忘也然則何以不斬曰子夏曰不二斬也持重于太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孫不得後大宗故漢唐宋間由藩王入承大統於其父母猶承皇考皇妣者其亦不講于大宗也哉

父母爲長子婦者何曰重長子也重其夫則及其妻矣故衆子婦爲之大功夫其妻且爲之期則於其夫必杖期也不然無解于衆子不然無解于爲長子婦期古者爲嫡婦大功

齊衰五月疏衰裳牡麻絰禮言無受不言冠屨其殺期緦故其冠屨飲食之節視期年夫五月者小功之服也何以不歸之小功曰將爲尊者服也不敢以卑者服黨之耳故稱齊衰尊祖也五月三月自祖而推服之殺也故子夏曰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古無齊衰五月今有齊衰五月爲曾祖父母

者何曰尊祖也何以齊衰五月也曰期嫌于祖則已重緦衰三月嫌于高祖則已輕故齊衰五月古者三月非所以達曾孫之志也然雖大夫其爲曾祖父母如士者如衆人也曾孫女雖適人不降者何明不可無祖也祖不可降也曾孫女而遇服曾祖天下之難得也惡乎而可降

齊衰三月疏衰裳牡麻絰禮言無受不言冠屨其殺齊衰五月乎古者畿內之民爲天子庶人爲國君大夫在外爲舊君臣之母妻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大夫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寄公爲所寓皆是服也

爲高祖父母何曰尊祖也何以三月也曰其數若緦父之父推之往也其服若期祖之祖推之來也生孫女雖適人不降何曰亦猶夫曾孫女之于曾祖也豈孫女遇服高祖古今之所難得者也惡乎而可降傳不見高祖或仍曾祖也

爲繼父先同居今不同居者何曰當其同居由彼祀先也當其不同居則我祀先也當其不同居不忘其由彼祀先也故齊衰三月其雖同居兩有大功以上親者何亦以齊衰三月曰不敢以他人之尌

加期親也仁叙重義次之財爲輕齊衰三月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即葛九
月未無受之服則古之喪未成人者也傳曰喪成
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
樛垂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
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
服之殤以日易月殤而不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
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是服叔父之長殤中
殤及姑姊妹昆弟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適孫之
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公爲適子大夫

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
七月不纓絰升間傳曰大功布九升三不食 不
食醯醬寢有席其哭三曲而偯三月不御于內司
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
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其凶服亦如之註謂天子諸侯惟有齊斬卿以下
有大功士以下弁加緦也今大夫以下期年之服
行之者有矣未有行功衰者也士以下行功衰者
有矣未有行緦麻者也夫期功不廢絲竹自胥謝
安始也

爲同堂兄弟及姊妹在室者何曰降[illegible]之兄弟姊妹
也爲姑及姊妹及兄弟之女適人者及爲女適人
者何曰出也出則有[illegible]我而爲之期者矣我而期
之是奪人之喪也女[illegible]兄弟之女及姑姊妹皆同
何曰上體乎祖下體[illegible]父皆一體也遽別焉是教
之二親也古者君爲[illegible]姊妹女子子之嫁于國君者
亦大功傳曰尊同則[illegible]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
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
祖諸侯此自卑別于尊者也君公子之子孫有封
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

于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昆弟封君之子
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
君之所爲服之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
敢服也故古者雖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
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亦大功其爲
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則小功爲
衆子婦何曰降嫡長子婦也爲兄弟之子之婦何
曰猶衆子婦也古者皆小功祖爲衆孫又孫女在
室者何曰降孫也
婦人爲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兄弟之子婦兄弟之

女適人者上何不從夫下何以從夫也曰上焉者
夫之所尊也下焉者夫之所親也夫之所尊先我
而有者也我自外入也可降夫之所親後我而有
者也彼自內出也可不降也爲兄弟之子爲人後
者何曰亦猶夫女及兄弟之女適人也蓋有爲之
期年者矣然猶不忍忘兄弟之戚焉是以大功則
我庶子爲人後者其亦猶是夫女出嫁爲世叔父
母爲兄弟及兄弟之子爲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
室家何曰出也不敢以在室之服服之不敢以在
室之服服之者從夫也

爲後者爲其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何曰既期乎所
後者之兄弟姑姊妹則先兄弟姑姊妹有代我而
期者矣我而期之是謂人之喪也故爲之大功其
妻爲夫之先父母何曰夫之所降妻亦不敢不降
也夫降而期妻降而大功然則何以不從期由父
所後父母者妻也則又降焉耳故于夫之先兄弟
姑姊妹又無服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三月卽葛五月古者又有繐衰
裳牡麻絰既葬除之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也其
澡麻帶絰五月者則爲叔父及昆弟及嫡孫之下
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婦人爲夫之叔父之
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
下殤爲姪庶孫又夫婦人之長殤也問傳小功緦
麻再不食始死不飲醴酒寢有牀又曰比葬食肉
飲酒不與人樂之其衰十升至十有二升
爲曾祖父母及從祖祖姑在室同堂伯叔父母及堂
姑在室爲再從兄弟及再從姊妹在室及堂姊妹
適人者爲同堂兄弟之子子之女在室者爲嫡孫
婦及孫女適人及兄弟之孫之孫女在室者何曰

此曾祖之服也自祖而降也曾祖之服五月故同
曾祖者皆小功也夫從祖父祖則曾祖之子也堂
叔父母則從祖之子也再從兄弟則同堂伯叔父
母之子也皆自曾祖而出也故今再從兄弟及其
身不及其子其身同曾祖也於從兄弟及其子不
及其孫其子同曾祖也于兄弟及其孫不及曾孫
其孫同曾祖也故小功之服上及于祖之兄弟不
及于孫之從兄弟上及于祖之兄弟同曾祖也下
及于孫之從兄弟則吾從祖亦猶同曾祖也故曰
曾祖之服也姑姊妹女子子猶父夫也其輕也及

其室其重也及其嫁爲兄弟之妻何曰兄弟之子
且期年況其妻乎兄弟之孫且小功況其祖乎古
者娣叔無服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
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
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
乎夫雖然然非所以兄弟也故典爲兄弟之妻小
功以義制也
婦人爲夫之兄弟及夫兄弟之妻何以皆小功曰婦
人之道恩重于內義輕于外陰陽之義也陰不可
以兼外也故丈夫爲兄弟期年爲兄弟之妻小功

婦人則于期年者降于小功者不降也爲夫之姑
姊妹在室及夫兄弟之孫之孫女在室及夫同堂
兄弟之子之子女在室何以皆小功也曰夫之姑
姊妹猶夫之兄弟夫之兄弟之孫同堂兄弟之子
猶己之子孫也故小功者不降期年者降也則何
以小功者皆不降也曰於其兄弟之妻有娣姒之
道焉於其兄弟之孫同堂兄弟之子有父母之道
焉故皆不降也故傳曰娣姒相與居室中則生小
功之焉故同堂兄弟及緦麻其子女反小功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適人者何曰爲所後者之姑

姊妹降也所後者之姑姊妹之適人也爲之大功
則姑姊妹之適人也可小功矣
爲外祖父母何曰母之父母也雖欲期年而不可得
也故爲之小功然則何以不大功乎曰外親之服
皆緦麻也雖小功也爲尊加矣母之兄弟姊妹何
以亦小功也曰子夏曰以名加也夫名之曰舅曰
姨猶從母也猶從母也其尊固矣故不敢以緦也
也記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從母舅無服非爲
後者爲君母之父母從母如邪人爲同母異父之
兄弟姊妹何曰猶再從兄弟姊妹也以同母則可

期以異父則可免以同母而異父則期可降也異
父而同母則免可升也異父不足以一降也同母
不足以一升也故爲之小功
爲姊妹之子何曰報也彼以吾爲舅矣吾安得不爲
之甥服古者相爲緦
緦麻三月古者緦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
布曰緦古者小功緦麻容貌可也古者童子雖當
室緦爲族孫之中殤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從
父之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從母
之長殤從父昆弟之子之孫之長殤皆緦註首經

三寸腰經二寸幾今之齊衰之經矣
爲族曾祖父母族伯叔祖父母族父母族兄弟及族曾祖姑族姊妹皆在室及從祖祖姑從祖姊妹之出嫁者爲同堂兄弟之妻之子之婦之女適人之孫之孫女在室及已之曾孫玄孫爲再從兄弟之子爲兄弟孫之婦之孫女適人之曾孫何以皆緦麻也曰此高祖之服也自曾祖而降也高祖之服三月故同高祖者皆緦麻也夫族曾祖父母卽從曾祖父母高祖之子也族伯叔祖父母卽再從祖父母族曾祖之子也族父母卽三從父母族伯叔

父母之子也族兄弟卽三從兄弟族父母之子也皆出于高祖也故於三從兄弟及其身不及其子其子比吾子非同高祖也於再從兄弟及其子不及其孫其孫比吾孫非同高祖也于兄弟及其曾孫不及其玄孫其玄孫比吾玄孫不同高祖也故緦麻之服上及于曾祖之兄弟下及于曾孫之從兄弟上及于曾祖之兄弟同高祖也下及于曾孫之從兄弟則吾卽其從曾祖自彼視之亦猶同高祖也故曰高祖之服也姑姊妹女子子猶丈夫也其輕者及其在室其重者及其出嫁也曾孫玄孫以皆緦麻乎以卑略也玄孫不可以不之服也故亦緦不可復降爾也

婦人爲夫之曾祖高祖父母何以皆緦麻也曰遠略也婦人自舅姑于上皆降於丈夫故于祖既降爲大功則曾祖不可不降也高祖復降則無服故曾祖高祖皆緦也上及于夫之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不及從曾祖再從祖父母下及其夫之再從兄弟之子以下何也曰婦人之道恩重於下義輕於上陰陽之義也陰不可以乘上也故其上也於夫之小功者且降況緦麻乎其下也有妣道焉則不

可降也故於夫之外祖父母及舅及姨及從祖祖姑從祖姑在室及同堂兄弟皆緦者猶降其祖之義也

爲乳母何曰子亙各曰以名服也何謂也曰既爲乳母矣則不可以[illegible]服也

爲舅之子姑之子從姨之子者何曰從父母也是故從父則及其表兄弟從母則及其內兄弟舅姨母兄弟之在內者也姑父兄弟之在外者也

爲外孫男女及其婦何曰報也視已之孫則降三等矣

爲甥婦何曰亦報之也然視巳之子婦亦降三等矣

爲妻之父母何曰降母之父母也妻亡別娶及妻母雖嫁出亦猶服之者何曰亦降毋也故毋出則爲繼母之黨服不爲其母之黨服毋死則爲母之黨服不爲繼母之黨服夫母之黨制于父妻之黨制于巳也

爲壻何曰報也以緦報緦不亦重乎曰無緦則無服古者迭爲賓主

女出嫁爲本宗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祖姑從祖姑在室及同堂兄弟之子女同堂姊妹之出嫁者何曰降兄弟也降兄弟則上不及其從父母之祖下不及其從兄弟之孫

爲人後者爲本生外祖父母何曰有所後者之外祖父母之小功也故爲外祖父母緦蓋有代爲之小功者矣

涇野先生禮問卷之一 終

涇野先生禮問卷之二

喪問

光祖問孝子在初喪水漿不入口者何故止於三日也先生曰節也不及乎是日忘死也過乎是日者滅生也故子思以曾子爲不然

光祖問禮曰居喪讀喪禮若三年問奔喪喪服記雜記問傳諸篇平居不可讀乎若不讀何以見古人之行與制禮者之心歟先生曰孝子讀此未免起不忍之心故耳故伊川喪母而後喪禮熟

實問數七而奠古乎先生曰非古也然自唐宋以來未之有改也故生聞七七禮死不七七奠非所以安死效生也且夫同姓有宗人焉同姓有戚人焉同邑有黨人焉同遊有友人焉皆期七而一奠也數七而奠亦所以聯民厚俗也

端溪子問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與所謂是日哭則不歌未嘗不嘆聖人心也只是出於自然至誠惻怛作聖之基也王子亦曰哭死而哀非爲生嗚呼風俗日漓禮教日壞往往臨喪不哀甚至父毋之喪亦恬然如平時也曰習俗成雖賢者亦改其初心有道者宜振之耳

先祖曰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此夫子萬世之教也近
見都城大邑于初喪之時親朋携酒肴及歌者甚
自晝達旦之宴謂之伴喪敢問此果成風而難變
抑變之者無其人耶先生曰嗚呼悲哉俗也惟有
以生爲憂者矣故有以死爲樂者矣又曰民不知
生故不知死則豈民之罪哉

問少師奉子哭踊先生曰其責甚重少有不謹不如
不又之爲愈諸侯適天子及相見告奠祖禰俱至
見

揚州有五士謁先生中間有斬衰者問太極剛柔先
生曰只在目前不高遠也如居喪未葬讀喪禮既
葬讀祭禮便是太極剛柔不涉于虛無矣後其人
杜門守禮以終喪

葬問

朝疑葬先輕而後重謂先葬母後葬父葬事似不情
如何先生曰古者不合葬其用此禮與

介送蜀若先生之葬偕行之人有欲由徑者介曰送
葬不由徑或曰呂仲止復生矣介曰正念仲止不
忍背也先生聞之曰亦有此志乎

朝問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
事夫既聞喪即當致事于君如之何待殯葬後方
致事也曰此禮之善者也初聞喪時只以哀親爲
重將他事皆不理矣待殯然後致事于君也又何妨

朝邑王夔舜臣父卒有遺命欲停尸以待繼母之終
然後合葬先生曰從親一言而暴親尸於久遠不
可古人嘗有從治命而不從亂命者矣且待繼母
之終也是又何心哉

希古問門人葬孔子用三代之禮豈孔子本心邪先
生曰然孔子曰縱不得大葬寧死于道路乎但門
人尊孔子難以孔子本心論也辟如周人追王大

王王季亦然在亶父季歷則無此心在文王武王
則有此理

先生謂馬伯循曰外曾祖宋公之德耕未之今見也
聞諸長老曰公之爲書生采薪養親面無戚容教
授藩府藩王謂默禀度焉曰真吾師也及其垂歿
也墓位當絕穴于弟請易之公曰王兄弟曰人當
誰易也卒定焉此與曾子易簀亦近哉馬子曰理
聞諸王太師端毅公評西安人物矣此宋公於漾
毛長伏生

嘗問葬速執事之客用酒肉乎先生曰然不以哀而

至者酒肉可也迎會葬之客用酒肉乎曰不可歟

也然則程子陷人于惡之說非歟曰程子道廣

石希孟問人於父母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何以處之先生曰古之人有行之者江革行傭以供母董永賣身以葬父未爲無養無葬也

廬墓問

曲沃楊和曰友有娶妻于他縣者女在途而友之母死如之何先生曰女奔喪而不返夫則居廬於喪而婚禮也今子之友奚爲也曰婦居喪於室夫居廬于墓曰善哉可與幾禮矣

光祖問父母或有先亡者爲子欲廬墓盡心于死者而生者又不能養當何如以處之先生曰廬墓非古也父先亡廬之可也母先亡廬之不可也

濫問

威問衣服之制先生曰古人制物無一物不寓道也如制冠則有冠之道制衣則有衣之道制鞋履則有鞋履之道人服此而思其理則邪僻之心無自而入矣故曰衣有深衣其意深遠履有約綦以爲行戒故夫子曰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諸生今日之學雖一衣解結亦要存念務時

時有所見方可謂濡目皆忠信篤敬也

唐希古問申生待烹之事人議其未免陷父於惡如之何先生曰晉獻公溺於驪姬元則惡人耳申生不逃待烹雖若過乎中庸其心則合乎天理之公也故謂之恭世子若再議之是世之逆命不死者却善矣又曰除是申生道與舜同處再有處耳

戴翁問申生待烹未得爲盡善先生曰逕林甚學有言顏子以一簞食供親而親不以爲薄以一瓢飲供親而親不以爲菲是以顏子方能樂也亦猶顏子能諭親于道故能如此耳然則申生平日諭親

於道處亦恐未如舜乎汪三山曰申生之生未盡善其死亦未盡善曰今且取其恭耳

張伊問謚法先生曰後世可爲大易矣其胡能沮勸邪故凡爲翰林者累官至師保皆謚文他官雖或經天緯地邪謚焉凡爲將領者累官至侯伯皆謚武他官雖或運籌決策不論焉不有後日之公論則王安石朱元晦之皆文公也誰其辨之哉

河東書院記成張子仲脩曰儀禮之文復見於世矣曰吾將使諸生循此而求先生之實非敢徒摘文爾也

權用言間閣之苦風俗之害曰里老之不選德小學
之不選師鄉飲之不選賢欲以安民而善俗吾未
見其有日也何其已細乎平天下亦循是也
諸問周禮先生曰即孔子之答諸弟子耳何謂也曰
天以一氣化生萬物聖人以一貫曲成群賢王者
以一理分統衆職其義一也夫周禮行天下無窮
民
西里子曰今小學不選師鄉飲不選德尋將爲有司
欲一更之則怨謗聿興柰何曰易不云乎已日乃
革之夫我之道未信于民而遽更張豈惟俗怨謗

哉故君子脩身以論政政端而民自化如有未順
者更之亦不爲異矣
端溪子問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樂無聲而天下和
其五帝之事乎三王而下涉乎迹矣後世至禮壞
而民無所措手足至樂崩而民之怨咨生焉而欲
至治太和難乎曰只是箇仁則難故孟子曰惟仁
者宜在高位
光祖問有爲人子者常以仁義之言陳於父母猶有
傷風敗俗之爲不知更有何道以事之耶先生曰
雖則仁義之言其作用亦當有法不然則爲非仁

之仁非義之義難以諭之于道
學者當看禮記便要習而行之則邪僻之心無自而
入矣張子亦曰習禮養浩然之氣
先生曰禮也者束人筋骸固人肌膚詩書是格言如
如何不格物如何不致知格致工夫在禮上乃有
安頓處也然又要忠信忠信禮之本也無本不立
無文不行
先生謂希古曰讀禮可將古之典禮與今之典禮比
合昔孔子學三代禮惟從周焉即博學約禮也應
德問月令甚瑣碎不可看希古說歷歷可行先生

曰只如尚書撫于五辰庶績其凝便好若十二月
便難行矣又如劉向云某事應某事失反使人君
不信其言
官問君子不教子周公則撻伯禽孔子則訓伯魚周
公孔子非歟先生曰此孟子因責善之事而說之
激也古之聖人自胎妊及食食能言已教之矣子
之不教是愈蹤不慈也故教則可責善則不可責
善非教歟曰教有養之之道責善有服之之道若
周公之撻伯禽則爲成王也
詔問儀禮曰此先生經世之書此禮之廢于後世久

矣學者不可不講而習之如冠婚祭射諸篇既講

究之尤當習演其事方能行之非惟檢束身心宛

然可復見先生時景象故常語學者當先學禮也

詔問周禮王制何以不同曰自平王至秦漢間已三

四百年漢儒記認失貞河間獻王雖購求遺書其

間或有欽失者或漢儒以意補之故有不同若孟

子班爵祿之制則已曰未聞其詳矣

摽問宋宣公傳位于穆公穆公傳位于殤公其事是

乎曰公羊所謂君子大居正或不可以立嫡之事

泥之也古人有行之而善者堯舜也有行而不善

者燕噲子之也堯於他人且傳之位況其弟乎只

看所傳之賢否何如耳弟賢則舍子而立弟子賢

則舍弟而立子要之不可為典常耳若漢高帝舍

惠帝而立文帝則必無呂氏之禍吳壽夢之事若

以立嫡為主則諸樊可也若以立賢為主則季札

可也若欲傳于諸樊以次及札使餘祭諸人皆各

求年則將相去百餘年然後及札是札終不得傳

矣文王不傳于伯邑考而傳于武王未必非正也

問春秋書季札來聘而不書公子者其亦以季子

之讓為不中乎曰非也春秋之法在夷則去之故

其君多不得書季札其臣也而書之賢之也蓋以

不書公子者在夷也又問季札之才近伯夷何如

曰然札賢者也觀其葬子于嬴博之間又問樂於

魯皆是未易及也又問相傳孔子十字碑真否曰

此字有古意若非漢人筆先生命諸生習禮曰上

東階則先右足上西階則先左足又又手出言則

總是存心處耳

端溪子問老子有言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然則必見

欲而亂乎夫使吾心有主其能亂否乎必若吾夫

子所謂非禮勿視聽云然者然後為無弊耳曰人

於非禮耳目雖勿視聽而心中不忘則亦亂耳不

知端溪子將何以為勿也

先生謂桑子兼善曰古之聖人說禮樂者莫如孔子

故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又曰禮云樂云玉帛鍾

鼓云乎哉然則鍾鼓玉帛亦可廢乎曰有廢之而

用者有用之而廢者故世治矣無此不足為甚損

世亂矣有此不足為甚益故君子探其本

光祖曰周禮林孝存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以為

六國陰謀之書或謂劉歆附益佐王莽者朱子曰

規模皆是周公做但言語是他人做斯數說者敢

問何家爲的乎先生曰朱子言是也但云言語是
他人做恐不然非周公不能有此筆力也細玩之
如畫工然物物而得所試體之如治家然人人而
遂欲必君臣一德者斯能舉而措之耳林氏何氏
諸說將無有見于新莽宇文周輩之爲者而立論
乎又曰縱有差繆處則周人後世之損益也如大
明會典據今變例者亦多矣
問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夫子則以公儀仲子立
孫爲是如何曰立嫡的事是常經文王舍伯邑考
而立武王立德也堯舜之子苟可繼又何必尋取

舜禹他人且立之況其子乎惟子是丹朱商均故立
德夫子所言立孫亦據其子孫不相上下者言之耳
江西有五人來見先生謂之曰若等爲實學動靜當以
禮也一人對曰是橫渠以禮教人乎先生曰不特張
子耳曾子亦然雖孔子亦曰非禮勿視爲國以禮也
先生曰教諸君學禮猶堤坊之于水也若人無禮以
堤坊其身則滿腔一團私意縱橫四出矣
儀禮就東西南北調一兩箇字多少委曲是謂之至
文非聖人不能作也
衣服飲食皆要見道理在故無時非禮則非僻之心
無自而入大器問禮可以義起曰固是要合人心
謝以中曰禮可以義起狐求郭答之甚好曰協諸
義而協則可不協諸義而協則亦可乎
問月令朱子嘗以夏月非周月者何曰周月總是夏
月古人改正不改月如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
十二月爲首未嘗改十二月爲正月也如周改十
一月爲正月則春當爲冬夏當爲春四時亦不定
矣此豈可改者乎故春王正月春秋則從正月記
起以見從夏時耳胡氏程子皆以爲周正至其後
來所記之事皆易其日月此豈聖人之信史耶

問禮樂可分否先生曰不可分禮樂乃行道之器物
也道不過五倫惟禮樂能敘之如一吏部每朝高
聲問安父母方寢心不安是一于禮而失其和敬
處有一秀才父子嘻嘻甚至嘲戲是失其禮而一
于和禮勝則離樂勝則流如司馬温公事兄因寒
問衣得無薄乎隨特致問不驚人駭俗藹然可愛
易中孚豚魚吉程明道對神宗云陛下柰何輕天
下士乎此言何等從容不迫何城又問後世君臣
但見其禮而不見其和和可復行否先生曰只遇
主於巷納約自牖信而後諫便是和意也

栖入學儀 栖郎

弘治壬戌兄業太學父命栖隨之就學于京師師事馬伯循先生先期一日兄晨興冠褒衣紳盥洗詣先生再拜曰柟有弟栖蠢愚罔知有志也願灑掃于門下先生曰理不敏不足以範栖敢辭柟曰先生志在及人寧棄栖先生曰吾子重有命敢不敬從兄再拜先生答拜乃出

厥明兄及栖皆冠褒衣紳盥洗命栖曰往事爾師如事父母夙夜無違命敬恭爾業栖再拜受命遂灑掃書堂設先師文宣王像于座北南面香案在其

前設菜于堂奧西階側設卓陳贄小雅及篋書在篋内篋在小雅南設洗于阼階側執事者倚夏楚于二門之内夏左告具兄再拜速先生曰日者辱諾誨栖矣謹卒以見先生冠褒衣紳曰理既與之矣願以見于先師兄在西階先生在阼階揖讓升堂就位栖立于門外北面皆再拜先生退盥于阼階詣香案跪釋菜俯伏興復位皆再拜兄揖先生于堂内西壁下東西北上栖在門外西階下有先入學者在其上皆東面執事者徹先師暨香案

栖及先入學者奉先生坐于堂上南面兄座在右栖奉贄如橋衡跪于階下曰小子栖無知願共灑掃先生曰予既與爾矣去爾幣升堂對曰栖不依于贄不敢見先生曰諾栖升堂奠幣于奧即位再拜退出門外先入學者北面立奉小雅歌鹿鳴皇華歌閔栖鼓篋升堂跪先生曰先師之教孝弟謹信有餘力則學文余及爾小子勗栖對曰敢不努力從以周旋俯伏興出取夏楚以升堂跪先生曰斯教之輔也爾克敬免之矣栖再拜出倚夏楚于堂側

兄遂延先生以三獻之禮設先生卓于堂西北南面

五蔬在内雞在蔬南豚膮豚胳在雞東羊若牛脯在雞若其外爲果果設主卓于堂東南北面僎席于堂東北南面介席于主西北面以秦子世觀爲僎寇子子惇介設壺罍斝爵在南設洗于門外阼階上執事者立于西階適詹兄揖先生及僎介就位兄降洗先生辭洗曰理不敏不足以習禮兄曰請受教于長者卒洗酌爵初獻東面再拜先生奠爵几上西面答再拜遂揖僎及介報揖卒爵降洗兄辭洗卒洗兄主受虛爵酌以再獻再拜先生奠爵答再拜卒爵降洗兄辭洗卒洗兄受酬西面再

拜先生奠爵于上荅再拜兄揖僎介卒爵降洗
酌以酢先生先生再拜兄奠爵荅再拜栖及先入
學者歌菁者莪卒爵樂闋降洗卒洗主受虛爵獻
介亦如之執事者承虛爵以倚壘兄揖先生及僎
介即席乃羞無筭爵有觶散皆用之既賓起兄再
拜賓荅拜明日兄再拜謝

渭陽公祭儀 朴記

渭陽公日昧爽而興盥洗設香案于中庭跪炷香瞻
天稽首三乃望
闕稽首三遂帥子弟興事以為常

月朔晨興盥洗如日禮焚神錢瞻天稽首三告曰某
月朔遂炷香于廟稽首四拜告曰某月朔其月半
亦如朔
元日前夕公冠纓衣紳盥洗設饌楮香燭于中堂又
設楮于枋側乃告于廟曰明日某年月元日孝玄
孫溥奉主于中堂執事者啓櫝出主置于中堂南
面如廟主人跪稽首炷香再拜執事者進饌于始
祖考妣一卓五味在內其南五菜脯醢外蔬五餅
若餃外醢黍中名果外餅盤饊次四若升脊肺胉
臑則內果若得異味皆在右觴在醯醬之間遂進

饌于高祖考妣曾祖考妣皆如始祖考妣酒茶香
燭之案則共之在其南主人就位率子弟再拜興
詣香案跪曰某年月日封翰林院脩撰孝玄孫溥
謹以蔬醴 致祭于始祖考義士府君始祖妣李
氏高祖考齊東府君高祖妣李氏曾祖考老人府
君曾祖妣高氏顯祖考總旗府君祖妣鄭氏顯考
處士府君顯妣魏氏劉氏曰維歲改易音容日遠
追慕罔極實用切懷敬陳菲奠尚饗其以嫡安人
宋氏子秀才栖俯酹酒稽首復位再拜闔門侑食
畢退寢鷄初鳴執事者盡長爇位皆一盂乃辭神

主人以下就位再拜遂焚楮酹酒豎湯又焚于初
前撤饌遂奉主如前入于廟炷香稽首以退北初
寅公盥洗冠纓衣紳設香案于庭中陳香燭果餅
神前率子弟瞻天跪曰某年月元日酹酒稽首三
乃望 闕稽首三乃身送香燭神錢于文宣王廟
及縣四街之廟皆稽首賀明公冠纓衣紳詣宗人
之尊長者及鄉黨戚黨之尊長者于其家然後受
子弟卑幼之拜若有縣大夫及庠師之禮則報拜
元宵公冠纓衣紳盥洗設卓于中庭瞻天炷香稽首
曰某年月元宵乃燃燈薦饊焚香稽首遂詣廟啓

櫝焚香再拜告曰某年月元宵具官孝玄孫溥薦
燈侑以餓再拜遂布燈于門戶竈井簋日入主于
櫝闔廟門
清明前一日公冠襚衣紳盥洗率子弟詣先塋設饌
于本土地及各塚皆一卓五蔬在内五醢外蔬醢
五餅若飯名果在其南盤饊子肆子弟告設具公
率子弟詣土地再拜炷香酹酒曰某年月日具官
呂溥敢告于本塋土地之神曰節屆清明凡我先
人皆神是依式是薦奠尚嚮遂詣高祖妣李氏再
拜跪炷香酹酒曰某年月日具官孝孫溥謹瞻拜
丘墓實切怵惕尚嚮焚楮拜遂詣曾祖考妣祖考
妣皆如初祝辭孫上攺稱曾攺曾稱元遂西過縣
丞先叔先嬸祝曰姪溥謹以時禮附獻再拜酹酒
焚楮遂北祭掃于新塋考妣如祭祖考妣儀祝攺
孫稱子禮土地如先塋乃命子弟祭掃于殯安人
宋氏及子秀才栖明日遂祭于本攺原之遠塋皆
如初
端午公冠襚衣紳盥洗詣廟子弟啓櫝出主跪炷香
再拜薦角黍新蔬果祝曰節屆端陽天道極泰具
官玄孫溥謹以蔬果告虔酹酒焚楮再拜子弟入

主于櫝闔廟門
六月六日公盥洗命子弟奠湯焚楮于先塋諸墓不
設饌祝曰天道亢陽孫某謹奠湯茶
七月望日既夕公冠襚衣紳盥洗詣廟設楮又設于
初側子弟啓櫝出主公跪炷香再拜薦麻穀蔬果
祝曰時屆新秋稼穡可望玄孫溥謹以穡事告虔
餘如端午
重陽公冠襚衣紳盥洗詣廟子弟啓櫝出主公跪炷
香再拜薦糕新蔬果祝曰節屆重陽時序屢易玄
孫溥謹以糕果告虔餘如七月望
十月朔既如七月望公薦餛飩新蔬果祝曰時屆孟
冬霜露既降實切悽愴玄孫某謹以蔬果告虔餘
同七月望加寒衣
長至既夕如十月朔雞初鳴薦長麪祝曰惟茲長至
天道攸始謹以蔬果告虔餘同十月朔
柟授官公聞報之明日盥洗望
闕稽首乃詣廟跪曰年月日孝玄孫溥敢昭告于
始祖考妣曾祖考妣祖考妣顯考妣曰蒙庇積德
惟爾來孫柟于今年戊辰三月叨捷及第授官脩
撰所賴盡忠報　國惟神陰相之乃入柟在告病間

公選日晨興冠襈衣紳盥洗率柟及宗人及子弟
詣祭于奉政原之先塋祝曰年月日孝遠孫湧蒙
庇積德有子柟叨進士及第授官脩撰謹率以見
所願盡忠報　國惟神陰相之獻諸墓其禮同皆
用祝卒以牲享宗人其受封也告廟祭墓皆如初
辭曰蒙庇積德因子柟受有
恩封如其官何以報　國惟神陰相之無忝我先
德

安人宋氏焚黃儀　從祈張雲霄編

焚黃主人受命于父渭陽公有期設帷于塚次先日
主人沐浴齋戒居外寢戒諸兄弟及執事厥明晨
興冠襈衣紳盥洗告廟請主于廳事焚香再拜遂
召執事者設五案勑命謄黃各一匳同案翟冠袍
帶各一匳同案設饌案于特羊之内五蔬在内脯
醢外蔬五敦外醢五餅南敦盤饊夾肆筭托香合
楮燭同案在特羊之先無特羊則有鼎俎執事者
告設具樂作導案柟及兄弟諸執事盛而從以詣
墓執事以次陳于羨道左祝召序立再拜樂二祝
以主人詣香案跪主人炷香酹酒樂止右祝告曰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五月癸丑朔越二十日乙

丑孝子翰林院脩撰吕柟敢昭告于顯妣宋氏之
靈曰柟承慈訓竊祿于朝仰荷
皇仁推恩所生乃正德八年二月初一日
勑贈妣爲安人惟是音容日遠追養靡從祇奉命
書悲喜交集敬録以焚實增哀殞謹以酒果暨冠
服用寫虔告左祝召宣贈安人制辭宣訖左祝召
俯伏召焚黃暨袍卒焚再拜樂作執事者徹饌樂
作迎冠帶返
勑命在先復于廳事二祝啓櫝出主左祝召再拜
二祝以柟詣香案跪炷香樂止右祝告曰年月日
孝子具官柟敢昭告于顯妣安人宋氏之靈曰邇
者獲有恩贈旁求慈靈亦既告諸墓矣惟是神主
未更是用謹請改題並以衣冠奉祀俯伏興宗人
置主于案題訖宗人奉主于座左祝召降神樂作
再拜二祝遂以主人詣案跪炷香酹酒俯伏興復
位再拜樂止宗人奉主入于廟櫝主遂燕兄弟執
事者于廳事再拜而謝之

渭陽公喪儀　從祈張雲霄編

正德丙子十一年五月丙申十六日之夕渭陽公病
革先疾作召匠作楸棺漆命弟子曰歿即棺殯吾

畏暑與蠅蚋無出三月濕華公命左右承揃去垢
易裏衣襪屨勿履襲重左右遂不作垼取潘于鑊
沃巾沐面目櫛髮組繪仍笄纚巾烏紗汲架奠巾
有纓無緌拒手足以又巾著新裏衣襪屨皆繶純
無絇乃加纊衣短裳一襲衣有者惣綾服一稱鞠
紵服一稱裳爲于衣皆不二袝加六品服公服赤
紵一稱有紳已繫紳搢手以帕兄弟諸男皆歛泣
扶體諸婦歛泣候于帳外左右請後事公命長子
男柟曰竭力以報　國命長女劉婦曰爲兒女無
締于不絜之姻命長孫田曰力讀經書左右請家

事曰先命之矣他請事皆不命乃遷于中堂牀上
爲縞既絕男女各以其生稱而復乃哭祝以左右
舁尸寢于地主人被髮徒跣擗踊號啼馮尸于東
諸凡弟如主人在其南皆西面主婦諸婦改服髽
哭于尸西少北有薇宗人戚人里人友人皆拜哭
祝奠脯醢醴酒于左腢既幠面以纊若帛瑱亦以
纊乃布絞縮二橫三皆析其末布衾于絞上布
絞紟于衾上乃歛不束絞不歛面于中堂去牀槐
輁遷地三寸棺內藉以栢香黏灰厚二寸幠以絲
紗正棺乃入左右實髮餘于棺隅主人以下括髮

馮踊擗號婦人髽既祝舁蓋蓋棺不丁析外圍以
新壤沃水于壤其下泄主人兄弟馮踊無算祝設
椸障以匹帛于棺前椸前結帛于椅藉以襲衣以
代重書銘于赤紵廣終幅長七尺曰明封翰林院
脩撰呂公之柩立于帛左有尉執事者設奠香中
卓燭夾香長燈內香五果左右燈鼎俎脯醢內果
五蔬內醯醢內麪盂酒茶與麪列醯醬麪此帛之
凡脊脇胉臑皆升鼎素俎有折體脯薦木盛以代
籩醓薦錫磁以代豆楮盆藉地外卓瀕夕宗人戚
人男女皆至執事者致免髽主人兄弟號擗稽顙

拜男賓于堂下主婦稽顙拜女賓于內既夕宗人
奠酒炷香執事者焚楮主人以下皆哭踊男賓堂
外北面跪哭親者適前尊者立哭女賓立哭于主
婦諸婦之後既主人兄弟號擗稽顙拜謝于堂下
還擗踊號啼

越明日朝奠如夕奠以爲常奠饌不變或以粲其午
奠惟親子弟舉是日也二祝設靈牀于柩東北墉
下南面衾裀枕簪具有帷椸盥在其前懸裳衣于
椸上冠紳設于東卓適牀西面越三日朝奠既設
祝以主人稽顙告曰某年月日孤子脩撰柟敢告

顯父渭陽公之靈曰不肖罪惡深重禍延吾父
控訴靡所祇奉遺言即日徹斂三日棺殯灸烝蝠
蚋庶幾祛除無復見面五内崩潰謹告遂號啼擗
無筭執事者丁棺漆會以靴作肂乃殯周塗塹下
泄沃土匝禮既乃作奠
越四日主人兄弟皆斬衰竹杖菅屨于堂下主婦諸
婦斬衰于室執事者致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之服
于宗人遂朝奠
是日也主人兄弟始饘湯粥寢苫枕塊不脱絰帶
殯側哭無時

越六日祝以執事者設奠二几有盤饊糕食在果外
皆五列肉俎脯醢内果正脊者首在中豚胉在東
羊鷄魚腊在西左右以離肝離肺脊内五餅五敦
内餅粟中黍稷稻以東西五蔬内要五味内蔬醬
中酒茶香燭之案在其前祝以主人稽顙告曰年
月日孤子具官柟敢告于顯父渭陽公之靈曰日
月不居奄及七日控訴靡獲祇從今俗衰羞七奠
心神糜碎尚饗遂號啼擗踊無筭執事者焚楮
比午奠宗人戚人黨人女人薦香楮烝盤于柩前皆
再拜主人稽顙答拜與稽顙拜謝賓答拜司賓者

飯賓于其所司書者書名氏物楮于藉賓既飯且
集復拜于柩前曰年月日某等謹以薄薦敢昭告
于封君渭陽先生之柩曰是日首七某等忝與戚
黨交遊無任哀悼尚饗主人稽顙答拜執事者焚
楮主人號擗跪哭賓皆跪哭女賓同主婦諸婦哭
于殯西帷後賓興主人號擗稽顙謝賓于堂下自
是宗人戚人能朝夕哭奠主人惟罷午奠其哭仍
無時二七五七七七皆如七二七四七六七主人
及齊功之戚亦十奠
三月卜葬有期先期卜日作壙于祖塋之昭位日至

期奠既終祝以主人詣殯稽顙曰正德十一年六
月甲寅孤子具官柟敢告于顯父渭陽公曰遵守
存言葬于祖塋昭位合妣安人宋氏仍以季弟生
員柟附兹往作壙不勝哀痛謹告稽顙再拜至塋
祝以執事者設奠于本塋土地之神及祖家香酒
果蔬肉俎以脯醢餅具左祝以主人及兄弟宗
人再拜右祝以主人詣香案炷香奠酒跪祝曰年
月日孤子具官柟謹以庶羞敢告于本塋土地之
神曰謹卜七月九日泉奉顯父
勅封脩撰渭陽呂公顯妣

勑賜安人宋氏合葬于祖塋昭位以季弟增廣生員呂栖附令茲作壙神其庇祜俾無後艱稽顙與復位左祝以主人兄弟再拜焚神錢右祝卒禮左祝以主人稽顙再拜詣祖冢跪炷香奠酒祝跪曰年月日具官孤孫柟謹以庶羞敢告于顯祖考處士府君顯祖妣魏氏之靈曰茲日卜月哀奉顯父脩撰君顯妣安人宋氏合葬于前昭位附以季弟生員栖是日作壙畚鍤之聲驚震靈爽不勝哀懼謹具稽顙再拜遂奠告諸仲止之故冢右祝卒禮祝以主人兄弟南詣母故冢設奠如初稽顙再拜炷香奠酒祝曰年月日孤子具官柟謹以庶羞敢告于顯妣安人宋氏曰茲以協卜年月日奉葬奉迎顯父脩撰渭陽公于祖塋前昭位存受遺言合葬顯妣是日作壙不勝哀殞謹告稽顙再拜右祝卒禮祝以主人詣殯前稽顙跪曰已破土作壙不勝哀殞稽顙興土人作壙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鞔人作窔門室周護以灰沙合土之泥土五分之三灰五分之二沙五分之一有半杵築二尺乃實原壤亦沃水杵築掩初掘五寸崇七寸

乃作栢椁匠人獻材主人哭材

乃作誌石獲誌文詣于殯前主人號擗稽顙乃上石工人作明器下帳苞筲方相暨諸儀仗

宗人乃禮里人以一獻之禮使司執事爲柩帷于門外中街爲宮帷二于柩帷東西爲帷皆七人司賓二十人司貨五人司書二人司具饌者四十人司亭輿十人司蒐馬二人禮儒士以再獻之禮使司儀左右祝名一人二祝二人司迎母柩之奠二人司啓殯乃軷祖之奠二人司祖奠一人司遣奠二人司召設儀仗一人司窆二人司祝本塋土地及題主二人司盥洗二人司三虞者十人皆前人互爲之禮冢士之師以一獻使教振鐸者八童挽歌者二十童歌薤露蒿里蓼莪之篇禮鄉大夫士以再獻之禮以應賓有冠爵者至則應之左賓帷三人右賓帷三人凡禮賓主人皆稽顙再拜禮役夫一食以應役舉二柩二十六人執翣各六人執銘旌各一人執功布各一人舉冠帶玄纁輿四人舉苞筲罌輿四人舉下帳輿四人舉明器輿四人舉二椁三十人舉志卑三人舉駝馬諸儀仗二十五人舉執事僕阜八人舉奠卓香案六人執紙百有二十人食工十二人以一食擊鼓二人爲方相及

舉者十人禮宗人之才者四人以一獻使設靈帷于壙左邇南南面柩帷在壙南面上賓帷在墓南東偏次賓帷在其左皆布席茶尉在墓西賓至則具獻

瀕葬二日宗人設帷于毋家西偏南面設帷于呂仲止之家東偏南面啓冢瀕見櫬主人兄弟詣殯前稽顙告而出辭曰迎毋柩于帷廳以先侯乃仍服戴親柩衣衾翟冠旣靈輿銘旌功布及奠徒跣以往從以媼祝先婁人從鐸人從宗人分詣仲止冢至所見柩主人兄弟哭踊祝止哭主人及親媼執事者布布絞于壙底縮二橫五布布衾于絞上脫舊棺舁于衾上纊面乃飲執事者于出于帷下親媼襲衣及履乃加帛衣細裳纊著稱綾衣布裳一稱葱紵衣綠紵裳一稱安人公服赤紵一稱有紳乃加翟冠幠以赤紵夷衾女襚衣實于空蓋柩祝以功布飾柩一池紐三乘無具設奠于夷牀前祝以主人稽顙再拜右祝以主人盥洗詣案前炷香酹酒跪祝執版出主人之右曰年月日孤子具官柟謹以庶羞敢告于顯妣安人宋氏之柩曰柟將以月日塟顯父脩撰渭陽公于祖塋昭位奉啓顯妣合葬前月四日已告諸墓矣茲者剖土收骨心神糜碎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誰其歸咎茲謹舁歸式從父柩伏惟尚嚮俯伏興祝以主人降稽顙再拜焚楮號擗左祝卒禮主人號啼載柩以行功布先銘從翣人執翣以障柩鐸人振鐸二祝以宗人逆弟柩至則隨之儀如迎毋柩儀乃入于帷廳舁人告定婁銘功布如前列鐸人斂鐸執事者設奠如殯奠主人稽顙再拜焚楮哭踊右祝止哭主人反哭告舁事于殯前仍次殯側兄弟次于毋柩側比奠則入旣夕哭祝告啓期于賓陳饌如七奠東方之饌亦如之夷牀厥于殯宮階間二燭左右殯主人及諸丈夫衰絰在殯東婦人衰絰在殯後左祝以主人稽顙再拜右祝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二祝以主人盥洗詣案前跪炷香奠酒祝曰年月丙戌孤子具官柟謹以庶羞敢告于顯父脩撰渭陽公曰來日戊子將奉靈車往卽幽宅先事啓殯不勝哽絶謹告尚享主人兄弟稽顙再拜降祖哭踊婦人哭于後衆丈夫及諸婦人各哭于其位左祝取銘及靈置于階南止哭升夷牀于柩前乃啓殯主人以下哭拾踊左祝止哭祖拂柩

功布廾柩于夷牀祝跪曰今以吉辰遷柩敢告興
舁人乃遷柩功布先銘從靈從貟從柩從主人以
下襲哭從詣廟門先時宗人入廟啓櫝出主焚香
祝設靈于柩前西向取東方之饌貟之如初祝詣
廟中香案跪曰 年月日孤子具官柟于耒日戊子
葬父具官其命以妣安人宋氏于祖塋昭位附以
季弟生員栖是日祗奉柩車以見父也無復羞常
事矣不勝哀悰興詣柩前跪曰朝祖訖興主人以
下哭盡哀遂哭從鐸人入夾階振鐸翣人執翣以
蔽柩遷于帷廳如遷于祖夷牀在安人夷牀之左

並皆南向仲止夷牀在其後南向西偏鐸人斂鐸
翣人倚翣退祝正柩于兩楹間置靈如祝執事者
焚楮主人兄弟稽顙再拜哭盡哀止于柩前北面
婦人哭于後乃代哭奠如啓殯之奠親賓致賻奠
以名及物告諸靈有奠章二祝皆斂之主人稽顙
號擗拜送賓于門賓執事者歸賻奠于司貨司書
者揭而書之
明日有司請啓期祝告曰日側上人入祖乃載踊無
筭乃束柩卒束襲降右祝飾柩一池紐三采無貝
設披翣綃鼓人擊鼓歌祝召執事者設儀仗于帷

廳內及門外方相在先狂夫爲之執戈揚盾執事
隸人從志車從椁車從木主輿從筆石具明器輿
從下帳輿從筲從罌甒從冠帶玄纁輿從功布從
明從鼓人再擊鼓歌祝召執事者設祖奠七卓
器五爲肆肆二[illegible]醬丁初卓中左右以鹽椒
醓醢菹在醬先葱蒸菜菔次筍左右菹皆不會𪎊
敦五前韭黍中稷稻粱若粟以左右皆啓會二卓
以羊爲初正脊在中代脅左脊醓臑左脅右以肫
胳其骼脾腸胃皆不升豕亦如之離肝離肺左右
雉右魚鴨醢爲終肆雞中三卓之肆有四三麥及

米[illegible]餅皆五米先牟次麵次米次設糖食于三卓
之前色二行其次爲大糖食卓內以五果五牲內
果豕中左右以雞鵝魚皆牲湆六卓以小蜜食樹
盤七卓以大蜜食樹盤顯妣安人之奠亦如之季
弟仲止殺[illegible]凡其香燭茶醴特豕特羊之案則共
之在其南各祝以主人兄弟稽顙再拜二祝詣主
人于案前跪炷香奠酒左祝[illegible]告曰孤子具官柟
謹用今辰祗奉封公及母安人往即幽宅將舁靈
車神道紆迴帷以荒蔞無任哽絶尚享弟仲止配
祝興主人稽顙興二祝以主人降稽顙再拜焚楮

及帛哭踊二祝止哭親賓有後賻奠者受禮如前
及日側皷人三擊皷皷歇祝祖引靈輿于內門銘
次以靈作輿鐸人振鐸詣柩前翣人以翣障柩主
人以下皆哭踊禮祝以酒奠曰永遷之禮靈神不
留謹奉旋車式遵祖道尚享焚楮主人以下哭踊
昧爽皷人擊皷皷歇左命舁人加杠于夷牀遂召執
事者設遣奠徹祖奠之初卓二卓其餘設饌不改
卓左祝北向跪曰遷柩就轝敢告徹者入實諸笣
主人以下哭拾踊挽歌者接紼而俟行翣人障柩
鐸人振鐸主人載父夷牀宗人友人執紼披弟梓

載母夷牀毋黨丈夫執紼披婦人在後帳以行帷
內外各以其班祖哭踊祝止哭皷人擊皷皷歇左
祝召執事者各執其事紙先引竜馬次之執事隷
人次之諸儀仗次之皷人再擊皷皷歇乃行主人
兄弟從跣哭踊無筭靈車及墓入于靈帷執事者
設奠如朝夕奠須臾徹之柩至設于壙南脫載置
席上主人以下袒各就位憑柩哭踊婦人哭于行
帷主人拜賓有歸者則辭以歸乃窆棹先柩從左
右祝以主人入壙右祝以銘旌合幠于棹上冠帶
在銘上通首左祝以主人稽顙哭擗跪于柩前執

事者以玄纁授主人右祝受而納諸庫中翣人倚
于壙內柩旁下帳設于幽堂南向笣置在下帳南
明器析設于倉庫左祝告畢遂以主人稽顙再拜
與執事者扶出壙外哭踊裝役人掩壙杵築八尺
納志石又築左祝止主人哭乃請學師祀本堂土
地于墓東北先期執事者設奠具祝以學師再拜
盥洗詣案前跪炷香奠酒祝跪曰惟正德十一年
丙子秋七月庚辰朔初九日戊子
敕封翰林院脩撰呂某配
敕贈安人宋氏暨其子增廣生員呂栖窆茲幽宅

惟神是依神其庇祐永無後虞二祝以學師降再
拜右祝卒禮主人稽顙再拜謝學師酬以幣
執事者設卓筆右具左祝就木與衆本主左手捧趺
右手當趺微軒置于案二祝請縣大夫題主畢主
人稽顙再拜謝大夫酬以幣
左祝捧神主于靈輿藏靈帛于箱炷香酌酒遂以主
人兄弟稽顙再拜二祝詣主人于案前跪右祝執
板出于主人之右曰孤子具官柄敢昭告于顯考
敕封翰林院脩撰儒林郎渭陽公之靈曰形歸窀
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

是依踟躕翔逆進退如癡不勝哀殞二祝以主人
降稽顙再拜哭盡哀奉神主與既駕主人從哭如來
儀至家主人號啼擗踊左祝如式奉神主置于靈
座執事者焚楮祝止哭以主人稽顙再拜畢主人
拜賓送于大門外乃沐浴以俟虞執事者歸服丁
宗人戚人及祝
執事
是日初虞左祝召執事者設饌于東南如殷奠日中
執事者告設具右祝啓櫝出主主人入哭盡哀二
祝止哭降左祝以主人兄弟稽顙再拜遂召執事

者進饌執事者進羹俎脯醢五左祝召曰行初獻
禮二祝以主人盥洗詣靈前跪炷香酹酒以茅沙
左祝執版出于主人之右跪曰年月日孤子具官
柟昭告于顯考脩撰渭陽公之靈曰日月不處奄
及初虞夙興夜處哀痛如裂謹以潔牲庶羞粢盛
醴齊哀薦祫事尚饗左祝以主人俯伏興復位左
祝召執事者進饌執事者供五蔬及黍稷粟稻乃
行亞獻禮二祝以宗人之戚者詣靈前跪炷香酹
酒于茅沙俯伏興復位左祝召執事者進饌執事
者供五餅乃行終獻禮二祝以親賓人詣靈前如

亞獻復位左祝召曰侑食執事執注添酒主人以
下皆出祝闔戶主人立于門東西向卑幼丈夫在
其後重行北上左祝當戶北面噫歆乃啓戶主人
以下各就位主人詣靈座侍奠茶左祝告利成右祝
斂主匣之以主人辭神稽顙再拜左祝召焚楮主
人以下跪哭盡哀婦人哭于屏後興瘞冠帛自是
主人日焚香有新奠次于主前剛日再虞如初虞
曰哀薦虞事柔日三虞如再虞曰哀薦成事
葬之二日主人兄弟稽顙再拜踵門謝宗人戚人友
人鄉人之賻奠者三日主人兄弟復三于墓宗人

戚人皆薦香楮祝召執事者設奠卓于本塋土地
及各家新冢則有特牲執事者告設具左祝以主
人以下稽顙再拜二祝以主人盥洗詣土地案前
跪炷香酹酒祝跪曰年月日孤子具官柟謹以庶
羞敢告于本塋土地之神曰邇者柟奉葬父母及
弟于祖塋今[illegible]三月矣惟神是憑是依是用祈祐
于無窮尚享二祝以主人降再拜復位左祝召行
初獻禮二祝以主人詣新冢跪炷香酹酒祝跪曰
年月日孤子具官柟謹以庶羞敢告于顯考脩撰
渭陽公顯妣安人宋氏曰哀奉柩櫬葬此幽宅今

已三日矣號痛罔極無任哽絕祇從今俗哀羞復
三奠尚享俯伏興二祝以主人降左祝召行分
獻及亞獻禮畢二祝以主人詣新冢群祝以宗人及
戚人分詣祖冢二祖冢及仲止之冢皆炷香酹酒
俯伏興復位左祝召行三獻禮二祝以主人詣新
冢如亞獻復位執事者焚楮主人兄弟哭盡哀右
祝卒禮主人兄弟稽顙再拜以謝賓宗人邀賓于
家而食之是日後主人使執事者禮宗人戚人及
祝執事以一獻再獻之禮有歸俎
卒哭十日執事者陳奠如虞奠質明左祝啓櫝出主
主人以下皆入哭盡哀二祝止哭以主人降稽顙
再拜遂以主人盥洗奉魚肉及蔬果降左祝召行
初獻禮二祝以主人詣案前炷香酹酒于茅沙祝
跪曰年月日具官孤子柟敢告于顯考偹撰渭陽
公曰日月如矢奄及卒哭夙興夜處號痛不寧謹
列庶羞哀薦成事將來日隮附父于爾顯祖考總
旗府君尚饗俯伏興復位亞獻終獻侑食闔戶啓
戶辭神皆如虞自是主人日昧爽焚香稽顙有異
味則奠不拘朝夕哀至哭賓至哭疏食水飲不食
菜果寢席枕木居倚廬前以備其過朔望及俗節

主人以下哭奠或之墓
卒哭明日而祔祝設渭陽公之祖考妣位于廟中南
面設渭陽公位于廟中東南西向執事者設奠如
卒哭有二卓質明主人兄弟倚杖于階入詣靈座
前哭盡哀祝止哭乃變白服詣廟左祝抽簾啓櫝
奉顯祖考總旗府君顯祖妣鄭氏神主于座遂以
主人還詣靈座所哭祝奉渭陽公神主詣廟主人
兄弟哭從如從柩儀至門二祝止哭右祝啓櫝出
主置于位西向左祝召叙立參神主人兄弟皆再
拜及降神執事者進饌如虞左祝召行初獻禮二
祝以主人詣祖考妣前跪炷香酹酒左祝跪曰孝
曾孫具官柟謹以潔牲粢盛醴齊告于曾祖考總
旗府君曾祖妣鄭氏隮附爾孫
㓜封偹撰其尚享俯伏興祝以主人詣渭陽公位
跪炷香酹酒祝跪曰薦附事于顯考偹撰渭陽公
府君適于爾祖考總旗府君祖妣鄭氏尚享皆不
哭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皆如儀左祝納
祖考妣神主于龕中匱之納渭陽公神主于靈座
出廟門主人哭從如來儀右祝止哭卒禮
百日前夕主人兄弟焚楮哭奠告曰來日百日時月

倏出於不哀殂祇從令以哀薦常事厥既朔奠比
年主人兄弟暨宗人戚人從之奠是日也有微饌
設新衣于祖冢主人兄弟皆號啼擗踊其餘皆如
復三儀凡朝夕奠皆出主重九前夕主人兄弟焚
楮哭奠告曰來日重九節令倏易不勝哀痛告廟
則宗人或于弟辭曰來日重九節令屢易無任悽
愴焚楮不哭厥明宗人獻糕于廟主人朝奠几筵
亦獻糕比晡則率兄弟宗人哭奠于墓十月朔薦
餛飩冬至薦長麪元日殷祭有畀祖立春薦餅端
午薦角黍及五月十有四日公生忌也薦長麪其

儀皆如重九祝辭則各異臘朝薦粥元宵薦燈綢
止于几筵清明祭掃止在墓
小祥用初忌前期沐浴夕奠如初厥明陳器具殷奠
陳練冠服葛絰及諸僎易之服于祚階下具左祝
出主人下入哭如初出就階下執事者各爲易其
服復入哭左祝召哀止復位再拜行初獻禮祝辭
稱常事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噫歆啓門辭神焚楮
皆如卒哭主人食菜不惟朔日月半哭奠
大祥用第忌忌日前期一日主人沐浴陳器具饌設
次陳禫服服絹爲既序立哭儀如小祥祝止哭跪

于主人之右祝辭稱明日大祥禮當遷主入廟茲
將告廟祧主并改題諸考妣神主無復能奉几筵
矣無任哽絕謹告拜興乃詣廟執事者先期陳饌
于廟主人下變服序立祝出主主人下叅神再拜
主人詣香案上香酹酒祝辭稱遠孫具官柟昭告
于如先高曾祖考妣暨安人宋氏茲以先考具官
府君大祥禮當遷主入廟先祖考妣神主當祧高
曾祖考妣神主當改題世次迭遷不勝感愴拜興
執事者進取主置卓上洗當改字粉塗候乾善書
者以次改題訖主人親安主于龕中虛西一龕俟

新主祝召辭神再拜侍者紙果祧王于別卓焚楮
及祝文畢主人再拜謝題主者厥明具奠入哭易
禫服及叅神以下皆如小祥儀遂遷主詣廟主人
下哭從婦人哭于堂後至廟門哭止執事者徹几
筵詣祠依序處乃安新主先期群主前皆設饌主
人詣左酒于各爵詣案前跪祝辭稱是日謹遷先
考脩撰之主于廟矣奉安訖謹告再拜禮畢乃遷
祧主于廳事具饌主人再拜詣香案前跪上香酹
酒祝辭稱先王制禮祀止五代心雖無窮分則有
限禮主當祧不勝感愴再拜畢遂奉祧主瘞本墓

側焚香酹酒再拜畢遂瘞于本塋土地前亦如禮
有祝辭卽日又哭奠于新冢如初祝辭曰已奉主
入廟矣奔走墓道哀永蒙蒙無任傷苦云
禫儀亦略同于小祥其遷主于寢遷主于廟皆告廟
是日執事者為脫禫服易綵色衣終其月祭日十
八月二十七月九月始御樂

涇野先生禮問卷之二 終

禮問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書雜論冠婚喪祭之禮皆與門人問答之詞末載入學儀及渭陽公祭儀之類則此書之附錄也朱彝尊經義考載柟禮問內外篇二卷云未見今本卷數相符而不分內外篇或彝尊傳聞未確歟其中如正子夏傳妾不得體君爲其父母遂二語之誤本於鄭註解曾子問接祭之接爲接續之接本於衛湜禮記集說持擇頗爲有見至論廟制謂古之諸侯多出於天子其始祖天子祀之故諸侯五廟今考王制祭法諸侯五廟皆有始祖廟則諸侯原祀及始祖不特天子祀之也況王制鄭註曰太祖別子始爵者孔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如以此始封之別子爲始祖天子安得祀之如以爲始封之君所自出之王則諸侯不得祖天子魯有文王廟鄭有厲王廟孔疏皆以爲非禮之正安得據以爲通例耶柟又謂儀禮喪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期則從生母嫁者當三年不

知儀禮經文必特著從之一字是知繼母嫁必從
爲服期不從卽不服也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衞鄭
註嫁母齊衰期則知生母嫁卽不從亦必服期也
生母之厚於繼母義在於此若必加服至三年豈
不念嫁母有絕族之義安得與無故而服三年者
同也今律文生母嫁者在期服章不別從與不從
蓋準鄭義梆說似過於情其他條亦多循舊義少
所闡發若全載家祭及焚黃文則更爲泛濫矣

四禮初稿四卷

〔明〕宋纁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年宋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禮初稿四卷》提要

四禮初稾原序

禮之衛人甚於城郭人顧自棄於禮者豈以禮爲非是而不貴耶蓋儀文周詳人苦其難因其難而遽禮之廢也豈獨齊民已哉然則指途導軌莫若就簡删繁余嘗有志未暇萬曆癸酉春得告歸攝藥餌餘閒乃彙諸家禮書參互考訂先求制作之源次及條件節目之詳其間窒礙難行及有不安於心者則斟酌變通謬加損益期不失乎禮之本義簡要易從焉而已然皆據一時之見未敢遽以爲是也故以初稾名焉昔者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善之而司馬侯乃以爲是儀也不可謂禮豈禮固有出於儀文之外者乎是又在秉禮者自擇之萬曆癸酉九月既望栗菴宋纁識

四禮初稿

總目

總目終

四禮初稿卷一

商丘宋　纁栗菴輯

冠禮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與己身無朞以上喪乃可行之

筮日 今只依選擇曆書擇宜冠帶日 既得吉前三日主人告於祠堂 主人謂冠者之祖與父凡爲家長者若宗子已孤而冠則自爲主人 序立主人盥洗啓櫝出主 遍出神主於龕前卓上 復位降神詣香案前跪上香酹酒 從者一人以爵酌酒自左授主人主人受之盡傾於茅沙上從者一人自右接爵 俯伏興平身復位參神鞠躬四拜

平身詣神位前跪獻酒 從者以爵自左授主人傾少許於茅沙上乃奠置於神主卓上 俯伏興平身 各神主前以次遍獻 詣祝位跪告曰某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月某日加冠於其首謹告 若宗子自冠則云某以某月某日加冠於首 俯伏興平身復位辭神鞠躬四拜平身納主 主人自奉神主納於櫝中 禮畢

筮賓 古筮賓今擇親朋中知禮者一人爲之又擇賓之贊者一人主之贊者一人以子弟知禮者爲之 戒賓 前期三日主人詣其門致請之 前一日陳設 古者重冠

行之於廟。今人祠堂狹隘。但冠於外廳。如人家廳堂無房。暫以帷幕隔之。無階級。用石灰畫而分之。長子席在阼階上之東。稍北。西向。衆子則稍西。南向。宗子自冠。則如長子之席。稍南。主阼階少東。西向。賓西階少西。東向。洗盆帨巾。設於東階下。○考之記云。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其爲主人之次也。庶子於阼西南向。非代故也。但今制以南面爲尊。長子宗子。旣皆阼東西向。則衆子於阼階稍西。已屬有辨。亦宜如長子宗子西向。不當南面。況古者冠禮。原行於家廟。若冠者南向。不惟上背乎祖考。且使父祖與賓東西相向而立。人子乃公然南面於上。其於人心禮制。安乎否耶。禮。時爲大。似不必拘泥於古也。

厥明。夙興。陳冠服。用卓子陳當用衣帶靴梳網巾於房中。凡衣皆東領以北爲上。又用卓子。設酒注盞盤於衣服北。其三加

冠巾。各盛以盤。以帕蒙之。用卓子陳於西階下。執事一人守之。賓至。主人迎入。主東。賓西。升堂。就位。各坐。將冠者出房。主贊者引將冠者立於房外之席右西向。奠櫛。賓贊者用箱盛櫛子網巾置於席左。立於將冠者之左。賓主皆興。賓詣盥洗所。賓降東階。主人從之。盥洗畢。主人揖賓升。就位。執事者進冠。古禮始加用緇布冠。再加用皮弁。三加用爵弁。家禮始加用幅巾。再加用帽子。服皂衫革帶。三加用幞頭公服。但緇布冠皮弁爵弁制皆不傳。幞頭公服革帶。今制惟有官者得以用之。無官者似難僭逾。今擬三加俱爲一加。有官者公服幞頭革帶。生員儒巾圓領絲絛。餘人方巾盤領袍絲絛。俱皂靴。照前便易行。○賓降受。禮始加賓降階一等受。再

加降二等受。三加降三等受。若三加併爲一加。則賓當降三等受。右執項。左執前。詣將冠者席前。東向立。將冠者跪。賓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愼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賓贊者跪。櫛髮合紒。跪如冠者向。脫童巾帽。以授執事者。爲之梳髮包網。興。復位。賓跪。加冠。興。復位。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易服。易童子服。生員圓領。餘人盤領袍。俱絲絛皂靴。有官者公服革帶。賓主皆坐。徹櫛。乃醮。酌而無酬酢曰醮。設醮席。醮席陳設醮醮禮。長子則改席於堂中少西。衆子則仍冠席。俱南向。考之記云。

醮於客位。嘉有成也。是古人制禮。不爲無見。但主賓俱東西相向。而冠者公然於堂中南面而立。使賓北面致詞。祖父旁侍。揆之情禮。均屬未妥。今擬賓長子衆子醮席。各仍舊設。長子東向。衆子西向。見主賓雖嘉其有成。以客位相待。而冠者揖遜。不敢以客禮自處也。考大明會典。親王冠冠禮。設冠席於東階之上。西向。設醮席於西階之上。東向。則士庶人之不可南向也明矣。冠者出房。西向立。贊者酌酒。酌酒於房中。出房。立於冠者之左。賓揖冠者即席。長子東向。衆子西向。賓受酒。贊者捧酒授賓。賓受之。詣醮席前。冠者跪。賓北面立。祝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

興、受酒、賓復位。冠者進席前跪。祭酒。傾少許於地。興、就席啐酒。飲少許授盞於執事者。冠者拜賓。舊南向再拜今擬西向。賓答拜。東向答拜。拜贊者、贊者答拜。乃字冠者。賓降自西階東向。主降自東階西向。冠者降自西階少東西向。賓祝曰。禮儀既備。吉月令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嘏。永保受之。曰伯某甫。或仲叔季惟所當。冠者答曰。某不敏、敢不夙夜祗奉、再拜。賓答拜。禮畢。賓出。就次、

主人以冠者見於祠堂。如先告儀。惟告詞曰。某之子某。今日冠畢。敢見。告畢。復位。冠者於兩階間四拜。主人不拜。冠者復位。然後辭神。冠者見尊長。拜父母。四拜。父母為之起。拜諸尊長諸父。見諸母姑。再拜。皆為之起。重成人也。禮賓、主人以幣酬賓及贊者。而拜謝之。冠者遂出見於鄉先生、及父之執友、冠者拜先生執友皆答拜。女子許嫁笄。年十五雖未許嫁亦笄母為主。戒賓、擇親戚婦女賢而有禮者。陳設、醮字、禮賓、皆畧如男子冠儀、但祝詞不能則省、禮文宜從簡便

終

四禮初稿卷二

商丘宋　纁栗菴輯

昏禮

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必主昏及己身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古有六禮。家禮略去問名納吉請期以從簡便。今擬以問名併入納采。而以納吉請期併入納幣。以備六禮之目。惟於書辭之間略及其名而已。其實無所增益也。

納采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之。納其采擇之禮。即世俗所謂言定也。然後納采。

主人具書、具書式伏承尊慈不棄。曲從媒議。許以令愛貺室僕之男某。謹專人納采。因以問名。惟俯賜鑒照。不宣。夙興、奉以告於祠堂。用盤盛書置香案上。禮如冠禮常告儀。告曰、某之子某、未有伉儷。聘某郡某之女、今日納采、就以問名。敢告。設賓席於廳事。及禮物於庭、儀禮用賓。而家禮本溫公書儀用子弟為使者。但婚姻重事。納采大禮。還當遵儀禮及會典品官昏禮用賓為妥。禮物各從俗儉。不可過侈。賓如女氏。執事者衆。禮物先行。賓從之。女氏主人、出迎於大門外。揖賓入。升堂。執事者陳禮物於庭。賓及主人皆再拜。

主人受書，遂奉以告於祠堂。如常告儀○用盤盛書，置香案上，禮物陳案前，或庭中。告曰，某之第幾女某，許嫁某郡某官某之子某，今日納采，因以問名，敢告。出，以復書授賓，遂禮之。復書式，伏承尊慈不棄，過聽媒氏之言，擇某之第幾女某，作配令似。愧辱采擇，敢不拜從。重辱詢名，謹具所出及所生年月日時，如別幅。○名帖式，母某氏，女某，行幾，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生。賓謝主人，再拜，主人答拜，送賓。賓復命，壻氏主人受書，復以告於祠堂。以盤盛所復書及名帖，置香案。告曰，某之子某，聘某郡某之第幾女某，某年月日時生，今日納采問名禮畢，敢告。謝賓，再拜，賓答拜，禮賓送賓。如常告儀。

納幣

具書告廟，復書禮賓，復命，如納采儀，但告詞，男家於議娶某人之女下，添擇某日成昏，今日納幣，敢告。女家於許嫁某人之子下，添今日報吉，行納幣禮，請以某月日成昏，敢告。其書式，伏承嘉命，許以令愛，貺室僕之子某，卜某月某日，定惟昏期，謹具不腆之儀，用申納徵之敬，伏惟俯賜鑒允，不宣。

○復書式，伏承嘉命，過辱厚幣，更示吉期，敢不惟命是聽，先此奉復，伏惟尊照不宣。國朝品官庶人納幣，各有定制，宜遵行之，不可僭越。

親迎

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謂鋪陳帳幔之類。俗謂之厥明。壻家設位於室中。設卓椅兩位，東西相向，卓上列食品如常。又一卓置合巹杯酒注。初昏，主人告於祠堂，如常告儀。告曰，某之子某，將以今日行親迎禮，謹告。執事者設主人位於廳之正中，南向，主人升座，壻升自西階，至父座前北面再拜，跪，父命之曰，往迎汝室，承我宗事，宜淑爾德，以端刑于。或隨意命詞，不必拘也。壻曰，敢不奉命。俯伏，興，再拜，平身，遂出乘馬。用二燈籠導之。其日，女家設次於外，待壻，主昏者預先告廟，告儀如常。告曰，某之第幾女某，將以今日歸某氏，謹告。女立兩階間，四拜，女父母就正廳南向坐，女就父母座前席，北面四拜，父命之曰，往之

汝家。勤儉小心。孝事舅姑。克相夫子。家禮告廟訓戒俱在壻入次之後。但壻入俟於次。方行此二禮。爲時既久。難於等候。故擬先行之。禮父母諸母各有訓戒之詞。今擬總於父。從簡便。示有尊也。又醮子醮女。原有酌酒受酒祭酒啐酒之文。考之會典。品官昏禮。親迎款內。獨略之。其於幼年子女尤便。故從之。○其親屬有尊於父母者。告廟後。父母先導之。就其室辭。畢。於父母者。待受訓戒後辭之。壻至門外。下馬。主人出迎壻於大門之東。西面揖。壻入。升堂。主人升自東階。西向立。壻升自西階。北向立。執雁者從壻後。跪。奠鴈。壻北向跪。從者以盤盛雁。授壻。奠置於地。主人侍者受之。無雁以鵞之類雁者代之。止用一隻。以生色綵交絡之。首向左。

俯伏。興。再拜。主人不答拜。或問壻再拜而主人不答。何也。朱子曰。彼爲奠雁而拜。主人自不應答拜。平身。出。姆奉女登車。亦以二燈籠導之。壻乘馬先行。至其家。導婦以入。壻婦交拜。壻東婦西。相向兩拜。行合巹禮畢。從者以兩巹杯酌酒和合。以進壻婦。各執其一。同飲畢。壻出。主昏者禮男送者於外廳。主婦禮女送者於中堂。各如儀。

廟見

家禮婦至之次日見舅姑。三日見祠堂。蓋以得於夫。乃可見舅姑。得於舅姑。乃可見廟。不爲無見。但未見廟。先見舅姑。於禮未安。今遵照大明會典。改擬於婦至之次日。先見廟。後見舅姑。不惟婦之謁見。不失先後之序。其於舅姑之心。亦庶乎其相安矣。

婦至之明日。見祠堂。設主昏者拜位於東階下。壻拜位於其後。主婦拜位於西階下。婦拜位於其後。其日。夙興。沐浴。各就位。鞠躬四拜。平身。壻婦進立兩階間。主昏者升自東階。詣神位前。跪。上香。獻酒。告云。某之第幾子某。今已昏畢。率新婦見。俯伏。興。平身。主昏者立於神位東。新婦見。壻婦並立兩階間。四拜。各復位。古無壻拜之禮。今從俗補之。主昏者

降自東階。就拜位。主昏者以下。皆四拜。禮畢。

見舅姑

婦既謁廟。見舅姑。執事者先設舅姑位於堂中。南向。又設卓子於舅姑前。陳贄幣。貧富多寡隨宜。貧者止用粧帕亦可。壻婦並立堂階下。北面。先向舅四拜。次向姑四拜。舅姑贈婦。贈以幣帛。貧不能辦。以棗栗二果贈之亦可。婦拜受之。遂見於諸尊長。

盥饋

婦見舅姑之明日。婦家具盛饌。至壻家。設於堂

上舅姑之前。或婦家貧及不曉此禮者則壻家自備舅姑即座。婦立兩階間，四拜，向舅位跪。就於階下稍東朝舅座跪進酒。女從者以酒授婦婦授女從者以奉舅進湯飯。湯飯共一盤盛之女從者授婦婦授女從者以奉舅四拜，向姑位跪，進酒，進湯飯，拜。俱同前徹饌。遂饗婦。按饗婦今從俗以姑待之陪以女親亦可

壻見婦之父母

四日，壻往見婦之父母。婦父迎送揖讓如客禮。拜，即跪而扶之，入見婦母。婦母闔門左扉，立於門內。壻拜於門外，皆有贄幣。婦父引壻至祠堂。婦父詣香案前跪，上香告云：某之女某壻某來見，敢告。俯伏，興，平身。壻立兩階間，四拜。婦家設酒饌禮壻，仍答壻幣。

終

四禮初稿卷三

商丘宋　纁　栗菴輯

喪禮

初終

疾病，遷居正寢。正寢即今人家所居正廳也遷居正寢惟家主為然餘則各遷於所居之中室戒內外。戒內外安靜毋驚擾也書遺言，加新衣。撤去舊衣易以新衣納屨。屨底用布不用皮屬纊。置新綿於鼻口間綿不動即是氣絕乃含。不忍其口之虛也禮實以米錢俗用珠玉之類珠玉誨盜且於飯含之義無謂米易生蟲尤為死者所忌似不若貫以使君子仁三枚為佳蓋使君子仁既可食又能殺蟲故也此欵原在遷尸於牀之後今移此哭。至是男女哭擗無數易服。妻子子婦及未出嫁女皆去華飾被髮男子徒跣男為人後女已嫁不被髮男亦不徒跣不食。諸子三日不食朞九月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親鄰尊長強以米粥少食可也有疾病者又不可拘泥立喪主。謂死者長子無則長孫無長孫則次子專奉饋奠主婦。謂死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設幃以障內外。以白布為之設襲牀。鋪席褥枕置深衣大帶於上遷尸於牀。加幅巾、深衣、大帶。今擬有官者用本等服青紵絲唐帽紵絲帶靴以純布為之充耳。用白綿二塊如棗核大塞耳幎目帛。

用皁絹爲表赤色絹爲裏方尺二寸內充以綿四角有繫於後結之**握手帛。**用玄色絹爲表淺絳色絹爲裏長一尺二寸廣五寸內充以綿兩端各有繫結之**乃覆以衾。**

置靈座魂帛。尸前設衣架覆以帕或錦被架前置椅椅上置坐褥褥上置生時衣服衣服上置魂帛魂帛用白絹一段從中結爲同心結上出其首旁出兩耳下垂其餘爲兩足有似人形帛前設靈卓卓上設香爐盞注酒果之類朝夕設櫛頮奉養之具皆如平生時**設奠。**以卓子置脯醢之類於上盥手酌酒置卓上而不酹令人澆酒於地謂之奠非也**主人以下爲位而哭。**男東女西**設銘旌。**以絳帛爲之三品以上九尺四品五品八尺六品以下七尺以粉筆大書曰某官某公之柩無官則書處士某公之柩婦人則書某封某母某氏之柩無封則書某母某氏之柩舅姑在則改母字爲室字置靈座之右**護喪。**以子弟知禮能幹者爲之**主賓。**用同居之尊且親者爲之無則擇族屬或親友之賢者亦可專主與賓客爲禮**司書司貨。**以子弟或吏僕知書者爲之置三曆其一書弔客姓名其一書凡喪當用之物及貨財出入其一書親友賻襚祭奠之物**治棺。**油杉爲上柏次之土杉爲下僅取容身勿令高大及爲虛簷高足**訃告親友。**護喪者爲發書以書來弔者須卒哭後答之

小斂死之明日也近時士大夫家非客死於外多不用斂使死者手足伸舒巾服端整從俗可也

男子。袒而括髮。袒露臂近世惟去上衣而已括以麻束髮也具單股經帶散垂其末三尺**齊衰以下。袒而免。**裂布廣寸自項向前交于額上卻繞髻如著掠頭或以粗布巾代之亦可**婦人。髽。**用麻繩撮髻鼓竹木簪

大斂小斂之明日也如時値炎暑又當變通行之

厥明。舉棺入置堂中。以兩凳乘之**置衾棺中。**別置有綿衾於棺中垂其裔於四外**舉尸於棺。**子孫婦女與侍者俱盥手共舉尸納棺中綿衾內**實齒髮。**於棺中四角**塞空缺。**又揣其空缺處卷衣塞之務令充實不使搖動**收衾。**收綿衾之裔垂棺外者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次掩右令棺中平滿**憑哭盡哀。**主人主婦憑棺而哭**盖棺。**乃召匠加蓋下釘**設靈牀於柩東。**枕席衣被之屬皆如平生**設奠。**此朝夕奠加厚內外皆就位哭如初**喪主以下。各歸喪次。**中門之外擇朴陋之室爲丈夫喪次寢苫枕塊不脫經帶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

成服大斂明日死之第四日也

厥明。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就位。哭奠相弔如儀。喪主及諸子就祖父及諸父前跪哭皆盡哀就祖母及諸母前哭亦如之女子如男子之儀主婦以下就祖姑伯叔姑哭亦如之既成服喪主及諸子始食粥朞九月者蔬食水飲不食菜果

大功以下異居者各歸其家

朝夕奠

成服之後每日晨起設額盆帨巾櫛具於靈牀側設蔬果脯醢羹飯茶酒匙箸於靈座前卓子上喪主以下各服其服就位舉哀奉魂帛出就靈座斂枕被焚香斟酒點茶且拜且哭禮畢罩巾用罩子罩蔬果之類夕奠如朝奠儀奉魂帛入就靈牀先於靈牀內鋪被安枕然後奉魂帛安牀上置靸鞋於牀下收晨所設額櫛之具自此以至於虞朝夕如之若遇朔望具奠比常奠之饌爲盛於朝奠行之有時物則薦之

治葬

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有祖塋者祔葬若窄狹及有妨礙別擇土色光潤草木茂盛之處他日不爲道路城郭溝池不爲貴勢所奪即所謂美地也古人所謂卜其宅兆者正此意非若後世陰陽家禍福之說也既得地乃擇日開塋域掘兆四隅爲塋兆之域祠后土擇遠親或賓客一人吉服設后土位於域之左南向陳饌就位再拜詣香案前跪上香奠酒

讀祝維年月日某官某即告者姓名敢昭告於后土氏之神今爲某官某人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祇薦于神尚饗俯伏興平身復位再拜禮畢遂穿壙穿地直下爲壙作灰隔穿壙既畢先布細炭末于壙底築實厚二三寸然後以石灰三分細沙黃土各一分篩拌令勻以淡酒遍灑之築實厚二三寸別用薄板爲灰隔牆高于棺四寸許置于灰上乃于四旁旋下四物亦以薄板隔之炭末居外三物居內如底之厚築之既實則旋抽築板近上復以炭灰築之及牆之平而止○王浚川喪禮備纂謂灰隔外板旋抽近上則四旁之土必與灰沙相離終有空虛崩塌貯水之患此其大不宜者塗槨以瀝青槨內棺外仍以三物實之此則不可易者今參合纂之仍用外槨如棺合成再以瀝青周塗其內使無縫隙待築壙底灰沙二三尺訖即下槨于壙中復如法再築四旁與土相連不用薄板隔之致有空虛縫隙及牆之平而止候葬時下棺于槨中槨底及棺四旁上面復用三物築實候滿與槨平再溶瀝青灌于灰沙之上與槨內四旁瀝青相黏合一方加槨蓋再以灰沙如前築之厚二三尺許方以土實築之盆坎而止如此槨外灰沙與土相連既無罅隙槨內灰沙實其空虛又不貯水槨有瀝青又足隔水似爲周詳矣刻志石用石二片其一爲蓋刻云某朝某官某公之墓無官書其字曰某君某甫婦人則云某朝某封某氏之墓無封則云某君某甫妻某氏其一爲底刻志銘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而以鐵束束之埋于壙前近地面三四尺許恐陵谷變遷或爲人所動而此石先見則人有知其姓名者

庶能爲掩之也。造明器。五品六品三十事七品八品二十事其餘十五事謂之明器者以神明之道待之也。作神主。伊川云作主用栗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一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十二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爲圓首寸之下勒前爲額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長六寸闊一寸深四分合之植於趺除趺在七寸二分之上竅其旁以通中圓徑四分粉塗其面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號旁題主祀之名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外改中不改親盡則祧奉之以埋墓所○其神主尺寸以當今鈔尺爲準是卽孔子從先進之意且周尺太短作大矮小又涉生今反古之嫌。翣。以木爲筐如扇而方兩角高廣二寸高二尺四寸衣以白布黼翣畫黼黻翣畫

黻雲翣畫雲氣柄長五尺車行持之以障車旣窆樹于壙中以障柩喪大記曰君飾棺六翣黼二黻二雲二大夫四翣黻二雲二士雲翣二。功布。用布爲之長三尺引于柩前路有低昂傾虧祝之以爲節使舁柩者知所備。方相。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其四隅毆罔兩。

葬

發引前一日。因朝奠。奉魂帛出靈座。焚香斟酒。跪。告曰。今日吉辰遷柩。敢告。俯伏。興。平身。舉哀。四拜。哀止。跪。告曰。請朝祖。古以柩朝今擬以魂帛代之。以箱奉魂帛詣祠堂。主人以下哭從。執事者布席置魂帛箱席上。朝祖。主人以下。就位。四拜。舊無隨拜之禮以養起之也。奉魂帛還柩所。主人以下哭從。安魂帛於靈座。遂遷柩於廳事。今人家未必有廳有堂寢移動可也又日晡時。設祖奠。設僎如朝奠儀而加禮。主人以下。就位。舉哀。哀止。盥洗。詣靈座前。跪。焚香。斟酒。告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今奉柩車。式遵祖道。俯伏。興。平身。舉哀。鞠躬。四拜。平身。禮畢。厥明。發引之日。陳器。方相在前

次明器次銘旌次香案次靈車以奉魂帛次功布次柩車旁夾以翣。北向。跪。告曰。今遷柩就轝。敢告。遷靈座。置旁側。遷柩就轝。安靈座。安於柩前。乃設遣奠。儀如朝奠。就位。舉哀。哀止。盥洗。詣靈座前。跪。焚香。斟酒。告曰。靈輀旣駕。往卽幽宅。載陳遣禮。永訣終天。俯伏。興。平身。舉哀。鞠躬。四拜。平身。禮畢。奉魂帛升車。別以箱盛主。置魂帛後。守舍者辭柩。柩行。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未至墓。先設靈幄。在墓道右如墓向內設卓椅。靈車至墓。奉魂

帛就倚座。主箱亦置帛後。遂設奠。先設席於壙前柩至脫載置席上北首取銘旌置柩上男女各就位哭。賓客拜辭而歸。

主人再拜謝賓。乃窆。主人以下哭臨視。下棺。

鋪銘旌。加灰隔內外蓋。實以灰。乃實土而漸築之。祠后土於墓左。如前告儀祝文改營建宅兆為窆茲幽宅藏明器。實土及半乃藏明器昔倚翣於壙內四隅若用灰隔四隅無地可置翣窆後焚於墓側可也

下志石。於壙內近前先布磚一重置石其上又以磚四圍之而覆其上復實以土而堅築之。按世有實土將平鋪魂帛於內而埋之者禮于初虞後擇家之屛處

埋之其實人家屛處難得況此時神已依主魂帛同瘞埋之亦可也題主。設卓子于靈座東西向置筆硯盥盆帨巾就位。孝子就靈座前北向立盥洗。題主者盥洗畢詣題主案西向立。出主。開箱出主臥置卓上先題陷中後題粉面陷中父則曰某朝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行幾神主母則曰某朝故某封某氏諱某行幾神主左題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右題卒於某年某月某日粉面父則曰顯考某官某諡府君神主母則曰顯妣某封某氏神主如無官封父則曰先考處士母則曰先妣某氏旁書孝子某奉祀書名不書姓題畢奉主

置靈座。鞠躬四拜。平身。詣香案前。跪。焚香。獻酒。

主人以下皆跪。讀祝。執版出主人之右跪讀云維年月日孤子某敢昭告

於顯考某官府君形歸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母則改曰哀子某敢昭告於顯妣某封某氏俯伏。興。平身。復位。四拜。平身。主人以下哭盡哀謝題主者。奉神主升車。執事者徹靈座

遂行。喪主以下哭從。留子弟一人監視實土成墳

虞虞猶安也骨肉歸於土魂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

葬之日。日中而虞。執事者先期陳器具饌。主人奉車入門。出主奉安於座。主人以下。各就位舉

哀。哀止。降神。考國制奉主至家置靈座仍有安神九拜禮方行初虞禮恐人家塋

遠主回無多時故於安神即行初虞禮從簡便亦不欲數之意也盥洗。詣香案

前。跪。焚香。酹酒。溫公曰古之祭者不知神之所在故灌用鬱鬯蕭合黍稷所以廣求神也今此禮既難行于士民之家故但焚香酹酒以代之俯伏。興。平身。復

位。叅神。鞠躬四拜。平身。進饌。行初獻禮。詣靈座

前。跪。祭酒。執事者跪進酒盞主人受之三祭于茅沙上謂少傾三滴也奠酒。執事者受盞奠靈座前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跪。主人以

下皆跪。讀祝。祝者跪主人之右祝云維年月日孤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痛惟尊靈棄養幾月今以某日之吉安厝某所敬奉神主歸于靈筵用陳虞祭薦茲哀悃靈其

永安以歆祭祀尚饗母則改曰哀子某敢昭告于顯妣某封某氏俯伏興平身復位亞獻終獻並同初獻禮但不祭酒讀祝辭神舉哀鞠躬四拜平身焚祝文納主徹饌禮畢罷朝夕奠遇柔日再虞乙丁己辛癸為柔日禮如初虞但祝詞改云日月不居奄及再虞夙夜悲思不迨寧處敬陳薄奠為此哀怵尚饗遇剛日三虞甲丙戊庚壬為剛日禮如再虞惟祝詞改再虞為三虞

卒哭禮三月而卒哭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故此祭漸用吉禮

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其儀並與虞祭同惟祝文改云日月不居奄及卒哭叩地號天五情糜潰謹以清酌庶羞哀薦成事來日躋祔于祖考某官府君尚饗

祔朱子曰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故祔新死者于其祖父之廟則為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身主之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以不急于死其親也○按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二年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無主在寢哭于何處

卒哭明日而祔父則祔于父之祖考母則祔于母之祖妣若尚在父則祔于父之高祖考母則祔于母之高祖姑

先期於祠堂陳器具饌設位無祠堂則于廳事設亡者之祖考祖妣位于中南向設亡者位于東西向考之雜記男子祔于王父則配并祭王母也女子祔于王母則不配不祭王父也蓋有事于尊者可以及卑有事于卑者不敢援尊也質明主人以下詣祠堂啓櫝奉所祔祖考妣主就座出其主置所設祖考妣位上若行禮于他所則跪告日請主詣某所乃捧其櫝以行至置西階卓子上然後啓櫝請主就位詣靈座所奉新主詣祠堂若在廳事則詣廳事至則以櫝置西階卓子上啓櫝請新主就座置主于所設亡者位上西向序立降神盥洗詣香案前

跪上香酹酒香案前者乃降神之茅沙酒宜傾盡逐位前者乃主人代神祭者酒宜少傾俯伏興平身復位參神鞠躬四拜平身進饌行初獻禮主人詣曾祖考位前跪祭酒奠酒俯伏興平身詣曾祖妣位前跪祭酒奠酒俯伏興平身稍退後中立跪主人以下皆跪讀祝執版立主人之左東向跪讀云維年月日孝曾孫某謹以潔牲庶羞粢盛醴齊適于顯曾祖考某官府君躋祔孫某官尚饗若祔母則云適于顯曾祖妣某封某氏躋祔孫婦某封某氏俯伏興平身詣顯考神位前跪祭酒奠酒俯伏興平身跪

主人以下皆跪讀祝。執板立主人之左南向跪讀云維年月日孝子某謹
以潔牲庶羞粢盛醴齊哀薦祔事于先考某官
府君適于顯曾祖考某官府君尚饗母則改稱
先妣某封某氏適于顯曾祖妣某封某氏俯伏。興。平身。復位。亞獻。終
獻。如初獻但不祭酒讀祝侑食。點茶。闔門。啓門。辭神。鞠躬
四拜。平身。焚祝文。納主。先納曾祖考妣主于龕中若行禮廳事則改納
主云奉神主返祠堂主人先納曾祖考妣主于
西階卓子櫝中返至祠堂次納亡者主于西階
卓子櫝中奉新主返靈座。主人以下哭從。至靈座安主訖哀
止。禮畢。

祔祭既非遍祭。請所祔主於廳事行禮。似
亦穩便。
小祥祥吉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一十三箇月古者卜日而祭今擬止用初忌
朞而小祥。前期一日。主人以下。陳器具饌。設次。
陳練服。男子婦人各設次于別所置練服于其中男子以練熟之布爲冠服去首絰負
版辟領衰纓用麻繩爲之杖如故婦人服制亦
用稍粗熟麻布爲之截長裙不令曳地去腰絰
應服朞者改吉服厥明。夙興。陳饌。質明。出主。喪主以下。
各服其服。已除服來與祭者服素服入哭盡哀。哀止乃出。就

次。易練服。序立。舉哀。哀止。降神。自此至禮畢皆如卒哭儀祝版
云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哀慕不寧敢
用潔牲庶羞粢盛醴齊薦此常事尚饗自是止
朝夕哭始食菜果
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箇月亦止用第二忌日祭
再朞而大祥。前期一日。陳器具饌。告遷重事家禮以酒果告
未安還當具潔牲庶羞粢盛醴齊爲
是仍置淨水粉筆刷子墨硯于卓告遷於祠
堂。序立。啓櫝出主。祭神。鞠躬四拜。平身。盥洗。詣
五世祖考妣前。跪。祭酒。奠酒。奠二爵一祖前一妣前俯伏。

興。平身。以次詣四世三世二世祖考妣前祭酒奠酒訖詣讀祝位。跪。主
人以下皆跪。執版跪主人之左讀祝。維年月日孝孫某敢昭告于○某官
府君妣某封某氏○某官府君妣某封某氏○
某官府君妣某封某氏○某官府君妣某封某
氏○四代祖不稱高曾祖字者以將改題未定
也茲以先考某官大祥已屆禮當遷主入廟某
官府君某封某氏主當奉祧某官府君某封某
氏神主改題爲高祖某官府君某封某氏神主
改題爲曾祖某官府君某封某氏神主改題爲
祖世次迭遷不勝感愴謹以潔牲庶羞粢盛醴
齊用申虔告尚饗俯伏。興。平身。請主。主人進奉主于卓執事者洗其當改
字水洒牆壁別塗以粉其親盡之主以紙裹置卓上題主。請善書者改題曾祖考妣爲高

祖考妣爲曾祖考妣爲祖又改奉祀曾玄等字樣。遷主。主人自奉其主逓遷之虛第四龕以俟新主。鞠躬四拜。平身。復位。辭神。鞠躬四拜。平身。焚祝文。禮畢。厥明。行大祥祭禮。設次。陳禫服。有官者白麻布巾。白麻布盤領袍。麻布帶。無官者用白麻布帽子。白麻布直領衣。麻布帶。做古大祥之後縞冠麻衣葛絰之制。婦人純用素衣履。主人服練服。入哭於靈座前。哀止。乃出就次。易服序立。以下並如小祥儀。祝文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焚祝文。奉新主入祠堂。主人以下哭從。安神主。哀止。鞠躬四拜。平身。禮畢。徹靈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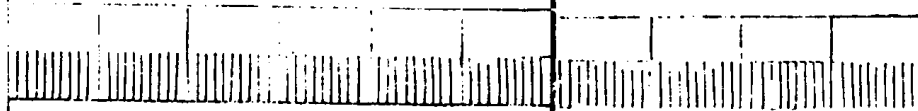
斷杖。棄之屛處。奉遷主埋於墓側。先期具饌。於廳事。質明。奉安神主。安親盡之主於卓。序立。參神。鞠躬四拜。平身。主人盥洗。詣神位前。跪。上香。祭酒。奠酒。奠二爵。一祖前。一妣前。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跪。主人以下皆跪。讀祝。祝跪于主人之左。讀云。維年月日。孝玄孫某。敢昭告于五世祖考某官府君。妣某封某氏。古人制禮。祀止四代。心雖無窮。分則有限。神主當祧。不勝感愴。謹以薄奠告辭。尚饗。俯伏。興。平身。復位。辭神。鞠躬四拜。平身。焚祝文。禮畢。送主。主人送至墓側。埋主。

若父先故。則用告遷之禮。母先故。惟祔於曾祖妣之側。不必告遷。待父故。然後行告遷禮。而於祝文改云。茲以先妣某封某氏先亡。大祥已届。禮宜祔於曾祖妣。若父先亡。已入祠堂。而後母故。祝文曰。茲以先妣某封某氏。大祥已届。禮當祔於先考並享。不勝感愴。

禫　禫。祭名。禫者淡淡然平安之意。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箇月。

大祥之後。閒一月而禫。前一月下旬卜日。古以珓卜。今擬用曆書宜祭祀日。既得吉。喪主告於祠堂。詣考妣位前。再拜。焚香。跪。告曰。孝子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禫事於先考某官府君。或先妣某封某氏。今卜既得吉。敢告。俯伏。興。平身。再拜。禮畢。前期一日。沐浴。設神位於靈座故處。陳器。具饌。陳吉服。男女皆黲淡服色。有官者烏紗帽黑角帶。厥明。喪主以下。服禫服。詣祠堂。考妣位前。焚香。跪。告曰。孝子某。將祗薦禫

事敢請先考妣神主出就正寢俯伏興平身奉主至靈座所（置西階卓子上）出主就座喪主以下易服序立舉哀哀止降神（祝以後至辭神並同大祥但祝文云禪制有限追遠無及謹以清酌庶羞祇薦禪事尚饗）舉哀哀止焚祝文送主至祠堂納主禮畢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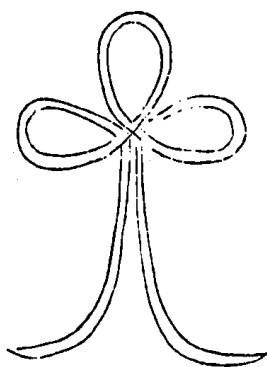
鈔尺式

周尺比今鈔尺六寸四分弱

鈔尺者其長準大明通行寶鈔也今裁縫尺近之

幎目帛握手帛式

用熟絹方尺二寸夾縫之內充以綿四角有帶繫于後結之

用熟絹二幅每幅長一尺二寸廣五寸內充以綿裹手兩端各有帶繫

結帛式

用白絹一段長短隨宜結如世俗所謂同心結者按禮尸未入棺祀尸。尸入棺魂依于帛。則祀魂帛。既葬神依于主則祀主。

五服之制

斬衰三年 斬不緝也。衣裳皆用極粗生麻布。旁及下際皆不緝。身衣。用布二幅。各長四尺四寸。每幅分中屈之。爲前後四葉。各長二尺二寸。將後兩葉縫合爲脊。縫留上四寸不合。凡縫皆邊幅向外。袂。即袖也。用布二幅。亦各長四尺四寸。分中屈之。亦各長二尺二寸。縫連衣身。袪。即袖口也。袖長二尺二寸。從下量上一尺縫合之。留上一尺二寸不縫爲袖口。適。即所謂辟領也。從原衣身分中屈處直量下四寸。即後兩葉脊縫原留不合處。及在前兩葉之上邊。前後四葉各裁入四寸。雖裁開不斷。分摺之。所裁者向外。左肩向左爲左適。右肩向右爲右適。即轉所裁者向外。中間空缺處前後俱名爲濶中。其領。別用布一幅。長一尺六寸。濶八寸。重摺爲上下條。上四寸。下四寸。將下條左右兩頭各裁去上四寸不用。只留中間八寸。以加後之濶中。而塞其原裁辟領各四寸空缺處。既綴定。又將上條分中。左右對摺向前垂下。綴在前兩葉原裁辟領各空缺處。以爲左右領。帶下尺。是論上衣之度。以人身有長短。不可以尺寸計之。但以束帶之處。其下仍有一尺爲度耳。衽。用布二幅。各長三尺五寸。每幅上下各從一頭直量一尺。橫裁入中間六寸。然後從邊所裁六寸處斜剪去。尋下邊所裁六寸處。分爲兩片。各長二尺五寸。俱以所留一尺爲上。用裁開處相向。以此四片綴在身衣兩旁當腋下。以掩裳之旁際分間處。衰。用布一片。長六寸。廣四寸。綴在衣前左邊當心處。負版。用布一段。方一尺八寸。綴于衣後當領下垂之。裳。用布七幅。長短隨人。前三幅。後

四幅前後不連每幅作三㡇子其作㡇子也于每幅布上頭將入腰處用指提起布少許摺向右又提起少許摺向左兩相轉着用線綴住而空其中間以爲㡇子其縫也邊幅皆向內

冠。褙厚紙爲梁廣三寸長足以跨頂裹以麻布爲三㡇俱向右是謂三辟積其梁之兩頭盡處捲屈向外以承武是爲外畢

武。用細麻繩一條折其中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邊結之以爲武屈冠梁兩頭入武內向外反屈之縫于武又以武之餘繩就作細繩垂下爲纓結之順下

首經。用有子麻帶黑色者爲繩周圍約大指與第二指一搤先將麻頭安在左邊當耳上卻將其餘從額前向右周之過後至左邊原起頭處仰以麻尾加在麻頭上綴殺之又以細繩二條一係在左邊原起麻頭上一係在右邊當耳上以圍結之各垂其末爲纓加于冠上絰者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有纓者以其加于冠外須着纓方不脫落也

腰經。用有子麻兩股相交爲繩周圍七寸小于首絰兩相交結之除周身外兩頭各存莖麻三尺至成服日乃絞其交結處兩頭各綴細繩係之束于絞帶之上

絞帶。用有子麻爲繩周圍二三寸許一頭有瘤子圍腰從左過後至前以其右端串于瘤子中反插于右係在腰絰之下與公服絛帶相似

杖。父用竹母用桐削上圓下方其長俱齊心本在下持杖用右手拜則兩手分撥地而遂行至于地既畢右手拄杖而起今人兩手並舉杖而起如頓首者非也

屨。用苴草或粗麻亦可餘末收向外

凡婦人皆不杖。用布頭繻。用布一條長八寸以束髮根而垂其餘于後

竹釵。麻屨。大袖。長裙。蓋頭。

皆不緝

腰經。制如男子係于大袖之上未成服不散垂

齊衰 齊緝也其衣裳制度同斬衰惟去衰適負版用稍粗麻布緝其旁及下際

冠。制與斬衰冠同惟武與纓不同

武。用布一條逆叠之折其中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用線綴之爲武各垂其末稍爲纓結之順下

首經。用無子麻爲繩圍圓七寸餘先將繩頭安在右邊當耳上却將餘繩從額前向左邊周向右邊原起繩頭處卽以繩尾藏在繩頭下綴殺之又用布兩條綴在首絰上左右兩邊垂下以爲纓

腰經。用無子麻圍圓五寸制如斬衰而小

絞帶。用布夾縫之約寬四寸許長七八尺屈其左端尺許用線綴之圍腰從左過後至前乃以其末穿過左端屈轉處之中而反插于右邊如今革帶之制

杖。用桐木爲之上圓下方

屨。以草或麻爲之收其餘末向內

杖期 ○ 不杖期 ○ 五月 ○ 三月 服制俱同楊氏復云衰適負版三者惟子于父母用之旁親不用家禮至大功始無之蓋家禮乃初年本也後來先生家所行之禮旁親皆無之當以後來議論之定者爲正丘文莊又言制度不宜有異二說各有所見但丘文莊之說卑幼施于尊長甚妥尊長施于卑幼如父爲子爲長子婦祖爲嫡孫伯叔爲姪姪女兄爲弟之在室妹乃與父母服制同似失太過則楊氏之說欲歸重父母非薄于旁親也

婦人服制。骨釵麻屨大袖長裙用稍粗布緝其旁及下際腰絰以無子麻爲之

大功 言布之用功粗大也用粗熟布爲之

衣。裳。冠。絞帶。同上

首經。圍五

寸餘腰經、圍四寸餘屨、用布為之婦人服制、同上但用粗熟布為之

小功言布之用功細小也用稍粗熟布為之衣、裳、絞帶、屨、同上冠、辟積縫向左首經、圍四寸腰經、圍三寸不散垂大功以上皆散垂婦人服制、同上但用稍粗熟布為之

緦麻、緦絲也治其縷細如絲也用稍細熟布為之衣、裳、冠、同上纓用澡布、澡乃治熟布也首經、圍三寸腰經、圍二寸並用熟麻為之婦人服制、同小功但用稍細熟布為之

凡凶服雖破不補

丘文莊公曰、五服之喪冠、其制度之異者有四、升數之不同、一也、凡布用八十縷為一升斬衰六升齊衰七升大功九升小功十二升緦麻十五升縕纓之與布纓澡纓、二也、澡纓澡治絲之布為纓也右縫之與左縫、三也、大功以上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勿灰之與灰、四也、斬衰用水濯布不用灰自齊衰以下皆用灰治之布緦麻則用絲所以為之布也其制之同者亦四、條屬一也、通屈一條繩為武屈下為纓而著之冠也外畢、二也、冠梁盡處卷屈向外以承武也辟積之數、三也、五服冠梁皆三辟積廣狹之數、四也、冠梁廣皆三寸

丘文莊公曰、經麻斬衰用苴麻、有子麻惡色者齊衰以下用牡麻、麻之好色者小功以下用澡麻、治枲麻去莩垢使之滑淨也經帶皆云圍圍若干、而冠之武、但云用麻繩一條、不言圍圓、可知只是一細繩為之、故可以為纓結於頤下、今世俗之武、大一搤而不用纓、非也、

服有四制、一曰正服、如為父母、為祖父母、為伯叔為兄弟之類、二曰加服、謂本輕而加之為重、

如嫡孫為祖不杖期、承重則斬衰三年之類、三曰降服、謂本重而降之為輕、如為妻杖期、父母在則不杖期、為人後為本生父母不杖期之類、四曰義服、謂本無服而以義起之者、如舅姑為婦及為人後者、為所後外祖父母之類、

為高祖服

為高祖父母齊衰三月、父祖曾祖俱卒、為高祖父母承重者、斬衰三年、高祖在、為高祖母止服

杖期。

為曾祖服

為曾祖父母，齊衰五月。父祖卒，為曾祖父母承重者，斬衰三年。曾祖在，為曾祖母止服杖期。

為曾伯叔祖父母，緦麻。○為曾祖姑在室者，緦麻。嫁，無服。

凡謂在室者，不但未嫁，或被出而反在室，或無夫與子而反在室者，皆是。

為祖行服

為祖父母，齊衰不杖期。父卒，為祖父母承重者，斬衰三年。祖在，為祖母止服杖期。

庶子之子，為其父之生母，不杖期。

為伯叔祖父母，小功。為從伯叔祖父母，緦麻。○為祖姑在室者，小功。嫁，緦麻。為從祖姑在室者，緦麻。嫁，無服。同曾祖出者為伯叔祖、為祖姑。曾伯叔祖所出者為從伯叔祖、為從祖姑。

為父行服

為父母，斬衰三年。○同居繼父，彼此兩無大功以上之親者，謂繼父無子孫伯叔兄弟，已亦無伯叔兄弟之類。為服不杖期，有之者，為服齊衰三月。○先與繼父同居，而今不同居者，亦為服齊衰三月。○自來不曾同居者，無服。此謂三父也。世俗稱三父曰同居繼父、不同居繼父、從繼母嫁父，誤矣。其曰從繼母嫁，服杖期，乃為母服，觀諸本皆云從繼母嫁，俱無父字，自見。若云從繼母嫁父，即所謂同居繼父也。前已云彼此兩無大功以上之親者，為服不杖期，有之者，為服齊衰三月。

此何及言服杖期耶。○為嫡母、繼母、慈母、養母，俱斬衰三年。為嫁母、出母、庶母，俱杖期。父卒，繼母嫁，而已從之者，亦為服杖期。為乳母，緦麻。妾生子謂父正室曰嫡母，母卒，父再娶之妻曰繼母，所生母死，父命他妾撫育已者為慈母，幼子過房與人，恩養不以為後者為養母，親母因父卒而改嫁者為嫁母，父在被出者為出母，庶母，父之有子妾也。乳母，謂父妾乳哺已者。舊禮為父後者，為嫁母、出母及繼母嫁者，俱無服。

庶子為所生母，斬衰三年。為伯叔父母，不杖期。為從伯叔父母，小功。為再從伯叔父母，緦麻。○為姑之在室者，不杖期。嫁，大功。

若嫁而無夫與子者亦爲服不杖期爲從姑在室者小功嫁緦麻爲再從姑在室者緦麻嫁無服

爲同行服

爲妻杖期父母在不杖○大夫爲妾緦麻士爲妾有子者緦麻○爲兄弟不杖期爲其妻小功爲從兄弟大功爲其妻緦麻爲再從兄弟小功爲三從兄弟緦麻其妻俱無服○爲姊妹在室

者不杖期嫁大功若嫁而無夫與子者亦爲服不杖期爲從姊妹在室者大功嫁小功再從姊妹在室者小功嫁緦麻爲三從姊妹在室者緦麻嫁無服○爲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小功其兄弟之妻無服

爲子行服

爲嫡長子及其婦皆不杖期爲衆子不杖期爲其婦大功爲子之爲人後者不杖期爲其婦大功○爲女之在室者不杖期嫁大功嫁而無夫與子者亦服不杖期○爲姪不杖期爲其婦大功爲姪之爲人後者大功其婦小功爲從姪小功其婦緦麻爲再從姪緦麻其婦無服○爲姪女在室者不杖期嫁大功爲從姪女在室者小功嫁緦麻爲再從姪女在室者緦麻嫁無服

爲孫行服

爲嫡孫不杖期爲其婦小功爲衆孫大功爲姪

孫小功其婦俱緦麻爲再從姪孫緦麻其婦無服○爲孫女在室者大功嫁小功爲姪孫女在室者小功嫁緦麻爲從姪孫女在室者緦麻嫁無服

爲曾孫服

爲曾孫曾姪孫俱緦麻其婦俱無服○爲曾孫女曾姪孫女在室俱緦麻嫁俱無服

爲玄孫服

爲玄孫、緦麻、其婦、無服、○爲玄孫女在室者、緦麻、嫁、無服、

爲外親服

爲母之父母兄弟姊妹、俱小功、其兄弟之妻、姊妹之夫、俱無服、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同、爾雅稱母之姊妹爲從母、妻之姊妹爲姨、庶子爲其生母之父母兄弟姊妹、無服、○姑舅兩姨兄弟姊妹、相爲服緦麻、○爲妻之父母、緦麻、妻亡而別娶、猶服、妻之親

母、雖出與嫁、猶服、○爲壻、緦麻、○爲甥及甥女、小功、爲甥婦、緦麻、○爲外孫、外孫婦、外孫女、皆緦麻、姊妹之子女、曰甥、曰甥女、女之子女、曰外孫、曰外孫女、

繼母嫁母出母慈母報服

繼母、爲長子及其婦、俱不杖期、爲衆子、不杖期、爲其婦、大功、繼母嫁、而前夫之子從己者、亦爲服不杖期、○嫁母出母、爲其子不杖期、其子雖爲人後、猶服、○慈母爲長子衆子、不杖期

妻爲夫黨服

爲夫之高祖父母、曾祖父母、俱緦麻、爲夫之祖父母、大功、夫承重者、並從夫服、爲夫之伯叔祖父母、緦麻、爲夫之祖姑從祖姑在室者、俱緦麻、嫁、俱無服、○爲夫之外祖父母、緦麻、○爲夫之父母、斬衰三年、夫爲人後、則從服、惟夫之本生父母降服大功、○嫡子衆子之妻、爲夫之庶母、不杖期、○庶子之妻、爲夫之所生母、斬衰三年、

○爲夫之伯叔父母、大功、爲夫之從伯叔父母、緦麻、爲夫之姑、小功、爲夫之從姑、緦麻、嫁、皆不降、○爲夫之舅姨母、緦麻、○爲夫、斬衰三年、○爲夫之兄弟、小功、娣姒、相爲服小功、長婦謂少婦曰娣、少婦謂長婦曰姒、爲夫之從兄弟及其妻、緦麻、爲夫之姊妹、小功、爲夫之從姊妹、緦麻、嫁、皆不降、○爲嫡子及其婦、皆不杖期、爲夫之衆子、不杖期、爲其婦、大功、爲夫之姪、不杖期、爲其婦、大功、爲夫

之從姪小功爲其婦緦麻爲夫之再從姪緦麻其婦無服○爲女之在室者不杖期嫁大功嫁而無夫與子者亦爲服不杖期爲夫之姪女在室者不杖期嫁大功爲夫之從姪女在室者小功嫁緦麻爲夫之再從姪女在室者緦麻嫁無服○爲孫大功爲夫之姪孫小功其婦俱緦麻爲夫之從姪孫緦麻其婦無服○爲孫女在室者大功嫁小功爲夫之姪孫女在室者小功嫁緦麻爲夫之從姪孫女在室者緦麻嫁無服○爲曾孫曾姪孫玄孫俱緦麻其婦俱無服○爲曾孫女曾姪孫女玄孫女在室者俱緦麻嫁俱無服

妾爲家長服

爲家長之父母不杖期○爲家長斬衰三年爲正室不杖期○爲家長之長子衆子及其子皆不杖期（凡妾爲其私親則如衆之服也）

爲人後者爲所後服（凡男爲人後女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爲之也亦然）

爲所後之高祖父母齊衰三月爲所後之曾祖父母齊衰五月爲所後之祖父母不杖期爲所後之父母斬衰三年若爲祖以上承重者亦爲服斬衰三年○爲所後之外祖父母小功○爲本生祖父母大功爲本生父母不杖期爲本生伯叔父母大功爲本生姑在室者大功嫁小功

爲本生兄弟大功妻緦麻爲本生姊妹在室者大功嫁小功○爲本生外祖父母緦麻

出嫁女爲本宗服

爲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皆與男子同不降○爲伯叔祖父母緦麻爲祖姑在室者緦麻嫁無服○爲父母不杖期○爲伯叔父母大功爲從伯叔父母緦麻○爲姑之在室者大功嫁小功爲從姑在室者緦麻嫁無服○爲兄弟大

功若兄弟爲父後者仍服不杖期爲其妻小功不降爲從兄弟小功其婦無服○姊妹相爲服大功爲從姊妹在室者小功嫁緦麻○爲姪大功其婦小功不降爲從姪緦麻其婦無服○爲姪女在室者大功嫁小功爲從姪女在室者緦麻嫁無服○爲姊妹之子女緦麻

按禮女在室與男子同若嫁而被出在室與未嫁同嫁而無夫與子爲兄弟姊妹及姪皆

不降若當父母之喪未期而爲夫所出則終父母三年之制若在父母小祥後被出則是已之期服已除不可更同兄弟爲三年服矣

殤服

凡爲殤服以次降一等如應服期者長殤降服九月中殤七月下殤五月應服大功者以次降等降盡則無服矣王浚川喪禮備纂云嫡宗子立主衆子不立主嫡殤祔食于祖祭時令執事者一獻而已不祔亦不祔庶子不祔食

凡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爲無服之殤其已娶已嫁則服之如成人程子云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

凡同五世祖族屬在緦麻絕服之外皆爲袒免親遇喪葬則素服素冠

居喪遭喪

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月朔設位則服其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若除重服而輕服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若父喪未滿而遭母喪則當除父喪之時服除喪之服以行大祥之禮行事畢卽服母喪之服若母喪未葬而值父喪之二祥則不得服祥服以祥祭爲吉未葬爲凶不忍於凶時行吉禮也居母喪遭

父喪者亦然。

聞喪奔喪

訃至，以哭答從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易白服，遂行，道中哀至則哭，望其州境縣境其城其家皆哭，至於家，入門，詣柩前，拜哭，被髮徒跣，四日成服。若聞訃未得行，則設位而哭，被髮徒跣，四日成服，全家不復被跣。若既葬，則先之墓，望墓哭，至墓哭。若未被跣，則於墓所被跣，三日至四日成服後，方歸詣靈座前，拜哭如儀。

改葬

先期，擇地之可葬者，既得地，開塋域，祠后土，（如葬儀。祝文云：今爲某親宅兆不利，將改葬于此，神其保佑，俾無後艱。餘同。）前期一日，告於祠堂，主人以下序立，啓櫝出主，（出所當遷葬之主。）上香，奠酒，告曰：孝子某，玆以某考妣體魄托非其地，恐有意外之虞，驚動先靈，不勝憂懼，將以是月某日，改葬於某所，謹告。俯伏，興，平身，復位，辭神，鞠躬，四拜，平身，納主，禮畢。執事者先期於舊墓所，張白布幕，（開戶向南，布席其下。）爲男女位次，厥明，內外諸親皆至，各就次，（主人服緦麻，餘皆素服。）爲位，哭盡哀。祠后土，（如前儀。祝文云：玆有某親某官，卜宅玆地，恐有他患，將啓窆遷于他所，謹以下同。）序立，（立于墓前。）舉哀，哀止，再拜，主人詣墓案前，跪，焚香，奠酒，告曰：某官府君，葬於玆地，歲月滋久，體魄不寧，今將改葬，伏惟尊靈，不震不驚。舉

哀，俯伏，興，平身，復位，再拜，哀止，開墓舉棺，（役者舉棺出，置于幕內席上，以布拭棺，覆以衾。）設奠，（設于柩前。）主人以下再拜，主人詣香案前，跪，上香，祭酒，奠酒，俯伏，興，平身，復位，再拜，（役者舁新棺于幕內，以綿衾置棺中，垂四裔于外。）設斂牀，（設于新棺之西。）開棺，舉尸於斂牀，遂斂，（如大斂儀。如體骨已壞，須治綿袍襖一領，將骨骸斂訖，收入襖中，首在領，手在袖，脊肋在中，腿足在下，方可行斂。）更舉尸入棺，收衾蓋棺，（如不易棺者，不用此儀。）舉哀，遷柩就轝，乃設奠，（如常儀。）告曰：靈輀既載，往卽新宅，致告，再拜，發

引男女哭從（如始葬發引之儀，不設祖奠，無反哭，無方相等物。）執事者先設靈幄靈座（在墓道西）爲男女位次。柩至，主人各就位哭，設奠（如常儀）。乃窆，祠后土於墓左。（祝文今爲某親建茲宅兆，餘同。）既窆，就幕所靈座前，行虞祭。（如初虞禮。祝文云云府君新改幽宅，禮畢終虞，夙夜靡寧，啼號罔極，謹以清酌庶羞，祗薦虞事，尚饗。）祭畢，徹靈座，主人以下出就別所，釋緦麻服素服而還，告於祠堂。（儀同前）告曰：孝子某今以某親某官體魄托非其地，已於今月某日改葬於某所，事畢敢告。

朝廷賜祭

凡文武官歿，

朝廷遣官致祭，喪家設饌位於堂西東向，設使者致奠位於東西向，讀祭文位於使者之右南向，喪主拜位於靈位右北向。祭品至，喪主烏紗帽青衣角帶，跪迎

龍亭於大門外。

龍亭過，卽起，入門，安

龍亭於堂中，設香案於

龍亭前，行五拜三叩禮。使者就致奠位，喪主跪靈筵右北向。使者上香，執事者酌酒授使者，致奠三。讀祝者取祭文立讀訖，焚祭文。喪主謝

恩五拜三叩頭禮畢，候

龍亭出門，拜謝使者畢，仍更衰服，宴使者於賓次。

四禮初稿卷三終

四禮初稿卷四

商丘宋　纁栗菴輯

祭禮

考之大明集禮，國朝品官廟制未定，於是權倣朱子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禰四世之主，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臘日、忌日之祭，與夫歲時俗節之薦享。至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而其時享於寢之禮，大槪略同於品官焉。

時祭

凡四時之祭，用仲月。家禮前旬卜日，今擬如溫公，只用春分、秋分、

夏至、冬至。若冬至有礙，先一日祭亦可。先期三日，主人詣祠堂，啓櫝，主不出。就位，再拜，詣香案前，跪，上香，告曰：孝孫某，將以某日，祗薦歲事，敢告。俯伏，興，平身，復位，再拜。禮畢，齊戒。前一日，設位。設高祖考妣位于中，考東妣西，俱南向。設曾祖考位、祖考位、考位于東，西向；設曾祖妣位、祖妣位、妣位于西，東向，皆以世次稍退半席。祔位兩序相向，皆男東女西，以北爲上。祠堂窄隘者，元旦并四時可就祠堂而祭，狹則奉神主出就正寢而祭。陳器。設香案于堂中，束茅聚沙于香案前及逐位前。東階別卓設酒注、酒盞、茶盞，西階設火爐、湯瓶，別置卓，設祝版于其上。設盥盆、帨巾于阼階之下。又設陳饌卓于其東。省牲。主人帥衆丈夫。具饌。主婦帥衆婦。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祭饌稱家豐儉。質明，主人、主婦盛服詣祠堂，啓櫝出主。主人跪，告曰：孝孫某，今以仲春夏秋冬之月，祗奉歲事，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奠獻。俯伏，興，平身，奉主就位。若于祠堂行禮，止啓櫝出主，各就所設之位，不必復告。序立。主祭位于東，諸兄弟以次位于主祭之東，子孫以次重行列于主祭之後；主婦位于西，姊嫂弟婦諸妹以次位于主婦之西，女子子婦以次重行列一主婦之後。凡尊于主祭者位于主祭之前，尊于主婦者位于主婦之前，俱北向。降神。諸本降神俱在參神之後，不若

廖子晦廣州所刊家禮降神在參神之前爲得之。蓋降而後參，參而後獻，獻而後辭，自然之序也。既已參矣，何以降爲。主人盥洗，詣香案前，跪，上香，酹酒。子弟一人注酒于爵，自左授主人，盡傾茅沙上，一人自右接爵。俯伏，興，平身，復位。參神，鞠躬，四拜，平身。進饌。執事者一人以盤奉魚肉，一人以盤奉米麪食，一人以盤奉羹飯，逐位自進，子弟進祔位。初獻禮。主人升，執事者注酒于爵，每位各一人從之。詣高祖考神位前，跪，祭酒。執事者以爵自左授主人，少傾于茅沙。奠酒。執事者自右受之，置高祖考前。俯伏，興，平身，詣高祖妣神位前，詣曾祖考妣神位前，詣祖考妣

神位前詣考妣神位前。各如獻高祖儀詣讀祝位。跪。主人以下皆跪。讀祝。取祝版跪主人之左維年月日孝玄孫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某官府君顯高祖妣某封某氏顯曾祖考某官府君顯曾祖妣某封某氏顯祖考某官府君顯祖妣某封某氏顯考某官府君顯妣某封某氏日氣序流易時維仲○追感歲時不勝永慕謹以潔牲粢盛庶品祗薦歲事以某親某祔食尚饗。俯伏。興。平身。復位。亞獻。終獻。並同初獻但不讀祝祭酒侑食。主人升執注添滿盞中酒插匙飯中西柄正箸復位。闔門。啓門。點茶。主人以下皆入奉茶分進于四代考妣前祔位使諸子弟進之復位。辭神。鞠躬四拜。平身。焚祝文。徹饌。納主。納之原櫝中若祭于正寢則仍奉歸祠堂禮畢。

朔望日。於祠堂焚香。行四拜禮。

祠堂之制。當遵大明會典。以左爲上。高曾祖禰。分左右以次而列。設爲四龕。如止一間者。總置一龕隔爲四代亦可。

祠堂三間設爲四龕圖

祠堂一間總爲一龕圖
初稿卷四
祭禮五
考
曾
高
祖
香案
初稿卷四
祭禮六
時祭設位之圖
初稿卷四
祭禮八
高祖考
高祖妣
曾祖考
曾祖妣
祖考
祖妣
考
妣
香案
初稿卷四
祭禮七

忌祭

前一日齊戒設位止設一位厥明夙興陳蔬果酒饌質明主人以下素服有官者烏紗帽黑角帶青素圓領無官素衣詣祠堂告本龕云今以某親遠諱之辰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追慕奉主就位止出廳祭一主降神參神進饌初獻讀祝亞獻終獻辭神徹饌納主並如時祭儀祝文云維年月日孝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歲序遷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昊天罔極謹以清酌庶羞恭伸追慕如祖考妣改昊天罔極為不勝永慕恭伸追慕為恭伸奠獻

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黲布素服以居文公母夫人忌日若■■布衫其巾亦然夕寢於外眉山劉氏謂忌祭當兼設考妣蓋緣人情而變通之也考忌祝文後增曰謹奉妣某氏配妣忌則云謹奉以配考某公

墓祭

家禮三月上旬擇日今擬就如鄉俗用清明七月十五及十月朔日祭設饌如家祭儀每墓一卓祭饌稱家豐儉前期一日主人帥執事者詣墓所除草棘清明添土至日布席用潔淨席陳于墓前陳饌序立鞠躬四拜平身詣某親墓前

跪上香祭酒奠酒三爵並獻俯伏興平身依序逐位親獻卑幼者使子弟分獻之復位鞠躬四拜平身此歲之常祭也故從簡便若有事祭墓則降神參神初獻讀祝亞獻終獻辭神徹饌並同家祭儀遂祭后土就位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詣香案前跪上香獻酒三爵并獻俯伏興平身復位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祀竈

國初禁淫祀庶人惟得祀其先及歲暮祭竈今擬祭儀如左

歲暮布席陳饌就位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詣香案前跪上香獻酒三爵并獻讀祝維年月日某官某敢昭告于司竈之神歲云暮矣一門康吉享茲火食皆賴神休菲儀將誠惟神祗歆尚饗俯伏興平身復位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焚祝文禮畢

焚黃告祭儀

先期齊戒詣祠堂出所贈神主焚香跪告曰孝男某祗奉制書追贈顯考某官府君為某官妣某封某氏為某贈敢請神主改題恭祀俯伏興平身題主

外改內不改題畢。納主、鞠躬四拜、平身、至日夙興、設位。陳饌、皆如時祭儀。主人詣祠堂、於所贈神主前跪、焚香、請主曰、今以子某、祗奉

制書追贈考妣、卜以是日、焚黃、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祭告、俯伏、興、平身。執事者以盤盛主捧之至正寢安于所設之位。序立、若仕者有父兄則父兄主祭仕者立本位。降神、盥洗、詣香案前跪、上香、酹酒、俯伏、興、平身、復位、參神、鞠躬四拜、平身、進饌、初獻禮、詣顯考神位前、跪、祭酒、

奠酒、俯伏、興、平身、詣顯妣神位前、跪、祭酒、奠酒、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跪、主人以下皆跪、讀祝、祝者立主人之左跪讀云維年月日孝子某官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顯妣某封某氏伏以書舊銜某恭承先訓竊祿于朝仰荷皇仁推恩所生贈考為某官妣為某銜祿不及養摧咽難勝謹以牲醴用伸虔告宣制詞、命善書者以黃紙謄制書禮畢于香案前面東立讀之。俯伏、興、平身、復位、亞獻、終獻、有父兄則父兄行初獻仕者行亞獻終獻俱如初獻但不讀祝祭酒侑食、闔門、啓門、點茶、焚黃、于香案前併祝文焚之。辭神、鞠躬四拜、平身、送主、禮畢。一躬而退

生子見廟儀

主人生嫡長子、則彌月而見、啓櫝、不出主主婦抱子立兩階間主人焚香、跪告曰、某之婦某氏、以某月日時、生子名某、敢見、俯伏、興、四拜、掩櫝、禮畢、

大宗小宗圖

始祖始遷及初封為始祖即所謂別子也或諸侯適子之弟別于正適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于本國不來者或庶姓起于是邦為卿大夫別于不仕者

長子別子之適長子繼之子孫世世為大宗統合族之人主始祖之祭

小宗皆宗之百世不遷

庶子別子之庶子不得禰也別子故以其長子繼己為小宗

庶子之長子所謂繼禰小宗也

同父兄弟宗之

二世所謂繼禰小宗也

同父兄弟宗之從兄弟宗之

三世所謂繼祖小宗也

同父兄弟宗之從兄弟宗之再從兄弟宗之

四世所謂繼高祖小宗也

同父兄弟宗之從兄弟宗之

再從兄弟宗之三從兄弟宗之

由四世至于五世四從兄弟無服矣故不復宗五世之適子而復自別爲禰其同父之兄弟共宗之而復爲小宗之始矣

嫡子之長子謂之嫡孫以其父爲嫡子故名其長子爲嫡孫若衆子之長子其父既謂之衆子而其子焉得謂之嫡孫乎觀論語嫡孫當立之說自明世有衆子之長子父不在而爲祖父母亦服三年之喪者過矣過矣

四禮初稿卷四終　　吳縣沈翰較字

四禮初稿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宋纁撰纁字伯敬號栗菴商邱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諡莊敏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分冠昏喪祭四禮畧仿古經詞句而統用後世之法如適子冠於阼古制也纁以爲今制南面爲尊長子宗子皆宜西向以避父祖與賓昏有六禮今合納采問名爲一請期納幣爲一與家禮所删併者不同大都以意爲之也